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〇〇冊目次

淵鑑類函四百五十卷目錄四卷（八）
（清）張英　王士禎等輯　清康熙四十九年內府刻雍正印本　〇〇一

淵鑑類函四百五十卷目錄四卷（八）

（清）張英 王士禎等輯

清康熙四十九年內府刻雍正印本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一

人部二十 胷 心 膽 手 臂 足 髑髏 形貌 影附 相似附 神影 容儀

胷一

增 說文曰膺胷也臆胷骨也 釋名曰胷猶啌啌氣所
衝 韓愈與崔羣書曰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為所與深
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

胷二

增 論語摘輔象曰孔子胸應矩是謂儀古 漢書曰王
莽好反膺高視 世說王忱曰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
澆之 唐書曰高力士幼與母相失為嶺南節度使得

之瀧州迎還不復記識母曰胸有七黑子在否力士袒
示之果如言

胷三

增 撫膺 穴胸 文選撫膺而恨也撫膺解攜手彙苑李密歎王伯當曰吳公一失利輕去豈哉矬隋首而穴胸所甘也 原 得卵拔 列子得卵拔胸 伏弩射 漢高祖與項羽對軍數羽十罪羽伏弩而射漢王傷胸高祖詐捫足 坼而生禹 帝王世記曰禹母吞神珠胸坼而生禹 東而見使 左傳魏犨爇僖負羈氏犨傷胸晉文公愛其才使視之犨束胸而見使者

胸四

原 釋名曰臆 釋名曰胸臆也 孔子有文 春秋孔演圖云孔子之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運 結胸 山海經曰有結胸國人為人結胸如人結喉也 貫胸 又曰貫胸國為人胸有竅 蕩胸 張衡南都賦曰淯水蕩其胸 值胸 當味值胸 洞胸 文選洞胸達腋 開胸 碎胸 毀骨碎胸 增 陷胸 史記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胸何知程李乎 搯胸 文選搯胸叩胸也 光風霽月 黃山谷曰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海闊天高 吳草廬朱子贊心胸開廓海闊天高

心一

增 釋名曰心纖也所識纖微無不貫於心也 毛詩谷
風曰黽勉同心不宜有怒 又小弁曰我心憂傷惄焉
如擣 尚書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 國語
曰觀其容而知其心矣 又曰諺曰衆心成城 文子
曰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 又曰老子曰主者

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 莊子
曰萬惡不可納於靈臺司馬注心為神靈之臺 又曰至人之用
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 公孫尼子曰心者衆智
之要物皆求於心 淮南子曰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
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於是非之境而出入於百
事之門戶者也 傅子曰人皆知滌其器而莫知洗其
心

心二

增 史記曰吳公子季札初使北過徐徐君好季札劒口
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

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塚樹而去從者曰徐子已
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
心哉　列子曰魯公扈趙嬰齊有疾同請扁鵲求治鵲
曰公扈志強而氣弱足於謀而寡於斷嬰齊志弱而氣
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　又
曰龍叔謂文摯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乃命龍叔背
明而立文摯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
寸之地虛矣　莊子曰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生死鄭
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　韓子曰西門豹
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心緩佩弦以自急　漢書張

耳傳曰上從東垣過柏人欲宿心動帝曰柏人者迫於
人也不宿而去　晉書曰顧和王導爲揚州辟從事月
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顗過之和方擇虱夷然不動
顗既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
難測地顗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爲
然　齊書曰陸慧曉匪躬清格風神俊朗何點每歎曰
慧曉心如月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　又曰南陽宋元
卿有志行早孤爲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
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爲常　南史曰賀道養工
卜筮經遇工歌女人病死爲筮之曰此非死也天帝召

之歌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　唐書曰憲宗
問宰臣爲理之要何先裴垍對曰先正其心上深然之
又曰魏州節度使田布以牙將史憲誠離間三軍度
衆終不爲用乃密表陳情號拜授其從事李石乃入啟
父靈抽刀刺心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絕
括地圖曰無減民食土死即埋之其心不朽百年復
生去玉關四萬六千里

心三

原　丹府　靈臺丹府心也下詳心二　無瑕　不競士蔦曰心無瑕何恤無家孔叔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
鄙吝　非僻世說郭林宗曰遊不見黃叔度則鄙

心生禮記曰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焉　結兮　亂矣詩曰心如結兮徐庶曰方寸亂矣
禮制　道寧書曰以禮制心又曰志以道寧　刀開　劍承異苑曰鄭
元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鄙而遣之元過於樹陰下假寐夢見一老父以刀開心謂曰子可以學矣於是卻返
晏子春秋曰崔杼弒齊莊公以戟鉤其頸劍承其心
包藏　測度唐書曰權德輿包藏禍心禮記人藏其心不可測度　滌除　啟沃老子曰滌除元覽書曰啟乃心沃朕心
頑　曰度左傳曰心不則德義爲頑禮記心能制義曰度
增　文主　嚴師白虎通目爲心視口爲心談耳爲心聽鼻爲心臭是其王體主也性理正心之始當以心爲嚴師
淵　智舍太玄經去此靈淵管子心者智之舍也　中虛　天遊荀子居中
心治五官外物論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
管籥　郛郭傅子心有管須言而發
理郛子曰心者性之郛郭也
七竅　數孔史記紂怒比干曰吾聖人之心七竅剖比

視其心。列傳元伯顏至正十八年河南賊至生刳之伯顏罵不屈與妻子俱死之既死人或剖其腹見其心
數孔曰古稱心有七竅此非賢士乎乃納其心腹中覆牆而揜之　山嶽　鐵石唐書建成
元吉嘗贈尉遲敬德金皿一車辭以聞秦王王曰公之心如山嶽然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又曰太宗聞鄂
茲何力之延陀明非其本意或曰人心各樂其土今何力入延陀猶魚之得水也太宗曰不然此人心如鐵石
必不背我也　原　三千一　二人同　尚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
一心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事百君　同十亂晏子
春秋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記之哉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增　一根荷　數片肉　性理心中發出生意又成無限物且如蓮實之中有所謂么荷
者便儼然如一根之荷也又心如穀種篤論杜恕與宗權書曰吾年五十二不見廢棄頗亦遺明達君子亮
其本心若人不見亮使人刳心著地正數片肉相似耳何足有所明也　原　忠如金石
險於山川　後漢世祖指王常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是日遷為漢忠將
軍、禮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　匪石匪席　日拙日休　詩曰我心匪石不可
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尚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聖人無常　顏子
不違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論語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主張六志　緘
滕七情　至和為性　最靈由心　心莊則體舒　心
肅則容敬　楚王蕩而祿盡　徐庶亂而計窮　中心
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矣　外貌不莊不敬則慢易
之心入矣

心四

原　火精　春秋元命苞曰心者火之精成於五故人心長五寸　增　絳宮　黃庭經心為絳宮

匪鑒　詩我心匪鑒不可以茹　心曲　詩亂我心曲　童心　左傳曰昭公十九年
矣猶有童心　如面　左傳心之不同如其面焉　豕心　又曰實有豕心　野心　又曰
狼子野心　三心　孔叢子孔子見晏子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　沈
心　國語於心也有質直而無沈心　原　懸旌　史記楚王曰寡人心搖搖如懸旌　虛心
老子云虛其心　增　湧泉　列子盜跖心如湧泉　謬心　又曰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
死灰　莊子心若死灰　剞心　又剞心而學道言學道先去其心也　心齋　莊養生論顏回
曰敢問心齋　蓬心　又曰夫子猶有蓬之心也　天君　荀子聖人清其天君　心神
獨異志李廣博覽群書修史夜夢一人曰我心神也君役我太苦辭去俄而廣卒　心儀　漢雋皆心
儀鸞將軍　狗馬心　史記汲黯曰臣嘗有狗馬之心　琴心　漢雋以琴心挑之　如
水　通鑑鄭崇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心諂　史記曰腹誹而心諂　心計　又曰桑弘羊以
心計十三為侍中　心動　世說魏武帝言人欲危己己輒心動　如丹　晉書孫秀詐稱詔斬
張華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死恐王室之難禍不可測也遂害之　會心　世說簡文帝入
華林園顧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梁間想覺魚鳥自來相親　委心　歸去來辭
曰何不委心任去留　坐觀成敗　諸先生傳武帝以任安坐觀成敗有兩心　為作輕
重　諸葛孔明云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　萬箭攢心　天中記梁沈約宋藏書十二萬卷然
心僻惡聞人一善如萬箭攢心　臣心如面　陳書傅縡為便佞所銜譖下獄陳後主遣使謂縡曰
我欲赦卿卿能改過否縡對曰臣心如面而可改則臣心可改後主怒賜死獄中　萬事主　通鑑
曰張元素遷右庶子時太子承乾事遊畋不悅學元素上書曰心為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敗德之原實在於
此　損心　劉洎多記損心　指心誓天　東苑李抱真見王武俊武俊感其不疑乃指心
誓天曰此心已許公死久矣　心疾　又曰韋綬晚乃感心疾罷還第不求復用　高世心

又曰張建封節度徐州溫造謝歸下邳慨然有高世心 求感陸贄夫感者誠發而形於事事感未諭故宣之於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相合乃可求感也 嘔心業苑李賀善吟母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 披示心又曰賊將徐廷光再拜馬燧曰爾以吾為欺耶今不遠數寸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廷光感泣 欲小孫思邈心為之君君尚恭故欲小 忤心漢書忤心逆耳 熏心漢書曰美熏心 虛 叩心漢書叩心怨上 心縣邈文選長懷慕仙類眇然心縣邈 宿心又曰內負宿心 投心又曰投心遵朝命 勁秋心又曰烈心厲勁秋 寒心又文選驚恐慙愧恥也 崑玉又曰志烈秋霜心貞崑玉 苦心藝文君子懷苦心 徑寸心又曰以我徑寸心從君千里外 惠心又曰惠心清且閒 申心六朝申心口上朱 丹誠又曰赤心也丹誠君詎知 煎心又曰一聲一時煎心 琬琰又曰徒懷琬琰心 心九摧又曰心一夜而九摧

春心又曰春心百增勝楊柳 草木心又曰安得草木心不怨寒暑移 江海心唐詩別有江海心 遊子心又曰寧知遊子心 狼心又曰狼心猶未馴 雄心又曰撫劍夜吟雄心日千里 素心又曰素心自此得 幽曠心又曰微微幽曠心 冥心又曰自古江湖客冥心若死灰 心蘇又曰七枚前心蘇 理心韓文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閒無事然後外患不入 錦心柳宗元乞巧文駢四儷六錦心繡口 鏤心又曰鏤心鏤志勞睨俊逸 操心望故園賦既操心之大謬欲當時之奏技

心五

增 論 宋朱元晦論人心道心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人心道心之異者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難安或微眇而難見爾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增 銘 朱元晦求其放心齋銘曰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而我則主於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晷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詘伸在臂反覆維手防微謹獨茲常守之 張欽夫主一齋銘曰人之心一何危紛百慮走千歧惟君子克自持正衣冠攝威儀澹以整儼若思主於一復何之事物來審其幾應以酬匪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之久昭厥微靜不偏動靡違嗟勉哉自邇卑惟勿替日在茲

膽一

增 說文曰膽連肝之府也 白虎通曰膽者肝之府肝者目之精主仁者不忍故以膽斷也 黃庭經曰膽部

之宮六府精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為六府也太平經云精清成精故膽為六府之精也

膽二

原吳越春秋曰越王欲報怨懸膽於户出入嘗之 增 西京雜記曰秦有方鏡始皇帝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 原 魏志曰樂進字文謙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 世說曰姜維死時見剖膽大如斗 吳志曰呂蒙病篤孫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為可任 增 唐書曰武懿宗安撫河北諸州先是百姓有脇從賊者後得歸來懿宗以為同反盡生

刳取其膽然後行刑流血盈前言笑自若 又曰孫思邈對盧照鄰曰膽欲大而心欲小 五代史曰趙思綰反郭從義討之城中食盡殺人而食思綰取膽以酒吞之曰食人膽至千則勇無敵乃被擒 唐韋思謙傳曰思謙進御史大夫曰大丈夫當敢言地須明目張膽以報天子 元史曰趙璧世祖為親王聞其名召見呼秀才而不名憲宗即位召璧問曰天下何如而治對曰請先誅近侍之尤不善者憲宗不悅璧退世祖曰秀才渾身是膽耶吾亦為汝握兩手汗也

膽三

增 決斷 堅定 黃帝素問曰膽者中正之官斷決出焉 劉瓛書曰膽識堅定臨難無苟免之意 過賁育 異楚越 魏志曰袁紹在黎陽將南渡程昱守鄄城太祖欲益其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見昱兵少必輕易不至若益昱兵過則必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太祖從之紹聞昱兵少果不往太祖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 莊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 三斗壯 千奴共 唐史汝陽王璡於上前醉不能下殿上遣人掖出之璡曰臣以三斗壯膽不覺至此 後 魏書崔宏守并州胡為寇宏曰胡衆雖多無猛健主將所謂千奴共膽者也後討平之 先飲三升 何須八尺 管輅別傳曰輅年十五琅琊太守單子春雖有才度欲見輅輅造之客百餘人有能言之士輅謂子春曰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貲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酒三升子春大喜酌三升獨使飲之於是輅人人答對言皆有餘 北史李諧弟也長不盈五尺性果決有膽氣從弘農破沙苑敵人見之皆避周文帝嗟歎之謂曰但問膽決如何何必要須八尺之軀也

膽四

增 張膽 史記曰將軍瞋目張膽 一身是膽 蜀志先主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膽薄 魏志袁紹既并公孫瓚諸將以為不可敵公曰紹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土地雖廣適足以為吾奉也 析膽 漢為剖心析膽相信 如升 南史侯景之為逆也東陽人李膽起兵為賊所執景先出之市中斷其手足破出肝腸膽正色辭容言笑自若見其膽者乃如升之大焉 膽破 又曰齊王融結黨立竟陵王子良太學生魏準鼓成其事及融誅召準入舍人省詰問遑懼而死舉體皆青人以為膽破 舉身悉膽 北史王羆從戰芒山時大軍未利諸將皆退羆獨拒之左右奮擊斬九級敵退乃還周文王歎曰王羆舉身悉是膽也 落膽 溫造傳唐李祐入朝違詔進奉溫造彈之祐得罪股慄曰吾夜半蹄蔡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矣 照膽 元稹傳苟非秦鏡照膽安能不欺 膽寒 言行錄宋范仲淹韓琦必欲收復寧夏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

西賊聞之驚破膽　軀膽東坡軀膽多雄偉

膽五

【原】論魏嵇康明膽論曰有呂子春者精義味道研覈是非以為人有膽可無明有明便有膽矣嵇先生以為明膽殊用不能相生論曰夫元氣陶鑠衆生稟焉賦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唯至人特鍾純美兼周外內無不畢備降此以往蓋闕如也或明於見物或勇於決斷人情貪廉各有所止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兼之者博於物偏受者守其分故吾謂明膽異氣不能相生明以見事膽以決斷專明無膽雖見不斷專膽無明則違理失機

手一

【增】釋名曰手須也事業之所須也　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　又曰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　玉藻曰手容恭　老子曰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　墨子曰今謂人曰與子冠履斷子手足必不為何則冠履不若手足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義貴於身　韓子曰名實相須而成形體相應而生故一手獨拊雖疾無聲故曰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則不兩成

手二

【增】表記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　左傳曰邑姜方娠太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　左傳曰成季之生也有文在其手曰友　又曰楚侵鄭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犂伯州犂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　又曰齊魯戰於炊鼻舟堅射陳武子中手　又曰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而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　又曰衛侯飲酒褚師聲子襪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病異於人若君見之將嗀公愈怒褚出公戟其手曰必斷其足　檀弓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　又曰原壤之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　山海經曰柔利國為人一手一臂國為人一手　燕丹子曰秦王斷荊軻兩手箕踞而罵曰吾坐輕易為豎子所欺　漢書曰蕭何聞韓信亡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　張璠漢記曰董卓於衆座中生斬人手足百姓嗷嗷　東觀漢記曰公孫述自言手文有奇瑞數移書中國上賜述書曰瑞應手掌成文亦非吾所知　漢書曰鮑永辟鮑恢為

從事京師語曰貴戚斂手避二鮑　後漢書曰郭玉者
廣漢人也學方診之伎和帝異之乃試令嬖人美手腕
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玉言左陽脉右陰
脉脉有男女疾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稱善　鄭康成
別傳曰康成惟有一子益恩有遺腹子康成以其手文
似已名曰小同　李郃別傳曰郃長七尺八寸多鬚髯
手握三公之字　王隱晉書曰裴秀曰中撫軍伸手過
膝非人臣之相也　又曰愍懷太子名遹初惠帝晚成
世祖遣才人謝玖給惠帝生愍懷與諸王子共戲惠帝
來朝謂諸王子也執其手世祖曰是汝兒也乃縮手

又曰郭文字文舉詣臨安山中臨安令萬寵迎於縣中
養病病甚寵問先生可復得幾日文三舉其手果以十
五日終　異苑曰陶侃左手有文直達中指至上橫節
便絕占者以爲過此貴不可言侃針挑令徹血流彈壁
乃作公字又取紙裛之公跡愈明　崔鴻前趙錄曰劉
翼驍幹過人能一手舉殿柱跳過平陽門　三十六國
春秋曰劉淵父豹母呼延氏淵生而左手有文曰淵遂
以命之　又曰彭神符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神符　幽
明錄曰石勒問佛圖澄劉曜可擒否澄令童子齋七日
取麻油掌中研之燎栴檀而咒有頃舉手向童子掌內

見然有異澄問有所見不曰唯有一軍人長大白皙有
異望以朱縛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其年果生擒曜　瑣
言曰宋王疑每寢必叉手而臥慮夢中見先靈也　梁
書曰武帝手文曰武　三國典畧曰梁劉之遴右手偏
直不得屈伸每書則以紙就筆　元史曰石晉勒餘兵
直入賊陣至日西援絕被創踣馬左脇爲賊鎗所中猶
手握其鎗砍賊死　又曰呂祜晉安人至正中城破有
卒入其室拔白刃欲砍其母祜急以身蔽母而奪其刃
手指盡裂被傷仆地良久而甦開目視母曰母幸無恙
我死無恨矣遂瞑目死　明詩小傳曰張鳳翔生有異

質落筆千萬言左手橫書瞬息滿紙　又曰湯顯祖字
義仍生而有文在手　明泳化類編曰正統中祥符趙
玒家居于肅愍造其第禮之甚恭一日玒執于手嚙之
出血于即悟于出其孫問曰大人何嚙于手玒憮然曰
于好官不得令終耳後于天順初斬西市人稱玒之鑒
識

手三

原　鉤文　玉麈　論語摘輔象仲弓鉤文在手是謂知始宰我握戶是謂守道子游握文雅是謂
尙上公台長手握輔是謂習道子夏握玉是謂受相公伯周手握直期是謂病惡王東國事詳美丈夫
嬰嗌　帝披　搜神記周暢性孝母出母欲呼之自嚙手暢心痛即馳歸　漢書鉤弋夫人兩手皆拳

拳武帝披之手即展號曰鉤弋夫人　又抃掌如雷下詳家語師襄事

手

【增】毒手　尊拳　晉書初石勒與李陽鄰居歲常爭漚麻池迭相毆擊至勒僭帝號使召陽既至勒與酣謔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　晉書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

荀子曰兵下之於上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　[illegible]兩手相擊曰抃

【增】當抃　葉拱　左思吳都賦曰當抃[illegible]同拊手也

【原】纖纖　摻摻　古詩曰纖纖擢素手　詩曰摻摻女手

捍撥　抃舞

霹靂　模稜　唐書裴琰之為同州司戶名動一州號霹靂手　蘇味道嘗謂人曰決事不欲明白誤則有悔模稜持兩端可也故世號模稜手

打賊　持盤　[illegible]　毛遂左手持盤[illegible]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岐掌　枝指　[illegible]

明史祝允明右手枝指自號枝指生

【原】奉長者　禮記曰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

斷美人手　燕丹子曰太子與荊軻置酒[illegible]軻曰好手[illegible]即斷其手盛以玉盤奉之

【增】長尺餘　重五斤　隋書[illegible]

畫圓方　持俎豆　[illegible]

手四

【增】握褒　孝經援神契曰舜手握褒[illegible]

假手　書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　詩

【原】執手　詩執子之手

為手　[illegible]

如柔荑　詩曰手如柔荑

兩驂如手　詩

六轡在手　詩

不澤　不澤其手[illegible]

有文　左傳

曰宋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

[illegible]

【增】精手　又韓宣子私覿於鄭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illegible]

割指　班固幽通賦注管仲射小白中鈎[illegible]

【原】把十文　手老子

【增】不龜手　逍遙篇宋人有[illegible]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illegible]

【原】刻文　公孫述[illegible]天下兵起[illegible]

【增】嚼掌　[illegible]

獨拳　[illegible]

貫　[illegible]

摸書知字　北史[illegible]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illegible]

亡手　[illegible]

污吏斂手　李至　六帖

明府手　張遜本傳

手熟　唐書[illegible]

搖手　[illegible]

右指黑毫　[illegible]

爭指　[illegible]

引之長尺餘　[illegible]

得　[illegible]

光庭手　唐書裴光庭[illegible]

臣手　又[illegible]

之疾從　[illegible]

指入　[illegible]

左右手　曰程[illegible]

舉手伸縮　[illegible]

大尺　[illegible]

雜俎瞿天師名乾祐長六尺手大尺餘每揖人手過胸 繡手迹東光莊宗嘗問高季興曰吾已滅梁欲征吳蜀何者爲先季興曰宜先蜀臣請以本道兵先進莊宗大悅以手拊其背季興因命工繡其手跡於衣歸以爲榮 毒手尊拳五代史晉王與梁有隙交兵累年後晉王數困欲與梁通和使李襲吉爲書論梁詞甚卑霸府太祖使人讀之至於毒手尊拳相交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 手弱簡府褒王垻作咸通名天嶺不及借讀迫犟臣作警牒職托手弱卒不背署 神龍附手明求乞類編毛事載春松江人言其鄉有衛舊公者手大指甲中見一紅筋或曲直或蜿蚑而動或擢之曰此必承雨擢手龍集托甲也衛因名其指甲赤龍一日與客飲酒斛雷電驟卿水災滾葛衛戲客曰今日吾家赤龍得無去耶因出手於窗外龍果裂指而去

臂一

增釋名曰臂裨也在傍曰裨也 列子曰甝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一人 莊子曰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 又曰子華子曰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矣 楚辭曰九折臂而成醫 賈誼策曰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 陸贄曰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此天子大權也

臂二

增左傳曰公孫丁射尹公他貫臂 璅語曰晉師曠蓋侍平公鼓瑟報而笑曰齊君與嬖人戲隊牀傷臂公書記之使問其侯果如其言 漢書曰陳湯擊郅支時中寒病臂不屈伸湯入有詔無拜 又王莽傳曰甄豐子尋作符命而誅尋手理有天子字莽解其臂視曰此一大字也或曰一六子也明尋子父當戮死也 又曰劉歆上議曰武帝立五廟國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左臂西伐大宛結烏孫以裂匈奴右臂 侯鯖錄曰晉武帝選士庶女子以緋綵繫其臂大將軍胡奮女名芳泣叫不伏繫臂左右掩其口 晉中興書曰交州刺史王諒爲州人梁碩所圍城陷碩逼奪諒節諒不與碩遂斷諒右臂諒正色曰死不畏臂斷何有哉 三國典略曰陸法和進於巴陵見王僧辯謂之曰貧道已去侯景一臂更何能爲檀越宜即逐取侯景 又曰高歡營主尉景執爾朱兆歡嚙臂止 彙苑曰劉之遴夢袁家曰卿爲折臂太守後果墜車折臂再爲南郡太守 唐書曰高宗幸東都太子於京師監國因留薛元超以侍太子臨行謂元超曰朕之留卿如去一臂關西之事悉以委卿 類雋曰王珂牙將劉訓叩寢門珂疑變叱之訓自袒其衣曰苟有他心請斷其臂

臂三

原四肘 · 一臂春秋元命苞曰湯臂四肘是謂神剛象月推移以綏四方也交州記曰儋耳國東有一臂國人皆一臂也 墜馬折 流矢中幽明錄曰羊叔子父墓人相云有帝

王氣起于掘發之後相者甫至曰當出折臂三公裁予譙馬折臂蜀志曰關羽為流矢中左臂陰雨常痛伸臂與醫刮骨去毒流血盤中神氣自若 增 宛轉繩 綢繆記 西京雜記曰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採宛轉繩繫寶鏡一枚史諱錄明皇開元初宮人被幸者臣印選以綢繆記印臂上曰風月常新印以桂紅膏則水洗不退其色 印手菩薩 折臂三公 俗說曰拜道安生使左臂上一肉廣一寸許著臂如釧捋可上下時人謂之印手菩薩 下詳墜馬折注

臂四

原 割而盟 左傳魯莊公許孟任為夫人孟乃割臂而盟之生公子般 斷而闖 崔杼弒莊公申蒯後至聞君死請入門者告崔子崔子曰勿納蒯曰女疑我與汝臂盟右臂入與門者門者將示崔子遂入蒯遂拔劍一呼天躍而蹶殺七人未及崔子一叫而死也 齧臂辭別 史記曰吳起出衛郭門齧母臂辭別曰不為卿相不入衛郭門 齧臂為盟 漢書曰陳涉起河南人豪傑議動天下豪傑呼單超等五人入謀誅梁冀帝齧超臂為盟也 李廣猿臂 漢書 先主長臂 蜀志 先主長七尺五寸目顧見耳臂垂過膝 增 交臂 漢書交臂受事屈膝請和 錯臂 史記 越之民錯臂左衽謂丹青錯畫其臂 齧臂 皇甫遐命其子緩誅一字誤齧其臂流血 奮臂 史奮臂為天下倡始 書臂非禮 元列女傳崔氏周木忽妻也從木忽官平陽金將攻城克之時木忽以使事在上黨崔氏急即抱幼子以詭計自言於將將使軍吏書其臂出之崔曰婦人臂使人執而書非禮也以金贖吏使書之紙

足一

增 爾雅曰趾足也 說文曰足在下也 釋名曰足底也續也言續脛也趾止也言行一進一止也脚却也以其坐時却在後也 尚書說命曰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禮記曰足容重 韓詩外傳曰珠玉無足而至者君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者君不好也

足二

增 穆天子傳曰至於巨蒐氏巨蒐氏之人乃獻白鶴之血以飲天子具牛馬之湩以洗天子之足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昭王夢羽人遺藥以之塗足則飛上天萬里之外 左傳曰齊刖鮑莊子仲尼曰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又曰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孟縶之足不良於行 禮記曰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 史記曰張良陳平躡漢王足 西京雜記曰廣川王發欒書冢明器朽爛無餘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載逐之不能得傷其左足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曰何故傷吾左足仍以杖擊王左足王覺左脚腫痛生瘡至死不差 會稽典錄曰黃昌為蜀郡太守初昌為州書佐婦寧於家遇賊畧賣遂流轉入蜀為民妻其子犯法乃詣昌昌疑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嘗歸家為賊所畧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識黃昌曰昌足心有黑子常言當為二千石乃出足示之相持悲泣還為夫妻

足三

原 履字 接武 帝王世記大禹足文履己字禮記曰堂上接武堂下布武足跡也 增

玉趾 肉瘤 左傳楚使薳啟疆召魯公辭曰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 三國典畧侯景左足上有肉瘤狀似龜戰應克捷瘤則隱起分明如其不捷則低下至石頭之役隱肉中 匍匐

箕踞 詩曰誕實匍匐手足並行之貌 刺客傳曰荊軻倚柱而笑箕踞以罵 胼胝

跛蹵 李斯傳手足胼胝面目黎黑 漢書曰又若跛躄足不可行狀 蹀足 跬步 文選按步也蹀足循廣除 揚子曰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

重繭 乘輿 說梁楚欲攻宋墨子自魯趨楚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至郢見楚王 元列傳許凌不事生產田宅皆上所賜有足疾不能行仁宗以其先朝老臣特教乘小輿入禁中訪以舊事

蹜文 龍脚 抱朴子曰老君足下龜文 又漢書宣帝足下毛文又後漢書李固郃之子也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 天中記馬希範二脚左右長尺餘謂之龍腳人或誤觸則終日頭痛

摩足 抵額 漢書張禹有所愛史曾謂居病卧聞里湯自往視病為居摩足 元列傳張榮字世輝狀貌奇偉嘗從渾為流矢貫皆之不出令人以足抵其額而拔之神色自若

蹻足 旋踵 戰國策曰亡可蹻足而待 漢書曰令日之議不得旋踵

足疾 脚病 明皇雜錄姚崇為相張說懼潛詣岐王申款數日崇對於便殿行微蹇上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問之何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出入王家恐為所毀憂之耳

類雋江州刺史王弘半道要之淵明還州問其所乘答曰素有腳病向來藍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輿之

足痺 脚短 五代史帝召王嵌為御史大夫固辭足痺 世說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將戮玉臺子婦宣武弟桓豁女徒跣突入號泣請曰庾玉臺常因人腳短三寸當復能作賊否宣武曰壻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

病廢 疾辭 類雋曰鑿齒以腳病廢於里巷堅陷襄陽素聞其名與釋道安俱輿而致焉與語大悅以其蹇疾與諸鎮書云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

類雋曰穆宗立以左散騎常侍鄭權持節使回鶻告哀權以足疾辭不許有輿就道 獻玉刖 卞和事詳玉部

墮車傷 唐元德秀為魯山令前此墮車足傷不能趨拜太守待以客禮

足四

原 履象 易曰震為足 不失 禮記君子不失足於人、不良 左傳郤克足不良

斬而足 左傳曰褚師聲子韤而登席公怒曰必斬而足 增 綦踂輒 穀梁傳衛侯之兄輒何為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兩足不能相隨齊謂之綦楚謂之踂衛謂之輒 曳足

韓子晉平公與唐亥坐而出叔向入公曳一足叔向問之公曰吾待唐子腓痛足痺而不敢申叔向不說公曰子欲貴吾爵子子欲富吾祿子夫唐先生非欲也非王坐吾無以養也。

斷足 古史考驗消以法鎖

孫臏兩足指而至 裹足 戰國策曰杜口裹足莫肯嚮秦一曰達行者必裹足罵予裂裳裹足不滿十日

揺足 史記曰村國兮關中揺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 躡足 史記曰躡足行伍之間

疾足 史記曰高材疾足者先得焉 頓足 漢書頓足起舞 累足 漢雋脅肩累足

皆權甚蹤也 託足 又曰曾不得邪蹬而託足焉 蹻抗 又曰若不蹻足抗手蹠舉厥行珍皆摩

曾躉 又曰躉足下起皮如躉也言遠行 跬步 文戰跬按步武行 伸腳

局下 王尚事詩而一 躄疾多忌 南史齊始安王遙光生而躄疾人有餉屐者以為戲己大

破嫌貪劉繪箋云習不及蒸亦件旨 洗脚致敗 本傳梁院一春身服洗汚腳數年手先言海拓

腳刖失財敗事云在梁以洗足致梁州敗 福手福足 彙苑隋末賦役重人往往自折支體謂之福手福足

酒濯 類雋馬周初入京至新豐逆旅數公子飲酒不之顧周即市斗酒濯足於旁眾異之

足下黑子 明皇雜錄安祿山初為張韓公帳下走役韓公嘗令祿山洗足韓公足下有黑點子祿山因竊窺之韓公頗笑曰黑子吾貴相汝亦有之乎祿山曰某賤人也不幸兩足皆有比將軍黑而加大韓公奇而敬之益親厚焉、

自折足 類雋藩鎮李師道浮圖圓靜者年八十餘嘗為史思明將驍悍

絶倫既執力士推其脛不能折焉曰豎子折人脚且不能乃曰健兒因自買其足折之且歎曰敗吾事不得見

洛城流血 平地跌傷 彙苑馮道書戒明宗曰臣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蹶失不敢怠於銜轡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遽跌而傷凡陷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也

皆頭昆脚 尚書故寔杜牧頻于於宰執求小儀小秋皆不遂忽夢人曰辭春不及秋昆脚與皆頭果得比部員外

不足伸脚 唐史周智光爲同華節度曰地狹不足伸脚

嘉足力 五代史符彥超鎮安遠軍軍中有變遣王進馳奏京師明宗怪其速嘉其足力以隸宿衛指揮

力乏不拜 又曰呂琦廢帝發怒崧等惶恐拜謝無數琦足力乏不能拜而先止

整容匠 永化類編明太祖時整容匠杜□專事上梳櫛修甲一日上見其手足甲用佳紙裹而櫝之上問將何處去杜對曰聖體之遺豈敢輕棄謹將歸藏上曰汝如何許耶前後吾指甲安在對見藏奉於家上留杜命人往取甲其家人從佛閣上取之以朱匣盛頓香燭供其前比奏上大喜謂其誠謹知禮命爲太常卿

髑髏一

原說文曰髑髏頂也 廣雅曰顙顱謂之髑髏

髑髏二

原莊子曰莊子使楚見空髑髏擊以馬棰而問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語卒援髑髏枕而卧髑髏見夢曰夫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與天地爲春秋雖南面帝王樂不能過也

增列子曰列子適衛食於道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

原魏畧曰王忠先因飢啖人五官將與共從駕出行過家間無何令取道邊死人髑髏繫著忠馬鞍上以爲戲笑 盛弘之荊州記曰長沙蒲圻縣有呂蒙冢冢中有一髑髏極大蒙形既長偉疑即蒙髑髏也 續搜神記曰永嘉五年張榮爲高平戍邏主時遭曹嶷賊寇亂人皆塢壘自保固見山中火起飛埃絕爛十餘丈樹顛大燄響動山谷又聞人馬鎧甲聲謂嶷賊土人皆惶恐並嚴出將欲擊之引騎到山下無有人但見碎火來曬人袍鎧馬毛鬣皆燒於是軍人走還明日往視山中無燃火處唯見髑髏百頭布散在山中 廣州記曰盧循襲廣州風火夜發奔免者數千巳而循除諸燒骨數得髑髏三萬餘於江南洲上作大坑葬之今名共冢 南州異物志曰烏滸人髑髏破之以飲酒 增瀟湘錄曰洛陽牟穎郊外葬一枯骸夢人來謝云我本強寇爲同輩見害感公掩藏故來謝君若能容我棲託每夜祭我我當應君指使及覺試禮之夜又夢鬼曰我已託君矣君每欲使我即呼赤丁子我必應聲而至也穎潛令盜人財物無不應聲遂至穎見鄰婦美色乃呼赤丁子令竊焉鄰婦夜半踰垣而至穎攜之而逃

髑髏三

增詩宋黃庭堅髑髏詩曰黃沙枯髑髏本是桃花面如

今不忍看當時恨不見業風相鼓擊美目巧笑倩無脚
又無眼著便成一片　後村詩話曰劉貢父詠史云自
古邊功緣底事多因嬖倖欲封侯不如直與黃金印惜
取沙場萬髑髏往往指王韶李憲輩唐人曹松亦云憑
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
原賦後漢張衡髑髏賦曰張平子將遊目於九野觀化
於八方顧見髑髏委於道傍平子悵然而問之子將并
糧推命以夭逝乎本丧此土流遷來乎爲是上智爲是
下愚答曰吾宋人也姓莊名周遊心方外不能自修公
子何以問之對曰我欲告之於五嶽禱之於神祇起子

素骨反子四支髑髏曰死爲休息生爲役勞冬水之凝
何如春氷之消況我已化與道逍遥與陰陽同其流元
氣合其朴雲漢爲川池星宿爲珠玉雷電爲鼓扇日月
爲燈燭合體自然無情無欲不行而至不疾而速　晉
呂安髑髏賦曰躊躇增愁言遊舊鄉惟遇髑髏在彼路
傍余乃俯仰咤歎告於昊蒼此獨何人命不永長身銷
原野骨暴大荒余將殯子時服與子嚴裝殮以棺槨遷
彼幽堂於是髑髏蠢如精靈感應若在若無斐然見形
温色素膚昔以無良行違皇乾來遊此土天奪我年令
我全膚消滅白骨連翩四支摧藏於草莽孤魂悲悼乎

黃泉余乃感其苦酸哂其所說念爾荼毒形神斷絶今
宅子后土以爲永列相與異路於是便别
原說魏曹植髑髏說曰曹子遊乎陂塘之濱步乎蓁穢
之藪蕭條潛虛經幽踐阻顧見髑髏塊然獨居於是伏
軾而問之曰子將結纓首劒殉國君乎將披堅執鋭斃
三軍乎將嬰茲固疾命殞傾乎將壽終數極歸幽冥乎
叩遺骸而歎息哀白骨之無靈慕嚴周之適楚儻託夢
以通情於是怦若有來恍若有存影見容隱厲響而言
曰子何國之君子乎既枉輿駕愍其枯朽不惜咳唾之
音慰以若言子則辯於時矣然未達幽冥之情識死生

之說也夫死之言歸也歸也者歸於道也道也者身以
無形爲主而能與化推移陰陽不能更四節不能虧是
故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望之不見其像聽之
不聞其聲挹之不沖滿之不盈吹之不凋噓之不榮激
之不流凝之不停寥落溟漠與道相拘偃然長寢樂莫
是踰曹子曰予將請之上帝求諸神靈使司命輟籍反
子骸形於是髑髏長呻廓眥曰甚矣何子之難語也昔
太素氏不仁無故勞我以形苦我以生今也幸變而之
死是反吾眞也何子之好勞而我之好逸子則行矣余
將歸於太虛於是言卒響絶神光霧除顧將旋軫乃命

僕夫拂以元塵覆以縞巾爰將藏彼路濱瘞以丹土對
以綠榛夫存亡之異勢乃宣尼之所陳何神憑之虛對
云死生之必均

形貌一

增 釋名曰形有形像之異也體第也骨肉毛血表裏大
小相次第也 孝經援神契曰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
五臟象五行四肢法四時九竅法九分目法日月肝仁
肺義腎智心禮膽斷脾信膀胱決難髮法星辰節法日
歲腸法鈐 易說卦曰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
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 淮南子曰形者生之
舍也

形貌二 相似附

增 晏子春秋曰伊尹倨身湯傴 管子曰子產日角晏
平仲月角尾生犀角柳下惠史魚反角 孔叢子曰安
釐王欲以馬回為相問子順曰回為人梗梗亮直之丈
夫也順曰聞諸孫卿其為人長目而豕視必體方而心
圓臣見其面非不偉其體幹而終疑其目王卒用之果
以諂得罪 莊子曰老萊子弟子出薪遇仲尼以告曰
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
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 冊府元龜曰淳于髡齊

之贅壻長不滿七尺 又曰鄒忌修八尺身體昳麗
又曰田文為齊相封孟嘗君文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
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
視之乃渺小丈夫爾 又曰漢張蒼為秦御史亡歸沛
公畧地過陽武蒼當斬解衣伏鑕蒼長大肥白如瓠王
陵見而怪其美乃言沛公赦之後至丞相 又曰金日
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 又曰龔遂為渤海太守宣
帝召見遂形貌短小帝見心內輕焉及對賜黃金乘傳
去 又曰朱雲字子游長八尺餘貌甚壯以勇力聞
又曰息夫躬容貌偉麗為衆所異 又曰後漢東平王

蒼腰帶八圍 李通父守為王莽宗卿師身長九尺容
貌絕異 又曰銚期長八尺二寸容貌絕異矜嚴有威
又曰虞延字子大陳留人長八尺六寸腰帶十圍力
能扛鼎 又曰班超字仲升為人有大志不修小節嘗
行詣相者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
外超問其狀相者曰生燕頷虎頭飛而肉食此萬里侯
相也 又曰馮勤曾祖父揚兄弟形皆偉壯唯勤祖父
偃長不滿七尺嘗自恥短恐子孫之似也乃為子伉娶
長妻生勤長八尺三寸 又曰郭泰身長八尺容貌魁
偉聲如洪鐘 又曰趙壹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鬚豪

眷望之甚偉　又曰髙獲字敬公爲人尼首方面　又
曰公孫瓚遼西人爲人美姿貌大音聲　又曰劉表身
長八尺餘姿貌温偉　又曰馬騰長八尺身體洪大面
鼻雄異　又曰魏司馬朗祖父儁字元異博學好古倜
儻有大度長八尺三寸腰帶十圍儀狀魁岸與衆有異
鄉黨宗族咸景附焉　又曰滿寵子偉以格度知名偉
子長武偉弟子奮元康中至尚書令司隷校尉寵偉長
武奮皆長八尺　又曰許褚長八尺餘腰帶十圍容貌
雄毅　又曰蜀諸葛亮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
又曰吴諸葛恪長七尺六寸少鬚眉折頞大口髙聲

爲大將軍　晉起居注曰元帝瑯琊恭王子母曰夏侯
氏帝生有白毫生於目左角龍顔隆準眼有精曜　冊
府元龜曰晉羊祜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太原郭奕見
之曰此今之顔子也　又曰阮籍字嗣宗容貌瓌傑志
氣宏放後至步兵校尉　又曰魏舒身長八尺二寸姿
望秀偉文帝深器重之毎朝會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
人之領袖也後至司徒　又曰王裒少立操尚行已以
禮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絶異音聲清亮辭氣雅正博學
多能三徴七辟皆不就　又曰庾敳長不滿七尺而腰
帶十圍雅有遠韻　又曰鄰恢身長八尺美鬚髯孝武

帝深器重之以爲有藩伯之望　又曰桓温生未期温
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聲曰真英物也
又曰前趙劉義孫年十歲身長七尺五寸眉目如畫
及長身長八尺三寸髮與身齊多力善射驍捷如風雲
曜偽立爲世子　又曰後秦尹緯身長八尺腰帶十圍
魁梧爽氣姚萇以爲尚書僕射　又曰前燕慕容恪字
元恭皝之第四子也幼深沈有大度皝未之奇也年十
五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傑雄毅嚴重毎所言及輙經
綸世務皝始異焉乃授之以兵及慕容儁嗣位以爲侍
中録尚書事　吴均齊春秋曰太祖神容魁梧天表英

特體有龍文寛雅沈深喜怒不形於人　冊府元龜曰
南齊袁彖爲侍中形體充腴有異於衆毎從車駕射雉
在郊野數人推扶乃能移步　又曰房法乘爲交州刺
史性方簡身長八尺三寸行出時甞自俯屈青州刺史
明慶符亦長與法乘等朝廷唯此二人　又曰陸慧曉
爲吏部郎孝武欲用爲侍中以形短小乃止　又曰吕
僧珍爲門下書佐身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在同類中
少所褻狎曹輩皆敬之　又曰梁張緬尚富陽公主年
十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疎朗神采爽發後至侍中
又曰王茂字休遠身長八尺美容觀武帝布衣時見之

歎曰王茂年少堂堂如此必為公輔之器後至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又曰何敬容為侍中身長八尺白皙美鬚眉性矜莊衣冠凡事鮮麗每公庭就列容止出人　又曰陶弘景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踈眉細形長耳後為奉朝請上表辭祿　又曰後魏蕭正表字公儀長七尺九寸眉目踈朗雖質貌豐美而性理短闇後至司空　又曰裴禮和為謁者僕射身長九尺腰帶十圍於羣衆之中魁然有異　又曰後周慕容比頤為南頓太守身長一丈腰帶九圍　又曰北齊司馬膺之字仲慶美鬚髯有風貌好學厚自封植神氣甚高歷中書黃門侍郎　又曰庾信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頹然有過人者　又曰隋李德林美容儀善談吐齊天統中陳使江總目送之曰卽河朔之英靈也　又曰賈榮定沈深有器局容貌瓌偉美鬚髯周太祖見而奇之授平東將軍　又曰韋藝為營州總管容貌瓌偉每夷狄參謁必整儀衛盛服以見之獨坐滿一榻番人畏懼莫敢仰視　又曰李景字道興容貌奇偉膂力過人美鬚髯高祖奇其壯武使袒而觀之曰卿相表當位極人臣後為右武衛大將軍　又曰劉焯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沈深弱不好弄後至員外將軍　又曰唐楊愼

矜為御史中丞及兄慎餘為少府少監慎名為洛陽令皆偉儀形風韻高朗慎名嘗覽鏡見其鬚面神彩有過於人覆鏡歎惋曰吾兄弟三人盡長六尺餘有如此貌如此材而見容當代以期全難矣何不使我少體弱也　又曰李嘉寵冀州人其形長八尺五寸開元中本州以獻敕曰李嘉寵土風所育體幹出羣因其器用之宜俾在人門之次可武衛長　又曰安祿山垂肚過膝自稱得三百五十斤每朝見明皇戲之曰朕適見卿肚幾垂至地祿山每行以肩膊左右擡挽其身方能移步明皇令前作胡旋舞疾如風祿山所乘驛每驛中間築換馬臺不然馬輒死驛家簡祿山所乘馬以土載五石能馱勝致即以高價市之餘飼以待之鞍前更連置小鞍以乘其肚　又曰郭子儀長六尺餘體貌秀傑後至太尉尚父　又曰盧文紀為太常卿形貌魁偉語音高朗占對鏗鏘健於飲啖奉使蜀川路由岐下時淸泰帝為岐帥以主禮待之覩其儀形旨趣遇之頗厚　宋王欽若本傳曰欽若貌踈瘦舉止山野復贅於頸嘗以文謁錢希白希白頗蔑視之有術者曰此乃人中之貴何可輕也公曰中書内使有此等宰相乎術者曰第恐不免事不遠矣　澠水燕談曰王洪張亢同在南京晏元獻

幕府張肥大王以太牢目之王瘦小張以獼猴目之一日有米船至八百里部水淺當剝載張往督王曰所謂八百里剝也張曰未若三千年精矣　元史列傳曰吾也而珊竹氏狀貌甚偉腰大十圍　又曰史天倪始生之夕白氣貫庭成童姿貌魁傑有道士見而異之曰封侯相也　又曰史天祥幼有大志長身駢脇力絕人又曰郭德海字大洋姿貌奇偉通天文兵法後以功遷右監軍　又曰王善姿儀雄偉其音若鐘後官兵馬副都總管　又曰史天澤字潤甫身長八尺音如洪鐘善騎射勇力絕人後官至平章軍國重事　明列朝詩傳

曰寧獻王高皇帝十六子生而神姿朗秀白晳美鬚髯始能言自稱大明奇士　又曰陳憲章正統舉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頰有七黑子如北斗狀穎悟絕人再上禮部不第歸隱白沙　又曰何景明八歲能屬文十五舉於鄉形貌短小且禿笄也宗藩貴人爭負視所至人遮道弗得過後至中書舍人　又曰劉繪嘉靖進士長身冏目高準修髯好讀左氏書縱橫家言擊劍蹵鞠挽六鈞弓撾鼓亢歌喜通輕俠　又曰陸粲字子餘疎眉目美鬚髯面骨稜稜起嗜學無不通尤悉本朝典章　又曰俞允文字仲蔚白晳美風神秀眉目臉頰飄鬚

病頭風暑月恒御貂帢稍寒加以貂帽客至隱几焚香竟日無凡語　又曰瞿汝稷以父任官至太僕寺少卿致仕狀渺小起家孤生以名節自厲凜不可奪居官著清望

相似　家語曰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門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一人焉其形長九尺有六寸河目而隆顙其頭似堯其頸似皐陶其肩似子産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　漢獻帝春秋曰孝靈皇帝王美人生皇子協協生十餘日何皇后妬殺美人靈帝母董太后攝養協號曰董侯似靈帝八歲而讀詩書　魏志曰初高句麗王生能開目視國人惡之及長果凶虐數殺戮曾

孫位生亦能開目視國人惡之句麗呼相似為位以似其曾祖故名曰位　江表傳曰孫皓夫人死皓哀愍葬於苑中皓治喪於內半年不出國人見葬太奢麗皆謂皓已死所葬者是也皓舅子柯都顏狀似皓云都代立也　晉書曰蜀人王富作亂郡縣討平之初諸葛亮有盛德於蜀土子瞻又身死王事蜀人思之謂瞻不死故謂王富曰君狀貌甚似諸葛君因此思克復以拒巴蜀　晉中興書曰王允之字淵猷年在總角從伯敦知之謂為似己入則共寢　世說曰桓豹奴是王混外甥形似舅桓甚諱之宣武云不恒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

是神桓愈不悅　檀道鸞晉陽秋初議以吳隱之爲黃
門郎而隱之貌似太宗上不忍見故改焉　晉書曰桓
元聞義軍起憂懼曰何無忌劉牢之外甥酷似其舅共
舉大事何慮不成　齊書曰謝弘微性嚴正舉止必修
禮度時有蔡湛之者及見謝安兄弟謂人曰弘微貌類
中郎而性似文靖　唐書曰王孝傑高宗末西討吐番
爲賊所獲吐番贊普見孝傑垂泣曰貌類吾父厚加敬
禮　澠水燕談曰王德用狀貌魁偉而面色正黑雖匹
夫下卒閭巷小兒外至遠夷君長皆知其名識與不識
稱之曰黑王相公蘇紳孔道輔等言其宅枕乾岡貌類
藝祖公奏曰宅枕乾岡朝廷所賜貌類藝祖父母所生
云

形貌三　影　相似附

原　騈脇　銳頭　左傳曰晉公子及曹曹共公聞其騈脇浴薄而觀之史記平原君曰武安君頭小而銳

奇表　德容　本傳後漢李固字子堅貌有奇表頂角匿犀足履龜文．老子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奇偉　魁岸　史記留侯贊曰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　江宅詳容儀注

增　虎目　龍顏　列女傳叔姬之少叔魚也生而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　別傳晉寧身長八尺龍顏秀眉

體方　法貴　上詳形貌一　蜀李書武帝生長八尺三寸美容貌相工相之曰此君將肖貴相有四目如重瞳鼻如龍口如方器耳如相望法之貴人位過三公不疑也

嘉容　淑貌　左傳在戚而有嘉容是謂不度

六朝淑貌曜皎日

委形　肖貌　莊子吾身非吾有是天地之委形也．漢書人肖天地之

翩　頹形　形容　六朝爽皮褐以類形又嫗隨容之日顏　倚玉　連璧

晉書毛曾與夏侯元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　世說潘安仁夏侯湛並美姿容每同行人謂之連璧

癡狂　纖瘦　齊書沈昭略嘗遇王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耶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耶何乃瘦而狂．談賓李賀爲人纖瘦通眉長指爪

原　肖天地　交陰陽　漢書肖形天地

肖類也謂圓首象天方足象地　禮記云人陰陽之交五行之秀服膚之會筋骸之束

增　春月

柳　玉筍班　世說曰王恭美姿容人多悅之或目之曰濯濯如春月柳　顏儁唐晴微美風標海

到朝士家以爲祥瑞朝士中贊爲玉筍班

義勝故肥．體羸禁語　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又衛玠多病體羸母常禁其語事

河目　龜文　龍犀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一　人部　形貌

日角　纂苑注曰上下正平曰河目龜文[illegible]足有匾文也公侯之相又曰額有龍犀入髮左角日右角月

言帝王之知也　五柱入頂　伏犀起蓋　隋高祖事詳頭四纂苑云相之相也全

玉枕磊落相宜伏犀起蓋隱諸皮缺

原　影合虛　端表　仙人與虛合體故日中無

影雪中無路欲影之直必蹈其表　隨形．顧步　若步影隨形也世說何晏自喜行步顧

影　服丹無　處陰減　韓終又服丹無影．人有惡影而走者不如無陰而影減

原　相似　匡圍．晉獲　論語曰子畏於匡蓋孔子貌似陽虎匡人諸而圍之陽虎陽貨也

公羊逢丑父似齊頃公故代頃公爲晉擄也　如吾面　是後身　左傳曰人心不同如

其面爲吾字龍祝予面如吾而予云語林曰張衡死蔡邕侍於孕二子才貌相似時人云邕是張衡後身

尚有典刑．相與師事　後漢孔融與蔡邕素善邕卒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

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史記曰孔子沒弟子思慕以有若似孔子相與立爲師師事如孔子

形貌四

原熊虎之狀　豺狼之聲左傳越椒　增七寸短人漢武故事東郡送短人長七寸衣冠具足上疑其山精常令在案上行召東方朔問之朔至呼短人曰巨靈汝何忽叛來阿母還未短人不對因指朔謂上曰王母種桃三千年一結子此兒不良已三過偷之矣遂失王母意故被謫來此上大驚始知朔非世中人短人謂上曰王母使臣來告陛下求道之法唯有清靜不宜躁擾後王母與帝會言終不見

短小精悍蒙苑注潁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敢於事　弔喪監廚後漢書禰衡傳或問衡荀文若趙稚長云何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荀有儀容趙有大腹故也

天質自然晉書嵇康傳康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　忽肥瘦世說庾公過周伯仁伯仁曰君何所欣說而忽肥庾曰君復何所憂慘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　重八百斤晉書南陽王保體質豐偉嘗自稱重八百斤喜睡不能御婦人年二十七薨　形陋見人部

宋沈攸之請文帝求補遠郡世以為其中軍考求遜考為光祿大夫沈攸之形陋不堪及明帝世以功為中軍將軍　何人笑今　革帶移孔梁書沈約與徐勉書曰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在御座請道之以曰形寬之人久矣如帝問之欲以與對寬形之書久梁書為約常許勉有走台司乃與徐勉書請三司之儀帝不許

狀貌無憑南史庾果之南史庾果之以容貌狀貌見異少時寒賤遊京師凡有欲謁事求謁者以為懸想狀貌無憑

皆謂其必為方伯與飲食以果之其遠見識乃時又有求至郡督將屋宇甚之其處及有理入賊　麒麟楦朝野僉載楊炯每見朝官目為麒麟楦或問之曰今假弄麒麟者刻畫頭角修飾皮毛覆之驢上宛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耳無德而朱紫何以異是

體肥而舞唐書安祿山晚年益肥腹垂過膝每朝見玄宗前作胡旋舞疾如風帝大笑之　鬼面藍色唐書盧杞傳杞貌陋色如藍人皆鬼視之郭子儀每見賓客姬侍不去左右及杞至悉屏之

神觀邁爽宋史本傳其自贊曰晉公形不中長人不貴神觀邁爽　不貴　侏儒唐書陽城傳陽城為道州刺史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不進德宗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

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　異日必貴書文章盧又稱其不揚子雲必貴其書尤之虎可鍾筋力比吾書不揚比以楊文上尚

銅筋鐵肋天中記長八尺雙目有身以力數雄人天生一定其未金筋鐵肋首無四吃二十捷人有虎　堂堂五代史崔協少代從容自若儀貌甚偉出之又不自得於桑

沒字碑五代史任圜曰崔協不識文字虛有其表人號沒字碑　曲如鉤續世說曹子建體曲如鉤陽

唐晉史林子陳遂常子非常人也有乃出家　曲如鈎丁度田錫

左如承其頤而疾不見史通文喜隨身宋王君易嘗封嬰兒之上別有之　琅玉色曰宋王君易晌姿玉貴色端宗崇厚揚總語品　既貴而肥芭蕉叢裏東部言曾生接觀　盛肥丁度

公綠成文時書語公成肥丁瘦晉

蔣情如其中故未如唐不世其也然色白宣其心如有公甜兩而中以為　非不以苦貴其自瘦恬淡可如學鳥之此身　貴亦枯瘦曰又

云秦侯如蘇韻松鶴之音黃山谷文潛詩父和蘇松扇末　蔡內山詩紫霞山中體如雲山　身品

詩集青松之質文遇英語後有陸品同竹之列小王弔小宜音弘　短小道章叔久任淵德而隨身品竹之制宜矣

曾開歐　豐頤廣額元史元見世傳野奇左幼敬祖野品部明是見命宣旅衛秀凡弘

所行率　令器元史王見之克隱王右有孔子見姿秀長寡律　類大俠之小傳虛樂人曾長身字修得

異日必　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後官至翰林學士承旨　軀幹豐偉

全譯如乃翰大所以管其學無所不覆　驅幹豐偉狀貌少年與弟夫如為地蹟

人能挽百石弓躍超經鞍豐偉少年與兄力過士

息下百躍百石能手將輕鞍體有四乳明小傳

有四乳歷緯修王尚書　體有四乳

原影罔兩問影莊子

老人子無（影詳老人）【對】相似 惟肖（書說築傅巖之野惟肖肖似也）詐降（史記曰紀信貌似漢王乘黃屋車左纛詐稱漢王出降項羽）【對】優孟衣冠（又曰優孟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論象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兄弟相似（陳國秀伯苗弟仲皆相似妻子不能別）

形貌五

【增】詩 朱彥時賦黑兒詩曰世有非常人實惟皮元士稟茲至緇色內外皆相似行如驪馬驟立似烏牛峙忿如鸜鵒鬬樂似鸕鶿喜 李白有詩嘲杜甫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如何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

【增】說 陸龜蒙雜說曰談生云崔小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倛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脇曼膚顏如渥丹美而狠者貌則人矣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行事之爲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予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耳

神彩容儀一

【增】詩曰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禮記曰君子之容舒遲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 又曰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 賈誼新書曰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整以敬祭祀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軍旅之容愊然肅然固以猛喪紀之容怮然慑然若不還

神彩容儀二

【增】左傳曰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其皆有死亡焉 漢書曰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至東海素聞不疑賢請與相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 又曰薛宣好威儀容甚可觀 東觀漢記曰上過潁陽祭遵以縣吏數進見上愛其容儀署爲門下吏 又曰虞延字子大陳留人世祖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時延爲郡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跪拜可觀帝善之勅延從駕西盡郡界賜錢及劍帶佩刀還郡 又曰杜詩薦伏湛疏曰容貌堂堂國之光輝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髫齔勵志白首不衰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

以光示遠人柱石之臣宜居輔弼　續漢書曰侯霸字
君房河南人爲人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篤
志詩書　冊府元龜曰後漢鄧衍以外戚小侯每豫朝
會容姿趨步有出於衆顯宗目之曰朕之容貌豈若此
人特賜輿馬　英雄記曰袁紹生而孤幼爲郎容貌端
正威儀進止動見倣効　冊府元龜曰魏何夔曾祖父
熙字孟孫身長八尺五寸體貌魁梧善爲容儀舉孝廉
爲謁者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佳之遷長八尺三寸
容貌矜嚴後至太僕　蜀志曰魏文帝察黃權有局量
試欲驚之遣左右請權未至之間累催相屬馬使奔馳

交錯於道官屬莫不撓魄而權舉止顏色自若　魏志
曰蜀將孟達率衆降達有容止可觀文帝甚器愛之
蜀志又曰彭永年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志性驕傲多所
輕忽惟敬同郡秦子敕　益部耆舊傳曰張肅有威儀
容貌甚偉弟松爲人短小不持節操然識達精果有材
幹　吳志曰張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嘗曰孤與張公
言不敢怠也　吳書曰張純字元基少厲操行學博才
秀切問捷對容止可觀、吳錄曰滕胄爲人白皙威儀
可觀每正朝朝會修覲在位大臣見者莫不歎賞　會
稽典錄曰賀邵善儀容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動靜有常

與人交久益敬之至於官府左右莫見其跌坐常著襪
希見其足　顧譚傳曰譚字子嘿身長七尺八寸少言
笑容貌矜整有圭璋威重未嘗失色於物非其人或終
日不言　三輔決錄曰竇叔高爲上郡計吏朝會數百
人儀狀絕衆天子異之　世說曰太尉王衍總角時嘗
造山司徒王神情明秀風姿詳雅山公嗟歎者良久旣
去目之而言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恐誤天下蒼生
者必此人也　又曰時人見嵇中散歎曰肅肅如松下
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及其
醉也如玉山之將頹　又曰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

暗唯會稽王來軒軒若朝霞舉　顏含別傳曰顏髦字
居道含之子也儀狀嚴整風貌端美桓公見而歎曰顏
侍中廊廟之望也　桓邵別傳曰邵字敬倫清貫簡素
風姿甚美而善治容儀雖家人近習莫見其怠惰之貌
荀氏家傳曰荀羨風器英秀識雅標貴明矯肴俊音
氣俯仰顧盼容止可則　沈約宋書曰羊欣字敬先少
靜默無競於人美言笑善容止徧覽羣籍尤長隸書
冊府元龜曰宋謝莊太常弘微之子韶令美容儀文帝
見而異之謂殷景仁劉湛曰藍田出玉豈虛也哉　又
曰南齊褚淵字彥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甚有風

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　又曰何戢為吏部尚書美儀容動止與褚淵相慕時人呼為小褚公　又曰梁到溉身長八尺美風儀善容止後至金紫散騎常侍　又曰馬憲年十四為國學生祭酒到溉目送之愛其神彩　又曰劉訏尚書郎何炯嘗遇之於路曰此人風神穎俊蓋荀奉倩衛叔寶之流也　又曰王暕年數歲而風神警拔有成人之度父儉作宰相賓客盈門見暕相謂曰公才公望復在此矣　又曰陳謝哲美風儀舉止蘊藉襟懷朗然為士君子所重　又曰蕭允字叔然風神凝遠通達有儀鑒容止蘊藉動合規矩

類雋曰唐溫彥博進止詳華人皆拭目觀　明皇雜錄曰帝拜蘇頲為相命蕭嵩草制不工帝因制中云國之瓌寶乃指瓌字曰不可言其父名宜易之嵩不悟但改寶為珍帝見擲地曰虛有其表以嵩魁偉多鬚　又曰上令左右求堪為王府長史者太常卿姜皎奏源乾曜公清有吏幹因召見與語乾曜神氣清爽對答皆有倫序上甚悅拜少府少監邠王長史　類雋曰馮定偉儀觀與兄宿齊名人方漢二馮文宗詔以開元霓裳羽衣舞參以雲韶肄於庭定部諸工立縣間端凝若植帝異之　彙苑曰孔季詡永昌初擢制科授秘書郎陳子

昂嘗稱其神清韻遠可比衛玠　明詩小傳曰孫一元棲太白之巔稱太白山人風儀秀朗蹤跡奇譎元巾白袷以鐵鶴瓢自隨所至傾動士大夫　又曰陳東字約之董侍郎有愛女不欲壻凡兒張尚書為言約之侍郎召見垂髫敝衣膚神玉映叩之無不應試之詩文揮筆如雲炯侍郎大喜剋日為婚　又曰周復俊嘉靖進士器度純雅風神韶令弱冠與王同祖顧夢圭稱崑山三雋

神彩儀容三

原　巖下電　塵外物〔世說王戎字濬沖幼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　如瓊林〔世說王衍曰王行神彩[illegible]外物〕　叔寶清　表甫雋〔[illegible]〕　閑雅　白皙〔史記[illegible]〕　如鐘　為玉〔[illegible]〕

增　挺特　魁秀〔[illegible]身長七尺[illegible]〕　屬目　竦觀〔[illegible]〕　竦神　峙玉〔[illegible]〕　為容　宜相〔[illegible]〕　秀偉　巖峭〔[illegible]〕　軒秀　瓌秀〔彙苑巖挺之[illegible]〕

又曰呂元膺姿儀瓌秀 都雅 峻整 裴施張均衆止都雅帝歎之又曰王播儀矩峻整著稱於時 整峻 崔遠有文而風致整峻世慕其爲人目曰釘座梨言座所珍也 雍閑 休爲人蘊藉進止雍閑宣宗嘗曰休眞儒者 自安 不煩 魏元忠始以諸生見高宗嗣遠不知謝即出儀樂自安帝目送謂薛元超曰是子未習朝廷儀 裴諝性通敏舉止不煩 爽邁

嚴偉 裴晉公許形貌崔從人嚴偉立朝後發有風望 秀爽 凝遠 楊彥昭風骨秀 奏宋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非藥苑 風度高嚴 神彩軒異 劉伯芻遊景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一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二

人部二十一 性命 名字 性情 同名 姓氏 改名附 賜姓附

性命一

原 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又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書曰用集大命于厥躬 增 又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 原 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春秋傳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後漢書曰蔡可學而行天爵爲懸得之者命也

性命二

原 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 家語曰魯哀公問于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孔子對曰分于道謂之命形于一謂之性 史記曰孟嘗君五月五日生其父靖郭君曰五月子長至戶則害父孟嘗君曰人受命于天豈受命于戶 漢書高祖曰吾起自布衣提三尺劍以取天下此非命也 增 漢揚雄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迺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 又曰李膺爲長樂少府既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鉤黨鄉人謂膺

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辭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　冊府晉郭文曠達不仕永昌中大疫文病亦殆王導遺藥文曰命在天不在藥也　又曰丁紹爲冀州刺史自以才足爲物雄當官蒞政每事克舉視天下之事若運于掌握慨然有董正四海之志永嘉三年暴疾卒臨終歎曰此乃天亡冀州豈吾命哉　又宋羊元保爲吳郡太守不營財利家世儉薄太祖嘗曰人仕宦非唯須才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元保　又曰後魏眭夸高尚不仕或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子何獨在桑榆乎遂著

知命論以釋之　又曰唐李勣遇疾家中迎召醫巫皆不許入子弟固以藥進勣曰我山東一田夫爾攀附明主濫居富貴位忝三台年將八十豈非命乎

性命三

增 無墜　有常 書曰無墜天之寶命 冊府陳蕭允梁末爲太子洗馬臺城陷出居京口時寇賊縱橫百姓波駭衣冠士族四出奔散允獨不行人問其故答曰性命之道自有常分豈可逃而獲免乎乃閉門靜處并日而食卒免于患　哀時　達命 藝文類聚楚辭曰哀時命者屈原所作也 冊府晉山濤以老辭官司徒時陳留周震累爲諸府所辟辟書既下公輒喪亡僉號震爲殺公掾莫有辟者濤乃命之而竟無患識者以此稱其達命　修己守道　委天任運 晉書顏含嘗遇郭璞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

又曰唐吳湊章敬皇后弟及疾不迎召巫醫親故或勸之對曰吾以愚蠢承外戚之寵起家便授三品官向四十年更欲何求宜委天任運而已君子以其知命也

性命四

原 盡性至命 易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達性遂命 莊子曰聖人達于性遂于命　得之聽天 禮記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　得之有命 文子曰所受天之命所遇于時有其才不遇于世命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君子能爲善不能必受其福不忍爲惡未能必免其禍故逢時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逢時退讓之何不幸之有　不得聞 論語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　不可變 老子曰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　遂志 易致命遂志

性命五

賦 晉仲長敖覈性賦曰趙荀卿著書言人性之惡弟子李斯韓非顧而相謂曰夫子之言性惡當矣未詳才之善否何如願聞其說荀卿曰天地之間兆族羅列同稟氣質無有區別倮蟲三百人最爲劣爪牙皮毛不足自衛唯賴詐僞迭相嚼齧總而言之少堯多桀但見商鞅不聞稷契父子兄弟殊情異計君臣朋友志乖怨結鄰國鄉黨務相吞噬臺隸僮豎唯盜唯竊面從背違意與口戾言如飴蜜心如蠆厲未知勝負便相凌蔑正路莫踐竟赴邪轍利害交爭豈顧憲制懷仁抱義祗受其斃周孔徒勞名教虛設蠢爾一槩智不相絶推此而談孰癡孰黠法術之士能不噤齘仰則扼腕俯則攘袂荀

卿之言未終韓非越席起舞李斯擊節長歌其辭曰形生有極嗜欲莫限達鼻耳開口眼納衆惡距羣善方寸地九折坂爲人作嶮易俄傾成此蹇多謝悠悠子悟之亦不晚

原論晉李康運命論曰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搆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張良誦三畧

之說以遊于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遇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于陳項而巧言于沛公也然則聖人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興于殷周百里子房用于秦漢矣道之將廢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　又袁準才性論曰凡萬物生于天地之間有美有惡物何故美清氣之所生也物何故惡濁氣之所施也夫金石絲竹中天地之氣黼黻元黃應五

方之色君子以此得曲直者木之性也曲者中矩鉤者中繩輪桷之材也賢不肖者人之性也賢者爲師不肖者爲資師資之材也然則性言其質才名其用明矣

宋何承天達性論曰夫兩儀既位帝王參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陰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才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稟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古今智周萬物思窮幽賾制作侔造化歸仁與能是爲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玉燭揚暉酸鹹百品備其膳羞絲苧元黃供其器服文以禮度娛以八音夫物用儉則

易足易足則力有餘有餘則情志泰樂治之心于是生焉事簡則不擾不擾則神明靈神明靈則謀慮審濟治之務于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乾坤以易簡示物殷懃若此之篤也安得與夫飛沈蝡蠕並爲衆生哉若夫衆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暴田漁候豺獺祭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麛卵庶人不數罟行葦作歌宵魚垂化所以愛人用也庖廚不邇五犯是翼殷后改祝孔釣不綱所以明仁道也　梁劉孝標辯命論曰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名傑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然則高才而

無貴仕養發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夭閼紛綸莫知其辨仲任蔽其源子長闕其惑至于鶡冠甕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惟人所召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元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試言之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藹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于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

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于寸陰長則不可急之于箭漏至乃伍員浮屍于江流三閭沈骸于湘渚賈大夫沮志于長沙馮都尉皓髮于郎署君山鴻漸鎩羽儀于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于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世有沛國劉瓛瓛弟璡並一時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璡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聳不雜風塵皆毓德于衡門並馳聲于天地而官有微于侍郎位不登于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于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徼草木以共凋與麋鹿而同

死膏塗平原骨塡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或者覩湯武之龍躍謂戡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韓彭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拒生而不喜死而不戚不充詘于富貴不遑遑于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性情一

增 易曰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又曰情僞相

感而利害生　書曰習以性成　禮記曰反情以和其志　又曰聖人之治七情以禮　又曰情深而文明　又曰厚貌深情　六帖曰親情以律視性以律明王所宜獨自難與人共露之則不神獨行則自然　詩序曰吟咏情性以風其上

性情二

增 白帖曰西門豹性急佩韋自戒後漢范丹性狷急亦佩韋自戒董安于性緩佩弦而自戒　又曰張竦荅陳遵書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將放子亦敗矣　漢書曰翼奉上封事元帝曰治道要務在

知下之邪正知下之術在于六情十二律而已 內傳曰上元夫人謂帝曰舍爾五性返諸柔善注謂暴淫奢酷賊也 韻府曰伯牙學琴于成連先生見海水汩沒山林杳冥鳥獸悲號歎曰吾師將移我情援琴而歌聲遂絕妙 王氏彙苑曰阮裕曰屢辭王命非敢以為高也吾少無宦情 晉王衍傳曰衍喪幼子悲甚山簡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亦為之慟 梁書曰何佟之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十餘過人稱為水淫 六帖曰唐戴胄性堅正幹局明彊 又曰王珪性不苛察臨官務舉綱維去其不可者至僕妾亦不見喜慍

性情三

原 情遷 性成易吉凶以情遷見上一 好潔 改剛邾莊公卞急好潔後漢紀高獲與世祖有舊世祖曰欲善嵩改剛性獲曰臣受性于父母不可改遂辭去 遷物 和志困物有遷不忌不克禮辯入 利貞 愛惡易利貞者性情也又愛惡相攻而吉凶生 五性 六情六帖五性不相害五行所為之性也六情者喜怒哀樂好惡也見白虎通

增 觸情 抒衷漢傳觸情喪行言任指意所欲而行又曰懷恩悃而抒情素 悟賞 瑩情諸史皆賞譜辨情所得未前心言子論賞文選瑩情無餘淬 褊急 莊重彙苑唐蕭瑀性鍛急部速淬華彙苑武王衡雅生莊重雄喜子接物而閒府極一路選 寋特 岐嶷又曰王義方性褰特高自標置韓文原性論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

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 簡潔 和厚彙苑唐蕭俛性簡潔以聲利為汚吏邪太甚六帖尹知章性和厚人不見有喜慍 方重 謹柔彙苑辛安石性方重不苟言笑又曰李愷性謹柔材無過人者 雅澹 奢豪六帖杜黃裳性雅澹未始忤物彙苑河間王孝恭性奢豪然寬恕退讓無矜伐色 嚴重 明銳六帖鄭珣瑜性嚴重少言彙苑元稹性明銳遇事輒舉

性情四

原 詩 魏徐幹情詩曰高殿鬱崇崇廣廈淒冷冷微風起閨闥落日照階庭踟躕雲屋下笑歌倚華楹君行殊不返我飾為誰榮鑪薰闔不用鏡匣上生塵綺羅失常色金翠暗無精嘉肴既忘御旨酒亦常停顧瞻空寂寂唯聞燕雀聲憂思連相屬中心如宿醒 晉張華情詩曰 風動帷簾晨月照幽房佳人處遐遠蘭室無容光襟懷擁虛景輕衾覆空牀居歡惜夜促在戚怨宵長撫枕獨嘯歎感慨心內傷 又曰君子尋時役幽妾懷苦心初與三載別于今久滯淫昔邪生戶牖庭內自成陰翔鳥鳴翠柳草蟲相和吟心悲易感激俛仰淚流襟願托晨風翼束帶侍衣衾 又曰明月曜清景曨光照元墀幽人守靜夜迴身入空帷束帶俟將朝廓落星辰稀假寐交精爽覿我佳人姿巧笑媚歡靨聯娟眸與眉寤言增長歎悽然心獨悲

增論唐韓愈原性論曰性也者與生俱生者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所以爲情者七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于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于七也動而處于中中焉者之于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于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

姓氏一 敘姓詳載

增說文曰姓人所生也古之神聖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因以從女女生亦聲也　白虎通曰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故紀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爲重人倫也姓者生也人稟天氣所以生者也詩云天生蒸民尚書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者何以爲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含五常而生正聲有五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異氣殊音悉備故姓有百也

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功德賤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聞其氏即可知氏所以勉人爲善也或云王父字者何所以別諸侯之後爲興滅國繼絶世也王者之子稱王子王者之孫稱王孫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爲氏故春秋有王子瑕論語有王孫賈又有衛公子荊公孫朝魯有仲氏孟氏叔氏季氏楚有昭屈景氏齊有高國崔盧氏以知其子孫也王者之子亦稱王子兄弟立而皆封也或曰王者之孫亦稱王孫刑德放曰堯知命表稷契賜姓子姬皋陶典刑不表姓言天任德遠刑禹姓姒祖昌意以薏苡生殷姓子氏祖以玄鳥子生也周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跡生也　風俗通曰萬類之中惟人爲貴春秋左氏傳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羊譏衛滅邢論語貶昭公娶于吳謂同姓也蓋姓有九或氏于號或氏于謚或氏于爵或氏于國或氏于官或氏于字或氏于居或氏于事或氏于職以號唐虞夏殷也以謚戴武宣穆也以爵王公侯伯也以國曹魯宋衛也以官司馬司徒司寇司空司城也以字伯仲叔季也以居城國園池也以事巫卜陶匠也以職三烏五鹿青牛白馬也　左傳疏曰姓者生也以此爲祖令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此姓

不改族者屬也與子孫共相連屬其旁支別屬則各自爲氏　史記注曰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系百姓使不相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自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　通志曰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故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至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爲一于文女生爲姓故姓之賜多從女姬姜嬴姒姚嬀姞妘㛂姶㚴嫪之類是也　六帖曰唐貞觀氏族志以第一等爲右姓路氏著姓畧以盛門爲右姓柳沖姓族系錄以四海望族爲右姓

姓氏二

增易類謀曰黃帝吹律以定姓　帝王世系曰堯姓伊祁生于伊祁山因以爲姓　三輔舊事曰堯母字慶都配高辛氏而生堯因生人伊長儒爲姓謂之伊　舜紀曰五帝三王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故黃帝爲有熊顓頊爲高陽帝嚳爲高辛帝堯爲陶唐帝舜爲有虞禹爲夏后而姓姒氏契爲商而姓子氏稷爲周而姓姬氏又宋呂東萊曰孟仲季臧同出于魯也洨國封印公文伯張同出于鄭也向華湯樂鱗仲

老同出于宋也欒高崔國叔仲東郭同出于齊也　史記曰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于呂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　陳留風俗傳曰秦之先曰伯翳佐舜擾馴鳥獸錫姓曰嬴氏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徐氏剡氏王氏江氏　又曰侯氏侯爵周微官失其守故以侯爵爲姓　左傳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　又曰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　桂氏族譜曰桂貞爲秦博士遭秦坑儒改姓香其孫避地改姓炅第四子居齊改姓炔不忘所自出也　氏族博攷曰漢炅橫四子守墳墓者爲炅居徐者爲香居幽者爲桂居華陽者爲炔四字並音桂此四姓同一炅也　天中記曰張良韓公族姬姓也秦始皇滅韓良弟死不葬散家貲千萬爲韓報讐擊始皇于博浪沙中誤椎副車秦索賊急良乃變姓爲張匿于下邳　漢書曰夏侯嬰初爲滕令奉車故號滕公及曾孫頗尚主主隨外家姓號

孫公主故滕公子孫更爲孫氏　前燕錄曰魏初莫護
跋率部落入居西遼時燕代多冠步揺諸部因謂之步
揺後音訛爲慕容且以爲氏　崔鴻三十國春秋夏錄
曰赫連勃勃下書曰朕之皇祖自北遷幽朔姓攺幽奴
氏音殊中國故從母氏爲劉子而從母之姓非礼也朕
將以義易之帝王者係天爲子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
連氏庶協皇天之意其非正統皆以鐵伐爲氏庶朕宗
族子孫剛鋭如鐵皆堪伐人　北史曰宿石朔方人祖
若根魏明元時賜姓宿氏石尚公主　三國典畧曰周
蔡祐陳留圉人齊安郡守襲之子也有膂力便騎射太

祖以其戰功賜姓大利稽氏　北齊書曰徐之才聰辯
強識尤多劇談公私會聚多相嘲戲嘗嘲王昕姓云有
言則誑近犬則狂加頸足而爲馬施角尾而爲羊昕無
以對又嘗宴賓客時盧元明在座戲弄之才姓云卿姓
徐字乃未入人之才即嘲元明姓盧字安亡爲虐在丘
爲虛生男成虜配馬爲驢嘲元明二字去頭是兀明出
頸是無明滅半是無日變聲是無盲元明亦無以對
隋書曰尉義臣父崇不從尉遲迥後復與突厥戰死高
祖嘉之將賜姓爲金氏訪及羣臣鮑宏曰昔項伯不同
項羽漢祖賜姓劉氏秦真父能死難魏武賜姓曹氏請

賜以皇族高祖曰善　事文類聚曰唐太宗詔高士廉
與岑文本等覈天下譜牒參攷史傳作氏族志　唐高
士廉傳曰高宗詔太原王范陽盧滎陽鄭清河博陵二
崔趙郡隴西二李凡七姓十家不得自爲婚也　唐書
曰康國即漢康居之國也其王姓溫月氏先居張掖祁
連山北昭武城爲突厥所破南依葱嶺遂有其地皆以
昭武爲姓示不忘本也　又曰李全畧本姓王名簡長
慶初鎮州軍亂穆宗以簡嘗爲將召問其計簡遂極言
利害願有以自效明年擢拜橫海軍節度使賜姓李氏
名全畧以寵之　新唐書曰林蘊辯給嘗有姓崔者

矜氏族蘊折之曰崔杼弑齊君林放問禮之本優劣何
如邪其人俯首不能對　唐柳芳論曰尚書領護而上
爲甲姓九卿若方伯者爲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爲
丙姓吏部正員外郎爲丁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國史
補四姓者鄭盧李崔皆爲鼎甲又太原王亦四姓之匹
五代史曰桑維翰舉進士主司惡其姓桑喪同音人
勸勿舉進士維翰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　聞見後錄
曰文彥博本姓敬其曾大父避石晉高祖諱更姓文至
漢復姓敬入宋其大父避翼祖諱又更姓文初敬氏避
諱各用其一偏或爲文氏或爲苟氏然敬字從茍非苟

也從支非文也俱非其一偏也　元史列傳曰太平字
允中姓賀氏名惟一至正六年拜御史大夫故事臺端
非國姓不以授太平固辭詔特賜姓蒙古而改其名

姓氏三　改姓附

原 請族　錫姓 左傳無駭卒羽父請氏與族禹貢書 曰錫土姓注以所生之土賜之爲姓
官族　庶姓 左傳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注謂 取其舊官舊邑之稱以爲族又曰韓熙
姓也我不 可以後之 命展　賜金 又曰公命以字爲展氏注無 駭公子展孫故爲展氏漢
書金日磾七世内侍本以休 屠作金人祭天故賜金氏 倉庚　王葛 漢食貨志 武帝時爲
史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氏今倉氏庚氏是也世 說晉王導與諸葛恢爭族姓王曰人言王葛不言葛
王何也諸葛曰譬如驢馬不言馬驢豈驢勝馬耶 增 賜李　封松 唐武德二年勅本李姓 徐世勣賜姓李
人 爲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二　姓氏　十六）
歸朝廷詔授勳業州總管封英國公賜姓李又李元諒
本姓駱賜姓李 古今姓纂秦始皇遇雨避松下封其松
爲五大夫後人因氏焉 馭馬　埋羊 漢馬援先趙奢爲馬服君其後
子孫因以爲姓 母埋之因後以事發 搜神記晉有傳能馭馬有袒手向以羊肉惟吉祥存焉 因以姓 舊羊氏稱
盧　麥實 天中記盧思道晉直通謂後之家封是姓封曰盧 異聞錄隋麥鐵杖因朝之後考其賜以姓曰 北史隋麥鐵杖不好何相經 明人實以成姓是人敵 因爲麥氏
令之奇姓 麥是何
原 別生分類　保姓受氏 也賜姓 別氏其曰姓別氏生分 分其類族注 類生
傳曰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絶祀無國無之 其所生以賜姓
因生以賜　胙土而命 左傳
姓因其所生之賜以姓 又曰胙之以土而命之氏 族由氏 以陳因生之故以類諸也 陳爲
氏　昭穆定品 後漢第五倫傳其先齊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爲氏 次第爲
冷撰族姓昭穆以定十卷上疏進之以爲可徒所勸及以備原之物致 因
用廣益多聞以稱定品違法爲司徒以所勸詔以備原之物

功命氏　居官爲姓 前見 增 推律　知苗 笙易得氏 衛論
曰孔子吹律自知殷之苗裔也 新唐書陸羽不知所 生或言有得之水濱畜之既長 不知其姓以易自筮
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 以陸爲氏名而字之鴻漸 原 改姓　推律
指樹　爲漢書京房字君明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 劉
伯陽生于李樹下指樹爲姓 晉書劉
婁　疎束 史記婁敬姓陽以字改姓疎 去之爲束氏
張祿　陶朱 范睢亡出魏易姓名曰張祿 又史記范蠡出其後爲陶朱公
馬矢　稽山 齊號 晉書嵇康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譙有嵇山家于其側因而命氏
氏　改是　冒衛 民家
古者建姓或以所生或以事 析文字繇少兒通與以人爲
從青封家與姓 人 生敘冒姓衛 改陳　蒙灌 本生民衛無上可氏 本述以官也
部　人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二　姓氏　十七）
月婦父故改姓東漢二千石爲楚
嵩要舍人得幸進之家爲姓羅
原 因名　王孫　獨孤 源 孤竹君本姓臺台氏改姓 書 謂墨台氏
名其後去台氏太改姓墨氏 肆 傳 竹 又 孤竹君之子伯夷叔齊之後
傳曰墨子之後人有王孫賈 關伯與王孫氏 曰墨 增 改墨　同
曰其家以王朝因吳秦人 太子晉 宮 人 鮮于氏 書 左傳墨
事其先有功聚暮 秦 同 時
禮記漢吳鄭齊魯先本 孤 元 人
在北 孤 考 三十六部中其 改 其 秩 本 爲 秦 姓
改玉 爲東
文伯者是其後也 漢武時有公王帶 東方朔傳朔 字 曼倩 平原厭次人 又 漢
仲和 郟成 又漢書 又曰 其先以 成 帝 爲東
之車丞相子孫入省中因以爲氏 衣 車 丞 子孫 傳 名 日 又 成 爲
得乘小車出入省中時人因號曰車丞相 後姓 改 爲 出 又 故
其文王第五子 其先 仙 鄭 叔 武 之 後 周 文王 子
文王子武叔之後 鄭氏 胡孫 氏 雅 鄭 所
子孫去邑爲成氏 郟兒　凡氾 又 陶 父 封
改爲成氏 邑 子孫 姓 爲 又 曰 伏
東漢有氾氏 本姓凡氏因避亂 許于　共洪
避地河本 以 其 又 曰 于 又 注 大 陽
避地氾水 故改姓氾 爲 共氏 水 本共 曰 又 許 注 陽
陽湯火大注

後也得仙道改姓于夫妻偕隱西山
又曰共本古共工之後因避仇改姓共
改越　冒朱
又曰越本夏少康之後姓姒越王句踐裔孫無疆為楚
所滅子孫遂以國為氏又河南官氏志越勒氏改為越
氏　又曰宋范仲淹三歲而孤隨母改適長山朱氏冒
姓朱後舉進士復改本姓故謝啟云志在投秦入境遷
攜夫張祿名非霸越　又曰唐席宗本出
乘舟乃效于陶朱　籍席　愼眞　安定晉大夫籍懷
之後十三代孫琛避項羽名改姓席氏　辛革　黃
又曰宋眞德秀本姓愼避孝宗諱改姓眞
王
本傳唐辛替否本夏皆封支于于革辛革智相近逢
為辛氏　柳黃吳記大宜之川有土田始黃神為人
時居其地傳著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
黃氏始莽黃門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
黃王聲相近又自本　肆考周文王季弟
其所以傳古者蓋驗　號郭　伶泠　號叔受封于泠或
謂之郭因以為氏公羊傳云號謂之郭聲之說也後又
曰古伶綸之後音訛為令黃書令豐令褒年見其也
避仇改為客變
衆據本姓蘇雖仇改姓為袁第
五伶官未達客河東受姓氏稱王

伯齊報燕注來太　黃改胡　慶為賀　肆考東漢胡廣
原上嘗所畫舜徐　本姓黃五月五
日生父棄之胡公見而舉之遂姓胡　晉書賀姓本
齊公族慶封之後漢侍中慶純避安帝諱改為賀氏
姓氏四　改姓附
原　諸侯以字
白楷諸侯位卑不得賜　先謚為族　左傳
姓故臣因其王父字也　為謚
因以為族注或以步　增　炎黃裔　唐張說曰古未有姓
人之諡稱以為族　自炎帝之姜黃帝之
蝦始因所生　封為氏　文王封子時叔于尤其後為流
地而賜之姓　氏武王封秦伯曾孫于賜其後
為闕氏晉樂侯封少子成師于韓為韓氏晉獻公封畢
蕭于魏為魏氏宋公子段食于楮其後為楮氏宋太公
食于蕭為蕭氏楚貴皇食于苗為苗氏晉叔向食于楊
為碣氏杞之後食于婁為婁氏就之後食于歐山之陽
為歐　名為氏　虢伯袁之後為袁氏齊公子高後為高
陽氏　氏衞公子惠孫後為孫氏宋公子樂父
後為樂氏宋司寇牛父後為　官為氏　春秋時祭仲初
牛氏魯閔子騫後為騫氏　為祭封人事封

璽書後　字為氏　朱子語錄以字為諡稱恐諡本氏字
以為氏　如鄭子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
駟之後如此之類所謂　牛馬　象載牛弘為吏部侍郎
以字為氏因以為族也　有選人馬敞者形貌畏
懸弘輕之側臥食果于部敵口曾踊扶鳳馬謂言天上
下今見扶風馬驢得驢亦不假敵應聲曰嘗闡龍西牛于
石不用輪今見龐西牛臥　肉譜　合壁唐李守素為倉
地打草頭弘驚起遂與官　曹參軍通姓氏學號
肉語虞世南與論人物歡曰肉譜定可畏許敬宗曰此
名豈雅目邪世南曰昔任彥昇通經時稱五經笥今以
倉曹為人　為世譜　廢史歐陽修蘇洵各為世譜文忠
物志可乎　依漢年表明允以禮大宗小宗為
次雖師不同皆　改姓　去邑氏朱　周封邑陽之後子郝
足以改其世次　後為楚所滅子孫去
去邑而　去邑為于　周武王封子邢叔子孫　木改太
氏朱　以鄗為氏去邑而氏于
肆考端木本子貢之　謝射　天中記漢大夫穆盧射成
後因避仇改姓木氏　本姓謝名服天于命為籽
軍出征以姓謝名服　冒曹　肆考韶曹摽本姓夏候父
不祥改為射氏名儀　冒曹　嵩為中常侍曹騰養子冒

姓曹　改師　晉尚書師馬姓司　改元　肆考南中多危
氏　馬師諱改姓帥　姓有惡其稱者
或改為　改勃　又曰魏武帝改瀧　又曰古有尉
元氏改　章王孝文為勃氏　元也　改尉　繚著書號曰
尉繚子可南氏志魏苟仁者改其後也　古今姓
尉有尚書令尉元宇者改提甘後元　改負　索負半
子枚云本姓劉氏彭城典宋里人歸宋宗字以忠陵劉遵考
子起郡郎姓之後氏宋陳擬人冒號為鄭以木茨宮此伍貧
冒鄭　時新唐書為魚鄭及用律人號為鄭木族
唐李元亮本姓安少　洗字去水　又曰閩人避王
為騎奉先養子冒姓路　審知諱沈字去
水為　敬塘之石　五代史石敬塘其父臬捩
維本出于西夷冒姓石
劉　五代史劉知遠其先　金陵冒唐
沙陀部人冒姓劉　號國錢文文穆王冑
之曰金陵李氏始以唐
且如鄭校閱有孔氏者人則謂之孔夫子復
取譬也　肆考宋秦檜無子取妻兄
何怪哉　冒泰
王大笑　王煥肇子婧養之冒姓泰

名字一 同名字 改名字併載

增禮記曰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 白虎通曰人必有名何以吐情自紀尊事人者也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三月名之何天道一時物有其變人生三月目煦亦能笑與人相更荅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故禮服傳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于祖廟名之于祖廟者謂子之親廟也明當爲宗祖主也一說名之于燕寢名者幼少卑賤之稱也寡畧故于燕寢殷以日名子何殷家質故直以生日名子也尚書言太甲帝乙武丁也于臣民亦得以甲乙生日名子何不使亦不

止也以尚書道殷臣有巫咸有祖巳也何以知諸侯不象王者以生日名子也以太王名亶甫王季名歷此殷之諸侯也不以子丑爲名何曰甲乙者榦也子丑者枝也榦者本末貫故以甲乙爲名也名或兼或單何名子非一或聽其聲以律定其名或依其事傍其形故或兼或單也依其事者若后稷是也棄之因名爲棄傍其形者孔子首類尼丘山故爲之名也 又曰人所以有字何冠德明功敬成人也故禮士冠經曰賓北面字之曰伯某甫又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所以五十乃稱伯仲者五十知天命思慮定也能順四時長幼之序故以伯

仲號也 泰記曰君之于臣先生之于其門人名之可也至于同官之于僚黨同姓之于昆弟同門之于朋友可以稱其字而不可斥其名故公羊傳曰名不如字者非謂其人之名不如其字尊乃謂爲人所字則近乎見尊爲人所名則近乎見卑也古之君子之名子也必以信義而擇淑令所以詳其名也不以官職所以殊其名也不以畜幣所以重其名也不以隱疾所以顯其名也遍告內外所以昭其名也書曰藏之所以寶其名也賤者避焉所以貴其名也冠而有字所以尊其名也名成乎禮字依乎名名字之本字名之末也爲本故尊爲末

故卑尊故其禮詳卑故其事畧也且婦人無名故賤于丈夫野人無名故賤于學士名者巳之所以尊尊者之所以命巳字則巳之所接卑卑者所以稱巳未有用之于尊而爲卑用之于卑而爲尊者也

名字二

增禮記曰二名不偏諱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也 左傳曰子同生公問名于申繻對曰夫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若唐叔虞魯公子以德名爲義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以類命爲象若孔子首象尼丘山遂名取于物爲假若伯魚生人有饋之魚故名鯉取于父爲類若子同生有與父同

者
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又曰成季之
生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又曰楚鬬伯比淫
于䢵子之女生子文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畋見之使
收之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故命之鬬穀於菟
又曰鄭文公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巳蘭曰余爲伯儵
而祖也以是爲而子蘭有國香人服媚之以夢告文公
公與之蘭而御之遂生子名曰蘭　漢書曰鄭當時字
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而高祖令諸故項
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　漢
劉向傳曰向本名更生恭顯誣譖周堪張猛死更生傷

之乃著疾讒摘要救危及世頌凡篇依興古事悼巳及
同類也遂廢十餘年成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
用更名向　劉子曰莊里有人字其長子曰盜次子曰
毆盜持衣出壽其母呼之曰盜吏因縛之其母呼毆喻
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盜幾至于殪　東
觀漢記曰廉范爲蜀郡守令民不禁火百姓皆喜家得
其願時生子皆以廉爲名者千數　風俗通曰袁賀字
元服祖父京爲侍中安帝始加元服京入賀而賀始生
因名之曰賀而字元服　魏志曰鄧艾棘陽人年十二
隨母至頴川讀故太丘長陳寔碑文言爲世範行爲士

則艾遂自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與同者故改焉　孟
宗別傳曰宗爲豫章太守民思其惠路有行歌故時之
生子者多以孟爲名　江表傳曰顧雍從蔡伯喈學專
一清靜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謂曰卿必成就今以吾
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　吳錄曰雍字元歎言爲蔡
邕之所歎也　江祚別傳曰祚爲南安太守民思其德
生子多以爲字　晉書曰阮孚母祖姑家胡婢也父咸
遁之生孚咸遺姑書曰不意今日遂生胡兒姑荅曰靈
光殿賦云胡人遥集于上楹便可以遥集爲字咸從之
　崔鴻前涼錄曰李弇隴西狄道人也本名梁妻姓梁

張駿戲之曰卿名梁妻姓梁夫妻同稱子孫將何以目
其舅氏昔耿弇以少年立功立事吾今賴卿有同于耿
氏乃賜名曰弇　又曰吐安成紀平庄人也少慷慨讀
書見許褚而慕之乃自字虎侯　蜀李書曰賈夷字景
叔梓潼人也武帝素聞夷名重之皇子雅生因名賈夷
　南史袁昂本名千里齊永明中武帝謂曰昂昂千里
之駒在卿有之今改卿名爲昂即字千里　宋書曰王
景文美風姿好言元理少與陳郡謝莊齊名太祖甚相
欽重故爲太宗娶景文妹而以景文名名太宗　又曰
頴竣爲丹陽尹加散騎常侍先是竣未有子而大司馬

江夏王義恭諸子爲元凶所殺至是並各產男上自爲制名名義恭子爲伯禽以比魯周公之子名玟子爲辟彊以比漢張良之子　又曰謝莊五子颺朏顥從瀹世爲莊名子以風月景山水　又曰廢帝諱昱字德融小字慧震明帝長子也太宗諸子在孕皆以周易筮之卽以所得之卦爲小字故帝字慧震　梁書曰張嵊字四山初嵊父稷爲剡令至嵊亭生之因名嵊　南史曰陳文帝嘗謂宣帝曰我諸子皆以伯爲名汝諸子宜用叔爲稱宣帝因以訪毛喜喜卽自條自古名賢杜叔英虞叔御等二十餘人以啓之文帝稱善　後魏書曰游肇

字伯始高祖賜名尚書令高肇世宗之舅爲百僚懾憚以肇名與己同欲令改易肇以高祖所賜秉志不許高肇甚銜之世宗嘉其剛梗　又曰太和初宋弁爲殿中郎中高祖嘗因朝會之次歷訪治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聲姿清亮進止可觀高祖稱善久之因而大被知遇賜名爲弁意取弁和獻玉楚王不知寶之也　三國典畧曰周陸逞字季明綏德郡公通之弟也初名彥字世雄魏文帝嘗從容謂之曰爾既溫裕何乃字世雄且爲世之雄非所宜也于爾兄弟又復不類遂改焉　唐書曰負半千字榮期始名餘慶舉童子房喬齡異之長

與何彥先同事王義方以邁秀見賞義方嘗曰五百年一賢者生子宜當之因改今名　又曰姚崇始名元崇以與突厥叱剌同名武后時以字行開元世避帝號更以今名　傳信記曰賀知章爲秘書監有高名告老歸吳中上嘉重之將行上曰何所欲知章曰臣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賜之上曰爲道之要莫若信孚者信也宜名孚知章再拜受命久而謂人曰上何謔我耶吳人孚乃爪下爲子豈非呼我爲爪子耶　舊唐書曰唐李正已反將斷江淮路德宗以張萬福爲濠州刺史召見謂曰先帝改卿名者所以褒卿也朕以爲江淮草木亦知卿威名若從先帝所改恐賊不知是卿也復賜名萬福

唐劉賓客嘉話曰杜相鴻漸之父名鵬舉父子而似兄弟之名鵬舉父嘗夢有所之見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塡其字未作者刊名于上杜問曰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記得姓下是鳥偏傍曳脚而忘其字乃名鵬舉而謂之曰汝不爲相卽世世名鳥旁而曳脚也鵬舉生鴻漸而名字亦前定矣況其官與壽乎

名字三　同名字　改名字　雙名　婦人附

原制義　待事　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成禮易則生亂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　左傳

哲旌生子將侍事而名之楊州之役護焉名曰楊
州敘孫護長狀備如因名之子曰備之如芭籠欲比生之寤

生 升卿
左傳鄭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不爲虔
謂程父爲獄吏有陰德曰吾子孫何必與皇甫

九卿升者遂名
謂字州三明

三明 二稱
後漢段熲字紀明皇甫規字威明張奐字然明並知名京師

騎京堪字子明輝後漢周羣字
朝孫言後有充闡之師號二
生完苻堅國中有誥云慶因名
子聞爲名

充閻 應石
公閻有子晉之二十弟
子石以應之爲名 桓溫子曰寶
石生子溫因名之 公字

因實 依諱
文爲其子作名皆依諱以見其志
父字之處道弟子字仲元深字道沖
王子字沖名子字子元 志有奇

易避 小同
王肅子字子雍 名易避 小同 故作書見志
使女之曰以名元思義不虛爲名也

德康名子字康成鄭玄子
所成國益成傳康成易子字今太子名融
康成以其手文叙已名之遺小腹同子
人師以其恩 事難險身有恩孔名

幼名 冠字
生三月子曰禮云 晉書譽引之學及學融也
後漢黃巾 漢後 云子

父觀名之 冠而字之 所以正名
禮定心意 序者宗所以崇仁夫名者所以
馬乃上命許其前 西京雜記 義生長幼
伯魚 叔
增 有者

命帝賜
唐書陸贄字敬輿 後生子 其以 宣帝 相元與尹氏亦 自神仙之人
昔傳子曰 唐 書相 先 陸
賜 馬 先生 男 寺 佐 中 名 云

可以吉曰甫名之紹 唐書是陸贄 先元方子乃賜也
初啟宗曰子能補之 書陸 生 名
索

繼志 遠
而曰 此有 遂 之 贊 宗 命 也 唐 李 繼
國史補曰馬燧二子 義孫 始謂生 宗 名也 之 曰 李繼 素 祖 立 退

孫志遠 始名 而 素立 奉使 遂 名 曰 古有
待事名子者吾鳴此役可命子孫矣 家人 志 曰 功
有功

以義
唐楊收 收其 唐 程 曰 華 始 爲 蘭 陵 蕭 德 宗 以 其 子 發 名 假 有 收 功 發 以 日 春 華 爲
義假以夏爲義皆有文以學登第 唐楊 收 義 遺 直 爲 始 名
嚴義以冬爲西 河 有 大 功 爲 賜 名

抱玉 應辰
名李重璋抱玉始明

皇以其職本名洋紹興五年進士第一帝更賜名
字聖錫 宋汪應辰 名 剛正

忠義
唐陸堅初名陸希明皇嘉其剛正賜名堅宋紹興中李
世輔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高宗紹

金人犯鄜延經略使王庶募間者世輔往應募後金人
陷延安欲授永奇父子官永奇泣曰我宋臣也不欲事
金
全家被害世輔歸朝世輔得二十六人奔夏永奇
卒被害也輔竟自夏歸宋嘉其忠義賜名顯忠

德

素 方穀
合肥王紹少爲吏顏氏兼所立字曰素
孝廉李暮美會 吏 民 諸 冊 紀功 詔 李 素 程
爲 肆

之辭未有字詔曰因書方凡正人 字 慶
富方穀卿宜字當之 厲 名 門 合
慶門 禮闡

唐楊綰後傳曰 名 字 日
之慶也因字曰慶門 復 須 爲 與 爲 侍 徐 何 郎 文 兼 楊 氏

御史 其子曰 慶 其 官
李曰禮闡又曰 胥 其 官

賜令名 易故字
上 陳 武 抱 玉 傅 注

武有子陳水令 陳 君 奇 之 故 易 其 故 字 惡 長 曰 蒙 是 以 之
故老稱漢使蘇武 武 執 志 字 不 服 單 于 曰 其 本 籍 是
嘉其志遂名之曰又欲令人因字之顯曰曰某戎本

胡人石勒石虎諱胡曰國人字 姓 名

名字驚座
投杼 漢陳遵 昨 漢 之 陳 有 公 與 以 豪 同 姓 名
所 在 每 人 至 陳
曰 陳 孟 公 坐 中 莫 不 動 聞 至 而 非 因 號 陳
驚 座
門 人 曰 曾 有 與 曾 子 同 姓 名 而 殺 人 者 人 以 告 曾 子 之 母
人 曾

原 同

母織如故 人來告之 不信 及三 投杼而起
與人以告 平原君 秦 昭 王 聞 魏 齊 在 平 原 君 所
合 趙 胡 亥 韓 非 與 毛 遂 同
韓 胡 毛 遂 知 非 韓 之 客
西京雜記 平原君門下有客死人 毛 遂 井 而 墮
毛遂 韓 胡 者

與胡同姓名 漢 書 東 方 朔 與 上 言 非 上 與 韓 批 比 胡 人 曰 胡 有 時
游 城 寨 花 食 風 御 人 同 退 上 復 批 對
不 名 虎 爲 之 寒 東 王 二 人 大 夫 宣 帝 時

王褒 李充
有漢宣帝時有 王 褒 字 子 淵 蜀 人 諫 大 夫
帝 王 褒 爲 上 寵 而 李 充 晉 元 帝 爲 漢 人 宣 帝 又
書 左 射 王 褒 兩 李 充 字 子 弘
增

時人字大通 人 字 以 參 軍 字
書 兄 弟 同 北 軍 後 寫 博 士 一 晉 時 人 以 家 字 弘
度 善 隸 書 妙 參 鍾 索 征 北 將 軍 諸 袁 引 爲 參 軍 以 家 字 康

陳咸 王商
漢 相 大 尉 御 史 中 丞 字 萬 年
求 出 外 除 侍 郎 陳 咸 漢 成 帝 中 子 康
仕 至 中 書 令
王 商 漢 成 帝 時 大 司 馬 王 商 與 一 成 都 侯

子 也 又 一 人 成 哀 閒 一 爲 書 大 司 馬 王 封 成 都 侯 漢 成
帝 外 戚 一 爲 丞 相 封 樂 昌 侯 一 爲 大 司 馬 封 成 都 侯

韓信 李膺
東漢 漢 高 帝 時 韓 信 一 人 有 封 楚 王 其 一 接 封 韓 王 者 名 爲
李 膺 東 漢 李 膺 字 元 禮 人 之 徒 問 曰 今 李 膺 何 如

覽 謝 門 宗 李 膺 爲 使 至 鄴 武 帝 謂 之 曰 今 李 膺 其 對 如
昔 李 膺 對 曰 昔 事 桓 靈 之 主 今 遣 堯 舜 之 君 帝 嘉 其 對

張衡 楊震
東漢時 有 張 衡 嘗 作 二 京 賦 四 愁 詩 隋 楊 帝 嘗 幸 其 宅
有 御 史 大 夫 張 衡 隋 楊 帝

兩楊震一東漢人明經博覽號關西夫子延光中爲太尉一趙宋代州崞人弓馬絕倫討方臘有功 鄭

衆 史岑 兩鄭衆一字仲師漢明帝遣使匈奴不爲屈一章帝朝宦官字季產每頒賞則辭多受少

兩史岑一字子孝在王莽末一字孝山在嘉和之際 李通 江革 光武時固始侯李通

魏武時都亭侯李通爲漢中郡將一字休[illegible] 兩江革一字大翁爲梁御史中丞 莊蹻 王

莽 楚有兩莊蹻一莊王時大盜一莊王裔孫一將兵至滇遂自王 兩王莽俱漢時人一爲右將軍一爲大司

馬篡位者 陳賈 張遼 一見孟子一宋孝宗時爲監察御史請禁道學 兩張遼一爲魏征東

將軍字文遠一爲漢荊州刺史字叔高 鄭弘 楊時 兩鄭弘一字稚卿漢宣帝時爲南陽

太守一字巨君第五倫爲會稽守召署督郵累遷爲臨淮太守 兩楊時一宋程門弟子字中立[illegible]宗時爲國子

祭酒一丹稜人累官朝請郎 徐幹 李綱 兩徐幹一爲曹操掾[illegible]唐書李

綱字文紀少讀微尚風節始名瑗慕張綱爲人岐嶷宋史李綱字伯紀高宗時爲相 李益 蔡

人部

京 唐有李尚書益字君虞長于詩與李賀相埒每一篇出樂工爭求之時又有宗人庶子李益同在朝故世

稱尚書爲文章李益庶子爲門戶李益以別之 宋朝左庶子蔡京時相以爲有吏才奏遣制置[illegible]

爲政苛慘人怨之貶崖州司戶不肯之官敕賜自盡宋時亦有蔡京爲宰相 周撫 王

珪 晉有彭城內史周撫又王敦傳亦有周撫[illegible]行者 唐王珪與魏徵同時宋仁宗時有王珪號三旨

相 劉毅 蕭鈞 兩劉毅一晉武時[illegible] 南齊[illegible]蕭

瑀從子唐太宗時率更令 張說 李渤 兩張說[illegible] 元忠[illegible]

人張說字道濟[illegible] 之與兄涉俱隱少室山宋李渤[illegible]

大夫 安期 處沖 [illegible]

字一王 湛字 原 稱南北 別小冠 [illegible]

南北元[illegible]漢杜欽字子夏時杜鄴亦字子夏俱有名欽擯目時人號爲盲子夏欽惡其號稱疾見更若小

冠杜人因號小冠子夏 增 同帝王 齊聖賢 新唐苗晉卿十子發丕堅粲垂向昌

稷望咸粲德宗時官至郎中陸贄欲進粲官帝不許曰晉卿往攝政有不臣之言又名其子皆與帝王同等

宜與外官贄爲奏辯帝然之而粲官終不顯天中記 宋齊台始字超回江台符賠書請之曰足下齊大聖以

爲名超亞聖以稱字齊丘大慙改字子高 四王喬 三邵平 一周時吹笙漢明帝時

飛舄一蜀人食肉芝一爲鍊丹武陽人居蠶氏仙人庵 邵平有三人一爲秦東陵侯種瓜者一爲陳勝狥廣陵

者見項羽傳一爲齊王相者見齊哀王傳皆戰國時人 孔安國 王孫賈 天中記兩

孔安國一孔子十一世孫爲漢武帝博士一晉孔愉子以儒業顯孝武時甚蒙禮遇安帝時爲尚書左僕射

兩王孫賈一爲衛大夫一爲齊大夫 兩秋胡 三張儉 西京雜記杜陵秋胡者能

通尚書善爲古隸字爲翟公所禮欲以女妻之或曰秋胡已經娶而失禮妻遂溺死不可妻也

門投北者一唐人字師約大宗時爲管州都督征高麗

一宋真宗時解升因爲名 數事令亦有此姓名 兩徐邈 三賈逵 魏徐邈字景山武帝

[illegible] 兩張載 三

李密 [illegible]

張昌宗 葉夢得 [illegible]

游肇 高肇 盛度 丁度 [illegible]

五公孫 [illegible]

弘 兩朱買臣 [illegible]

一在越斷始爲王劉一爲萬平建侯一在明帝時爲出
州從事交通楚王英一肆考兩朱買臣一武帝時爲會
稽太守梁元帝時爲武昌一太守 增 改名字武改乂 巖爲龔 又唐初爲
名武憲宗時因進見諫曰陛下今日偃武修文群臣當
順承上意請改乂帝悅時王承宗兵方罷又恐天子
銳意于武故因以諷又柳渾初名載朱泚亂半載奏言
臣名向爲賊所污且載于文從戈非偃武所宜乃更名渾
南漢劉龑初名巖九年白龍見南宮三清殿改元白
龍因更名曰龑以應龍見之祥又有胡僧言讖書滅劉
者龑也乃採周易飛龍在天之義爲龑字以名焉 李繼昭 趙保吉 唐昭宗時有孫
德昭者賜姓名爲李繼昭宋太宗時李繼遷降以捷因
以李昭讚捧爲節度使賜姓名趙保忠
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 原 已孤不更 爲後故改 已孤不更名禮記不君子
名諸葛喬字伯松瑾第二子本字仲愼亮未
有子求喬爲後瑾啓權吳王而遣之故改其字 名慕
相如 字本京兆 人史司馬長卿名犬子慕藺相如之爲人遂改名曰相如後漢趙岐傳岐
人初

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于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 改名曰
生 加日爲昱 楚王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名曰生注云易其名也子文孫克黃
也程昱本名立少時嘗夢上太山兩手捧日太祖曰卿當爲吾腹心乃于立上加日而爲昱 增 雙名
婦人 好好 端端 姓張唐人爲沈著作所 姓李唐善和坊妓 愛愛 英
英 姓楊唐錢塘人 唐楊虞卿妾 賽賽 眞眞 姓武唐錢塘妓人 柳將軍張佐妓又與韓唐
直卿通者爲謝眞眞與 辭述古通者爲沈眞眞 燕燕 鶯鶯 唐崔鶯鶯唐張佐妾與元稹姓
私其與張浩然爲李鶯鶯 私者爲李鶯鶯 惜惜 姓毛宋高郵妓又羅仁 灼灼 女名惜惜居善
之 盼盼 盈盈 同此名 姓關唐張建封妾又宋詩有姓費者唐亦 姓黃山谷書贈以詩 姓吳唐
妓女又與天寶中貴人妾同名 紫紫 紅紅 化名也山記 姓古張唐大曆中 婦名孤所
才人 瑟瑟 瓊瓊 詩姓蕭以憑天作元妃書文墨姓薛作大曆史 以溫諫帮丹後被凍 大琛

中才人又宋南渡後有妓馬瓊瓊 者與上序生朱藏纫情甚密 婢婢 東東 姓馬即東
妓唐上亦參寥者實掉亡 妓詩惟有側輪東上揮耳邊長名似叫東東 舉舉 蓮
蓮 姓鄭唐妓女巧之諧 許龍先遲多畫之 妓爲王諸字士昭所容卷狀元 佳佳 蘇
蘇 姓張唐妓六七歲女時少私而有聰慧結髮能之辨音律與王鄴 佛奴 唐人妓 心心
山山 元李時心妓本下良家宗子育因元父初喪小夫唱身 小小 當當
姓蘇南齊人錢塘名妓故坊名籍官妓後出家 蘇小肆孝姓李元敵坊名妓後聽合後有

名字四

原 嘉名 楚詞皇考曰伯 庸肆余以嘉名 世子同名 禮大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
三月而名 禮記子生三月父執子之右 手咳而名之 二十而字
又曰男子二十而字 君臣同名 公羊傳向日宋公與獻公同名 穀梁傳日君臣同名君子不

尊人之名 稱人之親所名君 名失則愆
不諱之臣易名所以重父命也 二名
非禮 公羊傳曰仲名此何以名非禮也二名不諱 禮記云二名不偏諱
下 求名而亡 名此之爲所 增 無野 左傳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以名其子宣伯 又 齊惠公之御有
以其賤不敢言也人取見而收生之因名于野曰無野不舉 敬容
也有其異乳不爲之 公羊傳 曰名日
事文類聚作何小數爲容文爲容尚書令爲茂于小學爲術口拙于草隸書
名之敬字大宋苟爲大文容字大令爲父小爲術
哉之曰公宋容不能奇大 百藥 李百藥隋內史德林之子幼多疾祖母趙以百藥爲名
父亦不以小敬 犬 可結爲姐護二
門以名 嗣恭 唐今爲少好學 房嗣恭始名下最明皇以神鳥爲姑(?)爲
百藥 張嗣恭 因賜 貢禹 同名字 爲天下至高祖時以有識之稱爲 貢禹 張禹
名嗣恭 漢文帝時有貢禹
一漢張禹字伯達襄國人安帝元朝爲太傅封安鄉侯 又 漢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元帝朝爲丞相封安昌侯
王愷 崇爭來一 晉武帝時丹陽尹 安帝時
王渾 晉有兩王渾一爲涼州

刺史一濟之父錄尚書事 王乂 兩王乂一衍父一壻父 王澄 兩王澄一爲衍弟字平子一爲濟弟字道深

原 改名字 梅福變名 漢梅福傳福變名姓隱于吳市門卒

范雎變名 詳改姓

增 成汭改名 成汭少無行使酒殺人亡爲浮屠後又入賊中爲賊帥假子因改姓名爲郭禹

商記姓名 輟耕錄松江全世昌嘗買廢宅修葺前廳梁內有墨成金世昌三字必昔時客商所記姓名人以爲有定數云

商冒姓名 建康城南曾公大爲人持重居官淸廉登第之後拔建昌新城縣居家待闕尚隔兩年一日立于門外忽見一人自名俾而至選口新知建昌新城縣事曾宜歟公大甚驚少間有一人來車而至問爲何官曰曾知縣也延之上坐問其諱則曰公大詢其登第之年又同曾曰姓同名同官同而年又同此其故何也其人起而謝曰某昨于部中見此姓名注授知其屬歷故冒姓名爲商耳不知爲公也今當更之曾公大笑亦不致詰問眞仁人也

名字五

增 詩晉陶潛命子詩曰卜云嘉日占亦良時命汝曰儼字汝求思溫恭朝夕念茲在茲尚想孔汲庶其企而厲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于我旣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日居月諸漸免于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

增 記宋陸龜蒙雜記曰邰侯姜女之生子也始棄之命之曰棄宋鈎司徒之生女也始棄之亦命之曰棄邰爲稷官蒸民賴之宋棄美而生佐幾移宋國名之同也奚傷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形之類也奚病擇其道如何耳

增 説宋陳傅良章子林子名説曰古人之名唯其遇焉斯取之矣非擇也商而上迭以甲乙命蓋雜紊而無別下至于周諱行而名始尊然曰顛曰夭非美詞也而取之以名春秋之世猶不厚乎名衞有石惡晉有駿戾齊有陳逆楚有屈蕩周有史佚夫數詞者皆人之愧焉而至不美者也而取之以名展禽發泄若是者則有取乎物之賤者以自名下而漢晉士以名相高唐以來士無陋名名美而人才日卑嗟乎岩于其内而不張于其外急乎其外而不勵乎其内古今人之異也宜哉吾友章子林子皆恥夫擇名之不祥而請更于予予何吝于名哉而二子之請甚矣其非古人之意也名不若人汲汲乎求治之心不若人則姑徐徐而已耳盍亦反其本乎雖然二子以自治之請來予又何可辭之于是名章子曰用中林子曰毅章子愿而因林子弱而浮以其名之得微中乎心夫二子而由是焉反之其猶二子之益友乎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彼里名豈足以浼其孝哉而君子亟去焉亦合外内之道也然則二子之請于予予不吝于二子雖非古人之意是亦古人之意而已矣

又朱甥子臧名説曰吾兄有朱甥者每過予持尺紙拱而問名焉予曰爾何名之問也人能美名名不能美人

淑爾身雖陋爾名人不汝議也爾身之不淑假而以丘軻自號焉天下莫之予矣是故古之為名姑用是焉別稱道而已矣臧否不係也爾何名之問也雖然童子而知問名可嘉也凡人之善自一念而為之患莫大于無慕學莫強于自與爾知重而名則必知重而身矣由是一念足以為善矣吾故名汝曰子臧而猶未汝字越十年吾將汝考焉而不負吾名字汝未晚也　馬存字侯孟說曰侯孟名夫求予為之字說予不得其意而謂之曰君以夫自名者豈慕灌將軍之為人也邪君以夫字孟者豈慕洛陽劇游俠之為人邪二子非全人儒生法士之所諱道也予以為人各有所長甚非一介淺淺者之所知推鋒陷堅決死售敵名聞三軍勇冠天下不喜諂諛而重然諾此灌將軍之所長也剛橫不遜果于犯上使氣杯酒間乃所短耳吳楚舉大事而向京師大將軍得之則知諸侯無能為使諸侯得之則大將軍必以為憂一人身為兩軍之輕重此劇游俠之所長也起匹夫之私不顧國家之公議乃所短耳吾欲剔去二子之所短而收其所長持以贈君幸君無辭而受之可乎　朱晦庵字劉瑾說曰古之君子學以為己非求人之知也故從師親友以求先王之道心思口講而躬行之既

自得于己矣而謙虛晦默若無有焉今之人則反是以譬之古之君子如抱美玉而深藏不沽今之人則以石為玉而又衒之劉氏生瑾自其先大父大夫公而予之名矣將冠以其父命來求字予字之曰懷甫告之以古人之意瑾也勉旃毋以石為玉而又衒之也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二

人部二十二　諱　闕情

諱一

增山堂肆考曰夫諱非古也周人以謚易名於是有諱禮故曲禮入國而問諱然所謂諱者諱死不諱生也又有不諱者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

諱二

增齊東埜語曰周頌祀文武祝之樂歌雖曰克昌厥後噫嘻曰駿發爾私此廟中不諱也春秋傳公名申而書戎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仲幾莊公名同而書同盟此臨文不諱也文王諱昌而箕子陳洪範曰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厲王諱胡而宣王時詩曰胡不相畏胡為虺蜴周禮有昌本之俎詩有厥發之詠大誥弗棄基不諱后稷棄字孔子父叔梁紇而春秋書臧孫紇成王諱誦而吉甫作誦之句正在其時此詩書不諱也　顏氏家訓曰凡避諱者皆須得其同訓以代換之桓公名白博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修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為布皓

腎腸為腎修也　史宋世家注曰莊子曰宋桓公行未出城門其前驅呼辟蒙人止之以為狂也司馬彪云呼辟使人避道蒙人以桓公名辟而前驅呼辟故為狂也

天中記曰西漢景帝諱啟史記微子啟作微子開武帝諱徹以徹侯為通侯蒯徹為蒯通宣帝諱詢以荀卿為孫卿元帝諱奭以奭氏為盛氏　四朝聞見錄曰漢呂后諱雉封禪書謂野雞夜雊一作鳴文帝后諱阿春以春秋為陽秋武后諱曌以詔書為制書鮑照為鮑昭今鳳花中都謂鳳兒花光宗后慈懿李氏名鳳娘六宮避諱稱曰好兒女花　天中記曰東漢明帝諱莊相襲謂莊為嚴莊光為嚴光莊君平為嚴君平殤帝諱隆以隆慮為林慮安帝父諱慶以慶氏為賀氏　又曰范曄父名泰後漢書郭林宗為郭太鄭公業為鄭太　合璧事類曰魏司馬朗字伯達九歲客有犯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　地志曰吳黃龍三年嘉禾生由拳改縣曰禾興後孫皓父名和改曰嘉興　兼明書曰吳主之女名二十而江南人呼二十為念北人不為之避也　天中記曰晉諱司馬師以師保為保傅以京師為京都諱司馬昭以昭穆為韶穆昭君為明君韋昭為韋曜　又曰王羲之祖諱正每書正以為初

月或作一月餘則以政字代之　晉禮志曰太元十三
年召孔安國爲侍中表以王愉名犯私諱不得連署求
解有司議云名終諱之有心所同聞名心瞿亦明前誥
而禮復云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無私諱先王
祐名犯父諱聽許換曹蓋是恩出制外耳夫皇朝禮大
百僚備職編官列曹動相經涉若以私諱人遂其心則
移官易職遷流莫已　輿地志曰晉東海王越世子名
毗中宗爲越所表遣渡江故改毗陵爲晉陵　又曰趙
辟石勒諱羅勒爲蘭香馬勒爲轡錢武肅王諱鏐劉家
爲金家留住爲駐住　顏氏家訓曰梁武小名阿練子

孫皆呼練爲絹乃謂銷鍊物爲銷絹物恐乖其義或有
諱雲者呼紛紜爲紛煙有諱桐者呼梧桐樹爲白鐵樹
便似戲笑耳　續墨客揮犀曰王僧彥父名師古嘗自
呼硯爲墨池謂鼓爲皮棚人或誤犯輒以他事中之曾
知嶺南一郡有李彥古者以進納得官過郡請謁遂題
刺云永州司户參軍李墨池皮棚謹祗候參僧彥一見
大喜示其子弟曰本人當如此矣　南史曰王亮王攸
之子爲晉陵太守在職清公有美政時有晉陵令沈瓚
之性麤疎好犯亮諱亮不堪遂啟代之瓚之怏怏乃造
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爲猷字當作酋

旁安犬猶字爲犬傍安酋或有心悠無心攸乞告示亮
不及屨下牀跣而走瓚之撫掌大笑而去　顏氏家訓
曰劉縚緩綏兄弟並爲名器其父名昭一生不爲照字
唯依爾雅火傍作炤耳然凡文與正諱相犯當自可避
其有同音異字不可悉然呂尚之兒如不爲上趙壹之
子倘不作一便是下筆即妨是書皆觸也　北史曰宋
如周以府僚隨蕭督至度支尚書嘗有人訴事於如周
謂爲曾作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
周曰爾何人敢呼我名其人慚謝曰祇言如州官作如
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則不敢喚

如州官作如州如周大笑曰令卿自責見侮反深衆咸
服其寬雅　又曰熊安生字植之將通名見徐之才和
士開二人相對以之才諱雄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羣
公哂之　因話錄曰韓僕射皐嘗病小瘡令醫傅膏藥
藥不濡皐因問之醫云天寒膏硬皐笑曰韓皐實是硬
的竟不以爲過　天中記曰隋帝諱忠凡郎中皆去中
字侍中爲侍內中書爲內史中盧爲次盧魏徵隋書凡
忠字皆謂之誠煬帝諱廣以廣樂爲長樂廣陵爲江都
　吳地記曰蘇州滸墅本名虎疁唐氏諱虎錢氏諱鏐
因改名　游宦記聞曰唐太宗諱世民故今時葉弃皆

去世而從云漏泄絏紲皆去世而從曳民則易而從氏
昬愍泯之類至今猶或從氏也　天中記曰高宗諱治
凡言治皆曰理明皇諱隆基太乙神君基民基並改爲
其字隆州爲閬中代宗諱豫以豫章爲鍾陵德宗諱适
改括州爲處州穆宗諱恒以恒山爲常山　埜語曰王
元后父諱禁以禁中爲省中武后父諱華以華州爲太
州　天中記曰李翺父名楚金故爲文皆以今爲玆
又曰崔胤五拜相權傾天下其父慎由人改呼油爲麻
膏避其諱時號爲麻膏相公　翰府名談曰楊行密據
江淮至今滁人謂荇溪爲菱溪杏爲甜梅揚州民呼蜜

爲蜂糖　雲麓漫抄曰梁朱溫父諱誠改城爲牆又改
曰州如東都州南州北是也　五代史補曰馮道在中
書有舉子李導投贄所業馮戲謂曰老夫名道秀才不
可謂不知然亦名道於禮可乎李抗聲對曰相公是無
寸的道字小子是有寸的導字何謂不可馮笑曰老夫
不惟名無寸諸事亦無寸吾子可謂知人矣了無慍色
籍川笑林曰馮道門客講道德經首章有道可道非
常道門客見道字是馮名乃曰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
不敢說　猗覺寮曰錢元瓘在浙浙人以一貫爲一千
青箱雜記曰宋太祖諱匡胤語訛近香印故賣香印

者不敢斥呼鳴鑼而已仁宗諱禎語訛近蒸故呼蒸餅
爲炊餅　又曰劉溫叟父名岳終身不聽樂不遊嵩岱
每赴内宴聞鈞奏則涕泣移時曰若非君命則不至是
吹劍錄曰寇準當軸人避其諱去十爲准至今書承
用之　天中記曰蘇子瞻祖名序故以序爲敘或改作
引字　老學菴筆記曰承平時有宗室名宗漢自惡人
犯其名謂漢字曰兵士舉宮皆然其妻供羅漢其子授
漢書宮中人曰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八大阿羅兵士太
保請官教點兵士書都下鬨然傳以爲笑　聞燕常談
曰薛肇明謹事蔡元長至戒家人避其名宣和末有朝

士新買一婢頗熟事因會客命出侑尊忽一客語及京
字婢遽請罰酒問其故曰犯太師諱一座駭愕婢具述
先在薛太尉家每見與賓客會飲有犯京字必舉罰平
日家人誤犯必加叱詈太尉脫或自犯則自批其頰以
示戒云　稗史曰錢良臣自諱其名幼子頗慧凡經史
中有良臣字輒改之一日讀孟子今之所謂良臣古之
所謂民賊也遂改云今之所謂爹爹古之所謂民賊也
殊爲可笑

諱三

增 正征　杜度 正義正周正建子之正也始皇以正月旦生於趙因名爲政後以始皇諱故音

徵資暇集杜恕篤論云杜伯度名操字伯度曹魏時以其名同武帝故隱而舉字後人見其姓杜字伯度又削去伯字呼爲杜度 **秀爲茂** **淵作海** 肆考漢光武諱秀改秀才爲茂才 天中記唐高祖諱淵故唐人稱劉淵爲劉元海 **改鍾爲蔣** **易虎爲龍** 肆考吳孫權立蔣子文廟於鍾山因避祖諱改爲蔣山 天中記唐高祖之祖諱虎字延壽作史者易石虎以季龍易韓擒虎以韓擒 **乞換他郡** **改爲辭曹** 又晉咸和元年將徵蘇峻司徒王導欲出王舒爲外援乃拜舒撫軍會稽內史舒上疏以父名會不作會朝廷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陳音雖異而字同乞換他郡於是改會爲鄶 又曰晉羊祜爲荊州刺史及卒有遺愛州人爲諱其名改戶曹爲辭曹 **稱嚴必泣** **因樂不歡** 顏氏家訓臧逢世嚴之子也孝元時牧江州遣往建昌督事郡縣民競修箋書有稱嚴寒者對之必流涕 丁用晦芝田錄韋翼有重名生平不飲酒不務歡爲家諱樂也 **更授少傅** **改擢司門** 肆考唐源乾曜遷太子少師避祖名更授少傅 又曰唐李涵由御史大夫擢太子少傅呂渭建言涵父名少康當避宰相崔祐甫善其言改擢司門員外郎 **鑱去皐名** **易以孟姓** 又曰唐韋暢父皐沒蜀人德之凡刻石著皐名者皆鑱去其文以諱之 又曰唐王維初過郢州畫孟浩然像於刺史亭因名其亭曰浩然亭咸通中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改號曰孟亭皮日休作記 **因辭詹事** **不受舍人** 又曰劉宋范泰拜太子詹事以父名寧固辭朝議以禮不諱嫌名乃居之 又曰唐賈曾授中書舍人以父名忠固辭不受議者以中書是曹司名曾父名音同字別於禮無嫌曾乃就職 **避會作當** **更名曰右** 石林燕語尚書省文字下六司諸路例皆言勘會至曾魯公爲相始作勘當以其父名會避之也 五代石昂爲高行節度使符習召以爲臨淄令習朝京師監軍楊彥朗知留後昂以公事入府上謁贊者以彥朗諱石更昂姓爲右昂趨於庭仰責彥朗曰常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拂衣起昂即趨出解官 **遇石不踐** **呼酒犯名** 山堂肆考宋徐積以父名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則避不踐 世說曾桓寶賢呼人

溫酒道其父名既而曰英雄正自[illegible]殊

諱四

增 **諱君** 左傳魯大夫申繻曰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注僖侯名司徒武公名司空二山具敖獻公名具武公名敖 **諱父**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同子驂乘爰指趙談與父同諱故曰同子 **不諱君名** 肆考三國志稱不諱其君名如功以權成提員序吳主之名也 **請長吏諱** 又曰晉王述爲揚州刺史初至郡主簿請諱報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 **不犯人名** 孔帖柳沖傳晉太元中賈弼撰姓氏簿狀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篇甄別士庶無所遺宋王弘劉湛好其書每日對千人不犯一人諱又梁武帝詔王僧孺改百家譜合二百七十二卷議在祕閣王弘好其書日對千客不犯一人諱 **益羹犯名** 肆考宋殷淳字子孚與何勖共食羹美淳美盡勖匕以益殷羹美勖司空無忌子也淳徐[illegible]勖以何無忌陳 **改門** 南史宋明帝名彧進封諸世子鳳好安請王改華林鳳莊門爲望賢門太極東堂畫鳳凰爲通爲神鳥而改鸞鳥爲神雀 **避犯友名** 顏氏家訓楊都一士人諱審而與沈氏交沈與其書止書名不書姓 **避太子諱** 肆考唐憲宗方爲太子子紹避諱改名時議者以爲路侍薦曰自古故事由不漢僧之人殷之不可復正起鄙何諱 **不諱父名** 侯鯖錄王立之云老杜家諱閑而杜詩中有翩翩戲蝶過閑幔之句 **改弘爲崇** 五代史郭崇韜父諱弘宰相豆盧革等皆諂事之因他事奏改弘文館爲崇文館 **諱官枉法** 青箱雜記宋杜衍嘗言父母之諱在我而已也人何與焉故公帥并州時門吏請家諱衍曰下官無所諱但諱取枉法贓 **諱吏有贓** 翰府名談包拯尹京兆府屬家諱拯[illegible]曰曰吾無所諱皆諱吏有枉法者 **不諱字** 朱子語錄或問子思稱夫子爲仲尼先生曰古人未嘗諱其字 程先生曰予年十四從周茂叔伊川亦嘗呼明道表德 又顏氏家訓謂孔子弟子記事書皆稱仲尼呂后微時嘗字高祖字季至漢袁種字其叔曰絲王丹與侯霸子語稱霸爲君房江南至今不諱字也 **不諱名**

諱錄唐人尚不諱名故杜詩云白也詩無敵李詩曰飯顆山頭逢杜甫改準為貨石林詩話京師舊有平準務自漢以來有是名蔡魯公以其父名準改為平貨務

諱五

增 唐韓愈諱辯曰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有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愈曰律云二名不偏諱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也律云不諱嫌名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晳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氏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奏未聞諱滸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耶為不可耶 宋朱晦菴論諱曰周人以諱事神然雖詩與噫嘻詩皆不為文武

特不敢指曰文王昌武王發若泛用二字則不諱如穆王名滿其後有王孫滿襄王名鄭諸侯亦有衛侯鄭雖曰魯以獻武廢二山是特當時為尊者諱故改具敖之名而承襲不易厥後又有公孫敖亦足以見泛而言之未嘗諱也

閨情一

原 詩曰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又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又曰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於室 又曰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又曰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 又曰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又曰燕爾新婚如兄如弟 又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又曰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

閨情二

原 詩序曰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 左傳晉叔向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 又晉文公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季隗曰我二十五年矣又

如是而嫁則就木焉　漢書曰張敞爲婦畫眉帝知問之敞曰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此者　又曰李夫人得幸武帝而卒上憐閔焉圖畫其像於甘泉宮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上曰夫人病亦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向歔欷而不復言上不悅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獨不可一見上囑託兄弟耶夫人曰不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夫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愛弛上所戀戀念我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

故必畏惡吐棄我尚肯復思錄其兄弟哉　世說曰王渾妻鍾夫人每嘗卿渾渾曰詎可爾妻曰憐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　又曰荀奉倩妻曹氏有豔色妻嘗病熱奉倩乃出中庭取冷還以身熨之妻亡人弔不哭而神傷無幾奉倩亦卒　又曰孫楚妻亡至祥仍為詩以悼之王武子見其文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此使人增伉儷之重　風俗通曰有張伯偕仲偕兄弟形貌絕相類仲偕妻新妝竟忽見伯偕乃戲問曰今日妝飾好否伯偕應之曰我伯偕也妻乃趨避之須臾又見伯偕猶以爲仲偕告云向大錯誤伯偕曰我故伯偕也

閨情三

原牽衣　斂枕魏文帝詩將適千里道妻子牽衣袂　禮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

徙容反　攀李　樹萱攀桃李兮不忍別詩曰焉得萱草言樹之背顧言思伯使我心痗

作泥　化石古詩妾作濁水泥不歸身化石於山之上望夫　織迴文

守空牀竇滔妻織錦迴文以寄滔　古詩空牀難獨守

閨情四

原詩古詩曰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又曰蘭若生春陽

涉冬猶盛滋願言追昔愛情款感四時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　魏曹植詩曰攬衣出中閨逍遙步兩楹閒房何寂寞綠草被階庭空穴自生風百鳥翩南征春思安可忘憂戚與君幷佳人在遠道妾身單且煢歡會難再遇芝蘭不重榮人皆棄舊愛君豈若平生寄松爲女蘿依水如浮萍齋身奉衿帶朝夕不墮傾儻終顧盼恩永副我中情　又曰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借問歎者誰云是蕩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沈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妾

心將何依　又徐幹室思詩曰人靡不有初想君能終
之別來歷年歲舊恩何可期重新而忘故君子所尤譏
寄身雖在遠豈忘君須臾既厚不爲薄想君時見思
晉陸機擬青青河畔草詩曰靡靡江蘺草熠熠生河側
皎皎彼姝女婀娜當軒織粲粲妖容姿灼灼美顏色良
人遊不歸偏棲獨隻翼空房來悲風中夜起歎息　又
擬蘭若生春陽詩曰嘉樹生朝陽凝想封其條執心守
時信歲寒終不凋美人何其曠的的在雲霄　張華情
詩曰北方有佳人端坐鼓鳴琴終晨撫管絃日久不成
音憂來結不解我思存所欽　又曰君居北海陽妾在
江南陰縣邈極修塗山川阻且深承歡注隆愛結分投
所欽銜思守篤義萬里託微心　又詩曰遊目四野外
逍遥獨延佇蘭蕙緣清渠繁華蔭綠渚佳人不在兹取
之欲誰與巢居知寒風穴處知陰雨不曾遠別離安知
慕儔侶　梁簡文帝春宵詩曰花樹含春叢羅帳夜長
空風聲隨篠韻月色與池同綵牋徒自擘無信往雲中
　又曉思詩曰晨禽爭學囀朝花亂欲開爐煙入斗帳
屏風隱鏡臺紅妝幾盡淚蕩子何當來　又冬曉詩曰
冬朝日照梁含怨下前牀帷褰竹葉帶錢轉菱花光會
是無人見何用早紅妝　又秋閨夜思詩曰非關長信

別詎是良人征九重忽不見萬恨滿心生夕門掩魚鑰
宵牀悲畫屏迴月臨堦度吟蟲遶砌鳴初霜隕細葉秋
風吹亂當故妝猶累日新衣襞未成欲知妾不寐城外
擣砧聲　又倡樓怨節詩曰朝日斜來照户春鳥爭飛
出林片光片影皆麗一聲一囀煎心上林紛紛花落淇
水漠漠苔浮年馳節流易盡何爲忍意含羞　又春別
詩曰別觀蒲萄帶實垂江南豆蔻生連枝無情無意又
如此有心有意徒別離　又詩曰可憐淮水去來潮春
隄楊柳覆河橋淚痕未燥詎終朝行聞玉珮已相要
又詩曰桃紅李白若朝妝羞持憔悴比新芳不惜暫住
君前死愁無西國更生香　又元帝寒閨詩曰烏鵲夜
南飛良人行未歸池水浮明月寒風送擣衣願織迴文
錦因君寄武威　又閨怨詩曰蕩子從遊宦思妾守房
櫳塵鏡朝朝掩寒牀夜夜空若非有懽悅何事久西東
知人相望否淚盡夢啼中　又別詩曰昆明夜月光如
練上林朝花色如霰花朝月夜動春心誰忍相思今不
見　又曰試看機上蛟龍錦還瞻庭裏合歡枝映日通
風影珠幔飄花拂葉度金池不聞離人當重合唯悲合
罷會成離　又曰門前楊柳亂如絲直置佳人不自持
適言新作裂紈詩誰悟今成織素辭　又曰日暮徙倚

渭橋西正見流月與雲齊若使月光無近遠應照離人
今嗔啼　又曰別羅花枝不共攀別後書信不相關欲
覔行人寄消息依常潮水嗔應還　又曰三月桃花合
面脂五月新油好煎澤莫復臨時不寄人漫道江中無
估客　武陵王蕭紀夜夢詩曰昨夜夢君歸賤妾下鳴
機極知意氣薄不著去時衣故言如夢裏頻得雁書飛
范雲擬古詩曰自君之出矣羅帳咽秋風思君如蔓
草連延不可窮　王僧孺為人傷近而不見詩曰嬴女
鳳凰樓漢姬柏梁殿詎勝仙將死音容猶可見獨我一
心人同鄉不異縣異縣不成隔同鄉更脉脉脉脉如牛

女幽幽寄一語　蕭子顯春別詩曰翻鶯度燕雙比翼
楊柳千條共一色但看陌上攜手歸誰能對此空中憶
又曰幽宮積草自芳菲黃鳥著樹情相依爭風競日
常聞響重花疊葉不通飛當知此時動妾思慙使羅袂
拂君衣　又曰銜悲攬涕別心知桃花李花任風吹本
知人心不似樹何意人別似花離　劉緩閨怨詩曰別
後春池異荷盡欲生冰箱中剪刀冷臺上面脂凝纖腰
轉無力寒衣恐不勝　又秋閨詩曰樓上起秋風絕望
秋閨中燭溜花行滿香然奩欲空徒交兩行淚俱浮妝
上紅　吴均閨怨詩曰胡笳屢悽斷征蓬未肯還妾坐

江之介君戍小長安相去三千里參差書信難四時無
人見誰復重羅紈　又曰春草可攬結妾心正斷絕綠
鬢愁中改紅顏啼裏滅非獨淚如珠亦見珠如血願為
飛鵲鏡翩翩照離別　又古意詩曰賤妾思不堪採桑
渭城南帶減連枝繡髮亂鳳凰簪花舞依長薄鵞飛愛
綠潭無由報君信流涕向春蠶　庾肩吾春宵詩曰征
人別來久年芳復臨牖燭下夜縫衣春寒偏著手願及
歸飛雁因書向高柳　又冬曉詩曰鄰雞聲已傳愁人
竟不眠月光侵曙後霜明落曉前縈鬟起照鏡誰忍插
花鈿　劉孝綽春宵詩曰春宵猶自長春心非一傷月

帶圍樓影風飄花樹香誰能對雙燕暝暝守空牀　又
冬曉詩曰冬曉風正寒偏念客衣單臨妝罷鉛黛含淚
剪綾紈寄語龍城下詎知書信難　又古意詩曰燕趙
多佳麗白日照紅妝蕩子十年別羅衣雙帶長春樓怨
難守玉堦悲自傷對此歸飛燕銜泥繞曲房差池入綺
幕上下傍雕梁故居猶可念故人安可忘徒然顧枕席
誰與同衣裳空使蘭膏夜炯炯對繁霜　何遜閨怨詩
曰曉河沒高棟斜月半空庭窗中度落葉簾外隔飛螢
含情下翠帳掩涕閉金屏昔期今未反春草寒復青思
君無轉易何異北辰星　又詠倡婦詩曰曖曖高樓暮

華燭帳前明羅帷雀釵影寶瑟鳳雛聲夜花枝上發新
月霧中生誰念當窗牖相望獨盈盈　劉孝儀閨怨詩
曰本無金屋寵長作玉階悲一乖西北麗寧復城南期
永巷愁無歇應門閉有時空勞織素巧徒爲團扇詞佳
牀終不共何由橫自私　劉孝威冬曉詩曰妾家邊洛
城慣識曉鐘聲鐘聲猶未盡漢使報應行天寒硯水凍
心悲詩不成　劉孝先春宵詩曰夜樓明月弦露下百
花鮮情多意不設啼罷未歸眠燈煌定若遠一信動經
年　又冬曉詩曰晨霞影翠帷思婦織霜絲經寒牽杼
澀釧冷調梭遲乍發倡樓粉貪赴遠人期　王筠閨情

詩曰月出宵將半星流曉未央空閨易成響虛室自生
光嬌羞悅人夢猶言君在傍　又向曉閨情詩曰北斗
行欲沒東方稍已晞晨雞初下棲曉露上褰衣衾裯徒
有設信播果相違詎忍開朝鏡羞恨掩空扉　又春遊
詩曰叢蘭已飛蝶楊柳半藏鴉物色相煎蕩微步出東
家既同翡翠翼復如桃李花欲以千金笑迴君流水車
　陸罩詩曰自憐斷帶日偏恨分釵時留步惜餘影含
意結愁眉徒知今異昔空使怨成思欲以別離意獨向
靡蕪悲　鮑泉寒閨詩曰行人消息斷空閨靜復寒風
急朝機燥鏡暗曉妝難從來腰自小衣帶就中寬　鄧

鏗閨怨詩曰暫別猶添恨何忍別經時叢桂頻銷葉庭
樹幾攀枝君言妾貌改妾畏君心移終須一相見併得
兩心知　又月夜閨中詩曰閨中日已暮樓上月初華
樹陰緣砌上窗影面牀斜開屏爲密畫卷帳照垂花誰
能當此夕獨處類倡家　蕭子暉春宵詩曰夜夜妾偏
樓百花含露低蟲聲繞春岸月色思空閨情語長安驛
辛苦寄遼西、又冬曉詩曰步欄光欲通曙鳥向西東
燭滅傳餘氣帷香開曉風繁花無處盡還銷寒鏡中
劉遵秋閨詩曰螢飛綺窗外妾思霍將軍燈前量獸錦
簷下織花紋墜露如輕雨長河似薄雲秋還百種事衣

成不暇薰　蕭子雲春思詩曰春風蕩羅帳餘花落鏡
奩池荷正捲葉庭柳復垂簷竹柏君自改團扇妾方嫌
詎能憐故素終爲泣新縑　何思澄古意詩曰故交不
可忘猶如蘭桂芳新知雖可悅不異茱萸香妾有鳳皇
曲非無陌上桑薦君君不御抱瑟自悲涼　朱越賦得
蕩子行未歸詩曰坐樓愁出望息意不思春無奈園中
柳寒時已報人捉梳羞理鬢挑朱懶向唇何當上路晚
風吹還騎塵　陳陰鏗南征閨怨詩曰湘水舊言深征
客理難尋獨愁無處道長宵不自禁逢人憎解佩從來
懶聽音唯當有夜鵲南飛似妾心　又秋閨怨詩曰獨

眠鮮已慣秋來只自愁火籠恒煖脚行障鎖牀頭朝含
黛俱斂啼將粉共流誰能無限別唯守一空樓　李爽
山家閨怨詩曰山中多早梅荆扉達曙開竹巾君自折
荷衣誰為裁行雲無處所人住在陽臺、張正見山家
閨怨詩曰王孫春好遊雲騎不勝愁離鴻暫罷曲別路
已經秋山中桂花晚勿為俗人留　又賦得佳期竟不
歸詩曰良人萬里向河源倡婦三秋思柳園路遠寄詩
空織錦宵長夢反欲驚魂飛蛾屢繞帷前燭衰草還侵
階上玉衛啼拂鏡不成妝促柱繁絃還亂曲時忿年移
竟不歸偏憎寒急夜縫衣流螢映月明空帳疎月從風

入斷機自對孤鸞向影絕終無一雁帶書飛　江總賦
得空閨怨詩曰蕩妻怨獨守盧姬傷獨居琵上調絃落
機中織素餘自羞淚無燥獨覺夢成虛復嗟長信閣寂
寂往來疎　又為姬人怨服散詩曰天寒海水慣相知
空牀明月不相宜庭中芳桂憔悴葉井上疎桐零落枝
寒燈作花羞夜短霜雁多情恒結伴非為隴水望秦川
直置思君腸自斷薄命夫壻好神仙逆愁高飛向紫煙
金丹欲成猶百鍊玉酒新熟歲千年妾家邯鄲好輕薄
特忿仙童一丸藥自悲行處綠苔生何悟啼多紅粉落
莫輕小婦狎春風羅襪也得步河宮雲車欲駕應相代

羽衣未去幸須同不學蕭史還樓上會逐姮娥戲月中
又閨怨詩曰寂寂青樓大道邊紛紛白雪綺窗前池
上鴛鴦不獨自帳中蘇合還空然屏風有意障明月燈
火無情照獨眠遼西水凍春風少薊北鴻來路幾千願
君關山及早度念妾桃李片時妍　又曰蜘蛛作絲滿
帳中芳草結葉當行路紅臉脈脈一生啼黃鳥飛飛有
時度故人雖故昔經新新人雖新復應故　增唐沈佺
期古意詩曰盧家少婦鬱金堂海燕雙棲玳瑁梁九月
寒砧催木葉十年征戍憶遼陽白狼河北音書斷元菟
城南秋夜長誰為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　劉

廷芝擣衣篇曰秋天瑟瑟夜漫漫夜白風清玉露溥燕
山遊子衣裳薄秦地佳人閨閤寒欲向樓中縈楚練還
來機上裂齊紈攬紅袖兮愁徙倚盼青砧兮悵盤桓盤
桓徙倚夜已久螢火雙飛入簾牖西北風來吹細腰東
南月上浮纖手此時秋月可憐明此時秋風別有情君
看月下參差影為聽莎間斷續聲絳河轉兮青雲曉飛
鳥鳴兮行人少攢眉緝縷思紛紛對影穿針魂悄悄閨
道還家未有期誰憐登隴不勝悲夢見形容亦舊日為
許裁縫改昔時緘書遠寄交河曲須及明年春草綠莫
言衣上有斑斑只為思君淚相續　又晚春詩曰佳人

眠洞房回首見垂楊寒盡鴛鴦被春生玳瑁牀庭陰幕
青鵲簾影散紅芳寄語同心伴迎春且薄妝　郭振子
夜春歌曰陌頭楊柳枝已被春風吹妾心正斷絕君懷
那得知　張九齡賦得自君之出矣詩曰自君之出矣
不復理殘機思君如滿月夜夜減清輝　金昌緒春怨
詩曰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
西　王維早春行詩曰紫梅發初遍黃鳥歌猶澀誰家
折楊女弄春如不及愛水看妝坐羞人映花立香畏風
吹散衣愁露霑濕玉閨青門裏日落香車入游衍益相
思含啼向綵帷憶君常入夢歸晚更生疑不及紅襟燕
雙棲綠草時　又羽林騎閨人詩曰秋月臨高城城中
管絃思離人堂上愁稚子階前戲出門復映戶望望青
絲騎行人過欲盡狂夫終不至左右寂無言相看共垂
淚　又閨人贈遠詩曰啼鶯綠樹深語燕雕梁晚不省
出門行沙場知近遠　又晚春閨思詩曰新妝可憐色
落日捲羅帷鑪氣清珍簟牆陰上玉墀春蟲飛網戶暮
雀隱花枝向晚多愁思閑窗桃李時　王諲閨情詩曰
日暮裁縫歇深嫌氣力微纔能收篋笥嬾起下簾帷怨
坐空然燭愁眠不解衣昨來頻夢見夫壻莫應知　王
昌齡閨怨詩曰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翠樓忽

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壻覓封侯　崔國輔古意詩曰
紅荷楚水曲彪炳爍晨霞未得兩回摘秋風吹却花時
芳不待妾玉佩無處誇悔不盛年時嫁與青樓家　李
白春思詩曰燕草如碧絲秦桑低綠枝當君懷歸日是
妾斷腸時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帷　又望夫山詩曰
顒望臨碧空怨情感離別江草不知愁巖花但爭發雲
山萬重隔音信千里絕春去秋復來相思幾時歇　又
烏夜啼詩曰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
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煙隔窗語停梭悵然憶遠人獨宿
空房淚如雨　又怨情詩曰美人捲珠簾深坐顰蛾眉
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　杜甫擣衣詩曰亦知戍不
返秋至拭清砧已近苦寒月況經長別心寧辭擣衣倦
一寄塞垣深用盡閨中力君聽空外音　薛維翰古歌
曰美人閉紅燭獨坐裁新錦頻放剪刀聲夜寒知未寢
又春女怨詩曰白玉堂前一樹梅今朝忽見數花開
兒家門戶重重閉春色因何入得來　又怨歌曰百尺
珠樓臨狹斜新妝能唱美人車皆言賤妾紅顏好要自
狂夫不憶家　朱琳閨緘怨詩曰夫壻邊庭久幽閨恨
幾重玉琴知別日金鏡識愁容懶寄雲中服慵開海上
封年年得衣慣且試莫裁縫　韋應物擬閨人詩曰黃

鳥何關關幽蘭亦靡靡此時深閨婦日照紗窗裏婧婧雙青蛾微微啟玉齒自惜桃李年誤身遊俠子無事久離別不知今生死 張仲素秋閨怨詩曰碧窗斜月藹深輝愁聽寒蛩淚濕衣夢裏分明見關塞不知何路向金微 孟郊古怨詩曰試妾與君淚兩處滴池水看取芙蓉花今年為誰死 李廓雞鳴曲曰星稀月沒入五更膠膠角角雞初鳴征人牽馬出門立辭妾欲向安西行再鳴引頸簷頭下月中角聲催上馬纔分地色第三鳴旌旆紅塵已出城婦人上城亂招手夫壻不聞遥哭聲長恨雞鳴別時苦不遣雞棲近窗戶 朱絳春女怨

詩曰獨坐紗窗刺繡遲紫荊花下囀黃鸝欲知無限傷春意盡在停針不語時 王駕古意詩曰夫戍蕭關妾在吳西風吹妾妾憂夫一行書信千行淚寒到君邊衣到無 施肩吾望夫詞曰手爇寒燈向影頻迴文機上暗生塵自家夫壻無消息却恨橋頭賣卜人 杜牧閨情詩曰娟娟却月眉新鬢學鴉飛暗砌勻檀粉晴窗畫夾衣袖紅垂寂寞眉黛斂依稀還向長陵去今宵歸不歸 又偶題詩曰有恨秋來極無端別後知夜闌終耿耿明發竟遲遲信已憑鴻去歸唯與燕期只應明月見千里兩相思 又春思詩曰豈君心的的嗟我淚涓涓

綿羽啼來久錦鱗書未傳獸爐凝冷豔羅幕蔽晴煙自是求佳夢何須訝晝眠 又秋日偶題詩曰荷花兼柳葉彼此不勝秋玉露滴初泣金風吹更愁綠眉甘棄墜紅臉恨飄流歎息是遊子少年還白頭 又秋夢詩曰寒空動高吹月色滿清砧殘夢夜魂斷美人邊思深孤鴻秋出塞一葉暗辭林又寄征衣去迢迢天外心 又閨情詩曰梧桐葉落雁初歸迢遞無因寄遠衣月照石泉金點冷鳳酣簫管玉聲微佳人力杵秋風外蕩子從征夢寐稀遥望戍樓天欲曉滿城鼙鼓白雲飛 又秋感詩曰金風萬里思何盡玉樹一窗秋影寒獨掩柴門

明月下淚流香袂倚欄干 又秋夕詩曰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卧看牽牛織女星 李商隱夜意詩曰簾垂暮半捲枕冷被仍香如何為相憶魂夢過瀟湘 又閨情詩曰紅露花房白蜜脾黃蜂紫蝶兩參差春窗一覺風流夢却是同衾不得知 劉威閨情詩曰山上有山歸不得湘江暮雨鷓鴣飛蘼蕪亦是王孫草莫送春香入客衣 馬戴春思詩曰初日照楊柳玉樓含翠陰啼春獨鳥思望遠佳人心幽怨貯瑤瑟韶光凝碧林所思曾不見芳草意空深 李頻春閨怨詩曰紅妝女兒窗下羞畫眉夫壻隴西頭

自怨愁容長照鏡悔教征戍覓封侯　曹鄴長相思詩曰剪妾身上巾贈郎傷妾神郎車不暫停妾貌寧長春青天無停雲滄海無停津遣妾空牀夢夜夜隨車輪　劉駕寄遠詩曰雪花豈結子徒滿連理枝嫁與征人妻不得長相隨去年君點行賤妾是新歸別早見未熟入夢無定姿悄悄空閨中蛩聲遶羅帷得書喜猶甚況復見君時　聶夷中起夜來詩曰念遠心如燒不覺中夜起桃花帶露濕立在月明裏　又雜怨詩曰良人昨日去明月又不圓別時各有淚零落青樓前　又曰生在綺羅下豈識漁陽道良人自戍來夜夜夢中到漁陽萬

里遠近於中門限中門逾有時漁陽常在眼　又曰君淚濕羅巾妾淚滴路塵羅巾今在手日得隨妾身路塵如煙飛得上君車輪　于濆邊陽行詩曰邊陽在何處妾欲隨君去義合齊死生本不誇機杼誰能守空閨虛問邊陽路　邵謁望行人詩曰登樓恐不高及高君已遠雲行郎即行雲歸郎不返嗟爲樓上人望望不相見若作轍中泥不放郎車轉白日下西山望盡妾腸斷　羅鄴春閨詩曰愁坐蘭閨日過遲卷簾巢燕羨雙飛管絃樓上春應在楊柳橋邊人未歸玉笛豈能留舞態金河猶自浣戎衣梨花滿院東風急惆悵無言倚錦機

又秋怨詩曰夢斷南窗啼曉烏新霜昨夜下庭梧不知簾外如珪月還照邊城到曉無　高駢閨怨詩曰人世悲歡不可知夫君初破黑山歸如今又獻征南策早晚催縫帶號衣　陸龜蒙閨怨詩曰白袷行人又遠遊日斜空上映花樓愁絲隨絮相逢著絆惹春風卒未休　韓偓五更詩曰秋雨五更頭桐竹鳴騷屑却似殘春間斷送花時節空樓雁一聲遠屏燈半滅繡被擁嬌寒眉山正愁絕　又寄遠詩曰眉如半月雲如鬟梧桐葉落敲井闌孤竹亭亭公署寒微霜淒淒客衣單想佳人兮雲一端夢魂悠悠關山難空牀展轉懷悲酸銅壺漏盡

開金鑾　又青春詩曰眼意心期卒未休暗中終擬約秦樓光陰負我難相偶情緒牽人不自由遥夜定嫌香蔽膝悶時應弄玉搔頭櫻桃花謝梨花發腸斷青春兩處愁　又閨情詩曰輕風滴礫動簾鈎宿酒猶酣懶卸頭但覺夜深花有露不知人靜月當樓何郎燭暗誰能詠韓壽香銷亦任偷敲折玉釵歌轉咽一聲聲入兩眉愁　又半睡詩曰臺照仍嫌瘦更衣又怕寒宵分未歸帳半睡待郎看　又春閨二首曰願結交加夢因傾瀲灩尊醒來情緒惡簾外正黃昏　氤氳帳裏香薄薄睡時妝長吁解羅帶怯見上空牀　又閨怨詩曰時光潛

去暗淒涼嬾對菱花暈曉妝初拆鞦韆人寂寞後園青
草任他長　蘇極寄遠詩曰遊子雖惜別一去何時見
飛鳥猶戀巢萬里亦何遠妾顏化爲霜日日下河梁若
能侵鬢色先染薄情郎　又思婦吟曰秋風雁又歸邊
信一何早攬衣出門望落葉滿長道一從秉箕帚十載
孤懷抱可堪日日醉羅帷不說思君令人老　杜荀鶴
春閨怨詩曰朝喜花艷春暮悲花委塵不悲花落早悲
妾似花身　張汯春夕言懷詩曰風透疎簾月滿庭倚
闌無事倍傷情煙垂柳帶纖腰軟露滴花房怨臉明愁
逐野雲銷不盡情隨春浪去難平幽窗謾結相思夢欲

化西園蝶未成　李中春閨詩曰塵昏菱鑑懶修容雙
臉桃花落盡紅玉塞夢歸殘燭在曉鶯窗外囀梧桐一
邊無音信暗消魂茜袖香裙積淚痕海燕歸來門半掩
悠悠花落又黃昏　鍾菱春思詩曰沈沈樓影月當
午冉冉風香花正開芳草迢迢滿南陌王孫何處不歸
來　韋莊閨月詩曰明月照前除爍花蕙蘭濕清風何
處來白露寒蟬急美人情易傷暗上紅樓立欲言無處
言但向姮娥泣　又閨怨詩曰戚戚彼何人明眸嫺於
月啼妝曉不乾素面凝香雪良人去淄右鏡破金簪折
空藏蘭蕙心不忍琴中說　又春怨詩曰自有春愁自

斷魂不堪芳草思王孫落花寂寂黃昏雨深院無人獨
倚門　黃滔閨怨詩曰妾家五嶺南君戍三城北雁來
雖有書衡陽越不得別久情易料豈在窺翰墨塞上無
煙花寧思妾顏色　崔道融春閨詩曰寒食月明雨落
花香滿泥佳人持錦字無雁寄遼西　又曰欲剪宜春
字春寒入剪刀遼陽在何處莫忘寄征袍　劉兼春怨
詩曰繡林紅岸落花鈿故去新來感自然絕塞杪春悲
漢月長林深夜泣湘絃錦書雁斷應難寄菱鏡鸞孤貌
可憐獨倚畫屏人不會夢魂縹緲戍樓邊　又征婦怨
詩曰金閨寂寞罷妝臺玉筯闌干界粉腮花落掩關春

又盡月圓欹枕夢初迴鸞膠豈續愁腸斷龍劒難揮別
緒關曾寄錦書無限意塞鴻何事不歸來　宋寇準江
南春詩曰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
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又未歸　錢惟演艷體詩曰
絳縷初分麝氣濃絃聲不動意潛通圓蟾可見還歸海
媚蝶多驚欲御風紈扇寄情雖自潔玉壺盛淚祇凝紅
春窗亦有心知夢未到鳴鐘已旋空　又曰香歇環沈
無限猜春陰濃淡畫簾開有時盤馬香猶爛盡日投壺
笑未迴蝶怨豈能重傳粉雉嬌疑待更求媒啼妝不治
金翹闇腸斷溫郎玉鏡臺　文同春閨詩曰枕席叢春

意窗紗漏曉光蠨蛸傷遠別鶗鴂感流芳妝匣蒸殘粉
熏爐試舊香洞房燈燭外只有夢悠揚　高九萬春情
詩曰天涯海角水雲寛人在吳頭楚尾間彈徹箜篌難
寄恨海棠深院獨憑欄　林景熙商婦吟曰良人滄海
上孤帆渺何如十年音信隔安否不得知長憶相送處
缺月隨我歸月缺有圓夜人去無回期回期倘終有白
首寧怨遲寒蛩苦相弔青燈鑒孤帷妾身不出幃妾夢
萬里馳　裴說寄邊衣詩曰深閨乍冷開香篋玉筯微
微濕紅頰一陣霜風殺柳條濃煙半夜成黃葉重重白
練明如雪獨下閶門轉淒切秪知抱杵搗秋砧不覺高
樓已無月時聞寒雁聲相喚紗窗只有燈相伴幾剪羅
紋又懶裁離腸恐逐金刀斷細想儀形執牙尺回刀剪
破澄江色愁撚金針信手縫惆悵無人試寬窄時時舉
手勻殘淚紅牋漫有千行字書中不盡心中事一半殷
勤託邊使　賀鑄妾春日詩曰獨倚危闌淚滿襟小園
春色懶追尋深思總是丁香結難展芭蕉一寸心　溫
婉寄遠詩曰小花靜院東風起燕燕鶯鶯拂桃李斜倚
紅牆卜遠人樓外春山幾千里　又譚意哥寄外詩曰
瀟湘江上探春回消盡寒冰落盡梅願得兒夫似春色
一年一度一歸來　陸放翁妾偶吟詩曰玉階蟋蟀鬧

清夜金井梧桐辭故枝一枕淒涼眠不得呼燈起作感
秋詩　鄧氏寄衣詩曰欲寄寒衣上帝都連宵裁剪眼
模糊可憐寛窄無人試淚逐西風灑去途　朱淑真春
詞曰屈指清明數日期紛紛紅紫競芳菲池塘水煖鸂
鶒並巷陌風輕燕燕飛柳帶萬條龍淑景游絲千尺舞
晴暉人間何處無春色秖是西樓人未歸　金劉祁征
婦詞曰青燈熒熒照空壁綺窗月上莎雞泣良人塞北
遠從軍獨妾深閨長太息憶初凝小嫁君時謂君早晚
擁旌麾如何十載尚與隸東屯西戍長奔馳秋風戎馬
臨關路千里持矛關上去公家事急將令嚴兒女私情
那得顧恨妾不為金鞲鞢在君腰下隨風埃恨妾不為
龍泉劒在君手内飛光焰慕君不得逐君行翠袖斑斕
空血染君不見重瞳成駕遊九疑蒼梧望斷猶不歸況
經沙場征戰地千人同去幾人回君回不回俱未見妾
心如石那可轉　元元好問歸舟怨詩曰渡頭楊柳青
復青閨中少婦動離情只從問得狂夫處夜夜夢到洛
陽城城南吹樯聲北雁鳴嚶嚶江流望不極相思春草
生　宋无妾薄命詞曰雲母屏琢春冰薄鮫女織綃蟬
翼輕比妾妾薄命比君君薄情紅錦拭鏡照膽明還疑
妾貌非傾城傾城從來有人妬況復君心不如故故人

心尚峯九疑新妾那能無故時補天天不高填海海不
深不食蓮菂不知妾心　又無題詩曰妝淺黛深凭綺
疏小郎新拜執金吾泣中言語分明怨裲上腰肢準擬
扶翠履鴛寒慵鬬草紅牙馬㛹羅樗蒲無人商畧心頭
事私向花前卜紫姑　成廷珪夜曲曰芙蓉樓前拜新
月寶鴨微薰透銀葉吴山楚水送遠遊不管閨中照離
别誰家玉鈎飛上天一似連環舊時缺缺多圓少將柰
何方寸愁腸萬里結爲郎白紵裁新衣又恐月圓郎未
歸　陳樵春日閨思詩曰白玉堂前雙燕飛堂中思婦
怨殘暉臂環寄遠青蕪合璧字題乾白鶴歸醉倚合歡

鷰葉暗愁尋豆蔻妬花肥窗間昨日同心錦染羅香絲
不上機　丁鶴年採蓮曲曰採蓮復採蓮下有孤鴛鴦
秋花不結實夜夜守空房　又曰朝採並蒂蓮暮綰同
心結不學綠楊枝含嚬送離别　劉仁本戍婦吟曰夫
君在邊戍妾身守孤幃往往備紉㓨不如頻寄衣衣到
恐遲遲不到妾不知欲知衣到未明年鴻雁歸　黄伯
暘香奩曲曰下堦拜新月空庭夜如水相思隔千里未
有團圓意　明劉基閨詞曰戎馬關山隔空閨鬢髮華
將何寄消息江樹總無花　又曰别却燈花蕊從教污
翠鈿幾回虚報喜誤妾不成眠　張憲房中思詩曰紅

纍作小梳貼龍盤漆鬒香泥擣守宫染透桃花骨白馬
不歸來倚牀弄紅拂桂陰綠團圓坐對玲瓏月。陳秀
民製衣詞曰妾把春蠶絲動向寒窗織織成鴛鴦紋洗
花染春色誰知裁剪時爲郎三歎息郎身别已久長短
今未識聊將夢中見彷彿試刀尺霜天萬里途持寄淚
沾臆願郎衣著時細看針線迹　又秋閨詩曰華月初
生夜高樓獨倚時天長人去遠秋半雁來遲寶瑟淒涼
調銀箏宛轉詞應知愁似海不解鬢成絲　高啟春夜
詞曰杳煙沉騎鞦千下銀燭光寒曲屏晝數漏聞過每
睡時月明微見隨游絲欲歸自踏娉婷影風動玉釵花

亦冷屋貯嬌愁鎖瘦紗青絲嘶騎醉誰家管絃不動空
臺樹夢與烏衣語中夜　揭軌秋思詩曰綺窗紅燭淡
秋光鳳帳流蘇滅夕香機杼隔花聞翠戸轆轤臨水凍
銀牀秋風紫塞書千里夜月清砧淚數行望斷金鞍秋
又杪芙蓉冷落玉池霜　孫蕡閨中聞子規詩曰交疏
日射房櫳曉碧樹初聞子規鳥驚回殘夢了無歡慘切
愁聲破清悄獨宿何曾下繡帷寧勞勸我不如歸鶯花
爛熳江南道好向遊人醉處啼　又秋閨詩曰涼夜蕭
蕭處處過玉樓高起逼天河西風瘦盡梧桐葉添得西
窗月影多　又曰夜漏沈沈似歲長小鬟貪睡懶添香

春風莫撼流蘇帳待妾分明夢一場　胡儼遠將歸詩
曰去年與郎別楊柳飛白雪今年候郎歸楊柳綠依依
聞郎買船下湘渚日日門前望行旅行人過盡乳鴉啼
徘徊日暮空延佇攬衣回洞房對鏡下新妝那知清漏
短但愛明月光月光照席涼於水帳裏燈花撒紅蕊好
事從來不浪傳明日升堂報姑喜　于謙秋閨詩曰深
閨夜勝年刀尺如冰冷縫紉不成眠轆轤響金井　袁
宗曉寒詩曰秋江夜雨芙蓉老翡翠雙飛下紅蓼鯉魚
風起鴻雁悲徹骨清寒夢魂杳碧紗如煙隔啼鳥龜甲
屏風香篆小阿侯白馬不歸來被冷鴛鴦洞房曉　夏
寅春夜詩曰寶鴨煙消幾縷香月移花影過長廊春情
一種無聊賴自起挑燈照海棠　又劉溥相思曲曰相
別誰知許久相思不道能深一夜五更妾夢千山萬水
郎心　蕭韶藥名閨情詩曰菟絲曾附女蘿枝分手車
前又幾時羞折紅花簪鳳髻懶將青黛埽蛾眉丁香漫
比愁腸結豆蔻常含別淚垂頗學雲中雙石燕庭烏頭
白竟何遲　一天門冬日曉蒼涼落葉愁鶯滿地黃清淚
暗消紅粉面凝塵閒鎖鬱金裳石蓮未嚼心先苦紅豆
相看恨更長鏡裏孤鸞甘遂死引年何用覓昌陽　二錢
遜閨思詩曰望斷傷春眼湘簾懶上鉤落花深院靜鵝

節對人愁　金誠閨情詩曰欲剪紅霞作舞衣薄雲涼
霧共霏霏玉簫吹冷天邊月只待乘鸞子晉歸　張泰
春寒詩曰鞦韆索上顛風生儂家小院寒輕輕柳眼低
徊曉凝碧花顏欲破春無情半捲珠簾羅袖薄芳塵妬
繡窗閒落安得巫山十二屏飛入瑤臺護香幕　石珤
長相思詩曰長相思長且深暮雲湘水愁陰陰海棠庭
院燕雙語惱亂無人知妾心妾登池上樓淚滴池中水
水聲活活向東流妾淚將心千萬里　又閨怨詩曰當
年人對月共說兩團圓如何人不見明月又今年　魏
時敏閨思詩曰別後衡門鎮不開年年春雨長莓苔東
風似欲添離恨故引雙雙燕子來　又征婦怨詩曰聞
說沙場雪未乾移師又欲向樓蘭憑誰為借東風力吹
轉三邊地不寒　祝允明宮閨詩曰十五事君王三十
色未接醮條空近羊驚鵲不集蝶昔衝鷗夷汎令免呼
韓挾天天東鄰子看星誦桃葉塗黃斷橫雲流紅漬團
釁金織幾千里一夜去來疊　程誥春閨詩曰畫樓紅
燭黃昏思婦啼春淚痕楊柳輕煙別院梨花細雨重門
　戴銑閨情詩曰春眠初起嚲殘妝倚倦雕闌謾自傷
那得落花隨水去為儂傳恨與劉郎　楊用修繼室黃
氏寄夫詩曰雁飛曾不到衡陽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

花柳妾薄命六詔風煙君斷腸曰歸曰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相間空有刀環約何日金雞下夜郎 葉正甫妻鄒氏詩曰不隨織女渡銀河每到秋來幾度歌蹤歲爲君身上服絲絲是妾手中梭剪刀未動心先碎針線纔縫淚已多長短只依元式樣不知肥瘦近如何

原 賦梁元帝蕩婦秋思賦曰蕩子之別十年倡婦之居自憐登樓一望惟見遠樹含煙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幾千天與水兮相逼山與雲兮共色山則蒼蒼入漢水則涓涓不測誰復堪見鳥飛悲鳴隻翼秋何月而不清月何秋而不明況乃倡樓蕩婦對此傷情於時露萎庭蕙

霜封階砌坐視帶長轉看腰細重以秋水文波秋雲似羅日黯而將暮風騷騷而渡河妾怨廻文之錦君思出塞之歌相思相望路遠如何鬢飄蓬而漸亂心懷愁而轉歎愁縈翠眉斂啼多紅粉漫已矣哉秋風起兮秋葉飛春花落兮春日暉春日遲遲猶可至客子行行終不歸 又江淹倡婦自悲賦曰日自趙東來舞漢宮瑤席金陳桂枝嬌春素壁翠樓明月徒秋歌聲忽散倡人復愁君王更衣露色未晞侍青鸞以雲徙夾丹輦以霞飛願南山之無隙指帝陵以同歸俄而絲衣坐奪白華卧進屑骨不憐抵金誰悋九重以閉高門自無青苔積兮銀閣澀網羅生兮玉梯虛度九冬而廓處經十秋而分居傷營魄之已盡畏松柏之無餘去柏梁以掩袂出桂柱而斂眷視朱殿以再暮撫巖華而一疑 周庾信蕩子賦曰蕩子辛苦逐征行直守長城千里城隴水恒氷合關山唯明月況復空牀起怨倡婦生離紗窗獨掩羅帳長垂新筝不弄長笛羞吹常年桂苑昔日蘭閨羅敷總斂天玉初笄新歌子夜舊舞前溪別後關情無復情奩前明鏡不須明合歡無信寄廻文織未成游塵滿牀不用拂細草横階隨意生前日漢使著章臺聞道夫婿定應廻手巾還欲燥愁眉即剩開逆想行人至迎前含笑來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三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四

人部二十三 哀傷

哀傷一

原 詩曰我心憂傷惄焉如擣　禮記曰墟墓之間未施哀于民而民哀　又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　又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　焦贛易林曰秋風生哀華落悲心　文子曰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　泰州記曰隴西郡有隴山山東人升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哀傷

哀傷二

原 詩序曰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荅于先君以至困窮　說苑曰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臣父子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為知已者死而況為哀乎　左傳曰魯襄仲殺公子惡及視而立宣公夫人姜氏歸于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嫡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又曰秦不哀我喪而滅我同姓　禮記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司城子罕哭之哀而民說　又曰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使子路問之對曰昔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

又曰孔子過衛遇舊館人之喪夫子入哭之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曰予向者入而哭之遇于一哀而出涕　琴操曰孔子遊于泰山見薪者哭甚哀孔子問之薪者曰吾自傷故哀耳　家語曰閔子騫三年喪畢見于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孔子曰君子也哀未盡能斷之以禮　列子曰燕人生長于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君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君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隴曰此君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　吳志曰呂岱親愛徐原原性忠壯好直言及原死哭之甚哀曰益友不幸岱復于何聞過　王隱晉書曰庾袞兄子翕卒袞既哀其孤又痛其成人而未娶撫柩而號每哭聽者皆泣人不哀其喪感其哀也　又曰阮籍鄰家女未嫁而死籍往哭之甚哀　增 通鑑曰程顥卒楊時設位哭寢門而以情赴告同學者一時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　元列傳曰王結卒公卿咭于朝士大夫弔于家曰正人亡矣

哀傷三

增 哀籲　辛酸 書以哀籲天哀號呼天也　文選悽淚辛酸　惆悵　悲涼 文選心斷惆悵而哀離　韻府悲涼見此心　慨息　懊咿 文選撫長劍而慨息　又含哀懊咿

內悲也　塡膺飲恨文選悲來塡膺又飲恨吞聲　憯惻酸辛文選憯惻憯悽悲傷之意悲慘也臨鶴多哀楚悽愴懷酸辛哀楚酸辛皆　掩噎噓唏賦府忽鬱蘊而霧曲掩噎東山雲注悲愁歎也又曰嗟唏哀歎貌　弔影慙魂含酸茹歎文選朝行弔其影夜察慙其魂皆自怨傷意也又含酸茹歎

哀傷四

增悲纏謂悲哀之情纏繞于心也　擗摽擗心而悲　七哀曹子建有七哀詩　八哀杜甫詩　慘毒藝文念高陽山河兩懷慘毒悲甚也　辛楚文選懷含辛楚　憤懣文選憤懣歎之盛

哀傷五

原詩魏阮瑀七哀詩曰丁年難再遇富貴不重來良時忽一過身體爲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身盡氣力索精魂靡所迴嘉殽設不御旨酒盈觴杯出壙望故鄉但見蒿與萊　又詩曰臨川多悲風秋日苦清涼客子易爲戚感此用哀傷攬衣久躑躅上觀心與房三星守故次明月未收光雞鳴當何時朝晨尚未央還坐長歎息憂憂難可忘　魏王粲七哀詩曰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荊蠻親戚向我悲朋友追相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南登灞陵岸迴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又詩曰荊蠻非我鄉何人久滯淫方舟遡大江日暮愁我心山岡有餘映巖

阿增重陰流波激清響猴猿臨岸吟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絲桐感人情爲我發悲音　晉張載七哀詩曰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林陽鳥收和響寒蟬無餘音朱光馳北陸浮景想西沈顧望無所見唯覩松柏陰肅肅高桐枝翩翩孤栖禽仰聽離鴻鳴俯聞蜻蛚吟哀人易感傷覽物增悲心　潘岳哀詩曰漼如葉落樹邈若雨絕天雨絕有歸雲葉落何時連山氣冒岡嶺長風鼓松柏堂虛聞鳥聲室暗知日夕晝愁奄逮昏夜思忽終昔展轉獨悲窮泣下霑枕席人居天地間飄若遠行客先後詎能幾誰能弊金石　宋顏延之辭難潮溝詩曰徘徊春郊甸俯仰引單襟一塗苟不豫百慮畢來侵永懷交在昔有願督瑟琴寫言勞者事將用慰亡簪　齊謝朓銅爵臺妓詩曰繐帷飄井幹樽酒若平生鬱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芳襟染淚跡嬋娟空復情玉座猶寂寞況乃妾身輕　梁簡文帝傷美人詩曰昔聞倡女別蕩子無歸期今似陳王歎流風難重思翠帶留餘結苔階沒故基圖形更非是夢見反成疑熏鑪含好氣庭樹吐華滋香燒日有歇花落無還時　沈約丞相第諸世子車中作詩曰廉公失權勢門館有虛盈貴賤猶如此況乃曲池平高車塵未滅珠履故餘聲賓階綠錢滿客位

紫苔生何當九原上鬱鬱望佳城 增 又悼亡詩曰去
秋三五月今秋還照梁今春蘭蕙草來春復吐芳悲哉
人道異一謝永銷亡簾屏既毀撤帷席更施張遊塵掩
虛座孤帳覆空牀萬事無不盡徒令存者傷　又傷王
融詩曰元長秉奇調弱冠慕前蹤眷言懷祖武一簣望
成峯途艱行易跌命舛志難逢折風落迅羽流恨滿青
松　何胥傷韋公大將軍詩曰百萬橫行罷三千白日
新短簫應出塞長笛反驚鄰槐庭慘芳樹舞閣思陽春
所悲金谷妓坐望玉關人 原 梁蕭子範入元襄王第
詩曰伏軾寂東苑收淚下玉橋昔時方穀處于今共寂

寥夾池猶梟梟仙榭尚迢迢一同西靡柏徒思芳樹蕭
　王筠和蕭子範入元襄王第詩曰昔入睢陽苑連步
披風雲今遊故臺處廻望闃無人時壁留餘篆蕙圃有
餘芬行人皆隕涕何獨孟嘗君　何遜行經范僕射故
宅詩曰旅葵應蔓井荒藤已上扉寂寂空郊暮無復車
馬歸潋潋故池水蒼茫落日暉闃寂今如此行客盡霑
衣　又銅爵臺妓詩曰秋風木葉落蕭瑟絃管清望陵
歌對酒向帳舞空城寂寂檐宇曠飄飄帷幔輕曲終相
顧起日暮松柏聲　劉孝綽銅爵臺妓詩曰爵臺三五
日歌吹似佳期定對西陵晚松風飄素帷危絃斷更接

心傷于此時何言留客袂翻掩望陵悲　劉孝威過康
王第宅詩曰入梁逢故苑渡薛見餘宮尚識招賢閣猶
懷愛士風靈光一超遠行館復朦朧洞門餘舊色甘棠
留昔叢送禽悲不去過客慕難窮　庾肩吾亂後經吳
郵亭詩曰郵亭一廻望風塵千里昏青袍異春草白馬
即吳門獯戎梗伊洛雜種亂轘轅輦道同關塞王城似
太原休明鼎尚重秉禮國猶存殷牖爻雖賾堯城吏轉
尊泣血悲東走橫戈念北奔方憑七廟略誓雪五陵冤
人事今如此天道共誰論　周庾信傷周處士詩曰冥
漠歸遊岱悽涼予向秦誰言異生死同是不歸人悵然

張仲蔚悲哉鄭子眞三山猶有鶴五柳更應春遂令從
渭水投釣往江濱 增 又傷王司徒褒詩曰昔聞王子
晉輕舉逐神仙謂言君積善還得嗣前賢四海皆流寓
非爲獨播遷豈意中台裂君當風燭前茂陵忽移病淮
陽實未痊侍醫僉默默神理遂綿綿永別張平子長埋
王仲宣柏谷移松樹陽陵買墓田陝路秋風起寒堂已
厭爲丘楊一搖落山火即時燃昔爲人所羨今爲人所
憐世途旦復旦人情元又元故人傷此別留恨滿秦川
　薛德音悼亡詩曰鳳樓簫曲斷桂帳瑟絃空畫梁纔
照日銀燭已隨風苔生履跡處花沒鏡塵中唯餘長簟

月永夜何朦朧　陳張正見銅雀臺詩曰荒涼銅雀晚
揺落墓田通雲慘當歌日松吟欲舞風人琡瑶席冷曲
罷繐帷空可惜年將淚俱盡望陵中　又傷韋侍讀詩
曰懷經侍北海蘊義盛西河高風落迴照逝水役驚波
柳下悲風急山陽秋氣多宿草摧書帶寒松聽女蘿無
復華陰市空餘蒿里歌 **原** 又傷顧野王詩曰獨酌一
樽酒高詠七哀詩何言蒿里別非復竹林期階荒鄭公
草戶閒董生帷人隨暮槿落客共曉鶯悲年駛兩如此
傷心獨幾時　又和張源傷往詩曰小婦當壚夜夫婿
凱師年正歌千里曲翻入九重泉機中未斷素琴上本

留絃空悵臨窗掩孤燈向壁燃還悲塞龍曙松短未生
煙 **增** 陰鏗和悼亡詩曰晝梁朝日盡芳樹曉花辭忽
以千金笑長作九泉悲鏡前塵剛粉機上網多絲戶餘
雙入燕牀有一空帷名香不可得誰見反魂時　隋劉
斌傷牛尚書弘詩曰名臣不世出百工之所求況乃非
常器遭逢興運秋佇聞和鼎實行當奉介丘高衢翻稅
駕閱水遽遷舟傳呼更何日曳履闃無由歸魂藐修路
征棹艤邗溝林薄長風慘江上寒雲愁夜臺終不曙遺
芳徒自留　唐孔紹安傷顧學士詩曰迢遞雙崤道超
忽三川澹此中俱失路思君不可思遊人行變橋逝者

遽焚芝憶昔江湖上同詠子矜詩何言陵谷徙翻驚鄰
笛悲陳根非席卉繐帳異書帷與善成空說殲良信在
兹今日嚴夫子哀命不哀時　褚亮傷李少府正已詩
曰勞息本相循悲歡理自均誰能免長夜惜爾正青春
邁德惟家寶生才諒國珍高文綴翡翠茂學掩麒麟述
作紛無已言談如入神斷腸雖累月分手未盈旬輔嗣
俄長往顏生即短辰聲華滿昭代形影委窮塵禪草迴
中使生芻引弔賓同遊秘府日方駕直城閭並拜黃圖
右分曹清渭濱風期稽呂好存沒范張親虛座懷王述
遺篇慟景純精靈與衆諭千祀壽何人　元行恭過故

宅詩曰頹城百戰後荒宅四鄰通將軍樹已折步兵途
轉窮吹臺有山鳥歌庭聒夜蟲草深斜徑滅水盡曲池
空林中送明月是處來春風唯餘一故井尚夾兩株桐
　王勃傷裴錄事喪子詩曰蘭階霜候早松露穸臺深
魄散珠胎沒芳銷玉樹沈露文晞宿草烟照慘平林焚
芝空歎息流恨滿籝金　駱賓王傷祝阿王明府詩曰
洛川貞氣上重泉惠政融含章光後烈繼武嗣前雄與
善良難驗生涯忽易窮翔鳧猶化履狎雉尚馴童錢滿
荒階綠塵生虛帳紅夏餘將宿草秋近夫蓬煙晦泉
門閉日盡夜臺空誰堪孤隴外獨聽白楊風　杜審言

代張侍御傷美人詩曰二八泉扉掩帷屏寵愛空淚痕銷夜燭愁思亂春風巧笑人疑在新妝曲未終尚憐脂粉氣留著舞衣中　楊炯和曹司功傷姬人詩曰昔時南浦別鶴怨寶琴絃今日東方至鸞消珠鏡前水流衡砌咽月影向窗懸妝匣棲餘粉薰爐滅舊煙晚庭吹玉樹寒帳委金蓮佳人不再得白日幾千年　宋之問傷曹娘詩曰可憐寂寞去何之獨立丰茸無見期君看水上芙蓉色恰似生前歌舞時一　前溪妙舞今應盡子夜新歌遂不傳無復綺羅嬌白日員將珠玉閉黃泉二　又過史正議宅詩曰舊交此零落雪泣訪遺塵劒杭傳好

事池臺傷故人園香蘭已歇里樹橘猶新不見吳中隱空餘江海濱　張說過庾信宅詩曰蘭成追宋玉舊宅寓辭人筆湧江山氣文驕雲雨神包胥非救楚隨會反留秦獨有東陽守來嗟古樹春　杜甫八哀詩曰恐懼祿位高悵望王土窄不得見清時嗚呼就窀穸永繫五湖舟悲甚田橫客千秋汾晉間事與雲水白王司空思禮青蠅紛營營風雨秋一葉內省未入朝死淚終映睫大屋去高棟長城掃遺堞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龍匣雅望與英姿惻愴槐里接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直筆在史臣將來洗箱篋吾思哭孤冢南紀阻歸檝扶顛永蕭條未濟失利涉疲茶竟何人灑淚巴東峽李司徒光弼　炯炯一心在沈沈二豎嬰顏回竟短折賈誼徒忠貞飛旐出江漢孤舟轉荊衡虛無馬融笛悵望龍驤塋空餘老賓客身上愧簪纓鄭國公嚴公武　川廣不可泝墓久狐兔鄰宛彼漢中郡文雅見天倫何以開我悲泛舟俱遠津溫溫昔風味少壯已書紳舊遊已磨滅衰謝多酸辛汝陽王璡　長嘯宇宙間高才日淪替古人不可見前輩復誰繼鍾律儼高懸鯤鯨噴迢遞坡陀青州血蕪沒汶陽瘞哀贈竟蕭條恩波延揭厲子孫存如綫舊客舟凝滯君臣尚論兵將帥接燕薊朗咏六公篇公有與桓等五王自狀相六公詩

憂來豁蒙蔽祕書監李邕　結交三十年吾與誰遊衍滎陽復冥寞罪罟已橫罥嗚呼子逝日始泰即終蹇長安米萬錢凋喪盡餘喘戰伐何當解歸帆阻清沔尚纏漳水疾永負萬里儀故祕書少監蘇源明　天長眺東南秋色餘魍魎別離慘至今班白徒懷曩游深泰山秀葉隴清渭朗劇談王侯門野稅林下歡操紙終夕酣時物集遐想詞場竟疎闊平昔溫吹獎百年見存沒牢落吾安放故著作郎鄭虔　千秋滄海南名繫朱鳥影歸老守故林戀闕悄延頸波濤良史筆蕪絕大庾嶺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再讀徐孺碑猶思理煙艇右僕射張九齡　又過陳拾遺故宅詩

曰拾遺昔日居大屋尚修椽悠揚荒山日慘澹故園煙
位下曷足傷所貴者聖賢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到
今素壁滑灑翰銀鉤連盛事會一時此堂豈千年終古
立忠義感遇有遺篇　又哀江頭詩曰少陵野老吞聲
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
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
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
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
在血汚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
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

城欲往城南忘城北　又過故斛斯校書莊詩曰此老
已云沒鄰人嗟未休豈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妻子寄
他食林園非昔遊堂空繐帷在淅淅野風秋　李白謝
公宅詩曰青山日將暝寂寞謝公宅竹裏無人聲池中
有虛白荒庭衰草遍廢井蒼苔積惟有清風閑時時起
泉石　元結去鄉悲詩曰躕躕古塞關悲歌為誰長日
行見孤老羸弱相提將聞其呼怨聲聞聲問其方乃言
無患苦豈棄父母鄉非不見其心仁惠誠所望念之何
可說獨立為悽傷　劉長卿過賈誼宅詩曰三年謫宦
此棲遲萬古唯留楚國悲秋草獨尋人去後寒林空見

日斜時漢文有道恩猶薄湘水無情弔豈知寂寞江山
搖落處憐君何事到天涯　李嘉祐傷歙州陳二使君
詩曰憐君辭病臥滄洲一旦云亡萬事休慈母斷腸妻
獨泣寒雲慘色水空流江村故老長懷惠山路孤猿亦
共愁寂寞荒墳近漁浦野煙朝暮即千秋　皇甫曾傷
陸處士詩曰從此無期見柴門對雪開二毛逢世難萬
恨掩泉臺返照空堂夕孤城弔客迴漢家偏訪道猶畏
鶴書來　顧況傷大理謝少卿詩曰舊館絕逢迎新詩
何處呈空留封禪草已作岱宗行柳盡風吹折階崩雪
遶平無因重來此剩哭兩三聲　又傷子詩曰老夫喪

愛子日暮千行血聲逐斷猿悲路隨飛鳥滅老夫已七
十不作多時別　司空曙觀王右丞遺文詩曰舊日相
知盡深居獨一身閑門空有雪看竹永無人每許前山
隱曾憐陋巷貧題詩今尚在暫為拂留塵　李益惜春
傷詩曰畏老身今老逢春解惜春今年看花伴已少去
年人　權德輿過亡友楊校書舊廳詩曰故人隨化往
倏忽今六霜及我就拘限清風留此堂松竹愈映鬱芝
蘭自銷亡絕絃罷流水聞笛同山陽朗如冰玉姿粲若
鸞鳳章欲翥摧勁翮先秋落貞芳正平賦鸚鵡文考頌
靈光二子古不弔夫君今何傷黃壚既杳杳元化亦茫

茫豈必恨宿草含淚灑衣裳　衛象傷李端詩曰才子
浮生促泉臺此路賒官卑揚執戟年少賈長沙人去門
棲鳥災成酒誤蛇唯餘封禪草留在茂陵家　元稹傷
呂衡州詩曰鸚鵡生難敵沈檀死更香兒童喧巷市贏
老哭碑堂雁起沙汀暗雲連海氣黃祝融峯上月幾照
兆人喪　劉禹錫傷獨孤舍人詩曰昔別公年少今悲
喪國華遠來同社鷰不見早梅花　又傷循州渾尚書
詩曰貴人淪洛路人哀碧水連天丹旐廻遙想長安此
時節朱門深巷百花開　又重至衡陽傷柳儀曹詩曰
憶昨與故人湘江岸頭別我馬映林嘶君帆轉山滅馬

嘶循故道帆滅如流電千里江蘺春故人今不見　又
謫居悼往詩曰悒悒何悒悒長沙地卑濕樓上見春多
花前恨風急猿愁腸斷叫鶴病翹趾立牛衣獨自眠誰
哀仲卿泣　又遙傷丘中丞詩曰鄴下殺才子蒼茫怨
氣凝枯楊映漳水野火上西陵馬驄今無所龍門昔共
登何人為弔客唯是有青蠅　孟郊弔李元賓遺字詩
曰零落四五字忽然千萬年那知冥寂客不有補遺篇
斜月吐空壁旅人難獨眠一生能幾時萬慮來相煎戚
戚故交淚幽幽長夜泉已矣難重言一言一潸然　又
悼幼子詩曰一閉黃蒿門不聞白日事生氣散成風枯

形化為地負我千年恩欠爾千行淚灑之北原上豈待
秋風至　王建弔孟東野詩曰哭盡秋天月不明蘭無
香氣鶴無聲自從東野先生死側近雲山得散行　白
居易題于家公主舊宅詩曰平陽舊宅少人遊應是遊
人到即愁布穀鳥啼桃李院絡絲蟲怨鳳凰樓臺傾滑
石猶殘砌簾動眞珠不滿鈎闇道至今蕭史在髯鬚雪
白向韶州　朱慶餘廢宅詩曰古巷棘門誰舊宅早曾
聞說屬官家更無新燕來巢屋唯有閒人去看花荒廢
欲摧塵滿榭小池初涸草侵沙榮華事歇多如此立馬
踟蹰對日斜　于武陵過侯王故第詩曰過此一酸辛

行人淚有痕獨殘新碧樹猶擁舊朱門歌歇雲初散簷
空燕尚存不知彈鋏客何處感新恩　許渾題江令公
舊宅詩曰身沒南朝宅已荒邑人猶賞舊風光芹根生
葉石池淺桐樹落花春井香帶暖山蜂巢畫閣欲陰溪
燕集書堂閒愁此地更南望潮滿臺城春草長　又傷
湖州李郎中詩曰政成身沒共興衰鄉路兵戈旅櫬廻
城上暮雲凝鼓角海邊春草閉池臺經年未葬佳人散
昨日因齋故吏來南北相逢皆掩淚白蘋洲上一花開
殷陶經杜甫舊宅詩曰浣花溪裏花多處為憶先生
在蜀時萬古只應留舊宅千金無復換新詩沙崩水檻

鷗飛盡樹壓村橋馬過遲山月不知人事變夜來江上與誰期　李商隱過伊僕射舊宅詩曰朱邸方酧力戰功華筵俄歎逝波窮廻廊簾斷燕飛出小閣塵凝人語空幽砌欲乾殘菊露餘香猶入敗荷風何能更涉龍江去獨立寒沙弔楚宮　溫庭筠開元中錫宴堂樓臺遺趾詩曰茲地乃蔓草故墓摧壞牆枯池接斷岸唧唧啼寒螿敗荷塌作泥死竹森如槍遊人問老吏相對聊感傷　又和王秀才傷歌妓詩曰月缺花殘莫愴然花須終發月終圓更能何事消芳念亦有濃華委逝川一曲艷歌留宛轉九原春草葬嬋娟王孫莫學多情客自古

多情損少年　又過賀監舊宅詩曰越溪漁客賀知章任達憐才愛酒狂鸂鶒葦花隨釣艇蛤蜊菰葉夢橫塘幾年涼月拘華省一宿秋風憶故鄉榮路脫身終自得福庭回首莫相忘出羣鸞鶴辭遼海落筆龍蛇滿壞牆李白死來無醉客可憐神彩弔殘陽　又宿亡友李處士故墅詩曰柳不成絲草帶煙海槎東去鶴歸天愁腸斷處風何限病眼開時月正圓花若有情還悵望水因無事莫潺湲終知此恨難消遣辜負南華第二篇　方干經陸補闕故居詩曰不敢要君徵亦起致君全得似唐虞讜言昨歎離天聽新塚今聞入縣圖琴鎖壞窗風

自觸鶴歸喬木月難呼學詩弟子人何在檢點猶逢諫草無　又題故人廢宅詩曰寒莎野樹入荒庭風雨蕭蕭不掩扃舊徑已知無孟竹前溪應不浸荀星精靈消散歸寥廓功業傳留在誌銘薄暮停車更悽愴山陽鄰笛若爲聽　又廢宅詩曰主人何處獨徘徊流水自流花自開若見故交皆散去即應新燕不歸來入門繚繞穿荒竹坐石逶迤染綠苔應是曾經惡風雨修桐半折損琴材　又經故侯郎中舊居詩曰一朝寂寂與冥冥壟樹未長墳草青高節雄才向何處夜闌空鏁滿池星　趙嘏經王先生故居詩曰晚波東去海茫茫誰識蓬

山不死鄉弄玉已歸蕭史去碧樓紅樹倚斜陽　又悼亡詩曰一燭從風到奈何三年衾枕逐風波雖知不得公然淚時泣闌干恨更多　一明月蕭蕭海上風君歸泉路我飄蓬門前雖有如花貌爭奈如花心不同二　李羣玉傷思詩曰八月白露濃芙蓉抱香死紅枯金粉墮寥落實塘水西風團葉下纍轂參差起不見棹歌人空垂綠房子　又傷友詩曰玉棺來九天鳧舄掩窮泉蘼沒池塘與淒涼翰墨遲短期存大夢舊好委浮烟我有幽蘭曲因君遂絕絃　又傷幼女痴兒詩曰哭爾春日短支頤長歎嗟不如半死樹猶吐一枝花　周繇經故宅

有感詩曰身沒南荒雨露賒朱門空鎖舊繁華池塘鑿就方通水桃杏栽成未見花異代圖書藏幾篋傾城羅綺散誰家昔年埏埴生靈地今日生人為歎嗟　皮日休哀隴民詩曰隴山千萬仞鸚鵡巢其巔窮危又極嶮其山猶不全蚩蚩隴之民懸度如登天空中覘其巢炙羽爭紛然百禽不得一十人九死焉隴川有戍卒戍卒亦不閒將命提雕籠直到金臺前彼毛不自珍彼舌不自言胡為輕人命奉此玩好端吾聞古聖王珍禽皆捨旃今此隴民屬無歲啼漣漣　又襄州漢陽王故宅詩曰碑字依稀廟已荒猶聞耆舊憶賢王園林一半為他

主山水虛言是故鄉戰戶野蒿生翠瓦舞樓棲鴿汙雕梁柱天功業緣何事不得終身似霍光　杜荀鶴經廢宅詩曰人生富貴盛修德可延之不慮有今日爭教無破時蘚斑題字壁花發帶巢枝何況高原上荒墳與折碑　張祜感王將軍柘枝妓歿詩曰寂寞春風舊柘枝美人休舞曲停吹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畫鼓不聞招節拍錦靴虛想挫腰支今年座上翻如醉曾見梨園教徹時　皇甫冉傷美人詩曰玉珮石榴裙當年嫁使君專房獨見寵傾國衆皆聞歌舞長無對幽明忽此分陽臺千萬里何處作行雲　李群玉悼笙妓

詩曰露質仙姿緲逐風鳳凰聲斷吹樓空多情草色怨還綠無主杏花春自紅隋珥尚存芳樹下餘香漸滅玉堂中唯應去抱雲和管從此長歸阿母宮　韋莊悼亡姬詩曰鳳去鸞歸不可尋十洲仙路彩雲深若無少女花應老為有姮娥月易沈竹葉豈能消積恨丁香空解結同心湘江水闊蒼梧遠何處相思弄舜琴　一點點無言惻惻悲閒吟獨傍菊花籬只今已作經年別此後知為幾歲期開篋每尋遺念物倚樓空綴悼亡詩夜來孤枕空腸斷窓月斜輝夢覺時　一六七年來春又秋也同歡笑也同愁纔聞及第心先喜試說求婚淚便流幾為

妬來頻斂黛每思閒事不梳頭如今悔恨將何益腸斷千休與萬休　二　一閉香閨後羅衣盡施僧晨偷筵上果蛾撲帳前燈土蝕釵無鳳塵生鏡少菱有時還影響花葉曳香繒　四　芳草又芳草故人楊子家青雲容易散白日等閒斜皓質留殘雪香魂逐斷霞不知何處笛一夜叫梅花　五　張喬經費徵君故居詩曰草堂蕪沒後來往問樵翁斷石荒林外孤墳晚照中數溪分大野九子立寒空煙壁曾行處青雲路不通　曹松弔建州李員外詩曰銘旌歸故里猿鳥亦悽然已葬桐江月空迴建水船客傳為郡日僧說讀書年恐有吟魂在深山古木邊

羅隱經故翰林張舍人所居詩曰行塵不是昔時塵
謾向朱門憶侍臣一榻已無開眼處九泉應有愛才人
文餘吐鳳當年詔樹想栖鸞舊日春從此深恩更難報
夕陽衰草獨沾巾　又瓊華觀經故友所居詩曰槐花
漠漠向人黃此地追遊跡已荒清論不知蒙叟達死交
空歎趙岐亡病來未忍言閒事老去惟應覔醉鄉日暮
街東策羸馬一聲橫笛似山陽　又清溪江令公宅詩
曰鸞牋象管夜深時曾賦陳宮第一詩讌罷風流人不
見廢來蹤跡草應知鶯憐勝事啼空谷蝶戀餘香舞好
枝還有往年金甃井牧童樵叟等閒窺　宋寇準晚坐

有感詩曰出門望寒野四顧惟椒坡憶昔楚大夫還此
情如何殘陽半明滅水落西風多因同下蔡恨不覺增
悲歌　歐陽修感興詩曰唧唧復唧唧夜歎曉未息蟲
聲急愈炎病耳聞若刺壯士易爲老良時難再得日月
相隨東天行自南北三者不相謀萬古無窮極安知人
世間歲月忽已易　李覯哀老婦詩曰里中一老婦行
行啼路隅自悼未亡人暮年從二夫寡時十八九嫁時
六十餘昔日遺腹兒今茲垂白鬚子豈不欲養母豈不
願居徭役及下戶財盡無所輸異籍幸可免嫁母乃良
圖牽車送出門急如盜賊驅兒孫孫有婦小大攀且呼

回頭與永訣得死無刑誅我時聞此言爲之長歎吁天
民固有窮鰥寡實其徒吾君務復古旦旦歸黃虞赦書
襃節婦詩與旌門閭州縣莫能察詔旨徒成虛　又感
秋詩曰徙倚重咨嗟非緣惜歲華關山異鄉客砧杵別
人家天冷雲含日溪清水現沙屈魂終不返悲思更無
涯　宋祁長安道中悵然作曰三輔古風烟征驂悵未
前山園蓬顆外宮室黍離邊樹老經唐日碑殘刻漢年
便須負隕涕不待雍門絃　一　興亡作今古事往始堪悲
宮破黃山在城空北斗移走崗寒兔隱啼樹暮鴉飢灞
岸重回首惟餘王粲詩　二　梅堯臣秋夜感懷詩曰風葉

相追逐庭響如人行獨宿不成寐起坐心屛營哀哉齊
體人魂氣今何征曾不如隕籜繞樹猶有聲涕淚不能
止月落荒雞鳴　又悼亡詩曰每出身如夢逢人強意
多歸來仍寂寞欲語向誰何窗冷孤螢入宵長一雁過
世間無最苦精爽此銷磨　韓維弔杜少陵墓詩曰三
尺孤墳在空留萬古名風騷誰是主天地大無情入夜
月虛白逢春草自生耒陽江色迥憑弔恨難平　徐積
哀哀詞曰哀哀復哀哀哀哀至此極孤兒與慈母中路
忽相失恍惚須臾間終日不復得誰復坐我堂誰復入
我室誰復飲兒酒誰復哺兒食兒飢復誰念兒寒復誰

恤耳不聞慈語目不見慈色譬如行路人日遠如一日行人猶可期遠道猶可追天窮地盡處一日猶可歸哀哀復哀哀此去無盡時誰言生離別不如死別離君不見人已閉門鳥已棲黃昏塚畔孤兒啼　張耒京師癡宅詩曰當道朱門白晝扃高堂歌吹久無聲古窓積雨昏殘晝朽樹輕陰長寄生門下老人時灑掃舊時來客歎平生艷姬嬌馬知何處獨有庭花春自榮　歐陽澈秋試下第有感詩曰籬菊金英噴異香杜門岑絕獨持觴風欺脫葉橫斜舞雲襯平林淺淡黃塞管有情增哽咽野花無緒伴凄涼不禁景物撩秋眼剩與新篇付錦

囊　嚴羽悠悠我行邁詩曰悠悠我行邁邈在天一方道路無終極時節易炎涼路逢故里親揮泣問我鄉妻子别離久不知今存亡中原多白骨城邑聚豺狼遠去無僮僕思還絕餱糧寄語家中人遠行良可傷　文天祥建康詩曰金陵古會府南渡舊陪京山勢猶盤礴江流已變更健兒徙幽土新鬼哭臺城一片清溪月偏于客有情　丁開建業詩曰誰遣淒涼滿眼中黃花渺渺又秋風龍蹲虎踞江山大馬去牛來社稷空縱有千人唯諾諾本無百歲更匆匆乾坤顛倒孤身在聊復殘生伴釣翁　金泰碧悼亡詩曰自古生離足感傷爭教死

別便相忘荒陂何處墳三尺老眼他鄉淚數行多事春風吹夢散無情寒月照更長還家却是清明節忍見堂空紙挂牆　元元好問哀王仲澤詩曰太學聲華弱冠馳青雲岐路九霄飛上前論事龍顏喜幕下籌邊犬吠稀壯志相如頭碎柱赤心嵇紹血沾衣從來聖牘褒忠義誰爲幽魂一發揮　許衡有感詩曰嬌兒未成人病苦不肯已憂傷動中懷慘慘心欲碎老妻情尸惡中夜泣相對何如早還鄉山陽墳隴在平生所願心展轉不得遂十年誤同遊回首只多傀病連肝肺深愁覺妻子眾悠悠故鄉情滴滴眼中淚　馬祖常悼亡詩曰燕子

樓空花不開繡簾天晚月初來手痕留在紅牙板猶有餘香妬落梅　朱廷珪悲徐州詩曰彭城八月風塵起數郡義兵多戰死良家子女復何辜盡作黃河水中鬼髑髏塡海幾時歸千古沈冤無處洗王師一日天上來賊船夜斫浮橋開守橋將軍不敢敵狂浪倒瀉聲如雷三山回望平如掌野髓猶聞金鼓響軍中少年當封侯爭入轅門請功賞江邊老翁死即休血淚沾巾空白頭　王冕悼王止齋詩曰三月燕山聽子規追思令我淚垂垂雖然事業能經世可惜衣冠在此時霜慘晴窓琴獨冷月明秋壁劒雙悲山河萬里人情別回首春風說

向誰一伯頹子中過故居詩曰白頭歸故里荒草沒柴
門鄉舊仍相見兒童誰復存忠清千古事骨肉一家魂
痛哭松楸下雲愁月欲昏　明劉基悲杭城詩曰觀音
渡頭天狗落北關門外塵沙惡健兒被髮走如風女哭
男啼撼城郭憶昔江南十五州錢塘富庶稱第一高門
畫戟擁雄藩艷舞清歌樂終日割臚進酒皆俊郎呵叱
閑人氣驕逸一朝奔迸各西東玉斝金杯散蓬蓽清都
太微天聽高虎㽞龍韜緘石室長夜風吹血腥入吳山
浙河慘蕭瑟城上陣雲凝不飛獨客無聲淚交臆　王
冕傷亭戶詩曰清晨度東關薄暮曹娥宿草牀未成眠
忽起西鄰哭敲門問野老謂是鹽亭族大兒去采薪投
身歸虎腹小兒出起土衝惡入鬼籙課額日以增官吏
日以酷不為公所幹惟務私所欲田園供給盡鹺數屢
不足前夜總催罵昨日場胥督今朝分運來鞭笞更殘
毒竈下無尺草甕中無粒粟旦夕不可度久世亦何福
夜永聲語冷幽咽向古木天明風啓門僵屍掛荒屋
又悲苦行詩曰悲風吹茅蘺空屋老烏號鳴屋上木誰
家男子從遠征父母妻孥相送哭哭聲嗚咽已別離道
旁復對行人悲去者一身𦍒歸者百感隨前年鬻大女
去年賣小兒皆因官稅迫非以飢所為布衣麻盡草衣

折一冬幸喜無霜雪今年老小不成群賦稅未知何所
出昨夜忽驚雷破山比來暴雨如飛湍此時江南正六
月酸風入骨生苦寒東村西村無火色凝雲著地如墨
黑瞶翁瞽嫗相喚忙屋漏牀牀眠不得開門不敢大聲
語門外磨牙多猛虎自來住此十世餘古老未嘗罹此
苦我感此情重歎吁不覺淚下沾巾裾安得壯士挽天
河一洗煩鬱清九區坐令爾輩皆安居　張憲銅雀妓
詩曰陵樹日沈西秋風石馬嘶芳樽傾繐帳詎肯濕黃
泥慘慘笙歌合遙遙望眼迷玉人腕如草能得幾回啼
魏澤過侯城里有感詩曰蜀輿衝雨過侯城撫景依
然感慨生黃鳥向人空百囀清猿隨淚又三聲山中自
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却憶令威千載後重歸華
表不勝情　曾棨過劉伶宅詩曰舊宅無人住荒墟有
路岐一生渾是醉萬古復何悲白首銜杯處青山荷鍤
時最憐獨醒者高塚亦纍纍　羅以明感興詩曰勛業
飄零梅子真江山誰與訪遺塵艱難獨不悲前事慷慨
徒勞憶故人太乙圖書元在漢東周禾黍半歸秦晴天
玉笥秋風上欲薦蘋花淚滿巾　王偁過舊遊有感詩
曰濕雲如醉護輕塵黃蜨東風滿四鄰新綠只疑鎖晚
黛落紅猶記掩歌唇舞樓春去空殘日月榭香飄不見

人欲覓藜雲仙夢遠坐令芳沼獨傷神　郭登哀征人詩曰天迷離水鳴咽戰馬無聲寶刀折寃鬼悽酸啼夜月青燐熒熒明又滅照見征夫戰時血　張和悼妾詩曰桃葉歌殘思不勝西風吹淚落紅冰樂天老去風情減子野歸來感慨增花逐水流春不管雨隨雲散夢難憑宵來書館寒威重誰送薰香半臂綾　吳寬悼董孟珍詩曰獨持古道作今人白首峩冠稱隱淪垂老不堪三月病移家空是一生貧篋中書帙悲遺墨窻底碁枰積素塵深巷東風花自落扣門無復過西鄰　沈周廢宅行曰長洲苑外連雲宅青粉垣牆高廿尺重樓沓閣

出叅差柳絮中間影朱碧堂前暖霞封畫欄淵淵伐鼓催牡丹行人隔牆空歎息富貴無緣容眼看主人只怕客不醉白日未昏敎火繼歌童揭調塵隨梁舞女失釵金溜地豪華忌久復忌盈時革人亡一夢驚門前車馬野花盡地上牛羊無草生老奴髮禿鬢雙足猶戀遺基葺茅屋半甌藜粥不療飢西風滿面吞聲哭　顧璘傷歌行曰青春欲去不可留白日欲落花含愁銀鞍白馬分明別故苑芙蓉傷素秋不惜紅顏坐凋歇可憐君恩難再得夜篝香銷巫峽雲寒衣淚落秦關雪掩却青銅鏡不忍生塵埃且留蘭膏燭有心莫成灰風吹蓬枝往復回去年圓扇今年開小物無情尚如此何獨君恩無去來買賦無黃金桃絲不成錦欲因魂夢逐車輪願君莫惡珊瑚枕

原賦後漢蘇順歎懷賦曰悲終風之隕籜條枝梢以摧傷桂數榮而方盛遭暮冬之隆霜華菲菲之將實中夭零而消亡童烏濬其明哲悲何壽之不長嗟劉生之若茲奄彌留而永喪　魏王粲傷夭賦曰惟皇天之賦命實浩蕩而不均或老終以長世或昏夭而夙泯物雖存而人亡心惆悵而長慕哀皇天之不惠抱此哀而何愬求魂神之形影羌幽冥而弗迕淹徘徊以想像心彌結

而紆縈晝忽忽其若昏夜烱烱而至明　晉陸機歎逝賦曰昔每聞長者追計平生同時親故或共遊一塗同宴一室十年之內索然已盡以是思哀哀可知矣賦曰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而爲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亮造化之若茲吾安取夫久長痛靈根之夙隕怨具爾之多喪悼堂構之隤瘁愍城門之丘荒親彌懿其已逝交何戚而不亡彌年時之詎幾夫何往而不殘或冥邈而旣盡或寥廓而僅半信松茂而柏悅嗟芝焚而蕙歎苟性命之弗殊豈同波而異瀾年彌往而念廣塗薄暮而意迮顧

舊要于遺存得十一于千百　又慇思賦曰予屢抱孔
懷之痛而奄復喪同生姊銜恤哀傷一載之閒而喪制
便過故作此賦以紓慘惻之感時方至其倏忽歲既去
其晼晚樂來日之可繼傷頹年之莫復覽萬物以澄念
怨伯姊之已遠尋遺塵而思長瞻日月之何短升降兮
階際顧盼兮屏營雲承宇兮蕭蕭風入室兮泠泠僕從
爲我悲孤鳥爲我鳴　鈕滔母孫氏悼艱賦曰伊眞命
之不辰遭天難之靡忱夙無父之何怙哀塋疚以抽心
覽蓼莪之遺詠詠肥泉之餘音經四位之代謝雖積祀
而思深伊三從而有歸爰奉嬪于他族仰慈姑之惠和

荷仁澤之陶渥釋縗服以新衣代羅幃以縞布仰慈尊
以飲泣撫孤景以協慕過飛廉之暴駭觸驚風之所會
扶搖奮而上躋頹雲下而無際頓余邑之當春望姣陵
而鬱青瞻空宇之寥廓愍宿草之發生顧南枝以永哀
向北風以飲泣情無觸而不悲思無感而不集　宋謝
靈運感時賦曰夫逝物之感有生所同頹年致悲時懼
其速豈能忘懷乃作斯賦相物類以迨已閔交臂之匪
賒撲大耋之或遄指崦嵫于西河鑒三命于予躬恒行
年之蹉跎于鶗鴂之先號挹芬芳而夙過徵靈芝之頻
秀廹朝露其如何雖發歎之早晏諒大暮之同科　又

傷巳賦曰嗟夫卞賞珍于連城孫別駿于千里彼珍駿
以貽愛此陋容其敢擬丁曠代之渥惠遭謬眷于君子
眺徂歲之驟經覩芳春之每始始春芳而羨物終歲徂
而感巳貌憔悴以衰形意幽翳而苦心出衾裯而載坐
闢櫳幌以迥臨望步櫩而周流眺幽閨之清陰想輕綦
之往跡餐和聲之餘音播芬煙而不燻張明鏡而不照
歌白華而絶曲奏蒲生之促調　顏延之行殣賦曰嗟
我來之云遠覩行殣于水隅崩朽棺以掩壙仰枯顙而
枕衢資沙礫以含實藉水草之襚䘿撫躬中塗太息蘭
渚行徘徊于永路時悄愴于川侶　鮑照傷逝賦曰晨

登南山望美中河露團秋槿風卷寒蘿悽愴傷心悲如
之何盡若窮煙離若箭弦如影滅地猶星隕天棄華宇
于明世閉金扃于下泉徜堂廡而下降歷幃戶而升基
志存業而遺緒身先物而長辭日月飄而不留命倏忽
而誰保髮迎憂而送華貌先悴而收藻　梁蕭子範傷
往賦曰彼蘭菊之芳茂及蕣槿之榮色終於邑乎繁霜
俱飄颻于路側引輕華之微珍猶見嗟于有識況獨立
之妍媛信盈盈而挺植去僞家而來儀承君子之宴息
催寵容而思進豈蛾眉之肯抑咏美媵而自箴歌忠妾
而爲式痛妖姿之不留惜華年之中夭冀罷祥之永慶

忽從飈而先摽魂一逝而莫追夕有長而無曉惟君侯之惆悵覽遺物而霑巾帷半垂而將下尚彷像而疑真懷方士之良術顯有憑而致神　周庾信哀江南賦曰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信年二毛即逢喪亂狼狽流離至于暮齒燕歌遠别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孫策以天下爲三分衆纔一旅項羽用江東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涯岸

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將非江表王氣應終于三百年乎嗚呼山岳崩頽旣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賦曰始則王子召戎姦臣介冑旣官政而離逷遂師言而泄漏爾乃桀黠搆扇憑陵畿甸青袍如草白馬如練天子履端廢朝單于長圍高宴竟遭夏臺之禍遂覩堯城之變遂乃韓分趙裂鼓卧旗折失羣班馬迷輪亂轍猛士嬰城謀臣卷舌昆陽之戰象走林常山之陣蛇奔穴五郡則兄弟相悲三州則父子離别于是桂林顛覆長洲麋鹿潰潰沸騰茫茫墋黷競動天關爭迴地軸探雀鷇而未飽待熊

蹯而詎熟乃有車側郭門筋懸廟屋鬼同曹社之謀人有秦庭之哭西瞻博望北臨元圃月榭風臺池平樹古仁壽之鏡徒懸茂陵之書空聚中宗之夷凶靖亂大雪寃恥去代邸而承基遷唐郊而纂祀反舊章于司隷歸餘風于正始沈猜則方逞其欲藏疾則自矜于已天下之事沒焉諸侯之心揺矣旣而齊交北絶秦患西起況背關而懷楚異端委而開吳驅綠林之散卒拒驪山之叛徒問諸淫昏之鬼求諸厭劾之巫荆門遭廩延之戮夏口濫逵泉之誅況以沴氣朝浮妖精夜殞赤烏則三朝夾日蒼雲則七重圍軫亡吳之歲旣窮入郢之年斯

盡周含鄭怒楚結秦寃有南風之不競値西鄰之責言俄而梯衝亂舞冀馬雲屯俴秦車于暢轂沓漢鼓于雷門雖復楚有七澤人稱三戶辭洞庭兮木落去涔陽兮極浦熾火兮焚旗貞風兮害蠱乃使玉軸揚灰龍文折柱下江餘城長林故營徒思拑馬之秣未見燒牛之兵章曼支以轂走宮之奇以族行河無冰而馬渡關未曉而雞鳴忠臣解骨君子吞聲章華望祭之所雲夢僞遊之地荒谷縊于莫敖冶甫囚乎羣帥硎穽摺拉鷹鸇批攢于時瓦解冰泮風飛雹散渾然千里淄澠一亂雪暗如沙冰横似岸逢赴洛之陸機見離家之王粲莫不聞

朧水而掩泣向關山而長歎[增]唐蕭穎士登臨河城賦曰亡舅孝廉元君才高位下一命屈臨河尉尋遘風疾有加無瘳憂恒迄逾一紀故不復仕舅于予有教授之恩隻詞片字皆資訓誘天寶元年秋八月奉使求遺書于人間越來月局于臨河之舊邑覽物增懷泫然有賦詞曰登孤城兮見河水之漫漫城有隍兮水瀰旋翻覆兮無端俯崇墉兮心酸心斷絕兮河水之干惟佩觿之弱歲荷裾舅之矜憐備潤身之黼藻聞染翰之蹄筌豈期文嗣作者價參時賢匪舅德其焉爾諒師資乎在焉痛才高而位下悲道悠而運促甫一命于並城塞無

媒兮窘東偞層飈而墜羽凌水路而傾軸昔自公而暇豫陪作賦于茲樓懷一紀以如昨慘今晨而獨遊俯蕭條之邑里對零落之徂秋舊館悽其在目長川逝而不留徒臨風而揮涕孰知夫四望而可以銷憂者哉　郗昂驪山傷古賦曰嗚呼驪山之隧其廣幾年上周五里下錮三泉罄珠璣之布濩盡金石之雕鐫匠人勞而不償反生埋于鬼蜒狐兔穴而塵積牧豎焚而火連嗟拔山之壯氣成拱木之寒煙百二之襟帶莫守數仞之丘墳巍然何德之衰絕伯翳之餘業何力之競為劉炎之著鞭　梁蕭過舊園賦并序曰余行年十八歲當上元

辛丑流入洛陽因窠身東下旅于吳越轉徙阨難之中者垂二十年上嗣位歲應詔詣京師其年夏除東宮校書郎遂請告歸覲于江南八月過埇涌次于新安東南十數里舊居在焉時歲滋遠荊榛蕪翳喬木蒼然三徑莫辨訪鄰老而已盡盻庭柯以霑衣情之所鍾可勝歎邪詞曰白露既戒夫清秋爰駕言而東邁漫征路之悠悠旦予發乎新安歷函關之舊丘灌叢森以相屬披一徑而可求問里巷之罕人辨原田而莫由堂除既缺衡宇亦折樹蔽戶而稍稍水衛隄而活活駭獸羣起頹墉四達識舊井于庭隅弔重壚于木末既循省而顧慕愈

辛酸而慘怛　劉禹錫傷往賦曰人之所以取貴于飛走者情而誕者以遺情為智豈至言邪予授室九年而鰥痛若人之夭閼弗遂也作賦以傷之冀夫覽者有以增伉儷之重云我行其野農民桑者舉案來饁亦在林下我覲于途裨販之夫同荷均挈荊釵布襦物莫失儷以孤處我方踽踽而焉如我復虛室日淒涼兮心伊鬱心伊鬱兮將語誰坐匡牀兮撫嬰兒指遺袿兮能忍想空帷兮欲歸我入寢宮痛人亡兮物改其容寶瑟僵兮絃柱絕瑤臺傾兮鏡奩空寒爐委灰虛幌多風閟刀尺之餘澤見巾箱之故封想黼黻于是非求憲窣于冥蒙

信奇術之可致嗟此生兮不逢還抱影以獨出乃百哀而攻中　又三良塚賦曰魯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黄鳥秋季月吾西遊汧渭出于岐雍之間于古道傍得三良塚心甚哀之詞曰宛其三子遭時迍邅主已即世身皆靡全指冥茫而爲期撫昭世而坐捐方惴惴以臨穴且哀哀而號天上刺衰德下傷幽魂挂驂壠樹脱劒山門掇野芳以爲薦汲行潦而充罇矧今情之猶悲諒古恨之潛呑　李德裕項王亭賦曰登彼高原徘徊始暱尚識艤舟之岸焉知繫馬之樹望牛渚而蒼然歎烏江之舊渡想山川之未改嗟人世之何遽思項氏之入關按秦國而割據特八千之剽疾棄百二之險固咸陽不留王業已去嗟乎楚聲既合漢圍已布歌數闋而甚悲酒盈罇而不御當其盛也天下侯伯自我而宰制及其衰也帳中美人寄命而無處

原〔書〕晉劉臻妻陳氏荅舅母書曰元方春秋始富德業亦隆弘道博文才質兼備冀志與時暢榮耀當年豈意一朝冥然長往元方沖幼過庭莫聞聖善明訓業成三徙亦既冠婚雙譽允集庶幾偕老色養膝下而殃厲横流艱禍仍遘媛姊傾逝宗模永絶姊方元華年並夭感豈慮豈圖禍降彌酷良才夭閼始立崇基殞于一質仰痛殄滅俯悼二弟斯人斯命當可奈何毋年踰耳順俯經百罹一紀之中四遘至痛目前廓然三從靡託窮悼中發情馳難處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四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五

人部二十四 怨 怨 愁 恐懼 喜

怨一

【原】左傳曰子產云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

又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于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增】國語曰夫事君者勞而不懟怨而不怒【原】春秋潛潭巴曰河水逆流怨氣盛也 管子曰凡禍亂之所生生于怨咎怨咎之所生生于非理故曰閉禍在除怨【增】文子曰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王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意益薄 楚辭曰怨靈脩之浩蕩終不察夫民心

怨二

【原】詩序曰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增】禮表記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 左傳曰宋華元將與楚戰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原】又曰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增】又曰季郈之雞鬬（季平子 郈昭伯）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于郈氏且讓之故昭伯怨平子【原】又曰晉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于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增】又曰魯平子欲使昭子逐叔孫小小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曰吾不為怨府【原】又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增】晏子春秋曰景公籍重而獄多拘者滿圄怨者滿朝 戰國策曰秦使陳馳誘齊王建入秦遷之共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齊人怨建聽姦人賓客不早與諸侯合從以亡其國歌之云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原】淮南子曰和氏之璧夏后之璜揖讓而進之以合歡夜以投人則為怨時與不時也【增】戰國策曰趙襄子怨智伯漆其頭為飲器 漢書曰汲黯列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與黯同位而尊用過之黯心褊不能無怨望見上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 晉書曰趙王倫諂事賈后

裴頠甚惡之倫數求官頠與張華固執不許由是深為倫所怨 又曰晉王衍常詣羊祜陳事辭甚俊辯祜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步闡之役祜以軍法將斬王戎故戎衍並憾之每言論多毀祜時人為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 唐書曰李逢吉有恨于裴度李吉甫故擯李德裕不用及為相訹度使與元稹相怨奪其宰相而已代之欲引牛僧孺益樹黨乃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遂成 宋元通鑑曰安燾與章惇為布衣交惇覬其助已而惇不為之用遂有隙惇用白帖貶謫元祐臣寮燾言于帝帝疑之惇怨益深 又曰初章惇疑曾布在樞府間已使林希為貳以相伺察希日為布所誘且恨惇不引為執政漸有怨隙邢恕承惇意論罷之 又曰鄭居中為鄭貴妃從兄弟歷官通顯始蔡京以星變免官居中語帝復用京既而怨京不援乃復間京

怨三

增 禮著復仇 禮記父之讐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遊之讐不同國 傳明敵怨 左傳史駢曰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介人之寵以報私怨非勇也損怨益仇非智也以私害公非良也 毫髮為瑕 睚眦必報 鮑昭詩毫髮一為瑕丘山不可勝

范雎傳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又晉孫盛曰劉琨王浚睚眦起于毫髮興敗成于丘山 小白用管寧報射鉤之仇 重耳見披豈念斬袪之怨 史記齊世家小白奔莒魯使管仲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立是為桓公遺魯書曰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之召忽自殺管仲請囚鮑叔牙曰君欲伯王非管夷吾不可于是桓公從之中及堂阜而脫桎梏厚禮以為大夫 左傳晉重耳奔蒲獻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踰垣而走披斬其袪及反國披請見文公辭焉披引齊桓公射鉤事以對乃見之

怨四

增 五子咸怨 書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搆怨 傳桓王失信諸侯皆叛搆怨畫禍 修怨 傳吳子伐陳復修舊怨也曰夫差不修德而修怨也 悲怨 作歌 詩所曰漢竇元狀貌絕異天子使出其妻妻以公主妻悲怨作書又歌別元云悲哉實生衣不如新人不如故悲不可忍怨不可去彼獨何人勿居斯處時人離而傳之 孔郗之怨 後漢書孔融郗慮互相短長以發不睦又曰慮以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仇怨 怨毒 詩所曰孫皓遷都武昌民泝流供給咸怨毒焉 舉烟 又曰苻堅之未亂也關中土然無火而烟氣大起方數十里月餘不滅堅每臨聽令民有怨者舉烟于城北觀而錄之語曰欲得必存當舉烟 怨軍 宋元通鑑遼主自燕至陰涼可募遼東人為兵使報怨于女真號曰怨軍

怨五

原 詩 魏阮瑀詩曰民生受天命漂若河中塵雖稱百齡壽孰能應此身猶獲嬰凶禍流離恒苦辛 宋鮑昭行路難曰君不見河邊草冬時枯死春滿道君不見城上

日今暝沒西山明朝復更出今我何時當得然一去永
滅歸黃泉人生苦多歡樂少意氣敷腴在盛年且願得
志數相就牀頭恒有沽酒錢功名竹帛非我事存亡貴
賤委皇天　又曰瀉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民生
亦有命安能行歎復坐愁酌酒以自寬舉杯斷絕歌路
難心非木石豈無感吞聲躑躅不敢言【增】又曰奉公
金巵之美酒瑇瑁玉匣之雕琴七綵芙蓉之羽帳九華
蒲萄之錦衾紅顏零落歲將暮寒光宛轉時欲沈願君
裁悲且減思聽我抵節行路吟不見柏梁銅雀上寧聞
古時清吹音　又曰洛陽名工鑄為金博山千斵復萬

鏤上刻秦女攜手仙承君清夜之歡娛列置幃裏明燭
前外發龍鱗之丹綵內含麝芬之紫烟如今君心一朝
異對此長歎終百年　又曰璇閨玉墀上椒閣文窻繡
戶垂羅幕中有一人字金蘭被服纖羅采芳藿春燕參
差風散梅開幃對景弄春爵含歌攬涕恒抱愁人生幾
時得為樂寧作野中之雙鳧不願雲間之別鶴　又曰
對案不能食拔劍擊柱長歎息丈夫生世會幾時安能
蹀躞垂羽翼棄置罷官去還家自休息朝出與親辭暮
還在親側弄兒牀前戲看婦機中織自古聖賢盡貧賤
何況我輩孤且直　又曰剉蘗染黃絲黃絲歷亂不可

治我昔與君始相值爾時自謂可君意結帶與君言死
生好惡不相置今朝見我顏色衰意中索寞與先異還
君金釵玳瑁簪不忍見之益愁思　又曰春禽喈喈且
暮鳴最傷君子憂思情我初辭家從軍僑榮志溢氣干
雲霄流浪漸冉經三齡忽有白髮素髭生今暮臨水拔
已盡明日對鏡復已盈但恐羈死為鬼客客思寄滅生
空精每懷舊鄉野念我舊人多悲聲忽見過客來問我
寧知我家在南城答云我曾居君鄉知君遊宦在此城
我行離邑已萬里今方羈役去遠征來時聞君婦閨中
孀居獨宿有貞名亦云朝悲泣閒房又聞暮思淚沾裳

形容憔悴非昔悅蓬鬢衰顏不復妝見此令人有餘悲
但願君懷不暫忘　宋湯惠休怨詩行曰明月照高樓
含君千里光巷中情思滿斷絕孤妾腸悲風盪帷帳瑤
翠坐自傷妾心依天末思與浮雲長嘯歌視秋草幽葉
豈再揚暮蘭不待歲離華能幾芳願作張女引流悲繞
君堂君堂嚴且祕絕調徒飛揚【原】齊謝朓玉階怨詩
曰夕殿下珠簾流螢飛復息長安縫羅衣思君此何極
【增】又和王主簿怨情詩曰掖庭聘絕國長門失歡宴
相逢詠蘼蕪辭寵悲團扇花叢亂數蝶風簾入雙燕徒
使春帶賒坐惜紅妝變平生一顧重宿昔千金賤故人

心尚爾故心人不見　[原]梁元帝送西歸内人詩曰秋氣蒼茫結孟津復送巫山薦枕神昔時慊慊愁應去今日勞勞長別人　又豫章王蕭綜聽鐘鳴詩曰歷歷聽鐘鳴當知在帝城西樹隱落月東窗見曉星霧露朏朏未分明烏啼啞啞已流聲驚客思動客情客思鬱縱橫翩翩孤雁何所棲依依別鶴半夜鳴今歲行已暮雨雪向凄凄飛蓬旦夕起楊柳尚翻低氣鬱結涕滂沱愁思無所託強作聽鐘歌　又范雲登城怨詩曰楚妃歌修竹漢女奏幽蘭獨以閨中笑豈知城上寒　又劉孝綽班婕妤怨詩曰應門寂已閉非復後庭時況在青春日

萋萋綠草滋妾身似秋扇君恩絕履綦詎意遊輕輦從今賤妾辭　[增]陶弘景寒夜怨詩曰夜雲生夜鴻驚悽切嘹唳傷夜情空山霜滿高烟平鉛華沈照帳孤明寒月微寒風緊愁心絕愁淚盡情人不勝怨思來誰能忍　梁王僧孺秋閨怨詩曰斜光隱西壁暮雀上南枝風來秋扇屛月出夜燈吹深心起百際遥淚非一垂徒勞妾辛苦終言君不知　又爲何庫部舊姬擬靡蕪之句出戸望蘭薫褰簾正逢君斂容裁一訪新知詎可聞新人含笑近故人含淚隱妾意在寒松君心逐朝槿　又爲人寵姬有怨詩曰可憐獨立樹枝輕根易搖已爲露

所浥復爲風所飄錦衾襞未開端坐夜及朝是妾愁成瘦非君重細腰　又爲姬人自傷詩曰自知心裏恨還向影中羞迴持昔慊慊變作今悠悠還君與妾扇歸妾奉君裘斷弦猶可續心去最難留　[原]又吴均行路難曰洞庭水上一株桐經霜觸浪向嚴風昔時抽心曜白日今旦臥死黄沙中洛陽名工見咨嗟一剪一刻作琵琶白璧規心學明月珊瑚映面作風花帝王見賞不見忘持擕把握登建章掩抑摧藏張女彈殷勤促柱楚明光年年月月對君子遥遥夜夜宿未央未央綵女棄鳴篪爭見拂拭生光儀茱萸錦衣玉作匣安念昔日枯樹

枝不學衡山南嶺桂至今千載猶未知　又曰青瑣門外安石榴連枝接葉夾御溝金墉城西合歡樹垂條照采拂鳳樓遊俠少年遊上路傾心顛倒相戀慕摩頂至足買片言開胸瀝膽取一顧自言家在趙邯鄲翩翩舌杪復劍端青驪白駮的盧馬金羈綠鞚紫絲韁蹀躞橫行不肯進夜夜汗血至長安長安城中諸貴臣爭貴儒者席上珍復聞梁王好學問輕棄劍客如埃塵吾丘壽王始得意司馬相如適被申大才大辨尚如此何況我輩輕薄人　又曰君不見西陵田從横十字成陌阡君不見東郊道荒凉蕪沒起寒烟盡是昔日帝王處歌姬

舞女達天曙今日翩妍少年子不知華盛落前去吐心
吐意許他人今且廻惑生猶豫山𡵉 任樹自有枝心中
方寸自相知何言歲月忽若馳君之情意與我離還君
珉瑁金雀釵不忍見此使心危 又曰君不見長安客
舍門倡家少女名桃根貧窮夜紡無燈燭何言一朝奉
至尊至尊離宮百餘處千門萬戶不知曙唯聞啞啞城
上烏玉欄金井牽轆轤丹梁翠柱飛流蘇香薪桂火炊
雕菰當年翻覆無常定薄命爲女必已麄 又費昶長
門怨詩曰向夕千悲起百恨何嗟及愁思且歸牀羅襦
方掩泣緯樹搖風軟黃鳥弄聲急金屋貯嬌時不言君

不入 又孔翁歸班婕妤怨詩曰長門與長信日暮九
重空雷聲聽隱隱車響絕籠籠恩光隨妙舞團扇逐秋
風鉛華誰不見人意自難同 又何思澄班婕妤詩曰
寂寂長信曉雀聲愁洞房蜘蛛網高閣駁蘚被長廊虚
殿簾帷靜閑階花蕊香愁心視日暮還復守空牀 又
施榮泰王昭君詩曰垂羅下椒閣舉袖拂胡塵唧唧撫
心歎蛾眉誤殺人 又徐悱妻劉氏班婕妤怨詩曰日
沒應門閉愁思百端生況復昭陽近風傳歌吹聲寵移
眞不恨讒枉太無情祗言爭分理非妬舞腰輕 又王
叔英妻劉氏王昭君怨詩曰一生竟何定萬事良難保

丹青失應圖匣玉成秋草相接辭關淚至今猶未燥漢
使汝南還殷勤爲人道 又范靖妻沈氏昭君歎詩曰
早信丹青巧重賂洛陽師千金畫雲鬢百萬寫蛾眉
陳陰鏗班婕妤詩曰柏梁新寵盛長信昔恩傾誰謂書
畫巧翻爲歌舞輕花月分窓進苔草共階生憶淚衫前
滿單眠夢裏驚可惜逢秋扇何用合歡名 陳昭昭君
辭曰跨鞍今永訣垂淚別親賓漢地隨行盡胡關逐望
新交河擁塞霧隴月闇沙塵唯有孤明月猶能遠送人
【增】唐蕭嵩婕妤怨曰不分君恩斷新妝視鏡中容華
尚春日嬌愛已秋風枕席臨窓曉帷屏向月空年年後

庭樹榮落在深宮 王惟班婕妤詩曰玉窓螢影度金
殿人聲絕秋夜守羅帷孤燈耿不滅 又曰怪來妝閣
閉朝下不相迎總向春園裏花間語笑聲 王諲後庭
怨曰君不見紅閨少女端正時夭夭桃李仙容姿幸得
君王憐巧笑披香殿裏薦蛾眉蛾眉雙雙人共進常恐
妾身從此擯甄妃爲妬出層宮班女因猜下長信長信
宮門閉不開昭陽歌吹風送來夢中魂魄猶言是覺後
精神尚未廻念君嬌愛無終始使妾長啼後庭裏獨立
每看斜日盡一坐直至孤燈死秋日聞蟲翡翠簾春晴
照面鴛鴦水紅顏舊來花不勝白髮如今雪相似傳聞

紈扇思未歇預想蛾眉上初月如君貴僞不貴眞還同棄妾逐新人借問南山松葉意何如北砌槿花新　王昌齡西宮春怨詩曰西宮夜靜百花香欲捲珠簾春恨長斜抱雲和深見月朦朧樹色隱昭陽　又西宮秋怨詩曰芙蓉不及美人妝水殿風來珠翠香却恨含情掩秋扇空懸明月待君王　崔國輔怨詞曰樓頭桃李疎池上芙蓉落織錦猶未成蛩聲入羅幕　李白夜坐吟曰冬夜夜寒覺夜長沈吟久坐坐北堂水合井泉月入閨金釭青凝照悲啼金釭滅啼轉多掩妾淚聽君歌歌有聲妾有情情聲合兩無違一語不入意從君萬曲梁

塵飛　又玉階怨詩曰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韈却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　又怨情詩曰美人捲珠簾深坐顰蛾眉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　又長門怨詩曰天迴北斗挂西樓金屋無人螢火流月光欲到長門殿別作深宮一段愁　朱珠開緘怨詩曰夫婿邊庭久幽閨恨幾重玉琴知別日金鏡識愁容幨寄雲中服纔開海上封年年得衣慣且試莫裁縫　皇甫冉秋怨詩曰長信多秋色昭陽借月華那堪閉永巷聞道選良家　又婕妤怨詩曰花枝出建章鳳管發昭陽借問承恩者雙蛾幾許長　雍陶美人春風怨詩曰澹蕩春風滿眼來

落花飛蝶共徘徊偏能飄散同心結無那愁眉吹不開　又貧居春怨詩曰貧居盡日冷風烟獨向簷牀看雨眠寂寞春風花落盡滿庭榆莢似秋天　馬戴雀臺怨詩曰魏宮歌舞地蝶戲鳥還鳴玉座人難到銅臺雨滴平西陵樹不見漳浦草空生萬恨盡埋此徒懸千載名　劉滄洛神怨詩曰子建東歸恨思長飄颻神女步池塘雲鬟高動水宮影珠翠乍搖沙露光心寄碧流空婉孌夢殘春色自悠揚停車綺陌傍楊柳片月青樓落未央　曹鄴怨歌行曰丈夫好弓劒行坐說金吾喜聞有行役結束不待車官田贈倡婦留妾侍舅姑舅姑皆已

死庭花半是蕪中妹尋適人生女亦嫁夫何曾寄消息他處却有書嚴風厲中野女子心易孤貧賤又相負封侯意何如　又金井怨詩曰西風催急景美人照金井不見面上花却恨井中影　張喬長門怨詩曰御泉長繞鳳凰樓自是恩波別處流閒揲舞衣歸未得夜來砧杵六宮秋　陸龜蒙洞房怨詩曰玉插朝扶驂金梯晚下臺春衫將別淚一夜兩難裁　鄭谷長門怨詩曰流水君恩共不回杏花爭忍掃成堆殘春未必多烟雨淚滴閒階長綠苔　高蟾長門怨詩曰天上何勞萬古春君前誰是百年人魂消尚愧金爐燼思起猶慙玉輦塵

烟翠薄情攀不得星芒浮艷採無因可憐明鏡來相向
何似恩光朝夕新　王貞白湘妃怨詩曰舜欲省蠻陬
南巡非逸遊九山沈白日二女泣滄洲目極楚雲斷恨
深湘水流至今聞鼓瑟咽絶不勝愁　又長門怨詩曰
寂寞故宮春殘燈曉尚存從來非妾過偶爾失君恩花
落傷容鬢鶯啼驚夢魂翠華如可待應免老長門　韋
莊宮怨詩曰一辭同輦閉昭陽耿耿寒宵禁漏長釵上
翠禽應不返鏡中紅艷豈重芳螢低夜色棲瑤草水咽
秋聲傍粉牆展轉令人思蜀賦解將惆悵感君王　又
明妃詩曰不用牽心恨畫工帝家無策及邊戎香魂若

得昇明月夜夜還應照漢宮　崔道融長門怨詩曰長
門春欲盡明月照花枝買得相如賦君恩不可移　又
曰長門花泣一枝春爭奈君恩別處新錯把黃金買詞
賦相如自是薄情人　又班婕妤詩曰寵極辭同輦深
恩棄後宮自題秋扇後不敢怨春風　范浚讀長門賦
詩曰阿嬌負恃頗姝好那知漢帝恩難保一朝秋水落
芙蕖幾歲長門閟春草自憐身世等前魚舊寵全移衛
子夫獨夜不眠香草枕東廂斜月上金鋪曉鶯未卷車
音近失喜疑君枉瑤軫臨風望幸立多時却是輕雷聲
隱隱年年織女會牽牛百子池邊侍宴遊自從一落離

宮後無復穿針更上樓　姜夔琵琶洲詩曰松尾颼颼
石浪寒塞吟番曲轉聲酸人間無此春風手應是江妃
夜夜彈　嚴羽蜀女怨詩曰幾時離月峽五見紫蘭凋
塞雁隨魂斷江花逐淚飄沙頭南北舍京口去來潮日
日無消息空登萬里橋　岳珂長門怨詩曰鶯風不成
雨雲行去無蹤妾生三十年著籍長門宮宮車轆轆春
雷曉明星初熒綠雲擾增成丙舍爭迎鸞惟有長門閉
花鳥黃門聞玉題畫史圖蛾眉金鋪振瓊鑰玉秀生銅
池朝陽繞回金屋在輯盼不堪人事改入宮已作鄭袖
啼出塞那知延壽貫花殘鳥語頻長門春復春花鳥易

驚老況復門內人東風動地夜來惡萬翠千紅繞簾幕
莫能自有匪石心肯顏班姬秋扇薄長門勿輕怨視此
筐中扇白華今綠衣自古今有之　孟鯁折花怨詩曰
匆匆杯酒又天涯晴日牆東叫賣花可惜同生不同死
却隨春色去誰家　金高廷玉飛山怨詩曰漢家自有
飛將軍軍中駭歎箭有神一朝乃與獄吏對惜無千金
書牘背手把鶻鐃口銜鞴號天者三我何辜伊我壯志
長已矣不得提攜玉龍死可憐休唱白浮鳩只合秦人
悲杜郵　元劉因明妃曲曰初聞丹青寫明眸明妃私
喜六宮羞再聞北使選絶色六宮無慮明妃愁妾身只

有愁可必萬里今從漢宮出悔不別君未識時免使君
心憐玉質君心有愛在遠方寧恨妾身辭椒房飛鴻不
解琵琶語祇帶離愁歸故鄉　龍仁夫琵琶亭詩曰老
大蛾眉負所天忍將離怨付哀弦江心正好看明月又
抱琵琶過別船　范梈轆轤怨曰門前水揚聲似雨幽
人當窗碧弦語東里征夫去不歸一雙蛾眉鏡中舞年
年井上攀轆轤勞心只恐秋葵枯他年種得長生草梅
花落盡青青好　周權明妃曲曰逝水無回波去箭無
反筈十載昭陽春萬里龍荒月風沙滿宮衣慘淡餘香
歇哀絃濕絲淚痕盡絲亦絶寄語漢飛將此計誠太拙

蛾眉豈長好不久為枯骨　薩都剌江南怨詩曰江南
怨生男遠遊生女賤十三畫得蛾眉成十五新妝識郎
面識郎一面恩猶淺千金買官遊不轉郎家水田跨州
縣大船小船過淮甸買官未得不肯歸不惜韶華去如
箭楊花簾幕飛乳燕疎雨梧桐閉深院人生無如江南
怨　楊維楨琵琶怨詩曰蜀絲鴛鴦織錦綉還檀鳳凰
斷金槽絃抽虁繭五色毫雙成十指聲嘈嘈冢頭青草
天山雪眼中紅冰鬼下血哀弦淒斷感精烈池上雞賓
躍方鐵　劉炳寒夜怨詩曰月來愁亦來心憐月去愁
應改樓高月轉遲停箏坐倚薰籠待月落却成眠誰知

枕冷愁仍在　劉永之行路難曰涉水多蛟龍蹶山多
猛虎荒城荊棘上參天大澤修蛇横草莽百里慘黯無
人煙驅車瞑行陷泥滓前車軸折後車來行人不覺旁
人哀眼前道路已如此何況太行高崔嵬為君歌路難
請君試一聽位高金多豈足貴擊鍾鼎食未是榮東溝
水流西溝涸昨日花開今日落世事榮枯反覆手七尺
之軀安所托古來賢達人與時同卷舒龐公鹿門隱馬
生鄉曲居款段聊乘下澤車何用終朝出畏途　明劉
基長門怨詩曰白露下玉除風清月如線坐看城上螢
飛入朝陽殿　又班婕妤詩曰昭陽秋清天如練笙歌

嘈嘈夜開宴長信宮中辭輦人獨倚西風咏紈扇傾城
自古有褒妲紅顏失寵何須怨冷冷玉漏掩重門一點
金缸照書卷　又宮怨詩曰何處春風拂苑牆飛飛片
片入昭陽多情尚有池邊柳留得啼鶯伴日長　王中
長門怨詩曰昭陽歌吹入獨自淚雙垂玉貌無如妾君
恩復在誰涼風揺繡戶明月臨金閨愁絶無人見流螢
點翠帷　高啓長門怨詩曰憎寵一時心塵生舊屋金
苔滋鞋履跡花遠度鑾音暮雀重門迥秋螢別殿陰君
明猶不察妬極是情深　又征婦怨詩曰良人不願封
侯印虎符遠發當番陣幾夜春閨惡夢多竟得將軍獲

軍信身沒猶存舊戰衣東家火伴為收歸妾生不識邊
庭路尋骨何由到咸武紙幡剪得招魂去只向當時送
行處 貝瓊行路難曰采玉于闐河問君勅律何時過
采珠鮫人室問君百身何時出珠玉歲久同為塵君胡
重利不重身海有波鉄我楫山有石摧我輪行路難出
門即羊腸何況萬里道管叔危周公匡人仇魯叟尊有
酒盤有壺鼓坎坎歌烏烏海不可涉山不可徒路旁之
人愛爾玉與珠行路難我以為父安知非虎我以為兄
安知非狼仰天悲歌泣下沾裳 梁寅玉階怨詩曰團
扇且棄置夕氣涼轉添流螢點魚鑰隕葉近蝦簾羅衣

舊恩賜不令珠淚霑 又怨歌行曰雲母屏風零露涼
蒲萄錦衾殘月光羞看繡帳雙鴛帶徒費薰衣百和香
一寶釵頭上千黃金可憐隨井無復尋情如秋嶺朝朝
淡愁似春江日日深二 鎦渙青樓怨詩曰錦樓花霧
飄綠塵芙蓉屏深疑淺春微酣著人嬌欲睡綵雲載夢
隔湘水雙螺小娃催理妝粉綿拂拭鸞鏡光濃黛掃眉
桂葉長涼露濯手薔薇香家本石城南市住早年悔作
青樓娼十八梳成金翅髻青蟲簪滑鴉背膩歌聲繞梁
揭塵起細黃咽秋鳳雛語翠綃舞衣珠珮結研金天鸞
銀蛺蝶神女騎龍別楚宮巫雲蜀雨隨峽風別離何多

歎樂少牛女隔河怨秋老黃衫少年下樓去馬蹄隆隆
浩無主 王璲瑤琴怨詩曰多情莫學澤中蘭有恨莫
為江上蓮蘭心守死心不改蓮根折斷絲猶牽君不見
天荒地老皆如此千古湘娥怨湘水至今血淚灑叢篁
點點香含露痕紫涔陽西望烟淒淒鷓鴣飛入烟中啼
蒼梧波杳彩雲滅萬里孤光秋月迷西風北渚蘋花白
歸夢未知身是客夜彈瑤瑟渡江來九疑翠黛濃如滴
瞿佑折花怨詩曰雙飛蝴蝶翻金粉風裏流螢棲未
穩銀瓶汲水漾漣漪下階自揀珊瑚枝雖然得入華堂
裏未必春光願如此樹頭花落還結子瓶內明朝抱香

死 蘇平班婕妤詩曰一自辭同輦深宮草又生甘隨
紈扇棄猶記玉階行明月愁中影流鶯夢裏聲笙歌前
殿夜教妾若為情 鄒亮長門怨詩曰寵極愛憐初憎
生妒忌餘隔花聞鳳吹卷幔望鸞輿夜月開金屋秋塵
暗綺疏悲愁誰解賦惟有馬相如 又長信宮詩曰妙
舞方承寵愁懷獨感傷金輿門外度紈扇篋中藏別殿
聞秋月空階槳曉霜涼飈太情薄渾不到昭陽 又雜
怨詩曰漾舟采芙蓉迴棹過蓮浦與君剖蓮房試看誰
心苦 徐庸玉階怨詩曰宮院生秋草流螢入夜飛玉
階零白露涼沁越羅衣 鎦績宕婦怨詩曰宕子行天

涯行行日云睒詎知閨中婦夙昔減容華憶夫上青山下車逢狹邪路遥不可見拭淚徒怨嗟愼勿令婦嗟宕子早還家不應蘼蕪草化作菖蒲花　張琰吳宫怨詩曰水殿新ゝ上白苧紫金篇巻錦雲襄吳王醉擁捧心人七寶牀ゝ今不起粉黛三千鎖別宫畫船相憶採芙蓉芙蓉未老白露濃館娃嫋嫋生西風　又婕妤春怨詩曰太液柳垂絲昭陽花滿枝如何長信草獨是見春遲　李東陽申生怨詩曰十日進一胙君食不得嘗讒言豈無端兒罪誠有名兒心有如地地墳終自傷兒生不如犬犬得死君傍天地豈不廣日月豈不光悲哉復

何言一死以自明　又綿山怨詩曰五蛇上天一蛇蟄綿山經月火不滅君侯恩重翻為仇不如放作山中囚君侯有臣一非少貪天之徒但自保臣心見母不見君誰言毋死非君恩今辰何辰夕何夕留與千年作寒食

又淮陰歎詩曰營門晝開齊犬吠蒯生相人先相背古來鳥盡良弓藏近時刎頸陳與張功成四海身無地歸楚楚疑歸漢忌極知猶豫成禍胎時乎時乎不再來君王恩深辨士走淮陰胷中血一斗婦人手執生殺機赤族不待君王歸君王歸神為惻獨不念秋毫皆信力舍人一喉彭王葅淮陰之辭眞有無噫吁戲淮陰之辭眞有無　又數奇歎詩曰匈奴七十戰戰不得當一當遂失道憤激摧肝腸君恩念數奇將令抑不揚白頭恥下獄飲泣橫千將致也報父讐寧為刺客死路傍隴西世節氣此志亦可傷陵乎爾誠才胡為辱死天一方

又明妃怨詩曰莫倚朱顔好妍媸無定形莫惜黄金貴能為身重輕一生不識君王面不是丹青誰引薦空將艷質惱君懷何似當時不相見君恩幸顧苦不早不及春風與秋草卻羨蘇郎男子身猶能仗節長安道休翻胡語入漢宫秖恐伶人如畫工畫工形貌尚可改何況依稀曲調中　又弄潮怨詩曰莫弄潮潮水深殺人

莫射潮中有孝女魂魂來父與遊魂去父與沈潮能殺人身不能溺人心潮水有盈縮人心無古今　彭華明妃曲曰抱得琵琶不忍彈胡沙獵獵雪漫漫曉來馬上寒如許信是將軍出塞難　徐禎卿落花怨詩曰青枝參差露華浥落花辭春不能泣芳閨少年對躊躇有情無言空怏悒落花含羞凝借問顔色與卿不相及江上橫波暮轉深江干燕泥生紫蘋前程零落不可保多謝嬌癡薄命人　黄省曾琵琶亭詩曰殘照皐亭夕秋風旅雁飛琵琶千載恨淚滿逐臣衣　又班婕妤詩曰夢斷清宵月愁深長樂宫無勞怨團扇漸冷是秋風　何

景明瑤瑟怨詩曰美人竹閒亭虛簾空月華相思湘江曲淚盡生斑花花開爲誰好花落不復掃出戶見春風低頭怨芳草坐彈五十弦起視江月殘愁弦不堪聽手澀金雁寒一彈正淒切再彈轉嗚咽三彈撥幽腸聲亂冰絲結西風吹芙蓉一夜落微紅豈知瑤瑟音能消青鏡容　汪本邊夫怨詩曰一枝長戟六鈞弓千里山河百戰中惆悵故園衣不到邊城容易起秋風　蔣山卿王昭君詩曰拭淚新裝束朝來殿裏辭何堪辭訣日却是見憐時漢騎臨關少胡笳出塞遲琵琶寫哀怨淒切轉添悲

原賦漢董仲舒士不遇賦曰嗚呼嗟乎遐哉邈矣時來曷遲去之速矣屈意從人非吾徒矣　三身俟時將就來矣心之憂兮不期祿矣遑遑匪寧秪增辱矣努力觸藩徒摧角矣不出戶庭庶無過矣重曰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末俗以辨詐而期通貞士以耿介而自束雖日三省于吾身猶懷進退之唯谷彼寔繁之有徒指其白以爲黑目信嫮而視渺口信辯而言訥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戾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違惑出門則不可與偕往藏器又蚩其不容退洗心而內訟固未知其所從觀上世之清暉廉士煢煢而靡歸殷湯

有卞隨與務光周武有伯夷與叔齊孰若反身于素業莫隨世俗而輪轉雖矯情而獲百利不如正心而歸一善　又司馬遷悲士不遇賦曰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顧影而獨存恒克己而復禮懼志行而無聞諒才韙而世戾將逮死而長勤雖有行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陳何窮達之易惑信美惡之難分時悠悠而蕩蕩將遂屈而不伸使公于公者彼我同兮私于私者自相悲兮天道微哉吁嗟濶兮人理顯然相傾奪兮好生惡死才之鄙也好貴夷賤哲之亂也昭昭洞達胷中豁也昏昏罔覺內生毒也我之心矣哲已能忖我之言矣哲已能選沒世

無聞古人惟恥朝聞夕死孰云其否逆順還周乍沒乍起無造福先無觸禍始委之自然終歸一矣　又司馬相如陳皇后長門賦曰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修薄具而自設兮君不肯而幸臨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晝陰雷隱隱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刻木蘭以爲榱兮飾文杏以爲梁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託于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案流徵以却轉兮聲窈妙而復揚摶芬若以爲枕兮席荃蘭而茝香忽寢寐而夢想兮魂若君之在傍　班

婕妤自悼賦曰承祖考之遺德荷性命之淑靈登薄軀於宮闈充下陳於後庭蒙聖皇之渥惠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奉隆寵於增城既過幸于非位竊庶幾乎嘉時陳女圖而鏡鑑顧女史而問詩歷年歲而悼懼閔蕃華之不滋白日忽以移光遂晻漠以昧幽猶被覆載之厚德不廢捐于罪尤奉供養於東宮託長信之末流重曰潛元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闥扃華堂塵兮玉階苔中庭萋兮綠草生神眇眇兮密靜處君不御兮誰爲榮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横流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

一過兮若浮　魏丁廙蔡伯喈女賦曰伊大宗之令女稟神惠之自然在華年之二八披鄧林之曜鮮明六列之尚致服女史之話言參過庭之明訓才朗悟而通元當三春之嘉月時將歸于所天曳丹羅之輕裳戴金翠之華鈿美榮曜之所茂哀寒霜之已繁豈偕老之可期庶盡歡於餘年何大願之不遂飄微軀于逆邊行悠悠于日遠入窮谷之寒山慜柏舟于千祀負冤魂於黃泉俄羈虜其如昨經春秋之十二忍胡顏之重恥恐終風之我萃咏芳草于萬里想音塵之髣髴祈精爽於交夢終寂寞而不至哀我生之何辜爲神靈之所棄仰彼華

其已落臨桑榆之歛歔入穹廬之秘館亟踰時而經節歎殊類之非匹傷我躬之無悅修膚體以深念歎蘭澤之空設佇美目於無忌向凱風而泣血　梁江淹恨賦曰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人生到此天道寧論于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若乃趙王既虜遷于房陵薄暮心動昧旦晨興別艷姬與美女喪金輿及玉乘置酒欲飲悲來塡膺千秋萬歲爲怨難勝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冤拔劍擊柱弔影慚魂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搖風忽起白日西匿隴雁少飛代雲寡色望君王兮何期終蕪絶兮

異域至于敬通見抵罷歸田里閉關却掃塞門不仕左對孺人右顧稚子脫略公卿跌宕文史齎志沒地長懷無已若夫中散下獄神氣激揚濁醪夕引素琴晨張秋日蕭索浮雲無光鬱青霞之奇志入修夜之不暘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遷客海上流戍隴陰此人但聞悲風汩起泣下沾衿亦復含酸茹歎銷落湮沉若乃騎疊跡車屯軌黃塵匝地歌吹四起無不烟斷火絶閉骨泉裏已矣哉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滅兮丘隴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

愁一

原 莊子曰不知乎人謂之愚知乎則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傷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

愁二

原 左傳曰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魏獻子曰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覯則民愁愁則墊隘于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　又曰吴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爲之歌頌曰至矣哉哀而不愁知命也樂而不荒以禮節之　吴越春秋曰越王念吴欲復讐愁心苦志中夜抱柱

而哭承之以嘯羣臣聞之曰君王何愁心之甚也夫復讐謀敵非君王之憂自臣小之急務也　楚辭曰天問者屈原所作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日闇仰天歎息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奇偉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書寫愁思　又曰漁父者屈原所作也屈原馳逐江湘之間憂愁吟歎而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濱欣然自樂時遇屈原川澤之域怪而問之遂相應荅　史記曰虞卿著書八篇號曰虞氏春秋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自見於後世　後漢書曰梁冀妻色美善爲妖態作愁眉　郭子曰王東海王承字安期初過江登瑯邪山歎曰我由來不愁今日直欲愁

愁三

增 愁城 庾信愁賦曰攻許愁城終不破蕩許愁門終不開何物煮愁能得熟何物燒愁能得然閉門欲去愁愁終不肯去深藏欲避愁愁已知人處 萬斛 誰知一寸心乃有萬斛愁 寄愁 唐仲長統詩寄愁天上埋憂地下 愁逼 段成式句愁逼夜長銷漢短而脈脈寒侵夢愁逐行雲去以遲遲 解愁 古今注曰漢武帝爲膠東王時長公主嫖有女欲與王婚抱王置膝上問曰兒欲得婦否長主指長御百餘人皆云不用指其女問曰阿嬌好否笑對曰若得阿嬌作婦當作金屋貯之遂成婚及爲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元光五年廢居長門宮愁悶悲思聞司馬相如工文章奉黃金百斤令爲解愁之辭相如

爲作長門賦武帝見而傷之更得親幸 無歡 又曰魏陳思王植每欲別見談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時法制待藩國峻迫怯十一年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 看朱成碧 王僧孺詩又武后詩曰看朱成碧思紛紛憔悴支離爲憶君

愁四

原 詩 後漢張衡四愁詩曰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從之梁甫艱側身東望涕霑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爲懷愁心煩勞　又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贈我翠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　又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坂長側身西望涕沾裳美人贈我貂

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　又曰我所思兮在雁門欲往
從之雪紛紛側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
報之青玉案　晉張載擬四愁詩曰我所思兮在南巢
欲往從之巫山高佳人遺我筩中布何以報之流黃素
又曰我所思兮在朔湄欲往從之白雪霏佳人遺我
雲中翮何以贈之連城璧　又曰我所思兮在隴原欲
往從之隔秦山佳人遺我雙角端何以贈之雕玉環
又曰我所思兮在營州欲往從之路阻修佳人遺我綠
綺琴何以贈之雙南金　宋王微詠愁詩曰自子抱羈
思眇與日月長載離非宋遠誰謂河難航憂隨積霖密

慨因朗旭彰負之苦不勝即之竟無方如彼引鯤魚待
盡守空梁天地豈私貧運至豈因當旣悟非形兆茲數
詎可攘　梁王僧孺夜愁示諸賓詩曰簷露滴為珠池
水合如璧萬行朝淚瀉千里夜愁積孤帳閉不開寒膏
盡復益誰知心眼亂看朱忽成碧　又忽不任愁聊示
固遠詩曰去秋寄舊吳今春投故越淚逐東歸水心挂
西斜月未應歲貶顏直以憂殘鬢　又劉孝綽夜不得
眠詩曰夜長愁反覆懷抱不能裁披衣坐惆悵當戶立
徘徊風音觸樹起月色度雲來夏葉依窗落秋花當戶
開光陰已如此復持憂自催　又劉孝先和兄孝綽夜

不得眠詩曰夜愁眠不安起望臺南端葉慘風聲異樓
空月色寒笙冷調還數弦脆上琴難百年行詎幾萬慮
坐相攢誰家有明鏡暫借照心看　增　梁沈約學省愁
臥詩曰秋風吹廣陌蕭瑟入南闈愁人掩軒臥高窗時
動扉虛館清陰滿神宇曖微微網蟲垂戶織夕鳥傍簷
飛纓佩空為忝江海事多違山中有桂樹歲暮可言歸
杜牧愁詩曰聚散竟無形迴腸自結成古今留不得
離別又潛生降虜將軍思窮秋遠客情何人更憔悴落
第泣秦京　溫庭筠春愁曲曰紅絲穿露珠簾冷百尺
啞啞下纖綆遠翠愁山入臥屏兩重雲母空烘影涼簪

墜髮春眠重玉兔氤氳柳如夢錦疊空牀委墜紅颸颸
掃尾雙金鳳蜂喧蜨戲俱悠揚柳拂赤闌纖草長覺後
棃花委平綠春風和雨吹池塘　又客愁詩曰客愁看
柳色日日逐春風蕩漾春風裏誰知歷亂心　李群玉
湘中古愁詩曰涼風西海來直渡洞庭水翛翛木葉下
白浪連天起蘅蘭委皓霜百草一時死摧殘負志人感
歎何窮已　又曰昔我覩雲夢窮秋經汨羅靈均竟不
返怨氣成微波蕙桂開古祠朦朧入幽蘿落日瀟湘上
淒涼吟九歌　又曰南雲哭重華水死悲二女天邊九
點黛白骨迷處所朦朧波上瑟清夜降北渚萬古一雙

魂飄飄在煙雨　又客愁詩曰客愁看柳色日日逐春
長憑送湘流水綿綿入帝鄉　韓琮春愁詩曰金烏長
飛玉兔走青鬢長青古無有秦娥十六語如弦未解貪
花惜楊柳吳魚嶺雁無消息水誓蘭情別來久勸君年
少莫遊春煖風遲日濃于酒　曹鄴三愁詩曰遠夢如
水急白髮如草新歸期待春至春至還送人　又曰瀾
草短短青山月朗朗明此夜目不掩屋頭烏啼聲　又
曰別家鬢未生到城鬢似髮朝朝臨川望瀾水不入趙
韓偓擁鼻詩曰擁鼻悲吟一向愁寒更轉盡未回頭
綠屏無睡秋分簟紅葉傷時月午樓却要因循添逸興

若爲趨競愴離憂殷勤憑仗官渠水爲到西溪動釣舟
韋莊愁詩曰避愁愁又至愁事事難忘夜作心中火
朝爲鬢上霜不經公子夢偏入旅人腸借問高軒客何
鄉是醉鄉　又春愁詩曰寓思本多傷逢春恨更長露
沾湘竹淚華蹋越梅妝睡怯交加夢閒傾瀲灔觴後庭
人不到斜月上松篁　又曰自有春愁正斷魂不堪芳
草思王孫落花寂寂黃昏雨深院無人獨倚門　晁沖
之紀愁詩曰北風吹我裳夏潦漂我屋牛羊殘我稼雀
鼠耗我穀霜寒蹋我指雨淫疾我腹朝行桑榆間秋序
傷遠日莫涉水之涯含沙中兩足攬轡馬病黃伏軾輿

駝輻陟山既見虎還含乃對鵰一沐三握髮十飯九不
肉先生當離垢居士今耐辱飽聞戒畏途那知有沈陸
胡銓買愁村詩曰北往常思聞喜縣南來怕入買愁
村區區萬里天涯路野草芳煙正斷魂　陸游春愁曲
曰伏羲至今三十餘萬歲春愁日日常相似外大瀛海
環九州無有一州無此愁我願無愁但歡樂朱顏綠鬢
常如昨金丹九轉徒可聞玉兔千年空擣藥蜀姬雙鬟
婭姹嬌醉看恐是海棠妖世間無處無愁到底事難過
萬里橋　方岳不寐詩曰不寐何爲者幽居事更稠法
風思鶴冷聞雨爲花愁草合妨遊屐沙崩壓釣舟看囊

故無恙欹枕數更籌　眞山民夜坐詩曰匹馬平生汗
漫遊如今寂寞老林丘小窗半夜青燈雨幽樹一庭黃
葉秋懶看世情寧睡去怕傷時事莫吟休寒蛩可是知
人意未到莎根只說愁　金朱弁秋夜詩曰秋夜雖新
永未抵客愁長秋月雖已圓不照寸心方將心貯此愁
負作萬斛量惟月憐此夜誰共千里光空令還家夢欲
趁征鴻翔　又客夜詩曰城月四更上窗風一室幽纖
雲縈雁塞重露逼貂裘兵革何年息乾坤此夜愁殊鄉
兩行淚醫屑灑清秋　高士談春愁曲曰歷花曉露萬
樹冷金井咿啞轉鐵綆寶階寂寂苔紋深東風搖碎湘

簾影芙蓉帳暖春眠重窓外啼鶯喚新夢推枕起來嬌
翠顰一線沈烟囷金鳳遊絲飛絮俱悠颺慵倚繡牀春
晝長郎馬不嘶芳草暗半篩急雨飛橫塘　元許衡不
寐詩曰秋宵初感慨展轉不成眠老况青燈外羇愁白
髮邊蹉跎嗟往事安穩憶歸年却起開門坐霜清月滿
天　同怨愁詩曰來時容易去何遲半在胷中半在眉
門掩落花春去後窓含殘月酒醒時濃如野外連天草
亂似空中惹地絲除却五侯歌舞地人間何處不相隨
宋无春愁詩曰金雁塵香暗鳳弦紅繩風緊閙秋千
園林寂寞無鶯燕一段春愁是杜鵑　殷全不寐詩曰
中夜不成寐起來看明月候蟲吟一聲愁腸幾回折愁
腸折還續宛轉如環玦出戶野蹊蹋商飈倏已發商飈
來何許吹我頭上髮莫吹淚入河添之作嗚咽　盛彧
和春愁曲曰鶯黃柳枝撲輕雨裊斷新愁千萬縷菱花
倦拂瑣窓開吹得瑤笙雜鶯語下牀不受春風扶傷春
擊碎青珊瑚香消玉散繡針澁閒開五色雙氍毹離恨
難禁情未愜那肯將心託紅葉翠帷深護曲闌花羞殺
東家白蝴蝶　張寧莫愁樂詩曰金雀玉搔頭生來喚
莫愁自從歡去後不出石城遊　楊守陳不寐詩曰客
夜耿無寐其如鐘漏稀入簾霜氣重當戶月華微切切

候蟲語蕭蕭寒葉飛擁衾成永歎不是為無衣　林大
輅不寐詩曰擁被息塵想瀟瀟雨到蓬孤城連禁漏永
夜動悲風往事疎燈裏新愁濁酒中南歸稀信使明發
報征鴻
原賦魏曹植敘愁賦曰時家二女弟故漢皇帝聘以為
貴人家母見二弟愁思故令予作賦曰嗟妾身之微薄
信未達乎義方遭母氏之聖善奉恩化之彌長迨盛年
而始立修女職於衣裳承師保之明訓誦六列之篇章
覩圖像之遺形竊庶幾乎英皇委微軀于帝室充末列
於椒房荷印紱之令服非陋才之所望對牀帳而太息
慕二親以增傷揚羅袖而掩涕起出戶而彷徨顧堂宇
之舊處悲一別之異鄉　又愁思賦曰四節更王兮秋
風悲遥思惝怳兮若有遺原野蕭條兮煙無依雲高氣
靜兮露凝衣野草變色兮莖葉稀鳴蜩抱木兮雁南飛
歸室解裳兮步庭前月光照懷兮星依天居一世兮芳
景遷松喬難慕兮誰能仙長短命也兮獨何愆　又九
愁賦曰嗟離思之難忘心慘毒而含哀踐南畿之末境
超引領之徘徊眷浮雲以太息願攀登而無階匪狗榮
而愉樂信舊都之可懷恨時王之謬聽受姦枉之虛辭
揚天威以臨下忽放臣而不疑登高陵而反顧心懷愁

而荒悴念先寵之既隆哀後施之不遂雖危亡之不豫亮無遠君之心刈桂蘭而秣馬舍予車于西林願接翼于歸鴻嗟高飛而莫攀因流景而寄言嚮一絕而不還傷時俗之趨險獨惆悵而長愁感龍鸞而匿迹如吾身之不留竄江介之曠野獨眇眇而泛舟思孤客之可悲慜予身之翩翔豈天監之孔明將時運之無常謂內思而自策筭乃昔之從殃以忠言而見黜信無負于時王俗參差而不齊豈毀譽之可同競昏瞀以營私害予身之奉公共朋黨而妒賢俾予濟乎長江嗟大化之移易悲性命之攸遭愁慊慊而繼懷怛慘慘而情挽曠年載

而不廻長去君乎悠遠御飛龍之蜿蜒揚翠霓之華旌絕九霄而高騖飄弭節於天庭披輕雲而下觀覽九土之殊形顧南郢之邦壤咸蕪穢而倚傾驂盤桓而思服仰御驤以悲鳴紆予袂而收涕僕夫感以失聲履先王之王路豈淫徑之可遵知犯君之招咎恥干媚而求親顧旋復之無軏長自棄于遐濱與麋鹿而爲羣宿林藪之葳蓁野蕭條而極望曠千里而無人民生期于必死何自苦以終身寧作清水之沈泥不爲濁路之飛塵踐蹊徑之危阻登嵓嶢之高岑見失羣之離獸覿偏棲之孤禽懷憤激以切痛若回刃之在心愁戚戚其無爲遊

綠林而逍遙臨白水以悲嘯猿驚聽而失條亮無怨而棄逐乃余行之所招　魏繁欽愁思賦曰何旻秋之慘慘處閑夜而懷愁潛白日于元陰翳明月于重幽零雨濛其迅集潢潦汩以橫流聽峻階之回霤心沈切以增憂嗟王事之靡盬士感時而情悲願出身以徇役式簡書以忘歸時陟岵以旋顧涕漸纓而鮮晞聽鳴鶴之哀音知我行之多違悵俯仰而自憐志躑躅而摧感聊弦歌以厲志勉奉職于閨闈　又弭愁賦曰傷有關之淑女採薜荔于朝陽露素質之皎皎綰元髮以流光結翠葉于珠簪擢丹華于綠房點圓的之熒熒映雙輔而相

望襲遊閑之妓服靜阿縠之桂裳紉蕙蘭于纓佩動瓊暖以遺芳既容治而多好且妍惠而纖徽顧見予之獨立知我情之思歸鳴環瑱以回眄若欲進而行遲眷紅顏之曄曄何的爍之少羣整桂冠而自飾敷綦藻之華文從景炎而猗靡褰綿邈以繽紛時瞭眇以含笑收婉媚以愁人　梁簡文帝序愁賦曰情無所治志無所求不懷傷而忽恨無驚猜而自愁玩飛花之入戶看斜暉之度寮雖復玉觴浮椀趙瑟含嬌未足以祛斯耿耿息此長謡

〔原〕文魏曹植釋愁文曰予以愁慘行吟路邊形容枯悴

憂心如焚有元虛先生見而問之曰子將何疾以至於斯荅曰吾所病者愁也先生曰愁是何物而能病子乎荅曰愁之爲物惟惚惟怳不召自來推之弗往尋之不知其際握之不盈一掌寂寂長夜或羣或黨去來無方亂我精爽其來也難進其去也易追臨餐困於哽咽煩寃毒於酸嘶加之以粉飾不澤飲之以兼肴不肥溫之以火石不消摩之以神膏不稀愛之以巧笑不悅樂之以絲竹增悲醫和絕思而無措先生豈能爲我著䇿乎先生作色而言曰予徒辨子之愁形未知子愁所由生吾獨爲子言其發矣今大道既隱子生末季沈溺流俗

眩惑名位濯纓彈冠諂諛榮貴坐不安席食不終味遑遑汲汲或慘或悴所鶩者名所掎者利良田華薄凋損正氣吾將贈子以無爲之藥給子以淡泊之湯刺子以元虛之鍼炙子以淳樸之方安子以恢廓之宇坐子以寂寞之牀使王喬與子攜手而遊黃公與子咏歌而行莊生爲子具養神之饌老聃爲子致愛性之方趨遐路以棲跡乘輕雲以高翔于是精駭意散改心回趣願納至言仰崇元度衆愁忽然不辭而去

喜一

增說文曰喜樂也不言而悅也　易曰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尚書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　毛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又曰我有嘉賓中心喜之　又曰菁菁者莪樂育才也君子能長育人才則天下喜樂之也　禮記曰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　又曰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　又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也　爾雅曰坎坎僔僔喜也　春秋繁露曰春之爲言蠢也蠢蠢者喜樂之貌　莊子曰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故法言曰

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抱朴子曰人主有道國有善政則四七從度五星不逆日不蝕朔月不薄望霜不夏繁雷不冬洩喜瑞並臻災厲寢滅此則天喜也　淮南子曰喜怒者道之邪也　又曰大喜墜陽　太平御覽顏子曰夫哀樂喜怒愛憎欲懼人之情也當其哀也則哭泣擗踴遇其喜也則欲歡笑鼓舞　又程顥曰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　太公六韜曰因其所喜以順其志

喜二

增列子曰堯微服遊于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曰古詩也　尚書申侯曰維王既誅崇侯虎諸侯貢萬民咸喜　禮記曰文王爲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内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内豎曰安文王乃喜　又曰武王承命興師誅商萬國咸喜軍發孟津前歌後舞　楚辭曰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乃喜　汲冢周書曰師曠見太子晉曰不遠長道而求一言王子應之曰吾聞太師將來甚喜而又懼吾年甚少見子而懾盡忘吾其

度　左傳曰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　又曰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子產喜以語子太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今吾見其心矣　又曰鄭六卿餞韓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賦起亦以知鄭志子柳賦籜兮宣子喜曰鄭其庶幾乎　公羊傳曰九月丁卯子同生子同者孰謂謂莊公也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此言喜有正何久無正子也　又曰齊高子來盟高子

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　國語曰孫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于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言而無謀是以難及于身子何喜焉　韓詩外傳曰曾子曰吾嘗仕爲吏祿不過鍾釜尚有欣欣然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　列子曰鄭人有薪于野者遇駭鹿從而擊之斃恐人之見也遽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　戰國策曰呂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于東周東周大喜　又曰孟嘗君出行國至楚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送之不欲行見孟嘗君

門人公孫戍曰臣郢之登徒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賣妻息不足以償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劒願得獻之戍曰諾入見孟嘗君曰諸國所以皆致相印于君以國事累君者悅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至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孟嘗君曰善戍趨而出孟嘗君曰今子何舉足高志之揚也戍曰臣有大喜三重之以寶劒　孟嘗君曰何謂也戍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入諫一喜諫而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三喜　史記曰趙使藺相如賚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秦王大喜傳璧以示美人及

左右左右皆呼萬歲　又曰呂后謂高祖季所居之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　漢書曰高祖入關與父老約法三章民大喜　又曰英布閒行與隨何俱歸漢王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死就舍帳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　又曰蕭何聞韓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　西京雜記曰樊將軍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于天云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應之曰有之夫目瞤得酒食燈大花得錢財鵲噪則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也

漢書曰翟方進隨父至汝南蔡父奇方進形貌有封侯骨方進既厭爲小吏聞蔡父言心喜　又曰匈奴單于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欣喜　東觀漢記曰上謂鮑永曰我攻懷三日兵不下關東畏卿且將故人往即拜永諫大夫至懷謂太守曰足下所以堅不下者未知孰是也今聖主即位天下已定不降何待即開城降上大喜與永對食　又曰賈復北與五校戰于眞定大破之復傷瘡甚上驚復病尋愈追及上上見大喜　又曰梁鴻妻椎髻著布衣操作具而前鴻大喜曰此眞梁鴻之妻也　又曰上幸長安祠高廟十一陵歷覽宮館舊處會郡縣吏勞賜作樂有縣三老大言陛下入東都臣望顏色儀類似先帝臣一驩喜百官嚴設如舊時臣二驩喜見吏賞賜識先帝時事臣三驩喜陛下聽用直諫默然受之臣四驩喜陛下至明懲艾酷吏視人如赤子臣五驩喜進賢用能各得其所臣六驩喜天下太平德合于堯臣七驩喜　又曰上以馮異爲孟津將軍屯河上擊走朱鮪追至洛陽城門環城一匝乃還上聞之大喜諸將皆賀

又曰郭伋字細侯在并州素結恩德行部到西河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于道次迎拜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

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　續漢書曰荀爽嘗謁李膺因爲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　零陵先賢傳曰劉巴入益州劉璋見而驚喜每事咨問璋遣法正迎劉備巴諫不聽閉門稱疾備攻成都命軍中曰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　司馬彪九州春秋曰曹公與袁紹相距遣人招張繡繡欲歸紹賈詡勸繡歸曹公公見之喜執詡手曰使我信重于天下者君也

邴原別傳曰魏太祖爲司空辟原署東閤祭酒太祖北伐克單于還曰孤返鄴諸君必來迎其不來者獨邴祭酒耳言訖未久而原先至門下通謁太祖大喜　魏

志曰荀彧薦郭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喜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眞吾主矣 張勃吳錄曰長沙桓王在歷陽遣書呼周瑜瑜將兵五百船糧器仗星夜馳赴王大喜執瑜手曰卿至諧矣 雷煥別傳曰張華以煥爲豐城令得雙寶劒乃送一劒與華自留一劒華甚喜曰此干將也 檀道鸞續晉陽秋曰謝元既破賊有驛書至謝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畢了無喜色還碁如故客問之徐曰小兒輩遂已破賊客罷還内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 崔鴻後秦錄曰秦末祆星見于東井尹緯知秦將滅心喜踴躍向天再拜 孫嚴宋書曰劉宣字萬壽素曉天文知晉室當復又夢允土服之覺而喜曰允者桓也桓既吞矣吾當復本土乎 唐書曰陸贄從幸山南道途艱險扈從不及與帝相失一夕不至上驚軍士曰得贄者賞千金翼日贄謁見上喜形于顏聞其寵待如此 通鑑宋紀曰英宗時翰林學士劉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悚然改容太后聞之亦大喜 又曰司馬光差役之復爲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詣政事

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喜三

增 天心 雲氣 春秋元命苞兩口銜士爲喜喜得服心喜者爲憙憙天心 史記慶雲喜氣也 似春 昆陽 莊子古之眞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出不訢其入不距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 又曰人大喜邪毗于陽大怒邪毗于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 施舍 收正 左傳喜有施舍怒有戰關喜生于好怒生于惡 公孫尼子君子怒則說之以和喜則收之以正 原 孔子攝相 毛義受官 史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 後漢書毛義家貧以孝行稱張奉慕其名往之會府檄至以義守令義奉檄入喜動顏色

喜四

原 生於風 白帖喜生于風 形於色 又曰喜形于色 式宴以喜 詩 一則以喜 語孝子見親年老而猶克壯也 油然 汲冢周書人有五氣喜氣内畜雖欲隱之陽喜必見喜色油然以出 增 栩然 說文口壹爲喜壴者陳樂立而上見也人心之悅則其面目韓然而變知其喜也 蹵然 莊子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又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 瞿然 又曰九方歅謂子綦[illegible]子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喜索然涕 脫然 淮南子今夫繇者揭钁臿負籠土鹽汗交流喘息薄喉當此之時得休越下則脫然而喜矣巖穴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 見譽 文中子聞謗而怒者讒之囮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囮去媒讒佞遠矣 私喜 漢書呂須常以陳平前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讒平于呂后曰爲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平聞日益甚太后聞之私喜 四喜 曹進表曰臣得去爲昇之城獲觀百官之美此一喜也背茅茨之陋登闕閭之闕此二喜也必以有覬之容瞻見穆穆之顏此三喜也將以樗枕之質東受崇

聖之訓比四喜也　灑然書高祖謂秦王曰明還召湯行桑自快以東悉主之建成等因密使人

語帝古秦王左右皆以東人聞還各皆灑然喜觀其意不復來矣　津津又曰初三字相說位二人

磬打卷以李林甫在中郁驚無少懷喜聿聿出肖字間少選召書出擢帝尤齡以左右丞相罷林甫謂笑曰腸

左右丞相邪　眉端劉禹錫呂象序呂溫得一善則擊蔚揚映頰足信容𢘅色舞于眉端

怒一

增說文曰怒恚也　禮記曰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通鑑程顥荅張載書曰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于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于道亦思過半矣

元史曰或問爲治趙良弼曰必有忍乃其有濟人性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必克己然後可以制怒必順理然後可以忘怒惟忍所難忍容所難容事斯濟矣

怒二

增左傳曰公孫閼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于逵弗及子都怒閼于鄭也　又曰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我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　吳越春秋曰吳王伐齊請公孫聖告之聖諫願大王勿伐齊王大怒曰吾天之所生神之所助使力士石番擊以鐵槌身絕爲五　又曰子胥諫吳王王怒賜以屬鏤之劒盛以鴟夷之器投之于江　莊子曰孔子往見盜跖謁者通之盜跖忿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　列士傳曰秦召魏公子無忌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將朱亥著虎圈中亥瞋目視虎眥裂血出濺虎虎不敢動　韓子曰孟孫獵得麑使秦巴持之其母隨而呼秦巴不忍而與其母孟孫適至求麑不得大怒逐之　史記曰孟嘗君過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賢出觀皆笑曰始以薛公爲魁梧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　又曰鄒陽上書于梁王曰蘇秦相燕燕人惡之于王王按劒而怒食以駃騠　漢書曰項羽令將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曰樓煩楚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羽大怒自被甲執戟挑戰樓煩欲射羽羽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壁中不敢復出　又曰沛公使張良獻璧項羽羽受又獻玉斗於范增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屬今爲沛公虜矣　又曰黥布反上自征壁庸城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曰欲爲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　東觀漢記曰有詔會議靈臺所處上謂桓譚曰天下事吾欲讖決之何如譚極言讖之非經上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

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得解　又曰戴憑爲侍中數進見問得失憑曰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膚受之譖遂致禁錮世以是爲譏上怒曰子欲復黨乎憑出自繫廷尉詔引見即敕尚書解遵禁錮　又曰竇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奪沁水公主園公主不敢訴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臣乎　又曰和熹鄧后臨朝杜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根盛以縑囊于殿上撲殺之執法者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因逃竄　魏志曰夏侯惇從征呂布爲流矢所中傷左目時夏侯淵與惇俱爲將軍軍中號惇爲盲夏侯惇惡之每照鏡恚怒輒撲照著地　魏紀曰司馬懿與諸葛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幗婦人之飾懿怒上表請戰帝使衞尉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　吳志曰呂蒙少依姊夫鄧當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恚怒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居設有功富貴可致但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　又曰孫權既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佯醉權去翻起坐權大怒手劒欲擊之曰曹孟德尚殺孔

文舉孤于虞翻何有哉　晉書曰王導妻曹氏妬導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而將往焉導恐遽令命駕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遊洛邑何曾聞有蔡克兒　又曰郗超黨桓氏以父愔忠于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傷愍爲弊我亡後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愔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之則悉與溫往反密計愔于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　又曰周訪爲荊州刺史王敦以訪名將勳業隆重有疑色郭舒說敦曰荊州用武之國公宜自領敦從之訪大怒敦手書譬釋并遺玉環玉椀以申厚意訪投椀于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乎　又曰陶侃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　齊書曰世祖在便殿用金柄刀子剪爪王晏在側曰外聞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物世祖愕然窮問所以晏曰袁彖爲臣說之上銜怒良久彖到郡坐匿用祿錢免官　後魏書曰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援而自立不羣以李沖好士傾心

宗附沖亦重其器學禮而納焉每言之高祖公私共相
援益及彪爲中尉兼尚書爲高祖知待便謂非復藉沖
而更相輕背唯公會斂袂而已沖頗銜之後沖震怒數
責彪前後愆悖瞋目大呼投折几案罵辱肆口沖素溫
柔而一旦暴恚遂發病荒悸言語亂錯猶扼腕叫罵稱
李彪小人醫藥所不能療或謂肝臟傷裂旬有餘日而
卒　通鑑宋紀曰寇準在鎮値生辰造山棚大宴又服
用僭侈爲人所奏帝怒謂王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
乎旦曰準誠賢其如騃何帝意解　又曰馬知節與王
欽若爭論上前退見王旦詞色猶怒甚曰知節幾欲以

笏擊死之但恐驚動君相耳　又曰晏殊從幸玉清昭
應宮從者持笏後至殊怒以笏擊之折齒爲御史所論
出知宣州　又曰哲宗時邢恕爲太后姪公繪作書上
太后乞尊禮高氏太后怒罷恕　又曰建中靖國時曾
布當主紹述欲引陳瓘附己瓘投書畧曰足下尊私史
而壓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此二者足下之過也布讀
之大怒且嘻笑謂曰此書他人得之必怒布則不然雖
十書不較也　又曰林攄使遼時蔡京使其激怒以啓
釁攄遂恣情不遜遼人大怒空客館絶煙火三日乃遣
還　元史列傳曰拖雷遣搠不罕詣宋假道且約合兵

宋殺使者拖雷大怒曰彼昔遣苟夢玉來通好遽自食
言背盟乎乃分兵攻宋　又曰星吉爲行御史臺持風
憲湖東僉事三寶住性廉介御史有以私請者拒不納
則誣以事劾之章至星吉怒曰若人之廉孰不知之乃
敢爲是言邪即奏杖御史而白其誣

怒二

對 伐齊　侵蔡 國語晉郤獻子如齊齊頃公使婦人而笑之獻子怒歸請伐齊范武子退 [illegible]以郤子之怒甚矣不逞于齊必發諸晉國不得 [illegible] 齊侯與蔡姬乘舟[illegible]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絶之也蔡人嫁之 [illegible]

戲　破陰 [illegible]人之性有侵犯則怒 [illegible] 則氣激氣激則發怒 [illegible] 釋

又大怒

投牀　橫刀 傳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 [illegible] 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 [illegible]

恚憤 [illegible]

折笏　拂衣 [illegible]

射彭生　拘蘭子 [illegible]

逐獻公　鞭冉閔 [illegible]

奔声崔鴻後趙錄冉閔爲慕容恪所擒送容儁立問閔曰汝奴僕不才何自妄稱天子閔曰爾曹人面獸心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爲不作帝王邪儁怒鞭之三百

原 髮上衝冠 嚼齒抵几 史記藺相如怒髮上衝冠 朱傳怒齊吏兪會上抵見 伏屍流血 授兵登陴 戰策秦王謂唐雎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天子之怒也雎云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跣以頭搶地耳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 左傳余狡事嫺之然授兵登陴 許以詩罪 淵勸怒貌

怒四

原 懲忿 易損卦曰君子以懲忿窒慾注可損之美莫大于懲忿 無悔 詩宜無悔怒 不宜 又君 有 又匿怒司心 不宜有怒 內憂 又內憂于中賊口志異 昔被不辭而怒 如怒 子如 不怒 禮記祢則不怒而威 武怒 書其武怒 謹怒 憑怒

鬪如虓虎 詩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闞如虓虎 將子無怒 逢天僤怒 詩僤厚也 逢彼之怒 敬天之怒 並詩 不可犯 傳衆怒不可犯難犯 也 衆如水火 左傳衆怒如水火 怒生于兩 怒市于色 左傳今尹子瑕言蔡由于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怒于室家而作色于市人 寧成怒 衆苑斯成拜關 都尉諺曰寧值乳虎無值寧成怒

增 宗族皆怒 鄧晨與上起兵新野吏乃燒晨先祖祠堂夺也宅笑其塚墓宗族皆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隨宅婦家入湯鑊中晨終無恨色 將士咸怒 蜀志姜維爲鄧艾所推還陰平命乃投甲詣會于涪軍前將士咸怒拔劍斫石 無怒 孫晉書孫登傳登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 市怒 唐劉武周傳宣言于衆以市怒其軍 不塞衆怒 柳宗元貽蕭俛書聖朝寬大與黜甚薄不塞衆人之怒 力相并 鎭落 表怒則相并以力而相并 天怒 吳武陵遺孟簡書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電

射天怒也不能終朝安有聖人在上畢世而怒人臣者邪 銜怒 業苑揚枚王鍔皆薛逢同年進士收作相後進有詩云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隄避路人威風偶時皆瑞聖應龍無水謾通神收聞大銜之 碎玩好 通鑑宋紀蔡京獻太子以大食國琉璃酒器羅列宮庭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聞以道義相訓乃持玩好之具湯我志耶命左右碎之

恐懼一

增 新序曰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何不反乎善曰懼者吾私也死君公義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至公門刎頸而死 東觀漢記曰龐萌還攻蓋延延與戰破之詔書勞延曰龐萌一夜反叛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擊而將軍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之 吳志曰劉備詣京口見孫權求都督荊州權借之共拒曹操操聞以土地借備方作書筆落于地 通鑑宋紀曰中丞王安中上疏言蔡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帝悚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帝曰本欲即行卿章以近天寧節俟過此當爲卿罷京京伺知之大懼其子攸日夕侍禁中泣拜懇祈帝爲遷安中翰林學士

恐懼二

原 股戰 心恐 詩知我者謂我心憂 可畏 不懾 禮有威可畏又詩亦可畏也又足畏也傳禮記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 悄悄 惴惴 詩憂心悄悄慍于羣

小惴其慄又惴 搶攘 惴恐不安貌 忡忡 懆懆詩憂心忡忡
又憂心懆懆 增 隱憂 善懷詩如有隱憂又女子善懷 殷殷 奕
奕又憂心殷殷盛貌又憂心奕奕 欽欽 蛩蛩又憂心欽欽詞蛩蛩憂愁貌 楚
窈糾 懮受詩舒窈糾兮幽愁結也又舒懮受兮憂深思遠 慱慱 怲
怲又勞心慱慱悽憂心無已貌 書 孔疚 沈憂詩憂心孔疚詩沈憂心令人老 古
鰓鰓 楚楚又選鰓鰓恐貌朝野楚楚不安之意也又 鬱邑 纏綿
楚詞鬱邑憂思結也文選憤久結之纏綿 窮懷 淵抱楚詞惟極浦兮窮懷庚信愁悲
賦上命咸淵抱 跼高天 蹐厚地詩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
徊徊徨徨 悚悚 惄惄又真徊徊徨徨皆驚恐貌又憬悚悚而驚形心惄惄而發 悖又

恐懼三

原 困于蹄跪 易 如臨深淵 詩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如醉如醒
詩憂心如醉憂心如醒禱 心之憂矣 詩 增 百懼 詩 如擣 又憂心如擣
如噎 又憂心如噎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 原 若蹈虎尾 書 涉
于春冰 書 增 胥感 書胥戚危懼 如燕巢幕 也危懼 慰暋
楚詞慰暋 楚詞鬱邑 忳鬱 又忳鬱邑憂思 陳蹲 又扶搖自安貌 不 愕眙 又
伊胎驚愕張眼貌 勞結 又未足解其勞結 軥張 又勞張懼貌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五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六

人部二十五 言語 誹謗附 行 隱語 辯 利口 謳謠 失言 吟嘯

言語一

原 釋名曰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語敘也敘己所欲說述也 說文曰直言曰言論議曰語 增 周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原 又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 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 增 尚書曰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原 毛詩曰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又曰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禮記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 又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 又曰言不危行行不危言 又曰五方之人言語不通 增 又曰外言不入于梱內言不出于梱 又曰修身踐言謂之善行 原 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 增 老子曰天之道不言而善應 子思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 原 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與之言哉 又曰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 淮南子曰得萬人之兵不若聞一言之當 增 又曰

人有多言者百舌之聲也【原】尸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　申子曰一言正天下定一言倚天下靡　孫卿子曰贈人以言重于珠玉傷人以言甚于劒戟　鄧析書曰一言而非駟馬不能追一言不急駟馬不能及故惡言不出口苟聲不入耳【增】揚子曰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之内閉之寂然不覩牆垣之裏良玉不雕至言不文　賈誼新書曰言有四術言敬以禮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弁氣折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

言語二

【原】大戴禮曰黄帝弱而能言【增】尚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　韓詩外傳曰客有見周公者應之于門曰何以道也客曰在外即言外在内即言内入乎將毋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即言義坐即言仁坐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公曰唯唯明日興師而誅管蔡　新序曰晉文公逐麋而失其迹問農夫老古曰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行往公曰寡人問子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虎豹之居也厭閑而之近故得魚鱉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之居也厭衆而遠遊故亡其國

公恐歸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悦色欒武子曰其人安在公曰吾未與來也欒武子曰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公曰善哉遂載老古與俱歸【原】左傳曰晉叔向適鄭鬷蔑惡從收器者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聞之曰必鬷明也執其手以上曰子若不言幾失子矣　又曰鄭子太叔卒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黄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傲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又曰單子會韓子于戚視下而言徐叔向曰單子其死乎　神仙傳曰老子生而能言　括地圖曰太極山采華之草服

之通萬里之言【增】説苑曰梁君出獵見白雁羣梁君下車彀弓欲射之道有行者勸梁君止雁羣駭梁君怒欲殺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對曰昔齊景公時天旱三年卜曰必以人祀乃雨景公曰吾所以求雨者為民也今以人祀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今主君以白雁故而欲殺之無異于狼虎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廟門呼萬歲曰樂哉今日之獵也獨得善言　又曰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賢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

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
史記曰孔子適周問禮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
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辯去老子送之曰吾聞
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
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之
非也博辯宏大而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臣者
無以爲巳也　家語曰仲孫何忌問于顏回曰仁者一
言而必有益于仁智可得聞乎顏回曰一言而有益于
智莫若豫一言而有益于仁莫如恕　又曰顏回問孔
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子曰君子

以行言小人以舌言　晏子曰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
君子贈人以軒不若贈人以言　墨子曰子禽問曰多
言有益乎墨子曰鶴雞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
唯其言之時也　史記曰秦苛法誹謗者族偶語者棄
市　原 漢書曰漢王與項羽臨廣武閒而語　又曰太
尉周勃迎代王請閒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
者無私　又曰韓信當斬視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
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弗斬與語大悅之　增
又曰石建奏事于上前即有可言屛人乃極切至庭見
如不能言上以是親而信之　又曰袁盎求見丞相申

屠嘉良久乃見因跪曰願請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
之曹與長史掾議之吾且奏之私則吾不受私語　冊
府元龜曰漢袁俞清貞貴素辯于議論採公孫龍之辭
以談微理　又曰李膺風性高簡每見符融輒絕他賓
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袖談辭如雲膺每捬手歎息
陵零先賢傳曰張飛嘗就劉巴宿巴不與言諸葛亮謂
巴曰張飛雖武人敬慕足下足下宜少降意巴曰丈夫
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　蜀志曰龐統
少時樸鈍未有識者司馬徽有人倫鑑統弱冠往見徽
採桑樹上統桑下共語自晝達夜徽甚異之　原 吳志

曰張尚孫皓時爲侍郎以言語捷見知　增 冊府元
龜曰管輅冀州刺史裴徽檄召爲文學從事一相見清
論終日不覺罷倦天時炎熱移牀在庭前樹下乃至雞
向晨然後出　世說曰管公明言與裴使君何鄧二尚
書劉太常兄弟語使人精神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以還
白日欲寢矣　又曰晉文王稱阮嗣宗天下之至愼每
與之語語及元遠未嘗臧否人物　冊府元龜曰昔李
密以洗馬徵至洛司空張華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
舜禹皐陶相與語故得簡大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
無巳敵言教是以碎耳華善之　又曰裴頠字季彥樂

廣嘗與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辭論豐博廣笑而不
言時人謂言談之林藪 又曰王濟爲侍中每侍見未
嘗不諮論人物及萬幾得失濟善于清言修飾辭令諷
議將順朝臣莫能尚焉 又曰王衍好善元言惟説老
莊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更改
世道口中雌黄 又曰阮修好易老善清言王衍當時
談宗自以論易畧盡然有所未了及與修談言寡而旨
暢衍乃歎服 世説曰諸名士共至洛水戲樂令問王
夷甫曰今日戲樂乎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
致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説延陵子房
亦超超元著 冊府元龜曰樂廣尤善談論每以約言
析理以厭人之心裴楷嘗引廣共談自夕申旦雅相欽
挹尚書令衛瓘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沒嘗恐微
言將絶今乃復聞斯言于君矣 又曰潘京至洛樂廣
與京共談累日謂京曰君天才過人若加以學必爲一
代談宗京遂勤學不倦時武陵戴昌父子亦善談俱爲
京所屈 原 衛玠別傳曰太尉王君見阮千里而問曰
老莊與聖教異阮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爲掾世
號阮瞻三語掾王君見而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于三
阮曰苟是天下民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于一言

增 又曰玠至武昌見王敦敦與之談論彌日信宿敦顧
謂寮屬曰昔王輔嗣吐金聲于中朝此子今復玉振于
江表微言之緒絶而復續不悟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
音阿平若在當復絶倒 世説曰郝隆爲桓公南蠻參
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隆攬筆作一句云娵
隅躍清池桓問娵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爲娵隅桓曰
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
不作蠻語 又曰陸士龍荀鳴鶴未相識俱會張茂先
座張介令共語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談陸抗手曰
雲間陸士龍荀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
何不張爾弓挾爾矢荀曰本謂雲龍騤騤乃是山鹿野
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張乃拊手大笑 又曰王武子
孫子荊各言土地人物之美王曰其地坦而平其水濬
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崔嵬以嵯峩其水泙渫而
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 又曰殷浩嘗至劉惔所殷理
屈而遊詞不已劉亦不復答殷去乃言曰田舍兒學人
作爾馨語 郭子曰孫盛往殷浩共語左右進食冷而
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麈尾隨落滿餐飯中賓主遂至
暮忘餐 冊府元龜曰郗超有重名時沙門支遁以清
談著名于時風流勝貴莫不崇敬 又曰王濛善清談

謝安嘗稱美濛語甚不多可謂令音　又曰謝安弱冠
詣王濛清言良久旣去濛子修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
此客亹亹爲來逼人　世說曰謝太傅一生語未嘗誤
每與客共語退後敘說向言皆有次第　又曰桓南郡
與殷荊州語次因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
桓曰白布纏棺樹旒旐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
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
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座云盲人騎瞎馬
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　冊府元
龜曰謝朗善言元理總角時病新起于叔父安前與沙
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其母王氏出云新婦少遭家難
一生所寄惟在此兒遂流涕攜朗去　又曰殷仲堪能
清言每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閒強其談理與
韓康伯齊名士咸愛慕之　又曰宋張敷好元言初父
邵使與高陽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每欲屈拂
麈尾歎曰吾道東矣　又曰南齊張緒吐納風流聽者
皆忘飢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　又曰張融字思光元
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白黑談論鮮能抗拒　又曰周
顒每賓友會同顒虛席晤語辭韻如流聽者忘倦與張
融相遇輒以元言相滯彌日不解　又曰梁伏曼容在

宋爲尚書外兵郎嘗與袁粲罷朝相會言元理時論以
爲一臺二絕　又曰范縝好危言高論不爲士友所安
唯與外弟蕭琛相善琛名口辯每服其簡詣　又曰何
朗早有才思尚清言周捨每與共談服其精理　又曰
陳周弘正善清談梁末爲元宗之冠　又曰後魏崔孝
芬博聞口辯善談論愛好後進終日欣然商確古今間
以嘲謔聽者忘疲　又曰高閭強果敢直諫其在私室
言裁聞耳及朝廷廣衆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孝文以
其文雅之美每優禮之　又曰北齊陸法和言若不出
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然帶蠻音　唐楊綰傳綰雅
尚元言造之者清談終晷而不及榮利欲干以私聞其
言必內愧止　唐六帖曰或告馮盎叛太宗詔將討之
魏徵諫曰盎反未狀當懷之以德盎懼必自來帝乃遣
章叔諧諭盎盎遣智戴入侍帝曰魏徵一言賢于十萬
衆　又曰狄仁傑爲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詰仁傑
誦書不置吏讓之荅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
吏語耶　又曰周允元同平章事武后宴宰相詔陳書
傳善言允元曰恥其君不如堯舜武三思劾奏語指斥
后曰聞其言足以誡安得爲過　又曰李綱乞骸骨帝
罵曰卿爲潘仁長史而羞朕尚書綱頓首曰潘仁賊也

志殘殺然諫輒止爲其長史故無愧陛下功成厚自伐
臣言如持水內石敢久爲尚書乎　又曰權德輿善辯
論李吉甫秉政用李絳參贊是時帝切于治事無巨細
悉責宰相吉甫與絳議論不能無持異至帝前諠言亟
辯德輿從容不敢有所輕重　通鑑宋紀曰王旦爲首
相薛奎發運江淮辭旦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
奎退歎曰眞宰相之言也　又曰近臣有獻詩百篇有
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
一言遂以命道輔（道輔嘗[illegible]詆官參[illegible]石）　又曰狄青入對自言
曰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番落數百騎益以

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　又曰蘇軾攺常州團
練副使道金陵見王安石曰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
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呂惠
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
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
豈可以常禮乎　又曰王序常作經說寄蘇軾軾復曰
經說一篇誠哉是言也　又曰徽宗自政和以後多微
行臣僚阿順莫敢言曹輔上疏諫帝得疏出示宰臣令
赴都堂審問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
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一也　又曰靖康

初金人犯邊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陰沮抑之當時
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之語　又曰胡安國
在中書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
小者盍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于細微今以
小事爲不必言至于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
又曰兵部尚書孫傅上書乞復祖宗法度帝問之傅對
曰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法惠奸時謂名言
又曰宗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臣雖駑
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
言而壯之以爲東京留守　又曰宗澤授岳飛陣圖飛

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
飛由此知名　又曰元耶律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
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爲名言　又曰孟珙字
璞玉在軍中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言折
衷衆志皆愜　類林曰眞宗召陳搏至京師士大夫多
求其言搏曰優游之所勿久戀得意之所勿再往　又
曰元明善嘗副一蒙古大臣出使交趾瀕還國王饋以
兼金蒙古受之明善獨不受國王曰彼使臣已受矣公
何獨固辭明善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
受者全大國之體國王歎服　元忽辛傳曰至元初辛

以老臣子備宿衛世祖善其應對授兵部郎中

言語三

原 身文左傳介之推曰言身之文 口實書來世以台為口實 自口出

身詩好言自口易言出乎身加乎民 有徵 無瑕左傳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

遠怨于其身老子善言無瑕讁 同心易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足志左傳言以足志

不言誰知其志足成也 有章 無文詩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

遠 興戎 階亂大禹謨曰惟口出好興戎易曰亂之所生也言語以為階 為

詩發言為詩 作乂書洪範言曰從從作乂 惟口 在耳書經惟口起羞

左傳言僑在耳 立言 慎辭白帖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立言謂身沒言立于世左傳

叔向曰昏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增 今昆 簡至詩謂小人之予人不以大

言兮之則以談言思之于形府元為晉鄒湛字長雅善言理之孫盛作易象妙于見形論元

不能屈帝乃命從殷至盛素理敬達及居至便與抗苦辭甚簡至使殷浩難之

伐晉使謂原業曰且寡人之以出伯其父無裏言皆由關說鬪通也謂回之以通其詞說赤如行者之有 裏言 關說史記公屬傳公

關津漢為實開時共語世談可勿作常談 語次 談叢孝漢為經從容諸儒談盡語理次宮 王 宴語 常談

流言 誶語詩不根之言如流巧言漢書為良

奔也語 責 語塞 談止萬為傳語塞狀發辯不行也論益部少監記 曼詞 軟語一杜詩曼詞夜闋接歡也 美詩陵語

該號者遇之則止主言凡善 飛芳 唾玉切學記九飛天芳道九風雷生 珠李王詩 金諾

談切學記王守空黃金諾若王何事 捲霧 爛霞勝山氣室龍肆霄考晉飛韓談康捲伯霧 塵

一何綺蔚頻書陸士衡詩高談若朝霞爛 造滕 屬耳世說許詢當簡文帝夜月明

風括乃共作曲室中語不覺造膝之清談有適平日簡文帝不覺造膝共語又偏手許之所長而曰元度才情故未易多有元度語宇偏手語許遠于將旦後漢馬援器于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聞者莫不屬耳

原 含劍刃易吉人之辭寡若含劍刃不王隱晉書曰胡毋輔之字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為後進之領袖也 吐玉屑 不虛妄 極簡要梁書

何遠字義方言不虛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曰北史若每一言不虛一緣眾共伺之莫能得 義則御史大夫是由是 汎遠州悉獨長史自由後年積皆由聖旨非是送 遷為青州路播自選授官 諫青州路獲辭送年 曾所公不見知情思揚聲曰錢侯零雨自天終日待雲 興四岳豈得言不見知揚欣然曰北雜言慎零為闕自委數日用 劉史霍州

言言語語 穆穆皇皇詩言語之美禮記 大辯若

訥 巧言如流 六帖詩 懷璧興咏 鑠金垂範 我求

懿德 爾有嘉謀書詩 慎乃出話 增 無易由言詩並

噓枯吹生 懸河瀉水 高論噓枯吹生 後漢鄭太曰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 世說王衍曰郭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 冷若琴瑟 唾成珠璣 晉書裴元

吾觀郭象清語如懸河瀉水久而不竭

迴以辨論為業善敘名理鄭玄讀如清揚元然若琴瑟名川支遠渠世說

說王阮宣曰聽王景文談理如 唯敘寒暄 善言雅俗晉山王堂肆考

貴實周匝無有瑕疵咳唾皆成珠璣

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唯敘寒暄而已既出客問謝安優劣安曰少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安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以此知之

如之安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以此知之坐定則又議五代論

孫晟為人口吃遇人不能言 言雅俗寒暄

風生聽者忘倦以誦衣冠善言者忘雅敘俗

每商確古今衆有 平子絕倒 王導

忘疲絕山堂肆考晉衛玠善言玄理王平子每聞玠語倒于坐前後衛三闋為之絕倒時人語曰衛君談道平子三倒

道平子絕倒公頭未說理王丞相導招祖約夜語至曉不眠明旦有客公頭未說理亦小倦客曰公昨似失眠

明旦有客 口中雌黃 醉後酬答山王堂肆

忘疲與士少語遂使人 卯與士少祖約字使人

一考唐書焦遂口吃對客不能一言醉後酬答如注射

戴良尚奇　叔寶入眞山堂肆考戴良字叔鸞東漢逸民也才高倨傲議論尚奇嘗曰我獨步天下誰與爲偶　又衞叔寶善談老易自抱羸疾簡于言酬對時人歎曰衞君不言言必入眞

奉揚仁風　善言元理宋書袁宏發東陽郡謝安祖之自執手將別宏使左右取一扇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

敎疏取語　依方辨對晉書父扶嘗譏之父答曰臣位未及扶能起帝所不呼人扶府元龜袁紹大會賓客未及後至乃延升上坐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辭辨對咸稱所未聞莫不異之百家表后起庚成依方辨對出問告得

音辭整飾　文采葩流世說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已皓然　世說晉簡文帝春與野士論難鋒起文采葩流枝葉横生一坐莫不厭心

皆有吐納風流　理致淸遠晉書王祥少有孝行晉太保張華王戎言祥理致淸遠言不及義此豈非以德掩其言乎　又曰太保當正始之世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致淸遠

爲有爲無　忽來忽去南史王份傳梁武帝嘗問份曰朕爲有爲無份曰陛下應物爲有體理爲無帝稱善　又曰陛下至理無爲忽來忽去何意帝曰忽來忽去公以爲何如份曰陛下無爲體道而以爲有而不得無　齊高帝時張融在下坐抗聲問……

心神融暢　詞氣溫雅晉書張融善屬文高談令司馬道盛曰……

不談糟粕　先嚼沈麝詞氣溫雅可玩而聽之　余昔遊中書有光大謂予曰公吾大白書公室中無火坐客皆寒……新唐書杜牧……

酒來與坐客各舉兩大白公曰說得透後令人心神……

以爲……　唐書杜甫……

又曰無功答曰吾不能讀書……

禮曰君子與賓客燕談論者……

不出一語　決以數言又曰宋蘇公見石豬……　氣賓所藏文舒曰……

席上於

言語四

附周任之言　苟不戒于三緘　則必違于千里孔子家語入太廟有金人三緘其口

小子之狂簡　竊先生之餘論　庶遵季布之諾　宜

原當喻以正義　豈移于浮辭　鄙以辨笑答高論之辭不已稱令子本以眞休日宴飮出語二　敘序墨妙愛玩不已稱令子弟臨一本休日在坐不出一語　曰張安道當論大事曰今人終日攻談不能當公以數言決　又宋曾公以數言決之然成文皆可當而誦也

增昌言書帝曰來禹汝亦昌言　善言上已見

原安定禮安定辭　言言語也　輯矣詩曰辭之輯矣辭之懌矣

君子文子之辭以文　桃李無言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　耳屬于垣詩易

出難悔禮記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

鉗口結舌漢趙壹傳下天下結舌之士方鉗口

君子約言　小人先言禮記俱

文子吶吶禮記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口

增晤語詩可與晤語　晤言又詩可與晤言

原老吃左傳人之言不可已子曰有是夫

一言管子曰吾長事不如老吃耳言不言

不可已左傳叔孫豹曰其言不可已也……

增食言公羊傳公子牙……

杜口

苦甘戰國策商君曰……

原多言……

增臆言漢書……

參語又曰參三人共語

屏語又曰屏人而私語

款言又曰款言不聽

揚語……

忽傳中揚語注揚謂宣唱之也 箝語 漢焉箝語謂箝其口不聽妄言 耳語 史記乃效兒女
呫囁耳語 口語 通鑑詩粹口語稱箝 讜言 漢焉讜言言也 誦言 又曰誦言
公言也 索言 又曰後自見素言之盡言也 謦欬 莊子夫逃空谷者聞人足音跫然而
喜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 吐諾 初學記海岳尚可傾吐諾終不移 時議 杜詩
時議歸前烈 談助 袁崧後漢書王充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見之以爲談助
無誰語 漢雋言無相知之人誰可告語 未足爲勞 蜀志先主以伊籍使吳孫權聞其才
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 要言不煩 山堂
肆考何晏自言易義精了所不解者九事一日遇管公明共論易公明剖析元旨九事皆明鄧颺在坐君謂
善易而不論不及易中辭義何也公明曰夫善易者不論易晏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 善元
言 冊府元龜殷浩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尤善元言爲風流談論者所宗 蟬聯 南史王縕爲會
稽內史時王恭來拜墓縕子恭省之留十餘日方還問其故恭曰與阿大語蟬聯不得歸 詞少
理暢 重英瑾含與二陸講覺詞少理暢言約事舉莫不語然若春日之津浦秋太尉之懷枯萬也
更相嗤笑 又曰晉摯虞才學通博著太叔廣樞機辯給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嗤笑紛然
于世 辭義清元 山堂肆考南宋張鏡與顏延之鄰居顏論飲酒叫呼不絕而鏡靜然無言後
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聞之辭義清元延之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叫呼 言有頓挫 南齊劉繪
傳永明末張融音旨緩韻周顒辭致綺捷繪之言吐又頃坐有風氣時人爲之語曰劉繪貼宅別開一門
下坂走丸 山堂肆考唐張九齡每與賓客議論經日滔滔不竭如下坂走丸色服其後成 黎
花論 又曰唐李白與人談皆成句讀如春葩麗藻發于齒牙之間時號粲花論 三妙 猜韻槙書
沈文字子正善屬文好武事又擅于口時稱其筆之妙語之妙刀之妙 喜談政事 山堂肆考
宋蘇頌曰歐陽公不言文字而喜談政事蔡君謨不言以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能也 陳說

古今 又曰張天錫高京師聞王彌後才美慧乃造焉既至見王佩神清令言語如流陳說古今無不貫悉
天錫許服 未嘗妄語 通鑑宋司馬光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
不可對人言耳 咢咢 國策趙良對商君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咢咢咢咢直言也
無粉飾 山堂肆考宋勝甫東陽人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粉飾洞見肺肝

言語五

原 詩 梁殷鈞大言應令詩曰噫氣爲風揮汗成雨聊灼
戴山鼇欲持探遂古 又細言應令詩曰汎舟毛滴海
爲政蝸牛國逍遙輕塵上指辰問南北 又王規大言
應令詩曰俯身望日入下視見星羅噓八風而爲氣吹
四海而揚波 又細言應令詩曰針鋒于焉止息髮杪
可以翱翔蚊眷深而易阻蟻目曠而難航 又王錫大
言應令詩曰欲遊五岳迫不得伸杖千里之木纔橫海
之鯨 又細言應令詩曰冥冥藹藹離朱不辨其實步
蝸角而三伏經鍼孔而千日 又張纘大言應令詩曰
河流既竭日月俱騰罝羅微物動落雲鵬 又細言應
令詩曰遨遊蟻目辨輕塵蚊睫成宇蝨如輪 又沈約
大言應令詩曰隘此大泯庭方知九垓局窮天豈彌指
盡地不容足 又細言應令詩曰開館尺棰餘築樹微
塵裏蝸角列州縣毫端建朝市
原 賦 楚宋玉大言賦曰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於

陽雲之臺王曰能爲寡人大言者上坐王因唏曰操是
太阿剝(一作戮)一世流血冲天車不可以厲至唐勒曰壯
士憤(一作頓)兮絶天維北斗戾兮太山夷至宋玉曰方地
爲車圓天爲蓋長劒耿介(一作耿耿)倚天外王曰未也玉曰
并吞四夷飲枯河海跂越九州無所容止　又小言賦
曰楚襄王既登陽雲之臺命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
並進大言賦賦卒而宋玉受賞又曰有能爲小言賦者
賜之雲夢之田景差曰載氛埃兮乘剽塵體輕蚊翼形
微蚤鱗經由鍼孔出入羅巾唐勒曰析飛糠以爲輿剖
粃糟以爲舟憑蚋眥以顧盼附蠛蠓而遐遊又曰館于

蠅鬚宴于毫端烹蝨腦(一作脛)切蟣肝會九族而同嚌猶
委餘而不殫宋玉曰無內之中微物潛生比之無象言
之無名蒙蒙(夢一作)景滅昧昧遺形織于毳末之微蔑陋
于芒毛之方生視之則眇眇望之則冥冥離朱爲之歎
悶神明不能察其情二子之言磊磊皆不小何如此之
爲精王曰善賜雲夢之田　晉傅咸小語賦曰楚襄王
登陽雲之臺景差唐勒宋玉侍王曰能爲小語者處上
位景差曰么䗯之子形難爲象晨登蟻垤薄暮不上朝
炊半粒晝復得釀烹一小蝨飽于鄉黨唐勒曰攀蚊髯
附蚋翼我自謂重彼不極遲迫有急相切逼竄於針孔

以自匿宋玉曰析辟足以爲梓舫粒糠而爲舟將遠遊
以遐覽越蟬溺以橫浮若涉海之無涯懼湮沒於洪流
彌數旬而汔濟陟蟻蠓之崇丘未升半而九息何時達
乎杪頭　魏陳暄應詔語賦曰覈生民之要技實言語
以爲前樞機誠爲急務筆札乃是次焉擬金人於右階
稱石人于左邊鄭僑戎服而無媿張儀舌存而理㾗唯
諾唯辯何者是與故知于時言言于時語語若乃聊城
嶮峻齊陣交加燕將恐懼漢帝咄嗟魯連纔吐數句酈
子直御單車息十重之紫帶貿百萬之諠譁至于蘭臺
靜秘華燭高明徐斟桂醑緩奏秦聲二三朋友數四才

英旣說前賢之往行重覩生死之交情扼腕抵掌攘袂
盱衡當斯時也何者爲榮欲同吃如鄧士載欲作辯似
婁君卿爲守爲相並如此少意少事不成名
增 書 宋畢仲游與蘇軾書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
言其形于詩歌贊于賦頌託于碑銘著于序記者皆言
語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
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濟君之謀而怨者
或已敗君之事矣官非諫官職非御史而好是非人危
身觸諱以遊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
原 贊 魏王粲反金人贊曰君子亮直行不柔辟友賤不

聦誨焉是益我能發蹤彼用違迹一言之賜過乎璵璧末世不敎義與並易言而匪忠退有其譏

原論 晉歐陽建言盡意論曰有雷同君子問于違衆先生曰世之論者以爲言不盡意由來尚矣至乎通才達識咸以爲然若夫蔣公之論眸子鍾傅之言才性莫不引此爲談證而先生以爲不然何哉先生曰夫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聖人不言而鑒識存焉形不待名而方圓已著色不俟稱而黑白以彰然則名之于物無施者也言之于理無爲者也而古今務于正名聖賢不能去言其故何也誠以理得于心非言不暢物定于彼非言不

辨言不暢志則無以相接名不辨物則鑒識不顯鑒識顯而名品殊言稱接而情志暢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稱也欲辨其實則殊其名欲宣其志則立其稱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此猶聲發響應形存影附不得相與爲二苟其不二則無不盡吾故以爲盡矣

原箴 晉蘇彥語箴曰孔子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赫胥之世大庭之治元風陶鼓率直放志熙熙羣動無欲無事逮于三季奔競滋彰雷動風駭飛辨雲翔戰國紛擾爭霸稱強爾乃遊說縱橫騁技時王衒刃懷毒吐膏示芳利動春露害垂冬霜四紀若馳七都剪亡爰茲末俗扇風皷揚先意承旨原情祭鄉擴爾籩豆和樂且康

原銘 孔子觀周入后稷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愼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事多言多敗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燄燄弗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絶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　晉孫楚反金人銘曰晉太廟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胸曰古之多

言人也無少言無少事少言少事則後生何述焉夫唯立言名乃長久胡爲塊然生鉗其口凡夫貪財烈士徇名盜跖爲濁夷柳爲清鮑肆爲臭蘭圃爲馨莫貴澄清莫賤滓穢二者言異歸于一會堯懸諫鼓舜立謗木聽采風謠惟日不足道潤羣生化隆比屋末葉陵遲禮敎彌衰承旨則順忤意則違時好細腰宮中皆飢時悅廣領下作細看逆龍之鱗必陷殺機括囊無咎乃免誅夷顛覆厥德可爲傷悲則可用戒無妄之時假說周廟于言爲蚩是以君子追而正之

行一

原樞機〔身踐言謂之善行〕 枝葉〔見上行有枝葉一條〕 修行 通介有恒 功行累積〔徐景山詳節〕 踐言〔修行方進內修〕

行二

原發邇見遠〔易行發乎邇見乎遠〕 三行〔師氏教國子三行一孝行以親父母二友行以尊賢良三順行以事師長〕 百行〔士有百行〕 六行〔六行孝友睦婣任恤〕 行貳〔詩士貳其行〕 行過乎恭 行成于內〔禮記〕 行成而先〔禮記〕 儒行 素行 景行〔詩〕 增爽行〔晉書鄢元龍曰吾聞之世不府巳知不行者之〕 操行〔又後漢袁閎少勵操行苦身修節著書稱徐稚〕 原行潔〔鍾離意曰志欲潔行〕 是爽行也上不已知而不止者是斂廉也 鄉語不入其閭鄉人避不肯皆得全免 高行〔通鑑宋張敷字景胤養其親閉戶讀書四十年元嘉中以近臣薦其高行〕〔又宋登進士甲科無他兄弟〕

德行〔又宋林師道薦尹焞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不欲留遇疏請和遂處士〕 八行〔又宋大觀元年詔八行取士以孝友睦婣任恤忠和八行為中行以徐行中臺州李閱為之卒或問之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妻子欲以八行應科目朗拔之不被舉者非人類與〕

訥一〔口吃并藏〕

增冊府元龜曰漢李廣吶口少言 又曰後漢嚴翰善春秋鍾繇嘗數與翰辨論短長繇為人機捷翰訥臨時屈無以應 又曰高彪家本單寒至彪有雅才而訥于言後至內黃令 又曰魏鄧艾少為都尉學士以口吃不得作翰佐為稻田守藁草吏 又曰晉朱伺有武勇而訥口不知書為郡將督見鄉里士大夫揖稱名而已

及為將遂以謙恭稱 又曰慕容納沈靜深邃外訥內敏 又曰南齊謝朓為尚書殿中郎隆昌初敕朓接北使朓自以口訥啓讓不當不見許 又曰焦度為後將軍嘗求竟陵郡不知所以置辭親人授之辭百有餘言度習誦數日皆得上口會高帝履行石頭城度于大衆中欲自陳臨時卒忘所教乃大言曰度啓公度啓公度無食帝笑曰卿何憂無食即賜米百斛 又曰後周樊深為太學博士雖博贍訥于辭辨故不為當時所稱 又曰盧柔性聰敏好學未弱冠解屬文但口吃不能持論後至開府儀同三司 又曰隋祖君彥言辭訥澀有才學官至東平書佐 又曰牛弘煬帝時為右光祿大夫帝嘗令宣敕弘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並忘之帝曰傳語小辯故非宰相任也僉稱其質直

訥二

原心辯〔郭林宗謂劉儒口訥心辯有圭璋〕 口吃〔漢書揚雄口吃不能劇談之質〕 艾艾〔鄧艾口吃語稱艾艾〕 期期〔漢書周昌口吃嘗曰期期不奉詔事詳諫諍帖〕 有才識〔冊府元龜晉郭璞好經術博學有才而訥言論詞賦為中興之冠〕 好經術 辭藻壯麗〔又晉左思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 言語澀難〔晉孫惠口訥好學有才識〕 增又隋盧楚范陽人少有才學鯁急口吃言語澀難

訥三

原 吉人辭寡 易 言事未嘗出口 漢書周勃張相如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出口 造次不能自達 吳漢字子顏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 少言 世說魏明帝口吃少言而沈毅好斷 好音樂 吳志曾蔡王踐季年好音樂口吃難言 善著書 司馬相如口吃而善著書

增 樸訥 冊府元龜魏崔琰少樸訥後至中尉 木訥 又後周王雄少而沈毅木訥寡言有膽勇善騎射 不能劇談 西京雜記患莊與朱雲論 御口吃不能對指其胸口雜不能劇談而比中多有口 相時盧業自冠有故不至次乃丁稜乃曰稜口吃意本言 等登對而稜額頷汁陰翔解昈時稜曰稜等登稜等稜 稜等登 玉泉子傳世進士及第賓謁字 竟不能發其後語心龍星日友人戚之曰問君善筝登 得闕乎稜口無之友人口昨問技等登言非爭聲鄙可 吃怒效已 後周鄭偉寫偉口吃嘗遇鹿於野夫之過故堅而問故堅答之亦吃偉懟謂故已 好讀書 宋孔顗傳顗少骨鯁有風力口吃好讀書 艾氣 德遊鄧王訥口吃劉 遂射之報小說 訥

城口猶是呂家又疑非類不見雄名推 闡艾氣鄧閹呂辯非揚雄鄧艾皆吃也 酌據精悉 南齊書崔慰祖口吃無華詞而酌據精悉 議論詳辯 本傳李固名宰相口吃接賓客頗蹇遜議 論人主前乃更能詳辯 談辯風生 南唐書張晏口吃不能遊寅瞻已而坐定談辯風生驗者 忘倦

利口一 夫言 誹謗附載

增易曰尚口乃窮 詩曰婦有長舌惟厲之階 又曰莠言自口 又曰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書曰無以利口亂厥官 又曰罔以辯言亂舊政 禮記曰口惠而實不至怨災及其身 又曰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 子曰君子溺于口 言如溺水不能自治 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左傳曰叔向言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 又曰上漏其言下失其臣 又曰富辰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 又曰宮室崇侈謗讟並作 漢楊惲傳曰横被口語 劉向傳曰巧言醜詆 鄒陽獄中上書曰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唐書音訓曰奇詆巧毀之也誦訾明毀之也以言相毀曰訾

利口二

增戰國策曰蘇秦説趙王于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悦封爲武安君 史記曰騶衍之術迂大而宏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

冊府元龜曰宋王鎮惡討司馬休之旣斬休之將朱襄因傳軍抄掠及休之巳平高祖怒不時見之鎮惡笑曰但令我一見公無憂矣高祖尋登城喚鎮惡鎮惡彊辯有口機隨時酧應高祖乃釋 類林曰生公住虎丘講經宋文帝大會沙門食至衆疑僧律日過中不食帝曰始可中耳生公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卽舉箸而食莫不服其機辯 又曰劉繪爲南康相郡人有居穢里者謁繪繪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應聲曰未審孔子何闕而居闕里繪歎其辯速 冊府元龜曰南齊周顒字彥倫音辭辯麗出

口不窮宮商朱紫發口成句　又曰梁謝幾卿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祭酒王儉曰幾卿本長元理今可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隨事辯對辭無滯者文惠大稱賞焉　又曰陳戚袞初仕梁簡文在東宮嘗置宴集元儒之士令中庶子徐摛馳騁大義間以劇談摛辭辯縱橫諸人氣懾皆失次序袞時騁義摛與往復袞精采自若對答如流簡文深加歎賞　類林曰梁武問廣漢李膺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帝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　又曰會稽孔珪家列植柳桐多構山泉衡陽王鈞往遊珪曰

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荅曰身處朱門而心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善之　又曰魏高祖子名恂愉悅懌崔光子名勔勖勉高祖曰我兒名傍皆有心卿兒名傍皆有力對曰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利口三　失言謗附

原　搖脣　緩頰　莊子搖脣鼓舌　詳說　蹀人　辯士　易嘴之辯之避舌端之　費辭　騰說　禮記不費辭有言無嘗也易騰口說也　喋喋　截截　漢書張釋之曰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　書曰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諞音拼　諓諓　津津　梁范生諓諓猶傯傯言皆讒于役也　部書舊傳劉子政諫論津津甘如飴蜜　增

鴟張　諸史言語妄大如鴟梟之張　大也鴟張大語見言語　滑稽　詼諧　史記滑稽傳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東方朔救皐不能持論好詼諧上以俳優畜之　原　辭有枝葉　給奪慈仁　禮記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注枝葉華之言也　又子曰辭給奪慈仁注佞也言給辯仁之德也　口費而煩　舌存自足　張儀事詳舌　美言不信　利口惟賢　老子信言不美　書　不思若訥　徒務如流　詩大雅巧言如流　裨竈多言豈不或中　嗇夫代對響應無窮　張衡嗇夫喋喋注之詳　增　失言　爽言　情分差也　淺說浮也　逸口　違言　書其發有違言相違恨也　鄭息有以　漂說　美偽以漂說言　隆言　贅說　漢書賢言詳說不中適若無失也　原　惟口起羞　俾躬是瘁　詩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俾躬是瘁　多言數窮

失辭獲戾　智伯失灌水之言　魏武有斷舌之戒　原　誹謗　遠理謗　史記延尉寫罪子嬰曰業功半甘茂反語公周之罪管叔及侯攻　致罪　增　謗書　流言　書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不利于孺子叔之書　飛語　浮言　齊語燕王夫人善言之　其言蕭管言語其詩　言　夫有傳言無而至也　虛語　鹿飛　舌根　媒孽　有殿黜國之士風令衆人一言不當而全身易書以謗言　敗　可憑

原　毛玠下獄　孔融棄市　毛玠字孝先　宮者曰天不雨此也太祖怒下獄玠黜免　疑玠傳言其有誹謗之　面為孝先　又陳李陵善與臣　鍾繇謂玠曰自古有罪者獄吏對孫毛玠見玠下獄　書坐此東市　言不由中　左傳　攢　聲聞于外　人胥效矣　我無是乎　詩　彼有人焉　謀于長者　增　張

鈞草詔　廷珪作詩通鑑金主以天變肆赦命翰林學士張鈞草詔蕭肄摘其語以為誹謗金主殺鈞　又宋茶陵縣丞王廷珪作詩送胡銓坐謗訕停官辰州編管

原 去自安之術效滅族之計　惟君子乃能　非聖人之教　九歌導屈原之情　五噫寫梁鴻之恨　玉石失眞卞和泣矣　駑驥齊駕伯樂哀之　殺其管叔見賦于鴟鴞閔于周公用明於狼跋並白帖

隱語

原 麥麴鞠窮左傳楚申叔展隱還無社曰有麥麴乎有山鞠窮乎上二物可以禦濕欲使無社逃于泥中　黃絹幼婦漢邯鄲淳為曹娥碑文蔡邕題其陰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解者曰黃絹色絲幼婦少女外孫女子虀臼受辛謂絕妙好辭也　秦客廋辭國語范文子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擊之以杖折委笄廋辭謂作隱語也

舍人隱語漢書郭舍人請東方朔隱語　庚癸左傳吳申叔儀乞糧于書公孫有山氏有山氏曰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注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軍中不得出糧故為隱語　雞肋曹操出教唯曰雞肋楊修曰公歸計決矣

增 筆來通鑑宋施宜生閩人也往金以翰林學士來賀正旦時諜者傳金亮造舟調兵之事上不深信館伴以首丘風宜生微問其的宜生顧其介不在旁乃為隱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宜生歸為介所告金主烹之

謳謠一

增 說文曰謳齊歌也　原 爾雅曰徒歌謂之謠　毛詩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增 抱樸子曰童謠猶助聖人之耳目況墳索之宏博哉

謳謠二

原 列子曰堯微服遊康衢童兒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韓子曰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管仲曰公胡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賜貧窮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其冠乎　左傳曰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歌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增 又曰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于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不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

序曰延陵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徐人歌之曰延陵季兮不忘舊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家語曰孔子相魯齊人歸女樂魯君淫荒孔子遂行師乙送孔子曰吾欲歌可乎歌曰彼婦人口可以出走彼婦人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呂氏春秋曰魏襄王使史起為鄴令引漳水灌田民大得利相與歌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

增 漢書曰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謳歌思東歸多道止還者未至南鄭在道即上

原 史記曰曹參為漢相國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弗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顜音較　又曰衛子夫為皇后弟青貴震天

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 增 漢書曰石顯與中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友黨諸附倚者多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充宗客邪印何累累綬何若若邪　又曰石顯失權數月丞相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五鹿充宗左遷元莬太守伊嘉爲雁門都尉長安謠曰伊徙雁鹿徙莬去牢與陳石無徒 原 又曰越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民得其饒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鍤如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　又曰馮立爲西河上郡在職公廉與兄野王相代治行相似而多恩吏民歌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政如魯衛德化均　又曰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時公孫述僭號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漢家貨泉當復也　東觀漢記曰張堪爲漁陽太守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詳太　又曰廉范爲蜀郡太守百姓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詳太 增 又曰朱暉爲臨淮太守人爲之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 原 又曰張霸爲會稽郡越賊歸附童謠曰棄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 增 又曰王

渙除河內溫令人爲作謠曰王稚子代未有平徭役百姓喜　陳留耆舊傳曰爰珍除六令吏人訟息教誨其子弟歌曰我有田疇爰父殖置我有子弟爰父教誨　又曰吳祐爲恒農令勸善懲姦貪濁出境甘露降年穀豐童謠曰君不我憂人何以休不行界署焉知人處 原 謝承後漢書曰岑熙遷魏郡太守人歌之曰我有荊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哉岑君於戲在茲 增 又曰范冉字史雲爲萊蕪長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又曰陳臨爲蒼梧太守人歌曰蒼梧陳君恩廣大令死罪囚有後代德參古賢天報施　袁山松後漢書曰李膺風格秀整高自標尚後進之士升其堂者以爲登龍門因爲七言謠曰不畏強禦陳仲舉九卿直言有陳蕃天下楷模李元禮天下好交荀伯條天下英秀王叔茂天下氷凌朱季陵天下忠貞魏少英天下稽古劉伯祖天下良輔杜周甫天下才英趙仲經　又曰桓帝時汝南太守宗資任用功曹范滂中人嫉之作七言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 原 又曰皇甫嵩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饑民百姓歌曰天下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兮妻

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　又曰劉騊駼除揔陽長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悒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又曰郭賀字喬卿為荊州刺史到官有殊政百姓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 增 續漢書曰賈琮為交州刺史百姓安土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原 又曰李燮拜京兆詔發西園錢燮上封事遂止不發吏民愛敬乃謡曰我府君道教舉恩如春威如虎剛不吐弱不茹愛如母訓如父　吳志曰周瑜少精意于音樂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時人謡曰曲有誤周郎顧

吳録曰王譚字世容為成武令民服德化宿惡奔迸父老歌曰王世容治無雙省徭役盜賊空　會稽典録曰徐弘字聖通為汝陰令誅鋤姦桀道不拾遺民歌之曰徐聖通為汝陰平刑罰姦宄空 增 晉書曰羊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吳有童謡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祜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　又曰杜預遣周旨伍巢等伏兵樂鄉城外孫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謡曰以計代戰一當萬　又杜預開楊口起夏水達巴

陵經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原 王隱晉書曰王祥為本州別駕時人歌曰海內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又曰裴秀年十餘歲時人謡曰後進領袖有裴秀　又曰諸葛恢字道明荀闓字道明蔡謨字道明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歌之曰京師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增 又曰潘岳初為河陽令以仕次宜為郎不得意時僕射山濤領選岳內非之密作謡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鞦和嶠刺促不得休　又曰太始中為賈充等謡曰裴賈王亂紀綱王裴賈濟天下言亡魏而成晉也　劉恭叔異苑曰晉時長安謡曰秦州中血沒踠唯有涼州倚柱看及惠愍之間關內殘破浮血漂舟張軌擁一方恩威共著 原 襄陽耆舊記曰山季倫每臨習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恒曰此我高陽池也襄陽城中小兒歌之曰山公何所去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舉鞭問葛強何如并州兒 增 又曰襄陽太守胡烈有惠化百姓謡曰美哉明后雋哲惟嶷陶廣乾坤周孔是則我武播暢威振遐域　又曰鄧攸為吳郡守刑政清明後稱疾去職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

攸乃少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統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 【原】世說曰郗超王珣並以俊才爲桓大司馬所眷珣爲主簿超爲記室參軍超爲人多鬚珣形狀短小時人爲之歌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文士傳曰東晳太康中大旱晳乃令邑人躬自請雨三日水三尺百姓爲之歌曰東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酬之報東長生 【增】又曰應詹爲南平郡郡人歌之曰亂離既著殆爲灰朽僥倖之運賴茲應后歲寒不凋孤境獨守拯我塗炭惠隆丘阜潤同江海恩猶父母 【原】續安帝紀曰司馬休之兄尚爲桓元所敗休之奔淮泗頗得彼之人心從者爲之歌曰可憐司馬公作性甚溫良憶昔水邊戲使我不能忘 【增】崔鴻後趙錄曰張樓爲臨水長殘忍無惠人謠之曰陽平張樓頭如箱見人切齒劇虎狼 【原】趙書曰劉曜討陳安於隴城安死隴城健兒乃謠曰隴上壯士有陳安體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 又曰汲桑六月盛暑重裘累茵使人扇患不清涼斬扇者時軍中爲之謠曰士爲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被狗裘不識寒暑斬他頭 【增】又曰燕人龐世爲光祿勳奏案豪強苛尅人物咸懼疾之及卒

門無弔客時人爲之謠曰龐家之巷車馬鱗鱗泥丸之日無弔賓弔賓不來何所因由性苛刻寡所親 崔鴻前秦錄曰苻洪母姜氏因寢產洪驚悸而寤先是隴右大霖雨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名之曰洪 又曰初苻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苻堅封也時爲龍驤將軍第在洛陽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謠夢之故誅侍中魚遵 【原】車頻秦書曰苻堅時關隴百姓豐樂民歌之曰長安大街兩邊種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栖 【增】崔鴻崔氏家傳曰崔瑗爲汲令開渠溉與造稻田長老歌之曰上天降神明錫我慈仁父臨人布德澤恩惠施以序 常璩華陽國志曰吳資字元約爲巴郡太守屢獲豐年人歌之曰習習晨風動澍雨潤禾苗我后恤時務我人以優饒 又曰閻處字孟度爲綿竹令以禮讓爲本童謠曰閻君賦政明且祖獨苛去碎以禮讓 【原】殷氏世傳曰殷褒爲滎陽令廣築學館會集朋徒民知禮讓乃歌曰滎陽令有異政修立學校人易性令我子弟恥訟爭 【增】商氏世傳曰商亮字子華舉孝廉到陽城遇兩虎爭一羊亮按劒直前斬羊虎乃各以其半去時人爲之謠曰石里之勇商子華暴虎見之

藏爪牙　隋書曰韓擒虎平陳先是江東有謡曰黄斑青驄馬發自壽陽涘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擒虎本名豹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返時節與謡相應至是方悟　唐書曰顔游秦武德初累遷廉州刺史封臨沂縣男撫恤境内禮讓大行邑人歌之曰廉州顔有道性行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高祖璽書勞勉之　通鑑宋紀曰韓琦范仲淹在兵間久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不敢輒犯邊境邊人爲之謡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謳謡三

原 謡辭　晉夏侯湛長夜謡曰日暮兮初晴天灼灼兮遐清披雲兮歸山垂景兮照庭列宿兮皎皎星稀兮月明停簷隅以逍遥兮盻太虚以仰觀望閶闔之昭晰兮麗紫微之暉煥　又湛方生懷歸謡曰辭衡門兮至歡懷生離兮苦辛豈羈旅兮一慨亦代謝兮感人四運兮道盡化新兮歲故氣慘慘兮凝晨風悽悽兮薄暮雨雪兮交紛重雲兮四布天地兮一色六合兮同素山木兮摧披津壑兮凝冱感羈旅兮苦心懷桑梓兮增慕胡馬兮戀北越鳥兮依陽彼禽獸兮尚然況君子兮思故鄉望歸塗兮漫漫盻江流兮洋洋思涉路兮莫由欲越津兮無梁　陳沈炯獨酌謡曰獨酌謡獨酌獨長謡智者不我顧愚夫余未要不愚復不智誰當余見招所以成獨酌一酌傾一壺生涯本漫漫神理暫超超一酌矜許史再酌傲松喬頻煩四五酌不覺凌丹霄倏忽厭五鼎俄然賤九韶彭殤無異葬夷跖可同朝龍蠖非不屈鵬鷃俱逍遥寄語號呶侶無乃大塵囂

吟一

原 說文曰吟歎也　釋名曰吟嚴也其聲本出于憂愁故聲嚴肅使聽之悽歎也　毛詩序曰吟咏情性以風其上

增 湘中記曰涉湘千里但聞漁父吟中流相和其聲綿邈也

吟二

原 鹽鐵論曰曾子傍山而吟山鳥下翔　增 莊子曰矌然立于四墟之道倚槁梧而吟　又曰莊子謂惠子曰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　西京雜記曰相如將聘茂陵人爲妾文君作白頭吟　原 東觀漢記曰梁鴻常閉戶吟咏書記　增 阮籍樂論曰漢順帝上恭陵過樊濯聞鳥鳴而悲泣下横流曰善哉鳥鳴使左右吟之其聲若是豈不佳乎此謂以悲

為樂也　蜀志曰諸葛亮早孤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每自比于管樂　盛弘之荆州記曰新城郡瀨水別有一溪其傍有白馬塞孟達登之歎曰金城千里遂為上瀨吟彼方人猶傳此聲韻悽激其哀思之音乎 原魏志曰管輅隨軍西行過毋丘儉墓下倚松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　陳武列傳曰陳武字國本休屠胡人常騎驢牧羊諸家牧豎數十人或有知歌謠者武遂學太山梁父吟幽州馬客行及行路難之屬 增世說曰韓壽美姿容賈充女見壽心甚悅之內懷存想發于吟咏　王

粲登樓賦曰鍾儀幽而楚奏莊舃顯而越吟　唐書曰蔡允恭有風采善吟咏煬帝所屬詞賦多令諷誦之 原文士傳曰李康清廉有志節不能和俗為鄉里豪右所共害故宦塗不進作遊山九吟 增明詩小傳曰陳鳳字羽伯嘗月夜挂琴松間調所馴小猿得詩擁膝白吟與猿聲相應

吟三

原後漢諸葛亮梁父吟曰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冢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理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國相齊晏子　晉潘尼逸民吟曰□□我顧傲世自遺紆志六合由此是追沐浴洪池奮迅羽衣陟彼名山採此芝薇朝雲發駕行露未晞遊魚濯戲翔鳥雙飛逍遥博觀日晏忘歸嗟哉世上從我者誰

嘯一

增說文曰嘯吟也　又曰嘯吹口出聲也　嘯旨曰嘯者其氣激于喉中而濁謂之言激于舌端而清謂之嘯言之濁可以通人事達性情嘯之清可以感鬼神致不死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出其嘯善萬靈受職故古之學道者事矣　又曰嘯有十五章有深溪虎高柳蟬空林

鬼巫峽猿下鴻鵠古木鳶之類 原雜字解詁曰嘯吹聲　毛詩曰有女仳離條其嘯矣條其嘯矣遇人之不淑矣 增又曰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又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原字書曰蹙口吹嘯者欲有求

嘯二

增山海經曰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勝玉勝也 原莊子曰童子夜嘯鬼數若齒　漢晉春秋曰桓帝幸樊城百姓莫不觀之有一老父獨耕不輟議郎張溫使問焉父嘯而不答　魏略曰諸葛亮在荆州每晨夜常抱膝長嘯 增英雄記曰向栩好讀

老子狀如學道又復似狂居嘗北坐被髮善長嘯人客從就輒伏不視人有問輒不荅　晉阮籍傳曰籍嘗于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畧古今及棲神道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　【原】竹林七賢論曰阮籍惟樂酒善嘯聲聞數百步　晉陽秋曰嵇康見孫登登對之長嘯而不言　【增】晉中興書曰桓石秀風韻秀徹叔父沖嘗與石秀共獵獵徒甚盛觀者傾坐石秀未嘗暫眄嘯詠而已　晉書曰謝奕桓溫辟為安西司馬猶推布衣之好在溫座岸幘嘯咏無異常日溫曰我方外司馬　又曰王徽之在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往觀之逕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灑埽請坐徽之盡歡而去　又曰謝鯤鄰家高氏有女常往挑之女方織以梭投折鯤齒既歸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　世說曰謝太傅與孫興公諸人泛海風起浪涌諸人色動太傅神情方王吟嘯不輟　又曰王子猷嘗寄人空宅便令種竹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又曰謝萬北征常以嘯咏自高未嘗撫慰衆士謝公謂曰汝為元帥宜數喚諸將慰勞之萬都無說直以如意指四座曰諸公皆是勁卒諸將甚怨之　【原】郭子曰劉道真少時善歌嘯有一老姥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㹠進之道真食㹠不謝　【增】趙書曰石勒屯葛陂值天雨不息長史刁膺勸勒降晉勒愀然長嘯張賓勸勒還北勒攘袂鼓髯曰賓計是也　【原】搜神記曰趙炳嘗臨水從船人乞渡船人不許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　【增】通鑑宋紀曰蘇舜欽既放廢寓于吳中與高僧逸士吟嘯自適　元劉因傳曰因父述刻意問學邃性理之說好長嘯　明詩小傳曰徐文長貌修偉白皙音朗然如唳鶴中夜呼嘯有羣鶴應焉

嘯三

【增】倚柱　登臺　列女傳曰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嘯傍人聞之莫不為之慘者鄰婦從之遊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乎吾為子求偶漆室女曰吾豈為不嫁之故而悲哉憂我君老太子少也　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將欲伐楚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歎羣臣莫有曉王意者伍子胥深知王憂乃薦孫武善為兵法人莫知其能　【原】阮公臺　成瑨坐嘯　白帖阮嗣宗善嘯聲與琴諧陳留有阮公嘯臺　後漢書成瑨為南陽太守委任公曹岑公孝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增】越王抱柱　王廙倚樓　吳越春秋越王念吳欲復之乃中夜抱柱而哭泣承之以嘯于是羣臣咸曰君王何愁心之甚也夫復讎謀敵非君王之憂自是臣下之急務　王廙別傳曰王導與庾亮遊於石頭會遇廙至爾日迅風飛帆廙倚樓長嘯神氣甚逸　嘯如笙竽　響動林谿　王子年拾遺記曰太始二年南方有因霄之國人皆善嘯大丈夫嘯聞百里婦人嘯聞五十里如笙竽之音秋冬則聲清亮春夏則聲沈下人舌尖處倒向喉內亦曰兩舌重沓以爪徐徐刮之則嘯聲逾遠　孫

登別傳曰孫登魏末處北山中以石室爲宇編草自覆阮嗣宗聞登而往造焉見登被髮端坐巖下鼓琴嗣宗自下趨之登莫得與言嗣宗乃嘈長嘯與鼓琴音諧會雅然登乃迴眄而笑因嘯和之妙響動林壑

靈源之餘音神境記曰滎陽郡西有靈源山山有石室昔者嘗採藥此山聞林谷間有長嘯聲今樵人往往猶聞 姑石之遺響異苑曰尋陽姑石在江之涯初相雲賢至西下令人登之中嶺便聞長嘯聲甚清嚴至峯見一人箕踞石上

嘯四

增 塵落瓦飛西京雜記曰東方生善嘯每一長嘯輒塵落瓦飛 箕踞嘯歌世說曰晉文王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唯阮籍箕踞嘯歌酣放自若 霹靂聲類書曾確同義卷須遠十音高嘯作霹靂聲坐客驚悚

嘯五

原 詩 晉陸雲詩逍遙近南畔長嘯作悲歎 又郭璞詩曰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

原 賦 晉成公綏嘯賦曰逸羣公子體奇好異傲世忘榮絕棄人事于是延友生集同好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之元奧邈跨俗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發妙音于丹脣激哀音于皓齒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熛起協黃宮于清角雜商羽于流徵飄遊雲于泰清集長風乎萬里良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故聲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動脣有曲發口成音觸類感物因歌隨吟清激切于竽笙優潤和于琴瑟烈烈飈揚啾

啾響作奏胡馬之長嘶迴寒風乎北朔又似鴻雁之將雛羣鳴號乎沙漠故能因形創聲隨事造曲應物無窮機發響速乃吟咏而發散聲絡繹而響連心滌蕩而無累志離俗而飄然 又殷仲堪將離詠曰爾乃理轡杖策或乘或步行悲歌以諧歡朗長嘯以啓路

原 書 晉桓元與袁宜都書論嘯曰讀卿歌賦序咏音聲皆有清味然以嘯爲彷彿有限不足以致 自將未至邪夫契神之音既不俟多贍而通其致苟一音足以究清和之極阮公之言不動蘇門之聽而微嘯一鼓元默爲之解顏若人之興逸響惟深也哉 袁山松答桓南郡書曰嘯有清浮之美而無控引之深歌窮測根之致用之彌覺其遠至乎吐辭送意曲究其奧豈脣吻之切發一往之清冷而已哉若夫阮公之嘯蘇門之和蓋感其一奇何爲微此一至大疑嘯歌所拘邪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六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七

人部二十六 笑 泣 瘢 哭 疾

笑一

【原】說文曰欣笑喜也　易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　又曰旅人先笑後號咷　又曰笑言啞啞　詩曰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傲中心是悼　又曰兄弟不知咥其笑矣　又曰宴笑語兮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民人好大笑　樂動聲儀曰人情喜則笑矣　老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增】莊子曰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　又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　鄧析子曰體痛者口不能不呼心悅者顏不能不笑　淮南子曰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　論衡曰天怒則隆隆雷聲天喜應啞啞而笑郁不開笑也　桓譚新語曰關東俚語人聞長安樂則向西而笑　正論曰搔癬之爲悅先笑而後愁　養生要訣曰人語笑欲令至少不欲令聲高若過語笑損肺腸精神不足

笑二

【原】呂氏春秋曰戎常寇關幽王擊鼓諸侯皆至褒姒大悅而笑王欲褒姒之笑數擊鼓而諸侯至無寇及眞寇至擊鼓而諸侯不來遂爲戎所滅　【增】莊子曰齊桓公田于澤見鬼焉公反誒詒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臣聞澤有委蛇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公輾然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于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又曰河伯至北海望洋而歎曰吾長見笑于大方之家　列子曰晉文公出會欲伐衞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則亦有招之者臣竊笑之公悟其言乃引師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原】左傳曰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　又曰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　【增】又曰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始笑而言　又曰季子曰無爲天下戮笑　【原】穀梁傳曰季孫行父禿晉郤克跛衞孫良夫眇曹公子首僂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跛者御跛者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處臺而笑之客不悅　【增】又曰楚子伐吳執

齊慶封將殺之靈王使人以慶封令于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 禮記檀弓曰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 [原]晏子曰齊景公置酒泰山公西望喟然歎泣數行曰寡人將去堂堂國者而死耶左右泣者三人晏子搏髀仰天大笑曰樂哉今之飲也公怒曰子笑何也對曰臣見怯君一諛臣三是以大笑公慙 史記曰孫子試兵以王寵姬二人爲軍隊長三鼓宮女皆掩口而笑 瑣語云師曠御晉平公鼓瑟輟而笑曰齊侯與其嬖戲墜

于牀而傷其臂平公命人書之曰某月某日齊侯戲而傷問之于齊侯笑而曰然有之 [增]說苑曰趙簡子舉兵伐齊有被甲而笑者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乃有宿笑簡子曰有以說之則可無則死對曰當桑之時臣鄰家父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還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我伐國失國是吾曠也還師而歸 又曰宋劉伯龍歷郡守貧寠慨然營什一之利一鬼在旁撫掌大笑伯龍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爲鬼所笑也遂止 又曰宋愚父得燕石藏之以爲大寶周客見之俛首掩口胡盧而笑曰此燕石也 戰國策曰

楚王遊于雲夢有狂兕觸車從輪彎弓而射應發而殪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遊萬歲千秋之後誰與同此樂乎安陵君泣涕數行而進曰臣入則侍綸席出則陪萬乘萬歲千秋之後願得身試黃泉先蓐螻蟻王大悅 史記曰有躄者槃散（跚）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不幸有罷癃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

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 [原]又曰高祖奉玉卮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爲樂 [增]又曰公孫弘爲人談笑多聞 [原]漢書曰匡衡能解詩諸儒爲之語曰匡說詩解人頤 [增]東方朔別傳曰朔于上前射覆中之郭舍人丕屈被榜朔曰南山有木名爲柘良工材之可以射射中人情如掩兔舍人數窮可不早謝上乃搏髀而大笑也 東觀漢記曰光武微時與鄧

晨觀讖云劉秀當爲天子或言國師公劉秀當之光武
曰安知非僕乎建武三年上徵晨還京師數燕見說故
舊乎生爲忻樂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辦之帝大笑　又
曰桓榮爲博士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皆懷之榮獨
舉手捧之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眞儒生也　班固荅賓
戲曰賓戲主人主人逌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守突
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　原　蜀志曰馬忠爲
人寬濟有度量但詼啁大笑忿怒不形于色　蜀記曰
譙周字允南體貌素樸無造次辨論之才諸葛亮領益
州牧周爲勸學從事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

笑者亮曰我尚不能忍況左右乎　增　魏志曰賈詡字
文和文帝爲五官將而臨淄侯植才名方盛有奪宗之
議太祖有問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荅何也
對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
定　又曰毛皇后父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明帝令
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動甚蚩騃語輒自謂侯身
時人以爲笑　王隱晉書曰杜預代吳軍入城至都督
孫歆帳下生將歆函頭而預生致歆
洛中大笑　荀勗別傳曰司徒缺帝問其人勗曰魏文
用賈詡爲公孫權笑之　原　世說曰張華問陸機曰雲

何以不來機曰雲有笑疾恐公未悉故未敢俄而雲詣
華華爲人多姿制又好帛纏鬚（一作以錦囊盛鬚）雲見大笑不
能自已　又曰桓南郡與道曜講老子王侍中爲主簿
在坐桓公曰王主簿可顧名思義王未有荅且大笑桓
公曰王思道故能作大家兒笑　增　又曰王敦初尚主
如廁見漆箱中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
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漆盤盛水琉璃碗盛澡豆王因倒
著水中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笑　王氏彙苑曰王
鳳遇官屬尤嫚使奴紫虎皮怖其參軍陸英後幾死因
大笑爲樂　語林曰弔王武子客正哭見孫子荊驢鳴

變聲成笑　又曰董昭失勢久爲衛尉昭乃厚加意於
侏儒正朝大會侏儒作董昭衛尉啼面斂太祖時事舉
坐大笑明帝悵然不怡月中以爲司徒　原　晉中興書
曰石勒與李陽相近陽性剛愎每爭漚麻池共相撲打
互有勝負勒既貴召陽至引入言及平生酒酣引陽肘
曰卿年老臂中故有力不煩復與人鬬邪孤往數得卿
拳卿亦快得孤毒手因大笑　增　崔鴻後趙錄曰桃豹
少時以膽勇騎射稱嘗攘臂大言曰大丈夫遺魏太祖
不封萬戶侯位上將者非丈夫也時類笑之豹罵言爾
鼠子輩安知君子豹變之志乎　南史曰宋司徒褚彥

回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閤道壞墜水僕射王儉馬驚跌下車謝超宗撫掌笑曰落水三公墮車僕射　蕭子顯齊書曰張敬兒武將不習朝儀聞當內遷于密室中屏人學揖讓荅對空中俯仰如此竟日侍妾竊窺笑焉　後魏史曰宗室萇性剛毅未嘗笑孝文曰聞公一生不笑今當為朕笑竟不能得帝曰五行之氣偏有所入如此　北史崔瞻傳曰詔議三恪之禮崔瞻別立一議和收讀訖笑而不言瞻曰何容讀國士議文直此冷笑　神異經曰東方有人不妄語恒笑倉卒見之如痴　搜神記曰孫綝殺徐光而無血後綝上蔣陵有大風盪綝車顧見光在于松樹上拊手笑之俄而綝誅　唐書曰李義府狀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偏忌陰賊忤意者輒加傾陷故時人言義府笑中有刀　唐史記曰鄭綮同平章事省吏走其家上謁綮笑曰諸君誤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吏言不妄俄聞制詔下歎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　又曰宦者魚朝恩會百官釋菜執易升坐講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元載銜之　五代史曰莊宗入汴末帝惶恐不知所為鄭珏曰臣有一策願得傳國璽馳入唐軍以緩其行而待救兵之至末帝曰顧

卿之行能了事否珏俛首徐思曰但恐不易了于是左右皆大笑　黃又仲交廣記曰合浦尹牙為郡主簿太守到官三年不笑牙問其故曰父為太尉所殺牙乃辭至洛為太尉養馬三年斷其頭而還　宋紀曰扈蒙有笑疾雖在上前不自禁　又曰張戩與臺官王韶論新法不便又詣中書爭之王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　又曰鄧綰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為之　元史列傳曰張翥每以文自負常語人曰吾于文已化矣他日翰林學士沙剌班示以所為文請易置數字苦思不就沙剌班曰先生于文豈猶未化耶何思之苦也翥因相視大笑蓋翥平日善諧謔出談吐語輒令人失笑一座盡傾入其室藹然春風中也　明泳化類編曰成化間一御史性頗狂以居言路署名字大寸許一郎中厭之貽之口占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諸司傳以為笑　明詩小傳曰袁景休讀經史喜為歌詩劉子威以海內文章自負景休每向人摘紕謬者以為姍笑子威大怒訴于郡尉攝而笞之曰若敢復姍笑劉侍御文章邪景休仰而對曰民寧受笞數十不能改口杏舌妄

詼劉侍御也尉笑而遣之　又曰嚴嵩當國時江西士紳以生辰致賀嵩長身聳立諸公俯躬謁嵩新鄭旁睨而笑嵩問其故新鄭曰偶思韓昌黎鬭雞詩大雞昂然來小雞竦而待是以失笑耳京師市語謂江西人為雞相與鬨堂而散

笑三

原　晏晏　嘻嘻詩言笑晏晏易婦子嘻嘻終吝　至矧　解頤禮父母有疾笑不至矧齒本也匡說詩

增　不和　莫逆莊子強親者雖笑不和又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相與友　絕倒　哄堂世說衞玠談道阿平絕倒[illegible]大笑也御史分紀監察御史每公堂會食皆絕笑言若有不可忍者雜端大笑而三院皆笑謂之哄堂則不罰

歡咍　嗢噱文粹笑言入口何歡咍粲然嗢噱笑聲　軒渠　揶揄薊子[illegible]兒識父母軒渠笑說注謂軒渠小兒笑世說曰羅友在桓溫府以家貧乞祿溫謂其誕肆許而不用後同府有得郡者溫為席送別友至獨後問之答曰昨奉教旨首旦出門于中路逢一鬼大見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慙不覓淹縗冨蹤笑其滑稽而心頗愧焉後以為襄陽太守搏榆拍手笑　絕纓　噴飯史記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東坡遣文與可竹詩與可大笑噴飯滿案

原　頭沒杯案　影見水中曹瞞別傳太祖與人譚論戲弄言誦盡隱及歡說大笑至于頭沒杯案中餚膳著污于巾幘也世說陸素者衰經上翻見水中影因大笑落水救之免死

笑四

原　爰笑爰語　載笑載言詩並　囅然而咍　溺人必笑傳　胡盧孔叢子子思薦李音于衛君君胡盧大笑　嚬笑史記韓昭侯曰明主愛一嚬一

[illegible]詩咍笑哉

增　解顏列子事老商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　局局[illegible]　嫣然[illegible]子登徒賦[illegible]

含睇宜笑楚辭曰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又[illegible]　衆兆所咍[illegible]曰行不羣以巔越兮衆兆之所咍咍笑也

目笑史記平原君與毛遂[illegible]十九人相與目笑之　盡氣[illegible]　隆驤[illegible]　笑比河清[illegible]

笑五

增　詩唐李白詩曰衆夫指之笑謂我知不明　又曰朧吏垂手笑官何問之愚　又曰粲然忽自哂授以鍊藥說　又曰美人一笑千黃金　杜甫詩曰回頭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

原　賦晉孫楚笑賦曰有度俗之公子總萬物之細故心髣騁乎巢由以得意為至樂不拘戀乎凡流會親戚于高宇結宗盟于綢繆所以交頭偃仰推背指掌亢洪聲於通谷順長風以流響氣參譚以相屬若將頹而復往或嚬蹴俛首狀似悲愁怫鬱唯轉呻吟郁伊或攜手悲嘯噓天長叫遲重則如陸沈輕疾則如水漂徐疾任其

口頰圓合得乎機要或中路背叛更相毀賤傾倚叵我彫聲迄乎日晏信天下之笑林調謔之巨觀也

寢一

【原】東首 北堂（君子寢恒東首首生氣 古詩安寢北堂上） 有衣 般伏（論語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禮記寢毋伏）【增】管枕 彈丸（宋元通鑑吳越王錢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欹而寤名曰警枕置粉盤於臥內有事則書之至老不倦或寢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即寤時彈銅丸於樓牆外以警直更者）【原】目炯炯 腹便便（後漢邊韶字孝先曾晝日假臥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夜以安身 早而假寐（左傳趙盾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不忘恭敬民之主也）【增】睡于牀下 入眠帳中（漢書陳咸字子康父萬年常病召咸教戒於床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萬年乃不復言）眠不可近 悟便得姦（魏武常言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深慎之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後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益部耆舊傳何祗為成都令常睡眠值其覺寤便得姦詐奏非畏元之發摘或以為有術）文侯聽樂 孝宗讀疏（漢書禮樂志魏文侯好古端冕而聽古樂則欲寐又聞鄭衛之音不知倦焉 通鑑宋孝宗時每封事言大本急務疏入夜下通七刻帝已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

寢二

【原】明發不寐（詩） 尚寐無覺（詩 毛詩寐也） 乃安斯寢（詩） 夙興夜寐（詩） 乃寢乃興（詩）【增】熟寢經宿（後梁紀岐王李茂貞治軍甚寬待士卒簡易有告部將符昭反者岐王直詣其家遣去左右熟寢經宿而還由是衆心悅服） 夜寢屢遷（通鑑宋王彥紹保其城西山遣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彥急彥處變夜寢屢遷）

疾一

【增】釋名曰疾病也客氣中人急疾也病並也與正氣並在膚體中也 周易曰損其疾使遄有喜 毛詩曰疾如疾首 周禮曰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 又曰寒暑不時則疾 曲禮曰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曰某有負薪之憂 春秋公羊傳曰御人（謂）蔡不立惡疾也 國語曰譬之如疾余懼易焉 老子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管子曰凡國都皆有養疾聾盲喑啞跛躄偏枯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 尹子曰與死者同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道不可為謀 又曰人將疾也必先不甘魚肉之味 魏子曰待扁鵲乃治病終身不愈也用道術則無所不治也 淮南子曰土地各以類生人是故水氣多瘖風氣多聾林氣多癃木氣多傴（[illegible]子多有此疾） 韓詩外傳曰人主之病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能治也 呂氏春秋曰身盡府種（府腹疾 種首疾）筋骨沈滯血脈壅塞九竅寥寥曲失

其宜雖有彭祖猶不能爲也　唐書曰太宗謂侍臣曰治國與養病無異也病人覺愈彌須將護若有觸犯必至殞命治國亦然天下稍安尤須兢慎若便縱逸必至喪敗　風俗通曰無恙俗說疾也凡人相見及書問者曰無疾耶按上古之時草居路宿恙噬蟲也食人心凡相勞問者曰無恙乎非爲疾也

疾二

增 莊子曰堯以天下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太公金匱曰丁侯不朝武王乃畫丁侯三旬射之丁侯疾大劇四夷

聞之皆懼各以其職來貢　六韜曰欲伐大國行且有期王寢疾十日不行太公負之而起曰行已有期君不發天下聞之國亡身死胡不勉之王允言如有病者　左傳曰晉侯夢大厲公覺召桑田巫曰不食新矣　列子曰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病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弗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從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病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又曰秦人逢氏胡有子少而慧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　又曰季梁得病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其子不曉終謁三醫而季梁之疾自瘳　呂氏春秋曰齊王疾痟使人之宋迎文摯視疾摯謂太子曰王疾可已雖然必殺摯非怒王則不可治怒而摯必死太子請之文摯往而不至三齊王已怒文摯至不解履登牀王重怒叱而起病乃已生烹文摯　莊子曰子來有病喘喘然

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　又曰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　潛確類書曰子胥曰子聞河上之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　趙曄吳越春秋曰越王出石室召范蠡謂之曰吳王疾三月不愈孤聞人臣之道主疾臣憂且吳王遇孤恩澤甚厚恐疾之無瘳也唯先生卜焉范蠡曰今日日辰陰陽上下和親王不死明矣到已巳當有瘳也　墨子曰墨子病洗鼻問曰先生以鬼神爲明福善禍惡今先生聖人也何故病墨子曰病者多方有得之勞苦有得之寒暑今有百門而閉其

一賊何處不入哉　春秋後語曰越醫扁鵲過齊桓侯客待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腠理皮膚也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欲以不病為功後五日復見曰君疾在血脉後五日復見曰病在腸胃後五日見桓侯而還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曰疾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桓侯遂卒　戰國策曰扁鵲見秦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之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也除之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秦政如此則一舉而亡國矣　韓子曰秦昭王有疾百姓買

牛而家為王禱　原　史記曰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否軫對曰王聞越人莊舄乎王曰弗聞軫曰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疾為越聲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極矣亦思越不或對曰凡人思故在其疾也彼思越即越聲不思越即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　增　又曰晉侯多疾即導引不食穀　西京雜記曰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庫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光明人有疾病在內掩心照之則知病之所在　漢武故事曰初霍去病微時數自禱神君乃見其形

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神君亦慚及去病疾篤上命為禱神君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壽命不長吾嘗欲以太一精補之可得延年霍將軍不曉此意遂見斷絶今疾必死可無救也去病竟薨　原　漢書曰司馬相如疾甚上曰可往悉取其書使往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言封禪事所司奏焉天子異之　增　嚴助傳曰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　葛洪神仙傳曰茅君居于茅山人有疾病往請福常煮雞子十枚以内帳中須臾茅君皆一

一擲雞子還之歸破之皆無復黃者病人當愈若中有土者不愈以為常候雞子如故無開處也　說苑曰丙吉有陰德于孝宣帝微時及即位將封之會吉病甚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病果愈　又曰王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訣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病困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鄙也　又曰朱雲年七十餘終于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于身土周于槨　皇甫謐高士傳曰安丘望之病弟子公沙都來看之舉立于庭樹下安

丘曉然育痊開目見雙赤李著枯枝都仰首承李安丘
食之所苦盡除 原風俗通曰予之祖彬爲汲令以夏
至日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壁上懸有赤弩照于杯中
其形如蛇宣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便得疾云蛇入腹
後彬使宣于故處設酒杯中復有蛇因謂宣此乃壁上
弩影耳非有他怪宣意遂解甚怡懌 增又曰皇甫謐
因病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忽叩刃
欲自殺叔母諫而止 原桓譚新論曰余歸沛道疾蒙
絮被絳罽帍乘騂馬宿東亭亭長疑是賊發卒夜來余
令吏勿鬬乃相問而去 三輔決録曰趙岐初名嘉年
三十餘有重疾卧蓐七年自慮奄忽乃爲遺令敕兄子
可立一圓石于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民姓趙名嘉有
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 增何顒别傳曰張仲景
過山陽王仲宣謂曰君體有病後年三十當眉落仲宣
時年十七以其言遠不治後至三十疾果落眉 魏志
曰太傅鍾繇有膝疾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
虎賁舉上殿就坐後三公疾常以爲故事 語林曰王
仲祖病劉真長爲稱藥荀令則爲量水 晉書曰王戎
先有吐疾居喪增甚帝遣醫療之并賜藥物又斷賓客
世說曰衛玠總角時嘗問樂廣夢樂云是想衛曰神

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曰因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病
樂聞故命駕爲剖析之衛病小差樂歎曰此兒胷中當
必無膏肓病 又曰衛玠從豫章下都人久聞其姿容
觀者如堵牆玠先有羸疾不堪勞遂發病死 晉孔坦
傳曰坦疾篤庾冰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老夫將終不
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邪冰深謝焉 陶
徵士誄曰年在中身疢維痁疾 痁瘧疾也 宋書曰羊欣有
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兼善醫術撰藥方數十卷 又
曰謝述有心虛疾性理時或乖謬除吳郡太守以疾不
之官 裴子野宋畧曰殷景仁入居西州疾篤上爲之
累息輟西州道上不得有車聲 南史曰范雲忽中疾
居二日半召醫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
速即時愈正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而況二年文伯乃下火而牀焉重衣以覆之有頃汗流
于背即起二年果卒 又曰褚澄善醫術建元中爲吳
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郡澄見謂曰汝有重病
答曰舊有冷疾至今五年衆醫不差澄爲胗脉謂曰汝
病非冷非熱當是食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蒜一升煑服
之始一服乃吐一物如升涎裹之動開看是雞雛羽翅
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

向者雞十三頭而病都差當時稱妙　北史曰魏李諧為人短小六指因瘦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謇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　又曰周裴俠嘗遇疾沈頓士友憂之忽聞五鼓使即驚起問左右曰可向府邪所苦因此而瘳晉公護聞之曰裴俠危篤若此而不廢憂公因聞鼓聲疾病遂愈豈非天祐其勤恪也　又曰齊蘭陵王長恭有戰功帝忌之人謂長恭勿預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寇擾恐復為將歎曰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療　唐書曰有患應病者問醫官蘇澄云自古無此方今無所撰本草綱羅天下藥物亦謂盡矣試將讀之應有所覺其人每發一聲腹中輒應唯至一藥再三無聲過至他藥復應如前澄因為處方以此藥為主其病自除　又曰張文仲武后時至尚藥奉御特進蘇良嗣方朝疾作仆廷中文仲診曰憂憤而成若脇痛者殆未可救頃告脇痛又曰及心則殆俄心痛而死　又曰武后集諸言方者與文仲共著書詔王方慶監之文仲曰風狀百二十四氣狀八十治不以時則死及之惟頭風與上氣足氣藥可常御病風之人春秋末月可使洞利乃不困劇自餘須發則治以時消息乃著四時輕重術凡二十八種上之　又曰郭弘霸為侍

御史時大夫魏元忠病羣僚省候弘霸獨後入請視便液即染指嘗驗疾輕重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　又曰杜審言疾甚宋之問等省候荅曰甚為造化小兒所苦然吾在久壓公等今死固當大慰但恨不見替人　酉陽雜俎曰柳芳為郎中子登疾重時張萬福名善醫引視遙見登頂曰有此頂骨何憂疾也因按脈五息復曰不錯壽且踰八十乃留方數十字謂登曰不服此亦得登後為庶子年至九十而卒　又曰張萬福自始至終祿食七十年未嘗一日言病　又曰吳湊為福建觀察使與宰相竇參有憾參數加短毀又言湊風痺不良趨走帝召還驗其疾非是由是不直參　六帖曰韓弘病自河中還詔百官問疾弘遣子辭不能見公綽謂曰上使百官司省候是謂異禮宜力疾以見公卿安可卧令子姪傳言邪弘懼挾扶以出　又曰元和四年李巽疾革郎官省候巽言不及病但與商校程課功利　五代史曰唐王建立為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事居歲餘自言不識文字願解三司久之稱疾明宗笑曰人固有詐疾而得疾者乃出為平盧節度　通鑑宋紀曰曹彬至金陵敗江南軍于城下一日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

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願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彬即稱愈　又曰王旦疾甚引對滋福殿帝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子出拜旦皇恐走避皇子隨而拜之旦言皇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　又曰呂夷簡感風眩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疾稍愈命數日一至中書裁決可否夷簡力辭帝降手詔曰古謂髭可療疾今翦以賜卿　又曰周敦頤爲虞部郎中俄得疾聞水嚙其母墓遂乞知南康改葬畢曰強疾而來者爲葬耳今猶欲以病汚麾綫邪遂謝事　又曰陳留知縣姜潛到官才數月青苗令下潛即榜于縣門又移之鄉村各三日無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即移疾去　又司馬光卒子康居喪因寢地得腹疾召醫李積于兗鄉民聞之告積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　又曰陳瓘卒于楚州劉安世嘗因瓘病使人勉以醫藥自輔曰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瓘曰天下代不乏人但時不用耳君亦何必拳拳于吾也　又曰宋虞允文謁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以疾篤召還

提舉萬壽觀　通鑑元史天澤至眞定病篤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愼勿殺掠語不及他　又曰元康希憲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問疾因問治道希憲曰臣病雖劇委之于天所甚憂者大奸耑政羣小阿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爲屏除不然日就沈痾不可藥矣　元列傳曰紐的該嘗卧病謂其所知曰太平眞宰相才也我疾固不起而太平亦不能久于位此可歎也朝官至門候疾者皆謝遣之　又曰余闕守安慶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嘗病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聞強衣冠而出　又曰汪德臣微疾帝勞之曰汝疾皆爲我家飲以蒲萄酒解玉帶賜之曰飲我酒服我帶疾其有瘳乎德臣泣謝　又曰敬儼爲中書平章政事以傷足告歸家居十餘年痺不能行猶勅書不廢　又曰賀勝以足疾請老不許曰卿卧護足矣賜小車出入禁闥　又曰耶律希亮雖疾病不廢書史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所著詩文　又曰歐陽元乞致仕不允久病不能步履丞相傳旨肩輿廷春閣下實異數也　又曰王薦福寧人父嘗疾甚薦夜禱于天願減己年益父壽父絕而復甦告其友曰適有神人語我曰汝子孝上帝命錫汝十二齡疾遂愈

疾三 疾疫附

原六極 二豎 尚書六極二曰疾 左傳晉侯病夢二豎子 微縣 易簀 禮記疾病外內皆掃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于北牖之下 檀弓曾子寢疾舉扶而易簀反席未安而沒

嗌破 去琴 文粹呻吟樂頭破之病恐母 敢嗌被至破詳闕不 氣淫 神風 左傳天有六氣淫生六疾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 末四支也

祟 又曰晉侯有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何神也子產曰 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 消渴 瘨眩

史記司馬相如常有消渴疾 揚雄曰 食之感以成病 然病 積憂 成疾 非鬼非食 惑以喪志 左傳憂成疾 清入 革矣 霍然 禮記疾成子 萬疾革 矣將死 枚乘七發 霍然病已 割瘦 瘭疽 太祖實錄 之瘭疽 公事 十人 九生 死 人瘦 割 達

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七 疾 人部 一

有加 不瘳 傳 周禮疾醫 史記扁鵲傳 加疾不瘳 病忘 沈痾 美疹 痼瘵 疢瘍 偽疾 佯狂 遘癘 傳曰疾之入于室 鷹痼又 晉書張華傳 嘗病忘 列子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 孫子多 疾 曰沈痾 孫子 疢之美 疹 左傳 孫叔敖 病 疾 乃 叔父恐其為偽疾 光武 公孫述病 也

增 綿惙 康寧 伏枕 病狀 伴狂 為病 篤 疾 也 爲 疾 病 以狀 上 聞 書 諷 當 時 杜 甫 詩 伏 枕 其 疢 病 上 無 病 以疾 聞 帝 賜 之 藥 賢者

剪鬚 灼艾 顛眴 憔悴 太祖親往視之 自為灼艾 帝亦取艾自灼以分其痛 晉王 唐書李勣有疾 太宗自剪鬚為勣和藥 宋史 楊王有可 常 日 病 有 憔 悴 臣 楊 雖 有 疾

顛眴疾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 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 原 露其體 左傳子產云 節宣其氣 勿使有所壅閉湫底 以露其體 僭厥身 中膏肓 除心腹 左傳 晉侯病 求醫于秦 秦伯使醫緩為之 未至 公夢疾為二豎子 曰彼良醫也 懼傷我 焉逃之 其一曰居肓之上 膏之下 若我何 醫至曰 疾不可為也 在肓之上 膏之下 攻之不可 達之不及 藥不至焉 又 楚

牀下蟻聲 晉書殷仲堪父病 耳聰 聞牀下蟻動 謂之牛鬥 杯中蛇影 晉書樂廣為河南尹 有親客久不來 問之 對曰前在坐 蒙賜酒 方欲飲 見杯中有蛇 意甚惡之 既飲而疾 于時河南廳事壁上有角 漆畫作蛇 廣意杯中蛇即角影也 復置酒于前處 謂客曰 杯中復有所見不 答曰所見如初 廣乃告其所以 客豁然意解 沈痾頓愈 日臻 彌留 大漸 惟幾 盤散 行汲 展轉 伏枕 書顧命 病日臻 既彌留 疾大漸 惟幾 詩 輾轉伏枕

精神越濼 筋骨挺解 七發 曰精神越濼 百病咸生 聰明眩曜 悅怒不平 久執不廢 大命乃傾 又曰 四支委隨 筋骨挺解 血脈淫濯 手足惰窳 雖令扁鵲治內 巫咸治外 尚何及哉 如臨 不測之淵 似執將枯之木 汲黯之臥淮南 劉禎

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七 疾 人部 二

之居漳濱 文選 原 疾疫 大札 移人 盛癘 不去 周禮 鄭司農 大札 疾疫也 又 移人 大疫 疾疫 兒俱亡 疫 又 太平御覽 孫真人 家有疾疫 疫疾 不去 自家 令 其以 兒 父 母 扶 持 以 弗 視 其 間 又 外 家 人 令 不 入 其 疾 乃 亦 無 疾 不 去 其 不 號 不 衰 十 餘 日 弘 之 疾 不 病 而 愈

增 山人苦疫 親故罹災 魏文帝 與吳質書 昔年疾疫 親故多罹其災 徐陳應劉 一時俱逝 見似 苕白 為尾 以 三月 自 來 多 苦 疫 氣 山 人 苦 之

疾四 疾疫附

原 勿藥有喜 易 無妄之疾 勿藥有喜 兄弟相癎 詩 不令兄弟 交相為癎 微 三疾 手足無 一戶 令 目 盲 諸 聞 書 說 盲 人 疾 又 髓 一 為 二 指 疾 兄 無 大 指 痿 腰 折 一 股 蹇 久 扁 下 重 大 類 此 之 類 兩 耳 聾 之 類 皆 為 殘 疾 痲 痘 侏 儒 股 折 癭

皆為癡疾顛狂兩肢癈兩目盲如此之類皆為篤疾 三問 禮卿疾君問之無算大夫三問之士一問
之 內熱 左傳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 寬疾 周禮以保息六養萬民五
曰寬疾有疾者寬養之 晝居于內 禮記晝居于內問其疾可也 非人不養
又曰癈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注徭役也 不問所欲 又曰問疾不能遺不問其所欲
四時皆有 周禮四時皆有癘疾 重膇 傳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于是有沈溺重膇之
疾 未及死 左傳張侯謂郤克曰病未及死吾子忍之 河魚疾 又曰河魚腹疾奈何
血氣未動 又曰令尹蒍子馮以疾辭官重繭衣裘鮮食而寢王使醫視之曰瘠則甚矣而血氣
未動 夢黃熊 又曰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厲鬼乎子產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入于羽
淵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未祀乎韓宣子乃祀夏郊晉侯有間熊音奴來反 觀鈞天 說苑趙簡
子病五日不知人扁鵲曰血脈治也昔秦穆公如此七日而寤寤曰我之帝所觀樂主君病三日必間及寤

曰我之帝所觀鈞天廣樂賜鷩田四萬畝 廟不得入 穀梁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于宗廟
舐痔 莊子謂宋人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子豈能療其痔邪
荀偃癉疽 生瘍于頭目出著癰病也 智囊宿瘤 文粹智囊宿瘤並瘻也 頭
不受櫛 唐崔珏與友人云某苦病日食糜不半升頭疏鏡不受櫛者數月矣 玉體不安
七發楚太子有疾吳客往問之曰聞太子玉體不安 滯疾 又雖有淹病滯疾猶伸傴起躄發瞽披聾
況直眇小煩懣酲醲病酒之徒哉 霜露疾 史公孫弘上疏乞骸骨上曰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
患不已 讀檄愈頭風 魏太祖讀陳琳檄曰愈我頭風 呼桓愈瘧疾 史桓
豁子石虔為人勇壯時有患瘧者呼桓石虔以怖之疾者多愈 增 讀詩愈瘧 詩話有病瘧者
子美語詩可以療之病者云何曰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其人誦之瘧猶是也杜曰更誦吾詩云子章髑髏
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其人誦之果愈也 髮蓬面黔 劉禹錫髮蓬如而忘乎櫛面黔如而

忘乎垢 思愈 夢得詩疾者思愈必神而求醫 羸頓 柳宗元與退之書昔與退之期為史
志甚壯今因廢錮連遭瘴癘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為也 越人殺牲 柳宗元集越人信祥而易
殺傲化而偭人越人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可則訣
親戚飾死事曰神不置我亦已矣因大食蔽而死 嬰疹疾 韓文況自嬰疹疾寧保軀不貲
病居心腹 武平一書病之在四體者跡分而易遂居心腹者緩而難治 過生患 柳公
綽太醫淺飲食資身過則生患 生疾 李廷為國者如治身及身康寧調適以自臥知持安而忽則生
疾矣 設條教 高士康傳蜀人長君而惡疾辭父母病皆委去士康為設條教 疾疹 張皋
上言神虛則瘍則血氣和書綜腸則疾疹作 觀圖愈疾 言行錄秦太虛云予得疾高符仲攜輞川
圖示予曰閱此可以愈疾果然 原 疾疫 天有災癘 人有大疫 月令
人多瘧寒 國多風欬 並六帖 疾疫方起 人殃于疫

並白帖

疾五

原 詩 梁簡文帝臥疾詩曰沈痾類弩影積弊似河魚詎
逢龍子浴空歎楚王葅 又喜疾瘳詩曰朝窓猶掩扇
宿幔未懸鉤遲遲臨四注兼持散九愁雖同衛子憊聊
喜摯生瘳災星夜出境鳴禽晚去樓竊邪無賈服袄氣
息梁牛隅蒹陰翠篠映水含朱榴丹經蘊玉笥元水出
長州結友尋方岳採藥訪圓丘神隨七星變貌逐五雲
留飛鴻若可駕輕舉必易抽 又劉孝威和簡文帝臥
疾詩白玉躬耗寒暑羣望崇圭璧仁祀盛黃緣禮壇優

紺席懲均楚疾愈俄同宋年益豈勞誦賦臣寧用覩濤客　又朱超道夜晚泛荷詩曰風將夜共靜空與月俱明燭滴龍猶伏爐開鳳欲鶩葉飛林失影氷合澗無聲太息與牀念寧敢離衣行唯畏殘藤盡不聞桴鼓鳴

增 唐韓愈譴瘧鬼行曰乘秋作寒熱翁嫗所罵譏求食嘔洩間不知臭穢非醫師加百毒熏灌無停機灸師施艾炷酷若獵火圍詛師毒口牙舌作霹靂飛符師弄刀筆丹墨交橫揮　陸龜蒙酬皮襲美病中見寄詩曰逢花逢月便相招忽卧雲航隔野橋春恨與誰同酩酊元言何處問逍遙頻詩石上空刻筆拾蕙汀邊獨倚桃早曉却還巖下雷　劉夢得有眼疾　共尋芳徑結煙條　李頻病中感懷詩曰憔悴年來甚蕭條益自傷風成侵病骨雨氣咽愁腸夜鼎惟煎藥朝髭半染霜前緣竟何似誰與問空王　李建勳病中書懷詩曰落葉滿山州閑眠病未瘳窓陰連竹枕藥氣染茶甌路匪人遮去官須自覔休為宜更羸老扶杖作公侯　李中病中作詩曰門齋病未起心緒復悠悠開篋羣書蠹聽蟬滿樹秋詩魔還漸動藥債未能酬為憶前山色扶持上小樓　又秋夕病中詩曰卧病當秋夕悠悠枕上情不堪拋月色無計避蟲聲煎藥惟憂澀停燈又怕明曉臨清鑑裏應有白髭

生　崔道融病起詩曰病起春已晚曳筇傷綠苔強攀庭樹枝喚作花未開　又曰病起繞庭除春泥粘屐齒如從萬里來骨肉滿面喜　宋錢惟演屬疾詩曰積日勞無補彌天疾未瘳馬卿非避事盛憲自多憂目眩花生果心驚蟻鬬牛齒氷那浣熱洛笛更生愁拂枕窓風度穿簾隙日流唾壺從巳缺博齒亦慵投發篋尋桐籙支頤動越謳平生江海志夕夢繞滄洲　劉筠問人疾詩曰撫枕悽然掩北軒漢庭誰問馬文園風簷鳴嘯厨煙絕月樹烏驚藥杵喧戲習五禽成妙術學虧一簣阻微言不因九奏清塵起天路應迷簡子魂　又病詩曰嘗困秦王痔無疑廣客蚍職居唐內相宅辟魯東家行藥虹渠度披襟蕙徑斜香凝虛白室露泣紫薇花米飲何嘗熱瓊餐益自加熊經仙有術龜息壽無涯珍簟裁湘竹輕巾覆越紗逍遙成雅咏屬和有容巴　范祖禹多疾詩曰多病心牢落經秋鬢颯然風乾桐葉地雨冷菊花天舊隱荒江漢新居俯澗瀍西都長夢想何日賦歸田　張耒卧病呈子由詩曰風葉鳴窓已復朝喚回歸夢故山遙酒壺暗淡浮塵集藥鼎青熒敗葉燒閉戶獨依寒蟋蟀移牀更就雨芭蕉病深欲請安心術長日如年未易消　唐庚瘧疾示友人詩曰體中初微温來

勢如湯鑊忽然毛髮起冷撼如振鐸良久交戰罷頂背
如釋縛尚覺頭涔涔眉額如鏡鑿空日一寒暑有準如
㢸約伏枕兩晦朔枵然如空橐平生十圍腰病起如飢
鶴褰髮本無幾脫去如秋蘀到今僅能步出沒如尺蠖
舊聞五嶺法有此萬戶瘧而我自僑居了不蒙澗畧況
子又持養何至亦倒著此身自空虛客疾安所托請作
如是觀無病亦無藥　陳與義眼疾詩曰天公嗔我眼
常白故置昏昏阿堵中不怪參軍騎瞎馬但妨中散送
飛鴻著籬令惡誰能對損讀方奇定有功九老從來爲
佛種會知邪律證圓通　范成大病中夜坐詩曰村巷

秋春遠禪房夕磬深飢蚊嘗遶鬢暗鼠忽鳴琴薄薄寒
相中稜稜瘦不禁時成洛下咏却似越人吟　陸游病
中詩曰風雨暗江天幽窗起復眠忍窮安晚境留病壓
災年客助修琴料僧分買藥錢餘生均逆旅未死且陶
然　又病中戲咏詩曰八十行加二清秋住故山新涼
足眠睡舊疾害躋攀雪白紛殘鬢梔黃染病顏瘦牛卧
斜日羸馬嚙枯菅賓廢兒孫學慈生僕妾頑贖衣時已
廹貸米歲方艱齋鉢僧嘲薄盤餐客笑慳從今謝還往
惟有掩柴關　趙師秀病起詩曰身如瘦鶴已伶俜一
卧兼旬更有零朝客偶知親送藥野僧相保審持經力

微尚覺衣裳重才退難徵筆墨靈惟有愛花心未已遍
分黃菊插空缾　俞桂暮春病歸詩曰朝朝風景添吾
病亦開簾洗藥花前飜傳方壁上黏力微還省語身老
更看鬚昨日林僧至茶杯始一拈　徐經孫病中有感
詩曰習懶多成病旬餘久覆杯帳中聞燕語缾裏看花
開醫已肱三折愁來腸九廻何時得疎散屐齒印蒼苔
　文天祥病中詩曰驟雨知何處一溪秋水生苦吟肩
鶴瘦多病耳蟬鳴隱几惟便睡挑書正倦行山深明月
夜丐我半窗青　熊鉌病中詩曰鏡裏初疑看不真衰
顏只恐是他人醫言斷酒方除病毋戒觀書亦損神卧

久不知黃葉落起來添出白髭新自梳頭髮斜陽下手
脫隨風半禿塵　元薩都剌病中夜坐詩曰江樹花開
午夜春綠香吹散隔簾雲吟詩思苦家人怪搗藥聲高
鄰舍聞惟有工程餐白朮亦無心事對紅裙消愁且喜
西樓畔明月一池蛙亂喧　黃溍聞子賤卧疾詩曰吾
子乃多病何人共解頤木聲和藥臼春色閉松關　郭
奎開歲卧病詩曰多病文園渴未消自從人日遇花朝
不知楊柳將春色綠到淮南第幾橋　丁鶴年病衰詩
曰病骨秋增痛衰容日減華臉霞憐竹葉鬢雪妒蔞花
往事嗟何及歸程望轉賒少年歌舞地此日屬誰家

明藍仁病起詩曰帶緩肌如削巾欹髮半垂故人憐病起稚子笑行遲卻酒憂成醉收書老更痴滿岡梧竹盡尚想鳳棲時　許繼病中詩曰風雪年將盡山林客未還消磨塵世事留得病身閒　王紱病中雨夜詩曰不眠孤燭在風雨送淒涼病骨秋加瘦羇愁夜併長自應強飲食誰復問衣裳蟋蟀如相念時來啼近牀　李東陽病中言懷詩曰三年病後強趨朝又擁重門臥寂寥夢繞千山心不定枕欹雙臂力全消籠燈月暗疑無影園雪風猶未滿條睡起忽然忘握髮不勝雲鬢曉飄蕭　沈周病中夜懷詩曰病與憂相併如何老不成少年

猶昨日往事詎前生月共軒窗淨秋將枕席清瘦何消覽鏡洗面手還驚　又秋夜臥病詩曰雨滿疎燈風滿堂呻吟聊復對蛩螿老人衣服秋偏早多病衾裯夜轉長客有遺著因習卦家無儲藥且看方辟除苦望登高節可奈茱萸未拆房　祝允明臥病詩曰欹掌思將適野情偶緣風火便相羇懸知智鄙同爲瘧且喜閒忙總不行服餌轉令諳物性靜思因得檢長生醫經士典都餘策一卷南華萬物　何景明病後詩曰病後頻經節序過不將風景怨蹉跎秋來門巷依楓橘歲晚衣裳戀芰荷洛下閒吟辭宦早茂陵消渴著書多鳳凰池上三年客腰裹空鳴白玉珂

【原】賦　晉摯虞疾愈賦曰余體氣不和飲食漸損旬有餘日衆疾並除飭食纖纖而日斟體貌康豪而轉損校朔夕其未殊驗朔望而減本形容消而憔悴體貫憊而狼狽內憂深而慮遠乃量贅而度帶講和緩之餘論尋越人之遺方考異同以求中稽衆術而簡良會異端于妙門乃歸奇于涉壓惟茲藥之攸造寳明中之皆堅九以三七爲劑服以四獻爲程勢終朝而始發景未仄而身輕食信宿而異量體涉旬而告平　梁裴子野臥疾賦曰旅闈禁以永久嬰衰老而殷憂無筋力以爲禮聊卧

疾以來休是時凍雨灑塵涼陰滿室風索索而傍起雲霏霏而四密爾乃高歌莫和旨酒時傾洗然尚想何處何管

【原】表　梁簡文帝在州羸疾自解表曰昔違紫禁曾不弱冠今夢青蒲逝將已立願歸之謁不違宸矜民請之書遽降天允屬上黨之雄山西宣將五校失道八尉驕貪一箭而解重圍更成戎阨九戰而絕甬道翻就喪師雖王郭不追朱買難嗣實以聚禬明目日夜厲精地雜黠羌民多獷俗人非公孝欲使任類汝南勳異伯宗必須榮踰戊巳州牧良才實屬多士無令菲薄徒積妨賢

增宋呂誨有疾乞致仕表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妄投藥劑寖成風痺遂難行步非祇憚跌盤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

增魏晉皇甫謐因病上疏曰久嬰篤疾軀半不仁右脚偏小十有九載又服寒食藥違錯節度辛苦荼毒於今七年隆冬裸袒食氷當暑煩悶加以咳逆或若溫瘧或類傷寒浮氣流腫四支酸重於今困劣

增晝魏劉楨與曹植書曰使君始垂哀憐意眷日崇譬之疾病乃使炎農分藥岐伯下鍼疾雖未除就沒無恨何者以其天醫至神而榮魄自盡也

原梁簡文帝答湘東王書曰暮春美景風雲韶麗蘭葉堪把沂川可浴弟邵南寡訟時較甘棠之陰冀州爲法暫止褰帷之務唐景爲大言之賦安汰述連環之辯盡遊玩之美致足樂乎吾春仞卧疾極成委弊雖西山白鹿懼不能愈子預赤丸尚愛未振高卧六安每思扁鵲之問靜然四屋念絕脩都之香皇上慈被率土甘露聿宣鳴銀鼓于寶坊轉金輪于香地法雷警夢慧日輝朝道俗輻湊遠近畢集獨以疾障致爲闕道豈止揚僕有關外之傷周南起留滯之恨

增梁沈約與徐勉書曰開年以來病增慮切當由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總此凋竭歸之暮年牽策行止努力祇事外觀旁覽尚似全人而形骸骨力不相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黽勉解衣一卧支體不復相關取煖則煩加寒必利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

原序梁陶弘景肘後百一方序曰夫生民之所爲大患莫急乎疾疹疾疹而弗治猶救火不以水也今輦掖左右師藥易尋郊郭之外已自難值況窮村迥陌遥山絕浦其間夭枉焉可深言方術之書卷帙徒繁拯濟蓋寡就欲披覽回惑多端抱朴此製實爲深益然尚有闕漏未盡其善輒採集補闕凡一百一首葛氏序云可以施

於貧家野居然亦不止如此今搢紳君子若常處聞佚乃可師藥有方服從祿外邑將命遠途或祇直禁闈晨宵閉隔或羈束戎陣城壘嚴阻忽遘急倉卒唯拱手相看孰若便採之枕笥則可庸豎成醫故備論節度使曉然無滯

增文呂子達鬱篇曰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其比也血脉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氣欲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也

增論孫思邈曰人之四肢五藏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

爲榮衛章爲氣色發爲聲音人之常數也陽用其形陰
用其精天之所同也失則烝生熱否生寒結爲瘤贅陷
爲癰疽奔則喘乏竭則焦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
五緯縮贏孛彗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烝否也石
立土踊是其瘤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是其
喘乏川瀆竭涸是其焦槁高醫道以藥石救以砭劑聖
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
災　祖泉物理論曰凡病可治也人不可治也體羸性
弱不堪藥石或剛暴狷急喜怒不節或情欲放縱貪淫
嗜食此皆良醫不能加功焉夫君子病也猶可爲也必

使無病也不可爲矣蓋謂節其飲食量其多少也　又
曰穀氣勝元氣其人肥而不壽元氣勝穀氣其人瘦而
壽養性之術常使穀氣少則病不生矣　曹植論疫氣
曰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
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或以爲疫者鬼神
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戶之人耳若
夫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門若是者鮮焉此乃陰
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
也

泣一

原說文曰泣無聲出涕也　詩曰泣涕如雨　又曰佇
立以泣　增又曰子高曰泣有二焉大奸之人以泣示
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　原說苑曰聖人之于天下也
譬猶一堂之上今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泣則一堂
之人皆不樂矣

泣二

原說苑曰禹出見罪人問而泣之左右問其故禹曰堯
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吾爲君百姓皆以其心
爲心是以痛之　史記曰箕子過故殷墟感生禾黍箕
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

歌咏之殷民皆流涕詩麥　左傳曰楚令尹子元欲蠱文
夫人爲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
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于未亡人之
側不亦異乎　又曰叔孫婼聘于宋宋公享昭子明日
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樂祁佐退而告人
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而樂樂而哀皆
喪心也何以能久　增又曰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
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奪
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　原國語曰叔向
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其父死也吾蔑與比而

事君也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 禮記曰高子臯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 又曰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 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泣沾襟 又曰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可禁也子思曰然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涕泣不禁是憂河水濁而以泣清之也 增 又曰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泣盡繼以血其鄰窺牆問曰何故悲哭荅曰吾國且亡吾聞病之將死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不可爲計謀吾數諫吾君不用是知將亡 原 新序曰周舍事趙簡子居無幾何周舍死後與諸大夫飲酒酣簡子泣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自周舍死吾未嘗聞吾罪也吾國幾亡乎是以垂泣 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門之外王錯譖之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于岸門止車而望西河泣數行下 說苑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人悲乎周曰夫千秋萬歲之後高臺旣已壞曲池旣以塹墳墓旣已下嬰兒豎子樵採者蹢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夫以孟嘗君貴尊乃若是乎于是孟嘗君潸然涕泣曰令文立若破國亡邑之人 詳琴 論 曰昔周人有仕

不遇年老白首泣涕于途者或問何爲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 又曰蘇秦張儀學縱横之術于鬼谷先生先生曰能說我泣則能分天皇之地秦說鬼谷先生先生泣霑襟 史記曰荆軻與高漸離飲于燕市酒酣漸離共荆軻相和而歌于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 又曰漢高欲自擊陳豨蒯成侯周緤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自行是爲無人可使者乎 漢書曰高祖破黥布軍還過沛置酒沛宮上慷慨傷懷泣數行下 詳歌 史記曰戚姬愛幸生趙王如意常從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如意爲太子 楚漢春秋曰呂后欲爲惠帝高墳使從未央宮坐而見之東陽侯垂泣曰陛下日夜見惠帝冢悲哀流涕無已是傷生也臣竊哀之太后乃止 史記曰竇皇后兄長君弟曰廣國年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畧賣之長安聞竇后新立廣國上書自陳后召見具言其故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伏地泣 增 漢書曰上朝東宮趙談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于是上遣談下談泣下車 又曰李陵與蘇武别置酒起舞歌曰萬里兮度沙漠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絶兮矢刃摧士

衆滅兮名已頹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
行與武訣【原】東觀漢記曰更始害齊武王光武飲食
語笑如平常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　又曰
來歙蓋延攻公孫述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歙未死馳
告蓋延延見歙悲哀不能仰視歙叱曰欲屬以軍事而
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增】又曰章帝東廵狩祀泰山還
幸東平王宮涕泣霑襟　漢書陳留老父傳曰桓帝世
黨錮事起守外黃令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
草而言升曰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
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

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丈夫何泣之
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
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原】汝南先賢傳曰
蔡順母畏雷後母卒每有雷震順輒圜冢泣曰順在此
　邴原傳曰原年五六歲過書舍而泣師曰何泣原曰
孤者易感傷夫學者皆有父母也心願其得學故惻然
涕零也師哀原而爲之泣曰欲之可學不須費也　吳
錄曰孟宗爲驃騎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又夜
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
晉陽秋曰司馬文王對劉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

不思蜀也郤正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以對會王復問
禪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眼
王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增】晉書
羊祜卒南州人罷市哭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
【原】襄陽耆舊傳曰羊公與鄒潤甫登峴山垂泣曰自
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登此遠望者多矣皆湮滅
無聞不可得知念此令人悲傷【增】隋書曰李穆從太
祖擊齊師于邙山太祖臨陣墮馬穆突圍而進以馬策
擊太祖而詈之授以從騎潰圍俱出賊見其輕侮謂太
祖非貴人遂緩之以故免既而與穆相對泣顧謂左右

曰成我事者其此人乎　又曰李崇初以父賢勳封廻
樂縣侯時年尚小拜爵之日親族相賀崇獨泣賢怪而
問之對曰無勳于國而幼少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于
孝養是以悲耳賢由此大奇之　通鑑宋紀曰仁宗暴
疾文彥博因請帝建儲帝許之會疾瘳而止范鎮奮然
曰天下事尚有大于此者乎即上疏凡見帝面陳者三
因泣下帝亦泣謂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　又曰元祐
四年呂公著卒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
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痛惘久之　又曰太皇太后寢
疾召范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卿當似之純仁泣

曰敢不盡忠　又曰紹聖中以呂惠卿知大名府監察御史常安民言惠卿賦性深險今將過闕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留京帝納之及惠卿至京請對見帝果言先帝事而泣帝正色不荅計卒不施而去　又曰蔡京自書奸黨碑頒于郡縣令其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又曰高宗詔韓世忠屯揚州詔詞懇切世忠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為遂濟師

進屯揚州　元列傳曰陳韶孫父瀏以罪流肇州韶孫年十歲不忍父遠謫朝夕號泣願從父不能奪遂與俱往大德六年瀏死韶孫哀痛見者皆為之泣下　又曰劉琦生二歲母劉氏陷于兵稍長思其母不置常歎曰人皆有母我獨無輙歔欷泣下　又曰微微相古思氏幼喪父事母篤孝母沒慟哭頻絕每節序祭祀哭泣常如初喪每見人父母則嗚咽流涕人問其故曰人皆有父母我獨無是以泣耳

泣三

對　成珠（鮫人泣而成珠）　垂玉（魏后面白淚雙垂如玉筯）　斑竹（相妃涕泣以淚揮竹竹盡斑）　沾袍（仲尼感獲麟反袂拭面泣下沾袍）　沱若（易出涕沱若）　啜其（詩啜其泣矣）　潸焉　泣然（又春言顏之潸焉出涕禮記孔子既得合葬于防雨甚門人後至孔子問焉曰防墓崩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潺湲　嗚咽（吏紀楊淚羽之淚淚　史表安忠直每念王室嗚咽流涕）　新亭淚　咸陽歌（世說過江諸人每至新亭藉草飲宴周侯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涕唯王丞相愀然作色曰何至作楚囚對泣耶　又云後魏咸陽王禧窮極驕奢姬妾數十猶遠有簡聘以忿其情後以叛誅宮人為之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踏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渡其歌遂傳江表北人在南者雖至富貴弦管奏之莫不灑泣）　悲來填膺　淚下承睫　情因外作　悲自中來（並白帖）

泣四

對　泣涕（詩泣涕漣漣）　涕泗（又涕泗滂沱）　既隕（又涕既隕之）　涕洟（檀弓涕洟）　泣血（詩鼠思泣血）　無洵（國語文伯之母戒諸婦無洵涕）　泣岐（莊揚朱泣岐路以其可東可西可南可北）　泣玉（韓子卞和既刖抱玉而泣）　別蜀（蜀宗預聘吳孫權泣別贈珠曰孤老矣恐不復相見）

泣五

賦　梁江淹泣賦曰秋日之光流兮以傷露雜披而殺草風清冷而繞堂廬尺折而寸斷魂一逝而九傷欷潺湲兮沫袖泣嗚咽兮染裳若夫齊景牛山荊公燕市孟嘗聞琴馬遷廢史少卿悼躬夷甫傷子皆泣緒如絲詎能仰視

哭一

【增】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淮南子曰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于口涕之出于鼻此皆憤于中而形于外者也譬猶水之下流煙之上尋也夫有孰推之者

哭二

【增】說苑曰晉文公入國至于河令棄籩豆茵席顏色黎黑手足胼胝者在後舅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有九年矣今將返國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對曰籩豆茵席所資者也而棄之顏色黎黑手足胼胝所以執

勞苦者也而皆後之不勝其哀是以哭也　左傳曰衛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其股而哭之　又曰秦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我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　又曰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　韓子曰子產晨出聞婦人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間使執而問焉則手殺其夫者異日御問夫子何以知之曰凡人之于其所親愛也始疾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奸也　史記曰子產卒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又曰孔子聞子產死為泣曰古之遺愛也

禮記曰伯高死于衛赴于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于野則已疏于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又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　檀弓曰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　又曰陳莊子死赴于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修之

問不出境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于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　說苑曰孔子晨立堂前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顏回曰今者有哭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哭生離也孔子使人問之曰今者父死家貧賣子以葬　晏子春秋曰景公遊臨淄聞晏子卒公乘而驅之趨行哭至伏尸號曰今天降禍齊國不加寡人加于夫子社稷危矣百姓誰告

列子曰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不哭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　賈誼新書曰鄒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鄰于鄒者士民嚮方而道哭

列女傳曰齊人杞梁襲莒戰而死其妻乃就夫尸于城下哭之七日而城崩妻遂投淄水而死　史記曰高祖夜經澤中前有大蛇當道拔劒斬蛇後人來蛇所有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吾子白帝子也今赤帝子斬之故哭　漢書曰何並爲潁川太守代陵陽嚴詡官屬祖道詡據地哭曰吾哀潁川士民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弔耳並至果大殺戮　又曰王莽末兵起莽憂不知所出崔發言周禮國有大灾則哭以厭之莽乃率羣臣南郊陳符命本末仰天撫心大哭諸生小民旦夕會哭爲設飱粥甚悲哀

華嶠後漢書曰趙壹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乃自強通陟卧未起壹徑入上堂臨之曰竊伏西州抱高風舊矣乃今方遇而便忽然奈何命也因舉聲哭堂下大驚陟延與語大奇之　吳志曰孫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邪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　魏志曰蘇則及臨淄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憤悲哭帝聞　晉書曰阮籍居喪骨立幾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哭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爲禮籍既不哭君何哭楷曰阮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　又曰王敦起郭璞爲記室參軍是時潁川陳述爲大將軍掾有美名爲郭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郭難作　又曰衛玠卒謝鯤哭之慟曰棟梁折不覺哀也　又曰顧愷之桓溫引爲大司馬參軍甚見親昵溫薨後愷之拜溫墓賦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重桓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答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晉安帝紀曰吳隱之少有孝行遭母憂哀毀過禮與太常韓康伯鄰居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自勝　晉中興書曰征北大將軍褚裒遣督護王堪迎流民軍次

岱陂爲石遵所破死傷過半裒還京聞哭聲甚衆問何哭之多左右曰岱陂之役也裒慚恨發疾而薨　晉書曰魏舒子混清慧有才行先舒卒朝野咸爲舒悲舒哀慟退而歎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遂不復哭　語林曰王武子葬孫子荊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座曰卿常好驢鳴今爲君作驢鳴既作聲似真賓客大笑孫聞笑顧謂曰諸君不死令王武子死乎　車頻秦書曰苻登率萬人直到姚萇營下同聲向哭哀號動地萇心惡之與其衆議亦哭相應　陳書曰張昭有至性及父卒每一感慟必致嘔血鄰里聞其

哭聲皆爲之涕泣　隋書曰陳主至周羅睺請一臨哭帝許之縗絰送至墓所葬還釋服而後入朝帝甚嘉尚世論稱其有禮　唐書曰鄭人唐衢嘗客遊太原遇屬軍宴衢得預會酒酣言事抗音而哭一席不樂爲之罷會故世稱唐衢善哭　通鑑宋紀曰范仲淹選監司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富弼曰一筆勾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　又曰山陰知縣陳舜卒于謫所蘇軾哭之以文稱其學術才能兼百人之器一斥不復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深悲之　又曰蘇軾常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曰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詳輔　又曰司馬光之卒也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弔程頤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蘇軾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二人遂成嫌隙　又曰司馬光卒京師人爲之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如陝葬送者如哭其私親　又曰元耶律楚材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太宗嘗曰汝又欲爲百姓哭耶　又曰家鉉翁在元聞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日　元李黼傳曰李黼與從子秉昭俱罵賊而死郡民聞黼死哭聲震天相率具棺葬于東門外　王薦傳曰薦母病渴語薦曰得瓜以啖我渴可止時冬月求于鄉不得行至深奧嶺值大雪避樹下思母病仰天而哭忽見巖石間青蔓離披有瓜焉因摘歸奉母母食之渴頓止

哭三

二道　三舉　禮記點子曰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　管子曰鮑叔既護管仲而哭之三舉哀其將死而得之注舉聲也

秦庭　東市　傳申包胥立于秦庭而哭不絕聲七日秦伯乃出師救楚　晉書鍾會傳向雄會死葬之帝責曰王經死卿哭于東市我不問今復云云對曰法立于上殺行于下何惜枯骨于中野

號咷　哀慟　易旅人先笑後號咷注號咷哭也　晉王珣與謝安有隙聞安薨詣族弟獻之曰吾欲哭謝公獻之驚曰所望于法護遂哭之甚哀慟法護珣小字

窮途　委巷　魏氏春秋曰籍率意獨往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痛哭而反　檀弓云小功不爲位而哭者是委巷之禮

何常　有次　又云曾申問于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哭泣者有其次注次位也

交手　扰股　禮親始死交手哭　傳衛殺甯喜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股而哭之

爲位　易幾　子思哭嫂爲位　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注云幾哭會也子家子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也

不盡　有節　家語衛司徒敬子死夫子弔之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而退　禮記哭踊有節

非所　於斯　又曰孔子惡野哭者非其所而哭曰野哭　又曰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曰歌于斯哭于斯

覆醢　酹屍　又曰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唐書李光弼爲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拔趙郡自常山反常山爲戰場死人蔽野光弼酹其屍而哭之

戴盆　扶杖　東觀漢記逢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攜家屬于遼東乃首戴盆

孟哭于市言曰新乎遂潛藏 崔鴻前燕錄高商爲范陽太守聞兄闘戰沒悲哭嘔血病不能起扶杖乃行

刻木 撫琴 魏志太祖擊黃巾鮑信鬬死購求信喪不得乃刻木如信形狀祭而哭焉 晉書顧榮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于靈座吳郡張翰哭之慟既而上牀鼓琴數曲撫琴而歎曰顧彥先復能賞此不因又慟哭不弔喪主而去

哽咽 闌干 王隱晉書愍懷太子爲賈后所害詔立臧爲太孫趙王行太傅趙王與太孫俱之東宮車服侍從皆愍懷之舊也到銅駝街宮人哭侍從者皆哽咽路人泣焉 談藪王元景使梁劉孝綽送之泣下元景無淚謝曰卿勿怪我別後當闌干耳

急淚 吞聲 沈約宋書上令醫術人羊志哭寵姬殷氏志鳴咽他日有問志者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時新喪愛姬答我留日哭亡妾耳 列子韓娥東之齊過逆旅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哭

擁鎌 拾佩 韓詩外傳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驅前有賢者至則皐魚也被褐擁鎌哭于道旁孔子避車而與之言 說苑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捨佩婦人捨珠珥夫婦巷哭之三月不聞竽瑟

原 舊館 脫驂

窮途反轍 思從中來 禮自外作 哀戚罔極

哭踊有儀 恩既異于親疏 聲亦殊于往反 並白帖

哭四

增 爵師而哭 左傳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之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

莅事而哭 又昭公二十一年七月日蝕大夫叔輒莅事而哭昭子曰叔輒將死矣非哭所也八月叔輒卒

原 哀音 禮記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于聲音者注三曲一聲三曲也偯聲從容也

序哭 周禮注以次序而哭之

行哭 又曰銜枚者禁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

哭有悲歌 又曰司巫邦有大災歌哭以請注哭有歌聲者冀悲以動鬼神

出涕 檀弓孔子脫驂以賻舊館人之喪子貢曰無乃已重乎子曰予向者入而哭之遇于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失聲 又文伯卒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

重憂 又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者而哀使子路問曰子之哭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

盡哀 而止

盡哭 禮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敬姜晝夜哭孔子曰知禮

哭于頭下 漢書彭越時欒布爲梁大夫使齊未反越夷三族布回奏事畢於越頭下哭之吏捕以聞上怒布曰云云恐人人自危乃釋布爲都尉

撫尸 後漢京兆人脂習與孔融親善每戒融剛直及融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獨往撫尸哭曰文章捨我死吾何用生爲曹操大怒收習將殺之後放出魏文帝以習有欒布義加大中大夫

增 哭世 謝承後漢書許慶字子伯家貧爲郡督郵曾與友人談論漢無統嗣幸臣專勢世俗衰薄賢者放退慨然據地悲哭時稱許子伯哭世

撫膺 沈約宋書劉懷慎字德願爲世祖所狎侮上寵姬殷氏葬畢至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爲豫州刺史

哭麻 唐書韋昭度知政事與李蹊並命時宰相崔昭緯專政惡李蹊降制之日令知制誥劉崇哭麻以沮之

哀切 又曰鄭人唐衢應進士久而不第能爲歌詩意多感發見人文章有所傷歎者讀訖必哭涕泗不能已每與人言論既相別發聲一號音詞哀切聞者莫不悽然泣下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七

人部二十七 聖 賢

聖一

【原】風俗通曰聖者聲也通也言其聞聲知情通於天地調暢萬物 白虎通曰才稱萬人曰傑倍傑曰聖 【增】神異經曰聖一名哲一名通一名無不達 通書曰性焉安焉之謂聖 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 【原】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增】又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原】又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增】又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

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又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 又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 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又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 【原】又曰睿作聖 【增】又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又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詩曰維此聖人瞻言百里 又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 禮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原】哀公問曰何謂聖人孔子對曰聖人者智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穆穆純純莫之能循是則可謂聖人矣 【增】禮記曰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 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 【原】家語曰聖者德合天地變化無方也 【增】左傳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 【原】尚書大傳曰天無烈風淫雨中國有聖人 【增】又曰聖人在位其君子不誦無用之言其工不作無用之器其商不通無用之物 漢書廣武君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

夫之言聖人擇焉 韓安國傳曰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公 晉輿服志曰聖人見鳥獸容貌草木英華始創衣冠而元黃殊采見秋蓬孤轉杓觿旁建乃作輿輪而方員異則 韓康伯傳曰體有而擬無者聖人之德 宋周敦頤傳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遼禮志曰變通革弊與時宜之唯聖人爲能通其意 耶律孟簡傳曰上古之時無簿書法令而天下治蓋簿書法令適以滋姦偽非聖人致治之本 元許謙傳曰學以

聖人爲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以學聖人之事 明紀胡居仁曰聖人之教雖多不出於存心處事存心以敬處事以義敬義立而德不孤 原六韜曰聖人與天下之人皆安樂 又曰聖人守無窮之府用無窮之才天下仰之而治 管子曰聖人若天然無私覆若地然無私載 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 增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内聖人論而不議 原又曰以德分人謂之聖 又曰智似深淵明如日月謂之聖 增商子曰聖人之制民也如高下制水如燥濕制火也

百世有聖人猶隨踵而生 愼子曰天有明而不憂人之暗地有財而不憂人之貧聖人有德而不憂人之危 原文子曰聖人同生死愚人亦同生死聖人之同生死明於分理也愚人之同生死不知利害也 又曰聖人以仁義爲準繩中繩之謂君子不中繩之謂小人 孫卿子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 增鶡冠子曰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終 韓非子曰聖人執要四方來效 荀子曰積土謂之山積水謂之海旦暮積謂之歲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

石鞔子曰聖人清目而不視靜耳而不聽閉口而不言棄心而不慮貴身而忘賤故尊勢不能動樂道而安貧故厚利不能傾容身而處適情而游一氣浩然純白於衷故形不養而性自全心不勞而道自至也 原淮南子曰惟聖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 又曰古者聖人勞形盡慮爲民興利除害癥天下之憂而任海内之事聖人之憂民如此其切也 增揚子法言曰震風淩雨然後知廈屋之爲帡幪也苛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爲郛廓也 又曰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

而彌壯 荀悅申鑒曰學聖不至聖可以盡性 五行論曰聖人盡衆妙體至當故不求有所示而物自親之 原說苑曰聖人之於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食之寒者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 姚信士緯曰聖人高不可極深不可測窮神知化獨見先識仁若純陽信若影響此所稟於天也 增文中子曰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 李翺復性書曰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 鹿門子曰天有造化聖人以教化裨之地有生育聖人以長養裨之

西時有信聖人以誠信裨之兩曜有明聖人以文明裨之 宋程明道遺書曰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湖之量江湖之量固大矣然有涯涘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聖人者天地之量也 又曰氣化之在人與在天一也聖人於其間有功用而已 通書曰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謂之聖人 又曰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詞而已者陋矣 五峰胡氏曰易詩春秋者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若何曰聖人者以一人理億兆人之德性息其爭奪遂其

生養者也 明劉基曰聖人之於仁義道德猶小人之於貨財金玉也小人之於貨財金玉無時而盡聖人之於仁義道德亦無時而足 又曰王者之祥有三聖人為上豐年次之鳳凰麒麟為下

聖二

〔增〕史記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 又曰顓頊高陽氏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潔誠以祭祀 又曰帝嚳高辛氏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

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 〔原〕列子曰庖犧女媧神農夏后蛇身人面牛首此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人之德 〔增〕唐李德裕傳曰道之高者莫若廣成員元人之聖者莫若軒轅孔子 〔原〕淮南子曰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黴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亦甚矣 莊子曰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富多男子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

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增〕史記曰帝堯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漢賈捐之曰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 楊龜山曰古之聖人宜莫如舜舜之側微固無異深山之野人也是豈以文采過人耶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當是時六經蓋未有也而舜之所以聖者果何自哉然則聖人之所以為聖其學必有在矣 淮南子曰聖

人不貴尺壁而重寸陰故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
挂而弗顧 【原】韓詩外傳曰辟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
疏河者禹也聽訟執中者皐陶也然而有聖名者堯也
【增】晉陶侃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
當惜分陰　元許衡傳曰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猶戒
之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後世宜何如也　鹿門子曰
聖人天也非修而至者也夫知道然後能修能修然後
能聖且堯爲唐侯二十而德盛舜爲鰥民二十以孝聞
烏在乎修哉后稷之戲必以藝殖仲尼之戲必以俎豆
烏在乎修也蓋修而至者顏子也孟軻也若聖人者天

資也非修而至者也　書曰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
史記曰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
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巖中武
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　淮南子曰
文王知而好問故聖　續博物志曰武王伐紂商容與
殷民觀周師之入見畢公曰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見太
公曰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見周公曰吾新君也容曰非
也見武王曰吾新君也容曰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
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以是知之 【補】毛詩序曰狼跋
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

夫美不失其聖也 【增】又曰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晉
劉頌傳曰武王聖主也成王賢嗣也然武王不恃成王
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也　韓詩外傳曰成王之
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比三年果有越裳氏重
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曰道路悠遠山川幽深故重
譯而來朝周公辭曰吾子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命國
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之不波溢也三
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　左傳孟僖
子曰臧孫紇有言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
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

尼　史記曰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歿則
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
言六藝者折衷於孔子可謂至聖矣　魏志文帝曰仲
尼負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及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
之事因魯史而作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
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
億載之師表者也　彙苑齊景公問子貢曰仲尼賢乎
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
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賜終身
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

夫子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滿腹而去又安知
江海之深乎　揚子法言曰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
孔子聖者與曰知之若知之則曷為不用曰不能曰知
聖而不能用可得聞乎曰用之則棄其所習逆其所從
彊其所劣捐其所能非天下至聖孰能用之　孔叢子
縣子問子思曰子之先君見子產則兄事而世謂子產
仁愛稱夫子聖人未諭其人之孰先也子思曰昔季孫
問言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
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康子曰子產死鄭大夫舍玦珮
婦女捨珠瑱巷哭三月琴瑟不作夫子之死吾未之聞

魯人之若是也子游曰夫浸水所及也則生所不及則
死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
矣莫識其由來者也　房千里知道篇曰孔顏聖賢也
豈嘗聞伐樹瓢飲以為己辱哉姬旦亦聖人也豈嘗聞
受封攝理以為己幸哉是知聖人之樂也內而恆人之
樂也外　遼史太祖問侍臣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
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太子對曰孔子
大聖萬世所尊宜先祀太祖大悅即建孔子廟詔太子
春秋釋奠　元武宗本紀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
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儀範百王師表

萬世　莊子曰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
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教之其果為聖人也
明唐順之曰文學政事言語亦得與德行分科而皆
不失為聖人之一體至於門人之辨之勇之藝聖人亦
自讓以為賢於我也且曰自吾得某也而惡聲不入於
耳自吾得某也而門人加親是聖人與人之周也　宋
程頤傳曰胡瑗問顏子所好何學頤答曰學以至聖人
之道也頤動止語嘿一以聖人為師其不至於聖人不
止也

聖三

【對】受圖　加算　尚書考靈曜四千五百六十歲精反初握命一起河圖聖受思鄭康成注曰握詳堯也天握命人當起者孫乃出圖帝堯受和思之以受曾數也河圖苗帝口凡人生一日天帝賜算三萬六千又賜紀二十聖人得三萬六千七百二十凡人得三萬六千一紀主一歲聖人加七百二十

參天　配地　易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禮記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

燭遠　照微　尸子聖人之身猶日也夫日圓尺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其所燭遠矣　顏延之論撿聖人者靈照燭微理絕功外

兼應　兩忘　祖台之道論大道以至虛順通聖人以忘懷兼應劉瑾論聖人身蘊乾坤故有無兩忘

不相　無名　史記唐舉相蔡澤曰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　莊子聖人無名

神化　天行　文子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能以神化者也　莊子聖人之生也天行

致用　成能　易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又聖人成能

【增】管道　【補】應樞　孫卿子聖人者道之管也　嵇康論易昔

伏羲始畫八卦觀象以應指 【增】同欲 達節 左傳聖人與衆同欲又聖達節
倍傑 希天 見上聖一性理賢希聖聖希天 若鏡 如水 淮南子聖人若
鏡性理五峯胡氏曰聖人之應事也如水由於地中 造物 發機 沈約安陸昭王碑惟
聖造物主利萬物也淮南子聖人將養其神和柔其氣平夷其形其靜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
淳耀 聰明 人物志九徵篇陰陽清和則中叡外明聖人淳耀能兼二美知微知章老子聖人
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鍵萬物 兼兆人 鬼谷子內揵篇
聖人之事以先知而揵萬物也觀物內篇有一人之人十人之人百人之人千人之人萬人之人億人之人
兆人之人能當兆人者聖人之謂也言聖人能兼兆人也 聖人窟 夫子甕 唐李石續
博物志虞虢之間有傅說隱室在傅巖俗名之為聖人窟後漢鍾離意別傳意為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
文付戶曹孔訢修孔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

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
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
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 【原】幽贊神明 彌綸天
地 上詳參天註揚雄五經鈎沈聖人彌綸天地之體窮究有生之情 隨時舉事 以
德分人 文子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下詳聖一莊子 【增】宗帝祖皇
父天母地 觀物內篇孔子贊易自羲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祖三皇宗五帝也淮南子精神訓
聖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 陶鑄堯舜 伯仲伊呂 莊子逍遙遊篇陶鑄堯舜杜
詩伯仲之間見伊呂孟子伊尹聖之任者也齊太公世家西伯將出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
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 包含萬象 橫廓六合 拾遺記庖
者包也言包含萬象以犧牲登薦於百神民服其聖故曰庖犧亦曰伏羲淮南子橫廓六合兼貫萬物此聖

人之辭也 海不揚波 河無流沫 韓詩外傳詳聖二頌拾遺記虞舜在位大同
民來朝曰唐堯時三河俱溢三河者天河地河中河也此二水有時通塞至聖之世水色俱溢無有流沫
八神授簡 五老降庭 拾遺記禹鑿龍門至一空巖見有八神侍側禹曰華胥生聖人
子是耶答曰華胥是九河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簡授禹又孔子生空中有聲言天感生聖子時有二龍繞
室五老降庭 騰跨百辟 鎔鈞六經 李邕宣聖廟碑騰跨百辟邈絕一人雲
雕龍原道篇夫子繼聖獨秀前哲鎔鈞六經必金聲而玉振 有子避座 鄭公遜
席 史記有若傳孔子沒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他日弟子進問曰孔子言商瞿四十後當有五
丈夫子孔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史緯范仲淹傳言鄭公鄭自
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比夜傍徨遠涑數曰范六丈真聖人也 欽明溫恭 中正仁
義 性理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是一個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聖敬日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太極圖說聖

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不將不迎 知終知始 淮南子聖人若
鏡不將不迎下詳聖一鶡冠子 天地同施 日月代照 唐李觀謁廟文夫子
之道之德與天地同施與日月合明唐常神稱文宣王碑辭文王既沒孔子乃結賀文異時日月代照
五星聚井 三苗貫桑 漢書高帝元年五星聚於東井應劭曰東井秦之分野五星所
在其下當有聖人以義取天下性理朱子曰孟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至宋受命五星聚奎開文明之運下
詳聖一韓詩外傳 夢見周公 不贊伊尹 上見論語唐禮樂志聖人不去桓
文不贊伊尹 簡素為貴 福慶用昌 唐姚珅傳聖賢以簡素為貴唐裴崇傳
古之聖賢和平是懷福慶用昌 織成天地 索獲帝王 天中記聖人蹈機握符織
成天地使萬物順焉人倫正焉文中子王道篇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
東道西道 前知後知 桓譚新論張子侯曰揚子雲西道孔子也吾應曰子雲亦

東道孔子也昔仲尼豈獨是魯孔子亦齊楚聖人也王充論衡儒者論聖人以爲前知千歲後知萬世有獨
見之明獨聽之聰　師蜂師蟻　鑄金鑄人　關尹子三極篇聖人師蜂立君臣師
戰蟻置兵揚子學行篇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乎曰吾聞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然曰孔子
鑄顏淵矣　言必及有　含之以虛　世說王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
及有關尹子三極篇聖人之治天下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含之以虛　心同止水
眼如望羊　性理朱子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孔子世家孔子學琴於師襄有間曰有所穆然深
思焉有所羣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顛然而長眼如望羊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
出類超羣　左提右挈　性理朱子述旨贊曰風氣旣開乃生聖人聰明睿知出類超羣
又案於兩間者無非此理聖人左提右挈原始要終欲人全此理而不失其本然之性也　以誠
爲本　能化而齊　通書誠者聖人之本又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
子亞聖　稱其改過　不畏多難　唐陸贄傳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無過稱其改
過唐崔羣史贊聖人不畏多難畏無難　爲巢爲杖　同德同波　陸賈輔政篇聖
以仁義爲巢舜以禹稷契爲杖莊子外篇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
斧藻羣言　糠粃六籍　劉勰原道篇公旦多材振其徽烈剬詩緝頌斧藻羣言
初學記荀奉倩諸兄並以儒術議論倩獨好言道嘗以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聖人
之糠粃也　華殿松生　陸池露滴　符子願足篇堯曰余坐華殿之上森然而松生
於棟余立櫺扉之內霏而雲生於牖拾遺記炎帝聖德所感陸池丹蕖駢生如蓋香露滴瀝下流成池
類情通德　執中含和　周易繫辭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
以類萬物之情天中記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行四海　一心太極
萬世爲土　性理北溪陳氏曰聖人一心渾函太極太之爲言甚也邵子觀物內篇諸侯以四鏡爲

土天子以九州爲土仲尼以萬世爲土　仁育義正　地平天成　性理聖人在上
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書大禹謨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　言如鐘鐘　行則
車車　關尹子三極篇如鐘鐘然如鐘發然聖人之言則然如車車然如車車然聖人之行則然　消
息兩儀　經營三代　李邕宣聖廟碑夫子之道消息乎兩儀天下之德經營于三代
瑰意琦行　玉振金聲　楚辭宋玉曰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下見孟子
冀州興氣　魯國一人　拾遺記秦始皇時有宛渠國之民乘螺舟而至始皇與之語及
天地初開之時曰臣見冀州有異氣應有聖人生果慶都生堯觀物外篇魯國之儒一人者謂孔子也
絲紛棊布　璧合珠聯　關尹子三極篇聖人道雖絲紛事則棊布性理北溪陳氏曰
人之氣聚不同只是陰陽五行之氣運來運去自有個眞元之會如曆家算到本數湊合所謂日月如合璧五
星如聯珠聖人便是稟得這個眞元之會來　超軒跨皡　謝舜揖堯　唐顏思古
聖德須超軒跨皡攜周軼漢唐文粹揚植許由唱先生所謂爲聖人之大標天地之外循堯舜　卷
之不盈抔　廓然見四海　黃石子聖人有之以應事畢舒之彌四海卷之不盈杯
法言問道篇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閉之閉然不見牆之裏　易詩書春秋
溫良恭儉讓　邵子觀物內篇聖人之四府者易詩書春秋之謂也下詳論語　饋
樂釣由余　刻像求傳說　後漢儒林謝該傳該去官孔融善之曰使日當更籍業以
釣由余刻像而求傳說豈不煩哉史記戎王聞繆公寶使由余觀秦繆公問內史廖曰孤聞鄰有聖人敵國
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將奈何乃以女樂遺戎王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下詳上聖二
引琴解匡圍　觀樂歎韶舞　琴操子畏於匡引琴而歌匡人乃知孔子聖人也
解而去左傳季札觀韶舞曰聖人之弘也　青鶴棲於川岳　朱草蔓乎
街衢　拾遺記世語曰青鶴鳴時太平故盛明之世翔鳴數澤音中律呂飛而不行至禹平水土棲於川岳

所集之地必有聖人出焉鵲首狄又炎帝教民耒耜百穀滋阜聖德所感朱草蔓行乎衢衢操壺杓以就飲執柘杵而上視上詳上聖二青黎子儀邑篇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嘻日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耶

聖四

增 衢尊淮南子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耶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 四君子鄧析子轉辭篇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有戒慎之銘此四君子者聖人也

原 感而後應莊子聖人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 言而後行管子聖人擇可言而後行

增 耳視目聽亢倉子全道篇陳大夫聘魯叔孫歸曰敝邑亦有聖人曰聖人寫諱陳大夫曰有亢倉子者偏得老聃之道其能用耳視目聽 日讀百篇抱朴子勗學篇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 發矢握矢關尹子一宇篇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自行聖人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 席卷羣才唐李邕宣聖碑銘首出列聖席卷羣才 廣學天開唐李邕宣聖碑銘大名震耀廣學天開 不卷道而背時七命文聖人不卷道而背時 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神異經西南大荒中有人身長一丈腹圍九尺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名曰聖

聖五

增 詩宋朱子感興詩曰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獒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

頌 後漢張超尼父頌曰巖巖孔聖異世稱傑量合乾坤明參日月德被入荒名克遐外終於獲麟遺歌魯衛

唐顏思古聖德頌曰天下文明日月貞觀百神受職三靈叶贊太階既平光華照爛起軒跨皞騰周軼漢萬壽無疆永延遐算

碑 唐張說虞帝廟碑曰受昭華之玉允洽神人泥封祀之金大報天地五臣皆進明賞也四族咸黜明刑也先質後文敦俗也貴德尚齒優賢也於此之時君明於上人化於下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鼈泉孚咸若無爲而治其舜也歟

王勃益州夫子廟碑曰帝天乙之靈苗宋微子之洪緒自元禽翦夏浮寶玉於南巢白馬朝周載旌旗於北面五仙神器衍演高列帝之榮三命雄圖鐘鼎冠承家之禮商丘誕睿下屬於防山泗水載靈遥馳於汶上禮樂由是委輸人儀所以來蘇排禍亂而構乾元掃荒屯而樹真宰聖人之大業也若乃承百王之丕運總千聖之殊姿人靈昭有作之期嶽瀆降非常之表珠衡玉斗徵象緯於天經虎踞龍蹲集風雲於地紀亦猶三階瞰月恒星知太紫之宮八柱衝霄羣嶺辨中黄之宅聖人之象也若乃順時而動用晦而明紆聖哲於常師混波流於不問太陽亭午收爝火於丹

衡滄浪浮天控涓涔於翠渚西周捧袂仙宮留紫氣之書東海振衣郭子敘青雲之秩接輿非聖詢去就於狂歌童子何知屈奕凉於詭問聖人之降迹也若乃參神揆訓録道和倪辱太白於中都絆乘黃於下邑湛無爲之迹而衆務同并馳不言之化而羣方取則雖復霓旌羽斾齊人張夾谷之威八佾三雍桓氏逼公宮之制洎乎歴階而進宣武備而斬俳優推義而行肅刑書而誅正卯用能使四方知罪爭歸舊好之田三家變色願勤陪臣之禮聖人之成務也若乃乘機動用歴聘棲遑神經幽顯志大宇宙東西南北推心於暴亂之朝恭儉溫良接受於危亡之國道之將行也命道之將廢也命歸齊去魯發浩歎於衰周厄宋圍陳奏悲歌於下蔡聖人之救時也若乃筐篚六藝笙簧五典折旋洙泗之間探賾唐虞之際三千弟子樂睿化而升堂七十門人奉洪規而入室從周定禮憲章知損益之源反魯裁詩雅頌得絃歌之首備物而存道下學而上達接神敘教降赤製於南宮運斗陳經動元符於北洛聖人之立教也若乃成變化而行鬼神觀陰陽而倚天地以鼓天下之動以定天下之疑索衆妙於重元纂羣微於太素聖人之贊易也若乃靈襟不測睿視無涯石碏晧集隼之庭土

缶驗羵羊之井稽山南望識晧首於封禺蠡澤東浮考丹萍於夢渚麟圖鑒遠金編題佐漢之符鳳德鈞深玉策笠亡秦之兆聖人之觀化也時義遠矣能事畢矣然後拂衣方外脫屣人間奠楹興夕夢之哭負杖起晨歌之迹撓虹梁於大厦物莫能宗摧日觀於魯丘我將安仰明均兩曜不能逐代謝之期序合四時不能革盈虛之數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爲而不有用九五而長驅成而弗居撫雲覽而高視聖人之應化也自四教遠而微言絶十哲喪而大義乖九師爭大易之門五傳列春秋之幅六體分於楚晉四時派於齊韓淹中之妙鍵不追稷下之高風代起百家騰躍萃戶牖而同歸鵠匹馳驅仰陶鈞而共貫猶使絲簧金石長懸闕里之堂荊棘蓬蒿不入昌平之墓聖人之遺風也遵揚十聖光被六虛乘素履而保安貞垂黃裳而獲元吉故能貴而無位履端於太極之初高而無名布政於皇王之首千秋所不能易百代所不能移者也

增 論 宋蘇軾論曰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

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

增雜文晉王嘉拾遺記曰炎帝始教民耒耜躬勤畎畝之事百穀滋阜聖德所感無不著焉神芝發其異色靈苗擢其嘉穎陸池丹蕖駢生如蓋香露滴瀝下流成池因爲豢龍之圃朱草蔓衍乎街衢卿雲蔚藹於叢薄築丹丘以祀朝日飾瑤堦以揖夜光奏九天之和樂百獸率舞八音克諧木石潤澤時有流雲灑液是謂霞漿服之得道後天而老有石璘之玉號曰夜明以闇投水浮而不滅當此之時漸革庖犧之樸辨文物之用時有丹雀銜九穗禾其墜地者帝乃拾之以植於田食者老而

不死採峻鍰之銅以爲器峻鍰山名也下有金井白氣冠其上人升於其間雷霆之聲在於地下井中之金柔弱可以緘縢也 唐太宗金鏡篇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仲尼師於郯子文王學於虢叔聖人且猶如此何況於凡人者乎 韓愈原道曰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

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勌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

賢一

增風俗通曰賢堅也取中廉外也 說文曰賢多才也 通書曰復焉執焉之謂賢 易曰不家食吉養賢也 又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原書曰野無遺賢 增又曰任賢勿貳 又曰佑賢輔德 原又曰所寶惟賢

則邇人安 增禮記曰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 家語曰哀公問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富有天下而無怨財施天下而不病貧此則賢者也 原京房易飛候曰視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有賢人隱 增易參同契曰天道無適莫常與賢者 毛詩序曰丘中有麻思賢也 原又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韓詩外傳曰聖人求賢者以自輔 增大戴禮曰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

【原】春秋繁露曰氣之清者爲精（李固表作神）人之清者爲賢（李固表
治身者以積精（李固表作鍊神）爲寶治國者以積賢爲道【增】
史記平原君謂毛遂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
囊中其末立見　漢書劉向傳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
和於野　晉書華譚傳曰百揆之職非賢不居故山林
無匿景衡門不棲遲　元史許衡傳曰夫賢者以公爲
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置之周行則庶事得
其正天下被其澤其於人國重固如此也　管子曰賢
之所以能成其賢者以其賢而事不肖也　文子曰山
有野獸林木爲之不斬野有螫蟲藜藿爲之不採國有

賢人折衝千里　莊子曰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
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原】申
子曰千里有賢者是比肩而立也　呂氏春秋曰賢者
遺人以仁　又曰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賢也【增】任子
曰夫賢人者至德以爲己心行道以爲己任處則不求
私名仕則不求私寵不爲其身不阿其君積禮義於朝
播仁風於民使天下之人翼翼焉向戴其君之尊欣欣
焉歌舞其君之德【原】孫卿子曰古之賢人食則饘粥
不足衣則裋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　說苑
曰夫絶江海者托於舟致遠道者托於乘欲霸王者托

於賢【增】班固白虎通曰王者即位先封賢者憂民之
急也故列土爲疆非爲諸侯張官設府非爲卿大夫皆
爲民也　委宛子曰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
才也遇不遇時也【原】周書陰符曰凡治國有三常一
曰君以舉賢爲常二曰官以任賢爲常三曰仕以敬賢
爲常夫然雖百代可知也　物理論曰賢人爲德體自
然也故語曰黃金累千不如一賢【增】通書曰必有恥
則可敎聞道則可賢　西銘曰聖其合德賢其秀也
皇極内篇曰體數之常不易其方順時而行賢人也

賢二

【增】漢鼂錯曰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自輔翼故
黃帝得力牧而爲五帝首大禹得咎繇而爲三王祖齊
桓得筦子而爲五霸長【原】韓詩外傳曰魏文侯問孤
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
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
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
子子一以爲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
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
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君欲治從身
始人何足恃【增】通書曰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

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書曰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　抱朴子曰桓文漢高鼓羣賢以爲六翮託豪傑以爲舟檝　【原】呂氏春秋曰公孫枝獻百里奚於繆公三月請屬事焉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無乃爲天下笑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夫誰笑哉　【增】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汲黯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在朝折衝厭難勝於無形

【原】家語曰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喟然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言之信非申叔時之忠弗能見其義

非莊王賢弗能受其訓　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曰吾羣臣孰賢對曰趙武賢武立不勝衣言不出口然其所舉者數十人皆令德也　【增】說苑曰孔子之郯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謂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士不中間（間介紹也）而見女無媒而嫁非君子之行也孔子曰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團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弗見也　雙峯饒氏曰顏孟之均爲大賢也而一可學一難學者顏子如和風慶雲人皆可以即之孟子如泰山巖巖可望而不可攀其規模氣象之不同亦以氣質有異之故也　家語曰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對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禀度焉皆教不齊以治道孔子歎曰昔者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人百福之宗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小也　孔叢子曰魯人有公儀潛者厲節行道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之一子思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不至也若飢渴待賢雖蔬食飲水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

厚祿釣餌君子無信人之意則公儀子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　越絕書曰子胥正而信范蠡智而明皆賢人也　史記孟子列傳曰天下方務於合縱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程子曰孟子儘可爲孔子事業只是不及聖人譬如剪綵爲花花則似矣特無化工耳　後漢李固傳曰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爲寢兵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軾段干木故羣俊並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闚兵於西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

新序曰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昭奚恤乃為壇使客東面自居西面之壇稱曰理百姓食倉廩子西在此奉圭璋使諸侯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義猶治亂之餘風昭奚恤在此惟大王所觀使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 原 尹文子曰尹文子見齊宣王宣王歎國寡賢尹文子曰使國悉賢孰處王下王曰國悉不肖可乎尹文子曰國悉不肖孰理王朝王曰賢與不肖皆無可乎尹文子曰不然有賢有不肖故王尊於上臣卑於下賢賢退不肖所以有上下也 增 漢

書曰張耳陳餘世所稱賢其賓客廝役皆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 傅喜傳曰喜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令以寢病一旦遣歸眾庶失望皆曰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重輕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眾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也 三國志諸葛亮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 唐書元德秀傳曰明皇在東都酺五鳳樓下令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河內太守輦優伎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瓌譎光麗德秀為魯山令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蔿于于蔿于者德秀所為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 山堂肆考曰宋眞宗景德元年密採羣臣有聞望者得二十四人台對崇政殿置於臺省館閣比唐修文館學士號為二十四賢邊肅鞠仲謀郝太沖朱協李元馬京何亮衛太素陳昭度崔端趙湘姜嶼滕涉曹廣周錢謝濤高謹微張若谷陳越皇甫選陸元李奉天崔遵度其一人則失之矣 宋史邵雍傳曰雍德氣粹然望

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羣居終日不為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 果齋李氏曰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接學者顏子子思孟子相與共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為學家家千載而後周程張子出焉厯時未久浸失其眞朱子出而後合伊洛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賢後賢之道該徧全體其亦可謂盛矣 元竇默傳曰默為人樂易平居未嘗訐人物與人居溫然儒者也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謂汲黯無以過

之帝嘗謂侍臣曰朕求賢三十年惟得竇漢卿及李俊民二人 明宋濂傳略曰太祖嘗譽濂於朝曰朕聞太上為聖其次為賢其次為君子宋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偽誚一人之短始終無二非止君子抑可謂賢矣

賢三

原 順德 樂道 周禮以賢制爵則民興德 公議營事見上賢二 積禮 富義 任嘏道德論夫賢人者積禮義於朝播仁風於野 呂氏春秋文侯曰干木賢人也干木富於義

避世 絕俗 論語賢者辟世 徐整豫章列士傳 舒令施陽守事 儒宜春以池為人沉重 蘇清舒以俗生乎常以增宗 次人後己為行閒輒為賢者 受賞 守節 漢書進賢 受上賞 左傳賢 付篤

增 希顏 樂孔 性理朱子曰南軒張公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 劉夜觀省以自警策楊子紆紫懷金之樂不若顏子得之樂流子之樂也內紆紫懷金之樂也外顏不孔若得 天下不足以人為樂

壁立 鳳翔 性理上蔡謝氏曰孟子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 又朱子曰曾點之志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

序位 報君 漢書封丞相公孫弘為平津侯 下詔曰古者任賢而序位 素子子思曰報君者惟達賢耳 孔

德星 仁風 禮道宦 嘖晉陽 秋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淑父子於時德星聚太史奏曰五百里賢人聚 後漢禰衡顏子碑德行邁於三千 七風橫於萬國

原 主神明 安社稷 家語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 徐幹中論人賢之為行也是非不與俗辨曲直故得其志 目邦國以和社稷以安兆人受其福羣生賴其祚

增 敵七國 有三常 唐李邕傳邕下獄許昌男子孔璋上書天子曰昔吳楚反時得劇孟 不畏夫以一賢而敵七國之衆 目周書陰符治國有三常詳賢一

原 克勤克儉 知

微知章 尚書帝曰來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不自滿假惟汝賢 贊處煩子贊顏子盡仁心不違行 無貳過知章知微

增 關西孔子 江左尼吾 後漢楊震傳震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 晉溫嶠傳晉渡江之後法度草創嶠維未學嶠常以為憂及見王導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吾復何慮也

不臣不友 一臞一肥 呂子齊有北郭騷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 淮南子子夏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而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肥

山中四皓 斗南一人 史記留侯世家上欲易太子留侯曰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皆以為上慢侮人 淳一人拔逃塵山中謚令人子來無客上知此四人賢 則一助也揚雄解嘲四皓采榮於南山 唐狄仁傑傳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往必不獲 望之可知 後漢逢萌傳北海太守素聞其高遣吏奉謁致禮萌不答太守使捕之吏曰子康大賢天下共聞所在之處人敬如父往必不獲 人賢 性理朱子曰堯夫先生徐叙渾然望之可知其賢

自家意思 他人丘陵 性理程子 又茂叔窗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論語他人之賢者丘陵也

鄉見叔度 帝思子陵 典略荀季和見袁閬曰卿國有顏子寧知之 閬曰為見吾叔度邪 後漢書嚴光字子陵光武即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

經戶拔帷 升堂入室 世說袁司徒經傳戶數門經其戶寂若無人拔其帷其人斯在豈非名賢 論語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小者最勝 門人益親 世說補王黃門兄弟二人俱詣謝公既出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者最勝 史記顏回傳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

楮冠藜杖 木枕布衾 說苑原憲居環堵之室上漏下濕坐而絃歌子貢往見之原憲楮冠藜杖而應門 唐書陽城傳城嘗以木枕布衾質錢人重其賢爭售之

亦趨亦步 就清就溫 莊子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乎若後矣 管子賢人

知道之不可行則況初以辟罰靜默以件免譽猶夏之就責冬之溫溫件取也以

避陽城驛 **改浩然亭** 元稹陽城驛詩商有陽城驛名同陽道州陽公沒已久感我淚交流又相曹遵羊祜此山驛 唐書孟浩然傳王維過郢州畫浩然像於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諴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

取火於燧 **剪綵爲花** 戰國策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見七士不亦衆乎髡曰夫物各有儔今髡賢者之儔也王求士於髡譬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 性理人猶化工也賢人猶巧工也剪綵以爲花設色以畫之非不宛然肖也而人詘觀生意之然則無之也

不爐不扇 **爲珪爲璋** 性理程子曰堯夫先生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人賢之 唐文粹韋渠牟古賢四皓贊煥煥煌煌爲珪爲璋

一動一靜 **無古無今** 唐文粹一動一靜紛量埋用賢者哲功齊乎當世靜而不用者化光於無窮 方正學三賢贊斯文在茲無古無今

春生秋殺 **冬日夏雲** 性理程子曰顏子春生也孟子幷秋殺盡見 又陳植贊程明道曰賢哉先生惟德溫溫如冬之日如夏之雲

稷下聚士 **圃澤多賢** 風俗通齊威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 列子鄭之圃澤多賢

南國有幾 **我門不乏** 南史王錫傳魏使劉善明來聘中書舍人朱異接之善明曰南國辨如中書者有幾又曰王錫張纘北間所聞云何不見異具以啓錫南苑設宴善明遍論經史錫隨方酬對他日謂異曰一日見二賢實副所望 又袁粲傳字景倩叔父叔雅重之語子弟曰我門不乏賢愍孫必當復三公

先生烈包元凱 **達者位無子男** 後漢禰衡顏子碑仲尼無爵爲之功先生包元凱之烈 唐書張後胤傳帝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胤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翊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過於先聖

賢四

增 **府望** 北齊書王昕傳太尉汝南王悅辟騎兵參軍左右言昕誕慢悅曰府望惟在此賢不可責也

書碑 宋范仲淹[illegible]書其碑曰褒賢之碑 **司禮** 揚子賢者司禮小人司兵注賢者見有禮則從之小人見兵陳則抵之

原 **宜有後** 白帖賢者子孫宜有後也 增 **入室** 生 拾遺記謂文宣王在鄉徐過也若仲尼在鄉復夏曰予入室所說予爲予游予制書與夏之題儔云入不

增 **不隕貧賤** 禮記賢者不隕獲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 增 **必當遠至** 李孝貞傳陸昇曰士固當遠至不喜有名吾賢必當遠至

外朗內潤 世說或問汝南許劭曰叔慈明外朗內潤荀靖字叔慈 大慈

載文盈車 **天爵有餘** 抱樸子曰賢者載文盈車 狀行先賢鍾季

耳擇口擇 揚子法言賢者耳擇口擇衆人無擇焉 明父祖至德著人位不足高天爵有餘 **松柏爲林** 唐令狐德棻撰虞長不就人位不足高天爵有餘承世除林除衆罷府不參軍從父知年亦爲王友每曰於郎家二賢王皆元入府不意結爲松柏爲林也 觀元

聲滿天地 莊子曹子居衞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地若出金石聲滿天地

視如土壇 義苑閔子曰吾出見夫子之義洋洋乎盛哉甚為龍逢觀之相隨視如土壇矣 **反**

跡合道 **改名半千** 尹子以賢聖跡合道者反而賢師道之聖 劉昫唐書員半千傳本名餘慶王義方謂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因改名半千

盛水不滿 **善對軒冕** 性理朱子言賢人如盛水不滿 初學集李伯陽見先生冠賢入門曰初學王子文言不答謂其對軒冕從然

疲春逢君 **賢者常不遇** 劉賁書注賢者常不遇韓愈與崔羣書曰賢者常無自存不遇者比肩青紫 孔子顏淵 子落得不遇以失其所居

顏苦孔之卓 **前比魯山道州** 揚子曰孔子賢者不得志也然乃說曰顏苦孔之卓之獨其樂也 爲韓愈曰吾有人翳 東坡志林九江陵仲子之比魯山道州乃前比也不得補之一笑曰賴古多此賢

賢五

增 詩 唐李白梁父吟曰君不見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渭濱寧羞白髮照清水逢時吐氣思經綸廣張三千六百釣風期暗與文王親大賢虎變愚不測當年頗似尋常人　宋朱熹感興詩曰顏生躬四勿曾子日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尚絅偉哉鄒孟氏雄辯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爲爾挈裘領丹青著明訓今古垂焕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　金樂府曰聖師之門顏惟居上其殆庶幾是宜配享桓圭衮衣有嚴翼象載之神祠增光吾黨　又曰有周之衰王綱既墜是生眞儒宏才命世言而爲經醇乎仁義力扶聖功同垂萬祀　明宣宗御製擬猗蘭操曰蘭生幽谷兮曄曄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與衆草爲伍於乎賢人兮汝其子輔

增 賦 唐謝觀以賢爲寶賦曰楚國之君賢人爲寶彼則貴於無脛此則尊於有道琢磨仁義而不緇不磷淬礪鋒鋩而既堅既好皎皎神爽稜稜貌清志一潔而靡垢行百鍊而愈精非暗投以取誚不韞櫝以沽名廉讓在心命爵而蔑聞銅臭文章滿腹擲地而自有金聲洞徹不欺光芒相燭砥名而可尚礪節而自勗吐清詞之粲粲心水含珠見正色之溫溫情田積玉言錯落而無玷性眞明而不瑕袖懷荆璞握有靈虵以鑒奸察邪之煥爛比照乘映廡之光華足可充盈軍國輝耀邦家何必積滿堂以逞矜易連城而助詐一非克儉之致一損不貪之化虞君受垂棘而滅楚國得孫生而霸使徒美其色眹層淵光能耀夜殊不知寸陰踰尺璧之珍一經奪滿篋之價所以愛茲被褐重彼迷邦以清德之惟一奚白璧之能雙況各藏器俟時見機而作直若弦矢義如鋒鍔誠席珍之可任洵柱石之有托以之綏撫而上下康寧以之守禦而内外胥樂既三復之可驗奚衆口之能鑠則知金玉爲寶者德義之衰賢人爲寶者邦家之

其國無日而無事賢無代而無之如此則何必楚也獨二三子之可師

增 詔 北周蘇綽爲太祖草擢賢良詔曰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　唐開元八年詔曰顏子等十哲宜爲坐像悉令從祀曾參大孝德冠

同列特為塑像坐於十哲之次因圖畫七十弟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壁上以顏子亞聖親為製贊書於石仍令當朝文士分為之贊題其壁焉

增書唐韓愈與鳳翔邢部尚書書曰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令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　宋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曰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尺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名公出則方叔名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

增序宋蘇軾六一居士集序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

原頌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眾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水斷蛟龍陸剸犀革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

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

原贊後漢王粲正考父贊曰恂恂正父應德孔盛身為國卿族則公姓年在耆耋三葉聞政誰能不怠申茲約敬饘粥于口傴僂受命銘書金鼎祚及後聖　西晉嵇康原憲贊曰原憲味道財寡義豐棲遲蓽門安賤固窮絃歌自樂體逸心沖進應子貢逸有清風　晉摯虞左丘明贊曰丘明作史時惟衰周錯綜墳籍思弘徵猷闡明正典光演春秋誕宣聖旨曠代彌休

增良侯湛閔

子騫贊曰聖既擬天賢亦希聖烝烝子騫立體中正千祿辭宰事親盡敬勉心景迹擢辭流詠 **原** 孫楚顏回贊曰束身勵行宗事聖道鑽仰孜孜視予猶考 **增** 唐司空圖三賢贊曰隋大業間房公李公魏公同師文中子嘗謂其徒曰元齡也志而密靖也惠而斷徵也直而遂俾其遭時致力必濟謨膺厥後果然贊曰三賢志同夙尚儒風以植公忠出遇太宗諷議從容謀厥羣雄君勞臣惕荒屯阻闕百千年社稷 宋蘇轍管幼安贊曰幼安之賢無以過人余獨何以謂賢賢其明於知時審於處已以能自全幼安之老歸自海東一畝之宮閉不求通白帽布裙舞雩而風四時烝嘗饋奠必躬八十有四蟬脫而終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明方正學韓退之贊曰漢後七代道喪言棼不有先生孰與斯文先生之生志豪氣雄手決百川注之使東刮垢去腐煥其一新詆排佛老扶起孟荀誰與朽骨天子是迎請投水火以滅禍萌喁喁鰐魚為潮之毒帝念南氓俾往殲戮大海茫洋五領蒼蒼發為文章震盪激昂山不足高海不足深斯文在茲無古無今惟鄒孟子仁義干戈先生在唐與之為徒吁嗟何時愈下彌衰先生不生孰扶孰持是氣常存磅礴上下有繼微猷不在來者

增 論宋蘇軾孟軻論曰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寬而不可犯至密而可樂者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世或未之見也

增 記唐白居易養竹記曰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夷險一致者夫如是故人多樹之為庭實焉嗟乎竹植物也於人何有哉以其有似於賢而人猶愛惜之封植之況其眞賢者乎 明宋濂九賢遺像記曰天生九賢蓋將以興斯道也濂寤寐思之而無以寄其遐情因作此記時而觀之則夫道德沖和之容儼然於心目之間至欲執鞭從之有不可得於戲九賢亦夫人哉（九賢濂溪周子明道伊川二程子康節邵子橫渠張子溫公司馬子晦菴朱子南軒張子東萊呂子也）

增 碑漢禰衡顏子碑曰在束脩之齒入宣尼之室德行邁於三千仁風橫於萬國知微知章聞一覺十用行舍藏與聖合契名為四友之冠實盡疏附之益爾乃安陋巷抱清流甘簞瓢以充饑雖屢空而不憂於時河不出

圖周祚未訖仲尼無舜禹之功先生包元啟之烈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八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九

人部二十八 慕賢 知賢 附 忠

慕賢知賢一

增禮記曰輕絶貧賤而重絶富貴則好賢不堅 又曰慕賢而容衆 家語曰天下之至明能舉天下之至賢 詩傳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也 大戴禮曰同聲則異類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從其類也 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 列子曰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 唐文粹李翺曰凡賢人奇士自以所負不苟合於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知弗見而已矣

慕賢知賢二

原語林曰賢者國之紀人之望昔者周公體大聖人之德而勤於吐握由此天下之士爭歸之向使周公驕而且吝士亦當高翔遠去所至寡矣 增史記衛世家曰成王封康叔爲衛君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 管仲列傳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吾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吾爲愚知時有利有不利

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吾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吾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詩說曰杕杜晉文公好賢而國人美之與也 原 國語曰臼季使舍於冀野見冀缺耨其妻饁之相敬如賓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進之曰臣得賢敢以告文公曰子何以知其賢

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公使爲下軍大夫 增 又曰祁奚辭請老也於軍尉公問焉曰孰可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彊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有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言從義也非上不舉從上而動也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也　史記秦本紀曰百里傒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傒賢請以五羊皮贖之授之國政號五羖大夫百里傒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銍人地名蹇叔

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　列女傳曰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必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伸節不爲冥冥墮行今伯玉衛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

伯玉也反戲之曰非也夫人進觴再拜賀之公曰子何以賀寡人夫人曰始妾謂衛獨有伯玉耳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賢臣也國有賢臣國之福也妾是以賀公驚曰善哉遂語夫人其實焉　史記越世家曰范蠡對越王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　冊府元龜曰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史記曰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

謂見義不爲無勇者耶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耶假令晏子而在余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又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　國語曰趙簡子問於壯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爲愈賢也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爲不足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詩外傳曰晉平公游于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跪而

對曰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之飛不加高損之飛不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乎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　新序曰魏文侯致祿百萬於段干木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　孔叢子曰齊王謂子思曰

先生名高於海內吐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目焉　史記魏公子列傳云公子留趙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漿或作醬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遊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嘗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

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　范睢列傳曰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睢必報其仇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閒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屩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

卒受相印封萬户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
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户侯而
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
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　魏世家曰
三十五年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
皆至梁　燕世家曰昭王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
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
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
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
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　田單傳曰燕之初

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
以王蠋之故　騶奭傳曰齊王自淳于髡以下皆命曰
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
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孟嘗君傳曰秦昭王
聞孟嘗君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
　漢陳平傳曰平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有讒平者漢王
疑之以讓無知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
能也今楚漢相拒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
家耳　韓信傳曰滕公言信於漢王漢王以為治粟都
尉上未之奇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何聞信亡

不及以聞自追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
曰若亡何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
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數十公無所追追信
詐也何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　張釋之傳曰釋
之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釋之欲免歸中郎將
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　後漢張楷
傳曰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
客慕之自父黨宿儒皆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
黃門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
其如此輒從避之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

有公超市　海內先賢行狀曰東漢戴良字叔鸞高才
磊落英聲遠播少者懷之長者慕之鄉里縉紳下至黎
庶莫敢有爭忿之家　蔡伯喈別傳曰東國宗敬蔡邕
不言名咸稱蔡君兗州陳留並圖畫形像而頌之曰文
同三閭孝齊參騫　天中記曰客言於何進曰孔文舉
於時英雄持傑譬諸物類猶衆星之有北辰百谷之有
黍稷天下莫不屬目也　汝南先賢傳曰薛勤字恭祖
仕郡功曹陳仲舉時年十五為父賞書詣勤勤見而察
之明日往造焉仲舉父出見勤勤曰足下有不凡子吾
來候之不從卿也言議盡日乃歎曰陳仲舉有命世才

王佐之具又見黃叔度於童幼云當爲世盛德其後二賢英名並耀於世　謝承後漢書符融見郭林宗便與之交又介紹於李膺以爲海之明珠未耀其光鳥之鳳凰羽儀未翔膺與林宗相見待以師友之禮遂振名天下融所致也　漢紀曰陳國童子魏昭請於郭泰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願在左右供給灑掃泰許之泰嘗不佳（微有疾也）命昭作粥粥成進泰泰呵之曰爲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擲地昭更爲粥重進泰復呵之如此者三昭姿容無變泰乃曰吾始見子之面而今而後知卿心耳遂友而善之　又曰黃瓊將葬徐穉往弔哀哭而去陳留茅容追及於塗容爲沽酒市肉穉爲飲食容還以語諸人或曰孺子其失入乎太原郭泰曰不然孺子之爲人清潔高廉飢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爲季偉飲酒食肉此爲已知季偉之賢故也　許劭傳曰劭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　典略曰禰衡高論冠世來遊京師詆呰朝士及南見趙戩歎曰鐵則干將莫邪木則椅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　襄陽記曰龐德公謂諸葛孔明爲臥龍龐統爲鳳雛司馬德操爲水鏡　汝南先賢傳曰周乘字子居天姿聰朗高

峙岳立非陳仲舉黃叔度之儔不交也仲舉嘗歎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國之器　天中記曰黃憲字叔度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既覩其人固難得而測矣　世說曰陳仲舉爲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曰羣情欲府君先入廨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閭席不暇煖吾之禮賢有何不可　又曰李元禮嘗歎荀淑鍾皓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　又曰漢皇甫規解官歸鄉時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書刺投謁規卧不時起既入見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白王符在門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手入座極歡而別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　魏略曰田豫罷官歸居魏縣會病亡戒其妻子曰葬我必於西門豹墓邊妻子難之言西門豹古之神人那可葬於其邊乎豫言豹履行與我敵等耳使死而有靈必與我善　世說曰有問蔡洪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時之俊乂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鴻鵠之

裴回懸鼓之待槌凡此諸君以洪筆為鋤耒以紙札為
良田以元默為稼穡以義理為豐年以談論為英華以
忠恕為珍寶著文章為錦繡蘊五經為繒帛坐謙虛為
席薦張義讓為帷幙行仁義為屋宇脩道德為廣宅
又曰王濬沖裴叔則二人於總角時詣鍾士季須臾去
後客問向二童子是誰曰裴王客曰何如鍾曰裴楷清
通王戎簡要須三十年此二賢當為吏部尚書冀爾時
天下無復滯才　王隱晉書曰衛瓘與何晏鄧颺等數
共談講見樂廣奇之曰每見此人則瑩然猶廓雲霧而
覩青天　續晉陽秋曰太傅謝安見褚裒少時歎曰若

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期生裒小字也　羅含別傳曰
或有人言羅君章可謂荊楚之杞梓桓大司馬曰此是
江左之秀豈惟荊楚　晉書顧含傳曰含雅重行實抑
絕浮偽或問江左羣士優劣答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
之清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　張天錫傳曰天錫
數宴園池索酉上疏極諫天錫答曰吾非好游行有得
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覩松
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
貪穢之吏逢飈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伸之觸類而
長之庶無遺漏矣　劉孝標辨命論曰沛國劉瓛瓛弟

璡並一時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
服膺儒行璡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離風
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　新唐書杜如晦傳
曰如晦為秦王府參軍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元齡
曰去者雖多不足惜至若如晦王佐才也　唐紀曰狄
仁傑嘗薦數十人卒為名臣或問仁傑曰天下桃李悉
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新唐書婁師
德傳曰武后問狄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謹守賢
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與臣同僚未聞其知人也
后曰朕用卿師德所薦也誠知人矣　唐文粹李華曰

房太尉每見元魯山則終日歎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
名利之心盡矣　宋史韓琦傳曰琦嘗論近世宰相獨
許裴度晚與歐陽脩相知屢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
下望以為相而竟不用歐陽脩今之韓愈也　東都事
略曰富弼字彥國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
此王佐才也　[illegible]廣平游氏曰時有同明道先生在
臺列者心慕其為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
議也若乃伯淳則如美玉然反覆視之表裏洞徹莫見
疵瑕　又司馬光呂公著嘗曰程頤道德純備學問淵
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

聖代之眞儒也　聞見錄曰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
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潞公集洛中年德高者爲耆英
會獨司馬温公年未及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
狄兼謩故事請入會温公辭以晚進不敢班文富二公
之後潞公不從　宋史范鎮傳曰熙寧元豐之際天下
賢士大夫望以爲相者鎮與司馬光二人稱曰君實景
仁不敢有所軒輊云　羅從彦傳曰從彦字仲素朱熹
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
重詣極惟仲素一人而已　蔡元定傳曰元定聞朱熹
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
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元
定質正焉　性理朱子曰蔡季通有精詣之識卓絶之
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　宋史胡安國傳曰侯仲
良言必稱二程其他無所許可及見安國歎曰吾謂志
在天下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
有斯人也謝良佐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
死而松柏挺然獨秀　金史承暉傳曰承暉生而富貴
居家類寒素常置司馬光蘇軾像於書室曰吾師司馬
而友蘇公　元史廉希憲傳曰世祖爲皇弟時希憲年
十九入侍一日讀孟子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告世祖

嘉之目曰廉孟子　許衡傳曰丞相安童一見衡語同
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承旨王磐
氣槪一世少所與可見衡曰先生神明也　續文獻通
考曰明陳憲章游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
再得詩讓覽之驚曰龜山不如也爲颺言於朝以爲眞
儒復出由是名震京師

慕賢知賢三

【原】倒屣　覓船　晉王粲傳蔡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塡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旣幼容狀短小一座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　又張憑傳憑常詣劉惔惔延之上座清言彌日留宿至旦遣之憑旣還船須臾惔遣傳敎覓張孝廉船便召同載　執

轡　式廬　史記信陵君傳魏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　新序魏文侯過段干木之廬而式之　傾
座　執鞭　史記司馬相如傳卓王孫程鄭二人書爲具召相如并召臨邛令相如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座盡傾　了詳上二　御李　慕藺　漢李膺傳荀爽嘗謁李膺因爲其御旣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　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本名犬子慕藺相如之爲人遂名相知
【增】八伯　三君　晉書羊曼傳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爲宏伯高平郗鑒爲方伯泰山胡母輔之爲達伯濟陰卞壼爲裁伯陳留蔡謨爲朗伯阮孚爲誕伯高平劉綏爲委伯而曼爲濌伯凡八人號兗州八伯蓋擬古之八俊也濌音沓　後漢黨錮傳竇武劉淑陳蕃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
客鍛　賃春　三輔決錄罷知伯名勃爲郡小吏東平衛農爲書生窮乏乃客鍛於勃家勃知其賢尤加禮待僱直過價及去送十里過勇家復貸錢贈之農不肯受勃曰不受令勃不安農乃受曰爲馬翔

乃相報後累為馮翊太守以勃子為門下書佐後漢梁鴻傳鴻至吳依皐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非凡人也

立亭　置榻 徐穉別傳穉亡海內羣英論其清風高致乃比夷齊或參許由夏侯豫章追美名德立亭於穉墓首題曰思賢亭天中記陳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又徐穉事同

蘭臺聚　龍門遊 南史任昉為御史中丞後進皆宗之時有彭城劉孝綽劉苞劉孺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及到溉到洽車軌日至號曰蘭臺聚梁陸倕傳任昉為中丞簪裾輻輳預其宴者號為龍門遊

原 **薛宣丞相　張既方伯** 漢書薛宣傳宣為不其丞瑯琊太守趙貢見宣悅其能還至府舍令妻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贛君宣字也三輔決錄張既字德容世寒素兒童時功曹游殷察之異既過家設賓餉其妻笑之殷曰方伯器也遂以子楚托之後既薦楚為漢興太守

增 **天下長者　江東奇才** 天中記袁紹一見鄭康成歎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長者夫以布衣雄世斯豈徒然哉金陵志張溫使蜀諸葛亮見而歎曰江東蘆葦中生此奇才

琴瑟不御　羔鴈成羣 家語哀公問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孔子曰其衛靈公乎大夫史鰌以道去衛靈公郊舍琴瑟不御臣以此賢之不亦可乎先賢行狀陳元方至德絕俗與父寔高名並著而弟諶又配之每宰府辟召羔鴈成羣世稱三君

開閤待士　立苑招賢 西京雜記平津侯公孫弘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又文帝為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

、白鶴朱霞　光風霽月 世說劉孝標曰劉訏超忽越俗如天半朱霞劉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粱稷寒年之纖纊性理山谷黃氏曰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皆所不及　宜當為先 記纂淵海溫公退居洛陽每論當世人物必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心誠服之桓譚新論桓帝問陳蕃曰徐穉袁閎韋著孰為先後蕃對曰閎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義禮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毀者爰自江南甲第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

元禮居上　阿平絕倒 世說汝南陳仲舉潁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定先後蔡伯喈評之曰陳仲舉強於犯上李元禮嚴於攝下犯上難攝下易仲舉遂在三君之下元禮居八俊之上衛玠別傳王敦為大將軍鎮豫章玠避亂從洛投敦至武昌見敦敦與之談論彌日信宿敦顧謂僚屬謝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今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悟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

求為小縣　追至東海 晉石苞傳苞字仲容書見吏部郎許允求為小縣允曰卿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何小縣乎漢趙咨傳咨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敦煌曹暠迎路謁候咨不為留暠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

平輿二龍、洛陽雙璧 世說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冊府元龜賈禎為洛陽令陸暐字道暉與弟恭之並有時譽禎見其兄弟歎曰僕以年老更覩雙璧

瓊樹瑤林　金山玉海 世說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南史朱异傳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异於梁武帝曰异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闇有對賓之色器宇宏深神表峯峻金山萬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觀其素行非惟十室所稀

人之水鏡　汝等津梁 世說衛伯玉見樂廣而奇之曰此人之水鏡也魏書封軌傳軌果為郭所知祚嘗謂子景尚曰封軌高綽二人並幹國之才必應遠至吾平生不妄舉每為此二公非直為國進賢亦為汝等將來之津梁也其見重如此

入錢不得　穿壁以觀 晉書阮脩字宣子居貧四十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南史陸慶少好學節操甚高時王為吳郡太守聞其名欲與相見慶辭以疾時宗人陸榮為郡五官掾慶嘗詣焉王乃微服往榮宅穿壁以觀之王謂榮曰觀陸慶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平鄭子真何以尚茲

惟歎長史　先禮郭隗 晉書謝鯤傳鯤為王敦長史時王澄在敦坐見鯤談話無倦唯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盼敦其為人

預慕如此見上二 接迹於道 爭趨其門 唐書陽城傳曰城遠近慕其行來學
者接迹於道又大曆中楊綰爲相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爭趨其門有自數千里來者 李公
第一 黃童無雙 唐書李揆爲盧杞所惡使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後漢
黃香傳香性至孝博學經典究精道術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 此皆南金 所
謂國寶 翰苑新書晉薛兼少與紀瞻閔鴻顧榮賀循齊名號爲五俊初入洛張華見而奇之曰此皆南
金也魏志邴原傳崔琰曰徵士邴原議郎張範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 飲食必祝
鄙吝復萌 司馬光行狀溫公歿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
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後漢黃憲傳陳蕃周舉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
恥不及門 喜而倒屣 記纂淵海范仲淹卒天下想聞風采賢士大夫以不獲出其門
爲恥 邵康節墓志康節常以春秋時行游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僕隷皆知歡喜尊奉

莫名其器 每從之遊 世說王公曰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
器又裴國寶特爲王濛子所重每從之遊萬子父安疊譖之曰國寶初不來汝猶得數往萬子曰國寶雖不
知綏綫自知國寶 汝南管錀 天下楷模 海內先賢傳許劭字子將山時淵詩
行應規表汝南謝子微高才遠識見劭十歲時家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又劭別傳曰劭少時子微後云此賢
當持汝南管錀後漢黨錮傳天下楷模李元禮 句踐折節 郭奕醉心 史記
越世家越王勾踐反國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晉書咸傳郭奕高爽有識量知名於時少所推先見阮咸心
醉不覺歎焉 霜臺籠日 暑月懷冰 世說望蔡侯謝叔源與從子靈運重有美
名時人目望蔡靄靄如寒風振松目康樂寥寥如霜臺籠日南齊書陸慧曉傳何點稱慧曉如懸鏡遇物無
不朗然王思遠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為實錄 下車知伯玉 一坐別
顏回 列女傳詳上二 晉書謝尚年八歲父鯤常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坐之顏回也尚答曰坐無尼父

焉別顏回 張鷫鷞之網非所能羅 聞芝蕙之香久而彌
盛 魏書公孫度謂邴原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鶉鷃之網所能羅也劉孝標自叙馮敬通雖芝殘蕙焚
而爲名賢所慕郁烈芬芳久而彌盛 立觀堂下便驚駿茂之來 坐語
桑中已識士元之異 上龐茂叔向事 下司馬徽龐統事 稽延祖之卓
卓果爾超羣 黃叔度之汪汪原非易量
嵇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後漢郭泰 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黃叔度累日
泰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 汪汪若千頃之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

、慕賢知賢四

【增】玉界尺 翰苑新書五代趙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如玉界尺 【原】吾
之師表 漢黃憲傳憲字叔度荀淑遇之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謂曰子吾之師表也 歎

若武庫 晉裴頠傳周弼見而歎曰頠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 割啗牛心 晉王羲之
傳羲之年十三嘗謁周顗顗察而異之心炙坐客未啗顗先割啗羲之於是始 【增】太
山北斗 記纂淵海先韓愈歿其言行學者仰之如太山北斗 室邇人遐 南史阮孝
緒傳孝緒屏居一室未嘗出戶天監初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
遠其為名流所欽尚如此自是欽慕風聲者莫不懷刺斂衽望塵而息 世說郭泰
秀立高峙澹然淵渟九州之士悉懍懍宗仰以為覆蓋蔡伯喈告盧子幹馬日磾曰吾為天下碑銘多矣未
嘗不有慚唯為郭先生碑頌無愧色耳 如舊相識 晉書 入洛
其名如舊相識 林宗起拜 後漢茅容傳容時 下衆皆夷踞相獨
奇之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 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 臣
不如亮 世說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臣不如亮 常成

泥滓賈黃中譚錢白傳葬龍門山四方過者必貰酒家前方丈之土常成泥滓

當作國士世說李元禮同縣聶季寶小家子不敢見元禮杜周甫知季寶賢不能定名以語元禮元禮呼見坐置砌下牛衣上一與言即決曰此人當作國士

汝南月旦後漢許劭傳初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齎酒半途晉陶潛傳刺史王弘嘗造潛潛稱疾不見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先於半道要之既遇便引酌欣然

口訥心辨後漢劉儒傳郭林宗嘗謂儒口訥心辨有珪璋之質

未有此郎唐書高李基見房元齡曰僕觀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

願爲我言唐紀李吉甫同平章事謂中書舍人裴垍曰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爲我言之垍取筆疏二十人數月之閒選用殆盡當時析然稱吉甫爲得人

一日千里後漢王允傳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

乘爲門士漢紀鄢陵庾乘少給事縣庭爲門士郭泰見而奇之其後遂爲名士門士門卒

孤松獨立世說山公目嵇叔夜巖巖若孤松之獨立

霄漢喬松天中記郭林宗來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餘乘李膺亦在焉衆人皆詣大學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笨車上大槐阪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眇若喬松之在霄漢

景星鳳凰韓愈與李拾遺書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凰之始見也爭先覩之以爲快

慕賢知賢五

增 詩 晉左思詠史詩曰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恥受賞高節卓不羣臨組不肯緤對珪寧肯分連璽曜前庭比之猶浮雲

增 詔 漢高帝求賢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無絕也賢人已與吾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吾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增 書 晉司空張華與褚陶書曰二陸龍躍於江漢顧彥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匱 習鑿齒與桓秘書曰吾來達襄陽觸目悲感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 唐李白與韓荊州書曰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耶豈不以有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 宋歐陽脩答范龍圖辭辟命書曰執事忠義之節傳於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退誇於人以爲榮至於游談布衣

之賤往往竊托門下之名矜今以大謀小以順取逆濟以明哲之才有必成之勢則士之好功名者於此之時孰不願出所長少助萬一得託附以成其名哉

增 序宋程頤序明道行實曰先生資稟旣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胷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内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

增 論唐李華三賢論曰子兄事元德秀而友蕭劉此三賢者可謂之達矣或曰願聞三子之略遐叔曰元之志行當以道純天下劉之志行當以六經諧人心蕭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及於夫子之門則達者其流也

增 碑漢蔡邕郭有道碑曰先生器量宏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測矣若乃砥節礪行直道正辭於時纓緌之徒紳珮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

忠一

增 說文曰忠敬也 原 說苑曰逆命利君謂之忠 又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如此者忠臣也 增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書曰顯忠遂良 又曰爲下克忠 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禮記曰善則稱君過則歸己則民作忠 左傳趙孟曰臨患不忘國忠也

原 孝經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增 史記肥義曰難至而節見忠臣也 樂毅傳曰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魯仲連傳曰忠臣不先身而後君 漢谷永傳曰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 劉更生上封事曰忠臣雖在

畎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 晉書譙王承曰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死忠與義亦復何求 唐紀太宗曰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 宋紀司馬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 眞德秀曰自古忠臣欲其君之賢且明者必勸之以躬攬萬幾日臨羣臣如太陽之燭萬物輝光所發無所不被然後得以輸其忠誠而措天下於安

子牙子曰忠則無二心 鬻子曰君子能必忠而不能必入 桂巖子曰竭愚寫情不飾其過所以爲忠也

抱朴子曰竭身命以徇國經夷險而一節者忠臣也

文中子曰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輔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
馬融忠經曰忠也者一其心之謂也為國之本在忠忠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動神明、宋歐陽脩曰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　又曰士不忘身不為忠

忠二

【增】賈子說文曰舜以銀策書功臣忠臣之名　漢書東方朔傳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

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
唐書忠義列傳曰夷齊排周存商商不害亡而周以興兩人至餓死不肯屈辛之武王蒙慚德而夷齊為得仁仲尼變色言之不敢少損焉故忠義者真天下之大閑與

【原】韓詩外傳曰有大忠有次忠有下忠以道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怨之下忠也若周公於成王可謂大忠管仲於桓公可謂次忠子胥於夫差可謂下忠矣【增】史記蔡澤傳曰閎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豈不以忠聖乎　性理西山真氏曰忠臣之心常欲君身之強固君德之清明故動

以聲色游畋為桀石之戒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是也
左傳曰衛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石碏之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四年州吁弒桓公而立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臣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原】又曰

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居無猜貞也　又曰晉懷公命無從亡人狐突之子毛及偃從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

【增】國語曰晉文公誅觀狀（觀狀謂觀駢脅也）以伐鄭曰與我詹而師還鄭伯弗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與晉人晉人將烹之詹曰臣獲盡辭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

淫觀狀棄禮違親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智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智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不殺厚爲之禮而歸之 【增】說苑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令於國曰諫者死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死不諫非忠也乃諫 左傳曰楚子滅若敖氏其孫箴尹（箴尹官名）克黃使于齊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自拘司敗 又曰季文子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幣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

相三君矣而無積可不謂忠乎 又曰楚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曰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 【增】史記齊世家曰景公立崔杼爲右相慶封爲左相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獲惟忠於君利社稷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之崔杼曰忠臣也 【原】家語孔子曰晏子於君爲忠臣 晏子梁丘據問於晏子曰子之事君君不同心而子俱從焉仁人固多心乎對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 【增】左傳曰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子勉之子能

覆之我必興之及昭王在隨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如是七日秦師乃出 公羊傳伍子胥曰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仇臣不爲也 莊子曰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 左傳曰魏獻子爲政謂賈辛爲有力於王室舉之謂賈辛曰今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史記屈原

傳曰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 【原】史記曰項籍圍漢王於滎陽漢將紀信曰事已急請爲王誑楚王可間出紀信詐爲漢王乃乘黃屋車傅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與數十騎出項王燒殺紀信 【增】漢紀曰蘇武使匈奴徙北海上李陵說武曰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武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歡效死於前陵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矣 漢書朱雲傳曰成帝時丞相安昌侯張禹位特進甚尊重

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臣願賜上方斬馬劒斷佞臣頭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原 龔勝傳曰王莽遣使者迎勝以印綬就加勝身勝推不受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飲食 增 鮑昱傳曰昱拜司隷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上遣小黄門問昱有所怪否對曰臣問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隷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隷 原 蜀志曰初諸葛亮自表後主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至於臣在外任隨身衣食悉仰於官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餘帛外有贏財及卒如其所言 晉書周處傳曰齊萬年作亂處爲建威將軍以兵五千受夏侯駿節度處遂進軍大戰奮劒慷慨仰天歎曰古者良將受命鑿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我身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戰死 增 周顗傳曰王敦作逆周顗與戴淵俱被收路經大廟顗大言曰天地先帝之

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陵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毋令縱毒以傾王室語未終以戟傷其口不得復言血流至踵顔色不變觀者皆爲流涕 東坡志林曰晉郗超爲桓溫心腹以其父愔忠於王室不使知之將死出書一篋囑其門生曰若家君思我眠食大減即出此書不爾焚之後方回見書曰是兒死已晚矣不復念惜可謂忠哉 晉書張重華傳曰石季龍使麻秋陷大夏秋令宋宴以書誘宛戍都尉宋矩矩曰辭父事君當立功義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肯背主覆宗偷生於世於是先殺妻子而自刎 異苑曰潯陽周虓寧康中鎮巴西爲苻堅所獲守節不屈而卒殯已經旬堅怒猶未歇剖棺臨視虓屍斂迴眸奮髯張裂睛瞳明亮迴盼屬堅堅覩而稱嘉厚加贈賻 晉書王諒傳曰梁碩圍諒於龍編陶侃遣軍救之未至而諒敗碩逼諒奪其節諒固執不與遂斷諒左臂諒正色曰死且不畏斷臂何有 辛憑傳曰燉煌太守辛恐惟有一子憑至狄道省墓遇辛宴反叛爲晏所執憑勸張茂討晏茂曰憑在彼如何憑曰人臣奉主豈顧子乎 宋書徐廣傳曰廣當恭帝遜位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收淚答曰身與君不同君佐命興王逢千載嘉

運身世荷晉恩實眷戀故主　陳書岳陽王叔愼傳曰荆州刺史陳紀降隋滿城將士莫有固志叔愼乃置酒會文武僚吏酒酣呼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興侯正理在坐乃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軍門面縛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　北史王思政傳曰思政馳驅有事之際慷慨功名之會及乎策名霸府作鎭潁川設縈帶之險脩守禦之術以一城之衆抗傾國之師率疲駘之兵嘗奮勁之卒猶能亟摧大敵屢建奇功忠節貫乎本朝聲義動

於鄴聽運窮事蹙城陷身囚壯志高風亦足奮乎百世矣　高允傳曰魏主曰如高允者眞忠臣矣朕有是非恒正言面論至朕所不忍聞者皆侃侃論說無所避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　後周書令狐整傳曰太祖時整以國難未平常願畢宗効力太祖常從容謂整曰卿遠祖立忠而去今卿立忠而來可謂積善餘慶世濟其美者也整遠祖建威將軍邁不爲王莽屈其子稱避地河右故太祖稱之云　隋書盧楚傳曰楚與元文都等同心戮力以輔幼主及王世充作亂皇甫無逸斬關逃難呼楚同去楚曰僕與元公約社稷有

難誓以俱死今捨去不義　被害　唐蘇世長傳曰高祖獵涇陽大獲帝入旌門謂左右曰今日畋樂乎世長曰陛下廢萬幾事游獵不滿十旬未爲樂也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曰爲臣私計則狂爲陛下計忠矣　王行敏傳曰武德四年行敏督兵狗楚趙與劉黑闥戰破之既而爲賊所執縛之麾下終不屈賊斬之且死西向跪曰臣之心惟陛下知之　唐紀曰太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文德后問爲誰太宗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曰妾聞主聖臣忠今陛下聖明故魏徵得盡直言妾備後宮焉敢不賀於是太宗意乃釋

唐書魏徵傳曰徵嘗謂太宗曰臣願陛下俾臣爲良臣無俾爲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逄比干也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子孫傳承流祚無疆忠臣已嬰禍誅君陷昏惡喪國夷家祇取空名此其異也　房元齡傳曰元齡寢疾抗表諫征高麗上謂公卿曰彼病篤尚能憂我國家　薛仁貴傳曰高宗幸萬年宮山水驟至夜突元武門宿衛皆散走仁貴曰當天子緩急安可憚死遂登門大呼以警宮內帝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帝寢帝曰賴卿以免始知有忠臣也　鄭惟忠傳曰惟忠以制舉名見武后問舉者何所事爲忠

對皆不合旨惟忠曰外揚君之美內正君之惡后曰善擢用之後復以待制召武后曰非嘗於東都對忠臣者乎 安金藏傳曰金藏在太常工籍時有誣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剚腹中五臟並出武后聞大驚輿至禁中命醫內五臟以桑白皮爲線縫合傅之藥閱夕而蘇后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詔停獄睿宗乃安 郭子儀傳曰天寶末天子西走唐祚若贅斿而子儀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略平遣讒嫉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

道無纖介自嫌及被圍涇陽單騎見敵壓以至誠猜忍沮謀雖唐命方永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 唐書顏眞卿傳曰當祿山反哮噬無前魯公獨以烏合嬰其鋒功雖不成其志有足稱者晚節偃蹇爲奸臣所擠見殞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矣 顏杲卿傳曰杲卿爲常山太守史思明攻常山杲卿晝夜戰井水竭糧矢盡六日而城陷被執賊脅使降不肯取少子季明加刃頸上曰降我當活爾子杲卿不荅遂殺之杲卿至洛陽祿山怒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汝反耶

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啖之罵不絕口賊鉤斷其舌 張巡傳曰巡守睢陽士多餓死存者皆瘦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軍終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飢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強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 又曰南霽雲請救於賀蘭進明進明初無出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爲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將士不粒食已彌月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雖食弗下咽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

指一座大驚爲出涕卒不食去抽矢四射佛寺浮屠矢著甎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 韋處厚傳曰處厚事穆敬文三宗主皆弗類而一納以忠寧不謂以堯事君者耶 韓愈傳曰愈上表極諫佛骨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罪裴度崔羣曰愈言訐牾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諍 唐紀曰劉闢反圍梓州推官林蘊力諫闢怒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殺但數礪刃於其頸欲使屈服而赦之蘊叱曰豎子當斬即斬我項豈汝砥石耶闢曰忠烈士也 宋史田重進傳曰太宗居藩邸時愛重進忠勇嘗

遺以酒炙不受使者曰此晉王賜也何爲不受重進曰爲我謝晉王我知有天子耳卒辭不受　寇準傳曰準判吏部東銓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坐事決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　宋紀曰韓琦請罷新法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眞忠臣在外不忘王室　墨客揮犀曰包拯自御史直諫院危言正議近侍以爲難帝曰忠鯁之言固苦口而逆耳蓋有所益也設或無益亦無所害　國憲家猷曰宋張康節爲御史中丞論宰相不已上曰卿孤寒殊不自爲地對曰臣自布衣叨冒至此有陛下爲知己安得謂之孤寒陛下今日便自孤寒也上驚問對曰内自左右近習外至公卿大臣無一人忠於陛下者陛下不自謂孤寒而反謂臣爲孤寒臣之所不解也　宋紀曰宣仁太后謂范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惟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思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　又曰哲宗時安置元祐宰執范純仁等於嶺南純仁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諸子欲以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爲

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　宋史岳飛傳曰秦檜以飛終梗和議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諷卨劾飛又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檜志未伸又諭張俊令劾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　韓世忠傳曰世忠性戇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時岳飛寃獄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能攖檜怒　楊邦乂傳曰邦乂知溧陽縣金人濟江邦乂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宋朝鬼不爲他邦臣金帥完顔宗弼遣人說之許以舊官邦乂以首觸柱礎流血曰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翌日宗弼宴於堂上立邦乂於庭劉團練以幅紙書死活二字示之曰若欲死趣書死字邦乂大書死字金人相顧動色後又大罵宗弼殺之剖取其心紹興七年樞密院言邦乂忠節顯著上曰顔眞卿異代忠臣朕昨已官其子孫邦乂爲國死節不可不厚褒錄以爲忠義之勸因贈徽猷閣待制　趙鼎傳曰鼎爲中丞詹大方誣貶吉陽

軍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　金史畢資倫傳曰泗州破資倫爲宋軍所執說之降不屈宋人以資倫忠義欲活之鈐以鐵縆囚於鎭江土獄脅誘百端時一引出問云降否資倫或罵或不語如是十四年　完顏陳和尚傳曰元兵破鈞州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忠孝軍統領陳和尚也大昌原之勝者我也衞州之勝亦我也倒回谷之勝亦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元將欲降之斫足脛不爲屈割口吻至耳噀血而呼至死

不絕元將義之酹以馬湩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　元紀曰參政魏天祐逼謝枋得之北行也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初甚容禮久不能堪乃讓之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之後皆不失爲忠臣王莽篡漢二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爲忠臣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韓退之云蓋棺事始定參政豈足以知此天祐曰強辭枋得曰昔張儀語蘇秦舍人云當蘇君時儀何敢言今日乃參政之

時枋得復何言哉將行士友餞詩盈几張子惠詩云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值一文錢枋得會其意甚稱之四月朔至燕京越五日死於驛　文天祥集曰元主召天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爲相天祥曰願賜一死臨刑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面再拜殺於柴市俄有詔止之至則死矣元主臨朝歎曰文丞相眞男子本朝將相皆不能及可惜也　元史郭嘉傳曰遼陽陷嘉竭家所有犒義士以勵其勇敢且曰自我祖宗有勳王室今之盡忠我分內事也況守此土當死生以之賊至力戰而死　喬彝傳曰至正十八年賊陷

晉寧城彝整衣冠聚妻子家有大井彝坐井上令妻子婢輩循次投井中而死已隨赴之　元紀曰余闕守安慶孤城六年號令嚴而信與下同甘苦嘗以病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聞強衣冠而出又嘗臨陣矢石交下士以盾蔽闕必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故人爭用命稍暇即注周易率諸生詣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或挽闕入朝以國步危廢辭不往其忠國之心蓋素定也及友諒合諸寇來攻闕知不可爲引刀自頸墮清水塘中妻子女俱赴井死賊義之求屍塘中具衣冠葬於西門

外　伯顏子中傳曰子中仕元累遷吏部侍郎持節發廣東何真兵救閩至則明將軍廖永忠已降何真子中跳墮馬折一足至軍前永忠欲脅降之終不屈義而舍之乃變姓名冠黃冠游行江湖間太祖求之不得簿錄其妻子子中竟不出嘗齎鴆自隨有急則死之久之事寖解子中乃還故里洪武十二年詔令郡縣舉元遺民將官之不應者論重辟布政使沈立本密言子中於朝詔以幣聘使者至子中太息曰死晚矣爲歌七章哭其祖父師友飲鴆而死　蔡子英傳曰子英永寧人元至元中進士元亡從擴廓走定西明兵克定西擴廓軍敗

子英單騎走關中亡入南山太祖聞其名使人繪形求得之傳詣京師至江濱亡去變姓名賃舂關中久之復爲有司所跡械過洛陽見湯和長揖不拜抑之跪不肯和怒爇火焚其鬚不動其妻適在洛請與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太祖命脫械以禮禮之授以官子英不受退而上書帝益重之館之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其故曰無他思舊君耳帝知不可奪洪武九年十二月命有司送出塞令從故主於和林　花雲傳略曰雲爲樞密院判守太平陳友諒攻破其城縛雲欲降之雲怒奮身大呼縛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賊碎其首懸

於舟檣叢射之　方孝孺傳略曰成祖即位詔名孝孺三降詔而後來以衰絰見成祖怒曰何爲著此孝孺曰吾君亡安得不爲衰絰乎成祖曰汝不屈我乎孝孺曰死則死耳何肯爲汝屈哉成祖大怒命割其舌孝孺大罵不已且以指染血書燕賊二字成祖益怒誅及十族　練安傳略曰文皇即位縛安至出語不遜斷其舌文皇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耳安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血入於磚滌之不滅　鐵鉉傳略曰燕王正大位鉉被執入見背立庭中正言不屈割其耳鼻終不回顧成祖怒臠其肉納鉉口令啖曰甘乎厲聲曰忠臣之

肉有何不甘至死罵不已命盛油大鑊投屍煮之撥使北向展轉向外更令內侍以鐵棒夾之北向成祖笑曰爾今亦朝我耶語未畢油沸沾內侍手皆爛咸棄棒走骨仍外向乃葬之　胡閏傳略曰成祖入京首名方孝孺草詔繼名閏閏衰絰慟哭聲徹殿庭左右令易服曰服不可易成祖以族誅恐之閏不爲動命武士擊其齒齒盡抗聲不絕　景清傳略曰文皇入京諸大臣多死清獨降王喜曰吾故人也仍其官王既即位欽天監奏昨夜異星赤色犯帝座甚急帝疑之適清緋衣懷利刃入欲行刺搜得被縛清躍起罵曰吾所以不死者欲以

報仇也豈肯北面事亂賊耶命抉其齒且抉且罵血噴御衣帝益怒命割膚剔肉刷以鐵帚貫之以鈎繫長安門是夜帝夢淸遶殿追逐心惡之早日輦過屍側繩忽斷屍行三步作犯駕狀乃焚之而滅其族　陳迪傳略曰成祖入正大統名迪責問抗聲指斥不爲屈與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磔於市鳳山大呼父累我迪叱勿言嫚罵不絶口命劓鳳山等舌鼻與食迪曰忠臣孝子肉非亂臣賊子比也比死罵不輟聲　于謙傳略曰英宗北狩朝野洶懼謙獨任兵政內繕守備外嚴疆人心恃以無恐無何也先擁數十萬衆直逼都城戰却之謙

於王事上宿朝房未嘗歸私第自奉菲薄不異寒士天下莫不稱其忠　鍾同傳略曰景帝時懷獻太子死同上疏曰上皇之子即陛下之子宜蠲吉具儀請沂王復儲位後羣臣言者相繼下詔獄或予杖左右言事由同倡罪當死帝乃封巨梃就獄中杖之同竟死初同之上疏也策馬出馬伏地不起同叱之曰吾不畏死爾奚爲者馬猶盤辟再四乃去同死馬長號數聲亦死英宗復辟亟歎同忠臣忠臣　楊瑄傳略曰瑄子源爲五官監候正德初劉瑾等亂政源數因事納諫瑾大怒名而叱之曰若何官亦學爲忠臣源厲聲曰官大小異忠一也

瑾矯旨杖六十謫戍肅州行至河陽驛以創卒其妻斬蘆荻覆之葬驛後　世廟識餘錄曰海瑞爲户部主事上疏言時政激切世廟閱之時喜時怒批云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中國之人不言而海外之人言之忠哉忠哉　明紀編年曰兵部員外郎楊繼盛疏劾嚴嵩專政誤國十罪世宗怒命杖一百血肉坌起乃下刑部擬罪有臨刑詩天下傳誦妻張氏疏乞斬臣首以代夫命爲嵩所抑不得達遂遇害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九

人部二十九 忠忠義忠孝附

忠三

原 令德 高行 左傳忠為令德管子忠者臣下之高行

城郢 復陳 左傳子囊城郢事詳忠二家語孔子讀史至楚復陳歎曰非申叔時之忠不能建此義

增 元氣 要言 明文衡徐有貞曰國之有忠義猶天地之有元氣也北齊書趙郡王叡久典朝政清貞自守黎望曰勝國被誅以忌乃擇古忠臣義士號曰要言以致其言

製旗 擲杯 宋史岳飛入見高宗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又金兵至執徐徽言以見金將婁宿婁宿以其舊以言人焉責宿寨義向之執罕開其屍責妻宿曰奈何殺忠義人之威言以首迎刀飲之酒以杯擲婁宿遂殺

衛社稷 竭股肱 漢紀忠臣社稷之衛蜀志諸葛亮傳先主召亮屬以後事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

原 孔達成衛 安于定趙 左傳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遂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又左傳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遂縊而死

申蒯斷臂 弘演納肝 新序齊崔杼弒莊公申蒯漁於海將入死之門者曰入乃斷其左臂而入與崔氏戰死呂氏春秋狄人攻衛殺懿公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號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

溫序衡鬚 與章瞋目 後漢書溫序為護羌校尉為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序受降序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檛殺數人宇眾爭欲殺之宇止之序受劍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殺無令鬚污土遂伏劍而死典章瞋目大罵太祖戰於宛張繡反襲典韋力戰門中韋以一當十賊前後至韋雙挾兩賊擊殺之餘賊不敢前韋復前突賊殺數人瘡重發瞋目大罵而死

龔勝推印 胡剛懸冠 漢書龔勝傳王莽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勝稱病篤推印綬不受遂不食積十四日死後漢書胡廣傳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王莽居攝解其衣冠懸府門而去

增 步從 授馬 易位 取泉 魏志曹洪傳洪從太祖討董卓為卓將徐榮所敗太祖失馬賊追甚急洪下馬以授太祖太祖辭讓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到汴水水深不得渡洪循水得船與太祖俱濟左傳晉韓厥從齊侯逢丑父與君易位使公下如華泉取飲故公得下車而免

進諫三日 後凋一人 商紀比干見微子去箕子佯狂乃歎曰主過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進諫不去者三日宋書元凶在江夏書高弘直曰京都縉紳無不附逆唯有周生確乎不拔松柏後凋一人而已周生弼弘真兄弘正也

延贊赤心 伯顏白旄 宋呼延贊傳贊常言願死于敵遍文其體為赤心殺賊字至于妻孥僕使皆然元王伯顏傳伯顏知不屈被害其子兵出入白旄

三君 豈愛一子 不事二君 元任志傳志與全兵戰有功全擒其長子以招之志曰我為人臣朝節豈愛一子竟射殪之

北邊不食 西顧寬憂 元蔡子英舉進士累遷官元軍敗執送京師不屈以官不受逃而上書請事君之道一食其祿終身不二宋張叔夜傳叔夜既北還道中不食既次白溝馭者曰過界河叔夜矍然起仰天大呼不復語陝荊襄諸軍事上疏入曰臣伏見內外西顧寬之陛下憂臣請以身當之

束蒲為身 奪笏中額 宋紀高宗時賊將已去上哭之盡哀結蒲為身斂以衣冠葬之日與杜甫等並祀之又忠臣段秀實議事朱泚中奪源休笏擊泚中額泚以手捍之血流被面

更衣酌酒 投筆抽刀 宋書紀令使人試觀其意以言語相挑使客劉暉報曰其人即生以事吾不忍為也更衣酌酒自書不為叛臣而死絕筆後漢書紀奏事臣不公請以為寬饒不道投筆抽刀自殺又朝廷大議以為寬饒指意欲求禪大逆不道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

北闕 置眼東門 漢書寬饒傳引佩刀自剄北闕下吳越春秋子胥將死曰置吾眼於東門以觀越寇之入吳也吳王使人賜子胥屬鏤之劍以自殺

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

再拜書壁　三呼過河 元閻本傳明兵薄京師本乃朝服與妻程氏北向再拜大書屋壁曰元中奉大夫集賢侍講學士閻本夫妻死處 宋史宗澤憂憤成疾吟杜甫詩曰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

下書著姓　御札賜莊 漢書鮑昱事詳忠二 劉氏鴻書韓世忠嘗請買新淦縣官田高宗聞之御札賜世忠因篆其莊曰精忠

惟有此子　是乃吾兄 北齊書段韶傳高祖謂世宗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備親戚之中惟有此子 唐紀李希烈反遣顏真卿宣慰之與朱滔等四使同宴四使曰都統將稱大號太師遂至是天以宰相授都統也真卿叱曰汝知有罵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是乃吾兄也

撝家入山　擲器于地 漢卓茂傳陳留人蔡勳不事王莽對印綬仰天歎曰昔曾子易簀不受季孫之賜吾第名萬室其可事二姓哉遂攜家屬逃入深山 唐紀安祿山宴羣臣于凝碧池盛奏衆樂樂工雷海青不勝悲憤擲樂器于地西向慟哭

羝乳得歸　馬湩以祝 漢蘇武傳匈奴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 金史完顏陳和尚事詳忠二

因以是姓　無諱我名 唐員半千傳半千本彭城劉氏以忠烈比伍員因是姓員 宋韓世忠傳世忠常戒家人曰我名世忠汝曹毋諱忠字諱而不言是忘忠也

比干有知　子胥忘號 唐書周憬謀殺武三思事泄憬入比干廟自剄曰比干古忠臣其知我乎 漢武五子傳壺關三老茂上書曰子胥盡忠而忘其號顏師古曰忘號者吳王殺之被以惡名失其善稱號也

穿膝暴　風靜馬行 史記楚世家昔吳入郢棼冒勃蘇曰吾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于是贏糧潛行上崢山踰深谿蹠穿膝暴而薄秦朝以求救秦王出卒萬人大敗吳于濁水、北史周羅睺卒于軍事柩還京無故實馬自止策之不動有從風飄變馬長史郭雅稽首祝曰公恨小寇未平邪尋即除殄無為戀恨即時風靜馬行見者無不悲歎

履正奉公　寧家安國 漢書任延為武威太守帝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 晉孔坦

傳帝委政王導坦每發憤以國事為己憂及疾篤庾冰省之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聞寧家安國之計乃作兒女子相對邪

握節隕難　攜具盡歎之 晉何無忌傳無忌為鎮南將軍盧循別帥徐道覆順流而下無忌舟師奔敗乃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遂握節督戰而死詔曰握節隕難誠貫古今 元鄭玉傳明兵入徽州玉被訊因親友攜具餉從容盡歎明日具衣冠北向再拜乃縊而死

晝吟夜泣　血碧心丹 戰國策吳入郢棼冒勃蘇走乞師于秦鶴立而不轉晝吟夜泣秦師乃出復楚國 遂昌雜錄宋鄭尉文丞相贊曰血化碧分心丹

臣力既竭　王道以清 唐紀尹子奇圍睢陽久城中食盡將士病不能戰張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不能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 漢紀范濟曰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清

不為言 漢紀劉向以王氏權大勇乃集上古以來災祥之記推述行事著其占驗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又陰興為期門僕射從征伐與張宗鮮于褒不相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財終不為言是以世稱其忠

登樓望闕　斬馬斷弓 宋陳寅傳寅知西和州元兵圍城城陷寅朝服登樓望闕焚香號泣再拜伏劍而死 北史乙速孤佛保傳梁將關欽陷漢中佛保轉為鄭督統兵力戰將敗仰天大呼曰此馬救所乘此弓矣天恩罵吾豈可令賊得乎遂斬馬首弓自刎而死

埋土半身　投牀不食 唐書劉感戍涇州為薛仁果所執令說城中降至城下大呼曰賊亡在朝暮秦王數十萬衆且至勉之仁果怒埋感半身于土中馳射之 又劉延傳侏此反絕閣車駕如涼州自投于牀料齊呼天不食卒

汗流墨馬　表達木鶩 儀載鍬明猶難時齊秦脫走所乘白馬極驗盧人識之以聖李里既而行遠馬汗流墨脫竟為人所踪財被執不屈而死 北史堯君素傳大業末君素拒義師于河東時圍甚急行李斷絕君素乃為木鶩貫表于縣鳥論事勢沿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于東都越王侗見之而歎息

百舉必脫　三相無私 漢枚乘傳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註謂脫者

免于戮也左傳季文子事詳忠二 深室納鐘 中流擊楫 左傳晉伐衞執成公
歸置諸深室甯武子職納橐饘焉 晉紀祖逖為豫州刺史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
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 不顧宗親 惟書甲子 東觀漢記王郎遣將攻信
都大姓馬寵開城納之收李忠母妻子令招忠時寵弟從忠為校尉忠即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人手中殺
其弟何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上聞而謂之曰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忠曰蒙公厚恩忠
思效命誠不敢內顧宗親 南史陶潛自以先世為晉輔恥復屈身後代所著文章義熙以前則明書晉氏年
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 死國黃衫 沖天白氣 隋麥鐵杖從遼東之役鐵
杖為先鋒謂其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我受國厚恩今是死日 元紀董搏霄拜河南右丞值毛貴兵至拔
劍督戰賊突前捽搏霄刺殺之無血惟見白氣沖天 聲響必應 農織皆知 回中
了別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應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發介必時應也 漢龐參傳段恭上疏曰伏見道路行
人叩

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龐參竭忠盡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 輸誠魏室 盡力皇
家 北齊楊愔傳愔謂鞏出學曰僕家世忠臣輸誠魏室家亡國破一至于此得自結一婿事肯而去君之患
也又清河王岳傳岳故高歸彥忠憂傳而死後歸彥反世祖乃知曰清河王忠烈盡力皇家而歸彥毀之冤
我骨肉 焰中端笏 車旁掛斤 宋史尹穀擢知衡州需大于家罪城受兵李芾
晴深參昇款知城危知服學闕拜巳整大自焚其家赦之火城不可前仙手列竹中闕見正冠端笏危坐闔門
肯死皆易雄傳于教付之桐中城陷雄被執不屈教嘽而擇之家皆賀樁次門昨夜夢來車掛肉夫肉必有
筋筋者斤也車旁有斤吾其戮乎尋破殺 執刀按膝 鑿池扁亭 續文獻通考迭
里迷失初為漳州路達魯花赤明兵下福州興化泉州皆納款迭里迷失仰天歎曰有死而已及閩招諭使者
至乃具公服北面再拜引斧斫其印文又大書手版曰大元臣子御端坐故所佩刀刺喉中心死既死而手猶
執刀按膝儼然如生 又江萬里以故相家居聞元兵破襄樊乃鑿池築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

及城欲破遂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中積屍如疊翼日萬里屍獨浮出從者發葬之 較之
張許 過于段顏 宋蘇緘傳邕州城陷緘舉家自焚曰忠勇名其子元曰昔張巡許遠
以睢陽蕞爾江淮戰之斬父不能過也 宋人物志金人陷晉寧徐徽言大罵而死事聞高宗撫几歎曰
忠貫日月過于顏真卿段秀實遠矣不有以寵之何以勸忠 吾不能全 公何相
迫 晉賈渾傳劉元海遣喬晞攻介休渾抗節不降曰吾為晉守不能全之苟求生以事賊何面目
以視息世間哉 晉書契丹以兵圍張敬達楊光遠冀勸敬達降敬達曰諸公何相迫邪何不殺我契丹耶律
德光聞敬達死哀其忠而葬之 杜門自絕 應弦而倒 漢卓茂傳王莽篡位遣使
齎請孔休為國師遂嘔託病杜門自絕 北史堯君素傳河東甚急君素有無降心其妻至城下謂曰隋
室已亡何苦取禍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 歸第整衣 得書
投廁 宋紀王全斌入蜀高彥儔力戰不勝奔歸府第整衣冠望西北再拜縱火自焚 五代唐姚洪傳洪
八叩

戍閬州董璋反以書招洪洪得書投廁中州破執洪洪罵曰吾寧為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然鑊于前
令壯士十人刲肉而食之 多謝相公 但知天子 唐紀韓弘不顧淮西平遺李
光顏一美人光顏謂之曰為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賊同戴日月 宋史田重進事詳忠二
有馬何為 舉牀以鬭 晉紀永興元年從衛侍中嵇紹詣行在秦準謂紹曰今往
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為 五代史周兵攻唐楚州張彥卿固守
不下周主自督諸將攻之城陷彥卿與都監鄭昭業猶眾拒戰矢刃皆盡彥卿舉繩牀以鬭而死所部千餘人
至死無一降者 氣作山河 心如金石 宋趙鼎傳鼎為秦檜所陷貶吉陽軍及卒
自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 漢王常傳光武謂羣臣曰王常翊帝室心如金石真忠
臣也 不惜百口 豈顧二兒 山堂肆考魏以崔楷為殷州刺史後葛榮過城或勸
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楷尋悔之曰人謂吾心不固虧忠而全愛也遂追還將士爭奮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

爾問愛一身罪烟目王也充選驍勇策洛陽居究通二子在洛唐主迴曰今欲使姉東往如卿二兒何通曰臣分當能二死兒陛下盡節今得備先騎死從何足須平

拔劍割雁 明孫夷與時公決虞州盡制爲既所以燬不斗漬宋史曰以此與復太和拔息割士聚大以鬷不能聚云書**齧指書帛**劉土昭書見死高宋君可武志事孤刺報昭昌指書帛巳爲宋史生處宋見死宋君思宋報巳

諫設像以朝 史稱武王心伐紂閎夭齊太公曰以伐叩馬而諫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不義朝不知臣之人降不可以兵士努大士唐東京之人皆如書謂王仁令延誘引許羅兵有大將軍六天

面戴天 義白子荷士張書于也迎常前扶以年責兵將以而去努士士之不朝義知郭之敵不唐

我齊令不人父書國字以克趙家之部邀以王擾正毅王非何之敦非何面吾口曰父東義朝載志吾女克知之天也國能臣京之家以曰先士皆如書謂王心事身宗府心仙降令仁伐封閎夷吾西覺事身宗府心丘書延誘丘死國不將勸引許羅且吾兩國不容立城避笑義東從入不度貪地苟不生矣生可志三角以支晉國全北辱以

含笑入地何

爲善則一矢節成雙

泰始二年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于瞻臨難死義天下之善一也其為宋史趙昂爲通判州子瞻事君元兵至成都不能守城昂死節不屈妻可忠臣曰吾不忍獨去乃決計事主死義一大事州出走上妻曰君元不爲兵義

海州成降州事忠臣曰吾婦乎不可當發其心力于州出上妻曰君君元不爲兵義

從容以就暗鳴而來 唐不得南抗既一以之玉曰義哉也以死全節與國致其死以破天下卒閤而來聞者莫不泣吾終不

人妻可忠事城不獨不能謂其婦曰吾終不陽歸縣元

風人信明何兵敗城陷不可成降能語也

與張信明守將不知所與

吾終不 至身玉既口曰以獻志君君元不爲兵義

數與風人妻可忠 日張信明開敢臣 無延緒兵至城 節不獨易 戰計當至節不 權事從守義可不 鐵雎容將成降能 有陽就欲雙大為其 宿破死致 嗚閤以之 而業全玉 來臺節曰 者募義哉 乃萬 南死唐不 齊一書得 雲半南抗 是者霽既 雲殺部一 至身玉既 睢以獻志 陽歸縣元

留自許何在 國志曹操以關羽爲偏將軍拜羽爲漢壽亭侯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奔先主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 吾思報以其義兵之甚唐張巡守睢陽不屈終使有胡騎騎城以迫賊周之其書令巡雍丘以令羽軍人

言曰報以共義兵之 思紙報以共 令帳胡騎城 其書令巡拒賊 巡與胡騎 以刊圍賊 將軍人

隸勿負朝廷 宋史趙昂發不謀奴罪在他鄉雖終身不負朝廷 忠罪在 皆他鄉 數路 身 情不之周忠賊 清敢事宋趙昂 執謀昭王與 詰趙王樂令 徹之樂令我 辭奴令何 罵隸曰謀 使死之伐 往于事 處孫大殺 陽乎王 城也曰 下宋若臣 論史質 降王得皆

不謀奴

留臣無益 忠全人植所執使來招降河東步將士山忠義人也朝廷大呼曰我河東步將士忠義朝人也勿負朝廷也英發一爲

惟公所使 宋史紀許綱言留臣無益感大帝求發宋興今罷綱臣無忠義太宗去之不許公朝能有報唐許殺去之不許無以能報唐

書新大帝之張子東見之謂李多詐宗易之曰王兒將軍欲大力子宗帝去之不能誠許有能報

報大帝之張子東見之謂李多詐 思聖不顧在今日命肉立盟誓義形于色公所社稷將軍誠有能

使終不顧妻子性命內立盟誓義形于色

其膽如

斗有錢盈升 宋史紀如斗膽曰宋史世黯不得更戰其吾不知之汝汝有當再興本上報其膽成

將成敗興與元奇其忠死後再見將錢戰說其得曰宋史出以所有之當乃尚書曾以二事義國成

將皆聽命吾不忍爲 之宋計紀召臣來將知之將告曰汝吾命有大德之大忠義樂

心官蘇軾以大功言之官蘇軾有勸以文公皆就久出方下之諸知者謂曰虛實無等來往有吉公

書史不自許留通趣立曰觀以公交皆大罪軾與皆功說與之將相知曰蘇軾久出其所往任晏書見勸樂

宜焚之不勿許留通不或然曰且公友在忘與交知追其處所吾來下之將見又善之

忠義分之勿留通不或然且公友載其處罪相知與追所賞吾將不能至交之事

若蒙公恩謂畢吾事

前所顧也忠義分之勿許留通 罪曰相知追久出其處所往劉吾不忍至之禮曰漢以高之又義

吾得公思子遂死天下不事足曰定義也 子至乃者無人仁也曰王曰吾事取事果定其義而未也其曰宋史為書

孔子曰謂成仁容曰殺身成仁玉曰宋曰吾帝紀取事果不其義而恐其以其王而後畢

皆笑爲狂 首宋曰帝紀取事果不其義而恐其以王而後畢 曾臣大宜鐵臣以名日 不敢求生將若從容

不知有異 吾斯言者生義 孔子曰謂成仁容曰殺身成仁其名節人若宋曰吾帝紀取事果不其名義

自不異知狐曹自不與知狐曹曾朝見若宋又曰帝紀君不其宣從謂晉宋謂曾見明大臣會數曾宣不義立節爲忠

巳不異知 所知人忠義若見宋又帝紀 曰如澤二之人實者不得奏容數宗賞人主謂後從謂大臣明為忠賞定誓黃宋謂曾以觀其義知臣 由善臣事何

遂從入關

所知人忠義若見 以爲人天之臣昌子足張 定於黃舊義

曰所已自 如仰不異 澤二知狐 之人異曾 忠無也朝 義見 若宋 得奏 數宗 皆宗 人笑 天以 下爲 不足 足張 定恕 矢為

相北聞子 聚面徐 如于史 其燕記 況于馬 在燕使 位曰北 立食天 食者下 大人帝 夫以西 乃以為 為寡人 之以 曰妻 王子 易尊 布圖 衣邪 也遂 義不

相聚如苕校亦爲請臣不得默

宋史紀宋紀一以賊自食其食 以爲忠烈 晉紀 宋紀一以賊報國 言與皆使 晉曰 曰 以上 敵為 不得 君臣 得忠 爲之 不得 忠

笑晉殺宋相北 子紀之紀聚面 故奏勞宋如于 臣僕一以其燕 等射校洪未況 不祿曰哈請在 得專以先子位 默等眞金立食 然吉忠通爲祿 廣于臣問囊者 乎秦也使于乃 公末爲兇 獨與皓使 晉曰號仕 有君請不 孝臣得屈 婦之流拙 之義遂況 志不冷竭 願簿山如 損于 將

其威權非苟安鄙乃所以安社稷也

哭授李石　歎呼別成　唐書田布度軍且亂爲書謝帝曰臣無功不敢忘死願速救元翼無使忠臣義士塗炭于河朔哭授其從事李石訖乃引刀刺心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　漢書傳燮爲漢陽太守被破圍燮子幹年十三從在官舍知燮性剛有高義恐不能屈節令棄郡而歸言未終燮慨然而歎呼幹小字曰別成汝知吾必死邪

常披破葛衣　皆呼老鍋匠　明五忠傳河西傭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夏六月燕王入京即帝位傭披葛衣走是冬至金城行乞市中金城邊地極寒傭常衣葛衣明年過河西依莊浪魯家爲傭雖甚寒必服敝葛衣衣益破壞縷縷竟不肯脫又補鍋匠不知何許人靖難後往來夔巴間補鍋皆呼爲老鍋匠夔州市中有人馬翁者遇之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牽入山中坐語竟日語已又相持哭且別去言今永訣不可復相見矣竟莫知其終

置酒會僚吏　焚香讀道書　陳書岳陽王叔愼事詳忠二　一統志宋徐道明常州人爲天慶觀道士元兵圍城道明謁郡守姚訾曰君侯計將安出訾曰死守而已道明亟還告其徒曰姚公誓與城俱亡吾屬亦不失爲義士元兵屠城道明危坐焚香讀老子書不爲動遂死焉

孝寬則可爲　尉佗不足法　明史余闕傳闕守安慶自誓以死報國立旌忠祠以勵將佐時集部下大會謂曰男兒生則爲韋孝寬死則爲張巡許遠不可爲不義屈　唐書李襲志曰吾世隋臣今江都雖淪宗社尚有諸君留抗與賊力力剛恥豈特亂國不義哉吾寧蹈忠死不逆節以生對佗不足法也

開壁焚元詔　登舟讀楚詞　宋紀阿朮遣使持元詔招李庭芝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于陴上　明五忠傳雪菴和尚明靖難時落髮爲僧好讀楚詞時時買楚辭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讀一葉輒投一葉于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終卷乃已

不與時俛仰　若有人帶持　宋紀許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以忠純不與時俯仰帝思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景衡耳　北史周羅睺行三州諸軍事進兵中流矢中其年七月子仲隱夢羅睺曰我明日當戰其壘坐所有弓箭刀鋤無故自動若有人帶持之狀綽州城破延當其日也

毀家

紓楚難　破產報韓仇　左傳楚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申公鬭班殺子元鬭穀於菟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史記秦韓張良患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

勿浣侍中血　爲題太史裾　晉嵇紹傳紹從惠帝戰于蕩陰王師敗績百官左右皆奔散惟紹獨以身捍衛兵及御輦飛箭雨集紹遂死之血濺御衣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浣也　遵聞錄明羅復仁國初爲編修後乞休致太祖賜以布衣題其裾曰羅復仁宰忠直可嘉賜此布衣敎歸田里

均之一死　勝爾實多　各盡所能　當仁不讓　唐書田悅拒命符令奇密語悅子璘委質朝廷璘遂降詔封璘義陽王悅引令奇切責之令奇罵曰爾忘義背主死在旦夕吾敎子以忠殺身無所悔均死也吾勝爾多矣　漢書曹褒徵拜博士肅宗欲制定禮樂下詔有知其說者各盡所能褒省詔歎息謂諸生曰人臣依義顯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當仁不讓吾何辭哉

豈忍害公　何辭死國　說郛宋苗傅劉正彥叛張魏公浚在秀州謀舉勤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刀立燭後公徐問曰汝非苗劉遣來殺我乎曰然口若是取首去曰予頗知書寧肯爲賊用況公忠義豈忍加害恐有繼至者故來相告耳　宋史宗汝爲奉國書副京東軍判杜時亮使金遇完顏宗翰軍與時亮相失汝爲獨入其營將上國書宗翰刼而縛之汝爲曰死固不辭然銜命出疆願達書而死

麥鐵杖不知炷艾炙額　馬伏波自願馬革裹屍　隋麥鐵杖傳遼東之役鐵杖請爲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額瓜蒂歕鼻治黃不差而臥死兒女手中乎　後漢書馬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于邊野以馬革裹屍耳

我爲刺史何來酒監之呼　生一布衣用達史臣之聽　金史和速嘉安禮爲泰安州刺史元兵至城破被執或妄以酒監對安禮曰我刺史也何以爲使之跪不屈遂以戈擾其口而殺之　唐書甄濟傳安祿山使蔡希德封刀召濟不爲動元遺書于史館修撰韓愈曰甄生一布衣耳延頸受刃守死不回不顧而廢忠不以生不謀而從亂在古與今蓋百不一以

服賜衣而遇害 觀獻盞以白誣 明孫炎傳炎被執賊拔刀叱解衣炎曰此紫綺衣君所賜者我當服之以死遂遇害元伯顏傳阿合馬誣伯顏平宋時取玉桃盞帝案之無驗後有獻此盞者帝愕然曰幾陷吾忠良

生同食祿可云吾亦降乎 死有遺言是乃民之望也 宋米立傳元兵略江西立被執不降黃萬石諭之曰吾亦降矣曰侍郎國之大臣立一小校何足道但世食君祿國亡何以生爲哉 左傳楚子囊事詳忠二

涇原二家 河北大旗 名宦志唐劉昌爲涇原節度使嘗移將士骸骨分建二大冢將曰旌義士曰懷忠率諸將臨祭莫不感泣 一統志宋王友直爲天雄軍節度使常張一大旗書宋忠義河北王九郎以自表

俞良能情深勵俗書達九重 劉源清功在平濠門標四字 宋紀俞良能嘗進忠義傳二十卷孝宗深歎賞即命頒行一統志明劉源清爲進賢令宸濠反清堅壁閉門書盡忠報國四字號集義兵效死勿去濠平擢御史

入秦不返空憐正則之形容 在蜀恒思益重九齡之風度 史記屈原傳原事正則懷王入秦不返屈原睠念楚國係心懷王遊于江潭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類苑張九齡言祿山狼子野心且有逆相宜即事誅之後帝在蜀思其忠爲泣下又帝每擇相輒曰風度得如九齡否

集英殿當年得士對策先知 平章事今日用卿垂簾早識 宋文天祥傳天祥對策集英殿理宗親拔爲第一考官王應麟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士賀 宋紀章得象爲平章事帝曰向者太后垂簾羣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清忠無所阿附今日用卿職由此也

忠四

增 髮動 唐顏杲卿傳研杲卿被殺徇首于衢莫敢收有張湊者得其髮後奏歸髮于其妻妻疑之髮若動云

縱飲舞劒 唐紀李元通爲定州總管劉黑闥破定州愛其才欲以爲將不聽囚之故吏有餉飲者元通縱飲因舞劒曲終仰天歎息潰腹而死

願爲漢鬼 漢紀王莽執政召廣俊爲司徒俊仰天歎曰願爲漢鬼不能事兩姓飲藥而卒

吾膝如鐵 一統志元李齊爲高郵知府張士誠陷其城誘之使跪齊曰吾膝如鐵豈爲賊屈乎齊嘗舉進士第一論曰書謂不負所學云

奉御稱奇 金完顏絳山傳蔡城破爲元兵所執曰吾奉御絳山也吾君終于此吾俟火滅收斂其骨瘞吾君之後雖寸斬不恨矣元帥奇曰此奇男子也許之

忠告三卷 元紀張養浩嘗著書三卷一曰廟堂忠告二曰風憲忠告三曰牧民忠告皆言居官之道

南家好漢 宋史黎州通判何充城破不屈敵曰此南家好漢也

僵立瞠目 宋史徐應鑣傳宋亡與其子女上梯積樓縱火自焚爲僕救免翌日得其尸井中皆僵立瞠目面如生

文不可草 宋許彪孫傳劉整降元召彪孫草降文彪孫曰腕可斷文不可草遂仰藥死

市人右袒 周紀齊閔王出走王孫賈呼于市曰淖齒亂齊國弒閔王有能與我誅淖齒者右袒市人從之者四百人乃與攻淖齒殺之于是齊亡臣相與求閔王子法章立以爲王

衣冠獨坐 一統志元末京城不守公卿爭出降王遜志獨家居衣冠而坐其友王望

來告曰新朝寬大盡出諸官自言狀遜志斥之曰君既不忠又誘人爲不義乎異日投井死

忠五

增 詩 魏曹植怨歌行曰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又音疑患周公佐成王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待罪居東國涕泣常流連皇靈大變動震雷風且寒拔樹偃秋稼天威不可干素服開金縢感悟求其端公旦事既顯成王乃哀歎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

晉傅咸集左傳句爲詩曰事君之禮敢不盡情敬奉德義樹之風聲昭德塞回不隕其名死而利國以爲己榮茲心不爽忠

而能力不爲利啗古之遺直威烈百端勿使能植　唐
李白詠蘇武詩曰蘇武在匈奴十年持漢節白雁上林
飛空傳一書札牧羊邊地苦落日歸心絕渴飲月窟水
飢餐天上雪東還沙塞遠北愴河梁別泣把李陵衣相
看淚成血　張巡守睢陽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
危受圍如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
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
人報天地心計欲何施　又夜聞笛詩曰岧嶢試一臨
虜騎附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邊月近戰
苦陣雲深旦夕高樓上遥聞吹笛吟　宋文天祥正氣

歌曰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瀆上則爲日
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滄溟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
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
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
睢陽齒爲顏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爲出
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
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
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嗟予遘陽九隷
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
不可得陰房闐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驥同一皂雞棲鳳

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
易哀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
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
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元
趙孟頫弔岳飛詩曰岳王墳上草離離秋日蒼涼石獸
危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歎旌旗英雄已死嗟何
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
悲　虞集挽文天祥詩曰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奈
北風吹子房本爲韓仇出諸葛安知漢祚移雲暗鼎湖
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何須更上新亭飲大不如前

灑淚時　明方孝孺絕命辭曰天降喪亂兮莫知其由
姦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死殉
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李東陽花將
軍歌曰花將軍身長八尺勇絕倫從龍渡江江水渾提
劍躍馬走平陸敵兵不能逼主將不敢嗔殺人如麻滿
川谷徧體無一刀鎗痕太平城中三千人楚賊十萬勢
欲吞將軍怒呼縛盡絕罵賊如狗狗不猜檣頭萬箭集
如蝟將軍願死不願生作他人臣郜夫人赴水死有妻
不辱將軍門將軍侍婢身姓孫收屍葬母抱兒走爲賊
俘虜隨風塵寄兒漁家屬漁姥死生已分歸蒼昊賊平

身歸窮兒去夜宿陶穴如生墳亂兵爭舟不得渡隋水不死如有神浮槎爲舟蓮爲食空中老父能知津孫來抱兒達行在哭聲上徹天能闘帝呼花雲兒風骨如花雲手摩膝置泣復歎兒汝不死猶雲存兒年十五官萬戶九原再拜君王恩忠臣節婦古稀有嬰杵尚是男兒身英靈在世竟不朽下可爲河岳上可爲星辰君不見金華文章石室史嗟我欲賦豈有筆力回千鈞　楊繼盛臨刑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炤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

增 敎 明太祖敕禮官曰自古忠臣義士舍生取義身沒而名存有以垂訓于天下後世若元右丞余闕守安慶屹然當南北之衝援絶力窮舉家皆死節義凜然又如江州總管李黼身死孤城力抗強敵臨難死義與闕同轍自昔忠臣義士必見褒于後代蓋以勵風教也宜令有司建祠肖像歲時祀之

增 諭 明太祖諭羣臣曰忠臣愛君讜言爲國蓋愛君者有過必諫諫而不切者非忠也爲國者遇事必言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比來朕每發言百官但唯諾而已豈無是非得失而無有直言者雖有不善無由以聞自今宜盡忠讜以匡朕不逮若但唯唯非人臣事君之義也

增 表 漢諸葛亮出師表曰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內忠智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

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于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于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忠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

驅馳後值傾覆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閒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課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增疏明楊繼盛劾嚴嵩疏畧曰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今官僅將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沈可圖報于他日而乃履危蹈險攻難去之臣覬難成之功取必至之禍哉願陛下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陛下況臣狂直成性忠義鬱結每懷壞天下之事者惟鸞與嵩鸞已極死獨嵩尚在嵩之奸惡又倍于鸞將來為禍更甚舍此不言更無可以報陛下者

原牋梁王筠荅湘東王示忠臣傳牋曰竊以孝實天經忠爲令德百行攸先一心靡忒昔淮南鴻烈事無的準沛王通論義止儒術東平獲譽良爲片言臨淄見稱文辭小道孰若理冠君親義兼臣子謹當宣示遐邇光揚德音

增書金史劉炳中進士第上書條便宜十事一曰褒忠義以勵臣節忠義之士奮身效命力盡城破而不少屈事定後有司畧不加省棄職者顧以恩貸死事者反不見錄天下何所慕憚而不爲自安之計邪使爲臣者皆知殺身之無益臨難可以苟免甚非國家之利也 明史傳畧曰元蔡子英上明太祖書曰陛下乘時應運提三尺劒削平羣雄薄海內外莫不賓貢臣鼎魚漏網假息南山曩者見獲傳送京師垂及渡江復得脫亡七年之久重煩有司追跡既忤陛下又忤大臣揆之常情萬死莫贖而陛下以萬乘之尊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療其疾易冠裳賜酒饌授以官爵陛下之量包乎天地矣臣感恩無極非不欲自竭犬馬上報深仁但名義所存不敢輙渝初志自惟身本韋布遭值亂離操戈行伍智識淺陋過蒙主將知薦仕至七命躐馬食肉十有五年愧無尺寸功以報國士之遇及國家破亡又復失節

何面目見天下士所以寧死不敢有他志蓋聞臣之事君猶女之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一食其祿終身無貳是故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爲家不貞之士中君羞以爲臣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方今金城湯池兵極其精將極其猛府庫充實米粟紅腐國家之盛古未有也陛下猶以爲未足于是興學校明人倫褒死節奬忠義蓋以治天下之本莫大乎禮義廉恥也以今天下之廣人物之衆不以臣一人而加少不以臣一人而加多授臣以官何益于國舍臣不用何損于事陛下創業垂統正當挈持大經大法以昭示子

孫臣民不宜以無禮義廉恥之俘囚而厠諸維新之朝賢士大夫之列也臣自被獲以來日夜思維竊往昔之不死至于今日惟一死可以塞責乃陛下待臣以禮加臣以恩臣固不敢賣死以立名亦不敢偷生以苟祿若察臣之愚全臣之志禁固海南畢其餘命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陛下威加海内不患不伸于匹夫之賤然臣聞仁者不中道而改節義者不毁志以徇時故王蠋閉戶以自縊李芾闔門以自屠彼非惡榮利而樂死亡顧義之所在雖湯鑊有不得避也眇焉之軀一慨古人死有餘恨惟陛下裁察

增〔序〕晉書忠義列傳序曰古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信哉斯言也是知殞節苟合其宜義夫豈吝其沒捐軀若得其所烈士不愛其存故能守鐵石之深衷勵松筠之雅操見貞心于歲寒標勁節于嚴風赴鼎鑊其如歸履危亡而不顧書名竹帛畫像丹青前史以爲美談後來仰其徽烈者也晉自元康之後雖背恩亡義之徒不可勝載而蹈節輕生之士無乏于時至若嵇紹之衛難乘輿卞壼之亡軀鋒鏑桓雄之義高田叔周崎之節邁解揚羅丁致命于舊君辛吉恥臣于戎虜張禕引鴆以全節王諒斷臂以勵志莫不忠烈秋霜精貫白日足

以激清風于萬古厲薄俗于當年者與敍其行事以爲忠義傳用旌晉氏之有人焉

原〔梁〕元帝忠臣傳記托篇曰太眞挺英投袂勤王伯猷蹈節身殞名揚嶷嶷景倩主亡與亡嗟乎尚矣惟國之良　又忠臣傳陳爭篇曰子政鏗鏗誠存社稷朱雲折檻遂其矜直　隋庾信哀策謚文帝贊曰千乘峻轍六轡危行路廻松坂山斜柳城龍淵地狹華蓋風驚賢臣攬轡可謂忠貞

增〔雜文〕唐太宗祭比干文曰道喪時昏奸邪並用暴君虐主正直難居雖識鑒存亡詎能違凶暴之累智周萬

物不能離顛沛之間然則大厦將傾非一木之能正天道去矣豈一賢之能全奮不顧身有死無二蹈死節者罕有其人所以悽愴風煙靡尋餘跡暄涼丘隴空有其名雖古今殊途年代冥漠式遵故實爰贈太師謚忠烈公清酌少牢以陳薄禮遊魂彷彿照此嘉誠

忠義一（附）

增說苑曰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聵使晉而返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以難乎邢蒯聵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于車上君子聞之曰邢蒯聵可謂死節死義矣　稗編曰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内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　宋紀曰張世傑有甥韓在元張弘範三使韓至宋師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因歷數古忠臣以荅之　又

曰元人入西和州知州陳寅竭志固守力不能支遂陷寅謂妻杜氏宜避兵鋒杜氏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即飲藥自殺寅亦伏劍而死賓客同死者二十八人　又曰元李恒攻文天祥天祥師盡潰妻歐陽氏男佛生環生及二女皆見執趙時賞坐肩輿後元人問爲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擒之天祥由是得挺身與其長子道生及杜滸鄒渢乘騎逸去時賞至詈罵不屈有繫累者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耳執之何爲得脫者甚衆臨刑劉沐顏自辨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將佐蕭敬夫等被執者皆死

忠義二（附）

原從鼓子　增奔袁軍 國語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苑支來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寡子勿從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臣何賴于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爾止事君吾定而祿爵對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于晉之鼓也　三國志關羽傳曹公擒羽禮之甚厚而察其心神無久留意張遼以情問之羽曰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要當立效以報曹公及羽殺顏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於袁軍

原執刀叱攸　舉旛救宣 晉書王育字仲春太守杜宣命爲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攸怒曰卿往爲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鷂乎育執刀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小縣令敢輕辱吾君汝謂吾刀鈍邪前將殺之宣懼跣下抱育乃止由此知名　後漢書鮑宣字子都坐距閉使者大不敬下獄博士弟子王咸舉幡太學下

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遮丞相
孔光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遂抵宜罪減死一等
況卒厚贈　備死不賀
後漢朱暉傳暉爲郡吏太守阮
況嘗欲市暉婢暉不從及況卒
厚贈送其家人或譏焉暉曰前阮府君有所求于我所
以不敢聞命誠恐以財貨汙君今而相送明吾非有愛也
三國志袁渙傳太祖時有傳劉備死
者羣臣皆賀渙以嘗爲備所舉吏獨不賀
縛下馬號
哭　擂鼓喧呼
三國志王修傳修爲袁譚別駕歸太祖
譚修聞之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
詰太祖乞收葬譚屍太祖欲觀修意默然不應修復曰
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太祖嘉
其義聽之宋紀欽宗罷李綱以謝金人太學生陳東
等及郡民數萬人上書言李綱不顧一身任天下之重
所謂社稷之臣也罷綱正墮金人之計乞還用綱而斥
李邦彥等撾壞登聞鼓喧呼動地帝恐生變乃復召綱
衆皆
奮躍
傾血以飲　踰牆而藏
後漢劉平傳建武初龐
萌反于彭寵攻敗郡守
孫萌平時爲郡吏冒白刃伏萌身上被十創困頓不知
所爲號泣請曰願以身代府君賊曰此義士也勿殺遂
解去萌傷甚氣絕有頃蘇渴求飲平傾其創血以飲之
後數日萌竟死平乃裹創扶送萌喪至其本縣　又劉
茂傳建武二年爲郡門下掾時赤眉攻郡縣殺長吏及
府掾史茂負太守孫福踰牆藏空穴中得免其暮俱奔
盂縣晝則逃隱夜求糧食
積百餘日賊去乃得歸府
更無美談　終無異詞
戴就傳就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
浮臧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收就于錢塘縣獄
幽囚考掠五毒參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謂安曰太
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銜命固宜申斷冤毒奈
何誣害忠良強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安深奇
其壯節即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解釋郡事　又陸續
傳續爲郡門下掾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
楚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太守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
續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
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續宏勳掠考五
毒肌肉消爛
終無異詞
以報智伯　不負桓侯
史記豫讓爲智
伯報仇謂襄子
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以衆人報
之至于智伯以國士遇我我故以國士報之晉書蘇

峻寇蘭石桓彝遣將軍俞縱禦之縱敗左右勸退軍縱
曰吾受桓侯厚恩本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
之不可負國
也力戰而死
牽招設祭　高悝匿孤
三國志牽招傳袁
紹辟招爲督軍
從事紹卒又事子尚後遼東送袁尚首懸在馬市招睹
之悲感設祭頭下太祖義之　晉華軼傳初廣陵高悝
寓居江州軼辟爲西曹而軼敗悝藏匿軼二子
及妻崎嶇經年既而遇赦悝攜之出首帝嘉而宥之
請活使君　得全太守
北史葛榮圍信都魏冀州刺史
元孚帥勵將士晝夜拒守城陷
與兄祐俱執兄弟爭相爲死都督潘紹等數百人皆叩
頭請死以活使君榮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也　後漢
彭修傳修仕郡爲功曹後州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
百人作亂修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
飛矢雨集修障扞太守而
爲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
露板請葬　將車送喪
晉
荀
闓傳大司馬齊王冏辟爲掾冏敗暴尸已三日莫敢
收葬闓與冏故吏李述嵇含等露板請葬朝議聽之論
者稱焉　後漢廉范傳永平中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
爲功曹會融爲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于是東至洛
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
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
似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厄瞀亂邪語遂絕融繫
出因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致南
陽葬畢
乃去
衣不解帶　乳爲生湩
北史開府王延者世
忠厚領秦干後親信
兵十餘年後甚禮之及俊扶延在閣下之本不解帶後書
旬欽不入口者數日羸瘠骨立帝在閣下之賜以御藥授
驃騎將軍元興宦高俊葬日延就而絕
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元家相繼疫死惟孤兒續始生數
旬若奴僕私計議欲殺續分其財產善乃攜續逃去
夫親情養乳爲生便推燥居濕備嘗艱勤善乃晉績姑
抱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
請白然後行之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
爲功曹會山羌之亂鄭楚攜子出走賊射中三即楚忠傳
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卑忠廟以身代君之子諸君哀
亦遭五矢　便被七創
亦遣五矢賊相謂曰義士也含之忠于是自楚以歸之
楚國先賢傳余爲郡功曹是時吳蜀不實山民皆激
余與太守東方進力得出賊便射家余身以身當箭
七創因謂賊曰我以身代君出已被重創若死君全頭被

冤無根因仰天號泣涕血俱下如卯賊見其義烈釋家弗害

分獸廚米　共給衣食

三國臧洪傳魏太祖圍張超于雍丘洪從紹請兵欲求救超紹不聽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歲粮盡無救呼吏士謂曰袁氏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于大義不得不死諸君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將吏士民皆垂涕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為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者主簿啓內廚米三斗請中分稍以為糜粥洪歎曰獨食此何為使作薄粥眾分歠之　漢歸彤傳太守隴西梁湛召彤為決曹史湛卒彤送喪還隴西會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亂他郡彤獨不去為起墳冢乃潛穿井旁以為窟室晝則隱竄夜則負土其妻子意彤已死還見大驚關西咸稱傳之共給車馬衣資彤不受而歸

視書長歎　持賊大呼

晉書劉裕攻司馬休之裕以書招休之司馬韓延之延之復書曰夫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遊于地下耳裕得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　唐裴度傳王師討蔡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乃伏盜京師刺用事大臣已害宰相武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鞾刜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冒氈得不死時導騶伏獨騶王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墜溝賊意已死因亡去

給送車馬　驅護蠅蟲

漢周嘉傳嘉仕郡為主簿王莽末群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為流矢所中賊圍繞數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慷敵以身捍之因呵賊曰卿曹皆人隸也為賊難乘豈有還害其君者邪嘉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群賊于是兩相視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　又杜喬傳喬死獄中與李固俱暴尸于城北舊故掾陳留楊匡聞之號泣星行到洛陽乃著故赤幘託為夏門亭吏守護尸喪驅護蠅蟲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太后義之而不罪

麾之不去　喪而復存

五代史和凝傳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凝為從事瓌與唐莊宗戰于胡柳瓌戰敗脫身走獨凝隨之瓌反顧見凝麾之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耳豈可去邪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由是得免　元趙一德傳至元十二年國兵南伐一德被俘至燕為鄭留守家奴後其主鄭阿思蘭以寬被誅詔簿錄其家屬奴各之夫一德謝書

曰主家有禍吾忍同路人耶即留不去與張錦童詣中書訴枉狀得昭雪還其所籍太夫人勞一德曰當吏籍吾家特親戚不相顧汝獨冒險以白吾枉今吾家業延絕而復有者皆汝力也因分美田廬遺之一德謝曰一僕雖鄰人非有利于是也重哀吾主無罪而受禍故留以報本何以田廬為遂不受而去

聞命歡笑　詣喪慟哭

南史沈攸之傳攸之以邊榮為留府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人或說榮降榮曰受沈公厚恩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也城敗見執見敬兒曰邊公何為同人作賊不早來榮曰求荊州要是宋世忠臣不可滑賊身本不新生何須見問命斬之榮歡笑而去容無異色　北史陽固傳清河王懌領太尉辟固從事中郎屬懌被害不秦釋之路害元文觀攻朝野震悚懌諸子及門生僚吏莫不慮禍遂隱不出固以常被辭命遂獨詣喪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僕射壽嗟聞而歎曰雖欒布王修何以尚此君子哉若人

皆署燕名　不知雋賂

漢周嘉傳嘉高祖父燕宣帝時為郡決曹掾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囚家守闕稱冤詔遣還考燕見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署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從乃收燕繫獄屬被掠楚辭無屈撓當下蠶室乃歎曰豈可以刀鋸之餘下見先君遂不食而死　又朱雋傳太守尹端以雋為主簿熹平二年端坐討賊失利罪應棄市雋乃羸服間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得輸作左校端喜于降免而不知其由雋亦終無所言

持鋤去草　引車入陌

後漢李善傳善本同縣李元蒼頭顯宗時辟公府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李元家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修祭祀　又鮑永傳永初為郡功曹王莽以永父宣不附己欲滅其子孫太守苟諫擁護之召以為吏更始時封中陽侯後建武十一年徵為司隸校尉行過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聞之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

烹固何害　志不可移

左傳白公作亂國人攻之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　注微之歷也長者白公也　晉

車濟傳張重華以車濟爲金城令時爲石虎將麻秋所陷濟不爲秋屈秋必欲降之乃臨之以兵濟辭色不撓曰吾雖才非龐德而受任同之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劍而死秋壯其忠節以禮葬之後重華迎致其喪親臨慟哭

原 欒布哭彭越 江統送愍懷 史記欒布傳布爲梁大夫使齊漢梟彭越頭于洛陽詔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越頭下祀而哭之 晉江統傳愍懷太子廢賈后誣有司不許宮臣追送江統冒禁至伊水拜辭

增 結轡而殉治長 升堂以召諸生 說苑邢蒯聵事詳忠二 備遺錄明王省爲濟陽教諭靖難師至公乃升明倫堂召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以名明倫令日且論君臣之義一節何如遂大哭諸生亦哭乃以頭觸堂柱而死

島中五百豈從漢帝之招 坐上三千僅得馮公之市 史記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 戰國策齊馮諼爲孟嘗君收債于薛及歸孟嘗君曰債收畢乎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諼曰君言視吾家所少有者臣竊計君家所寡有者惟義耳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爲君市義者也後孟嘗君就國于薛民扶老攜幼迎道中終日孟嘗君曰先生所以爲文市義者乃今見之

忠義二 附

原 詔復七賢 白帖袁秘爲郡門下議生從太守趙謙擊黃巾軍敗與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捍刃皆死謙得免詔復其門旌曰七賢

增 理無兩直 晉張軌傳鄉漢吳詠嘗爲馬賢所辟又爲太尉龐參掾參賢相誣罪應死各引詠爲證詠計理無兩直自刎而死參賢慚悔和釋涼州刺史張軌祭其墓而旌其子孫

哭于東市 晉向雄傳雄初仕郡爲主簿事太守王經及經之死也雄哭之盡哀市人咸爲之悲後吳奮爲太守以小譴繫雄于獄司隸鍾會于獄中辟雄爲都官從事會死無人殯斂雄迎喪而葬之文帝召雄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于東市吾不問也今鍾會躬爲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王誅既加于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于

時乎

由是顯名 後漢索盧放傳放初爲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就斬放願以身代遂前就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

安可負君 晉紀陸機及弟雲皆見殺又收機司馬孫拯下獄獄吏掠拯數百兩踝骨見終言機冤吏知拯義烈謂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可不愛身乎拯仰天歎曰陸君兄弟世之奇士吾蒙知愛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誣之乎孟玖等令獄吏詐爲拯辭亦夷三族拯門人費慈宰意二人詣獄明拯冤拯譬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是吾分卿何爲爾邪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固言拯冤玖又殺之

桓康裝擔 南齊書桓康傳宋大明中桓康隨太祖爲軍客從世祖在贛縣泰始初世祖起義爲郡所繫衆皆散康裝擔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負至山中與門客蕭欣楊球之等四十餘人相結破郡獄出世祖郡追兵急康等死戰破之

復歸江南 結文數逋考晉祖逖有奴曰王安遣歸不勅逆衆紿徵蘇收反敗而壽趙勒以敗誠劉賭當顯明順逆乃徐約尸其族安悵曰豈可使祖士稚無後乃竊逖庶子道重匿之及石氏亡復歸江南

必同其難 漢晉春秋公孫瓚爲袁紹所敗關靖曰吾聞君子陷人于危以同其難豈可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

孤得無預 輟耕錄劉信甫爲富商曹氏僕曹穎死以孤託之孤之叔利孤財妄訴于府郡守劉察其詐直之叔之子不勝忿見橫毒父死而復訴于府適達魯花赤爲馬大者受賂之初與守不和竟欲置孤法并得以中守管甫曰殺人者某也孤實不知守亦無跡既被逮掠無完膚終無兩辭乃學以金帛賂達魯花赤孤得無預而信甫減死說而叩頭陳告達魯花赤以罪罷去守償官凡獄訟道里費蓋鉅萬計孤長筭償信甫曰主有難如救脫之分內事耳寧望求報哉力辭不受

叱令北向 先賢行狀袁紹領冀州牧委審配腹心之任以爲治中別駕并總幕府後魏太祖兵入鄴生縛配謂曰曩日孤之行圍何弩之多也配曰恨其少耳公曰卿忠于袁氏父子亦自不得不爾也臨行刑叱持兵者令北向曰吾君在北

城無虛井 宋紀元兵克潭州李芾與帳下沈忠合室盡死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

枕中出二楷 明田汝成阿寄傳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

一牛李寡婦得一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乃費我藜莧阿寄歎曰噫主謂我力不若牛馬耶遂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銀一十二兩畀寄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寡婦則阜然財雄一邑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牛馬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貽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絕

忠孝一

增書曰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　詩曰王事靡盬不能藝稻粱父母何嘗　又曰駕彼四牡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禮記曰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孝經曰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又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　史記趙世家曰家聽于親而國聽于君古今之公行也　孔子世家曰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　漢書劉向傳曰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　東平思王宇傳曰蓋聞親親之恩莫重于孝尊尊之義莫大于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制節謹度以翼天子然後富貴不離其身而社稷可保　范升傳曰子以人不間于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　晉書段灼傳曰臣聞忠臣之于其君猶孝子之于其親進則有欣然之

慶非貪官也退則有戚戚之憂非懷祿也其意在于光君榮親情所不能已已者也　陳書徐陵傳曰擇官而仕非曰孝家擇事而趨非云忠國　北史曰士有不因學藝而重不待爵祿而貴者何亦云忠孝而已竭力以奉其親人子之行也致身以事其君人臣之節也　宋孫固傳曰人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　莊子曰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　漢馬融忠經曰夫惟孝者必貴于忠忠不及之而失其守匪惟危身辱及親也故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竭其忠斯福祿至矣　涑水司馬氏曰某事親無以踰于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　讀書筆紀曰大道之世無忠臣無孝子其無忠臣非無忠臣也夫人而莫非忠臣也其無孝子非無孝子也夫人而莫非孝子也

忠孝二

增史記曰仲尼孝子舜禹忠臣　穀梁傳曰子盾也見忠臣之至于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　孝經緯曰孔子云欲觀吾褒貶諸君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　史記曰石奢爲楚昭王相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于王曰殺人者

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自刎而死　戰國策陳軫謂秦王曰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　說苑曰楚申鳴者孝聞于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爲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于國立義于庭汝樂吾無憂也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爲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于君而祿歸于親今既去父事君得不死其難遂往而以兵圍之白公與石乞謀曰申鳴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兵申鳴必來遂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曰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已不得爲父之孝子也乃君之忠臣也援枹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何面目立于天下遂自殺　漢書延篤傳曰篤諮前越嶲

太守李文德曰吾自束脩以來爲人臣不陷于不忠爲人子不陷于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從此而沒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赧　世說曰吳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者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　晉書溫嶠傳曰忠臣本乎孝子奉上資乎愛親自家刑國于斯極矣太真性履純深譽流邦族始則承顏候色老萊弗之加也既而辭親蹈義申胥何以加焉　卞壼傳曰壼與蘇峻力疾而戰死之二子眕盱見父沒相隨赴戰同時見害眕母裴撫二子屍哭曰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何恨乎　謝琰傳曰孫恩寇山陰琰出戰殺賊甚多繼而敗績千秋亭與二子肇峻俱被害詔謂琰父子隕于君親忠孝萃于一門焉　南史劉敬宣傳曰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爲母灌像因悲泣不自勝桓序謂其父牢之曰卿此兒非惟家之孝子必爲國之忠臣　袁粲傳曰粲謀誅蕭道成爲戴僧靜所殺子最大叫抱父乞先死粲謂最曰我不失爲忠臣汝不失爲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爲之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　梁書謝藺傳曰藺五歲每父母

未飯乳媼欲令簡先飯簡曰既不覺飢彊食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藺生之匹因名曰藺　魏書彭城王勰傳曰高祖詔勰曰汝在私能孝處公必忠　邢巒傳曰世宗勞遣巒于東堂曰蕭衍寇邊旬朔滋甚誠知將軍旋京未久膝下難違然東南之計非將軍莫可將軍其勉建殊勛以稱朕懷自古忠臣亦非無孝也　名臣錄曰范仲淹曰狄公仁傑爲子極于孝爲臣極于忠公嘗赴幷州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爲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屺君子于役弗忘其親此公之

謂與吁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由生乎　唐李源傳曰源東京留守憕之子也憕死安祿山之難源時八歲被俘爲奴故吏贖歸其宗源以父死非命不仕不娶長慶中年八十矣御史中丞李德裕薦之穆宗下詔曰褒忠所以勸臣節旌孝所以激人倫其以源守諫議大夫遣使者持詔書袍笏就賜　唐紀曰王義方欲奏彈李義府先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視奸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于親爲不孝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　說郛東谷贅言曰孝子忠臣代固有之惟子能合父心惟臣能

合君心者爲難能也蓋有之矣不多見也是故執友窮乏濟以麥舟范忠宣公之心即父之心也河東未平不望使相曹武惠王之心即君之心也　宋史楊政傳曰政父忠戰沒政甫七歲哀號如成人其母奇之曰孝于親者必忠于君此兒其大吾門乎　一統志曰元趙弘毅嘗爲國史編修官明兵入城弘毅歎曰我今但有一死報國耳乃與妻解氏皆自縊其子恭爲中書管勾亦與妻訣曰吾父母俱死尚敢愛死乎遂公服北向再拜縊死　元伯顏不花的斤傳曰伯顏不花的斤之援信州也常南望泣曰我爲天子司憲視彼城之危急忍坐

視乎吾知上報天子下拯生民餘皆無可恤所念者太夫人耳入拜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爲忠臣吾即死復何恨伯顏不花的斤因命子也先不花奉其母間道入福州以江東廉訪司印送行御史臺遂力守孤城而死　明鄭克敬傳畧曰克敬官御史常奉使還賜之宴不食光祿以聞太祖問之對曰今日臣父忌日不敢食肉太祖曰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況君命乎對曰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　一統志曰朱益永樂末進士廉靜寡欲宦遊不挈妻孥卒時惟一僕侍命之曰未能報吾君親歸以忠孝二字語吾子孫

明陳祚傳畧曰祚仕宣德朝坐直諫忤旨舉家繫獄父竟瘐死後出獄疏請歸葬持服不許明日再請詞益痛切薛瑄言祚事親以忠感君以孝作文送之　一統志曰劉珝正統中進士憲廟簡入內閣呼爲東劉先生而不名居家孝父母沒各廬墓三年所居號曰仁孝里嘉靖初事聞欽撰祝文曰忠禪于國孝表于鄉爲一代名臣云　明馮恩傳畧曰恩論張孚敬及汪鋐方獻夫之奸逮繫詔獄幾死子行可年十四請以身代于長安街刺血書疏自縛闕下通政陳經爲引奏帝動容曰忠孝乃出一家耶

忠孝三

增 國楨 家寶 晉書高密孝以承親忠以奉上實國之楨　山堂肆考宋時杜孟游太學困貧蔡京用事慨然而歸嘗訓子孫曰忠孝吾家之寶經史吾家之田號爲資田杜氏

投箸 捽胡 宋書建平宣簡王宏傳劉建上書云王之事太妃也朝夕不違養甘苦不見色帳下進珍饌太妃未食王投箸輟飯臣聞求忠臣者于孝子之門安有孝如王而不忠者乎　漢書莽何羅反金日磾捽胡投何羅殿下得擒縛之窮治皆伏辜由是著忠孝節注胡頸也捽胡捽其頸而投殿下也

原 石奢自刎 畀諶出亡 史記石奢事詳忠孝二　白畢諶爲兗州別駕張邈劫其母弟妻子太祖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當去諶頓首無二心既遂出亡呂布破張邈生得諶衆懼太祖曰孝于親豈不忠于君乎不罪之用爲魯相

增 兩節並弘 二理同極 南齊書元諱門王蕭鸞驥王陽回單欲令忠孝並弘臣子兩節　南史褚彥回謂齊高帝曰[illegible]世隆事陛下在危盡忠居憂杖而後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極

亡家憂國 立身成名 漢書公孫述使刺客刺來歙歙書表投筆抽刃而絕帝省書流涕乃賜策曰中郎將來歙攻戰連年平定隴羌憂國亡家忠孝顯著　彙書王睦拜禮部尚書兼魏王師王問睦何以爲忠孝睦曰陛下王之君事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事思盡孝可以立身可以成名

不遠不撓 可移可事 晉書王允知死不撓未仁不達期在忠孝　北史柳遐傳遐立身之道進退有節觀其眷戀墳壟其孝可移于朝廷盡禮舊主其忠可事于新君

非爲富 貴 即是神仙 宋史宗室不惡傳不惡性篤孝年七歲遭父喪哀思慕涕泣長而力學母曹氏止之答曰君父仇未報非敢忘富貴也　明沈練重修岳王祠文忠臣孝子即是神仙

爲赴魏軍 豈知王臘 三國志諸葛亮子瞻督諸軍至涪亭戰死于陣瞻子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爲馳赴魏軍而死　漢陳寵傳寵曾祖父咸見王莽篡何武鮑宣等即乞骸骨去職三子皆在位後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吾祖宗豈知有王氏臘乎

考叔稱純 李嵩何罪 左傳潁考叔聞鄭莊公誓不見母有獻于公公賜之羹食而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請以遺之公感其言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　晉紀秦主姚興太后卒羣臣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尚書郎李嵩上疏曰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遺訓既葬之後素服臨朝尹緯駁曰嵩違常慈禮請付有司論罪興曰忠臣孝子有何罪乎

先臣所教 愚夫不爲 宋紀范純仁遺表云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責以事君者也　北史裴讓之弟諏之奔關右兄弟五人皆拘繫齊神武問云讓之何在答曰昔吳蜀二國諸葛兄弟各得盡心況讓之老母在此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爲

敢諱家客 不爲園郎 唐書馬周傳周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爲何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怪[illegible]何何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　廣書元帝嶷故事逆臣皆隨陵爲園郎金日暉勞倫子報以世名忠孝太后詔留待成帝

死則塞禍 貴不爲榮 漢紀督鄧吳道受詔

撫范滂縣令郭揖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

虓受教再拜而辭晉紀秦攻梓潼太守周虓固守城遣步騎送母趣江陵朱彤邀而獲之虓遂降堅欲以虓為尚書郎虓曰蒙晉厚恩但老母見獲失節于此母之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為榮遂不仕

天為降印　金以名軍

博物志太尉常山張顥為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近地民爭取之即為一員石顥令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表上之藏于官庫後議郎樊衡夷上言堯舜時舊有此官今天降印宜可復置

援枹以鼓　叱馭而行

何以見祖　皆知顯親

衡山兵敗被執元攻下崔何以見我祖親公于地

傾家貲以犒軍士破敵全城以是封成義郡夫人其子皆知為人母者皆知其義使天下之為人子者知其親之為孝

惟此三子　幸有二弟

初章宗陳元方曰昔高集起兵推放此孝子明君孝忠推孝明尹吉甫伯奇董仲舒子孝臣三子忠孝

恒思歸國　何可假人

陳書

受戒孔子　令見先人

孔子戒元主曰孔子亦有戒又元邪對劉曰潭州為臣時寓居曰尹臣當忠為子當孝

禮畢與其家人自焚

不得承命　豈復全交

南史宋竟陵王誕反以劉瑀為之參軍瑀辭之曰忠孝不得並全瑀有老父在不得承命

揮涕　謁帝攻容

生曰家有老母不將欲一何之企內生有揮忠涕與曰

求郡養母　取心祭父

而至一方所歸

同日

宜有甄錄　以為鏡戒

卜以善俗　詩為

諫書　端禮常賜書　敬

宗不識字　陽城語諸生　景讓舉一爵

讀書不識忠孝字

城遷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三年不歸侍者斥之　南部新書大中間丞郎宴席蔣伸在坐忽起一杯言曰坐上有孝于家忠于國者飲此爵衆皆肅然無敢舉者獨李公景讓起引此爵蔣曰宜哉

為君為父付一笑于此

生事宋事元敢二心以逃死 一統志宋李成大知金壇與元兵至率民曾戒大降乃晉與訓用存譏衡全贈事也榜掠不屈先殺其一子笑曰晉子為父死臣為君死逢礙害　宋史疊山既平文天祥被執張弘範謂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以事宋者事元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心乎

忠孝四

【原】辭母 白帖魏王經為尚書高貴鄉公欲討司馬文王王沈王業皆預謀議沈業走告文王經獨不行被收泣辭母母顏色不變曰為子則孝為臣則忠人誰不死死得所何恨之有

辭主 三國志蜀徐庶

從先主曹公獲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今失老母方寸亂矣遂詣曹公

不兩全 晉周處傳處為中丞朝臣惡其強直乃使隸夏侯駿西征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辭處曰忠孝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安得而子乎今日我死所也

【增】天子題碑 唐書韓思復傳思復卒諡曰文天子親題其碑曰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

安君定親 三國志魏文帝終制曰忠臣孝子宜思仲尼釋之之言鑒華元明帝之戒所以安君定親斯則聖賢之忠孝矣

乃心本朝 晉書武帝時吉挹守魏興苻堅遣將來攻力不能抗不食而死挹冲上吉曰故魏申聖揮鐵興太守吉挹程朔西事恨貴顯身守節悟出篤忠孝乃心本訓

戒子努力 宋史杜衍為宋賢相辛聯年八十諡正獻戒其子努力忠孝

鄉里易名 一統志宋曹婿少以純孝謝累遷左屯田郎中矣黃之夕芝生墓上詔以所居發忠孝鄉孝芝里

忠孝五

【原】表 梁元帝上忠臣傳表曰資父事君實曰嚴敬求忠出孝義兼臣子是以冬溫夏凊盡事親之節進思將美懷出奉之義羲軒吹物殷周受命三能十亂九棘五臣靡不夙夜在公忠為令德若縉雲得姓之子姬昌魯衛之臣是知理合君親孝忠一體性與率由因心致極匪連華齊漢憑聯日月三握再吐夙奉紫庭之慈春詩秋禮早棠丹扆之訓宣帝褒德麟閣畫充國之形顯宗念功雲臺圖仲華之像

【增】書 宋謝枋得與程鉅夫書畧曰枋得宋室孤臣所以不死者九十三歲老母在堂耳今天已奪其恃枋得無意人間事矣執事薦士時豈知枋得有母之喪傳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為人臣不盡孝于家而能忠于國者未之有也語曰人苦不自知枋得自知不才久矣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李左車猶言之況稍知詩書識禮義者乎且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大節執事不可稱非其人以負求才之意傳曰為人子止于孝為人臣止于忠某不能為忠臣猶願為孝子　明宋濂答郡守聘五經師書畧曰古之通經者非思騰箴口舌以釁譽時俗實欲學為忠孝而孝者又百行之冠冕茍于孝道有闕則雖分析經義如蠶絲牛毛徒召辱耳

陽城爲學官時謂諸生曰凡學者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不省親者乎其有不省親者即斥去之此古人龜鑑也濂嚴父年垂八十旦暮弄雛親側以盡愛日之誠猶懼不足乃使去之以臨諸生諸生將何以取法乎諸生尚不欲久去膝下況爲師者乃可爾乎世豈無陽城將何面目以見之也孰事何爲欲強之乎

增 序馬融忠經序曰忠經者蓋出于孝經也仲尼言孝者所以事君之義則知孝者俟忠而成之所以荅君親之恩明臣子之分忠不可廢于國孝不可絶于家孝既有經忠則猶缺故述仲尼之說作忠經焉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一

人部三十 孝 禄養

孝一

原 爾雅曰善父母爲孝 增 釋名曰孝好也愛好父母如所悅好也　書曰奉先思孝　又曰恪愼克孝 原 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育我長我畜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增 又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原 禮記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又曰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增 又曰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父歿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母歿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耳　又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然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　又曰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　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

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又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又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毛詩序曰凱風美孝子也　又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又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孝經鉤命曰關多孝則風雨時　又曰孝子如醴泉　孝經左契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則鳳凰巢　漢書賈誼傳曰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　延篤傳曰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　北史孝行論曰塞天地橫四海者惟孝而已矣

然則孝始愛敬之方終極哀思之道厥亦多緒其心一焉若上智秉自然之質中庸有企及之義及其成功其美一也　莊子曰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　孔叢子曰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　小學紺珠曰孝則生福　又曰治身莫先於孝

孝二

增 拾遺記曰蕤州之西二萬里有孝養之國昔黃帝伐蚩尤除諸凶害獨表此處為孝養之鄉萬國莫不欽仰舜受堯禪其國執玉帛來朝特加賓禮　淮南子曰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勝如恐失之可謂能子矣　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尚書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詩曰張仲孝友　原 列女傳曰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自娛著五色斒斕衣常取漿上堂跌仆因臥地為小兒啼或弄雛鳥於親側　說苑曰閔子騫早喪母為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綿父令閔子御車體寒失靷父責之閔子不自理父察知之歸謂婦曰我所以娶汝乃為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留子騫前曰母在一

子寒母去三子單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溫　增 韓詩外傳曰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驅前有賢者至則皐魚也披褐擁鐮哭於道傍孔子避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者何哭之悲也皐魚曰吾失之三矣吾少好學周流天下而吾親死一失也高尚其志不事庸君而晚無成二失也少失交遊寡於親友三失也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哭而死孔子曰弟子識之足以誡矣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　補 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襟常以一夕五

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 增家語曰子路問於孔子
曰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
里之外親殁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
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
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
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也　禮記曰樂正子春下
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
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父母全而
生之子全而歸之故君子頃(音跬)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余
忘孝之道是以有憂色也 原說苑曰韓伯瑜有過其
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未嘗泣今何泣對曰他日得笞
未嘗不痛今母之力不能痛是以憂也　漢書刑法志
曰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少女緹縈涕泣隨父到
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
乞没爲官婢以贖父罪文帝詔免意罪并除肉刑 [illegible]
萬石君傳曰萬石君歸老於家長子建爲郎中令建老
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
侍者取親中帬廁牏(音投)身自澣洒(師古曰中帬若今言中衣廁牏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爲常 [illegible]金
日磾傳曰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母

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宫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
常拜之涕泣　東觀漢記曰光武時長沙義士古初父
喪未葬鄰人火起及初舍棺不可移初冒火伏棺上俄
而火滅 增孔奮傳曰奮事母孝謹雖爲儉約奉養極
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　江革傳曰革遭亂負母
逃難數遇賊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賊是
以不忍犯之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
比革以母老不欲摇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鄉里
稱之曰江巨孝 原東觀漢記曰黄香舉孝廉爲郡五
官貧無奴僕香躬執勤苦盡心供養冬無被袴而親極
滋味暑即扇枕寒即以身温席　汝南先賢傳曰薛苞
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父娶後妻而憎苞分之令出
苞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
而洒埽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
母慙而還之　續漢書曰申屠蟠九歲喪父哀毁過禮
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　郭林宗
别傳曰茅容耕於野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獨容危
坐愈恭林宗見而奇之與言因請寓宿旣而日夕容殺
雞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旣而以供其母自以菜蔬共客
同飯林宗起拜曰卿賢乎哉　東觀漢記曰趙咨性至

孝躬率子孫耕農爲養盜常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爲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餘物一無所惜諸盜皆慙歎跪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出 增蘇氏家語曰漢蔡邕性篤孝母滯病三年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十旬 搜神記曰董永東漢末家貧傭耕以養其父父殁貸錢於里之富人裴氏許身爲奴以償所貸得錢五千營葬葬畢忽道遇一婦人求爲永妻永與俱詣錢主遂織絹於裴氏織三百縑以償一月而畢辭永去乃曰我天之織女緣君至孝天帝令我助

君償債言訖凌空而去 原蕭廣濟孝子傳曰東漢末嬀皓父昆被劾入臺皓年十六髡頭詣闕通章不省號不飲食懷石腰中詣公卿輒出石置地叩頭流血覆面莫不傷懷遂奏理昆罪 增魏志髙柔傳曰時制吏遭大喪百日後皆給役有司徒吏解弘遭父喪後有軍事受勑當行以疾病爲辭詔怒曰汝非曾閔何言毀邪促收考竟柔見弘信甚羸劣奏陳其事宜加寬貸帝乃詔曰孝哉弘也其原之 晉夏方傳曰方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羣從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號哭晝則負土十有七載葬送得畢 許孜傳曰孜立宅墓次烝烝朝夕奉亡如存鷹雉棲其梁簷鹿與猛獸擾其庭圃交頸同遊不相搏噬 原孫虞傳曰虞年十四喪父毀瘠日以米百粒糁藜藿其姊諭自抑割虞曰藜藿雜米足以勝哀 增王裒傳曰裒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爲廢蓼莪之篇 王延傳曰延事親夏扇枕席冬以身温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晝則傭賃夜則誦書 原荀氏家傳曰晉荀顗或作瑜年踰耳順而母年九十色養烝烝以孝聞在喪憔悴貌不可識若嬰孺之號哀動傍人 增晉書曰王戎母喪飲酒食肉而容貌毀悴和嶠父喪禮法自持而哀毀

不踰於戎嶠生孝戎死孝 原宗躬孝子傳曰吳坦之隱之兄也母葬之夕設九飯祭坦之每臨一祭輒號慟斷絶至七祭嘔血而死 續搜神記曰吳猛性至孝小兒時睹父母臥夏月多蚊虻而終不搖扇云懼蚊虻去我及父母也 晉中興書曰吳隱之遭母喪哀毀過禮與太常韓康伯鄰居隱之每哭康伯母輟事流涕悲不自勝 增殷仲堪傳曰仲堪父病積年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遂眇一目居喪哀毀以孝聞又父常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鬬孝武聞其事而不知其人偶以問仲堪仲堪流涕而對曰臣進退唯谷 增師覺

稷孝子傳曰昏程曾年七歲喪母哀號哭泣不異成人祖母憐之嚼肉以食覺有味便吐去　何子平傳曰子平事母至孝爲揚州從事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或問之荅曰尊老在東不辦常得米何容獨食白粲母喪年將六十有孺子之慕晝夜號叫暑避清涼冬不衣絮　增南史裴子野傳曰子野居喪每至墓所草爲之枯白兔白鳩馴擾其間　丘傑傳曰傑十四遭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忽夢見母曰汝啖生菜遇蝦蟇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藥服之下蝌斗子數升　謝貞傳曰貞七歲時祖母阮氏苦風眩

每發便一二日不能飲食貞見祖母不食亦不食親族莫不奇之十四丁父艱號哀頓地絕而復蘇　司馬暠傳曰暠字文昇年十二丁內艱哀慕過禮毀瘠骨立服闋以姻戚子弟預入問訊梁武帝見其羸疾歎息久之字其小字謂其父子產曰昨見羅兒面顔憔悴使人惻然便是不墜家風爲有子矣　魏書趙琰傳曰琰以不得葬二親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踰耳順而孝思彌篤斷諸滋味食麥而已　蕭祇傳曰祇子放隨父至鄴祇卒放居喪以孝聞所居廬舍前有二慈烏來集各據一樹爲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

翅悲鳴全似哀泣時以爲至孝之感　北周陸通傳曰通父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後宅側忽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以供膳時人以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爲孝魚泉　隋李顯達傳曰顯達父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鬚髮墮落形體枯憔遂至滅性　薛濬傳曰濬母亡歸葬時值隆冬衰絰徒跣冒犯霜雪行五百里足凍墮指瘡血流離　田翼傳曰母臥疾翼親易燥濕母食則食母不食亦不食　李德饒傳曰德饒性至孝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居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嘔血數升及送葬會仲冬積

雪行四十餘里單衰徒跣號踊幾絕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爲之流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楊達巡省河北詣廬弔慰之因改所居村爲孝敬村里爲和順里　劉德威傳曰德威子審理少喪母爲祖母元所養元輒疾病必親煮藥嘗而後進元曰兒孝通神明吾一顧念病輒閒　唐竇抗傳曰抗侍父疾束帶五旬不弛居喪哀癯過常母卒數號絕　鄭善果傳曰善果父誠周大將軍開封縣公討尉遲迥戰死善果方九歲以死事子襲爵家人爲其幼弗告也及受詔號慟不自勝　李迥秀傳曰迥秀母少賤妻常詈媵婢母聞不樂迥

秀即出其妻或問之荅曰娶婦要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　唐書段秀實傳曰秀實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至七日病間乃肯食時號孝童　崔琯傳曰諸崔自咸通後有名歷臺閣藩鎮者數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始其曾王母長孫夫人春秋高無齒祖母唐事姑孝每旦乳姑一日病召長幼言吾無以報婦願後子孫皆若爾孝世謂崔氏昌大有所本云　宋王仁鎬傳曰鎬拜節度使省其父祖之墓周視松檟涕泗嗚咽謂所親曰仲由以爲不如負米之樂信矣　張齊賢傳曰太宗命齊賢知定州以母老不願往尋丁內艱水漿不入口者七日

自是日啖粥一器終喪不食酒肉蔬果　顧忻傳曰忻以母病葷腥不入口者十載雞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之室問所欲五十年未嘗離母左右　成象傳曰象事父母以孝聞號泣營葬閭者悽愴未嘗食肉衣帛或贈之亦不受虎豹環廬而臥象無布色燕百餘集廬中禾生墓側吐九穗遠近目爲成孝子　杜誼傳曰誼父母喪卜葬徒跣負土爲墳往來十餘里日渡塘閘泥水沒骭雖大雨雪未嘗少止手足皸裂流血以漆塗之每覆一畚必三繞墳而號然後去　支漸傳曰漸年七十持母喪蓬首垢面三時號泣白蛇貍兎擾其傍白雀白

烏日集於壟木五色雀萬餘回翔悲鳴若助哀者　遼史耶律安摶傳曰耶律安摶幼若成人居父喪哀毀過禮見者傷之太祖屢加慰諭嘗曰此兒必爲令器及長事母至孝以父死非罪未葬不預宴樂　金史陳穎傳曰穎父先仕宋調壽陽尉未赴值金兵取汴光病圍城中穎間關渡河往省其父因扶疾北歸光家奴誣告光殺人光繫獄搒掠不能勝因自誣服穎請代死太守哀之未敢決會帥至郡以其狀白帥曰此眞孝子也兩釋之　元史蕭道壽傳曰道壽母年八十餘事養盡禮夫婦親侍櫛沐必俟母食而後退食母寢而後就寢出必

告許乃敢出母或怒欲罰之道壽自進杖伏地而受母命起乃起起後再拜謝色喜乃退　畢也速荅立迷裏氏傳曰父喪晝夜悲號有飛鳥翔集墳土湧起　劉通傳曰母目失明通誓斷酒肉禱之三十年不懈年八十五目忽復明　湯霖傳曰霖母病熱思氷時天大暑求之不得號呼累日池中忽聞戛戛有聲拭淚視之乃氷澌也奉母疾愈　輟耕錄曰陶明元母病心痛痛則拍張跳躑嚙牀簀衾褥醫莫能愈明元搯心嚼舌以代母痛一日禱於神將割一臠爲湯劑引刀欲下忽有鄰童自外躍入叱曰母自損我天醫也明元伏地乞哀童子

取案上筆書十數字於几面擲筆仆地視其書藥方也鄰兒醒叩之無所知遂如其方治之母終身痛不再舉　明一統志曰洪武時顧仲禮事母至孝遇歲凶負母就養他郡七年始歸見蝗起食其田苗仲禮泣曰吾將何以爲養乎俄疾風蝗盡去苗得不傷　明蔡還傳略曰合肥陳文者早喪父奉母至孝元季挈家歸太祖積官都督僉事卒封東海侯諡孝勇明臣得諡孝者文一人而已　洪武實錄曰河南舞陽縣民周炳事母焦氏至孝常病篤炳呼天禱神求以身代遂愈後復病劇思食獐肉炳求之不得忽一獐入其家即以供母母病復

差人以爲孝感所致請表其門曰孝行　宋濂危孝子傳曰危貞昉父孝先坐法謫役貞昉以身願代上從之貞昉乃解儒衣易短褐欣然就役然質體尫弱不勝負任之苦越七月病卒　陳繼傳略曰繼奉母至孝有司上其事使御史廉之繼方隨母行灌母飲以壺漿拜而後飲帝聞嗟異府縣交薦以母老辭不就永樂中舉孝行仍旌其母曰貞節　儲福傳略曰福殉靖難妻范與其母韓營地葬之范時年二十居貧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聞之姑也一日范浣衣澗邊見草可織席因取之鬻以養姑姑年七十餘卒嘗葬廬

墓傍年八十餘卒卒後席草不復生　劉文煥傳略曰文煥早喪父奉母至孝躬自築墳哀毀骨立嘗鑿墓傍不數尺泉湧出味且甘洌人呼爲孝子泉

孝三

〔原〕循陔　倚門　束廣微補亡詩南陔　孝子相戒以養也　循彼南陔言采其蘭　師覺授孝子傳趙狗幼有孝性年五六歲時得甘美之物未嘗敢獨食必先以哺父出輒待還而後食過時不還則倚門啼以俟父

嗣服　繼志　詩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禮記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

驢鳴　鶴叫　後漢戴良傳良字叔鸞母憙驢鳴良常學之以娛樂焉　憙音虛計反　晉吳隱之傳隱之執喪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常有雙鶴警叫

先意　察色　禮記曾子曰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　東觀漢記汝郁字叔異年五歲母患病不能飯食郁嘗抱持啼不肯飲食母憐之強爲餐飯欺言已愈郁察母顏色不平輒復不食宗親共異之因字曰叔異

錫類　孝先　詩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書奉先思孝

心動　目開　後漢書蔡順字君仲少孤養母常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指順心動棄薪走歸　白帖盛彥母王氏因疾失明彥不應辟召母病久婢使數見撻婢忿恨伺彥行取蠐螬炙飴之母食以爲美然疑是異物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目豁然即開

〔增〕分椹　抱柰　合璧事類漢蔡順事母至孝王莽末歲荒順拾椹以異器盛之赤眉見而問焉曰黑者味甘奉母赤者味酸自食賊義其孝乃以米肉遺之　晉書王祥性至孝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

禪窟　鹹鄉　北史皇甫遐遭後母喪負土爲墳復於墓南作一禪窟陰雨則穿窟晴霽則營墓　拾遺記郭奇居喪盡禮以淚浸地即鹹俗謂之鹹鄉

〔增〕德無加　行莫大　孝經聖人之德無以加于孝乎　又人之行莫大於孝

赤烏巢門　白兔遊墓　華陽國志吳順養母赤烏巢門　白

帖後漢方儲幼喪父事母母終負土成墳白兔游其下

【增】羅威進果 殷惲持瓜 陸徵廣州先賢傳羅威字德仁八歲喪父事母至孝耕耘爲業勤身苦體以奉供養令名著門下吏不就將母避隱居增城縣界令還復舊居朝暮供侍異果珍味隨時進前北 蕭廣濟孝子傳殷惲七歲喪父家貧毀憔不爲戲弄得瓜果可啖之物懷持進母未嘗先食

陳紀畫像 丁蘭圖形 海內先賢傳陳紀字元方寔之子也至德絕俗才遠過人悉烝色養不離左右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畫像百城以勵風俗焉 孫盛逸人傳丁蘭少喪考妣不及供養乃刻木爲親形事之若生朝夕定省鄰人張叔妻從蘭妻有所借蘭妻跪拜木人木人不悅不以借之叔醉疾來詈罵木人以杖敲其頭蘭還卽奮劍殺張叔吏捕蘭蘭辭木人去木人見蘭爲之垂淚郡縣嘉其至孝通於神明遂上之圖其形於雲臺

春氣 夏木 地義天經 孝經左契孝子之稱身也猶春氣之屬諸也又漢荀爽傳漢爲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爲孝注曰火木之子夏火之位木至夏而盛故爲孝 孝經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烏棲冠上 泉湧舍傍 家語曾子至孝三足烏棲其冠 漢書姜詩母好江水詩子因遠汲溺死詩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舍側忽有泉湧味如江水並雙鯉同出

身先鍼灸 食不鹽酥 宋庾沙彌傳母劉病篤晨夕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鍼灸以身先試 唐元德秀傳德秀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既擢用母亡食不鹽酥藉無茵褥

髮皆禿落 綿定奇溫 梁荀匠傳匠居喪三年足不出戶自括髮不復櫛沐盥皆廢晝哭無時聲盡則繼之以血 世說晉朱百年母以冬月亡衣無絮百年自此不衣綿帛時就孔思遠宿思遠以臥具覆之覺即引去謂思遠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思遠亦爲感慟

蒲萄不舉 雕胡自生 唐陳叔達傳達爲納言常賜食得蒲萄不舉唐高祖問之對曰臣母病渴常求不能致臣願奉之帝曰卿有母遺乎因賜之 西京雜記顧翔少失父事母至孝母嗜雕胡飯常率子女躬自采擷家近太湖湖中忽自生雕胡遂得以養

二燈照墓 一石依舟 錄異記陰元之父葬後墓前常有二燈來照至明乃

息 一統志漢明相母惡江邊水不潔必得江心水乃就飲相以舟汲之急流急後江心忽湧出一石舟乃可依人以爲孝感

有若成人 必爲佳器 北齊書宋孝脩七歲遭喪居處禮度有若成人 晉書韋忠喪父哀慕毀悴杖而後起司空裴秀弔之匍匐號訴哀慟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子長大必爲佳器

病從指入 酒向足流 稗史唐崔沔性至孝母嘗有疾沔號請病移己有頃覺疾從指入體而遍身母所苦遂愈 孝苑唐賈直言父道沖代宗時以泄禁中事賜鴆死直言白中使請自執鴆以飲父中使然之直言既持杯自飲立盡酒忽從左足出具奏父得流南海

憂無此弟 願得爲兄 唐岑文本傳文本弟文昭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謂文本曰卿弟多過朕將出之文本泣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也不欲離左右今若出外母必憂無此弟是無老母也 孝苑李密聘吳吳主與羣臣論寧爲人弟密曰願爲人兄吳主曰何爲密曰爲兄供奉之日長

帷車袖劍 乘馬逐鹿 三國志龐淯傳外祖父趙安爲同縣人李壽所殺淯母娥親自傷父讎不報乃帷車袖劍白日刺壽都亭前訖徐詣縣顏色不變曰父讎已報請就戮會赦得免州郡嘉歎勒石表閭 陳書吳明徹幼孤性至孝感父樹墳塋未修家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亢旱苗枯明徹每至田中號泣仰數日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及往如言秋而大獲足充葬用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經過此是最小孝子大貴之徵至時果驗明徹即伊之最小子也

特遺二婢 加賜一雞 晉書祖納性至孝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母王敦聞之遺其一婢 元史識哥甫四歲與父郭摩入見帝方食雞以賜識哥識哥捧而不食帝問之對曰將以遺母帝奇之加貺一雞

晨午分膳 朝暮送粥 孝苑宋陸時疾補部學生念母兄時不給詣掌膳曰吾日飯不盡答願撫一膳遺母自以一膳分爲晨午 後漢樊儵傳儵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毀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黃門朝暮送饘粥

廬棲小鳥 門帶長蛇 魏書王崇母亡晝夜哭泣有一小鳥素質黑眸形大如雀樹於崇廬朝夕不去 陶潛孝傳殷陶年十二以孝稱遭父喪有長蛇帶其門舉家奔走陶以經在獨居廬不

勤

操瓶湧泉 種瓜辨葬 拾遺記曾曾墓曾參之行時元皐記并池皆竭母思甘清之氷曾宛而操瓶則井泉自湧清美於常南史靈敏傳靈敏早孤與兄靈珍家貧無以營葬兄弟共種瓜半畝朝採瓜子暮便復生以此遂辦葬事

約不敢違 啼非為痛 晉陶侃傳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殷浩等勸更少進侃悽懷良久曰少年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世說新語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也答曰非為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

烏當銜火 馬暫輟芻 拾遺記鄧育居喪所居去墓百里每夜行常有飛鳥銜火夾之登山澗水雞夜如晝之明也蘇氏家語程堅母表哀號燈下有馬每聞堅笑輒波出曾昭草

必先母老 不遠親存 宋史賈黃中出知襄州自言母老乞留京因改知澶州辭之日太宗謂侍臣曰黃中母有賢德年七十餘未覺老甚明辨而曰黃中終日憂懼必先其母每誦語外傳

相戒勿犯 令視為法 隋書華秋傳秋母家貧其母每績養曾子事養二詳

緱負土成墳大業初調孤皮郡縣大徵有見奔入秋中選秋騎下郡縣嘉其孝感以聞詔表其門閭後澤宮起常往來盧之左右咸相戒曰勿犯孝子鄉宋史君錫登第以御中常貧諸寫子文令視博為法其下容止立問僕而知之語父旁親以孝為法

樹為之枯 晉書紀王裒傳裒以父非罪死廬於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泣著樹樹為之枯元史

斧不可拔 害乃張瓌巨目如斧生斧於手虎穿明三亦不可拔 立

不知是女何 用生男 凡獨十五志古有女木蘭者代父從征身備不知十二年無知之者又古辭其父木蘭行云 木蘭詩不知木蘭是女郎

讚誦為首 考叔稱純 左傳潁考叔純孝也南史孝義傳使奉劍下詳孝女二郎 唐書孝友傳

梅放一枝 出人物志六年十二六十人讀不論孝女自黃首陽孝 橘懷三 續六歲於九江見袁術陸續懷橘遺母年六歲唐詩梅 史寂寞忽廣寒事一母至孝六月日其母以壽誕初啓北士大夫孝梅花一枝入簾香色一絕佳人以孝稱之

以文詩各 賦 風吹即倒 籠負為安 北書崔文弟子書的五歲傳崔仲父不肯食肉後喪母哀毀骨立人曰崔九作孝風吹即倒三國魏出傳與平中三輔亂人出兄弟五人孝與母客南陽建安五年以關中始出北歸而其母不能行乃以兄弟共輿之出以乘車歷山險危不如負之為安乃以籠盛

其母自負 踐地避石 叩冰名鱗 山堂肆考宋徐之到鄉里自負晉書王延傳延事親色養叩冰而生石不用石本傳母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延叩冰求而不食 而石遇不踐

惟啜麥粥 不食羊肝 北史孝友傳有以喪母哭泣終身亡之後不食羊肝北史孝義傳賣喪其父少有孝行為孝克不能嘗羊肝少雍不害終身不食羊肉所慕先生食先及終身哀泣 孝子孝克有孝行

樹下拜果 山中問藤 宋史孝義傳有民生母病思夏月樹果乃以夜叩樹下拜果實數顆開食之病愈鄉里 謝江州小園種此老病果 中所得

下及藤為之穿裂語母已喪結升中所福開空中云得

丁公藤酒便差訪醫無識者乃崎嶇求訪至宜都境見山中老翁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治風尤驗遂并示之法其父病上

一月臥冰 三年泣血 禮記高子皐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 元史田改住祖父病天寒臥冰

不書官紙 常立屏風 晉阮孝緒傳孝緒年十餘歲隨父為湘州從事不書官紙以成父之清白 蘇氏家語父兄為官在陵州從事不巴書

執經隴畔 舉手輿中 曹太守以父老歸養屏風後自慶使養父命 有家貧母常立事 後漢書孝至孝牧豕隴畔執經從學者皆執經隨之 及為傳延壽延壽常出養臨上車皆使一人賭延壽騎吏門母至府門延壽遠出府吏功曹久壽時今延明旦至府日明旦早駕出至太守以曰錢延壽子東門見府不入

受脯不食 納屨以行 宋書何子平傳 呂氏春秋趙宣孟將之絳見骫桑之下有餓人宜孟與之脯二胸拜受之不敢食問其故曰臣有母將以遺之宣孟曰斯食之吾更與之乃復賜之脯二束與錢百而遂去 宋書謝

郭氏病晨昏溫凊勤容感顏未嘗暫改母疾長篤一家尊卑感嗟至性咸屢行屏氣語如此者十餘年

歸非所願 眠亦不安 元史陳韶孫父以罪流肇州韶孫年十歲號泣隨父道過遼陽平章塔出見而問之語曰天子寬仁罰弗及嗣我逝汝故鄉汝願乎對曰願不能以身代父當死生以之歸非所願也南史宋袁君正數歲父疾晝夜專侍人勸暫休曰官既未差眠亦不安

山分復合 指墮更生 元李忠傳忠事母至孝大德七年地大震鄉保山移所過居民廬舍皆摧壓傾圮將近忠家其山分而為二行五十餘步復合忠家獨免大唐新語孟景休丁母憂哀毀滅性及葬跣而履霜凍脚指皆墮既而復生如初

畫扇留篋 滴淚裂氈 南史張敷生而母亡數歲使有感慕之色求母遺物惟有一畫扇每至感思輒開篋流涕明紀虞謙父殁衾滴受氈輒號鳴裂

羣烏助泣 一犬隨號 張氏家奏明成化時母亭張溥字兩山以孝義聞父母暨祖母三喪相繼廬墓晝夜哀泣有羣烏喧集庭樹以血和哀賦三挽哀衷詩一時名公題咏成帙傳於世溥以遂終身不服紅

人部

紫隋書翟普林父母俱終哀毀咸性家有一犬若昔林哀號犬亦悲號

國名扶老 縣號烏傷 王嘉拾遺記燕昭王八年扶盧國來朝泛玉河萬里方至云其國中山川無惡禽獸水不揚波風不折木人皆壽三百歲咸知孝讓死葬於野外以香木盡芝殖掩其尸閭三里弔送號哭之聲動於林谷河源爲之亟止春木爲之改色居喪水漿不入於口至死者骨爲塵埃然後乃食大禹隨山導川乃旌其地爲扶老純孝之國宋劉敬叔異苑顏烏以純孝著後有羣烏銜鼓集顏所居之村烏口皆傷一境以爲顏至孝遂名縣爲烏傷王莽改爲孝烏以彰其行

私置木主 陽啜水漿 明蜀士奇博士奇母改適每祭先不令士奇與士奇怪而問母母告以故士奇年六歲悲慟不已乃私置三木主祀於別室早必焚香拜跪又虞濮傳濮父殁水漿不入口母勸之陽爲一啜母入即引去

跪受丹書字 持歸試石英 稱史齊叢叡明母患病積年叡明晝夜祈禱忽有一人以石函授之曰此能治太夫人病叡明跪而受之忽然不見以函奉母中惟三寸綃丹書爲日月字母病即愈北史梁彥先七歲時父遇

篤疾醫云須玉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先憂悴不知所爲忽於園中見一物怪而持歸即紫石英也

一夕髮盡白 三年味不甘 元郭道卿傳郭庭煒爲享路平準行用庫使辭歸侍養父道卿嘗病疾危甚庭煒憂懼一夕髮盡白北史辛紹先有至性丁父憂三年口不甘味頭不櫛沐髮遂落

弄雛老萊子 鎮石枯桑君 列女傳老萊子事詳孝二 淑偉母常有疾淑偉中夜祈禱忽有人在樹下自稱枯桑君曰若母無患時令泄氣在夾可西南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而愈

哀罷鄰人社 榮迴宰相班 三國志魏王脩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鄰人社脩感念母哀甚鄰人聞之爲罷社合璧事類唐書宗哭日宴慈仁寺宰相趙憬侍母以安輿臨觀他相率百官拜恩於廷迴班候夫人揖紳榮之

未嘗易衣襦髮 仍然擁笏垂魚 一統志明王中性至孝母歿旦夕哭奠未嘗解髮易衣洪武間表其門孝先唐書曹成王皋遭誣在治念其母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辟入則擁笏垂魚坦然自若

人部

孟宗哭而冬筍出 劉殷泣而霜堇生 白帖孟宗後母好筍令宗冬月求之宗入竹林慟哭筍爲之出晉書劉殷祖母盛冬思堇殷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現地便有堇生焉

劉茂養親竭筋力 孔嵩傭卒變姓名 後漢書劉茂少孤獨與母居家貧以筋力致養孝行著於鄉里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傭爲新野縣阿里街卒

對芋嗚咽難勝 今日聞箏悲哀頓絕 說郛解子文宗七歲喪父父以種芋時亡明年對芋嗚咽如此終身南史張稷所生母少執箏後母殁聞兄彈箏聲悲痛頓絕道終身不復聽箏

孔門高弟見益母而思 王氏諸生廢蓼莪之詠 毛詩注疏王風中谷有蓷陸璣云韓詩及三蒼皆云益母也曾子見益母而感晉書王褒事詳孝二

成溝渠而注地慘矣娥金 緣播竿以上天冤哉青血 孝苑李娥父吳大帝時爲鐵官冶以鑄軍器一夕煉金竭爐而金不出吳令耗折官物即坐斬娥年十五遂自

投爐中於是金液流溢塞爐而下遂成萬渠注二十里所收金億萬計　王紹孝子傳周青許同郡周少君少君病未獲成禮而終青往為婦十餘年公姑勸令改嫁青誓以死後公姑自殺姑女告青殺害被誣刑于市青謂監刑者曰願樹長竿白幡不殺公姑者血上天血乃緣幡竿上天

溪虎山龍之異

類亦助號聲

黃衣紅帕之神人恍聞告語錄異記州人陰元貴之父歿於墓六時臨哭常有溪龍山虎助其號叫元貴丈王符傳存父疾甚禱於天願減己年益父壽父絕而復甦告人曰適恍惚見神人黃衣紅帕言語我曰汝子孝上帝命錫汝十二齡疾遂愈後果干二年而卒

天人未見豈容冬李之先書

童子何悲為有桑林之可葬南史梁王僧孺年五歲有饌其父冬李先以一與之僧孺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書　周書裴俠年十三遭父喪哀毀若成人將擇葬地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悲葬于桑東封公侯俠宅側有大桑林因葬焉

薛舍人淚流磐石祖德難忘

陶黃門哭抱染衣慈容莫覿新唐書薛收子元超為中書舍人省中有盤石乃祖道衡為侍郎時常據以草制元超每見輒法然流涕　五代史郭黃門李直五歲喪母在時所染衣于外護孫抱之號泣聞者歎感

上帝賜七年之粟竊李非虛

太尉驚五歲之兒乃能如是宵書劉殷至孝夢西籬下有粟窖而掘之得粟十五鍾名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　元史郭狗狗傳狗狗父寧宋將史太尉來攻陷大良平全家成俘太尉將殺寧狗狗請曰勿殺我父當殺我太尉驚問曰是兒幾歲邪寧曰五歲曰五歲兒能如是吾當全汝家命由是寧家得還

孝四

原

盡歡禮記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

增

舜草孝任昉述異記舜草今之孝草也

白鳩郎搜神記鄭弘遷臨淮太守郡民徐憲在喪致哀有白鳩巢門側弘舉為孝廉朝廷稱為白鳩郎

越燒他舍後漢書蔡順母終未葬里中災火逼其舍順伏棺號哭火越燒他舍

執骸而歿陶吾人孝傳應範者京兆人也少孤十五入蜀迎父喪還以石船覆乾骸一作殼抱船人救之入覺免於死遂詣衷歸注軌一作殼抱檣人

桑枝得樂人物志漢之夏曰侍詩汝衣不賜以帶仙者數年一日忽步其父告之曰天今檢汝至孝在室一夕桑

類亦視上訴鬱起往視果得集上進之鬱母病往立愈

惟在諸君三國志荊州賊至可馬山遇亂鬱賊同行者皆棄走鬱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刀臨之鬱叩頭曰母老唯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不忍害遂去得免

烏為銜壤人徐孝子宮葬不用僮僕之文方選葬母之死日見群烏數千銜土壤以助成墳

全鏡療目八史張元傳元祖喪明元恒後張元讀藥師經見盲者得明況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其夜夢一老翁以金鏡療其祖目三日祖目果明

游先白母五代史王殷事母必先白母不可者未嘗敢先與人往遊

車不能升孝友傳梁蕭開武帝所生母責人孝居喪盡禮歷最骨立登車不能升

而止與郡見鑑之以開武帝即孝釣此鳩然還

何謂不多南史殷不害五歲從父誦孝經見其父之文句不多何謂不多請授子以孝經不釋卷

水退罾塘或日此書何謂不用苦日孝者德之本何為不多

與父說庚子庚巴西人殺母至孝四水東注以舊不不以孝長心積母叩夜撈木木不得天祐水至四日水退

白鶴雙下南史庚域父為晉通國公舒發夜水從使一孝行子之日鶴雙下來

盜共舉輿唐書牛徽父蔚避難谷間盜共舉輿從避之日之賊前徽及子驚徽與共舉輿至家

烏來俟覡母此驗孝子也

烏候毀傷子至得血之肉而復哭止者三烏數千來集廬舍一夕鳥絕候食而去

藥似竹根南史劉霽母病不瘥夢人授藥似竹根種於齋前葉似蘼

祝鳩有性左傳至鄭子以祝鳩氏司徒也注祝鳩鵻鳩也其性孝故以名司徒主教民之官

須待媵差

以名官祝少暭書高帝第十一子鈞年五歲所生

匪貴人病便加傪侍左右依常以五色餅餡之不肯食曰須待孃差以

自飲其清金史劉嫫傳

末起兵城中乏食嘗幼煮糠核而食之自飲其清者以醲厚供母

卿過李偉南史樂頤之傳

庾果之常往候頤頤之爲設食惟枯魚菜菹果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雜種果之曰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

跪讀父書吳書顧悌傳悌每得父書常灑掃几席跪而讀之

不比梨南史張敷小名樓父卲小名梨文帝戲之曰樓何如梨敷曰梨是百果之宗樓何敢比

鳩雀巢樹唐書張九齡還家有紫芝産座側白鳩白雀巢於家樹

楊梅三實南史于庶之母喪庭中楊梅隆冬三實盡哀

屋夜有光孝子傳王靈之喪父母二十年鹽酢不入其口所住屋夜有光

花有根鬚吳均齊春秋晉安王蕭子懋七歲時母阮淑媛嘗病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花供佛者衆僧以銅甖盛水漬花莖欲使花不萎子懋流涕禮佛誓曰若使阿姨獲佑願諸佛令華竟齋如故七日齋畢花更鮮紅視罌中稍有根鬚淑媛病尋差世稱其孝感

火留神許字輟耕錄唐斷嘗曬母疾篤晝不瞑面刺血爲書清淆神丐以身代大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其日母愈

雷雨不害臥地元王庸傳庸母卒哀毀廬墓前一夕雷雨暴至鄉人往視之見庸所坐臥之地獨不霑濕

事母如事將軍宋周濟傳濟兄弟志大將王緒令置中無得以老弱自隨違者斬王期共母緒命斬其母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濟與兄弟獨扶其母讀先母死乃既設共爲之詩十共舍之

孝五

原詩魏王粲思親詩曰穆穆顯妣德音徽止思齊先姑志侔姜姒躬此勞瘁鞠子小子小子之生遭世罔寧烈考勤時從之于征奄遘不造殷憂是嬰咨于靡及退守桃枋

增嵇康思親詩曰奈何愁兮愁無聊恒惻惻兮

心若抽愁奈何兮悲思多情鬱結兮不可化奄失恃兮孫孳孳內自悼兮啼失聲思報德兮邈已絕感鞠育兮情剝裂嗟母兄兮永潛藏想形容兮內摧傷感陽春兮思慈親欲一見兮路無因望南山兮發哀歎感几杖兮涕沈瀾念疇昔兮母兄在心逮豫兮壽四海忽已逝兮不可追心窮約兮但有悲上空堂兮廓無依覩遺物兮心崩摧中夜號兮當告誰獨收淚兮抱哀戚日遠邁兮思予心戀所生兮淚不禁慈母没兮誰與驕顧自憐兮心切切訴蒼天兮天不聞淚如雨兮歎青雲欲棄憂兮尋復來痛隱隱兮不可裁

原晉東晳補亡詩曰循彼南陔言採其蘭眷戀庭幃心不遑安彼其之子罔或遊盤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彼其之子色欲其柔眷戀庭幃心不遑留馨爾夕膳潔爾晨羞有獺有獺在河之涘淩波赴汨噬魴捕鯉嗷嗷林烏受哺於子養優敬薄惟禽之似勗增爾虔以介丕祉其二章曰白華朱萼被於幽薄粲粲門子如磨如錯終晨三省匪惰其恪白華絳趺在陵之陬蒨蒨士子涅而不渝竭誠盡敬亹亹忘劬白華元足在丘之曲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侔晨葩莫之點辱

孫綽表哀詩曰天地之德曰生生之所恃者親親存則歡泰情盡親亡則哀悴理極故老萊婆娑於膝

下曾閔泣血於終年哀悼之思至矣自然之性篤矣余
以薄祜夙遭閔凶越在九齡嚴考即世未及志學過庭
無聞天覆既淪俯憑坤厚殖根外氏賴以成訓然以不
才不能負荷仁妣弘母儀之德邁榮寒之操雕琢固頑
勉以道義庶幾砥礪犬馬之報豈悟一朝復見孤棄上
天極禍怨痛莫訴皆由惡積咎深不能通感自丁荼毒
載離寒暑茵帷塵寂棟宇寥悅仰悲軌迹長自矜悼不
勝哀號作詩一首敢冒諒闇之譏以申罔極之痛詩曰
茫茫太極賦授理殊咨生不辰仁考夙徂微微沖弱眇
眇偏孤叩心昊蒼痛貫黃壚肅我以義鞠我以仁嚴邁
商風恩洽陽春昔聞鄒母勤教善分懿矣慈妣曠世齊
運嗟余小子譬彼土蕢俯愧陋質仰忝高訓悠悠元運
四氣錯序自我酷痛載離寒暑寥寥空堂寂寂響戶塵
蒙几筵風生棟宇感昔有恃望晨遲顏婉孌懷袖極顧
盡歡奈何慈妣歸體幽埏酷矣痛深剖髓摧肝【增】晉
傅咸孝經詩曰立身行道始于事親上下無怨不惡于
人孝無終始不離其身三者備矣以臨其民　明太祖
思親歌曰苑中高樹枝葉雲上有慈烏乳雛勤雛翎少
乾呼教飛騰翔啞啞朝與昏有時力及隨飛去有時不
及枝內存呼來呼去翎羽硬萬里長風兩翼振父母雙

飛緊相隨雛知反哺天性真吾思昔日微庶民苦哉憔
悴堂上親歔歔欷欷夢寐心不泯人而不如鳥乎將何
伸
【原】賦魏曹植懷親賦曰濟陽南澤有先帝故營遂停馬
住駕造斯賦焉獵平原而南鶩覩先帝之舊營步壁壘
之常制識旌旗之所停在官曹之典列心髣髴於平生
迴驥首而永逝赴修塗以尋遠情惓惓而顧懷魂須臾
而九反　晉陸機祖德賦曰咨時文之懿祖膺降神之
靈曜栖九德以弘道振風烈以增劭彼劉公之矯矯固
雲網之逸翮既憑形以傲物諒俾翼而栖林伊我公之
秀武思無幽而弗覩形鮮烈於懷霜澤溫惠乎挾纊收
希世之洪捷固山谷而為量西夏坦其無塵帝命赫而
大壯登具瞻於太階濯長纓乎天漢解我衣以高揖正
端冕而大觀戢靈武於既曜振時文於未煥騰絕風以
逸騖庶遐蹤於公旦【增】宋謝靈運孝感賦曰舉高檣
於楊潭眇投迹於炎州貫廬江之長路出彭蠡而南浮
於時月孟節季歲亦告暮離鄉眷壤改時懷氣戀丘墳
而縈心憶桑梓而零淚孟積雪而抽筍王斲冰以鱠鮮
美柔葉於枯木起春波於寒川顧微心之庸褊謝精靈
於昭晰擁永慕而莫從曾遐感而靡徹【原】梁武帝孝

思賦曰念過隙之倏忽悲逝川之不停蹊霜露而悽愴懷燧穀而涕零仲由念枯魚而永慕虞丘感風樹而長悲雖一志〈一作至〉而捨生奉二親而何期至如獻歲發揮春日載陽木散百花草列衆芳對樂時而無歡乃觸目而感傷朱明啓節白日朝臨木低甘果樹接青陰不娛悅於懷抱惟罔極而纓心寒氷已結寒條已折旅鴈鳴而哀哀朔風鼓而烈烈無一息而緩念與四時而長切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涼氣入衣淒風動裳心無迫而自切情不觸而獨傷靈蛇銜珠以酬志慈烏返哺以報親在蟲鳥其猶爾況三才之令人

增 詔漢宣帝詔曰道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經凶災而吏繇事〈師古注曰繇讀曰徭事謂役使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殮送終盡其子道　北周田德懋丁父艱哀毀骨立上聞而嘉之賜璽書曰皇帝諭德懋知在窮疚哀毀過禮倚閭墓所負土成墳朕孝理天下思弘名教復與汝通家情義素重有聞孝感嘉歎兼深春日暄和氣力何似宜自抑割以禮自存也并詔表其門閭

增 表晉李密陳情表曰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辛苦至於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朞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自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狗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

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恤況臣孤苦尫羸之極且臣少事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殊私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但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之所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伏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

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增】序 晉書孝友傳前序曰大矣哉孝之為德也分渾元而立體道貫三靈資品彙以順名功苞萬象用之於國動天地而降休徵行之於家感鬼神而昭景福若乃博施備物尊仁安義柔色順顏怡怡盡樂擊鮮就養亹亹忘劬集苞思藝黍之勤循陔有採蘭之詠事親之道也屬屬如在哀哀罔極棄薪流慟銜索興嗟洒風樹以隤心猶寒泉而沫泣追遠之情也審德筮仕正務移官居高匪危在醜無爭協修身以匡化懷履氷而砥節立身之行也是以閔曾冀翼遵六教而緝貞規蔡董烝烝弘

七體而垂令迹亦有至誠上感明祇下賚郭巨致錫金之慶陽雍標蒔玉之祉烏馴丹羽巢叔和之室鹿呈白毳擾功文之廬然則因彼孝慈而生友悌理在兼綜義歸一揆 【原】梁元帝孝德傳序曰夫天經地義聖人不加原始要終莫踰孝道能使甘泉自湧鄰火不焚地出黃金天降神女感通之至良有可稱

【原】頌 漢蔡邕祖德頌曰昔我烈祖暨於予考世載孝友重以明德率禮莫違是以靈祇降之休瑞兔馴擾以昭其仁木連理以象其義斯乃祖禰之遺靈盛德之所貺也豈是童蒙孤稚所克任哉穆穆我祖世篤其仁其德克明惟懿惟醇宣慈惠和無競伊人巖巖我考莅之以莊增崇丕顯克構其堂是用祚之休徵惟光厥徵伊何於昭于今園有甘棠別榦同心墳有馴兔宅我柏林神不可誣偽不可加析薪之業畏不克荷矧貪靈貺以為己華惟余小子豈不是欲于有先功匪榮伊辱

【原】贊 晉夏侯湛閔子騫贊曰聖既擬天賢亦希聖烝烝子騫立體中正干祿辭親事親盡敬勉心景迹擢辭流詠 梁元帝孝德傳天性篇贊曰生之育之長之畜之顧我復我吝施何時欲報之德不可方思消塵之孝河海之慈廢書歎息泣下漣洏

【增】銘 明西蜀劉瑞孝娥井銘曰天柱虧日為月禍忠烈姦檜孽娥痛父冤冤莫泄赴井抱瓶泉化血血如霓音星憤如鐵曹江之娥符爾節噫嘻井可竭名不可竭娥姑飛女也

祿養一

【增】韓詩外傳曾子曰吾初為吏祿不及釜尚恢恢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車常百乘然猶北面而涕泣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 前漢翟方進傳曰方進為丞

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戶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修飾供養甚篤　後漢賈逵傳曰逵與班固並校祕書母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穎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謂不肯交通也）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矣　謝承後漢書曰周磐字堅伯家貧養母儉薄不充誦詩至汝墳之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　吳書魯肅傳曰孫權貴重肅賜肅母衣服幃帳居處雜物富擬其舊　晉何琦傳曰琦事母常患甘鮮不贍乃爲郡主簿察孝廉除郎中以選補宣城涇縣令及丁母憂服闋慨然歎曰所以出身仕

者非謂有尺寸之能以効智力實利微祿私展供養一旦煢然無復怙恃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黷清朝哉於是養志衡門不交人事　南史薛濬傳曰帝問濬事母孝以其母老賜輿服几杖四時珍味當時榮之　梁書謝朏傳曰明帝徵朏為侍中中書令不應遣諸子還都獨與母寄居郡西郭明帝詔加優禮賜牀帳褥席給以鄉祿　劉之遴傳曰之遴除南郡太守武帝謂之曰卿母年高故令卿錦衣還鄉盡榮養之適　徐孝克傳曰孝克為國子祭酒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帝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伺之見孝克取

珍果納紳帶中知其以遺母也啓聞宣帝嗟歎良久勅自今有宴孝克前饌並許將還餉母　陳何子平傳曰子平除海虞令祿惟供母不及妻子人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祿本以養親不在為己問者慚而退　孝苑曰隋費冠卿登第後母歿遂廬墓終身歎曰得祿而親不在何以祿為再詔不起　說苑曰唐岑文本起自孤生致位宰相故其居處卑陋無茵褥帷帳而事母獨以盡養聞　人物志曰唐丘為事繼母孝嘗有靈芝生堂歷官至太子右庶子及致仕年八十餘而母無恙給以俸祿之半　宋史王萬傳曰帝以萬母老家貧賜新會五十

貫田五百畝以贍其家　張巨源傳曰源弟品事母至孝帝賜其母粟帛　元史布魯海牙傳曰布魯海牙性至孝友造大宅於燕京自畏吾國迎母來居事之得祿不入私室　語林曰明太祖行後苑見巢鵲哺雛曰禽獸且爾況人乎令羣臣親老者歸養

祿養二

【原】牲養（孝經曰用三牲之養）　烏哺（帖收林烏反哺之子）白　捧檄喜（後漢書廬江毛義家貧以孝行稱張奉慕其名往候之而府檄適至以義為守令義捧檄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及義母死服闋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奉乃歎曰賢者不可測昔日之喜為親也）　列鼎思（家語子路事詳孝二）　將吏并迎（魏志張遼屯合肥時遣母至屯遣出迎所）　公卿上壽

晉諸軍將吏皆詣父拜道側觀者榮之　後漢張酺傳酺爲太尉雖在公位父常歸田里酺每遷職輒一詣京師適會歲節公卿罷朝俱詣酺府奉酒上壽極歡

拜來王導　賀有孫權

白帖虞潭母孫氏訓導忠義後蘇峻反潭有功拜武昌侯大夫人加金章紫綬立養堂於家王導以下皆拜　吳志顧雍爲尚書令迎母於吳既至權臨賀之親拜其母於庭

增　求兼京兆　不擇南州

唐書姜公輔以母老無養求爲京兆戶曹參軍　唐岑參送張子尉南海詩不擇南州尉高堂有老親

笑不對策　泣以投書

宋史尹和靖少孤奉母陳氏以居嘗應舉發策有殺元祐黨人議焞笑曰是尚可以干祿乎不對而出告于伊川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歸告其母母曰意汝以善養乃祿養邪　晉書緱氏令初到縣趙至年十三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爲士伍耳爾後能如此否至感母言詣師受業聞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至曰吾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

百口必均　二親無恙

新唐書裴向能以學問持門戶內外親戚百餘口傳給必均世稱其孝　唐李翺撰元振行狀唐宰相二親存者唯元振一人

一鐘亦榮　三釜偏樂

莊子寓言曾子再仕而心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注曰自謂不及親也　唐韋應物送司少府詩一鍾信榮祿可以展歡所

乃爲主簿　遂改連州

何琦事母因戎父少孤以邑養當爲甘旨不贍乃爲主簿　唐書柳宗元爲柳州刺史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願以柳易播會大臣亦爲禹錫請因改連州

手詔存問　中使迎還

下山宗律考宋張齊賢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母孫氏年八十封晉國太夫人太宗數其福壽有令子賜手詔存問合璧事類陸贄爲中書舍人母韋氏在江東帝遣中使迎還

留飲上餞　對客侍立

自語林明張倫父官太原郡守過侯父留與飲倫侍立臨上餞鞠躬待命如童子餞既畢即退立廡下郡守固請倫退守不敢當父謝曰幸君侯過敝廬老夫主之吾

兒特賜酒耳　澠水燕談宋陳省華三子堯叟堯佐堯咨皆進士及第省華與燕國夫人馮氏俱康寧堯叟知制誥堯佐直史館少子每對客命以三子侍立客不自安省華曰學生侍立常也

不脫朝服　未嘗君羨

北齊書趙隱字彥深孺居家人欲改適彥深母傅氏謂之曰家貧汝小何以能濟深拜泣曰以死至五歲傅氏謂之流涕及彥深拜太常卿還不脫朝服先入見母跪陳幼小孤露蒙訓之恩母子相對歔欷久之然後起至鄭公宜陽公國太夫人封爵公莊公錫之食

皆青紫

含人之肉食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書後漢書崔駰傳駰母在朝夕瞻省年已八十嘗倚杖心力不足然壯老爲

傍無几杖　太侍

又救第六人兼以父苞並昆弟皆青紫父救兄事父母敬養親宋若文公侍汝母賢孝慕公爲羔之親甚愛汝今若顧念爲參時給吾已親未曾暫忘汝曹告諸子曰母若汝吾子孫汝一念欲以禮養汝事親常均於世人吾所恨者而與貧時也先吾所恨者置義

忍令若曹　樂將爲父母榮

田宅公之養以來京師資憂心必有得而歸也父母老矣於紹少唐韓愈送陳京師序心歡於陽城聞人得明日王父母老字仲山

仲山改官南都　巨源特給日契

晉書山濤傳帝以濤母老特給日契加賜床帳茵褥禮遇晉書王戶曹以養父母清儉無以供養特給

政念父年老歎職求便養故爲兵曹

扶母共養比重時

、祿養三

增　求補外職

孝苑宋何飛天官侍郎中表叔久未得歸賦懷孝親乃求補外職送十二人詩如毛詩之語志其許南方稍遷迎母　唐書崔彥昭與家人齒

與家人齒

宋史彭乘爲館閣校勘母蠻稍偏遷其母事無其少者得以從事孝親乃擇祿人多其孝

瞿然起就

宋書陸瞿然起就之三舉不第進士皆補表

特爲作殿

宋陳賞職父母老乃擇不肯就祿爲羅張文節公素奇之閱張遜傳奏曰母老乃初二年息遂顏寢左右曰此亦古之遺名言憲宗始爲殿國三

親志問張破吳意狀帝歎息顧左右曰宮此文帝引之會虎也

起第舍又特爲違母作殿及今爲榮合璧事類趙康靖公槩會郊祀當進皆封且任一子京官
公乞以封母鄧太君宰相謂公曰方爲學士擬封不當矣公曰母年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爲榮許之
遂以爲例升堂慶母又曰趙隱輔政他宰相及貢官皆升堂慶母士艷其榮
唐蕭嵩傳嵩請老除請園區優游自怡家饒財而子華爲工部侍郎衡以尚主位三品就養年踰八十士皆艷其
榮求爲知院官唐書許康佐以家貧母老求爲知院官人識其不擇祿及母喪已除凡辟
命皆不肯就人皆知其爲親屈侍左右如褐衣唐書蕭俛母韋氏俛雖宰相侍左右如褐
衣時

祿養四

增 詩 唐杜甫賀陽城郡王衞伯玉太夫人恩加鄧國太
夫人詩曰衞幕衞恩重潘輿送喜頻濟時瞻上將錫號

戴慈親富貴當如此尊榮邁等倫郡依封土舊國與大
名新紫誥鸞迴紙清朝燕賀人遠傳冬笋味更覺綵衣
春奕葉班姑史芬芳孟母鄰義方燕有訓詞翰兩如神
委曲承顏體騫飛報主身可憐忠與孝雙美畫麒麟
岑參送李賓客荊南迎親詩曰迎親辭望苑恩詔下儲
闈昨見雙魚去今看駟馬歸驛帆湘水闊客舍楚山稀
手把黃香扇身披萊子衣鵲隨金印喜烏傍板輿飛勝
作東征賦還家滿路輝　白居易送崔使君侍親赴任
詩曰連持使節歷專城獨賀崔侯最慶榮烏府一拋霜
簡去朱輪四從板輿行發時止許沙鷗送到日方乘竹
馬迎惟處郡齋賓友少一杯春酒共誰傾

增 書 隋薛濬與弟書曰自釋褐登朝於茲二十三年矣
雖官非聞達祿喜逮親庶保期頤得終色養

增 序 後漢孝友列傳序曰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
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
以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夫鐘鼓非樂云之
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存器而
亡本樂之遁也調器以和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孝
之累也修己以致祿養之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
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

夫患水菽之薄干祿以求養者是以恥祿親也存誠以
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一

人部三十一 違離 不孝 仁 寬恕上

違離一

增 詩曰陟彼岵兮瞻望父兮 又曰陟彼屺兮瞻望母兮 又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又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詩說曰北山大夫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而作是詩 事文類聚曰唐人與親別而復歸謂之拜家慶

違離二

增 孝苑曰鄭子産善事母奉命聘晉道中心痛遣人還家起居母母曰吾忽心體不調想憶汝耳更無他也

家語曰曾子十四歲嘗出薪於野有客至母以手搤其臂曾子心動棄薪馳歸問母無恙乎母曰有客至故搤臂以呼汝耳耕泰山下雨雪旬日不得歸思父母作梁山之歌 又曰曾子在楚心動歸問其母母曰思之齧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精感萬里 後漢書曰袁閎父賀爲彭城相閎往省變姓名徒行至府門吏不爲通會阿母出識之密呼入見未幾辭出賀遣車送之稱疾不乘往返郡界無知者延熹末黨事將作閎乃築土室自牖納飲食旦則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就見母去便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 稗史曰孫恩作亂吳人陳遺避兵與母相失母思之晝夜哭泣遂失明比歸入門見母再拜號泣母目忽然開朗 南齊書曰庾道愍襁褓時母漂流交州及長求爲廣州綏寧府佐既至去交州尚遠負擔冒險僅得自達尋求經年日夜悲泣常入村日暮雨驟寄止人家有一嫗負薪外還道愍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拜伏號泣見者莫不揮淚 北史魏裴訥之傳曰訥之弱冠爲平原公開府墨曹掌書記從至并州其母在鄴忽得心痛訥之於是日不勝思慕心亦驚痛乃請急而還人以爲孝感 魏閻元明傳曰元明少而至孝行著鄉閭太和五年除北濟郡太守元

明以違離親養與言悲慕母亦慈念泣哭喪明元明悲號上訴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 周書劉璠傳曰母在建康遘疾璠弗之知嘗忽一日舉體痛楚尋而家信至云母病璠即號泣戒道絕而復甦當身痛之晨即母死之日也 宋史彭乘傳曰乘嘗與同年生登相國寺閣瞻顧皆有從宦之樂乘西望鄉關悵然曰親老矣安能舍晨昏之奉而圖一身之榮乎翌日奏乞歸養 朱壽昌傳曰壽昌母劉氏父巽妾也爲巽所出母子不相聞者五十年壽昌後方知之言輒流涕不御酒肉灼背燒頂刺血寫經棄官行求四方與家人訣曰不見

母吾不返也遂得之於同州劉氏年七十餘矣　文漸傳曰漸母喪有白蛇白兔擾其墓傍白雀白烏集於壠本五色雀萬餘回翔悲鳴若助哀者鄉人句文鼎自娶婦即與父母離居親漸至行深自悔責號慟而歸孝養其親　元史尹莘傳曰莘遊學京師夢母心疾怪之馳歸母已亡哀毀骨立每雞鳴而起手持祭品詣墓哭奠風雨不廢　孝苑曰洪武初吳聰爲蕪湖縣丞思其親畫海雲南望圖懸於壁蓋由其家遠親衰不得迎養也民有不敬父母者必痛治之復泣曰吾以不得侍親爲憂汝幸得在膝下何爲不孝人多感化者　又曰劉謹

洪武中父謫戍雲南兄以督運死謹方六歲問家人曰雲南何方家人指示之即朝夕向之拜年十四慨然曰雲南雖萬里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即治裝往尋閱六月間關至戍所遇父相持號慟國法戍子不得代戍乃復歸攜其兄子往父始得還　又曰程通貢入太學聞父卒嶺南徒步扶櫬還廬墓三載其祖平先坐事充軍延安至是通還太學上章請還其祖言臣幼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爲命今邊徼戍卒如林顧豈少臣祖者詞極哀切太祖持其章不下密令兵部名其祖至并召通令對立玉階下問通曰汝識

此人否祖孫相持哽咽遂完聚如初

違離三

【增】倚閭　加觴　周紀齊王孫賈母謂賈曰汝朝去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返則吾倚閭而望　三國管寧傳寧少而喪母不識形像四時祠祭常特加觴泫然流涕

齧手　抱足　東觀記周暢性仁慈少至孝獨與母居每出母欲呼之常自齧其手暢即覺手痛而至人未之信候暢在田使母齧手而暢即歸　孝苑晉呂尚之生父戍遠方不還後有傳父在者訪求累年不獲他日自尉還見一老人物色之果父也下馬抱父足流涕迎以歸

【原】戀庭闈　陟屺岵　白帖春戀良韓心不違安下詳違雜一

靡瞻靡依　必告必面　詩靡瞻匪父靡依匪母　禮記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

何食何嘗　不易不過　詩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父母何食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父母何嘗　禮記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

【增】夢求一見

書有函來　南齊書宜都王鏗三歲喪母自悲不識常祈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遂夢一女人云是其母鏗悲哭向[illegible]左右說容貌衣服皆如平生　宋史唐際傳際父遊嶺南際與弟庚居母喪於丹山瞻夜半寤庚曰吾夢得父書發之有函來二字吾父得毋有他乎遂起束裝黎明走洪州二日半至濟南父果病甚見庚大驚問其故具以告父歎曰天告汝也是日疾少間

叱木成馬　截筒寄魚　稗史彙編至元間陝西崔人勇戍廣西報母病大哭欲絕有乞食道者曰借汝神馬三日可到且遣藥丸曰可愈母病勇喜再拜道者叱木成馬勇乘以歸母服藥而愈　蕭廣濟孝子傳杜孝母喜食生魚孝役於成都截大竹筒盛魚二頭塞之以草祝曰我母得此投於中孝婦出汲乃見竹筒橫來觸岸異而取視見二魚舍笑曰必吾胥所寄熟以進母

覽鏡欲絕　讀書何爲　稗史彙編唐路丞相隨父泌從渾瑊會平涼爲人所執死焉隨方在嬰褓中始十歲母謂隨曰汝還識汝父否隨哽咽無語母曰視汝眉目宛若父之眉目隨後覽鏡照之殞絕於地後終身不復臨鏡　南齊書竟陵王子良武帝第二子也幼聰敏

武帝為韓此時與衆后不許遣船送后還都已發路子良時年少在庭前獨步帝見之曰汝何不讀書子良曰母不得見讀書何為帝異之因召后還

臨書垂涕　**對食易容**

梁書頓佳母得父書常掃几開紙書於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閱畢再拜若父有疾耗之問則臨書垂涕語聲更咽後漢書陸續傳續詣洛陽詔獄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續雖見考楚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惟對食悲泣不能自勝台獄使者怪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蔥以寸為度是以知之

但有遠志　**應無子規**

孫盛雜記姜維天水人歸蜀與母相失其母手書呼維令反并當歸以譬之維報曰良田百頃不計一畝但有遠志無有當歸　復齋漫錄鄱陽張吉母有娠父客於東西川不還吉為兒時作詩不應是子規啼不到致令吾父未歸家聞老儒之既長走蜀見父初無還意泣之者三父乃歸

不冠不婚　**非巖非穴**

南齊華寶傳寶父豪義熙末戍長安寶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為汝上頭長安陷豪歿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輒號慟彌日不能荅　明史畧洪武初中書舍人王專未仕日事母避兵貴溪山中與母相失凡十八年專思母不置忽夢母告以所在下之曰非巖非穴歷得於曾因言於帝請歸自求墓之盡湊桃滅已未母不得有居人言母投井死專至其所忽有鼠自井出投專懷中旋復入井遂汲井穿之得母骨葬焉

必當自到　**遂急告歸**

南史阮孝緒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反　大唐新語裴敬彝父知周為陳國王典儀暴卒敬彝時在長安忽涕泣謂家人曰大人每有痛處我即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事在不測能不感乎遂急告歸父果已歿

忽若有見　**果如所言**

梁甄恬傳恬少喪父八歲問其母恨生不識父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其形貌則父也　大唐新語張志寬為里尹在縣忽稱母疾令問其故志寬對曰母所害苦志寬亦有所害向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怒曰妖妄之詞也繫之於獄馳遣驗之果如所言

生子勿喜　**見叔即悲**

孝苑周古象勤水人元兵掠至薊贅蒙古氏既生子未嘗

喜妻詢其故曰有母在欲得歸省妻許之且曰母在當奉養勿以妾故復歸及歸母尚無恙妻亦終身不嫁

五代史劉洗馬芭七歲時見諸叔即泣母以其畏異之問答曰兒早孤不及父歲見諸叔相似以故中悲因不能啟母亦悲慟

半錢以訪　**何辭九載之行**

百歲難逢　**愛十年之宦**

稗史揭成章父為撫寧訓導買妾生成章既秩滿還鄉妾之父不令女隨歸臨行以銀錢各分其半曰兒長以是尋母後成章持半錢徧訪九載不得一日有過于嗔者問先生何為成章曰尋母其人曰吾再尋兒問何以失兒曰吾母先嫁寧楊毅官復嫁為吾母吾見母婦喜銀錢不買乃言前父有子此錢以歲別之成章出錢合之良是因隨其弟拜母於家　又黃梁王豎為下畫時居京師其祖壽登期頤寄詩于豎一聯云若使來看百歲祖何如遲作千年官豎以詩聞乞留省朝廷嘉納之

遠離四

捕魚作鮓

三國吳志孟仁監池司馬自捕魚作鮓以寄母母還之曰汝作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

構廟定省

北史徐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父狀因畫工圖其形構廟置之而定省焉朔望享祭

在遠心痛

南史齊南陽宗元卿有至行孤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為常鄉里號宗曾子

少年類夫

稗史彙編唐杜羊父任河北一研石卒絳系失母不知所之會守另兼寫覃路判官常料獄於私第有老婦錄對見往出入寫語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蓋詢之乃其母也即迎侍而歸

蠨蛸雙喜

採蘭雜志昔有母子離別每見蠨蛸垂絲著衣則曰子必至之故名曰喜子子思其母不然號曰責母均之一物也

白雲孤飛

史纂光編甫狀餌犖常是并州法曹營太行山見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

鬻牛　**言狀**

孝苑元魏銘至正間武昌大亂母子相失語及母輒涕下既而舉一子數曰吾宗有托吾母安在吾不見母歸無日也歷走吳越數十年不獲之會猶得鬻牛者言狀始得見母於鄭奉之以還

夢還　**侍疾**

南史梁蕭恢初鎮蜀所生母費太妃猶停都俄不豫恢未之知忽夢還侍疾及覺憂廢寢食戚而都

王太妃已瘳

中指忽痛 南史宋臧盾有孝性常隨父宿直廷尉府母劉氏在宅夜暴亡盾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旦宅信果報凶問

不願西行 齊劉善明傳魏克青州善明母在焉布衣蔬食哀戚如持喪明帝每見為之歎息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善明以母在魏不願西行涕泣固請見許元徽初贖母還

違離五

原詩晉夏侯湛離親詠曰剖符兮南荊辭親兮遐征發軔兮皇京夕臻兮泉亭撫首兮內顧按轡兮安步仰戀兮後塗俯歎兮前路既感物於永思兮且歸身乎懷抱苟違親以從利兮匪曾閔之攸寶視微榮之瑣瑣兮知吾志之愈小獨申愧於一心兮慚報德之彌少

增唐王維送崔三往密州省觀詩曰南陌去悠悠東郊不少留同懷扇枕戀獨念倚門愁路遠天山雪家臨海樹秋魯連功未報且莫蹈滄洲　岑參送李明府赴睦州便拜覲太夫人詩曰手把銅章望海雲夫人江上泣羅裙嚴灘一點舟中月萬里風波也夢君　杜甫送韓十四江東省覲詩曰兵戈不見老萊衣歎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黃牛峽靜灘聲轉白馬江寒樹影稀此別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

原賦晉劉柔妻王氏懷思賦曰超離親而獨守與憂憤而長俱雖亮分以自勉曾無間乎須臾思遙遙而忡惙

疾結滯乎肌膚憶昔日之歡侍奉膝下而怡裕集同生而從容常欣泰以逸豫何運遇之偏否獨遐隔於修路何桓鳥之將分猶哀鳴以告離況遊子之眷慕孰殷思之可靡於是仲秋蕭索蓐收西御寒露宵零落葉晨布羨歸鴻之提提振輕翼而高舉志眇眇而遠馳悲離思而嗚咽彼遙物而推移何予思之難泄聊擘翰以寄懷悵辭鄙而增結

增書北齊晉公護母閻氏報護書曰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如貴極王公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飢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於汝何用於吾何益吾今日汝既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　宋曾鞏福州上執政書曰鞏年六十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鞏守閩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遠處也著令有一人仕於此二邦同居之親當遠仕者皆得不行鞏固不敢為不肖之身自比於是也顧以道里之阻既不可御老母而南則非獨省晨昏承顏色不得效其犬馬之愚至於書問往還蓋以萬里非累月不通此白首之母子所以義不可以苟安恩不可以苟止也

【增】序晉潘岳閑居賦序曰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病尚
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乎

不孝一

【增】易曰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康誥曰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　周禮以鄉
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　墨子曰子自愛不愛父
故虧父而自利　文子曰孝衰於妻子　程伊川曰父
母病臥於床委之庸醫比之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
醫　小學外篇曰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己志雖所
執守皆是猶爲不順之子况未必是乎　方孝孺侯城

雜識曰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以養
親者皆盡心焉死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復不敢
忽焉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不傳道謂之物其親
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令聞
加乎祖考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考稱其善屬諸人
而後薦譽之俾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令之人不然豐於
無用之費而嗇於顯親之理以忘自誑而不以學自勉
不孝莫大焉

不孝二

【增】左傳曰鄭莊公寘母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
相見也　春秋疏曰許世子止實非弒而加弒者責止
事父不舍其藥物言藥當信醫不須已自爲也人子之
孝當盡心嘗禱而已藥物之齊非所習也許止身爲國
嗣非無醫而輕果進藥故罪同於弒　史記齊世家曰
桓公病五子爭立及桓公卒相攻宮中空莫敢棺桓公
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　晉書段灼傳曰吳
起貪官母死不歸殺妻求將不孝之甚　漢書賈誼傳
曰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
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
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應劭曰稽計也相與計較也）　後漢虞延

傳曰新野功曹鄧衍每預朝會而容姿趨步有出於衆
帝既異之拜郎中遷元武司馬衍在職不服父喪帝聞
之迺歎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衍慙而退
李燮傳曰穎川甄邵諂附梁冀爲鄴令當遷爲郡守會
母亡邵且埋尸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
燮行塗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
背曰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　陳蕃傳
曰蕃爲樂安太守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因居其
中行服二十年鄉邑稱孝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
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者

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易瀆故也況乃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誣時惑衆誣汙鬼神乎 晉阮籍傳曰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乃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 北魏邢巒傳曰巒族人料爲尚書左丞雁門人有害母者八座奏轘之而瀦其室宥其二子料駁奏云既逆甚梟獍禽獸之不若而使禋祀不絕遺育承傳非所以懲不孝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孥戮使父子罪不相及惡止於其身宜投之四裔敕所在不聽匹配盤庚

無遺種新邑漢法五月食梟羹皆絕其類也 南史劉湛傳曰宋廬陵王義眞居武帝憂使左右人買魚肉珍饌於齋內別立廚帳會湛入因命臑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眞曰旦甚寒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爲異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 隋鄭譯傳曰譯與母別居爲憲司所劾除名詔曰譯嘉謀良策寂爾無聞鬻獄賣官沸騰盈耳若留之於世在人爲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爲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今賜以孝經熟讀仍遣與母同居 文獻通考曰宋至和時以賈黯判流內銓益州判官孫

澤在蜀三年不知其父死後代還舉者甚多應格當遷方投牒自陳人皆知其常喪父莫肯爲作文書澤知不可乃發喪制服以不得家問爲解澤既除喪求磨勘黯謂澤三年不與其父通問亦有人子之愛於其親乎使澤雖非匿喪猶爲不孝也言之於朝澤坐廢歸田里終身不齒

不孝三

原 大罪 凶德 孝經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左傳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凶德 疏節 大坊 禮記此孝子之疏節也又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大爲之坊民猶踰之 三者不除 七人莫慰 孝經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詩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大傷厥考 願殺我父 事詳不孝一左傳楚欲誅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既葬其徒曰行乎棄疾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 敬無則 斷殺不時 孝經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禮記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增 孟軻與遊 曾參所薄 孟子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史記吳起入師事曾子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 因乞追服 不如無書 東坡志林蔡延慶所生母亡不爲服久矣聞李定不服所生母爲臺所彈因自感悔乞追服乃知[illegible]不獨戕人之弟也 宜政鎮宋致和中爲城縣孝義村崔志有女甚孝母臥病久冬思魚食而不可得其女曰閒

昔者王祥臥冰得魚想不難也兄弟皆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女子何得妄論古今

卻金訓稷 **持劍求高** 山堂肆考田稷子相齊受下吏之金百鎰遺其母母曰安所得此對曰受之於下母責之曰為臣不忠是為子不孝也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稷大慚反其金而自歸罪於宣王 孝苑秦主姚興以古成詵為給事黃門侍郎詵剛介雅正以風教為己任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為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之而泣持劍求高欲殺之高懼而逃匿

不還本姓 **謂報無親** 澠水燕談錄陶穀本姓唐後改姓陶歷仕累朝不復還本姓士大夫譏之謂報本 郭畫慢錄話連雖前有俚

語

一婦三子 皆售諸過客二為郎官者雖入田升婦也田登弟為郎官正使一田使者一婦父白陳升大田

恕不明 聞公決杖元站中升坐市易錢 濠配廣南人謂無親之報也

梅而求還 **恥不肯仕** 山堂肆考景伯房景伯為清河太守有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崔氏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慚其心未化

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常泣乞然後贖之

新唐書孝友傳有父為殿中侍御史以不能養母廢於世恥之不肯仕

不能葬父 **難與事君** 孝苑荊以館峽壁陸有館曰以荊為之昔人有九子父死不能葬一女編荊為棺曰九子不葬父一女打荊稽又唐有侍御史李鈞與弟錡官俱遂不肯歸母窮不自給曹王皐攝溫州事行縣知之數曰入則孝出則弟有餘力則學文二子者可與事君乎詔免死勒之並

收輿不更作 **反脣而相稽** 稗史原穀有祖年老父母厭憎欲棄之穀年十五諫不從作輿舁祖棄之於野穀乃收輿歸父曰奈何收此凶具穀曰他日父母老不更作此具是以收之父感動乃載祖歸養 漢賈誼傳治安策誶不孝二

不孝四

增 **無以濯祓** 新唐書殷鈞明傳鈞明於五經為碩淹自見坐不孝無以湔祓乃阿附韋氏圖再用

不諍於父 新唐書蘇源明傳源明諫玹曰臣聞子不諍於父非孝也

仕不歸省 新唐書于公異傳公異不能事後母既仕不歸省及陸贄當政乃奏其狀詔賜孝經罷歸田里

今為忠臣 孔氏雜說晉史潘京為州所辟謁見問策探得不孝二字刺史戲曰辟士為不孝耶答曰今為忠臣不得為孝子

子不嘗藥 桂宕子玉杯篇子不書藥故加之弒父

封還詔書 新唐書柳珪傳珪以藍田尉直弘文館遷右拾遺而給事中蕭倣鄭裔綽謂珪不能事父封還其詔

純灰洗腸 晉書石季龍傳季龍議立太子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其腹腸故生凶子兒年二十餘便欲殺父

在宮者無赦 檀弓邾婁定公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

迎妻不迎母 後漢朱浮傳浮與彭寵書有不乎密奏寵迎妻而不迎母

不孝五

增 詩 唐韓愈孟東野失子詩曰鴟鴞啄母腦母死子始翻蝮蛇生子時坼裂腸與肝 宋范成大姑惡詩曰姑惡水禽以其聲得名世傳姑虐其婦婦死所化客有惡之以為此必子婦之不孝者余為作反姑惡詩云姑惡婦所云恐是婦偏詞姑言婦惡定有之婦言姑惡未可知

增 疏 唐韋挺正風俗疏曰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創巨之痛終身何已今衣冠士族辰日不哭謂為重喪親賓來弔輒不臨舉又閭里細人每有重喪不即發問先造邑社待營辦具乃始發哀至假車乘雇棺槨以榮送葬既葬鄰伍會集相與酣飲名曰出孝官私習熟不為條禁

所當嚴為懲革申明禮憲者也

【增】論明方孝孺論曰宋文帝敕榜表郭世通門為孝行非可為法者也韓退之云不腰於市而已幸况復旌其門哉

仁一

【增】釋名曰仁忍也性惡殺好善含忍之也　說文曰仁人也　易曰仁以行之　又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書曰克寬克仁　又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禮記曰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　又曰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　又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　又曰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　春秋左傳先軫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　爾雅曰太平之人仁　尚書考靈曜曰春行仁政順天之常　尚書大傳曰五誥可以觀仁　前漢書公孫弘傳曰仁者愛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　匡衡傳曰好仁樂施則下不暴　鮑永傳張

湛曰仁者行之宗仁不遺舊行之高者也　晉書天文志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　汲冢周書周公曰陂溝道路叢苴丘墳不可樹穀者樹以材木春發枯槁夏發葉榮秋發實蔬冬發薪蒸以匡窮困節其民力相更為師因其土宜以為民資則生無乏用死無傳尸傳於講德此為仁德　莊子曰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　文子曰積惠重厚使萬世忻忻樂其性者仁也　管子樞言篇曰彼欲利我利之人謂我仁　商子曰中世上賢而悅仁　司馬子曰古者以仁為本　春秋繁露曰何謂仁仁者惻怛愛人謹翕不爭好善敦倫無傷惡之心無隱忌之志無嫉妒之氣無感愁之欲無險詖之事無辟違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氣和其欲節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無爭也如此者謂之仁　申鑒曰仁也者慈此者也　賢山子曰天災流行開倉庫以稟貸不亦仁乎　鹿門子曰民性多暴聖人導之以仁　性理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為心義禮智信之理皆具於中而為心之全德者也此雖人心之所固有然學者苟無存養體驗之功則氣質物欲有以蔽之而無以識其體之實有於己矣　明王守仁曰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

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謂道德功名而已所謂功名富貴而已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一有謀計之心則雖正誼明道亦功利耳

仁二

增 韓詩外傳曰上法舜禹之制下則仲尼之義以務息十子之說如是者仁人之事畢矣（十子謂范睢魏牟田文莊周慎到田駢墨翟宋銒鄧析惠施也） 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伯夷叔齊避周餓於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 漢寇榮傳曰昔文王葬枯骨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 論衡定賢篇曰或問孔子曰顏淵何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客曰賢於夫子而爲

夫子服役何也孔子曰吾能仁且忍 家語孔子曰啓蟄不殺方長不折高柴之行 春秋左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隋書循吏傳曰古之善牧民者養之以仁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爲之哀聞其勞苦爲之悲如子產之治鄭國子賤之宰單父賈琮之牧冀州文翁之化蜀郡皆因而利之惠而不費故人愛而親之 周紀魏文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擊文侯問於羣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弟而以封子何謂仁君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

直向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 漢董仲舒傳曰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常問仲舒曰粵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吾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越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一統志曰後漢崔瑗爲汲令爲政七年人歌之曰天降神明君賜我慈仁父 癸辛

雜識曰虞延爲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獄囚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依期而至 吳孫權傳曰趙咨對魏主曰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 人物志曰晉袁宏由吏部郎出爲東陽太守祖道冶亭謝安取一扇贈之宏曰敬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 南史何穎傳曰穎仕齊爲建安太守爲政有恩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至 南齊張岱傳曰岱以母年八十籍注未滿便去官還養有司以岱違制欲糾舉宋孝武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 隋辛公義傳曰公義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

由是病者多死公義令凡有疾病皆以牀轝來安置廳
事或至數百人公義設一榻坐其間對之理事所得秩
俸盡供醫藥躬勸其飲食全活甚衆土風亦改　唐紀
曰太宗修治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元素上書諫
以爲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
太宗即爲之罷役魏徵聞之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
力可謂仁人之言矣　唐徐有功傳曰有功爲政仁不
忍杖罰民服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必斥之訖
代不辱一人或稱有功仁恕過漢于張　五代後梁紀
曰蜀以毛文錫判樞密院峽上有堰或勸蜀主乘夏秋

江漲決之以灌江陵文錫諫曰季昌不服其民何罪陛
下方以德懷天下忍以鄰國之民爲魚鱉食乎　後漢
紀曰漢汝州防禦使劉審交卒汝州吏民詣闕上書以
審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丘壠許之州人爲
立祠歲時祀之　宋曹彬傳曰彬進克潤州金陵受圍
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彬之疾
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克城之日不妄殺
一人則自愈矣　宋紀曰趙抃長厚清修爲政善因俗
施教寬猛不同以惠利爲本韓琦稱人中儀表已不及
也　遼耶律休哥傳曰休哥身更百戰未嘗殺一無辜

一統志曰金游完嶂州人大定初歲荒完日賑贍三
百餘口冬給窮民衣襖五百襲春秋以家財募人平治
道途二百五十里北至大和嶺南至忻口及其老也以
仁愛之心勉勵子孫　元劉秉忠傳曰秉忠從世祖征
雲南每贊以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殺克城之日
不妄戮一人已未從伐宋復以雲南所言力贊於上所
至全活不可勝計　王克敬傳曰克敬爲兩浙鹽運使
首減民食鹽五千引有逮犯私鹽者以一婦人至克敬
怒曰豈有逮婦人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汙教甚矣
自後毋得逮著爲令　明宋濂傳曰太祖徵濂至金陵

即以不嗜殺爲勸因棠知遇　陳遇傳曰太祖名遇見
問保國安民大計遇以不嗜殺人薄斂任賢爲對　汪
叡傳曰叡請春夏停決死罪體天地生物之仁從之
夏原吉傳曰原吉常夜閱爰書撫案而歎筆欲下輒止
者再妻問之曰此歲終大辟奏也

仁三

原　民懷　神福 書民罔常懷懷于有仁 白帖神福仁而禍淫　器重　數多 禮記仁之爲器重又取數多者仁也　放麑　贖馬 董仲舒春秋決獄君獵得麑使大夫持以歸大夫道見其母隨而鳴感而縱之君慍議罪未定君病恐死欲托孤幼乃覺之曰大夫其仁乎遇麑以恩況人乎乃釋之以爲子傳於議何如仲舒曰君子不靡不卵大夫不諫使持歸非也然而中感母恩雖廢君命徙

之可也韓詩外傳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問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為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為也乃束帛而贖之

增 **四乳　一心** 尸子文王四乳是為至仁也荀卿論兵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

濟弱　除害 三國志王朗傳朗上奏兵自刑論曰威罰以抑其強恩仁以濟其弱鬻子曰除天下之害謂之仁

百行宗　天下表 漢書仁者百行之宗禮記仁者天下之表也

君子不死　聖人大同 王充論衡東方其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關尹子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

三軍挾纊　元旦放鳩 左傳楚子伐蕭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列子邯鄲人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客問其故簡子曰元旦放鳩亦有恩也

人之所慕　德無不容 文子仁者人之所慕也莊子德無不容仁也

不使之知　善藏其用 元董文忠傳文忠外嚴而甚仁里閭或貧不自立每陰濟其急不使之知恩所從來文中子仁哉樂數善藏其用

敬人有道　送子以言 韓詩外傳仁者必敬其人敬其人有道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適周問禮見老子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

皆為救療　是以收養 北史李元忠傳元忠以母多患專心醫藥遂善方技性仁恕無貴賤皆為救療又張元傳於陌有狗子為人所棄即收養之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見而不收養無仁心也是以收而養之

欲立欲達　不服不馳 論語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太平御覽周公曰文王在鎬召太子發曰吾與汝服牛不暇乘馬不馳是謂大仁

誠如卿語　久聞公名 一統志元世祖方圖征雲南以聞許世陵世隆勸以不嗜殺人世祖曰誠如卿言吾事濟矣又元陳思濟同知給與路總管府事承繳承徵獄囚有因羸瘠將死縱遣還家候期來決因拜請曰聞公名久矣若不早決恐終不可保為閱其案而釋之

先人後已　處正居中 三國許靖傳靖字文休袁徽與荀彧書曰許文休自流宕

以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己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怛皆有效事荀悅申鑒或問仁者壽何也曰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徵不至而嘉積集之壽之術也

寧不報殺　雖何取讐 漢趙熹傳熹從兄為人所殺無子熹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拒者熹因以疾報仇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文選李康運命論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讐於桓魋

不折不殺　同過同功 漢析儀傳儀劫有仁心不殺罷盍不折萌芽禮記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

順天之常　與人能共 尚書考靈曜春行仁政順天之常子孑子天何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

不在我愛　恒令人親 春秋繁露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我愛人不被其澤雖厚自愛不予為仁尸子仁則人親之

近東多柔　於南為夏 程子論理氣近東者多仁而柔禮記鄉飲酒義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

獸別東西　時兼春夏 程子論理氣麒麟東方仁獸騶虞西方仁獸禮記春作夏長仁也

奚為修善　所以長恩 文選劉峻辯命論如使仁而無報奚為修善立名乎賈誼新書聖王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明有仁之

畜而不主　為則爭先 尸子聖人畜仁而不主仁禮記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

不加修葺　多所平反 宋史曹彬傳彬所居堂屋弊壞弟子請加修葺彬曰時方寒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吾不忍傷害之也漢書雋不疑傳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常時

竅以度食　獄無繫囚 宋史曹彬傳彬入成都日有獲婦女者彬閉之一第竊以度食戒左右曰是將進御嘗謹守衛洎事定訪其親還之親者嫁之一統志宋范百祿知開封府獄無繫囚僚史欲以圄空聞百祿曰此至尊之仁非臣功也

烏能反哺　獸有角端 譚子烏反哺仁也毛詩義疏角端有肉音中鐘呂王者至仁則出

省刑以一言 左傳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以一言而齊侯省刑 斷獄僅四百 漢書孝文即位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

中牟童子憐捕將雛 柳下士師憂聞伐國 東觀漢記魯恭為中牟令螟不入境河南尹遣部掾肥親往監之下雉過止恭側旁有小兒親曰何不捕之兒曰雉方將雛可憐親曰童子有仁心 漢董仲舒傳詳仁二

菜非不食心實含生 奕固可憎名偏近殺 梁書江泌傳泌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 文選韋曜博奕論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

山何樂也從乎天地之間 海可投乎慘矣死生之際 韓詩外傳問者曰仁者何以樂於山也曰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從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 宋史馬默傳默除知登州沙門島囚官給糧者三百人溢數則投諸海默曰人命至重既貸其生又從而殺之不若當時死鄉里也奏請年深無過者移登州自是全活者多

開倉賑穀第五訪豈忍棄民 取簺捕魚乞伏慧乃為出絹 續漢書第五訪為張掖太守歲飢開倉賑給吏懼譴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太守願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賑人 北史隋乞伏慧傳慧為荊州總管又領潭桂二州總管三十一州諸軍事其俗輕剽慧躬行樸素以矯之風俗大治曾見人以簺捕魚者出絹買而放之百姓美其仁號其處曰西河公簺

憫持更於城更無襦難以禦寒 笑食駿之野人不飲恐其傷性 晉劉弘傳弘為荊州刺史夜聞城上持更者歎聲遂呼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疲無襦弘謫罰主者仍給以韋袍複帽 呂氏春秋秦穆公東敗失左驂自往求之見野人殺將食之公笑曰食駿馬肉而不飲酒余恐其傷性也徧飲之而去

仁四

增 自衛 家語古之君子以仁自衛 推賢 韓詩外傳推賢仁也 愛由情出 韓詩外傳愛由情出謂之仁

亦不復釣 晉翟莊傳莊遵父湯之操不交人物耕而後食語不及俗惟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是我釣是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釣豈我哉時人以為知言晚節亦不復釣

溫潤以澤 管子夫玉溫潤以澤仁也 積思之證 文子仁者積思之證也 德生萬物 管子德生萬物之謂仁

盡人之聖 鄧子仁也者盡人之聖也 四瀆之精 援神契五嶽之神聖四瀆之精仁 得之者尊 禮記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

仁五

增 詩 晉張華勵志詩曰仁道不遐德輶如羽求焉斯至衆鮮克舉 宋邵雍仁術詩曰在昔賢君子存心每欲仁求端從有術及物豈無因惻隱來何自虛明覺處眞擴充從此念福澤徧斯民入井倉皇際牽牛觳觫辰向來看楚越今日備吾身

增 疏 三國王朗育民省刑疏略曰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餧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之恨胎養必全則育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壯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強恩仁以濟其弱賑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笄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

增書明王守仁答王虎谷書略曰仁人心也心體本自弘毅不弘者蔽之也不毅者累之也故燭理明則私欲自不能蔽累私欲不能蔽累則自無不弘毅矣弘非有所擴而大之也毅非有所作而强之也蓋本分之內不加毫末焉學者不知窮理而惟擴而大之以為弘作而强之以為毅是亦出於一時意氣之私其去仁道尚遠也

增銘宋朱子依仁齋銘曰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雖欲違之安得而違之

寬恕一

增易曰寬以居之　書曰寬而栗　又曰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又曰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又曰與人不求備　又曰無胥戕無胥虐　禮記曰寬而有辨　又曰君子不以其所能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愧人　小學紺珠曰寬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災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　匡衡傳曰寬仁和惠則衆相愛　漢卓茂傳論曰夫厚性寬中近於仁犯而不校鄰於恕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　世說衛洗馬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寬恕二

增宋史呂蒙正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曹參不擾獄市者以其能兼容善惡也　薛宣傳曰宣為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愛人而安利也）及為左馮翊當日至休吏（冬夏至之日不省官事故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日至吏以令休所由來久曹雖有公職事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隣里一笑相樂斯亦可矣　朱邑傳曰邑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仁愛於人

而安利也）未嘗笞辱一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　杜延年傳曰霍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　漢書王訢傳曰繡衣御史暴勝之過被陽欲斬被陽令王訢訢已解衣伏質仰言曰使君專殺生之柄威震郡國今復斬一訢不足以明威不如時有所寬以明恩貸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貰不誅　丙吉傳曰吉居相位尚寬大掾史有罪贓不稱職輒與長休告終無所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為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公府不案吏自吉始　黃霸傳曰霍光秉政遵武帝法度以刑

罰痛懲羣下由是俗吏尚嚴酷以爲能而霸獨用寬和
卓茂傳曰茂爲密令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
者茂避人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
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
而受何故言耶　郭躬傳曰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
典理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
十一事奏之皆施行著於令　陳寵傳曰永元六年寵
代郭躬爲廷尉性仁矜及爲理官數議疑獄常親自爲
奏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帝輒從之濟活者甚衆其深文
刻弊於此少衰　班超傳曰章帝時班超在西域衛候

李邑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毁超帝知超忠乃
切責邑令邑詣超受節度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
師徐幹謂超曰邑前毁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
之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以邑毁超故今遣之内省不
疚何恤人言　三國蔣琬傳曰琬在大司馬府東曹掾
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搆戲於琬曰公
與戲語而不見應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
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戒戲欲贊我耶則非其本心欲
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黙然是我之快也　王朗傳
曰朗遷少府奉常大理務在寬恕罪疑從輕　高柔傳

曰先公孫淵未反兄晃數陳其變及淵謀逆帝不忍市
斬欲就獄殺之柔上疏曰書稱用罪罰厥死用德彰厥
善此王制之明典也竊惟晃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爲凶
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之過
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爲晃信有言宜貰其罪　晉光逸
傳曰逸初爲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冒寒舉體凍濕
還遇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中臥令還大怒將加
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暫温則必凍死
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君子仁愛必不爾也故寢而
不疑令奇而釋之　王承傳曰承爲東海太守政尚清

淨不爲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
之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耶　北史房景伯傳曰
景伯除清河太守郡人劉簡武嘗失禮於景伯聞其臨
郡合家逃亡景伯督屬縣追之而署其子爲西曹掾令
喻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一時俱下　蕭撝傳曰撝
爲上州刺史嘗至元日獄中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
後赴獄主者爭之撝曰昔王長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
德竊懷景行以之獲罪彌所甘心諸因荷恩並依期而
至　宋如周傳曰嘗有人訴事於如周謂爲經作如州
官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爾何小人

敢犯我名其人慚謝曰祗言如周官作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則不敢喚如周官作如州如周乃笑曰令卿自責見侮反深衆咸服其寬雅　稗史彙編曰唐裴度在中書左右忽白以失印聞者莫不變色度即命張筵舉樂人不曉其故夜半宴酣左右復白印存度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其故度曰此徒出於胥吏輩盜印書券耳緩之則存急則投諸水火不復再得之矣時人服其弘量　唐書崔羣傳曰李師道既誅師古等妻子没入掖廷帝疑以問羣羣請釋之并還其奴婢貲產鹽鐵院官權長孺坐罪抵死其母耄丐子以養帝欲赦之以問宰相羣曰陛下幸憐其老宜即遣使諭旨若須出勑則無及矣於是免死羣凡啓奏平恕如此　崔仁師傳曰仁師為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累繫填獄詔仁師按覆始至悉去囚械為具食湯澣以情訊之坐止魁惡十餘人他悉原縱大理寺少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衆誰肯讓死決因而事變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豈有知枉不申為身謀哉及敕使覆訊諸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恕必無枉者舉無異詞　劉肅大唐新語曰盧承慶為吏部尚書總章初校内外官考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為之考曰

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辭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衆推承慶之弘恕　宋王溥傳曰李守貞據河中周祖將兵討之辟溥為從事河中平得賊中文書多朝貴及藩鎮相交結語周祖籍其名將按之溥曰魑魅之形伺夜而出日月既照氛沴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側周祖從之　王超傳曰超與高瓊同典禁旅嘗休暇他適過營壘軍校不時將迎瓊命加罰超以非公行不當加罪人稱其恕　山堂肆考曰宋富彦國少時嘗有詬之者公聞如不聞或以告公曰恐指他人曰明呼公名公曰天下固有同姓名者竟置不問　宋寇準傳曰準為丁謂讒貶未幾謂亦南竄道雷州準遣人以蒸羊迎境上聞家僮有欲報讐者乃杜門縱博毋得出伺謂行遠乃罷　左編曰文彦博嘗宴鈴轄廨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折馬廄為薪不可遏軍校白之座客股栗彦博曰天實寒可折與之神色自若　又曰韓琦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表裡無纖瑕可指亦絶寶也每開宴名客特設一卓覆以錦衣置盞其上一日酌酒勸座客俄為一吏誤觸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琦神色不動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　宋范純仁傳

曰純仁嘗曰吾生平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事君立朝接待寮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　稗史彙編曰范蜀公自許下過洛與留守文潞公司馬温公飯富鄭公第會有四玉杯遣温公以爲壽官奴偶碎其一潞公命申報蜀公曰君實當判之温公書曰玉爵難揮典禮雖聞於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可恕於斯人大笑釋之　墨莊漫錄曰歐陽文忠公爲政仁恕多活人命曰此吾先公之志也嘗曰漢法惟殺人者死後世死刑多矣故凡於死罪非已殺人者多活之　性理河間劉氏曰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

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　又武夷胡氏曰龜山天資怡曠濟以學問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閎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游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　宋史浩傳曰浩喜薦人才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郡上知之茂嘗毀浩曰卿豈以德報怨耶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爲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誣浩尤甚浩薦濟掌內制上曰濟非議卿者乎對曰臣不敢以私害公　遼耶律阿没里傳曰統和初皇太后稱制時叛逆之家兄弟不知情者亦連坐阿没里諫曰夫兄弟雖曰同胞賦性各異一行逆謀雖不與知輒坐以法是刑及無罪也自今雖同居兄弟不知情者免坐太后嘉納著爲令　金世紀曰景祖爲人寬恕能容物生平不見喜慍推財與人分衣解食無所吝惜人或忤之亦不念　牛德昌傳曰德昌遷萬泉令屬蒲陝荐饑羣盜充斥城門晝閉德昌到官即日開城門縱百姓出入榜曰民苦饑寒剽掠鄉聚以偷旦夕甚可憐也能自新者一不問盗皆感激解散　元謝讓傳曰讓爲刑部尚書刑部有按讓未署字而誤用印吏懼遂私效讓署事覺度無損於事且憐吏以罪廢遂視之曰

吾署也　輟耕錄曰建德路達魯花赤古篤魯丁守贛州路時有故吏丘往臨江貼補介魯尺牘見總管木八剌木即日録用就遣持俸鈔五十錠餽魯丘竟匿其鈔後木數得魯書而謝不及此疑焉因便使問之魯知爲丘匿即具書請失謝之罪丘聞惶赧無地令子奉鈔還魯終不受且爲隱其惡未嘗與人言　明陶安傳曰安知黄州賦稅從寛不以軍用缺乏而苛取於民不以兵數不足而强逼乎民百姓悅治　明紀曰成祖時禮部尚書呂震言於皇太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使進賓牘每以殿下過失上聞上指其妄言今宜疏此人皇

太子曰過失吾豈能無今至尊既不信之我又與人計較耶　明蹇義傳曰永樂十九年三殿災特勅廷臣二十六人巡行天下義及給事中馬俊分巡應天諸府問軍民疾苦黜陟文武長吏義以國家多事盡法繩吏人將不勝斥太甚者數人餘多寬假　周忱傳曰忱以大學士楊榮薦巡撫江南先是用大理卿胡槩為巡撫用法嚴忱一切治以簡易凡告訐輒不省或面詰忱公不及胡卿忱笑曰胡卿敕旨在祛除民害朝廷命我但云撫安軍民委寄正不同耳　明紀編年曰夏原吉嘗有從隸汚所服金織賜衣懼欲逃吉曰汚可浣何懼為又在部吏捧牘微文書押之因風墨汚吏懼袒肉以俟吉曰汝何與焉明日袖至上前自咎不謹被汚上命易之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二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三

人部三十二　寬恕下　義感

寬恕三

原 **兼容　薄責** 史記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　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增 **認馬　讓田** 東觀漢記卓茂爲丞相吏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失馬幾日對曰月餘日矣茂曰然此馬畜已數年遂解馬與之曰若非所失幸至丞相府還我乃步輓車去後馬主自得馬懷愧詣茂叩頭謝之　北齊書元文遙自洛遷鄴惟有地十餘頃家貧資以衣食魏之將季宗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奪文遙即以與之及貴其人尚在乃將家逃竄文遙大驚反加撫慰還以與之其人慚愧而不受彼此俱讓爲閒田

包荒　隱過 易包荒用馮河不遐遺　漢張安世傳安世爲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耶如何以小過成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汙衣冠自署適過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師古曰適讀曰謫

面壁　鼓琴 晉王述傳謝奕性麤嘗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　山堂肆考宋趙閱道爲成都轉運出行部內惟攜一琴一鶴坐則鳴琴看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於逆旅人不知是趙或狎侮之公頹然鼓琴不後

原 **無求備　不加聲** 論語無求備於一人　勻　帖晉鄭默不加聲於使僕

卿殆敗面　汝無爛手 世說支道林還東時賢並送於征虜亭蔡系前至坐近林公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合褥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瞋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　後漢書劉寬傳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汙朝衣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

增 **殺鵲不罪　認牛見還** 南史梁安成康王秀傳秀性仁恕左右嘗以石硯殺所養鵲齋帥請案其

罷秀曰吾豈以身傷人　後漢書劉寬常行道有人失牛乃就寬車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還乃謝曰慚負長者

請名唐介　**不怨章惇**　宋史文彥博傳唐介劾彥博介旣貶彥博亦罷至和二年復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彥博因言介頃言臣事多中臣病請如中復奏時以彥博爲厚時安置元祐宰執范純仁等於嶺南純仁聞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於江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

去纓秉燭　**飯登車**　人贊衣者倚子史有引纓美人絕其冠纓以臣進食醉於江南三年得王宮赴會不至左右皆坐命絕纓而後公聞之

污茵不斥　**唾面自乾**　之安車弗駁之車位八節成終之吏失茵宰相而象朝請醉去寫相王母不也吐士丈秀甘此人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公曰以醉失污茵何所容此人也不過汚丞相車茵耳遂不斥

雖有人唾某面某當拭之而已庶不爲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爲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自少至長無喜慍之色每有加陵者莫不退而愧服

劉訏不競　於可競之地　唐書宋璟傳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

宋璟莫涯　**中救蘇軾**　**獎拔仲淹**　宋史范純仁傳哲宗時蘇軾以策題爲言者所攻純仁曰軾以文章名世所論大臣忠佞不可以一言廢也仲淹因薦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仲淹以上書言事降知饒州後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學士呂夷簡與仲淹有隙及夷簡罷相仲淹乃自請與夷簡和仁宗曰仲淹復用卿豈不念舊惡乎夷簡曰臣向以公事忤仲淹非有他也

爲置牛犢　**不受馬價**　後漢書劉寬爲南陽太守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家人嘗失牛數日復得之其所侵食不乃爲置牛犢魏書盧昌衡爲徐州總管長史嘗有人乘馬逸食其禾昌衡不受其價曰此所畜牛馬

非爾故也　**容我擇乎**　舊唐書裴行儉有瑪瑙盤廣二尺餘文采殊絕軍吏捧盤歷階誤跌盤亦碎軍吏驚惶叩頭流血行儉笑而謂之曰爾非故也何至於是更不形顏色　新唐書婁師德傳師德在夏官注選迎者就案閱簿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坐

善田甲　**勿疑朝恩**　史記韓安國傳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唐書郭子儀傳魚朝恩陰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奉天入朝議者慮其有變及見帝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今人發先臣墓此天譴非人事也朝恩又嘗約子儀修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於公其下請以甲士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子儀以所聞告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疑乎

許朝謂　**未嘗指揮**　宋史曹彬傳彬征北漢爲都監仁宗時侍中曹彬言呂夷簡事因事權知開封府寬厚仁恕元昊叛吏史白事爲公上閩請加乃許行朝遣吏封合指揮吏元降指揮公曰元指揮未嘗不加書終未

牛肉密埋　**蛛絲忽**

人情也君何謝拒而不受

腹容數百，**胸吞八九**　晉周顗傳顗性寬容王導甚重之常枕顗膝指其腹曰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容卿輩數百人　漢司馬相如子虛賦吞雲夢者八九其胸中曾不芥蒂

笑而授牒　**誇不願知**　劉仁軌爲左僕射更日授牒有老媼解事謂仁軌曰不至謂仁軌未終媼撥牒笑曰本謂老媼解事乃不解事仁軌笑而授之有唐書狄仁傑傳仁傑爲相嘗有中書令婁師德薦之而仁傑不知知者以爲德量

別具甕　**惟令飲醇**　晉書謝安傳謝安爲相之初嘗以酒醉有犯法者有司欲推奏安寬之謂之曰人亦不可太察初來別酒可共

魚何足惜　**肉可共**　又未嘗見其怒書曰吾有人盜其菜但以糞汙之以酒肉飯食之　魚小可惜魚何足惜　王敦　會稽王世子廞與肉　以此服人推其弘量　晉書世說王安期作東海郡小吏盜池中魚綱紀推之王曰文王之囿與眾共之池魚復何足惜

隨 晉周訪傳鄉人盜訪牛於冢間殺之訪得之密埋其內不使人知 金太子允恭傳太子侍宴於常武殿
進膳有蜘蛛在盤中典食涅合恐懼失措太子從容曰蜘蛛吐絲乘空忽墜此中耳豈汝罪哉 吾不
忍害 汝何處來 北史王慧龍傳宋文遣刺客呂元伯購慧龍首元伯爲反間未屏人有所
諭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有尺刀元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遂舍之 又房景伯傳
景伯子文烈性溫柔未嘗嗔怒爲吏部郎時經霖雨絕糧遣婢糴米因而逃竄三四日方還文烈徐謂曰舉家
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 治去其甚 法依於輕 漢黃霸傳凡治道去其太甚者
耳霸以內寬外明得吏民心 又陳寵傳寵曾祖父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爲人議法當依於輕 不
問車幰 且止白衫 南史王志傳志父僧虔門風寬恕志尤惇厚所歷不以罪咎劾人門
下客嘗盜脫志車幰賣之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 唐書唐臨傳臨儉薄寡欲寬於待物嘗欲弔喪令家僮白家
取歸白衫家僮誤持餘衣懼未敢進臨察知之使名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之也 寢

米丏去 負奴以歸 南史沈約傳約少孤貧於宗得米數百斛爲宗人所侮覆米而去
及貴不以爲憾 唐書陽城傳城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于路城怪其故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
以歸及覺奴癡咎謝城曰寒而飲何責焉 不揚其惡 先稱所長 漢何武傳九江
太守戴聖行治多不法武爲刺史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
聖子賓客爲群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後聖慚服焉 晉紀瞻廣性冲約清達
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服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 掩過揚
善 藏垢匿瑕 漢丙吉傳吉居相位尚寬大好禮讓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
少有度量藏垢匿瑕所在有績 直荅作脯 徐呼更衣 北史牛弘傳弘弟弼好酒
而酗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荅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
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 南史宗室列傳吳平侯景子勵性率儉而氣度寬

裕左右嘗將羹至胸前翻之顏色不異徐呼更衣 持芻無根 取釵以償 晉朱
冲傳冲嘗以耕藝爲事有牛犯其禾稼冲屢持芻送牛而無恨色主愧之不復爲暴 元史蓋苗傳苗嘗出遇
一婦人失金釵道傍疑苗拾之苗令隨至門取釵以償婦後得所失釵愧陶來還 未嘗有怨
何所不容 嘗安平殿王乎傳手性通恕人負白自立未書有怨於人唐紀大后以徐有功用
去不恕擬拜殿中侍御史宗城潘好權著論稱之謂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 求爲
良耳 待何薄也 金韓防傳防性仁厚有家奴誣告防以馬責送頞人出境考之無狀有司
以奴還防防待之如初曰奴諏主人以罪求爲良耳何足怪哉人猜其長者 山堂肆考光武時王丹爲太子
少傅客有薦士於丹者因舉之後所舉者陷罪丹亦坐免客慚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爲太子少傅
乃爭客謂曰了之自絕何待丹之肯也更爲設食相待如訊 不見涯涘 爲所包
容 性理呂氏本中曰邑山大貴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涯涘不爲崖異絕俗之行以求世名署害紀狀

仁傑之入相也婁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數擠之於外太后嘗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
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果乃師德所然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爲其所包容久矣
已解持燭 毋懼遺庫 釋吏宋韓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也簡爾燃
公遽公以袖摩之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急呼曰勿易渠今解持燭矣善 唐書
裴行儉令贈人合爭請尋角沉香送者誤遺失已而恐懼潛進行儉招到謹之曰爾誤耳待之如故 庶
乎寡過 翕然太和 金毛碩傳碩字仲瑣知書州日有史生設書於頭詞步請訕懷屬皆
不能堪頎延之上座撕日使得嘗歸斯言庶乎育遙一統志明事至別永燉末知興化府德量寬弘吏民化
服孝待若無所爲而一郡之人翕然太和 知不加責 誤則從輕 唐錫季學登性
仁恕家僮爲馬所踶答折馬足登知不加責 漢郭躬傳永平中有兄弟共殺人者帝以兄不訓弟報兄重而
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躬謂章應罰金曰法令有故誤章傳令之謬

於事多誤書其文刑輕

吾未嘗惜此　鄉本無殺心

明紀編年夏元吉嘗有吏壞所寶石硯匿不敢見吉召諭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北史李士謙傳士謙有奴嘗與鄉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于手下震懼請罪士謙謂曰卿本無殺心何為相謝然可遠去無為吏拘

不以高卑見色　自無適莫存心

世說羊欣見晉室漸亂不復仕進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羊書常辭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為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士羊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之山堂肆考漢蔣琬代諸葛亮為政督農楊敏毀琬憒憒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後敏坐事繫獄眾謂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

枉鍾山之駕已泯夙嫌　備蔡州之人豈安新附

宋孫覺傳覺有德量為王安石所逐居鍾山覺杖策道舊從容累夕迨其死作文以誄之讀者稱之唐紀裴度入蔡州復以蔡卒為牙兵或以諫曰蔡人反側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即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

人寄

書置靴中直火焚而滅跡　杯留笥內何羽化以登仙

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列傳嶷性泛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有投書相告置靴中竟不視取火焚之舊唐書柳公權志耽書學不能治生為勳戚家碑版問遺歲時巨萬多為主藏所竊別貯酒器杯盂一笥緘縢如故其器皆亡問主藏者荅曰不測其亡公權哂曰銀杯羽化耳

水南巡檢詬丞相之驢　蕭山尚書誤觸官人之騶

山堂肆考宋富弼致仕歸洛著布直裰跨驢出郭逢水南巡檢盛儀呵引甚盛卒呵公下驢聲甚公不下卒乃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卒不曉所謂乃白其官方悟曰相公也下馬伏謁道左公揚鞭徑去明紀魏驥以尚書致仕家居常居郡城觸官舟官問之從者曰驥公也官不審驥曰弟應之曰魏驥也尚不審驥曰弟應之曰蕭山魏驥不言尚書也

宥過申枉洵君子所獨為　嘉善矜愚固聖人之足法

漢崔駰傳崔篆為建新大尹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穽此皆何罪而至於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宥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為君子將有悔乎篆曰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三國陸瑁傳瑁與暨艷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紀功以成美化宜遠模仲尼之汎愛中則郭泰之弘濟乃有益於大道也

呂參政若不聞知奚必詰其官位　曹相國反為坐飲何妨相與歌呼

稗史宋呂蒙正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曰若一知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不如不知也漢曹參傳參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何乃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和

失脯見疑於同宿便解衣以相償　竊物何損乎薄遊自賦詩而不輟

晉庾袞傳袞嘗寄宿逆旅同宿客失脯疑袞為盜袞默然無言便解衣償之後尋求得脯客還衣袞投之不顧稗史元楊鐵崖在松江嘗遊盤龍塘夜抵普照寺宿盜伺其亡盡竊所當物黎明家人往白先生賦詩

人求

不輕語客曰老鐵在是區區長物又奚足惜

寬恕四

增　有制　書寬而有制

笑而受屐　異苑沈驎士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屐驎士曰是卿屐耶即跣而反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驎士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

勿不為癡　又崔還言文叢宜親重那亂劾不知顯時蹤還丈寶不悅謂還曰好說乎才長子才身言與短此疑人耳道曰皆是寶事不為寵也

招還不罪　唐裴行儉傳行儉嘗賜馬及珍鞍令史私馳馬馬蹶鞍壞懼而逃行儉招還之不加罪

人皆安之　又高固傳固拜邠寧節度使固本宿將卑寬厚人皆安之然久在散位數為偏裨所輕笑及受命衆多懼固一釋不問

重聽何傷　漢黃霸傳霸為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重聽何傷且善助之無失賢者意

還遺以衣　漢吳祐傳祐在膠東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父父怒促歸伏罪性慚詣

請問持衣自首祐畀左右問其故具謀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穢之名可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過於本主 北史李士謙傳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於本主

不用不造 宋趙抃傳抃爲武安軍推官人有赦前僞造印更赦而用者吏當以死抃曰赦前不用赦後不造罪不當死讞而生之

吏設饌具 宋魏仁浦傳仁浦子咸熙性仁厚嘗會賓客僮數輩覆案碎器客皆驚懼熙色不變令吏設饌具

吏送還家 世說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從師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寧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送之還家

除禁燃燭 唐裴度平蔡州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燃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除其禁人始有生民之樂

攜壺以就 世說羅可性度寬家有擬殺其雞者可攜壺就之曰與子同里閈不能烹雞以待子我誠自提呼其妻孥環坐盡醉而歸

壯哉雀鼠 世說張士簡嗜酒疎戲忘懷家務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吳耗大半士簡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士簡笑曰壯哉雀鼠不復研問

照鏡車中 世說王衍常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一處讌飲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舉樏擲其面衍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乃出牛背上

歸直取牛 遼史蕭韓家奴傳家有一牛不任驅策其奴得善價鬻之韓家奴曰利己誤人非吾所欲乃歸直取牛

不銜田舍子 山堂肆考唐婁師德常與李昭德偕行師德體素肥頓不能遽步昭德遲之恚曰爲田舍子所留公曰我非田舍子復在何人竟不銜之

寬恕五

【增】（序）宋程顥序明道先生行實曰先生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行有常

【增】（策）唐白居易對人畏愛策曰舉其綱於長吏疎其綱於部官舍小過以示仁理大刑而明義則畏愛悅服之化闇然而日章於天下矣

義一

【增】釋名曰義者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　易曰利者義之和也　又曰知終終之可以存義也　又曰義以方外　又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書曰同德度義　禮記曰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　又曰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　家語曰義必明則民不犯　左傳曰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

義　穀梁傳曰春秋貴義而不貴惠　詩序曰殷其靁勸以義也　韓詩外傳孔子曰耳好聲目好色敵之以名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義　又曰遇君則修臣下之義出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老則修弟子之義遇等夷則修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修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　漢書律曆志曰義者成成者方故爲矩也　賈誼傳曰爲人臣者主爾忘身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義所在　公孫弘傳曰義者宜也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　司馬遷傳曰取予者義之符也　又曰夫人

情莫不貪生畏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
乃有不得已也　李固杜喬傳曰義重於生舍生可也
生重於義全生可也　宋張栻傳栻嘗曰學莫先於義
利之辨凡有所為而為者皆私也非義也　子牙子曰
義勝欲則昌　老子曰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文子曰
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疎存危國繼絕世立無後者義也
管子曰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
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
得也　尸子曰十萬之軍無將軍必大亂夫義萬事之
將也國之所以立者義也人之所以生者亦義也　淮

南子曰君子非義無以生失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
嗜慾無以活失嗜慾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義小
人懼失利　黃石子曰節義之士不可以刑威脅　又
曰以義克非義若決江河而溉熸火臨不測而擠欲墜
其克必矣　荀悅申鑒曰有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正
者義之要也　又曰君子有常交曰義也　鹿門子曰
民性多逆聖人導之以義　性理司馬光曰死黨友存
孤兒非義也明君臣之大分識天下之大義守死而不
變斯可謂之義矣　明王守仁曰處物為義是吾心之
得其宜也義非在外可襲而取也　楊繼盛曰論友於

三代之上當取縉紳休采之列論友於三代之下當取
諸山林草澤農圃工賈之間蓋君子小人之迭為隱見
每隨時世之盛衰而正人君子之相與惟取其義氣孚
固要不當必以區區之勢位拘也

義二

增尸子曰賢者之於天下曰貴乎義乎曰義是故堯以
天下與舜曰富乎義乎曰義是故子罕以不受玉為寶
曰生乎義乎曰義是故務光投水而沒三者人之所重
而不足以易義　漢鄒陽傳曰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
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修主上之

心　韓詩外傳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
活貧窮而曰吾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庭
七日七夜哭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能行此比
干且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餓於首陽而志益彰不輕
死亡焉能行此曾子褐衣緼緒未嘗完也糲米之食未
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活貧窮焉能行此　史記
曰屠岸賈誅趙朔公孫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
死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
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
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

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謀取他人兒匿山中嬰出謬呼曰與吾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隨嬰攻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縱不能立孤而忍賣之乎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為趙氏孤兒已死皆喜然趙氏孤兒乃反在

一統志曰周杞梁與華周俱齊人仕為大夫莊公伐莒為車五乘乘賓而梁周不與焉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　說苑曰左

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於王九復而王不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對曰臣聞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對曰臣聞古之義士不枉義以從邪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焉　賈誼書曰齊桓公之始霸翟人伐燕桓公為燕北伐翟至孤竹桓公歸燕君送入齊地百六十里問於管仲曰禮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寡人恐後世以寡人為能存燕而欺之也乃令燕君旋車割燕君所至而與之諸侯聞桓公之義皆服之　左傳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季文子餞之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　墨子曰墨子之齊遇故人故人曰今天下莫為義子為善不若已墨子曰今有子十人耕者一人處者九人耕者不可以不急何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為義子宜勸何以止我　史記吳世家曰諸樊已除

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國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義　孔叢子記義篇曰顔讐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讐以非罪執子路請以金贖焉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為多故二三子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　續漢書曰陳蕃既被害友人陳留朱震時為銍

令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拷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　漢桓典傳曰典舉孝廉爲郎中居無何會國相王吉以罪被誅故人親戚莫敢至者典獨棄官收斂歸葬服喪三年負土成墳爲立祠堂盡禮而去　廉范傳曰范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後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　三國王朗別傳曰朗少與沛國名士劉陽交友陽爲莒令未三十而卒初陽以太祖有雄才恐爲漢累意欲除之而事不會及太祖貴求其嗣子甚急陽親舊雖多莫敢藏者朗乃納受經年及從會稽

還又數開解太祖久乃赦之陽門戶由是得全　晉應詹傳曰初京兆韋泓喪亂之際依託之詹薦於帝即辟之自後位至少府卿詹卒遂制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趙氏祀程嬰杵臼之義祭詹終身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紀瞻字士遠歷陽太守沛國武嘏臨亡以家後不立手書寄託瞻悉迎接爲居宅衣服取足有若骨月少與陸機兄弟親善一門被誅瞻復爲營恤機女而嫁之由是士稱其篤義　世說曰郗公遭永嘉喪亂窮餒鄉人共食之公常攜兄子外甥二小兒往食鄉人曰各自窮餒以君之賢共欲存君耳恐不能兼食公於是獨往食

訖輒含飯著頰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　北史楊愔傳曰愔重分義輕貨財前後賜與多散之親族羣從弟姪十數人並待而舉火頻遭迍厄冒履艱危一餐之惠酬荅必重性命之仇捨而不問　唐紀曰魏元忠貶高要尉殿中侍御史王晙上奏申理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晙曰魏公以忠獲罪晙爲義所激顚沛無恨　唐竇參傳曰參爲萬年尉同舍當夕直者聞親疾惶遽參爲代之會失囚京兆按直簿劾其人參曰以不及謁而往參當坐乃貶江夏尉人皆義之　唐國史補曰宋清賣藥於長安西市朝官

出入移貶清輒賣藥迎送之貧士請藥嘗多折券人有急難傾財救之歲計所入利亦百倍長安言人有義聲賣藥宋清　五代史鄭遨傳曰遨與李振故善振後去唐事梁貴顯欲以祿遨遨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千里往視之由是聞者益高其行　梁紀曰梁以錢鏐爲吳越王羅隱說鏐舉兵討梁鏐以隱爲不遇於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　宋史趙汝愚傳曰汝愚父善應於故人之孤女貧無所歸聘以爲已子婦有嘗同僚者死不克葬子傭食他所善應馳往哭之歸其子而予之貲使葬焉道見病者必收恤之躬爲

煮藥歲饑旦夕率其家人輟食之半以飼饑者　岳飛
傳曰飛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
於其家父義之曰汝爲國用其徇節死義乎　王大寶
傳趙鼎謫潮大寶日從講論語鼎歎曰吾居北平時所
薦無一至者君獨肯從我遊過人遠矣　柳開傳曰開
性倜儻重義在大名嘗過酒肆飲有士人在旁辭貌稍
異開詢其名則至自京師以貧不克葬其親聞王祐篤
義將丐之問所費曰二十萬足矣開即罄所有得白金
百餘兩益錢數萬遺之　金史宋可傳曰可姑適大族
橐氏貞祐之兵夫及子皆死於難姑以白金五十笏遺

可可受不辭其後姑得橐氏疎族立爲後挈之省外家
可乃置酒會鄉鄰謂姑曰姑往時遺可以金可以橐氏
無子故受之今有子矣此全橐氏物非姑物也可何名
取之因呼妻子舁金歸之　輟耕錄唐義士傳曰唐珏
字玉潛會稽山陰人時總江南浮屠楊璉真珈者發趙
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攫珠襦玉柙焚其胔棄骨草莽
間唐聞之痛忿亟貨家具又執券行貸得百餘金乃具
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轟飲酒酣少年起請曰君儒
者將何爲唐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諾
中一少年曰發丘中郎將眈眈餓虎事露奈何唐曰余

畢籌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易誰復知之乃斲文木
爲櫃複黃絹爲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
之絕地以藏爲文而告詰旦事訖來集出白金羨餘酬
戒勿泄越七日總浮屠下令裒陵骨雜置牛馬枯骼中
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杭民悲戚不忍仰視了不知陵
骨之猶存也　又曰張毅父宋丞相文公友也公貴顯
時屢以官辟不就江南既內屬公自廣還過吉州城下
先生來見曰今日丞相赴北某當偕行既至燕寓於公
囚所側近日以美饌饋凡三載始終如一且潛置一櫝
公受刑日即以藏其首復訪求公之室於俘中俾出焚

其尸毅父收拾骸骨襲以重囊與先所函櫝南歸付公
家葬之　元史杜本傳曰本湛靜寡欲無疾言遽色與
人交尤篤於義有貧無以養親與貧以爲學者皆濟之
一統志曰元何瑋伯祥次子歷遷御史中丞成宗崩
丞相阿忽台奉皇后旨集議祔廟及攝政事瑋難之阿
忽台曰中丞獨不畏死耶瑋曰畏不義耳苟死於義何
畏　明紀曰太祖時浦江鄭氏十世勿異爨食指至千
餘人田賦各有所司凡出納錐絲毫咸有文可覆無敢
私諸婦惟事女工不與家政子孫孝謹執親喪哀毀三
年不御酒肉後被人妄訐其家與權臣通財必死其宗

長鄭濂與從弟湜兩人爭先就吏上憐之曰我知鄭門無是也　明方孝孺傳曰孝孺從宋濂卒業濂致仕居浦陽坐事徙蜀孝孺欲往省不獲爲文願天願減己算以延師齡　明紀曰英宗時都指揮門達有寵自計得進言別是非於御前者惟李賢與袁彬二人而已乃使邏卒摭彬陰私數十事上之乃下獄拷掠欲置彬死罪有彩漆軍匠楊暄憤然不平上疏論救上令達逮問達逼暄令供李賢指使暄佯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但我言於此無人証見不若請多官廷鞫我對衆言之彼得無辭達信之遂以聞命中官會法司官訊於午門暄大言曰死則吾死何敢妄指他人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教我扳指也達失色計沮彬遂得從輕調南京錦衣衛指揮僉事

義三

【原】成命　斷恩（左傳臣能成命爲義禮記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安居　正路（左傳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晉文公於是出定襄王注云以示義事君之義也孟子義人之正路也）滅親　療友（左傳石碏純臣也大義滅親蜀志張嶷字伯岐病篤家貧冀太守何祇名爲通厚嶷宿與疏闊乃自擧詣祇托以治病祇傾財醫療數年除愈）制事　利物（書以義制事易利物足以和義）【增】引賢　尊老（韓詩外傳孔子曰引賢義也桂巖子義耆尊老）【原】償羊給食　以馬易棺（晉王育傳育爲人傭牧羊折蒲

學書忘而失羊將鬻身以償之同郡許子章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復以兄子妻之爲立別宅分之貲產　後虞劉琨傳琨見士大夫病亡道次以馬易棺脫衣斂之）不謀舊國　遂救故知（周紀樂毅去燕之趙趙王欲圖燕樂毅泣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若獲戾放於他國終身不謀趙之徒隸況燕昭王後嗣乎又劉翊傳翊遇故知困餓於路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乏）詩書爲府　富貴如雲（左傳詩書義之府也論語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增】楊俊恤孤　樓護養老（三國楊俊傳俊字季才同郡王象少孤爲人僕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俊嘉其才質贖象著家中聘娶立屋然後與別前漢書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嫗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豈忍邀功　不敢言枉（魏略韓約失衆從羌中還依郭憲衆人多欲取約以邀功憲曰人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遂擁護厚遇之其後約病死而田樂陽逵等就斬約頭當送之逵等欲錄確著憲名下憲不肯在名中言我常不忍生圖之豈忍取死人以邀功乎　後漢段熲傳諸羌逼并涼二州熲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閎貪共其功稽固熲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閎歸罪於熲熲坐徵下獄輸作左校於是吏人守闕訟熲朝廷知熲爲郭閎所誣詔問其狀熲但謝罪不敢言枉京師稱爲長者）戴乾履坤　叩鐘伐鼓（漢李固傳梁冀誅固露固屍於四衢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乃左提章鉞右秉鐵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　世說龐士元見司馬德操曰僕生出邊陲寡見大義若不一叩洪鐘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碎石擲冠　下車策馬（一統志宋陳敏知台州朝命立元祐黨籍碑敏不肯立監司促之急敏曰誣司馬公爲姦是誣天也倚立之敏碑其石或磬敏敏曰殺死且不辭何勤之畏遂掛冠去　後漢劉翊傳陳國張季禮遠赴師喪遇寒冰車毀頓滯道路翊見而謂之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達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策馬而

去
當以死任　不為利回　後漢馮魴傳王莽末湖陽大姓虞都尉反城稱兵與同縣申屠季有仇謀殺季族季亡歸魴都尉從弟長卿以欲執季魴叱長卿曰吾與季雖無素顧士窮相歸要當以死任之柰何為言遂與俱歸　又穀梁傳君子之行動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
斗南一人　軍中二士　三國志梁習傳注王思與習俱為西曹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太祖指太祖大怒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乃馳還自陳己罪罪應受死太祖歎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　唐狄仁傑傳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病當使絕域仁傑請代行長史藺仁基義之曰斗南一人而已
托稱愚客　素聞范名　晉書馬隆傳少而智勇好立名節魏兗州刺史令狐愚坐事伏誅舉州無敢收者隆以武吏託稱愚客以私財殯葬服喪三年列植松柏禮畢乃還　後漢范式傳[illegible]俱會于路[illegible]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達范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illegible]事畢不知馬所歸[illegible]騎曰故廬郡太守[illegible]好周人窮急不獨當是[illegible]聞范名以為然即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服其好義
過閭不入　磨鏡得前　人物志隋李知本元氏人事親篤至兄弟雍睦子孫百數家庭無間言大業末盜賊過閭不入且相戒曰無犯義門　世說漢徐孺常事江夏黃瓊及瓊歿往會葬無資齎磨鏡具自隨所在取直然後得前
慶喜弔憂　國語夫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弔其憂
分多割少　三國志王朗傳朗收恤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
乞分食邑　使立門戶　三國志曹真傳真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二人早亡真愍之乞分所食邑封二人[illegible]褒其義　又蜀書張裔傳裔少與犍為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成立者裔迎留與分屋而居同事恭母恭子長為置產使立門戶
壞室出喪　傾錢辦葬　金史兗州王去非家居教授束脩有餘輒分惠于人比鄰有喪忌東出西北皆人家南則去非家也乃壞其室使南去　宋查道傳父初赴舉貧不能上親族以錢三萬遺之道出過父友呂翁家翁喪貧無以葬其母兄將鬻女以事道傾褚中錢以與之且為其女擇配別加資遣
同

好同惡　無高無多　文子[illegible]篇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　鹽鐵論義貴無高義取無多故舜受堯之天下太公不避周之三公
可以怒士　不在正人　[illegible]
圖中瘞鹿　堂上埋金　[illegible]
呼郎婆　[illegible]
自勸弟子　恒[illegible]
兄雖在外　我豈負初　[illegible]
烏飛準繩　[illegible]宇宙水地篇夫水準繩此不流至平而止義也[illegible]
水流平止
不拘小節　以濟大事　後漢楊政傳[illegible]
烏人之義[illegible]
郭元振年十六與薛稷趙彥昭同為太學生家嘗送資[illegible]

錢四十萬會有緦服者叩門云五世未葬各在一方今欲同時遷窆乏於資財聞公家信至頗能相濟否公即命以車一時載去略無留者亦不問姓氏深爲薛趙所訥元振怡然曰奉彼大事其何詰焉

質賁使去　連不忍爲　宋郝質傳質爲鈐轄使詣貝州文彥博至命部城西回河上有亭甚壯彥博慮爲賊焚遣小校領千守而質使千往他營度戰具千辭質曰其焚吾任其責千去而亭焚彥博將斬千質繼至帳下曰千之去質實使之罪乃有質願代千死　史記魯仲連傳趙平原以千金爲仲連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

與士咸貴　非僕所聞　宋范仲淹傳仲淹在蘇州得南園地館築將居陰陽家謂必踵生卿相仲淹曰一卜家貴孰若與士咸貴乎遂即此地建郡學於近郭買負田數千畝爲義莊以養族人之貧者　隋書榮建緒傳建緒性甚亮直與高祖有舊及爲丞相拜息州刺史將之官高祖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耳建緒自以周之大夫因義形於色曰明公此言非僕所聞

吾敬元達　君慕承宮　三國志陳矯傳陳登曰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　又鍾離牧傳牧躬自墾田陸熟縣民有識認之牧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繫獄牧爲之請長曰君慕承宮自行義事僕爲民主當以法率下　注曰承宮書在家陰山中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宮便推與而去見續漢書

終不背本　素未相識　三國志臧洪傳太祖圍張超於雍丘超言惟恃臧洪當來救我衆人以爲袁曹方睦而洪爲紹所表用必不敗好招禍遠來赴此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背本者　又陸瑁傳瑁與同郡徐原爰素不相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爲起墳立墓收導其子

自稱丞相　不隨將軍　宋劉子俊傳子俊與文天祥友善天祥開府興國子俊以宣教郎空坑兵敗子俊招集散亡與鄒渢趙潮州天祥再敗子俊被執自稱文丞相元兵謂已得天祥遂不窮追　南史王元邈傳齊高帝之鎮淮陰爲宋明帝所疑乃北勸觀遺書結元邈元邈長史房叔安進曰夫布衣韋帶之士銜一餐而不忘義使之然也今將軍居方州之重托君臣之義無故不舉忠孝而棄之三齊之士寧蹈東海死耳不敢隨將軍也元邈意乃定

創室以館　裂素爲書　一統志宋吳國鑑海康人紹聖初爲太廟齋郎退居於家先是居人舍寇準爲丁謂所害自後無人敢舍遷官者及蘇軾謫雷州國鑑特創室館之因是連坐　漢范式傳陳平子長沙人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殁後但以尸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爲書以遺式妻從其言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以爲死友乃身自護平子妻兒送喪於臨湘哭別而去

霸不爲此　介寧有是　三國臧霸傳太祖在兗州以徐翕毛暉爲將兗州亂翕暉皆叛後亡命投霸太祖令劉備語霸送二人首霸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爲此也備以霸言白太祖太祖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　宋梁鼎臣傳讒者謂石介走遼杜衍會同掾屬莫對鼎臣獨曰介寧有是願以闔門證其死衍探懷出奏稿示之曰吾既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如是未可量也

告蔭養母　輟畚嫁婦　輟耕錄顧仲庸與張文友交文友縣尹秩滿一日暴卒時仲庸留京師友人以訃告戒勿泄曰文友貧而殁在六品選人中吾將與其子爲地即奏告當路者曰張文友已病矣願致仕因代入狀中書遂俾以奉政大夫嘉定知州致仕又代文友之子告蔭注常州晉陵縣尉便其養母也其家悉無所知　宋陳規傳規嘗爲女求從嫁得一婦甚閑雅怪而詢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也亂離夫死無所託鬻身求活規即擇婿飭[illegible]之歸首感泣

與同豐約　請均煎輸　三國志陸瑁傳瑁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游處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　宋王庠傳庠榮州人祖伯琪以義著於鄉州有鹽井籍民煎輸多至破產惟有得之家得免伯琪請於州均於官戶

一毫勿受　萬戶爲輕　元許衡傳衡有餘則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弗義勿受也　史記虞卿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以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已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日饋不樂　歲送爲常　一統志元孫秀實喜周人急里人王仲和常托秀實貸富人鈔貧不能償逃去數年其親思之疾秀實日饋薪米存問終不樂乃悉爲代償取券還其親後訪仲和使歸父子歡聚　誠齋雜記張堪物故南陽饑朱暉聞堪妻子

貧窮乃自往候視其困厄分所有以賑恤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百匹以爲常

解驂贖石父 營葬歸仲翔 史記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驂贖之載歸勿謝 山堂肆考 唐郭仲翔元振弟之子也元振以托姚州都督李蒙表爲判官時吳保安以仲翔同里見仲翔曰願得因子事李將軍仲翔力爲之蒙表爲掌書記後蒙與蠻戰及仲翔亦被執蠻人必求千縑乃肯贖會元振物故吳保安欲營歸仲翔苦無貲乃力居貨十年得縑七百都督楊安又以官貲助之保安即以畀蠻得仲翔歸

懷銀以授子 償金不語人 宋樂谷傳谷與韓存寶善存寶爲河州將存寶得罪自度必死謂谷曰我死無所惜顧貴子不免饑寒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變姓名懷銀步往授其子人無知者 元鄧文原傳文原初客京師有一書生病篤取橐中金囑文原以歸其親既死而同舍生竊金去文原買金償死者家終身不以告人

賤吏不敢辱 老母爲獨留 宋袁韶傳韶於臨安置妾家之有殊色問之泣曰妾故趙知府女也父殁家貧故鬻妾以爲歸葬計耳即遣還之其婿沈曰許女聘財猶未足以給歸費且用破矣將何以其歸韶徐曰賤吏不敢辱娘子聘財當以相奉且問其家尚不給盡以橐中貲與之 新唐書羅珦傳珦以婢遺珦子嫁問所從來答曰女兄九人皆爲官所賣留者獨老母耳珦惻然爲焚券召母歸之

小人不忍刻字 童子乃拔佩刀 宋史崇寧初詔郡國刻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碑工李仲寧使刻之仲寧辭曰小人家舊貧寠因刻蘇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暖今日以好人爲名不忍下手太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餽以酒從其請焉 漢彭修傳修年十五時父爲郡吏得休與修俱歸道爲盜所劫修乃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耶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

孔車可爲長者 趙貴寧同衆人 漢主父偃傳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收者獨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 北史趙貴傳貴拔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將吏奔散莫有守者貴謂其黨曰吾等荷賀拔公國士之遇寧可自同衆人乎因滿泣歔欷詣悅詐降請收葬岳悅

文侯軾廬於干木 馮煖燒券於

薛人 白帖段干木富於義故千乘爲之軾廬諸侯爲之止戈 戰國策馮煖爲孟嘗君收債於薛矯命以債賜諸民燒其券長驅到齊孟嘗君曰債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煖曰君云市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珍寶滿內府狗馬實外廄美人充後宮君家所寡有者義耳竊以爲君市義

米囷應公瑾之請 麥舟助曼卿之喪 吳書魯肅傳肅家富以賑窮爲務甚得邑人歡心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二囷米各二千斛肅乃指一囷與瑜瑜益知其奇也遂訂交焉 冷齋夜話宋范堯夫少時文正公遣往蘇州取麥五百斛見故人石曼卿二喪未葬留滯丹陽堯夫即以麥舟付之單騎自歸至家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因道曼卿事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石乞烹身以殉白勝 漸離矐目猶報燕丹 左傳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 史記荆軻傳秦滅燕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姓名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後始皇召見之人有識者曰此高漸離也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稍益近焉漸離乃以鉛置筑中舉筑撲始皇不中以死之注宋子縣名

觀師生於金氏乃始明倫 語兄弟於房家兼能有禮 元金履祥傳何基王柏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之繫於倫常也 北史房景伯傳景伯有弟亡讓食與喪期不內御其次弟景先亡其幼弟景遠朞年哭臨亦不內御鄉里爲之語曰有義有禮房家兄弟

即自縛而詣賊 弟不如兄 爲遺書以托孤女還配子 後漢趙孝傳王莽時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爲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放之 輟耕錄國初張公可與李公仲方鮮于公伯機同仕於朝既而張除湖省郎中李除都事鮮于除浙東宣慰經歷胥會於杭歡甚李卒于官張移書鮮于曰仲方歿矣家貧子幼若不爲之經紀則孤寡何所依也吾以一女配其仲子矣鮮于聞訃哀祭成禮亦以一女許贅其長子

舍生奚惜 環珮鬻於夫人 送

死堪憐羔鴈禮諸太守晉紀吳興太守虞潭等共起義兵討蘇峻潭母孫氏謂潭曰汝當舍生取義勿以吾老爲累盡遣家僮從軍鬻環珮以給軍費　晉吳逵傳時經荒饑疾病逵家合門死者十有三人逵亦病篤其喪皆鄰里以葦席裹而埋之逵夫婦既存家極貧窘冬無衣被晝則傭賃夜燒甎甓期年成七墓十三棺時贈一無所受太守張崇義之以羔鴈之禮禮焉

爲文往哭辛棄疾懷故人　修史不書鄭陶孫忘舊主宋辛棄疾傳棄疾嘗與朱熹遊武夷山賦九曲櫂歌熹書克己復禮夙興夜寐題其二齋熹歿偽學禁方嚴門生故舊無送葬者棄疾爲文往哭之　元鄭陶孫傳陶孫弟陶孫授翰林院國史編修會纂修國史至宋德祐末年陶孫曰臣嘗仕宋宋是年亡義不忍書書之非義矣終不書

始雖不許豈因墮井而二心　今何可言敢謂同朝之異議華嶠譜序華歆避西京之亂與鄭太等六七人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與俱皆哀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已在危險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無故受之若有進退可中棄乎衆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乃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卒共還出之而後別　宋紀哲宗時安置元祐宰執范純仁等於嶺南純仁諸子欲以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爲請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

義四

增 金尉盧江七賢傳陳翼盧江舒人也行到監縣見道邊有一馬傍有一病人呼曰吾是長安鍾公鄉關壹一紫土來孜今病不能復前翼扶歸養視積日病篤曰有金十餅素二十匹死賣以殯殮餘與主人說死翼賣素買棺衣衾殯斂以金置棺下騎馬出入其兄長公見翼乘馬告吏翼具言之棺下得金長公叩頭以金十餅投其門中翼送長安還之後翼爲潯陽尉號潯陽金尉

取未陳書除守樓名狀太建中食建昌邑邑戶送米至於水次親戚有須之者皆令取之數日便盡度家尋致乏絕

準瞯胎讀子畋漁篇章瞯胎義也

儒爲土地儒行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

遂自表免

漢李膺傳膺死門生故吏皆禁錮侍御史景毅子顧膺門徒未有錄牒故不及遣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

見譖不謝漢范滂傳滂字孟博以鉤黨繫獄尚書霍諝理之得免到京師往見諝而不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祁奚有自伐之色竟無所言

兵不可劫尸子夫爲義者不可劫以兵不可懸以利

解衣投地唐紀徐敬業之敗也弟敬真流繡州逃歸至定州爲吏所獲敬真乃引海內知識云有異圖冀以免死彭城長史劉易從亦爲敬真所引將刑於市吏民以其無辜遠近奔赴解衣投地曰爲長史求冥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

卒列其枉唐李嶠傳來俊臣構狄仁傑等獄將抵死敕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驗德裕等內知其冤不敢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爲見義不爲者卒與二人列其枉忤武后旨出爲潤州司馬

德秀湩流唐元德秀傳初兄子襁褓喪親無資得乳媼德秀自乳之數日湩流能食乃止

聖人何畏性理君子畏義而有所不爲小人直不畏其聖人則動不踰矩何義之畏乎

辭駢薦友漢朱暉傳暉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常哀之及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爲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

魂魄不慚漢任末傳末蜀郡繁人也游京師教授十餘年友人董奉德病亡洛陽末躬推鹿車載喪致其墓所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敕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慚如其無知得土而已

秋斂冬藏禮記秋斂冬藏義也

送抵天涯范陽家志盧多遜門下士有神英蘇冠兩人者平生多器重之獲罪之後賓客雲散二人徒步送抵天涯而還英後名放即明遠冠易名易簡魁天下爲參知政事陽

李約密行尚書故實李約爲兵部員外汧公之子也識度清曠迴出塵表嘗江行與一商胡舟相次商胡病甚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絕色也又遺一珠約悉唯世及商胡死財寶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胡時約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也後死胡有親屬來理貨財約請官司發掘檢之夜光果在

燕趙美談續世說劉守光攻陷滄州呂兗被擒族誅子琦年十五將就戮有趙玉者幽薊義士也久遊兗門見

琦臨危趙謂監刑者曰此子某之同氣也幸無濫焉乃引之同去復玉遇疾時親爲扶持供其醫藥玉卒代其家營葬事玉之子曰文度既孤而幼琦誨之甚篤及其成人登進士尋升官路琦之力也時議者以爲非玉之義不能存呂氏之嗣非琦之仁不能德趙氏之孤蔑趙之士亦爲美談

走人所急唐李漢傳濟重然諾走人所急

復與誰語世說魚豢魏略曰脂習與少府孔融親善融被誅時許中百官與融親善者莫敢收恤習獨撫而哭之曰文舉卿舍我死我當復與誰語者

仁救安危満子得一篇卞教安危謂之義

成匿李孤漢書李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燮年十三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燮姊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歿在君矣成乃將燮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陰相往來

任安不去太平御覽漢衛青日衰而霍去病日貴故人門下多事去病輒得官爵惟獨任安不去

田横客笑人南史晉安王子懋傳陸超之雅爲子懋所知子懋既敗于琳之勸其逃亡答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惟孤晉

安之眷亦恐田横客笑人

上表白大節唐李華傳張巡死節時睢陽人猶其功以爲降賊肅宗未及知華子翰傳巡功狀表上之帝由是感悟而巡大節白於世義士多之

義五

增詩唐陳子昂懷田光詩曰自古皆有死殉義良獨稀奈何燕太子尚使田生疑伏劍誠已矣感我涕沾衣

增宋邵雍爲善吟曰人之爲善事善事義當爲金石猶能動鬼神其可欺事須安義命言必造肝脾莫問身之外人知與不知

增序唐韓愈張中丞傳後序略曰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功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坐大驚

增論金史完顏仲德張天綱傳論曰金之亡不可謂無人才也若完顏仲德張天綱豈非將相之器乎昔者智伯死又無後其臣豫讓不忘國士之報君子謂其無所爲而爲之眞義士也金亡矣仲德天綱諸臣不變所守豈愧古義士哉

增雜文明張居正義命說曰命不可必可必者義也命

之所在雖聖人有所不能違義之所在雖造物有所不可奪韓子曰禍與福存乎天賢不肖存乎我在我者吾將勉焉在天者吾何知哉是故孔子不以戹易其聖顏淵不以窮易其仁伯夷叔齊不以餓且死棄其義衡且擊之彼將安之升且沉之彼將順之是故得之不喜喪之不戚生之不貪夭之不怨彼其視富貴福澤貧賤憂戚如波濤之於巨石也豈以其紛然者動於中哉是所謂義也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然哉雖聖人固亦惟知有義而已彼蒙蒙瞶瞶者固將行險以僥倖而猾慾之流又不達順

受之正脣脣焉與造物者較其多寡責其期效不得則憤怨熱中屈原以之自沉賈誼以之哭泣申徒狄鮑焦之流負石蹈海而不悟是何異以蠡測海以丈度天欲以區區之義上干造化之運不亦悞乎是故學者亦惟循吾義而已至於命非所可與也

義感一

【補】韓詩外傳曰君子潔其身而同者合焉善其音而類者應焉　黃石子曰祿重則義輕死　又曰勵以義則士死之

義感二

【增】呂子士節篇曰齊有北郭騷者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閒晏子見疑於齊君出奔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焉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伉(當也)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笥而從造於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於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　說苑曰齊遣兵攻魯見一婦人將兩小兒走抱小而挈大顧見大軍且至抱大而挈小使者甚怪問之婦人曰大者妾夫兄之子小者妾之子夫兄子者公義也妾子者私義也寧濟公而廢私耶使者悵然賢其辭即罷軍還對齊王說之曰魯未可攻也匹婦之義尚如此何況朝廷之臣乎　漢韓信傳信曰漢王遇我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背義乎

季布傳曰項籍死高祖購求布布匿濮陽周氏乃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其所乃許諾伺閒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布　韓延壽傳曰延壽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

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疾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三老嗇夫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願以田相移(移猶傳也)終死不敢復爭　田叔傳曰田叔爲魯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人笞之怒曰王非汝主耶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　後漢鄧訓傳曰訓拜護羌校尉以病卒官其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

使君已死吾曹亦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訓前在烏桓校尉時吏士也)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傿傿歎息曰此義也遂家家爲訓立祠　申屠蟠傳曰蟠同郡緱氏女玉爲父報仇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爲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閭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爲讞得減死論　謝承後漢書曰張儉避黨禍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蘧伯玉恥獨

爲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明廷明府也)今日載其半矣欽歎息而去　三國志招傳曰招年十餘歲就學樂隱隱爲車騎將軍何苗長史值亂隱死之招與其同學觸蹈鋒刃共殯殮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同學皆走盜欲斫棺招垂淚請免盜以爲義去之　太史慈傳曰慈避禍之遼東北海相孔融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後融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贍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爲賊所圍汝宜赴之慈單步徑至都昌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求行

融曰今賊圍甚密衆人皆言不可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慈對曰昔府君傾意於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遣慈之意耶　晉劉弘傳曰荊州都督劉弘每有興發手書付守相丁寧款密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劉敏元傳曰永嘉之亂敏元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而行爲盜所劫敏元已免乃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敏元請以身代願諸君赦之有一賊瞋目叱敏元曰吾不放此公憂不得汝乎敏元奮劒曰吾豈望生耶當殺汝而後

死此公窮老神祇猶當哀憐之吾親非骨肉義非師友但以見投之故乞以身代諸大夫慈惠皆有聽吾之色汝何有靦面目而發此言前將斬之盜長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害之犯義乃俱免之　北史蘇瓊傳曰瓊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兄弟對衆人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何如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　房景伯傳曰景伯弟景遠重然諾好施與頻歲凶儉存濟甚衆平原劉郁行經齊兗之境

忽遇劫賊呼曰與君鄉近何忍見殺賊曰若言鄉里親是誰郁曰齊州主簿房陽是我姨兄陽是景遠小字賊曰吾食其粥得活何得殺其親遂還衣物蒙活者二十餘人　唐紀曰李日知爲刑部尚書在官不事捶撻而事集刑部有令史受勑三日忘不行日知怒欲捶之既而謂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撩李日知嗔受日知杖不得比於人妻子亦棄汝矣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　宋史蘇軾傳曰軾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舉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爲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

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　岳飛傳曰飛除荊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飛義率衆來歸　金張潛傳曰里有兄弟分財者其弟曰吾家如此獨不畏張先生知耶遂如初　元朶爾直班傳曰頻不花數侵辱朶爾直班欲坐以供需失期違剌罕軍帥王不花奮言曰平章國之貴臣坐不重茵食無珍味徒爲吾曹軍食耳今百需立辦顧欲誣之是無人心也吾曹便當散還鄉里矣脫脫遣國子助敎完者至軍中害之完者反加敬禮語人曰平章勳舊之家國之祥瑞吾苟傷之人將不食吾餘矣　呂思誠傳曰思誠爲

景州蓚縣令一日買羊劉智社民李持酒來見愬其弟匿羊思誠叱之退又王青兄弟四人友愛彌篤思誠至其家取酒勸酬歡同骨肉李之兄弟相謂曰我等終不敢見尹矣各具酒食相切責悔前過析居三十年復還同爨　明陶安傳略曰洪武乙巳信州賊攻城公登城諭賊曰爾皆吾民反爲賊用得毋失計乎衆曰使皆如太守豈有今日遂逃遁　一統志曰婁觀洪武末爲鄢陵知縣民多豪猾難治觀選邑中老成人素信服者使陳德義以勸諭之遂皆感化又貧民負稅者捐俸置酒肴請其富者代輸之民懷其德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三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四

人部三十三 義感

義感三

原 還馬　弛兵 後漢范式傳孔嵩辟公府之京師宿下亭盜竊其馬尋知是嵩乃責讓曰孔嵩善士豈宜侵盜乎送馬還之 又姜詩妻傳赤眉過姜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

增 送筍　進藥 一統志南北朝沈道虔武康人有人竊其屋後大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乃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慚不取 漢鍾離意傳意爲瑕丘令吏有檀建者盜竊縣内意屏人問狀建叩頭服罪不忍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之爲建設酒謂曰吾聞無道之君以刃殘人有道之人以義行誅遂令建進藥而死

原 崔琦亟逃　張儉止匿 白帖崔琦謁刺梁冀冀令刺客陰殺之客見琦耕陌上讀詩諷詠乃以實告曰君賢不忍相殺君可亟逃吾亦從此亡矣遂去之 後漢孔融傳張儉爲中常侍侯覽所怨覽刑章下州郡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於褒不遇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爲君主耶因留舍之

增 相約不入　爲語而去 漢鄭元傳元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元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 蜀志劉平素輕先主恥爲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

袁盎長者　戴封賢人 漢袁盎傳梁王使人刺盎使者至關中問盎稱之皆不容口乃見盎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也 後漢戴封傳封遇賊財物悉被掠奪惟餘七匹縑賊不知處封追以與之曰知諸君之故送相濟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器物

對雞不餐　獲虎出呪 世說樂羊子遊學七年妻常躬勤養母有他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泣而不餐姑怪問其故對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亦感悟棄去 漢童恢傳恢除不其令時民常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惟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伏罪自知非者當呼號稱寃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

其一視飯嗚呼蹈躍自書遂令放釋吏人為之歌泣

各為異人　**負此良友**　漢李燮傳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二子時燮年十三姊文姬乃告其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君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令燮變姓名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晉周顗傳王導不知顗救己而甚銜之後料撿中書故事見顗表救己殷勤款至導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閉門自撾　**脫巾固請**　漢繆彤傳彤兄弟四人皆同產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爭鬭之言彤乃掩戶自撾曰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道將以整齊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又高鳳傳鄰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鬭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

當奉嫡母　**顧易孤孫**　漢陳武傳陳表武庶子也兄修亡後表母不肯事修母表曰兄不幸早亡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為表屈情承順嫡母是至顯也若母不能直當出別居耳表於大義公正如此由是二母感悟雍睦十六國春秋前趙錄王延年二十五喪二親奉叔父孝聞子良孫及弟從子為賊所掠延年追而請之賊以良孫歸延年延年拜請曰我以少孤為叔父所養此叔父之孤孫也願以子易之賊曰君義士免之

引答太守　**深忌將軍**　漢許荊傳荊為桂陽太守常行春到耒陽縣人有蔣均者兄弟互相言訟荊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均兄弟感悟各求受罪晉紀劉裕遣沐謙往刺司馬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未得間乃夜稱疾欲因楚之問疾而刺之楚之果自齎藥往視情意動篤謙不忍發乃出匕首以狀告曰將軍深為劉裕所忌願勿輕率以自保全遂委身事之為之防衛

蹈垣以去　**望城而止**　[illegible]史五代萇從簡為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有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二卒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歎曰吾公欲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羅出而告之使其違以帶獻從簡垣而去不知其所之一統志元陳子恒為拍遣縣尹廉而能寬累專不動其心有甲乙書造於庭子恒

以大義曉之自是有訟者皆望城而止

敢侵許掾　**毋負張公**　漢許荊傳荊少為郡吏兄子世常報仇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荊乃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荊不能訓導兄既早歿一子為嗣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荊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元張養浩傳浩濟南人選堂邑尹前盜例望參閱養浩曰彼皆良民飢寒所迫不得已而為耳復加之刑猶以盜目之是絕其自新之路也悉焚之眾皆感泣相戒曰毋負張公

倒戟以禦　**破家相容**　左傳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初趙宣子田于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食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漢張儉傳儉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

遺錦送縣　**持衣詣闕**　一統志漢閻憲為綿竹令邑人長什伍遺錦送縣憲曰夜行得道物是天賜也今為持來曰縣有明尉犯凡河曾漢吳祐傳祐在膠東政惟仁簡以身率物有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閤持衣自首

推尋其主　**何負吾君**　漢劉矩傳矩為雍丘令以禮讓化民皆成禮行事衛路得遺者皆推尋其主北史鄭述祖傳述祖為其父道此為完州刺史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故負吾君號以歸首述祖承之自是無盜百姓歌之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相同

莫有取者　**尚可仕乎**　三國鍾離牧傳牧躬自墾田種稻臨熟民有識認之牧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繫獄牧為之請界得釋民民慙率妻子舂所取稻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旁莫有取者宋周敦頤傳敦頤為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板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囚得免

兩馬共食　**一鹿相隨**　元鄭文嗣傳文嗣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一錢尺布無敢私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為之不食人以為孝義所感東坡志林黃州岐亭有上埔者家富而好善夢於水邊見一人為人所毆傷幾死見胡者流朋服之得免明日隨至水邊見一鹿為獵人所得已故重劇胡懷悟而贖之鹿即隨胡起居弗復去

果還

入獄　感散歸農　漢鍾離意傳意遷堂邑令縣人防廣為父報仇繫獄其母死廣哭泣不食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殮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廣殮母畢還入獄　宋崔翰傳翰為感德軍節度使至鎮時淮賊充斥翰誘其渠魁戒以禍福眾皆感悟散歸農畝境內肅然

割股為羹　提耳以訓　稗史李次相沆有一僕竊宅金數十千逋去有女將十歲美妾格自爲一券繫於帶願賣宅中以償父札大惻之我夫人曰當如已手育之於空數以歸徒傍長成大撫婿之夫人親爲結識其二親後歸書亦聞之感公以心骨丞相病夫婦報服內為美饋之手盡哀經三年以報　後漢劉矩傳矩爲雍丘令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誠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

留宿一夕　行服三年　稗史曹州于令儀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鄰人也令儀曰汝素寡悔何苦而為盜耶曰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呼之盜大恐語曰汝貧甚夜負十千以歸爲人所詰留之至明始去盜大感愧卒爲良民　晉嵇紹傳紹誕於行已不飾小節然而有檢通而不雜與從子含等五人共居撫卹如所同生門人故吏思慕遠近爭行服喪以畢三年者三十餘人

毋犯參軍杖　勿入荀氏閭　唐徐有功傳有功補蒲州司法參軍爲政寬仁不忍杖罰一民服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　漢荀恁傳恁少修清節貲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其志王莽末盜賊寇其本縣廬武聞恁名節相約勿入荀氏閭

同氣為姊妹　共乳惟弟兄　宋呂陶傳嘉祐中陶爲銅梁令民龐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弟壯訴官不得直貧至傭奴於人及是又訴陶一問三人伏罪弟泣拜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曉之曰三姊皆汝同氣與其捐半供佛若遺姊爲兄弟顧不美乎弟又拜聽命　唐韓思彥傳思彥巡察劍南益州高貲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彥敕廚案數以乳二人悟義府相泣曰吾禪民不識孝義公將以兄弟共乳而生耶遂輯睦

【增】觸槐　左傳晉靈公不君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客莫為用　漢蔡邕傳邕與家屬髡鉗徙朔方陽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爲用

相待如初　唐新書狄仁傑傳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請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時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等可少愧矣則相待如初

付授孝經　又韋景駿傳景駿爲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爲孝子

發廩賑盜　一統志明王宇景泰初知撫州府金谿有聚盜剽劫發粟賑之衆皆感泣相率請命

小人何忍　漢杜林傳林雖居於隴囂而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吾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

莫不用命　漢孔奮傳奮除武都郡丞時隴西餘賊隗茂等校攻府舍殘殺郡守賊畏會追急乃執其妻子欲以爲質奮年已五十惟有一子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吏民從義莫不傳用命焉

以頭醊墓　漢何顒傳友人虞偉高有父仇未報而病篤將終顒往候之偉高泣而訴顒感其義爲復仇以頭醊其墓注醊祭酹也

亦取本價　二國任人別傳綴與人共買生口各出八匹後生口家來贖時價值六十匹共買者欲隨時價取贖獨自取本價八匹共買者慚亦取本價

我自借之　又曰有比居者侵耕其地數十畝讓之人以語瑕瑕曰我自借之耳耕者慚愧園地

安忍獨生　金王晦傳晦順州受兵持士縋城出降被執不屈遂就死初晦就執謂其愛將牛卜曰若能死乎曰見小公見知安忍獨生并見殺

詣闕待補　宋單煦傳煦性友愛兄誥常毆人至死未有知者煦曰家貧親老仰兄以養義當代之死郡擕詣闕乃以待捕已而父母繼歿兄問之以情告其人感歎遂罷訟

如子為父　漢田叔傳匈奴來爲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卒臨城爭死如子爲父

盜聞而避　南史吳明徹傳侯景寇都明徹有粟麥三千餘斛而鄰里飢餒

乃白諸兄曰今人不圖久素刃不與鄰里共比乃計口平分同其豐儉血開而避爲
人救不殊
漢韓延壽傳延壽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
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吏涕泣遣吏醫治視厚復其家注殊絕也以人救之故
身首不相絕也
假書研習
北史甄琛傳琛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弈棊棄日至乃通夜不止手下蒼頭常令執燭或時睡頓大加其杖奴曰郎君辭父母仕宦若爲讀書執燭不敢辭罪乃以圍棊日夜不息是豈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然慚覺遂從許赤虎假書研習聞見日優長
波中溢沸
新唐書羅道琮傳貞觀末道琮上書忤旨徙嶺表有同斥者死荊襄間臨終泣曰人生有死獨委骨異壤邪道琮曰吾若還終不使君獨留此瘞路左去歲餘遇赦歸方霖潦積水失其瘞處道琮慟諸野波中忽若湓沸者道琮曰若屍在可再沸祝已水復湧乃得屍負之還鄉

義感五

【增】詩唐孟浩然送朱大入秦詩曰遊人五陵去寶劒值千金分手脫相贈平生一片心　王昌齡答武陵田太守詩曰仗劒行千里微軀敢一言曾爲大梁客不負信陵恩

【增】書漢鄒陽上梁王書曰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事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

【增】雜文唐羅隱說石烈士文曰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折節事李愬爲愬前驅其任信與愬家人伍元和中蔡平詔韓侍郎撰平蔡碑將所以大丞相功業於蔡州孝忠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天子聞之怒因召見孝忠曰臣事李愬久以賤故給事無不聞見吳秀琳蔡之奸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及元濟縛雖丞相與二三輩不能先知也蔡平之後刻石紀功盡歸於丞相而愬第其名與光顏重胤齒愬固無所言矣設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畧如愬者復肯爲陛下用乎憲宗多其義遂赦之因命曰烈士

羞恥一

【增】爾雅曰愧慚也疏謂慚恥也小爾雅曰不直失節謂之慚愧慚也面慚曰赧心慚曰恧慚曰違方言曰㥏慚赧愧也晉曰㥏或曰𢙎秦晉之閒凡愧而見上謂之赧梁宋曰㥏又云戁𢙎慚也荊揚青徐之閒曰戁若梁益秦晉之閒言心內慚矣山之東西自愧曰恧趙魏之閒謂之𧪠　易曰包羞　又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又曰小人不恥不仁　書曰惟口起羞　詩曰有靦面目　又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　禮記曰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　又曰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　韓詩外傳曰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恥之　又曰白華廢則

廉恥缺矣　國語曰爲禮而不終恥也中不勝貌恥也華而不實恥也不度而施恥也施而不濟恥也恥而不閉不可以封　史記孔子世家曰顏淵曰夫道之不修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　漢書賈誼傳曰頑頓無恥奊（音歌）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　又曰嬰（加也）以廉恥故人矜節行　董仲舒傳曰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義而恥犯其上　司馬相如傳曰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　司馬遷傳曰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恥也　張衡傳曰君子不恥祿之不夥而恥智之不博　元王磐傳曰前代用人二十從政七十致仕所以資其材力閔其衰老養其廉恥之心也　管子修權篇曰凡牧民者欲民之有恥也欲民之有恥則小恥不可不飾也小恥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恥不可得也　荀子曰君子恥不羞不恥見汙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　又曰君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　揚子法言曰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恥一日之不生　又曰衆人愈利而後鈍聖人愈

鈍而後利關百聖而不慚蔽天地而不恥　漢桓寬鹽鐵論曰貧即寡恥乏即少廉此所以刑非誅惡而奸猶不止也　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曰入帷幄之中參廟堂之上不能爲主畫以謀社稷君子所恥也　宋周子通書曰人必有恥則可教　又曰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　邵子皇極篇曰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　豫章羅氏曰名器賤則小人勇於浮競而君子恥於仕進　明田藝蘅玉笑零音曰鷸鴿之勇能奪果終貽竊位之恥蛣蜣之智能轉丸卒蒙穢飽之羞　又曰善富者羞德之不積不羞金之不積善貴者恥德之不夥不恥祿之不夥

羞恥二

典　書曰予勿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　史記伯夷傳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自紀篇曰舜恥名之不白不惡位之不遷　韓詩外傳曰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夫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恥之故殺身以成其行由是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　家語曰

孔子適衛顏尅御衛靈公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驂乘孔子次車遊過市孔子恥之顏尅曰夫子何恥子曰詩云覯爾新婚以慰吾心乃歎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漢董仲舒傳曰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揚子法言修身篇曰言不慚行不恥者孔子懼焉　莊子外篇曰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槔爲

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慚俯而不對　春秋左傳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　又曰衛蒯聵過宋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蒯聵恥之　又曰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公至自楚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　又曰勝在吳子西欲名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弗從名之使處吳境爲白公及作亂殺子西子期於朝而刦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　國語曰越

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　又曰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西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　論衡曰吳季子使於上國道過徐徐君好其寶劒未之即子還而徐君死解劒帶冢樹而去廉讓之心恥負其前志也　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今大王事秦秦必求割地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以大王之賢挾强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竊爲大王羞之　史記孔子弟子列傳曰原憲亡在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以見原

憲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貧也非病也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蘇秦傳曰蘇秦出遊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秦聞之而慚自傷乃閉室不出　范雎傳曰須賈嘗惡雎於魏齊辱於厠中及賈使秦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　季布傳曰季布被刑戮爲人奴而不死者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　前漢書項籍傳曰籍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我獨

不愧於心乎　田儋傳曰田橫謂其客曰我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我爲亡虜北面事之其愧固已甚矣　王式傳曰詔除下式爲博士式徵來旣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宗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容歸今諸君爲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師古曰狗者輕賤之甚也）式恥之陽醉遏墬（師古曰墬失據而倒也墬音徒良反）式客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諸生強勸我竟爲豎子所辱　郭解傳曰北道

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佗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盜跖而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所羞也　後漢書劉聖公傳曰諸將共議立更始二月辛巳設壇場於淯水上沙中陳兵大會更始南面立朝羣臣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　李膺傳曰南陽樊陵求爲門徒膺謝不受後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爲志節者所羞　三國魏志曰太祖使曹仁討關羽于樊又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禁等七軍皆沒禁遂降後禁復在吳文帝踐祚權遣禁還帝嘗令禁北詣鄴謁高陵帝豫於陵屋畫禁降服之狀禁見慚恚發病薨　吳

志徐盛傳曰孫權稱藩於魏魏使邢貞拜權爲吳王權出都亭候貞貞有驕色盛憤怒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旅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人下者也　世說曰邊文禮見袁奉高失次序奉高曰昔堯聘許由面無怍色先生何爲顛倒衣裳邊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又曰王裒字偉元門生爲本縣所役求屬令爲脫王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不足以庇卿屬之何益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送所役生到縣令以偉元詣已整衣出迎偉元乃下道至土牛傍磬折立自言門生爲縣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遣此生一縣皆以爲恥　蜀志曰丞相亮進軍渭南數挑戰懿不出乃遣以巾幗婦人之服　晉書王羲之傳曰羲之恥居王述下時述蒙接顯授羲之遣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行人失辭大爲時賢所笑旣而內懷愧歎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耶述後檢察會稽郡辯其刑政主者疲於簡對羲之深恥之遂稱病去郡　宋書謝晦傳曰晦爲荊州都督甚有自矜之色將之鎮詣從叔光祿大夫瞻別瞻問晦年答曰三十

三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爲北府都督卿比之已
爲老矣晦有愧色　宋紀曰宋文帝謁京陵初高祖命
藏微時耕具以示于孫帝至故宮面有慚色近侍或進
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覩遺物安知
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　南史何尚之傳曰沈慶
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苦何尚之謂曰主上虛懷側
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
有愧色　孫廉傳曰廉便辟巧宦高爽爲屐謎以譏之
曰剌鼻不知嚏蹋面不知嗔齧地作步數持此得勝人
剌其不避恥辱以求名位也　唐紀曰太宗嘗令封德
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
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
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已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
慚而退　鄭瑗蜩笑偶言曰狄仁傑含垢忍恥於僞周
而卒成取日虞淵之功呂好問辱身汚迹於僞楚而竟
就溥天左袒之績　新唐書張元素傳曰元素在隋爲
令史太宗嘗問元素宦立所來深自蓋汗褚遂良見帝
曰居上能禮其臣乃盡力以奉其上近世宋武帝侮靳
朝臣攻其門戶至恥懼狼狽前史以爲非陛下昨問元
素在隋任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爲尉時對曰流外又

問何曹司元素出不能徒步顔若死灰精爽頓盡見者
咸共驚怪陛下以元素擢任三品佐皇儲豈宜復對羣
臣使辭窮負恥欲責其仗節死義安可得乎　杜審言
傳曰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
死人驚問故答曰彼見吾判必羞死　竇懷貞傳曰中
宗夜宴近臣謂曰聞卿喪妻今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
俄而禁中寶扇障衛有衣翟衣出者乃韋后乳媪王所
謂莒國夫人者故蠻婢也懷貞納之不辭世謂媪壻爲
阿䟽懷貞每謁見奏請輒自署皇后阿䟽而人或謂爲
國䟽軒然不慚以自媚於后　唐紀曰魏元忠自端州
還不復强諫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酸棗尉袁楚客以
書責其十失元忠得書愧謝而已　又曰僕固懷恩反
以郭子儀爲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使懷恩將士
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　又
曰汲郡甄濟有操行祿山反屢名不屈會官軍平東京
濟起詣軍門上謁廣平王俶遣詣京師上令受賊官爵
者列拜以愧其心　又曰李光弼治軍嚴重指顧號令
諸將莫敢仰視及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
復稟畏光弼愧恨成疾而卒　新唐書郗士美傳曰士
美父純自拾遺七遷至中書舍人處事不回時魚朝恩

牙將李琮恃勢桀橫衆辱京兆尹崔昭於禁中純曰此國恥也　段秀實傳曰初秀實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是歲大旱農告無入令諶責之農往訴秀實令諶怒名農大杖擊二十秀實賣己馬以待償淮西將尹少榮頗剛鯁入罵令諶曰汝誠人乎涇州野如赭人饑死而爾必得穀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惟一馬賣而市穀入汝汝取之不恥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尚不愧奴隸耶令諶聞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　李傑傳曰傑代宋璟爲御史大夫尚衣奉御長孫昕素惡傑

遇於道內恃明皇姻婿與所親楊玉仙共毆辱之傑訴曰肢髮膚痛在身辱衣冠恥在國　裴坦傳曰令狐綯當薦坦爲職方郎中知制誥而裴休持不可不能奪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四丞相送之設一榻堂上壓角而坐坦見休重愧謝休勃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亟出省吏眙駭以爲唐興無有此辱人爲坦羞之　唐紀曰張濬先拜田令孜至是令孜召朝貴飲酒濬恥於衆中拜之乃先謁令孜謝酒賓客畢集令孜言曰令孜與張郎中清濁異流嘗蒙不外既處玷辱何憚改更今日與隱處謝酒則又不可濬慚懼無所

容　後五代梁紀曰唐進士梁震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欲奏爲判官震恥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官明公不以爲愚必欲使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　馮道傳曰道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　紀纂淵海曰宋劉綽天聖中爲京西漕分遣屬官盤量諸郡在庾之糧凡收十餘萬石歸朝上殿具劄子乞付三司收繫時章獻太后垂簾問曰已盤量者條貫許再盤量否曰向來盤量官多徇顏面不肯盡收入曆又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否此四人者皆不因盤量收出斛斗致

身於此劉大慚謂人曰當時殿上罅隙可入我亦入矣　宋程顥傳曰安石執政議更法令中外皆以爲不便言者攻之甚力安石方怒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媿屈　清暑筆談曰唐質肅子嘉問紹聖初至京師謁時相見一人朱衣象笏爲典客所拒匍匐從門閫下入歎曰士大夫沮喪廉恥一至此乎拂衣徑去　宋孟珙傳曰四川制置使陳隆之與副使彭大雅不協交章於朝珙曰國事如此合智并謀猶懼勿克而兩司方勇於私鬬豈不愧廉藺之風乎馳書責之隆之大雅得書大慚　賈似道傳曰福王與芮素

恨似道募有能殺似道者使送之貶所有縣尉鄭虎臣
欣然請行時侍妾尚數十人虎臣悉屏去奪其寶玉撤
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每名斥似
道辱之備至似道至古寺中壁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
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慚不能對
元許謙傳曰謙篤於孝友有絕人之行其處世不膠
於古不流於俗不出閭里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
門爲恥　左編曰廉希憲秉政日中書左丞劉整詣門
求見希憲之弟希貢爲通報希憲方讀書畧不答希貢
出整復凂入言之因令撤去坐椅自據中坐令整入整
展拜起側立不予之一言整求退謂曰此是吾私宅汝
欲有所言明日當詣政事堂及出愧赧無人色　一統
志曰元况逵爲光澤縣尹嘗有兄弟爭田者逵曰吾視
若貌非不恭友者授以伐木之章親爲諷詠解說於是
兄弟皆感泣求解知爭田爲深恥　明紀曰初元亡危
素與同邑黄冔約死於難冔果投井死素走報恩寺亦
欲投井寺僧挽出之太祖仍命爲學士一日上御東閣
靜坐素至履聲橐橐微簾内詔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
上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素惶懼頓首流汗浹背
上曰素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余闕廟去遂謫居和

州　明茹瑺傳畧曰建文時瑺爲兵部尚書燕兵至龍
潭遣瑺及李景隆等議和瑺等見燕王伏地頓首流汗
浹地稱萬死不敢仰視燕王勞瑺等又頓首不能發一
言燕王曰公等言即言無甚恐久之又頓首言奉詔割
地講和燕王笑曰今敢死何以地爲瑺等唯唯頓首退
吳中傳畧曰中先後爲工部尚書者二十餘年而嚴
憚其妻嘗領誥命至妻既拜受命左右取吳中誥來爲
我誦之聽畢曰上自爲乎曰翰林代草耳妻笑曰翰林
試知人終篇何曾有一清字中爲面赤　王銘傳畧曰
銘擢指揮僉事鎮温州嘗請告暫還和州温士女遮道
送之長吏皆相顧失色歎曰吾儕爲天子牧民民視吾
儕去來漠然不留意愧王指揮多矣　鴻書曰弘治四
年九月大學士劉吉屢被彈章仍加官進秩市人嘲之
稱爲劉棉花謂其愈彈愈起也或告吉以爲出自監中
老孝廉吉因奏定三次不中者不許會試及致仕出城
見童走卒羣指之曰棉花去矣舉人會試禁限亦除
明紀編年曰張居正給假歸葬湖廣巡撫陳瑞居正所
取士也詣居正家弔出麻冕戴之加絰伏哭盡哀畢跪
而祈見居正母拜畢侍坐母指旁私役小閹謂瑞曰幸
一垂盼之瑞即起揖閹曰瑞安能重公如公乃能重瑞

耳見者掩口。

羞恥三

原 縲紲 塗炭 魯仲連傳管子不恥身在縲紲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孟子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

食粟 臥薪 史記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白帖句踐臥薪嘗膽

增 與繩 投閣 唐書滕王元嬰蔣王惲皆不能廉慎太宗賜五王不及二王敕曰滕叔蔣兄自解經紀不勞賜物與之二緡以為錢貫二王大慙又漢制每歲詔賜博士羊羊有大小肥瘦博士祭酒議欲殺年輒分其肉時甄宇為博士人獨不肯諸人又欲投鬮宇復恥之因先自取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

賜萬 得絹 北史甄琛傳熙為冀州刺史常有盜熙田中萬為吏所執熙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化何罪也慰諭遣之令人載萬一車賜盜者盜愧過於被刑人哉

刑唐書長孫順德受人饋絹事覺太宗不之罪但於殿廷賜絹數十匹胡演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赦奈何復賜之絹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重刑如不知則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揶揄 弄

戟 漢書逢萌傳家貧給事縣為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戟歎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去

之史記錢收傳少好讀書不持細行年十五頗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榮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遂折節受書

蔽面 洗耳 史記越王句踐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後漢書陳仲子論曰陳仲子之吐鷺已著志忘之厥惡乃洗耳

吐鷺 揮蠅 後漢陳仲子曰會同食之吐之出而哇之也 論語鄙陋揮蠅 吐鷺

官省吏部侍郎有清名嘗擢官下有青蠅集其上為知制誥以士論卑鄙之曰會適從何來

扳肋 低頭 唐書裴澤傳為吏部侍郎以故人求官於此集於吏部澤乃自黃於人有辭

曰彥博令嚼臨前叢竹曰冬月不肯為朝鼻不啼故嚼其肉食啖肉而肝不能容國士皮外何勞生枝節又令嚼月餅背肉肚裏不敢能容國士

路彥博曰高下八九尺東西六步突兀當廳坐我許進賢曰此語似陽博突兀當廳止坐傳許遷賢

而與官吏酒既罷陽雖猶南中有名能治風疾作如士夫大上曰而祖母長好羞見人則祖延頸仍其疾治風鄉邦知之移林 投

勿世說紀僧真得幸於孝武帝從容啟曰臣小人出自本州武吏他無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斅謝瀹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斅登榻坐定斅顧命左右曰移吾床遠客僧真喪氣而退

治行於江湖之上後劫持財物者以船載其妻子以商旅接遞而歸之劫者愧其情事還所掠少不使治又日縣令湖

此年有行劫於屋上遇劫者縣令郡守上其事

三敗不辱 終身是慚 左傳魯莊公將以曹沫為將與齊戰三敗北曹沫不以為恥卒歸侵地於魯 三敗之辱

增 據檻獨笑 貞薪先歸

不怨而終身之慚 崔寔貧薪行 東鄰賢士也 王子猷嘗從其家乃據檻而獨笑 貞 孔融與賢子書曰
李之為一其猶也 東鄰之賢 子曰 宇崔文立
為元之書 龍子 封 為 吾能

路與悲 為馬使左右 子 知亦無 進 龍 所 曰
得舍身終無而期 夫子 不 知所 馬 然子 之所
書其勇 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
知子聞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心不忍負薪先歸於塾不

寒士不遜 富人莫與 南齊書劉虬傳虬為司徒記室以清操見稱朝士有貧者多不遜富人莫與語以紅箋為佳

曰不作知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

曰曰作不能知以寒劉家得見寒士人扇障劉何盍蠡寒士不遜

歸富陳平少時家貧及長可娶 未錄元勳 獨為

婦人莫肯與者 平 陳南史宋書謂人曰 漢書劉 宋書

君子恥之 劉 何 富 之

君子之 有 王 其

勿受其

後漢書 劉 王 吳 良 南 為 郡 吏 歲 旦 與 掾 吏 入 賀 門 下 掾 王 望 舉 觴 上 壽 諂 稱 太 守 功 德 良 於 下 坐 勃 然 進 曰 望 邪 佞 之 人 欺 諂 無 狀 願 勿 受 其 觴 太 守 斂 容 而 止 宴 罷 轉 良 為 功 曹 恥 以 言 受 進 終 不 肯 謁

若持於市

擔橐以歸 拂衣而去

伊尹不得其君若撻於市 國策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縢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 世說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樗蒲見有勝負因曰南風不競門生輩輕其小兒乃曰此郎亦管中窺豹

時見一斑子敬嗔曰遠慚荀奉倩近滬劉真長遂拂衣而去　為橋以渡　取馬徑

歸　一統志南北朝范元琰家貧以園蔬為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菘遽退走母問其故對曰畏其愧恥故也

涉溝盜其筍元琰因伐木為橋以渡之自是盜者大慚一鄉無復鼠竊

唐紀故事丞相方食百僚無敢謁見時王叔文方用事欲見韋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之直省懼入白執誼起迎就閤語良久叔文索飯執誼遂與同食閤中鄭珣瑜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　不能如

廁　乃令當壚　世說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沈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　漢司馬相如傳相如與卓文君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恥之杜門不出　且喜且懼

不問不知　漢朱博傳博為左馮翊有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問禁是何等創也禁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洒卿恥

能自效否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　程子曰恥不知而不問終於不知　與羣兒伍　俾

婦人妝　宋史安燾傳燾幼警悟年十一從學里中羞與羣兒伍又韓世忠傳世忠[illegible]有怯戰者遣以巾幗設樂大宴俾婦人妝以恥之　以私得薦　假蔭而官

宋史[illegible]傳[illegible]湖州德清人少舉童子知州馬亮見所為詩深異之秋貢士密戒主司勿遺[illegible]開封人以私得薦[illegible]之去勿就　唐書李懷遠傳懷遠早孤好學宗人欲藉以高蔭懷遠辭退而曰因人之勢高士恥之假蔭而官

恩主恩相　漸長漸卿　[illegible]

司移撤令自言北偽學中行審筆司自紛請[illegible]收[illegible]第如以為[illegible]不願孝枚調[illegible]州學[illegible]校母西轉運司辟為幹官帥將[illegible]之使其[illegible]中行己口身為大鈍而稱人為思王因相心窮[illegible]之

博物記太白長陳寔寔子紀紀子羣羣子泰有重名而其德漸減時人為語曰公慈卿卿[illegible]　奉職不稱　所列非賢

後漢來歙傳[illegible]自書表[illegible]臣夜人定後為[illegible]何人所賊[illegible]

中丞要害自不敢自措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

宋史鄭俠傳時王安石當路正人多不容俠曰吾有薦舉之備而所列非賢恥也故凡所薦如劉摯·　壞車

李常蘇軾轍劉攽范祖禹皆守道肯時之士

殺馬　杖杜弄麞　漢周燮傳南陽馮良年三十為尉從佐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恥在斯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遁至犍為從杜撫學

李林甫典選部時選人嚴迵判語有用杕杜二字林甫不識杕字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云杕杜何也陟俯首不敢言又太常少卿姜度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麞之慶客視之掩口

丁謂拂鬚　溫韜酬膝　宋史寇準傳初丁謂出準門下[illegible]

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汙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長官拂鬚耶謂甚愧之

少無賴每念人以死為市恥將貴送官為謝全遇塔前帶拜之逾數百釋之日翔[illegible]

此　令取故節　能無厚顏　石晉頭陶城倪令傳取蘇峻故節倪王導笑曰入

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　唐紀文宗親策制舉人

買良方正似考官馮宿等見劉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

敢取李部曰劉貢父第　人呼孟勞　姓加京兆

我舉登科貴與厚顏

穀梁傳稱公子友與莒挐相搏左右呼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

之實刀名勞多力之人為相時碩助吾時有吾又評岳仲苦

姓孟名勞時碩滿堂吾乎應所寶與三時謂孟公仲

邢時當殿杜趙曰堂也有一張之圖報然而吾曰清河郡守

雲帝殿京北人田風也有一張京兆田鄉蓋引論語及田以四

吉日京兆人田風堂也才京士乃吉時張京兆田郎

一皆大驚皆堂耳聞吾悔也此說

稱色為曹公點其後尋愧昔蘇秦說韓羲登以牛後士恥韓王按劍

作為而怒公與世孫權宋書郭昱映中說辭登以牛後士恥赴常遲

獻書於宰相曰趙晉說自甚比榮巢得由巢後復拜伺於晉望塵自恥

陳晉笑謂人曰今日自甚比郭榮巢得由巢由復拜於馬首塵

牛後是怒　馬首為榮　莫敢

出言　不忍見血　西宋有郭言浩獻傳阿浩計知者泰滄州意時句張之浚經帥累恥陵

於不武莫敢出言　北史崔伯謙傳天保初為濟南太守改糧用熟皮為之不忍見血示恥而已　人

竟不異　鬼果可憎　樓世說宏村引自宏以叛有來才歸多國好謝上太人傳坐每上加

無刋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子猷共語子猷熟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異人宏大怖而退又晉阮德如嘗於厠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著皁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定徐笑語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赧愧而退

屢黜不去　含垢以從

宋書范曇逸民傳論家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　元達識帖睦邇傳達識帖睦邇爲浙江行省左丞相兼知行樞密院事時張士誠欲求王爵達識帖睦邇謂左右曰我承制居此徒藉口舌以馭此輩今張氏復要王爵我今若逆其意則目前必受害當忍恥含垢以從之耳乃爲具文書聞於朝

棄官還鄉　唱名入試

漢橋元傳元舉孝廉補洛陽左尉時梁不疑爲河南尹元以公事當詣府受對恥爲所辱棄官還鄉里　唐書李巖年三十通六經舉進士就禮部試吏唱名乃入巖恥之覽遂江東

謝豹潛地　猳玃逢人

白帖謝豹抱恥而死化爲蟲潛行地中掘地出之即以足覆作忍恥狀　異物志猳玃狀如猿逢人則叩頭小打便死得風則活又交州記猳玃出九德縣見人若慙

莊不能對　勃無所知

西京雜記長安有儒生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乃歎息曰栗犢反能爾邪吾終恥溺死溝中遂裹糧從雲雲與言莊不能對　漢王陵傳文帝問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浹背愧不能對

不事女主　須讓老夫

世說狄仁傑爲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別墅仁傑伏臘修禮甚謹嘗雪後休暇候盧氏適見表弟挾弧矢攜雉兔歸顧揖仁傑意甚輕簡仁傑因啟曰某今爲相表弟有所欲願悉力從其請姨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傑慚而去　又宋蘇養直隱京口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養直不起師川造朝時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高於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須讓老夫下此一著師川有愧色

書名七序　論著毀茶

漢梁竦傳竦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之曰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　世說唐李季卿宣慰江南或言常伯熊陸鴻漸善茶李卿至臨淮請伯熊爲之伯熊著黃帔彩烏紗幘手執茶器口通茶名茶熟李爲歠兩杯既到江外復請鴻漸爲之鴻漸身衣野服隨茶具而入如伯熊故事李心鄙之茶畢命

數取錢三十文酬博士鴻漸羞愧遂著毀茶論

樊噲爲伍　伏滔比肩

漢韓信傳上械信至洛陽以爲淮陰侯由是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爲伍嘗過樊將軍噲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　世說晉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讌輒命袁伏袁甚恥之恒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

不禮羣從　爲娶長妻

世說晉王彥深不爲羣從所禮常懷恥慨數以將領自負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　漢馮勤傳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爲子伉娶長妻

夷齊爲不食　巢由無此言

史記伯夷叔齊事詳上食粟注　晉王羲之傳時劉惔爲丹陽尹許詢嘗就惔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羲之在坐曰令巢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未有此賓客　乃爲人僕御

世說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在壁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謝深有愧色夫人劉惔之妹也　史記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窺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

薦賢豈有識面　名客亦須擇人

宋史吳中復通判潭州史於居官中丞孫抃聞其賢薦爲御史初不相識也或問之抃曰昔人恥爲呈身御史今豈有識面臺官耶　唐紀時禁天下屠殺縣情拾遺張德生男私宰羊會同僚杜肅懷一餤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對仗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慚舉朝欲唾其面

誇北平之虎　旻難自負　獻遼東之豕　寵有何功

唐國史補裴旻爲龍華軍使守北平旻善射嘗一日斃虎三十有一因憩山下四顧自若有一老父至曰此皆彪也似虎而非將軍若遇眞虎無能爲也旻曰眞虎安在乎老父曰自此而北三十里往往有之旻躍馬而往次叢薄中果有眞虎騰出狀小而勢

猛踞地一吼山石震裂旻馬辟易弓矢皆墮殆不得免自凡慙愧不復射虎

漢朱浮傳浮與彭寵書曰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河東豕也

樂羊子於野捐金實因婦訓 王彥方使人遺布能改盜心 世說漢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 後漢王烈傳烈字彥方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

既稱太守恐難修弟子之儀 雖起布衣何至執相公之帶 宋崔公度傳公度起布衣無所持守惟知媚附安石晝夜造請雖踞廁見之不屑也嘗從後執其帶尾安石反顧公度笑曰相公帶有垢敬以袍拭去之耳見者皆笑 後漢鄭元傳汝南應劭謂元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元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

羞恥四

原 一事不知 陶弘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以為深恥

增 五經埽地 唐祝欽明傳帝與羣臣宴欽明自言能八風舞帝許之欽明體肥醜據地搖頭睆目左右顧盼帝大笑盧藏用歎曰是舉五經埽地矣

負暄以獻 列子宋國有田夫常衣縕黂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纊狐狢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

君為皮相 吳越春秋季札出遊見道有遺金顧謂披裘負薪者曰取彼金來薪者曰何子居之高視之下吾五月披裘而負薪豈拾金者乎季札謝之問其姓名負薪者曰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也

出則小草 世說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於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有愧色

盧前王後 唐楊炯傳炯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炯嘗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

醉使脫鞾 唐李白傳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鞾力士素貴恥之擿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之

不稱曹陸 [illegible]

猥婿數婦 [illegible]

徙居 [illegible]

陽城自匿 唐陽城傳 [illegible]

掩耳起走 漢[illegible]王邑[illegible]掩耳起走[illegible]

以田解忿 漢樊宏傳宏父重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為三老

不堪位置 世說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奇醜交禮竟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為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婦云無憂桓必勸入桓果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出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爾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曰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慙色遂相敬重

何謂皆備

錢物更賜 漢書樊宏傳[illegible]

受業樊英 [illegible]

不與交通 漢范[illegible]

難見子將 北史楊[illegible]

內荐既見予得了能無愧　不取不放　世說北齊李諧至梁帝敕朱异曰武與屈生逢汝生宴帝問曰彼
國門放生不謂何之不取亦不成命大慙　出自機杼　又使人來上日帝問守仲回一友人邑同郡陳
遠關西大俠漢喪事將助甚背仲回有愧一也陳於主人有門如非此遵出自投折直有愧繼　鄉宜
謝梅　又樂什彥升在齊竟陵王府為中書郎卿宜升令尚書令王亮曰既昇謂梅亮意仍作數用家不見衣祿我彥
升矣　送人作郡　晉書謂其陽仗雖友在府以之而賓忽客禄同
有人一有見得大郡見者為吏客送別來至孔言之語不謂之悉
路見人一見大見為家言送只見亦送人作郡阿以不見中
人送王作郡為滑友稽始兩楊心始敢悔不見之趙史
經呂雖笑其滑稽始兩楊心以愧可見
王襄入關責遊等翁然並好學嘉雜書及文深之書遂讀然竟事
又深慙恨形於言色後知好尚雖書及亦改習書遂讀然竟
無所成韓愈諱為文　數多劉寵　學步邯鄲
謂之學步邯鄲　南史司徒右長史傳舅子殷牛論
野為東陽內史及還詔以為一愧　空中俯仰
止留一百答曰數多劉寵更送以錢為一張　記天中
人部

欲兒始不減書及方作乃習學讀孝經論語初微爲
虞寅軍乃沿於宮空中昇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笑
竊之窺皆　和味干湯　孟子曰伊尹負鼎俎以滋味干湯
令七襲　大宋元嘉中何尚之爲吏部郎時有人學書朝野
一羞恥之　仰慙俯愧　宋志薛不仲
車還白不其異本傳曰一食有人曰何必世如是
合朝恥辱其第七孫謂何不食顧人笑曰何必世如
數日吾不仰愧古人笑曰後世耳是
奎日吾不仰愧　陽狂自免　晉王衍年十四
時在京師造僕射羊祜甚稱之曰名德
重而在京師幼年遣僕射羊祜陳事甚清辯以枯女
行恥之幼年無屈下之色衆咸異之枯女婁貴
陽狂自免　深戒丹青　大唐新語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
立本寫之閣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時為主爵郎
中奔走流汗俯伏池側手揮丹青不堪愧赧既而戒其
子曰吾不幸以丹青見知躬斯賤役之　以手掩面　史五代
勝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此也
遣盧損封王祖遺劉乙於途乙布衣芒履而已損之損使人謂乙衣
偉然他日數損遇王祖覆於途布衣芒履而乙芳損於館乙之衣曰

鳳閣舍人何遇下之甚也乙羞愧以手掩面而走　即盧行禮　新唐書陸元朗傳元朗字德明
以字行王世充僭號封子元恕為漢王以德明為師就其廬行束脩禮德明恥之服巴豆劑僵臥東壁下
元恕入拜牀垂對之遺利不復開口遂移病成皐　以利易賞　宋史葉顒傳初至郡無旬月
儲未一年餘錢二十萬或勸以獻羨顒曰名美餘重紀則橫斂是民之膏血也以利易賞心實恥之
莫敢出游　漢紀神揚傳佛拜究令時南陽郡之心好自藏市里為百姓所患時出遊東郡之吏因下
是以愧出其心者　必令諷誦　一人統工為詩官起居舍人江
謂莫敢出其者　陵志晴恭元恭荊州
傳入宮由是辟　安民乞免鐫石　宋司馬光傳蔡京擬刻石
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不知立碑之意但
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民不忍刻
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之
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
重鐵甲　天寶遺事進士王元遠干索權豪無厭或遭
拿暮無悔語時人云王元遠惡顏厚如十重鐵甲
人部

甲

羞恥五

增詩　宋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　唐韓
愈詩曰弱妻抱稚子出拜含慚羞　宋之問詩曰棲巖
實吾策觸藩誠內恥　杜甫詩曰逢人多厚顏　孟郊
詩曰死辱片時痛生辱長年羞
增疏　魏曹植上疏求自試曰夫爵祿者非虛張者也有
功德然後應之當矣無功而爵厚無德而祿重或人以
為榮而壯夫以為恥　宋楊大全上光宗疏畧曰臣之
志於事君者不畏義死不榮幸生不以言而獲罪為恥

而以言不聽從爲恥

【增】書齊魯仲連與燕將書曰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向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絏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伸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昭天下而光燭鄰國

漢司馬遷報任安書曰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驂乘爰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士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況慷慨之士乎　又曰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鬄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

地爲牢勢不入刻木爲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羑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

李陵答蘇武書曰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沬不死三敗之辱卒能復句踐之仇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

明唐順之答顧東橋書曰近世之士憪熟猥巧之習日工而羔羊素絲之節或衰矣而任重之人所指以爲賢且才者又往往在彼而不在此蓋士習既然而示之以好惡者則又然何怪乎靡靡一風也是以雖清明平泰之世而包羞匪人或不勝參錯乎其間雖否泰之幾未必繫此而士習隆汙則亦可知

【增】五代史雜傳序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子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

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

增論晉嵇康養生論曰服藥求汗或有弗獲愧情一集渙然流離

增雜文明方孝孺謹行篇曰難成易毀者行也難立易傾者名也得之不能久於身幾未旣而憂繼之者人之欲也以富貴利達易汙俗之名猶食烏喙而易死也況倏忽接於耳目者之不足恃乎故人有殺身而徇君親

者非不愛身也愛其身甚而欲納之於禮義其爲慮甚遠矣寧死而不肯以非義食知義之重於死也寧無後而不肯以非禮娶知失禮之重於無後也僥倖苟冒於一時而蒙垢被汙於萬世小則閭里譏之以爲訾大則冊書著之天下笑之聞其名則唾噦不欲入於耳計其所得曾不得秋毫而賤辱其身使孝子羞以爲父正士羞以爲友遺裔遠胄羞以爲祖不亦惑哉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四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五

人部三十四 德 陰德 德服人 讓 附

德一 入德服人

增釋名曰德得也得事宜也 原易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 又曰君子以成德爲行 增又曰敬義立而德不孤 又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又曰日新之謂盛德 又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又曰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尚書曰柔遠能邇惇德允元 原又

曰惟德動天 增又曰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 又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又曰德懋懋官 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 又曰用德彰厥善 又曰同力度德 又曰樹德務滋 又曰德將無醉 又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詩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知者豈不知也 又曰令德壽豈 又曰肆成人有德 原又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增又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禮記曰太上貴德 又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 又曰民有德而五穀昌 又曰其德盛者其志厚 又曰儒有澡身而浴德

周禮曰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　春秋左傳曰恕而行之德之則也　原又曰昭令德以示子孫　增又曰太上有立德　又曰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　穀梁傳曰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　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　焦氏易林曰三世爲德天祚以國　史記樂書曰約則修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孰能如斯　天官書曰一年種之以穀十年樹之以木百年來之以德　漢書董仲舒傳曰天道大者在於陰陽陽爲德陰爲刑

天使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公孫弘傳曰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　老子曰修之於身其德乃眞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　管子曰聖人上德而下功　莊子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之爲安怊音超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　鶡冠子曰德萬人者謂之儁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　黃石子曰德者人之所得使萬物各得其所欲　桂巖子曰五行變至當救之以德　淮南子曰得其天性謂之德　揚子曰獵德而得德　魏劉邵人物志曰仁者德之基也義者德之節也禮者德之文也信者德之固也智者德之帥也　韓愈原道篇曰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　周子通書曰優柔平中德之盛也　張子西銘曰聖其合德　程子曰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西銘初名訂頑　正蒙曰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　邵子曰人必有德器然後喜怒皆不妄爲卿相爲匹夫以至學問

高天下亦若無有也　朱子曰周禮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原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强志力行崇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爲日可見之跡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己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爲也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則孝德者僅爲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乎神明然不

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
蕪陳並舉而無所遺也　明王陽明曰友也者以道也
以德也天下莫大於道莫貴於德道德之所在齒與位
不得而干焉

德二　入德服人

增揚子法言曰君子絕德小人絕力或問絕德曰舜以
孝禹以功臯陶以謨非絕德耶　周易集解曰周公修
文德而越裳獻雉　尚書曰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
賢　詩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　左傳宮之奇曰臣聞
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

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民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
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
薦馨香神其吐之乎　原又曰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
焉王孫滿曰在德不在鼎又曰德之休明雖小重也
增又曰晉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
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
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又曰子木問於趙孟曰范
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
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　家語曰孔子北遊農山
子路子貢顏淵侍各言志回曰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

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
劒戟以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百年
無戰鬬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
子凜然曰美哉德也　原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時熒惑
在心公問于子韋對曰禍在君可移於相公曰宰相所與
治國也曰移於民公曰民死誰與為君曰移於歲曰歲
饑民必死子韋曰天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
必賞君熒惑果徙三舍　增孔叢子曰晏子身不滿六
尺齊國莫不宗趙文子身如不勝衣相晉國以寧諸侯
敬服其德也　左傳晉叔向曰祁大夫外舉不棄仇內

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
覺者也　原海內先賢傳曰黃憲動則蹈規矩言則發
德音　增楊龜山曰黃叔度學充其德雖顏子可至矣
通鑑曰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為
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　又曰徐穉家貧常
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禮讓所居服其德　後漢書
鄭元傳曰國相孔融深敬元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為元
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
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
公皆漢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

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
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
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四牡之路
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　王烈傳曰烈以
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
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遣布一端人問其故
烈曰盜懼我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
善故以此激之後有父老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
之至暮父老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
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事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

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　通鑑曰管寧
見公孫度語不及世事乃因山爲廬鑿坏爲室越海避
難者皆就之旬月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
讓非從學者弗見由是度安其賢民懷其德　後漢書
曰許劭字子將初爲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府中聞
子將爲吏莫不改操飭行同郡袁紹去濮陽令歸車從
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
見遂以單車歸家　晉書羊祜傳曰祜卒南州人征市
日聞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
亦爲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　齊書曰張緒字思曼爲

吏部尚書每朝見太祖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
我以德貴緒　裴度傳曰度功名震四夷使外國其君
長必問度年今幾狀貌何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
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爲天下重輕事兩朝以全德始終
及沒天下莫不思其風烈　宋史曰宋王旦内行醇備
事寡嫂謹與弟旭篤恩家事一無所問寡人未嘗見其
喜慍之色卒後仁宗篆碑額曰全德元老之碑　大臣
傳曰韓琦姿貌偉特美鬚髯眉目森秀圖繪傳天下人
以爲高山太嶽望之氣象雄傑而包育細微蓄泄雲雨
藏匿寶怪理宜然也歐陽修深服琦之德量曰累百

歐陽修何敢望韓公　稗史彙編曰趙康靖公槩厚德
長者口未嘗言人短與歐陽文忠公同知制誥後亦同
秉政及文忠被謗康靖密申辨理至欲納平生誥敕而
文忠不知也　宋史富弼傳曰弼性至孝恭儉好修與
人言必盡敬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亢禮氣色穆
然不見喜慍其好善疾惡出於天資元祐初配享神宗
廟庭哲宗篆其碑首曰顯忠尚德　文彥博傳曰彥博
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唐介劾其在蜀日以奇錦結宮掖
介貶彥博亦罷至和二年復入中書御史吳中復乞召
還唐介彥博因言介頃爲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

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時以彥
博爲厚德　司馬光傳曰光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
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毋知之乎　范純仁傳
曰親族有請教者純仁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
德　蘇頌傳曰頌掌選五年有訴者必取案牘使自省
閲訴者服而退其不服者頌必往復辨難度可行行之
苟有疑則爲奏請選人多感其德即不得所欲者亦心
服而去　邵雍傳曰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
里所慕嚮父子昆弟每相飭曰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
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器粹

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羣居燕笑終日
不爲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
之未嘗强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
其德不賢者服其化　尹焞傳曰焞學窮根本德備中
和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近世無出其右者
楊時傳曰時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
曰龜山先生　蔡覺軒近思後錄曰呂和叔明善志學
性之所得者盡之於心心之所知者踐之於身妻子刑
之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敏德矣　元紀曰吳
澄爲國子司業嘗爲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

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弊必偏
於言語訓釋故學以德性爲本　續文獻通考曰本朝
學者見道分明踐履篤實粹然成德惟河津薛文清一
人至呂涇野出完名令德不忝文清呂柟號涇野明正德朝人　又
曰邵寶字國賢操履端謹於聲色貨利嬉戲事絶口不
言嘗自言曰願爲眞士夫不願爲假道學人稱公於家
爲孝子於世稱純儒傑然爲天地間完德君子　又曰
魏良弼居家孝友素式一方與鄉人遇禮恭而言直偶
出片語箴誠退輒稱說以作家範父子兄弟有過則悚
然慚恚曰愼勿令魏水洲聞其爲閭左所敬憚如此良弼
時號爲水洲先生

德三 入德服人

原潤身 增載物大學德潤身易坤象君子以厚德載物 原日休 星
聚書作德心逸日休檀道鸞續晉陽秋陳仲弓從諸子姪詣荀淑父子於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
聚 惟馨、既飽書明德惟馨詩既飽以德 不回 有度詩淑人君
子其德不回　左傳失德儉而有度
也 日躋 時符正蒙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雜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 增有容 無外書有容德乃大鄧析子無外者大德
知而天獨知之者矣　關尹子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德 英秀 充完吳志駱統表曰
張溫弘雅之素英秀之德　性理河間劉氏曰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 形全
心醉南華眞經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　宋程明道先生行實狀爲者無其誠暴慢者致其恭閒風者

誠服龍德者心辭 調五行合太極 淮南子其德優天地而知陰陽節四時而調五

行部伯溫柔述備天地萬物而合德於太極者其惟人乎 原 非威非懷 增 有

凶有吉 左傳非威非懷何以示德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左傳孝敬忠信爲吉德韓愈原道篇道有吉有

德盜賊藏奸爲凶德 皎如日星 固於膠漆 性理游定夫清德重望皎如日星

春秋繁露以德爲國者甘於飴蜜固於膠漆 冬日夏雲 和風甘雨 陳恬程伯

淳贊本以王身惟德溫溫如冬之日如夏之雲朱子程明道贊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施漸普

睟面盎背 啟口容聲 性理程子曰得之於心謂之有德自然睟然見於面盎於

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曰有諸中不矜於文學之門翁豈待勉强皆至德也又程子

高風承世 正士趨門 先賢行狀鍾皓字季明祖父王德著名皓高風承世除林廬長

不就人位不足天爵有餘袁苑詳注揚雄大隱中德望日崇天下雖江之上不遠數千里爭趨其門

人部

覽輝千仞 圖畫百城 賈生弔屈原賦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世說陳寔

子記曰皆貴圖畫二德同君之行形象州爲百 爽爽法汰 堂堂子昂

釋法汰贊妻風撥于昂明時月三國魏志郭淮序 人映稱堅之爽曰爽法汰德行較堂堂德無端子竹昂重

仰望風采 遂聞頌聲 宋文彥博傳人有所成來博立朝御史張風

采其德望之圖行足北人以折衝禦侮爲吏於千里所受表子夫武爲御史

晏子傳長曰徐州爲王北徐無所事故案使遂惟得人百姓清

德音須寰數州爲乃數曰本求罪狀開得須百聲 玉出幽谷

桂馨一山 注焦氏易林孔子東方德如玉顏出之於幽谷道德何勝數幽谷

顏淵春風如桂馨至則萬物山化孔生子 宰制萬物 冠絕當時 禮史記曰書

知日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群動豈人力也哉 史記禮書

光憲北夢瑣言王文公凝清修重德冠絕當時每就寢

息必叉手而臥慮夢中見先靈也 常居大夏 復歸嬰兒 上一見老子本節

夢寐中見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格天極地 含陽吐

陰 歐陽修會聖宮頌至德之及上格於天下極於地文子期九賦被意意聽明反與讓含陽吐陰而與

萬物同德也 生之所扶 長而不宰 也 文子德者生之所扶老子生之畜之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元德 禮樂皆得 容貌若愚 禮記禮樂皆得

謂之有德老子列傳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崔鄭一門 潁川四長 唐書崔鄭傳

室可爲兒弟居光因甲講便宗開而數曰崇一門孝支可爲士法去通爲曰德星宗紀纂淵海韓部與同

以郤德行稱時人謂之皆曰仁人爲四長所至 乾元坤元 天產

地產 性孟子南軒張氏曰仁人心也德之長而易乾坤以四德

而中統禮言防乾之元以坤地元產也周禮以和天產作陰德以防作陽德

子 竹美賢侯 少管仲子產作可比其於君子之德乎 禾比君

何其士也則安不得至則其危成也故由命之由曰手禾蘇此免何其比君子天下之德得

之則其安不得至則其危也故命之由 爲龍爲

光而康而色 書詩曰康而色光美其德公雅之傳也之產

師 端木過祖 正命木叔世家顏淵從 顏淵從

同行年六十則叔孫仕世子紫 尚

全生瞽曰若端木叔散其庫者學 子路傳之於好德

肯生曰曰端木叔任人也其祖資世貢於從師戰之

物成事 無書能建子元文元王年凡之祖其世也 扶世導民 開

裘天地 橫絕古今 包

橫絕古今 九徵皆至 七葉重光

潭集王筠與諸兒書史柳公下崔氏至於南應氏並累葉

有文才故蔣宗云崔氏雖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
意也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

俾臧俾嘉 蘇軾詩篇寫德俾臧俾嘉 司馬溫公神道碑論

曰誠曰一 蘇軾公之意足以感人心動天地一言曰誠曰一云 如此而蘊之以誠二

宗賢尚德

利用安身 大唐新語張文瓘為州司戶有傳佐自相毆鬪者乃舉行鄉飲之禮老者尚齒重德也 易繫辭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山高地廣 天祐民歸 尚書非天私我有商惟天祐于一德 山高者其德廣地廣者其德尚 文子

名標五鳳 字成三雞 杜甫詩紀元皇帝初鳴 名標五鳳 字成三雞 於元亳之上乃有大鳥雞頭燕喙蛇頸龍形麟翼魚尾其狀如鶴體備五色三文成字首文曰順德背文曰信

其後轉升 此號相稱 義膺文曰仁智 劉向列女傳羊舌子之妻曰此非汝所受之 又有清淨小集時劉長卿人書此

人部

史 楊綰于雒封 肅宗王仁壽初帝以肅宗不允 進地指安德郡示羣臣曰此號足為名德相稱命

乃改封安德王

陳氏三君同膺寵命 後漢書陳寔子紀諶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羔雁成羣 文選王儉

王家六世並樹高名 世說王融襄陽人 集序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海內冠冕

指庭中之柳樹每想高風 世說郗曾在家堂後有柳樹每想高風指庭中謂柳樹可謂德

道左之穹碑不忘大惠 劉曰入謂是劉尹時天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可謂清不衰 大唐新語則天時越王貞於汝南舉兵不克士庶坐死者六百餘人沒官者五千餘口狄仁傑奏請 皆配豐州道出寧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耶 相漢哭於秋公德政碑側三日而後行至豐州復立碑紀德

德四 入德服人

原 德音 詩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又曰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增 國基 左傳德國家之基也

原 九世清德 晉書羊祜傳祜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並以清德聞

不為所短 後漢書陳寔字仲弓鄉里化其德人有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

增 鍾君可師 通鑑鍾皓以篤行稱前後九辟公府名齊李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

望似木雞 南華 其經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

道德彬彬 三輔決錄曰馬融字季長人為之語曰道德彬彬馬季長 文德

德五 入德服人

增 詩 漢李陵詩曰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 晉陶潛詩曰孔耽道德樊須是鄙董樂琴書田園不履若能超然投迹高軌敢不斂衽敬讚德美 明王褘雜詩曰鳳凰無竹實無以充朝饑麒麟遇畋夫乃比麕與麋君子負道德不遇將奚為所以魯中叟終身竟栖栖

人部

增 賦 唐張隨耀德不觀兵賦曰至理之時惟德是貴柔其遠而不襲卑其財而不費以道德為干櫓以禮樂為經緯是以文足昭武可畏雖藏事於伯禹終舞干於兩階然後七旬來格庶績允諧周文既興崇國不道用戢時難以奉天討殄勍敵而未悛爰因壘而自保然後再駕云服四方大造蓋由德所賓信所親豈無五兵且懼於暴物況有七德實在乎安民

增 詔 明洪武元年詔曰今諸文武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而懷材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巖穴豈政令靡常

而人無守與刑辟煩重而士懷居與抑朕寡昧事不師古而致然與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堯舜君民者豈可汩沒而已哉今天下頗定日與諸儒講明治道啟沃朕心豈敢不以古先哲王自期嚴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尚不吾棄

原序梁元帝全德志序曰老子言全德歸厚莊周云全德不刑呂覽稱全德之人故以全德創其名也此志隆大夫爲首伊人有學有辨不夭不貧寶劒在前鼓瑟從後連環炙輠雍容卒歲駟馬高車優游宴喜旣令公侯踞掌復使要荒蹶角入室生光豈非盛矣若乃河宗九

策事等神鉤陽雍雙辟理歸元感南陽樊重高閣連雲北海公沙門人成市咨此八龍各傳一藝夾河兩郡家有萬石人生行樂止足爲先但使樽酒不空坐客恒滿寧與孟嘗聞琴承睫淚下中山聽樂悲不自禁同年而語也

原頌晉左九嬪德柔頌曰邈邈德柔越天之剛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含純溥生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執德純粹岳峻川停履行高潔蕩乎其平孰與聖道率正不傾令聞不已載路厥聲

原贊晉左九嬪德剛贊曰温温德剛實秉道純履此聖義體此敦仁篤物博好靡疏靡親九族懷附邦邑望塵貴實賤華尚素安貧雖在崇高必若平民匪道之榮譬之生民褒飾之聲謂之謗身惟義是存惟道是遵

增宋張詠自題像贊曰乖則違俗崖則絶物乖崖之名抑以表德　朱子程明道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程伊川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原論梁元帝全德志論曰物我俱忘無貶廊廟之器動寂同遺何累經綸之才雖坐三槐不妨家有三徑接五

侯不妨門垂五柳但使良園廣宅面水帶山饒甘果而足花卉橑筍篁而蔬魚鳥九月肅霜時饗田畯三春捧繭乍酬蠶妾酌升酒而歌南山烹羔豚而擊西缶或出或處並以全身爲貴優之游之咸以忘懷自逸若此衆君子可謂得之矣

增銘商銘曰嘌嘌之德不足就也　宋朱子據德齋銘曰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其厚於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

增記宋張文潛司馬溫公畫像記曰盛德之不作於世久矣古之所謂盛德者不施而民服無事而民信未嘗

動顏色見辭氣而天下從之若弟子之慕父兄故其爲
功也不勞而物莫之能禦三代之亡聖賢不作而士之
能有所立於世者亦多矣然皆費心殫力招天下而從
之以其智勝之而後能有成是何也德不足而取辦於
其才故也故其所建立勞苦而淺陋夫豈不欲爲盛德
之事哉蓋其所積者有不足故也子產君子也猶曰惟
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子產豈欲爲猛哉
以爲德之效實難懼夫好尚之難成也是以甘心於其
次以求無失嗚乎德者子產之所難而況其下者乎故
自秦漢而後更千有餘歲而盛德之士不作蓋無足怪

惟司馬公事君而君敬之未嘗求民而民與之非其類
者不合而無不信受其罰者有不悅而無敢謗其自洛
入覲也郡邑田里至於京師觀者千萬環聚嗟歎至於
泣下嗟乎此可以言語術智得之哉故其相天下也因
物之所利而與之因人之所惡而去之從容指麾內外
響應而天下無事矣蓋自秦漢以來至公而盛德之效
始見於世可謂盛矣

陰德一

【增】易曰有功而不德　焦氏易林曰逢時積德身受福
慶　周易集解曰陰德施於下故曰德施普也　史記

天官書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否
曰陰德又曰天一　漢書曰有陰德者天報以福　枚
乘傳曰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　老子曰聖人
施德不望報　說苑曰有陰德者必享其榮以及其子
孫　葉夢得避暑錄曰天下之禍莫甚於殺人爲陰德
者亦莫大於活人

陰德二

【增】左傳曰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
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
以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我從其治也及輔氏之

役顆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
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史記曰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眯明
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欲
以去趙盾令先毋及難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齧
狗名敖明爲盾搏殺狗盾曰棄人用狗雖猛何爲然不
知明之爲陰德也　楚史檮杌曰楚莊王賜羣臣酒酒
酣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以告王曰奈
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命左右皆絕其冠纓比舉
火莫知爲誰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嘗在前五合五

獲首却敵勝之王怪而問焉對曰臣將雄乃夜絕纓者也　漢書何敞傳曰敞六代祖比干學尚書於晁錯武帝時為廷尉正與張湯同時湯持法深而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雖不能盡得然濟活者以千數（注云何氏家傳云六世祖父比干字少卿經明行修兼通法律為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為丹陽都尉獄無寃囚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衣服不沾漬雨止送出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汝後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算）　丙吉傳曰上憂吉疾不起使人加紼而封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愈　趙熹傳曰帝延集內戚宴會歡甚諸夫人各各前言趙熹篤義多恩往遭赤眉出長安皆為熹所濟活帝甚嘉之後徵熹入為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為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　孔融傳曰融為北海太守郡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為棺具而斂葬之　陳重傳曰重舉孝廉在郎署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債主日至詭求無已（說文曰詭責也）重乃密以錢代還郎後覺之而厚辭謝之重曰非吾之為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　和熹鄧皇后紀曰后叔父陔言嘗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訓為謁者使修石

白河歲活數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　後漢書曰王忳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謂忳曰吾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絕忳即鬻金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忳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忳前忳後乘馬到洛馬遂奔走牽忳入他舍主人見之喜曰今擒盜矣問忳所由得馬忳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飄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忳思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處主人大驚號曰是吾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忳悉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忳忳辭讓而去　世說曰晉庾亮有的盧馬或令賣去亮曰賣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主寧可不安己而移於他人哉　晉書毛寶傳曰初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　崔鴻後燕錄曰趙秋字子武輕財好施鄉人李元度母死家

貧無以葬秋謂其兄曰赴死生救不足仁之本也家有
二牛以與之元度得以葬他年秋夜行見一老母遺秋
金一餅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以後當富貴不
可言勿忘元度也　北史李士謙傳曰士謙家富於財
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爲務或謂士謙子多陰德士謙曰
夫言陰德其猶耳鳴己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
子皆知何陰德之有　張文詡傳曰文詡每以德化人
有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感悟謝文詡慰諭之誓不
言經數年盜者自向人道其事遠近始知　周書宇文
測傳曰測性仁恕好施子曾被盜所失者即其妻陽平

公主物也州縣擒獲測曰無之盜遂赦免及測從孝武
西遷事極狼狽有從測入關不去左右者乃盜也　摭
言曰裴度遊香山寺得緹繒於伽藍楯詰旦有婦人疾
趨而至撫膺曰阿父被繫昨從人假犀玉帶不幸遺失
於此度因授之以贖父罪　通鑑曰陸元方爲宰相每
有遷除密封以進未嘗漏露臨終曰吾於人多陰德子
孫其未衰乎　李昌齡樂善錄曰竇禹鈞年三十未獲
嗣夜夢祖父謂曰汝年過無子又壽不永當早修陰德
禹鈞唯諾遂力行善事後生五子並登第　藏書曰王
旦父祐事太祖太宗爲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

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世多稱其
陰德　函史曰司馬旦喜周人急里中有貧不能自存
者月分俸濟之其人無以報願以女奉箕帚旦驚謝出
妻奩中裝嫁之旦光之兄也　稗史曰馬涓父從政未
有子置一妾知以葬父鬻身遂歸其家不責所負後夢
一翁曰余妾之父也得請於帝願君家富貴涓涓不絕
及生子因名涓元祐中擢進士第一　宋史袁韶傳曰
韶父爲郡小吏五十無子之臨安妻勸之置一妾察有
憂色問之泣曰妾故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歿家貧故
鬻妾以爲歸葬計遂遣之其母泣告聘財猶未足以給

歸資今且散矣徐曰賤吏不足辱娘子聘財盡以相奉
且出囊中物以益之遂獨歸告妻以故且曰無子命也
若有子汝豈不育必待他人哉妻曰君心如此必有子
明年生韶　樂善錄曰劉洪欽富於財有相之者曰吏
三年子大期至矣劉甚恐因女出閤得一媵極殊麗名
蘭蓀詰其家世乃洛人父宦淮西被俘掠劉太息曰是
忍置於使令之列耶先其女嫁之劉竟老壽　元史張
廷瑞傳曰家有愛妾一日見老人與之語乃其父也以
告廷瑞召而視之貌甚肖問欲得汝女歸耶其人謝不
敢廷瑞曰汝女居吾家不過羣婢歸嫁則良人矣盡取

奩裝書券還之　輟耕録曰顏叔子獨居夜大雨有女
子投之令執燭至明不二志　又曰沈仲說年四十未
有子妻爲置一妾仲說詢其家世女泣曰妾范復初女
也父喪家貧老母見鬻於此仲說惻然泣下曰其父吳
中名士乃吾故人豈可爲妾即覓女母使擇壻仲說備
奩具嫁之　又曰眞州一巨商至杭相者曰公三日内
數不可逃商懼即戒程舟次揚子江見江濱一婦仰天
大號商問焉答曰妾夫止有錢五十緡令妾還失非惟
飲食無措亦必被箠死寧自沈商歎曰吾今厄於命彼
乃自天其生哀哉亟贈錢一百緡婦感謝去後過相者

所驚顧曰公胡不死徐笑曰此陰德所致也　明劉基
傳畧曰基先世濠仕宋爲翰林掌書宋亡邑人倡義旅
復宋事敗元遣使簿録其黨將盡殲焉使者還夜次武
陽會大雪其徒市酒濠家語之故濠醉使者而寢之樓
探其篋得簿焉僅録渠魁二百人縱火焚樓倉皇挾使
者走籍已燬詰旦使者憲無以報命濠謝曰不幸火誠
死罪顧火從何來意者簿録多寃天欲生之乎使曰且
奈何濠曰使者事竟不可往濠幸有密戚於彼可録所
知名以報使諾之已而以前所録二百人授之餘全活
無算基生而穎異讀書七行俱下碁師鄭復初謂其父

掄曰活萬人者封此子必高公之門矣　李友直等傳
畧曰尚書徐晞初爲郡吏有富家誣鄰産陷以殺人罪
其人誣服晞導其家訴監司下府晞爲知府言得釋其
人德晞甚邀至家飲之酒避去其妻曰吾夫感君恩無
以報欲使妾侍君晞大驚曰是何言聲色皆厲妻乃呼
夫還相與感泣　明紀編年曰憲宗時有言宣德間遣
王三保出使西洋獲奇珍無算者上然之命兵部查三
保至西洋時水程時劉大夏爲郎中先入檢得之藏匿
他處吏索之莫能得大夏亦秘不言會科道連章諫事
遂寢尚書項忠呼吏詰責大夏在旁微笑曰三保下西

洋費銀錢數十萬軍民死者萬計水程雖在亦當毀之
忠聳然揖大夏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
久當屬公後大夏果居是官　說郛曰明天順癸未羅
狀元倫赴試春闈宿邸舍其家奉盥遺金環於盆羅僕
取以行倫知乃索而還之比至其婦爲夫所逼幾捐生
矣是歲禮闈火舉子多厄焉賴謝大韶出之人以爲陰
德之報　明文曰儲懽曾大父字重文倜儻負義嘗隆
冬載布數乘入邊遇警道阻人多凍死遂立市門散之
又嘗行道中得遺金歸其人其人分謝悉不受此其種
德所自負哉厚矣　稗史曰仁和孝廉錢養廉其父爲

聘黃氏及笄而黃氏以病瞽女家擬謝婚廣曰聘時宗
人也今有此豈非天乎遂娶之恩禮有加人稱其陰德

陰德三

增 立孤 史記韓世家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又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

嫁婢 搜神記趙明甫令蒲為女覓一女忽掃庭而流涕問其故女曰某父昔為此邑令遭亂離賊之人掠賣以至於此明甫乃輟女奩具先嫁之

埋蛇 吞蛭 賈誼新書孫叔敖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其故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母而死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母曰無憂汝不死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之以福又楚惠王食寒葅得水蛭恐庖宰監食者法當死遂吞之病不能食令尹入問疾王告之故令尹賀曰王有陰德天所奉也病不為傷是夕王如廁蛭出其久病心腹之積皆愈

元長史 顧提控 東河記唐韋丹嘗乘蹇驢至洛陽中橋見漁者得一黿長數尺問其直曰二千韋以所乘驢易之投於水後一舉胡蘆先生語之曰吾友元長史識君欲一見君盍從行手相攜而出至一門綠衣老人皓首迎之曰君有陰德於黿嗾知其青衣吏太倉以報之所謂元長史也弱冠入仕者長史侍郎之門為事顧見其名曰所以顧提控之事乃得其人出居江南事遂為數年後見其子孫至京師考功人謂曰此長史之報也又顧提控以身所致也即第貢報德無由也乃言以之女於太倉

不使知恩 宋史董元亨宗仁里閈甚貧不自立每陰濟其直隱而不使知人或善之必有餘慶仁宗聞其孝行以易經勸學直性好施而人所從來甚

必有餘慶 董元史

增 視養曾孫 藏活豪士 漢書張賀為掖庭令曾皇孫養視甚謹賀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其後曾孫立史記游俠傳魯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

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歎其德諸所嘗施推忍見之

繡被飄風 青衣攘火 拾遺記三國典略漢書王忳有古事詣闕上書見帝夜二更忽見所害之神即時命就在都亭下以錦被覆之後旦辭去嫁為先生所埋家中拾遺衣帶以為彩而奏掩形其來火人當死坐青衣童子救此人乃以火燒其事遂詳請當天使三年及骨故焚來者以衣青覆其無再三收以報恩竟得不死

其治後必有興 漢書于定國傳于公為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為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封西平侯

狀元子 不知何人 當在此女 宋史馮京傳京父商未有子其妻為買一女子將入門問其故女泣曰父以綱運欠折鬻妾以償官商遂還之不取其直卒生京京舉進士為舉首商有陰德其後果以狀元及第

種帝王鬚 送

我從

少嘗見一老父問其姓名不知何人也許下有人能於此女嘗以之為先生言陰德之報

庭樹三槐 門容駟馬 漢書于定國傳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宋史王祜傳祜手植三槐於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

未嘗妄殺 已許不言 史記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漢書丙吉傳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

登岸 徒步歸家 乘魚 搜神記李進勍以販魚為業夜泊江中得大魚數百頭其魚皆有所憐乃盡放之後泛舟到岸遇疾病也可乘之

吾歸則彼死矣道留以待其病愈以所來爲截之使步而歸

餘干亭侯 **王母使者**

晉書孔愉傳愉以討華軼功封餘干亭侯愉少嘗行經餘干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 續齊諧記弘農楊寶年九歲見一黃雀爲鴟梟所搏墜地爲螻蟻所困寶取之置巾箱中采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去是夕見一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往蓬萊過此蒙君拯救實感盛德乃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公當如此環矣後震秉賜彪四世三公清白無比

端受四拜 **應享百年**

張鉞史 定公許在成者夢謁家府有西門黃衣滿承事者坐公上冀旦即遣典寧請之果夢中所見以所夢告之問千日有何功絶耶巫應云無他長惟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繒收羅至明年禾麥來熟小民艱食之際糴之價值不增升牛亦無高下在我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清所息公曰承事所以生果之上也宋公實令二吏披之端受口拜黃公後書緊衍在日路者比比青業北史高尤傳陀海謂人曰吾直守書時有陰德齋數人命若陽報

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

力止殺降 **不孤付託**

周暉清波雜志曹武惠兵下江南副帥欲屠城曹力止之曰此已降不可殺神人告之曰汝能全江南一城人命吾賜汝後夢一女子爲其後買一妾甚事主其家一事主欲奏泰命君昭旅京師取事以小兒事主主不持意下都部事已足下作不闕付託之使意知不孤所付使人託孤其人少年者外好老身之郡州自府知二十命

不就二十命 **全活數千人**

決道就其人少三年中理具所乃石過河欲令命者者其事不出有反人後人辭其罪部之建訓從三承平中監理狀法乃用功太學出吏具以後上言蕭全宇活從之士遂數千其人役吏考曰通量隱括知大赦

自當坐太守 **何不爲九卿**

漢書後漢書安陳楚獄理其事明驗上表出之府安撫按吏皆叩頭爭安曰帝感如語有即不報令太守自當坐四百之餘不以相及書也遣謁分別具狀奏

父經爲郡決曹史決獄平東海于公高其門而其子定國爲丞相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子孫何必不爲九卿耶子咸字仲翁後爲御史大夫

江濱孤嫠贈錢百緡 **砂磧小兒捧珠徑寸**

搜神記隋侯出行見大蛇被傷中斷疑其靈異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走因號其處爲斷蛇丘歲餘蛇銜明珠以報之珠盈徑寸純白而夜有光明如月之照可以燭室故謂之隋侯珠 以感恩報之入水中見小兒手中明珠乃見一兒捧珠在於砂磧

吾初無損何妨共作前人 **尹不忍爲且與偕遊聖世**

林異賢曰乃見故之珠 後漢書郎顗傳顗父宗爲吳令時卒暴風起宗占知京師當有大火記日時遣人參候果如其言 文比入座口故物與其衣出之而出向其人曰吾初無損何妨共作前人也 安吾失爲南尹初無所得收取所得人前高別世尹不以爲下則者也

有種風清月白空勞少女多情 **天上人間早訂狀元**

拜史明王華一館一富翁家無子一日遣

妾就王出一紙曰此主人意也書云欲求人間種王接筆一書其傍曰不納子明日遂行後三年辭天上天曰昨夜聞天上作狀元一人欲付於君而言此人欲得一人正在京師與二妾期年後以道士出門奏章伏地不起久之乃起人問之曰適奏章至天門遇一神人不得達問公何事曰爲王狀元也明年果狀元及第 神仙傳元道士天中伏表叩遇天上作人有一女天大喜命以二年後王太倉公以有後 儀以天順與二年後京館中作狀元 給以夜期後 女來笑逸追京人有女 前已漢相如逢明欲把去之還悟

陰德四

增 平原獨無 漢紀百數推平原下邳史鈎黨獨無所上奏相連見者 通鑑紀云平原相史弼奏青州六郡其五有黨 治道切從事生傳曰舍青州六郡自無所得獨得弼事 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獨無 以待將御史閉曹于此 一侍第中數以蜀傳初食曰成待將有進御者

待將進御 **未識春愁**

御史平原知之 詔以遣治之事無窮者減訪之其 親以之事

沈方舊一妻年十七八攜與俱行庭筠七年既歸老還
父母猶處于時人以比張忠定公[illegible]會[illegible]為吉安
對處詩云昔年單騎向瑞州覓得歌姬共遠遊去日正
宜供夜值歸來單未識春愁禪人尚有香囊遇道士猶
懷炭婦蓋鐵石心腸延
壽藥不風流忠卻風清

陰德五

增 詩 宋王左揆為鄭紓挽詞曰欲知陰德事看取玉堂人

增 詔 魏文帝詔報何夔曰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疾雖未瘳神明聽之矣君其即安以順朕意

讓一

原 魏武雜事曰辭爵逃祿不以利累名不以位虧德之謂讓 增 書曰誰敢不讓 又曰推賢讓能 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 原 周官大司徒職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 禮記曰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增 又曰博聞强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 又曰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矣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 原 又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 增 又曰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原 又曰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 增 又曰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 國語曰讓文之材也 又曰宴享好會不渝其上讓也 漢書東方朔傳曰謙遜靜愨天表之應應之以福 北史蘇綽曰教民以禮義使之敬讓敬讓則不競於物 列子曰為民者必讓 文中子曰房元齡問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可謂忠乎子曰讓矣 邵子曰夫讓也者先人後己之謂也以天下授人而不為輕若素無之也受人之天下而不為重若素有之也 博物志曰一曰禮讓二曰固讓三曰終讓 揔 劉邵人物志曰卑上降下者茂進之遂路也江海所以為百谷王以其處下也

讓二

原 慎子曰堯讓許由舜讓善卷皆辭天子而退為匹夫 莊子曰堯以天下讓許由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吾適有幽憂之疾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舜與曰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

稷契暨臯陶 增 又曰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
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疇若
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
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
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伯拜稽首讓于夔龍
韓子曰舜耕於歷山農者讓畔漁於雷澤漁者讓長
史記曰古公有長子曰泰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曰
季歷季歷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
乎泰伯虞仲知古公意乃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
歷 原 家語曰虞芮二國爭田連年不決相謂曰西伯

仁人也盍往質焉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
朝則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虞芮之君曰吾儕小人
不可以入君子之朝　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
也父欲立叔齊及卒齊乃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
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 增 國語曰齊桓公自莒返
於齊使鮑叔牙爲宰辭曰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
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
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
門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 原 左傳曰齊侯使管夷
吾平戎於王使隰朋平戎於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

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
王命何以禮爲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
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
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 增 又曰晉侯使狐
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
軫　國語曰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
居之佐軍也善（先且居晉大夫先軫子也）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
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臣先
都在（三子晉大夫）乃使先且居佐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
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於清

源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臣將新下軍
先都佐之　晏子春秋曰晏子方食景公使至分食之
使者不飽晏亦不飽公致千金以奉賓客晏子不受公
曰先君桓公以書社三百封管仲管仲不辭獨辭何也
嬰曰嬰聞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
以管仲失嬰得之　左傳曰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
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　又曰諸侯將
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
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
宋　又曰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

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原】又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　又曰吳王諸樊元年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棄室而耕乃舍之【增】呂氏春秋曰楚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素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荊楚間有寢丘者其爲地不利而前有妒谷後有戾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惟寢丘不奪　漢書文帝紀曰帝初立以陳平爲相太尉周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平欲讓勃位乃謝病文帝怪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　袁盎傳曰盎謂文帝曰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者三東向讓天子者再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遠矣　衛琯傳曰琯爲中郎將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　外戚世家曰竇長君少君並退讓不敢以富貴驕人　李陵傳曰陵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　張安世傳曰大將軍光薨議欲拜安世安世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爲先不言情不達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惟天子財（財與裁同）哀以全老臣之命上笑曰君言太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　張延壽傳曰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

能以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戸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天子以爲有讓【原】金日磾傳曰武帝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爲光副　韋元成傳曰韋賢薨子元成當嗣元成心知其非賢旨陽爲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元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於兄丞相御史遂以元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元成不得已受侯爵　龔遂傳曰遂爲渤海太守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頗有所白遂問其故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　東觀漢記曰承宮遭王莽篡位天下擾攘盜賊並起宮遂辟世漢中建武四年將妻子之華陰山谷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宮悉推與而去由是顯名【增】後漢賈復傳曰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原】東觀漢記曰竇融光武時數辭讓位不許因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三質性

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讖記誠
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
以連城廣土享侯國哉　又曰永和元年鄧騭等以定
策功增邑三千戶騭等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間關詣
闕上疏自陳　後漢書曰歐陽博士缺帝欲用桓榮榮
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揚州從
事皐弘帝曰俞往汝諧因拜榮為博士榮被服儒衣溫
恭有蘊藉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
【增】又曰劉愷字伯裕以當襲父般爵讓與弟憲逃避
封有司奏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愷猶不出
積十餘歲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因上書曰孔子稱能
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和帝納之詔下有司聽憲
嗣爵乃徵愷拜為郎稍遷侍中愷之入朝在位者莫不
仰其風行　【原】續漢書曰張堪讓先人餘財數百萬於
兄子　謝承後漢書曰雷義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
聽義遂陽狂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
雷與陳　三國魏志曰太祖署邴原為丞相徵事崔琰
為東曹掾記讓曰徵事邴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一志
行忠方清淨足以厲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
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　【增】初潭集曰張紘見

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
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使僕
受此過差之譚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
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原】三國吳志曰薛綜為選曹尚
書固讓顧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允
衆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　江表傳曰程普頗以年長
陵侮周瑜瑜折節下之不與較　【增】陳壽益部耆舊傳
曰李孟元與叔子就同居就有痼疾孟元所有田園悉
讓就夫婦紡績以自給　晉書鄭袤傳曰泰始中以袤
為司空天子臨軒遣五官中郎將國坦就第拜授袤前
後辭讓遣息稱上送印綬至於十數謂默曰魏以徐景
山為司空吾時為侍中受詔譬旨徐公語吾曰三公當
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
朝廷也終於不就遂大雅君子之迹敢不務乎固辭久
之見許　許逖別傳曰逖年七歲無父躬耕負薪以養
母盡孝敬之道與寡嫂共田桑推讓好者自取其荒不
營榮利母嘗譏之曰如此當乞食無處逖笑語母曰但
願母老壽耳　稗史彙編曰裴叔則嘗新宅甚麗當移
居時與兄共游牀帳嚴然軒檻疏朗兄心甚欲之而口
不言叔則知其意便以讓兄略無吝色　南齊書謝朏

傳曰朓遷尚書吏部郎上表三讓中書疑朓官未及讓
以問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修之讓
黃門蔡興宗讓中書並三表詔答具事宛然近代小官
不讓遂成恒俗恐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並貴重初
自不讓今豈可慕此不讓耶　南史桓閎傳曰閎弟子
曇深以行義稱為臨城縣罷歸得錢數十萬以買宅奉
兄退無私蓄又吳興丘景賓亦以節義聞父康祖無錫
令亡後僮僕數十人及宅宇產畜悉讓於兄鎮之鎮之
推齋屋三間與之不肯　太守孔山士歎曰聞柳下惠
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今復見之矣　馮道根傳曰

道根性謹厚每征伐不言功武帝嘗指以示尚書令沈
約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　歐陽頠傳曰頠以言
行著於嶺表父喪哀毀甚至家產累積悉讓諸兄　北
史辛紹先傳曰紹先孫少雍與從弟懷仁兄弟同居閨
門禮讓人無間焉士大夫以此稱美　陸俟傳曰興安
初封俟子麗為平原王頻讓不聽乃啟以讓父文成曰
朕為天下主豈不能得二王封卿父子耶以其父俟為
東平王麗尋遷侍中撫軍大將軍司徒公復其子孫賜
妻妃號麗以優寵既頻固辭不受帝益重之　裴駿傳
曰駿子修愛育孤姪等於己子及將興居奴婢田宅悉

推與之時人稱焉　趙善傳曰善性溫恭有器識雖位
居端右而愈自謙退其職務克舉則曰某官之力有罪
責則曰善之咎也時人稱其公輔量　泉企傳曰大統
元年進爵上洛郡公企志尚廉慎每除一官憂見顏色
寢食輒減至是頻讓不受　隋陸知命傳曰知命以功
拜儀同三司賜以田宅復用其弟恪以為汧陽令知命
謂恪非百里才上表陳讓朝廷許之　新唐書溫彥博
傳曰彥博與兄大雅共掌樞密彥博以兄弟同在樞密
不自安固請他職高祖曰吾虛心相待不以為疑卿何
自疑也彥博雖應命然每退讓遠避機權寮列以此多

之　房元齡傳曰元齡居相積十五年女為王妃男尚
主自以權寵極隆累表辭位詔不許　王珪傳曰珪與
元齡李靖溫彥博戴冑魏徵同輔政帝以珪善人物且
知言因謂曰卿標鑒通悟為朕言元齡等材且自謂與
諸子孰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言臣不如元齡兼資
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
彥博濟繁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冑以諫諍為心恥君
不及堯舜臣不如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
有一日之長帝稱善而元齡等亦以為盡已所長謂之
確論　長孫無忌傳曰冊拜司空無忌固辭讓不許又

曰臣幸居外戚恐掐聖主私親之誚敢以死請太宗曰
無忌聰明鑒悟且有武畧公等並知所以委之台鼎無
忌又上表切讓帝使謂之曰黄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
夏禹得臯陶而爲三王祖齊桓公得管仲而爲五霸長
朕自在藩邸即任使公遂得廓清宇内君臨天下以公
功績才望允稱具瞻故授此官毋宜辭讓以爲禮也
天中記曰楊玢仕蜀至顯官隨王衍歸唐以老致仕歸
長安舊居多爲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玢自批狀尾
云四鄰侵我我憑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
望秋風荻草正離離子弟遂不敢言　宋史蘇易簡傳

曰太宗嘗召其母入禁中賜冠帔命坐謂曰何以教子
成此令器對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教以詩書　文彦
博傳曰元豐三年拜太尉帝稱彦博仁宗時建議立嗣
有定策功彦博曰如周勃霍光是爲定策臣何功之有
司馬光傳曰光初辭樞副韓琦在魏聞之與文彦博
書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道行似不須堅讓也光聞之
曰自古被此引壞名節爲不少矣　范百禄傳曰百禄
知開封府獄無繫囚寮吏欲以圖空聞百禄曰千里之
畿無一人之獄此至尊之仁非尹功也不許　黄裳傳
曰裳爲嘉王府翊善一日王侍宴宮中爲光宗誦酒誥

曰此黄翊善所教也光宗加勞裳裳曰臣不如朱熹熹
學問四十年若名置府寮宜有裨益　杜生傳曰生有
田五十畝與兄同耕迨兄子娶婦度不足贍乃盡以與
兄而攜妻子去之　元史闊里吉思傳曰闊里吉思防
邊爲敵所執誘使降不屈死追封趙王子朮安幼詔以
弟朮忽難襲高唐王朮忽難痛其兄死節教養朮安過
於已子命家臣之謹厚者掌其兄之珍服祕玩待朮安
成立悉以付之至大二年加封趙王朮忽難即以讓朮
安　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曰而忒封高昌王其子紐
林死長子帖木兒補化請以王爵讓其叔父欽察台叔

父力辭乃嗣爲亦都護高昌王　不忽木傳曰帝欲用
不忽木爲丞相固辭帝曰朕識卿幼時使卿從學正欲
備今日之用勿多讓也　劉賡傳曰賡兼國子祭酒國
學故事伴讀生以次出補吏莫不爭先出時有一生親
老且貧同舍生有名在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盍頌少
請讓之先賡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爲書薦其人朝
廷反先用之自是六館之士皆知讓之爲美德也　明
沈士謙明良錄畧曰陶安字主敬上待之厚既而得劉
基宋濂章溢葉琛四人上問四人者何如對曰臣謀畧
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及章溢葉琛上

多其善讓　明丘福傳曰福爲人樸戇鷙勇每戰勝諸將爭前效鹵獲福獨後王歎曰丘將軍功朕自知之即位大封功臣第福爲首　明紀編年曰建文元年博士黄彦清閒步於市見兩兒食棗退讓有禮坐其旁觀之食畢餘一棗幼者遜其長者長者不受推讓良久遇句者舉以授之又見有得紗於街者輙拂其塵置之高潔處以石壓之而去彦清歎曰何風之厚也明日入朝奏之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五

人部三十五　讓　智　恭敬

讓三

原禮宗　德主左傳卑讓禮之宗也又讓德之主也　仁大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　謙光易謙尊而光

增奔義　鳴謙史記索隱奔義激世莫先伯夷易謙卦六二鳴謙貞吉

沉刀　抽矢藝文類聚郭翻經河陸刀於水路人有爲取者翻因與之路人不取至於三四辭曰爾尚不取我豈復得乎知其終不受乃沉刀於向所失處左傳魯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及清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

採藥　伐桑論衡泰伯入吳採藥斷髮文身以讓季歷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刑餘之人不可爲宗廟社稷主況約齊記韓係伯襄陽人風俗因與鄰並者時上種桑以志之係伯畔上種桑枝給陰蔽他以侵每開數尺以歸焉鄰復侵之係伯輒伐樹更種侵時者慙以讓犯也陸共

推田宅　惟取圖書周書韋世康傳世康性孝友弟並陸愛屬季弟也約宜達以諸共推父時田宅與之分財惟取圖書而已南史王曇首傳曇首幼有素尚兄弟分財

止授九品

固辭三公晉書謂上王導爲上公

富貴已極　筋力未衰臣曰吾志於是賜說置荊州刺史榮定於其子起家從臣嚴言命不可乞以天科員史三事宋業郎外及祿者多矣今官之自是籠此老於公命不忝靈甲部臣釋褐時館宦男始離京官知九品後漢陰興傳陰興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不已臣蒙陛下貴人之恩至尉留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已願帝賜爵關內侯陰興傳嘉與之襄不思帝遷名侍止廣才如挹其侍上

其志新唐書曰房元齡傳元齡進司空仍總朝政元齡固辭帝遣使謂曰讓誠美德然國家相眷賴久一日去

良弼如無左右手顧公筋力未衰毋多讓　**待罪行間**　**迎拜路左**　宋史神宗拜王

德用簽書樞密院事德用謝曰臣武人得以馳驟自効待罪行間足矣且不學不可以當大事不許　唐書裴

度建節彰義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櫜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

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　**予不忍聞**　**臣何敢受**　衎子武王以天下讓

岐封子岐封子曰發紛紛然以天下為事乎君往矣子不忍聞之　元史姚燧傳太平九年遣正事呂沐如漢

徵四皓故事徵姪姪至武宗面命為太子少傅何敢辭曰昔臣伯父先臣恒當除此官尚不敢拜臣何敢受

必後長者　**不及小兒**　禮記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

子生八年也　南史蔡興宗傳興宗父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以與兄軌軌罷長沙郡還

五十萬以補宅與宗年十一白母曰一家由來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母悅而從言軌累有慚色謂

其子詹曰吾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　**分金二段**　**賜牛一頭**　鮑叔注管子吾

號叔手分二人結義一日往郊外見金一錠相讓不取至回復見分金為二段天賜之

無宗奢之北史魏張恂傳恂之孫兄弟分析家以推牛故致此競各相讓

見分以懷己之謂曰汝貴以一牛次牛兒中各相成功有

裁留數畝　**適亡七年**　皇甫謐兄弟早孫而般

以所受田宅奴婢二百餘萬悉讓於兄弟留田地數十畝起舍耕作　東觀漢記

韓偓薦相　**張老辭卿**

吾安可忘　**孫當代敘**

不晉東相知悼可成魏公以謀終使準國乃張絹朕使老中當魏為外先縛卿帝用佐新知崇新臣握保東臣崇因門生御史大夫趙崇能讓國語

後漢書寇恂傳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戮之復以為恥過潁川謂左右曰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

相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

臣之征伐尚有上卒先吾傳運請將爭功祐獲無所競當從代承其光論口不安可以忘之乎周書蔡祐傳

每數孫當代其論敘言語益之避禹之子於　**益避箕山**　**光投盧水**

皆讓者益之避居山之陰古之道也了吾湯子何務不立

于務光曰廢上非義也我非仁者自殺於其難吾享其利非義亦不如　**一門有二**

與馬為三　同衛史司謂完子曰任重大夫朝行開府

八命之禮我若復其比投一門有二曰合司任寶重已畏行

辭讓之更若之客問其故曾左馬吾之道奠

與上家受許高爵乃貽官議耶使位之過乘

無峻車左右者不遇二五朔屢日朮壺賓為乘

每遣人履從曰行問遇有之人者時不與知馬三為公三也無及人加則二與馬成二人令乘吾

此軍安所之讓子　**財佐軍需**　**功歸參佐**

錫凡杖並國之讓及嘉高

樂使拜著何為揖國益封置廉名平曰君居守在於軍中

非大夫石之事何君益封以置僖名平曰君居守

置封其以為罷君者封以讓平除新反棹疑君心

寓從其計上悅三也國觀志封王不受其疑

東將軍是長史武司焉基上七人皆讓功歸

參佐由是長史司馬等七人皆讓功歸　**豈敢忘君**

可勵俗　史記楚世家楚王病不可之乃令其以名勒天公子吾大夫

其弟公子申為王不可乃又讓次弟公子結亦不許乃以讓弟公子閭五讓乃後許為王

君子之讓意乎乃臣子閭謂曰孤之過也不幸孤死

徵傳帝後遣鄰使王封曰此可以勵俗許光是之孫

叔孫使漢曰於以之請封許之

東避將軍　呂氏春秋曰尹辭之蘇人孫叔敖聖人也以為令尹

於是使人以王命迎之叔敖為令尹而國治

知拜上卿位在廉頗之右　史記相如以

興迎令尹　唐書魏謨

之相如聞每朝會時嘗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以山學見廉約相如引車避舍人廉相如曰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

老夫何功寡人不

侯書美矣書王家所平居孫皓美者有未功私以為王所問曰故所曰思主之軍通日又見

私弟口不恨言功之平異有功王若得有乃及無者責聖主莊之軍通曰朝周功

力老夫何功之有王軍得乃及聞者平賈史記太之陳威之曰業 周勃周功之中

寡人代王敢當王曰臣奉高帝宗廟代王漢書周勃等伏固請代事重寡人不敢當群臣皆伏固請代王西嚮讓者三南嚮讓者再遂即天子位

異獨屛樹

晉書文帝崩宣帝諸子皆有表識中書令荀勗為太子舍人自後漢與諸將軍並坐諸將軍爭功益獨屛樹下曰

讓密移籓

者有表識軍中號為大樹將軍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屛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論道書河陳留人伯夷叔齊以讓國為賢遂相與歸之伯夷叔齊讓國而逃

書陳功異與鄉人得之伯以夜竊伯懿其先人甚有之從

崔詩上頭

凡人二尺之丈相詩又在廣上頭

韓文獨步

景李道自許不得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題詩在上頭蘇東坡評曰余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

章詩時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余亦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

人部

李子抱孫

先人後己

李充就養以其先人之祀不欲罷歸因笑曰而不已若生乎欲退之此作每

晉書王祥傳祥弟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及祥仕於朝覽亦應本郡之召稍遷司徒西曹掾清河太守

以先人後己為之辭乎有讓焉左傳曰先人後己

魯孔子曰吾不如老彭

自陳至三

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禮記

拜數四

漢書孔光傳光為人周密謹慎位太傅以讓退

陳至三上疏辭讓至於數四

財與弟

陳至三上疏辭讓其封泰帝乃許之漢書揚雄傳

買宅恭兄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太祖北征以疇為嚮導封亭侯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太祖不奪其志

不受封爵為亭侯疇以為始為居難率眾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意也固讓

財與弟漢南史

為國常節

承父素懷

推讓二千石弟子植高推亦不敢

後漢書南州刺史傳韓植字元植父數為嘗州刺史有功

以家屬為不受云家所重恩為國北史韓麒麟傳子元孫不報賞讓之何足

少自修整

父素懷辛有亦學不識及子顯宗父以子爵讓弟

承父讓弟仲穆兄

聽復本封

超登大郡

爵讓封弟侯如此書南平侯其封以禮乃受

弟友讓弟如城年志不不可拜及身免遺令不得以封得封先

路封南城侯恬讓不拜存節廣重負遺其令不得以賜子侯益南平書爵其祐以子

桓所固讓節再而臺黃遺宗令遣得復南城侯其後封

齊所賢季札自圖以昌公存節南所以節之官復遺

又以傳讓賀南所自公資至朝又當嘉年黃之少門時志

欲以為太守辭自公朝廷之黃侍郎復本郡守封

不宜越太史記辭賢曉至朝廷茅土父之之

越當茅土

成開田

南史王蕃傳無容留茅土之與之以實其衣食濟子元在

讓其中無容越當茅土以實其衣食乃餘父之

解符就學

經辭封

文遠傳文海有自人名鄴侯超遂田以鄉十學

李宗室從弟及叔父宗族黨有鄭客給此茅遂

與家之賁不小受大人自開廷之顧以鄉

將之嫂元弟不文海有進自見相無容越事

人之敢不學辭令已數年都雲致大人有與

人部北不學

遠逝

發言慷慨

將相家居同有子弟以書乃晉高其將如上讓退意書是賢君

病不任家嫁及于其弟有如當是賢讓世書後

乃不土茅經兄家林其宇有前而遠冬去書留封書上

盛居家其林弟是上嘉兩書晉其廢有賢

自有仲齊

已經平進飲

不傳中書公國後漢書丁鴻字孝公其讓其國於弟盛

子

雖同名

以孝為字

兄兄何窮權古州人經南

成為長古南都人經南王

兄平沙州與人閩經南王

足即與人闡經相與

不爭四別字子孫爵生同居守其為田

兄弟北史崔挺傳讓田宅

雖少弟恬然伯欽諸子恭伯敬黃

兄少弟恬然伯欽惜學琴伯敬皆實與之

與鄭故雖與伯咎同名字元數言爲雖所數

退避三舍 不獻五城 左傳晉公

子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

三舍及城濮之役子犯曰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史記趙孝成王德信陵之矯奪晉鄙兵

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

自言罪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 放出一頭

不枉百步 宋史蘇軾傳軾以書見歐陽修修語梅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唐書朱仁

軌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 排難解紛 執雌持下 史記平原

君以千金爲魯連壽連笑曰所貴天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餘詳後注 家語金人銘曰

執雌持下人莫踰之 臣從伯游 我師疏廣 左傳晉侯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

長臣習於智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晉侯許之 晉書羊祜與仲弟績書曰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

不以盛滿自責乎疏廣是我師也 辭榮令終 避名全節 王隱晉書司徒魏舒

遜位論者以爲晉興以來能辭榮令終未有如舒者焉 晉書唐彬贊儒宗以知退辟名全節儒宗彬字也

賦詩明志 著論息爭 遼史義宗倍太祖長子也出治東土太祖崩奔赴知皇太后欲

立德光請公卿曰大元帥功德及神人中外攸屬宜主社稷乃與羣臣請於太后而讓位焉太宗既立疑之倍

曰吾以天下讓主上今反見疑不如往適以成太伯之名乃立木海上賦詩明志浮海去 晉書劉寔傳寔

以世多進趣廉讓道缺乃著崇讓論以矯之其詞曰古之聖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

札雖不才 衰宜有益 史記吳世家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

將立子臧子臧去之君子曰能守節矣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義 宋史黃裳傳詳上 張以

誠請 丁爲理屈 文選任昉爲褚蓁讓代兄襲封表張以誠請丁爲理屈注張純臨卒謂家

丞曰吾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爵於奮上詔書嗣爵當稱純遺命固辭帝以奮違命詔收獄

奮惶懼乃受又丁鴻父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於弟弟不受遂逃去後因友人鮑駿責之鴻乃感悟還就職

多慚鵷鷺 實愧蜉蝣 文苑英華李嶠爲第十舅讓殿中少監表妨賢受位多慙

鵷鷺之羣匪服叨榮實愧蜉蝣之羽 僕隸書生 將稱長者 三國吳書陵事詳

上發言諫歎法禪然未嘗自言其功 北史元定傳定累從征伐戰必陷周文深重之諸將亦稱其長者

情在忘言 辭皆垂涕 王隱晉書杜尼字正齊盛江人王敦爲荊史巢方曰顧榮等各

劇孔於相府元帝曾欲省尼尼孫讓帝答曰吾與足下情在忘言寡論常議以爲國子祭酒尼前後十餘表求

解十六國春秋南趙錄張寔爲鉅鹿太守台任威强路不拾遺曾論以寔爲司徒太保倩書弟固辭

何患無物 不能爲勞 南史褚彥回傳彥回父湛之卒有兩廚寶物存彥回所生郭氏

聞禍好異樂主求之郭欲不與彥回曰但令彥回在何患無物猶不許彥回涕立固請乃從之 符子禹稟天

下於奇于奇于曰若之生堯舜勞矣山川通河漢首無髮股無毛故舜也以勞報子我生而逸不能爲子之

勞矣 不拜僕射官 自爲掖庭令 南史孔靖傳靖遷尚書僕射固讓義熙八

年復爲會稽內史修飾學校督課誦習十年復爲右僕射又讓不拜 漢書張安世兄賀爲掖庭令宣帝即位

賀已死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爲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賀早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少與上同席

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爲掖庭令非爲將

軍也安世乃上不敢復言 詔賜一億錢 顧受五百戶 後漢書馮緄字鴻卿

長沙蠻寇益陽荊南皆沒拜緄爲車騎將軍軍至長沙進擊武陵蠻夷荊州平定詔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

還京師推功於從事中郎 東觀漢記上封朱祐祐自陳功薄而因大願受南陽五百戶足矣上不許

未有毫髮自效 何敢猥祿受封 文選魏武帝上書讓增封武平侯又費亭

侯表陛下追念先臣微功使臣得襲爵土祖考蒙先照之榮臣受不貲之分未有毫髮以自報效食舊爲幸非

敢飾詞 漢衛青傳上封青三子固辭讓曰臣幸得待罪行間敢陛下神靈軍獲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今

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伉等三人何敢受

子產入陳賞辭六邑　魯連救趙笑却千金

左傳鄭伯賞入陳之功饗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也　戰國策魯仲連見辛垣衍而不復言帝秦秦軍聞之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辭不已詳前注

張陸臨池則楊柳交垂　國盛衣冠布地則薰華偏產

初學集陸慧曉與張融並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何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　舊傳有交讓實因衆陸云　山海經君子國衣冠帶劍土方千里多薰華之草好讓故爲君子國

讓四

增 讓木 宋江休復鄰幾雜志楠樹直諫枝葉不相妨蜀人謂之讓木

高彬比舉 正史全編晉唐彬與王濬伐吳先驅所至皆下度孫晧必降未至建業二百里稱疾不行已而先至者爭財後至者爭功當時有知者莫不高彬此舉

逡巡廉後 後漢書竇融傳融數辭讓前後請閒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逡巡席後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他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他事勿得復言

勇撤皋比 性理尹和靖云及見坐虎皮講周易二程論易次日撤去虎皮曰吾日說者亂道二程明易道吾所弗及張橫渠贊勇撤皋比一變至道

卿宅何處 南史胡諧之傳范柏年初爲梁州將劉亮使出都諮事見宋明帝帝言及廣州貪泉因問柏年卿州復有此水否答曰梁州惟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何在答曰臣所居在廉讓之間

心迴蕩 李嶠爲崔神基讓司賓卿表伏承恩制以臣爲司賓卿者渙曲綜其飾逾分逢心迴蕩冰炭交集

飄其高厲 文選潘岳西征賦臧札飄其高厲棄曹吳而成節

讓五

詩 唐陳子昂感遇詩曰務光讓天下商賈競刀錐

賦 陸肱謙賦曰鑒天道之惡盈將守之以持滿窮易象之明義排溢美於虛誕鑒其體而如卑明其訓而非綏惟德之柄惟行之管是以賢人君子雖百代而同光聖帝明王歷萬古而相纂然則謙之爲義與讓同標苟不由於斯理必災禍而自招是以道映三皇明揚側陋智周萬物詢於芻蕘且聖賢而自貶何凡庶而可驕豈不思行高則憂毀於衆木秀則懼摧於飈矧夫陽光正中映土圭而將轉陰靈纔滿隨蓂莢以旋銷是故君

子覩之以爲立身之本名彌彰而彌懼功彌高而彌損不耀彼而自上不明我而自混徒覩其退藏好閑養志於恬幽而坦坦卑以謙謙一辭而行將恥於躁三揖而進何有於嫌況於海以卑廣居深山以鎮靜可久楚莊懼功茂而終吉晉文恥戰克以無咎嗟凡今誇彼而競進何不覩斯而自守徒欲毀信廢忠謀訐自醜想進德之明義豈見充於虛受曷如君子稱物平施不生煩僻多者用謙爲裒少者用謙爲益不求翰音以待問必復厚德以珍席儻不伐之可嘉庶無媒以托跡 文苑英華

增 表 晉羊祜讓開府表曰臣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

臣自出身以來適數十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嘗
以智力不可强追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爲憂
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爲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
進功未爲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托
外戚事遭運會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
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蓋聞古人申於
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
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
賤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
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

之間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以爲愧所失
豈不大哉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
宰輔之高位也臣所見雖狹據今光祿大夫李喜秉節
高亮正身在朝光祿大夫魯芝絜身寡欲和而不同光
祿大夫李胤莅政弘簡在公正色皆服事華髮以禮始
終雖歷外內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
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
進之志　齊任昉爲范雲讓吏部封侯表曰夫銓衡之
重關諸隆替遠惟則哲在帝猶難漢魏以降達識繼軌
雅俗所歸惟稱許郭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

量以臣況之一何遼落齊季陵遲官方淆亂鴻都不綱
西園成市金章有盈笥之談華貂深不足之歎草創惟
始義存改作恭已南面責成斯在豈宜妄加寵施以乏
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世侯
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或制勝帷幄或
門人加親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或策定禁中或功
成野戰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或四姓侍祠已
無足紀五侯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所附惟在恩澤既
義異疇庸實華班儒者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
今茲首夏將亞冢司虧名損實爲國爲身知其不可不

敢妄冒陛下不棄菅蒯愛同絲麻備平生之言猶在聽
覽宿心素志無復式辨矜臣所乞特回寵命　唐李嶠
爲王及善讓內史表曰臣才疏行缺運偶時來榮匪德
遷官由恩達法河象岳升臺歷府行參八命坐陟九霄
彤軒皁駒非振鷺之飾青組丹紱是濡鵜之譏施重丘
山效微涓滴妨賢自久速謗滋深頃因蒜髮之衰得蒙
骸骨之賜西河退老非覬經書東海歸閑空求藥餌方
養支離之疾翻成愷悌之恩曲降絲綸重收簪屨一作屐
徵榮槁木責焰寒灰將使策蹇磨鉛入總樞秘牽羸引
僶參典鈞石仰非恩渥顧探心守桑榆且晏蒲柳先秋

方與絳縣老人論其甲子淄川文耋比其容貌將何以對䟦金扆趨奉玉墀且今百度惟貞九流式序鵷鴻齊列俊乂在官可使畫虎承羞豐貂竊幸謬中孚之好爵辱大雅之能官

原論晉劉寔崇讓論曰古之聖王治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而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欲已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才之人不求而自出至公之舉不□而自立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才之道也在朝之人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爲一國所讓一國士也天下所共則天下才也推讓之風行賢不肖灼然殊矣　孫盛周泰伯三讓論曰孔子曰泰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鄭元以爲托採藥而行一讓也不奔喪二讓也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者之美皆隱蔽不著王肅曰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焉盛謂元既失而肅亦未爲暢也元之所云三跡顯然天下所共見也何得云隱而未著乎三跡苟著則高讓可知亦復不得云其讓隱也蓋泰伯之出讓跡已露不奔喪固一事耳斷髮之言與左丘明文相背又不經也然則稱三讓者其在古公至文王乎周之王業顯

於亶父受命於昌泰伯元覽棄周太子之位一讓也假托隱遯受不奔喪之譏潛推大美二讓也無胥嗣而不養仲雍之子以爲己後是深思遠慮令周嗣在昌天人叶從四海悠悠無復纖芥疑惑三讓也凡此三者帝王之業故孔子曰三以天下讓言非直常讓若臧札之倫者　增韓康伯辨謙論略曰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侯王以自稱降其貴者也執射執御衆之所賤而君子以自目降其賢者也

原碑梁陸雲泰伯碑曰夫至仁至德乘風垂化内修訓範外陶氓俗百年之教淳道載凝而百年既終遺愛斯軫莫不肅虔寢廟著名金石遺其後昆聿遵前典是以禹堂既毀增飾丹青竟碑載焚重覩刊勒泰伯膺慶二儀協靈七曜志輕天下慈深萬物脫屣岐周克讓之風斯舉端委揚越衣冠之俗載成重以仲雍揚波延陵蹈節民習敦厚俗懷忠信憂深思遠千載遺風美哉洋洋致足觀也昔滄洲遁跡箕山辭位志守幽優不越樽俎猶以稱首高節標名往代豈若吾君之子義結民心獄訟歸謳歌屢請能舍玉魚之貴永襲皮冠之迹悠然獨往信無得而稱焉吳啟金車晉遷紫蓋寔號帝鄉爰是天邑若乃忠人入國悽愴生悲殉義希風懦夫立志

增雜文宋蘇軾論語拾遺曰世言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民無得而稱之有讓國之實而無其名故亂不作彼宋宣魯隱皆存其實而取其名者也是以宋魯皆被其禍予以爲不然人患不誠誠無爭心苟非豺狼孰不順之魯之禍始於攝而宋之禍誠於好戰皆非讓之過也

恭敬一

增爾雅曰嚴恪祗翼諲恭欽寅熯敬也（注曰詩云我孔熯矣諲未詳疏曰皆謂謹敬也）　又曰穆穆肅肅敬也　又曰肅肅翼翼恭也　釋名曰恭拱也自拱持也亦言供給事人也敬警也恒自肅警也　易曰君子敬以直內　又曰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又曰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又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尚書曰愿而恭亂而敬　又曰同寅協恭和衷哉　又曰接下思恭　又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　又曰敬用五事　又曰出入起居罔有不欽　詩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　又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　又曰敬愼威儀以近有德　又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　又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　又曰敬恭神明宜無悔怒　又曰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禮記曰無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傲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原又曰賓客主恭祭祀主敬　又曰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　增又曰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威嚴　又曰賢而弗伐可謂恭矣　原又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增又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　又曰君子莊敬日强　又曰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　孔子家語曰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　國語曰恭所以給事也敬所以承命也　漢書匡衡傳曰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恭嚴恪臨衆之儀也　子牙子曰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凶　徐幹中論曰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行是故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　劉劭人物志曰精良畏愼善在恭謹　張載正蒙曰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爲非禮之恭也　性理程顥曰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朱子曰自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　眞德秀曰往昔百聖相傳

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爲至正惟誠爲
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
無以爲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
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學者倘於是而知勉焉
戒於思慮之未萌恭於事物之既接無少間斷則德全
而欲泯矣

恭敬二

增 性理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堯曰欽明舜曰
温恭聖敬日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大戴禮曰昔禹
見耕者耦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　韓詩外傳曰湯

作濩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　詩曰穆穆文王於
緝熙敬止　又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
之則　國語曰臼季使舍於冀野冀缺耨其妻饁之敬
相待如賓從而問之冀缺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而進
之曰臣得賢人當以告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
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於德以臨事其何不
濟公見之使爲下軍大夫　韓詩外傳曰子路治蒲三
年孔子過之入境而美之曰由恭敬以信矣子貢執轡
而問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
力　又曰顏淵問於孔子曰回願無勇而威子曰善哉

回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　說苑曰威回
學於子路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對曰臣聞之行者比
於鳥上畏鷹鸇下畏羅網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
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　國語曰齊閭丘來盟子服景
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閔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
吾子之大滿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
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
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
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
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爲恭楚恭王能知其

過而爲恭今吾子之教官僚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爲
說苑曰趙簡子乘敝車瘦馬衣羖羊裘其宰諫曰車新
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貉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
知吾聞君子服美則益恭小人服美則益倨我以自備
恐有小人之心也　漢書曹參傳曰曹參爲齊相聞膠
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厚幣請之既見蓋公爲言治道
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　史記季布傳曰季布弟季
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　漢書朱雲傳曰雲居鄠田時
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　石奮傳曰孝景季
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宮

闕門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子孫為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之不名有過失不誚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請謝罪改之乃許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　于定國傳曰定國為廷尉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為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　三國志陳矯傳曰太守陳登請矯為功曹使察許下議論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元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　荀攸傳曰攸字公達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　胡冲吳歷曰孫策進軍豫章華歆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　世說新語曰裴令公目夏侯泰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脩敬而人自敬　南齊書陸慧曉傳曰慧曉為晉王長史僚佐造見必起送之或

語云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陸曰吾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　南史隋何子平傳曰子平幼持操檢敦厲名行雖處闇室如接大賓　唐書姚崇傳曰元崇初立賓禮大臣故老雅尊遇崇每見便殿必為之興去輒臨軒以送他相莫如也　韋斌傳曰斌天性質厚每朝會不敢離立笑言嘗大雪在廷者皆振裾更立斌不徙足雪甚幾至靴亦不失恭　苗晉卿傳曰晉卿壺關人充河北採訪使嘗入計謁歸壺關望縣門輒步吏諫止晉卿以公門當下況父母邦乎時美其恭　宋史曹彬傳曰彬為河中都監蒲帥王仁鎬以彬帝戚尤加禮遇彬執禮益恭公府讌集端簡終日未嘗旁視仁鎬謂從事曰老夫自謂夙夜匪懈及見監軍矜嚴始覺己之散率也　又曰彬伐江南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輕肆者及入見刺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　富弼傳曰弼與人言必盡敬雖微官及布衣謁者皆與之亢禮　文彥博傳曰元祐間契丹來聘蘇軾館客與使入覲望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　韓億傳曰億性方重治家嚴飭雖燕居未嘗有惰容　呂大防傳曰大防自少持重無嗜好過市不左右遊目燕居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翼如　孫復傳曰

孔道輔聞復之賢就見之石介執杖屨立侍復左右升降拜則扶之其往謝亦然　范鎮傳曰鎮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説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粲然成文蘇軾稱為講官第一　性理程子曰呂與叔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又曰謝良佐嘗宰德安府之應城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　宋史廖德明傳曰德明為潯州教授為學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手植三柏於學潯士愛敬之如甘棠　岳飛傳曰師至廬州金兵望風遁飛還兵於舒以俟命帝賜札以飛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為得體　朱熹傳曰熹父松病亟嘗屬熹曰籍溪胡仲原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　性理朱子曰張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篤實使人望而敬之　宋史曰李道字貫之雖處暗室整襟危坐肅如也　蔡元定傳曰元定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説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拜謁執弟子禮甚恭人為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　王柏傳曰王柏少慕諸葛亮為人自號長嘯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往從何基授以立志居敬之旨　元察罕傳曰察罕幼牧羊野外植杖於地脫帽置杖端跪拜歌舞太祖出獵見而問之察罕曰獨行則帽在上而尊二人行則年長者尊今獨行故致敬於帽　廉希憲傳曰時有宋士之在羈旅者飢餓狼狽冠衣襤縷袖詩求見希憲急令鋪設坐椅且戒內人備酒饌出至大門外肅入對坐出酒饌執禮甚恭且錄其居止　許有壬傳曰有壬前朝舊德大子頗敬禮之一日入見方臂鷹以為樂遽呼左右屏去　韓性傳曰性出無輿馬僕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叟至於童穉廝役咸稱之曰韓先生韓先生云　明掾曹名臣錄曰平思忠吳江人初郡守況鍾官主客與思忠有交承之分至是數延見況執禮甚恭且令二子給侍曰非無僕隸欲使兒輩知公為吾故人爾其見敬如此　夏原吉傳曰原吉以鄉薦入太學選入禁中書制誥諸生或喧笑原吉危坐儼然太祖詗而異之　稗史曰明國子祭酒陳敬宗師道卓立名重一時六館士幾千人凡升堂聽講會饌儀矩整肅雖朝廷之上不能過也　續文獻

通考曰明胡居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於敬因以敬名其齋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孥如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之際愈加嚴密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

恭敬三

原 禮輿 仁地 左傳敬禮之輿也禮記儒行敬慎者仁之地也

正服 去冠 虞預會稽典錄陳瑞字文象為縣宰瑞謙恭敬讓及其居二千石九卿位少年童置拜者皆正朝服與之抗禮若疾病不能答拜輒俯頸以謝之 左傳楚子次于乾谿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杜預注曰敬大臣也

增 主一 勿貳 性理黃勉齋曰持敬之方莫先主一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大學小學莫出乎此 朱子敬齋箴勿貳人問

以二勿參以三

原 詩美溫溫 雅稱翼翼 詩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風雅 書書翼翼恭也

增 朝日夕月 冬陰夏陽 漢書賈誼傳曰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 續博物志魯有恭士者名曰機氾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一食之間三起

循墻而走 過闕必趨 正考父鼎銘詳下五 漢石奮傳詳上二

危坐樹下 獨拜牀前 謝承後漢書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眾皆箕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見而奇之 三國志龐德公素有重名諸葛亮每至其家獨拜牀前

不偏不倚 有德有行 性理朱子曰敬而無失則不偏不倚 三國志陳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

盛服將朝 擁衾達旦 國語晉靈公患趙宣子使鉏麑賊之晨往則寢門闢矣盛服將朝早而假寐麑退而歎曰趙孟敬哉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 性理黃勉齋曰朱子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間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

未嘗有須臾之離也於靜閒雖微賤必致其恭

執轡迎贏 不冠避蹕 記纂淵海魏公子無忌仁而下士魏有隱士曰侯嬴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上坐不讓公子執轡愈恭 漢書汲黯傳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舉案齊眉 下牀答拜 後漢書梁鴻傳鴻至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 又樊英傳潁川陳寔少從英學嘗有疾妻遣婢拜問英下牀答拜寔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其恭謹若是

未有異文 先投遠狀 北史儒林傳隋遣魏澹聘於陳陳徽接之澹將反命致於陳主曰敬奉弘慈曲垂餞送徵以錢送為童敬奉為輕却而不奉詔曰禮云主敬客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孝經宗廟致敬又曰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孔子敬天之怒成湯聖敬日躋王經未有異文也不如以敬為輕竟何所據 稗史彙編宋王文正公自公府出歸焚黃未至近邑先投遠狀或以為太過公曰惟桑與梓必恭人邪

敬止敢不盡禮乎

外齊內一 神降人和 性理朱子曰其主敬也一其內以制其外齊其外以養其內 羅隱兩同書曰人之所先莫大乎敬以敬事天則神降以敬理國則人和

拱手危坐 整步徐行 宋史高峋傳太宗曰高袖在大名幕中與侍游處追論旬月晨暮對案飲食嘗拱手危坐未嘗少懈其恭謹蓋天性也 性理黃勉齋曰朱子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齋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暝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

成始成終 不危不溢 朱子自題書策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 後漢書光武封功臣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之傳爾子孫長為漢藩

如臨父母 若見君臣 易繫辭傳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北史斛律光傳光居家嚴肅見弟子若君臣

退負殿辟 跪授綏條 宋史陳恕傳恕每便殿奏事太宗或未深察必形諸謙恕斂板職縮退立殿陛負立若無所容 暨書度實傳實寅弟子對蘧瑗以貸綠哉曰今注隱屏

先生何恭之過家曰此顯易繇非君子之志也

體用無忒　夙夜惟寅　性理張栻敬齋銘曰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之功協乎天德　書夙夜惟寅

式于木廬　拜孔子墓　周王外紀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爲師過段干木之廬必式　周太祖本紀帝如曲阜謁孔子祠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之又拜於墓遂禁孔林樵採

先拜主人　不名下吏　禮記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　宋史曹彬傳彬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大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

入德之門　以孝爲字　性理謝上蔡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溫將明道教人之綱領　北史崔挺傳挺教諸子恭敬禮讓因以孝爲字

燕處斂容　終日危坐　北史李訢傳世祖嘗燕處室見訢輒斂容曰李秀才至矣其見敬禮如此　晉書陶侃傳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斂膝危坐

雞鳴見君子　肆夏得嘉賓　孔叢子於雖高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　禮記賓入大門而奏肆夏亦易以敬也

恭敬四

增 集木　詩溫溫恭人如集于木　一德聚　左傳恭敬德之聚也

延升上座　春牋江夏　後漢書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鄭元大會賓客元最後至乃延升上座　梁劉勰文心雕龍黃香奏牋於江夏亦肅恭之遺式矣

上堂如揖　彥深所重　正家上堂如揖恭也　北史宋士素沉密少言趙彥深引入內省自處機密受近二十年周慎溫恭甚爲彥深所重

徒跣入謝　如對嚴君　史記蕭相國世家上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　後漢書[illegible]瑾傳瑾少孤實依宗人居性篤學恆篤作爲賓暮[illegible]轉甞蔡紫以隱書嘗以禮自牧調處如對嚴君焉

肉袒親割　皮弁祭菜　禮郊特牲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　禮少儀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下席跪伏　三國志李招傳太祖以拾實領爲允遣館

卿城爲省王等說成敗之效禍福所歸皆下席跪伏敬受教教

端笏正立　宋史胡安國傳安國之使湖北也楊時方爲府教授謝良佐爲應城宰安國質疑訪道禮之甚恭每來謁將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

劉君子初　不敢不禮　左編蜀劉巴字子初魏陳羣與丞相諸葛亮問巴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爲　魏書袁渙傳渙避地江淮間爲袁術所命術每有所咨訪渙常正議術不能抗然敬之不敢不禮也

恭敬五

原 詩 宋鮑明遠還舊廬詩曰肅裝屬雲旅奉劉承末塗嚴恭履桑梓加敬覽枌榆

增 朱子感興詩曰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獒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

增 箴 宋朱子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張栻主一箴曰人稟天性其生也直克慎厥彝則

靡有忒事物之感紛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
有要持敬勿失驗厥操捨乃知出入曷爲其敬妙在主
一曷爲其一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他及涵泳於中
匪忘匪亟斯須造次是保是積既久而精乃會於極勉
哉勿倦聖賢可則

增銘正考父鼎銘曰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
墻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　宋張
栻敬齋銘曰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曷異敬肆是分
是昔先民修己以敬克持其身順保常性事至理形其
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

之功協乎天德嗟爾君子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
知勿憚其艱而或怠遑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事物
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會於微忿慾之萌則杜其源有
過則改見善則遷是則天命不遏於躬魚躍鳶飛仁在
其中於焉有得學則不窮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嗟爾君
子勉哉敬止成己成物匪曰二致任重道遠其端伊邇
毫釐有差繆則千里惟建安公自力古義我作銘詩以
諗國志　元吳澄敬銘曰維人之心易於放逸操存舍
亡或入或出敬之敬之其義精密學者於此服膺勿失
收斂方寸不容一物如入靈祠如奉軍律整齊嚴肅端

莊靜一戒慎恐懼兢業戰栗如見大賓罔敢輕率如承
大祭罔敢慢忽視聽言動非禮則勿忠信傳習省身者
悉把捉於中精神心術檢束於外形骸肌骨常令惺惺
又新日日敬以此語鐫於座室

智一 入智謀先見

增爾雅曰條條秩秩智也　釋名曰智知也無所不知
也　說文曰慮難曰謀　易曰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原又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　增又曰知者見之
謂之知　又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　尚書曰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

又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　又曰爾有嘉謀
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　詩曰民雖靡
膴或哲或謀　禮記曰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　又
曰用人之知去其詐　穀梁傳曰知其不可知智也
史記魯仲連曰智者不倍時而棄利　漢書司馬相如
傳曰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
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　宋史常安民曰善觀
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
後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
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

文子曰神者智之淵也神淸則智明智者心之府也智
公則心平 【原】莊子曰大智閑閑小智間間 商子曰
愚者闇於成事而智者見於未萌 孫卿子曰言而當
智也默而當亦智也 又曰是是非非謂之智 【原】韓
詩外傳東郭先生曰目者心之符也言者行之指也夫
知者之於人也未嘗求知而後能之也觀容貌察氣志
定取舍而人情畢矣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原】淮
南子曰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愚人之智固已少矣
【增】劉邵人物志曰夫智出於明明之於人猶晝之待白
日夜之待燭火其明益盛者所見及遠 唐韓愈曰苟

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
雖外物至不膠於心 柳宗元梓人傳曰彼將捨其手
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
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
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 宋蘇軾曰迫人者其
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
又曰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
蘇轍曰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
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
不足用也 性理潛室陳氏曰智居四德之末蓋冬者

藏也所以終萬物而始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
始之義焉是惻隱羞惡恭敬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
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耳是以爲之藏也又
惻隱羞惡恭敬皆合爲一而是非則有兩端既別其所
是又別其所非終始萬物之象也

智二 入智謀先見

【原】前漢古今人表曰譬如堯舜禹稷契與之爲善則行
鯀驩兜欲與爲惡則誅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
智 漢書賈山至言曰文王之時豪傑之士皆得竭其
智 尚書大傳曰周公先謀於同姓同姓從然後謀於

朋友朋友從然後謀於天下天下從然後加之蓍龜是
以君子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 呂氏春秋曰齊桓
公合諸侯衞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衞退朝而入
衞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衞君之罪公曰吾於衞無故
子曷爲請對曰妾望君之入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
見妾而有動色伐衞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
曰君舍衞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
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慚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
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爲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
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

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　劉向新序曰晉獻公欲伐虞虢荀息曰君胡不以屈産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也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其爲人也通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通心則其言之略懦則不能强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翫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智之下也　戰國策曰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畜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其畜多是賦斂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說苑曰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爲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左傳曰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産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　韓子曰鄭子産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間遣吏執而問之則手

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産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說苑曰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史記孔子世家曰魯桓釐廟燔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已而果然　原淮南子曰文公種米曾子枷羊猶爲智也　增青黎子曰梁嘗有疑獄羣臣半以爲當罪半以爲無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吾子決之是奈何朱公曰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illegible]不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倍厚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　說苑曰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顏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之爲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迎之

曰車過五乘愼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原】史記樗里子傳曰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增】周紀曰魏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使田忌等將兵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已過而西矣孫臏謂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而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軍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吾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車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暮當至馬陵

馬陵道陿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　史記藺相如傳曰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與諸大臣謀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有智謀可使於是遣相如奉璧西入秦【原】戰國策曰令六國相伐適足以强秦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　史記漢高帝本紀曰呂后問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增】漢書楚元王傳曰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强起之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遂謝病去　史記鼂錯傳曰錯爲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後漢書魯

恭傳曰恭祖父匡王莽時爲羲和有權數號曰智囊竇融傳曰融始以豪俠爲名拔起風塵之中及其爵位崇滿至乃放遠權寵恂恂似若不能已者又何智也漢獻紀曰韓遂請與曹操相見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　左編曰法正字孝直先主用其策取蜀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　三國志魏鄧哀王沖傳曰沖字倉舒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得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

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　杜氏通典曰荀攸從曹公征呂布曹公欲還攸與郭嘉說公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志且布之謀主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　原 魏畧曰司馬宣王聞諸葛恪死張敬仲縣論恪以爲必見殺今果然敬仲之智爲勝恪也　增 干寶晉書曰桓範出赴曹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　三國志夏侯淵傳曰初淵數戰勝太祖常戒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

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　傅子曰何晏鄧颺夏侯元求交傅嘏不納也荀粲怪之嘏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元茂有爲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妒前多言多釁妒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者皆敗德也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　晉紀賈模傳曰模少有志尚頗覽載籍而深沉有智算確然難奪深爲充所信愛每事籌之焉　王隱晉書曰石季倫少多意智敏捷有計畧　晉書明帝紀曰太寧二年王敦將舉兵內向帝微行至於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是必黃鬚鮮卑奴來也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馬有遺糞輒以水灌之見逆旅賣食嫗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嫗嫗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翫稽留遂久又見馬糞冷以爲信遠而止　南史趙知禮傳曰知禮沉靜有謀謨每軍國大事文帝輒令璽書問之　虞寄傳曰陳寶應常令左右讀漢書卧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寶應蹶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酈驕韓未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　北史裴矩傳曰

矩長而好學頗愛文藻有智數世父讓之謂曰觀汝神識足成才士欲求宦達當資幹世之務　張瓊傳曰瓊子欣尚魏平陽公主瓊常慮其太盛每謂親識曰凡人官爵莫若處中欣位秩太高深爲憂慮欣尋爲孝武所害時人稱其先見　天中記曰楊元感戰敗李密亡命雁門變姓名以教授有同鄉魏先生戲之曰觀吾子氣沮而目亂心搖而語偷氣沮者新破敗目亂者無所主心搖者神未定語偷者思有謀於人今方捕蒲山黨得非長者乎李公驚起捉先生手曰既能知我豈不能救我歟先生曰吾子無帝王規模非將帥才畧乃亂世之

雄傑耳吾嘗望汾晉有聖人生能住事之富貴可取李
後三年敗追思魏生之言遂歸唐 新唐書杜如晦傳
曰每議事帝所元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
用元齡策也蓋如晦長於斷而元齡善謀兩人深相知
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 裴行儉傳曰行儉為定襄
道行軍大總管蕭嗣業饋糧數為寇鈔軍餒死行儉曰
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為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
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躡其後賊果掠車羸
兵走險賊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
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芝田錄

曰令狐楚除守兗州境方旱米價甚高遣吏至公署問
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問訖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四倉
各出米若干以若干定價糶則可以賑救矣左右聽之
流語遍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物價方平 五代史王朴
傳曰朴陳用兵之略非特一時之策至言諸國興滅次
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後亡其後宋興平
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 王旦神道碑曰西夏
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真宗問王旦旦請敕有司
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書慚曰朝廷
有人 宋史曹瑋傳曰瑋平居甚閒暇及師出多奇計

出入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
日徐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 又曰瑋知渭州有
告戍卒叛入夏者瑋方對客弈棋遽曰吾使之行也夏
人聞之即斬叛者投其首境上 王鬷傳曰天聖中鬷
嘗使河北過真定見曹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
邊防鬷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榷
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少子元昊方十餘歲諫曰我戎
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從
而斬之失衆心矣德明從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相貌異
常他日必為邊患鬷殊未以為然也比再入樞密元昊

反帝數問邊事鬷不能對及西征失利議刺鄉兵又久
未決帝怒鬷與陳執中張觀同日罷鬷出知河南府始
歎瑋之明識 聞見錄曰富公見張安道曰人固難知
也張公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皇祐間方平知貢
舉或薦安石有文學宜辟以考校姑從之安石既來一
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方平惡其人檄以出自此未嘗與
之語也 宋史張舜民傳曰舜民慷慨喜論事其使遼
也見其大孫禧好音樂美姝名茶古畫以為他日必有
如唐張義潮挈十三州來歸者不四十年當見之後如
其言 左編曰傅亮者陝西人李綱與語連日觀其智

略氣節眞可爲大將者欲試之乃薦於上以爲河東經
制副使　宋史岳飛傳曰張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
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荆莫敖採樵
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　金史
張中彦傳曰正隆時作河上浮梁中彦領其役舟之始
製匠者未得其法中彦手製小舟纔數寸許不假膠漆
而首尾自相鉤帶謂之鼓子卯諸匠無不駭服其智巧
如此　又曰抹撚史扢搭工用手箭箭長不盈握每用
百數散置鎧中遇敵抽箭以鞭揮之或以指鉗取飛擲
數矢齊發敵以爲神其箭皆以智創雖子弟亦不能傳

其法　明王褘造邦賢勳錄曰鄧愈以功封衛國公上
稱兵智如淵之深不可測也　又曰梅思祖自張王來
歸上即授大都督制有云辭項歸劉智同曲逆舍賢去
衛識擬伏波語極褒賞之　沈士謙明良錄略曰陶安
字主敬上賜對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院文章第一家
　劉基傳略曰太祖與友諒大戰鄱陽湖一日數十接
礮聲震天太祖坐胡牀督戰基侍側忽躍起大呼趣太
祖急更舟太祖如其言坐未定礮擊舊所御舟立碎友
諒乘高見之大喜而太祖舟更進漢軍皆失色　康茂
才傳略曰陳友諒旣破太平將窺應天茂才與友諒有

舊爲書紿之友諒大喜問康公安在曰守江東木橋使
歸太祖易橋以石友諒至見橋愕然連呼老康莫應退
至龍灣伏兵四起茂才合諸將奮擊大破之　洪武實
錄曰廖永忠巢縣人上以永忠勇而善謀命襲兄楚國
公永安職從上征武昌還京上以漆牌二書功超羣將
智邁雄師八字賜之懸於門　張輔傳略曰安南黎季
犛弑主自立帝以輔爲征夷將軍賊驅象迎戰以繪獅
蒙馬衝之箭礮交發象皆反走賊大潰　陳諤傳略曰
永樂中授刑科給事中嘗言事忤旨命坎瘞奉天門
露其首七日不死當被瘞時歎息謂其人曰吾不意今

日乃死於大甕問其故曰咄嗟而不知耶朝廷瘞人當
以甕令速死耳瘞者如其言遂得屈伸不死云　李遠
傳略曰燕王攻蔚州遠舉城降南兵駐德州運道出徐
沛間遠以輕兵六千僞爲南軍袍鎧人插柳一枝於背
經濟寧沙河至沛無覺者焚糧舟數萬而還河水盡熱
魚鱉皆浮　程濟傳略曰程濟有道術從諸將北征徐
州之捷諸將樹碑敘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往祭
其碑人莫測後燕王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以鐵椎椎
碑再椎遽曰止爲我錄碑文來已按碑誅之無得脫者
濟姓名正在椎脫處得免　鐵鉉傳略曰燕王攻濟南

鉉與盛庸等乘城禦燕盡毀其攻具城壞輒葺布爲帷夜幕之遠望若城而潛版築其內敵初不敢逼既而覺之發大礮鉉書太祖高皇帝牌懸城上敵相顧不敢發燕王憤甚堰濟水灌城城中人大懼鉉曰無恐賊且就縛令守陴軍士皆哭已而羣呼願降乃出千人城外伏地請命請退兵十里無擾百姓當是時燕王稱兵已踰年僅下永平保定諸州縣旋破旋復堅守不下聞降乃大喜曰得濟南斷南北道即畫疆守金陵不難圖也亟下令退軍受降軍中皆呼萬歲明日燕王乘駿馬張蓋鼓吹徐行過橋及甕城鉉預戒壯士伏城上候燕王入城下人呼千歲則城上人急下鐵板而別設伏撤橋盡殲燕衆王甫及城城下人遽呼千歲板驟下中王馬首王大驚急棄所乘馬取他馬走橋下伏發斷橋橋倉卒不可斷王鞭馬得疾馳去鉉率衆掩擊大敗之夜復與庸等砍其營燕兵潰走乘勢奮擊斬獲無算遂復德州

單安仁傳畧曰安仁爲浙江按察司副使金華民訟丞受金安仁曰丞賢奈何訐之令圖所受金長短方員狀圖畢復命諸左證圖之圖人人殊遂抵訟者罪告訐風頓息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七

人部三十六 智 聰敏

智三 入智謀先見

原 若愚 老子大智若愚 去詐 老子用人之智去其詐

挈瓶 左傳雖有挈瓶之知守不假器 炙輠 史記淳于髡炙輠久得善言齊人頌曰炙輠輠韓子曰

掘蟻 韓子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 隨馬

增 贈策 左傳秦伯使士會歸晉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

握瓜 不智人之深也注握一瓜物之爲皆以驗其智之深淺在說苑 吞珠

獻珥 戰國策張丑爲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以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刳子之腸及子之腸寸絕矣境吏恐而赦之又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爲夫人

千里駒 五石散 蕪書楚元王傳劉德字路叔少修黃老術有智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 世說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

原 稗諶獲野 左傳稗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 王霸視河 後漢書光武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及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冰堅可度未畢數騎而冰解乃令霸護度

蜘蛛布網 古今注蜘蛛布網

蛣蜣轉丸 而食人之有智不如蜘蛛白蛣蜣轉丸

魏舒出衆 增 子初絕人 晉書魏舒字陽元府朝呼爲子初絕人魏舒出衆

實見是非至於廢興大事衆人莫能尚者舒徐爲籌之多出衆識之表左綿劉巴字子初備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

文公無雙　壽王寡二

華陽國志任文公閬武擔石折曰噫西方智士死吾當應之歲卒益部爲之語曰任文公智無雙　漢書吾丘壽王傳子在朕前之時智略輻湊以爲天下少雙海內寡二

解衣刺船　龔石鐫碑

漢書陳平傳平事項王懼誅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心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　明皇雜錄姚元崇與張說同爲宰輔頗懷疑阻屢以事相侵張銜之頗切姚既病誡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叶釁隙甚深然其人少懷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沒之後以吾嘗同寮當來弔汝其盛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於帳前若不顧汝速計家事舉族無類矣目此吾屬無所虞便當錄其玩用致於張公仍以神道碑爲請既獲其文登時便寫進仍先礱石以待之便令鐫刻張丞相見事遲於我數日之後必當悔若卻徵碑文以刊削爲辭

當引使視其鐫刻仍告以聞上訖姚既歿張果至目其玩服三四姚氏諸孤悉如教誡不數日文成敘述該詳時爲極筆後數日果使使取文本以爲詞未周密欲重加刊改姚氏諸子乃引使者示其碑乃告以奏御使者復命悔恨拊膺曰死姚崇算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也

因危爲功　伏奇爭利

後漢書竇融傳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僥倖中智能因危以爲功　史記劉敬傳上使人使匈奴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

據河築壘　傍水作圍

五代史郭崇韜傳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莊宗問崇韜計安出崇韜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爲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以圖也　晉書宣帝紀帝[illegible]遼東太守公孫文懿遣步騎拒帝帝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逼沉舟焚梁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帝曰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

心歸高祖　謀宗太公

後漢書蘇竟傳竟與劉龔書曰昔智果見智伯窮兵必亡故變名遠遁陳平知項王爲天所棄故歸心高祖皆智之至也　史記齊太公世家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

料敵致勝　處貴遺權

宋錢若水傳若水陳禦安邊之策曰伐謀者能料敵致勝也　南史謝瞻傳若處貴而能遺權斯則是非不得而生傾危無因而至君子以明哲保身其在此乎

先封雍齒　雅奇陳湯

史記留侯世家上在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生平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曰爲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則人人自堅矣　漢書楚元王傳劉向雅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

盛沙壅水　列幟然芻

史記淮陰侯列傳信東追齊王廣至高密楚使龍且救齊并軍與信戰夾濰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遂追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　宋張齊賢傳齊賢知代州契丹入寇齊賢遣人約潘美會戰既而美使至云得密詔并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齊賢曰賊知美之來不知美之退乃夜發兵二百人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遼兵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遂駭而北走

增竈減竈　匿車下車

後漢書虞詡傳詡遷武都太守羌率衆數千遮詡陳倉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散故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彼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今吾示彊勢有不同故也　史記范雎傳王稽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

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止

就賜將士　不賞邊臣

唐書崔祐甫傳淄青李正己表獻錢三十萬縑以觀朝廷帝意其詐未能答祐甫曰正己譎詐陛下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己奉承詔書是陛下恩洽士心若下州彼自餘怨軍且衆又使諸藩不以朝廷為重賄帝曰善正己慚服時議者韙其漢謀　姚宋列傳贊姚崇勸天子不求邊功宋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蹈其害可謂先見矣

刀斬亂絲　推破連環

北史齊文宣本紀神武以帝貌陋神彩不甚揚曾問以時事帝略有所辯儀語一事必得事東又嘗令諸子各使理亂絲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　稗史彙編齊后太史氏子建立后當國之事始皇嘗遣使遺后玉連環曰齊多智有能解此環否羣臣皆不知解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已解矣

繹理而行　役物為養

韓詩外傳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間似有智者　漢書刑法志夫人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嗜慾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為養任智而不任力此其所以貴也

木罌渡軍　布車從騎

史記淮陰侯列傳魏王豹反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襲安邑　梁孝王世家上怨望梁王梁王恐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于長公主園

避火浴血　順風鼓灰

酉陽雜俎徐敬業年十餘歲好彈射英公每曰此兒相不善將赤吾族英公常獵命敬業入林趂獸因乘風縱火意欲殺之敬業知無所避遂屠馬腹伏其中火過浴血而立英公大奇之　錦繡萬花谷後漢楊璇為零陵太守有滑賊攻郡縣璇制馬車數十乘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彀弓弩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尾馬驚奔突賊陣弓弩亂發羣盜駭奔追斬無數

不與子比　無如我何

說苑楚莊王築層臺

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諸御己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己曰若與子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　五代史楊師厚傳師厚已得志友珪陰欲圖之召師厚入計事其吏田溫等勸師厚勿行師厚曰吾二十年不負朱家今若不行則見疑而生事然吾知上為人雖往無如我何也乃以勁兵二萬朝京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自從入見友珪友珪益恐懼賜與鉅萬而遣還

知命知事　善始善終

說苑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　史記陳丞相世家呂后時事故多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餉酒兩甖　鑄錢一緡

晉書孔嚴傳祖父奕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提入門奕遙呼之曰人餉我兩甖酒其一何故非也撿之一甖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笑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　天中記秦檜在相位時都下貨壅乏見錢市肆大踊府尹以聞檜笑曰易耳即召文思院官未見王促者絡繹而來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可鑄錢一緡進呈廢見錢不用約翌午畢事院官唯唯而出召工為之富家聞者盡出宿鏹市金粟物價大泉溢于市數而操錢上省寂無聞矣

運籌帷幄　拜陵宮門

漢書張良傳高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　宋史李處耘傳處耘子繼隆多智用能謙謹保身明德后宮疾欲面見之上促其往謁陛傳詣萬安宮門拜陵終不入

再遇知兵　虎古料事

宋史畢再遇傳諸軍發盡壁再遇獨留度軍行二十餘里乃焚營壁諸將問故不戰而令焚之何也再遇曰夜則明見虛實晝則煙塵莫覩彼已敗不敢迫諸軍乃何安行以車安知兵易進而難退耶　遼耶律虎古崇寧十年虎古言宋必取河東燕王韓匡嗣曰何以知之虎古曰諸國割據宋皆并之唯河東未下今宋講武習戰意必在漢匡嗣以為不然明年宋果伐漢帝以虎古為能料事

清鄉無窮　安石益橫

北史樊叔略傳叔略封清鄉縣公遷相州刺史百姓為之語曰知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　宋呂誨傳誨劾安石司馬光勸止之誨曰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

川乃腹心之疾救之惟恐不速豈可緩耶蔣歟斥安石之益攘洗之由是服不悔之先見

復踰於父

可以為師 北史魏陸俟傳俟長子馛多智有父風高宗見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常歎其父智過其殺是復踰其父矣 杜氏通典燕將攻齊即墨田單守單令曰當有神人為我師者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田單乃起返走引東鄉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安

所圖必破 在外而安 北史周史寧傳時突厥木杆可汗假道涼州將襲吐谷渾周文命寧率騎隨之突厥咸曰此中國神智人也寧所圖必破皆畏懾 左編劉表愛少子琮不悅長子琦琦每欲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之乃將亮共上高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

牽馬抱璧 反旗鳴鼓 不拜 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胡不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曰此晉國之寶也荀息曰借道而伐虞虞公許之遂取虢以歸於虞四年則反取虞荀息牽馬抱璧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左編諸葛亮卒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司馬懿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乃斂退不敢逼

吟而不言 應之若響 史記淮陰侯列傳蒯通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 林傳林見智者不言若殺天下之指蹤

三國志常林傳林見智者不言若殺天下賊 王

千慮一失 九事皆明 漢書廣武君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 世說劉惔曰信者寡智者望之微若響之應有自然之理

精了所不解者九事一旦明世說 歸公書言易有義不解者九事 一日過新語明析皆明 相國史補元公大明事為皆明 淮南子元書字書

得錢贍軍 望塵知敵 劉元佐度使 尚書令日起復 明日至汴州 元佐為宣武節度使其實得錢自有金帛以充 萬官以為賽以賂士 所資 唐書元宗令使至汴以充軍 宋代史十日乃閱

不差升合 有不至汴州不及得錢萬以為贍軍 其營元 日明度使 起 善書 以能唐周德威傳曰 瞻城日中惟此

汗止矣 周德威為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 其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

願比韋絃 左編劉漢舅許叔謀思為之計每獨坐默然若有所思時人以為佩韋絃之戒 智 魏志許靖 知此 雖非韋絃之

自為美器 有若成人 漢書謝承後漢書曰兒能有智略 三國志劉廙傳廙年十歲時戲於講堂上 潁川司馬德操拊其頭曰孺子黃中通理寧自知不

時人莫知 諸將 從漢太祖 征伐 常有所言 吳書 漢時 有智略 事 可知 寧先漢書

鮮及 三國志蜀先主傳 亮 有智謀 廣武 與吳 相 才 時先主 以兵

廣聽 世不盡聞 漢書 三書 著 以人 有所 吾 凡 奇 十 志 思 有 ⋯

不結高門 入輔中國 以觀非太祖 舊臣而自

衆謀深長 宋書謝晦傳 晦見事明 智識 文思自守 運無私 吳書 男女 嫁娶 不 結 高門 天下之論智計者 亦 晉 有 吉 書 竇 見 外 官 什 傳 有 於 此 當 是 見 中 國 之 堅 曰 當 太 史 奏 西 太 史 云 星 占 有 是 見 人 占 有 用 士 奏 在 也

不如隨會 甚似王敦 左傳 晉 侯 以 隨 會 患 秦 用 士 會 在 秦 也

秋 欒 曰 至 矣 若 不 之 何 中 行 桓 子 曰 隨 會 奏 伯 智 也 日 師 不 如 隨 會 乃 僨 之 季 自 嵩 此 多 傳 事 矣 中 始 仕 州 曰 郡 而 賤 不 報 能 包 犯 其 子 季 智 曰 能 為 今 而 參

貫 李 亂 宋 史 李 朝 後 二 十 年 人 言 王 敦 乃 信 他 日 不 知 足 使 事 也 知 攻 安 若 石 人 多 白 甚 似

終始無端 文說 鄭天下 王 安 石 人 者 也 眼 後 多 二 十 年 人 言 王 敦 乃 信 他

計畫立就 不 文 子 智 也 圓 明 者 紀 綱 終 始 無 端 方 剛 為 基 流 四 達 淵 泉 而 每 遇 急

所見略同 衆隱皆變 蓋 計 畫 立 就 先 生 外 而 人 不 知 名 又 淵 其 智 能 見 者 知 人 吾 子 房 也 重

見 左 編 先 主 與 龐 統 從 容 宴 語 問 曰 卿 為 周 公 瑾 功 曹 昔 到 吳 聞 此 人 密 有 白 事 勸 仲 謀 相 留 有 之 乎 統 對 曰 有

韓 非 子 智 深 者 象 隱 伏 物 莫 不 變 注 一 物 智 而 露 見

之備歎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耳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

張蓋獲矢 **鑰綱舉鈴** 宋畢再遇傳紇石烈都統兵復至攻益急城矢盡再遇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金人意其主兵官爭射之須臾矢集樓增如蝟獲二十餘萬五代史錢鏐世家楊吳將周本陳章圍蘇州鏐遣其弟鏢救之淮兵為水柵環城以銅鈴繫網沉水中潛行者水軍中司馬福多智而善水行乃以巨竹編網淮人聞鈴聲遂舉網福乃過

有國無國 **成城傾城** 鄧子有國無國智者治之詩哲夫成城哲婦傾城

過人數等 **與水一般** 宋史孫覺傳呂惠卿用事神宗論於覺對曰惠卿辯而有才過於人數等特以為利之故屈身於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為憂神宗曰朕亦疑之其後果交惡朱子或問仁字如人釀酒酒方微發時帶些溫氣便是仁到發得極熱時便是禮到得熟時便是義到得成酒後卻只與水一般便是智

發多奇中 **貴不可言** 左編宋盧多遜博涉經史聰明強力文辭敏給好任數有謀略發多奇中

梁高祖本紀初為衛軍王儉東閣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請為戶曹屬謂廬江何憲曰此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

君即陳平 **自比子貢** 北史周廣川公孫深傳齊神武屯蒲坂分遣其將竇泰趣潼關周文帝將襲泰問策於深深曰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泰性躁必來決戰高歡持重未即救之則泰可擒也軍遂行果擒泰齊神武亦退浮又說文帝進取弘農復剋之文帝大悅謂深曰君即吾家陳平也晉書王衍傳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

養賢獵吾 **聽士納室** 說苑趙簡子獵於晉山之陽撫轡而歎曰吾有食穀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或以獵獸也吾恐鄰國養賢以獵吾也智哉簡子善反其身隋史裴矩傳煬帝幸江都時從駕驍果數有逃散帝憂之以問矩矩曰今車駕留此已經二年驍果之徒盡無家口人無匹合則不能久安臣請聽兵士於此納室帝大喜曰公定多智此奇計也因令矩檢校將士等娶妻驍果等成懽相謂曰裴公之惠也

莫喪羊舌 **必滅若敖** 左傳叔向娶于申公巫臣氏生伯石伯石始生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豺

狼之聲也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又楚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

布囊盛土 **采綖縫褶** 晉書程遐傳帝嘉之遊勳使運糧給之而自遠不至軍中大饑迸以布囊盛土如米伏使千辭人道上書又令數人詐朱偽為被極而息於道賊果遂之擢漁復而走戰飽人米謂為士米豐飽而胡戌剋之益寸卑捡騐氣後漢書朝歌賊寧季等數千人攻殺良吏乃使虞詡為朝歌長詡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收得百餘人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綖縫其裾為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

智四

入智謀先見

原 **心符** 文子神者智之淵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符智公則心平

鷾鴯 莊子鳥莫智於鷾鴯注燕也智文之與也

增 **水神** 性理黃勉齋曰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

原 **思鱸魚** 晉書張翰為齊王所辟因秋風起思鱸魚曰大丈夫所貴適意耳

遠臺官錯云剌能而錯王敢人謂論有先知之明

葵能衛足 左傳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多財則損 漢書疏廣曰子孫賢而多財則損其智

增 **剔吐** **汙面** 世說補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陽吐汙頭面被褥詐孰眠敦論事造半方憶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從橫信其實孰眠於是得全於時稱其有智

不如用梟 史記魏世家秦破魏及韓魏將段干子請予秦南陽以和蘇代以為不可魏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

手版擊幘 晉書溫嶠傳王敦補嶠丹陽尹嶠懼錢鳳為之姦謀因王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而偽醉以手版擊鳳幘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即路發後鳳入說敦曰嶠與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

必可信敎曰太其昨酢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違嵗由足風謀不行

水晶燈籠

宋孫道夫傳道夫出知蜀州遇事明了人目爲水晶燈籠

龍東軍士

通鑑宇文泰與侯景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抶泰背罵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捨之而過注籠東沽恩視也如衣服之沾屬然

不後子房

晉書張賓字孟孫言謂昆弟曰吾智貫見識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

海內奇士

三國志臧洪傳張超請洪爲功曹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謂超曰聞弟爲郡守政敎威恩不由已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略智數優超超甚愛之海內奇士也

一舉雙虎

史記張儀列傳陳軫曰卞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闘闘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闘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

不能闘力

史記項羽本紀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嵗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闘智不能闘力

百錢盡紅

天中記南俗尚鬼狄武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有大廟甚靈青遽爲駐節而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錢盡錢面左右諫止儻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而揮手一擲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疏密布地而釘帖之加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俟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面錢也

岳侯神算

宋岳飛傳飛移屯郛分招擒么之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衆油蜀不支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許之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岳侯神算也

穴之人

再雅强秦州以南覧日爲于穴井穴之人智

不流則腐

益書宋張詠當請李晙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

峻亡其膽

後漢書寇恂傳隗囂將高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斬之峻即日開城門降諸將請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

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

易衣而遁

隋書尒朱敞字乾羅齊神武韓陵之捷盡誅尒朱氏敞小隨母養於宮中及年十二自竇而走至於大街見童兒群戲者敞解所著綺羅金翠之服易衣而遁追騎尋至初不識敞便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日已暮由是得免

兵不血刃

三國志吳主傳趙咨使魏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脫鞾露金

明皇雜錄宮吾事契妃弟德成嘗入禁內上以黃金二錢置其袖曰第歸勿宣出德成欲說比出宮門納辯仲伴邸說辯如全闘人以閣上曰吾閣也或尤之德史曰九關竊窖如此藏金而出非竊則且吾妹侍宮轉吾出入兜閣安知上不以化試衆乃服

下馬三呼

藏書宋張詠初至蜀一日合軍大閱始出高呼者三詠亦下馬三呼遂德營行家不敢譁

鎮州趙學究

左編宋太祖以周軍數千與南唐皇甫暉姚鳳遇於清流關隘路周師大敗翌日太祖虞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穎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以決曲直太祖微服往訪之

白衣者無他

晉書孔坦傳峻攻破姑孰坦謂人曰觀賊之勢必向京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既而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人稱其先見

入智識先見

智五

增 詩晉陶潛勸農詩曰悠悠上古厥初生人傲然自足抱樸含真智巧既萌資待靡因誰其贍之實賴哲人

原 賦楚荀況智賦曰皇天降物以施下民或厚或薄常弗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臣愚弗識願聞其名曰外勝敵者耶法禹舜而能弇迹者耶行爲動靜待之而後適者耶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從之而後寧也

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遠純粹而無疵夫是謂君子之智

【增】晉陶潛感士不遇賦曰咨大塊之受氣何斯人之獨靈稟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

【增】書魏阮瑀爲武帝與孫權書曰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爲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游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

【增】序唐柳宗元愚溪詩序曰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眞愚

【增】論漢劉向說苑權謀論曰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著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舉事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爲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爲百姓也詐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能興於其朝其四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而能於權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

宋蘇洵明論曰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　又辨姦論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疏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　蘇軾魏武帝論曰世之所謂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爲智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爲之唯其害而不爲則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

增雜文唐韓愈送窮文曰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為奸欺不忍害傷

聰敏一

增爾雅曰肇敏也疏謂敏疾也 又曰蹶蹶踖踖敏也 釋名曰敏閔也進敘無否滯之言也故汝穎言敏曰閔也 易曰巽而耳目聰明 尚書曰聽德惟聰 又曰聽作謀 禮記曰耳目聰明血氣和平 周禮曰二曰敏德以為行本 國語單穆公曰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

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 原史記曰人之所以尚千將鏌鋣者貴於立斷也所以尚騏驥者為其立至也必若歷日曠久絲氂猶能挈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敏捷人之美材也 增子牙子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輳並進則明不蔽矣 魏劉劭人物志曰聰明秀出謂之英 又曰夫幼智之人材智精達然其在童髦皆有端緒 梁劉勰文心雕龍曰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 性理朱子曰敏德云者強志力行崇德廣業之事 元臨川吳氏曰敏不敏天也學不學人也天者不可恃而人者可勉也蟹不如螾駑可以及驥何也敏而不學猶不敏也不敏而學猶敏也

聰敏二

增皇甫謐高士傳曰蒲衣子者年八歲而舜師之 尸子曰周太子晉生八年而服師曠 家語曰銅鞮伯華其幼也敏而好學 稗史曰魏文侯遣倉唐賜太子擊衣一襲敕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

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為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敕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 戰國策曰文信侯欲使張唐相燕弗肯行少庶子甘羅請行之文信侯叱去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叱乃見張卿說而行之甘羅還報秦乃封羅以為上卿 稗史曰東方朔字曼倩父張夷字少平妻田氏女夷一千百歲顏如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景帝三年也鄰女拾而養之三歲祕識一覽暗誦於口 王嘉拾遺記曰漢賈逵年五歲神明

過人其姊韓瑤之婦聞鄰里諸生讀書日抱逵隔籬而聽逵靜聽無言年十歲乃暗誦六經姊謂逵曰吾家窮困不曾有學者入門汝安知天下有三墳五典而誦無遺句耶逵曰憶姊共抱逵往籬下聽鄰家讀書今萬不失一乃剥庭中桑皮以為牘或題於扉屏且誦且記朞年經史徧通 後漢書曰黄琬早而辯慧年七歲時司空盛允有疾琬祖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允甚奇之 又曰孔融少有異才陳煒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

所言將不早慧乎李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 世說曰徐孺子年九歲月下戲人或曰月中無物當極明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可不暗乎 異苑記曰蔡邕刻曹娥碑旁曰黄絹幼婦外甥齏臼魏武帝見而不能曉以問羣僚莫能知有婦人浣於江渚曰第四車中人解即禰正平也衡便以離合解之曰絶妙好辭四字也（一本作楊脩事） 魏志王粲傳曰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棋局壞粲為覆之棋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記默識如此 稗

史曰楊德祖為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搆榱桷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壞之既竟曰門中活闊字王正嫌門大也 王瑱之童子傳曰近代有樂安任嘏者十二就師學不再問一年通三經鄉人歌曰蔣氏翁任氏童言蔣氏之門老而方篤任家之子幼而多慧 【增】三國志曰鍾會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慧夙成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 又曰先主遣伊籍東使於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籍之

機捷類皆如此 又曰吳遣使張温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衆人皆集而秦宓未往諸葛亮累遣使促之温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温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温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温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温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温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温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温曰何姓宓曰姓劉温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温曰日出於東乎

嵇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溫
大敬服　晉書曰陸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張華坐
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爲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
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既開青雲覩白
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騤騤乃是山
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　又曰劉曜
幼而聰慧有奇度年八歲從元海獵於西山遇雨止樹
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曰
此吾家千里駒也　山堂肆考曰晉戴逵字安道總角
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作鄭元碑文爲文而自鐫之詞

麗器妙時人莫不驚異故唐丁用晦芝田錄序有學懸
鼠獄智之鷄碑之句　晉書曰苻融聰辨明慧下筆成
章至於談元論道雖道安無以出之耳聞則誦過目不
忘時人擬之王粲　通鑑曰劉穆之爲左僕射内總朝
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
内外諮稟盈堦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
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贍舉又喜賓客言談賞笑彌日
無倦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校定　南史曰宋蕭琛
經預御筵醉伏上以棗投琛琛仍取栗擲上正中面御
史中丞在座帝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豈有說耶

琛答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笑說
又曰謝莊有口辯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
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
以延之答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
久離別沒爲長不歸帝撫掌竟日　又王元謨問莊何者
爲雙聲何者爲疊韻答曰元謨爲雙聲璈碻爲疊韻其
捷速如此初孝武嘗賜莊寶劒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
後爽叛帝因宴問劒所在答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
下杜郵之賜上甚悅　又曰吳喜少知書領軍將軍沈
演之使寫起居注所寫既畢闇誦略皆上口演之嘗作

讓表未奏失本喜經一見即寫無所漏脫　又曰齊王
儉領吏部客有姓譚者詣儉求官儉曰齊桓滅譚那得
有君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據卒得職焉
又曰陸倕少勤學善屬文於宅内起兩茅屋杜絕往
來晝夜讀書如此者數歲所讀一遍必誦於口嘗借人
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脫　又曰陸
從典幼聰敏年八歲讀沈約集見回文研銘援筆擬之
便有佳致十二作柳賦其詞甚美從父瑜特所賞愛及
瑜將終命家中墳籍皆付之　又曰庾杲之嘗兼主客
郎對魏使使問杲之曰百姓那得家家題門帖賣宅答

曰朝廷旣欲埽蕩京洛剋復神州所以冢家賣宅耳使縮鼻而不答　又曰劉歊生夕有香氣氛氳滿室幼有識慧四歲喪父與羣兒同處獨不戲弄六歲誦毛詩論語意所不解便能問難十二讀莊子逍遥篇曰此可解耳客問之隨問而答皆有情理家人每異之謂爲神童　又曰劉顯幼而聰敏六歲能誦呂相絶秦書賈誼過秦論瑯琊王思遠吳國張融見而稱賞號曰神童　稗史彙編曰梁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媿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徐君蒨爲諮議參軍幼聰敏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情紀信成功亦資婦人之力　天中記曰梁任昉字彦升幼而聰敏早稱神悟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褚淵嘗謂遥曰聞君有令子相爲喜之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　南史曰陳虞荔幼聰敏有志操年九歲隨從伯闡候太常陸倕倕問五經十事荔對無遺失倕甚異之　又曰虞寄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遇寄於門嘲曰郎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慚入謂其父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是過也　又曰顧野王七歲誦五經略知大指九歲能屬文嘗制日賦領軍朱異見而奇之十二隨父之建安撰建安

地記二篇　洛陽伽藍記後魏高祖舉酒曰三三横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御史中丞李彪曰沽酒老嫗甕注瓨（與缸同）屠兒割肉與稱同尚書右丞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工妓兒擲繩在虛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是習字高祖即以金鍾賜彪朝廷服彪聰明有知甄琛和之亦速　原後魏書曰元順字子和任城王澄之子年九歲師事樂安陳豐晝夜誦書旬有五日一皆通利豐奇之白王曰豐十五從師迄於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黃童不得無雙也王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　增北齊書曰邢邵字子才十歲能屬文聰明強記日誦萬餘言嘗因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略能遍記之嘗與右北平陽固河東裴伯茂河南陸道暉等至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詩不得邵皆爲誦之奴還得本不誤一字諸人方之王粲　北史曰魏陸爽字開明少聰敏年九歲就學日誦二千餘言齊尚書僕射楊遵彦見而異之曰陸氏世有人焉　又曰蕭大圜字仁顯梁簡文帝第二十子也幼而聰敏年四歲能誦三都賦及孝經論語　又曰薛冑少聰明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常歎訓註者不會聖人深旨輒以意辨之諸儒莫不稱善　又曰裴安祖

少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云鹿得食相呼而況人乎自此未嘗獨食 又曰李昶年十數歲爲明堂賦雖優洽未足才志足觀見者咸曰有家風也初謁周文周文深奇之厚加資給令入太學周文每見學生必問才行於昶昶神情清悟應對明辨周文每稱歎之 又曰念賢美容質頗涉經史爲兒童時在學中讀書有善相者過學諸生競詣之賢獨不往笑謂諸生曰男兒死生富貴皆在天也何遽相乎 又曰北齊高浚年八歲謁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爲有神耶無神耶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須如字景裕不能答 又曰高孝瑜讀書敏速十行俱下覆棋不失一道 又曰楊愔字遵彥聰記強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問或單稱姓或單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鄣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 又曰李遠幼有器局嘗與羣兒爲戰鬬戲指麾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吏戲羣兒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爲向陣意氣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爲將帥非常人也 又曰柳慶字更興幼聰敏有器量年十三因暴書父僧習試令慶於雜賦集中取賦一篇

千餘言誦之慶立讀三遍便誦之無所漏 又曰韓褒少有志尚好學而不守章句其師怪問之對曰文字之間常奉訓誘至於商較異同請從所好師因此奇之 又曰隋李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三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歎異之徧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爲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車馬不絕 又曰袁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充尚衣葛衫客戲充曰袁郎子絺兮綌兮凄其以風充應聲笑曰惟絺惟綌服之無斁以是大見嗟賞 又曰薛世雄兒童時與羣輩戲輒畫地爲城郭令諸兒爲攻守勢不從令者輒撻之諸兒畏憚莫不齊整其父見而奇之謂人曰此兒當興吾家 又曰何妥少機警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姓何是荷葉之荷爲河水之河妥應聲答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爲新故之故衆咸異之 又曰許善心幼聰明有思理所聞輒能記多聞默識爲當世所稱家有舊書萬餘卷皆徧通涉十五解屬文爲牋上父友徐陵陵大奇之謂人曰此神童也 天中記曰隋吏部侍郎薛道衡嘗遊鍾山開善寺謂小僧曰金剛何爲努目菩薩何爲低眉僧答曰金剛努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道衡憮然不

能對　隋書曰劉炫強記默識莫與為儔左畫方右畫
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　新唐書曰許
王素節方羈丱即誦書日千言師事徐齊聃淬勉自彊
　又曰章懷太子賢字明允甫數歲讀書一覽輒不忘
至論語賢賢易色一再誦之帝問故對曰性實愛此帝
語李世勣稱其夙敏　稗史彙編曰唐李百藥七歲能
屬文齊中書舍人陸義常過其父德林宴集有說徐陵
文者割琅琊之稻坐客並稱無其事百藥進曰傳稱鄅
人籍稻註云鄅國在瑯琊開陽縣人異之　又曰唐賈
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長孫無忌徐世勣於朝堂中
立語徐戲之曰吾所倚者何樹曰松樹徐曰此槐也何
得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長孫復問之吾所
倚何樹對曰槐樹長孫曰汝不復矯耶對曰何煩矯對
但取其鬼對木耳　摭言曰王勃年六歲善屬文清才
濬發構思無滯年十三省其父至江西會府帥宴於滕
王閣府帥有壻善為文章帥欲誇之賓友乃宿構滕王
閣序俟賓合而出為若即席而就者既會帥果授牋諸
客諸客辭次至勃勃受帥既拂其意怒其不讓乃使人
伺其下筆初報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帥曰此亦老生
常談耳次曰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帥沉吟移晷又曰落

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帥曰斯不朽矣　新
唐書曰高儉字士廉以字顯敏慧有度量狀貌若畫觀
書一見輒誦　又曰房元齡居府出入十年軍符府檄
或駐馬即辦文約理盡初不著藁高祖曰若人機識是
宜委任每為吾兒陳事千里外猶對面語　又曰岑文
本父之象仕隋為邯鄲令坐為人訟不得申文本年十
四詣司隸理冤辯對哀暢無所詘衆屬目命作蓮花賦
文成合臺嗟賞遂得直性沈敏有姿儀善文辭多所貫
綜李靖薦於帝擢中書舍人時顏師古為侍郎自武德
以來詔誥或大事皆所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職而敏速
過之或策令叢遽敕吏六七人泚筆待分口占授成無
遺意　又曰褚亮少警敏博見圖史一經目輒誌於心
年十八詣陳僕射徐陵與語異之後主召見使賦詩江
總諸詞人在席皆服其工　又曰蘇世長十餘歲上書
周武帝帝異其幼問讀何書對治孝經論語帝曰何言
可道答曰為國者不敢侮於鰥寡為政以德帝曰善使
卒學虎門館　又曰呂才子方穀七歲能誦經太宗聞
其敏召見奇之賜束帛　天中記曰宋璟七歲能屬文
入九歲時嘗夢大鳥銜書吐口中而吞咽之遂乘而直
上倏忽驚寤猶若在胷間自後藻思日進靈襟益爽

皮日休松窗錄曰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之子進見時年相若帝謂曰汝等各以所通取宜奏者爲吾言之頲應聲曰木從繩則直后從諫則聖　開元傳信記曰蘇瓌始未知頲常令與傭保雜作一日有客詣瓌候於廳事頲擁篲趨庭遺墜文書客取視之乃詠崑崙奴詩也其詞云指頭十挺墨耳朶兩張匙客心異之久之瓌出客詠其詩并言形貌問瓌何人非足下宗族庶孽耶瓌備言其事客驚賀之請瓌加禮收舉必蘇氏令子也瓌稍親之有人獻兎懸於廊廡瓌召頲令詠之即應聲曰兎子死蘭彈將來挂竹竿試將明鏡照無異月中看

瓌大驚奇　明皇雜錄曰蘇頲纔能言有京兆尹過瓌既去瓌命詠尹字乃曰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　新唐書曰韋安石子陟與弟斌俱秀敏異常童安石晚有子愛之神龍二年安石爲中書令陟甫十歲授温王府東閤祭酒朝散大夫風格方整善文辭書有楷法一時知名士皆與游　又曰李邕既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徧願一見秘書嶠曰秘閣萬卷豈時日能習耶邕固請乃假直秘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奥篇隱帙了辨如響嶠歎曰子且名家　又曰王維字摩詰九歲知屬辭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徐曰

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　七脩類稾曰史宵唐開元中上書自薦能詩謂子建七步臣五步之内可塞明詔明皇試以除夜上元等詩遂應口而出除夜云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來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迴氣色空中改容顏暗裏催風光人不覺移入後園梅上稱賞授左監門衞將軍詩話皆以爲王涯者殊失考索　唐書曰明皇封泰山劉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説試之説曰國瑞也即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請旁午號神童名震一時　明皇雜錄曰元宗御勤政樓大張樂羅列百妓時教坊有王大孃

者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狀瀛洲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其間歌舞不輟時劉晏以神童爲秘書正字年十歲聰悟過人元宗召於樓中簾下貴妃置於膝上爲施粉黛與之巾櫛元宗問晏曰爲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下字皆正惟朋字未正得貴妃復令詠王大孃戴竿晏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著人元宗與貴妃嬪御歡笑移時聲聞於外因命牙笏及黄文袍以賜之　唐書曰李泌七歲知爲文元宗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坐詞辨注射坐人皆

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弈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賜束帛敕其家曰善視之　又曰朱泚謀逆駕幸奉天時天下叛亂機務塡委徵發指縱千緒萬端一日之內詔書數百陸贄揮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慮既成莫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胥吏簡札不暇同舍皆伏其能　舊唐書曰蕭穎士四歲屬文觀書一覽即誦嘗與李華陸據遊洛龍門共讀誦路傍古碑穎士一閲即能誦華再閲據三方能記之議者以三人才格高下亦如此　唐書曰柳公權從幸未央宮帝駐輦曰朕有一喜邊戍賜衣久不時今中春而衣已給公權爲數十言稱賀帝曰當賀我以詩宮人迫之公權應聲成文婉切而麗詔令再賦復無停思天子甚悅曰子建七步爾乃三焉　北夢瑣言曰李德裕幼神俊憲宗賞之坐於膝上父吉甫每以敏辯夸於同列武元衡召之謂曰吾子所嗜何書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應翌日元衡以詰甫因

戲曰公誠大癡耳吉甫歸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爲帝弼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書者成均禮部之責也其言不當所以不應吉甫復告元衡大慚由是震名　桂苑叢談曰太保令狐相出鎭淮海日支使班蒙與從事俱遊大明寺之西廊忽覩前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重光泉深尺一點去冰旁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然添却雙鈎兩日全諸賓幕顧之皆莫能辨獨班支使曰一人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乎尺一者寸土非寺乎點去冰旁水字二人相連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梁四柱烈火然無字添却雙鈎兩日全比字乃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也衆皆恍然曰黃絹之奇智亦何異哉　宣室志曰劉遵古太和四年節度東川借書千卷忽水至書盡濕曝之得周易正義其卷末有題云上元二年三月十一日因讀周易著此正義從茲易號十之三至一人八千口當有大水飄溺因得舒展曬曝衡陽道士李德初劉閲之歎異因徧示賓掾有掌書記思而得之曰自上元至太和凡十三改號一人八千口者蓋太和字也唐肅宗以上元紀元文宗以太和紀元云　唐書曰陸扆工屬詞敏速若注射然一時書命同僚自以爲不及昭宗優遇之帝常作賦詔學士皆和獨扆最

先就帝覽之歎曰貞元時陸贄吳通元兄弟善内廷文書後無繼者今朕得之　冊府元龜曰李琪年十三詞賦詩頌大爲王鐸所知然亦疑其假手一日鐸召父穀讌於公署密遣人以漢高祖得三傑賦題就其第試之琪援筆立成賦尾云得士則昌非賢罔共龍頭之友斯貴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項氏之所以亡一范增而不能用鐸覽而駭之曰此兒大器也將擅文價　五代史曰趙犨幼與羣兒戲道中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雖諸大兒皆聽其節度其叔父文見之驚曰大吾門者此兒也　又曰張策少聰悟好學通章句父同居洛陽敦化里

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黄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同以爲奇策時年十三居同側啓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黄初是黄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謬耶同大驚異之　稗史曰梁灝丱角時從其父入府中畢士安時爲郡見而問其父曰此子亦讀書耶曰甫就學又問曾學對句否曰其師嘗教之乃指壁間鸜鵒能言爭似鳳句曰此句無人對得灝應聲曰蜘蛛雖巧不如蠶畢大驚異（又别本作王元之事）　宋史曰楊億生時有毛被體長尺餘經月乃落七歲能屬文年十一太宗聞其名詔送闕下入對連三日試詩賦五篇

下筆立成太宗深加賞異命内侍都知王仁睿送至中書又賦詩一章宰相驚其俊異削章奏賀　又曰錢勰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欲困以事導人訴牒至七百勰隨即剖決簡不中理者緘而識之戒無復來閲月聽訟一人又至呼詰之曰吾固戒汝矣安得欺我其人讕曰無有勰曰汝前訴云云吾識以某字啓緘示之信然上下皆驚咤　又曰馮京爲郡守諸縣公事至即歷究之苟與縣牘合而處斷麗於法者呼法吏決罪不以付獄報下捷疾一無壅滯人服其敏云　山堂肆考曰宋蘇州童子劉少逸年十一其師潘閬攜見長洲宰王元之

吳縣宰羅思純因以所作贊二公二公名重當時疑所贊假手未之信因與聯句略不淹思思純曰無風煙焰直少逸曰有月竹陰寒思純曰日移花影侵棋局少逸曰風遞花香入酒樽元之曰風雨江城暮少逸曰波濤海樹秋元之曰一回酒渴思吞海少逸曰幾度詩狂欲上天二公驚異聞於朝賜進士及第　天中記曰鄞州别駕黄泳年三歲書一過目輒成誦大觀二年應童子科入闕引見徽宗摘毛詩如南山之壽以發誦泳應聲曰不騫不崩上以崩字爲問對曰詩人之言不識忌諱臣安敢復道上大悅乃命歷見後宮畢遣以金錢果餌

越明年賜五經及第　宋史曰胡安國弟婦生寅以多
男欲不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中急往視遂取而子之
寅少時桀黠難制安國閉之空閣閣有雜木寅盡刻為
人形安國乃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寅悉成誦　又
曰姚鉉幼子稱俊穎美秀頗善屬辭父鉉紀其事為聰
悟錄人多傳之　金史曰阿離合懣為人聰敏辨給凡
一聞見終身不忘始未有文字祖宗族屬時事並能默
記與斜葛同脩本朝譜牒見人舊未嘗識聞其父祖名
即能道其部族世次所出或積年舊事偶因他及之人
或遺忘輒一一辨析言之有質疑者皆釋其意義世祖
嘗稱其強記人不可及也　元史曰唐仁祖少穎悟父
歿母教之讀書通諸方語言尤邃音律中統初詔諸貴
冑為質帝親閱之見仁祖曰是唐古直孫耶聰明無疑
也　又曰岳柱方八歲觀畫師何澄畫陶母翦髮圖指
手中金釧曰此物可易酒何用翦髮為澄驚異即易之
又曰劉因天資絕人三歲讀書日記千百言甫弱冠才
器超邁初為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歎曰聖人精義殆
不止此　又曰陳櫟字壽翁生三歲祖母吳氏口授孝
經論語輒成誦五歲入小學即涉獵經史七歲通進士
業十五鄉人皆師之　明沈瑞謙明良錄略曰宋濂生

六歲為詩歌有奇語人呼為神童　洪武實錄曰劉基
幼敏悟絕倫讀書過目輒領其要嘗於都市書肆見天
文書一帙借閱之翌日談誦若流其人大驚欲以授基
基弗受曰已得之矣　又曰吳伯宗金谿人洪武四年
進士第一嘗御製十題命賦之伯宗援筆立就詞語峻
潔上嘉其才敏賜織金錦衣　陳洽傳曰洽洪武中授
兵科給事中嘗奉命閱軍一過輒識面目記姓名有再
至者輒叱去帝嘉其能賜金織衣一襲　張芹備遺錄
曰方孝孺自幼精敏絕倫雙眸炯炯如電日讀書積寸
堯山堂外記曰明解縉自幼能言即穎敏絕人郡守令
至其家或抱置膝上應聲成文皆錯愕驚歎一日婦翁
某過其家解父抱縉出置椅上婦翁云父立子坐禮乎
縉答曰嫂溺叔援權也翁又曰何緣得佳偶縉答曰有
幸遇良媒翁奇之遂姻焉　王文祿龍興慈記曰刑部
尚書開濟聰敏明辨聖祖於午門見羊倡二句濟續曰
昨日方過九月九今朝又見兩重陽侍遊後苑聖祖倡
曰柿子熟綿綿不落待何年諷退也濟續曰因沾恩露
重寧碎玉堦前　呂震傳略曰震有精力能彊記才足
以濟其為人凡奏事他尚書皆執副本又與左右侍郎
更進迭奏震兼戶禮兵三部奏牘益多皆自專奏侍郎

不與也情狀委曲千緒萬端背誦如流未嘗有悮嘗扈北狩帝見碑立沙磧中率從臣讀其文後一年與諸文學臣語及碑詔禮部遣官往錄之震言不須遣使請筆札帝前疏之帝密使人拓其本校之無一字脫誤者武宗實錄曰李東陽生四歲能作徑尺大書景皇召見抱置膝上且試之書賜果及鈔六歲八歲兩召見試對偶講書大義稱旨賜皆如初命肄業京學　明紀曰何景明八歲能屬文十五舉於鄉形貌短小且禿笄也宗藩貴人爭𩓐視所至人遮道弗得過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七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八

人部三十七　聰敏　博物

聰敏三

原 **知十** **應五** 論語回也聞一以知十　史記淳于髡見騶忌說畢趨出面其僕曰是人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隨聲是人必封不久矣 **答果** **題酪** 劉邵幼童傳楊子者梁國人也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設果果有楊梅指以示兒此君家果兒即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劉義慶世說人餉魏武酪書訖題器上為合字以示眾眾莫之解次至楊修修便噉之公問之修曰公教人一口復何疑耶 **觀師** **隨戰** 左傳秦師伐滑過周王孫滿尚幼觀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果敗於殽　三國志呂蒙年十五六竊隨姊夫鄧當擊當見驚呵叱不能止歸告蒙母母怒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

增 **七步** **八叉** 世說魏文帝令東阿王作詩七步不成當行法即應聲為詩曰煑豆持作羹漉豉以為汁萁在釜底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慚色　北夢瑣言溫庭筠工於小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 **早成** **宿構** 三國志諸葛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　南史范雲傳雲性警拔有識且善屬文下筆輒成時人每疑其宿構 **草翁** **鸚父** 南史王絢傳絢景文長子也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絢應聲曰尊者之名安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舅文絢父之名也故以耶耶改之草上之風必偃上即何尚之之名也故改為翁　初潭集吳有白頭鳥集殿前權問羣臣曰此何鳥也諸葛元遜對曰此名為白頭翁張輔吳自以坐中最老疑其戲己因曰恪欺陛下未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元遜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求鸚父張不能答一坐大笑 **宿讀** **賓謀** 北史闞駰傳駰博通經傳敏慧過人三史羣言經目則誦時人謂之宿讀　國語秦大夫子明曰縶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賓謀知禮可使敬不隊命縶公子縶

也

原 **誦千言、賦一物** 劉昞幼童傳夏侯榮字幼權沛國譙人也幼聰慧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經目輒識之張衛文士傳吳郡張純少有令名嘗謁鎮南將軍朱據據令賦一物然後坐純應聲便成文不加點

校亡書、比缺字 漢書張安世傳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知惟安世識之具得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 謝承後漢書禰衡與黃祖子射善衡與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文恨不寫取衡謂射曰吾雖一遇猶識其言其缺兩字不明因書出之射寫還比校皆無所誤惟兩字缺

任聖童 增 **張曾子** 後漢書任延字長孫年十二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爲任聖童 又張霸字伯饒年數歲而知孝讓雖出入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爲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成也霸曰我饒爲之故字曰饒焉

公輔才、霸王相 詳後日誦九經注 初潭集苻堅六歲時嘗戲於路司隸徐王見而異焉問曰苻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縛耶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霸王相 人評

原 **五行並下、一字不遺** 後漢書應奉傳奉少聰明自爲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說收後

蠹衣釋吏 魏書祖瑩字元珍范陽人十二爲中書學生博士張天龍講尚書選爲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書勞倦不覺天曉催講既切持同房生趙郡李孝怡曲禮卷上座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

懷橘遺母 三國志鄧哀王沖字倉舒太祖馬鞍在庫爲鼠所齧庫吏懼死沖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爲失意曰俗以鼠齧衣不吉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況鞍縣柱乎一無所問 又吳陸績字公紀六歲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曰欲遺歸母

張湯劾鼠、蒼舒稱象 史記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三國志魏鄧哀王沖傳詳智二

增 **並記姓名、博涉經傳** 南史梁劉覽傳覽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姓名 晉書成公綏傳綏幼而聰敏博涉經傳詞

賦甚麗

自當得賜、略無所遺 南史宋王泰傳泰幼敏悟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床羣兒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曰自當得賜由是中表異之 又任孝恭傳孝恭精力勤學家貧無書常崎嶇從人假借每讀一過諷誦略無所遺

當作複褌、不受曲鍼 晉書韓伯字康伯年數歲至大寒母方爲作襦令伯捉熨斗而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複褌伯曰不復須母問其故對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熱今既著襦下亦當暖母甚異之 初潭集虞翻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

必致千里、特見一斑 天中記徐勉字修仁年六歲屬霖雨家人祈霽率爾爲文見稱耆宿宗人孝嗣見之歎曰此所謂人中之騏驥必能致千里 冊府元龜王獻之數歲嘗觀門生樗蒲因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曰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

慈明無雙、孔丘何闕 拜史荀爽兄弟八人潁川人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 南史劉贈傳郡人有此稱所居繼里制蕭繪陷藏嗜之曰君有人何陵而居陵里此人應聲口未闕孔丘何闕而居闕里聽其辨速

爲與上人、當歸阿士 南史劉顯傳有沙門訟田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辨遍問莫知顯曰貞字文爲與上人 又別孝綽傳孝綽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與同載以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即孝綽小字也

不稽思慮、必主文章 三國志楊儀傳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須臾便了 唐人物志唐蘇頲年五歲裴談過其父瓌令頲誦庾信枯樹賦將及終篇避談字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談嗟歎久之知其異日必主文章也

百試不差、一覽便記 新唐書白居易傳居易敏悟絕人其始生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兩字雖試百數不差九歲暗識聲律其篤於文章蓋天稟然 北史裴讓之傳讓之弟諏之字士正常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禰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於裴生矣

日誦九紙、名動一州 南史范雲

鄴票六歲就其姊夫袁叔明讀毛詩日誦九紙陳郡殷琰名知人候叔明見之曰公輔才也　新唐書裴漼傳漼父琰之永徽中爲同州司戶參軍年甚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內輕之謂曰同州三輔也吏事繁子盡求使官毋留此琰之唯唯吏白積案數百崇義讓使趣斷琰之曰何至逼人乃命吏連進紙筆爲省決一日畢訖與奪當理而筆詞勁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成吾過耶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手

持石破甕　**灌水浮毬**　宋司馬光傳光七歲時羣兒戲於庭跌甕水中衆驚走光持石擊甕破之兒得活京洛間畫以爲圖　宋史文彥博傳幼與羣兒擊毬入柱穴中不能取以水灌之毬浮出

援筆立成　**受紙輒就**　三國志陳思王傳植字子建年十餘歲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　新唐書韋述傳述父景駿爲肥鄉令從到官元行沖景駿姑子也爲時儒宗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寢食行沖異之試與語前世事孰復詳諦如指掌然使屬文受紙輒就行沖曰外家之寶也

戲爲部伍　**咸稱神明**　北史宇文忻傳忻幼而敏慧爲童兒時與羣兒戲輒爲部伍進止行列無不用命者　漢書黃霸傳霸爲人明察內敏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豬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

以指畫地　**無口爲天**　元史伯顏傳伯顏三歲嘗以指畫地或三或六若爲陣者六歲從塾師授孝經論語即成誦　吳志薛綜傳時蜀使張奉於權前列尚書闞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苟身蟲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以對其樞機敏捷皆此類也

知識不凡　**酬對無失**　周齊煬王憲傳文帝嘗賜諸子良馬惟其所擇憲獨取駁者帝問之對曰此馬色頗殊常或多駿逸若從軍征伐牧圉易分帝喜曰此兒識度不凡當成重器　宋書謝晦傳宋武帝嘗訊獄其日刑獄參軍有疾以晦代之晦車中一覽訊牒隨問酬對無失帝奇之

命字宗道　**更名薛禪**　元史伯顏傳伯顏一名師聖字宗道受業宋進士建安黃坦坦曰此子穎悟過人非諸生可比因命以穎爲氏且名而字之　元史畏答兒傳畏答兒與兄畏翼俱事太祖時太晤強盛畏翼率其屬歸之畏答兒力止之不聽追之又不肯還畏答兒乃還事太祖太祖曰汝兄既去汝獨留此何爲畏答兒無以自明取矢折而誓曰所不終事主者有如此矢太祖察其誠更名爲薛禪約爲按達薛禪者聰明之謂也按達者定交不易之謂也

儼如成人　**必爲名將**　元史董文炳傳文炳警敏善記誦自幼儼如成人　北史周廣川公測弟深傳深性篤正有器爲年數歲便累石爲營折草作旗布置行伍皆有軍陳之勢父永爲見之喜曰此自然知兵後必爲名將

是鹿是獐　**無小無大**　宋史王雱少時客有一獐一鹿同籠以問雱何者是獐何者是鹿實未識遽對曰獐邊是鹿鹿邊是獐　晉書孫盛子放字齊莊幼稱令思年七八歲在荊州與父俱從庾亮獵亮謂曰君亦來耶應聲答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亮又問欲齊何莊耶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耶答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弗過也庾翼子爰客嘗候盛見放而問曰安國何在放答曰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也放又曰未若諸庾翼翼既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

宣力國家　**洞精典籍**　金史阿鄰傳阿鄰穎悟辯敏通女直契丹大小字及漢字幼時嘗入宮熙宗見而奇之曰是兒他日必能宣力國家　誠齋雜記鄭元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遣還元過樹陰下假寐夢一人以刀開其心謂曰子可學矣於是寤而即返遂洞精典籍

潤筆以俟　**連鑣而還**　元史陳孚傳攸州馮子振於天下之書無所不記當其爲文也酒酣耳熱命侍史二三人潤筆以俟子振據案疾書隨紙數多寡頃刻輒盡　釋史李賀字長吉年七歲韓愈與皇甫湜聯騎造門因面試一篇目曰高軒過二公大驚送以所乘馬連鑣而還所居親爲束髮

江夏黃童　**青楊蕭昚**　說苑黃香字文彊江夏人博覽傳記羣書無不涉獵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　北史何妥傳妥十七以伎巧事湘東王後知其聰明召爲誦書左右時蘭陵蕭昚亦有雋才住青楊巷妥住白楊頭時人爲之語曰世有兩雋白楊何

安青陽蕭存其見美如此

虛心實腹 有吾無卿

初潭集徐之才年八歲造周捨聽講老子捨爲設食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又潁川荀子文年十三聰辯不事正先初番崇和講服氏春秋于文溫齊北面受道時稱鄉李予問荀住饑對曰僕住中甘里予曰何爲住城南此有四尼館意以此識之前曰國陽瑒地鈐何怪也若言川潤伊洛俾禁語其舊事畫書石經滔從之美報使景明當世當青高陰廣平四方風谷萬圖千城若論人物有吾無卿子無以對潘曰文顏之士剋如錦燕趙之士銑無鍾信非處也

子寧擢父 吾非其師

金麻九疇傳九疇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一時目爲神童章宗召見問汝入宮殿中亦有禮法否對曰君臣父子也子寧擢父耶上大奇之元許衡傳衡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謂其父母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

有何美句 請試他題

求書撤惧子曜字孝游年十二引見詔問讀何書答曰尚書又問有何美句答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高祖辨書詔尚公主宋晏殊傳殊七歲能屬文安撫張知白以神童薦之帝召殊與進士千餘人並試廷中殊神氣不懾援筆立成帝嘉賞賜同進士出身宰相寇準曰殊江外人帝曰張九齡非江外人耶後復試詩賦論殊奏臣嘗作此賦請試他題既成稱善擢秘書省正字

吾家童烏 客坐顏回

楊子法言吾家童烏九歲預吾元文晉書謝尚傳尚八歲神悟夙成父鯤常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坐之顏回也尚應聲答曰坐無仲尼焉別顏回席賓莫不歎異

入耳不忘 臨機輒斷

元史許謙傳謙生數歲而孤甫能言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新唐書杜如晦傳如晦少英爽喜書以風流自命內負大節臨機輒斷

四部無遺 十賦俱就

南史臧嚴傳嚴於學多所暗記尤精漢書諷誦略皆上口湘東王嘗自執四部書目試之嚴自甲至丁卷中各對一事并作者姓名遂無遺失金史高衎傳衎敏而好學自少有能賦聲同舍生欲試其才使一日賦十題衎援筆怡然未暮十賦俱就彬彬然有可觀

半面即呼 一覽洞悟

冊府元龜應奉少聰明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奉即委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明王文祿龍興慈記劉伯溫少時讀書寺中僧房有一異人每出神法饋門或一月年月偶有北來使客無房可宿見此空房擧開之曰此人死矣可遠焚毫我住之僧不能禁遂焚之其人神逐身已焚無復可生每夜叫呼曰我在何與基知之開隱息白我在此神仰形之聽朗增前數惜天文兵法一覽洞悟習還爲探臣之冠也

累世通家 兩經及第

後漢書孔融字文擧十歲造李膺門語門者曰我是府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乎融曰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不歎息唐書王丘方七歲日誦數千言十一家兩經及第以拔萃高等請成陽尉父愕然疑假翁遂召而試諸庭文就無留思喜曰兒無愧矣

神閑意審 鋒發韻流

誠齋雜記沈璞字道眞童時神閑意審有異於衆年十許歲好學不倦善屬文光錯究萬事經耳過目人莫能敵之梁劉勰文心雕龍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

食牛吐鳳 造門歷落

宋史許應龍字恭甫五歲通經旨客曰小兒氣食牛應龍應聲對曰丈夫才吐鳳四座驚歎錦繡萬花谷楊收十三善陽文吳人多造門觀賦詩臣壁其落收朝之曰兩非贏角者何用兩

吾

陽子字父 自地升天

鑑志當非字伯先在香著不拜林曰照于字父何拜之父實造門字曰伯何傳高帝出太極西室何拜之有客大嘉之南史張融曰何乃為對曰自融入問訊稱時方發昔及就席上退帝問何意忽來忽去地天理不得達時起主至倉而無道而來見有道未升有答者融時下坐抗降曰以無遺而來見有道而去公遂成以為捷

強記貸人姓名 見故吏流涕

冊府元龜陸續幼孤任郡戶曹時歲荒民飢太守尹興使續於都亭賑民續悉訊名氏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續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氏無差謬晉書桓元年七歲溫服終府州文武辭其叔父沖沖撫元頭曰此汝家之故吏也元因涕淚覆面

傅暢不惜金環 楊脩獨曉雞肋

小時父友戲解其金環都不言惜三國魏志楊脩爲曹公主簿操伸漢中欲因討備而不得進欲守之難爲

功戮足出敎唯曰雞肋衆莫曉脩曰夫雞肋食之無所得棄可惜也公歸計決矣

增 **賢子足稱神童** 冊府元龜謝朏莊之子幼聰慧莊器之皆置左右年十歲能屬文莊遊土山賦詩使朏命篇朏攬筆便就瑯琊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為後來特達莊笑因撫朏背曰眞吾家千金

阿翁詎宜戲父 晉書張憑傳憑祖鎭為蒼梧太守憑年數歲鎭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憑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聰敏四

原 **閲書** 後漢書王充字仲任博學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遊洛陽市肆閲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覽百家之言

增 **神駒** 冊府元龜裴敬幼而聰慧觀表異之稱為神駒因以為字

指瑕 新唐書王勃傳勃字子安六歲善文辭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擿其失

等身書 釋史宋賈黃中幼日聰悟過人父傾取書與其身相等令讀之謂之等身書

童子郎 漢書黃琬傳琬少失父早而辯慧祖父瓊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況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即以其言應詔後瓊為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

下水船 鮑纂肩海裝延翁乾軍中在內庭文書髮捷號下水船跡洵號急難頭上木船

原 **小兒辨日** 列子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闘問其故一兒以日始出近日中時遠一兒以日初出遠日中時近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則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

諫父寫書 後漢書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獨不取李 晉書王戎嘗與羣兒戲於道旁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趣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旁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

埽除天下 後漢書陳蕃字仲舉年十五嘗閒處一室而庭宇蕪穢薛勤謂蕃曰孺子何不灑埽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當埽除天下安事一室乎

增 **立地書廚** 宋吳時傳時敏於為文落筆已就兩學目之曰立地書廚

乘舟而至 誠齋雜記孔子使子貢久而不來孔子命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足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子曰回也哂謂賜來乎對曰無足者乘舟而至果然

日下無雙 南史伏挺傳挺字士標幼敏悟七歲通孝經論語及長博學有才思父友任昉深相歎異常曰此子日下無雙

思若湧泉 新唐書蘇頲傳頲字廷碩幼敏悟一覽至千言輒覆誦吏部侍郎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已元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頲在太極後閤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史白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中書令李嶠曰舍人思若湧泉吾所不及

響答詩筒 宋史錢勰字穆父知開封蘇軾乘其據案時遺之詩絕援筆立就以報軾曰電埽庭訟響答詩筒近所未見也

一遍覆呼 冊府元龜後唐韓題宗有才學少門法誦三齊稱其聰悟嘗與題宗較試抄百餘人名讀一遍題郎覆呼去撫數曰賀道生平以來唯服郎耳

全樹借汝 芝田錄李義甫八歲舉神童文皇在上林有捕得鳥者義甫進鳥詩曰日裏揚朝采琴中伴夜啼上林如許樹不借一枝棲上曰朕以全樹借汝

口陳手畫 冊府元龜旻自部奴中郎將旋拜議郎還京師太尉表達問其西域諸國分土地風俗人物種類旻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復分為五十五辦數至百餘國大小道里遠近人數多少風為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名種不與中國同者口陳手畫地形達奇其才歎息曰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

日記萬言 元史韓性傳性天資警敏七歲讀書數行俱下日記萬言九歲通小戴禮作大義操筆立就文意蒼古老生宿學皆稱異焉

暗唱官位 冊府元龜唐邕初為尋文官大將軍府參軍後文宣頻年出塞邕必部從專掌兵機識悟閑明承受敏速自督將以還軍吏以上勞效由緒無不諳練每有顧問占對如響或於御前簡閱雖三五千人邕多不執文簿暗唱官位姓名未嘗謬誤文宣又嘗對邕白太后云唐邕分明強記每有軍機大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

燈盞柄曲

堯山堂外紀唐楊綰四歲時嘗因夜宴客舉令各舉座中一物四聲呼之衆皆未言綰應聲指鐵樹曰燈盞柄曲聞者歎服

龍駒鳳雛 晉書陸雲少與兄齊名幼時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

陸氏宗首 談藪後魏陸馛子秀年九歲馛謂曰汝祖東平王有十二子我爲嫡長承襲家業吾今年老屬汝幼童詎堪爲陸氏宗首乎秀曰苟非闇力何患童稚馛奇之立爲嫡

瓶花隔面 遼史耶律褭履字海鄰工於畫清寧間使宋宋主賜宴瓶花隔面未得其真陛辭僅一視及境以像示餞者駭其神妙

臥看青天 金史移剌履方五歲晚臥廡下見微雲往來天際忽謂乳母曰此所謂臥看青天行白雲者耶父德元聞之驚曰是子當以文學名世

絕乳能詩 山堂肆考洛陽楊牢有至行同縣李甘始以書薦於尹曰年楚乳即能詩爲陽見曾壯於牢者皆出其下

執硯涕泣 冊府元龜范喬年二歲祖馨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硯涕泣

探策得一 天中記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說羣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青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帝說羣臣歎服

興宗爲名 冊府元龜蔡興宗幼爲父廓所重與親故書曰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匪類室不與小人遊故以興宗爲之名

未嘗著稾 新唐書韋承慶遷鳳閣舍人掌天官選屬文敏無留思雖大詔令未嘗著稾

奉揚仁風 晉書袁宏有逸才謝安常賞其機對辯速後宏出爲東陽郡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左右取一扇授之宏應曰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

宜名天保 冊府元龜巢尚之甚聰敏時百姓欲爲孝武立寺擬其名尚之應聲曰宜名天保詩云天保下報上也時服其機遠

援筆倒疏 天中記鶚奉古授雍丘尉九日公宴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言此舊又援筆倒疏之草序者黙然自失一座撫掌奉古徐笑曰適覽記之非舊習也由是知名

銀杏金桃 宋史陳塤大父叔于與同郡樓鑰友善死鑰哭之塤纔四歲出揖如成人鑰指盤中銀杏使爲對塤應聲曰金桃問何所據對以杜詩鶴鵝啄金桃鑰矍然曰亡友不死矣

小兒學士 北史宗懍傳懍少聰敏好讀書晝夜不倦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爲小兒學士

口記物色 天中記顏異少調犀浦主簿嘗送徙益州亡其籍至廷口記物色凡千人無所差長史陸象先異之

以笏起草 宋史錢惟演傳惟演博學能文辭召試學士院以笏起草立就真宗稱善

客前覆局 冊府元龜陸瓊幼聰慧有記理六歲爲五言詩頗有詞采大同末父雲公受梁武帝詔校定棋品到漑朱异以下並集瓊時年八歲於客前覆局由是京師號曰神童

端坐畫沙 宋史朱熹傳熹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

此中出入 初潭集張融年八歲齒落或戲之曰君口中何爲開狗竇張應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吞石如卵 西京雜記弘成子少時好學嘗有人過門授一文石大如燕卵吞之遂明悟而更聰敏爲天下通儒

我家龍文 北史楊愔幼聰慧過人其叔父奇之嘗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

聰敏五

【原】詩梁吳郡張純少有清才與同郡張儼朱异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曰今三賢屈顧老鄙渴甚矣其爲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純曰驃騎以迅驟爲主鷹隼以輕疾爲妙何必積思皆隨目立成據伏歎悅純賦席曰席爲冬設簟爲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儼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异賦琴曰南岳之榦鍾山之銅應機命中射隼高墉

【增】寔苑曰桓烏官至太尉時桓驎年十二亦在坐烏告客曰此吾弟子有異才能作詩賦乃作詩示驎

驊即應聲答云邈矣甘羅超等絶倫伊彼陽烏命世稱賢嗟余蠢弱殊才偉年仰慚二子俯愧過言　唐杜甫壯遊詩曰往者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皇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　稗史彙編曰李賀年七歲韓愈皇甫湜連騎造門賀總角荷衣而出面試一篇目曰高軒過曰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壓轡搖玲瓏馬蹄隱隱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八宿羅心胸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元精耿耿貫當中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

生華風吾今垂翅負天鴻他日不羞蛇作龍　山堂肆考曰崔鉉爲兒時隨父元略訪韓吾公滉滉指架上鷹令詠焉吟曰天邊心膽架頭身欲擬飛騰未有因萬里碧霄終一去不知誰是解絛人　舊唐書曰楊收字藏之七歲而孤居喪有如成人母長孫夫人知書親自教授十三通諸經義善於文詠吳人呼爲神童兒發戲令咏蛙即曰兔邊分玉樹龍底躍銅儀會當同鼓吹不復問官私又令詠筆仍賦鑽字即曰雖匪囊中物何堅不可鑽一朝操政事定使冠三端　天中記曰宋王元之五歲已能詩因太守賞白蓮倅言於太守召而吟一絶

云昨夜三更裏嫦娥墮玉簪馮夷不敢受捧出碧波心又云佳人方素面對鏡理新妝守曰天授也　稗史曰黃魯直少警悟八歲能作詩送人赴舉云送君歸去明主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　聞見錄曰賈黃中以七歲神童及第李昉贈詩曰七歲神童古所難賈家門戶有衣冠七人科第排頭上五部經書誦舌端見榜不知姓名貴登筵未識管絃歡從今穩上青霄去萬里誰能測羽翰　又曰臨川李善言之子十歲能即席賦詩親友嘗以貧家壁試之略不搆思吟曰椒氣從何得燈光鑿處分拖涎來藻飾惟有篆愁君拖涎蝸牛也

堯山堂外紀曰明解縉四歲時出游市偶跌衆笑之吟曰細雨落綢繆磚街滑似油鳳皇跌在地笑殺一羣牛　明紀曰鄒智四川人生而穎敏十三歲能文章居龍泉菴掃樹葉焚之以照讀書後領鄉試第一郡人集觀智馬上口占曰龍泉菴上苦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郡人何用太相驚

增　制宋太宗賜楊億制曰汝方髫齔不由師訓精爽神助文字生知越景絶塵一日千里予有望於汝也授祕書省正字賜袍笏

增　書明張居正與學使者吳初泉書曰某家世寒賤尚

書東橋顧公撫楚拔正於毀齒之時稱爲神童正實無異才如古融粲勃泌兄驚人者而顧公又當代名流文章宗匠乃一見即呼爲小友解束帶贈之臨別又出其幼子見屬曰他日以吾子孫相托乃正徵時厚幸以有今日皆顧公賜也

原 序 魏禰衡鸚鵡賦序曰時黄祖太子射賓客大會有獻鸚鵡者舉酒於衡前曰禰處士今日無用娛賓竊以此鳥自遠而至明慧聰善羽族之可貴願先生爲之賦使四座咸共榮觀不亦可乎衡因爲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

增 冊府元龜小序曰惟人萬物之靈若夫幼而慧少而成者益可貴矣中古而下英妙間出乃有特稟異姿迥越倫萃岐嶷肇於襁褓穎悟發於齠齡學疑夙習動彰默識或未就外傅已通羣籍甫及志學即爲人師識洞於未萌智表於先見心計足以成務口辯足以解紛老成之姿著於容止賦筆之麗成於俄頃至行出於天性元譚絶於流俗時輩推讓英聲騰騖斯仲尼所謂生而知之者歟

增 贊 隋文中子見王勃少弄筆硯因與題太公文王贊曰姬呂好德呂望潛華城闕雖近風雲尚賒魚舟倚石釣浦横沙路幽山僻溪深岸斜豹韜攘惡龍鈐辟邪雖違切近猶待安車君王握手何其晚耶

辭 雜文梁劉勰文心雕龍曰淮南崇朝而賦騷枚皋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搆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雖有短篇亦思之速

博物一

增 梁劉勰文心雕龍曰欲其詳悉於國體必閲石室啓金匱抽裂帛檢殘竹欲其博練於稽古也　顔氏家訓曰末俗以來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爲貴不肯專儒問一言輒酬數百責其指歸或無要會鄴下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　冊府元龜曰古之學詩者多

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博物之謂乎且品彙之衆賦象各異小大隱見變化紛紜方輿廣厚靡所不載或總括地志或傳流人聞遠者隔越九州曠絶千載幽者埋沒泉壤磨滅篆刻不時而出是爲奇怪眩惑衆視莫質所疑苟非智賾萬殊識洞羣性洽聞強記目擊道存則何以徧闢名數周察毫芒別白臧否如指諸掌謂之君子不其然乎　明陸深金臺紀聞曰、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夫聞見難矣多又難也多而能擇又難也能擇而能從識之又難也此非聖人之神不足以與此

博物二

增 拾遺記曰黃帝時有丹丘之國獻瑪瑙甕以盛甘露堯時猶存甘露盈而不竭謂之寶露以頒賜羣臣舜遷寶甕於衡山之上故衡山有寶露壇又遷寶甕於零陵秦始皇至零陵掘地得赤玉甕可容八斗以應八方之數在舜廟堂之前後人得之不知年月後東方朔識之乃作寶甕銘　史記鄭世家曰鄭使子產於晉問平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實沉臺駘爲祟史官莫知敢問對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沉實沉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汾洮神

也然是二者不害君身平公及叔向曰善博物君子也

左傳曰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雎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　韓詩外傳曰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曰何物也對曰穀樹也　管子曰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謂左右曰事其不濟乎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馬前疾其不濟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者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導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曰從左方

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乎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　左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葛盧介君名也能通鳥獸之情）　史記三皇本紀補曰韓詩以爲自古封太山禪梁父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管子亦曰古封太山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有二焉　仲尼弟子列傳曰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　堯山堂外

紀曰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觸王舟王使人問於孔子曰此萍實也惟霸者能獲之可割而食王食之美孔子歸弟子請問曰吾昔過陳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吾是以知之　詩外傳曰孔子觀乎周廟有攲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何器也對曰此蓋爲宥座之器孔子曰聞宥座之器滿則覆虛則攲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攲孔子喟然歎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　晏子曰景公舉兵伐宋師過泰山公夢見二丈夫立而怒其怒甚盛公恐覺辟門召占夢者至公曰今夕吾夢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猶識其狀識其聲占夢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對曰占夢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也湯質晳而長顔以髯兊上豐下倨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兊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若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以平宋乃不果伐　搜神記曰漢武帝東遊未出函谷關有物當道

身長數丈其象狀牛青眼而曜睛四足入土動而不徙百官驚駭東方朔乃請以酒灌之數十斛而物消帝問其故答曰此名爲患憂氣之所生也此必是秦之獄地不然則罪人徒作之所聚夫酒忘憂故能消之也帝曰吁博物之士至於斯乎　三輔黃圖曰劉向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叩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父老乃吹杖端煙然因以見向向問姓名云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皆天文地圖之書以授焉　華陽國志曰林閭字公孺臨邛人也善古學古者天子有輶軒之使自漢興以來劉向之徒但聞其官不詳其職惟閭與嚴君平知之曰此使考八方之風雅通九州之異同主海內之音韻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風俗也揚雄聞而師之因作此方言　後漢書賈逵傳曰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對薦逵博物多識帝適召見逵問之敕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　論衡曰廣漢陽翁偉能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而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曰蹇馬蹇馬亦罵之曰眇馬御者不信使往

視之馬目竟眇　晉書張華傳曰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因登樓仰觀曰僕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爲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即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取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華得寶劍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　天中記曰中朝時有人畜銅澡盤晨夕恒鳴如人扣以白張華華曰此盤與洛鐘宮商相諧宮中朝暮撞故聲相應可鑢令輕則韻乖鳴自止也依言即不復鳴　晉書郭璞傳曰晉陵武進縣人於田中得銅鐸五枚會稽剡縣人於井中得一鐘長七尺二寸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之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鐸啓號於晉陵棧鐘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時豈

不偉哉若夫鐸發其響鐘徵其象器以數臻事以實應天人之際不可不察帝甚重之　王濟傳曰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錢鄣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　後魏楊衒之伽藍記曰崇義里內有京兆人杜子休宅地形顯敞門臨御道時有隱士趙逸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正光初來至京師見子休宅歎息曰此宅中朝時太康寺也時人未信遂問寺之由緒逸云龍驤將軍王濬平吳之後始立寺本有三浮圖用甎爲之指子休園中曰此是故處子休掘而驗之果得甎數十萬兼有石銘云晉太康六年歲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儀同三司襄陽侯王濬敬造時園中果菜豐蔚林木扶疎乃服逸言　南齊志曰建武三年大鳥集東陽郡太守沈約表云鳥身備五采赤色居多案樂緯叶圖徵云焦明鳥質赤至則水之感也　南史崔慰祖傳曰慰祖好學聚書至萬卷沈約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里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喫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坐稱服之朓歎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　范雲傳曰雲見齊高帝會有獻白烏帝問此何瑞雲位卑最後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烏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

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　裴子野傳曰梁天監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裴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時服其博識　陸澄傳曰王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謂曰僕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爲業且年位已高今君少便鞅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几案雜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

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奪物奪將去　何憲傳曰憲博涉該通羣籍畢覽天閣寶祕人間散逸無遺漏焉任昉劉渢共執祕閣四部書試問其所知自甲至丁各說一事并敘述作之體連日累夜莫見所遺　劉顯傳曰魏人送古器有隱起字無識者顯按文讀之無滯考校年月一字不差武帝甚嘉焉　王僧孺傳曰僧孺多識古事侍郎金元起欲注素問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當以石爲針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爲砭針春秋美疢不如惡石服子慎注云

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耳　姚察傳曰察報聘於周江左耆舊先在關右者咸相傾慕沛國劉臻竊於公館訪漢書疑事十餘條並爲剖析皆有經據臻謂所親曰名下定無虛士　北史祖瑩傳曰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敕召瑩與黃門侍郎李琰之辨之瑩云此是于闐國王晉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爲博學　高祐傳曰祐爲中書侍郎文成末兗州東郡吏獲一異獸送之京師人咸無識者詔以問祐祐曰此三吳所出厥名鮫鯉餘域率無今我獲之吳楚之地其有歸國者乎又有人於零丘得

玉印一以獻詔以示祐祐曰印上有籀書二字文曰宋壽壽者命也我獲其命亦是歸我之徵獻文初宋義陽王昶來奔薛安都等以五州降附時謂祐言有驗　北齊書徐之才傳曰時有以骨爲刀子靶者五色斑斕之才曰此人瘤也問得處云於古冢見髑髏額骨長數寸試削視有文理故用之其明悟多通如此　北史宇文愷傳曰時將復古制明堂議者皆不能決愷博考羣籍爲明堂圖奏之　唐書曰李守素通姓氏學世號肉譜虞世南曰昔任彥昇通經時稱五經笥今以倉曹爲人物志可乎　全唐詩話曰庶子裴𤩪進詩賀聖政有太

康字帝怒曰太康失邦乃以比我户部韋渙奏云晉平吴寇改號太康雖有失邦之言乃見歸美之文上曰天子大須博覽不然幾錯惲罪 唐書鄭欽說傳曰欽說通曆術博物初梁太常任昉大同四年七月於鍾山壙中得銘曰龜言土蓍言水甸服黃鐘起靈址瘞在三上庚隨在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當時莫能辨者因藏之戒諸子曰世世以銘訪通人有知之者吾死無恨昉五世孫升之隱居商洛寫以授欽說欽說出使得之於長樂驛至敷水三十里而悟曰卜宅者庚葬之歲月而先識墓圯日辰甸服五百也黃鐘十

一月縣大同四年卯求漢建武四年凡五百一十一年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三上庚也圯以七月十二日巳巳七中巳也浹辰十二也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月一交故曰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圯升之大驚服其智 楊收傳曰收耕得古鐘高尺餘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劀拭有刻在兩欒果然 全唐詩話曰文宗聽政暇博覽羣書一日延英顧問宰相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苹是何草時宰楊珏楊嗣

復陳𡰥行相顧未對珏曰臣按爾雅苹是賴蕭上曰朕看毛詩疏葉圓而花白叢生野中似非賴蕭 唐書段成式傳曰成式博學強記多奇篇祕籍侍父於蜀以畋獵自放文昌遣吏以其意諫止明日以雉兔徧遺幕府人爲書因所獲儷前世事無複用者 南楚新聞曰段成式嘗於私第鑿一池工人於土下獲鐵一片怪其異質遂持獻成式尺而量之笑而不言乃靜一室懸鐵於室中中北壁巳而泥户但開一牖方纔數尺亦緘鐍之時與親近闚牖窺之則有金書兩字以報十二時其博識如此 唐書盧若虛傳曰若虛多材博物隴西辛怡

諫爲職方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臆大如拳怡諫謂之䶂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愼所謂鼨鼠豹文而形小一座驚服 天中記曰元和初裴宙鎮荆時掘地六尺得一石規模樓櫓悉倣荆城其中空徑六尺八寸甚工緻命從之藩籬間是春淫雨四月不止潦漲莫遏人抱爲魚之憂會歐獻來居楚山馳問之對以事迫鑿石弗及今陶範爲江陵城内廣六尺八寸樓堞門闔無少差於南門外八十步掘深六尺埋之當止宙始驚歎昔人所填從之既瘞祭之夕復隆起 初潭集曰李後主獻畫牛一畫在欄外夜歸欄中太宗以問羣臣無得知者

僧録贊寧曰南倭海中方諸蚌有泱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見沃焦山風撓嵐石落海岸得之滴水摩色染物則晝見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為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經後杜鎬檢三館書果得於六朝舊書中　宋太祖本紀曰太祖乾德改元先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三年蜀平蜀宮人入內帝見其鏡背有志乾德四年鑄者召竇儀等詰之儀對曰此必蜀物蜀嘗有此號乃大喜曰作相須讀書人　王溥傳曰溥好聚書至萬餘卷子貽孫遍覽之為右司郎中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否普問禮官不能對貽孫

曰長跪問故夫是婦人亦跪也唐武后朝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曰太和中幽州從事張建章著渤海國記備言其事普大稱賞之　李公麟傳曰公麟好古博學紹聖末朝廷得玉璽下禮官諸儒議公麟曰秦璽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以龍蚓魚鳥為文玉質堅甚非昆吾刀蟾肪不可治琱法中絕真李斯所為不疑議遂定　金韓企先傳曰天會十二年以企先為尚書右丞相召至上京入見太宗甚驚異曰朕疇昔嘗夢此人今果見之於是方議禮制度損益舊章企先博通經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　元史曰許謙肆力於

學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之說亦靡不該貫旁通而釋老之言亦洞究其蘊　殉身録曰明王禕進平江西頌上覽而喜曰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　明朱夢炎傳略曰太祖方稽古右文夢炎援古証今剖析源流如指諸掌　張芹備遺録曰明卓敬博學多能談論英發天文律曆地理兵刑皆造其奥　明曾棨傳略曰成祖摘記載諸隱僻事問棨條對無遺悞由是見寵有薦文士者帝必問才學如棨否或令就棨辨論以觀其能

博物三

原 勞薪　增 釜蓋　隋書王劭以上古有鑽燧改火之義上表請變火云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又晉荀勖傳勖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此是勞薪所炊衆未信帝遣問膳夫實用故車腳　梁史天監五年丹陽山南得反物高九尺銳下平若如合實中得劒一虎具數十餘人莫識沈約云此東宮釜蓋也葬則用之拔棺遠衆服其博識

三珠　八劒　初潭集洛下有田父婦欲殺夫推而下之久乃至底得穴行數十里見人皆長三丈披羽衣如此九迄岌曉行逕告凱長人指中亭柏樹下有一羊今黨符手頻三拜得三珠令食後所得珠還不飢復尋穴行出交洲還洛問茂先云九處地仙名九館大夫羊為龢龍初一珠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又次者療飢而已　梁陶弘景刀劒錄蜀主劉備以章武元年採金牛山鐵鑄八劒各長三尺六寸一備自服一與太子禪一與梁王理魯王永諸葛亮關羽張飛趙雲各湛其一房子容曰唐人尚書郎李章武本名方古負元一年為東平師李師古判官因理第掘得一劒上有章崇

字方古博物亞茂先曰蜀相諸葛亮所佩也師古為奏請改名章武為蓋蜀主入劍之一也 **脈望**

騶牙 酉陽雜俎何讀書於書中得一髮捲規四寸許梁之無端用力絕之兩端滴水一股於火作髮氣

莫知其何物也後與方士言之方士曰君不以見仙命也此名脈望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為此夜持以向天從此規中

望星星使立降可求丹度世也宮後閣重櫟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

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粱飯大飧臣臣乃言詔曰可已

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

黍民 **齊女** 晉崔豹古今注牛亨問曰蟻名元駒何也答曰河內人並河而見人馬數千萬皆如黍米遊動往來從旦至暮家人以火燒之人皆是蚊蚋馬皆是大蟻故今人呼蚊蚋曰黍民名蟻曰元駒也又牛亨問曰蟬名齊女者何答曰齊王后忿而死尸變為蟬登庭樹嘒唳而鳴

王悔恨故世名蟬曰齊女也 **巫雀** **彭侯** 天中記漢武詣甘泉時有神雀下羣臣皆上壽

東方朔獨不賀帝曰何不賀曰此所謂巫雀非神雀也或有巫者為國作害卒有巫蠱之禍 搜神記吳先

主時陸敬叔為建安太守使人伐大樟樹下數斧忽有血出樹斷有物人面狗身從樹中出敬叔曰此名彭侯

乃烹食之其味如狗白澤圖曰木之精名彭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食之 〔原〕**清龍鮓** **識**

墳羊 晉書張華傳陸機餉張華鮓發器曰此龍肉也衆客未信華曰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濯酒五色光起

機還問鮓主主曰園茅下得白魚質狀殊常作鮓美故相獻也 史記孔子世家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

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閬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 〔增〕

長頭 **夔一足** 南史范岫傳岫博涉多通尤悉晉來吉故事沈約常稱曰范公好事

博胡廣無以加南鄉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以岫多識前代舊事也 風俗通魯哀公問於

孔子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以夔為樂正始治六律和均六樂以通八風而服重黎又薦能為音者

舜曰夫樂天地之精得失之節故惟聖人為能和樂之本要能和之平天下若夔一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

行 **柳篋子** 、**劉石經** 唐史柳粲為左拾遺公卿托為牋奏以其博奧目為柳篋子

北史劉芳傳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辨疑者咨往詢訪時人號為劉

石經 **項羽刀** **惡夫印** 梁陶弘景刀劍錄董卓少時耕野得一刀無文字四面隱起作

山雲文斵玉如泥及卓貴示五官郎蔡邕邕曰此項羽之刀也 初潭集人有獲玉印遺劉原父父曰周惡

夫印原曰漢條侯印尚存於今亞耶或疑之曰古惡亞二字通用史記盧綰之孫他人封亞谷侯而漢書作惡谷

是安閒者大服 **白團扇** 、**焦尾琴** 南史王儉嘗使賓客隸事多者賞之事皆窮唯廬江

何憲為勝乃賞以五花簟白團扇坐簟執扇容氣甚自得王摛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摛操筆便

成文章既奧辭亦華美舉坐擊賞摛乃命左右抽憲簟手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

後漢蔡邕傳邕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

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 **五總龜** **一角獸** 唐書殷踐猷傳踐猷博學尤通氏族曆數

醫方賀知章書號為五總龜謂龜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 元史耶律楚材傳帝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角

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瑞獸也名角端能言四方語

好生惡殺 **支機石** **劫燒灰** 集林昔有人尋河源見婦人浣紗問之曰此天河也乃與

一石而歸問嚴君平君平曰此織女支機石之三輔黃圖武帝穿池得黑土帝問東方朔曰西域胡人

知乃問胡人胡人曰劫燒之餘灰也 **青鳳子** **海鳧毛** 說郛甲乙剩言新安揚不棄鄉

人有得一石於水濱狀如鷰子而青瑩可愛揚以千錢易之有恒以自隨作鎮紙及揚來燕有外國人數來看之

不忍釋手揚詢之其人曰此名青鳳子吾土價亦不貴晉書張華傳惠帝中人有得鳥毛三丈以示華華

見曰此謂海鳧毛也 **黃金蛇** 、**紫荷囊** 唐蘇鶚杜陽雜編開成宮中有黃色蛇常夜自

寶庫中出遊於階庭間光彩照灼不可捨捕宮人擲珊瑚玦擊之并玦亡去掌庫者具以事告上令徧搜庫內

乃得黃金蛇而珊瑚玦着其首上懿示之曰昔隋煬帝爲晉王時以黃金蛇贈陳夫人吾不知此蛇得自何處

左右因覩頷下有麽字上蹶然曰果不出朕所疑耳阿麽煬帝小字也上之博學敏悟率多此類遂命取頓架

遠環繫於玉鼎之前足其後更不復見焉　梁書劉杳傳周捨問尚書官著紫荷橐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

答曰張安世傳曰持橐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並云橐囊也近臣簪筆以待顧問

武庫雉雊　**蜀中桐材**　晉書武庫封閉甚密忽有雉雊張華曰此必化爲之開視庫果

有蛇蛻也　又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搥之無聲帝問張華華曰取蜀中桐材刻爲魚形叩之則鳴矣如其

言果聲聞數里　**知肅慎矢**　**辨防風骨**　史記孔子世家有隼集於陳庭而死楛矢

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

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又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

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臣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爲大矣

人部

三篋無遺　**一字不失**　漢書張安世事詳與敗三　新唐書蔣乂傳帝嘗登

凌煙閣見左壁頹剝題文漫缺行纔數字命錄以問宰相無能知者遂召乂至答曰此聖曆中侍臣圖贊爲帝

譔之不失一字帝歎曰雖虞世南默寫列女傳不是過　**爰居止門**　**黃熊入寢**

國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

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

風　左傳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

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於

羽淵實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石**

重四鈞　**書餘十篇**　冊府元龜後趙續咸石勒時爲建德校尉王和參軍和掘得員石銘

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議者未詳或以爲瑞咸曰王莽時物也其時兵亂之後典度湮滅遂

命下撰官勢律撰定式　南史帛工階虞傳文惠太子類襄陽時有盜發古冢者相傳云是楚王冢大獲寶物

玉屐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

闕文也　**柯亭竹椽**　**龍穴石髓**　搜神記蔡邕嘗至柯亭以竹爲椽邕仰眄之曰

良竹也取以爲笛發聲遼亮一云邕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東間第十六竹椽可爲笛取用果

有名　揮吏黃編高嵩山北有大穴晉時人墮其中見二人圍棋以一杯水令墮者飲之氣力十倍棋者曰汝

欲停此否墮者又御棋者曰從此西行有大井其中多蛟龍但投身入井自當出若餓取井中物食之墮者如

言可半年乃出蜀中歸至洛下問張華華曰此名仙館所飲者玉漿所食者龍穴石髓　**草名忘**

憂　**木曰無惠**　晉崔豹古今注牛亨問曰將離別相贈以芍藥者何答曰芍藥一名將離故將

別贈之亦猶相招召贈之以文無文無亦名當歸也欲忘人之憂則贈以丹棘丹棘一名忘憂草使人忘其憂

也欲蠲人之忿則贈以青棠者宇一名合歡合歡則忘忿　又程雅問特槐木一名無患者何曰昔有神巫名

人部

曰寶旣能行約白兄則以此汃於從之人附沆以此木爲宗見所畏城取爲語用以沏取那洲散踐以無惠

也寶眊之寶一本作寶　**陸澄書廚**　**傅昭學府**　南史陸澄傳澄當世稱爲碩學

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方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相沈呼物貝雅傳死後

乃出　又傅昭傳昭博極古今尤善人物魏晉以來官宦簿伐姻通內外舉而論之無所遺失世稱爲學府

霓裳初拍　**蝌斗兩行**　唐國史補人有以奏樂圖王維熟視而笑或問其故維曰

此是霓裳羽衣曲第三疊第一拍好事者集樂工驗之一無差謬　釋史晉世有於嵩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

蝌斗兩行書案莫能辨張司空以問束晳晳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檢驗果然時人服其博識

五色藥金　**千年神木**　天中記志孟光學學鳳開侍卽劉禕之取扶說侯問之曰密餘

以金悅貯醫誠視之鬻曰此藥金非不中所出者符之曰主上見賜當非假金說曰草金山方於貨不焉假也

禕之曰何以知之說曰藥金燒之其上有五色氣號之果然　搜神記燕惠王墓有狐狸維十餘歲化爲二書

牛乘馬而出華表神謂曰子欲何之狸曰吾聞張司空
張華博學多才今欲詣門與之談論木精曰張司空之
才難可比也若去非但喪汝之躬我亦遭累狸不答而
去乃持刺謁華華引入談論三日不屈華疑為妖呼獵
犬試之竟無憚色華益怒曰百年之精見獵犬即變若
千年之妖以千年神木照之即變世說燕昭王墓前有
華表木已千年使遣取之使斬至木所有一青衣小兒
問曰君何來者以告青衣曰老狸不智不聽我言今
日禍及我其可逃乎乃發聲泣倏然不見使乃
伐木木中流血取歸照之其精乃變華烹之

止戈為武
得雄者王

冊府元龜潘京為武陵主簿太守謝
廞問京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
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為所攻光武時
移東山遂得全完共議易號傳曰止戈為武詩稱高平
曰陵於是改名焉　唐書褚遂良傳貞觀中飛雉數集
宮中帝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童子化為
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童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
公遂霸諸侯始為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
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並見太宗曰人之
分身不可與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

器似琵琶
樽為牛象

唐書元澹字行沖有人破古冢得銅器似
琵琶身正圓人莫能辨行沖曰此阮咸所
作器也命易以木絃之其聲亮雅樂家遂謂之阮咸
初學記劉杳於沈約坐語及宗廟犧樽事約云鄭玄答
張逸謂為畫鳳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
此言未必安古者樽彝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
內酒魏魯郡得齊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賊
曹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二樽形亦為牛象皆古寶器
知非虛也約
大以為然

鹽味小生
雞栖半露

晉書載記苻朗
堅之從兄子也
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別所由會稽王司馬道子為朗設
盛饌極江左精餚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
好唯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雞以
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栖恒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鵝肉知
黑白之處人不信試
而記之無毫釐之差

比跡前列
為世通儒

後漢謝
該傳孔
融上書薦之曰故公車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
之文學博通章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
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其匹若乃巨骨出吳隼
集陳庭黃熊入寢亥有二首非無洽聞者莫識其端也

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夏侯勝辨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
重儒術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　又馬融傳融才高博
洽為世通儒教養
諸生常有千數

抽篁擊扇
滿車充箱

南史王儁
事詳白雲
扇注韓詩外傳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
秀大幾滿車長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
曰三苗同一秀意
者天下殆同一也

黃衣黃冠
墨知墨允

搜神記王
莽建國四
年池陽有小人景長一尺餘或乘車或步行操持萬物
大小各自相稱三日乃止莽甚惡之自後盜賊日甚莽
竟被殺管子曰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
慶忌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
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
池陽之景或慶忌也乎　切學集陳彭年以博學強記
受知定陵一日便殿賜坐劉甚從容上問墨知墨允是
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上問出何書對曰春秋少陽即
令祕閣取此書路乎令
次第數冊見之果然

灌水便熱
積油必然

異物
志豫
章有然石以水灌之便熱用以煮者可使成食世人貴
其異不能燒其名溜溪元康中入客乃齋以示張華華
曰此所謂然石　右史紫議傳長少有武王將葬而車
府忽於庫失油絡訟推主者蕭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
為積油萬石必然今庫若叉非吏罪
也既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

人械一足
士戴鬚頭

山海經貳負之臣曰危與貳負殺窫窳帝乃梏
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
在開題西北郭璞注云漢宣帝使人上郡發磐石石室
中得一人徒裸被髮反縛械一足以聞帝群臣莫能知劉
向按此言對之宣帝大驚於是時人爭學山海經矣論
衡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　摯虞決
疑要注武帝時有彰權為侍中問是頭乘權答曰秦時
有商經觸山識水無不前遺雉異陸須帝乃令虎賁之
士載之以
衛左右

雉尾塞鼻
象膽在足

丈章專傳弘業事
天合縣有人獵得
一蜼形如猴仰鼻長尾有岐謂之以博威之山唯非怪
也雨則懸於樹以尾塞其鼻後果驗與子雲別鼷鼠量
倩竟驟度掛頸　宋史太宗時一日後苑象斃上令取
膽剖腹不獲上異之以問徐鉉鉉曰請於前左足求之
須臾果得以進亟召鉉問對曰象膽四時在足
今方二月故臣知前左足也朝士皆服其博識

三家

渡河　一翁緣柱　家語弟子解卜商反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已亥於是衛以子夏為聖｜幽明錄志怪武帝宴未央殿忽聞人語良久梁上見一老翁長八九寸緣柱而下放杖稽首默而不言仰頭視屋俯指帝脚忽然不見帝駭得召方朔以告朔曰其名為藻兼水木之精夏巢幽林冬潛深河可後帝幸敘子河間水風有紛歇之籠須臾前梁上翁及年少數人皆長八九寸有一人長尺餘變皮而出帝方食命列坐素前各飲數升不醉獻帝一紫螺殼中有物狀如牛脂帝問曰朕聞無以識此物東方生知君耳君可更以珍異貽之老翁顧命取洞穴之寶一人受命下沒風底倏忽還到得一大珠徑數寸明曜絕世翁等忽然隱帝問朔紫螺殼中何物朔曰是蛟龍髓以傅面令人好顏色又女子在孕產子必易後宮產難試之殊有神效帝以塗面便白澤又曰何以此珠名洞穴珠　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蚌蚌生珠故以為名焉帝乃以力十萬錢賜朔取其珠置於內庫

得鼠　如豹　有羊名龍　伊尋集世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問羣臣莫知竇攸曰鼮鼠也見爾雅按

秘書如彼言下詳上三珠

煙如焚香　氣蒸焦木　物原事吳仲庶知成都一日文廟廡南大梔枝葉出煙色青白如焚香手襲乃止而木如故楊損之云陰符經謂火生於木禍發必克疑有折主作亂而不成者果有告戍卒謀亂者皆獲　異苑魏武北征蹋頓升嶺眺矚見一岡不生百草王粲曰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生礜石死而石氣蒸出外故卉木焦滅即令鑿看果大墓有礜石滿塋

青州世子　東海女郎　稗史彙編宋孝武時青州人耕發古冢有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賈希鏡答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苟晞兒檢驗果然

柴焚萬車　酒醉千日　稗史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歸龜便言曰游不量時為君所得人甚怪之載出欲上吳主夜泊越里纜船於大桑樹宵中樹呼龜曰勞乎元緒奚事爾耶龜曰吾被拘繫方見烹臛雖然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今求如我之徒計從安出龜曰子明無多辭禍將及爾樹寂而止既至權命煮之焚柴萬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燃以老桑乃熟權即使伐樹煮龜立爛　南史劉

杳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搭酒而作榼字昉問杳此字是杳答曰葛洪字苑作木旁搭昉又曰酒有千日酢當是虞言郢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此劉曰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諸音陣

血飲三斗　乳長七尺　酉陽雜俎李師古治山亭掘得一物類鐵斧時李章武前東平師古示之章武驚曰此禁物也可飲血三斗驗之而信　初譚集漢武帝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而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侍中知我所來時東方朔在第七車對曰此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潔則女人星見

著脚御覽　蘇府書廚　陸廣微吳地記顧野王事陳武帝為門下侍郎博綜羣書廣搜緝語捃深瑞應圖七錄十志御覽二百六十卷宮人各念一春宮疏寫行內人爾之著脚御覽　十國紀年朱遵度過耶律德光之召學妻學瑞書讀商晉春楚王侍之甚薄杜門卻掃諸學士每為文章先問古令首末於遼度將人號為慕將書府

駮伏乳虎　客化老狸　天中記呂卞公出吹見乳虎伏而不動蹲請命號曰吾願之也霸王之迹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舒驥曰鵲食猬猬食駿鵕鵕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令者君之出必驂駮馬而出吹乎公曰然　搜神記董仲舒下帷講誦有客來詣舒知其非常客又云欲雨舒戲之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則是鼷鼠客遂化為老狸

山精引人　澤神拱手　搜神記諸葛恪為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欲引人恪令伸之乃引去故地即死既而參佐問其故以為神明恪曰此事在白澤圖內曰兩山之間其精如小兒見人則伸手欲引人名曰傒引去故地則死無謂神明而異之諸君特未之見耳　又引風俗通齊桓公田於澤見衣紫衣大如轂長如轅拱手而立還歸寢疾數月不出有皇士者見公語驚曰物鳥能傷公公自傷也此所謂澤神委蛇者也惟霸主乃得見之

乘舟弄月　沉酒隨波　稗史上官儀詩有影蛾池學士無解其事者祭酒令狐德棻召張東之等十餘人示之東之曰洞冥記漢武帝於望鵠臺西起俯月臺臺下穿影娥池每登臺眺月影入池中使宮人乘舟弄月影因名影娥池亦曰眺蟾臺時皆歎其博識　晉束晳傳武

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人以爲怪乃招攜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晳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大悅賜晳金五十斤

四海指掌　五經縱橫

晉史張茂先強記博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晉武帝嘗問漢代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茂先應對如流聽者忘倦　後漢書周舉傳舉字宣光博學洽聞爲儒者所宗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從橫周宣光

劉顯對九　鄭元得五

初嘗集沈約於坐策劉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擊席喜曰劉郎可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武王粲謁伯喈必無此對　鄭元別傳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名元往從之時涿郡盧子幹爲門人冠首季長有不解七事元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季長臨別執元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子幹名植

殘麈一腳　白麟五蹄

孔帖江南李後主詣旦殿廷忽見殘麈一腳視之乃獸食之餘詢客衛莫知所以遂使人詢陳陶曰昨夜乃狼星值日故耳李主歎爲鴻儒　漢書終軍傳軍從上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而五蹄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軍上對曰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枝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爲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衆來降者

地得銅匣　物若油囊

胡綜別傳綜博物多識孫權時有掘地得銅匣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爲蓋雕鏤之飾雲母於其上開之得一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龍虎及蟬形時莫能識其所由者以綜多悉往事使人問之綜云昔秦始皇東遊以金陵有天下氣乃改秣名并掘鑿江湖平諸山阜處處埋寶物以當王氣事見吳秦記此蓋是乎衆人咸歎其博聞　外史檮杌劉知俊鎮同州日因築營壘掘得一物重八十餘斤狀若油囊召賓僚將發問之或曰地囊或曰飛廉獨留源曰此是兌氣所結也古來因圍之地或有焉昔王世充據洛陽僭河南時獄

亦獲此物而達捉記之乃冤死囚人精爽入地聚爲此物經百萬年凝結不散源聞酒能忘憂請賞以醇醪或可消釋耳知俊命具酒饌祝酹後瘞之

數寸玉人　兩雙石筍

北史隱逸傳崔賾從駕汾陽宮次河陽鎮藍田令王旻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四寸著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羣臣莫有識者賾答曰謹案漢文帝以前未有冠幘即是文帝以來所製也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爲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受命定鼎嵩洛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天子大悅賜縑二百匹　天中記孟蜀廣政中荊南高太王令押衙丁畏入蜀請畫工李文才寫與義門兩雙石筍兼徵其故實皆云眞珠樓基或云是海眼道士范德昭曰吾聞諸至人斯乃蠶叢移國維蜀之碑中以鐵柱貫之下以構石相理埋於地宗上有文字古歲時豐儉兵革水火之事諸葛曾掘驗之眞珠樓基海眼皆非也蜀人少知云出方圓記

原　誦鄉里姓名　識部曲妻子

三國志註夏侯榮誦書日千言經目輒識之文帝聞而試焉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寫目使之遍談不謬一人　三國志吳朱桓字休穆爲前將軍體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

增　芒筒捋錞于　墨汁塗金葉

北史斛斯徵傳自魏孝武遷西雅樂廢缺徵博采遺逸稽諸典故創新改舊方始備焉有錞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錞于也衆弗之信遂依干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清衆乃歎服徵仍取以合樂焉　元史八思巴寧廷祕詔諸番朝貢表箋文字無能爲者皆令必蘭納識理譯進書有以全刻字爲表進者帝遣視之廷中譯昭觀所以對必蘭納識理讀取案上墨汁塗金葉審其字命左右執筆口授表中語及使人名氏與貢物之數書而上之明日有司讀其物色與所貢達譯之書無不服其博識

狐腋非一皮能溫　鷄蹠必數千而飽

文心雕龍夫經典沈深載籍浩瀚實羣言之奧區而才思之神皋也揚班以下莫不取資任力耕耨縱意漁獵操刀能割必裂膏腴是以將贍才力務在博見狐腋非一皮能溫鷄蹠必數千而飽矣

器名服匿容七八升　書載仲師長尺二

寸齊陸澄傳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詳視器底有字仿佛可識如澄所言　南史劉杳傳沈約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頭王事此何所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惟出論衡長頭是眡蠹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即取二書尋檢一如杳言

角有零羊何金剛而不壞　骨傳海馬豈水火之能摧　國史纂異貞觀中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於是士女奔湊其集如市傅奕方臥病聞之謂其子曰非佛齒吾聞金剛石至堅物莫能敵惟羚羊角破之汝可往試焉僧緘縢甚固良久乃得見出角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　玉堂閒話徐鉉仕江南日嘗直澄心堂夜有入直王飛虹橋馬頰不食梁韜醫嘗基之流血擊糟却立鉒寫書以問僧貲寧答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涵以爲精隨毀者乃是鉒掘之土丈餘果得巨獸骨上鐙可長五尺滕以下長三尺腦骨若段柱積薪焚三日不動以瘦糟繞酒之遂瞑焉　人部

得銅斗於元武湖邊早識是司徒之墓　讀金簡於吳王宮畔已知爲神禹之書　南史何承天傳承天博見古今爲一時所重張永嘗開元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台居江左者惟甄邯爲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永又啓冢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　抱朴子吳王伐石以治宮室於合石之中得紫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閒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於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

博物四

原 彊識　禮記博聞彊識而讓者謂之君子

增 怪哉　稗史武帝幸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先驅馳還以報上使視之皆莫能識時東方朔在屬車令往視朔曰此謂怪哉是必秦獄處也上使按圖果秦獄地上問朔何以知之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蟲置酒中立消賜朔帛百匹優

令嚴車識酒

書簏　新唐書李邕傳邕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故人號書簏

獨足鶴　尚書故實漢武帝時有獨足鶴以爲怪異東方朔奏曰此山海經所謂畢方鳥也驗之果然

行祕書　隋唐嘉話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帝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祕書也

洞腹草　漢郭憲東方朔傳武帝召諸方士言遠國遐鄉之事唯朔下席操筆疏曰北極鏡火山山上有明莖草如金燈折爲燭照見鬼物形仙人甯封嘗以此草然見腹內外有光亦名洞腹草

無支奇　唐國史補楚洲有漁人忽於淮中釣得古鐵鎖挽之不絕以告官刺史李湯大集人力引之鎖窮有青獼猴躍水出復沒而逝後有驗山海經云水獸好爲害禹鎖於軍山之下其名曰無支奇

百六公　初潭集張綰與兄纘齊名湘東王繹嘗以百事綰對闕其六號爲百六公

金跳脫　全唐詩話文宗一日問宰臣古詩云輕衫襯跳脫跳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即今之腕釧也真誥云安妃有斲粟金跳脫是臂飾

皮裏晉書　宋賀京津京有文才尤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皮裏晉書

祖洲神芝　東方朔十洲記

人部

字云是帝車之枕害與妲己同枕之是殷時自寶也

商羊鼓舞 家語齊有一足之鳥集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遣使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屈一脚振肩而跳且謡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鳥有之其應至矣果驗

近世肉譜 宋史韓粤傳博學善持論詳練臺閣故事多知唐朝氏族與人談亹亹然可聽號爲近世肉譜縉紳多推重之

黑牛生白犢 論衡宋人有好善行者三世不解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享鬼神即以犢祭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生白犢其父又使其子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以享鬼神復以犢祭一年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此獨以父子俱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父子俱視

鵲隨覆車粟 初學集楊宣爲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鵲鳴桑樹上宣曰前有覆車粟此鵲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粟

博物五

增 詩 漢蔡邕答對元式詩曰伊余有行爰戾茲邦先進博學同類率從濟濟羣彥如雲如龍君子博文貽我德音辭之集兮穆如清風

增 書 宋蘇軾上富丞相書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言莫不盡讀禮樂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盛衰四海之內地理之遠近山川之險易土物之所宜莫不盡知當世之賢人君子與夫奸偽險詐之徒莫不盡究至於曲學小數茫昧惝恍而不可知者皆獵其華而咀其英泛其流而涉其源雖自謂當世之辯不能傲之以其所不知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畏憚於天下之博學也

增 序 晉郭璞爾雅序曰夫爾雅者所以通訓詁之指歸敘詩人之興詠總絕代之離詞辨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奧摛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爾雅者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豹鼠既辨其業亦顯英儒贍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靡不欽玩耽味爲之義訓璞不揆檮昧少而習焉沈研鑽極二九載矣雖註者十餘然猶未詳備並多紛謬有所漏略是以復綴集異聞會粹舊說考方國之語采謠俗之志錯綜樊孫博關羣言剟其瑕礫搴其蕭稂事有隱滯援據徵之其所易了闕而不論別爲音圖用祛未寤輒復擁篲清道企望塵躅者以將來君子爲亦有涉乎此也 樊光孫炎註

爾雅

增 贊 漢劉向傳贊曰自孔子後綴文之士多矣唯孟軻荀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名世者豈近是乎劉氏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綜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

增 雜文 抱朴子曰聞商羊而戒浩瀁訪鳥砮而洽東肅

諮萍實而言色味詢土狗而識羵羊被璽寶而知山隱因折俎而說專車瞻離畢而分陰陽之候由冬螽而覺閏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夫童謠猶助聖人之耳目豈况墳索之弘博哉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八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九

人部三十八 信 御撰

信一

增釋名曰信申也言以相申束使不相違也 爾雅曰允孚亶展諶誠亮詢信也註曰方言云荆吳淮汭之間曰展燕岱東齊曰諶宋衛曰詢亦皆見詩疏曰皆謂誠實不欺也 易曰庸言之信 又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又曰行險而不失其信 又曰人之所助者信也 又曰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又曰中孚信也 書曰彰信兆民 又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 詩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 禮記曰士以信相考 又曰大信不約 又曰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 又曰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 又曰忠信以為甲冑 左傳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又曰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又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 穀梁曰言之所以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為言信之所以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為信 公羊傳荀息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 韓詩外傳曰受命之士正衣冠而立儼然人望而信之其次聞其言而信之

其次見其行而信之旣見其行而衆皆不信斯下矣詩曰愼爾言也　前漢書曰信者誠誠者直故爲繩也又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　杜欽傳曰天道貴信地道貴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　伍被傳淮南王安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　三國志杜恕曰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己而被肝膽徇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　新唐書魏徵傳曰臣聞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又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

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不誠之令君子弗爲也　通鑑司馬光曰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爲國者不欺其民善爲家者不欺其親　呂氏春秋曰信之爲政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則六合之內皆爲己府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安不信草木不大春風不信其華不盛夏暑不信其土不肥秋雨不信其穀不堅冬寒不信其地不閉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不能以不信成物也又況乎人事君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僞丹漆不貞夫可與爲始可與爲終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　白虎通曰脾爲信脾者土之精也土尚任養萬物爲之象生物無所私信之至也　譚子曰智通則多變故授之以信信者成萬物之道也　司馬光潛虛曰天地信而歲功成日月信而曆象明人君信而號令行人臣信而邦家榮　程子曰信者無僞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爲僞矣易无妄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動以天理故也　山堂肆考曰荀子云言之信者

在乎區蓋之間按區藏物處蓋覆物器也凡言之可信者如物在區蓋中不流溢也易曰有孚盈缶亦區蓋之義

信二

增　漢書公孫弘傳曰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　人物考曰武王伐殷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以何日至之武王曰將以甲子日

至殷郊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士皆諫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期報其主矣令膠鬲不信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　史記晉世家曰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周本紀曰褒姒不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烽燧有寇至則舉燧火諸侯畢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爲數舉烽燧其後不信諸侯不至　曹沫傳曰齊桓公伐魯魯莊公與盟於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請反魯之侵

地桓公許之曹沫去匕首而就臣位桓公後悔管仲不可遂反所侵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　左傳曰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漢匡衡傳曰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　國語曰晉國飢公問於箕鄭曰救飢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公曰然則若何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

出如入何匱之有　史記曰景公召穰苴以爲將軍穰苴曰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旣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旣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遂斬莊賈以徇三軍　左傳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踰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元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　呂氏春秋曰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

謁之上上將誅其父直躬請代吿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乃不誅也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其信不若無信　列子曰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

又從以忠信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　家語曰孔子絶糧子貢告於野人得米炊於壞屋有埃墨墮飯中回取食之子貢以告子召回曰疇昔余夢先人炊飯吾將祭焉回曰炊墨墮飯中欲置之不潔欲棄之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回出孔子曰吾之信回非獨今日矣　左傳曰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我無盟矣季康子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

史記商君傳曰孝公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巳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　韓詩外傳曰孟子少時聞東家宰殺猪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猪何爲其母曰欲啖汝母悔失言曰吾懷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東家猪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韓子曰齊索讒鼎於魯以其僞往齊曰使樂正子來將聽魯君謂樂正子樂正子曰君胡不以眞往曰我愛之答曰臣亦愛臣之信　周紀曰文侯與羣臣飲酒樂而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將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　史記曰吳起欲伐秦恐士卒軍人不信乃埋一車懸於市東門書有能移此轅置西門者給土田宅百畝黃金百斤有一人來移即賜之於是召募人伐秦遂克　張儀傳曰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絶約於齊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王遂閉關絶約於齊張儀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王大怒　後漢書來歙傳曰歙爲人有信義

言行不違及往來游說皆可案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　世說曰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否答曰待君久不至巳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不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慚　三國志陳壽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　諸葛別傳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王督張郃諸軍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向劍閣亮有戰士十

萬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𤲕兵適交亮參佐咸以敵衆強多非力所致宜權停下兵以幷聲勢亮曰吾聞用武行師以大信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以計日皆敕速遣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勇咸思致命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却宣王一戰大克此信之由也

三國志註曰太祖嘗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付麥以相持於是太祖馬騰入麥中敕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為軍帥不可自殺請

自刑因拔劒割髮以置地 會稽典錄曰卓恕為人篤信言不宿諾與人期約雖遭暴風疾雨氷雪無不至嘗從建業還家辭諸葛恪恪問何當復來恕對曰某日當復親覲至是日恪欲為主人停不飲食以須恕至時賓客會者皆以為會稽建業相去千里道阻江湖風波難必豈得如期恕至一座盡驚 三國志太史慈傳曰劉繇亡於豫章士衆萬餘人未有所附策命慈往安撫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誰與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還

晉書羊祜傳曰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以彰其德於祜無傷也 南史宋高祖本紀曰初晉陵人韋叟善相術桓修令相帝當得州否叟曰當得邊州刺史退而私於帝曰君相貴不可言帝笑曰若中當相用為司馬至是叟詣帝曰成王不負桐葉之信公亦應不忘司馬之言今不敢希鎮軍司馬願得領軍佐於是用焉 北史于謹傳曰保定三年以謹為三老周武帝幸太學北面訪道答曰為國之本在乎忠信古人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興廢莫不由之願陛下守而勿失 唐書褚遂良傳曰薛延陀請婚帝已納

其聘復絕之遂良曰信為萬事本百姓所歸故文王許枯骨而不違仲尼去食存信貴之也 戴胄傳曰時選者盛集有詭資蔭冒牒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罪當死俄有詐得者獄具胄以法當流帝曰朕詔不首者死而今當流是示天下不以信卿賣獄耶胄曰陛下登殺之非臣所及既屬臣敢虧法乎帝曰卿自守法而使我失信奈何胄曰法者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寘於法此忍小忿存大信也若阿忿違信臣為陛下惜之帝大感悟從其言

陸羽傳曰羽與人期雨雪虎狼不避也 宋史趙槩

傳曰槩聘契丹契丹主會獵請賦信誓如山河詩詩成親酌玉杯爲槩勸且授侍臣劉六符素扇寫之納袖中　元賽典赤傳曰賽典赤分鎮四川宋將昝萬壽擁強兵守嘉定與賽典赤軍對壘一以誠意待之不爲侵掠萬壽心服未幾賽典赤召還萬壽請置酒爲好左右皆難之賽典赤竟往不疑酒至復言未可飲賽典赤笑曰若等何見之小耶昝將軍能毒我其能盡毒我朝之人乎萬壽歎服　明洪武實錄曰張士誠將呂珍圍諸暨州胡大海自寧越率兵救之珍勢蹙乃於馬上折矢求解兵大海許之都事王愷曰彼猾賊難信不如因而擊

之可大勝也大海曰許人言而背之不信縱其去而擊之不武遂引兵還　徐禎卿翦勝野聞曰太祖嘗下詔免江南諸郡稅秋復稅之右正言周衡進曰陛下有詔已蠲秋稅天下幸甚今復徵是示天下以不信也上從之　李文忠傳曰文忠攻杭州守將潘元明乞降整軍入止壁麗譙下令曰擅入民居者死一卒借民釜立斬以狥城中帖然

信三

原 行義　周仁左傳信以行義又周仁之謂信　結民　增 守物禮記信以結之則民不倍、左傳申叔時曰信以守物

原 退舍　抱橋左傳晉公子及楚楚子饗之公子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城濮之役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　史記蘇秦說燕王曰信如尾生與女子期于橋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

增 祝史正辭　春秋斷事左傳祝史正辭信也　漢書藝文志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

沉海無恐　負劒不疑五代史投希堯使於吳越過海遭大風左右皆恐希堯曰吾生平不欺汝等恃吾無恐也已而風止、五代史吳世家楊行密嘗使從者張洪負劒而侍洪拔劒擊行密不中洪死行密復用洪所善陳紹負劒不疑

許諾相從　絲毫不貸譚子許諾相從信之至也　新唐書辛雲京傳雲京治謹於法下有犯雖絲毫必不肯貸及賞功亦如之故軍中畏而信

披心示誠　定身行事唐李尚隱傳尚隱性剛亮議論皆披心示誠　國語宮之奇曰定身以行事謂之信

立木市門　帶劒墓樹史記商鞅事詳信二　新序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劒以過徐君徐君觀劒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反則徐君死於是脫劒致之

嗣君從者止之季子曰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遂脫劒致之嗣君不受季子以劒帶徐君墓樹而去

不避雨雪　足貫神明唐書蕭至忠傳至忠少與友期諸路會雨雪人引避至忠曰寧有與人期可以失信友至乃去衆歎服　江表傳諸葛瑾之在南郡人有密讒瑾者陸遜表保明瑾無此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元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爲順何以不留孔明子瑜答言弟亮以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

伐原示民　斬妾謝客左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　[illegible]史平原君有愛妾登樓見一跛足者於下蹣跚而行大笑躄者詣其門告平原君曰某不幸有足疾君家美人笑某請君斬其頭平原君許之而終不斬門下諸客聞之稍稍引去有客謂君曰君訐躄者斬美人之頭而不斬是君言無信也故去平原君遂斬妾首以謝之客復至

遂反魯地　不犯晉軍史記齊桓公反魯侵地事詳信二　國語諸侯

之大人盟於宋楚令尹子木欲襲晉軍趙文子聞之謂叔向曰若之何叔向曰子何患焉忠不可暴信不可犯是行也以藩為事華單御刊而合倣之杅衛不行以楚人不敢謀是昔之信也

王脩赴難 華元解圍 魏志王脩初平中北海孔融召以為主簿守高密令郡中有反者脩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唯王脩耳言終而脩至 韓詩外傳楚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而不克將去而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闉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闉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子反曰吾軍有七日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子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吾是以告之也解圍而歸

不疑齎人 卒娶瞽女 唐裴懷古為桂州都督移書慰諭賊迎降乃輕騎徑赴之信可 劉庭式通判密州式未第時議娶鄉人之女既約而未納幣庭式及第女以疾喪明女家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式笑曰吾已心許之矣豈可負吾初心哉卒娶之

使人不欺 遇我必善 後漢書循吏傳章和以後其有善績者往往不絕如魯恭吳祐劉寬及潁川四長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 宋史岳飛傳飛除荊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賊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岳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

人部

如期而還 赴日方戰 唐書呂元膺傳元膺為蘄州刺史嘗錄囚囚或白父母在明日當歲元日不得省為恨元膺悉釋械歸之而戒還期吏白不可答曰吾以信待人人豈吾違如期而至 晉書羊祜傳祜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并吞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剋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

堪嘗知己 祜豈酖人 世說新語朱文季與張堪同縣張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把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文季不敢對張死後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其子怪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晉書羊祜傳祜與陸抗相對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酖人者

不可愛身 其誰暱我 左傳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將殺奚齊荀息將死之里克言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注復踐也言我欲踐言不復惜一死也 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注無信如此誰肯親我

權不負孤 放能篤舊 左編先主東伐吳以黃權督江北軍及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降於魏有司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 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文帝詔令發喪權答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疑惑未實請須後問果如所言 南史韋放傳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為婚姻其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遺嗣孤弱放常贍卹之及為北徐時有貴族請婚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

長幼有差 死生不易 漢書賈誼傳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 左編諸葛附傳亮兄瑾為孫權長史遣使蜀通好時歲言權別遣親人與漢主相聞者擢以親

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

伯休守價 獨孤賜名 世說韓伯休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許年時女子從韓買藥韓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 北史獨孤信傳信在秦州數年之中公私富實流人願附者數萬家周文以其信著遐邇故賜名為信

左右不離 兄弟俱釋 斜目曹綠鄉者故許諸以宋歸將將曰此吾兒也即日拜都督引入宿衛後除他等謀為逆諸將終得綵出親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 北史裴讓之傳讓之弟諏之奔關右兄弟五人皆拘繫神武問云諏之何在答曰昔吳蜀二國諸葛兄弟各得遂心況讓之老母在此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為伏願明公以誠信待物若以不信處物物亦安能自信以此定霸猶却行而求道耳神武善其言兄弟俱釋

楚莊重一言 季布無二諾 史記陳杞世家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 漢書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 又觀微許季布無二諾

原 郭細侯竹馬之期 范巨

卿雞黍之會 後漢書郭伋傳伋字細侯伋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計日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謂違信於諸兒遂止於野亭須期乃入 又范式傳式字巨卿少遊太學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

信四

原 禮本 禮記忠信禮之本也

承命 左傳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鄭人囚而獻之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達以致其君命曰臣能承命為信信之無二命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

增 歸帑 左傳秦伯請士會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旣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注不背指河之信

人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九 信 十四

著金石 三國志吳主傳魏文帝策命權曰信著金石義蓋山河

耐久朋 錦繡萬花谷唐魏元同與裴炎締交能保終始時號耐久朋

原 冒雨赴獵 周紀魏文侯事詳信二

增 終日不食 白帖吳起與故人期食不至起終日不食來乃食

丹書白馬 漢書漢興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

貴重然諾 江表傳議者紛紛謂太史慈未可信孫策曰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其心有士謨志經道義貴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己死亡不相負諸君勿復憂也

謁見不拜 唐書盧鴻傳鴻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使通事舍人問狀答曰禮者忠信所薄臣敢以忠信見

許盜格虎 唐書元德秀傳德秀為魯山令有盜繫獄會虎為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白為詭計且亡去毋乃為累乎德秀曰許之矣不可負約即有累吾當坐不及餘人明日盡尸虎還舉縣嗟歎

老楚待晉 左傳楚子囊伐鄭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展曰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

守命共時 左傳管仲曰守命共時之謂信

北邊翕服 三國志田疇傳疇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百姓歸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

已許晉安 南史蕭允傳蔡徵謂允曰公年德並高國之元老從容坐鎮旦夕自為列曹何為方辛苦藩外答曰已許晉安豈可忘信

瓶罍不發 唐書陽惠元傳帝御望春樓誓師因勞遣將酒至神策將士不敢飲帝問故惠元曰初發奉天臣之帥張巨濟與眾約是役也不立功無飲酒臣不敢食其言既行有餉於道惟惠元軍瓶罍不發帝咨歎不已

信五

增 詩 唐虞世南結客少年場曰韓魏多奇節倜儻遺聲利共矜然諾心各負縱橫志結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 魏徵述懷詩曰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 王績古意曰赤心許君時此意那可忘 盧照鄰詠季布詩曰百金孰云重一諾良匪輕 李白俠客行曰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為輕眼花耳熱後意氣素霓生 又贈從兄襄陽少府皓曰吾兄青雲士然諾聞諸公所以陳片言片言貴情通 又遊敬亭贈崔侍御曰腰間玉具劍意許無遺諾

增 賦 漢班彪北征賦曰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貊何憂懼兮

增 書 漢鄒陽獄中上書曰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

人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九 信 十五

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

增 論後漢來歙傳論曰世稱來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乎二國之間豈厭詐謀哉而能獨以信稱者良其誠心在乎使兩義俱安而已不私其功也

增 雜文唐段公路北戸錄曰越人於山下作壇祭以白犬丹鷄盟曰甲與乙為友上下四旁莫不並見卿若乘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揖我若步行君乘馬後日相逢君當下　顏氏家訓曰凡人之信惟耳與目耳目之外咸致疑焉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者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氊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皆實驗也　宋周密癸辛雜識曰梁席闡為東陽太守放獄中囚依期而至後漢虞延為細陽令歲時伏臘輒休遣囚徒南史何胤在齊為建安太守為政有恩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如期而還也並如之嗚呼中孚之信及豚魚蓋非一日之積也

節操一

增 禮記曰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其特立有如此者　漢書東方朔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　北史隱逸傳曰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檝之功終有堅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　荀卿子曰古之賢人賤為布衣貧為匹夫食則饘粥不足衣則裋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　孔叢子曰與屈已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已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　宋歐陽脩曰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

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汚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論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聳勵其婾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恥脩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為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為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為士者常貴名節以自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　蘇軾曰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

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　冊府元龜曰夫雪霜大摯知松柏之後凋風雨如晦識鷄鳴之不已蓋士之立誠自守秉節無貳同夫介石至於沒齒者其若是乎東周之後西漢而下乃有顧義遺利守識求舊居無苟合動不踰矩挺操而罔屈處亂而匪汙深拒權倖絕艶驕餌意趣非偶靡降心而與游才任過分必投劾而引去鄙斥邪佞保全名節凜然之槩聳於前聞卓爾之行冠乎羣萃非夫天賦性理冥合蹈道而經德秉彝而守正又曷能篤志終始確乎不拔者哉

節操二

增左傳曰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　又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　禮記曰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饑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　詩傳曰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嫠婦自牖與之言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納爾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未有似於此者　史記魏世家曰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

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躧然奈何其同之哉　魯仲連傳曰仲連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　汲黯傳曰上曰汲黯何如人哉莊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　漢書曰單于使衛律召蘇武受辭武謂惠(常惠也)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熅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　蕭望之傳曰望之字

長倩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
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光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
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閤曰不願見吏
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
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是以天下之士
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
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於是光
獨不除用望之　鮑宣傳曰薛方常為郡掾祭酒嘗徵
不至及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
下有巢由今明君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

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　後漢郅惲傳曰王莽
時左隊大夫逯並署為吏惲不謁曰昔文王拔呂尚於
渭濱高宗禮傅說於巖築桓公取管仲於射鉤故能立
弘烈就元勳未聞師相仲父而可為吏位也遂不受署
孔奮傳曰時天下未定士多不脩節操而奮力行清
潔為眾人所笑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
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
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
遂相賦斂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
已一無所受　朱暉傳曰顯宗舅新陽侯陰就慕暉賢

自往候之暉避不見復遣家丞致禮暉遂閉門不受就
聞歎曰志士也勿奪其節　樂恢傳曰恢性廉直介立
行不合己者雖貴不與交新陽侯陰就數致禮請恢恢
絕不答　周王列傳序曰太原閔仲叔者世稱節士雖
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　尹勳傳曰勳家世衣冠宗
族多居貴位者而勳獨持清操不以地勢尚人　周澤
傳曰光祿勳孫堪明經學有志節清白貞正愛士大夫
然一毫未嘗取于人以節介氣勇自行　東觀漢記曰
趙勤字益卿劉賜之姊子也童幼時即有志操賜國租
適到時勤在傍賜指錢示勤曰拜乞汝三十萬勤曰拜

而得錢非義所取終不肯拜　後漢趙壹傳曰光和元
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
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令
左右往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酈食
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則斂衽下堂執其
手延置上坐　傅燮傳曰中常侍趙忠遣弟延致殷勤
於燮延謂燮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
正色拒之曰有功不論命也傅燮豈求私賞哉　三國
志魏辛毗傳曰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
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今劉

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
謗言眺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
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　常林傳曰晉宣
王以林鄉邑耆德每為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
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敘為後生之法貴
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時論以
林節操清峻欲致之公輔而林遂稱疾篤　蜀志秦宓
傳曰宓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輒稱疾不往劉璋時宓同
郡王商為治中從事與宓書曰貧賤困苦亦何時可以
終身卞和衒玉以耀世宜一來與州尊相見宓答書曰

昔堯優許繇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
執竿不顧易曰確乎其不可拔夫何衒之有　宗預傳
曰廖化欲與宗預詣諸葛瞻預曰吾等年踰七十但少
一死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其門耶遂不往　晉書
顏含傳曰時論者以王導名位隆重百僚宜為降禮太
常馮懷以問於含含曰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
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　公孫永傳曰永
隱於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
詠巖間欣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
慕容暐徵至鄴及見暐不拜王公以下造之皆不與言

陶潛傳曰潛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
見之潛歎曰吾豈為五斗米折腰　南史臧質傳曰質
嘗詣護軍趙倫之倫之名位已重不相接質憤然起曰
大丈夫各以老嫗作門戶何至以此中相輕耶倫之慚
謝質拂衣而去　王僧祐傳曰僧祐雅為從兄儉所重
每鳴笳列騎到其門候之僧祐輒稱疾不前儉愈重之
孔奐傳曰奐耿介絕諂請託雖儲副之尊公侯之重
溺情所及終不為屈　顧協傳曰協少清介有志操初
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
嚴不敢發口謂人曰吾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

食者竟不敢以遺之及為舍人同官者皆潤屋協在省
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
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絕
於餽遺　北史楊機傳曰機方直之心久而彌厲奉公
正己為時所稱家貧無馬多乘小犢車時論許其清白
平恒傳曰恒安貧樂道不以屢空改操徵為中書博
士久之出為幽州別駕廉貞寡欲不營資產衣食常至
不足妻子不免飢寒　黎景熙傳曰景熙落魄不事生
業有書千餘卷雖窮居獨處不以飢寒易操　通鑑曰
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雍州司戶李元紘判歸僧寺

刺史實從一大㦤亟命元紘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　新唐書韋欽緒傳曰欽緒累還太常博士中宗始親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建言皇后應亞獻欲以媚韋氏天子疑之詔禮官議衆曲意阿狥欽緒獨抗言不可諸儒壯其節　盧奐傳曰奐爲吏有清白稱天寶初爲南海太守南海兼水陸都會物產瓌怪前守劉巨鱗彭杲皆以贓敗故以奐代之汙吏斂手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吏謂自開元後四十年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隱奐三人而已　續世說曰王毛仲有寵於元宗百官附之一日毛仲嫁女

上問何所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張說源乾曜輩豈不可召耶對曰此則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對曰誠如聖旨上笑曰朕明日爲汝召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婚事卿等宜與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客未敢舉箸以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歸　新唐書楊於陵傳曰於陵器量方峻進止有常度節操堅明始終不失其正時人尊仰之　韋貫之傳曰貫之居輔相裴均子持萬縑請撰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爲是哉生平未嘗通饋遺故家無羨財　裴休傳曰休操守嚴正方兒童時兄弟偕隱晝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　李素立傳曰素立之孫至遠爲天官侍郎其知選事也以內史李昭德進人或勸其往謝答曰公以公用我奈何欲謝以私卒不詣　天中記曰楊文公危言直道獨立一世嫉惡如讐在翰苑日有新幸近臣欲攀入其黨中因間語公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公正色疾聲答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　山堂肆考曰宋李倕字舜工知絳州還朝李康伯謁之因謂曰諸公欲用舜工知制誥但宰相未曾相識

盍一往見之倕曰我若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焉能隨羣逐隊趣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　宋史范仲淹傳曰仲淹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　陳恕傳曰恕素貧無以給甘旨一毫不妄取於人自洛南歸時方冬無寒具司馬光遺以衣襪及故茵褥辭不獲強受而別行及潁悉封還之　錢勰傳曰勰奉使弔高麗凡餽饋非故所有者皆弗納歸次紫燕島王遣二吏追餉金銀器四千兩勰曰在館時既辭之矣今何爲者吏泣曰王有命徒歸則死且左番已受勰曰左右番

各有職吾惟例是視汝可死吾不可受竟却之　張方
平傳曰方平晚受知神宗王安石方用事齕然不小屈
以是望高一時　范純仁傳曰純仁罷諫職改判國子
監去意愈確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
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我言不用萬鍾非所顧也
唐介傳曰介入對帝勞之曰卿遷謫以來未嘗以私書
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　馮京傳曰京自鄉舉禮部
以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佐方負宮掖勢欲妻
以女擁至其家束之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持酒
肴來且出奩具目示之京笑不視力辭　朱子語錄曰

李仲和之祖與包孝肅同讀書一僧舍每出入必經由
一富人門二公未嘗往見之一日富人俟其過門邀之
坐二公托以他事不從他日復招飲意甚勤李欲往包
公正色曰彼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
豈不爲他日累乎竟不往　彙苑曰鄒浩調潁昌教授
呂公著范純仁爲守獨加禮重純仁嘗屬撰樂語浩辭
不爲純仁曰翰林學士亦作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
司業則不可　宋史范鎮傳曰鎮舉進士禮部奏名第
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
自陳率得寘上列吳育歐陽脩號稱耿介亦從衆鎮獨

不然同列屢趣之不爲動至第七十九人乃從呼出應
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　蘇軾傳曰軾忠規讜論
挺挺大節羣臣無出其右　蘇軾集曰王荊公謂孫立
節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孫笑曰公過矣當求
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爲條例司官矣　宋史譙
定傳曰欽宗召定爲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高
宗即位定猶在汴右丞許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詣行
在至維揚寓邸舍窶甚一中貴人偶與鄉餽之食不受
與之衣亦不受委金而去定袖而歸之其自立之操類
此　金史褚承亮傳曰天會六年斡離不破眞定拘籍

境內進士試安國寺承亮名亦在籍中匿而不出軍中
知其才嚴令押赴與諸生對策策問上皇無道少帝失
信舉人承風旨極口詆毀承亮詣主文劉侍中曰君父
之罪豈臣子所得言耶長揖而出　輟耕錄曰鄭思肖
字所南宋亡隱居吳下一室蕭然坐必南向歲時伏臘
望南野哭再拜乃返人莫識焉誓不與朔客交或於朋
友坐上見有語音異者便引去人咸知其狷潔亦弗爲
怪　左編廉希憲傳曰希憲嘗有疾帝遣醫三人診視
醫言須用沙糖作飲時最艱得家人求於外阿合馬與
之二斤且致密意希憲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

不以姦人所與求活也帝聞而遣賜之　元史許衡傳曰衡過河陽暍甚道有梨衆爭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王都中傳曰都中清白之操得於家傳所賜田宅之外不增一畦不易一椽廩祿悉以給族姻之貧者人以是多之　明戴良小傳曰戴良自元亡後不忘故君舊國酒酣賦詩擊節歌詠聞者壯而悲之其自贊曰處榮辱而不二齊出處於一致歌黍離麥秀之詩詠剩水殘山之句則於二子庶幾無愧

劉敏傳略曰敏舉孝廉爲中書吏蘇市盧龍江旦載於家而後入治事妻織蘆𥶡以奉母或遺磁瓦器悉諸梁上卒還之　洪武實錄曰張思恭爲刑科給事中有某夜以金遺思恭者思恭却不受其人委金而去詰旦思恭言於朝上善思恭有守遂陞爲刑部右侍郎　龔詡小傳曰詡字大章父詧洪武給事中戍五開死大章年十四句補伍調守金川門靖難兵入大慟變姓名王大章遯歸方大索夜走任陽投馬陳二氏匿大囷中即囷中讀書聞夜渡婁省母更二十餘年禁稍解賣藥授徒周文襄撫江南具禮訪問便宜兩薦爲學官堅不應曰詡老兵仕無害恐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無子獨一老婢居破廬中有田三十畝種豆植麻歌詠自得　吳琳傳略曰琳以吏部尚書乞歸帝常遣使察之使者潛至舍旁一農人坐小杌起拔稻苗布田貌甚端謹使者前曰此有吳尚書者在否農人斂手對曰琳是也使者以狀聞帝爲嘉歎　錦繡萬花谷曰明雷仕楠成化進士以浙江參政致仕尚書楊旦謂仕楠之大節有三歷官中外囊橐蕭然田廬無所充拓其自處裕如也閉門却埽養高林下足跡不涉公庭其自守凜然也方不入時正不諧俗從容禮法之中其自信確乎不拔也人以爲確論云　宣宗實錄曰吳溥江西崇仁人在翰林及國學

二十餘年操守如一日未嘗一涉足權貴之門權貴人亦莫或知或念溥久次不陞勸其少貶以徇俗者答曰遇不遇命也吾知安命而已安能枉已哉　稗史曰薛公瑄以僉事董山東學政人稱薛夫子王振一日問三楊曰吾鄉人亦有可爲京堂者乎三楊以瑄對乃召爲大理少卿瑄初至京宿於朝房三楊先過之不值語其僕曰可語若主明日朝罷即詣王太監謝若主之擢太監力也明日朝退不往三楊使人語之亦不往時振至閣下問何不見薛少卿三楊爲謝曰彼將來見也知李賢素與瑄厚召賢至閣下令轉致吾等意且言振數問

之賢至朝房道三楊意瑄曰德遠亦爲是言乎拜辭公
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　陳敬宗傳略曰宣德間敬宗
爲南京祭酒考滿入京師王振欲致之不可得知與周
忱善令通意敬宗曰吾爲諸生師表而私謁中貴何以
對諸生忱退謂振曰敬宗倔強未可以勢力致善書法
公試以禮幣求書彼來謝或可致耳振遂貽文錦羊酒
求書程子四箴敬宗書之返其幣終不往見　耿九疇
傳略曰九疇爲兩淮都轉運使節儉無他好退焚香讀
書廉聲益振婦孺皆知其名嘗坐水旁一童子曰此水
清不若使君清也　王宇傳略曰宇擢山東右布政使

初拜官止攜律令數卷朝祭服一笥及去如之　明紀
編年曰李文祥與萬安孫弘璧同年安欲引文祥附己
使弘璧延款於家屬題畫鳩文祥即奮筆作詩云春來
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己恩安銜之命吏部除爲縣
丞　楊繼宗傳略曰成化初擢嘉興知府以一僕自隨
署齋蕭然中官過者索賄繼宗遺以菱芡曆日中官曰
畀我錢繼宗即發牒取庫金曰金具存與我印券他日
得執以磨勘中官咋舌不敢受入覲汪直欲見之不可
憲宗問直朝覲官孰廉直對曰天下不愛錢者惟楊繼
宗一人耳　陳選小傳曰選視學河南會倖閹汪直被

命巡郡國都御史以下咸趨拜公獨長揖直怒曰爾何
官公曰提學直愈怒曰提學大於都御史耶公曰提學
宗主斯文爲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直知不可犯遂改
容曰先生既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見公即徐步而
出　稗史曰都御史楊公繼忠居憂時閹宦汪直以擢
幸延攬名士聞楊公治郡名往弔公衰絰於墻所直趨
至墻拜起手持公膝曰比聞楊繼忠名今貌乃爾公曰
繼忠固陋但虧體辱親未之敢也直不敢復言直時威
震海內不屈者公一人耳　明紀曰海瑞起南京右都
御史後卒於官僉都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籝有寒士所
不堪者歎息泣下啓其篋僅十餘金士大夫醵金爲殮

具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九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

人部三十九 節操 高潔 修整

節操三

增張古人 薛夫子 金史張潛傳潛幼有志節慕荊軻聶政爲人年三十始折節讀書時人高其行謂目曰張古人明史薛瑄傳人稱薛夫子會議東閣公卿見王振皆拜瑄獨直立振知其爲瑄也銜之都御史王文承振風旨劾瑄故出死獄論將棄市殺之門人皆奔送瑄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是日泣於爨下振問何爲泣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泣振意解傳語赦之繫錦衣衛終不屈

原通介 有常 去就 知分 魏志徐邈傳或問盧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昔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介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

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漢書楊惲報孫會宗書曰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

餉船還絹 增設食留錢 晉書始安太守干寶與翟湯通家遣船餉之敕吏曰翟公廉讓卿致書訖便委船還湯無人反致乃貨易絹物寄還寶寶本以爲惠而更煩之益歎閔焉 袁山松後漢書范丹嘗看姊病設食丹出留錢而去

原動不累高 增老而彌篤 白帖晉謝鯤通簡有恒有識者服其達暢而恬於榮辱自處若彘而動不累高 北史敘甫少以貞介知名煬帝嗣位遷潁川郡贊務帝令司隸大夫薛道衡爲天下郡官之狀稱書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

升階長揖 原步擔告歸 通鑑錄宗愛用事威振四海嘗召見百官於都坐王公已上皆趨庭望拜高允獨升階長揖 漢書趙孝字長平父普王莽時爲田禾將軍任孝爲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嘗從長安歸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埽灑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長不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

增含菽飲水 食麥衣皮 後漢書閔仲叔世稱節士周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 北史劉璠傳璠善於撫御莅職未期生羌降附者五百餘家前後郡守多經營以致貲產唯璠秋毫無所取妻子並隨羌俗食麥衣皮始終不改

在約無改 含味獨游 南史謝方明傳方明於上虞載母妹奔東陽由黃蘗嶠出鄱陽附載還都寄居國子學流離險厄屯苦備經而貞履之操在約無改 晉書熊遠傳太子太傅會稽王道子少傅王雅居事王珣上疏曰遠執操貞潔含味獨游年在耆老清風彌劭

不屈王命 當與吾宗 揚子法言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古之膚使其猶劣諸注清美也 唐書蕭復傳復生戚里姻從豪侈以服飾輿馬相夸復常衣垢弊居一室學自力非名士宿儒不與游以清操顯華每歎曰此子當與吾宗華復叔也

佯爲病狂 絕類篤行 前漢書韋元成事詳讓二 元史許謙傳謙弟子朱震亨清修苦節絕類古篤行之士所至人多化之

性命有在 中外所宗 南史孔奐傳侯景陷建業時侯子鑒景之腹心朝士莫不卑屈奐獨無所

下或諫奐曰不宜高亢奐曰吾性命有在豈取媚[illegible]以求全乎 晉書東海王越少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操爲中外所宗

駒犢付官 珠璣委地 晉書王遜傳遜累遷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滿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也 後漢書鍾離意傳時交趾太守張恢坐贓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以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迴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

君真高士 時稱古人 晉書辛勉傳勉有貞固之操懷帝世累遷爲侍中及洛陽陷隨帝至平陽劉聰將署爲光祿大夫勉固辭不受聰遣其黃門侍郎喬度齎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事二姓下見武皇帝哉引藥將飲度遽止之曰主上[illegible]耳君眞高士也歎息而去聰嘉其貞節深敬異之 [illegible] 書潘孟陽傳孟陽父名爽方劉寔任擔炎乃其胥雖書疏報答未書輒開時稱有古人節

居則周 窮身不可辱 元史虞集傳范梈雖[illegible]然清寒若不勝衣於流俗中克自樹立無苟賤意居則

罔窮守節竭力以養親出則假陰陽之技以給旅食
晉常璩梓潼士女志李業字巨游少執志清白太守劉
咸慕其名召為功曹不詣咸怒欲殺之業徑入獄舟作
釋公孫述累聘不應速遣鴻臚尹融持毒酒遇之業笑
曰名不可毀身可殺
不可辱也遂飲藥死
解裳自隔　挂檄而逃
南史劉
璡傳璡
與友人會稽孔逷同舟入東於塘上遇一女子逷目之
曰美而豔璡曰是豈君子所宜言乎於是解裳自隔或
曰與友孔徹同舟入東徹留目觀岸上女子璡舉席自
隔不復同坐其立操如此　明黃姬水貧士傳劉許幼
貧性不欲仕有辟之者
許即挂檄于樹而逃
不交一談　豈事二姓
宋史
頑師
曾傳師晉為監察御史遇事盡言有自外府得內殿宜
引且將以御史用師魯巫奏曰示璟名自廣州道中不
與楊思勖交一試李鄭恥為吐實承雖所為堅黯相位
不拜士大夫立身之節當以璟鄭為法今其人邢邪為
遠綏朝廷乏才等少此華手　前漢書兩龔傳王莽遣
使者以印綬就加勝身勝推不受曰吾受漢家厚恩豈
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
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
老萊稱僕　田橫笑人
明
黃

姬水貧士傳劉凝之字隱安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
遣使存問凝之答書稱僕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
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得臣堯舜也
南史齊晉安王傳陸超之吳人以清節雖為子懋所知
子懋既敗亡州之勸其逃亡答曰人皆有死此不
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笑人
稱
聾不出　屈跪何為
晉常璩梓潼士女傳杜微字國輔
先主定蜀常稱聾閉門不出建興
二年丞相亮領州牧選為主簿輿而致之亮引見與書
誦勸欲使以德輔時微固辭篤疾　擇史明何編修瑭
常劉瑾用事諸司有事必往見相約長揖不得與請司
同其僚以事謁瑾畏其勢不覺屈膝何公疾聲曰禮惟
長揖何
以為此
得金還庫　受絲懸梁
南史留法崇傳庄崇
之孫他有行業鄉實
稱善常以一束芻就庫管錢後賤學還於學東中得金
五兩還以歸庫可庫者以其半為壽任復十餘年不受
因謂曰五月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邪　稱史鬲
令袁毅在政貪濁賂遺朝士以營虛譽嘗饋山巨源絲
百斤巨源不欲為異受之命懸之梁復毅事露家驗
衆官吏于巨源梁上得絲已數年塵埃封印如故

有聲鄉閭　不染流俗
後漢書劉望傳望節操清白有
聲鄉閭　晉書任旭傳旭立操
清修不染流俗
鄉曲推而愛之
却綿死寒　積薪赴火
宋史陳師道
傳師道與趙
挺之友婿素惡其人謙謝郊祀行禮寒甚無綿妻就假
於挺之家問所從得却去不肯服遂以寒疾死　唐書
甄濟傳李希烈拘濟解蔡州賊悉變遣將辛景臻安
華至其所積薪于庭曰不能屈節當焚死濟徐起赴火
景臻等
遽止之
舉笏却揖　踰垣而逃
唐書宋璟傳璟會有
喪告滿入朝公卿
次詩通禮意張易之等後至從步前璟舉笏却揖唯咄
宋史陳亮傳亮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榜朝堂以厲
羣臣用种放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
莫知所為惟曾覿知之將見亮亮恥之踰垣而逃覿
東
土宗教　南州冠冕
晉書韓績傳績以潛退為操布衣
蔬食不交當世由是東土所宗之
秀司徒王導辟其名時為怵不就　宋史器從系傳少
縣陳閒常諸從彥必竟日乃迫謂人曰自吾文什壽日
閒所不閒與學亦節具南
州之冠冕也從彥字仲秉
諳雪咽旃　鍊金鍛鐵
漢蕭

書單于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
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
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
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
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　宋史之介傳
介作覺曾醒淚詩曰沙噴萬里死生一節視粥之甫甫
劉風裂觀既之心鍊
金鏗職指富男也
遂拜侍中　不應進士
晉書陸
曄傳帝
以侍中皆北士宜兼用南人時以清貞著稱遂拜侍中
宋史尹焞傳焞少師事程頤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
諸臣議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
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
勵志守常
讀
書砥行
北史胄儀天芒胡人性則繳有不可察之志場
帝嗣位時贈資公行凡當極要之若無留實踐
並家累金實天下士夫夫莫不受節而儀勵志守常介
然獨立　元史韓性傳性第審麻賽衆肖為教官調守孝有
先人之敝廬可蔽風雨薄田可具饘粥讀書破四
行無禮古人足矣祿仕非所頌也受而不赴
門署
忠臣　號稱祭酒
新唐書為元常傳元常閭門雍穆有
禮法雖小功元奠不御私室神龍中旌

其家大署曰忠臣之門天下高其節前漢書宣帝以蘇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

無愧先烈 寧爲旅人 新唐書袁朗傳朗從父弟承序亦有名爲齊王元吉府學士太宗問緑陳名臣子弟誰可者岑文本曰王世充簒隋羣臣表勸進而憲子給事中承家稱疾不肯署今其少子承序風操清亮無愧先烈 宋史穆修傳張知白守亳亳有富士作佛廟成知白使人名修作記記成不書士名以白金五百遺修爲壽且求載名於記修投金庭下趨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且曰吾寧餬口爲旅人終不以匪人汚吾文也

度身量腹 味道守眞 孔叢子衞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交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歡而辱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於衞土蓋爲賓主之禮焉子思曰伋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衞之衣量腹以食衞之粟矣又且朝夕受酒脯及祭胙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定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之貺 後漢申屠蟠傳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眞不爲燥溼輕重不爲窮達易節

請還二帝 歷事三朝 宋史査級傳二帝北行高宗遣級從通問比至首以大義責金人請還二帝又三遣之書金人怒徙之窮荒級不少屈 魏志徐宣文帝時爲御史中丞極諫爲宣體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拘世俗確然難動有社稷之節歷位州郡所在稱職以爲左僕射詔曰宣歷仕三朝公亮正色有托孤寄命之節可謂社臣也

巨公名顯三輔 鉉翁義不二君 後漢書宣秉傳秉字巨公少修高節顯名三輔 宋史家鉉翁傳鉉翁聞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大元以其節高欲尊官之以示南服鉉翁義不二君辭無諾對

若令進兒與身何異 豈以一子所守皆亡 北史崔劼傳劼二子拱撝並爲外任弟廓之從容謂劼曰拱幸得不凡何不在省府清華之所而並出外藩劼曰立身以來不以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卒無所求聞者莫不歎服 金史宋可傳北軍駐山陽軍中有聞可名者訪知所在質其子使人招之曰從我者禍福共之不然汝子死矣親舊皆勸其從可皆謝不從曰吾有子無子與吾兒死生皆有命焉豈以一子故併生所守者亡之乎

節操四

對 近文章 砥廉隅 禮記近文章砥礪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

增 楚兩龔 張有道 前漢書兩龔傳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 冊府元龜張芝少持高節以名臣子勤學文爲儒宗武爲將表太尉辟公車有道徵皆不至號張有道

原 匪石不轉 詩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不累主人 色不可屈 晉書郭楚少貧褁杖策徒行每所憩止不累主人薪水之事皆自營給 晉書庾袞傳穎川太守名爲功曹袞服造役之衣杖鍤荷畚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袞逡巡辭退請徒行入郡將命者遂扶升車納於功曹舍旣而袞自取己車而寢處焉形雖恭而神有不可屈之色太守知其不屈乃歎曰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

豈累安邑 後漢書閔仲叔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或不肯與安邑令聞敕吏常給仲叔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

不過兄飯 設食不留 後漢書帝問第五倫曰聞卿爲吏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曰臣少遭饑亂實不敢妄過人食 典略沐並常過姊妹爲設食而不留吳攻與兵人作食有先熟者呼使食不答呼者曰汝故作沐德信耶其名不淸如此

變姓省謁 漢書袁閎傳閎少勵操行苦身修節父賀爲彭城相閎往省謁變名姓徒行無旅旣至府門連日吏不爲通會阿母出見閎驚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旣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閎稱疾不肯乘返郡界無知者

說反屠羊 莊子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何賞之有

取直如常 白帖任紱家貧賣魚會官發魚價貴數倍紱取直如常

分錢不取 晉書郭文字文舉有猛獸殺大鹿於菴側文以語人人取賣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錢當自賣之所以相語正以不須故也聞者皆嗟歎

增 投金承塵 後漢書雷義字仲公濟人延罪以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承塵上義葺屋得之其人已死無所還乃以付縣曹

與殷風

馬 南史王鎮之傳鎮之弟弘之桓謙以為衛軍參軍時殷仲文還姑孰祖送傾朝桓謙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

一餐不受 後漢書桓曄傳賓客從者皆祗其志行一餐不受于人

張姓複名 新唐書張嘉貞傳宋璟等罷帝欲果用嘉貞而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而今為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卿為我思之

豈賣盧龍 三國志田疇傳太祖軍還入塞封疇亭侯邑五百戶疇固讓太祖語夏侯惇以情喻之疇曰疇負義逃竄之人蒙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刎首于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告太祖喟然知其不可屈

知信古人 為書問貫寄為仙遊令客有遺果者辭之容曰某家新果衆人未知都曰君有弟子否曰昆弟三人孫犬徵兼鄉曰古人畏四知君今兄知弟知玉知攜來者知是信于古人也客愧而退

呼裹頭冰 拜史宋城主寶視天貺駒已如水玉百姓呼為裹頭冰

不在越裳 南史王僧孺傳僧孺為南海太守常歎曰昔人為蜀郡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

潔身北面 晉書郗鑒傳鑒字道徽王敦專制拜安西將軍領合肥敦忌之表徵還與敦翔見誓曰丈夫既潔身北面寧可偷生屈節靦就天壤耶

里號一龍 晉書賀循傳循父會有高節審稱疾不答辭署里中號一龍

松柏獨秀 宋史胡安國傳謝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

確如金石 宋史顏師魯傳師魯嘗曰窮達自有定分枉道希世徒喪所守故其大節確如金石雖動與俗情不合而終翕然嗒服

清白宰相 錦繡萬花谷處晉中杜衍為相苣甘貲殖不敵到其門時登清白宰相

比之欒布 漢書云敞師事吳章王莽斬章禁錮弟子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章葬之京師稱焉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欒布

膝不可屈 宋史劉子篤傳經翬使為聲遺子膺提猛兵樂舞手守城東門努不支時濾國公已入燕于膺取笏書其上云我頭可斷膝不可屈

不賀生辰 明史正統間李時勉為國子祭酒中官王振生辰朝臣皆往賀先生獨不往振銜之

終始完潔 唐書衛次公傳次公本善琴方孝驗時京兆尹李齊運使子與遊請授之法次公拒絕因終身不復鼓其節尚終始完潔

門庭閑寂 南史梁宗室蕭傳蕭性恬靜得處一室牀有膝痕宗室衣冠莫不楷則常以爵祿太過每思屏退門庭閑寂有客罕通簡文尤敬愛之

非佞人枕 魏志蘇則傳拜侍中與董昭同官昭嘗枕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

舉觴立進 驃史元迎帝師至京有旨令朝臣一品以下皆乘馬出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孛朮魯翀時為國子祭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為之悚然

【原】**非耕漁不食** 後漢書周燮有先人草廬結於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

【增】**不執琉璃鍾** 晉書崔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以琉璃鍾行酒酒及洪洪不執

誰為薛御史 明史薛瑄瑄為御史每至三楊闕下門首上投刺三楊慕薛之為人不得一見後於朝班中尋訪誰為薛御史始識其面

迎送不越閾 南史沈覬幼清淨有至行慕黃叔度之為人晝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勃貴顯還吳賓客填咽覬不至其門勃就之覬迎送不越閾勃歎曰吾今乃知貴不如賤也

李下無蹊徑 唐李乂傳乂進吏部侍郎請謁不行時人語曰李下無蹊徑

節操五

【增】【詩】晉吳隱之為廣州刺史地有水曰貪泉隱之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重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　又左思詠史詩曰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恥受賞高節卓不羣臨組不肯緤對珪寧肯分連璽曜前庭比之猶浮雲

增啓宋蘇轍賀歐陽致仕啓曰薦歷三鎭始終一心知無不言曾中外而易意老而彌壯信賢達之過人衆皆以力事君公獨以道自任

增書漢鄒陽書曰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勢位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增序宋蘇軾撰樂全先生序曰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爲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審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眞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喪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遵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有不悅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爲首

增贊明宋濂撰滕奉使贊曰漢有蘇武奉使不屈滕公配之有聲烈烈黃旛裹屍以全臣節如雪之白勿緇勿缺其人雖亡而神不滅上游帝所凌厲日月

增記宋曾鞏徐孺子記曰漢失其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黑白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赴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强大覬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爲存蓋其力也　明方孝孺慧窩記曰漢汲長孺吳張子布輩皆負氣自高昌言倨色不少屈抑以取合當時視人君之尊不爲之動遇事輒面爭其短無所忌此皆流俗所謂戇人也而朝廷恒倚之以爲重狐鼠之盜瞷其進退以爲恭肆彼豈用區區之才智以限人哉人望而憚之以其節之足尚也

增碑宋歐陽脩撰范文正碑曰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舍其所有爲必盡其力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

不能必吾豈苟哉

高潔一

增釋名曰潔確也確然不羣貌也　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史記屈原傳曰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北史曰自叔世澆浮淳風殆盡錐刀之末競入成羣而能冥心物表介然離俗望古獨適求友千齡亦異人矣何必御霞乘雲而追日月窮極天地始爲超遠哉　宋玉對楚王曰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翺翔乎杳冥之上夫籓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抱朴子曰若夫偉人巨器量逸韻遠高蹈獨往蕭然自得身寄波流之間神躋九元之表道足於內物遺於外冠摧履決藍縷帶索何肯與俗人競幹佐之便僻修佞幸之媚容故上林喋喋之嗇夫爲春蜩夏蠅之聒耳

高潔二

增王充論衡曰延陵季子出遊見路有遺金當夏五月有披裘而薪者季子呼薪者曰取彼地金來薪者投鎌於地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下儀貌之壯語言之野也吾當夏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季子謝之請問姓字薪者曰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名遂去不顧　東坡志林曰顏蠋與齊王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辭去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也然而大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蠋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　史記曰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毋汙我我寧游戲汙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　魏公子列傳曰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　漢書歐陽生傳曰歐陽地餘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

萬其子不受　後漢書楊震傳曰震遷東萊太守當之
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
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
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
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
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産業震不肯曰使後世
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晉書王述傳
曰述屢居州郡清潔絶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
不革於昔　王徽之傳曰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
觀之便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洒埽請坐徽之

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懽而去嘗
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詠指竹曰
何可一日無此君耶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
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
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徽
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安道耶　吳隱之
傳曰隱之以儒雅標名弱冠而介立有清操雖日晏歠
菽不饗非其粟擔石無儲不取非其道　孟陋傳曰簡
文帝輔政命爲參軍稱疾不起桓温躬往造焉或謂温
曰孟陋高行學爲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温歎曰會

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
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
疾病不堪相王之命非敢爲高也由是名稱益重　南
史張瓌傳曰瓌爲吳興太守以旣有國秩不取郡奉高
帝敕上庫別藏其奉以表其清　宗慤傳曰慤尅林邑
收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其餘雜物不可勝計慤一毫
無犯惟有被梳枕刷此外蕭然　柳世隆傳曰世隆性
清廉惟盛事墳典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
孫耶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
其才也不如一經　吳慶之傳曰王琨爲吳興太守欲

名慶之爲功曹答曰走素無人世情直以明府見接有
禮所以奔走歲時若欲見吏則是蓄魚於樹栖鳥於泉
耳不辭而退琨追謝之望塵不及矣　唐書陸龜蒙傳
曰陸氏在姑孰其門有巨石遠祖績者事吳爲鬱林太
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爲重人稱其廉號鬱
林石世保其居云　宋史司馬康傳曰康爲人廉潔口
不言財初光立神道碑帝遣使賜白金二千兩康以費
皆官給辭不受不聽遣家吏如京師納之乃止康光之子也
李浩傳曰浩爲郡尤潔己自海右歸不載南海一物
平生奉養如布衣時風裁素高人不敢干以私云　文

同傳曰文彥博致同書曰與可襟韻洒落如晴雲秋天塵埃不到　李濆傳曰濆杜門不復仕進往來中條山中不事產業所居水石幽勝王旦李宗諤與之世舊每勸其仕濆皆不答所乘馬嘗爲宗人借憩於廛間人有見者以語濆濆即鬻之其惡囂如此　宇文之邵傳曰之邵致仕時年未四十自強於學不易其志司馬光曰吾聞志不行顧祿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於之邵見之矣范鎮亦曰之邵位下而言高學富而行篤少我二十一歲而先我挂冠使吾慊然其爲兩賢所推如此　金史元德明傳曰德明自幼嗜讀書不言世

俗鄙事樂易無畦畛布衣蔬食處之自若家人不敢以生理累之　元史鄭林傳曰林子制宜遷湖廣行省參知政事陛辭帝曰汝父死王事賞未及汝近者要束木伏誅已籍沒其財產人畜汝可擇其佳者取之制宜對曰彼以贓敗臣復取之寧無汙乎帝賢其所守　姚樞傳曰樞爲燕京行臺郎中時牙魯瓦赤行臺惟事貨賂以樞幕長分及之樞一切拒絕因棄官去　汪澤民傳曰澤民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既歸田里與門生故人相往返嬉遊超然若忘世者　同恕傳曰恕家無擔石之儲而聚書數萬卷扁所居曰榘庵時蕭𣂏居南山下亦以道高當世入城府必主恕家士論稱之曰蕭同　倪瓚小傳曰瓚字元鎮不事生產强學好修所居有閣名清閟藏書數千卷手自勘定鼎彝名琴陳列左右松篁蘭菊敷紆繚繞性好潔盥頮易水冠服振拂日以數十計齋居前後樹石頻洗拭見俗士避去如恐浼

楊維楨小傳曰洪武二年名諸儒纂修禮樂書上以前朝老文學思一見之遣翰林詹同文奉幣詣門謝使者曰豈有八十歲老婦就木不遠而再理嫁者耶明年又遣松江別駕追趣賦老客婦詞一首進御曰皇帝竭吾之能不强吾所不能則可否則有蹈海死耳上允之

賜安車詣闕廷留百有一十日禮文畢史統定即以白衣乞骸骨上成其志仍給安車還山　明劉仕貆傳略曰有王溥者桂林人洪武末爲廣東參政以廉名其弟自家來省屬吏與同舟贈以布袍溥命還之曰一衣雖微不可不慎此汙行辱身之漸也　李希顏傳略曰希顏隱居不仕太祖手書徵爲諸王師授左春坊右贊善諸王就國希賢歸舊隱部使騶輿訪之塗遇一老枕橐而臥前騶蹴之起乃希顏也倚橐與語竟日而別　梁潛傳略曰潛字用之洪武間以薦除廣東四會知縣縣有龍橋河吏廉平則河水清自潛至迄去水可鑑　劉

崧傳略曰崧博學有志行微時兄弟三人共居一茅屋有田五十畝及貴無所增益十年一布被鼠傷始易之仍葺以衣其子居官未嘗以妻累自隨之任北平攜一童往至則遣還晡時吏退孤燈賦詩往往達旦　劉球傳略曰球官翰林侍講從弟玭知莆田遺夏布一匹球封還貽書戒之　劉鉉傳略曰楊士奇嘗至其居湫隘幾不容膝歎息而去子瀚頒詔江南鉉戒勿納賄爲閱其橐以行比還仍閱之喜曰不辱我矣

高潔三

增 **前庭懸魚　後圃瘞鹿** 後漢書羊續傳續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　新唐書裴寛傳寛爲潤州參軍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會休日登樓見人于後圃有所瘞詵怪訪諸吏曰參軍裴寛居也與偕來詰問狀答曰寛義不以苞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爲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妻以女

過耳秋風　對飲明月 吳越春秋餘昧卒欲授位季札季札讓逃去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已附子臧之義潔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處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耳遂逃歸延陵　南史謝譓傳譓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我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

樵採自給　封帕完新 北史張膺傳膺爲魯郡太守履行貞素妻女樵採以自給　唐書段秀實傳初秀實自涇州被召戒其家曰若過岐朱泚必致賄遺慎毋納至岐泚因致大綾三百家人拒不獲至都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汙吾第以置司農治事堂之梁間吏後以告泚泚取視其封帕完新

離垢先生　安素處士 南史劉慧斐傳慧斐嘗還都途經潯陽游於匡山過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

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仍謂爲離垢先生　貧士傳高擇者長安人也有古人絶行隱居中名至京師上欲命以官固辭歸山賜號安素處士

縱鶴放龜　焚香掃地 宋史趙清獻入蜀獨以一琴一鶴自隨其清致可知及再入蜀攜鶴放龜想又以此爲累矣　唐國史補韋應物立性高潔鮮食寡欲所至焚香掃地而坐

紙帳蒲團　冰壺玉尺 老學庵筆記杜起莘自蜀入朝不以家行高廟聞其清修獨處甚愛之一日因得對褒諭曰聞卿出局即蒲團紙帳如一行脚僧真難及也　元史曹鑑傳鑑天資介特在朝縣唯以清白爲台月俸弗給每鬻產以佐其費又升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歷巨公勢人之門君子擬其清風高節如冰壺玉尺識應衆行

荷擔而至　栖山以居 晉隱逸傳郭文字文舉王導聞其名遣使迎之文荷擔而至居導西園溫嶠嘗問曰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　貧士傳俞籍字清洸貧而無室栖山以居人呼之曰手山道人

放浪山水　耦耕沮溺 金史党懷英傳懷英應舉不得遂脫略世務放浪山水間　百川學海漫叟字仲衍宗族勸之仕統勃然作色曰使我遇太平當與元愷許議遇兩代念與屋生齊像若仟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屈意於郡府之間乎

濯身浴德　量腹度形 三國志韓暨傳魏文帝詔曰太中大夫韓暨濯身浴德志節高潔年逾八十守道彌固可謂純篤老而益壯者也　世說魚復保爲江州厚餉遣宗敏我宗辭曰少有狂疾尋山采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惰庭

拾還桑椹　不剪草萊 北史趙軌傳軌有行檢周蔡王引爲記室以清苦聞其東隣有桑椹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戒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爲戒　世說孔稚圭風韻清疏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稚圭曰以此當兩部鼓吹

甚得時譽　頓忘宦情 梁史孔休傳休少孤貧練然自立爲司徒右長史公平清素甚得時譽　世說孔極作郎剃短過兩鋒於一叟之龐飛廷入蜀事叟爲情紗巾途迎甚菲對嘗酒醉一一精好孔公借御衣覓曰某素不主執不出風不出兩不出未嘗置御衣也孔公不覺頓忘宦情

經案繩牀

瓊林瓊樹 劉昫唐書王維字摩詰齋中無所有唯茶鐺藥臼經案繩牀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爲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　世說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太尉謂王衍

復爲清卿　居然名士 北史袁聿修傳聿修爲尚書郎十年未嘗受升酒之遺尚書邢邵與聿修舊款每省中語戲常呼聿修爲清郎大寧初聿修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令考校官人得失經兗州時邢邵爲刺史別後送白紬爲信聿修不受與邢書邢報書曰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昔爲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世說有人問袁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如韓

羸馬繩羈　短褐穿結 唐書賈敦傳數歷州刺史資廉潔入朝嘗盡室行車一乘敝甚羸馬繩羈道上不知其刺史也　陶淵明五柳先生傳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氏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

布被藜羹　竹洲花塢 邵康節無名公傳所寢之室謂之安樂窩不求過美惟求冬煖夏涼遇有睡思則就枕故其詩曰墻高於肩室大於斗布被煖餘藜羹飽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　劉昫唐書王維得宋之問藍田別墅輞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

牀席塵生　門庭籬隔 南史王微傳微尋書玩古終日端坐牀席皆生塵埃惟當坐處獨淨　又謝譓傳譓弟舉爲太子右衛賓客輻輳譓嘗謂曰吾家以素退爲業汝方給剝野此豈門戶福耶乃藩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

築室灌園　拂牀埽地 宋史李南公傳南公度不能遇時好一試闢不偶退築室灌園不復以進取爲意　南史虞愿傳褚彥回嘗詣愿愿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數袠彥回歎曰虞君之清至於此令人埽地拂牀而去

飲吳水　不辨路糧 晉書鄧攸傳時吳郡缺守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　南史孔覬傳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百錢覬弟道存慮覬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覬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郎至彼未幾那能得此米耶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

捩鞍索酒　挈榼持蔬 南史顏延之傳延之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嘗乘羸牛車逢竣鹵簿即屏住道側又好騎馬遨遊里巷遇知舊輒據鞍索酒得必傾盡欣然自得　貧士傳鮑焦衣弊膚見挈畚持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多矣吾何以不至於此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有之哉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

爲表百城　特置一榻 南史宗樂法才傳法才爲建康令不受俸秩比去將至百餘縣曹啓輸臺庫武帝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可以爲百城表矣　後漢書陳蕃傳蕃爲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惟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縣之

長逝不顧　孤興獨歸 後漢范冉傳冉與王奐親善奐爲考城令屢遣書請冉冉不至及奐遷漢陽太守冉乃與弟協待之奐識其聲即下車與相揖對奐曰行路倉卒非陳契闊之所可共前亭宿息以敘分隔冉曰子遠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別如其相追將有慕貴之譏矣便拂衣而去奐瞻望弗及冉長逝不顧　晉書孟陋傳陋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曾交遊時或弋釣孤興獨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

爲人灌園　將家浮海 史記鄒陽書曰於陵仲子辭三公爲人灌園　後漢書逢萌傳時王莽殺其子宇萌即解冠挂東都城門將家屬浮海客于遼東

高潔四

【原】**口不言錢** 世說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閡行呼婢曰舉卻阿堵物

【增】**任心自放** 後魏楊衒之伽藍記楊元慎情尚卓逸少有高操任心自放不爲時羈樂山愛水好遊林澤

志高青雲 晉常璩華士女傳不居其身志高齊于則無元也

彈琴獨酌 宋史崔遵度傳遵度與物無競不言是非懷舍莊獻

監有小閣朝退默坐其上彈琴獨酌翛然自適

白雲自號 元史察罕傳察罕暮年居德安白雲山別墅以白雲自號嘗入見帝望見曰白雲先生來也

笑笑先生 宋史文同傳同方口秀眉以學名世操韻高潔自號笑笑先生

山池居半 南史庾詵傳詵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修產業

臣心如水 前漢書鄭崇傳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何以欲禁切主上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休明居白 貧士傳蔡會字休明主窮自守不與俗交李搗謂江毅曰古人稱安貧清白曰足湼而不淄曰白如蔡休明者可不謂之居白乎

白玉映沙 宋鍾嶸詩品謝靈運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

飲馬投錢 三輔決錄安陵清者有項仲山飲馬渭水每投錢[illegible]

受茶一串 翰苑新書陸贄以張鎰有重名贄往見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為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

雲中白鶴 世說公孫度目邴原曰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也

籬竹成蔗 尚書有清德劉晏見其毀室萬尹敝借度居狹以籬竹編成滿將以預與三勝子門不敢發言而去

、高潔五

增詩晉郭璞詩曰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放情凌霄外嚼蕊挹飛泉　陶潛詩曰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盃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又詠二疏詩曰大象轉四時成功者自去借問衰周來幾人得其趣遊目漢庭中二疏復此舉高嘯返舊居長揖儲君傳餞送傾皇朝華軒盈道路離別情所悲餘榮何足顧事勝感行人賢哉豈常譽厭厭閭里歡所營非近務促席延故老揮觴道平素問金終寄心清言曉未悟放意樂餘年遑恤身後慮誰云其人亡久而道彌著　唐明皇送賀知章歸四明詩曰遺榮期入道辭老竟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

孟浩然仲夏歸漢南園詩曰嘗讀高士傳最嘉陶徵君日耽田園趣自謂羲皇人予復何為者栖栖徒問津扇枕北窗下采芝南澗濱因聲謝同列吾慕潁陽眞　李白答高山人詩曰登艫望遠水忽見滄浪枻高士何處來虛舟渺安繫　又獨坐敬亭山詩曰衆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閑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宋蘇軾雪堂歌曰雪堂之前後兮春草齊雪堂之左右兮斜徑微雪堂之上兮有碩人之頎頎考槃於此兮芒鞋而葛衣挹清泉兮抱甕而忘其機負傾筐兮行歌而采薇

增騷楚詞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　漁父篇曰屈原既放游於江潭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世人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

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增】〔賦〕漢揚雄甘泉賦曰靡薜荔而爲席兮折瓊枝以爲芳噏青雲之流霞兮飲若木之露英　晉孫綽遊天台賦曰苟台嶺之可攀亦何羨於層城釋域中之常戀暢超然之高情　又曰過靈溪而一濯疏煩想於心胸蕩遺塵於旋流發五蓋（五蓋貪欲嗔恚睡眠調戲疑悔也）之遊蒙追羲農之絶軌躡二老之元蹤

【增】〔書〕明王守仁答南元善書曰凡有道之士其於富貴貧賤得喪愛憎之相值若飄風浮靄之往來變化於太虛之體固常廓然其無礙也

【增】〔序〕晉王羲之蘭亭序曰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　唐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曰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而自潔

【增】〔贊〕明王達陶弘景贊曰哲哉陶公靡所不通糠粃富貴勾曲之從月高秋齋一枕松風安知其他我保其躬彼不知者謂公少疵山中宰相夫豈介而我知公心澹然無爲不與物絶龍變是宜上凌下替世道日榛寧於其時俯仰屈伸煙霞泉石今古乾坤高風邈哉不見其人

【增】〔誡〕唐姚元崇冰壺誡曰玉本無瑕冰亦至潔方圓相映表裏皆澈喻彼貞廉能守其節

【增】〔記〕宋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曰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唯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唯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

之高哉

修整一

增詩曰有斐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會縫也以玉飾皮弁之縫中如星之明也） 又曰羔裘晏兮三英粲兮 又曰君子至止黻衣繡裳 禮記曰凡行容惕惕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燕居告（告告語於人也）溫溫 又曰君子不矜而莊不厲而威 又曰君子不失色與人 又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 史記屈原傳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 前漢書匡衡傳曰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遵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修整二

增詩曰篤公劉于胥斯原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瑶鞞琫容刀（言公劉帶此劍琫以上下於山原也舟帶也） 禮記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 檀弓曰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爲君在弗納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修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涉及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前漢書雋不疑傳曰不疑進退必以禮暴勝之爲直指使者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櫑具者木標首之劍也）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 薛宣傳曰宣爲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 風俗通曰漢王陽雖儒生自奉賊然好車馬衣服極爲鮮好 漢書張堪傳曰堪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 吳志呂範傳曰範爲揚州牧性好威儀州民如陸遜全琮及貴公子皆修敬虔肅不敢輕脫 獨異志曰何曾家法修整年五十以上每見妻必正衣冠自坐西南妻坐面北上酒酬酢一歲不至再三 晉書衛玠傳曰玠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爲玉人觀之者傾都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儁爽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冏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 王獻之傳曰獻之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

雖閑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爲一時之冠　孫晷傳曰
晷每獨處幽暗之中容止瞻望未嘗傾邪　杜乂傳曰
乂性純和美姿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見而目之曰
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桓彝亦曰衛玠神清
杜乂形清　南史謝晦傳曰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
明鬢髮如墨時謝琨風華爲江左第一常與晦俱在武
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　王思遠傳曰都水
使者李珪之嘗曰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
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
吐論縱橫唐突卿宰使復憶思遠　褚蓁傳曰蓁風儀
端麗眉目如畫每公庭就列爲衆所瞻望焉　北史崔
悛傳曰悛狀貌偉麗善於容止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
面如刻畫謦欬爲洪鐘響胸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
畏服　魏書曰封軌善自修潔儀容甚偉或曰學士不
事修飾此賢何獨如此軌聞笑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
瞻視何必蓬頭垢面然後爲賢　新唐書溫彥博傳曰
彥博進止詳華人拭目觀　唐臨傳曰臨見妻子必正
衣冠　韋陟傳曰陟家法修整敕子允就學夜分視之
見其勤旦日問安色必怡稍怠則立堂下不與語雖家
僮數十然應門賓客必允主之　韋斌傳曰斌少脩整

好文藝容止嚴峭有大臣體　盧奐傳曰奐早修整爲
吏有清白稱　張嘉貞傳曰武后召嘉貞見內殿嘉貞
儀止秀偉奏對侃侃后異之　李晟傳曰晟牧京師每
與朱泚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李懷光惡之戒曰將務持
重豈宜衣褐爲賊餌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畏服欲令見
之奪其心耳　世說補曰五代趙匡凝每整衣冠使人
持巨鑑前後照微覺有塵即令持紅拂去之　宋史王
旦傳曰旦與人寡言笑默坐終日歸家或不去冠帶入
靜室獨坐家人莫敢見之　李賁大臣傳曰韓琦姿貌
偉特美鬚髯眉目森秀圖繪傳天下人以爲高山太嶽
望之氣象雄傑　事文類聚曰宋梅學士詢性喜焚香
其在官所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爐以公服罩之出
則兩袖郁然濃香滿室　宋史米芾傳曰芾冠服效唐
人風神蕭散音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　留正傳曰光
宗自東宮朝見正謂左右曰修整如此其人可知　元
康里脫脫傳曰脫脫姿貌魁梧少時從其兄幹禿竄獵
於燕南幹禿竄使歸獻所獲世祖見其骨氣沈雄步履
莊重歎曰日後大用之才即命入宿衛　李泂傳曰泂
秀眉疏髯目瑩如電面如冰玉脣如渥丹峩冠褒衣望
之者疑爲神仙中人　同恕傳曰恕性整潔平居雖大

暑不去冠帶　宇文公諒傳曰公諒平居雖暗室必正衣冠端坐　許楫傳曰楫一日從省臣立殿下世祖見其美髯魁偉問曰汝秀才耶楫頓首曰臣學秀才耳未敢自謂秀才也　明任亨泰傳曰洪武二十一年亨泰由太學生爲進士第一授修撰即擢少詹事儀觀甚偉端重自持進止皆有容度人以此稱之

修整三

原　攝威儀　詩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整風俗　晉書和嶠傳嶠有風格慕舅夏侯元之爲人厚自崇重有盛名于世朝野許其能整風俗理人倫　無惰容　不過則　晉書王劭傳劭美姿容有風操雖家人近習未嘗見其惰替之容　禮記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

補　遲行　緩步　仰首翹身　南史褚彥回傳彥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人莫不延首目送之明帝嘗歎曰彥回能遲行緩步便得宰相矣　世說曰太祖奇愛張思光時與欵接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常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　風韻都　人似　足武相銜　南史王訓傳沈約見之以爲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纘曰王郎非唯額類袁公風韻都似纘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好笑唯此一條不能酷似　元史鄭文嗣傳文嗣從弟大和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群從子皆盛衣冠雁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　散幘斜簪　洗牀拭席　南史王儉傳儉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劍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放效儉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况也　宋庾仲文傳仲文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未出戶輒令人拭席洗牀時陳郡殷沖亦好淨小史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士大夫小不整潔每容接之仲文好潔反是每以此見譏　必爲方伯　不減

古人　南史庾蓽傳蓽孫發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蓽必爲方伯　宋史李公麟傳公麟襟度超軼名士交譽之黃庭堅謂其風流不減古人　吐納風流　進退閑雅　南史張緒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飢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　又陰鏗傳鏗儀表綽麗進退閑雅趨步蹤履文帝使太子諸王咸取則焉　紫羅香囊　玉柄麈尾　晉書謝元傳元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即焚之　世說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元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　甚　有容狀　故益鮮明　南史劉懷慎子德願善御車孝武聞其能爲之乘畫輪車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朱衣執轡進止甚有容狀　又何敬容傳武帝身衣浣衣左右衣冶須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嘗以膠清刷鬢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或暑月背爲之焦　魏舒堂堂　王恭濯濯　晉書魏舒身長八尺二寸姿望秀偉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　又王恭傳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　垂鞭按轡　傅粉施朱　唐紀上嘗陳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目送之　顏氏家訓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躡高齒屐坐棋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　風神如許　容止可觀　宋史楊掞傳掞用故人爲出淮閫杜杲幕杲曰風神如許他日不在我下　伽藍記臨淮王彧博通典籍辯慧清悟風儀詳審容止可觀　木華黎兒　失烈門子　元史速渾察傳渾察總中都行省帝嘗遣使至見其威容凜然儼有奇氣所部事士紀綱整書還朝以告帝曰真木華黎家兒也　又博爾忽傳月赤察兒姿貌英偉望之如神世祖猶聞其賢且閔其父之死年十六召見帝見其容止端重奏對詳明喜曰失烈門有子矣　明秀若神　鬚髯如畫　名士傳王夷甫天形奇特明秀若神　南史梁王茂傳茂居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雖僕妾莫見其惰容姿表瓌麗鬚眉如畫爲衆所瞻望　謝安

自況

張緒當年 南史王儉傳詳上散帙紛註又張緒傳劉悛爲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如絲縷武帝以植于靈和殿前曰此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

衣冠鮮麗 眉目清揚 南史何敬容身長八尺白皙美鬚眉性矜莊衣冠鮮麗元史張起巖傳起巖面如凝漬芙蓉方頤而眉目清揚望而知爲雅量君子

善自標置 儼如老成 姓譜盧元明風采閒雅進退可觀善自標置不妄交遊中山王熙歎曰盧郎有如此風神惟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爲佳器元史太平傳太平資性開朗正大雖在弱齡儼然如老成

錦衣驄馬 樸笠綺裘 宋史韓世忠傳世忠勒陣向敵虜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破敵 姓譜宋翁逸自號空公山人身著神骨秀諫好著小冠戴文山樸笠衣白綺裘儼然神仙中人行出一市人盡驚

善持音儀 好治容服 南史張敷傳敷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别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之其派起自敷也 宋史王晴傳晴好治容服坐立儼然言笑文未嘗戲慢

改席易衣．長裾廣袖 南史羊欣傳欣嘗詣望蔡公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改席易衣欣由此益知名北史崔諧傳諧子庶庶弟蔣少清秀有標擬理步觀史傳兼濁文詞昆季並尚風流長裾廣袖從容甚美

傳粉何郎 薰香荀令 世說新語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明帝疑其傳粉正夏月與熱湯餅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白習鑿齒襄陽記劉季和性愛香謂張坦曰荀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氣不歇爲我何如坦曰醜婦效顰見者必走也荀彧爲尚書令故云令君

修整四

原 避雨危坐 後漢書茅容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眾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

增 玉山照人 晉書裴楷傳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也

風儀嚴峻 萬姓統譜明吳訥言行不持風儀嚴峻人望而畏之

乃與促膝 南史王思遠傳思遠立身簡潔客有詣已著覘知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及去之後猶令二人交拂其坐處

自合一香 錦繡萬花谷金日磾入侍欲衣服香潔自合一香武帝果悅之

鳴玉以相 國語王孫圉聘于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

進止有常處 宋史王曾傳曾姿質端厚眉目如畫在朝廷進止皆有常處

修整五

增 詩 唐李白贈獨孤駙馬詩曰都尉朝天躍馬蹄香風吹人花亂飛銀鞍紫鞚照雲日左顧右盼生光輝 宋王臨川詩曰紫芝眉宇傾一坐笑語但聞雞舌香

增 賦 晉左思蜀都賦曰若夫王孫之屬郤公之倫從禽於外巷無居人並乘驥子俱服魚文元黃異校結駟繽紛

增 騷 楚屈原離騷經曰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又涉江篇曰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予知吾方高馳而不顧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

人部四十 公平 正直

公平一

增易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書曰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　禮記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

戸而不閉是謂大同　原又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　增又曰儒有内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苟利國家不求富貴　晉書潘尼曰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　又王坦之曰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　洪武實錄曰上謂侍臣曰夫好憎者人情所不能無也然好得其正憎得其實斯不陷於一偏至於喜怒莫不皆然一有所偏則人得而中之矣大抵

人能不偏于好憎喜怒則此心廓然大公不爲物累是以其耳目聰明志氣如神矣　老子曰天之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子華子曰天下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人平也人之所以平者心平也夫平猶權衡然加銖兩則移矣　愼子曰夫投鉤分財投策分馬非以鉤策爲均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怨望也故蓍龜所以立公言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　荀子曰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分明於中不以

私害之若此則可謂公士矣　呂氏春秋曰昔聖王之治天下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有天下者衆矣其得之必以公其失之必以偏　又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私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長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　淮南子曰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爲平繩之於内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爲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爲命　說苑曰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處公門則不言貨當公法則不阿親奉公舉則不避讎忠於事君謂之公

公平二

【增】說苑曰晉文公問咎犯誰可爲西河守對曰子羔曰非汝之仇歟曰君問臣守者非問臣之仇也子羔見而謝之咎犯曰薦子者公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　左傳曰楚申公巫臣以夏姬行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我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原】禮記曰昔衛獻公出奔反國及郊將頒邑於從者而後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於是

不果頒【增】左傳曰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臾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　家語曰楚王出遊亡烏嘷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已之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原】又曰澹臺滅明爲人公正無私　韓詩外傳曰楚白公之難有社之善者辭其母將死君難其母曰棄母死君可乎社之善曰內其祿而外其身今之所養母者君之祿也請往死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何不反也社之善曰懼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增】史記司馬穰苴傳曰穰苴將兵扞燕晉之師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　吳起傳曰魏文侯以吳起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原】漢書曰蕭何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惠帝自臨視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增】楊敞傳曰敞子惲居殿中廉潔無私郎官稱公平　雋不疑傳曰不疑每行縣錄囚徒還其

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語言異於他時　于定國傳曰定國父于公爲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爲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　黃霸傳曰宣帝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　朱邑傳曰邑爲人敦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原】東觀漢記曰耿嵩履清高之節王莽末賊盜起穀貴人相食宗族在兵中者數百人升合分糴時嵩年十二三宗人共推之主廩給莫不稱平【增】後漢書陰興傳曰

興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能知其有用猶稱所
長而違之友人張汜杜侖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
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稱其忠平　陳寔傳曰寔
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
怨者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　高柔傳曰時
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内射兎其功曹張京
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大
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廷尉便當考
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耶柔曰廷尉天下之
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爲奏辭旨深切

帝意寤乃下京名即還訊各當其罪　魏紀習鑿齒曰
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
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鑑之所
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　晉書顧榮傳曰榮
平心處當多所全宥初榮與同寮宴飲見執炙者狀貌
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
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　北史高隆之傳曰隆之入爲
尚書右僕射時初給人田羣貴皆占良美貧弱咸受瘠
薄隆之啓神武更均平之　通鑑曰劉子翼性剛直朋
友有過嘗面責之李百藥常稱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

恨　唐書李素立傳曰素立擢監察御史民犯法不及
死高祖欲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動搖
則人無以措手足方大業經始奈何輦轂下先棄刑書
乎帝嘉納　房元齡傳曰元齡當國夙夜勤彊任公竭
節不欲一物失所無娼忌聞人善若已有之議法處令
務爲寬平不以己長望人取人不求備雖卑賤皆得盡
所能　唐臨傳曰臨持節按獄交州出寃繫三千人累
遷大理卿高宗嘗錄囚臨占對無不盡帝喜曰爲國之
要在用法刻則人殘寬則失有罪惟是折衷以稱朕意
他日復訊餘司斷者輒分訴不已獨臨所訊無一言帝

問故答曰唐卿斷囚不寃所以絶意帝歎曰爲獄者固
當如是　張文瓘傳曰文瓘居大理卿不旬日斷疑獄
四百抵罪者無怨言嘗有小疾囚相與齋禱願亟視事
時以執法平恕方戴冑　徐有功傳曰有功與皇甫文
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
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出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
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嘗謂所親曰大理人
命所繫不可阿旨詭辭以求苟免故有功爲獄嘗持平
守正　韋承慶傳曰承慶凡三掌選銓授平允議者公
之　李日知傳曰日知及進士第天授中歷司刑丞時

法令嚴吏爭爲酷曰知獨平寛無文致嘗免一囚死少
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曹囚無生理曰知曰僕不
去曹囚無死法皆以狀讞而武后用曰知議　李昭德
傳曰昭德父乾祐貞觀初爲殿中侍御史鄃令裴仁軌
私役門卒太宗欲斬之乾祐曰法令與天下共之非陛
下獨有也仁軌以輕罪致極刑非畫一之制刑罰不中
則民無所措手足帝領之　韋陟傳曰陟遷吏部侍郎
選人多僞集與正調相冒陟有風釆摘辨無不伏者黜
正數百員銓綜號爲公平　盧從愿傳曰睿宗立拜從
愿吏部侍郎吏選自中宗後綱紀耗蕩從愿精力於官

僞濫詭功擿檢無所遺銓總六年以平允聞帝異之特
官其一子　記纂淵海曰唐裴垍器局峻整人不敢干
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垍資給優厚從容欵洽其人
乘間求京兆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
私傷朝廷至公他日有盲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垍則
必不可　唐書崔祐甫傳曰祐甫改中書侍郎薦舉惟
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莫
不諧允　韋仁壽傳曰仁壽爲蜀郡司法書佐斷獄平
得罪者皆自以韋君所論死無恨　通鑑唐紀曰元義
方言李絳於其同年上以詰絳對曰若其人果才雖在

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
便身非徇公也　五代史曰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
中書有覆落者乃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爲貢舉格命李
懌爲之懌笑曰予少舉進士登科偶然耳後生可畏來
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
俊爲準格　宋史李沆傳曰帝以沆無密奏謂之曰人
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
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
敢效尤　王旦傳曰寇準罷樞密使託人私求爲使相
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準深憾之已

而除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謝曰
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爲者準媿歎以
爲不可及　楊仲元傳曰仲元戒諸子曰吾入官五十
年未嘗以私怨加人雖杖刑之微苟有兩比不敢與輕
法以是爲報國耳　詹體仁傳曰郡人真德秀早從遊
嘗問居官治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
媿平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云　元史朶爾直班傳曰
朶爾直班爲遼陽行省平章政事至官詢民疾苦知米
粟羊豕薪炭諸貨皆藉鄉民販負入城而貴室童奴公
府隸卒爭强買之價酬其半值又其俗編柳爲斗大小

不一豪賈猾儈得以高下其手民咸病之即飭有司厲
防禁齊稱量諸物乃畢集而價自平　周自强傳曰自
强為婺州路義烏縣尹時民間田稅之籍多失實以故
差徭不平自强出令履畝覈之民不能欺文簿井井可
攷於是賦役平均貧富樂業　張閏傳曰閏八世不異
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使諸女諸婦各聚一室為女
功工畢斂貯一庫室無私藏幼稚啼泣諸母見者即抱
哺一婦歸寧留其子衆婦共乳不問孰為己兒兒亦不
知孰為己母也　明紀曰天順朝會試下第舉子有怨
考官者以李賢弟李讓亦不第揣賢必怒遂奏考官較
文顛倒宜正其罪上召賢問賢對曰此乃私怨考官無
弊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上命置舉子於法羣議
乃息

公平三

增孺子分內　良將投醪（史記陳丞相世家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黃石公記昔良將有饋簞醪者投於河令士卒迎流而飲之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思為之死非滋味及之也）
終不判署　豈復關懷（北史畢義雲傳義雲為本州別駕公平正直見非法終不判署　宋史呂夷簡傳呂許公執政范希文屢攻其短坐落職知饒州呂再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當大用之豈可但除舊職遂拜龍圖閣直學士經略陝西希文面謝曰曏以公事忤相公不意乃蒙獎拔許公曰夷簡豈復以前事關懷耶）　大小咸便　毫釐

無私（元史白景亮傳景亮授衢州路總管先是為郡者於民間役不盡校田畝以為則吏得高下其手富民或優有餘力而貧弱不能勝者多至破產失業亮知其弊乃始覈驗田畝以均之役之輕重一視田之多寡大小家各使得宜咸便安之由是民不勞而事易集他郡邑皆取以為法　宋史王旦傳旦為相王曾等謂旦曰每奏事其間有不經上覽者公批旨奉行恐人言以為不可一日奏事對旦退曾等稱旨帝曰旦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無毫髮私自東封後朕諭以小事一面奉行卿等謹奉之）
避德進賢　稱譽立子（新唐書韋表微傳表微與韋處厚同為學士表微為隋處厚以諸父事表微固不事私也左右奈何答曰是德進賢以不計私也　晉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
人莫干私　子乃寬
過（宋史李沆傳沆居位慎密不求聲譽動遵條制人莫能干以私　韓詩外傳魏文侯問於解狐曰寡人將立西河之守誰可用者解狐對曰荊伯柳賢人殆可文侯以荊伯柳為西河守荊伯柳問左右誰言我於君君左右皆曰解狐荊伯柳往見解狐謝曰子乃寬臣之過也言於君謹再拜謝解狐曰言子者公也怨子者吾私也公事已行怨子如故）
不受請謁　甚著聲稱（南史江湛傳湛在選職頗有刻數之譏而公平無私不受請謁論者以此稱焉　北史張袞傳袞以公平稱代征陳定州進賢大將軍長安清約公平甚著稱代下之日家無餘財）
犯蹕罰金　降階勸酒（史記張釋之傳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奏犯蹕當罰金文帝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　北史崔暹傳魏帝宴華林園謂神武曰自頃所在百司多有貪暴朝廷中有用心公平者王可勸酒神武降階跪言唯御史中尉崔暹謹奉明旨敢以酒勸並臣所射賜物千段乞以回賜帝）

褒美之

荊人遺弓　虎賁奪劍　呂氏春秋曰荊人有遺弓者弗肯索曰荊人遺之荊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荊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　後漢書張陵官尚書梁冀帶劍入省陵呵叱令出敕羽林虎賁奪劍劾奏冀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初冀弟不疑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謂曰昔舉君適以自罰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

獨薦處厚　皆喜少卿　新唐書韋表微傳表微為翰林學士是時李紳廿宰相庭端水雁殿韓防皆諭去學士數人爭蕭丞相所善者表微獨為韋處厚人服其公藝文類聚史記曰邑中人民偃出獵任安常分麋則平兒人皆喜曰任少卿分別平

不激不隨　無偏無黨　宋史曾三復傳二復在虞萬餘兩年持論正平不激不隨書無偏無黨子孫萬萬無當無編王道平平

三國各處　一兒往督　吳書采孫使泰孫從兄弈先在泰為尚書郎會罷泰主欲令孫上宰舍孫語有司曰昔諸葛亮兄弟各處三國及其聘集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君子之志今敢忘乎竟不止弈人

數戲此會曰問東國起居孫曰今二方鼎峙兒弟並紫所寵論心各有所在今欲以東國事語君恐非西國之所欲聞何以見問督文類聚權式令曰今壽春夏中長安先欲使一兒各往督領之欲擇遂孝不遠吾今兒亦未知用謹也雖兒小時見愛而長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兒子亦不欲有所私

敢忘先君　每戒諸子　五代史郭延魯遷復州刺史延魯數曰吾先君為此州者九年民到於今思之吾今幸得為軒史其敢忘吾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為民甚賴之宋史范純仁生縱遷戒諸子弟毋得小有不平闕諸于兒章學必怨上之

七子均養　兩虎共鬪　上命宋璟蘇頲為諸王于制名及國邑之號又令別制一佳名及佳號進之璟等上言七子均養著於國風今臣等所制名璧各三十餘執混同以進以彰陛下無偏之德上善之　史記廉頗為趙將藺相如拜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吾見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已而出望見頗引車避匿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臣雖駑弱獨畏廉將軍哉顧念強秦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相鬪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

為官擇人　迎門見母　新唐書陸象先寧元方于象先劍揚州參軍事晦吉頊與元方同為吏部侍郎瑰擢象先為洛陽尉元方不肯書頊曰為官擇人豈以吏部子廢至公耶量書孔書在姑臧四年治費仁平太守梁紋深相薇不以官屬禮之肯迎於大門引入見母

徹棘開門　毀家紓國　五代史和凝傳凝知貢舉是時進士多浮薄喧譁以動主司主司每放榜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以為常凝徹棘開門而士皆肅然無譁所取皆一時之秀

左傳鬬穀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惟憂國家　不私親戚　晉書王坦之臨終與謝安桓沖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又何充傳充居朝正色以社稷為己任凡所選用皆以功臣為先不以私恩樹親戚談者以此重之

尺布無私　一爪必共　元史鄭文嗣傳文嗣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一錢尺布無敢私　北史齊蘭陵王長恭傳長恭為將躬勤細事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

吾為宰相　子皆奴材　通鑑李國貞治軍嚴

翔方將主不繼皆思報子儀故王元振飛之作系于儀至軍元振自以為功子儀曰衣讀國燒賴宮主榮若賦乘其營無綠州矣吾為軍相當之安之主榮及其同請者四十人皆殺之記裝私耶英元故軍中史為南陽夫人乳母之于紀洲郭于儀禁諸于三訴于于備且古都雲侯之慎茅部豪幾故投以事錯督侯而數其曰子儀諸于皆子貨叱直之賞父之都虞候而習母之乳母于非奴材也何不

軍門　賞分麾下　書石雄傳雄臨財無符朝廷賜血置軍門白服一之績終之分仕仮

賜置

武編　漢李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貴賜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將兵之絕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士卒不盡食不嘗食士卒以此愛樂為用也

奉職死節

論法決疑　史記郅都傳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背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　蜀志楊戲傳戲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為督軍從事職典刑獄論法決疑號為平當

何必不九卿　豈可負一郡　後漢書虞詡傳詡字升卿

但父經為郡獄吏按法平允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隨之嘗緝曰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為九卿耶故字之曰升卿　三國志王觀傳觀為南陽涿郡太守明帝即位下詔書使郡縣條為劇中平者主者欲言郡為中平觀教曰此郡濱近外虜數有寇害云何不為劇耶主者曰若郡為外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夫君者所以為民也今郡在外劇則於役條當有降差豈可為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民乎遂言為外劇郡後送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公心如此

于定國為廷尉民以不冤　蘇孺文按太守人皆知畏

漢書于定國傳定國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　後漢書蘇章傳章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臧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

人為不善無使聞於應鈴　吾自非私故以撓夫弘正

宋史注道錢傳陳洛實呉時人有不平不走官罪而走應鈴之門入不吉老懷用求曰無使迮公聞之　元史張弘範傳弘訴尚位以弟弘正為先鋒戒之曰以汝驍勇非私汝也軍法重吾不敢以私撓公勉之

功曹奉檄敢辭從事之書　使者行臺先飲故人之酒

後漢書袁安傳安為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　後魏書源懷傳懷為使持節加侍中行臺巡行北邊六鎮恒朔三州鎮將元尼須與懷少舊貪穢狼藉置酒請懷謂懷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之集乃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為使人檢鎮將罪狀之處尼須揮淚而已無以對之旣而表劾尼須其奉公不撓皆此類也

公平四

增 任以宮省 三國志董允傳丞相亮將北征住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

欲任以宮省之事

猶宰割羊

元史忙哥撒兒傳忙哥撒兒為斷事官之長既拜命問左右曰主上以我長此官諸公其為我言以何道守官眾皆默然又問之有夏人和斡居下坐進曰夫札魯忽赤之道猶宰之割羊也解有者不使傷其肴任按下而已

可談風月

梁書徐勉為吏部尚書嘗與門人夜集客有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服其無私

為近世表

記纂淵海尹翁歸抱公潔己為近世表

公門桃李

唐紀狄仁傑嘗薦數十人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分衣共食

通鑑李袁在朝姻親來人與之分衣共食而未嘗私以王官

品裁清允

唐書楊綰傳綰遷吏部品裁清允人服其公

密籍其名

宋史王旦傳旦為相賓客滿堂無敢以私請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訪詢四方利病或可采其言而獻之察才之所長密籍其名其人復來不見也

家書不發

富鄭公神道碑富公使契丹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

與士卒分勞

武編吳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贏糧與士分勞

・斷獄三十年

後漢書郭躬傳躬父弘太守寇恂以弘為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諸為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

不求識面臺官

東軒筆錄孫抃得為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或問曰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薦為臺官何也孫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

公平五

增 表 諸葛亮出師表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增 對 唐陳宓對曰凡建議求言之人則以他事逐諫官言事稍直則以他職徙忠憤者指為不靖切直者目曰

沽名衆怨所萃則相繼超升物論所歸則以次疏外某
人之遷是嘗重人罪以快同列之私怨者某人之擢是
嘗援古事以文過日之天變者直節重望以私嫌而久
棄老奸宿臧以巧請而率復使大臣果能杜倖門塞邪
徑則舉錯當而人心服臣故曰大臣之心貴乎公
【原】論魏曹羲至公論曰凡智者之處世咸欲興化致治
者也興化致治不崇公抑私割情以順理厲清議以督
俗明是非以宣教者吾未見其功也清議非臧否不顯
是非非賞罰不明故臧否不可以遠實賞罰不可以失
中若乃背清議違是非雖堯不能一日以治審臧否詳

賞罰雖中主可以萬世安君子知私情之難統至公之
易行故季友鴆兄而不疑叔向戮弟而不悔斯二士者
皆前世之通士晉魯之忠臣也亦豈無慈愛骨肉之心
愍恤同生之仁哉夫至公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理之
要也人之用也昔鯀者親禹之父也舜則殛鯀而興禹
禹知舜之殛其父無私故受命而不辭舜明禹知己之
至公故用之而無疑無私者雖父戮而子不言況用之
他哉　晉嵇康釋私論曰不知冒陰之可以無影而患
影之不匿不知無情之可以無患而恨情之不巧豈不
哀哉未有抱僞懷姦而身立清世匿非藏情而信著明

君者也是以君子既有其質又觀其鑒不以愛之而苟
善不以惡之而苟非心無所矜而情無所繫非賢人君
子高行之異美者乎
【增】評三國志諸葛亮評曰諸葛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
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
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
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
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内
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
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增】箴唐張蘊古大寶箴曰詩之不識不知書之無偏無
黨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悅
而後行賞弱其强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
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
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蚩自生
【增】誡唐姚元崇執秤誡曰睟人爲衡四方取則志守公
平體兼正直用於天官銓綜斯得行於里閈紛競以息
故南北以對左右以持秤物低昂不差毫釐使錙銖不
惑輕重無疑智不能矯愚不能欺存公去詐以公滅私
無偏無黨君子似之法者天下公器官者庶人之師其

身既正不令而行在下無怨唯上之所仰人皆其向我之所敎人皆其效心苟至公人將大同心能執一政乃無失嗟爾多士欽哉勉旃庶以觀則同夫佩弦

正直一

增爾雅曰梏梗較頲庭道直也（梏梗較頲皆正直也詩曰既庭且頲頲道無乃元於志生直也）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　又曰君子敬以直內　書曰直哉惟清　又曰直而溫　又曰平康正直　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又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禮記曰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

生矣　又曰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　韓詩外傳曰君子正言直行指人之過非毀疵也　又曰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爲安肆志不爲危激行　國語慶鄭曰下有直言臣之行也上有直刑君之明也　漢書賈山至言曰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　宋史羅點傳曰點言君子得志常少小人得志常多蓋君子志在天下國家而不在一已行必直道言必直論往往不忤人主則忤貴近不忤當路則忤時俗小人志在一已而不在天下國家所言所行皆取悅之道用其所以取忤者其得志鮮矣用其所以取悅者其不得志亦鮮矣　亢倉子曰聖王貴忠臣正士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　荀子曰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身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　韓非子曰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　文中子曰以性制情者鮮矣吾未見處歧路而不遲迴者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鹽鐵論曰犯嚴顏以匡公卿之失者直士也　元次山曰吾輩全直三十年未嘗

曲氣以轉聲曲辭以達意曲步以便往曲視以回日

正直二

增子華子曰堯舜三代之王也無意於王而天下治所循者直道故也　又曰晏子治阿三年毀聞於朝公不悅召而將免焉晏子辭曰臣知過矣請復之三年而舉國善之公將致其所賞晏子辭曰昔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誅也今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取也而更得罪焉今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取也而更得賞焉非臣之情臣不願也子華子聞之曰晏子可謂直而不阿者矣　韓詩外傳曰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

肖而不能退爲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瑕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直矣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新序曰魏文侯與大夫坐問曰寡人如何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至任座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封君之子是以知君非仁君也文侯怒逐任座次至翟璜對曰君仁君也曰何以言之對曰吾聞其君賢者其臣直聞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仁也文侯曰善復名任座　呂氏春秋曰

熊意見齊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對曰意何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汙君今意身得見君而家托乎齊意何能直夫賢主所以貴士者以其能直言也言直則枉者見人主欲聞枉而惡直是障水源而欲其流也　漢書周昌傳曰昌爲人强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昌廷爭之强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即罷　史記汲鄭傳曰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

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修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　漢書蓋寬饒傳曰寬饒奏封事上以寬饒怨謗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爲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上書頌寬饒曰寬饒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　後漢書禰衡傳曰孔融上疏薦衡曰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讐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　司馬芝傳曰芝性亮直不矜廉隅與賓客談論有不可意便面折其短退無異言　蘇則傳曰則徵拜侍中與董昭同僚昭

嘗枕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後則從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臣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　晉武帝本紀曰帝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與帝爭言散騎常侍鄭徽表請罪之帝曰讜言謇諤所望於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爲患豈以諍臣爲損哉　晉中興書曰紀回字公則不畏强禦丹陽尹桓景頗佞事司徒導會熒惑守南斗經旬導語回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譴回答曰公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

甚愧之　晉書庾袞傳曰袞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兄弟諸兄友之皆拜其母袞獨否準弟徽曰子不拜吾親何袞曰未知所以拜也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也其義至重袞敢輕之乎遂不拜準徽歎曰古有亮直之士君近之矣　王恭傳曰會稽王道子嘗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爲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聲欲令羣下何所取則石深銜之　崔洪傳曰洪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人有過輒面折之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叢生荊棘來自博陵在南爲鷂在北爲鷹　孫盛傳曰盛

著晉陽秋詞直而理正旣而温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憲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口計盛大怒不許　南史陸杲傳曰杲爲御史中丞性婞直無所顧望時山陰令虞肩在任贓汙數百萬杲奏收劾之中書舍人黃睦之以肩事託杲杲不答梁武聞之以問杲杲答曰有之帝曰識睦之不答曰臣不識其人時睦之在御側上指示曰此人是也杲謂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睦之失色　劉瓛傳曰齊高帝謂瓛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爲何如瓛曰陛下戒前規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及帝出謂司徒褚彥回曰方直乃爾學士故自過人　明山賓傳曰山賓家中嘗乏困貨所乘牛旣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療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樸激薄停澆矣　北史古弼傳曰弼入欲陳奏遇帝與給事中劉樹棋志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於帝前捽樹頭掣下牀以手搏其耳以拳毆其背曰朝廷不理實爾之罪帝失容放棋曰不聽奏事過在朕樹何罪置之弼具狀

以聞帝奇弼公直皆可其奏　魏書于烈傳曰烈爲領軍將軍咸陽王禧爲宰輔嘗遣家僮傳言於烈曰須舊羽林虎賁執仗出入領軍可爲差遣烈曰領軍但知典掌宿衛有詔不敢違理無私給奴悵然而返禧復遣謂烈曰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答曰若是詔應遣官人何由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　北史高恭之傳曰恭之字道穆以字行除御史中尉帝姊壽陽公主出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恨泣以訴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之也

陽固傳曰中尉王顯起宅既成集寮屬宴饗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曰晏嬰湫隘流稱至今豐屋生災著於周易此蓋同傳舍耳惟有德能卒願公勉之　柳昂傳曰昂子調歷秘書郎侍御史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調因獨言曰柳條通體弱動搖不須風調斂版正色曰調信無取公不當以爲侍御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地樞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　榮毗傳曰楊素薦毗爲華州長史素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素因朝集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答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言戲

耳在朝侃然正色爲百寮所憚　韋思謙傳曰思謙擢監察御史常曰御史出使不能動搖山嶽震慴州縣爲不任職中書令褚遂良市地不直思謙劾之罷爲同州刺史及復相出思謙清水令或弔之答曰吾狷直觸機輒發暇恤身乎　李邕傳曰邕拜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劾張昌宗反狀武后不應邕立階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色解即可璟奏　舊唐書曰韋安石爲納言嘗於內殿賜宴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於前博戲安石跪奏曰蜀商賤類不合預登此筵因顧左右令逐出之一座皆爲失色則天以安石辭直深

慰勉之　通鑑曰武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皆以爲瑞杜景儉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　唐書李日知傳曰初安樂公主館第成中宗臨幸宴從官賦詩日知卒章獨以規誡睿宗他日謂曰卿時雖朕亦不敢諫非公挺直何能爾　白居易傳曰居易對殿中論執彊鯁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曰是子吾自拔擢乃敢爾我臣堪此必斥之　吳兢傳曰兢初與劉子元撰定武后實錄敘張昌宗誘張說誣証魏元忠事後說爲相讀之心不善知兢所爲即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

兢曰子元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聞者歎其直說屢以情蘄改辭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　田布傳曰布爲左金吾衛將軍諫官嘗論事帝前同列將麾却之布止曰使天子容直臣毋輕進　李晟傳曰晟嘗曰魏徵以直言致太宗於堯舜上忠臣也我誠慕焉行軍司馬李叔度曰彼搢紳儒者事公勳德何希是哉晟曰君失辭晟幸得備將相苟容身不言豈可謂有犯無隱耶　通鑑曰柳公綽爲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延英上色甚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臣職當杖

之不當奏上曰誰當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街使當奏在坊內左右巡使當奏上無以罪之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穆寧傳曰寧性不能事權右毅然寡合執政者惡之雖直其誣猶置散位寧默不樂喟曰時不我容我不時徇又可以進乎嘗譔家令訓諸子人一通又戒曰君子之事親養志爲大吾志直道而已苟枉其道三牲五鼎非吾養也　鄭澣傳曰澣爲右補闕敢言無所諱憲宗謂澣父餘慶曰卿令子朕直臣也可更相賀　劉蕡傳曰太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於庭是時第

策官見蕡對嗟伏以爲過古晁董而畏中官眦睚不敢取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河南府參軍事李郃曰蕡逐我留我顏其厚耶乃上疏曰陛下以直言名天下士蕡以直言副陛下所問雖奸必容雖過當奬書於史策千古光明　五代史曰蕭儼仕南唐累官大理卿兼給事中後主屢與嬖倖對奕儼入白事舉奩投地後主大怒曰汝與魏徵孰愈儼從容曰臣若非魏徵陛下亦非唐太宗矣　宋史竇偁傳曰偁遷左諫議大夫充職七年參知政事上謂偁曰汝何能臻此偁曰陛下不忘舊臣太宗曰非也卿能以公正責賈琰朕旌直臣耳　呂端

傳曰端被疾詔免常參後以太子太保罷在告三百日有司言當罷奉詔賜如故時李惟清以樞密改御史中丞意端抑己即彈奏常參官疾告逾年受奉者又搆人訟堂吏過失欲以中端端曰吾直道而行無所愧畏也　唐介傳曰介爲人簡伉以敢言見憚每言官缺衆皆望介處之觀其風采神宗謂其先朝遺直故大用之　張戩傳曰戩爲監察御史裏行論王安石亂法書數十上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　鴻書曰王安國字平甫安石弟也以茂才入對帝問卿兄秉政若何曰

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耳荆公與呂惠卿論新法平甫吹笛於內兄諭之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即應曰幸相公遠佞人　宋史趙鼎傳曰車駕還臨安內侍移竹栽大內鼎見之曰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耶因奏其事上改容謝之　韓世忠傳曰岳飛寃獄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攖檜怒又抵排和議觸檜尤多　杜莘老傳曰莘老嘗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姑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及任言責極言無隱稱骨鯁敢言云　王淮傳曰樞密都承旨王抃怙寵爲姦淮極陳其罪謂人主受謗鮮不由此上卽

斥之且曰丞相直諒無隱君臣之間正宜如此章穎論事狂直上將黜之淮曰陛下樂聞直言士大夫以言相高此風可賀也黜之適成其名上說　倪思傳曰思疏十上言多痛切時李皇后寖預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於濼因奏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褻狎終於恣横卒於陰陽易位內外無別甚則離間父子幾至亂亡上悚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語人曰讜直如此吾黨不逮也　蔡顥傳曰高宗詔求直言顥上疏謂陛下以手足之至親付州郡之重寄是利一人害一方也人稱其直　辛棄疾傳曰孝宗名對延和殿時虞允文當國帝銳意恢復棄疾因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材持論勁直不為迎合　程元鳳傳曰元鳳改宗學博士以詩禮講榮王府旁諷曲諭隨事規正多所裨益王亦傾心敬聽輪對極論世運剥復之機及人主所當法天者理宗覽之曰有古遺直風　楊泰之傳曰泰之入對言陛下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使天下以言為戒臣恐言路既梗士氣益消上奇其對

金史紇石烈良弼傳曰一日上問良弼曰朕觀前史有在下位而存心國家直言為民者今無其人何也良弼曰今豈無其人哉蓋以直道而行反被謗毀禍及其

身是以不為也　李晏傳曰晏為御史中丞會朝士以病謁告世宗意其詐謂晏曰卿素剛正今某詐病以宰相親故畏而不糾與晏跪對曰臣雖老平生所恃者誠與直爾百官病告監察當視臣為中丞官吏奸私則當言之病而在告此小事臣容有不知其畏宰相何圖為

張行信傳曰行信為人純正不事修飾雖兩登相位殆若無官然過事輒發無所畏避每奏事上前旁人為動色行信處之坦如也　元史實默傳曰默為人樂易平居未嘗評品人物與人居溫然儒者也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汲黯無以過之　程思廉傳曰思廉累任風憲剛正疾惡言事愷切如請早建儲貳訪求賢俊辨車服議封謚養軍力定律令皆急務也　楊朶兒只傳曰御史納璘言事忤旨帝怒叵測朶兒只救之後數日帝讀貞觀政要朶兒只侍側帝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將焉用之帝笑曰卿意在納璘耶當赦之以成爾直名

明洪武實錄曰劉基為人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事是是非非無少回曲上察其誠任以心膂基亦自謂不世遇知無不言　宋思顏傳略曰太祖嘗視事東閣天暑汗沾衣左右更以衣進皆數經浣濯者思顏曰

主公躬行節儉衣浣濯之衣眞可示法子孫但恐今日如此後或不然願始終如一太祖嘉其直賜之幣 稗史曰文皇喜漢王英勇乃私召問隆平侯張信信艴然對曰事于天常豈易爲耶文皇大怒拔劍折信齒衣盡血漬少焉賜更新衣曰直臣也事遂寢 李時勉傳略曰帝幸史館撒金錢賜諸學士皆俛取時勉獨正立帝乃出餘錢賜之 羅倫傳略曰倫舉進士對策有曰人主一日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去其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時奏名第一官修撰會李賢奪情臺諫皆不敢言倫詣私第告以不可既數曰復上疏歷陳古今奪情之非遂落職士論益榮之 武宗實錄曰王恕字宗貫三原人巡撫雲南劾鎮守中官不法事沒其部下所得金寳動戚咸憚之使人至邑方無敢索其賂者居雲南九月疏二十上言皆剴切由是直聲動天下 又曰馬文升歷事五朝垂六十年儉節清名終始如一直道而行不阿權貴雖遭讒搆詬屢起屢仆迄不少貶 獻徵錄曰明憲宗時妖僧繼曉挾近幸梁方以進得被殊眷林俊上疏極論請斬繼曉而黜方言甚激烈時言路久塞臺諫噤不敢作一語俊直聲振海內人比之鳳鳴朝陽云

正直三

增 賜箸 破琴 開元遺事宋璟爲宰相時春御宴帝以所用金箸賜璟曰非賜汝金蓋以箸表汝直也 晉書戴逵善琴武陵王晞聞而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

原 朱雲請劒 張綱埋輪 漢書朱雲傳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後漢書張綱傳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

增 明目張膽 讜論危言 唐書韋思謙傳曰大丈夫當敢言地須明目張膽以報天子 宋史端元昌初進士立朝未嘗隨世俯仰欽宗時事言謂其凜凜有直臣節

置笏而退 躡履以行 北史劉行本傳隋文帝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過又小上不顧行本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臣在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理安得輕臣而不顧臣所言非私因置笏于地上斂容謝之遂原所笞者 宋史王……

韓休知否 魏公薰之 唐書韓休傳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

坐客引去 陛下何之

曰此自臣貴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其亮直如此

並爲佳士 豈有偎人 宋史周葵傳葵實乞名用侍從臺諫孝宗曰安得如卿直諫者遠薦李浩龔茂良孝宗皆以爲佳士次第用之吳志虞翻傳翻性疏直數有酒失孫權與張昭論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神仙哉

允真忠臣 岱之益友 北史高允傳事有不便輒求見帝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帝謂羣臣曰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恒正言面論至朕所不忍聞者皆侃侃論說無所避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 三國志呂岱傳岱親近吳郡徐原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德淵原字也

引裾奮衣 釋旄係韈 魏志辛毗傳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飢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謂我徙之非耶毗曰臣以爲非也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

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遂徙其半 子華子周之六師羅郊而陳武王韈係解爲有五臣者將受誓事於前王顧而使之係五臣者相目而對曰臣之所以事君王非爲係韈者也王不得已乃釋旄鉞而親係之

朕所自知 君難獨處 新唐書趙涓傳始永泰時禁中火近東宮代宗疑之涓以監察御史爲巡使按治迹火所來乃宦人直舍帝在東宮頗德之及爲觀察使韓晃所奏免官帝見其名問宰相曰是豈永泰時御史乎對曰然詔拜尚書左丞既至勞之曰卿正直朕所自知乃以罪問不信也 又歸登傳登策賢良爲右拾遺裴延齡得幸德宗欲遂以爲相右補闕熊執易疏論之以示登登動容曰願寘吾名當臺之下君難獨處故同列有所諫正朝著無所回諱

不敢燒尾 豈易碎衣 唐書蘇瓌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許國公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瓌獨不進曰臣誠不稱職不敢燒尾 史緯宋陳禾傳禾嘗劾童貫奏未終徽宗拂衣起禾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直惜碎首以報陛下上曰卿能如是朕復何憂內侍請易

衣上曰留以旌直臣

鯁切如初 辭色不變 宋史李彌遜傳彌遜自政和末以上封事得罪貶二十年及復爲起居郎直前論事鯁切如初 北齊紀裴謁之上書正諫言甚切直文宣將殺之白刃臨頸謁之辭色不變

衆皆悚伏 獨爲箴規 新唐書唐臨傳臨遷侍御史大夫韋挺貴著位不肅明日挺越次與江夏王道宗語臨進曰王亂班道宗曰與大夫語何至爾臨曰大夫亦亂班挺失色衆皆悚伏又李景伯傳景伯爲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各命爲回波詞或以諂言媚上或要丐謬寵至景伯獨爲箴規語以諷帝帝不從中書令蕭至忠曰眞諫官也

吾有李生 朕之汲黯 北史李彪傳彪爲孝文所寵性又剛直遂多劾糾遠近畏之豪右屏氣帝嘗呼爲李生從容謂羣臣曰吾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錦繡萬花谷眞宗見田錫色必莊嘗曰朕之汲黯

執之數四 至於再三 明紀編年李賢每有所奏請上不從賢執之數四左右皆寒慄同列亦爲賢懼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然至於利害係國家安危者豈可默默以苟祿位上知賢

之深終不以爲忤也 北史游肇傳肇於吏事斷決不速主者請呈反覆至於再三必窮其理雖寵勢干請終無迴撓方正之操時人服之

受之寒心 聞者掩耳 稗史王介甫用事凡百措置舉天下莫能奪劉道原直指其事而是非之或面刺介甫變色如鐵受之者寒心聞之者起而避席道原略不以介意 宋史呂祖泰傳祖泰論世事無所忌諱聞者莫不掩耳而定

帝爲斂容 臣不好戲 北史崔昂傳武定六年甘露降宮闕文武同賀昂曰吉凶兩門不由符瑞故桑雉之戒實啓中興小鳥乎大未聞福感所願陛下雖休勿休允答天意帝爲斂容 稗史宣德初思用舊人名臣等數人寢疑之皆依違承順惟戶部尚書黃福持正不阿命觀戲曰臣不好戲命圍棋曰臣不會棋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敢無益之事所以不會

一人獨賢 二臣不幸 性理羅氏曰士之立朝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斬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斬入於濡及頗正直所以關公孫之阿諫忠厚所以關張湯之慘刻武帝享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 宋史羅點傳點無矯激崖異之

行而好介有守義利之辨皎如或補天下事非才不辨裳曰當先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庠相趙汝愚嘗泣謂寧宗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褫裘謝恩，引燭焚詔

左編則天時南海獻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狄仁傑奏事命與昌宗雙陸則天曰賭何物仁傑曰以臣紫絁袍為對昌宗集翠裘則天曰此裘價踰千金仁傑曰臣袍乃大臣朝見之衣翠裘乃嬖臣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昌宗神沮氣索累局連北仁傑對御褫裘謝恩而出及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絕馬而去　宋史李沆傳真宗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為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

拾遺補闕，追走逐飛

張芹備遺錄賦棄官侍講上諭之曰官第林者雖以論思為礙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民生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權帝字絲之從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贄名後世嘉以古人自期待哉公與侍讀張化頗首謝中是感奇思所以稱上意招遺補闕直聲著於閤　初淳集李給存前陽內史崔講侍勞乞像角鴿羽縮各曰偽有六翻教則冲人邪

天懸有罰角走則入房下官虛議疏懇手足是錢不能遂發丞遠

刺譏近臣，區別流品

漢書陳萬年傳萬奇予成有異材說直數言事料漢近臣書數十上曾左當金史高材傳指久在臺彈劾錄所存令在呆芒以匿別杰品進其退發為吾

出言不阿，隔語折抑

全吏字朱當問會守潛上明乾石列良弥同阿會罕向加人也對曰有鉏材持心忠正出言不附順新唐書徐有功傳時狀吏予以消內窮抵相高朝野宗怨契敢正言獨有功皺犯顧尹社直后隔語折抑有功事諸牢

嘉坐自如，充聞異此

漢書申屠嘉傳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罷朝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跪頓首謝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其釋之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初潭集王含作廬江郡甚貪濁王敦被漢其兄故於眾坐稱其佳謂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為敦主簿

在坐正色曰充即虛江人所聞異於此殺默然復傳報復靜默自守如不能言立朝論事無所避帝嘗謂之曰御鍾曾敢言可謂無忝爾祖矣　初濟共習世祖遂丁郎為郎卿托疾不說詔問實病差君卻乎對曰臣實不病取以孝應為令史耳世祖恕使虎肯甘之罷十詔問欲為郎否對曰能臣者陛下不能為卿者臣也

無忝爾祖，不能為郎

戮死施生，絕無僅有

左傳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　齊東野語近世敢言之士遺弼有之然終始一節明日張驗言人之所難者絕無而僅有者洪公天錫以正心格君為誠又言古今為天下患者三宦官也外戚也小人也

聲動天下，望冠一時

宋史唐介傳介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直御史必曰唐子方而不名　唐書李絳傳絳以直道進退望冠一時人諂

天知元發，吾復何憂；帝與汝明，京頗見憚

宋史滕元發傳元發以前過咲居曰天知吾責上知州或以為復有後命元發讀笑自然即以為胡崗　吾忠吾何憂哉逢上章自頌神宗即日異政劾改劇又張汝明傳汝明嘗攝殿中侍御史京寫首帝裝其介市思招横以蔡貞京頗憚之

正直四

增　國之綸寶

北史柳彧傳上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因上疏諫上覽而嘉之因有彧正直之士國之綸寶也

麻不可草，連呼太平

唐書張萬福為金吾將軍諸陸贄等德宗六位宰相草制曰可鄒麻不可草城等請延英門疏論萬福閤諫官伏閤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安得不太平已而連呼太平太平萬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

不署紙尾

南史蔡廓傳廓徵為吏部尚書因北地傅隆問中書令傅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

之美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蘇吾徒不復厝懷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吾不能爲徐于木署紙尾也淺之亦以廓正直不欲使居權要徙不拜于木美之小字案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言署紙尾也爲祠部尚書

瓦爲油衣唐書谷那律傳那律從太宗出獵遇雨沾漬因問曰油衣若爲而無漏耶那律曰以瓦爲之當不漏帝悦其直

爲國砥柱稗史唐子方蘇上章其弟兄皆仕不顧命取御書藏本以賜其家上有御題直哉若人爲國砥柱

世祖霽威元史王昔帖木兒傳昔帖木兒爲御史大夫遇事廷辯吐辭鯁直世祖每爲之霽威

堂植八杉姓譜宋徐師回元豐中知南康軍性狀直建堂植八杉號曰直節曰吾性欲守節如此杉之直

賜名曰筆魏書古弼傳弼以敏直著稱太宗嘉之賜名曰筆取其直而有用後改名弼言其輔佐才也

笏擊邦昌宋史李綱傳綱言張邦昌僭逆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上頗感動汪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

兩路爭卿宋史和詵傳詵文思副使擢廣西鈐轄改秦鳳路熙以審事乞留秦州亦請之後召對神宗數曰卿可取誠盛言有害無益願戒邊臣無妄動神宗歎曰卿然自如此乃知兩路爭卿爲不誣矣

何愛一官唐書魏謩傳帝常出畋本女紹曰乃祖在貞觀時諸事直言無所避謩爲拾遺數有獻納帝曰吾日茂賦何愛一官增直臣之氣其以爲右補闕

送史館持琉明齊魯洪武初舉進士授御史性鯁介敢言會因事進諫擊落二齒帝拾之謂上曰臣此二齒當送史館上默然由是益重之

正直五

增詩漢朱暉爲臨淮太守吏人爲之歌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　唐儲光羲獻宋使君詩曰三居清憲臺兩拜文昌閣爲道既貞信處名猶謇諤鐵柱厲風威錦軸含光輝夜聞持簡立朝看伏奏歸

杜甫折檻行曰嗚呼房魏不復見秦王學士時難羨青衿冑子困泥塗白馬將軍若雷電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婁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

增賦漢曹昭東征賦曰好正直而不回兮精誠通於明神庶靈祇之鑒昭兮祐良貞而輔信　晉何晏景福殿賦曰招忠正之士開公直之路想周公之昔戒慕咎繇之典謨

增疏唐元稹疏曰人君始即位萌象未見必有狂直敢言者上或激而進之則天下君子望風曰彼狂而容於上其欲來天下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其小人則竦利曰彼之直得幸於上吾將直言以徼利乎由是天下賢不肖各以所忠貢於上

增記宋蘇轍直節堂記曰南康太守廳事之東有堂曰直節朝請大夫徐君望聖之所作也庭有八杉長短巨細若一直如引繩高三尋而後枝葉附之岌然如揭太常之旗如建承露之莖凜然如公卿大夫高冠長劍立於王庭有不可犯之色君作堂而以直節命焉夫物之生未有不直者也不幸而風雨撓之巖石軋之然後委曲隨物不能自保雖竹箭之良松柏之堅皆不免於此惟杉能遂其性不扶而直其生能傲冰雪而死能利棟

字者與竹柏同而以直過之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耶徐君溫良汎愛所居以循吏稱不爲皦察之政而行不失於直觀其所說而其爲人可得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一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二

人部四十一 謹慎 勤勞

謹慎一

增 爾雅曰毖神溢慎也疏曰謂諸慎也毖者周書洛誥云夙夜毖祀溢者舍人曰溢行之慎周頌維天之命云假以溢我　易曰庸行之謹　又曰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又曰君子以慎言語　又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又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　又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書曰儆戒無虞　又曰慎厥身脩思永　又曰慎厥終惟其始　又曰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又曰其難其慎　又曰明德慎罰　詩曰慎爾出話　又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　禮曰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又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　又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　又曰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韓詩外傳曰官怠於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　又曰脩身不可以不慎

也嗜慾侈則行虧讒毀行則害成患生於忿怒禍起於
纖微汙辱難湔灑敗失不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何益
漢書魏相傳曰明王謹於尊天愼於養人故立羲和
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　晉書郭璞傳曰夫法令不
一則人情惑職次數改則覬覦生官方不審則秕政作
懲勸不明則善惡渾此有國者之所愼也　老子云愼
終如始則無敗事　管子曰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
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
又曰人主不可以不愼貴不可以不愼民不可以不
愼富愼貴在舉賢愼民在置官愼富在務地故人主之

卑尊輕重在此三者不可不愼　文子曰所謂小心者
慮患未生戒禍愼微不敢縱其欲也　荀子曰言有名
禍也行有名辱也君子其愼所立乎　文心雕龍曰義
勝欲則從欲勝義則凶戒愼之至也　明方孝孺集曰
均之爲身也聖賢之尊榮若彼而衆人之汙辱若此曷
爲而然哉愼行與否致之耳

謹愼二

增三國志齊王芳紀曰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愼所近
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愼所與也　書曰厥亦
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又曰惟周公克愼厥始

荀子曰繒丘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
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
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
楚而心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
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　史記萬石君傳曰萬石君以
上大夫祿歸老於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
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
必朝服見之不名二孫有過失不譙讓爲便坐對案不
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
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

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　又
曰石建爲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者與
尾而五今廼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爲謹愼雖
他皆如是　漢書張安世傳曰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
謝安世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絕弗復爲通有郎
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
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幕府長史遷
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爲明主股肱而
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
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

此　孔光傳曰光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旨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默不應更答以他語　後漢書曰清河孝王慶畏事慎法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約敕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騎競驅　東觀漢記曰樊梵為尚書郎每當職事常晨駐馬待漏雖在閑署冠劍不解於身每齋祠恐失時乃張燈俯伏　又

曰樊宏為人謙慎每當朝會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上聞之勅騶臨朝乃告勿令豫到　又曰杜安字伯尼貴戚慕其名或遺以書安不發悉辟藏之後捕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而封如故由是不罹其患　漢紀曰北海敬王睦嘗遣中大夫詣京師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仁慈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對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為相愛耳其知慮畏慎如此　司馬徽別傳曰徽字德操潁川陽翟人有人倫鑒識居荊州

知劉表性猜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議時人有以人倫問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問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　三國志許褚傳曰褚性謹重奉法質重少言曹仁自荊州來朝謁太祖未出入與褚相見於殿外仁呼褚入便坐語褚曰王將出便還入殿仁意恨之或以責褚曰征南宗室重臣降意呼君君何故辭褚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內臣衆談足矣入室何私乎太祖聞愈愛待之　典韋傳曰韋為校尉性忠至謹重嘗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稀歸私寢　通鑑曰吳左

大司馬朱然內行修潔終日欽欽常若在戰場　晉書荀勗傳曰勗性慎密每有詔令大事雖已宣布然終不言不欲使人知已豫聞也　羊祜傳曰祜歷職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勢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祜慎密太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戒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　南史周捨傳曰捨占對辨捷嘗居直廬語及嗜好裴子野言從來不嘗食薑捨應聲曰孔稱不撤薑乃不嘗

一座皆悅與人語謔終日不絕而竟不漏泄機事衆尤服之　通鑑曰陳顯達自以門寒位重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凌人　太平御覽曰後魏庾岳爲刺史郡舊有園池時果初熟丞吏送之岳不受曰果未進御吾何得先食其謹愼如此　北史李孝伯傳曰孝伯性方愼忠厚每朝廷有所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陳諫或不從者至於再三削滅草藁家人不見　唐書房元齡傳曰元齡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席勢淩人乃集古今家誡書爲屛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　許元敬傳曰元敬謹畏未嘗申欵曲杜

如晦歎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　楊師道傳曰貞觀十年拜侍中參豫朝政親遇隆渥性周謹未嘗語禁省事嘗曰吾讀孔光傳想其餘風或庶幾云　宇文士及傳曰太宗延入閤語或至夜分出遇休沐往往馳召士及益自謹其妻嘗問向遠名何所事士及卒不對　蕭瑀傳曰詔嘗下中書未即行帝讓其稽瑀曰隋季內史詔敕多違舛百司不知所承今朝廷初基所以安危者繫號令比承一詔必覆審使先後不謬始得下此所以稽留也帝曰若爾朕何憂乎　通鑑曰李大亮身居三職宿衛兩宮恭儉忠謹每宿直必坐寐達旦

唐書席豫傳曰豫性謹畏與子弟屬吏書不作草字或曰此細事耳何留慮答曰細不謹況大事耶　裴遵慶傳曰遵慶性惇正老而彌謹每薦賢有來謝者以爲恥諫而見從即內益畏雖親近但記其削藁疏數而莫知所言　高郢傳曰郢恭愼不與人交常掌制誥家無留藁或勸盍如前人傳制集者答曰王言不可傳私家　鴻書曰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弟禮法爲士大夫所宗及柳玭爲瀘州刺史嘗戒其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易生

族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有疵纇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　宋史賈黃中傳曰黃中在翰林日太宗召見訪以時政得失黃中但言臣職典書詔思不出位軍國政事非臣所知上益重之以爲謹厚　遼史耶律賢適傳曰應曆中朝臣多以言獲譴賢適樂於靜退游獵自娛與親朋言不及時事　金史薛繼先傳曰繼先字曼卿監察御史石玠行部過曼卿曼卿不之見或言君何無鄉曲情曼卿曰君未之思耳凡今時政未必皆善御史一有所劾將謂自我發之同惡相庇他

曰并鄰里必有受禍者其畏慎皆此類　元史阿里海牙傳曰阿里海牙兄野訥之在臺及侍禁中於國家事有不便輒言之言無不納然韜晦惡盈不泄於外　乃燕傳曰乃燕雖居顯要而小心謹畏每誨羣從子弟曰先世從太祖皇帝出入矢石間被堅執銳斬將搴旗勤勞四十餘年遂成功名以故一家蒙恩深厚可謂極矣慎勿驕惰以隳先王之名爾曹戒之　抄思傳曰抄思子別的因母張氏嘗從容訓之曰人有三成人知畏懼成人知羞恥成人知艱難成人否則禽獸而已別的因受教唯唯　安童傳曰安童母弘吉剌氏昭睿皇帝之姊通籍禁中世祖一日見之問及安童對曰安童雖幼公輔器也世祖曰何以知之對曰每退朝必與老成人語未嘗狎一年少是以知之　宇文公諒傳曰公諒嘗挾手記一冊識其編首曰晝有所為暮則書之其不可書即不敢為天地鬼神實聞斯言其檢飭之嚴如此　明劉基傳略曰帝嘗手書問天象基悉條答而焚其草大要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稍濟以寬大云　又曰基將卒前數日以天文書授子璉曰亟上之毋令後人習也　湯和傳曰和晚年益為恭慎入聞國論一語不敢外泄　洪武實錄曰上與翰林待制吳

沈論持身保業之道上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則必至成大惡　潘辰傳略曰辰居官晨入夜歸宅禁近隆冬不置爐火　椽曹名臣錄曰胡鼎性謹密內有事未嘗言於外或問之直曰所職上用有司存焉他吾不知也　楊士奇傳曰士奇奉職甚謹私居不言公事雖至親厚不得聞　明紀編年曰夏原吉為少保尚書嘗與同列飲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吉曰君子不以冥冥隳行其敬慎如此　張輔傳曰輔雄毅方嚴治軍整肅屹如山嶽三定交南威名聞四裔歷事四朝連姻帝室而小心謹慎善遠權勢

謹慎三

原　怨豈在明　治不忘亂 尚書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易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

小吏為密　大臣莫知 三國志魏楊阜傳阜遷將作大匠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為密乎帝聞愈敬憚之　漢書張安世傳安世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

石慶數馬 史記萬石君傳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

趙禹絕賓 漢書趙禹傳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

不行報謝務在絶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

陳寵周密　李秉清勤 後漢書陳寵傳寵性周密常稱人臣之義苦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絶知友惟在公家而已 王隱晉書李秉子東官秦州刺史嘗侍司馬文王坐上曰為官當清慎勤不得已而去三者何先對曰必不得已慎乃為大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囊无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

增 **親署笏端　常書座右** 唐書崔邏性滑稽善辨帝恐漏禁中語以慎密守親署笏端 金史毛碩傳碩性謹飭見古人之行事有益於時者嘗書置座右以為莅官之戒

緘稾禁中　給事帳下 歐陽修晏殊傳公侍東宮之時真宗有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有所對必以其稾進示不泄也後閱閣中遺書得所進稾類為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 北史魏王洛兒傳明元在東宮以善騎射給事帳下謹愿未嘗有過

下門式馬　脫帶腰舟 列女傳蘧伯玉事詳賢二 晉書蔡謨傳謨性篤慎每事必為過防故時人云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

常佩銀符　不作木枕 元史奄哥傳奄哥父忽魯忽兒國王木華黎麾下卒也後更隸答海帖哥軍以善馳馬有口辯慎重不泄令佩銀符常居軍中帖木兒機務往返未嘗失期 稗史郎世業之步與籍清慎無所營嘗語人曰仕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過於此惟願令人寫書與子孫曾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未合世業亦可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去終不言　醉亦熟視 稗史劉仲輔初婚之夕有偷兒入室公起視之乃所識人也即檢奩中物與之令去偷曰吾入終不言後夫人白首偕老嘗問其人為誰公曰已許不言矣奈何見問其慎如此 新唐書元萬頃傳胡楚賓性慎重未嘗語禁中事人及其醉問之亦熟視不答

懍取六馬　感謝一縑 南史梁范雲傳武帝受禪柴燎南郊雲以侍中參禮畢帝升輦謂雲曰朕之今日所謂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雲對曰亦願陛下日慎一日 又何遠傳遠言不虛妄每戲語人曰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

出入禁闥　簡閱衣裳 漢書霍光傳光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 南史王琨傳琨謹恭謹慎老而不衰朝會必早起簡閱衣裳料數官績如此數四

先窒內批　誠如聖諭 宋史劉黻傳咸淳三年拜監察御史論內降恩澤曰治天下之要莫先於謹命令謹命令之要莫先窒內批 元史廉希憲傳詔徵揚州名醫王仲明視其疾既至希憲服其藥能扶而起帝曰卿得良醫可愈矣對曰醫持善藥以療臣疾苟能戒慎則誠如聖諭設或肆惰醫何益蓋以醫諫也

知法不犯　執節愈恭 南史梁武陵王紀傳紀封武陵王尋授揚州刺史中書詔成武帝加四句曰貞白儉素是其清也臨財能讓是其廉也知法不犯是其恪也庶事無留是其勤也 宋史秀王伯圭傳伯圭孝宗同母弟也性謹不以近屬自居每入見行家人禮雖宴私陛恰執臣節愈恭一日孝宗問龍睛事伯圭辭曰臣老矣不復能記問至再三終不言帝笑曰何太謹也

家人莫知　小吏抗禮 金史裴滿亨傳亨蚤充護衛出入宮禁數年謹愿忠言多所裨益有奏輒焚之雖家人輩莫知也 三國志闞澤傳澤性篤慎宮府小吏呼召對問皆為抗禮人有非短口未嘗及容貌似不足者

並車擎轡　徹鉤擁簾 史記袁盎傳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擎轡上曰將軍怯耶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幸 唐書崔龜從傳龜從清重寡言性長厚居朝廷最久終不漏禁中語在方鎮視事有常疾要非日入未始視內寢坐必斂衽常若對大賓客或晝日少息則飭直將解簾即旁無人自起徹鉤手擁簾下乃退

直入禁中　驚拜殿下 宋史王旦傳契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人不得傳播及駕還旦子弟及家人皆迎于郊忽聞後有騶訶聲驚視之乃旦也 明徐禎卿翦勝野聞太祖既營大內而以舊禁賜中山王王謝不敢而飲之大醉使人扶寢禁內密伺其意已而達醒驚拜殿下帝聞之而喜

不近宮女　出見堂皇 漢書金日磾傳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納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 宋史王旦傳旦為兗州景靈宮朝修使內臣周懷政偕行或乘間請見旦必俟從者盡至冠帶

出見於堂皇白事而退後悛改以事敗方知曰遠患刻鵠成鶩擁鑪畫灰後漢
書馬援傳援戒其兄子曰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效伯高
不得猶為謹飭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南唐書宋齊丘書策以畫先主遂於池中築小亭度之以
木橋至則撤起獨與議事率至夜分又為高堂不設屏幛中置灰鑪匕箸兩人終日擁鑪畫灰為字旋即平之
思患豫防　括囊无咎　易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又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又曰
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不諱不伐　萬舉萬全　韓詩外傳孔子曰夫慎於言者
不諱慎於行者不伐記慕淵海服人萬舉而萬全

謹慎四

【增】履霜堅冰　易履霜堅冰至蓋言慎也　毀削草本　後漢樊宏傳宏所上便宜及言
得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　蹈尾涉冰　書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

冰　閉門斷客　魏略李豐年十七八在鄴下名為識別人物後聲稱日隆其父不願其然遂令
閉門敕使斷客　完如金城　韓詩外傳曰慎日完如金城　心如地寧　玉笑寒音
心如地寧謂之慎　每事十思　吳志呂岱戒諸葛恪曰世方多難子必每事十思　托
意古人　衷範論偉長不古高名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托古人以見意當時無
所褒貶　願保優閒　北史受周于謹自以久當重權功名既立願保優閒乃上先所乘駿馬及
所著鎧甲　致酒數斛　記纂淵海備中謝朏求出為吳興太守至郡致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
瀹為書曰可力飲此勿與人事　不如不知　三國志杜瓊傳瓊學業曰深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說
譙周常問其意瓊答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自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
不知是以不復視也　密函去來　彙苑殷景仁臥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朝政
大小必以啓之形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

謹慎五

【增】詩魏曹植君子行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
不納履李下不整冠　晉嵇康幽憤詩曰古人有言善
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慎安親保榮世務
紛紜祇攪予情安樂必誡乃終永貞
【增】賦漢張衡思玄賦曰恭夙夜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
服夕惕若厲以省諐兮懼余身之未敕　唐劉知幾思
慎賦曰吾嘗終日不食三省吾身覺昨非而今是庶捨
舊而謀新原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生
也者賢愚定其美惡位也者朝市揔其名利七情由其

不等百行以之咸異儻無心以自謀良逐途其必躓何
者得不思失雄獨忘雌躭人爵以健羨窮代路之險巇
是則平衡而登九折直轡而踐三危干戈生於肘腋胡
越起於藩籬假使履虎尾而不咥探龍頷以獲奇省僥
倖以適願非仁者之所爲也借如幽室繫坯窮居負郭
二頃樵採一廛耕穫困沈名於抱關志充詘於懸箔俄
拔跡於羊豕倏搏飛於燕雀金紫照其陸離銀黄煥其
沃若彼滿盈之難守伊榮茂之易落朝結駟而乘軒暮
齒劍而膏鑊方思上蔡之犬追念華亭之鶴奚一身而
足怪廼九族其惟索爾其寂寞無事殷憂不平恥當年

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成懷書訪道學古言兵擅雲
閤之美譽馳日下之休聲夫鐸穴由於足響胥爍起於
多明摧國繼而蘇裂齊城下而酈烹吹律誅一作殊閼京房於
西漢獻寶刖於南荊遂懷沙於楚塞因說難於秦庭李
仕登朝而就戮稽道超代而逢刑苟才智之爲患雖語
默而同傾若乃猛將出師謀臣獻策鱗翼攀附風雲感
激開黃閣與朱門樹焉幡及長戟恃龍蛇之思舊望鳥
兎之盡獲思擅寵於邦家携傳名於竹帛蜀既平而艾
檻吳已霸而胥溺黜淮陰以斃韓遷杜郵而思白彼功
成而不退餓寵謝而招隙何追憶於布衣翻興思於下

澤各入門而自媢徒吊悶其何益亦有爵非才舉榮因
寵遷吮癰求愛舐痔逢憐朝承恩而袖斷夜托夢而衣
穿嗌弦直之死道喜邪徑之敗田氣噓霜而吸露力轉
日而廻天自謂方江湖而共永比嵩岱而齊堅一朝失
據萬古淒然至於申侯逼迫而辭楚盧綰披猖以去燕
彼丁傅之崇貴將梅茹之威權疇一姓其或在覆五宗
而不全次有跡鄙衛門情娛俠窟出入田竇往來平勃
歌無魚以自謀獻文虵而請謁疑臥薪之可久謂巢幕
之恒安烈火照其潛燎衡風欻其上搏曹門傾而天獄
貫室壞而居潘班坐刑於竇憲殷取戮於臣桓顛噬臍

而不及知觸籓一作拾之爲難夫化赤漸乎鄒丹爲黔資
於邇墨生於麻者既革其操染於藍者亦變其色交非
鮑叔遊異田蘇忘與肆之不惡持甘醴以爲娛餘推誠
而裨一作卑耳蕭結幹而連朱始刎頸以交約終反噬而
相屠王綱繆於魏譏石嫌疑一作嫌於州吁孫秀與趙倫
齊貫石顯將牢梁並驅汙無禮以自及蹈不義而同誅
別有直若史魚正如伯厚飾智驚物露才不偶持瑾瑜
而指瑕鑒冰鏡而求垢彼獨潔之爲雅固羣醉之所醜
況乃誹謗朝廷擯斥朋友方縉紳以豚犢廷冠蓋以雞
狗符結怨於晉台彭肆言於蜀后禰悲號於座上庾嘲

謔於行後撥榮辱之在身猶樞機之發口儻一言其靡
慎奚四大之能守然則禮無微而不驚疑作警怨無小而
不讎察關張之同敗審韋弦之所由豈直君子不可罔
而小人獨可仇倜儻英跱昂藏遠礙覩廝隸其如萍觀
輿臺其若芥本無猜於螻蟻寧有忌於蜂蠆安知鷙炙
轂授七尺由其喪亡羊羹匪均三軍以之覆敗苟有怨
其必復諒無所而不誡於是考茲出處稽彼行藏咸知
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惑多言之必敗迷暴貴之
不祥彼有足而罕衛行立身而靡防猶乗車之去軏若
涉海之無航既百慮而一致故異術而同喪唯夫明達

高人賢良志士知滿損而謙益驗弱生而强死無爲榅先無爲禍始節其飲食謹其容止聚而能散爲而不恃潔其心而穢其迹濁其表而易其裏範閨室而整冠循覆車而易軌以道德爲介胄忠貞爲劍履愛髮膚而不傷保家室以不恥若乃詢木鴈於園吏訪光塵於柱史萬石守慎以全榮二疏既滿而辭仕袁不及於憎愛柳忘情於慍喜漢先主之立誡莫尚中庸衛大夫之所羞獨爲君子余雖不佞嘗從事於斯矣重曰夫含靈稟質異品殊倫生何如而弗貴命何如而弗珍雁含枚以避繳蟨聽冰而涉津葵傾心而衛足櫟不材而謝斤彼草

樹之無識唯禽獸之不仁猶稱能以遠害尚假智以全身矧百行之君子逦三才之令人何自輕於養性何自忽於周身儻狂歌之可採伊輿誦之可詢敢刊銘以勸座遂援翰而書紳

〔增〕論方孝孺謹行論曰士之爲學莫先於慎行行之於人猶室之有棟柱也帛之有絲縷也木之有本也馬之有足也鳥之有翼也聖得之而後爲聖賢得之而後爲賢君子脩是而爲善小人失是而陷於禽獸之歸夫焉可忽哉積之如升高之難而或敗於談笑爲之於闇闕之内而或播於四海九州才極乎美藝極乎精政事治功極乎可稱而行一有不掩焉則人視之如汙穢不潔避之如虎狼賤之如犬豕幷其身之所有與其疇昔竭力身志之所爲者而棄之矣可不慎乎

〔銘〕金人銘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湖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

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内藏我知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莫我害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

〔誡〕唐姚元崇辭金誡曰古之君子策名委質翼翼小心乾乾終日慎乎在位欽乃攸司請謁者咸息苞苴者必辭爾以金玉爲寶吾以廉謹爲師爾以夜昏可納吾將晝室不欺若爾有贈吾今取之爾其喪寶吾則懷非誡曰欲人不知莫若勿爲欲無悔恡不若守慎慎之伊何主誠在乎盡牽悔之伊何讒謗由乎甚放慎則禍之

不及食則災之所起苟自謹身必無謗恥凡所從政當須正已誠往脩來慎終如始

增 雜文劉子曰蘧瑗不以昏行變節顏回不以夜浴改容句踐拘於石室君臣之禮不替冀缺耕於坰野夫婦之敬不虧斯皆慎乎隱微枕善而居

勤勞一

原 爾雅曰倫勩邛敕勤愉庸癉勞也注莫知我勩維王之邛哀我癉人疏云勩謂勞苦也倫者理也理治事務者人勞勸者事推云苦也孫炎曰習事之勞也數者相劬敎也亦謂勞苦愉者歎也字云勞苦者多惰愉今字或作窳同庸者又功曰庸癉者說文云勞病也 又曰勞來強事謂剪纏勤也注詩云職勞不來自勉強者亦勤劬者由事事敗爲勤也詩曰追其謂之剪甏未詳 又曰庸庸慅慅勞也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 又曰勞謙君子有終吉 又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又曰勞而不伐 書曰夙夜罔或不勤 又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脩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又曰明作有功 又曰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詩曰無巳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書曰黽勉從事不敢告勞 禮曰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 左傳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 穀梁傳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

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 詩傳曰小臣奉使而勤勞於公賦小星 又曰夫婦相戒以勤賦女曰雞鳴 國語敬姜曰天子大采大采袞織也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祖習也識知也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少采黼衣也夕月與大史司載載天文也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九御九嬪之官也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脩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元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人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 明永樂實錄曰上嘗謂翰林侍讀胡廣等曰勤之一字豈獨農夫宜盡士商賈皆當盡 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勤勞二

原 列子曰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

身體偏枯手足胼胝　尸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禹於是疏河決江十年未闞其家生偏枯之疾步不相過人曰禹步　書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詩序曰殷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周紀曰周公戒伯禽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　書曰惟公克勤王家　詩傳曰召公勤於勞民燕人懷之賦甘棠　書曰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於太常　周紀

曰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交加訓導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言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殁也謂之叡聖武公　史記吳太伯世家曰季札聘於魯請觀周樂為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　左傳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不日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於勝

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　又楚子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　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　詩外傳曰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入以星出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

任人者佚任力者勞　史記張湯傳曰湯子安世少以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　漢書常惠傳曰惠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移中監蘇武使匈奴并見拘留十餘年昭帝時迺還漢嘉其勤勞拜為光祿大夫　東觀漢記曰王丹每歲農時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與而勞之　漢紀曰諸葛亮常自校簿書主簿楊顒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躬自校簿書

流汗終日不亦勞乎　又曰諸葛亮遣使者至司馬懿
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繁簡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
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
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　三國志步騭傳曰騭
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
四體夜誦經傳　晉杜預自序曰在家則滋味經籍居
官則畢力理治公家之事知無不爲　晉紀曰陶侃爲
都督荊州諸軍事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事
檢攝無遺未嘗少閑諸參佐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
器蒱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扑曰君子當正

其衣冠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耶有奉饋者必問其
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百姓皆勤於農
作家給人足　又曰秦建元八年以王猛爲丞相軍國
內外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
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
是國富兵强戰無不克　南史齊何敬容傳曰晉宋以
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　范雲傳曰文惠
太子嘗幸東田觀穫稻雲時從文惠顧雲曰此刈甚快
雲曰三時之務亦甚勤勞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
一朝之宴逸也　徐勉傳曰天監二年除勉給事黃門

侍郎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遷侍中時師方侵魏候驛
填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犬
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是傳
中一事　北史斛律光傳曰光行兵用匈奴卜法吉凶
無不中軍營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冑
　五代梁紀曰吳越王鏐自少在軍中未嘗寐倦極則
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欹而寤名曰警枕　宋
紀曰趙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太祖勸以讀書遂手不釋
卷每歸私第闔門啓篋誦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
流　宋史李沆傳曰沆爲相王旦參政事以西北用兵

或至旰食旦歎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
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　宋紀曰司馬光爲尚書左
僕射兼門下侍郎時兩宮虛已以聽爲政光亦欲以身
殉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
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　金史完顏陳和尚傳曰陳
和尚軍中無事則窗下書牛毛細字如寒苦之士　元
史吳澄傳曰至大元年召澄爲國子監丞先是許衡爲
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久之漸失其舊澄至
旦燃燭堂上諸生以次受業日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
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誘之每至夜分

雖寒暑不易也　明王璡傳曰洪武末璡以賢能薦拔寧波知府清廉強幹夜四鼓輒升堂秉燭讀書聲徹署外聞諸學課諸生諸生率四鼓起誦習無敢懈　文皇實錄曰上諭禮臣曰公侯年老者皆歷事皇考多効勞勤今筋力既衰日與羣臣並入朝參觀其步趨之艱朕所不忍自今令朝朔望其見任者不在此例　稗史曰明周文襄名忱勤敏過人凡行事纖悉不遺每日陰晴風雨亦必詳記一日某縣民告糧船江行失風公詰其失船爲其日午前午後東風西風其人不能知而妄對公一一語其實其人驚服詐不能行由是知公之風雨必記非漫書也　夏原吉傳略曰原吉修東南水利役十餘萬人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見役夫暴日中曰吾何忍獨適因麾蓋去之

勤勞三

原 定國 廣業 禮以勞定國則祀之 書業廣惟勤 不匱 有繼 左傳人生在勤勤則不匱 又能勤有繼 靡盬 匪懈 詩王事靡盬 又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盡瘁 勿休 出師表鞠躬盡瘁 白帖雖休勿休不解於位 增 上士 佳吏 三國姜維傳諸葛亮與留守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其人涼州上士也 漢趙勤傳光武時勤爲郎中給事尚書以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每引進帝輒顧謂左右曰佳吏也後以勤勞賜爵關內侯 馬上得息 原 日至不休 五代史梁敬翔傳翔從朱溫用兵三

十餘年細大之務必關之翔亦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 漢書薛宣傳宣爲馮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理事宣出教曰日至令吏休所從來遠矣 增 東征西討 原 晝講夕復 元木華黎傳木華黎謂其弟帶孫曰我爲國家助成大業擐甲執鋭垂四十年東征西討無復遺憾第汴京未下耳汝其勉之 國語晝而講貫夕而習復 增 能荷堂構 皆應準繩 宋史和㠓傳上謂李昉曰㠓宰相子勤謹自立有文章能尚望情如㠓者不可多得也 南史梁韋叡傳叡進討合肥每晝接客旅夜算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修立館宇藩籬牆壁皆應準繩 老農不及 聖人且然 南史程靈洗傳靈洗性好播植躬勤耕稼於水陸所宜刈穫早晚雖老農不能及也伎妾無游手並督之紡績至散用貲財亦常儉本 性理楊子云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以數聖人之盛德猶且如此 無事不理 其功可推 稗史彙編傳韶居官有名爲吳令時往別建康令孫[illegible]固問曰聞大夫發奸摘伏忠化如神何以至此傳答曰惟勤而能清清則寡欲自行勤則事無不理 唐書宋慶禮傳慶禮爲政嚴少私太常博士張星以好巧自是諡曰專張九齡申駁曰慶禮國之勞臣在邊陲三十年往城營州士纔數千無甲兵强衛指期而任不失所虞遠邇海運收歲儲邊亭晏然其功可推不當醜諡 聞鼓驚起 被甲徒行 北史周裴俠常遇疾沈頓忽聞五鼓即便驚起問左右曰此向府耶所苦因此而瘳晉公護聞之曰裴俠危篤若此而不廢憂公因聞鼓疾病遽愈豈非天祐其勤恪耶 宋韓世忠傳世忠子彥直鄂州都統制軍中騎兵多不能步戰彥直命騎士被甲徒行日六十里令統制官以身帥之人習勞苦馳騁如飛詔諸將倣行之 頭如蓮葆 心若天運 漢燕剌王旦傳樊噲曹參攜劍推鋒從高皇帝墾菑除害耘鋤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蓮葆勤苦至矣 百川學海心如天運謂之勤 大寒炙火 盛暑篝燈 新唐書宗室列傳嵒字定臣十餘歲即好學大寒握薪自炙夜無燭青照念所記 元蘇天爵傳天爵爲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每事必究心雖盛暑猶夜篝燈治文書無倦

分陰當惜　力田爲先晉紀陶侃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宋史辛棄疾傳棄疾常謂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爲先北方之人養生之具不求於人是以無甚富甚貧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農而兼并之患興貧富斯不侔矣故以稼名軒

子爲別食　弟豈冐恩五代史唐臣傳劉贊魏州人也父玭爲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玭自肉而別以蔬食食贊於牀下謂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食肉當勤學問以干祿吾肉非爾之食也由是贊力學舉進士劉東恕傳世俗非常賜之東恕兄東忠白全干兩衆東忠恕不元間以受而散之以二百衆恕與衆恕東忠恕子曰兄光乃有勞年官業茲實東恕無功何胃恩乎

士同力　役身率墾田宋史忠義傳世忠傳世夫在楚州披荊棘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薄爲屋唐書劉昌傳昌爲四鎮北庭行營兼涇原節度使身率士墾田三年軍食有羨

筭數不倦　書筭盡通晉書安平獻王孚傳孚手不釋書唐書王涉傳涉經史書筭盡通

人部　淵鑑類函卷三百八十二　勤勞　三三

弟處危亡之中篳食瓢飲而披閱不倦晉書殷仲堪傳仲堪爲荊州刺史以郡之事數年之間盡於讀書周傳皇甫謐

帶經　設楊以坐晉書王祥傳年老以病不能自立以爲秩爲郡掾上書於天子勤學女有文字及古秋典法家忠義田郡中有事必據鞍誦讀

王播反樂　班宏益漢書兒寬傳以射策爲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寬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唐書王播傳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昭寺木蘭院隨僧齋食諸僧厭怠播至已飯矣後二紀播出鎮是邦因訪舊遊題詩云云班宏傳宏遷給事中勤於吏職人所不堪者宏以爲樂

恭歎獨留　覆衣而去宋史蔡齊傳齊爲人純簡恭勤博通經史爲翰林學士節度判官每吏人讀書恭其益勤事太子太傅文彥博使西京留守不已嘗在政事官署苦心持家事而案牘不離人又高文忠爲度判官出臨嘗覆衣而去事太祖常爲判官至夜徐出見今案牘之夜解衣而纍衣自夜達旦撫其體而書去而爲示

鐵硯不離　小齋五代史晉臣傳桑維翰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

從他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敝則改小學唐柳公綽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決私事接賓客自旦至暮未嘗離日每至則命子弟一人執經史躬讀一過乃講居官治家之法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

事至十反　夜必再巡漢紀諸葛亮曰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南史梁宗室傳初嗣王範爲衛尉夜中行城常因風雨不便欲被宿衛其帝知其勤及弟修在職夜必再巡而不欲人知或問其故曰夜中警遣有其勞主上慈愛問之客或賜止遣詔則不可奉詔爲事朝實之尚恐人知此職司之常何足自聞

詎可遠去　不令遠出宋史張昇傳昇爲參知政事帝以昇老宋英宗立請老帝曰大臣進勤勞王家詎可遠去使主恒爲元馬事前陝西五路日一至院進見無轉運使上言事須六路爲陝西五路蜀四川安撫都不早使西來帝即帝名見有御史中丞久帝著今忠勤自出矣詔曰新自陝西來親書君子無逸所以不令遠出

君子無逸　老人何苦其書無逸

人部　淵鑑類函卷三百八十二　勤勞　三三

唐書蕭德言傳德言晚節學愈苦每開經輒斂容危坐妻子諫曰老人何自苦如此答曰對先聖之言何敢憚勞

莫不向義　未嘗少閒國語敬姜曰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晉紀陶侃爲荊州刺史終日斂膝危坐軍府衆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閒

運甓齋內　晉書陶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

轉漕關中　家宰漢書蕭何傳何爲相國致力轉漕關中給軍食不闕世家

五鼓每入學　三年不窺園仁宗即位爲史記董仲舒傳仲舒以儒術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宋史胡瑗傳每五鼓入學與諸生講肄雖大寒暑必坐堂上以身先之

母寢未熟　吳澄詎敢咿唔　帝臥得酣大

亮爲來宿衛元吳澄傳澄五歲日授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其過勤節膏火不多與澄候母寢燃火復誦 唐書李大亮宿衛兩宮每番直常假寐帝勞曰公在我得酣臥 蔣乂不衰於晚歲寒暑恒親 曲摳惟切於幼君出入匪懈唐蔣乂傳乂結髮志學老而不厭雖甚寒暑未嘗不釋於前 元曲摳傳仁宗幼時以曲摳可任保傅左右擁翼曲摳入則佐視食飲出則抱負游行鞠躬盡力夙夜匪懈

勤勞四

增 鞭算唐劉晏傳第五琦始摧鹽佐軍興晏代之每朝謁馬上以鞭算閱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澣不廢事無閑劇即日剖決無留 親蒙矢石北史郭榮傳榮從軍攻逮東城榮親蒙矢石晝夜不釋甲冑帝知之大悅每勞勉之 臣負羈紲左傳子犯謂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 手不停筆梁紀徐勉爲吏部尚書精力過人雖文案堆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 親賜佩刀唐魏徵傳太宗一日宴羣臣曰貞觀以前從我定天下間關草昧元齡功也貞觀以後納忠諫正朕違爲國家長慮徵而已雖古名臣亦何以加親解佩刀以賜二人 不寢至旦漢趙廣漢傳爲人強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 行不乘騎武編魏吳起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 神無滯用北齊書楊愔傳愔居端揆綜機衡千端萬緒神無滯用

勤勞五

增 詩 文選樂府君子行曰周公下白屋吐餔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 明宣宗織婦詞曰昔嘗歷田野親覩織婦勞春深蠶作繭五月絲可繅繅絲準擬織爲帛兩手理絲精揀擇理之有緒纔上機弄杼拋梭窓下織斯須動股織未停雞鳴三號當夙興機梭軋軋不暫息辛勤累日帛始成嗚呼有蠶作繭未必如蠶盡累絲由寸積爲丈上供公府次豪家織者冬寒無挾纊紛紛當時富貴人綺羅粲粲華其身安知織婦最辛苦我獨沈思一憫汝

增 疏 漢晁錯疏略曰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其勤苦如此

增 論 三國韋曜博弈論曰古之志士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夕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

增 雜文 唐韓愈進學解略曰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

謂有勞矣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二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三

人部四十二　儉　勇　剛

儉一

增爾雅曰瞿瞿休休儉也　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又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又曰用過乎儉　書曰克儉于家　詩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　禮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又曰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縢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　左傳曰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太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　又曰儉德之共也

國語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　詩外傳曰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　漢藝文志曰墨家者流蓋出乎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　漢書董仲舒曰儉非聖人之中制也　史記公孫弘曰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　金史紇石烈良弼曰古者地廣人淳崇尚節儉而又惟農是務故蓄積多而無饑饉之患也今地狹民衆又多棄本逐末耕之者少食之者衆故一遇凶歲而民已病矣　管子曰辨于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則百用節矣　又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靡爲國之急也　韓子曰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

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爲儉而禮之
又曰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
文子曰量腹而食度身而衣節乎己者貪心不生矣
束晳曰能約其躬則儋石之穡以豐苟肆其欲則水陸
之積不足　顔氏家訓曰儉者省約爲禮之謂也吝者
窮急不恤之謂也如施而不奢儉而不吝可矣　性理
許衡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
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
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

儉二

增柳宗元晉問篇曰三河古帝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
所理也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于今儉嗇
風俗通曰大禹闢百品之羞而菲庖厨殷湯寐寢黃屋
駕而乘露輿　呂氏春秋曰周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
尺以見儉也　汲冢周書文王語太子發曰不爲騶俊
不爲靡泰不淫于美括柱茅茨爲愛費(因木不斲曰括)　墨子
曰晉文公好惡衣臣下皆衣牂羊之裘以韋帶劍　尹
文子曰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
肉無幾時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　孔叢子宰子曰
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清素好儉妻不服綵妾不衣帛

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
所以爲夫子也　禮記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
豆澣衣濯冠以朝　左傳子西曰吾昔聞闔閭食不二
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雕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
衣服財用擇不取費　公羊傳曰晉靈公無道趙盾趨
而入靈公望見愬而再拜心怍焉欲殺之使勇士往入
其門上其堂俯而窺其戶方食魚餐勇士曰嘻子誠仁
人也爲晉國重卿而食魚餐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
子吾不忍也吾亦不可復見君矣遂刎頸而死　漢書
張安世傳曰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

人自紡績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
纖微　三國志和洽傳曰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
其選用先尚節儉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
一節儉也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
清形容不飾衣裘弊壞者謂之廉潔以故汙辱其衣藏
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凡激詭之行
則容隱僞矣　諸葛亮傳曰亮自表後主成都有桑八
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于臣在外任
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
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

其所言　董和傳曰蜀土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
姻葬送傾家竭産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爲
之規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　蔣欽傳曰欽拜
津右護軍典領辭訟孫權嘗入其堂内母疎帳縹被妻
妾布裙權歎其在貴守約　毛玠傳曰玠以儉率人太
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凴几賜玠曰君
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雖居顯位常布衣蔬食
　綱目曰宋文帝餞義季于武帳岡將行敕諸子且勿
食至會所設饌日旰不至皆有飢色乃謂曰汝曹少長
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爾識有飢苦知以節儉御物

耳　南史孔覬傳曰覬性眞素不尚矯飾遇得寳玩服
用不疑而他物粗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覬之亦尚儉
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宋世清儉稱此二人　顔延
之傳曰延之居身儉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
當其爲適傍若無人　夏侯亶傳曰亶性儉率居處服
用充足而已不事華侈晩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
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爲夏侯妓
衣　梁昭明太子統傳曰時俗稍奢太子欲以己率物
服御樸素身衣浣衣膳不兼肉　北史楊椿傳曰椿戒
子孫有曰吾今日不爲貧賤然居住舍宅不作壯麗華

飾者正慮汝等後世不賢不能保守之將爲勢家所奪
　唐書盧懷愼傳曰懷愼清儉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
止一布囊既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簀單藉門不
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宴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杯
而已　韓滉傳曰滉雖宰相子性節儉衣裘茵褥十年
一易甚暑不執扇居處陋薄取庇風雨門當列戟以父
時第門不忍壞乃不請堂先無挾廡弟洄稍增補之滉
見即撤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若摧圮繕
之則已安敢改作以傷儉德乎　薛苹傳曰苹治身簡
薄所衣綠袍更十年至緋衣乃易居三鎭聲樂不聞于

家　五代梁紀曰梁以王審知爲閩王審知儉約常躡
麻履府舍卑陋未嘗營葺　宋史錢俶世家曰俶善始
令終窮極富貴福履之盛近代無比然甚儉素自奉尤
薄常服大帛之衣帷帳茵褥皆用紫絁食不重味　宋
紀曰李沆治第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
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卓
則已寛矣　宋史葉顒傳曰顒自初仕至宰相服食僮
妾田宅不改其舊　史纂左編曰宋杜衍爲人清儉在
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
已　遼史張儉傳曰儉衣惟紬帛食不重味月俸有餘

賜給親舊方冬奏事便殿帝見衣袍弊惡密令近侍以
火夾穿孔記之屢見不易帝問其故儉對曰臣服此袍
已三十年時尚奢靡故以此微諷諭之上廉其清貧令
恣取內府物儉奉詔持布三端而出益見獎重　蕭惠
傳曰惠性寬厚自奉儉薄興宗使惠恣取珍物惠曰臣
以戚屬居要地祿足養廉奴婢千餘不爲缺乏陛下猶
有所賜貧于臣者何以待之　金史伯德特里補傳曰
特里補爲政簡靜不積財常曰俸祿已足養廉衣食之
外何用蓄積凡調官行李止車一乘婢僕數人而已
元史裕宗列傳曰皇太子眞金服綾袷爲瀋所漬命侍

臣重加染治侍臣請織綾更製之太子曰吾欲織百端
非難也顧是物未敝豈宜棄之東宮香殿成請鑿石爲
池如曲水流觴故事太子曰古有肉林酒池爾欲吾效
之邪不許　秦起宗傳曰起宗爲撫州路總管至官有
司供張甚盛問其費所從出小吏不敢隱曰借辦于民
遂亟使歸之凡席僅給而已自是官府僚佐有宴集成
禮即止因諭衆曰我素農家安儉約務安靜庶使吾民
化之　明紀曰來恭由貢士洪武中拜御史陞僉都正
色立朝彈劾不避權勢有讒恭者帝私幸其第見夫人
紡綿公鋤菜遂誅讒而益重公　明紀編年曰太祖見

散騎舍人衣服鮮麗問制用幾何曰五百貫責之曰農
夫春耕暑耘蠶婦繅績手成其勞已甚及登場下機公
私逋索交至竟不能爲已有食惟粗糲衣惟垢敝而已
今汝席父兄之庇生長膏粱紈綺之下一衣制及五百
貫此農夫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驕奢若此豈不暴殄
　洪武實錄曰凌說爲浙東按察使入辭上見其衣服
垢敝謂曰汝久居通顯猶服敝衣得無儉不中禮乎對
曰以平生好儉素上曰好儉固是美事但無似公孫有
飾詐之譏　又曰曹國公李貞平生衣取適體食惟適
口上不時賜衣弊必緝之雖一帶弊亦必藏以待用或

奉養太豐輒不自安召子孫集于前懇懇言未遇時事
以曉之曰吾家素涼薄叨沐上恩以至于此雖美食盛
饌何患不繼然奢靡之事吾性所不喜今上方以勤儉
化天下吾爲戚里之長苟爲奢靡何以勸率家人汝曹
念之其儉約蓋本乎所性云　明王璡傳畧曰璡自奉
儉約一日饌用魚羹璡怒其妻曰若不憶吾啖草根時
邪命撤而埋之人號埋羹太守　軒輗傳畧曰正統五
年擢輗浙江按察使寒暑一青布袍補綴殆遍居常蔬
食妻子親操井臼與僚屬約三日出俸錢市肉不得過
一觔僚屬多不能堪故舊至食惟一豆或具雞黍則人

驚以爲異

儉三

【增】歸本 助廉 漢王吉傳吉上疏曰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 宋范純仁傳純仁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蜂盤 繩帶 南史陳武帝居阿衡時恒從寬簡雅尚儉素常膳不過數品私饗曲宴皆瓦器蜂盤有核庶羞裁令充足不爲虛費 又梁沈約傳約孫衆自奉甚薄每朝會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履恒服布袍芒屩以麻繩爲帶又囊麥飯餉以噉之

【原】飯脫粟 臥布被 白帖晏子相齊食脫粟之飯 公孫弘傳弘以三公爲布被 漢

【增】後人莫及 【原】古道難遵 性理東萊呂氏曰古人自有簡約非後人所能及如飲食高下自有制度 漢書堯舜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斲飯土簋歠土鉶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 人儉而[illegible]也 此

【增】詔賜宮錦 命輟殿材 元白景亮傳景亮爲衢州路總管性廉介勤苦自奉甚薄妻尤儉約惟以脫粟對餒而已部使者嘗上其事特詔褒美賜以宮錦 唐書魏徵家初無正寢帝命輟小殿材爲營搆五日畢并賜素褥布被以從所尚

治人事天 望風成俗 漢東方朔傳曰孝文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于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 性理凡事儉則鮮失老子[illegible]人事天莫若嗇

裴坦家法 王旦門風 唐裴坦傳坦性儉約子娶楊收女齎具飾金玉坦命撤去曰亂我家法 宋王旦傳旦疾甚召子弟云我家盛名清德當務儉素保守門風不得事侈泰勿爲厚葬以金寶置柩中

禮乘駑馬 詩賦羔羊 [illegible]乙年財乘駕馬祀以下牲 詩傳大夫貞而能儉忠乎公室國史美之賦羔羊

惡衣糲食 虛室單牀 元張子良傳子[illegible]授懷遠大將軍吉州路總管惡衣糲食率之以儉 溫書封敕傳[illegible]性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傍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

臣以爲易

吾幸其馴 宋劉李傳章進階雪部尚書兼給事中對選家賤問章今年幾而容貌未衰章拱對曰臣書生無他長惟菲儉自度晏嬰一狐裘三十年不易人以爲難臣以爲易 唐李懷遠傳懷遠久貴益素約不治居室宣乘款段馬豆盧欽望謂曰公貴顯顧當然那苦曰吾幸其馴不煩他駿

享可二簋 菜惟三栝 易二簋可用享 漢朱博傳博爲人廉儉不好酒色遊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栝

悉寄天府 並挂屏風 南史梁南康簡王績傳績寡玩好少嗜慾居處儉素躬事儉約所有租秩悉寄天府 提傳提居儉于財用散酒不過兩盤輟云此酒難遇鹽豉蓋薪之屬並挂屏風酒漿悉置 林下內外有求提手自賦之

書有千卷 家無百 晉華譚傳譚清恪儉素雖居顯列嘗布衣蔬食年老[illegible]篤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書數百卷 性理周濂溪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 李初平誕濂溪雅有高趣

周捨 荻障 馮道茅菴 南史周捨傳捨性儉素如布衣每入宮府雖廣廈華堂閨閣重邃捨居之則塵埃滿積以荻爲障壞亦不修 五代史馮道傳道爲人能自刻苦爲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爲一茅菴不設牀席臥一束芻而已

埋羹太守 叟柴夫人 明王建傳 詳儉二

漢王良傳良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吏無書乃下拜歎息而還

東坡罰肉 祁公麵飯 侯鯖錄東坡在黃州嘗書云自今日以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 宋杜祁公儉約食于家惟一飯一麵或美其儉公曰衍本一措大名位爵祿皆國家所賜一旦去位身復爲措大何以自奉

膳裁豆蒸 蒸乃胡蘆 唐張孝忠傳孝忠元二年河北蝗民餓死如積孝忠與其下同粗淡日膳裁豆蒸而已人服其儉 盧氏雜說唐盧懷慎清儉召客會食呼左右曰爛蒸去毛莫拗折項客疑爲烹鵝鴨已而出餉客則胡蘆一枚也

不改茅屋 重修蔗糖 南史臧燾傳宋武帝受命拜太常雖外戚貴顯

而獨自沖約茅屋蔬食不改其舊明說允深恩認江西俗儉刻木爲魚糖一盆欲取食之入手始知不覺失笑覆視之底有字去大德二年重修

何加文子　不如巨公唐李元紘傳紘爲宰相家無留儲宋璟嘗歎曰李文子之德何以加之其後漢宣秉傳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

惟處故院　嘗送新衣唐李愬傳愬行己儉約其昆弟猶家貴飾輿馬矜室廬惟愬所處乃父故院無所增廣晉桓沖傳沖性儉素嘗浴後其妻送以新衣沖大怒促令持去其妻復送之請曰衣不經新何緣得故沖大笑而服之

食並二韭　侍惟一僮雞肋集李崇爲尚書令富而多儉食常無肉並有韭茹韭菹崇客李元祐謂人曰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故元祐曰二九一十八聞者大笑宋程公許傳公許沖淡寡慾晚年惟一僮侍食無重味一衾至十數年不易家無儲積

持此安用　終當還官南史宋宗室列傳景素爲荊州時有獻鏤刻柏屏景素竟不莅朝廷欲賜以甲第辭而不當兩宮所遺珍玩塵于笥篋

人部

食常不過一肉器用瓦素時有獻璣玉器景素顧主簿何昌寓曰戒持此安所用哉謝而反之元業李傳李前後被賜之物甚多而自奉甚儉嘗戒其子曰吾世業儒甘貧約惟以忠義結主知汝曹其清慎自持勿替吾過指所賜物曰此終當還官也

夏忘設帳　寒不衣裘南史孫謙傳謙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居身儉素牀施蘧蒢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幬帳而夜臥未嘗有蚊蚋人多異焉北史裴佗傳佗清白任眞不事家產宅不過三十步又無田園暑不張蓋寒不衣裘其貞儉如此

都是素士　不異布衣南史齊始興簡王鑑傳王儉嘗數曰始興王雖尊貴而行履都是素士宋紀樞密副使包拯性峭直耿介其飲食服用悉儉朴雖貴如布衣

可師後世　不知三公史記蕭相國世家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南史沈慶之傳慶之每朝賀常乘豬鼻無幰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騎優行田園每農桑劇月無人從行遇之者不知三公也

【原】魚飧二歲　【增】袍衣數年謝承後漢書趙咨守東海人遺以雙魚飧二歲不盡以儉化俗元烏古孫澤傳澤常曰士非儉無以養廉非廉無以養德身一布袍數年妻子僅素無華人皆苦之澤不以爲意也

丞相覆布被　夫人衣絹裙西京雜記公孫弘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唐紀李湜爲人彌力服儉自奉儉素夫人常衣絹裙破然後易

集必無盛饌　乘不過軥車稗史彙編翟公巽身歷兩府自奉甚于寒士一日招客未嘗飲時與客言近日風俗奢靡燕樂之間尤甚因正色曰德大于天子者然後可以食牛德大于諸侯者然後可以食羊客自度今日之集必無盛饌已而果以惡草具進史記遊俠列傳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牛

安石無澣洗　辛秘不改易宋史王安石傳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唐辛秘傳秘爲大官居不易第服不改初

壟畝是親　更咏歌之不廢　綺紈弗御

人部

何絲竹之堪娛晉孫晷傳晷雖家豐厚而晷常布衣蔬食粥觀覽誦詠不棄欣然獨得南史陳慶之傳慶之儉素不衣紈綺不好絲竹

竹輿是駕　並無翟茀之車

銅鏡相隨　豈有麒麟之塚唐書諸夷蕃將列傳裴玢陞山南西道蔬食弊衣居處取蔽風雨而已後以疾辭位入朝不事騶仗妻乘竹輿二侍婢黃碧縷服西京雜記袁盎冢以瓦爲棺槨器物都無惟有銅鏡一枚

熊克之軒車難入　偏多折節之貴遊　道根之牆屋不修　竟作蕭條之寒士宋熊克傳克家素儉約雖貴不改舊所居卑陋門不容轍雖部使者郡守至必降車乃入南史馬道根傳道根雖貴顯而性儉約所居宅不修牆屋無器服侍衛入室則蕭然如素士之貧賤者

儉四

【原】有度左傳夫德儉而有度　【增】心逸小學紺珠四德銘儉則心逸　養德漢諸

葛武侯戒子書儉以養德

足用 國語儉所以足用也

妻執爨 漢第五倫傳倫拜會稽太守雖為二千石躬自莝芻養馬妻執炊爨

【原】無長物 晉王恭傳王忱見王恭六尺簟謂有餘求之恭即以送焉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生平無長物

【增】小宰羊 稗史彙編時戢為青陽丞潔以勤民肉味不知日市豆腐邑人呼豆腐為小宰羊

【原】宮室卑庳 左傳晉文公為盟主宮室卑庳以崇大諸侯之館

家無私積 又曰季文子卒家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

【增】拾噉飯粘 晉殷仲堪傳仲堪在荊州食常五盌盤無餘肴飯粒落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也

敗屩疎糲 山堂肆考宋曹彬兩總樞密五臨藩所居僅蔽風雨敗屩陳編人不堪其憂而彬處之自若至升武帳止衣大絮坐素木胡牀而已

榼惟一味 明祝允明猥談江西俗儉果榼作數格惟中一味或果或菜可食餘悉充以雕木謂之子孫果榼

不然官薪 會稽典錄陳修為豫章守性清潔恭儉十日一炊不然官薪

不施錦繡 唐裴耀卿傳帝封禪還次宋州謂張說曰懷州刺史崔沔遣使供帳不施錦繡示我以儉

習家人事 晉書中山恭王袞傳袞尚約儉敕妃妾紡績躬習為家人之事

插燭板牀 南史傅昭傳昭為中書通事舍人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家器服率陋身安粗糲常插燭板牀明帝聞之賜漆合燭盤

酒止五行 山堂肆考宋司馬溫公與劉几席君從王尚恭等七人作真率會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唯菜無限如違約增飲食之數罰一會

糊紙補幬 又曰東漢羊續為廬江太守一布幬敝歲字敗糊紙補之

【原】一裘三十年 鹽鐵論昔者晏子相齊一狐裘三十載故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

餼不過稂莠 國語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

儉五

【增】【賦】漢班固東都賦曰命有司頒憲度昭節儉示太素

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內棄末而返本背偽而歸眞女修織紝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元恥纖美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于山沈珠于淵 張衡東京賦曰遵節儉尚素樸思仲尼之克己履老氏之常足將使心不亂其所往目不見其所欲賤犀象簡珠玉藏金于山抵璧于谷翡翠不裂瑇瑁不蔟所貴惟賢所寶惟穀民去末而返本咸懷忠而抱慤

【增】【詔】漢平津侯傳太皇太后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為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俸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于制度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即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為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為

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又安帝五年七月丙子詔曰舊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務從節儉遭永初之際人離荒戹朝廷躬自菲薄去絕奢飾食不兼味衣無二綵比年雖獲豐穰尚乏儲積而小人無慮不圖久長嫁娶送終紛華靡麗至有走卒奴婢被綺縠著珠璣京師尚若斯何以示四遠設張法禁懇惻分明而有司惰任訖不奉行秋節既立鷙鳥將用且復重申以觀後效

增論三國郤正著姜維論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羣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為足不在多求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

增雜文宋司馬光訓儉文畧曰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為兒時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近世風俗尤為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為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沽于市果止于梨栗棗柿之類肴止于脯醢菜羹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世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肴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靡者蓋鮮矣嗟乎風俗頹敝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剛一

增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　書曰剛而無虐　又曰彊弗友剛克　又曰沈潛剛克　詩曰剛亦不吐　又曰膂力方剛經營四方　禮曰外事以剛日　又曰儒有可親而不可刦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宋柴中行傳曰士大夫寡廉隅乏骨鯁宜養天下剛毅果敢之氣　李椿傳曰君以剛德為體而虛中為用臣以柔順為體而剛中為用　荀子曰剛彊彊毅靡所不伸　桂巖子曰為天者務剛其氣為君者務堅其政剛堅然後揚道制命　愼陽子曰廉則剛而直　魏劉

劭人物志曰剛畧之人不能理微故其論大體則弘博而高遠歷纖理則宕往而疏越　又曰剛者不厲無以濟其剛旣悅其剛不可非其厲厲也者剛之徵也

剛二

增 皇甫謐高士傳曰商容有疾老子曰先生無遺敎以告弟子乎容張口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齒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剛亡而弱存乎容曰嘻天下事盡矣　淵海曰韓子問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叔向曰臣年八十齒再落而舌尚存是知剛不如柔　史記伍子胥傳曰員爲人剛戾忍詢能成大事　魏其武安傳曰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　漢書諸葛豐傳曰豐特立剛直爲司隸校尉舉刺無所避京師爲之語曰間何闊逢諸葛（師古曰言間者何久闊不相見以逢諸葛故也）　漢紀曰趙王良與中郎將張邯爭道叱邯下車司隸校尉鮑永劾奏良無藩臣禮大不敬良貴戚尊重而永劾之朝廷肅然永辟扶風鮑恢爲都官從事恢亦不避强禦帝嘗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　又曰董宣爲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于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

殺之宣叩頭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彊項令出賜宣錢三十萬　三國志張昭傳曰初孫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孤豈爲子布（昭字也）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　晉書傅咸傳曰咸性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疾惡如仇　南史蕭引傳曰引爲中庶子建康令宦者李善度蔡脫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族子密時爲黃門侍郎諫引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爲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耳　北史楊昱傳曰廣陽王嘉北海王詳等與伯播論議競理播不爲屈北海王顧昱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也昱對曰昱父道隆則從其隆道洿則從其洿伯父剛則不吐柔亦不茹一坐歎其能言　劉行本傳曰行本累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座則承御大夫取進之及行本爲掌朝將進筆于帝承御復欲取之

行本抗聲曰筆不能得帝驚視問之曰臣聞設官分職
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
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　唐書李朝隱傳曰朝隱遷
侍御史吏部員外郎時政出權幸不關兩省而內授官
但斜封其狀付中書郎宣所司朝隱執罷千四百員無
避屈遷長安令宦官閭興貴有所干請叱去之睿宗嘉
歎後御承天門對百官及朝集使褒諭其能使偏聞之
進大中大夫一階賜中上考絹百匹以旌剛烈　李邕
傳曰盧藏用嘗謂邕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但虞傷缺
耳　蕭至忠傳曰至忠爲御史劾宰相蘇味道贓汙御
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之曰近日彈事不諮禮
乎至忠曰御史人君之耳目比肩事主得各自彈不相
關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不知白誰也承嘉
憚其剛直　宋史趙普傳曰普嘗薦某人爲某官太祖
不用普明日復奏其人亦不用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
祖怒碎裂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
補綴舊紙復奏如初又有羣臣當遷官太祖素惡其人
不與普堅以爲請太祖怒曰朕固不爲遷官卿若之何
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豈得以喜怒專
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普立于宮外久之

不去竟得俞允　李沆傳曰沆爲平章事眞宗一夕遣
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
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　畢士安傳曰宋眞
宗欲相畢士安士安曰臣駑朽不足勝任寇準兼資忠
義善斷大事宰相才也眞宗曰聞其好剛使氣士安曰
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
積朝廷罕出其右者第不爲流俗所喜耳　宋紀曰馬
知節性剛直敢言不肯少有卑屈嘗與王欽若爭論上
前退見王旦辭色猶怒甚曰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但
驚動君相耳　陳恕傳曰恕條陳王安石所更法令不
合衆心者勸使復舊至面刺其過安石怒變色如鐵恕
不少屈或稠人廣坐抗言其失無所避遂與之絕方安
石用事呼吸成禍福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
背毀之口順而心非之者皆是也恕奮厲不顧直指其
事得失無所隱　元史張文謙傳曰文謙爲人剛明簡
重凡所陳于上前莫非堯舜仁義之道數忤權倖而是
非得喪一不以經意　竇默傳曰世祖即位召至上都
問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默對曰犯顏諫諍
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　一統志曰明顧佐永樂中
爲應天府尹剛正不撓吏民畏服雖勲豪貴戚爲之斂

手議者謂有類于宋包拯之知開封府　明史顧佐傳
畧曰佐性嚴重守正嫉邪人皆敬憚之每旦趨朝小憩
外廬立雙籐戶外百僚過者皆折旋避之入內直廬獨
處小夾室非議政不與諸司羣坐人稱爲顧獨坐云
一統志曰張鵬淶水人景泰辛未進士立朝謇諤有才
名時石亨恃寵作威福鵬極詆其罪平生剛直貞介夷
險一致云　續文獻通考曰吳與弼字子傅剛毅疾惡
慕明道之和易凡遇逆境必加含容既久渾然無復圭
角之露然當風頹俗靡之中壁立萬仞非剛毅不能也

剛三

原　天德　地道 左傳寡嘉曰天爲剛德 易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受性　懷
腸 後漢高獲傳獲與光武有舊曰欲用子爲吏宜攸常 性獲曰臣受性父母不可改也遂辭去　古詩疾惡
懷剛腸　增　信道　守節 宋史陳宓傳宓天性剛毅信道 尤篤　前漢書申屠嘉傳贊曰
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 學術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欽手　立脚 宋包拯傳 拯立朝剛
毅貴戚宦官爲之斂手　性理朱子曰曾子大抵 偏于剛毅然終是有立脚處故于聖門獨得其傳　不
拜　獨揖 元樊執敬傳執敬由國子監擢授經郎曾見 帝師不拜或詰之曰帝師天子素重王公
大臣見必俯伏作禮公獨不拜何也執敬曰吾孔氏之 徒知尊孔氏而已何拜異教爲　五代史龍敏傳敏歷
進爲太常卿使于吳越是時使 甚者見吳越王皆拜敏獨揖之　對　。破柱　埋輪 漢紀 李膺
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 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于兄讓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
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　又漢安元年 遣杜喬張綱等分行州郡其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

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爵等受命之部張綱獨 埋其車輪于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
大將軍冀河 南尹不疑　爲君子德　有古人風 性理朱子曰聖 人以剛之德爲
君子金陳規傳規 爲人剛毅有古人風　劉仲不及　魏徵何加 瀛楊續 傳帝曰
方今羣臣忠直邪律玦劉仲而巳然仲不及玦之剛介 金孫鐸傳泰和二年十二月上詔鐸及張復亨議交
鈔復亨曰三合同鈔可行鐸請廢不用詔難久之復亨 議許上顧謂侍臣曰孫鐸剛正人也雖古魏徵何加焉
意卿能文　必爾犯法 宋周必大傳必大權中書舍 人草詔止十事皆切時弊上
曰意卿止能文耳不謂剛正如此　元不忽木傳不忽 木爲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帝遣通事脫虎脫護
送西僧爲貞定僧昇吏錢丞訴之按察使不敢閉不忽 木受其獄以僧下獄駁虎皝直發出僧辭氣强彊不忽
木令免冠冤庭下結責之覽虎駁走歸以 聞帝曰不忽木素剛正必爾犯法故也　少沖進諫
孔璋上書 金賈少沖傳少沖外柔內剛每從容進諫 世宗稱美之　唐李邕傳邕下獄當死許

昌男子孔璋上書天子曰邕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 折二張之角挫韋氏之鋒難身受論屈而奸謀沮解臨
泰邑得 滅死　莫見弘度　無逢懷恩 北史隋崔弘度言行 剛正見者棗恩長安
爲之語曰寧飲三斗醋莫見崔弘度篩唐書擇懷恩練 寶思握萬年令賞罰明見惡無取府曰障歎二十連
無達權懷思其妾狀泥較元 每盛眼妻于不敢仰現　性無苟合　名不虛行　劉
因傳因性不苟合不妾交接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 取舍書荷堅紀太元七年堅懸尊臣干前數樂奏馭
詩泰州別駕天水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 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出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
足獻也堅笑曰名不 盡行因權爲上第　頗有執持　素聞勁振 金王倫 傳明昌
三年論坐故出人罪削官解賤明年特援定海軍節度 使論旨曰卿賦性太剛爭意行事乃自陷于刑念卿入
仕久頗有執詩故特起千罪論之中援以兒職元呂 忠誠傳思誠氣宇疑定素以勁故聞不爲勢利所屈・
魚頭是目　皐鴨見呼 宋紀魯宗道輔攻七年剛正 跋惡愚事敢言貴歲用事者

皆憚之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唐王志愔傳志愔爲侍御史以剛鷙爲治人吏畏讋呼爲皁鵰

不急細事 **可寢大奸** 唐呂諲傳諲爲治不急細務決大事剛果不撓 [illegible] 王戢秉節剛勁可寢大奸

當稱古直 **乃爾木強** 元王結傳結資性剛方閑居不妄言笑每奏對必以正不肯阿意承順 [illegible] 藩之雖權幸側目弗顧也又廉希憲傳希憲每奏議帝前論事 [illegible] 無少回惜帝曰卿昔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爲天子臣乃爾木強邪

爲戒太暴 **不敢及私** 前漢匡衡傳勇猛剛強者戒于太暴 唐韋處厚傳處厚剛狀如甚儒者居家 [illegible]

不避高下 以 **僃股肱** 南史劉祥傳祥少好文學性韻剛疎輕言肆行 [illegible]

[illegible] **矯時慢物** **披心示誠** 後漢禰衡傳衡字正平少有才辯而尚剛傲好矯時慢物 唐李尚隱傳尚隱性剛亮議論皆披心示誠處事分明

植有大節 **凜爲名臣** 漢盧植傳植字子幹性剛毅有大節嘗懷濟世志不好詞賦能飲酒一石

[illegible] 剛方不撓爲時名臣 **蓋桂成性** **冰玉持身** [illegible]

各申其志 **宜終此言** [illegible]

無敢戲慢 **不屈豪強** [illegible]

安能屈節 **乃復低頭** 宋史宗澤傳陳過庭等列薦澤假宗正少卿充

和議使澤曰是行不生還矣或問之澤曰敵能悔過退歸國善否則安能屈節北庭以辱君命乎議者謂澤剛方不屈 南史蕭惠開傳惠開剛除少府加給事中不得志謂大丈夫入管喉舌出莅方伯乃復低頭入中邪寺內所住齋前向種花草甚美惠開悉剗除別種白楊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夭也

自負奇氣 **知爲端人** [illegible]

韓愈愛重 **士良** [illegible]

惡結 [illegible]

汝曹豈當議 **臺諫皆有言** [illegible]

[illegible] **太傅安肯就吏** **布衣乃能上書** [illegible]

王信見嫉 **緣觸要人** [illegible]

灌夫堪多不遺下輩 [illegible]

笑齊名之盧奐應愧賢兄 **哭先死之王章眞憐孝** [illegible]

女 [illegible]

漢王章傳章爲京兆上封事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先時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也明日問之章果死

邪難勝正豈容神廟之繁興

猛以代柔竊慮潁川之僵仆 南史王神念傳神念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時青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妖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極多及神念至便令毀之風俗遂改漢何並傳並遷潁川太守代陵陽嚴詡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爲設祖道詡據地哭掾吏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潁川士身豈有憂哉我以柔爲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弔耳

剛四

增 好斷 文中子剛者好斷

正色別白 唐顏杲卿傳杲卿任遂州司法參軍性剛正蒞事明清嘗爲刺史詰讓正色別白不爲屈

將軍揖客 漢汲黯傳大將軍衛青既益尊黯與抗禮或說黯曰自天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

脫幘投地 初潭集下廷之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觀以令長歲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爲此幘耳卿乃以一世勲門數天下國士乎拂衣而去

成人則一 北史常爽傳爽教授門徒京師學業翕然復興崔浩高允並稱爽之嚴毅獎勵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

鐵伐爲氏 崔鴻三十國春秋赫連勃勃自北遷幽朔改姓幽奴氏後改姓赫連氏其非正統者皆以鐵伐爲氏曰庶朕宗族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

抗禮長揖 北史房彥謙傳司錄別駕劉紀陵上佈下許以爲有直刺史憚之皆爲之拜惟彥謙執志不撓抗禮長揖有識嘉之

眞可大用 元脫脫傳脫脫曰先帝令我毋嗜飲今未能絶也自今已往家人有以酒至吾前者卽痛懲之帝聞喜曰脫脫雖剛制于酒眞可大用矣

以毅名齋 宋史徐僑傳僑始登朱熹之門熹稱其明白剛直命以毅名齋

屹若太山 元張起巖傳起巖臨政決議意所背斷屹若太山不可回奪或時面折人面頸發赤不少怨廟堂憚之

臣心如面 南史傅縡傳後主收縡下獄縡素剛因憤恚于獄中上書後主大怒頃之少解使謂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縡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

不容人短 宋史孫道夫傳道夫性剛直喜面折不容人之短

鍊金煅鐵 宋紀仁宗時富范等同時執政石介作慶曆聖德詩曰視弼之膚霜剛風裂視弼之心鍊金煅鐵

祐甫不爲下 唐崔祐甫傳祐甫性剛直遇事不回時侍郎闕祐甫攝省事數與宰相常衮爭議不平衮怒使知吏部選每擬官衮輒駁異祐甫不爲下

剛五

增 詩 唐張說送王晙詩曰爲負剛腸譽還追彊項名

增 詔 漢元帝詔曰剛強堅固確然無欲大鴻臚馮野王是也

增 策 宋蘇轍策曰夫爲天下國家惟剛者能守其法而公者能以剛服天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天下者天子之天下也賞罰之柄予奪之事其出于天子本無敢言者惟其不公故有一人焉受戮而去雖其當罪而亦勃然有不服之心而上之人雖其甚公于此而亦畏其不服而不敢顯然明斥其罪故夫天下之不公足以敗天下之至剛而天下之不剛亦足以破天下之至公二者相與並行然後可以深服天下之衆

增 疏 宋柴中行權宗正少卿上疏畧曰陛下初政則以剛德立治本更化則以剛德除權奸夫剛德實人主之大權不可以久出而不收

增序明鄭守益贈范伯寧序曰剛也者天地人之全德也天不剛不能以運地不剛不能以載人不剛不能以成位于中剛之時義大矣哉世之目剛者類以褊介狷直僅得其一端而負氣好勝者亦托于剛以自命果若而言則行行之由愈于如愚之回而施舍升堂北宮入室矣故夫能闢能闔能寒能燠能榮能悴而後為天地之剛能屈能伸能明能晦能進能退而後為君子之剛聖門嘗傳之矣曰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則無過不及者也曰有道無道而不變則無或息者也或過焉或不及焉或息焉皆以欲勝義不能養浩然之氣者也浩然

之氣中正而純粹者莫如乾潛躍飛見而以時措之故可以叱萊尼可以北貴人而可以微服于宋可以往千萬人而可以不惴褐寬博可以不見諸侯而可以三宿出晝剛之為德也其盛矣乎聖學不明往往以氣質所近習俗所尚悟然安之而不自覺西漢之季背公植黨至于厥角稽首爭獻符命而東漢之季互相標榜蹈于桎梏而方且以不與為恥蓋知剛者鮮矣

增雜文宋蘇軾剛說曰孫君介夫真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為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荊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為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戶君亦趨出君為鎮江軍書記吾時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進步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為條例司者 又曰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也

勇一

增爾雅曰番番矯矯勇也 釋名曰勇踴也遇敵踴躍

欲擊之也 易曰用馮河 書曰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 詩曰有力如虎 又曰孔武有力 禮曰臨事而屢斷勇也 又曰用人之勇去其怒 左傳狼瞫曰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 又伍尚曰知死不辟勇也 周禮曰司右掌羣右之政令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 史記魯仲連曰勇士不怯死而滅名 墨子曰君子戰雖有陣而勇為本焉 河圖曰鳥一足獨立見則主勇強 劉邵人物志曰勇敢也者義之決也 又曰力能過人而勇不能行可以為力人未可以為先登 劉向新序曰

功成而受賞是賁勇也

勇二

增外紀曰共工氏與祝融氏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
山崩使天柱折地維缺女媧氏乃煉五色石補天　五
帝紀曰堯時十日並出焦禾殺稼又有大風猰㺄封豨
修蛇皆為民害堯乃使羿繳大風于青丘之澤上射十
日下殺猰㺄斷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萬民欣悅
莫不向服出淮南子本經訓　元史廉希憲嘗戒其子曰丈夫
見義勇為禍福無與于己謂皋夔稷契伊傅周召為不
可及者是自棄也　詩說曰叔于田叔段多才而好勇

大夫憂之而作是詩賦也　左傳曰齊侯伐魯戰于長
勺莊公將鼓之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既克
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彼竭我盈故克之　又曰杜回秦之力人也　國語曰
晉悼公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為戎右知魏絳之
勇而不亂也使為元司馬　性理呂東萊曰趙文子其
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及宋之
盟談笑當衷甲之變神閑氣定而不亂晏子長不滿六
尺及崔慶之盟白刃在前毅然賁育不能奪蓋其怯者
血氣也其勇者義也　左傳曰晉知起中行喜州綽邢

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欒王鮒謂宣子曰盍反州綽
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獲用也為王
鮒曰子為彼欒氏為彼欒氏如欒盈之待二子也乃亦子之勇也　又
曰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
堇父孟獻子家臣步從輦車以從師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見門開故攻之
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郰邑大夫仲尼
父叔梁紇也言紇多力抉舉縣門出在內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
甲以為櫓狄虒彌魯人也蒙衰也櫓大楯虒音斯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
隊百人為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
父登之及堞而絕之偪陽人縣布以試外勇者隊則又縣之蘇而復

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主人嘉其勇故辭謝不復縣布帶其斷以狥于
軍三日帶其斷布以示勇　韓詩外傳曰卞莊子好勇母無恙
時三戰而三北及母死三年魯興師卞莊子遂走敵而
鬬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一北又獲甲首而獻之請
以此塞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獲甲首而獻之曰
請以此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為兄弟卞莊子曰夫
北以養母也今母沒矣吾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
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　穀梁曰子胥父誅于楚也
挾弓挾矢而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　吳越春
秋曰吳王欲殺慶忌要離詐得罪出奔遂如衛求見慶

忌曰願因王子之勇閭廬可得也慶忌信其謀遂之吳將渡江于中流要離坐于上風因風勢以矛鉤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捽其頭于水中乃加于膝上曰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于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之勇士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　又曰公子慶忌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數百里國閭嘗追之于江駟馬馳不及射之闇接矢不可中　列子曰孔子勁能招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招與翹同）　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于匡今又遇難于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鬬而死鬬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　韓詩外傳曰孔子遊于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言者何丘將啓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蠡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　莊子曰孔子圍于匡子路入見孔子曰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

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　史記曰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猳豚　尸子曰人謂孟賁生乎曰勇賁乎曰勇富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而皆不足以易勇故能攝三軍服猛獸也　史記秦本紀曰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臏　魏公子列傳曰公子無忌北救趙如姬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亥與公子俱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　揚子曰或問孟軻之勇曰勇于義而果于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于勇也其庶乎　史記白起王翦列傳曰秦將李信者少年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于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為賢勇　廉頗列傳曰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為上卿以勇氣聞于諸侯　刺客列傳曰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　天中記田光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

所知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　史記項羽本紀曰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　留侯世家曰張良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　前漢書武五子傳曰廣陵厲王胥力扛鼎空手搏熊彘猛獸　食貨志曰匈奴侵寇甚王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　後漢書光武帝紀曰王莽召募猛士時有巨無霸長一丈大十圍以爲壘尉　陳俊傳曰俊拜彊弩將軍與五校戰于安次俊下馬手接短兵所向

必破追奔二十餘里斬其渠帥而還光武望而歎曰戰將盡如是豈有憂哉　董卓傳曰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爲羌胡所畏　蜀志曰關羽張飛勇冠三國俱稱萬人之敵　魏志曹眞傳曰眞嘗獵爲虎所逐顧射虎應射而倒太祖壯其鷙勇　許褚傳曰太祖征韓遂馬超等單馬會語褚從行馬超負其力陰欲前突素聞褚勇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眄之超不敢動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軍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　晉書劉牢之傳曰牢之面紫赤色鬚目驚人太元初謝元北鎮廣陵

多募勁勇以牢之爲參軍領精銳爲前鋒百戰百勝號爲北府兵敵人畏之　劉曜載記曰曜征陳安安累敗南走陝中曜使其將軍平先丘中伯率勁騎追安安與壯士十餘騎于陝中格戰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交則刀矛俱發輒害五六遠則雙帶鞬服左右馳射而走平先亦壯健絕人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奪其蛇矛而退　南史陳蘭欽傳曰欽有謀畧勇決善戰步行日二百里勇武過人　羊侃傳曰侃少雄勇膂力過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嘗于兗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至七跡泗橋有數石人

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　北史魏高祖本紀曰帝少善射有膂力年十餘能以指彈碎羊髆骨射禽獸莫不隨所至而斃之　東魏孝靜帝紀曰帝力能挾石獅子以踰牆射無不中　高季式傳曰范陽盧曹以勇力稱身長九尺鬚面甚雄臂毛逆如豬鬣力能拔樹常臥疾猶申足以舉二人蠕蠕冠范陽曹登城射之矢出三百步投弓于外羣虜莫能彎乃去之時有沙門曇讚號爲神力惟曹與之角焉　韓茂傳曰茂年十七膂力過人尤善騎射太宗曾親征丁零翟猛茂爲中軍執幢時大風諸軍旌旗皆偃仆茂于馬上持幢初

不傾倒帝異而問之謂左右曰記之尋徵詣行在所以爲虎賁中郎將　楊大眼傳曰大眼少驍捷跳走如飛時將南伐尚書李沖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焉沖勿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無不驚歎沖因曰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也遂用爲軍主大眼顧謂同僚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不復與諸君齊列矣　酉陽雜俎曰高祖少神勇隋末嘗以十二人破草賊數萬又龍門之戰盡一房箭中八十人·唐書曰尉遲敬德善避矟每單騎入賊雖羣刺之不能

傷又能奪取賊矟還刺之齊王元吉使去刃與之校敬德請王加刃而獨去之卒不能中帝嘗問奪矟與避矟孰難對曰奪矟難試與齊王戲王三失矟遂大服　薛仁貴傳曰王師攻安市城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等率兵二十萬拒戰仁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標顯持戟腰鞬兩弓呼而馳所向披靡帝望見之問誰曰薛仁貴也召見賜金帛口馬甚衆師還帝曰朕不喜得遼東喜得虓將　李白傳曰詔以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爲三絕旻嘗北伐爲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刃而斷　天中記曰彭博通身長八尺曾

于講堂階上臨階而立取鞋一緉以臂夾令有力者後拔之鞋底中斷博通腳終不移牛駕車正走博通倒曳車尾却行數十步横拔車轍深二尺皆縱横破裂曾遊瓜步江有急風張帆博通捉尾纜挽之不進又嘗于長安與壯士魏弘宋令文馬師本角力博通堅卧命三人奪其枕三人力極牀腳盡折而枕不動觀者踰主人垣牆屋宇盡壞名動京師　唐書宋之問傳曰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嬰令文直往拔取角折其頸殺之旣之問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驕勇聞之遜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一

絕　天中記曰宋令文有神力嘗以五指撮碓觜壁上書得四十字詩爲太學生一手挾講堂柱起以同房生衣柱下壓之重謝乃爲之出　歙州圖經曰績溪縣有汪節者生而有神力入長安到東渭橋邊有石獅子重千斤提而擲之丈餘後數十人不能動節又提而致之故地尋薦補神策軍將嘗對御俯身負一石碾置二丈方木于碾上上又置一牀坐龜茲樂人一部奏曲終而下無厭重之色德宗甚寵惜之　唐書渾瑊傳曰瑊年十一善騎射隨父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曰與乳媼俱來邪是歲立跳盪功後二年從破賀魯部拔

石堡城龍駒島其勇嘗冠軍　胡証傳曰証膂力絕人晉公裴度未顯時羸服私飲為武士所窘証聞突入坐客上引觥三釂客皆失色因取鐵燈檠摘枝葉撚合其跗橫膝上謂客曰我欲為酒令飲不釂者以此擊之衆唯唯証一飲輒數升次授客客流離盤杓不能盡証欲擊之諸惡少叩頭請去証悉驅出　張興傳曰興長七尺一飯斗米肉十斤為饒陽裨將史思明引衆傳城興擐甲持陌刀重五十斤乘城賊將入興一舉力輒數人死賊皆氣懾　五代史唐臣傳曰周德威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晉令軍中曰能

生得周陽五者為刺史有驍將陳章者號陳野义常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德威笑謂晉王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邪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因退走章果奮稍急追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鎚擊之章踣馬遂生擒章　宋牛思進傳曰思進少從軍以膂力聞嘗取強弓絙于耳以手引之令滿又負牆立力士二人撮其乳曳之嶷然不動　韓世忠傳曰世忠早年鷙勇絕人能騎生馬駒年十八以敢勇應募鄉州隸赤籍

挽強馳射勇冠三軍　岳飛傳曰飛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于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　遼史耶律漚里思傳曰漚里思負勇畧會同間伐晉上至河而獵適海東青鶻搏雉晉人隔水以鴿引去上顧左右曰誰為我得此人漚里思請內廐馬濟河擒之並殺救者數人還　金史高彪傳曰彪勇健絕人能日行三百里身被重鎧歷險如飛　元史木華黎傳曰木華黎猿臂善射挽弓二石強與博爾术博爾忽赤老溫事太祖俱以忠勇稱號掇里班曲律猶華言四傑也　博爾术傳曰博爾术戰于大赤兀里兩軍相接下令殊死戰

跬步勿退博爾术縶馬于腰跽而引滿分寸不離故處太祖嘉其勇膽　术赤台傳曰术赤台有膽畧善騎射勇冠一時怯列王可汗之子鮮昆有智謀諸部畏之怯列亦哈剌哈真沙陀等帥衆來侵兵戰不利近臣忽因荅兒等馳告太祖曰事急矣羣下忠勇無踰术赤台者宜急遣之拒敵從之术赤台承命單騎陷陣射殺鮮昆降其大將失列門等遂并有怯列之地　明張士誠傳曰五太子者士誠養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躍丈餘又善没水　又曰士誠故有勇勝軍號十條龍者皆驍猛善鬭每令被銀鎧錦衣出入陣中　翦勝野聞曰明常遇

春驍猛絶世狀類獮猴指臂多修毫　明常遇春傳曰
太祖引兵溥牛渚磯元兵陣于磯上其下巨舟相次距
岸且三丈餘莫能登者遇春飛舸至太祖麾之前遇春
應聲前敵接其戈乘勢躍而上大呼跳盪元軍披靡諸
將乘之遂拔采石　武德傳畧曰德從常遇春于常州
疾戰流矢中右股拔去之血流至踵戰自若又與賀仁
德戰劉山仁德奮戈刺德中右股德引刀斷其戈追擊
之大呼突入盡破其軍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三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四

人部四十三　勇　壯　無勇附

勇三

原　引鼎　折軾　禮記儒行引重鼎不程其力左傳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　絶
臏　張膽　史記秦武王事詳勇二又張耳陳餘謂陳涉曰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
爲天下除殘也　患暴　引強　前漢書景帝詔曰不患其不勇患其爲暴也又周勃傳材官
引強注服虔曰能引強弓弩官也孟康曰如今挽強司馬也　增　卞射　騶張　前漢哀帝
本紀贊曰哀帝時覽卞射武戲注蘇林曰手搏爲卞角力爲武戲也又申屠嘉傳以材官蹶張注如淳曰材
官之多力能蹶踏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者曰擘張以足蹋者曰蹶張
凌雲　著翅　晉段灼傳灼上疏追理鄧艾云蜀地阻險山高谷深而鄧艾步乘不滿二萬束馬懸

車自投死地勇氣凌雲北史周韓果傳果勁勇驍捷號爲著翅人周文聞之笑曰著翅之名何減飛將
扛鼎　開石　前漢書淮南厲王傳厲王有材力力能扛鼎又漢虞延同韓詩外傳昔者楚熊渠子
夜行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爲石石爲之開　負山　捲鐵　列子
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山堂肆考唐代宗時有梁崇義者
力能捲鐵舒鈎　蛙怒　虎癡　尹文子越王句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軾之比及數
年民之長幼臨敵雖湯火不避錦繡萬花谷許褚三國譙郡人軍中以褚有力如虎而癡號曰虎癡
擲驢　挈鹿　劇談錄咸通中有左軍衆李弘勇而多力官雨中過勝業坊遇泥淖深溢有村人驅
驢負薪而至適當其道季弘怒之因捉驢四足擲過水渠數步　北史周賀若敦傳敦嘗從校獵甘泉宮有一
鹿突圍而走躍馬馳之鹿上東山棄馬步逐至山半便乃掣之而下周文大悅　暴虎　曳牛
漢匡衡傳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　三國志許褚傳褚勇力絶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

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褚糧乏偽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陣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眾驚遂不敢取牛而走又北史魏伊馥傳馥善射力曳牛却行

【原】舉千鈞

拔二箭 白帖烏獲舉千鈞力聞諸侯晉書桓石虔趫捷從父在荊州于獵圍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將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急往拔一箭猛獸跳虔亦跳高于猛獸猛獸伏又拔一箭以歸

冠三軍 刺雙虎 李陵答蘇武書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史記陳軫曰有兩虎闘卞莊子從而刺之一舉果得雙虎

眥迸血 髮衝冠 白帖朱亥目眥迸血史記藺相如傳趙得和氏璧秦昭王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遣相如奉璧入秦秦王無意償趙城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

桀石投人 搴旗執馘 左傳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家語子路曰搴旗執馘由也能之夫子曰勇哉

拔劍斬蛟 袒裼暴虎 博物志澹臺子羽渡河齎千金之璧于河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蛟夾船羽左操璧右操劍擊蛟皆死既渡三投璧于河伯河伯躍而歸之子羽毀璧而去詩袒裼暴虎

齊莊為丶 佽飛置官 左傳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于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于此乎注先二子鳴州綽獲二子于平陰也為勇爵設爵位以命勇士也敵襄十八年東閭之役州綽以馬枚數門扇之板也呂氏春秋荊佽飛以寶劍渡河有兩蛟夾其船拔劍刺殺之荊王聞其勇乃置佽飛之官

【增】沒海履地 立石移山 唐東夷列傳新羅有張保皋鄭年者皆善鬬戰工用槍年復能沒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角其勇健保皋不及也蜀志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舉萬鈞每王薨輒立大石長三丈重千鈞為墓志今石笋是也

軍有飛將 前無強敵 唐書單雄信傳雄信能馬上用槍軍中號飛將又史敬奉傳敬奉遂題類不勝衣其走逐奔馬挾鞍勒以上而後羈帶之弓矢在手前無強敵

碓顙深目 鐵面長身 吳越春秋

伍胥之亡楚入吳時過專諸于途子胥觀其貌碓顙而深目虎膺而熊背知其勇士陰結之姓譜明胡大海長身鐵面智力過人

賜之珠劍 壓以沙囊 南史羊侃傳侃初為尚書郎以力聞魏帝嘗謂曰郎官謂卿為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因伏以手抉殿沒指魏帝壯之賜以珠劍聖君初政記洪武中尹堅以勇力為直殿將軍外國貢天馬名擅榭山奚官近之輒人立莫能登上以命堅堅立高樓上使人引馬過其下提沙囊四百斤壓之乃得施鞍勒

探口抉舌 越二跨三 元玉哇失傳玉哇失嘗出獵遇虎于臨下馬搏虎虎張口欲噬之以手探虎口抉其舌拔所佩刀刺而殺之又小雲石海涯傳小雲石海涯年十二三膂力過人使健兒驅三惡馬疾馳持槊立而待馬至騰上之越二而跨三運槊生風觀者辟易

投井復躍 易騎如飛 北史樓武傳武少果勁勇力絕人能擐甲上馬嘗倒投于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矯捷如此五代史義兒傳唐李存孝猿臂善射身被重鎧櫜弓坐槊手揮鐵撾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罷易騎上下如飛

七牛難挽 一市皆驚 金蒲察世傑傳世傑能以拳擊四歲牛折脇死之有擇車陷淖中七牛挽不能出世傑手挽出之五代周本紀郭威嘗遊于市市有屠者嘗以勇服其市人威醉呼屠者使進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威即前取刀刺殺之一市皆驚

莫有能者 甚可怪也 南史齊晉安王子懋傳子懋好讀書其號果能反手于背學五射弓富世莫有能者後漢光武本紀光武將步騎千餘與王尋王邑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生平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

投身當象 空手搏熊 元賀勝傳帝一日獵還勝參乘伶人蒙采毳作獅子舞以迎駕象驚奔逸不可制勝投身當象前後至者斷鞦縱象乘輿乃安三輔黃圖廣陵王胥有勇力嘗于別圜學格熊後遂能空手搏之莫不絕脰

除患受學 避仇隱居 晉紀周處膂力絕人不修細行鄉里患之常問父老曰今時和年豐而人不樂何邪父老歎曰三患不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若所患止此吾能除之乃射虎殺蛟遂從機雲就學史記刺

客列傳聶政者勇敢士也避仇隱于屠者之閒 可方樊噲 不意韓休 晉鄭遐傳
遐勇力絕人氣蓋當時時人方之樊噲 唐韓休傳侍中裴光庭卒帝敕蕭嵩舉所以代者嵩稱休志行遂拜
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嵩以休柔易故薦之休臨事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宋璟聞之曰不意休能爾
仁者之勇也 旋馬射虎 揮劍截蛟 元朴思傳信陽多虎別的因至未久一日
以馬楊置鞍上出獵命左右燒山虎出走別的因以楊縶虎虎搏楊據地而乳別的因旋馬見虎射之虎立死
晉鄧遐傳襄陽城北沔水中有蛟常為人害遐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截蛟數段而出 持鞍
以衛 舉策而先 元木華黎傳一日太祖從三十騎行谿谷間寇自林閒突出矢下如雨木
華黎引弓射之三發中三人其酋呼曰爾為誰曰木華黎也徐解馬鞍持之捍衛太祖而出 五代史梁臣傳
牛存節聞晉兵攻澤州顧諸將曰吾雖不受命然澤州要害不可失也事急不赴豈曰勇乎聚衆而先士卒隨
之存節至入城助澤人守晉人穴地道以攻之存節選勇士數十人亦穴地以應戰于隧中賊不得入 賭

羊輒勝 負薪異常 金蕭恭世傑傳世傑為人多力每與武士角力賭羊輒勝之 宋武
行德傳晉祖鎮并州殿日從禽外值行德負薪趨之于道左晉祖見其魁岸又所負薪異常令力士更舉之
俱不能舉頗奇之因留帳下 遂為武士 此真健人 北史楊愔傳愔每陣先登
朋僚咸共怪歎曰楊氏儒生今遂為武士仁者必勇定非虛語 南史焦度傳度少有氣幹便弓馬孝武初青
州刺史顏師伯出鎮滑臺度稱驍主送之與魏豹皮公遇交鬭豹皮公墜地禽其具裝馬手殺數十人師伯
啓孝武稱度氣力弓馬並絕人帝召還充左右見度形狀謂師伯曰此真健人也 我之韓白
人比關張 北史周高琳傳琳勇冠諸軍周文謂曰公即我之韓白也復從戰芒山除正平郡守
齊將東方老來冠琳擊之老中數創乃退謂其左右曰吾經陣多矣未見如此健兒 晉劉遐傳遐性果毅便
弓馬值天下大亂遐為塢主每擊賊率壯士陷堅摧鋒冀方比之張飛關羽鄉人冀州刺史邵續深器之以女
妻焉遐壁于河濟之間賊不敢逼也 跳高六尺 躍能三丈 南史陳周文育傳文

育本居新安壽昌縣姓項氏名猛奴年十一能反覆遊水中數里跳高六尺與羣兒聚戲衆莫能及 又黃法
氍傳法氍少勁捷有膽力日步行二百里能距躍三丈 張號鐵簡 范名鐸弓
宋張玉傳玉字寶臣以六班散直隸狄青麾下從青討招安告遇夏兵三萬有號鐵騎挑戰者玉單持鐵簡出
鬬取其首及馬軍中因號曰張鐵簡以狀聞仁宗曰真勇將也 又范鐸傳有弓勝一石七斗其箭簇如鐸
名曰鐸弓又于羽箭識其官稱姓氏凡所繫必中至一箭貫二人 陣前獨戰 軍門
大譟 五代史梁臣傳張歸厚字德坤為將善用弓槊能以少擊衆張晊屯赤岡歸厚與晊獨戰陣前晊遺
而卻諸將乘之晊遂大敗及晊庭芝所統士皆出亂河 唐陳利貞傳朱泚反利貞罷人合謀應泚夜半難作
利貞拔劍當軍門大譟曰欲爲門者先殺我衆畏其勇乃止 中石沒鏃 拔箭斷
膺 史記李將軍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 唐王難得傳難得領興平軍及
劇射負馬使收京師方戰麾下士失馬難得馳救矢若眉拔膺障目乃拔箭掣膺殊死前鬬血被面不已

虎駭且逸 鹿觸而顛 遼陳昭袞傳開泰五年秋大獵帝射虎以馬馳太速矢不及發
虎怒奮勢將犯蹕左右辟易昭袞捨馬捉虎兩耳騎之虎駭且逸上命衛士追射昭袞大呼止之虎雖軼山那
家終不離地伺便拔佩刀殺之 又耶律幹臘傳幹臘驍健有力保寧初補護衛為軍帝獵赤山適奔鹿突前
隨不容避垂犯蹕幹臘以身當之鹿觸而顛 識折牛角 珪洞虎喉 唐辛讜傳
讜少耕于野有牛鬬讜直前兩持其角牛不能動久而引觸竟折其角 元張珪傳珪少能挽強命中嘗從其
父出林中有虎珪抽矢直虎人立洞其喉一軍盡歎服 迎刃而斷 登樹以觀
唐李白傳裴旻嘗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為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刃而斷 南史羊侃傳駕幸
樂遊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矟成長二丈四尺圍一尺四寸帝因賜侃河南國紫騮令試之侃執矟上
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樹必為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此槊為折樹槊 破然
後食 絕而復蘇 後漢書賈復傳復從帝擊青犢于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陣堅不知光武傳

召復曰吏士皆飢可尸部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諸將咸服其勇北史周東平公弟神慶傳神慶從武帝攻河陰先登[illegible]與賊短兵接中石乃墜絶而復蘇帝勞之曰卿勇可以貫人也

蒯恩充馬士　克用號鴉兒

南史蒯恩傳武帝征孫恩縣差蒯恩伐馬芻常負大束兼倍餘人每拾芻于地歎曰大丈夫彎弓三石奈何充馬士武帝聞之即給器仗自征妖賊常為先登膽力過人五代唐本紀李克用少驍勇軍中號曰鴉兒

皆憚白馬將　大奇黃鬚兒

三國龐德傳太祖素聞其驍勇拜立義將軍封關門亭侯邑三百戶南屯樊討關羽德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皆憚之又任城成王彰傳彰少善射膂力過人代郡烏丸反以彰為北中郎將彰力戰所向皆破北方悉平太祖喜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

新婦畫指痕數寸　稚子斬首級三千

劇談錄咸通中左軍張季弘暮泊商山逆旅有老婦以新婦悍惡制之不可季弘坐于磐石召而謂曰汝是主人新婦我在長安城邸聞一女有氣力不伏承事阿家豈可如此新婦拜季

弘曰新婦不敢不承事阿家自是大人惜姬新婦每言一事引手于季弘所坐石上以中指畫之隨手作痕深可數寸宋李守恩傳太祖親征太原守恩嘗隨父漢超軍中領牙兵數千騎戰敗之斬首三千級獲戰馬鎧甲甚衆擒首領二十七人見于行在賜戎服金帶器幣緡錢太祖謂左右曰此稚子能若是他日將帥材也

白袍陷陣嘗跨黃騮　銀甲推鋒恒稱鐵虎

錦繡萬花谷裴果嘗乘黃騮馬衣白袍先陷陣時號黃騮少年又周蔡祐與齊戰被明光甲所向無敵齊人謂之鐵虎

邪律朗之多力虎斯見呼　劉國傑之加銜霸都賜號

遼邪律朗傳朗字歐許性輕佻多力人呼為虎斯天贊間以材勇進歷戰勳克由是得名元劉國傑傳國傑與宋將張世傑戰世傑軍大潰追奔崖山奪黃鵝船數百艘帝壯之詔加懷遠大將軍賜號霸都國傑行第二因呼之曰劉二霸都而不名霸都華言勇也

搏輪舉足齊莊公迴避螳蜋　按稍焦鬚薛孤延大呼霹靂

韓詩外傳齊莊公出獵有螳蜋舉足將搏其輪

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此是螳蜋也其為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為人必為天下勇士矣于是廻車以避而勇士歸之北史齊薛孤延傳神武嘗閱馬于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火焚浮圖神武令延觀之延按稍直前大呼繞浮圖走火遂滅延還鬚及馬髮尾皆焦神武歎其勇決曰延乃能與霹靂闘

英銳無敵猶兔詎敵乎蒼鷹　馳突如飛紫駝不殊于駿馬

遼高模翰傳模翰掠地鹽山破饒安晉以魏府節度使杜重威領兵三十萬衆來拒模翰連敗之上曰朕憑高觀兩軍之勢賴卿英銳無敵如鷹逐雉兔當圖形麟閣爵及後裔元扎八兒傳扎八兒每戰被重甲舞鞭陷陣驟突如飛嘗乘橐駝以戰衆莫能當

無勇（附）

原　矢軾　投車

左傳崔杼作亂陳不占將死之食則失哺上車則失軾比至闘所聞[illegible]遂駭而死又衛太子蒯聵與鄭人戰于鐵望見鄭師懼而自投車下子良授綏而乘之曰婦人也

趙羅

伏麋　季長習闘

左傳哀公二年鐵之役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麋之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魏九州春秋劉表攻西鄂鄂長杜子緒守拒時柏季長在城中聞兵勢恐入室牽被覆頭臥半日稍出面明日倚立而聽三日出闚消息四五日乃負楯觀闘爾子緒曰勇可習者也

勇四

增　率義

左傳率義之謂勇

屢斷

晉臨事而屢斷勇也

壁龍

天中記唐柴駙馬紹之弟有材力輕趫迅絕踊身以上挺然若飛十數步乃止時人號為壁龍又耳目記作壁飛

文帥

國語勇文之帥也

神射

晉劉曜傳曜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時號為神射

超亭樓

漢甘延壽傳延壽嘗超踰羽林亭樓試弁為期門以材力受幸未下手搏也

得道果

四十二章經佛言沙門學道應當堅持其心精進勇銳不畏前境破滅衆魔而得道果

榮公六郎

北史來護兒傳護兒子整號勇善戰賊云不怕官軍千萬衆只怕榮公第六郎

負薪一谷

五代

一 史補武行德初以採薪為業氣雄力壯一谷之新可以盡以負鄉里謂之武一谷 兼握引滿 元史
如德傳世祖一日授以強弓二如德以左手兼握一右手悉引滿之 體無痕捷 列子黑卵
丘邴章丘邴章之子來丹報父仇誓手劍以屠黑卵黑卵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胸受矢
錯鍔摧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才力視來丹猶雛鷇也 左右擊刺 姓譜宋隋世冒涉識經史善騎
射常持鐵槍重四十餘斤能左右擊刺 世載其德 北史周李遠傳遠嘗獵于莎柵見石于叢
薄中以為伏兔射之鏃入寸餘視之乃石周文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
德矣 一手建旗 三國志典韋傳初平中張邈舉義兵韋為士屬司馬趙寵牙門旗長大人莫能
勝韋一手建之 賞錢市馬 南史宗越傳越家貧無以市馬刀楯步出軍身挺戰衆莫能當每一
捷郡將輒賞錢五千因此得買馬 此父此子 北史達奚武傳子震字猛畧少驍勇走及奔馬
周文帝于渭北校獵時有兔過周文前震與諸將競射之馬倒而墜震足不傾躓因步走射之一發中兔顧馬
後起送回射騰上周文喜曰非此父不生此子 四弓疊挽 北史綦連猛傳梁使來聘云求角武
藝文襄遣猛就館接之雙帶兩鞬左右馳射兼挽強弓梁人引弓兩張皆三石猛遂併取四張疊而挽之過度梁
人歎服 惟東應選 晉庾翼傳翼父東以勇力聞武帝時有西域健胡趫捷無敵晉人莫敢與
校帝募勇士惟東應選遂撲殺之名震殊俗 鶻入鷄羣 北史上洛王思宗弟思好本名思孝
天保五年入討蠕蠕文宣悅其驍勇謂曰爾擊賊如鶻入鴉羣宜思好事故改名焉 為虎分羊
太平御覽虎亮字子華年十四到陽城遇兩虎爭一羊馬不敢進于是亮乃按劍直至虎所斷羊腹兩虎乃各得
其半去 一躍上駝峯 遼史蕭忽古傳招討使耶律趙三討者部之遣命者及請降來介有能躍
駝峯而上者以佩捷相詫趙三問左右誰能此忽古被重鎧手不及峯一躍而上使者大駭

無勇 附

增 懼其侵軼 左傳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 避之數

歲 史記李廣傳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詐云傷
重 北史傅豎眼傳宋將蕭埴王元眞寇璃豎眼伯傳雲慶為軍主將攻城攻車為城內所嘵雲慶懼軍法
詐云重傷令左右輿還營遂與壯士數十騎道還 偏閱皮笠 五代周紀唐主命齊王景達將
兵拒周趙匡胤大破之士卒有不致力者匡胤陽為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偏閱皮笠有劍跡者皆斬之
一市皆笑 風俗通淮陰少年有侮韓信者曰君雖長大好帶刀劍怯耳能死刺我不能則出我
跨下于是信熟視之俛出跨下蒲匐一市人皆笑以為信怯 被圍入櫃 天中記周定州刺史
孫彥高被突厥圍城數十重不敢詣廳文符須徵發者于小窗中接入鎖州宅門及賊登壘乃入櫃中藏令奴
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愼勿與 不爭而隱 韓詩外傳武王欲以商容為三公商容辭曰吾嘗馮
子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遂去伏于太行不爭而死無勇也吾且無勇不足以備于三公遂固辭不受命

勇五

增 詩 漢高帝大風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
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唐王維老將行曰射殺
山中白額虎肯數鄴下黃鬚兒一身轉戰三千里一劍
曾當百萬師　杜甫冬狩行曰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
亦似觀成功夜發猛士三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禽獸
已斃十六七殺聲落日廻蒼穹幕前生致九靑兕駱駝
壘峞垂元熊東西南北百里間髣髴蹴踏寒山空　又
花卿歌曰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
鶻風火生見賊惟多身始輕綿州刺史著柘黃我卿掃
除即日平子章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李侯重

有此節度人道我鄉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

增 賦 漢班固西都賦畧曰六師發逐百獸駭殫震震爚爚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爾乃期門佽飛列刃攢鏃要趹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掎弦不再控矢不單殺中必疊雙颮颮紛紛矰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平原赤勇士厲猨狖失木豺狼懾竄爾乃移師趨險並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兕觸蹶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掎僄狡扼猛噬脫角挫脰徒搏獨殺挾師豹拖熊螭曳犀犛頓象羆超洞壑越峻崖蹶巉巖巨石頹松柏仆叢林摧草木無餘禽獸殄盡 張衡西京賦畧曰其猛毅髬髵音丕音而隅目高眶威懾兕虎莫之敢伉乃使中黃之士育獲之儔朱鬕莫亞切朱鬕絳抹額也鬕作計切髽士瓜切髽結束也植髮如竿袒裼戟手奎踽切業聆蹁盤桓鼻畢鼻李調之鞮赤眾圈其究切圈圈也巨狿音延𧴯徂閑切佛音費猬音胃批音拂摶貌批猭音寃狻音峻揩苦諧切揩摩也枳落突也突漏棘藩梗林為之靡拉樸叢為之摧殘輕銳僄匹昭切狡趫捷之徒赴洞穴探封狐陵重巘獵昆駼音塗杪木末擭獑音巉猢音胡超殊榛摕庭結切摕取之也飛鼯音吾 晉左思吳都賦曰趫材悍壯此焉比廬捷若慶忌勇若專諸危冠而出竦劒而趨

增 書 明王守仁與黃宗賢書曰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

增 雜文 周胡非論勇篇曰吾聞勇有五等夫負長劒赴榛薄折兕豹搏熊羆此獵徒之勇也負長劒赴深淵折蛟龍搏黿鼉此漁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鵠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岳之勇也剽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昔曹劌匹夫一怒而却齊侯之師晏嬰匹夫一怒而沮崔子之亂此君子之勇也 漢韓嬰辨勇篇曰衛靈公召勇士公孫悁道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使吾召勇士公孫悁子夏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為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臣曰可即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悁至入門仗劒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內劒吾將與若言勇于是君令內劒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仗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趣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

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侯重鞇而坐吾君單鞇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揄其一鞇而去之者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于圃中于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傲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而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于閭巷之間者是士之所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論勇于人主之前哉于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卜先生也　明王世貞宛委餘編曰項王舉鼎拔山喑嗚叱咤千人皆廢百戰無前膽力威勇足冠千古其他若蜀五丁力士能移山舉萬鈞每王薨輙立大石長三丈爲墓志曰筝里秦烏獲又夏育俱能舉移千鈞千鈞蓋三萬斤衞石蕃能負沙一千二百斗當爲一百二十石可謂神力矣而俱不聞有戰伐之勳泯泯以死何也書所載魏任城王曹彰太廟新成萬斤鐘負之而趨搿白象鼻頓之于地以臂繞虎尾伏不敢動然是時海內稱關張爲萬人敵不數任城也北魏盧曹長九尺餘勇力與沙門曇讚將當以海神髀骨爲馬稍以遺齊神武諸將莫能舉惟彭樂強舉之南梁羊侃伏而作虎狀以指抉壁入三寸弓力至二十石泗州十石人各長八尺許執而對擊之俱碎又于壁直上七步橫蹋得五跡而是時海內以高敖曹配項羽不數羊盧也元鄭濞舞劒能使壯士十馬首俱隨而明稱勇將爲常開平傅穎公輩陳有張定邊濞無聞也豈有力者不必有膽耶

壯一

增 釋名曰三十曰壯言丁壯也　易曰雷在天上大壯　書曰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　禮曰三十曰壯有室　漢馬援傳曰大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宋李綱傳曰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　嵇康曰壯氣騰厲勇之決也　蘇洵心術篇曰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

壯二

增 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　委宛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管仲有力桓公能舉之可謂壯

強矣　左傳曰公會齊侯鄭伯伐許潁考叔取鄭伯之
旗蝥弧以先登　又曰晉師陳于莘齊侯曰余姑翦滅
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　吳越春秋曰椒丘訢爲
齊王使于吳過淮津欲飲馬于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
即出以害馬君勿飲也訢曰壯士所當神何敢干乃飲
馬于津神果取其馬椒丘訢大怒持劒入水求神決戰
連日乃出眇其一目遂之吳會于友人之喪言辭不遜
有陵人之氣要離乃挫訢曰吾聞勇士之鬭也與日戰
不移表與神鬼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不達聲生往死
還不受其辱今子與神鬭于水亡馬失御又受眇目之

病形殘名勇勇士所恥不即喪命于敵而戀其生猶戚
色于我哉椒丘訢卒被詰責恨怒并發瞑即往攻要離
于是要離席闌至舍戒其妻曰吾辱壯士椒丘訢于大
家之喪餘恨蔚恚瞑必來也愼無閉吾門至夜椒丘訢
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扃入其室不守放髮僵卧
無所懼訢乃手劒而捽要離曰子有當死之過者三子
知之乎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吾辱子
于千人之中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
二不肖也前拔子劒手捽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子
有三不肖而威于吾豈不鄙哉椒丘訢投劒而歎曰吾

之勇也人莫敢眥睨者離乃加我之上此天下壯士也
又曰專諸者堂邑人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于
途專諸方與人鬬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
荆楚故事曰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等遊于雲陽之
臺王謂左右曰能爲大言乎唐勒曰壯士怒兮絕天柱
北斗戾兮太山尼宋玉曰方地爲輿圓天爲蓋彎弓挂
扶桑長劒倚天外　呂氏春秋曰孟賁過于河先其伍
船人怒而以楫虓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流孟賁瞋
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鬢指舟中之人盡揚播入于河
青蓱子曰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

君欲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敎
之楚丘先生曰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
乎逐麋鹿而搏虎豹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
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
之有　史記藺相如傳曰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
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遣
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相如
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
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臣至大
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

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
頭今與璧俱碎于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
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　風俗通曰燕太子丹遣荊
軻西刺秦王與客送之易水而設祖道高漸離擊筑荊
軻和歌爲濮上音士皆垂髮涕泣後爲羽聲慷慨而索
瞋目髮盡上指冠　史記項羽本紀曰秦圍趙急宋義
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即其帳中斬宋義乃悉
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
必死九戰大破之擄王離既破秦軍諸侯將入轅門膝
行而前莫敢仰視　漢書項籍傳曰羽軍廣武與漢相

守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曰樓煩楚戰三合樓煩
輙射殺之羽大怒自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羽瞋目
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出
又曰羽壁垓下漢率諸侯兵圍之數重羽潰圍南出引
其騎因四隤山而爲圜陣外向漢騎圍之數重羽大呼
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殺漢一將是時楊喜爲郎騎追羽
羽還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　史記季布列傳曰
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于楚身屢典軍搴旗者數
矣可謂壯士　漢書陳餘傳曰上逮捕趙王諸反者貫
高獨檻車與王詣長安高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不知

也吏榜笞數千刺爇身無完者終不復言廷尉以貫高
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素
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　馬援傳曰
男兒要當死于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牀上
在兒女子手中邪　漢紀曰張飛破巴郡獲太守嚴顏
飛呵顏曰何以不降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
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　蜀
志曰關羽嘗中流矢每天陰疾痛醫言矢鏃有毒須
破臂刮毒乃可除羽即伸臂使治時適會客臂血流離
盈盤器而羽飲酒割肉言笑自若　魏志曹仁傳曰仁

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瑜將數萬衆來攻前鋒數千人
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逆與
挑戰金衆少遂爲所圍金等垂沒左右皆失色仁披甲
上馬率壯士數十騎出城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餘衆
未盡出仁復入突之盡收金兵亡其數人賊衆乃退軍
中見仁還歎曰將軍眞天人也　張遼傳曰遼將七千
餘人屯合肥孫權率十萬衆圍之遼夜募敢從之士得
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
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
大驚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

權不敢動　蜀志魏延傳曰先主還治成都拔延爲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大會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爲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爲大王呑之先主稱善衆咸壯其言　晉祖逖傳曰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氣壯烈衆皆慨歎　世說曰王處仲每酒後輒咏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擊唾壺壺口盡缺　南史顧野王傳曰野王體素清羸裁長六尺又居喪過毀殆不勝哀及杖戈被甲陳君臣之義

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見者莫不壯之　蕭摩訶傳曰太建五年摩訶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尉破胡等率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絶倫又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無虚發軍尤憚之及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關張之名可斬顏良矣摩訶曰願得識其形狀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云胡絳衣樺皮裝弓兩端骨弭明徹遣人覘伺仍自酌酒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彀弓未發摩訶遥擲銑鋧正中其額應手而仆　周盤龍傳曰魏攻淮陽圍

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魏軍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箸馳馬奮矟直奔魏陣自稱周公來魏人素畏盤龍驍名莫不披靡時奉叔已大殺魏軍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東西衝擊魏軍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縈攪數萬人魏軍大敗　北史傅永傳曰中山王英征義陽永爲寧朔將軍齊將馬仙琕連營稍進永令賈思祖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琕賊俯射永洞其左股永出箭復入遂大破之仙琕燒營卷甲而遁英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國

家一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　耿豪傳曰豪從周文戰芒山豪謂所部曰大丈夫除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矟直斫直刺慎莫畏死遂大呼獨入敵人鋒刃亂下咸謂豪沒矣俄奮刀而還殺傷甚衆曰吾豈樂殺人但壯士除賊不得不爾　王雅傳曰沙苑之戰雅謂所部曰彼軍百萬我不及萬人實難與敵但大丈夫不以此時破賊何用生爲乃被甲出戰所向披靡周文壯之　元胄傳曰帝爲丞相時周趙王招謀害帝引帝入寢室左右不得從惟楊弘與胄兄弟坐于戶側趙王令二子

進瓜因將刺帝冑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趙王呵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爲者叱之使却冑瞋目憤氣扣刀入衛趙王問其姓名冑以實對趙王曰汝非事齊王者乎誠壯士也因賜之酒　唐書薛仁貴傳曰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于是虜氣懾皆降轉討磧北餘衆擒偽葉護兄弟三人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羅士信傳曰隋大業時長白山賊王薄左才相孟讓攻齊郡通守張須陁率兵擊賊士信以執衣年十四短而悍請自效須陁疑其不勝甲少之士信怒被重甲左右鞬上

馬顧盼須陁許之擊賊濰水上陣纔列執長矛馳入賊營刺殺數人取一級擲之承以矛戴而行賊皆眙懼無敢亢　彙苑曰安祿山陷城尹子琦謂張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輒眥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巡曰吾欲氣呑逆賊顧力屈耳　唐書李嗣業傳曰安祿山反嗣業統前軍陣于香積祠北賊酋李歸仁擁精騎薄戰王師注矢逐之走未及營賊大出掩追騎還蹂王師于是亂不能陣嗣業謂郭子儀曰今日不啗萬死取一生則軍無類矣即袒持長刀大呼出陣前殺數十人陣復整　李光弼傳曰賊帥周摯合衆三萬攻北城光弼登陴望曰

彼軍雖銳然方陣而囂不足虞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期未決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爲我以麾下破之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辭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旣而光弼麾旗三諸軍爭奮賊衆奔敗斬首萬餘級禽周摯等　哥舒翰傳曰翰嘗逐由馬驚陷于河吐蕃三將欲刺翰翰大呼皆擁矛不敢動救兵至追殺之翰有奴曰左車年十六以膂力聞翰工用槍追及賊擬槍于肩叱之賊反顧翰刺

其喉剔而騰之高五尺許乃墮左車即下馬斬其首　五代史王景仁傳曰景仁少從楊行密起淮南驍勇剛悍臨敵務以身先士卒行密壯之梁太祖攻鄆州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景仁伺梁兵怠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太祖登高望見之得青州降人問飲酒者爲誰曰王茂章也太祖歎曰使吾得此人爲將天下不足平也　唐明宗本紀曰梁晉相拒于柏鄉梁龍驤軍以赤白馬爲兩陣旗幟鎧仗皆如馬色晉兵望之皆懼莊宗舉鍾以飲嗣源曰卿望梁家赤白馬懼乎雖吾亦怯也嗣源笑曰有其表耳翼日歸

吾廢也莊宗大喜曰卿當以氣吞之因引鍾飲釂奮檛馳騎犯其白馬挾二裨將而還　遼史趙思溫傳曰思溫少果銳膂力兼人隸燕帥劉仁恭幕李存勗問罪于燕思溫統偏師拒之流矢中目裂裳漬血戰猶不已爲存勗將周德威所擒存勗壯而釋其縛　宋史李顯忠傳曰顯忠嘗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犯鄜延經畧王庶命永奇募間者得張琦更求一人顯忠請行永奇曰汝未涉歷行必累琦顯忠曰顯忠年小氣不小必不累琦當與琦俱有敵人夜宿陶穴顯忠縋穴中得十七人皆殺之取首二級馬二匹餘馬悉折其足庶大奇之

楊存中傳曰存中與劉錡兵遇藕塘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存中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破賊矣賊錯愕駭視錡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驍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以數騎遁去餘黨萬人僵立失措　岳飛傳曰飛屢敗金兵金將王鎮崔慶及韓常等皆以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　韓世忠傳曰世忠風骨偉岸目瞬如電家貧無產業嗜酒尚氣不可繩檢日者言當作三公世忠怒其侮己毆之　元史孛蘭奚傳曰孛蘭奚爲齊王司馬世祖親征乃顏以齊王兵從兵始交孛蘭奚躍馬陷陣斬其旗所向披

靡世祖遙望見壯之　移剌捏兒傳曰捏兒從圍鳳翔先登手殺數十人左臂中流矢創甚裹創進攻丹延木華黎止之對曰創未至死敢自愛耶木華黎壯之與所乘白馬明日介其馬飾以朱纓簡驍衞七十人與金兵戰木華黎乘高見其馳突萬衆中曰此霸州元帥也　趙璧傳曰憲宗即位召璧問曰天下何如而治對曰請先誅近侍之尤不善者憲宗不悅璧退世祖曰汝渾身是膽耶吾亦爲汝握兩手汗也　明傅友德傳曰友德喑嗚跳盪身冒百死自偏裨至大將每戰必先士卒雖被創戰益力以故所至立功　朱能傳曰靖難兵至泥

河王眞戰死戰齊眉山平安兵又大捷諸將議旋師能獨按劍曰漢高十戰九敗終有天下今舉事連得勝小挫輒歸更能北面事人耶燕王悅決意引兵南　楊榮傳曰宣宗即位漢王反皇太后召榮定計榮請親征太后帝俱有難色榮曰彼謂陛下新即位必不自行故敢爾出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臣請先驅太后壯之勸帝從其計榮即晝夜疾馳至樂安即合圍督軍中築土山山成而車駕至衆呼萬歲聲震城中漢王懼開門出降

壯三

原拔山 射石 史記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下見前勇類 增排闥
昇舟 漢樊噲傳高帝嘗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
入大臣隨之 明黃標平夏錄廖永忠進兵瞿塘關山峻水急而蜀人鐵索飛橋橫據關口舟不得進遂遣壯
士併力舁舟 鑿骨 嚼齒 五代史袁從簡傳從簡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良
欲鑿其骨人皆以為不可從簡遽使鑿之工遲緩不忍下從簡叱其急鑿左右侍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
言笑自若 金史盧淵傳淵為人魁幹雄偉鬚張口吟瞿丹眼如望羊為不平則疾惡之氣見于顏間或齧齒
大罵不休雖瘡自憾創亦不能變也 落馬 棄繻 宋史趙立傳金兀朮設南北兩屯絕楚餉道
立爲徐州可使兼知楚州一日立擁六騎出城呼曰我鎮撫也可來接戰有兩騎將槊其背立奮二矛刺之
俱墜地奪兩馬而還衆數十追其後立瞋目大呼人馬皆辟易明日金人列三衆爲三陣應之金人以
鐵騎數百橫分其陣立奮身突圍持挺左右大呼全人落馬者不知數 漢輿軍傳軍從淮南當諸博士步入

闕關吏與繻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 原挽六鈞 徹七札 左傳
顏高之弓六鈞鈞三十斤 又、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 增功奏第一 名震
當時 金陳和尚傳北兵入太昌原平章合達問誰可為前鋒者陳和尚出應命以四百騎破八千衆蓋自
軍興二十年來未有此捷功奏第一 宋史魏勝傳勝崛起無甲兵樓艥之資提裁千烏合之衆抗金人數十
萬之師卒完一州名震當時壯哉 金蛇繞案 黃龍負舟 南唐書陸昭符為常
州刺史一日坐廳事雷雨暴至雷先如金蛇繞案吏卒皆震仆昭符自若撫案叱之雷遂散衆尋得鐵索重
百斤之徐命案納庫中淮南子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皆恐禹曰我視龍猶蝘蜓顏色不變龍乃弭
耳掉尾而還 臣不如人 汝爲知我 左傳晉侯秦伯圍鄭佚之狐言于鄭伯曰
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
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 南史王蘊傳蘊嘗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刃曰

龍泉太阿汝知我者 乘風破浪 扛鼎揭旗 南史宗愨少時叔父嘗問其所願
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委宛子揚子雲曰壯士力多者扛鼎揭旗生力多者將達疏通故傳達疏通篇
生之力也舉重拔堅壯士之力也 班超投筆 蕭柳斷蛇 漢書班超少有大志
家貧傭書養母嘗投筆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 梁蕭柳傳從戍高齋遇
大蛇當路前驅請避柳曰壯士安畏此拔劍斷蛇 拔矢以戰 援笳而吹 五代
史唐臣列傳明宗略地山北與元行欽相拒廣邊軍凡八戰明宗七射中行欽行欽拔矢而戰亦射明宗中股
行欽屢敗乃降明宗撫其背而飲以酒曰壯士也晉劉琨傳琨少有美譽曾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
琨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 我身猶鑿 汝膽如山 元昊答兒傳太
祖與克列王宰對陣師少不敵昊答兒奮然曰我猶鑿也諸君斧也非斧不入我請先入諸君繼之遂先出
防陣大敗之 又胡長孺傳帥東大侵官尉同知恥歎察斂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以餘錢二十五萬屬長

藏歲去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于民閱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究散察怒至
汝膽如山邪 上馬踴躍 據鞍顧盼 宋盛攻傳致累官至節度使年七十三侍
立殿下雖久無惰容能上馬踴躍觀者壯之 漢馬援傳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請行
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
是翁也 自當一隊 能禦千人 漢李陵傳天漢二年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
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竊得自當一隊以分單于兵上壯而許之 又韓信傳項羽為人喑
噁叱咤千人自廢 生風出火 乘馬挾矛 南史梁曹景宗傳景宗曰我昔在鄉
里騎快馬如龍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
風鼻頭出火不知老之將至 唐王難得傳天寶初為河源軍使吐蕃贊普子郎支都者情趫敢乘名馬寶鈿
鞍略陣挑戰甚閑暇無敢校者難得怒挾矛束馬驟之支都不暇鬭直斬其首元宗壯其果召見令殿前乘馬

挾矛作剌賊狀大恍

朱暉童子　仁傑丈夫　漢朱暉傳暉年十三王莽之亂與家屬奔入宛城道遇羣賊白刃劫諸婦女略奪衣物暉拔劍前曰財物皆可取諸母衣不可得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內刀遂捨之而去　唐狄仁傑傳帝幸汾陽宮李沖元以道出妒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妒女避邪止其役帝壯之曰真丈夫哉

往復數四　出入再三　元特薛禪傳擊了台為送事王奉旨討海都萬生方約戰行伍未定單騎突入陣中往復數四敵兵大潰一戰遂大捷　唐馬璘傳請從李光弼攻洛陽史朝義衆十萬陣北邙山旗鎧照日諸將錯愕未敢擊璘率部士五百薄賊陣出入三反衆披靡乘之賊遂潰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雄捷如馬將軍者

圖狀以獻　奪旗而還　又李聽傳聽辟佐子[illegible]吐突承璀討王承宗以聽爲押策行營兵馬使既戰斬賊驍將承璀壯之詔圖狀以獻　五代史萇從簡傳莊宗用兵攻城從簡多爲梯頭莊宗愛其勇與從軍對陣梁軍有執大旗出入陣間者莊宗登高丘望見之

數曰彼猛士誰能爲我取之者從簡請率數騎馳入梁陣奪其旗而還軍中皆鼓噪莊宗壯之

奮戈衝擊　解衣浮渡　元昔都兒傳昔都兒迎鎮南王于女兒關交人四萬皆絕其要道將佐相顧失色昔都兒奮勇士奮戈衝擊之交人却二十餘里遂得全師而還　又管如德傳[illegible]

皆克　[illegible]

一呼俱隕　六戰皆克　[illegible]

兄便可殺　子無妄言　[illegible]

麾蓋策馬　據水斷橋　[illegible]

之中斬其首而還　又曹操將精騎急追劉備及于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飛將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

身都是膽　手皆見骨　[illegible]

莫不慷慨　猶可馳驅　[illegible]

且盛稱其功帝即召見命高山自擇二大郡以[illegible]

又殺一豪　自稱萬戶　柳宗元童區寄傳[illegible]

兄仇能報　父喪不歸　[illegible]

帳下雙戟　車前八　[illegible]

驅　[illegible]

前吉可之八騎

三起三壘　十盪十決　晉書庾翼傳翼時有衆四萬詔加都督征討軍事師次襄陽大會僚佐陳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三壘徒衆屬目其氣十倍又載記劉曜僭位隴右陳安叛曜使平先討安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平先與安戰三交奪其蛇矛安棄馬走斬之壟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騧驄父馬鐵鍛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

公弼獨不動　蘇烈數先登　金徒單公弼傳章宗秋山射中虎虎起突而前侍衛皆趨去公弼獨不動虎亦隨斃詔責侍衛而慰諭公弼　唐蘇烈傳烈字定方以字行父邑當隋季率里中數千人為本郡討賊定方驍悍有氣決年十五從父戰數先登陷陣

萬乘無所屆　卮酒安足辭　宋范鎮傳鎮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屆　史記亞父謀欲殺沛公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立帳下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

原　挈投蓋于稷門　舁行舟于陸地　左傳華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　論語奡盪舟

增　羨聞雞之主簿　此非惡聲　憐上馬之將軍　豈徒善飯　晉祖逖傳逖與司空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琨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于中原耳　廉頗傳趙王思復用廉頗使人視之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王以為老遂不召

精已銷亡田光歎年時之易去　恩思報稱柳開幸膽力之方張　史記田光謂燕太子丹曰臣聞騏驥壯盛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臣精已銷亡矣　宋柳開傳開抗疏曰臣受非常恩未有以報年幾四十膽力方壯今契丹未滅陛下賜臣步騎五千任以河北用兵之地必能出生入死為陛下收幽薊雖身沒戰場臣之願也

壯四

原　挾輈　左傳公孫閼與穎考叔爭車考叔挾輈以走

增　雄飛　世說漢趙溫居常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

成大名　秦紀秦發閭左戍漁陽者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為屯長會天雨道不通度已失期乃召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成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肉飛仙　北史沈光傳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值繩絕非人力所及光謂僧曰當為上繩諸僧驚喜光因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為肉飛仙

衣以御袍　造邦賢勳錄明郭英上呼為郭四嘗有急連呼之英持鎗躍馬奮臂大呼賊應手而殞上解所御赤戰袍衣之曰唐之尉遲敬德不是過也

召為中尉　漢韓信傳信為楚王召辱己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為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奏乞虎賁　宋韓世忠傳苗傅劉正彥反世忠請討之為江淮制置使初陛辭世忠奏曰臣誓生擒賊為社稷刷恥乞殿前二虎賁護俘來獻至是卒如其言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

意氣自如　史記李將軍傳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匈奴左賢王以四萬騎圍廣矢下如雨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

不隨燕雀　南史宋臨川烈武王傳鮑照時嘗謁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輕忤大王照勃然曰大丈夫豈可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

一擲百萬　南史宋本紀桓元曰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

滿飲破骨　宋張瓌傳太祖乘皮船入城守城上車弩遠發矢大如椽瓌急以身蔽太祖矢中覆發死而復蘇鏃著髆骨堅不可拔瓌索杯酒滿飲破骨出之血流數升神色自若太祖壯之

酌此血漢　宋楊存中傳劇賊李昱據任城久不克存中以數騎入擊殺數百人帝乘高望見介冑皆赤意其被重創召視之皆汗賊血壯之飲以酒口酌此血漢

拍浮而還南史蕭僧韶傳魏軍至僧韶應募出戰單刀直前魏軍奔退又追斬三級時天寒甚乃脫衣口銜三頭拍浮而還九破其骨北史田弘傳弘蹈陣摧鋒直前身被一百餘箭破骨者九朝廷壯之安事筆硯又來護兒傳護兒幼而卓犖初讀詩至擊鼓其鏜踊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因撫掌歎曰大丈夫爲國滅賊以求功名安能區區專事筆硯也羣輩驚其言而壯其志何必車輪又楊大眼傳王肅弟秉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爲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于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匕首劫齊桓史記刺客列傳曹沬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沬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莊公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沬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讀書志萬里北史唐永傳永身長八尺少耿介有將帥才讀班超傳慨然有萬里之志聲聞數百步又魚俱羅傳俱羅身長八尺膂力絕人聲氣雄壯言聞數百步

壯五

【增】詩　燕荊軻易水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晉盧諶覽古詩曰趙氏有和璧天下無不傳秦人來求市厥價徒空言與之將見賣不與恐致患簡才備行李圖令國命全藺生在下位繆子稱其賢奉辭馳出境伏軾竟入關秦王御殿坐趙使擁節前揮袂睨金柱身玉要俱捐連城既偽往荊玉亦眞還爰在澠池會二主克交歡昭襄欲負力相如折其端皆血下霑巾怒髮上衝冠西缶終雙擊東瑟不隻彈捨生豈不易處死誠獨難稜威章臺顛強禦亦不干屈節邯鄲中俛首忍廻軒廉公何爲者負荊謝厥愆智勇冠當世弛張使我歎　唐魏徵述懷詩曰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杖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繫南越憑軾下東藩　盧照鄰詠史詩曰昔有平陵男姓朱名阿遊直髮上衝冠壯氣橫三秋願得斬馬劍先斬佞臣頭天子玉檻折將軍丹血流捐生不肯拜視死其若休　駱賓王易水送別詩曰此地別燕丹壯士髮衝冠昔時人已去今日水猶寒　又邊城落日詩曰壯志凌蒼兕精誠貫白虹君恩如可報龍劒有雌雄　李白將進酒詩曰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

復廻又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如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尊空對月天生我才必有用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君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側耳聽鐘鼓饌玉豈足貴但願長醉不用醒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讙謔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又扶風豪士歌曰扶風豪士天下奇意氣相傾山可移殺人不倚將軍勢飲酒豈顧尚書期雕盤綺食會衆客吳歌趙舞香風

吹原嘗春陵六國時開心寫意君所知堂中各有三千士明日報恩知是誰撫長劒一揚眉清泉白石何離離脫吾帽向君笑飲君酒爲君吟張良未逐赤松去橋邊黃石知我心　王昌齡從軍行曰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又出塞詩曰騮馬新跨白玉鞍戰罷沙場月色寒城頭鐵鼓聲猶振匣裏金刀血未乾　吳象之少年行詩曰承恩借獵小平津使氣常游中貴人一擲千金渾是膽家無四壁不知貧　元楊維楨殺虎行詩曰夫從軍妾從主夢魂猶痛刀箭瘢況乃全軀飼豺虎拔刀誓天天爲怒眼中於菟小于鼠血號虎鬼冤魂語精光夜貫新阡土可憐三世不復仇泰山之婦何足數（劉平妻胡氏從平戍棗陽平爲虎所擒胡氏殺虎爭夫義烈有足嘉者爲賦是章）

增 書梁丘遲與陳伯之書曰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毛羽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時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

增 記宋蘇軾李太白碑陰記曰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下固以氣蓋天下矣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四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五

人部四十四　貴（驕佚　戒懼　貪貴附）

貴一

原 釋名曰貴歸也物所歸仰也汝頴言貴聲如歸往之歸 增 博雅曰貴尊也　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又曰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禮曰貴貴爲其近于君也　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前漢書賈誼曰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　管子曰彼欲貴我貴之人謂我有禮　鄧析子曰與貴者言依于勢　鶡冠子曰萬賤之直不能撓一貴之曲　韓非子曰戰之事也危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貴也 原 抱朴子曰貴遊子弟生乎婦人之手憂懼未嘗經心或未免襁褓而加青紫之秩纔勝衣冠而居寵榮之位專生殺之權操黜陟之柄誠可畏矣 增 鹽鐵論曰貴人之家雲行于塗轂擊于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澤擅官市非特巨海魚鹽也　唐柳芳士族論曰三世有三公曰膏粱

貴二

增 五帝紀曰黃帝既爲天子始立制度染五采爲文章以表貴賤　又曰帝堯貴而不舒　周紀曰周公謂伯

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吾于天下亦
不賤矣　左傳曰晉侯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卜偃曰畢
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賜之矣
穀梁曰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傳曰諸侯之尊弟兄不
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于我舉其貴者也　國
語單襄公曰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　太平
御覽曰昔周時尹氏貴盛數代不絶食口數千常遭饑
荒羅鼎鑊作糜毀糜之聲聞數十里中　原戰國策曰
田需貴于魏王惠子曰勉哉夫楊横樹之則生折而樹
之亦生然十人樹之一人拔之則無楊矣且以十人之

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
易今雖自樹于王而欲拔之者衆子必危矣　增史記
高祖本紀曰高祖爲亭長時常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
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餔之老父相呂后
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
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
呂后具言客有過相吾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
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
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
知老父處　漢書禮樂志曰叔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

之位高祖悅而歎曰吾乃今日知爲天子之貴也　史
記淮陰侯列傳曰齊人蒯通以相人說韓信曰相君之
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　漢書
田蚡傳曰蚡景帝王皇后同母弟也孝景朝蚡日貴盛
及武帝時因蚡爲太后弟位丞相治宅甲諸第田園極
膏腴　小學紺珠氏族類曰漢張安世子孫相繼自宣
元以來爲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十餘人　漢
書灌夫傳曰田蚡娶燕王女爲夫人太后詔召列侯宗
室皆往賀竇嬰過夫彊與俱酒酣蚡起爲壽坐皆避席
伏已嬰爲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夫行酒至蚡蚡膝

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　史
記外戚世家曰衞青以大將軍封爲長平侯四子長子
伉爲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貴幸其三弟皆封爲侯各
千三百戶一曰陰安侯二曰發干侯三曰宜春侯貴震
天下　漢書衞霍列傳曰初衞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
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
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奈何左右曰于今尊貴
無比于是長公主風白皇后皇后言之上乃詔青尚平
陽主　史記萬石傳曰石奮爲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
甲次子乙次子慶官皆至二千石于是景帝曰石君及

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會爲萬石君
漢書金日磾傳曰日磾以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
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　氏族博
考曰按父子宰相在漢則有韋賢之子元成平當之子
晏在唐則有劉祥道之子齊賢欒彥偉之子思誨蘇瓌
之子頲陸元方之子象先竇德元之子懷貞李道廣之
子元紘令狐楚之子綯崔絃之子沆戴胄之子至德徐
商之子彥相崔愼由之子胤韋仁約之子承慶嗣立鄭
珣瑜之子覃朗李吉甫之子德裕在宋則有呂夷簡之
子公著韓琦之子忠彥　又曰唐袁明遠祖滂爲漢司

徒自滂至明凡十二世其間位司徒司空者四世【原】
漢書曰自宣元成哀外戚與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皆
重侯累將窮富極貴【增】漢五行志曰帝元舅大司馬
大將軍王鳳用事封鳳母弟崇爲安成侯食邑萬戶庶
弟譚等五人賜爵關內侯食邑三千戶復益封鳳五千
戶悉封譚等爲列侯是謂五侯　東觀漢記曰鄧禹累
世寵貴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
二千石十四人牧守四十八人　又曰耿氏自中興後
迄建安末尚公主三人大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列侯十
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百人與漢興

衰【原】又曰竇太后臨政竇憲爲大將軍食邑二萬戶
弟景執金吾瓌將作大匠光祿勳【增】論衡曰丞相黃
次公故爲陽夏游徼與善相者同車俱行見一婦人年
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婦人當大富貴爲封侯者夫人
次公止車審視之相者曰今此婦人不富貴卜書不用
也次公問之乃其旁里人巫家子也卽娶以爲妻其後
次公果大富貴位至丞相封爲列侯　漢書楊震傳曰
震常客居于湖有冠（音貫）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
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
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聞其

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後至太尉　三國鍾
繇傳曰繇嘗與族父瑜俱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
貴相然當厄于水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
相者言中益貴繇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　士燮傳曰
燮兄弟並爲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
鳴鐘磬備具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當時貴重震服
百蠻尉佗不足踰也　孫綝傳曰綝以大將軍爲丞相
荊州牧食五縣恩爲御史大夫衛將軍據右將軍皆縣
侯幹雜號將軍亭侯闓亦封亭侯綝一門五侯皆典禁
兵權傾人主自吳國朝臣未嘗有也　世說曰孫皓問

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諸葛氏之先出自葛歸漢司隸校尉諸葛豐以忠強立名子孫代居二千石三國之興蜀有丞相亮吳有大將軍瑾魏有司空誕名並蓋海內為天下盛俗　又曰何比干武帝時為丹陽都尉嘗獨坐有一老母詣比干出懷中金冊九百九十枚以授曰爾子孫當佩印綬如此冊數　晉書羊祜傳曰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　王珣傳曰珣與謝元為桓溫

掾俱為溫所敬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　陶侃傳曰侃少時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又嘗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斂板曰以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為公位至八州都督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為公若徹于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而為公字以紙裹手公字愈明　南史齊高帝本紀曰帝年十七時嘗夢乘青龍上天西行逐日帝舊塋在武進彭山岡阜相屬百里不絕其上常有

五色雲又有龍出焉上時已貴矣宋明帝甚惡之遣善占墓者高靈文往墓所占相靈文先給事太祖還詭答曰不過出方伯耳密白太祖曰貴不可言　梁武帝本紀曰齊明帝崩遺詔以帝為都督雍州刺史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祏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世謂六貴　梁書江淹傳曰淹孤貧年十三采薪以養母曾于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母其母曰此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常貧賤可留待得侍中著之果如母言　陳高祖本紀曰有軍主李總與帝有舊每同遊處帝嘗夜

被酒張燈而寐總適出尋反乃見帝是大龍便驚走他室又魏將楊忠門客張子煦見而奇之曰此人虎頭當大貴也　朱异傳曰异居權要三十餘年善承上旨特被寵任歷自員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皆驅鹵簿近代未之有也　北史樊子蓋傳曰大業三年加子蓋右光祿大夫六年朝于江都宮帝謂曰富貴不還故鄉眞衣繡夜行耳因敕廬江郡設三千人會賜米麥六千石使謁墳墓宴故老當時榮之　崔暹傳曰崔㥄仕魏一門婚嫁皆衣冠美族妻太后為博陵王納㥄妹為妃敕中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

笑人㥄嘗人日侍魏帝宴㥄子瞻亦近御坐人咸曰今
日之宴併爲崔瞻父子　史寧傳曰寧隨賀拔勝奔梁
梁武帝引寧至香蹬前謂之曰觀卿風采終是富貴我
當使卿衣錦還鄉　小學紺珠氏族類曰隋牛弘爲吏
部尚書蘇威宇文述張瑾虞世基裴蘊裴矩等參掌選
事時人謂之選曹七貴　史纂左編曰隋高頻初孩孺
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
出貴人　唐書太宗本紀曰太宗方四歲有書生謁高
祖曰公在相法貴人也然必有貴子及見太宗曰龍鳳
之姿天日之表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　唐宰相世系

表曰唐爲國久傳世多而諸臣亦各修其家法務以門
族相高其材子賢孫不隕其世德或父子相繼居相位
或累數世而屢顯或終唐之世不絕如裴氏宰相十七
人寂世矩並相高祖談炎並相中宗耀卿光庭並相明
皇行本居道並相武后遵度冕並相代宗樞贄並相昭
宗坦澈並相僖宗休相宣宗垍相憲宗度相憲穆敬文
四宗劉氏宰相十二人滋從一並相德宗文靜相高祖
仁軌相高宗瞻相懿宗瑑相宣宗禕之相武后洎相太
宗祥道及齊賢更名景先者並相高宗晏相代宗鄴相
懿宗僖宗蕭氏宰相十人至忠相中宗睿宗鄴相宣宗

嵩相明皇華相肅宗俛相穆宗倣相僖宗復相德宗瑀
相高祖寘相懿宗遘相僖宗實氏宰相六人德元相高
宗懷貞相中睿二宗抗威並相高祖參相德宗易直相
敬穆二宗楊氏宰相十一人恭仁相高祖執柔相武后
師道相太宗炎相德宗國忠相明皇綝字再思相武后
中宗綰相代宗收相懿宗涉相昭宗弘武相高宗嗣復
相太宗武宗高氏宰相五人馮相太宗高宗儉字士
廉相太宗璩相懿宗郢相德宗順宗知周相高宗房氏
宰相三人元齡相太宗融相武后琯相肅宗字文氏宰
相三人士及相高祖節相高宗融相明皇杜氏宰相十

一人如晦淹並相太宗元穎相穆宗審權相宣宗懿宗
讓能相昭宗黃裳相憲宗佑相德順憲三宗悰相武宗
懿宗正倫相高宗鴻漸相代宗暹相明皇隴西李氏宰
相十人迥秀昭德道廣並相武后義琰相高宗蔚相僖
宗揆相肅宗逢吉相憲宗靖相太宗晟相德宗趙郡李
氏宰相十七人游道嶠元素懷遠並相武后藩絳吉甫
鄘並相憲宗固言珏並相文宗日知相明皇敬元安期
相高宗紳相武宗德裕相文武二宗泌相德宗礫相昭
宗嗚呼其亦盛矣　高士廉傳曰士廉入爲吏部尚書
進封許國公雅負裁鑒又詳氏譜所署用人地無不當

者加特進邊尚書右僕射士廉三世居此官世榮其貴　裴寂傳曰寂徒步走京師過華山祠祈神自卜夜夢老人謂曰君年踰四十當貴大業中爲齊州司戶參軍歷侍御史唐公即位拜尚書右僕射賜服玩不貲詔尚食日給御膳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閤則延卧内言無不從呼爲裴監不名也　楊恭仁傳曰武德後恭仁兄弟名位並盛又以武后外家尊寵凡尚主者三人女爲王妃五人贈皇后一人三品以上者二十餘人　商濬稗異志曰唐蕭瑀嘗因内燕上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酒時長孫無忌房元齡等相顧未言瑀引手取杯帝問

曰卿有何說瑀曰臣是梁朝天子兒隋朝皇后弟尚書左僕射天子親家太宗撫掌極歡而罷　新唐書劉仁軌傳曰咸通五年仁軌爲雞林道大總管進爵爲公子及兄子授上柱國者三人　竇威傳曰武德元年授内史令每論政事得失必陳古爲諭帝益親暱嘗引入卧内謂曰昔周有八柱國吾與公家是也今我爲天子而公爲内史令事固有不等邪威懼頓首謝曰臣家在漢再爲外戚至元魏有三皇后今陛下龍興臣復以姻戚進夙夜懼不克任帝笑曰公以三后族誇我邪關東人與崔盧婚者猶自矜大公世爲帝戚不亦貴乎　獨異志曰郭太后貴極綿聯八朝帝王代宗外孫德宗外甥順宗新婦憲宗皇后穆宗之母敬宗文宗武宗三宗祖母　唐書曰郭子儀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八子七婿皆爲朝廷顯官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皆出麾下雖貴爲王公常頤指役使趨走于前家人亦以僕隸視之天下以其身爲安危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　山堂肆考曰郭子儀弟男七人同日拜官弟幼沖右庶子男曜太子少保晞檢工部尚書判秘書省晤兵部侍郎曖散騎常侍曙司農卿映太常丞　錦繡萬花谷

曰太尉由唐以來上公爲重李光弼自司空爲太尉郭子儀自司徒爲太尉李德裕自司徒爲太尉皆以上公寵將宗臣餘雖有功掌武之尊不可得也　王琚傳曰琚累遷太子詹事判尚書左右丞再爲羽林大將軍三至左金吾大將軍以年高加特進子履冰季良弟晤仕皆清近琚嘗還鄉上冢帝賜詩及錦袍繒綵乘馹就道子弟車馬聯咽使者賜賚敕州縣供億居處尊顯天寶五載卒年九十贈開府儀同三司履冰歷金吾將軍季良殿中監俱列棨戟　蕭嵩傳曰嵩始娶會稽賀晦女倣壻陸象先宰相子時爲洛陽尉已有名士爭往交而

萬汨汨未仕人不之異夏榮者善相謂象先曰君後十年貴冠人臣然不若蕭郎位高年艾舉門蕃熾　唐書曰崔琳子儼爲諫議大夫其羣從數十人自興寧里謁大明宮冠蓋騶哄相望每歲時宴于家以一榻置笏猶重積其上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棨戟世號三戟崔家　五代史吳越世家曰豫章人有善相術者望牛斗有王氣牛斗錢塘分也因遊錢塘以相法陰求其人鍾起與之善術者曰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爲置酒悉召縣中賢豪爲會陰令術者徧觀之皆非也錢鏐適從外來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眞貴人也

起笑曰此吾旁舍錢生爾術者召鏐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　宋李沆傳曰淳化二年判吏部銓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眞貴人也　澠水燕談曰宋陳省華三子堯叟堯佐堯咨皆進士及第而伯仲爲天下第一堯叟知樞密次子直史館少子知制誥每對客三子列侍客不自安省華曰學生列侍常也士夫以爲榮　宋史章得象傳曰得象母方娠夢登山遇神人授以玉像及生父奐復夢家庭積笏如山長而好學美姿表後官至鎭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封郇國公　錦繡萬花谷曰宋王晉公祐手植三槐於

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　續文獻通考曰宋韓維兄弟八人並登科三爲宰相時韓琦家亦同貴顯人但稱韓家無以別白以維宅有桐樹因稱桐樹韓家時人有詩曰棠棣行中排宰相梧桐樹裏識韓家　金太祖本紀曰遼道宗時有五色雲氣屢出東方大若二千斛囷倉之狀司天孔致和竊謂人曰其下當生異人建非常之事天以象告非人力所能爲也咸雍四年戊申七月一日太祖生　外戚傳曰金之徒單拏懶唐括蒲察裴滿紇石烈僕散皆貴族也天子娶后必于是公主下嫁必于是與周之齊紀

無異　元太祖本紀曰太祖十世祖孛端叉兒狀貌奇異沈默寡言家人謂之癡獨母阿蘭語人曰此兒非癡後世子孫必有大貴者　察罕傳曰初察罕生于河中其夜天氣清肅月白如晝相者賀曰是兒必貴國人謂白爲察罕故名察罕　明紀編年曰明太祖始誕有光燭天異香經宿不散取河水澡浴忽有紅羅浮來自是空中常有異光家人疑火往救竟無所見後從郭子興請兵時有鐵冠道人精數學謁上曰明公狀貌非凡貴不可言受命應在千日內後果如其言　龍興慈記曰劉伯溫見西湖五色雲起知爲天子氣應在東南徽服

以卦命風鑑遊江湖間客訪之往臨淮見人人皆英雄直諒屠販者氣宇亦異買肉請益即大斫一塊與之算多王侯貴人命數曰天子必在此也不然何從龍者之衆耶　氏族博考曰明中山王徐達首佐太祖定天下功業爵位朝班廟享皆第一封魏公世世承襲女爲文孝皇后次子增壽復以龍潛翼戴贈爵上公啓國于定一門兩公往往對握兩都兵政諸勳舊無敢埒者又三女一爲文皇后一爲代簡王妃一爲安惠王妃　又曰永樂中西寧侯宋晟子瑛琥一時尚公主拜駙馬都尉相繼嗣父爵鎮守甘肅　明史金忠傳畧曰忠善卜兒

成通州亡忠補成侯給符其妻抱幼女坐縣門哭且乳相者袁珙自縣中出見其乳曰夫人貴人也因相忠大貴當爲尚書至北平僧道衍稱于燕王王將起兵託疾召忠卜得鑄印乘軒之卦曰此象貴不可言成祖即位擢兵部尚書妻封夫人如相者言　張輔傳曰輔子懋生平未嘗一當行陣坐享爵祿嗣公者六十六年爲太師二十五年握兵柄四十年尊寵爲勳臣冠　氏族博考曰明謝遷以解元會魁殿試第一子丕復以解元會魁及第倫文敘會狀長子以諒復領省解次子以訓會元及第史僉事俊子尚書道毛文簡紀子太僕渠張侍

郎志淳子副使合俱父子中解元曾狀元鶴齡孫追貴狀元宏從子懋中羅文莊欽順從子珵俱進士及第孫文恪陞及第子班鄉薦第一鏜會試第一葛少保守禮與其孫俱中解元若兄弟高科永樂甲申周庶子述長史孟簡同科及第正統景泰中彭時中狀元華中會元然是從兄弟耳楊文懿守陳尚書守阯劉文簡春參政台王文莊鴻儒布政鴻漸俱解元而守阯春復及第其三兄俱諡文楊光祿惟聰巳卯解元辛巳狀元而兄庶子維條丙戌及第太倉王錫爵會元及第而其子衡亦以解元及第江陵子嗣修第一甲第二人敬修第一甲

第一人此科第之最盛者也　續文獻通考曰一門祿位之盛弘正間無過于鄞縣楊氏者守陳爲吏部右侍郎守阯爲南吏部尚書守隨爲工部尚書守隅爲廣西右布政使皆昆季也刑部右侍郎茂元按察使茂仁皆守陳子靈保之許則太子少保吏部尚書進進子少保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讚南戸部尚書詰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論福州之林自郡守元美子南京吏部尚書瀚瀚子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庭棉南禮部尚書庭機棉子炫官通參機子燫又爲南禮部尚書吳江之吳尚書洪子尚書山參政嚴知府崑諸孫行太僕卿邦楨曾孫

布政使承霦餘姚之孫副都御史贈尚書燧子都督僉
事堪尚寶卿墀南京禮部尚書陞堪子都督同知鈺陞
子禮部侍郎鋌刑部尚書鏞布政司鋐一作御史太常少卿
鏞鑨子進士如法墀子亦舉鄉試鉛山之費少師大學
士宏少保尚書寀宏子武選懋賢從子修撰懋中四川
之劉御史䂓子尚書春參政台春子副都御史彭年彭
年子行太僕卿起宗又布政使世賞台子參政鶴年後
有右都御史世曾

貴三

原 珥貂 綰玉 左思詩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　白帖綰玉辮金 九遷 三

入 唐韓愈上張僕射書曰愛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　應璩詩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 增 帝
師 天授 漢張良傳良曰良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強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
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　史記趙世家姑布子卿善相見無恤曰真將軍也趙簡
子曰是子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之所授雖賤必貴 望氣 吞花 晉常璩蜀
志世祖徵時過江揚生一子望氣者曰江揚有貴兒氣王莽求之縣人殺之後紐祖爲子立祠滿江揚民不使
冠帶者數世　南史梁文獻張皇后列傳武帝方孕后忽見庭前菖蒲花光采非常驚報侍者皆云不見后曰
嘗聞見菖蒲花者當富貴因取吞之是月生武帝 原 垂三組 佩六印 漢書南越
反拜楊僕爲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請乘傳行塞因歸家懷銀黃垂三組以誇鄉里組綬也　史記蘇秦爲
從約長并相六國各佩其印行過洛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于王者蘇秦喟然歎曰使我有洛
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增 衣錦營 鳴珂里 五代史吳越世家唐

光化元年移鎮海軍于杭州加鏐檢校太師改鏐鄉里曰廣義鄉勳貴里鏐素所居營曰衣錦營　唐張嘉祐
御張嘉貞爲相嘉祐任金吾昆弟每朝軒蓋騶導盈閭巷世號所居曰鳴珂里 原 一門三后
六代九公 明承後漢書梁冀一門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侯邑稱君七人尚公主三
人其餘卿將尹校九十七人　荀氏家傳惟我之先至于有晉人物盈朝六代九公不亦偉乎 觀閣
彌亘 廢第相望 張璠漢記馬防兄弟貴盛大起第觀連閣彌亘　東觀漢記竇融嗣子穆
尚內黃公主而融弟友嗣子固尚涅陽公主穆長子勳尚東海恭王女竇氏一公兩侯三尚公主四二千石自
祖至孫官府邸第相望奴婢千數於親戚功臣莫與爲比 增 歷事五帝 復作三
公 北史封隆之歷事五帝凡四爲侍中再爲吏部尚書一爲僕射四爲貴州刺史　南史柳世隆傳世隆元
景弟子受賞異曰予諸子言了宋孝武得召見帝謂元景曰此兒將來復是三公 炊金饌玉
拖紫紆青 庾信大拾賦齋宮饌玉鐵竿浮金按駱賓王謂盛饌爲炊金饌玉　漢揚雄解嘲篇吾聞

上世之士人綱人紀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
充盈幄內 震耀洛濱 漢劉向傳向上封事曰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
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　晉汝南王亮傳亮母伏太妃常有小疾祓于洛水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
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凌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 八葉宰相 三世國師
唐蕭瑀傳贊自瑀逮遘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南史王承傳承初爲秘書郎
累遷至國子祭酒承祖儉父暕皆爲此職　續文獻通考唐孔穎達爲國子司業穎達子志元志元子惠元惠元皆繼
其任氏族博考明太宰莆田林瀚嘗爲祭酒子廷機孫燁亦居是官三代國師近世罕見 明安騎
杖 休徵佩刀 元石林明安傳明安爲童子時嘗騎杖爲馬令羣兒前導行列整肅無敢諠譁
者父老見而異之曰是兒體貌不凡進退有度他日必貴　晉王祥傳祥字休徵初呂虔有佩刀工人相之以
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 仗下不常

坐中全別 唐李密傳密以蔭為左親衛府大都督煬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為誰曰蒲山公李寬子密帝曰此兒顧盼不常無入衛宿他日述諭密曰君世素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間哉密大喜謝病去 [illegible]花發唐書孟陽母劉晏女常問未坐有衒衣少年何人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貴全別必是貴人

不以姓著 未嘗名呼 唐書張說傳說封燕國公與元後宰相不以姓著者曰燕公又郭子儀傳子儀代宗不名呼為大臣

特給鐃吹 命取茶囊 北史徐之才傳之才善醫術博識多聞天統四年累遷尚書左僕射俄除兗州刺史特給鐃吹一部 夢溪筆談張鄧公為殿中丞王城東一見遂厚遇之語必接時初王公有一茶囊惟楊大年至則取以具茶一日命取茶囊群子弟皆以為大年至訝而窺疑之他日公復如是又出囊之乃鄧公也子弟驚問其人公曰張貴人也不十年當據吾坐後果如其言

金花四壁 朱輪十人 開史常執章孟端諸子連科進士為京官同處一邸書春聯題于壁上曰四壁金花春宴罷滿牀牙笏早朝回人多羨之 漢書楊惲曰吾家方全盛之時乘朱輪者十人

成此宅相 世為上公 晉魏舒傳舒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 漢袁安傳初安父沒母使安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為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上公安于是遂葬焉累世隆盛

瀕堦磨墨 覆案探丸 蕁瀕董疏文會博舜太常博士通判兗州曹呂許公一見器之問路公太博曾在東魯必當別召令取一先墨瀕堦磨之指路公號觀乃欲從後相其背也既而密語路公曰異日必大貴達卿曰擢為監察御史不十年入相 氏族博考 唐宣宗命相必採中外有人望者三兩人姓名燃致香案上以物覆之焚香探丸以命草麻

三相張家 五侯周氏 唐張弘靖傳弘靖先第在東都思順里亭館甲當時時號三相張家注三相謂弘靖祖嘉貞明皇時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父延賞德宗朝平章元和中弘靖又平章也 晉周札傳札一門五侯並居列位吳土貴盛莫與為比

隔屏以坐 緣江而呼 氏族博考吳亮

為尚書令子傍亦為尚書令每朝會詔以御屏風隔其父子坐 南史梁武帝本紀帝行次斂斗州有人長八尺餘容貌衣冠絡然告白緣江而呼曰蕭王大貴

在前在後 何愧何嫌 漢疏廣傳廣為太傅廣兄子受為少傅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 元史天澤傳天澤在憲宗時嘗奏臣始攝先兄天倪軍民之職天倪有二子一子管民政一子掌兵權臣復入叨奇選一門之內處三要職分所當辭臣可退休矣帝曰卿奕世忠勤有勞于國一門三職何愧何嫌

旌上見燭 月中有花 酉陽雜俎唐淮西用兵劉沔為小將軍頭每捉生踏伐因月黑風甚沔行十餘里倦而卧于道有人覺之授以雙燭曰君方大貴但存心在此燭即無憂也沔後拜將常見燭影在雙旌上 元月魯不花傳月魯不花為文下筆立就粲然成章就試江浙鄉闈中其選居右榜第一方揭曉試官夢月中有花象已而果得其名人以為異

難比他職 當知此官 宋史張洎傳洎充翰林學士上顧謂近臣曰學士之職清要貴重非他官可比 唐王及善傳皇太子弘立擢及善左奉裕率太子宴于宮命宮臣擲倒及善辭曰殿下自有優人臣苟奉令非羽翼之美太子謝之高宗聞賜絹百疋除右千牛衛將軍帝曰以爾忠謹故擢三品要職此官非搜辟不得至朕所卿佩大橫刀在朕側亦知此官貴乎

昔比王謝 漢惟金張 唐書崔湜傳湜與弟液澄從兄涖並以文翰居要官每宴私自比東晉王謝嘗曰吾一門入仕歷官未嘗不為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嘿嘿受制于人戢 文選注漢功臣惟金張二家親近貴寵比于外戚

身離席帽 名覆金甌 青箱雜記國初猶襲唐士子皆曳袍重戴出則席帽自隨李巽累舉不第鄉人嘲曰李秀才不知甚時席帽離身及第後乃寄鄉人詩曰當年蹤跡困泥塵不意乘時亦化鈞為報鄉閭親戚道如今席帽已離身 唐崔琳傳明皇命相皆先書其名一日書琳等名覆以金甌會太子入帝曰此宰相名若自意之誰乎太子曰非崔琳盧從愿乎帝曰然時兩人皆有宰相望

八座文昌 五枝丹桂 錦繡萬花谷劉洎疏曰八座比于文昌二丞方于管轄 談錄燕山竇禹鈞五子儀儼侃偁僖皆登第馮道贈之詩曰靈椿一樹

老丹桂五枝芳竇儀爲尚書每對客則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焉天下榮之 時云兩
鳳 世稱六龍 姓譜北齊崔㥄爲侍中仲文爲黃門同日受拜時云兩鳳連飛 晉卞壼傳父
粹以清辨鑒察稱兄弟六人並登宰府世稱卞氏六龍 毛逆覆旋 面方如田
金施宜生傳初宜生田于鄰屋過僧善風鑒謂之曰子面有權骨可公可卿而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旋必
有以合于此而後可貴也南史李安人傳明帝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少時貧有一人從門過相
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至是安人尋兆人不知其所在 五張列戟 三
鮑乘驄 唐書張知謇傳知謇兄弟五人知元知晦知泰知默皆明經高第知謇監察御史裏行知默左
臺侍御史知謇歷十一州刺史所莅有威嚴武后降璽書存問萬歲通天中自德州刺史入計后奇其貌詔工
圖之辭其兄弟容而才謂之兩絶又門皆列戟白雀巢其庭 氏族博考鮑宣字子都與子永孫昱倶爲司隸
皆乘驄馬京師歌曰鮑氏驄三入司隸再入公 安知獄吏 難任丞郎 漢周勃傳

文帝時有人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後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
獄吏之貴也 宋史錢昱自白州刺史遷工部侍郎歷典數郡無治聲上謂宰相曰此貴家子不可任丞郎
門施行馬 項有伏龍 魏志楊彪拜光祿大夫令門施行馬置吏以優崇之注周
禮掌舍設梐枑再重梐枑者乃拒其木遮闌其門爲行馬 南史梁武帝本紀帝爲司州刺史時有沙門自稱
僧輝謂帝曰君項有伏龍非人臣也復求莫知所之 代同典選 世掌制誥 庶氏
通考唐劉林甫子祥道祥道子齊賢三世典選韋挺子待價待價子萬石陸元方子景融並同典選唐李安
期傳自祖德林父百藥至安期三世掌制誥孫羲又爲中書舍人 名聞天下 位極
人臣 邵氏錄种放往見陳希夷希夷曰君當貴名聞天下 涑水記聞王旦與錢若水同直史館有僧善
相謂若水曰王舍人他日位極人臣富貴莫比 鵷班視日 杏園探花 百家詩篇
陳瑩中嘗入朝已立班上御朝差晚杲日照耀衆莫敢仰視蔡京注目久而不瞬瑩中私謂中省曰公視日不

瞬真大貴人也 歲時記進士杏園初宴謂之探花宴令少俊二人爲探花使覓園中名花 重金
疊蓋 襲紫傳龜 退朝錄重金謂金帶上垂金魚疊蓋謂重戴歸田錄云國初兩制出入皆
重戴山堂肆考東漢陰興識之弟也顯宗詔曰以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尚向苗裔
傳龜襲紫 四世太尉 三葉侍中 漢楊脩傳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
氏皆爲東京名族 氏族博考馮魴曹襄父子並三葉侍中 郭樊陰馬 顧陸朱
張 漢紀明帝爲四姓小侯之學郭樊陰馬皆后族也 世說顧厚陸忠朱武張文爲吳四姓 曙有
協色 澤知戲言 摭言唐張曙與崔昭緯同赴舉問卜者卜者孫不顧曙曙有協色卜者曰
郎君亦及第但崔家郎君拜相當于此時過堂後七年崔大拜相果于裴公下及第于崔公下過堂 史記蔡
澤列傳澤從唐舉相唐舉視而笑曰君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
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從今以往四十三歲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躍馬

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綬于腰揖讓人主之前肉食富貴四十三年足矣 五人郡太守
十世卿大夫 氏族博考晉會稽孔愉子安國孫靜靜二子山士壹符四世五人爲本郡太守 漢
汲黯傳其先有寵于古之衛君至黯十世世爲卿大夫 仙花種旌節 天使見
蝦蟆 野人間話唐王侍中處回一日有道士攜花子二粒種之遂從花所長新開巳乃羅然道士曰此仙
種旌節花也公當富貴之兆後處回官至太傅 宣室志唐李揆未相時夜見一大蝦蟆占之曰蝦蟆者天使
也吉兆也未幾拜相 翰林飛五鳳 侍御落雙鵰 錦繡萬花谷宋太宗時賈
黃中宋白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詩云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爲相賈
李蘇爲參政宋爲尚書 唐高騈傳有二鵰飛騈曰我且貴當中之一發貫二鵰衆大驚號落鵰侍御
兄弟並列門戟 父子皆爵通侯 唐楊汝士傳楊氏自汝士後貴赫爲
冠族所居靜恭里兄弟並列門戟咸通後在臺省方鎮率十餘人 漢蘇武傳武謂李陵曰武父子位列將爵

通侯臣事君猶子事父也

馮勤拜侯乃由此母 宋郊登第不可先兄 東漢馮勤傳光武時賜爵關內侯遷尚書令母年八十每會見詔敕不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 宋史宋郊傳郊改名庠字公序稱大宋弟祁字子京稱小宋祁臚傳第一以弟不可先兄命庠第一

卜位壽于他年子還若我 問交遊于今日客是何人 宋馬秘傳秘以書生謁趙普普奇其狀曰子富貴壽考宜不下我 唐書王珪傳珪始隱居時與房元齡杜如晦善母李氏嘗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令元齡等過其家李闚大驚敕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

白氣貫庭定產通侯之相 赤蛇蟠筍應登大將之壇 元史天倪傳天倪始生之夕白氣貫庭成童姿貌魁傑有道上見而異之曰封侯相也 後漢許曼傳馬□為議郎以繫綬筍有兩赤蛇分南北走許曼占之曰君當為邊將以東為名後如之 人部

世並此官謝安則祖孫同慶 門皆列戟李晟則父子俱榮 氏族傳晉謝安子琰琰子混三世僕射 唐李愿傳愿父晟立功時諸子未官宰相以聞即日召授太子賓客上柱國敕事柱國門列戟送父子皆賜

一姓九侯允矣邦家之盛事 三公四世誠哉宇內之僅聞 漢李尋傳尋謂曲陽侯王根曰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 三國袁紹傳高祖父安為漢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此勢傾天下

戒懼附

原 不慊 知止 禮記聖人之制富貴也使富不足驕貴不慊于上 注慊恨不滿也慊音口簟切 史記蔡澤曰商君吳起越大夫種功成不去禍至于此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為陶朱公孰與以禍終哉忍不能讓疑不能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意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則失其所欲

必毀 持盈 白始盈必毀天之道也 老子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增 功成宜退

物極則衰 老子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史記李斯歎曰吾聞荀卿有云物禁太甚吾昔上蔡布衣今人臣之位無居其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復攝京尹 同辭台司 四朝國史梁子美權開封府尹入謝言曾祖顥祖適皆常鎮府書令臣復攝此職懼弗克荷蔭 宋曰卿三世京尹蹈沖盛事 南史宋王僧虔傳武帝即位僧虔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謂兄子儉曰汝任重于朝行有八命之禮吾若復以此授一門有二台實所畏懼乃固辭

驕佚附

原 鮮克由禮 自遺其咎 尚書世祿之家鮮克由禮 下見前持盈注

增 鳴笳導從 閉門酣歌 北史李遷哲傳遷哲累世雄豪性復華侈自奉養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間第宅相次姬媵之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僮僕侍婢閽人守護遷哲每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讌盡平生之樂 南史徐緄傳緄為梁湘東王鎮西諮議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人 部 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飲酒數升便醉而閉門盡日酣歌

貪貴附

原 爭名 敗度 戰國策爭名于朝 尚書欲敗度

居功 逞欲 書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注貪而不退也 左傳逞無厭之欲

曼滿之欲為卿且聞及禍 駟秦不守其位終見伏誅 左傳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伯廖曰無德而貪其後鄭人殺之 又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于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不守其位而能終者鮮矣

貴四

增 三眷 唐書裴氏自晉魏為名族居燕者號東眷居涼者西眷居河東者中眷

撫項 唐楊嗣復傳嗣復父於陵始見識于浙西觀察使韓滉妻以其女歸謂妻曰後貴且壽無若生者有子必位宰相既

而生嗣復況撫其項曰名與位皆踰其父揚氏之慶也因字曰慶門

芙蓉鏡 酉陽雜俎李固遇一老姥言郎君明年芙蓉鏡下及第矣遠明年果狀元及第詩賦有人鏡芙蓉之語姥乃金天神也

額文雙樹 元何榮祖傳榮祖狀貌魁偉額有赤文如雙樹背負隆起有相者曰貌子位極人臣且壽相也

鳳閣鰲宮 山堂肆考宋李昉三入翰林兩入中書有詩云三載經綸樓鳳閣五年提筆直鰲官

昔時沈公 天中記沈慶之素為鄉里所輕及後通貴見者皆膝行而前慶之歎曰故是昔時沈公

執笏百人 唐李穆傳穆拜太師贊拜不名一門執象笏百人

嗣祖聯兄 姓譜宋徐鐸熙寧九年與兄鈞同榜進士而鐸為第一時有龍虎榜中孫嗣祖鳳凰池上弟聯兄之稱

七族六姓 小學紺珠潘岳西征賦曰窺七貴于漢庭注曰西京七族東京六姓主七貴后族也六姓謂二竇閻梁鄧何也

弩矢先驅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相如為中郎將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

天子在門 南史孔靖傳字季恭宋武帝東征孫恩屢至會稽過季恭宅季恭正晝卧有神人衣服非常謂曰起天子在門既而失之遽出見帝延入語交執手曰卿後當大貴願以身託子是曲意禮接贍給甚厚

骨體不恒 三國志孫權傳兄策既定諸郡時權年十五漢使者劉琬加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惟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恒大貴又最壽爾試識之

以光為名 南史梁丁貴嬪列傳貴嬪生于樊城初誕有神光之異紫氣滿室故以光為名相者云當大貴少時與鄰女月下紡績諸女並患蚊蚋而貴嬪弗之覺也

帝呼親家 唐蕭嵩傳嵩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妻入謁帝呼為親家

氣若白練 異聞志王鉷為辛果下偏裨一日擊毬逐既酣鉷仰天呵氣高數丈若白練上衝果謂妻曰此極貴相遂以女妻配之鉷終為將相

山曰功臣 五代史吳越世家唐昭宗詔鏐圖形凌煙閣升衣錦營為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大官山曰功臣山鏐遊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衣錦將軍

將相登金榜 言行錄崔紹暴卒復生云見冥門列榜人間姓名將相皆列金榜

異

光成五色 南史陰子春傳父智伯與梁武帝鄰居少相善嘗入帝卧內見有異光成五色因握帝手曰公後必大貴非人臣也

有文在右手 梁書武帝本紀武帝生而有文在右手曰武

戒懼 附

增 **危機** 清暑筆記貴者危之機

始自臣家 元史天澤傳言者謂李璮之變由諸侯權太重天澤遂奏兵民之權不可并于一家行之請自臣家始于是史氏子姪即日解兵符者十七人

非勳非舊 唐書岑文本拜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勳非舊貴重位高所以憂也

隱几而待 唐書盧杞傳郭子儀病甚百官造請不屏姬侍及杞至則屏之隱几而待家人問其故子儀曰彼外陋內險左右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遺類矣

但恐為害 晉杜預傳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

各取一具 史纂左編唐房元齡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誡書為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于此足以保躬矣

驕佚 附

增 **惟我與爾** 北齊書崔㥄傳㥄每以籍地自矜謂盧元明曰天下盛門惟我與爾博崔趙李何事者哉

大為忻滿 北史宇文忠之傳忠之好榮利為中書郎六七年矣遇尚書省選右丞預選者皆射策忠之試焉既獲丞職大為忻滿志氣囂然有驕物之色

制擬宮禁 北史楊素傳素貴寵日隆其弟約從父文思弟紀及族父異並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勞位柱國刺史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

陳鼎擊鐘 北史齊清河王岳傳岳自討寒山長社及出隨陸並有功威名彌重性華侈尤悅酒色歌姬舞女陳鼎擊鐘諸王皆莫及

新車大宅 南史梁世子恪傳恪年少未閑庶務委之群下百姓每通一辭數庶騎錢方得聞賓客有江仲舉蔡遠王臺卿庾仲雍四人與被接遇並有舊猜故人間號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遂達武帝帝續之曰主人憒憒不如客

未肯推祚 北史宋弁傳弁性好矜伐自許膏腴孝文以郭祚晉魏名門從容謂弁曰卿固當推

郭祚之門弁笑曰臣家未有推祚帝曰卿自漢魏以來既無高官又無俊秀何得不推弁曰臣清素自立要爾不推侍臣出後帝謂彭城王勰曰弁人身自不惡乃復欲以門戶自矜殊為可怪

貪貴（附）

【原】不知退 易亢之為言知進而不知退也 詩刺伐檀 詩序伐檀刺在位貪鄙無功受祿也【增】拜而蹈舞 北史李敏傳開皇初周宣帝后樂平公主有女擇婿選取敏禮儀如尚帝女後將侍宴公主謂敏曰我以天下與至尊惟一女夫當為女求柱國若授餘官慎無謝及進見上親御琵琶遣敏歌舞大悅謂公主曰敏何官對曰一白丁耳謂敏曰今授儀同敏不答上曰不滿爾意邪今授開府又不謝上曰公主有大功于我我何得向其女婿惜官今授卿柱國敏乃拜而蹈舞 熱今舉體 南史張敬兒傳敬兒嘗敍夢云未貴時夢居村中社樹倏高數十丈及在雍州又夢社樹直上至天以此誘說部曲自云貴不可言其妻尚氏亦曰吾昔夢一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郡元徽中夢一髀熱如火君得本州建元中夢半體熱尋得開府今復夢舉體熱矣以告所親言其妻初夢次夢又言舉體熱矣 廢書以窺 山堂肆考魏管寧少與華歆同席讀書有乘軒冕者過歆廢書出看寧曰富貴當自致寵他人乎遂割席分半而坐曰子非吾友

貴五

【原】詩 晉左思詠史詩曰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 古樂府詩曰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堂上羅酒樽使作邯鄲倡中庭生奇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為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滿路旁

梁吳均贈周興嗣詩曰吾賢當路者聲名振輦轂朱輪玳瑁車紫鞍連錢馬朝花舞風去夜月窺窗下想君貴易交居然應見捨【增】江淹彷古詩曰當學衛霍將建功在河源珪組賢者聘青紫明主恩終軍才始達賈誼位方尊金張服貂冕許史乘華軒王侯貴片議公卿重一言太平多歡娛飛蓋東都門【原】宋鮑照擬古詩曰魯客事楚王懷金襲丹素既荷主人恩又蒙令尹顧日晏罷朝還輿馬塞衢路宗黨生光華賓僕遠傾慕富貴人所欲道得亦何懼 隋孔紹安贈蔡君詩曰疇昔同幽谷伊適遷喬木赫奕盛青紫討論窮簡牘 唐李百

藥寄楊公詩曰公子盛西京光華早著名分庭接遊士虛館待時英高閣浮香出長廊寶劍鳴面花無隔笑歌扇不障聲【增】唐盧照鄰長安古意曰別有豪華稱將相轉日回天不相讓意氣由來排灌夫專權判不容蕭相專權意氣本豪雄青虬紫燕坐生風自言歌舞長千載自謂驕奢凌五公 駱賓王帝京篇曰劍履南宮入簪纓北闕來聲名冠寰宇文物象昭回 又曰平臺戚里帶崇墉炊金饌玉待鳴鐘小堂綺帳三千尺大道青樓十二重寶蓋雕鞍金絡馬蘭窗繡柱玉盤龍繡柱璇題粉壁映鏘金鳴玉王侯盛王侯貴人多近臣朝遊北

里暮南鄰　李端贈郭駙馬詩曰青春都尉最風流二十功成便拜侯金距鬬雞過上苑玉鞭騎馬出長秋薫香荀令偏憐少傅粉何郎不解愁日暮吹簫楊柳陌路人遥指鳳凰樓　于鵠公子行曰少年初拜大長秋半醉垂鞭見列侯馬上抱雞三市鬬袖中攜劍五陵遊玉簫金管迎歸苑翠袖紅粧擁上樓更向苑西新買宅月波春水入門流　王維寓言詩曰朱紱誰家子無乃金張孫驪駒從白馬出入銅龍門問爾何功德多承明主恩鬬雞平樂館射雉上林園曲陌車騎盛高堂珠翠繁奈何軒冕貴不與布衣言　王昌齡青樓曲曰馳道楊

花滿御溝紅粧縵綰上青樓金章紫綬千餘騎夫婿朝回初拜侯　杜甫李監宅詩曰尚覺王孫貴豪家意頗濃屏開金孔雀褥隱繡芙蓉且食雙魚美誰看異味重門闌多喜色女婿近乘龍　崔顥江畔老人愁曰自言家代仕梁陳垂朱拖紫三十人兩朝出將復入相五世疊鼓垂朱輪父兄三葉皆尚主子女四代爲妃嬪南山賜田接御苑北宮甲第連紫宸　岑參送張獻心充副使歸河西詩曰將門子弟君獨賢一夜受命常在邊年未三十已高位腰間金印色赭然前日承恩白虎殿歸來見者誰不羨　又送魏升卿擢第歸東都詩曰如君

兄弟天下稀雄詞健筆皆若飛將軍金印蟬紫綬御史鐵冠重繡衣　李頎古行路難曰漢家名臣楊德祖四代五公享矛土父子兄弟綰銀黃躍馬鳴珂遶建章火浣單衣繡方領茱萸錦帶玉盤囊　李商隱富平少侯詩曰七國三邊未到憂十三身襲富平侯不收金彈拋林外却惜銀床在井頭綵樹轉燈珠錯落繡檀回枕玉雕鎪當關莫報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　又少年詩曰外戚平羌第一功生平二十有重封直登宣室螭頭上橫過甘泉豹尾中別館覺來雲雨夢後門歸去蕙蘭叢霸陵夜獵遊田竇不識寒郊自轉蓬　韓退之詩曰

十年紫綬掌鴻鈞出入三朝一品身文帝寵深陪雉尾武皇恩厚宴龍津　韋莊貴公子詩曰大道青樓御苑東玉欄仙杏壓枝紅金鈴犬吠梧桐月朱鬛馬嘶楊柳風流水帶花穿巷陌夕陽和樹入簾櫳瑤池宴罷歸來醉笑說君王在月宮　宋蘇軾詩曰千年風采凌煙閣百代兒孫宰相家　明李東陽聽傳臚詩曰金蓮影與赭袍明華蓋前頭次第行黃紙數行丹詔字鴻臚三唱甲科名雲邊曉日中天見夢裏春雷昨夜聲歸向長安聽人語聖朝羅網盡豪英

增 賦 漢班固西都賦曰南望杜霸北望五陵名都對郭

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

增 表 齊孔稚圭爲王敬則讓司空表畧曰遂得北帶五州東跨六郡內亞二鼎外齊四岳蟬佩之暎則左右交輝龜組之華則縱橫吐耀輕輪徐送則車騎如雲飛蓋暫停則歌鐘成列從金龍吹鬱其前鳴笳鳳管曼其後

增 書 梁王筠與諸子書曰未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如吾門者也王七葉王導洽珣曇首僧虔揖筠也

增 序 唐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曰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當世者之所爲也

增 論 漢班彪王命論曰劉媼姙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于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王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其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是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

增 雜文 漢枚乘七發畧曰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飲食則溫淳甘膬腥醲肥厚衣裳則雜遝曼煖燂爍熱暑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五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六

人部四十五 富 附 戒懼 驕侈 禍難 貪富 吝嗇

富一

【原】釋名曰福富也其中多品如富者也　易曰富家大吉　又曰富有之謂大業　詩曰哿矣富人　書洪範五福二曰富　又曰既富方穀　又曰資富能訓惟以永年　禮曰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　孝經曰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　家語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與以富貴而敬人何人不親　又曰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之急莫大乎使人富且壽也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　韓詩外傳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猶之貧也良工宰之則富及子孫　戰國策司馬錯曰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　又蘇秦說齊宣王曰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鬭雞走狗六博蹹踘者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

殷人足志高氣揚　史記曰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　又曰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閒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巵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　又曰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前漢書曰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　公孫弘策曰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　老子曰我無事而民自富　管子曰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　莊子曰有萬不同之謂富（無所不有也）　韓非子曰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以得富也　淮南子曰得道者不待財而富　說苑曰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買也餘食人不使不役也親戚愛之罪人善之不肖者事之

皆欲其壽樂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　論衡曰百金
之家境外無絕交千乘之國同盟無廢贈財多故也使
穀食如水火雖貪吝之人越境而布施矣　鹽鐵論曰
古者無出門之祭今富人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
倡舞像中者南居當路水上雲臺屠牛殺狗鼓瑟吹笙
　又曰古人無杠樠之寢牀杔之案今富人黼繡帷幄
塗屏錯跗中者錦綈高張采畫丹漆　又曰古者無茵
席之加旃蒻之美今富人繡茵翟柔蒲子露林中者獾
皮代旃闒坐平莞　又曰古者土鼓凷音塊枹音浮擊木拊
石以盡其歡無要妙之音變羽之轉今富人鐘鼓五樂

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舞趙謳　又曰古者庶人
鹿菲草芰縮絲尚韋而已今富人革中名工輕靡使容
紈裏紃下越端縱緣中者鄧里間作蒯苴秦堅婢妾韋
沓絲履走者茸芰狗官　原初學記曰夫貴者必富而
富者未必貴也故士之欲貴乃為富也然欲富者非為
貴也從是觀之富人之所極願也　增唐書曰夫財之
所生必因人力有藏於襟懷囊篋物貴而人莫窺者有
塲圃倉直輕而人以為富皆　宋紀程頤曰聖人奉
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
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　宋蘇洵曰耕者

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
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
間而役屬之民夏為之耨秋為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
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
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　蘇軾
曰夫民方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寬然而有餘及
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是以
富而愈貪　文獻通考宋葉適曰今俗吏欲抑兼并破
富人以扶貧弱者意則善矣此可隨時施之於其所治
耳非上之所恃以為治也夫州縣獄訟繁多終日之力

不能勝大半為富人役耳是以吏不勝忿常欲起而誅
之縣官不幸而失養民之權轉歸於富人其積非一世
也小民之無田者假田於富人得田而無以為耕假貸
於富人歲時有急求於富人其甚者傭作奴婢歸於富
人游手末作俳優技藝傳食於富人而又上當官輸雜
出無數吏常有非時之責無以應上命常取具於富人
然則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所賴也富人為天子養
小民又供上用雖厚取贏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略相
當矣　歐陽脩曰古者計口而受田家給而人足

增漢書曰生人之本興自神農之世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敎天下而食足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敎化成　五帝紀曰炎帝之世其俗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　五帝外紀曰帝堯巡狩至於華華封人祝曰請祝聖人使聖人富壽多男子　漢鼂錯傳曰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　禮記曰殷人貴富而尚齒　晉書曰九土旣敷四民承範東吳有齒角之饒西蜀有丹砂之富兖豫漆絲之曆燕齊怪石之府秦邠旄羽逈帶琅玕荆郢桂林旁通竹箭江干橘

柚河外舟車遼西旃罽之鄉蔥右蒲梢之駿殖物怪錯於何不有若乃上法星象下料無外因天地之利而總山海之饒百畝之田十一而稅九年躬稼而有三年之畜可以長孺齒可以養耆年因乎人民用之邦國宮室有度旗章有序朝聘有其儀宴享有其制家殷國阜遠至邇安商周之興用此道也　國語曰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楚公子干來仕其車五乘叔向爲太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夫二公子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均之也對曰夫爵以建事祿以食爵德以賦之功庸以稱之若之何其以富賦祿也夫絳之富商韋藩木楗（韋藩車蔽前後木楗木檐也）以過於朝惟其功庸不稱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績於民故也且楚秦匹也若之何其回於富也　史記管仲列傳曰管仲旣任政相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强兵　左傳曰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言賣玉得富然以與得玉者而遣歸焉）　史記曰范蠡旣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旣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

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致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又曰子貢旣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衞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著猶居也音貯）　劉向新序曰魯孟獻子聘於晉韓宣子觴之飮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富獻子

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顔回茲無靈者使我邦家安
平百姓和協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
人也以鍾石金玉爲富　韓詩外傳曰子路與巫馬期
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
韞丘之上子路與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
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
期喟然仰天而歎闟然投鐮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
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
子與意者其志與　列子曰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
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也一年

而給二年而足三年而富穰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
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
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君之財
向氏以爲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
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
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
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
盜禽獸水盜魚鼈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
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貨財
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奚怨哉向氏大

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已也　列女傳曰周陶答子爲陶
大夫治陶三年家富三倍其妻諫之曰妾聞南山有元
豹霧雨七日不下食何也飽其志飢其腹將欲以澤其
毛羽而成其文章也故藏而遠害家不擇食以肥身坐
而須死夫子治陶家日益富而國日益貧逢禍必矣
漢書食貨志曰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王制遂
滅僭差無度庶人之富者累巨萬　史記貨殖列傳曰
白圭周人也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
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
鳥之發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又趙世家曰烈侯好

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
之可貴之則否　又曰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
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
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
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
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
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
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
富　漢書陳平傳曰平少家貧無與婚者有富人張負
謂子仲曰豈有美如陳平而長貧者乎遂以孫女嫁之

又曰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　史記曰鄧通
蜀郡南安人也文帝說焉賞賜通巨萬以十數使善相
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
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
其富如此　魏其武安侯傳曰武安侯田蚡孝景后同
母弟也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
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
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　梁孝王世家曰孝王未死
時財以巨萬計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
物稱是　又貨殖傳曰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

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
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
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戴角者曰
脂無角曰膏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而郅氏
鼎食削刀者名洒削謂摩刀以水洒之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
方張里擊鐘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
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
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耶非也　又
曰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
見擄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擄少有餘財爭與

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岷山之下
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
之臨卭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
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司馬相如傳曰臨卭
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　漢
書張安世傳曰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户能殖其貨富
於大將軍光　王充論衡曰揚子雲作法言蜀富賈人
齎錢十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曰夫富無仁義猶圈中
之鹿欄中之羊也安得妄載　拾遺記曰郭況光武皇
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僮數百餘人以黃金爲器攻治

之聲震於都鄙時人謂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其鑄鍛
之聲盛也庭中起高閣長廡置衡石於其上以稱量珠
玉閣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衛之錯雜寶以飾臺榭懸
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日里語曰洛陽多
錢郭氏室夜日晝星富無匹　蜀志曰麋竺祖世貨殖
僮客萬人貨財如山大珠如卵謂之寶庭　三國杜畿
傳曰畿爲河東太守課民畜牸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
皆有章程百姓勸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
敎也　王世貞宛委餘編曰何曾食日萬錢子劭日二
萬錢任愷一食萬錢和嶠日三萬錢高陽王元雍一食

數萬錢杜岐公悰日五食一食萬錢李衛公德裕至一杯羹二萬錢韋侍郎陟至廚中棄遺直萬錢元丞相載用食物椀器至三千事　陶潛搜神後記曰晉太元初盧陵巴丘人文晁者一作周覽世以田作爲業秋收已過刈穫都畢明旦至田禾悉復滿湛然如初即便更穫所穫盈倉於此遂爲巨富　晉書石崇傳曰崇字季倫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飴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

脂崇愷爭豪如此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踈世罕所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爲疾已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目如愷比者甚衆愷怳然自失矣　陶侃傳曰侃媵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於天府　刁達傳曰達兄弟子姪並不拘名行以貨殖爲務田有萬頃奴婢數千人餘貲稱是　隋書曰隋文帝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

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於是乃更闢左藏之院搆屋以受之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　唐書曰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絹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錢外戶不閉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齎糧　又曰天寶時海內富實斗米之價錢十三青齊間斗纔三錢絹一匹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稅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匹綿百八十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餘端　獨

異志曰唐明皇嘗召王元寶問其家財多少對曰臣請以絹一匹繫陛下南山樹南山樹盡臣絹未窮　唐書楊貴妃列傳曰貴妃得寵兄銛錡國忠諸姨五家第舍聯亘擬憲宮禁率一堂費緡千萬見他第有勝者輒壞復造務以瓌侈相夸詡每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爲隊隊一色俄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繡遺鈿墮舄瑟瑟璣琲狼藉於道香聞數十里　郭子儀傳曰子儀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緡宅居親仁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居前後賜良田美器名園甲館不可勝紀　元載傳曰載久得君

闘通貨賄城中開南北二第室宇奢廣當時爲冠近郊
作觀榭帳幕什器不徙而供齎腴別墅碾磑相望具數
十區名姝異伎雖禁中不逮大曆十二年詔賜載自盡
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 獨異
志曰唐宰相王涯庭穿大井以珍珠瓊辟投置水中汲
水供涯飲後肉色並如金 五代史房知溫傳曰知溫
在鎮積貲巨萬治第青州南城出入以聲伎游嬉卒於
官將吏分其餘貲者皆爲富家云 遼史曰契丹舊俗
其富以馬 稗編元漕法志曰元海運自朱清張瑄始
歲運江淮米三百餘萬石以給元京四五月南風至起
運得便風十數日即抵直沽交卸朝廷以二人之功立
海運萬户府以官之賜鈔印聽其自印鈔色比官造加
黑印朱加紅富埒國 又曰明沈富字仲榮行三故
吴人呼沈萬三爲江南第一家二子茂旺太祖定鼎金
陵召廷見令歲獻白金千錠黃金百斤甲馬錢穀多取
資於茂茂後得罪發遼陽從戎又穴地得金牛馬亦累
千云 明初政記曰洪武嘗問户部天下民孰富對曰
以田賦較之惟江浙多富室若蘇州一郡民歲輸糧百
石至四百石者四百九十户五百石至千石者五十六
户千石至二千石者六户二千石至三千八百石者二

户計五百四十四户而歲輸至五十萬有奇上曰富民
多豪强故民受其累宜召之來朕時勉諭之於是諸郡
富民入見諭之皆頓首謝復賜酒食遣之

富三

原 素封 丹穴 上詳富一 漢書巴寡婦清先得丹穴而擅其利以致富 金溝
錢井 晉書王濟傳濟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爲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之金溝 風俗
通河南平陰龐儉遭倉卒之時隨母流轉客居廬中鑿井得錢千萬遂因得富 銅山 金穴
上詳富二 拾遺記漢郭況累金數億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號郭氏家爲瓊廚金穴 潤身 潤
屋 左傳貨以潤身 大學曾子曰富潤屋 增 寶精 財雄 九國志王處回積巨萬計
蜀中富家宰與比先在太原家甚貧有善相者周元豹精謂曰此子寶精也他日當大富果如其言 漢班固

自敘遠題以財雄北邊 犀犬 玉豚 搜神記元康中揺櫃家忽聞地中有大聲視之得犬
子雌雄各一長老云此名犀犬得之者富 幽明錄餘杭人沈從家素貧與父同入山得一玉豚從此所向如
意田蠶並收家遂富 掣鑠 傳鈞 寰宇記牛潭北岸有石周圍三丈許每人見金牛自水而
出盤於此石表興周雲甫嘗見比卅寶伏石上旁有金銷加索經雲肅燕統勇往吒北牛事新其鎖得二尺許
遂以財雄 搜神記京兆有張氏者獨處室有鳩自外入於室止於劍跡余氏拔懷而現曰爲我祐耶來入我
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得一金帶鉤焉自是子孫貨財萬倍故閑而得張氏傳鉤 銀槽 寶
井 伽藍記河閭王環遺使向西域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驥其次有七百里馬十餘匹皆
有名字以銀爲槽金爲鎖環諸王服其豪富 拾遺記范蠡相越日致千金家傳鋼算術者萬人故四海難得
之資聚積於越節以爲器銅讚之數瀆如山阜成箴之井塑謂之寶井 怨府 通人 晉書
華譚富者怨之府 論衡通人猶富人 飛錢 種珠 幽明錄海陵人黃尋常因大風雨散

錢飛至其家於而所之尋巨富錢數至千萬南唐近
事陳總善自江寧尹拜少傅致仕富於貲產杜絕富落
雅自荷以鋤理小圃或時取其珠布土壤間
若種蒔狀以鋤種拾周而復始以此爲樂焉
足穀
多田 北夢瑣言前蜀國韋宙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別業良
田美墾最號積稻如坻皆爲淵藪咸通初授
嶺南節度使懿宗以嶺南有戒此所從
容奏口工陵莊積穀尚有七千堆無用食矣泉之戒從
謂足穀翁也數百唐書食貨志開元中宇文融請
殖產占良田也唐開元中宇文融請
貨殖傳宣曲任氏之先爲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
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
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
窖粟 **載金** 史記
錦繡萬花谷唐時馮盛工書入蜀資盡以一布囊貯之
積財如山 **閉門成市** 如山 晉書石崇傳崇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
市門 東觀漢記
輜車千乘 **僮客萬人** 史記呂不韋傳家僮萬人
巨人貲產 史記貨殖傳以鐵冶起富至僮千人 蜀志保塞侯糜竺僮客萬人
曰安曰富 **謂貫謂殃** 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七曰安富謂平民
人 語
其物不爽而富也左傳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
人淫侈又富矣哉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
天之也其殃
之
計算帛金 **秤量珠玉** 徐堅初學記王戎殖財計算金帛
郭有事如不足 **史稱陶白** **漢著程羅**
窮兄詳富二下 史記貨殖傳范蠡之陶爲朱公 白圭 程鄭 羅裒
氏又曰成漢書貨殖傳 **不過百乘** **三致千**
富二成漢羅裒貲致千萬 卓
金 禮記 **蓋於**
壽善治生富不過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 史記范
醫玉鍾 漢書 **粱酒霍肉**
賢多貴賜以千萬數 **增金** 奏何私奴從客
鑽富兒皆用口致富非天恩也 **鏤飾綵繢** 西京雜記霍光
緒嗣富家與吉不野繁以世相
量馬牛 史記烏氏倮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 **鑄錢** 擬于公
王什倍其償與之畜 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
室比之邦君 史記貨殖傳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 漢書貨殖傳巴寡婦清
又後漢書陰興傳 陰氏世富
宣帝時有陰子公至孝有仁恩

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
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以後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
車馬僕隸 比之邦君 **然有山海** **資之天地** 伽藍記 河間王琛
宋王安石虎賁中郎將判書
枕鼓吹 雍州相給羽
家王 **金瓶** 伽藍記 有水晶鉢瑪瑙琉璃碗赤玉巵數十
銀甕 **珠殿玉堂** 伽藍記 王琛諸寶物
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自西域而來
口 巧 作 業 工 至 寶 中 土 又 女 樂 及 諸 名 馬 復 引 諸 王 按 行 府 庫
府庫錦罽珠璣冰羅霧穀充積其內
賢世家好珠 其錢 香
牀爲玳瑁 **窓有珊瑚** 西京雜記 漢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
中作曜華之宮 七夕 又 玉 五 色 篇 廣
窓有珊瑚 **衆人之怨** **君子所辭** 曰 富 者 衆 人 之 怨也
之 怒 也 富 不 辭 禮 記 君
子辭富不辭貴
皆及十世 **不出微財** 南中志 州西部
鋼貨之地居其官者皆富及十世
世 經 九 財 草 富 不 出 微 財 **當畜五牸** **願足**
人 語
百羊 孔叢子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
氏之南 三仕不遂 以文侯見 曰故貧何 賁 曰 王 見 楚 子 寡 人 者 牧 羊 九 十 九
子三仕不滋息文侯問曰何貧乎曰王見楚
九 日 不 願 百 當 九 十 九 邑 今 君 之 一 其 一 成 百 有 則 一 寡 人 者 牧 羊 九
北路南路 **黃衣白衣** 南史徐君蒨傳 君蒨侈於酒色 相
數 十 侍 賦 傳 曰 兄 裝 服 翠 南 北 路 以 金 銀 飾 爲 絲 作 舉 東
以 書 下 飾 于 妒 中 不 在 鄭 宜 交 曾 路 有 陽 之 舍 有 營 陽 舍 亦 王
一 尚 白 衣 言 其 所 齊 富 客 家 有 二 來 舍 內 雄 二 黃 衣 有
珠履 下 乃 之 人 也 不 後 見 白 衣 追 如 二 衣 皆 黃
西京雜記 長安爲之語曰苦飢寒逐金丸 韓嫣好彈常以金爲丸所失者日有十餘
彈以金丸 **躡皆** 史記春申君傳
珠履 君客三千人皆躡珠履
可埒王者 **不如儒生** 後漢書鄭玄傳
富埒邦君 漢書張安世傳 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
後自能得 **此安可**

加
晉石崇傳崇父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爲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　南史廬陵威王續傳續躬色受財極意收斂倉儲庫藏盈溢臨終有啓遣中錄事參軍謝宣融送所上金銀器千餘件武帝始知其富以爲財多德寡因問宣融曰王金盡於此乎宣融曰此之謂多安可加也

連車列騎　藏新食陳
鹽鐵論富者連車列騎驂貳輜軿又往者未伐胡越之時田賦省而民富足溫衣飽食藏新食陳布帛充用牛馬成羣農夫以馬耕載而民莫不騎乘

樹榆成籬　吐金滿釜
三國鄭渾傳渾爲山陽魏郡大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爲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籬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過　異記晉時晉陵薛願家有虹飲釜中水須臾而竭願因以酒祝而益之虹復飲盡吐金滿釜而去其家大富

不待委積　欲爲繫援
韓詩外傳安命養性者不待委積而富　國語董叔將娶于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爲繫援焉

雨金七斛　種橘千頭
述異記羽仲禍家貧力作居清川一日天雨金十斛于其家　姓譜三國吳李衡每欲治家妻習氏不許衡密遣人于龍陽種橘千株臨終戒其子曰汝母惡吾營家故家貧如此吾于氾川種橘乃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又史遷言江陵千樹橘其人與千戶侯等

王清買栗　元寶視龍
酉陽雜俎唐元和初洛陽村百姓王清買田畔一枯栗樹經宿爲鄰人盜斫創及腹忽有黑蛇舉首如臂人語曰我王清本也汝勿斫其人驚懼失所而走及明王清率子孫薪之復掘其根根下得大瓮二斛錢實之王清因是獲利而歸十餘年巨富遂致錢成龍形號王清本　春渚紀聞昔唐明皇見一龍橫亘南山而首尾皆具詢之左右侍臣或有見有否者所見者赤止見龍之一體未見全能也帝曰朕聞至富可敵至貴令召王元寶視之元寶奏稱所見與帝同

皆飾龍鳳　不設檯盤
五代晉臣傳天福八年秋出帝幸大年莊還置酒景延廣第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床椅榻皆裹金銀飾以龍鳳　錦繡萬花谷唐宰相楊國忠家富侈有賓客設酒則不設檯盤令妓女各執其事號曰肉檯盤又冬月則令妓女圍之號肉屏風

涇渭溉田　黃紫標庫
前漢張禹傳禹內殖貨財家以田爲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灌溉極膏腴上賈他財物稱是　南史梁臨川靖惠王宏傳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計見錢三億餘萬

庭中栽樹　各出一枝
樓上扣鐘　便輸十萬
姓譜宋禹大亮見株吏入人各出稱木一枝才五六寸曰可栽庭中樹徑尺則家財百萬旬月而掛皮空金玉自至　中朝故事京輦自黃巢退後修葺殘毀之處時定州有王酒胡居于上都巨富納錢三十萬貫助修朱雀門僖宗詔令重修安國寺畢親降車輦以設大齋乃扣新鐘十撞捨錢一萬貫命諸大臣各取意而擊上曰有能捨一千貫文即打一下齋罷王酒胡半醉而入逕上鐘樓連打一百下便運錢十萬入寺

被裁百幅　酬太守之前言
錢用一文　見鄆王之獨坐
姓譜梁裴之橫少好賓遊重氣俠不事產業兄之高以其縱誕乃爲狹被蔬食以激厲之之橫歎曰大丈夫富貴當作百幅被遂與僮僕數百人于芍陂大營田野遂至殷富後除吳興太守乃作百幅被以成其志　委巷叢談宋南渡諸將韓世忠封蘄王楊沂中封和王張俊封循王俱享富貴之極而俊復善治生其罷兵而歸歲收租米六十萬斛紹興間內宴有優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官人必應星象我悉能窺之者當用渾儀設玉衡若對其人窺之見星而不見其人若玉衡不能測但用銅錢一文亦可乃令窺光堯曰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韓蘄王曰將星也張循王曰不見其星衆皆駭復令窺之曰中不見星只見張郡王在錢眼內坐殿上大笑俊最多貲故譏之

波潮噴激　眞推袁氏之名園
珠玉聘遺　咸羨王郎之善筆
西京雜記茂陵富人袁廣漢藏鏹巨萬家僮八九百人於北邙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構石爲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氂牛青兕奇獸委積積沙爲洲嶼激水爲波潮蓄白鸚鵡紫鴛鴦其中江鷗海鶴孕雛產鷇奇花異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連屬重閣修廊行之移晷不能徧也　拾遺記琅邪王溥家貧不仕乃挾竹簡插筆於洛陽市傭書美於形貌又多文辭來僦其書者丈夫贈以衣冠婦人遺以珠玉一日之中衣貨盈車而歸積粟於廩九族宗親莫不仰其衣食洛陽稱爲善筆而得富

戒懼（附）

【續】知止 能散 老子知止者富禮積而能散 不貪 周施 左傳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後漢書折象父國爲鬱林太守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及國卒象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

【增】賑施宗族 泛游湖湘 三國志孟網傳坂內足于財曰世方亂安以富爲一朝盡散賑施宗族州里高之比之鄉趙 巳瘧編洪武初嘉定安亭萬二富甲一郡曾有人自京師回問其何所見聞其人曰上近日有詩云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猶披被萬歎曰兆已萌于此即以家貲付錢諸僕買巨船載妻子泛游湖湘而去不二年江南大族以次籍沒惟萬獨令終

驕佚（附）

【原】服文彩 食膏粱 老子服文彩厭飲食足爲盜夸國語膏粱之性難正也古詩蕩驕難

正 【增】皆窮上品 猶無下箸 南史到撝傳撝資藉豪富厚自奉養供一身一月十萬宅宇山池伎妾姿藝皆窮上品晉書何曾傳曾字穎考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于王者每燕見不食大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拆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

鳥羽擇米 人乳蒸肫 唐書韋陟傳陟性侈縱侍兒列左右常數十窮治饌羞以鳥羽擇米每食廚中所棄緒不啻萬錢常以五采成爲書使侍妾主之裁答授意而已陟惟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朵雲時人慕之號郇公五雲體 晉書王濟傳帝常幸濟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肫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

塗巷盈滿 錦繡牽持 南史徐湛之傳湛之貴戚豪強產業甚厚室宇園池貴游莫及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時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 五代王鎔傳鎔襲成德軍節度使梁太祖以女妻之即位封趙王鎔驕于富貴又好左道鍊丹藥求長生與道士王若訥留遊西山登王母祠使婦人維錦繡牽持而上每出逾月忘

歸 各執一器 必費萬錢 五代南唐孫晟傳晟事李昇父子二十餘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衆伎各執一器環立而侍 又梁趙犨傳犨子巖自以有功又尚長樂公主閒唐駙馬杜悰位至將相自奉甚豐取其不及乃占天下良田大宅京列商賈其門如市租庸之物半入其私歲一飲食必費萬錢

閑名多寶 館造迎風 宋賈似道傳時襄陽圍已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取宮人倡尼有美色者爲妾日淫樂其中惟故博徒日至與之博人無敢窺其第者嘗與羣妾踞地鬬蟋蟀所狎客入戲之曰此軍國重事邪酷嗜寶玩建多寶閣日一登玩 伽藍記河間王琛常語人云石崇乃是庶姓猶能雉頭狐腋畫卵雕薪況我大魏天王不爲華侈造迎風館于後園窗戶之上列錢青瑣玉鳳銜鈴金龍吐佩素柰朱李枝條入簷伎女樓上坐而摘食

苑包山藪 舫立亭池 後漢梁冀傳冀大起第舍而妻孫壽亦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窗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陵跨水道金玉珠璣異

方珍怪充積臧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圃采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遊觀第內多從倡伎鳴鍾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達河淇包含山藪遠帶丘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 南史孫瑒傳瑒居家頗失於侈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歌童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填門軒蓋不絕及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爲大舫于中立亭池植芰荷每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

禍難（附）

【原】將殲 必毀 左傳慶封奔吳吳與之朱方富于其舊穆子曰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白黏盈必毀天之道 生孽 賈害 左傳蘊利生孽又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 焚身 覆餗 左傳象有齒以

焚其身易曰折足覆公餗

陳車服　隧腐鼠　左傳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于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列子虞氏梁之富人錢帛無量登高樓臨大路陳酒擊博俠客相隨而行飛鳶適墜其腐鼠中俠客俠客相謂曰虞氏富樂乃辱我以腐鼠乃聚眾攻之滅其家

貪富（附）

〔原〕行妨　欲縱　老子難得之貨令人行妨禮記欲不可縱、　載寶　飲泉　檀弓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晉書吳隱之傳廣州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

〔增〕怙勢　敵國　宋符彥卿傳彥卿歷大名以政委牙校劉思遇思遇貪黷怙勢斂貨附公府之利多入其家宋秦檜傳檜開門受賂富敵于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

市帶　償價　行服分　資　五代漢蘇逢吉傳逢吉納貨賂市權鬻官謗者讙譁鬻翰李永吉初朝京師逢吉以永吉故秦王從曮子家世王侯當有奇貨使人告永吉許以一州而求其先王玉帶永吉以無爲解逢吉乃使人市一玉帶直數千縮責永吉償之金忽覩傳疑以后戚賊汚不法其在橫海拜富人爲又及死傳爲其行服而分其責

家　成市里　室克珍玩　晉羅尚傳尚性貪富擬魯衛家成市里貪如豺狼無復極已又王國寶傳國寶貪縱聚斂不知紀極後房伎妾以百數天下珍玩充滿其室

入庫取帶　給　麻助緡　北史達奚武傳武性貪吝其爲大司寇也在庫有萬釘金帶當時寶之武因入庫乃取以歸主者白晉公護護以武勳重不彰其罪因而賜之時論鄙焉唐書滕王元嬰傳高宗嘗賜諸王綵五百以元嬰及蔣王貪黷但下書曰滕叔蔣兄不須賜給麻二車助爲錢緡二王大慙

吝嗇（附）

〔原〕甚愛　既孅　老子甚愛必大費前漢書貨殖傳周人既孅注孅者儉嗇也　衣弋　綈　鑽李核　漢書張安世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晉書王戎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恆鑽其核

癖譏和嶠、　疾笑王戎　晉書和嶠富擬王者而至

吝杜預以爲嶠有錢癖又王戎園田水碓周遍天下自執牙籌晝夜算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

還直乃歎　遺衣更取　晉書王戎事詳債負三又王戎事詳乞假二

〔增〕空懸金帛　常棄珍羞　南史梁諸子傳圓正武陵王紀第二子紀開國蘇謂僚佐曰七官文士並能匡濟既東下黃金一斤爲餅百餅爲簉至有百簉銀五倍之其他錦罽繒采稱是每戰則懸金帛以示將士終不賞賜寧州刺史陳智祖請散金帛募勇士不聽慟哭而去自是人有離心莫肯爲用又朱异傳异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有臺池翫好每暇日與賓客遊焉四方饋遺財賄充積性吝嗇未嘗有散施厨下珍羞恒腐爛每月常棄十數車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贍

富四

〔增〕奇智　孔叢子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　貧母　唐柳宗元答元饒州論政理書富室貧之母也　出溢　論衡富商殊業所畜之貨貨不可問斟其精粗量其多少其出溢者

名曰富人富人在世郇里顧之

〔原〕資次如苴　漢書成都羅裒貲至巨萬初裒賈京師爲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強力石氏貲次如苴信之遣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裒舉半賂遺曲陽定陵侯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注如氏苴氏皆富人也

〔增〕鞭懸桑樹　晉中興書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當就卜淳于智智作卦成曰君宅東北有大桑樹君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新馬鞭就買者以懸此桑樹三年當暴得財也瑗承其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後浚井得錢千萬銅鐵雜器復可二千餘萬丁足家業用餘

抱甕可熟　獨異志晉羊琇家富豪每冬月造酒令人抱甕須臾易之有頃從可熟

用財自衛　史記巴蜀寡婦清能守其業用財自衛　積如丘山　後漢董卓傳皇甫嵩攻卓弟旻于郿塢中珍藏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縠紈素奇珍積如丘山、

室有牛聲　五代史衆先傳衆先平生所積財產數十萬郎舍四千間其卒也不以分諸子而悉與長子正辭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嘗有聲如牛人以爲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耳宜

益以錢賀必止覺者以傳以為笑

言依於豪 鄧析子與富者言依於豪

元叔豪宕 姓譜宗連長長安富人李女賢而有色欲求賢婿時趙元叔豪宕家徒四壁宗人以女妻之與奴婢二十餘口馬十餘匹金帛巨萬遂為富人

不可祿使 鹽鐵論民大富則不可以祿使也

視其所與 韓詩外傳富則視其所與

游閑公子 漢書貨殖傳南陽宛孔氏大鼓鑄規陂田連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名

誤入卿內 語林劉寔詣石崇如廁見有絳紗帳大牀茵蓐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寔反走謂崇曰誤入卿內崇曰廁耳

張囊引星 廣古今五行記北齊後主武平初王氏與同巳人李家為婚載酒賓會行不過三里日沒齊皆見南五十步外有赤物大如升若流星曳影其妻遂下車載拜張衣引之便入囊下還家觀之乃金也遂盛於庫柩每季良辰恒以香火所思後四方異貨畢集其家田蠶每年百倍庭生一桑樹枝業異於眾木數年之間遂蔭一陵奇禽異鳥莫不栖集家遂大富

字有青麻 春渚紀聞宣和間拜增郎賺完夫錢瀛州有習秀才妻劉氏饒于財乃以一萬錢代下戶之輸騾今欣然鬻罷庫錢為空翼日有庫錢復滿每緡首有青麻二字觀者異之或曰獨青州有麻十萬家豈神運至此耶劉因遣人往青州蹤跡之果有麻氏失錢其後家益富云

木土被文錦 漢書貨殖傳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

藏酒萬餘石 史記大宛傳宛左右以蒲萄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

戒懼 附

【原】**毋苟得** 禮記臨財毋苟得

驕侈 附

【原】**不期侈** 尚書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

【增】**選極一時** 晉書賈充傳充外孫韓謐既為充嗣負其驕寵奢侈踰度室宇崇僭器服珍麗歌童舞女選極一時

駿馬侯服 北史爾朱榮傳榮子文略初神武遺令恕文略十死恃此益憍多所陵忽子天保未嘗遣諸王至宅供設奢麗各有贈賄

諸王共假貸斂以遊之文略弊衣而往從奴五十人皆駿馬侯服其豪縱不遜如此

速探牛心 晉書王濟傳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駮常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

衫皆火浣 宛委餘編晉武帝時外國有進火浣布者帝服以幸石季倫季倫身微服候帝左右從奴五十人悉衣火浣衫

禍難 附

【原】**多藏厚亡** 老子多藏必厚亡

【增】**潁水清濁** 漢魏其武安侯傳灌將軍夫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

麻鞋一屋 顏氏家訓鄴下有一領軍貪積已甚家僮八百誓滿一千朝夕肴膳以什五錢為率遇有客旅更無以兼後坐事伏法籍其家麻鞋一屋敝衣數庫其餘財寶不可勝言

令尹不免 國語鬬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

福進玉枕 五代漢史弘肇傳燕人何福進有玉枕直錢十四萬遣僮賣之淮南以當茶僮隱其錢福進笞之僮乃誣告福進行賂延壽王就以遣吳人史弘肇捕治福進棄市籍其家財

子昂筮卦 唐陳子昂傳子昂父世高貲子昂解官歸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見捕自筮卦成驚曰天命不佑吾殆死乎果死獄

何不早散 晉書石崇傳孫秀譖崇收崇車載詣東市崇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答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

一騎走南山 五代唐臣列傳劉延朗掌樞密專任事諸將當得州者不以功次為先後以賂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者得惡州及晉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指而歎曰吾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人取之遂為追兵所殺

貪富 附

【增】**饕餮** 左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人謂之饕餮

影質 北史徐遵

明傳遵明講學于外二十餘年海內無不宗仰頗好聚斂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聚徒教授懸納絲粟留衣物以待之名曰影質 地癖 唐書李愷并州人頗產田彌望時謂人地癖 為郡四盡 南史梁魚弘傳弘累從征討常為軍鋒歷南譙盱眙竟陵太守常謂人曰我為郡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麞鹿盡田中穀米盡郡里人庶盡 傷腰折股 北魏孝明靈太后常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即以賜之多者過二百疋少者百餘李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過多顛仆于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腳時人為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 結為兄弟 北史齊漁陽王紹信傳紹信行過漁陽與大富人鍾長命結為義兄弟妃與長命妻為姊妹責其闔家長幼皆有贈賄鍾氏因此遂貧 置金牛後 繹史秦惠王伐蜀刻五石牛置金于後曰此天牛能糞金蜀王以為然即發五丁力士拖牛成道秦使張儀隨其後蜀 取不見人 列子齊人有欲金者至鬻金所攫其金而去吏捕之對曰取金之時徒見金不見人 足以畢老 後漢董卓築郿塢高與長安城埒積穀為三十年儲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及卓死塢中金二三萬銀八九萬奇玩珍物山積不可勝數 且寄 且養 天中記益州[illegible]縣令[illegible]下東關里正曰雞子一錢幾顆曰三顆乃取十千錢令買三萬顆謂里正曰[illegible]且寄母雞[illegible]成三萬頭雞[illegible] 渠伊持贊 天中記[illegible]其家任皆[illegible]謂曰士庶[illegible]常入覲復歸乃計口索渠伊錢明年又入覲有又罷衡府之議不敢指實道路相見皆持贊相慶[illegible]

吝嗇附

增 纖酒 世說[illegible]性鄙吝未嘗與賓佐有宴食之會有從事欲求酒見者思覺剩而[illegible]紹曰必是[illegible]也 原 從洪貸絹 [illegible]在東宮時從洪貸絹[illegible]不如意來[illegible]報之 食常不足 白帖鄭太有田四百頃食常不足 增 攬拾仰取 漢書魯人俗儉嗇而丙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弟約俛有拾仰有取 啖肉封殘 北史[illegible]言尚書錄登性甚吝嗇常懷一羊髀旋割旋啖封其殘者二日登妻于封處割食登不見原封大怒其妻由是沒身不食肉 止有二韭 伽藍記李崇為尚書令富傾天下而性多儉吝惡衣粗食常無肉味止有二韭崇客李元祐語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祐曰二韭一十八聞者為之大笑 行如環珮 周太祖紀工部侍郎張允家貲萬計而性吝妻子亦不之委常自繫衆鑰于衣下行如環珮 不知景卿 三輔決錄平陵士孫奮字景卿少為郡五官掾起宅得錢貲至一億七千萬富聞京師而性儉吝客常宿客舍程錢其少主人曰君士大夫惜錢如此欲作士孫景卿耶不知實是景卿 刺史不守鞋 天中記鄭仁凱為密州刺史有少奴告以履穿仁凱曰阿公為汝經營有頃門夫著新鞋而入仁凱令前樹上有鵲窠遣門夫上樹取其子門夫脫鞋而緣之仁凱令奴著鞋而去門夫徒跣訴之仁凱曰刺史不是守鞋人注鵲家木鳥也

富五

增 詩 唐高適行路難曰君不見富家翁舊時貧賤誰比數一朝金多結豪貴百事勝人健如虎子孫成行滿眼前妻能管絃妾能舞自矜一身忽如此却笑傍人獨愁苦 宋蘇軾詩曰君家稻田冠西蜀擣玉揚珠三萬斛寒江流水起書樓碧瓦朱欄照幽谷傾家取樂不論命散盡黃金如轉燭

增 賦 漢班固西都賦曰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為近蜀

張衡西京賦曰其館室次舍采飾纖縟裛以藻繡文以朱綠翡翠火齊絡以美玉流懸黎之夜光綴隋珠以爲燭金𣏟玉階彤庭煇煇珊瑚琳碧瓀珉璘彬珍物羅生煥若崑崙雖厥裁之不廣侈靡踰乎至尊注琳碧瓀珉皆玉石璘彬彩色也雖館宇不廣太煞雖飾華麗無有越于天子者矣　晉左思蜀都賦曰闤闠之里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黃潤比筒籯金所過侈侈隆富卓鄭埒名公擅山川貨殖私庭藏鏹巨萬釽摫兼呈亦以財雄翕集邊城注鏹異也言房屋雖異機杼和鳴黃潤謂筒中細布也籯盛金之器梁益之間裁木爲器曰釽裂帛爲衣曰摫兼呈者皆有常課至擬于王者翕集盛貌臨邛是蜀之邊縣故亦云邊城　又吳都賦曰富中

之甿貨殖之選乘時射利財豐巨萬競其區宇則并疆兼巷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饌

【增】疏漢鼂錯論貴粟疏略曰今農夫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價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

【增】論宋劉峻廣絕交論曰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傳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illegible]魚貫鳧躍颯沓鱗萃分雁鶩之稻粱霑玉斝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志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

【增】雜文宋馬端臨論坑冶曰漢法置小鐵官偏于天下獨未聞有犯金之禁鐵至賤也而榷之析秋毫金至貴

也而用之如泥沙然則國家之征利無資于金也貨殖傳所載蜀卓氏山東程鄭宛孔氏魯丙氏稱爲尤富然皆言其擅鐵冶之利而未聞有藏金之事然則豪傑之致富不由於金也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六

人部四十六 貧

貧一

【增】爾雅曰窶貧也（疏曰窶者無禮也） 說文曰貧財分少也 【原】呂忱字林曰窶貧空也 方言曰南楚人貧衣被醜敝謂之須捷（捷謂狎疌）或謂之褸裂（褸衣壞貌音縷）或謂之藍縷（左傳曰蓽路藍縷爲貧也） 尚書洪範六極四曰貧 【增】詩曰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 又曰三歲食貧 【原】又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 【增】禮記曰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 【原】又曰貧者不以貨財爲禮 【增】又曰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 【原】又曰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戶圭窬并日而食易衣而出 【增】詩說曰鄘風有狐君子於寒夜見貧民與狐涉水而傷之賦也 韓詩外傳曰孔子曰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 戰國策蘇秦曰貧窮則父母不子 史記貨殖傳曰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 李斯傳曰悲莫悲于窮困 漢書曰貧者裋褐不完唅菽飲水 禮樂志曰奢泰則下不遜而國貧 五行志曰寒則不生五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

鼂錯傳曰民貧窮者變其業 食貨志曰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衣氣類也） 董仲舒傳曰貧者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繁而奸邪不可勝者也 南史李濬傳曰濬謂古人安貧清白曰涅而不淄曰白 通鑑田子方曰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 老子曰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列子曰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 又曰貧者士之常也 管子曰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不足 荀卿子曰仁義之於人也譬之若財貨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貧猶勝於窮也 鄧析子曰與貧者言依於利 韓非子曰用力者寡則國貧 又曰無饑饉疾疢禍罪之疾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惰也 宋玉九辯曰坎壈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 呂氏春秋曰世皆以珠玉爲寶寶愈多而民愈貧失其所寶也 漢王充論衡曰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爲內內中空虛徒四壁立 黃憲外史曰貧者不報人以幣 魏劉劭人物志曰伎倆之政宜於治富以之治貧則勞而不困 北齊顏氏家訓曰南人貧素皆事外飾車乘衣服必貴齊整而家人妻子不免飢寒 【原】宋書顏延之庭誥曰富則盛

貧則病矣不惟形色羸瘦咸亦神心沮喪非但交友疏棄必有家人誚讓 增宋王安石言事略曰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　明楊思義傳曰思義爲户部尚書帝諭之曰先王之世無不耕之土不蠶之民自什一制湮技巧作而農桑業廢一民負耒百家待食一女理織百夫待衣欲民不貧何可得也

貧二

原六韜曰成王問太公貧富豈有命乎將理生不得其意太公曰盗在其室計之不熟一盗收種不時二盗取婦無能三盗養女太多四盗棄事就酒五盗衣服過度六盗封藏不謹七盗井竈不便八盗舉息就利九盗無事燒火十盗安得富也 增劉向新序曰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于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車者執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於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執其僕之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　戰國策曰莫敖子華對楚威王曰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儲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　史記滑稽傳曰楚孫叔敖病且死

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死屬我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爲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與左右不能別也以爲孫叔敖復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愼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必如叔敖不如自殺 原晏子曰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不飽晏子亦不飽使者反公曰晏子如此貧乎使致千金以奉賓客　國語曰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諸侯親之戎翟懷之以正晉國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爲能修其德也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修而憂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　莊子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户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溼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

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也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决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孔子謂顏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夫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　禮記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

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　孫卿子曰子夏貧常懸鶉衣於辟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我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我不復見　增　高士傳曰周威王時齊隱士黔婁子守道不屈卒時覆以布被覆頭則足露覆足則頭露曾西曰斜其被則斂矣其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　原　莊子曰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河侯曰我將得邑金貸子三百金周忽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顧視車轍有鮒魚焉問之曰子何爲者耶對曰我東海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將南游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

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得升斗之水爲活爾君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枯魚之肆　又曰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子桑若歌若哭鼓琴曰父母豈欲我貧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不得也　增　戰國策曰齊人有馮諼者貧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　劉向新序曰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子列子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乘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室妻望而拊心曰聞爲有道者妻子

皆得佚樂今妻子皆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先生又辭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者也以人之言而知我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其罪我也又將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　東坡志林曰齊顏蠋與齊王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蠋辭曰玉生於山制璞則破焉士生於野推選則祿焉然而璞不完形神不全蠋願得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富貴蠋可謂安於貧者也　增　史記甘茂傳曰甘茂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爲齊使於秦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遁逃無所容迹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

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之明今臣困願以餘光振之 增前漢書食貨志曰始皇并天下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師古曰太半三分取其二) 史記陳丞相世家曰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 淮陰侯傳曰韓信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縣名)南昌亭

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 原齊悼惠王世家曰魏勃少時欲求見丞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蚤夜埽齊相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埽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 增酈生列傳曰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業為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 外戚世家曰竇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入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封侯 滑稽傳曰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及其拜為二千石佩青緺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耶 司馬相如列傳曰相如與卓文君馳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 原漢書朱買臣傳曰買臣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

給食妻求去買臣笑曰我五十當貴今已四十餘妻曰如公等終當餓死買臣不能留即聽去 增主父偃傳曰偃家貧假貸無所得北遊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後為齊相徧名昆弟賓客散五百金與之數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無復入偃之門 司馬遷傳曰遷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 潛夫論曰兒寬賣刀於都巷匡衡自鬻於保徒者身貧也貧阨若彼而能進學若此者秀士也 後漢書鄭元傳曰元字康成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數千

百人　郭丹傳曰范遷爲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可餘俸祿以爲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在位四年家無擔石焉【原】三輔決錄曰第五頡字子陵倫小子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寄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增】後漢書鍾離意傳曰藥崧者河內人天性樸忠家貧爲郎常獨直臺上無被枕杫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注杫俎几也方言云蜀漢之郊曰杫）【原】謝承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少孤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

家之言　續漢書曰王苑字孫仲安貧茅屋蓬户藜藿不厭　又曰范丹桓帝時以丹爲萊蕪長不到官遭黨人禁錮結草而居有時絶糧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范曄後漢書曰李充字大遜陳留人事母至孝家貧兄弟六人同衣出入【增】三國胡質傳曰質遷征東將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嘉平二年薨家無餘財惟有賜書衣篋而已　闞澤傳曰澤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爲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原】魏畧曰裴潛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荊芘以自供【增】魏邴原別傳曰原十

一而喪父家貧早孤鄰有書舍原過其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讀書者必皆具有父兄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爲涕零也師亦哀原之言而爲之泣曰欲書可耳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　晉書殷仲堪傳曰仲堪每語子弟云人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能登枝而捐其本爾其存之　陶潛傳曰潛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云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　元林坤誠齋雜記曰吳隱之爲度支尚書以竹蓬爲屏風坐

無氈席　南史劉訏傳曰訏家甚貧苦併日而食隆冬之月或無氈絮訏處之晏如人不覺其饑寒也　北史司馬裔傳曰裔性清約不事生產所得俸祿並散之親戚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宅宇卑陋喪庭無所詔爲起祠堂焉　高允傳曰允拜中書令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帝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帝幸允第唯草屋數間布被緼袍厨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　房彥謙傳曰彥謙前後居官所得俸祿皆以周恤親友家無餘財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元齡曰人皆因祿富我

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　劉晝傳曰晝少孤貧愛學服膺無倦常閉户讀書暑月唯著犢鼻褌　北齊書文宣帝紀曰初高祖之歸爾朱榮時經喪亂家徒壁立后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餒時帝尚未能言欻然應曰得活　唐書鄭餘慶傳曰至德後方鎮除拜必遣内使持幢節就第至則多饋金帛且以媚天子唯恐不厚故一使者納至數百萬緡憲宗每命餘慶必誡使曰是家貧不可妄求取　杜甫傳曰甫少貧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　鄭虔傳曰虔初為協律郎明皇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時號鄭廣文在官貧約甚澹如也杜甫嘗贈以詩曰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氊云　唐紀曰李景讓幼時家貧居於東郭宅後古牆因雨隤陷得錢盈船景讓母李氏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　五代史曰梁朱誠生三子曰全昱存温誠卒三子貧不能為生與其母傭食蕭縣人劉崇家　宋史呂蒙正傳曰蒙正父龜圖多内寵與妻劉氏不睦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乏　東軒筆錄曰范文正公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上謁文正

贈錢十千明日復謁又贈十千問何汲汲於道路曰老母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公曰吾觀子才非乞客也一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吾今補子學職月得三千以供養子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文正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有孫明復先生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太學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文正歎曰貧之為累大矣儻索遊至老則雖人材如孫明復猶將汩沒也　湘山野錄曰范希文少時最貧在長白山僧舍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以刀劃為四塊早晚取二塊斷虀數十莖酢汁半盂入少鹽煖而啗之如此者三年　稗史曰宋寇準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南遷時北使至内宴宰執與焉使者歷視諸相語侍者曰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　夢溪筆談曰宋晏元獻公殊為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僚擇勝燕飲公是時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之曰近聞館閣臣寮無不嬉遊宴賞彌日繼夕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為東宮官殊對曰臣非不樂燕遊者直以貧無可為具臣若有錢亦須往上益嘉其誠實　語林曰蘇

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時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復信人間有八珍也貢父問三白之說坡言是一撮鹽一楪生蘿蔔一盌飯貢父大笑　性理呂氏家塾記曰邵堯夫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皺眉所居寢息處爲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爲甕牖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則止不使至醉也嘗有詩曰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　貧士傳曰宋賈收字耘老以詩著名喜飲酒家素貧東坡先生每念之嘗作古木怪石書其後以贈云今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爲作古木怪石一紙遇

饑時輒一開看還飽人否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爲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終君之世者當便以贈之不爾當令侍婢掌貯須添丁長以付之也　遼史耶律玦傳曰玦不喜貨殖帝知其貧賜宮戶十　耶律海思傳曰會同五年詔求直言時海思年十八衣羊裘乘牛詣闕有司問曰汝何故來對曰應詔言事苟不以貧稚見遺亦可備直言之選　金史郝天挺傳曰太原元好問嘗從天挺學進士業天挺曰讀書不爲藝文選官不爲利養今之仕多以貪敗皆苦饑寒不能自持耳丈夫不耐饑寒一事不可爲子以吾言求之科舉在其中矣　張潛傳

曰潛年五十始娶魯山孫氏亦有賢行夫婦相敬如賓負薪拾穗行歌自得不知其貧也　王政傳曰天會四年爲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掌軍資是時軍旅始定管庫紀綱未立掌吏皆因緣爲奸政獨明會計嚴局鑰金帛山積而出納無錙銖之失吳王闍母戲之曰汝爲官久矣而貧不加富何也對曰政以楊震四知自守安得不貧　元史廉希憲傳曰希憲罷相阿合馬因譖之曰希憲日與妻子宴樂耳帝變色曰希憲清貧從何設宴　許衡傳曰衡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謳誦之聲聞戶外如金石　王磐傳

曰磐年方冠從麻九疇學於鄖城客居貧甚日作糜一器爲朝暮食　李德輝傳曰德輝值歲凶家儲粟纔五升其母舂蓬稗炊藜莧而食之德輝天性孝悌操履清慎既就外傅嗜讀書束於貧無以自資乃輟業　董士選傳曰士選晚年好易澹然終其身每一之官必賣先業田廬爲行貲故老而益貧子孫不異布衣之士　虞集傳曰集家素貧歸老後食指益衆登門之士相望於道好事爭起邸舍以待之然碑板之文未嘗苟作南昌富民有伍真父者貲產甲一方娶諸王女爲妻充本位下郡總管既卒其子屬豐城士甘愨求集文銘父墓奉

中統鈔五百錠準禮物集不許慙愧歎而去其束修羔

鴈之入還以爲賓客費雖空乏弗恤也　備遺錄曰明

方孝孺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報輒曰古人有三旬九食

瓶無儲粟者窮豈獨我哉因相與大笑而止　明劉崧

傳曰崧七歲能賦詩家貧寒無爐火手皸裂而抄錄不

輟　李時勉傳曰時勉成童時冬寒以衾裹足納桶中

誦讀不已

貧三

原 蓬室 蕀庭 高士傳老萊子以蓬蒿爲室詳隱逸二抱朴子葛洪貧無僮僕籬落頹決蕀

荊叢生庭宇 夜耕 晝傭 陶潛搜神後記周擥貧而好道夫婦夜耕　後燕錄王高夫身

晝則傭耕夜則伐草燒磚 茅宅 萬牀 李紛別傳公居貧而不好修產業有稻田三十畝茅

宅一區　皇甫謐高士傳田禾年老家貧茅居萬牀宇道不仕 牛衣 蝸廬 漢書王章傳初

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

妻訣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

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

魏書楊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介意故身退之後

家無餘積起蝸牛廬居止其中妻子凍餓 蓬藟 席門 抱朴子葛洪家貧蓬蒿塞乎階霤

漢書陳平家貧好讀書不營生業居窮巷中以席爲門然門多長者車轍 賣卜 傭書 司馬

彪續漢書范丹桓帝時辟爲太府自以狷急不能從俗敝服賣卜於市　魏收後魏書崔亮字敬儒家貧傭書

自業 篳戶 蓬廬 墻華戶主舒詳貧一　張衡歸田賦感老氏之遺誡將迴駕乎蓬廬

增 斫扉 織簾 南史江泌傳泌少貧晝日斫屧爲業夜讀書隨月光光斜則握卷升屋睡極墮

地則更登　又沈麟士傳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爲織簾先生 採梠 繂蕭 晉隱

逸傳夏統字仲御幼孤貧事母孝每採梠求食不肯仕　莊子河上有家貧持緯蕭而食者 呑紙

賣文 山堂肆考義陽朱詹好學家貧日不炊乃時呑紙以實腹　又段湛家貧賣文爲活 然

糠 運穀 南史顧歡傳歡字景怡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

節讀書或然糠自照　稗史陳茂烈官至御史致仕一生清苦貧甚有人候之見其自運穀入室 鶉

衣 螢囊 唐杜甫詩烏几重重縛鶉衣寸寸針　晉車胤傳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螢火數

十以照書 厚報 拙謀 唐書王珪少孤且貧人或饋遺初無讓及貴厚報之雖已亡必酬賚

其家　晉陶潛詩貧敬謀事拙病使出言愛 烹犬 宿藁 貧士傳周方叔子姪道居丹陽

葉室五州山下誦讀不休家貧或終日不得會鄰館乞來送之一日莫農御準孫常州吳會造其舊無以爲具

乃遂犬食之二公竹然盡歎歎息而去　三輔決錄孫晨字元公家貧不仕居杜城中織箕爲業爲郡功曹冬

月無被有藁一束暮宿其中旦收之 原 立肺石 宿白社 周禮以肺石達窮民凡遠

近煢獨老幼之欲有復于上而其長弗達者立于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王而罪其長　晉董京傳字

威輦嘗宿洛陽白社中時乞於市 地無立錐 室如懸磬 史記孫叔敖事詳貧

二　左傳室如懸磬野無青草 居常待終 非力不食 高士傳榮啓期曰貧者士

之常死者民之終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　漢徐稺傳稱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 家無正

寢 增 食不盈腸 唐溫彥博傳彥博家貧無正寢殯　韓愈詩朝食不盈腸冬衣又

錢服相周 原 琴歌自樂 貧士傳沈首度冬無複衣眞騎闕而無之罔以錢服

及遷丞供諸眾無衣若　高士傳榮啓期鹿裘帶素擢琴而歌孔子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 增

賜十萬錢 封四百戶 啓王皆傳初郭識被以嬌爲月陽尹嘯以京尹學重不宜以疾

居之求補廬陵郡乃拜　嘯廬陵大守以嘯家貧無以上道賜布百匹錢十萬　史記楚孫叔敖死其子貧困負

薪優孟言於楚王於是召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 畫蕉夜讀 春韮夏

松唐馬懷素傳懷素客江都師事李善貧無資晝樵夜輒燃以讀書。南齊書周彥倫清貧寡欲終日常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山舍王儉嘗問彥倫山中何所食答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嘗問何味最佳答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見辱友壻　爲哀王孫漢嚴助傳上問助居鄉里時對曰家貧爲友壻富人所辱。漢紀韓信家貧釣于城下有漂母飯信信曰吾必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景略鬻畚　少游典衣山堂肆考王猛字景略家貧以鬻畚爲事嘗至洛陽有人買畚曰吾家在此可隨取直以猛隨至深山中見一老翁引猛進曰大司馬公可進猛拜翁曰王公何緣拜即十倍售畚送出山猛顧視乃嵩高山也。又宋泰寧于少游書遺錢文移時三年京國醫如綠又見新花發故多枝日典漆木非爲香家貧食粥已多時

乞不多取　貧不苟得輕略實貧者好以石寧使窮栖濁巷里人與之衣食不肯取郡縣以其尋窮給廩日五升食不足頗行乞不取多人問其姓名口不肯言故因謂之曰寒貧也陣將軍鄭準以意氣呼之問所欲驗而不言困

與臟糯及衣取其臟一胲糯一升而已貧士傳河上貧者宋人也家貧緯蕭而食其子沒淵得千金之珠貧者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之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有哉君子謂其不以貧而苟得焉

乞食以葬　帶經而農五代史雜傳李琪兄珽唐末舉進士及第監察御史下內黜百無以葬乞食而後葬晉皇甫謐傳謐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

牽船作屋　編草爲裳南史張融傳武帝問融何處任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後上問其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于岸上住晉孫登傳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

義不獨飽　意將何求南史郭原平傳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肴味唯餐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日義不獨飽宋史胡文定公家至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惟口所不道而手所不書嘗戒其子曰對人言貧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

錢

何見怪　綿乃生悲稗史俗傳書生入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爲錢但怪其不在紙裹中耳。世說朱百年家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百年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孔思遠宿衣皆裌布飲酒醉眠思遠以臥具覆之百年初不知既覺引去謂思遠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思遠亦爲感泣

窶如七星　覆無一瓦稗史鄭廣文虔屋室破漏自了望之窮如七星。宋歐陽脩瀧岡阡表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

折蒲當紙　映月代燈晉王育傳育少孤貧爲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欷涕時有暇即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爲羊主所責育將鬻己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宋陸佃傳佃字農師居貧苦學夜無燈映月光讀書

斂前掩後　計口度身貧士傳郭泰從屈伯彥學專精并日而食衣不蔽形常以尺幅自障出入則斂前出則掩後。晉王裒傳裒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聽諸生密爲刈麥裒遂棄之

藏金以待　出甕爲炊一統志晉隗炤善易臨終書以板授妻曰發五年春當有詔使來姓龔此人負吾金即以此板往責至期果至妻執板責往使者取蓍筮之曰吾不負金汝夫自有金知汝困故藏金以待時知我善易故書板以寓意耳金五百斤壺以青甕覆以銅盤在屋東頭搜神後記晉謝端少孤無有親屬爲鄰人所養後得一大螺如三升壺取以歸貯甕中後見一小女從甕中出至竈下燃火端曰新婦何來而相爲炊答曰我天漢中白水素女也天帝哀卿故使我權爲守舍炊烹今無故竊相窺掩吾形已見不宜復留留此殼去以貯米常可不乏

吾親未享　此子屢空元揚漢斯傳斯少處窮約事親汲水相負而必得其歡豐有饒入衣食稍踰于前輒愀然曰吾親未嘗享是也漢賈逵傳逵母嘗有疾帝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于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

相士多失

爲客甚困詳貧二

飢惟曼倩　寒有西華漢東方朔傳朔字曼倩對

上曰侏儒長三尺餘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南史梁任昉傳昉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術業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卹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裙道逢平原劉孝標乃著廣絕交論以譏其舊友

庾郎有菜　范婦無褌

南史齊庾杲之傳杲之初為駕部郎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菹瀹韭生韭雜菜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嘗有二十七種　世說范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減五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寧可使婦無褌邪范笑而受之

牧豕海上　種瓜城東

史記丞相公孫弘菑川薛縣人也時為薛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又蕭相國世家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于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

剗雪相訪　懷書自隨

宋王陶傳陶微時苦貧寓京師其友姜愚氣素豪旋一日大雪念陶奉母寒餒荷一鍤剗雪行二十里訪之陶母子凍坐日高無炊煙　南史孔子祛傳子祛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常懷書自隨投閑則誦讀

賣犬辦嫁　斂錢為婚

晉書謝石請吳隱之為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謝知其貧潔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一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　晉阮脩傳脩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

共處蓬室　合買犢車

南史劉瓛傳瓛兄弟三人共處蓬室一間為風所倒無以葺之怡然自樂　漢蔡義傳義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家貧常步行門下好事者為義合買犢車令乘之

裘敝蘇秦　衣穿到溉

戰國策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　梁書到溉傳溉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

豈變吾志　不因人熱

如請宋翁易直尉彭澤不詔取不沽名以母老不仕歸書有病縣令慮知原往視之問以後事曰怡已具衣已流附華先莖伍無所須地當銀遺以錢五萬易直曰吾素貧豈以五萬錢變吾志哉　世說梁鴻字伯鸞少孤嘗觸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伯鸞及熱釜炊伯鸞曰童子鴻不因

人熱者也滅竈更燃之

猶有一劍　不過十金

史記孟嘗君列傳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蹻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　漢揚雄傳雄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

剪髮易書　載酒從學

元陳祐傳祐少好學家貧母張氏剪髮易書使讀之　[illegible]漢揚雄家貧嗜酒好事者載酒肴從學

同食遞衣　決踵見肘

漢李充傳充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　事見貧二

舒被覆書　驢鹽負醋

南史丘巨源傳巨源之少好學居貧屋漏恐濕墳典乃舒被覆書書獲全而被大濕　釋史衣綸代稱士流為措大言其峭醋而冠四民之首一說衣冠儼然黎庶望之有不可犯之色犯必有驗皆比于醋而更驗故謂之或謂往有士人貧居新鄭之郊以驢負醋巡邑而賣復落魄不調邑人指其醋駄而號之

脫衣為賻　撤屋而炊

南史裴駭傳笠遊人孫敘冬月書母表居貧融予之慝號衣以為時披牛被而返　又阮孝緒傳孝緒家貧無以爨僮竊鄰人墓樵爨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

磨鏡以給　駑馬而歸

典略程堅字藏甫居貧無資磨鏡自給不使人識　行錄宋范仲淹為廣德軍司理參軍比去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

隨師無糧　拜官得祿

後漢衛颯傳颯家貧好學問隨師無糧常傭以自給　唐吳兢傳兢自陳修史有緒家貧不能具紙筆願得少祿以終餘功有詔拜諫議大夫

李恂拾橡　步隲種瓜

東觀漢記李恂饋遺無所受居新安關下拾橡實為食　三國步隲傳隲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

定交杵臼　往舍都亭

漢吳祐傳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于杵臼之間　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于是相如往舍都亭

卷褥質酒　然葉照書

北史李元忠傳齊孫騁司馬子如詣元忠見其方坐樹下葛巾擁被對壺觴酌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肉呼妻出衣不曳地一公相

視歎息而去唐楊瓌傳瓌少孤貧好學晝採薪給費夜然柴照書徒有四辟 不滿

萬錢崔鴻後燕錄魏郡王高泰末錢亂父母兄弟死者十有五人飢食蔾藿寒衣草衣家貧徒有四辟

漢貢禹傳元帝遷禹為光祿大夫禹上書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貲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裋褐不完有

田一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 同衣而行 五日不食

後漢檀敷傳敷家貧無產業子孫同衣而出又謝承書曰敷與子孫同衣而行并日而食南史王智深傳智

深家貧無人事嘗餓五日不得食掘莞根食之 書取柹葉 衣得羊裘 東坡志林

鄭虔寓青龍寺貧無紙取柹葉書北史房景先傳景先少孤貧無資從師其母自授毛詩曲禮年十三請其

母曰豈可使兄傭賃以供景先也請自求衣然後就學母哀其小不許苦請乃從之遂得一羊裘欣然自足晝

則樵蘇夜讀經史 三旬九食 二日一餐 說苑子思居衛三旬九食 高士傳

沈顗宋末兵荒與家人同甘困餓二日一餐或餽粱肉閉門不受唯采蓴荇根供食以樵采自資怡然不改其

樂 使歡驅雀 以沖質羊 南史顧歡傳歡家貧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

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錦繡萬花谷

晉桓溫弟沖並少家貧母患須羊以解急乃以沖質羊 材官起屋 有司立廟 南史王延之傳延之仕宋為司徒左長史清貧居宇穿漏

褚彥回以啟宋明帝帝敕材官為起三間齋屋唐書藏胄傳胄率以第舍陋不容祭詔有司為立廟

軾饑如鼠 立飽以魚 宋蘇軾詩我貧如饑鼠長夜空齧硯池研箋煤箋營書柹葉

金崔立傳藥安國者管州人年二十餘有勇力嘗為嵐州招討使以罪繫隋封獄既出貧無以為食立嘗結納之安國使啗日飽之以魚

賣宅以葬 結草而居 北史山偉傳偉不營產業身亡之後賣宅營葬妻子不免飄泊後漢范丹傳丹結草室而居所止單陋 遺糧受半

餉錢立盡 先賢行狀胡定字元安至行絕人在表雉兔遊其庭雪霜滿其室縣令遣戶曹掾排雪問定

定已絕穀妻子皆臥在牀令即遣掾以乾糧就遺之定乃受半 高士傳劉凝之字隱安荊州年饑義季慮

其餘贓錢十萬疑之將錢至市門觀有飢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自甘飢餓、原三日未

舉火 十年不製衣 莊子曾子居衛三日不舉火又曾子縕袍無表十年不製衣

增 母欲弗與女 吾當為助御 三國呂範傳範少為縣吏邑人劉氏家富女美

範求之女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當久貧者邪晉魏舒傳太原王乂謂舒曰卿終當為台輔然今

未能令妻子免飢寒吾當助卿營之常販其匱乏舒受而勿辭 東坡有破硯 威輦

無完衣 宋蘇軾詩我生無田食破硯爾來硯枯磨不出逸士傳董威輦在洛陽隱居白社以殘絮縷

帛為衣號百結衣 甑甎為障 安問蒸絲 庾虔作薪 空思鳳

蠟 貧士傳庞累字伯重以甑甎為障旋一廚林食宿其中晝則潛思夜則仰視星宿吟詠不輟又晉王愷作

紫絲步障四十里古樂府百里奚妻歌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貴忘吾為漢蔡邕

月令章句曰鍵閉牡也所以止扉或謂之剡移然則當時貧困并以門牡木作薪炊耳又晉石崇以蠟代薪王

僧綽揉蠟燭淚為鳳凰故名鳳蠟 辨雷淵之倨 乃是就書 恕管仲

之貪 知非嗜利 金雷淵傳淵庶出年最幼諸兄不齒父歿不能安於家乃發憤入太學衣敝履

穿坐榻無席自以跣露恒坐讀書不迎送賓客人皆以為倨其友商衡每為辨之且嗚咽焉史記管晏列

傳管仲貧困常欺鮑叔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 相

依庾氏何妨蔬食園中 共屬阮門一任綺羅道北 晉范

汪傳汪少孤貧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自給汪乃廬於園中布衣蔬食然薪寫

書又阮咸傳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

挂大布犢鼻于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爾 新將給食 恒羞負戴相

隨 史欲貸錢 應愧箕裘能紹 漢朱買臣傳買臣家貧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擔

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 南史劉僑傳僑素貧常一

朔無食其子落欲以班史貨殖答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方爲重器相遺盬婦之巾本是富家乃貰市人之酒南史賀德基傳德基少游學都下積年不歸衣資罄之又和暇過盛冬止衣裌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貌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曰君方爲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問姓名不答而去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著鷫鸘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爲歡既而文君抱頸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貰酒遂相與謀賣酒于成都挂百錢於鳩杖惟知綠蟻驅愁貯一斛於金柈猶記檳榔消食晉阮修傳修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南史劉穆之傳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修拘檢好往妻兄江氏家乞食多見辱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常飢何忽須此及穆之爲丹陽尹將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至醉穆之乃令廚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以進

之

貧四

原短褐淮南子貧人夏則被褐帶索含菽飲水以支暑熱冬則羊裘解褐不掩形而煬竈臥雪汝南先賢傳袁安客居洛陽時大雪丈餘洛陽令自按行見安門無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爲賢舉爲孝廉增飯後鐘山堂肆考唐王播少孤貧居木蘭院寺僧厭之乃飯後鳴鐘播至已飯矣播題詩而去後二十年播出鎮是邦至本院前所題詩已以碧紗罩之播續二絕句曰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原藜羹不糝家語孔子厄于陳蔡藜羹不糝增儲無儋石揚雄志華歆素清貧所得賑施親戚家無儋石之儲方言海岱之間名甖爲儋石云齊人名小甖爲儋石琴書自隨元魏書崔亮傳及還家無餘蕭然琴書自隨而南

已帝知其貧賜白金五十兩紗萬貫新蘇繼晷宋汪應辰傳應辰少貧無油每拾薪蘇以繼晷聲單步之官三國志崔林傳林除鄔長貧無車馬單步之官注餽百錢南史張融傳融解褐爲宋新安王子鸞行參軍王母殷淑儀薨後四月八日建齋并灌佛僚佐儭者多至一萬少不減五千融獨注百錢帝曰融殊貧當序以佳祿出爲封溪令鬼爲撫掌南史劉伯龍傳伯龍少而貧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貧寠尤甚常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爲鬼所笑也我常自耕南史王韶之傳韶之家貧好學嘗三日絕糧而執卷不輟家人誚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韶之答曰我常自耕耳單行定省晉胡威傳威自京都省父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總事不役元魏書趙弘傳弘爲…則役夜則讀書…記…事而不役馬大驚樊參軍…見坐衣冠敝壞大驚曰參軍何貧之甚也宣從者曰日家見書疏義因請寫手抄抄書日者家元詩斷傳…世亂且貧無書

貧五

增詩魏曹植贈徐幹詩曰顧念蓬室士貧賤誠足憐薇藿不充虛皮褐猶不全晉左思詠史詩曰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買臣困樵采伉儷不安宅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長卿還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當其未遇時憂在填溝壑英雄有迍邅由來自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原又曰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出門無通路

枳棘塞中塗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外望無寸祿內顧無斗儲親戚還相蔑朋友日漸疏　晉張望詩曰荒墟人迹稀隱僻閭鄰闊蓽籬自朽損毀屋每寥豁炎夏無完絺隆冬無暖褐四體困寒暑六時疲飢渴營生生愈瘁愁來不可割　江逌詩曰蓽門不啓扉環堵蒙萬榛空瓢覆壁下簞上自生塵出門誰家子憊哉亦何貧

·陶潛貧士詩曰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弗營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蔽覆乃不周豈不知其極非道固無憂 增 又曰淒厲歲將暮擁褐曝南軒前園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壺絕餘瀝窺竈不見煙詩書塞坐外日昃不遑研 原 又曰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納決履清歌暢高音敝衿不掩肘藜羹乏恒斟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　鮑照愁苦行曰湮沒雖死悲貧苦即生劇長歎至天曉愁苦窮日夕盛顏當少歇鬢髮先老白親友四面絕朋知斷三益空庭慙樹萱藥餌饋過客貧年忘日時黯顏就人惜俄頃不相酬恧怩面已赤或以一金恨便成百年隙心爲千條計事未見一獲以此窮百年不如還窀穸　袁伯文述山貧詩曰牖滌倦閭閈耕牧憊松丘製荷依露鑿牽若逗霜洲蹟垂鬻年素膚耗盈帶憂牽有深栖性幽山可以留　蕭環

貧士詩曰四時迭來往苦辛隨事迫三冬泣牛被五月披裘客遲遲春日永憂來安所適季秋授衣節荷裳竟不易班超棄筆硯婁敬脫挽輅雖云丈夫志終涉自媒迹賢哉顏氏子飲水常怡懌 增 唐賈島朝飢詩曰市中有樵山此舍朝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我欲見白日雪來塞青天立聞西牀琴凍折兩三絃饑莫詣他門古人有拙言　杜甫同谷縣歌曰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爲命黃精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閭里爲我色惆悵　又貧交行曰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又空囊詩曰翠柏苦猶食明霞高可餐世人共鹵莽吾道屬艱難不爨井晨凍無衣牀夜寒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　又戲贈鄭廣文詩曰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賴有蘇司業時時乞酒錢　高適詠史詩曰尚有綈袍贈應憐范叔寒不知天下士猶作布衣看·岑參題新鄉王釜廳壁詩曰憐君守一尉家計復清貧祿米常不足俸錢供與人　劉兼貧女詩曰蓬門未識綺羅香擬託良媒益自傷誰愛風流高格調共憐時世儉梳妝敢將十指誇偏巧不把雙眉鬭畫長苦恨年年

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　王建贈崔禮駙馬詩曰鳳凰樓閣連宮樹天子崔郎自愛貧金埒減添栽藥地玉鞭平與賣書人家中絃管聽常少分外詩篇看即新一月一回陪內宴馬蹄猶厭踏香塵　宋黃庭堅詩曰李騎家徒四立辟未嘗一飯曾留客春寒茅屋交相風傍牆抝蝨讀書策老妻甘貧能養姑寧剪髻鬟不典書大兒得飡不得魚小兒得褌不索襦　蘇軾贈西蜀楊耆詩曰孤郵徹雨送秋涼逆旅愁人怨夜長不寐相看惟櫪馬愁吟互答有蛩螿天寒滯穗猶橫畝歲晚空機尚倚牆勸爾一杯聊復睡人間貧富海茫茫　陸游貧述

詩曰寒生肌粟苦衣單瘦減頭圍覺帽寬荒寂在家猶逆旅窮空養老亦疏餐柴青竈突騰烟細膏盡燈缸照字難猶喜新醅三斗熟半窗梅影助清歡　天台民宋氏蜀廬詩曰自歎年來刺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鄰殷勤說與東園柳明日相逢是路人　張景修貧居詩曰茅簷月有千錢稅稻飯年無一粒租生事蕭條人問我水芭蕉與石菖蒲　元虞集詠貧士詩曰老骨寒不寐夜長況聞風心悸危欲折踈踏敗絮中鷄鳴當晨參馬疥芻不充山童衣百鶉喚之愧息息求大掃木葉庭樹亦已空決起不敢息曙光屋南東苟遂牛馬性放歸春草

豐中丞延世安常爲伯生請曰虞某久居京師甚貧且病幸假一外職使醫文宗怒曰一虞伯生汝輩不容耶

原 賦漢揚雄逐貧賦曰揚子遁世離俗隱處左鄰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窶禮薄義敝相與羣聚惆悵失志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棄荒遐好爲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稚嬉戲土沙亦非近鄰接屋連家恩輕毛羽義薄絺羅進不由德退不受呵久爲滯客其意若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獨藜飧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宴爲樂不槃徒行負笈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霑體露肌朋友道絕達官凌

遲厥咎安在職汝爲之舍汝遠竄崑崙之巔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舍爾入海汎彼柏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嗤心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宣其明德克佐帝堯誓爲典則土階茅茨匪雕匪飾爰及季世縱其昏惑饕餮之羣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驕瑤臺瓊室華屋崇高流酒爲池積肉爲崤是用鵠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謂予無諐處君之所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

壽神仙絫距不顧貪戾不干人皆重閉子獨露居人皆怵惕子獨無虞言辭旣罄色厲目張攝齋而興降階下堂逝將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之子與我連行予乃避席辭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爾居終無厭極貧遂不去與我遊息

增疏漢晁錯論貴粟疏略曰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

原牋宋晁道元與吞公牋曰道居在城南接水墟草木幽蔚蚊䖟所藏茅茨陋宇纔容數牀積汙累燻體貌妄黃冬則兩幅之薄被心有牽藜與敝絮撤以三股之綀綖袷以四升之麤布狹領不掩其巨形促緣不覆其長度申脚則足出攣捲則拳露

原書魏應璩與韋仲將書曰夫以原憲縣磬之居而値皇天無已之雨新芻旣盡舊穀亦傾進無顏子不改之志退無揚雄宴如之情人非神仙須仰衣食方今體寒心飢憂在旦夕而欲東希朱邑治生之物西望陵縣廚食之祿誠恐將爲牛蹄中魚卒鮑氏之肆矣　又與董仲連書曰穀糴驚踴告求周鄰日獲數升猶復無薪可以熱之雖孟軻困於梁宋宣尼飢於陳蔡無以過此夫挾管晏之智者不有厮役之勞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賤之地出蒙識於臧獲入見責於嬪息忽使邑憤不知處世之爲樂　又與尚書諸郎書曰夫秋節涼和霖雨清闕正高會之盛時飲宴之良日也而陋巷之居無高空之宇壁立之室無旬朔之資流潦浸於北堂陳霑於衣服葉蒸單竭儋石傾罄中饋告乏役者莫與飯玉炊桂猶尚侵泰雖欣皇天之降潤亮水車之思雨私褱慼額良不可言想諸夫子亦斯困也夫否泰潛升蓋由昏明二二執事以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會方將飛騰閶闔振翼紫微運籌帷幄顯揚豐績豈久沈滯於下職耕淵於貧悴哉

增宋張融與從叔永書曰融昔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韋帶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人生多待榛栗棗脩女贄旣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　又與王僧虔書曰融天地之逸人也進不辨貴退不知賤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姪俱孤

二弟頗弱撫之而感古人以悲

【增】【頌】宋司馬光顏樂亭頌曰貧而無怨難顏子在陋巷飲一瓢食一簞能固其守不戚而安此德之所以完

【增】【論】漢班彪王命論略曰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裋褐之襲儋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　梁劉孝標廣絕交論曰陽舒陰慘生靈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呴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始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苫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

【原】【雜文】漢蔡邕九惟文曰八惟困之憂心殷殷天之生我星宿值貧六極之厄獨遭斯勤居處浮漂無以自存冬日栗栗上下同雲無衣無褐何以自溫六月徂暑炎赫來臻無絺無綌何以蔽身無食不飽永離歡欣

【增】唐韓愈送窮文曰予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我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爲姦欺不忍害傷其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讎寃凡此五鬼爲我五患饑我寒我興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間　明方孝孺題黃東谷詩後曰昔人謂詩能窮人誰窮者固不復學詩夫困折屈鬱之謂窮遂志適意之謂達人之窮有三而貧賤不與焉心不通道德之要謂之心窮身不循禮義之塗謂之身窮口不道聖賢法度之言謂之口窮三者有其一雖處乎崇臺廣廈出總將相之權入享備物之奉車馬服食非不足以夸耀市井然口欲言而無其辭心欲樂而有其累其窮自若也無三

者之患心無愧而身無尤當其志得氣滿發而爲言語文章上之宣倫理政教之原次之述風俗江山之美下之採草木蟲魚之情性狀婦人稚子之歌謠以舒其胸中之所蘊沛然而江河流爛然而日星著怨思喜樂好惡慕歎無不畢見造化鬼神且將避之而何憔然於區區之富貴者哉此謂之達可也雖饑寒流離夫孰可以爲窮世人不之察幸斯須之勢者多挾其所有以驕士而不知士之非果窮已之非果達也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七

人部四十七 債負 賒 乞假

債負一

增 說文曰債者負也今俗負財曰債 周禮曰小宰聽稱責以傳別（注稱責謂貸子傳別謂券書也聽訟責者以券書別之傳傳著約束於文書別別為兩兩家各得一也疏稱責謂舉責生子彼此俱為稱意於官於民俱是稱也） 又曰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注鄭司農云賒貰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貰買物若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貰之國所出為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 管子問曰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 漢

書谷永傳曰為人起責分利受謝

債負二

增 史記蘇秦傳曰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 孟嘗君傳曰孟嘗君食客三千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孟嘗君使馮驩收債於薛馮驩至薛名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名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孟嘗君怒而

使使召驩驩至曰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 前漢書鄭當時傳曰當時為大司農任人賓客僦入多逋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當時以此陷罪（僦謂受雇賃而載運也） 兒寬傳曰寬為中大夫遷左內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絕課更以最 史記貨殖傳曰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在關東

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無鹽氏之息十倍 前漢書陳遵傳曰遵祖父遂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弈數負進及宣帝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 後漢書樊宏傳曰宏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慚爭往償之諸子從敕竟不肯受 虞預會稽典錄曰鄭弘守陽羨民有弟用兄錢者為嫂所責未還之嫂詣弘弘為叔還錢兄聞之慚愧自繫於獄遂遣婦齎錢還弘弘不受也 南史蕭惠開傳曰初惠開府錄

事參軍劉希微負蜀人債將百萬為債主所制未得俱
還惠開與希微共事不厚而廄中凡有馬六十匹悉以
乞希微償債・王弘傳曰弘父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
人間及薨弘悉燔券書一不收責　王志傳曰天監初
為丹陽尹為政清靜都下有寡婦無子姑亡舉債以斂
葬既而無以還之志愍其義以俸錢償焉　崔慰祖傳
曰慰祖之父慶緒為梁州刺史梁州之資家財千萬散
與親族漆器題為日字日之器流乎遠近慰祖料得父
時假貰文疏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言
哉悉火焚之　北史齊蘭陵王長恭傳曰長恭有千金

債券臨死悉燔之　袁聿脩傳曰司徒錄事參軍盧思
道私貸庫錢三十萬娉太原王乂女為妻聿脩知而不
劾免中丞　新唐書高瑀傳曰瑀累遷陳蔡二州刺史
入為太僕卿忠武節度使王沛死衛軍諸將多自謂得
之宰相裴度韋處厚以瑀治陳蔡素有狀習軍中情偽
欲任之會其軍表勾瑀乃檢校左散騎常侍領忠武節
度使自大曆後擇帥悉出宦人中尉所輸貸至巨萬貿
者假貸富人既得所欲則椎斲膏血倍以酬息十常六
七及瑀有命士相告曰韋裴作相天下無債帥　裴度
傳曰大賈張陟負五坊息錢上命坊使楊朝汶收其家

簿閱貸錢雖已償悉鉤上凡引數十百人列墍挺脅不
承又獲盧大夫逋券捕盧坦家客責償久乃悟盧群券
坦子上訴朝汶讕語錢入禁中何可得也　宋俊臣傳
曰俊臣父操與里人蔡本善本負操數十萬不能償操
因納其妻先已娠而生俊臣冒其姓　宋史食貨志曰
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
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
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
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為　五代晉
本紀曰天福五年春除民公私債　宋吳元載傳曰雍

熙三年徙知秦州州民李益者為長道縣酒務官家饒
於財僮奴數千指恣橫持郡吏短長吏而下皆畏之
民負息錢者數百家郡為督理如公家租調　李漢超
傳曰漢超仕關南人有訟漢超強取其女為妾及貸而
不償者太祖召而問之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也又
問漢超未至關南契丹如何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耶
曰否太祖曰漢超朕之貴臣也為其妾不猶愈於農婦
乎使漢超不守關南尚能保汝家之所有乎責而遣之
密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為也不
足於用何不以告朕耶漢超感泣誓以死報　呂端傳

曰端不蓄貲産其子潘質賣又迫婚嫁因質其居第眞
宗時出内府錢五百萬贖還之又别賜金帛俾償宿負
遣使檢校家事　畢士安傳曰王旦爲和面奏云畢士
安仕至輔相而四方無田園居第殁未終喪家用已屈
眞不負陛下所知然使其家假貸爲生宜有以周之者
竊謂當出上恩非臣敢爲私惠眞宗感歎賜白金五千
兩　李沆傳曰沆素貧多負人錢太宗别賜三千萬償
之　稗史曰蘇軾爲錢塘時民有訴扇肆負債二萬者
逮至則曰天雨且寒有扇莫售非不肯償也公令以扇
三十來就判筆隨意作行草及枯木竹石舉以付之纔

出門人競以千錢取扇所持立盡遂悉償所負　宋史
李庭芝傳曰庭芝初至揚時揚新遭火廬舍盡燬庭芝
悉貸貧民逋假錢使爲屋屋成又免其假錢凡一歲官
民居皆具　朱熹傳曰熹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
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諸生之自遠而
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
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　賀鑄傳曰鑄以家貧貸子錢
自給有負者輒折券與之　金史宗道傳曰宗道授河
南路統軍使泗州民張偉獲宋人王萬言彼界事情宗
道疑其冤乃廉問得實萬楚州賈人偉負萬貨五千餘

貫三年不償萬理索爲偉所誣乃坐偉而歸萬時人服
其明　元岳柱傳曰時有誣告富民負永寧王官帑錢
八百餘錠者中書遣使諸路徵之使至江西岳柱曰事
涉誣罔不可奉命僚佐恐違宰臣意岳柱曰民惟邦本
傷本以斂怨亦非宰相福也　吳鼎傳曰浙有兩富豪
曰朱張家多貸與民錢其後兩家誅沒而券之已償者
亦入於官官惟驗券徵理民不能堪鼎力爲辨白始獲
免　郭全傳曰劉德年五十未娶稱貸得錢先爲弟求
婦諸弟亦化其德一門藹然　孫秀實傳曰里人王仲
和嘗託秀實貸富人鈔二千錠貧不能償棄其親逃去

數年其親思之疾秀實曰餽薪米存問終不樂秀實哀
之悉爲代償取券還其親　譬汝道傳曰汝道嘗出麥
粟貸人至秋蝗食稼人無以償汝道聚其券焚之　塔
本傳曰塔本鎭撫白霫諸郡貧廉吏銀其子錢不能償
者焚其券　元周密齊東野語曰朱承逸居霅城東嘗
五鼓騎鄰過駱駝橋聞橋下哭聲哀視之有負勢家錢
貧無以償挈妻子將赴水朱惻然遣僕護之歸且躬往
其家見債家悍僕在門朱因好言諭之曰彼既無所償
逼之何益吾當代還其本可亟以原券來債家唯唯即
以數取付之　明胡應麟甲乙剩言曰鄔佐卿於甘露

寺遇一蜀僧數與往還佐卿適有所負無以應憂見於色僧問曰君須幾何而形困若此鄗曰非十金不可僧持几上煮茶銅銚視之曰此踰十金矣便索炭出袖中藥匕許塗其上入火色赤急索酒淬之尋以水洗則成銀矣鄗遂償子錢明日往謝僧已行 祝允明小傳曰允明字希哲長洲人爲家未嘗問有無得俸錢及四方餉遺輒召所善客噱飲歌呼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留一錢每出則追呼索逋者相隨於道路更用爲忭笑資

債負三

原 貸粟 貰酒 莊子貸粟監河侯詳貧二 史記高祖本紀高祖嘗從王媼武負貰酒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

判書 懸券 周禮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注曰判半分而合者為曰和令合同兩家各得其一者也 梁書蕭宏傳宏出錢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懸上文券期訖便驅券主奪其宅百姓失業帝後知制懸券不得復驅奪

不假免官 試貸卜事 三國志曹洪傳家富而吝嗇文帝少時假求不稱常恨之遂以舍客犯法免官 吳越春秋大夫種曰臣觀吳政驕請試之貸粟以卜其事吳王欲與子胥諫曰勿與之

增 乘馬入堂 探帽擲地 元史廉希憲傳西域人自稱駙馬營于城外繫富民誣其祖父嘗貸息錢索償甚急民訴之行省希憲命收捕之其人怒乘馬入省堂坐榻上希憲命捽下跪而問之曰法無私獄汝何人敢擅繫民令械繫之 晉書袁耽傳耽少有才氣倜儻不羈桓溫少時游於博徒資產俱盡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略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

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辨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否其通脫如此

官爲責償 女遽還直 宋史沈立傳立遷兩浙轉運使蘇湖水民艱食縣戒強豪民益粟以賑立亟命罷之而勸使富稱貸須歲稔官爲責償 晉書王戎傳戎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歡

豪富相還 詭求無已 三國志潘璋傳孫權爲陽羨長始往隨權性博蕩嗜酒居貧好賒酤債家至門輒言後豪富相還權奇愛之 後漢書陳重傳重在郎署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債主日至詭求無已重乃密以錢代還郎後覺知而厚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爲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

計畝與直 鬻女以償 元史董文炳傳文炳爲藁城令前令因軍興乏用稱貸於人而貸家取息歲倍縣以民蠶麥償之文炳曰民困甚矣吾爲令義不忍視也吾當爲代償乃以田盡諸于計畝直與貸家萬姓乾請 宋吳方廷試中爲惠州學錄方募基補官虧稅錢持鬻女以償者方爲之代輸

田園略盡 富

貰必還 北史夏侯道遷傳道遷子夬性好酒沽濁飲噉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略盡人間債猶數千

東軒筆錄王韶知洪州學佛一日問長老祖心曰昔未聞道罪障固多今聞道矣罪障滅乎心曰今有人貧負債及富貴而債主至其債了否也韶曰又還曰然則聞道矣奈債主不相放也

亡弟相貸 愍民不知 北史崔光韶傳光韶資產皆弟光伯所營光伯亡悉焚其券所問不知于才曾貸錢數萬後送還之光韶曰此亡弟相貸僕不知也竟不納 宋司馬光傳王安石得政行新法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況縣官督責之威乎呂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苦非獨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

訟嫂負錢 顧王償債 南史齊竟陵王子良傳時山陰人孔平詣子良訟嫂市米負錢不還子良歎曰昔高文通與寡嫂訟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以償平債 前漢書淮陽憲王欽傳憲王有外祖母舅張博兄弟三人博至淮陽言負債數百萬願王爲償王遣人將黃金五十斤送博後又遣有司爲博償債二十萬

一不經意 得毋重憂 宋史

蘇雲卿傳薪水有羨則以周急應借假者負償一不經意又吳瑛傳瑛視財物如糞土妹婿解取家財數十萬貸人不能償瑛焚之曰足人有母得毋重憂名而焚其券

焚券一廚　出粟萬石南史顧覲之傳覲之家門雍睦為州郡所重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債覲之禁不能止及後為吳郡誘出文契一大廚悉令焚之宣語遠近皆不須還北史李士謙傳士謙嘗出粟萬石以貸鄉人屬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賑贍豈求利哉

債負四

原倍息鼂錯論貴粟疏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

屬責周禮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辭注屬責轉責使人歸之而本主死亡歸受之數相抵冒者也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能為證者來乃受其辭為之辨

增息歲什一周禮泉府注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

賣鬻以償鼂錯貴粟疏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

將入青雲北史蘇瓊除南清河太守道人道研為濟州沙門資產巨富在郡多出息常得郡縣為徵及欲求謁度知其來每見則談問元理研雖為債數來無由啟口其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師使還歸遂焚責券

出錢償逋宋史道學傳道性孝厚為大理評事有犯不校胥吏有過未嘗笞罰民訟債負者成出己錢償之

家無餘財南史褚彥回傳彥回家無餘財負債數十萬

秋熟還官元史蓋苗傳苗為濟寧路單州判官有官粟五百石陳腐以借諸民期秋熟還官及秋郡責償甚急郡使者將責知州苗曰官粟實苗所貸今民飢不能償苗請代還使者乃已其責

施用其言宋史張洞議師德建言有負官物而沒非侵盜若焚溺貸將者雖督繫之卒無以自償請因上慮囚一切蠲免之詔施用其言

檄下必辦萬姓統譜宋虞賓以宣德郎知長洲縣屬歲大饑民無蓋藏部使者猶急宿負檄下曰必辦賓束文書不問

馬驚不進括異志陳宏泰家富於財有人貸錢一萬宏泰索之甚急其人曰請無慮吾先養蠶幾萬餘頭需之

足以奉償宏泰聞之憮然已其償仍別與錢十千令悉放之江中經月餘宏泰因夜歸馬驚不進前視之乃一金蠶也

慨然棄橐萬姓統譜宋斯元質聞鄰有貧士夜哭乃鬻其女以償債與別也元質慨然棄橐與之

債負五

增詩唐杜甫曲江詩曰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　宋黃山谷詩曰未論功活人飽活不嘗得妻寒尚賓敬兒餓猶筆墨平生貸米家十輩來薄責囊無孔方兄面有陳蔡色

增疏宋韓琦諫青苗錢疏曰制置司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文其謬妄臣竊以為周公立太平之法必無剝民取利之理但漢儒解釋各有異同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鄭康成乃約此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園廛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賈公彥廣其說謂如近郊十一者萬錢期出息一千近郊二十而三者萬錢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錢期出息二千如此則須漆林之戶取貸方出息二千五百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歲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歲令出息四千周禮至遠之地出息二千今青苗取息過周禮一倍制置司言比周禮取息已不

為多是欺罔聰聽且謂天下之人不能辨也且古今異宜周禮所載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賦一職可施行則制置司何獨舉注疏貸錢取息一事以誑天下之公言哉康成又注云王莽時貸以治產業者但計所贏受息無過歲什一公彥疏云王莽時雖計本多少為定及其催科唯所贏多少假令萬錢歲贏萬錢催一千贏五千催五百餘皆計利催什一若贏錢更少則納息更薄比今青苗取利尤為寬少而王莽之外上自兩漢下及有唐更不聞有貸錢取利之法今制置司遇堯舜之主不以二帝三王之道上裨聰政而貸錢取利更過莽時此天下不得不指以為非而老臣不可以不辯也　又司馬光疏曰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為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斂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為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算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

增論宋歐陽修原弊論略曰今大率一户之田及百頃者養客數十家夫此數十家者素非富而畜積之家也當其乏時嘗假債於主人而後償之息不兩倍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後分之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場功朝畢而暮乏食則又舉之故冬春舉食則指麥於夏而償麥償盡矣夏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似此數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户常盡取百頃之利也

乞假一

增禮記曰大夫祭器不假　又曰子婦不敢私假　又曰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凡乞假於人為人從事者亦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　韓詩外傳曰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藍青地黃猶可假仁義之事不可假乎萬乘之主獨不知假天下俊士與之為伍　史記平準書曰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廥（音膾）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地名）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食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　前漢書武帝紀曰元狩三年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師古曰秋冬種之經歲乃熟故云宿麥）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　後

漢書鄭興傳曰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不可以假人者亦不可以假於人也

乞假二

增左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　韓詩外傳曰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爲一軛見秦繆公立爲相遂霸西戎　春秋曰晉侯使郤錡來乞師穀梁傳曰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　左傳曰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仲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又曰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於莒　韓詩外傳

曰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　左傳曰衛侵齊與齊師遇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旣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家語曰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子曰商之爲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　史記孟嘗君傳曰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　王翦傳曰王翦將六十萬人伐荊始皇送自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　陳丞相世家曰張負以女孫予陳平爲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納婦　古今注曰不借者草履也以其輕賤易得人人自有不假借於人故名不借也又漢文帝履不借視朝　史記滑稽列傳曰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乳母

上書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　前漢書朱買臣傳曰買臣隨上計吏爲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匄之　陳湯傳曰湯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家貧匄貸無節不爲鄉里所稱　後漢書曰和帝五年二月詔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囿悉以假貧民恣得採捕不收其稅　樊宏傳曰宏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　朱儁傳曰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庫錢百萬以爲冠幘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貧無以備儁乃竊

母繒帛為規解對　郭林宗別傳曰林宗家貧㓜欲遊
學無資就姊夫貸五千錢乃遠至成皐從師受業　天
中記曰漢有人家富性儉嗇或從之求濟者不得已入
內取錢十自堂而出隨步輒減比至於外才餘半在閉
目以授乞者尋復囑云我傾家贍君慎勿他說　世說
曰晉梁王越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歲請二國
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
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　搜神記曰吳時有
徐光者嘗行術於市里從人乞瓜其主弗與便從索瓣
杖地種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成實乃取食之因賜觀

者觀者反視所出賣皆亡耗矣　晉書阮裕傳曰裕在
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
裕聞之乃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命
焚之　顧愷之傳曰愷之為殷仲堪參軍仲堪在荊州
愷之嘗因假還仲堪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風大敗愷
之與仲堪牋曰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
無恙　晉陽秋曰羅友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性嗜
酒當其所遇不擇士庶又好伺人祠往乞餘食雖復營
署壚肆不以為羞桓溫嘗責之曰君太不逮須食何不
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

得明日已復無溫大笑之始仕荊州後在溫府以家貧
乞祿溫雖以才舉過人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
用　史緯沈約傳曰約少時孤貧丐於親黨得米數百
斛為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為憾　梁書曹景
宗傳曰景宗嗜酒好樂臘月於宅中使作邪呼逐除遍
往人家乞酒食本以為戲而部下多剽輕因弄人婦女
奪人財貨高祖頗知之景宗懼乃止　新唐書郭震傳
曰震字元振以字行與薛稷趙彥昭同為太學生家嘗
送資錢四十萬會有衰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
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氏稷等歎駭

唐元稹杜甫墓銘曰甫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歿命其
子嗣業嗣業貧乞匄以給喪去子美歿後餘四十年然
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為難矣　山堂肆考曰白樂天就
裴晉公乞馬裴贈以一馬戲為詩曰君若有心求逸足
我還留意在名姝蓋用愛妾換馬事白即答云安石風
流無奈何欲將赤驥換嬌娥不辭便送東山志臨老無
人與唱歌　雲溪友議曰于頔鎮襄陽郭大穆以書投
之曰分手樹一葉之影即是濃陰減四海數滴之泉便
為膏澤于公依索數半與之　輟耕錄曰乞求蓋謂正
欲如是也然唐時已有此言王建宮詞只恐他時身到

此乞求自在得還家又花蕊夫人宮詞種得紅柑纔結
子乞求自過與君王　宋史范諷傳曰諷爲翰林侍讀
學士復改閣學士給事中知兗州罷籍彊諷既出兗州
乃紿言貸假翰林白金器數千兩自隨　錢顗傳曰顗
自衢徙秀州家貧母老至丐貸親舊以給朝晡而怡然
無謫官之色　宋紀曰寇準貶雷州李廸貶衢州始議
竄逐王曾疑太重丁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
耳蓋指曾嘗以第舍假準也　東坡志林曰杜衍爲相
蔡襄孫之翰爲諫官屢乞出仁宗云卿等審欲得郡盍
自奏其所欲於是蔡除福州之翰安州杜云諫官無故

出終非美事乞且仍舊上可之　墨莊漫錄曰蘇子由
在政府子瞻爲翰苑有一故人與子由兄弟有舊者來
干子由久而未遂一日來見子瞻云望内翰一言爲助
公徐曰舊聞有人貧甚乃謀伐冢遂破一墓見一人裸
而坐曰爾不聞漢世楊王孫乎裸葬以矯世無物以濟
汝也復鑿一冢用力彌艱既入見一王者曰吾漢文帝
也遺制壙中無納金玉器皆陶瓦何以濟汝復見有二
冢相連乃穿其在左者久之方透見一人曰我伯夷也
瘠羸面有飢色餓於首陽之下無以應汝之求其人歎
曰用力之勤無所獲不若更穿西冢或冀有得也瘠羸

者謂曰勸汝別謀於他所汝視我形骸如此舍弟叔齊
豈能爲人也故人大笑而去　宋史薛向傳曰御史陳
洎行邊向諂洎云三司貸龍門富人錢以百年全盛之
天下一方有警即稱貸於民非義也洎上其說從之
鄧綰傳曰綰慮安石去失勢乃上言錄安石子及壻仍
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綰爲國司直而爲宰臣
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　王廣淵傳曰廣淵以方春農
事興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
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
青苗錢法合安石始以爲可用　宋無諍鑒集曰陳亮

家貧辛棄疾帥淮時與談天下事歷言南北利害宿亮
於齋中亮思棄疾謹言必思其悞將殺我以滅口遂竊
駿馬而逃月餘亮致書假十萬緡以濟貧棄疾如數與
之

乞假三

原　借乘　假蓋　論語有馬者借人乘之晉書嵇康傳康與山濤書曰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

亦無幾求　增　何至自苦　左傳子太叔子羽謂子産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　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借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

役使千家　還請五輩　史記酷吏傳寗成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　又王翦

傳始皇用王翦伐荊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

徒跣被髮

越絕書子胥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市

敝衣毀容

工疑之而道於闔閭闔閭曰吾聞楚王殺其臣伍奢而非其罪其子子胥勇且智必將諸侯之用以報其父仇此必子胥也乃名之

宋史張永德傳周太祖初為漢衛史與永德父穎善乃以女妻永德永德迎其祖母妻請宋州時寇賊充斥乃易敝衣毀容僦居委巷中有賊過即遣乞焉給曰此車田院耳賊即舍去由是免禍

愛護典籍

顏氏家訓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

預貸俸

錢

唐書...司門郎中王渚調所州每貸錢參軍時曾宣道乃為司戶參軍家貧待俸不給每貸錢於王王諭曹曰第歸罪知而有貸之罪曹曰過實自于公何知王王乃問其不歸罪其君無承也曹得私貸之罪...

不知階級

豈有斗升

傳晉書...擇不自容王處之不無嫌恨也...欲從牧...為錯乃今對南康郡守...不知階級...三吳一丞...

人部

又知趾政以求丞不得所以來郡未郡不得亦可復求

丞知莊子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

慮有德

色

漢書賈誼傳借父耰鉏慮有德色

幸分餘光

史記甘茂曰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光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

遺馬貸錢

借

騾償直

後漢書梁冀傳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冀因以馬乘遺之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元史同恕傳有人借騾而死償其直不受曰物之數也何以償為

幘隨几上

券投池中

世說劉慶孫在太傅府於時人士多為所構唯庾子嵩縱心事外無跡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換千萬冀其有吝於此可乘太傅於眾坐中問庾庾時頹然已醉幘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兩娑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

明吳...語經音...有大也凡欲以借者...卜之神許則利加倍如期以設祭投券池中歸其子本銀沒而券浮如其不許則...

人部

投券入水頃之券復浮還手馬百物皆可假借云

乞食五鹿

指米一囷

左傳晉公子重耳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

三國志魯肅傳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候肅並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囷與周瑜

晉假羽旄

吳呼庚癸

左傳合諸侯於平陽叔向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人又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蘂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

與之折券

無復勝綿

金史時立愛傳父承謙以財雄鄉里歲饑發倉廩賑貸之假貸者與之折券世以為...萬就大傅乞絮自云畏寒大傅答曰君安語...

逸少不節

杜篤無厭

...王右軍為會稽內史...武帝...乞箋紙...不節...杜篤...無厭...

持琴執板

輸粟汎舟

左傳晉荐饑乞糴於秦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百姓人曰與荒繹所得月俸散與之請經附載...作曾老人傳紅琴舒雅...之隨房乞食以為笑

魯公乞米于

頓買山

錦綉萬花谷王又...公得...曾公乞米...剡石以適親友...山人投袁陽...

何之乞買山錢公仍加衣服

不受錢帛

更取單衣

時見乞於市得錢...或見推於排罵...又...傳...遺...

疏其一而更責單衣取婚

乞假四

原 辭假許由

春秋公會鄭伯於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內外不通

禮內外不通假

增 貸粟求餘

借注別法也...曾書...京口...傳...時...借東堂與觀之故人出合射一射...後雖與君借...於諸從...堂來並諭可望以告令之...

日見褒悅不許射者皆散唯教留射如故既而悅食鳥殺盡其餘悅又不答教常銜之 何如卿兄世說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風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 榼高二尺杜陽雜編李可及乞假爲子娶婦上曰即令送酒米以助汝嘉禮可及至舍見一中使監二銀榼各高二尺餘宣賜可及始許之兩及啓封皆實中也 當就仁祖世說王修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爲烏程令送一船米遺之却不肯取直答曰王修齡若飢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不爲立傳世說陳壽將爲三國志謂丁梁州曰若獲千斛米見借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不爲立傳 歲取千匹蜀志漢文帝時以鐵銅賜鄧通通假民卓王孫歲取千匹故王孫富累巨萬懷鄧通錢亦盡天下 破魚得刀陶侃搜神記錢塘杜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腹得瓜刀 墓能出物稗史彙編墓在趙州能出物以借人凡宴客無器用者以雞黍祀焉焚其券夜往取之隨券所書一一可得宴畢復設奠焚券陳所借物於墓所使人守之入夜隱去神怪莫測

乞假五

增詩魏武謠俗詞曰甕中無斗儲發篋無尺繒友來從我貸不知所以應 晉陶淵明乞食詩曰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詞主人解余意遺贈副虛期談話終日夕觴至輒傾卮情欣新知懽言詠遂賦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 唐杜甫從蕭隄覓桃栽詩曰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爲送浣花邨 又遊何將軍園林詩曰剌船思郢客解水乞吳兒 宋黃山谷詩曰君不見公車待詔老詼諧飢來索米長安街君不見杜陵白頭在同谷夜提長鑱掘黃獨文人古來例寒餓安得野蠶成繭天雨粟

增雜文宋黃山谷題東坡字後曰東坡極不惜書然不可乞有乞書者正色詰責之或終不與一字

賤一

原釋名曰賤踐也卑下見踐履也 博雅曰賤卑也 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書曰明明揚側陋 詩曰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禮記曰宗廟之祭賤者獻以散五升也 又曰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 左傳曰蓽門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難爲上矣 漢賈誼曰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 桓寬鹽鐵論曰譏誡者賤也 王符潛夫論曰夫處卑下之位懷北門之殷憂內見謫於妻子外蒙譏於士大夫嘉會不從禮餞御不逮衆貨財不足以合好力勢不足以杖急懽欣久交情好贖而不接則人無故自廢疎矣漸疎則賤者逾自嫌而引退貴人逾務黨而忘之夫以逾疎之賤洪於下流而望日忘之貴此谷風所爲摧傷也 論衡曰命賤從貴位自危 宋東萊子曰居賤惡勞禍之招也天下之理賤不與勞期而勞自至

知其不可離而欲離之此自投於禍也君子以爲勞者賤之常自處於勞則在賤而安之矣　又曰當貧賤之時人之陵我者非陵我也陵賤者也　明方正學曰有土者之子孫不能修身篤行則屈爲僮隸而公卿將相常發於隴畝聖賢之世不能傳其道業則𡰥乎恒人而搢紳大儒多興於賤宗

賤二

增 論衡曰夏后孔甲田於東萯山天雨晦冥入於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後來之子必貴或曰不勝之子必賤孔甲曰爲余子孰能賤之遂載以歸析轑斧斬其足卒爲守者　史記曰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爲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　論衡曰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爲相箕子爲奴　史記曰殷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胥靡聯繫相從復役因徒之名）　鶡冠子曰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子作革百里官奴　論衡曰長沮桀溺避世隱居伯𡰥於陵去貴取賤非其志也　左傳曰齊侯使管𡰥吾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受

下卿之禮而還　史記曰晉獻公既擄百里奚爲秦穆公媵於秦　左傳曰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注母賤則其子無威也）　又曰魯叔孫婼聘於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即叔孫婼）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　戰國策曰伍子胥槖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蔆夫（地名）無以餬其口坐行蒲服（匍匐因飢困故）乞食於吳市　國語曰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晐姓於王宮（音荄兼備也曲禮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　戰國策曰齊宣王見顏斶左右謂斶曰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　又曰齊人有馮煖者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　史記平原君傳曰平原君樓臨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平原宮美人樓上臨見大笑之躄者至平原君門曰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跛癃

之疾君之後宮臨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不殺歲餘賓客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門下一人曰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乃去耳　楊子雲曰秦之士也賤　史記蒙恬傳曰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被刑戮世世卑賤　漢書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　史記樊酈滕灌列傳曰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以屠狗爲事　公孫弘卜式傳曰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版築飯牛之朋矣　宋蘇洵曰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史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俊明博出之可以爲將而內之可以爲相者也而皆出於吏胥之中　漢紀曰馬援少時以家用不足辭其兄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才大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樸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　後漢書吳漢傳曰漢家貧給事縣爲亭長王莽末以賓客犯法乃亡命至漁陽資用乏以販馬爲業往來燕薊間　稗史曰孔嵩字仲山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傭爲新野阿里街卒友人范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曰子非孔仲山耶吾嘗與子俱曳長裾游息太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

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昔侯嬴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子居九夷不患其陋豈爲鄙哉式勅縣令代嵩嵩以先傭未竟不肯去　三國楊俊傳曰王象少孤特爲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　晉紀曰陶侃都督荊州諸參佐有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悉加鞭扑曰摴蒱者牧豬奴戲耳　晉書皇甫謐傳曰陽城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之謐曰柳爲布衣時過我我迎送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陽城太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所安也　南史宋高祖本紀曰高祖微時躬耕於丹徒及受命耨耜之具頗有存者皆命藏之以留於後　彙苑曰王顒與唐太宗有舊帝微時嘗戲顒曰王顒抵老不作尉及帝登極而顒謁因奏曰臣今日得作尉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顒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爲卿惜也時僕射房元齡曰陛下既有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官吏取紫袍金帶錫之其夜卒　唐紀曰張元素出自寒微嘗爲刑部令史上嘗對朝臣問其門戶元素深以爲恥孫伏伽亦嘗爲令史及貴或於廣坐自陳一無所

隱　唐書裴子餘傳曰子餘爲左臺監察御史涇岐有隋世番户子孫數千家司農卿趙履溫奏籍爲奴婢充賜口子餘曰官户以恩原爲番户且今又子孫可抑爲賤乎　陸羽傳曰羽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諸水濱幼時其師教以旁行書答曰終鮮兄弟而絶後嗣得爲孝乎師怒使執糞除圬墁以苦之又使牧牛三十羽潛畫牛背爲字得張衡南都賦不能讀危坐効羣兒囁嚅若成誦狀師拘之令薙草莽當其記文字懵懵若有遺過日不作主者鞭苦因歎曰歲月往矣奈何不知書嗚咽不自勝因亡去匿爲優人作詼諧數千言　五代史朱守殷傳曰守殷少事唐莊宗爲奴名曰會兒莊宗讀書會兒常侍左右　山堂肆考曰宋韓世忠少時爲省倉負米之役家貧無生業嗜酒豪縱不拘繩檢人呼爲韓潑五　宋紀曰徐積爲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生欲爲君子而使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諸君何不爲君子　遼史蕭蒲奴傳曰蒲奴幼孤貧傭於醫家牧牛傷人稼數遣笞辱醫者嘗見蒲奴熟寐有蛇遶身異之教以讀書　元史阿里海牙傳曰阿里海牙嘗躬耕舍耒歎曰大丈夫當立功朝廷何至效細民事畎畝乎　明紀編年曰張士誠因亂據高郵稱王初爲鹽場牙儈與弟士德士信俱以夾帶私鹽緣爲奸利　一統志曰明王珪合肥人少爲淮西廉訪司隸卒見官長儀衛尊崇輒慨然歎曰將相無種在人爲耳

賤三

增 吹簫　負鈸 史記周勃世家勃以織薄曲爲生常爲人吹簫給喪事　金崔立傳立少貧無行嘗爲寺僧負鈸

餅師　鞍兒 唐陳敬瑄傳敬瑄少賤爲餅師　金僕散安貞傳楊安國自少無賴以鬻鞍材爲業市人呼爲楊鞍兒遂自名楊安兒

滌器　操舟 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與文君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罏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　唐南蠻雲傳蒼雲少微賤爲人操舟

賣履、結襪 晉紀劉裕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履爲業好摴蒱爲鄉里所賤　漢張釋之傳王生善爲黃老言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襪解顧謂張廷尉爲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襪欲以重之

原 樂道而忘　妨貴爲逆 文子樂道而忘賤　左傳賤妨貴所謂六逆

增 以爲君子　此皆聖人 晏子晏嬰之晉至中牟睹弊冠反裘負芻息於塗側者以爲君子也使人問焉答曰吾越石父也爲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爲人僕對曰不免凍餓之切吾身是以爲僕也　韓非子說難伊尹爲宰百里奚爲虜皆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如此其汙也

敬兒擔水　魏勃埽門 南齊書張敬兒傳敬兒家貧每休暇輒傭賃自給嘗爲城東吳泰家擔水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埽齊相舍人門外

髡鉗爲奴　賃舂居廡 前漢書季布傳項籍使布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布匿濮陽

周氏周氏乃髡鉗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司馬遷曰季布爲朱家鉗奴

後漢梁鴻傳鴻家貧而尚節介至吳依皐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 **蒼頭稱異** **漆工**

見奇 晉熊遠傳遠祖翹嘗爲石崇蒼頭而性廉直有士風黃門郎潘岳見而稱之勸崇免之乃還鄉里

後漢申屠蟠傳蟠字子龍家貧傭爲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 **貍乳鸇覆** **狗盜雞**

鳴 搜神記齊惠公之妾蕭同叔子見御有身以其賤不敢言也取薪而生之於野又不敢舉也有貍乳而鸇覆之人見而收因名曰野是爲頃公 宋王安石讀孟嘗君傳孟嘗君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

嘗黥作卒 **但乞爲奴** 五代東漢世家劉崇爲人美鬚髯目重瞳子少無賴嗜酒好博嘗黥爲卒 唐杜甫哀王孫詩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爲奴

趙岐賣餅 **灌嬰販繒** 後漢書趙岐逃難江淮間匿名賣餅北海市中 山堂肆考灌嬰睢陽人以販繒爲業

執籥秉翟 **屠牛盜驢** 左詩

毛詩簡兮右手秉翟注衛之賢者不得志而仕於伶官故作是詩 五代前蜀世家王建字光圖爲人隆眉廣顙狀貌偉然少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爲事

得兔笞罵 **無所因階** 漢書衛青傳青爲所生父鄭季牧羊民母之子皆奴畜之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

丘山易以起高淵易以爲深起於微賤無所因習者難爲 **屠狗爲生** **織屨以給**

五代史唐思傳思幼善角觝以屠狗爲事 漢翟方進傳方進年十二失父給事太守府爲小史號遲頓不及事數爲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乃從汝南蔡父問己能所宜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方進既厭爲小史聞蔡父言欲歸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

東山狗鬬 **南園犬嗥** 北史藝術傳胡僧祐好爲俳諧嘗與宋文宣帝狗鬬山東 梁南郡宮犬嗥宣帝

牧家澤中 後漢百里奚傳奚以飯牛 **飯牛車下** 犬雞鳴耳師曰此犬吠也但不至宮 漢書部陽後漢書吳祐傳祐嘗牧家於長垣

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

李讓 五代南平世家高季興少爲汴州富人李讓家僮 元羊仁傳少爲杭州富 **幼賣劉僕**

人幼被掠賣爲劉餘家之奴後復爲良母及姊得之以孝聞 **不覺屈膝**

乃欲伸眉 宋史許及之傳嘗爲吏部尚書以自劾事韓侂胄知之

意哀遷之態不覺屈膝侂胄生辰吏部侍郎尚書見侂胄事其之愛遷至韓大夫 外廷議論不以爲恥少時引書首伸眉縱論不拘繩墨至此乃欲伸眉自述今已非見列傳中

尚有餘臭 **竊所不取** 之士幸當世廷議耶 民二人向書到時數何尚敢有容以臭令參選作事有不允激輒相之初以數 宋南史中御史到彥之孫傳宮

容謂曰魏故以尚有餘臭 孫寳自給故世以爲名 王仲子 梁書海王仲子時王以名爲仲 後漢往寳憲 傳曰竇憲少有師事學東

無往賓致之義不今君賢 **令相東作** **速反萬肆** 志明人物

荀子本牧之子稱生有七雜教養杜荀鶴文集曰荀鶴乃杜牧妾有孕出嫁長林鄉人范以爲子

以耕爲業 梁呂僧珍傳僧珍家以販葱爲業 僧珍既貴有從父兄子宦州送之至州求爲州官 僧珍曰吾荷國重恩無以報効汝等當各安本分豈可妄求

尚書由竇 **公子** **引車** 宋紀韓侂胄常值生辰及拜集吏部尚書許及之後至閽人拒之及呼門入由竇而入在宮市時人稱爲由竇尚書 公子

史記信陵君傳侯生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

非世家不名 **與大諫同名** 侯生見朱亥其客 晉孝光傳光從事京官以投門胡母輔之時爲太傅趙越遂以爲前越謂之名不世家爲越後因寶貴中郎所舉

事越之輔之名不世家遂不開寶珠大嘆非意世家乃不寮一也妾於宋

紀曾名松爲之曰大諫大夫公孫非世意家 韓偓傳偃曾名松曰欽使臣名偃高宗紀何與 漢南宮大夫

憲乃牛醫兒 **布爲酒家保** 後漢書黄憲傳憲世貧賤父爲牛醫 漢書欒布傳布窮困賃傭於齊爲酒家保

牛醫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

賤四

原 白屋 白帖周公下白屋之士 馬韉 又蘇秦先貴張儀來謁坐於馬韉而食之

增 守磨 山堂肆考晉魏舒先選錄雖叔父猶不知之使守水磨舒亦不以介意 甕牖繩樞 史記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 若爲傭耕 又陳勝嘗與人傭耕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 貴讓主人 後漢梁鴻傳鴻家貧牧豕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爲執勤不懈隣家耆老見鴻非恆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 丁君十紙 顏氏家訓梁孝元前在荊州有丁覘者洪亭民耳頗善屬文殊工草隸孝元書記一皆使之軍府輕賤多未之重恥令子弟以爲楷法時云丁君十紙不敵王褒數字 洒削販脂 史記貨殖傳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如淳注洒削謂作刀劍削也

晉國大駔 後漢郭泰傳段干木晉國之大駔注牙儈人舊者曰駔 求盜亭父 山堂肆考漢任安少孤貧困爲人將車之長安家於武功代人爲求盜亭父按亭父即亭卒也亭有兩卒一爲亭父掌開閉埽除一爲求盜掌逐捕盜賊

賤五

增 詩 古詩曰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轗軻長苦辛　齊甯戚飯牛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衣單布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唐盧照隣詠史詩曰季生昔未達身辱功不成髡鉗爲臺隸灌園變姓名　儲光羲詩曰野老本貧賤冒雨鋤瓜田一畦未及終樹下高枕眠　高適留別洛下諸公詩曰蹇質蹉跎竟不成年過四十尚躬耕長歌達者杯中物大笑前人身後名

增 賦 漢禰衡鸚鵡賦曰託輕鄙之微命委陋賤之薄軀期守死以報德甘盡辭以效愚

增 書 漢楊惲報孫會宗書曰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八

人部四十八 隱逸

隱逸一

增易曰龍德而隱者也　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原又曰天地閉賢人隱　增又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又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又曰肥遯无不利　詩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原又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增書曰君子在野　禮曰君子隱而顯　原又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　增漢東方

朔傳曰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　三國志管寧傳曰龍鳳隱耀應德而臻明哲潛遯俟時而動　晉謝安傳曰恬居塵外高謝人寰嘯詠山林遊泛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凌霞之舉　宋纖傳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　晉書曰君子之行殊塗顯晦之謂也出則允釐世政以道濟時處則振拔囂埃以卑自牧　南史孔淳之傳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栖者不辨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　北史曰古之所謂隱逸者蓋以恬淡為心不皦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　唐王績傳曰鳳不憎山棲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不避穢而養精　元史隱逸傳曰古之君子負經世之術度時不可為故高蹈以全其志　老子曰道隱無名　原莊子曰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　又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此山谷之士避世之人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　增荀子曰隱於窮簷陋屋三公不能與之爭名　黃石子曰君子潛居抱道以待其時　楊子曰聖言聖行不逢其時聖人隱也賢言賢行不逢其時賢者隱也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隱也

抱朴子曰棄赫奕之朝華避僨車之險路吟嘯蒼崖之閒而萬物化為埃氛怡顏豐柯之下而朱戶變為繩樞握耒甫田而麾節忽若執鞭啜菽漱泉而太牢同乎藜藿泰爾有餘歡於無為之場忻然齊貴賤於不爭之地含醇守樸無欲無憂全眞嘘氣居平味淡恢恢蕩蕩與渾成等其自然　漢黃憲外史曰士不遇于時而佯狂以自樂則疏食飲水甘於八珍敝裘麻屨逸於五乘何則義與不義也易曰舍車而徒信乎徒不為恥矣　晉嵇康養生論曰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　唐陳子昂曰放身青嶺宴景雲林卑俗

不可得而問時士不可得而見高眠終古一笑昔人又曰芝桂為伍麋鹿同曹軒裳鐘鼎如夢中也　韓愈曰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　皮日休曰倨見青山傲視白雲得喪不可搖其心榮辱不可動其志桎梏冠冕泥滓祿位　又鹿門隱書曰古之隱也志在其中今之隱也爵在其中　又曰鵷鸞不常見君子慕焉鵩鴞常見小人哺焉噫君子之出處亦猶夫鵷鸞而已矣　明方孝孺曰有得乎道者內不汩於利欲外不嬰於世故則隨所處而足隨所至而安隨所寓而樂亦衣蔬食處乎林泉而忻然若都

卿相之位

隱逸二

原 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塗遇牧馬童子黃帝曰異哉請問為天下小童曰予少遊六合之內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予乘日之車遊于襄城之野今病少損將復遊六合之外為天下者子奚事焉夫為天下亦奚異牧馬哉去其害馬而已黃帝再拜稱天師而退　魏隸高士傳曰善卷者舜以天下讓之卷曰予立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天地之間何以天下為哉遂入深山莫知其所終　又曰石戶之農不知何許人與舜為友舜以天下讓之石戶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海終身不返　又曰伯成子高者唐虞之時為諸侯至禹去而耕禹往趨而問之子高曰昔堯治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乎無落吾事俋俋乎耕而不顧

增 晉皇甫謐高士傳曰許由字武仲隱於沛澤之中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

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於是遁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其友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之告以故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污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

原 魏隸高士傳曰壤父者堯時人年八十餘而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

增

史記老子傳曰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左傳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汝偕隱遂隱而死　荆楚歲時紀按東方朔瑣語曰晉文公時介子推逃祿自隱抱樹而死公撫木哀歎遂以其木爲屐曰抱香履每懷從亡之功輒俯視其屐曰足下足下之稱亦自此始也　韓詩外傳曰楚莊王使

使齎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婦願入計之謂婦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即結駟列騎食方丈于前如何婦曰夫子以織屨爲食食粥毚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于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　嵇康高士傳曰顔闔者魯人也魯君聞其賢以幣聘爲闔方布衣自飲牛使者問曰此顔闔家耶曰然使者致幣闔曰恐聽誤而遺使者羞使者反復求之闔乃鑿坯而遁　皇甫謐高士傳曰老萊子者楚人也逃世耕于蒙

山之陽莞葭爲牆蓬蒿爲室枝木爲牀蓍艾爲席飲水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捶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于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仲尼嘗聞其論而蹙然改容焉　又曰榮啓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遊於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爲貴吾得爲人矣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

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民之終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　又曰楚王聞陸通賢遣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通曰王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妾聞義士非禮不動妾事先生躬耕以自食親織以爲衣食飽衣煖其樂自足矣不如去之於是夫負釜甑妻戴紝器變名易姓遊諸名山　又曰曾參字子輿魯哀公賢之致邑焉參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

君不我驕我豈無畏乎終不受　嵇康高士傳曰亥唐
者晉人也高恪寡素晉國憚之公與亥唐坐有間唐出
叔向入平公伸一足曰吾向時與亥子坐腓痛足痺不
敢伸叔向勃然作色不悅公曰子欲貴乎吾爵子子欲
富乎吾祿子夫亥先生乃無欲也吾非正坐無以養之
子何不悅乎　皇甫謐高士傳曰列禦寇者鄭人也隱
居不仕鄭穆公時子陽爲相專任刑法列禦寇乃絶跡
窮巷面有飢色或告子陽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
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子陽聞而悟使官載
粟數十乘而與之禦寇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之入見其

妻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之妻子皆得佚樂今
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非命也哉禦寇
笑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
且又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居一年鄭人殺子陽
其黨皆死禦寇獨全　原魏隷高士傳曰段干木遊西
河守道不仕魏文侯就造其門干木踰垣而避之文侯
以客禮待之出過其廬則式其僕問之文侯曰干木不
移勢利隱處窮巷聲馳千里敢勿式乎　又曰莊周爲
蒙縣漆園吏楚威王使大夫以百金聘之周方釣于濮
水之上持竿不顧曰楚有神龜死三千歲矣巾笥而藏

之於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爲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塗
中乎大夫曰寧生而掉尾塗中耳莊子曰往矣吾方掉
尾於塗中後齊宣王又以千金之幣迎周爲相周曰子
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
廟欲爲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　袁淑真隱傳曰
鬼谷先生隱居韜智居鬼谷山因以爲稱蘇秦張儀師
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責之曰若二君豈不見河邊之
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盪其根上無徑寸之陰身被數
千之痕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哉所居然也子不見嵩
岱之松柏華霍之檀桐乎上枝干於青雲下根通於三

泉千秋萬歲不受斧斤之患此木豈與天地有骨肉哉
蓋所居然也　又曰鶡冠子隱居幽山衣被屢空以鶡
爲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馮諼常師事之
後顯於趙鶡冠子懼其薦已也乃與諼絶　魏隷高士
傳曰閭丘先生時齊宣王獵于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
相與勞王王賜父老不稅先生獨不謝曰願得壽得富
得貴夫選良吏平法度則臣得壽矣賑之以時則臣得
富矣令少敬長則臣得貴矣　增漢書曰漢興有園公
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
商洛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高祖聞而名之不至　皇

甫謐高士傳曰東郭先生者與其友梁石君俱脩道隱居不仕曹參爲齊相范陽人蒯通爲參客入見參曰婦人有夫死三日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賢士也今隱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願足下禮之參致禮聘二人終亦不仕 原 魏隷高士傳曰田生莞牀茅屋不肯仕宦惠帝親自往不出屋

增 嵇康高士傳曰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漢文帝時宋忠賈誼爲大中大夫誼曰吾聞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巫醫試觀卜肆中見季主閒坐弟子侍而論陰

陽之紀二人曰觀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世未嘗見也尊官高位賢者所處今何業之卑何行之汙季主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何言之陋夫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所謂賢者乃可羞耳夫內無飢寒之累外無劫奪之憂處上而有敬居下而無害君子之道也卜之爲業所謂上德也鳳凰不與燕雀爲羣公等喁喁何知長者二人忽忽不覺自失　皇甫謐高士傳曰成公者自隱名嘗誦經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公成帝時出遊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殺人子何逆朕哉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

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　漢書曰龔勝死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　又曰谷口有鄭子眞蜀有嚴君平皆脩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眞子眞遂不屈而終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　後漢書周黨傳曰王莽竊位黨託疾杜門自後賊暴縱橫殘滅郡縣唯至廣武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爲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

子居黽池復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　王霸傳曰霸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棄冠帶絶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以疾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户連徵不至　謝承後漢書曰龍丘萇吳郡人隱居太山以耕稼爲業公車不應徵吏始時任延年十九爲郡東部尉折節下士鍾離意爲主簿自請長爲門下祭酒敎曰龍丘先生清過夷齊志慕原憲都尉灑掃其門猶懼辱之何名之有　後漢書嚴光傳曰光武備安

車元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
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
耶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
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女
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
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
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
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
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　[原]魏隸高
士傳曰班嗣世在京師家有賜書內足於財父黨楊子

雲以下莫不造門桓君山從借莊子嗣報曰今吾子貫
仁義之羈絆繫聲名之韁鎖伏孔氏之軌躅馳顏閔之
極摯何用大道為自眩曜昔有學步邯鄲者匍匐而歸
耳其行已持論如此遂終於家　又曰鄭仲虞不仕漢
章帝自往終不肯起曰陛下何惜不為上世君令臣得
為偃息之民天子以尚書祿終其身世號白衣尚書
[增]後漢書梁鴻傳曰鴻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
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為四皓以來二十四
人作頌　皇甫謐高士傳曰丘訢字季春扶風人也少
有大材傲世不能與俗人為群郡名始見曰明府欲臣

訢耶友訢耶師訢耶明府所以尊寵人者極于功曹所
以榮祿人者已于孝廉皆訢所不用也府君異之遂不
敢屈　又曰任棠字季卿以春秋教授隱身不仕龐參
為漢陽太守就家候之棠以薤一本水一盂置戶屏前
自抱孫兒伏戶下參因曰棠是欲諭太守也水欲太守
清也拔一本薤欲太守擊強宗也抱孫兒當戶者欲太
守開門恤孤也終參去不言語徵不至及卒鄉人圖畫
其形至今稱任徵君也　後漢周勰傳曰時梁冀貴盛
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唯勰前後三辟竟不能屈隱處
窴身慕老聃清淨杜絕人事巷生荊棘十有餘歲至延

熹二年乃開門延賓游談宴樂及秋而梁冀誅年終而
勰卒時年五十蔡邕以為知命　徐穉傳曰穉嘗為太
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
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
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語生茅
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為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
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
栖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
廬前而去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　王符傳曰符字

節信少好學有志操隱居著書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還家謁規規卧不迎既入而問卿在郡食鴈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　法眞傳曰順帝西巡田羽薦眞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君曰吾既不能遯形遠世豈飮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眞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　姜肱傳曰肱字伯淮中常侍曹節白徵肱爲

太守肱得詔乃私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況今政在閹豎夫何爲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濱再以元纁聘不就　申屠蟠傳曰太尉黃瓊辟蟠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爲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教樂貴之徒耶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

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阬儒焚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閒因樹爲屋自同傭人　龐公傳曰龐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

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返　皇甫謐高士傳曰任安少好學隱居不營名利時人號曰任孔子連辟不就建安中讀魯連傳歎曰性以潔白爲治情以得志爲樂性治情得體道而不憂彼棄我取與時無爭遂終身不仕　又曰韓順字子良天水成紀人也以經行清白辟州宰不就王莽末隱於南山順同縣隗囂等起兵自稱上將軍西州大震唯順脩道山居執操不回囂使人齎璧帛卑辭厚禮聘順欲以爲師順謝使曰禮有來學義無往教即欲相師但入深山囂聞嬰然不敢強屈　北海耆舊傳曰公沙孚字

允慈與荀爽共約出不得事貴勢而爽當董卓時脫中未百日位至司空後相見以爽違約割席而坐　三國志諸葛亮傳曰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每自比於管仲樂毅先主屯新野徐庶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　皇甫謐高士傳曰管寧字幼安靈帝末以中國方亂乃與其友邴原涉海依遼東太守公孫度度虛館禮之其後中國少安人多南歸唯寧不還黃初中寧逆知公孫淵必亂乃因徵辭還以爲大中大夫固辭不受寧凡徵命十至輿服四賜嘗坐一木榻上積五十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三國志管寧傳曰時鉅

鹿張臶潁川胡昭亦養志不仕臶少游太學後歸鄉里袁紹前後辟命不應移居上黨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不就徙遁常山門徒且數百人遷居任縣太祖爲丞相辟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能消災復異者郡累上臶發遣老病不行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臶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豈此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卒時年一百五歲胡昭始避地冀州亦辭袁紹之命遁還鄉里太祖爲司空丞相頻加禮辟昭往應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太祖曰

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而愛之　晉書孫登傳曰登字公和隱居百泉山文帝使阮籍往觀旣見與語不應嵇康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眞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范喬傳曰喬字伯孫元康中詔求廉讓沖退履道寒素者不計資以參選敘尚書郎王琨乃薦喬曰喬

秉德貞粹立操高潔儒學精深含章內奧安貧樂道棲志窮巷簞瓢詠業長而彌堅誠當今之寒素著厲俗之清彥時張華領司徒天下所舉凡十七人於喬特發優論　劉伶傳曰伶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爲心澹默少言不妄交遊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　董景道傳曰永平中景道知天下將亂隱於商洛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嘯以自娛毒蟲猛獸皆繞其旁　皇甫謐傳曰謐沉靜寡欲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爲務自號玄晏

先生或勸諡脩名廣交諡以為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
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
鞅掌然後為名乎　孟陋傳曰陋字少孤少而貞立清
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曾交遊
時或弋釣孤興獨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簡文帝
輔政命為參軍稱疾不起桓溫躬往造焉或謂溫曰孟
陋高行學為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溫歎曰會稽王
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
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
不堪恭相王之命非敢為高也由是名稱益重　譙秀

傳曰秀少而靜默不交於世知天下將亂預絕人事雖
內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及李
雄據蜀略有巴西雄叔父驤驤子壽皆慕秀名具束帛
安車徵之皆不應常冠皮弁敝衣躬耕山藪龔壯常歎
服焉　郭翻傳曰翻字長翔武昌人也家於臨川不交
世事惟以漁釣射獵為娛咸康末乘小船暫歸武昌省
墳墓安西將軍庾翼以帝舅之重躬往造翻欲強起之
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強逼翼又以其船小狹欲引
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
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　劉驎之傳曰驎之好

游山澤志存遯逸車騎將軍桓沖聞其名請為長史驎
之固辭不受沖嘗到其家驎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驎
之曰使君既枉駕先臨宜先詣家君沖聞太愧於是乃
造其父父命驎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沖言話父使驎
之於內自持濁酒蔬菜供賓沖敕人代驎之斟酌父辭
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沖慨然至昏乃退　楊軻
傳曰軻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養徒數百常食麤
飲水衣褐縕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疎賓異客
音旨未曾交也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言欲
所論授須旁無雜人授入室弟子令遞相宣授劉曜僭

號徵拜太常軻固辭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遂隱於隴山
　公孫永傳曰永隱於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墾
植則不衣食之吟詠巖間欣然自得年踰九十操尚不
虧與公孫鳳俱被慕容暐徵至鄴及見暐不拜王公以
下造之皆不與言雖經隆冬盛暑端然自若　張忠傳
曰苻堅遣使徵忠及見堅謂之曰先生考槃山林研精
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任
齊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為侶以全朝
夕之命屬堯舜之世思一奉聖顏年衰志謝不堪展効
尚父之況非敢竊擬乞還餘齒歸死岱宗堅乃以安車

送之　祈嘉傳曰嘉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牕中
有聲呼曰祈孔賓祈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世甚
苦不可諧所得未錙銖所喪如山崖旦而逃去西至敦
煌依學官誦書貧無衣食爲書生都養以自給遂博通
經傳精究大義　瞿硎先生傳曰先生太和末常居宣
城郡界文脊山中山有瞿硎因以爲名焉大司馬桓溫
嘗往造之既至見先生被鹿裘坐於石室神無忤色溫
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　謝敷傳曰敷性澄靖寡欲
入太平山十餘年鎭軍郗愔召爲主簿臺徵博士皆不
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

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
吳人云吳中高士求死不得　世說曰戴安道既厲操
東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
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續晉陽秋曰逵兄逯
以武勇顯有功封廣陵侯　又曰張廌隱居頤志家有苦竹數十頃
張於竹中爲屋常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張逃避竹
中不與相見　【原】又曰郗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爲
辦百萬資并爲造立居宇在剡爲戴公起宅甚精戴始
往居與所親書曰近在剡如入官舍又爲傅約亦辦百
萬傳隱事差互故不果　【增】晉書鄧粲傳曰粲少以高

潔著名與南陽劉驎之南郡劉尚公同志友善並不應
州郡辟命荊州刺史桓冲卑辭厚禮請粲爲別駕粲嘉
其好賢乃起應召驎之尚公謂之曰卿道廣學深衆所
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答曰足下可謂有志於
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爲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
我不在於物尚公等無以難之　陶淡傳曰淡終日端
拱曾不營問頗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
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
得近之　王隱晉書曰王長字文德少以才學知名放
蕩不羈州郡辟爲別駕乃微服竊出舉州莫知所之後

於成都市中蹲踞而坐醫胡餅食之刺史知其不出乃
禮遣之於是閉門自守不交人事　晉書陶潛傳曰潛
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眞自得嘗著五柳
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氏宅邊有
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
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
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
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裋褐穿結簞瓢屢空
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其自序如此　桓元傳曰元以歷代咸有肥遯之士而

已世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爲著作并給其資用皆令讓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爲充隱　南史宋戴顒傳曰顒父逵兄勃並隱遯有高名顒以父不仕復脩其業父善琴書顒與勃並受琴於父中書令王綏常攜客造之勃等方進豆粥綏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答綏恨而去桐廬縣多名山兄弟游之因留居止勃卒顒出居吳下吳下人士共爲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三吳將守及郡内衣冠要其同游野澤堪行便去不爲矯介衆以此多之　宋書宗炳傳曰炳好山水愛遠遊西涉荊巫南登衡岳因而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遍覩唯當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周續之傳曰江州刺史劉柳薦之高祖曰窺見處士鴈門周續之清眞貞素思學鉤深弱冠獨往心無近事性之所遣榮華與飢寒俱落情之所慕巖澤與琴書共遠　王弘之傳曰元嘉四年徵弘之爲通直散騎常侍不就從兄敬弘嘗解貂裘與之即著以采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嘗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否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

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内而去　南史孔淳之傳曰淳之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幽峻或旬日忘歸嘗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及還乃不告以姓　劉凝之傳曰凝之攜妻子泛江河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絶人跡爲小屋居之采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　宗彧之傳曰元嘉初大使陸子眞觀采風俗三詣彧之每辭疾不見告人曰我布衣草萊之人少長壟畝何枉軒冕之客子眞還表薦之徵員外散騎侍郎又不就　雷次宗傳曰元嘉十五年徵次宗至京師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諸生百餘人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公卿以下並設祖道後又徵詣京邑爲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　朱百年傳曰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以伐樵採箬爲業以樵箬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明旦亦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樵箬而去　關康之傳曰特進顔延之等當時名士十許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黄布帊席松葉枕一白石而卧了不相眄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　漁父傳曰太康孫緬爲潯陽太守落日逍遥渚際見一輕舟凌波隱顯有漁父焉神韻蕭灑垂綸長嘯緬甚異之乃問

有魚賣乎漁父笑而答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耶緬怪焉
遂搴裳涉水謂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
勞止吾聞黃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今方王
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何晦用其若
是也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乃歌曰竹竿籊籊
河水浟浟相忘為樂貪餌吞鉤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於
是悠然鼓枻而去　南齊書褚伯玉傳曰伯玉在山三
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為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
已停郡信宿裁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珍孫與僧達
書曰褚先生滅景雲棲抗高木食有年載矣夫却粒之
士餐霞之人乃可暫致不宜久羈僧達答曰古之逸民
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
於孤峰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
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太祖即位
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勑於
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　南史明僧紹傳曰僧紹聞
沙門釋僧遠風德往候定林寺高帝欲出寺見之僧遠
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為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
正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既而遁
還攝山建棲霞寺而居之高帝甚以為恨昔戴顒高卧

牖下以山人之服加其身僧紹故云　庾易傳曰易性
恬靜不交外物臨川王映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人
曰民樵採麋鹿之伍終歲鮮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
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安西長史
袁彖欽其風贈以鹿角書格蚌盤蚌硯白象牙筆并贈
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覩臺尚易以連
理几竹翹書格報之　南齊書宗測傳曰測往廬山止
祖炳舊宅魚復侯子響為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
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
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避不見後
子響不告而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之卒不交
言　南史沈麟士傳曰麟士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
號為織簾先生隱居餘干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者數
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時為之語曰吳差山中有
賢士開門教授居成市張永為吳興請麟士入郡麟士
聞郡後堂有好山水即戴安道遊吳興因古墓為山池
也欲一觀之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為功曹麟士曰明府
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
混沌以蛾眉冠越客以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
東海死耳不忍受此黥劓永乃止　南齊書徐伯珍傳

曰宅南九里有髙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山多龍鬚檉柏望之五采世呼爲婦人巖伯珍移居之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白雀一雙栖其戸牖論者以爲隱德之感焉　南史何點傳曰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後點在法輪寺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梁帝與點有舊及踐阼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等并召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帝贈詩酒恩禮如舊仍下詔徵爲侍

中將帝鑽曰乃欲臣老子辭病不起　何胤傳曰梁武帝踐阼詔爲特進光祿大夫遣領軍司馬王杲之以手勅諭意胤謂杲之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杲之不能答胤反謂曰卿何不遣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同遊耶杲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胤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何必有例　梁書阮孝緒傳曰天監十二年孝緒與吳郡范元琰俱徵並不到陳郡袁峻謂之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遁可乎答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黄綺無悶山林爲仁由己何關人世况僕非往賢之類耶

・南史劉訏傳曰陳留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恒居一鹿牀環植竹木寢處其中時人造之未嘗見也訏一造孝緒即神交焉訏族兄歊又履高操三人日夕招攜故都下謂之三隱　陶弘景傳曰梁武帝手勅招之錫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效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爲山中宰相　北史李景儒傳曰景儒字昭徽志好隱逸慕葛洪之爲人尋師訪道不遠千里遇髙尚

則傾蓋如舊見庸識雖王公蔑如　張文詡傳曰文詡灌園爲業州縣以其貧素將加賑恤輒辭不受嘗閒居無事從容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修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自樂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焉　新唐書王績傳曰績有田十五六頃在河渚間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莊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游北山東皐著書自號東皐子乘牛經酒肆留或數日刺史崔喜悅之請相見答曰奈何坐召嚴君平耶卒不詣杜之松故人也爲刺史請績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　朱桃椎傳曰桃椎淡

泊絕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測其爲長史實軌見之遺以
衣服鹿幘麂鞾逼署卿正委之地不肯服　田游巖傳
曰游巖入箕山居許由祠旁自號由東鄰頻召不出高
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帝曰朕得君何異
漢獲四皓乎帝營奉天宮游巖舊宅直宮左詔不聽毀
天子自書榜其門曰隱士田游巖宅　武攸緒傳曰攸
緒盤桓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鐺
鬲野服王公所遺鹿裘素障癭杯塵皆流積不御也市
田穎陽使家奴雜作自混於民晚年肌肉銷背瞳有紫
光晝能見星　李白傳曰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益自

驁放不自脩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
張旭焦遂爲飲中八仙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白浮游
四方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
中旁若無人　溫造傳曰造嗜書少所降屈不喜爲吏
隱王屋山人號其居曰處士墅慨然有高世志　石洪
傳曰洪隱居不出公卿數薦皆不答烏重胤鎭河陽求
賢者以自重或薦洪重胤曰彼無求於人其肯爲我來
耶　秦系傳曰系越州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徵辟
不就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
所植系結廬其上穴石爲研注老子彌年不出　宋史

陳摶傳曰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不求祿仕以山水
爲樂自言嘗遇孫君仿麐皮處士二人者高尚之士也
語摶曰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摶往棲焉歷二十餘
年移居華山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寢處多百餘日
不起太平興國中來朝太宗待之甚厚九年復來朝上
益加禮重謂宰相宋琪等曰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
謂方外之士也賜號希夷先生　种放傳曰放隱終南
豹林谷之東明峰結草爲廬僅庇風雨得辟穀術別爲
堂於峰頂盡日望雲危坐每山水暴漲道路阻隔糧糗
乏絕止食芋栗多爲歌詩自稱退士嘗作傳以述其志

咸平六年十月遣使就山撫問圖其林泉居處以獻
魏野傳曰野不求聞達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
繞旁對雲山景趣幽絕鑿土袤丈曰樂天洞前爲草堂
彈琴其中好事者多載酒肴從之遊嘯詠終日野不喜
巾幘無貴賤皆紗帽白衣以見　林逋傳曰逋字君復
少孤力學不爲章句性恬淡好古弗趨榮利家貧衣食
不足晏如也初放遊江淮間久之歸杭州結廬西湖之
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眞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
歲時勞問臨終有茂陵他日求遺稾猶喜曾無封禪書
之句仁宗賜諡和靖先生賻粟帛　山堂肆考曰郭延

卿隱居水南時年八十餘矣一日西京留守錢文僖公率僚屬訪之去延卿居一里外即屏騎從徒步至門延卿道服坐談遂進陶尊果蔌對花小飲文僖愛其野逸爲引滿不辭既而吏報申牌府史牙兵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幕下尹洙指而告曰留守錢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公肯顧野人更舉觴相向文僖欣然進數杯日入而去　蘇軾方山子傳曰方山子適光黃間棄車馬毁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

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聳然異之　宋史徐中行傳曰中行晚年教授其友羅適以遺逸薦郡守李誇又以八行薦時章蔡竊國柄竄逐善類且盡中行每一聞命輒涙下一日去之黃巖會親友盡毁其所爲文幅巾藜杖往來委羽山中客有詰以避舉要名者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與吾正欲避此名非要名也　譙定傳曰定愛青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敬

定而不敢名稱之曰譙夫子有繪像祀之者久而不衰　杜生傳曰杜生者潁昌人不知其名縣人呼爲杜五郎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且問其故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憶十五年前亦嘗納涼其下何謂不出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耳　順昌山人傳曰靖康末有避亂於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風裁甚整即之語士君子也怪而問曰諸君何事挈妻孥至是耶因語之故主人嗟惻久之曰我父爲仁宗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於此因不復出以我所聞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於今幾何年矣　蘇雲卿傳曰雲卿

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蘇雲卿遁跡湖海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必親造其廬爲我致之比帥漕密訪物色有灌園蘇翁者乃屏騎從更服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耶延入室土銼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爲蘇雲卿矣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欸洽遂扣其鄉里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幣寘几上雲卿勿領詰朝二客遣使迎伺排闥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　金史趙質傳曰質隱居燕城

南敎授爲業明昌間章宗遊春水過焉聞絃誦聲幸其齋舍見壁間所題詩諷詠久之賞其志趣不凡名至行殿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願也况聖明在上可不容巢由爲外臣乎　辛愿傳曰愿雅負高氣不能從俗俯仰有詩云黃綺暫來爲漢友巢由終不是唐臣眞處士語也　元史鐵木兒塔識傳曰初伯顏議罷科舉鐵木兒塔識時在參議府詆不署奏牘及入中書乃議復行之徵用處士待以不次之擢或疑爲太優鐵木兒塔識曰隱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於隱士區區名爵奚足惜哉識者誦之　竇默傳曰默隱於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繼還肥鄉以經術敎授世祖在潛邸遣詔之默變名姓以自晦　杜本傳曰本隱武夷山中右丞相脫脫以隱士薦詔遣使賜以金織文幣上尊酒名爲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兼國史院編修官使者致君相意趣之行至杭州稱疾固辭而致書於丞相曰以萬事合爲一理以萬民合爲一心以千載合爲一日以四海合爲一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躋五帝三王之盛矣遂不行　明宋濂竹溪逸民傳曰竹溪逸民戴青霞冠披白鹿裘不復與塵事接所居近大溪多修竹當明月高照水光瀲灧逸

民輒腰短簫乘小舫蕩漾明月中簫聲宛轉若龍鳴簫已逸民扣舷歌曰吹玉簫兮弄明月明月照兮頭成雪頭成雪兮將奈何白渥起兮衝素波見之者歎曰是誠世外人也　劉基傳略曰基以誠意伯歸隱山中惟飲酒弈碁口不言功守令求見皆不得令微服爲野人求基基方濯足令固從之因引入茅舍炊黍飯令令告曰某青田知縣也基驚起稱民因別去其後終不得見　劉基獨冷先生傳曰客有遺棄世事不求利達者結屋於巾山之下居焉樹以柔木有泉一泓躋高岡而景焉坐於桐梓之陰歌曰衆皆諠我獨靜衆皆熱我獨冷朝作暮息兮我日獨永牧人聆之歸而語其老其老曰隱者哉明日欵其廬問其姓名曰忘之久矣因目其居曰獨冷謂其人曰獨冷先生　楊維禎小傳曰維禎避地富春山張士誠累招之不往又忤達識丞相自蘇徙松築元圃蓬壺於松江之上海薦紳大夫與東南才俊之士造門納屨殆無虛日酒酣以往筆墨橫飛鉛粉狼籍或帶華陽巾披鶴氅坐船屋上吹鐵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兒歌白雪之辭自倚鳳琶和之賓客皆蹁躚起舞以爲神仙中人也　又顧德輝字仲瑛別名阿瑛淮張據吳避隱嘉興之合溪母喪歸綽溪張氏再辟之斷髮廬

墓誦大乘經以報母自稱金粟道人　又王紱字叔明畫山水師巨然得外氏法然不求妍於時為文章不循矩度頃刻數千言可就隱於黄鶴山自號黄鶴山樵　又袁凱字景文華亭人自號海叟歸田後每背帶方巾倒騎烏犍往來峰泖間好事者圖以入畫賦白燕詩最工人呼為袁白燕　又韓奕字公望絶意仕進與王賓友善偕隱於醫建文初姚善守吳造請之公望不踰中門於布簾内答云不在一日伺賓在掩入其室公望走楞伽山善隨至則泛小舟入太湖善太息曰韓先生所謂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而見也姚廣孝序其詩曰公望雖居市廛如處巖壑國初吳中高士以賓與公望為稱首　又沈周字啓南長洲人景泰間郡守以賢良應詔筮之得遯之九五乃決意隱遯耕讀於相城里所居曰有竹莊修間居奉母之樂先生風神散朗骨格清古碧眼飄鬚儼如神仙有水竹亭館之勝圖書彝鼎充牣錯列户屨填咽賓客牆進撫玩品題笑談移日興至對客揮灑煙雲盈紙畫成自題其上頃刻數百言風流文翰照映一時百年來東南之盛蓋莫過之者　又曰孫一元字太初不知何許人人問其邑里曰我秦人也嘗棲太白之巔故稱太白山人或曰安化王之親支有託而

逃也風儀秀朗蹤跡奇譎元巾白袷以鐵笛鶴瓢自隨善飲酒好談論所至傾動其士大夫嘗西入華南入衡又東登岱又南入吳會遂棲遲不去費宏罷相訪之南屏山寺中值其晝寢就臥内與語送之及門了不酬謝費出語人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也

隱逸三

【原】採薇　賣藥　史記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採薇而食之　後漢書韓康傳康常採藥名山賣于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乃遁入霸陵山中

露寢　窟居　皇甫謐高士傳焦先字孝然常結草爲廬于河之湄獨止其小廬野人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冬雪大至先袒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後百餘歲卒　晉書孫登傳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於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

牆東　竄北　後漢書逢萌傳王君公儈牛自隱時人爲之語曰避世牆東王君公　又向栩傳栩好被髮著絳綃頭常於竈北坐板床上如是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不好語言而喜長嘯

蔣徑　蘇門　嵇康高士傳蔣詡字元卿王莽爲宰衡詡稱病歸杜陵荊棘塞門舍中三徑終身不出時人語曰楚國二龔不如杜陵蔣詡　謝靈運詩惟開蔣生徑　魏氏春秋阮籍少時嘗遊蘇門山山有隱者莫知其姓有竹實數斛臼杵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爲之道五帝三王之義不應乃對之長嘯蘇門生逌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

鼓刀　抱甕　魏公子列傳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　又曰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　嵇康高士傳漢陰丈人者漢人也子貢道楚見丈人爲圃入井抱甕而灌用力甚多子貢曰有機于此後重前輕曰桔槔用力寡而見功多丈人作色曰聞之吾師有機事者必

有機心機心存乎胸則純白不備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

外臣 【增】通客 南史明僧紹傳帝謂僧紹弟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逕路絕風雲通仍竹根如意筍籜冠隱者以為榮焉 山堂肆考逋客逃世之士也北山移文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又隱者曹為翻迷誰稽

【增】蝸廬呻吟 【增】蟻陂漁釣 魏略焦先自作一瓜牛廬淨掃其中營木為牀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時搆火以自炙呻吟其中裴松之云瓜當作蝸蝸牛螺蟲之有角者也先作圜舍形如蝸牛蔽故謂之蝸牛廬 山堂肆考東漢鄭敬字次都隱居蟻陂之陽以漁釣自適

【增】吳市門卒 【增】伊川田父 後漢書梅福傳元始中王莽專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後有人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 山堂肆考唐鄭純與元魯不合退歸東洛號伊川田父

結廬北渚 灌園東湖 唐書王績傳仲長子光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愛其真徙與相近 宋史蘇雲卿傳詳上隱逸二

時稱二逸 世目三高 遼史耶律官奴傳官奴與敵里部人蕭陸友善陸謂官奴曰仕不能致主澤民成大功烈何屑屑為吾與若之居林下以抱葦自隨隱淪自樂雖不官無歉焉官奴然之時稱二逸 五代史鄭遨傳遨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為三高士遨種田隱之責讓以道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鉤而不餌又能化石為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賜號為逍遙先生 隱逸

柴車草屩 髽鬌布袍 南史何點傳點父鑠素有風疾無故殺點母坐法死點年十一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欲絕婚宦不入城府而好狎人物遨遊人間不簪不帶以人地自焉所與屈或乘柴車躡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故世論以點為孝隱士弟胤為小隱士 明黃姬水貧士傳王賓字仲光志不驕杖永樂中家貧無自壞其面終身獨居無妻子鬢鬢布袍游行市中家貧無業費藥人責所至譯兌隨焉部寺姚書往謁御門府據坐受拜以道論之若師弟子姚少師廣孝貫歸來方弗肯見方盤拖而而走

坐帳無鶴 米桶有人 庾信小園賦坐帳無鶴支牀有龜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

竿之竹名為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 輟耕錄呂徽之隱逸名耕漁自給一日詣富家易穀種值大雪立門下閒閣中分韻作雪詩一人得滕字苦吟勿就先生不覺失笑眾詰之乃曰表用滕王蛺蝶事可眾歡服問其姓氏不荅皆詫曰嘗聞呂處士名先生豈其人耶曰我農家安知名處士刺船而去遣人尾其後識之雪晴往訪焉惟草屋一間家徒壁立忽米桶中有人乃先生妻也試問徵之先生何在荅曰在溪上捕魚至乃果見之告以候謝之意陽溪謂曰諸公先至舍下我得魚當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攜魚酒至盡歡而散異日遣其蹤則先生已遷矣

追逐雲月 左右琴書 元史金履祥傳德祐初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辭弗就宋將改物所在盜起履祥居金華山中兵燹稍息則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詠視世故泊如也 北史隱逸傳序曰狎玩魚鳥左右琴書

披裘釣澤 杖策入山 後漢嚴光傳光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 隋書徐則傳則精于議論聲擅都邑則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為賓乎遂懷棲遁之操杖策入縉雲山

洗耳拭目 裂冕掛冠 高士傳巢父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人號為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若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泠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向聞貪言負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 唐詩駱賓王疇昔篇掛冠裂冕之辭榮遊南畝東皋事耕鑿宿昔客院常陪散逢經紫蓋終寂寞自有林泉堪隱棲何必山中事丘壑

茂松清泉 丹崖青壁 新唐書潘師正傳師正居逍遙谷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既不乏矣帝尊異之 晉書宋纖傳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鳴鐃鼓造焉纖高樓重閣距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于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蓊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

五粒松脂 兩部鼓吹 五代史鄭遨傳遨見天下已亂有將遠去之意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為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 南史孔珪傳珪

不紛世務居宅成營山水憑几撫酌傍無俗事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珪笑答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

雲溪醉侯 烟波釣叟 宋史耕教清波性嗜酒書種秫自釀每日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 唐書張志和傳志和以親既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叟陸羽嘗問孰為往來者對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也何有往來

輕世肆志 抱道懷眞 史記魯仲連傳田單言魯仲連欲爵之魯仲連逃隱于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于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三國志魏明帝詔青州刺史曰管寧抱道懷眞潛翳海濱

隱形天外 獨行野中 三國志吾粲傳粲遷會稽太守召處士謝譚為功曹譚以疾不詣粲教曰夫應龍以屈伸為神鳳凰以嘉鳴為貴何必隱形于天外潛鱗于重淵者哉 唐書陸羽傳羽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徘徊不得意或慟哭而歸故時人謂今接輿也

麻衣草屨 蓬戶簞瓢 宋史南安翁傳漳州陳元中客居南海日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投宿野人家茅茨數椽竹樹森茂可愛主翁雖麻衣草屨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几案間有文籍散漫視之皆老子也陳上叩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為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 三國志秦宓傳宓答王商書曰僕得曝背乎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翱翔于林澤與沮溺之等儔聽元猿之悲吟察鶴鳴于九皋安身為樂無憂為福

結屋城南 築室市隱 姓譜明范德華性樸素能詩洪武中有司以明經累薦不就結屋數楹于郡城南自號城南小隱 明劉基市隱齋記賈君性之居越之蕭山築室一區在闤闠中集古今圖書以為燕游接賓客之所不高其垣而不聞車馬之塵不深其宮而不隔閭閻之聲以其徑路宛轉戶庭清邃而不與鄙俗者接之也主以君子充過而命之曰清市隱

號賜冲退 名錫中庸 宋史張愈傳嘉祐中賜號冲退處士王素時為州因更其所居之鄉曰處士里曰通儒坊曰冲退 元史張特立傳特立歸田里世祖在潛邸受王仰普傳旨諭特立曰前監察御史張特立養素丘園易代如一今年幾七十研究聖經宜錫嘉名以光潛德可特賜號曰中庸先生

山潛

水香 鶴唳雞鳴 宋史蘇雲卿傳張浚曰雲卿風節高于傳霖子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昔水杳返不可尋 孟浩然宿天台桐栢觀詩緬尋滄洲趣近愛赤城好捫蘿亦踐苔輟棹恣探討息陰憩桐栢采秀弄芝草鶴唳清露垂雞鳴信潮早願言解纓紱從此無煩惱

負琴攜壺 種花釀酒 宋史种放傳放嘗市祖輒負琴攜壺溪長嘯坐聽石採山藥以助飲往往終日 又吳瑛傳瑛歸蘄有田儉足自給臨溪築室種花釀酒家事一付子弟賓客至必飲飲必醉或困臥花間客去亦不問有臧否人物者不答一語但促奴益其行觴莫不愛其樂易而敬其高

游龍隱鳳 化蝶翔鯤 宋朱璽運遠民賦其見也則如游龍其潛也則如隱鳳陳工總莊周頑五素縈縣蕭黃漆園丹青可久難道猶存夢中化蝶水外翔鯤出谷要府師心妙門無字自若重聘志言悠哉天地共此寵樊

緝葉自蔽 鑿穴為居 唐書朱桃椎傳桃椎結廬山中夏則裸冬緝木皮葉自蔽贈遺無所受嘗織十芒屩置通上見者曰居士屨也為置米茗易之置其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 後漢書臺佟傳佟隱于武安山鑿穴為居采藥自給

竹溪六逸 吳江三高 新唐書李白傳白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 小學紺珠吳江三高范蠡張翰陸龜蒙

騎牛帶瓢 席松枕石 唐書中隱義老居虎丘山騎牛帶瓢出入廬野高祖聞其名召至洛陽徐州撫成歸 南史關康之傳康之字伯愉詳隱逸二

松牕蓬戶 蔬圃蘭堂 佳講宋胡筆姿學純懿恬于榮利與方惟深林處為忘年交所居松牕蓬戶人目為隱君子步趨言動皆有尺度 塵雲漢民賦曾丘辭曾穹谷重深叢林振穎翳薈蘙陰渟魚泳沚鳥游兮仿蔬圃于之淳邱蘭室于芳林擘戒感以赴節擇天籟以興音

常畜兩鶴 時乘一騾 宋史林逋傳逋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嘗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乃下逋時時泛小艇游西湖諸寺則留一童子應門客至童子延客縱鶴良久逋必棹小船而歸蓋常以鶴飛為客至之驗云 魏書眭夸傳夸少與崔浩為莫逆交浩居司徒奏徵為其郎中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師與浩相見延留數日浩遂投詔書于夸懷夸曰已騎

隱獨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學國士也姚簡告小名也浩虞夸即還詩安一驛更無兼對浩乃以李縣內之竊中冀相緋緊李逵詎鄉人諭祖者謗焉御車乃得出關

驅豕不顧　祝雞有名

冊府元龜孫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牧豕于大澤中以養母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于家獨異志尸鄉有祝雞翁善養雞皆有名販賣數卵獲僮萬一旦迷入山不知所之

乘虛入冥　推廉逃名

後漢書矯愼傳愼字仲彥少學黃老隱避山谷汝南吳蒼遺書曰仲彥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遁亦有理國養人施于爲政世說蔣元卿舍中三徑唯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推廉逃名之士

潁陽洗耳　箕山扇風

後漢書逸民傳古者謂毫其風尚矣潁陽洗耳恥聞禪讓孤竹長饑羞食周粟隋書隱逸傳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漢日

藏名台岳　結架巖林

隋書徐則傳晉王鎮揚州知其名手書召之曰先生悅性冲玄怡神虛白餐松餌術棲息煙霞望京城西待風雲遊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岳猶且騰實江淮籍甚嘉散有勞流寐錄書焉亮傳晃既雅愛山水又豢巧思結架巖林甚得棲安之適

蓬蒿滿宅　竹樹繞居

世說張仲蔚隱居平陵蓬蒿滿宅唯間一行徑三輔決錄曰仲蔚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梁書阮孝緒傳孝緒居室唯有一鹿牀竹樹環繞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爲名流所欽尚如此

奕拈一手　樓築三層

世說蘇養直隱京口絲興簡與徐師川同名養直不起師川造報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高于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還須讓老夫下此一著師川有慣色梁書陶弘景傳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侍于旁特愛松風每聞其響欣然為樂

卜築東澗　教授南山

梁書劉訏傳訏善玄言尤精釋典曾與族兄劉歊聽講于鍾山諸寺因共卜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後漢書馬融傳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

門裁五柳　庭蒔七松

南史陶潛傳潛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故嘗著五柳先生傳山堂肆考唐鄭薰字子溥再知禮部舉引寒俊士類多之後告老號所居為隱巖蒔七松于庭自號七松處士

春韭秋菘　天梳日帽

采炎均審春秋周顒隱居鍾山衛將軍王儉謂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理史唐隱君子田游巖一日冬晴就湯泉沐髮風于親彈之下滄所親者王曰高年豈不自霞兩草草若是耶爵嵩眾而答曰天梳日帽他復何需

氣高瓊岳　志凌青雲

綠簡文何先生志氣高遷岳心虛谷神括羽儒圖舟與席珍皥滿慧永柔引法輪後漢書逸民傳若伊人者志陵青雲之上身晦泥汙之下心名且猶不顯況怨累之為哉

蘆花織被　松子為餐

元史小雲石海涯傳小雲石漢遐還江南賣藥予錢唐篇姓名易服色人無有識之者漏過深山業見漁父繡蘆花為被欲易之以納遊父疑其為入蜀曰君欲吾被當更賦詩遙援筆立成竟持被去人聞宜傳蘆花被詩其依隱玩世多類此元帝親劉智叢書韓梅雨福求羊二仲麻林騰光于馬湖周寬傳芳于太原松子為套滿根是服

豹席棲巖　茶竈筆牀

唐書張志和傳志和始名龜齡兄鶴齡恐其遁世不還為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豹席椶屩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又陸龜蒙傳龜蒙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齎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以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召不至

依巖結宇　即林成樓

畿書鄉修小隱于吏南史谷中依巖結宇獨處宴然居絕人事不交世俗耕食水做皮廷薄服雅好經史專意玄門前後州好宴徵不至擯業山樓志何肩以會稽山多嵩異往遊號呂若耶雲門寺後遷泰望山山有飛泉乃起學舍即林成樓因巖焉堵別為小閣室霧處其中舫自啓閉僮僕無得至者

給河東酒　賜曲江魚

北史周韋敻志尚巨饋湊于宗利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命明帝勅有司日給河東酒一升號之曰逍遙公姓諸翁洪字子平退居不仕德宗遣使徵之不起作枯木詩以答詔傳宗復遣使以曲江魚賜之宋理宗

追謚爲書慶公

俱遊五嶽　何假百城

後漢書向長傳長字子平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勑斷家事不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魏書逸士傳李謐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跡下帷杜門却埽

漱石枕流、栖丘飲谷

世說孫楚年少時欲隱語王濟曰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南史宗少文傳武帝辟少文爲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栖丘飲谷三十餘年武帝善其對而止

琴書與友　聖賢爲師

晉書戴逵傳謝元慮逵遠遁不反乃上疏曰伏見譙國戴逵希心俗表不嬰世務棲遲衡門與琴書爲友雖策命屢加幽操不回超然絕跡自求其志　宋史蔡元定傳子沈字仲默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公物色將薦用之竟不屑就

欣玩水石　眷戀松筠

南齊書明僧紹傳僧紹弟慶符爲青州僧紹乏糧食隨慶符之鬱洲住弇榆山栖雲精舍欣玩水石竟不一入州　又宗測傳詔答豫章王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岩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慕鳥哉

居士耐辱　園丁最閑

唐書司空圖傳圖居中條山王官谷遂隱不出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曰休美也既休而美具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聵三宜休又少也惰長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濟時用則又宜休自目爲耐辱居士　明席帽山人王逢小傳至正中臺臣薦之稱疾辭避亂于松之青龍江復徙上海之烏涇築草堂以自居自號最閑園丁

山南山北　囷閉囷開

後漢書法眞傳眞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眞乃幅巾詣謁太守欲以功曹相屈眞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眞將在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矣　晉書劉驎之傳驎之好遊山澤志在遁逸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囷一囷閉一囷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囷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驎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

泉石膏肓　花木僚友

唐書田游巖傳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帝令左右扶上謂曰先生比佳否答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　山堂肆考宋方平若有隱操新居成劉后村賀以詩曰按行花木皆僚友主掌湖山即事權

韜面被中　棲心天外

後漢書姜肱傳肱與徐稺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于幽暗以被韜面言患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　晉書索襲傳襲不應州郡之命敦煌太守陰澹奇而造焉經日忘返嘉歎曰先生宅不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顧蔑以過也

荷擔入蜀　乘船歸吳

晉書董養傳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鵝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歎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南史何求傳宋除求永嘉太守求時請住南澗寺不肯詣臺乞于野外拜受見許一夜忽乘一小船逃歸吳隱虎丘山

巾褐山水　枕帶林泉

宋史隱逸傳潛覽年日菜食巾褐山水間自號虛一子長吏歲時致問邈然與對智不及私　北史韋夐傳周文帝圖夐養高不仕虛心敬挹遣使辟之備加禮命雖情諭甚至而竟不能屈彌以重之亦弗之奪也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夐對翫琴書蕭然自逸

一舉八薦　五辟三徵

晉書范喬傳喬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一無所就　虞槃佑高士傳劉元字延世公府五辟三徵皆不就安貧樂道潛居述作數十年不出門

鏟跡民伍　擊壤聖朝

山堂肆考孔巢父少力學永王璘稱兵江淮辟巢父爲幕府不應鏟跡民伍　宋書王弘之傳王弘爲吏部尚書奏曰前員外散騎常侍琅琊王弘之恬漠丘園放心居逸前衛將軍參軍武昌郭希林素履純潔嗣徽前武並擊壤聖朝未蒙表飾宜加旌聘賁于丘園

馳山獵草　釣月耕雲

南史翟法賜傳法賜違避徵聘遁跡幽深尋陽太守鄧文子表曰奉詔書徵郡民新除著作佐郎南陽翟法賜補員外散騎侍郎法賜隱跡廬山于今四世棲身幽巖人罕見者如當逼以王憲束以嚴科馳山獵草以期禽獲慮致顛殞有傷盛化乃止　山堂肆考宋管師復龍泉人與弟師常俱有盛名從胡瑗遊歸復自號臥雲先生仁宗召至問曰卿所得何如對曰滿塢白雲耕不盡一潭明月釣無痕

臣所得也竟不受賞命

淮陽一老

天中記漢惠時隱士淮陽山中與四皓但微聖獨不至時人謂之曰南山四皓不如詹陽一老

東甌二徐

宋史徐中行子庭筠鄉人宗欲之以其父子俱隱遁稱之曰二徐先生淳熙間常平使者朱熹行部拜墓下題詩有道學傳于古東甌說二徐之句

買石載鶴　伐薪汲泉

宋史張愈傳愈六名不愿喜棋樂山水遇有與雖數千里以蠹室往還浮極玩觀滸江升羅浮入九疑買石藏鶴者歸杜門著書山堂肆考邢和璞曾居終南山好道多卜築依之崔曙年少亦隨焉伐薪汲泉都是名士

猿啼庭下　鶴唳籠中

天寶遺事商山隱士高太素所居曰清心亭每一時至則有猿啼于庭下謂之報時猿尚書故實顧況志尚疏逸有時宰招致之以詩答之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事喚狂生此身還是籠中鶴東望滄溟叫數聲

顧祿位如錙銖　視軒冕若糞土

宋史宇文之邵傳之邵字公南司馬光曰吾聞志不行顧祿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於公南見之矣　史綽宋松江漁翁傳翁曰養志者忘人形

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

太白山人學宗老氏

宋史陽孝本傳孝本學博行高隱下城西通天岩蘇軾蒲宗孟皆以山林特起爲之蘇軾自海外歸過而愛焉賦之曰玉巖居士嘗直造其室知其不要藏以爲元德秀之青孝本自言爲陽城之裔故載一詩有白衆以謂元德秀自稱陽道州嘉之也姓譜明孫一元眉宇炯炯題岸獨立嘗讀老氏書至專氣致柔之語委心其學謝家入太白山守中致虛因以太白山人自號

玉巖居士者自陽城

棲環堵之室苔草沒階　隨杞柳之陰蒹葭爲席

世說江湛樂王景元爲吏部郎王與湛書曰君平有言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因與湛去絕足不踰城十餘年棲遲環堵之室苔草沒階晉周斐汝南先賢傳郭敬于蓬陂之陽以漁釣自娛彈琴詠詩常元坐于陂側以蒹葭爲席常隱杞柳之陰

嶺上雲多不礙仙家之日　屋頭山滿還通道者之溪

唐李義山詩壺中別有仙家日嶺上谿多隱者雲錦鴻萬花谷遂佳詩曰種竹五七箇結茅三兩間稍通溪上路不礙屋頭山寅葉木去住白雲閑往還生涯只此是道者少機關

躡綺皓之遐蹤棲遲巖竇　甘山林之杳靄徙倚衡門

宋史种放傳上負內侍任文慶諭之曰燭樓身窮實曷碍賞堅隱綺皓之遐蹤有曾顏之至行特舉責園之與果無前習之心黃船木貴士傳妻壽字元孝南陽陸人也好學不厭榮沮溺之耦耕甘山林之杳靄遐尼衡門樂以忘憂郡縣僅請終不回顧

郭文舉之居山獸不入屋　顧景怡之出戶鳥亦依人

晉書郭文傳文字文舉洛陽人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于樹苫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獸爲暴入屋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世說高長撰有隱撰與顧景怡俱不就徵景怡晚高逸食不與人遊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

喚鐵高休豈有驚猿怨鶴　買山支遁自難拉許排巢

王氏景苑隱士高休居太白山上有白雲亭客至則擊片鐵其聲清遠山中鳥獸聞之皆集亭下以爲常號爲喚鐵人謂孔稚圭北山移文曰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世說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北山移文曰將從巢父拉許由

隱逸四

原 **湛冥**

前漢書王吉傳序蜀有嚴君平湛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注孟康曰蜀郡嚴君平甚清元默無欲也師古曰湛讀沈

增 **種瓜**

史記蕭相國世家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于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

棲企

晉書郭瑀傳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元纁備禮徵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皋懷真獨遠心與至德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先生倒懸四海待拯者乎故遺使者虛左授綏企先乃眷下國公明至山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安可籠哉遂深逝絕跡

隱侯

廬元明綏山記漢王元弈者隱於綏山景帝每徵不屈遂就山而封侯因以爲名宋亮綏山詩王弈拜隱侯

瓶隱

山堂肆考申屠有涯放曠雲泉常攜一瓶一日躍身入瓶中時

號擬隱

鶴頭書 誠齋雜記鶴頭書古人用之以招隱士

蜘蛛隱 金樓子楚國龔舍隨楚王朝未央宮見赤蜘蛛大如栗四面羅網有蟲觸之不得出而死乃歎曰仕宦者人之羅網豈可久淹歲月耶知掛冠而去人謂蜘蛛隱

牽牛翁 後漢書韓康傳康遯入霸陵山中桓帝備元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

原 土室四周 後漢書袁閎傳延熹末黨事將作閎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于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而已

增 三葉肥遯 王僧虔吳地志戴勃字長雲譙郡銍人父散騎常侍逵字安道弟子常侍國子祭酒顒並高蹈俗外三葉肥遯為海內所稱

就山存問 宋史种放傳祥符二年正月復名赴闕表乞賜告手詔優答之作歌陽之乃齋衣服器皆令京兆府每季遣專職就山存問

南山三友 宋史高懌傳懌聞种放隱終南山乃築室豹林谷從放受業放奇之不敢處以弟子行與同時張蕘許勃號南山三友會詔舉民論草澤逸聞其名薦之辭不起

山人索價 韓愈與盧仝詩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指李渤也

五斗先生 唐書隱逸傳王績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輒往著五斗先生傳

尋陽三隱 宋書周續之傳續之閑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遯跡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

一瓢掛樹 錦繡萬花谷許由居箕山唯有一瓢酌水掛于樹枝風吹瓢鳴以為煩擲去之

逸情雲上 後漢逸民傳贊江海冥滅山林長往遠性風疎逸情雲上道就虛全事違塵往

柴門灌園 晉書氾騰傳騰去官還家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之為府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固辭

妻梅子鶴 山堂肆考宋林逋結廬杭州西湖之孤山儒學提舉余謙既葺處士之墓復植梅數百本于山構梅亭其下郡人陳子安以為處士無家妻梅子鶴不可偏舉乃持一鶴放之孤山構鶴亭以配之

棄鱗養角 南齊書高逸傳贊含貞抱樸履道敦學惟茲潛躍棄鱗養角

大山小山 南史何胤傳初胤二兄求點並栖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為大山胤為小山亦曰東山兄弟發跡雖異克終皆隱世謂何氏三高

白衣尚書 梁書何胤傳高祖勅給胤白衣尚書祿胤固辭又勅山陰庫錢月給五萬胤又不受

林下神仙 天中記張令問本唐興人隱居不仕與杜光庭詩曰試問朝中為宰相何如林下作神仙一壺美酒一爐藥飽聽松風白晝眠

池魚呼名 山堂肆考盧度世隱居廬陵所居前有池養魚以名呼之魚第來取食食已即去

何減驃騎 世說何驃騎弟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仕答曰予第五之名何必減驃騎 中興書曰何充字幼道驃騎將軍充第五弟也

煉食雲母 列仙傳方回堯時隱人也堯聘之煉食雲母隱于五柞山至夏啟末為人所劫閉之室中從求道羽化而去

虎渡龍洲 山堂肆考宋張景荊州府公安人仁宗召問曰卿在江陵地有何果對曰兩岸綠楊遮虎渡一灣芳草護龍洲曰所食何物曰新粟米炊魚子飯嫩冬瓜煮鼈裙羹

六逍遙館 清異錄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晴夏曉雲中秋午月冬日方出春雪未融暑簟清風夜階急雨各製一銘

止稱前進士 五代史梁震唐末登第開平間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九

人部四十九 隱逸

隱逸五

[原]詩魏阮瑀詩曰四皓潛南岳老萊竄河濱顔回樂陋巷許由安賤貧伯夷餓首陽天下歸其仁何患處貧苦但當守明真　晉張協詩曰結宇窮岡曲耦耕幽藪陰荒庭寂以閒山岫峭且深淒風起東谷有渰興南岑雖無箕畢期膚寸自成霖澤雉登壟雊寒猿擁條吟溪谿無人跡荒楚鬱蕭森投耒循岸垂時聞樵採音重基可擬志迴淵可比心養真尚無為道勝貴陸沈遊思竹素

園寄心翰墨林　左思招隱詩曰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雪停陰岡丹葩耀陽林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

[增]阮籍詠懷詩曰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鉤帶五色耀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原]陸機招隱詩曰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躑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朝采南澗藻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激楚佇蘭林回芳薄秀木山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哀音附靈波頹響赴曾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淳朴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

[增]王康琚反招隱詩曰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昔在太平時亦有巢居子今雖盛明世能無中林士放神青雲外絕跡窮山裏鵾雞先晨鳴哀風迎夜起凝霜凋朱顔寒泉傷玉趾周才信眾人偏智任諸己（從俗為周才懷居為偏智）推分得天和矯性失至理歸來安所期與物齊終始　陶潛歸田園居詩曰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園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雞鳴

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又雜詩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又曰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飛鳥歸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又讀山海經詩曰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疏眾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

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原】宋謝靈運從斤竹澗越嶺
溪行曰猿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巖下雲方合花上露
猶泫逶迤傍隈隩迢遞陟陘峴過澗既厲急登棧亦陵
緬川渚屢逕復乘流翫迴轉蘋萍泛沉深菰蒲冒清淺
企石挹飛泉攀林摘葉卷（葉卷謂初生未展）想見山阿人薜蘿
若在眼握蘭勤徒結折麻心莫展情用賞爲美事昧竟
誰辨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　梁武帝逸民詩曰如
龍生木木有異心如林鳴鳥鳥有異音如江遊魚魚有
浮沉巖巖山高湛湛水深事迹易見理相難尋　劉孝
標始居山營室詩曰自昔厭諠囂執志好棲息嘯歌棄

城市歸來事耕織鑿戶闢嶕嶢開軒望嶄崱激水簷前
溜修竹堂陰植香風鳴紫鸞高梧巢綠翼泉脉洞杳杳
流波下不極髣髴玉山隈想象瑤池側夜誦神仙記旦
吸雲霞色將馭六龍輿行從三鳥食誰與金門士撫心
論胷臆　范雲答句曲先生詩曰終朝吐祥霧薄晚孕
奇烟洞澗生芝草重崖出醴泉中有懷眞士被褐守沖
元石戶棲十秘金壇謁九僊乘鴻方履漢戀鶴上騰天
　庾肩吾贈周處士詩曰九丹開石室三徑沒荒林仙
人翻可見隱士更難尋籬下黃花菊丘中白雪琴方欣
松柏酒自和遊山吟　又尋周處士弘讓詩曰試逐赤

松遊披林對一丘梨紅大谷晚桂白小山秋石鏡菱花
發桐門琴曲愁泉飛疑度雨雲積似重樓王孫若不去
山中定可留　周明帝贈韋居士詩曰六爻貞遯世三
辰光少微潁陽去猶遠滄洲遂不歸風動秋蘭佩香飄
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
丈飛儻能同四隱來參余萬機　庾信奉和趙王隱士
詩曰洛陽徵五隱東都別二賢雲氣浮函谷星光集潁
川灞陵採樵路成都賣卜錢鹿裘披稍裂藜牀坐欲穿
阮籍惟長嘯嵇康訝一絃澗險無平石山深足細泉低
松猶百丈少鶴已千年野鳥繁絃囀山花焰火然雖無

亭長識終見野人船　又窮秋寄隱士詩曰王倪逢齧
缺桀溺偶長沮藜牀負日臥麥隴帶經鋤自然曲木几
無名科斗書聚花聊飼雀穿池試養魚小村治澀路低
田補壞渠秋水牽沙落寒藤抱樹疎空柱平原騎來過
仲蔚廬【增】唐張九齡奉和聖製經河上公廟詩曰昔
者河邊叟誰知隱與仙姓名終不識章句此空傳跡爲
坐忘晦言猶強著詮精靈竟何所祠宇獨依然道在紆
宸睠風行動睿篇從茲化天下清淨復何先　李頎漁
父歌曰白頭何老人蓑笠蔽其身避世長不仕釣魚清
江濱浦沙明濯足山月靜垂綸寓宿湍與瀨行歌秋復

春持竿湘岸竹爇火蘆洲薪綠水飯香稻青荷包紫鱗于中還自樂所欲全吾眞而笑獨醒者臨流多苦辛 王維桃源行曰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去津坐看紅樹不知遠行盡清溪不見人山口潛行始隈隩山開曠望旋平陸遥看一處攢雲樹近入千家散花竹樵客初傳漢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共住武陵源還從物外起田園月明松下房櫳靜日出雲中雞犬喧驚聞俗客爭來集競引還家問都邑平明閭巷埽花開薄暮漁樵乘水入初因避地去人間及至成仙遂不還峽裏誰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雲山不疑靈境難聞見塵

心未盡思鄉縣出洞無論隔山水辭家終擬長遊衍自謂經過路不迷誰知峯壑今來變當時只記入山深青溪幾度到雲林春來徧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 又送友人歸山歌曰山寂寂兮無人又蒼蒼兮多木羣龍兮滿朝君何爲兮空谷文寡和兮思深道難知兮行獨悅石上兮流泉與松間兮草屋入雲中兮養雞上山頭兮抱犢神與棗兮如瓜虎賁杏兮收穀愧不才兮妨賢嫌旣老兮貪祿誓解印兮相從何詹尹兮可卜 又曰山中人兮欲歸雲冥冥兮雨霏霏水驚波兮翠菅靡白鷺忽兮翻飛君不可兮褰衣山萬重兮一雲混天地兮不分樹晻曖兮氛氳猿不見兮空聞忽山西兮夕陽見東臯兮遠村平蕪綠兮千里眇惆悵兮思君 又答張五弟詩曰終南有茅屋前對終南山終年無客常閉關終日無心長自閒不妨飲酒復垂釣君但能來相往還 又輞川閒居詩曰一從歸白社不復到青門時倚簷前樹遠看原上村青菰臨水映白鳥向山翻寂寞於陵子桔槔方灌園 又訪呂逸人不遇詩曰桃源面面絶風塵柳市南頭訪隱淪到門不敢題凡鳥看竹何須問主人城外青山如屋裏東家流水入西鄰閉戶著書多歲月種松皆作老龍鱗 又鹿柴詩曰空山不見人

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又竹里館詩曰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又田園樂詩曰採菱渡頭風急杖策村西日斜杏樹壇邊漁父桃花源裏人家 萋萋芳草春綠落落長松夏寒牛羊自歸村巷童稚不識衣冠 山下孤煙遠村天邊獨樹高原一瓢顏回陋巷五柳先生對門 酌酒會臨泉水抱琴好倚長松南園露葵朝折西舍黃粱夜舂 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朝烟花落家僮未埽鳥啼山客猶眠 高適東谿草堂詩曰水深巖子釣松挂巢父衣雲氣轉幽寂谿流無是非名理未足羨腥臊詎

所希自惟負貞意何歲當食薇　岑參漁父詩曰扁舟滄浪叟心與滄浪清不自道鄉里無人知姓名朝從灘上飯暮向蘆中宿歌竟還復歌手持一竿竹竿頭釣絲長丈餘鼓枻乘流無定居世人那得識深意此翁取適非取魚　孟浩然夜歸鹿門歌曰鹿門月照開煙樹忽到龐公棲隱處巖扉松徑長寂寥惟有幽人夜來去　杜甫送孔巢父歸遊江東兼呈李白詩曰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常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蓬萊織女迴雲車指點虛無引歸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

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蔡侯靜者意有餘清夜置酒臨前除罷琴惆悵月照席幾歲寄我空中書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　又題張氏隱居詩曰之子時相見邀人晚興留濟潭鱣發發春草鹿呦呦杜酒煩勞勸張梨不外求前村山路險歸醉每無愁　又過南鄰朱山人水亭詩曰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欹滿樹細水曲通池歸客村非遠殘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　又題張氏隱居詩曰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澗道餘寒歷冰雪石門斜日到林丘不貪夜識金銀氣遠害朝看麋鹿遊

乘興杳然迷出處對君疑是泛虛舟　賈島題李凝幽居詩曰閒居少鄰並草徑入荒園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暫去還來此幽期不負言　又尋隱者不遇詩曰松下問童子言師采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宋之問陸渾山莊詩曰歸來物外情負杖閱巖耕源水看花入幽林采藥行野人相問姓山鳥自呼名去去獨吾樂無能愧此生　又春日山家詩曰今日遊何處春泉洗藥歸悠然紫芝曲晝掩白雲扉魚樂偏尋藻人閒屢采薇丘中無俗事身世兩相違　張籍和盧常侍寄華山隱者鄭氏詩曰獨坐三

峯下年深學煉丹一間松葉屋數片石花冠酒待山中飲琴將洞裏彈開門移遠竹剪草出幽蘭荒壁通泉架晴崖曬藥壇寄知驕省客長向白雲看　祖詠蘇氏別業詩曰別業居幽處到來生隱心南山當戶牖灃水映園林竹覆經冬雪庭昏未夕陰寥寥人境外閒坐聽春禽　李白尋雍尊師隱居詩曰羣峭碧摩天逍遙不記年撥雲尋古道倚樹聽流泉花暖青牛臥松高白鶴眠語來江色暮獨自下寒煙　又訪戴天山道士不遇詩曰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雨濃樹深時見鹿溪午不聞鐘野竹分青靄飛泉挂碧峯無人知所去愁倚兩三松

又贈孟浩然詩曰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白首卧松雲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挹清芬　又贈楊徵君鴻詩曰陶令辭彭澤梁鴻入會稽吾尋高士傳君與古人齊雲卧留丹壑天書降紫泥不知楊伯起早晚向關西　又山中問荅詩曰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荅心自閒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又登盧山五老峯詩曰盧山東南五老峯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攬結吾將此地巢雲松　常建宿王昌齡隱居詩曰青溪深不到隱處惟孤雲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為君茅亭宿花影藥院滋苔

紋余亦謝辭去西山鸞鶴羣　許渾寄題商洛王隱居詩曰近逢商洛客知爾住南塘草閣平春水柴門掩夕陽尋蜂收野蜜逐麝拾生香更憶前年別松花滿石牀　又題韋處士山居詩曰劚藥去還歸家人半掩扉山風藤子落溪雨荳花肥寺遠僧來少橋危客渡稀不堪碪杵動應解剪荷衣　秦系獻薛僕射詩曰由來那敢議輕肥散髮行歌自采薇逋客未能忘野興辟書反遣脫荷衣家中匹婦空相笑池上羣鷗盡欲飛更乞大賢容小隱益看愚谷有光輝　盧綸酬暢當嵩山尋麻道士見寄詩曰聞逐樵夫閒看棊忽逢人世是秦時開雲

種玉嫌山淺渡海傳書怪鶴遲陰洞石幢微有字古壇松樹半無枝煩君遠示青囊籙願得相從一問師　劉長卿尋張逸人山居詩曰危石纔通鳥道空山更有人家桃源定在深處澗水浮來落花　又尋龍井楊老詩曰柴門草舍絕風塵空谷耕田學子真泉咽豈勞經隴地山深不覺有秦人手栽松樹蒼蒼老身卧桃源寂寂春唯有胡麻當雞黍白雲來往未嫌貧　溫庭筠題李處士幽居詩曰水玉簪頭白角巾瑤琴寂歷拂輕塵濃陰似帳紅薇晚細雨如烟碧草春隔竹見籠疑有鶴捲簾看畫更無人南窗自有忘機友谷口空稱鄭子真

鄭常寄邢逸人詩曰羨君無外事日與世情違地僻人稀到溪深鳥自飛儒衣荷葉老野飯藥苗肥疇昔江湖意如今憶共歸　郎士元贈強山人詩曰或棹孤舟或杖藜尋常隨意釣前溪草堂竹徑在何處落日孤烟寒渚西　白居易池上篇曰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庭有橋有船有書有酒有歌有絃有叟在中白鬚飄然安分知足外無求焉如鳥擇木姑務巢安如魚在沼不知海寬靈鶴怪石紫菱白蓮皆吾所好盡在吾前時飲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雞犬閒閒優哉游哉

吾將終老乎其間　于武陵贈王隱山人詩曰石室掃
無塵人寰與此分飛來南浦樹半是華山雲浮世幾多
事先生應不聞寒山滿西日空照雁成羣　朱灣尋隱
者韋九詩曰尋得仙源訪隱淪漸來深處漸無塵初行
竹裏惟通馬直到花間始見人四面雲山誰作主數家
烟水自爲鄰路傍樵客何須問朝市如今不是秦　王
貞白題嚴光釣臺詩曰山色四時碧溪光七里清嚴陵
愛此水下視漢公卿垂釣月初上放歌風正輕應嫌渭
濵叟匡國秖論兵　李商隱題鄭大有隱居詩曰結構
何峯是喧閑此地分石梁高瀉月樵路細侵雲偃卧蛟

蟠室希夷鳥獸羣近知西嶺上玉管有時聞　李羣玉
送隱者歸羅浮詩曰春山杳杳日遲遲路入雲峯白犬
隨雨卷囊書留貰酒一柯樵斧坐看碁蓬萊道士飛霞
札清遠仙人寄好詩自此塵寰音信斷山川風月永相
思　張志和漁父歌曰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
魚肥青箬笠緑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又漁父詩曰
八月九月蘆花飛南溪老人垂釣歸秋山入簾翠滴滴
野艇倚檻雲依依却把漁竿尋小徑閒梳鶴髮對斜暉
翻嫌四皓曾多事出爲儲王定是非　山中客別酒主
人詩曰酒盡君莫沽壺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

明月　宋王禹偁題張處士幽居詩曰雲裏寒溪竹裏
橋野人居處絶塵囂病來芳草生漁艇睡起殘花落酒
瓢閒把道書尋晚逕静攜茶鼎洗春潮長洲懶吏頻過
此爲愛盤餐有藥苗　蘇軾寄題刁景純藏春塢詩曰
白首歸來種萬松待看千尺舞霜風年抛造物甄陶外
春在先生杖屨中楊柳長齊低戸暗櫻桃爛熟滿階紅
何時却與徐元直共訪襄陽龐德公　王安石書湖陰
先生壁詩曰茅簷長掃淨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
護田將緑遶兩山排闥送青來　又訪隱者詩曰童子
穿雲晚未歸誰收松下著殘碁先生醉卧落花裏春去

人間總不知　林逋孤山隱居書壁詩曰山水未深猿
鳥少此生猶擬別移居直過天竺溪流上獨樹爲橋小
結廬　陸游隱者詩曰君不見會稽城南賣花翁以花
爲糧如蜜蜂朝賣一株紫暮賣一枝紅屋破見青天盎
中米常空賣花得錢送酒家取酒盡時還賣花春春花
開豈有極日日我醉終無涯亦不知天子殿前宣白麻
亦不知相公門前築堤沙客來與語不能答但見醉髮
覆面垂鬖髿　又春晚村居詩曰澆書滿把浮蛆甕攤
飯横眠夢蝶牀莫笑山翁見幾晩也勝朝市一生忙東坡
先生謂卯飲爲澆書李黄門謂午睡爲攤飯　又春日小園雜賦曰市塵不

到放翁家綠麥穿桑野徑斜夜雨長深三尺水曉寒留得一分花問從鄰舍分春甕閒就僧窻試露芽自此年光應更好日驅秧馬聽繅車　又初歸雜咏詩曰雪滿漁蓑雨墊巾超然無處不清眞胸中那可有一事天下故應無兩人騎馬每行秋棧路喚船還渡暮江津酒樓僧壁留詩遍八十年來自在身　又初夏閒步村落間詩曰薄雲韜日不成晴野水通池漸欲平綠葉忽低知鳥立青萍微動覺魚行醉遊放蕩初何適睡起逍遥未易名忽遇湖邊隱君子相攜一笑慰餘生　又戲遣老懷詩曰舊習家風號散人晚承恩詔賜閒身放狂泥酒都忘老厚價收書不似貧霜曉方驚羣木脫春晴又喜一花新先生偶出人難遇陌上爭先看角巾　又初春幽居詩曰滿榼芳醪手自攜陂湖南北埭東西茂林處處見松鼠幽圃時時聞竹雞零落斷雲斜障日霏微過雨不成泥老民不預人間事但喜晨晴漸可犂　元薩都剌題劉渙中隱居圖詩曰放光山下結茅廬光照山人夜讀書童子抱琴隨白鶴鄰翁看竹借籃輿門前秋葉從風掃屋後春田帶雨鋤自笑天涯倦遊客十年未有一廛居　倪瓚題孫氏雲林小隱圖詩曰天地飄搖一短蓬小窻虛白地爐紅翛然忽起棃雲夢不定仍因

柳絮風鶴影穠從簷上下鹿迒（音航說文曰凡獸迹車迹爲迒）散漫屋西東杜門我自無千請閒寫芭蕉入畫中　明劉基太公釣渭圖詩曰璇室羣酣夜璜溪獨釣時浮雲看富貴流水澹鬚眉偶應非熊兆身爲帝者師軒裳如固有千載使人思　練子寧題黃彥成雲林小隱詩曰有客素肥遯幽居愛林廬結屋依陋巷種瓜遶城隅浮雲南山來清陰覆其閭老柳帶寒色芳蘭露春腴窻深不知曉樹密室自虛甘貧意自適守道樂有餘娛賓非旨酒飽食但園蔬流水赴大壑翔禽戀高株物性各有遂誰能常晏如　陶宗儀樂靜草堂詩曰屋遶芙蓉九疊屏日長客去掩閒庭巖花暖傍疎簾落階草晴分汗簡青溫火試香刪舊譜汲泉煮茗讀遺經江南定有徵賢詔太史方占處士星　高啓青丘子歌曰青丘子臞而清本是五雲閣下之仙卿何年降謫在世間向人不道姓與名躡屩厭遠遊荷鋤懶躬耕有劍任羞澀有書任縱橫不肯折腰爲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但好覓詩句自吟自酬賡田間曳杖復帶索傍人不識笑且輕謂是魯迂儒楚狂生青丘子聞之不介意吟聲出吻不絕咿咿鳴朝吟忘其飢暮吟散不平當其苦吟時兀兀如被酲頭髮不暇櫛家事不及營兒啼不知憐客至不果迎

不憂回也空不慕猗氏盈不慙被寛褐不羡垂華纓不問龍虎苦戰鬭不管烏兔忙奔傾向水際獨坐林中獨行斲元氣搜元精造化萬物難隱情冥茫八極遊心兵坐令無象作有聲微如破懸蝨壯若屠長鯨清同汲沆瀣險比排崢嶸靄靄晴雲披軋軋凍草萌高攀天根探月窟犀照牛渚萬怪呈妙意俄同鬼神會佳景每與江山爭星虹助光氣烟露滋華英聽音諧韶樂咀味得太羹世間無物為我娛自出金石相轟鏗江邊茅屋風雨晴閉門睡足詩初成叩壺自高歌不顧俗耳驚欲呼君山老人攜諸仙所弄之長笛和我此歌吹月明但愁歘忽波浪起鳥獸駭叫山搖崩天帝聞之怒下遣白鶴迎不容在世作狡獪復結飛佩還瑤京（至正時啓隱吳松江之青丘自號青丘子）

又贈金華隱者詩曰我聞名山洞府三十六一一靈跡紀眞籙金華秀出向東南遠勝陽明與句曲樓臺縹緲開烟霞天帝賜與神仙家靈源有路不可入但見幾片流出雲中花子房之師赤松子三千年前亦居此飛行恍惚誰解尋漫說至今猶不死松花酒熟何處遊瑶草自綠春巖幽羣羊臥地散如石老鹿耕田馴似牛聞有隱君子乃是學仙者自從入山中不曾到山下世人莫知其姓名以山呼之不敢輕樵夫忽見若未識識

疑便似黃初平嗟我何爲在塵網遠望高峯若天壤茯苓夜煮倘許餐鐵杖來敲石門響　宣宗猗蘭操曰蘭生幽谷兮曄曄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與衆草爲伍於乎賢人汝其余輔　又招隱歌曰吾觀天地化育功四序五行實任之軒轅堯舜致熙皡亦有六相兼皐夔君臣共濟自往古大厦豈是一木爲況子涼薄資九五承大寶四海之廣兆姓繁側席仁賢翼王道長林大澤高丘巨壑豈無懷才抱德者蕭散幽閒樂其樂扣舷清歌弄綠水結巢雲松招白鶴雲松蒼蒼白鶴飛翠蘿搖曳春風時朝餐黃獨夕茹紫芝放歌考槃什吟詠梁甫詞如玉在璞韜其輝天之生材將有爲屢下求賢詔明珠寧無遺中夜有懷起待旦勞心咨求忘日旰嗟爾賢人何樂空谷有莘幡然起畎畝傳巖何嘗終版築磻溪白首還鷹揚卧龍亦復興南陽旱歲人間望霖雨大川利涉需舟航嗟爾賢人無爲徘徊石泉槃鹿非爾伍風雲天路爲爾開脫却芰荷衣挂在青澗隈翩翩命駕蒲輪來黃金如山高築臺待爾爲咏臺與萊無爲令我悵望思難哉　楊維禎訪倪元鎮不遇詩曰霜滿船蓬月滿天飄零孤客不成眠居山久慕陶弘景蹈海深慙魯仲連萬里乾坤秋似水一窓燈火夜如年

白頭未遂終焉計猶欠蘇門二頃田　謝榛訪葛徵君
詩曰西城閒訪葛洪家籬落秋餘白荳花高枕自知無
俗夢數椽茅屋在煙霞　又寄武當山張徵君詩曰辭
官身寄楚天涯石室燒丹別是家七十二峯春雪裏杖
藜隨意看梅花
原賦後漢張衡歸田賦曰遊都邑兮永久無明畧以佐
時徒臨川兮羨魚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從唐
生以決疑諒天道之微昧追漁父以同嬉于是仲春令
月時和氣清原隰鬱茂百草滋榮王雎鼓翼倉庚哀鳴
交頸頡頏關關嚶嚶于焉逍遙聊以娛情于時曜靈俄

景繼以望舒極盤遊之至樂雖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
遺誡且迴駕乎蓬廬彈五弦之妙旨詠周孔之圖書揮
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規模苟縱心于域外焉知榮辱
之所居　晉張華歸田賦曰隨陰陽之開闔從時宜以
卷舒冬奥處以城邑春遊放于外廬歸郟鄏之舊里託
言靜以閒居育草木之藹蔚因地勢之丘墟豐蔬果之
林錯茂桑麻之紛敷用天道以取資行藥物以爲娛時
逍遙于洛濱聊相伴以縱意目白砂與積礫玩衆卉之
同異揚素波以濯足泝清瀾以蕩思低徊住留棲遲翟
藹存神忽微遊精域外藉纖草以爲茵援垂陰以爲蓋

瞻高鳥之凌風臨脩魚于清瀨眇萬物而遠觀修自然
之通會以退足于一壑故處否而忘泰　陸機幽人賦
曰世有幽人漁釣乎元渚彈雲冕以辭世披霄褐而延
佇是以物外莫得窺其奧舉世不足揚其波勁秋不能
凋其葉芳春不能發其華超沈冥以絕緒豈世網之能
加　又應嘉賦曰友人有作嘉遯賦與余者余作賦應
之號曰應嘉云傲世公子體逸懷遐意邈澄霄神凥靜
波仰羣軌以遥企頓駿翮以婆娑寄沖氣于大象解心
累于世羅藐三閭之奇服詠南榮之清歌濯下泉于浚
澗泝凱風于卷阿指千秋以厲響俟寂寞之來和懷前

修之昞昞覿幽人之所邈抱元景以獨寐含芳風而寤
語發蘭音以清唱操玉懷而鞱余于是葺宇中陵築室
河曲軌絕千途而門嚌百族假妙道以達觀考貴鑑而
貞卜苟形骸之可忘豈投簪其必谷方介丘于尺阜託
雲林乎一木佇鳴條以招風聆哀音其如玉窮覽物以
晝齒將弭迹于餘足　陸雲逸民賦曰富貴者是人之
所欲而古之逸民輕天下細萬物而欲專一丘之歡一
壑之美豈不以身重于宇宙而恬貴于紛華哉天地不
易其樂萬物不干其志然後可以妙有生之極固無疆
之休乃爲賦曰世有逸人棲遲乎一丘委天形以外心

淡浩然其何求杖短策而遂往乃枕石而漱流靜芬響于咏言滅絶景于無贊相荒土而卜居度山阿而考室曾丘翳薈穹谷重深叢木振穎葛藟垂陰潛魚泳沚嚶鳥來吟仍疏圃于芝薄即蘭堂于芳林靡飛飈以赴節揮天籟以興音假樂土于神造詠幽人于鳴琴　孫承嘉遯賦曰有嘉遯之元人含貞光之凱邁靡辟荔于苑柳蔭翠葉之雲蓋揮修綸于廻瀾臨崢嶸而式墜泝清風以長嘯咏九韶而忘味若乃御有撫生應物宅心曜華春圃凋葉秋林振藻揚波清景元陰形猶與以徙倚神曠寂而難尋渾無名于域外和丘中以草音于是混

心齊物邀翔容與薄言采薇收雞中野朝觀英陸夕步蘭渚仰弋鳴雁俯釣魴鱮遊無方之内居無形之域咏休遯之貞亨察天心而觀復委性命于元芒任吉凶而靡録　增潘岳秋興賦曰且斂袵以歸來兮忽投紱以高厲耕東皐之沃壤兮輸黍稷之餘税泉湧湍于石間兮菊揚芳乎崖澨澡秋水之涓涓兮玩遊儵之潎潎逍遥乎山川之阿放曠乎人間之世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原宋謝靈運入道至人賦曰爰有名外之至人乃入道而館眞荒聰明以削智遯支體以逃身于是卜居千仞左右窮懸幽庭虚寂荒帳成烟水縱横以觸石日麥差于雲中飛英明于對溜積氤氳而爲峯推天地于一物横四海于寸心超埃塵以貞觀何落落此胷襟　梁簡文帝元虚公子賦曰有元虚之公子輕滅喧俗保此大愚居榮利而不染豈聲色之能拘廻還四始出入三墳心溶溶于元境意飄飄于白雲追寂圃而逍遥任文林而佚宕忘情于物我之表縱志于有無之上不爲山而自高不爲海而彌廣　陸倕思田賦曰歲聿忽其云暮庭草颯以委黄風飀飀以吹隟燈黯黯而無光獨展轉而不寐何增歎而自傷于是躑躅徙倚顧景興懷魂筑筑以至曙綴予想于田菜彼五畝其焉在乃爰泊乎

江隈出郭門而東騖入溆浦而南廻爾乃觀其水陸物産原隰形便林藪挺直丘陵帶面臨九曲之廻江對千里之平甸風去蘋其已開日登桑而先見聽啁唽之寒雞弄差池之春燕臨場圃以築館對櫺軒而鑿池集游泳于階下引朝派于堂垂矚巨石之前却玩激水之推移雜青莎之靃靡拂細柳之長枝感風燭與石火嗟民生其如寄苟有胸而無心必行難而言易幸少私而寡欲兼絶仁而棄智忽學步而舉趾又追飛而厲翅瞻鹿苑而竊高仰羅臺而慕義歷四時于遊水馳三稔于申胥望歸流而載懷情鬱悒其何寘　增庾信小園賦曰

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壺之中壺公有容身之地況乎管寧藜床雖穿而可坐嵇康鍛竈既暖而堪眠豈必連闥洞房南陽樊重之第綠墀青瑣西漢王根之宅余有數畝敝廬寂寞人外聊以擬伏臘聊以避風霜雖復晏嬰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適閒居之樂爾乃窟室徘徊聊同鑿坯桐間露落柳下風來琴號珠柱書名玉杯有棠梨而無館足酸棗而非臺猶有欹側八九丈縱橫數百步榆柳兩三行梨桃百餘樹撥蒙密兮見窻行欹斜兮得路蟬有翳兮不驚雉無羅兮何懼草樹混淆枝格相交山爲簣覆地有堂坳藏貍並窟乳鷃重巢連珠細菌長柄寒匏可以療飢可以棲遲敧區兮狹室穿漏兮茅茨簷直倚而妨帽戶平行而礙眉坐帳無鶴支牀有龜鳥多閒暇花隨四時心則歷陵枯木髮則睢陽亂絲非夏日而可畏異秋天而可悲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雲氣蔭于叢著金精養于秋菊棗酸梨酢桃榹李薁落葉半牀狂花滿屋名爲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　唐王勣遊北山賦曰嗟大道之泯沒見人情之委枉禮費日于千儀易勞心于萬象審機事之不息知澆源之浸長鳥何事而嬰羅魚何爲而在網生物詭隔精靈惚恍莊周三月而不朝瞿曇

六年而遐想有是夫況吾之不如先達乎請息交而自逸聊習靜而爲娛遂披林樾進步攲嶇連峯雜起複嶂環紆歷丹危而尋捷徑攀翠嶮而覓修塗聳飛情于霞道振逸想于煙衢重休合沓以齊列崩崖磊砢而相扶覩森沈于絕磵覘晃朗于高隅自謂搏風飈而出埃壒邈若朝元宮而謁紫都碧巒之下清溪之曲望隱隱而緣通聽微微而不屬吾爲引領茲焉頓足步擁石而還廻視橫煙而斷續古籐曳紫寒苔布綠洞裏窺書巖邊對局髣髴靈蹤依稀仙躅竈何代而銷金杯何年而溜玉石室幽藹沙場照燭松落落而風廻桂蒼蒼而露溽月未側而先陰霞方昇而已曉喜方外之浩蕩歎人間之窘束況乃幽谷藏真傍無四鄰紫房半掩元壇尚新達闇風之逸客直蓬萊之上人忽據梧而策杖亦披裘而負薪荷衣薜帶藜杖葛巾出芝田而計畝入桃源而問津昆丘山一作　若碣渤海揚塵栽碧奈其何日種瓊瓜而幾春自然詭異非徒隱淪　皇甫松大隱賦略曰掩蓬扃閉茅屋几案詩書形骸土木躡捉襟而露肘終磐壙而鼓腹有酒劉伶無妻牧犢花霏霏而曉紅草萋萋而暮綠春水兩派晴山數曲吟四首以愁濃舉一觴而樂足波激石而瀛溶竹含烟而樸簌倚杖則手放青鴆

脫帽則髮辭斑鹿養牛不乘生雞懶祝延步重水常趣遥林奇峯危𡾰古木森沈泉出山而漸淺雲入洞而愈深遇清風而藉席對綠篠而開襟毎離篠裏以樛結連綠菌蠢而相尋望去鶴于沙尾見歸龍于水心青苔潤而銑露碧梧款而足陰松脂滴酒樹瘦臺琴山席平鋪而葉隆書卷橫開而露侵廻首遥岑松蘿漠漠曲逕抱雲根斜陽遠山脚瀑迸疑懸峯危欲落歷斷岫而崢嶸入疎林而倚錯委葉交扶蟠根相閣野鼠[illegible]于林梢山雞鳴于叢薄斵常擁耒慕或兼綸山泉鳴而入夜洞花寒而變春閒逆箔野蔬食濵貧盤中之周生紫蓼嶺上

之陶公白雲野岸波澄蓬門露曉徘徊綠水之際瀟灑青林之表杞根成狗蘿葉毎蔦山鹿奔而草低野鶴飛而桂裊溪外負薪田中荷篠鶉披子夏之衣蛙鳴稚圭之沼隴畝連延桑麻繚繞入唵而朽竹芟疎出溪而茅茨稀少依林蹬以終焉經沼沚而流連花披離而綿絡瀑鳴山而布懸潭中則捲魚躍日洞裏則沈鹿叫烟遇山客以傳杖逢沙禽而駐船槎崩水沒樹空蘿穿雉雊霧旦鼉鳴雨天濯於陵之藥圃耕彭澤之黍田偷閒散于一日役筋骸于百年開山決水澆蘭蒔芷移風桂于嶺頭種煙篁于澗裏山廩空而鼠喧野浪高而鷗喜或

曲岸而流觴或平崖而隱几慨焉懷古中心如醉憶躭酒之步兵想能詩之都尉先生則五斗成文君王則七言見志陸機之價難偕鄭衆之心莫遂古人往矣吾將已而諒紛紛于來者欲停觴而遐誰鑒往行之得失悟前賢之是非今昔茫茫興衰運長超然委命于何不臧亦何悲于麟獲亦何嗟于鵬藏薜葉離披之島槐根擁腫之塲白鷗兩岸青莎一牀遇四老而極逸逢七賢而甚荒露濕書笈塵生藥囊楊子袍穿仇生室方結痛飲之山簡就蔬食之亥唐我有遐說超然自悅鄙文馬與華軒況金臺之玉闕門何山而不對水何徑而不通雲

歸則千峯臥綠桃飄則一川踏紅南灣漁者東郊老農形骸坐類襟帶自同或刺舟而共去或駕犢而相從釆藥于巖下行歌于里中兒童目以痴叔鄉人指作愚公怪薜詡之徑狹笑孫登之室空

增 詔漢光武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　魏明帝詔曰大中大夫管寧耽懷道德服膺六藝清虛足以侔古廉白可以風世而黃初以來徵命屢下每輒辭疾豈朝廷之政與生殊趣將安樂山林往而不能返乎

原 梁沈約爲武帝搜訪隱逸詔曰高尚其志義煥通

父山林不出訓光惇史朕退朝晏罷尚想幽人蒲玉之
禮佇聞峻節可班下州郡博訪遠巡若有道映丘園事
浮高尚可以弭競遷澆還風拯俗皆以名聞靡或遺漏
朕將闢獨室而賓几杖開東序而授衮職庶令江海無
遺異人必至 【增】高祖詔何點曰昔因多暇得訪遺軌
坐修竹臨清池忘今語古何其樂也暫別丘園十有四
載人事艱阻亦何可言自應運在天每思相見密邇物
色勞甚山阿嚴光排九重踐九等談天人敘故舊有所
不臣何傷于高文先以皮弁謁子植伯況以穀綃見文
叔求之往策不無前例今賜卿鹿皮巾等後數日望能

入也 唐明皇徵盧鴻詔曰鴻有泰一之道中庸之德
鉤深詣微確乎自高詔書屢下每輒辭託使朕虛心引
領于今數年雖得素履幽人之介而失考父滋恭之誼
今城闕密邇不足爲勞有司其賚束帛之具重宣茲旨
想有以翻然易節副朕意焉 宋太宗詔种放曰朕臨
御寰區憂勤旰昃詳延茂異物色隱淪思訪話言用熙
庶績以卿棲身巖竇屏跡蒿塵囂綺皓之遐踪有曾顏
之至行特舉賁園之典果無前習之心每所諮詢備詳
理道載覩敷納尉有材謀深簡朕懷頗思大用然以羣
情未悉成命是稽今四隩來同萬區思乂方崇政本庶

厚時風卿必斟酌化原丹青王度以沃朕心 宋天禧
四年正月詔曰國家舉旌賞之命以輝丘園申卹贈之
恩用慰泉壤所以褒逸民而厚風俗也故陝州處士魏
野服膺儒素刻意篇章頡詞格之清新爲士流之推許
而能篤淳古之行蹈肥遯之風頃屬時巡嘗加聘召懇
陳誠志願遂考槃及此淪亡載深嗟悼蘭臺清秩追飾
幽扃厚其賻贈之資寬以復除之命諒惟優禮式顯令
名魂而有知歆此殊渥
【原】敕 梁沈約爲武帝與謝朏敕曰山林之志上所宜弘
激貪厲薄義等爲政自居元首臨對百司雖復執文經

武各修厥職羣材競爽以致和美而鎮風靜俗變教論
道自非箕潁高人莫膺茲寄是用虛心側席屬想清塵
不得不屈茲獨往同此濡足便望釋薜襲袞出野登朝
必不使璧帛虛往蒲輪空歸 【增】明宣德六年招隱敕
曰朕即位以來屢詔有司舉德行才智之士將與共圖
治道然林泉巖谷必有遠引而不輕出者朕夙夜念之
不能已夫枉己求售非志士之本心潔身獨善豈聖賢
之中道故嘗作招隱之歌使幽遠之賢皆知朕志庶幾
幡然有奮起者卿等爲國重臣舉賢爲國人臣之忠其
必有以勉副斯意勿徒視爲空言可也 天順元年敕

處士吳與弼曰爾與弼潛心經史博洽古今蘊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弘畧顧乃嘉遯丘園不求聞達朕慎高誼思訪嘉言渴望來儀以賁啓沃夫古之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而獨善自安豈其本心諒爾于行藏之宜處之審矣特遣行人曹隆往詣所居徵爾赴闕仍賜禮幣以表至懷爾其惠然就道以副朕翹待之意

【原】表 魏桓範薦管寧表曰臣竊見東莞管寧束修著行少有令稱遭亂浮海遠客遼東于混濁之中履潔清之節篤行足以厲俗清風足以矯世箪食瓢飲過于顏子漏屋敝衣踰于原憲可重之以元纁聘之殊禮也

【增】昔桓溫薦譙元彥表曰臣昔奉役（有事）西土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于羿浞之墟（庶所以得之也左傳魏絳曰昔后羿棄武羅伯而用寒浞武羅伯夏季之賢人也）想王蠋于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杜門絕跡不面僞庭進免襲勝忘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于秀殆無以過若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頹風軌訓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 宋太宗敕太守以安車軟輪迎陳摶摶表謝曰丁寧溫詔盡一札之細書曲軫宸恩賜萬金之良藥仰佩聖慈俯躬增感臣明時閒客唐室書生堯道昌而優容許由漢世盛而善存四皓嘉遯之士何代無之再念臣形如槁木心若死灰不曉仁義之深淺安識禮儀之去就敗荷作服脫籜爲冠體有青毛足無草履倘臨軒陛貽笑聖明願回天聽得隱此山聖世優賢不忝前古數行明詔徒煩彩鳳銜來一片閒心已被白雲留住獲飲舊溪之水飽聆松下之風詠味日月之清笑傲雲霞之表遂性所樂得意何言雖潛至道之根芽盡陶聖域之水土敢祈睿眷俯順愚衷

【增】疏 晉皇甫謐讓徵聘疏畧曰臣因疾抽簪散髮林皐人綱不閑鳥獸爲羣陛下披榛採蘭并收蒿艾是以皐陶振褐不仁者遠臣惟頑蒙備食晉粟猶識唐人擊壤之樂宜赴京城稱壽闕下而小人無良致災速禍久嬰篤疾軀半不仁仰廹天威扶轝就道臣聞韶衛不並奏雅鄭不兼御故郤子入周禍延王叔虞丘稱賢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禮不同器況臣糠麧（音黃小麥屑皮也）糅之雕胡庸夫錦衣不稱其服也設臣不疾已遭堯舜之世執志箕山猶當容之臣聞上有聖明之主下有輸實之臣上有在寬之政下有委情之人唯陛下留神垂恕更旌瓌俊索隱于傅巖收釣于渭濱無令泥滓久濁清流 魏

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等薦管寧疏曰臣聞龍鳳隱耀應德而臻明哲潛遁俟時而動昔高宗刻像營求賢哲周文啓龜以卜良佐況寧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久未引致非所以遵奉明訓繼成前志也歷觀前世玉帛所命申公枚乘周黨樊英之儔測其淵源覽其清濁未有厲俗獨行若寧者矣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授几杖延登東序敷陳墳索坐而論道上正璇璣協和皇極下阜羣生彝倫攸敘必有可觀光益大化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跡洪崖參蹤巢許斯亦聖朝同符唐虞優賢揚歷（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左思魏都賦曰優賢著于揚歷也）雖出處殊塗俯仰異體至于興治美俗其揆一也

【原】啓　梁何胤荅皇太子啓曰胤性愛山泉情篤魚鳥而從鷗未狎入獸相驚兼年齒衰暮荒徑榛梗既無語稼之客寧有論書之賓緘默畝畝棲息丘壑秀木清潭于茲永已〻　沈約謝齊竟陵王教撰高士傳啓曰竊聞高尚其事義光爻象賢者避世聲煥典墳豈徒激貪勉競潔身浴德而已爾乃大弘義訓百代通風是以梁鴻蘇伯記遠迹于前叔夜士安書高塵于後雖去取異情尋畧殊軫而獨行必彰斥言罔極貞操與日月俱懸孤芳隨山壑共遠明公得一含道體二居宗迹屈巖廊之下神遊江海之上愛奇商洛訪美東都蓋欲隱顯齊功出處同致巢由與伊旦並流三辟與四門共軌肅奉明軌思自罄竭

【增】箋　宋謝靈運與廬陵王義眞牋曰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遯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為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纂承先業浙湖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羲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憶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眞可謂千載盛美也

增書　晉辛曠與皇甫謐書畧曰先生固執沖虛塞淵其心殉文人之耿介忘宣尼之所沽步幽山之窮徑背漢津之明衢日月遂往時不我須此惜寸陰者之所以為懼而臨川者之所懷慨也　皇甫謐荅辛曠書畧曰箕山之叟超跡于帝堯之世首陽之老抗操于有周之隆故能名奮百代使聞之厲節皆經聖明之論所以邈世卓時者也至于鄙薄才頑行穢疾奪其志神迷其心因託虛靜遂竊美選聖上仁聰亮其辛苦每自陳訴輒見寬放雖大君有命實小人勿用也臣敢盤桓疾與榮競巾車順命非劣愚所堪也寄雲雖興知枯木難植昔人

有言欲之必爲之辭豈來患之謂矣【書】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曰康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眞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不可以爲輪曲者不可以爲桷蓋不欲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唯達者爲能通之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

腐養鴛雛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遊心于寂寞以無爲爲貴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原】梁昭明太子與何胤書曰園公道勝漢盈屈節春卿明經漢莊北面況乃義兼乎此而顧授不肯哉但經途千里眇焉莫因何嘗不夢姑胥而鬱陶想具區而杼軸心往形留于茲有年載矣方今朱明在謝清風戒寒想攝養得宜與時休適耽精義味元理息囂塵玩泉石激揚頑學誘接後進志與秋天競高理與春泉爭溢豈與口厭芻豢耳聆絲竹者之娛同年語哉　劉孝標與宋

玉山元思書曰驅馬金張之館飛蓋許史之廬習匡鼎之說詩騁谷雲之雕篆賓徒波湧輿輪靡息當是時也樂可言哉然靜思夫君楸焉軫歎何則方鑿圓枘齟齬難從翔鳥遊魚蹤跡不狎是以賈生懷琬琰而挫翮馮子擁璵璠而鎩羽天誕英逸獨擅民秀心貞筠箭德潤珪璋信人之水鏡性之鎔範而荊南雅曲高音鮮和河西名驥滅沒誰賞故若先生者進有三難退有三樂竊覩先生未能鴻翔鸞起騰霞躡漢將由圃空桑麻田無負郭俛眉翕肩以斯故爾今賢弟賓從抗鱗奮翼或衣繡江塘或鳴騶落渚連騎方驅擊鐘乃食彗附若是吾

子復何憂哉唯當纂兩仲之微迹襲二疏之風流生與漁父同嬉死葬要離墓側金石可碎聲華無寂斯道坦坦先生幸其勗與　陶弘景答謝中書書曰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頹沉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　又答虞中書書曰棲六翮于荊枝望綺雲于青漢者有日于茲矣而春華來被草木開鮮辭動情端志交衿曲信知鄰德之談無虛往牘夫子雖迹縈朱闕而心期岱嶺野人幸得託形崇阜息影長林每對月流歎臨

風軫慨徒事累可豁而髮容難待自非齊生死于一致者孰不心熱者乎舉世悠悠孰云同此倘遇知已相與共憂娛來庾公茲焉可遊何爲栖栖空勞鼓缶遠及暇日有事還童不亦皎潔當年而無毋前修也　又答趙英才書曰子架學區中飛才甸外不肯掩門覓仕復懶彈鋏求通故偃蹇園巷從容郊邑昔所謂傲賓者此其是乎嚴下鄙人守一介之志非敢茂榮嗤俗自致雲霞蓋任性靈而直往保無用以得閑壠新井汲業有餘歡切松煮朮此外何務　增隋晉王廣鎭揚州手書召徐則曰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德養空宗元齊物深曉義理頗味法門悅性沖和恬神虛白餐松餌朮棲息煙霞望赤城而待風雲遊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岳猶且騰實江淮籍甚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巖穴霜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體道休逸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說導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帛賁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已佇望披雲　唐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畧曰白昔與逸人東巖子隱于岷山之陽白巢

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覩因舉二人以有道並不起此則白養高忘機不屈之跡也　王維與裴廸書曰近臘月中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北涉元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疎鐘相間此時獨坐童僕靜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徑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鯈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皐麥隴朝雊斯去不遠倘能從吾遊乎非子天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
王績荅刺史杜松之書畧曰下走意疎體放性有由然兼棄俗遺名爲日久矣淵明對酒非復禮義能拘叔夜攜琴惟以烟霞自適登山臨水邂逅忘歸談虛語元忽焉終夜僻居南渚時來北山兄弟以俗外相期鄉閭以狂生見待歌去來之作不覺情親咏招隱之詩惟憂句盡帷天席地友月交風新年則柏葉爲樽仲秋則菊花盈掟雖含宅內自有幽蘭數叢孫綽庭前空對長松一樹高吟朗嘯挈榼提壺直與同志者爲羣不知老之將至欲令復整理簪屨修束精神揖讓邦君之門低昂刺史之坐遠談糟粕近棄醇醪必不能矣　又荅馮子華

書曰人生一世忽同過隙合散消息周流不居偶逢其適便可卒歲陶生云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又云盛夏五月跂脚東窓下有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嗟乎適意爲樂雅會吾意吾河渚間有先人故田十五六頃河水四繞東西趨岸各數百步古人云河濟之濱宜黍況中州之腴乎家兄鑒裁通炤知我縱恣散誕不嫺拜揖糠粃禮義錙銖功名亦以俗外相待不拘以家務至于鄉族慶弔閨門婚冠寂然不與者已五六歲矣親黨之際皆以山麋野鹿相畜性嗜琴酒得盡所懷幸甚幸甚近復棄家獨坐河渚結構茅屋并廚廄總十餘間奴婢數人足以應役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耕耘穮蓘黍秫而已春秋歲時以酒相續兼多養鳧雁廣牧雞豚黃精白术枸杞薯蕷朝夕採掘以供服餌牀頭素書數帙莊老及易而已過此以往罕嘗或披忽憶弟兄則渡河歸家維舟岸側興盡便返每遇天地晴朗則于舟中詠大謝亂流趨孤嶼之句恥然盡陂澤山林之思覺瀛洲方丈森然在目前或時與舟人漁子方潭並釣俛仰極樂戴星而歸歌咏以會意爲巧不必與悠悠閒人相唱和也孤住河渚旁無四鄰閭犬聲望烟火便知息身之有地矣　明李東陽與方石先生書畧曰司成之薦與

論所歸蓋當習俗波蕩之餘必得清德重望乃可以廉貪而立懦所以培植根柢樹揭標幟風厲天下非分一署領一務者比先生雖遠引高蹈遁不欲與世接而天下之士未嘗一日不屬望于左右也況剡章一入遂契淵衷雖平居職事未嘗周旋旒扆以屢顧注而聖心明睿敏記姓名以爲薦藁之所屢見特加優擢出于常格于是朝野內外竦然生風知公道之不亡文運之當有復也說者謂先生抱道自樂或不爲勸駕所迫僕則以爲出處之分視義可否而已南雍之辭詞甚懇迫朝廷俯而從焉固已成先生之志矣今聖天子方重士風採輿論有寤寐英賢之意此數十年之所僅見先生何忍不幡然就道以一副宵旰之懷乎且君子所以安于處者以道之難行也今旣有行道之地矣而上下無方枘之阻左右無掣肘之患蓋將舉一世之名教付之先生而聽其所爲先生亦何惜不一出以畢生平未盡之志乎若又以爲事不可以預料功不可以必成苟出焉而有所不合則所以處者固在浩然而歸未晚也又孰敢強其所不欲而曲爲先生留哉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一

人部五十隱逸

隱逸六

增 序 晉書隱逸序畧曰古先智士介焉超俗浩然養素藏聲江海之上卷跡囂氛之表漱流而激其清寢巢而韜其耀良畫以符其志絕機以虛其心玉輝氷潔川渟岳峙修至樂之道固無疆之休長往邈而不追安排窅而無悶修身自保悔吝弗生詩人考槃之歌抑在兹矣至于體天作制之后訟息刑清之時尚乃仄席幽貞以康神化徵聘之禮賁于巖穴玉帛之贄委于窐衡故月

令曰季春之月聘名士禮賢者斯之謂與自典午運開旁求隱逸譙元彥之杜絕人事江思悛之嘯咏林藪峻其貞白之軌成其出塵之跡雖不應其嘉招亦足激其貪競今美其高尚之德綴集于編 南史隱逸傳序曰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語默之謂也故有入廟堂而不出徇江湖而永歸隱避紛紜情迹萬品若道義內足希微兩忘藏景窮巖蔽名愚谷解桎梏于仁義示形神于天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故堯封有非聖之人孔門謂雞黍之客次則揚獨往之高節重去就之虛名或慮全後悔事歸知殆或道有不申行吟山澤皆用宇宙而成

心借風雲以爲氣求志達道未或非然故須含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爾則與樵夫在山何殊異也若夫陶潛之徒或仕不求聞退不譏俗或潛身幽履服道儒門或遯跡江湖之上或藏名巖石之下斯並向時隱淪之徒與今並綴緝以備隱逸篇焉 唐魏徵隋書隱逸序曰自肇有書契綿歷百王雖時有盛衰未嘗無隱逸之士故易稱遯世無悶又曰不事王侯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雖出處殊塗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

皓光乎漢日魏晉以降其流愈廣其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其小者則安苦節甘賤貧或與世同塵隨波瀾而俱逝或違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織落毛飲石泉而蔭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然皆欣欣于獨善鮮汲汲于兼濟而受命撫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馳蒲輪結轍奔走巖谷惟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楫之功終有堅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夫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爲用無爲而無不爲者也 新唐書隱逸列傳序曰古之隱者大抵有

三槩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放草野而名往從之雖萬乘之貴猶尋軌而委聘也其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于俗雖有所應其于爵祿也泛然受悠然辭使人君常有所慕企怊然如不足其可貴也末焉者資槁薄樂山林內審其材終不可當世取舍故逃丘園而不返使人常高其風而不敢加訾焉　王績遊北山賦序曰績南山故情老而彌篤東坡餘業悠哉自寧酒甕多于步兵黍田廣于彭澤皇甫謐之心事朧畝終焉仲長統之規模園林幸足獨居南渚時遊北山聊度日以爲娛忽經年而忘返西窮馬谷北達牛溪丘壑

依然風煙滿目孫登獨坐對嵇康而無言王霸幽居與妻孥而共去窓臨水石砌遶松篁類田叟之去來亦巳久矣望山林之故道何其樂哉　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曰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爲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于主上用力于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而自潔采于山美可茹釣于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譽于前孰若無毀于其後與其樂于身孰若無憂于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于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于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汙穢而不

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于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于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宋史隱逸傳序曰中古聖人之作易也於遯之上九曰肥遯无不利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二爻以陽德處高地而皆以隱遯當之然則隱德之高于當

世其來也遠矣巢由雖不見于經其可誣哉五季之亂避世宜多宋興巖穴弓旌之招屢見于史然而高蹈遠引若陳摶者終莫得而致之豈非二卦之上九者乎种放之徒召對大庭璽書獻替使其人出處果有合于艮之君子時止時行又何譏焉　元史隱逸傳序曰古之君子負經世之術度時不可爲故高蹈以全其志使得其時未嘗不欲仕仕而行所學及物之功豈少哉後世之士其所蘊蓄或未至而好以跡爲高當邦有道之時且避世離羣謂之隱士世主亦苟取其名而強起之及考其實不如所聞則曰是欺世釣譽者也上下豈不兩

失也哉元之隱士亦多矣如杜瑛遺執政書暨張特立居官之攻則非徒隱者也蓋其得時則行可隱而隱顧有古君子之風而世主亦不強之使起可謂兩得也已

明方孝孺梅隱詩序曰隱者不求知于世而載乎人之耳目者不足謂之隱也彼誠有得于心視外物如蚊蝱蠅喙方以及其身爲累安肯以是役其心哉近世之以隱稱者皆古狷士之所棄者也吾嘗喜交海內賢俊欲因以致樂隱好遯者而友之求之甚久而所遇不能逮古之所聞意者世固有寓跡衆人之中而不可窺其際者乎

【頌】晉潘岳許由頌曰邈哉許公執貞履貞辭堯天下抱璞隱形川渟岳峙澹泊無營棲遲高山與世靡爭虛薄忝任來宰斯城愧無惠化豹産之政栽栽治所樂慕景明登基逍遥來過墓庭通于時憲傾筐不盈恨無旨酒奠公之靈死而不朽公有其榮聊述雅美揚公馨聲　孫綽晉南昌相太原縣君白漢故聘士徐君墓頌曰巖巖先生邁此英風含眞獨暢心尼體沖高蹈域表淑問顯融昂昂五賢赫赫八俊雖曰休明或嬰險吝豈若先生保茲玉潤超世作範流光遐振墳壟壘落松竹蕭森荅叢蔚蔚虛宇愔愔遊獸戲阿嚶鳥鳴林嗟乎徐君

不聞其音徘徊丘側悽焉流襟何以舒蘊援翰托心

【贊】後漢蔡邕焦君贊曰猗歟焦君常此元墨衡門之下棲遲偃息泌之洋洋樂以忘食　魏曹植許由巢父池主贊曰堯禪許由巢父是恥穢其溷聽臨河洗耳池主是讓以水爲濁嗟此三士清足厲俗　又卞隨贊曰湯將伐桀謀于卞子既克讓位隨以爲恥薄于殷世著自汙已自投潁水清風邈矣　又商山四皓贊曰嗟爾四皓避秦隱形劉項之爭養志弗營不應朝聘保節全貞應命太子漢嗣以寧　晉夏侯湛范蠡贊曰悠悠范子求仁在巳進報危國退弘妙理身與勳偕名與身否

逸羣遠遊永齊終始　又莊周贊曰邁邁莊周騰世獨遊遯時放言齊物絶尤垂釣一壑取戒犧牛望風寄心託志清流　庾闡孫登贊曰靈巖霞蔚石室鱗構青松標空蘭泉吐漏龍眘可遊芳津可漱淵谷蕭寥鳴琴獨奏先生體之寂坐幽岸凝氷結樸凞陽靡煖潛真内全飛榮外散凌崖高嘯希風朗彈道有冥廢運有昏消達隱不嚴元迹不標或曰先生晦德逍遥稚子秀達英風朗烈道攜熏芳鮮不玉折兆動初萌妙鑒奇絶翹首丘冥仰想元揩　戴逵閒遊贊曰昔神人在上輔其天理知冥海之禽不以籠樊服養櫟散之質不以斧斤致用

故能樹之于廣漠棲之于江湖載之以大猷覆之以元風使夫淳朴之心靜一之性咸得就山澤樂閒曠自此而箕嶺之下始有閒遊之人焉降及黄綺逺于臺尚莫不有以保其太和肆其天真者也然如山林之客非徒逃人患避爭門諒所以翼順資和滌除機心容養淳淑而自適者爾況物莫不以適爲得以足爲至彼閒遊者奚往而不適奚待而不足故蔭映巖流之際偃息琴書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則澹泊之願于是畢矣然奇趣難均元契罕遇終古皆孤棲于一巖獨玩于一流苟有情而未忘有感而無對則綴斤寢絃之歎固已幽結于林中繫感于遐心爲日久矣我故遂求方外之美羣翠養和之具爲雜贊八首暢其所託始欣閒遊之遐逸終感嘉契之難會以廣一往之永以抒幽人之心云爾茫茫草昧綿邈元世三極未鼓天人無際萬器既判靈朴乃離實有神牢忘懷司契冥外旁通潛感莫滯總順巢由兼應匡惠緬矣遐風超哉絶步頡頏百王仰怡泰素矜其天真外其累務詳觀羣品馳神萬慮誰能高佚幽然一悟　庾亮翟徵君贊曰夫所謂至人者體包傑量神凝域表鼓落萬動元心獨融故能処褱慶霄而不繼泰龍之鬱鳳鳴瑤林而不屈伶倫之籠豈必欣太清

而樂瓊鵠哉頓蹄涔不足以濯神鱗霄蒼不足以翔雲翮是故藐姑有綽約之虛箕阜有高嘯之宇唐勲表于元庭夏功忘于虛室晉徵士南陽翟君稟逸韻于天陶含冲氣于特秀體虛任而委順恢昭曠而高踏先生載營抱一泊然獨處神棲飈霞之表形逸巖澤之隅雖束帛仍降輜軿屢招而弓旌屈于匪石帝命懸于虛復矣是以高風振宇宙遠詠冠當時方將表大庭于絶代恢元解以釋紛仰輞頁而躋巽陵扶搖以獨翔景命不延卒于尋陽之南山哲人其萎高軌孰倣感至德之長泯悼仁風之永翳乃援翰咏跡以宣來葉其辭曰卓哉先

生逸韻退超虯盤玉津鳳戢瓊條滌留夏鼎高揖唐朝洪崖邈矣元跡載劭淳風沐世飛芳九霄　方湛北叟贊曰樂爲憂根禍爲福始數極則旋往復迭起世人迷之横生欣恥滔滔北叟獨亮元理喪馬弗悲折肱愈喜淡哉一生無泰無否【增】晉書隱逸贊曰厚秩遺累修名順欲確乎羣士超然絶俗養粹巖阿銷聲林曲激貪止競永垂高躅【原】晉陶潛張長公贊曰遠哉長公蕭然何事世路皆同而我獨異斂轡朅來聞養其志寢跡窮年誰知斯意　齊王儉竟陵山居贊曰升堂踐室金輝玉朗亹亹大韶遥遥閒賞道以德弘聲由業廣義重

實歸情深虛往濠梁在兹安事遐想　梁沈約高士贊曰亦有哲人獨執高志避世避言不友不事恥從汙祿靡惑守餌心安藜藿口絶炮胾取足落毛寧懷組織如金在沙顯然自異猶玉在泥涅而不緇身標遠跡名重前記有美高尚處知若無劣哉羣品事靜心閑苟能立志爭此匹夫進忘隕獲退守恬愉曰仁與義其徑不迂爲之則至非物所拘宦成名立陟彼高衢【增】周庾信文王見吕尚贊曰言歸養老垂釣西川岸止磻石溪惟小船風雲未感意氣怡然有此相望於兹幾年【原】又五月披裘負薪畫贊曰披裘當夏俗外爲心雖逢季子不拾遺金禽巢欲遠魚穴惟深銷聲滅跡何必山林　又張良遇黃石公畫贊曰張良取履跪受無辭兵書一卷長者三期昔稱韓相今爲漢師穀城餘石還歸舊祠　又榮啓期三樂贊曰榮期三樂惟人與年夫子相遇即以爲賢性靈造化高風自然雅音雖古獨有鳴絃【[illegible]】唐梁肅四皓贊曰秦失其鹿豪傑並逐鸞鳳何依白雲深谷英英南山采采紫芝漢以劒起吾誰與歸樓心化元澹泊無爲禮物雖至先生默而維彼貞石確不可轉儲王不安我德用顯大君是驚惠位是寧四公屈身天下和平弋者何思鴻飛冥冥　李華嚴君平贊曰先

生冥冥隱于卜肆宗師老氏精究易義爰衣爰食止足非利垂簾燕居默養眞氣誨人不倦人悦其風皦皦柔剛在我域中心與世遠事與人同不臣大君不友上公在貴反賤齊明若蒙遼哉遠哉微妙淵通弋者何爲仰慕飛鴻　又嚴子陵贊曰五采雖美玉不汙質光武盛明子陵不屈羊裘漁釣以此終日綢羅徧野乃致雲鴻降尊申舊延卧禁中舒體展肢加于帝躬星官告占天下聞風富春長往漱濯清江　陸龜蒙漢三高士王霸贊曰王霸仲儒（後漢作儒仲）清節是履有息躬耕蓬頭歷齒故人令狐奉書遣子從以車徒入耀閭里旣往霸卧一

日不起其妻詢之以息愧恥君遺世榮抗志不仕子親耒耜固其宜矣我實信道曷足慭彼霸乃忻然恬淡如水夫高婦賢可謂具美　又贄恂贊曰贄先生恂伯陵之孫擧通五經居于渭濱弟子累百馬融服勤以子妻之師而益親融爲大儒恂乃知人和帝之世公卿以聞季直才器宜當輔臣公車就徵禮備元纁守道不至終爲逸民　又申屠蟠贊曰外黄申屠少負名節義女執仇吏欲論殺蟠以同縣諫請（汴丁集本作誅讞蜀本作陳情）上讞廷尉宥之旌彼孝烈博通羣書復善譚說漢德日衰政實務末隱于碭山遂與世絶獻帝即位徵爲三公邀苦不應冥冥一鴻時人賢之重者蔡邕明哲終始嗟乎子龍

【增】論後漢仲長統樂志論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艱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躕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元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原】晉阮籍達莊論曰天道貴順地道貴貞聖人修之以建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經務利高勢惡死重生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今莊子周乃齊禍福而一死生以天地爲一物以萬類爲一指無乃徼惑以失眞而自以爲誠者也于是先生乃撫琴容與慨然而歎俛而微笑仰而流盻噓噏精神言其所見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有内誰謂殊乎地沈其燥天抗其濕月東出日西入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楚越矣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也以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不夭自小視之則萬物莫不小由大觀之則萬物莫不大殤子爲壽彭祖爲夭秋毫爲大泰山爲小故以死生爲一貫是非爲一條也夫至人者恬于生而靜于死生恬則情不惑死靜則神不離故能與陰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生究其壽死終其宜心氣平治消息不虧故求得者喪爭明者失無欲者自足空虛者受實是以作智造巧者害于物明是考非者危其身修飾以顯潔者惑于生畏死而從生者失其貞　庾闡郭先生神論曰夫天地者陰陽之形魄

變化者萬物之遊魂神賴與無窮並欣大冶與造運齊根生資聚氣之迹死寄元牝之門視榮辱其猶塵埃遊高尚而不顧故能外安恬逸內體平和鳴鳥可拊翼而遊猛獸可頓羈而羅矧乎樵巖之樂呂梁之波疾雷破嶽而憂在山河者乎觀夫郭先生之爲體也可謂含貞履信純朴自然 晉皇甫謐屢辟不行其後鄉親勸令應命謐遂究賓主之論以解難者名曰釋勸論其畧曰客曰夫貴陰賤璧聖所約也顚倒衣裳明所箴也子其鑒先哲之洪範副聖朝之虛心沖靈翼于雲路浴天池以濯鱗排閶闔步玉岑登紫闥侍北辰翻然景曜雜沓英塵輔唐虞之主化堯舜之人宣刑措之政配殷周之臣銘功景鐘參敘彝倫存則鼎食亡亦爲紳不亦偉哉而忽金白之輝曜忘青紫之斑瞵辭容服之光粲抱敝褐以終年無乃勤乎主人笑而應之曰吁若賓可謂習外觀之暉暉未覩幽人之髣髴也見俗人之不容未喻聖皇之兼愛也循方圓于規矩未知大形之無外也見譏者以動成好遯者無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槩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沈兼得其眞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不名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遯寳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迹于西鄰顏氏安陋以成

名原思娛道于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謚于布衾干木偃息以存魏荊萊志邁于江岑君平因著以道著四皓潛德于洛濱鄭眞躬耕以致譽幼安發令乎令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迴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于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于羣賓故能棄外親之華通內道之眞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宛轉高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沈損之不得測之愈深眞吾徒之師表余迫疾而不能及者也 宋范曄後漢書逸民列傳論曰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致而已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爲矣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

重則輕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簒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簒(取也)焉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于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乃至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原】梁沈約七賢論曰嵇生是上智之人值無妄之日神才高傑故為世

道所莫容風貌挺特蔭映于天下言理吐論一時所莫能參阮公才氣宏廣亦非衰世所容但容貌風神不及叔夜求免世難如為有塗若率其恒儀同物俯仰邁羣獨秀亦不為二馬所安故毀行廢禮以穢其德崎嶇人世僅然後全仲容風力麤可慕李文風尚景而行之彼嵇阮二生志存保己既托其迹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滿終日陶瓦盡年劉伶酒性既深子期又是飲客山王二公悅風而至相與莫逆把臂高林徒得其遊故于野澤銜杯舉樽之致寰中妙趣固冥然不睹矣自嵇阮之外山向五人止是風流器度不為世匠所駭且人本含情情性宜有所托慰悅當年蕭散懷抱非五人之與其誰與哉

【增】明王守仁四皓論曰果于隱者必不出謂隱而出焉必其非隱者也夫隱者為高則茫然其不返避世之士豈屑屑于辭禮之慇懃哉且知遠辱以終身則必待行道而後出出者既輕成者又小舉其生平而盡棄之明哲之士殆不如此況斯時君臣之間一以巧詐相御子房之計能保其信然乎四皓之來能知其非子房之所為乎羽翼太子負四皓也亦烏足為四皓哉昔百里奚有自鬻之誣而其事無可辨者故孟子以去虞之智辨之今四皓羽翼之事其迹無可

稽獨不可以去漢之智辨之乎夫漢高草昧之初羣英立功之日也富貴功名之士皆忘其洗足騎項之辱犬豕依人資其餔啜之餘不計其叱咤之聲也然衆人皆愚而四皓獨智鷹隼高飛于雲漢虎豹長嘯于山林其頡頏飛騰之氣豈人之所能近哉智者立身必保終始節者自守死當益銳四皓世事功名謝之久矣豈有智于前而愚于後決于中年知幾之日而昧于老成經鍊之時乎且夫隱見不同二道而已固持者則輕瓢洗耳之果達時者則莘野南陽之賢四皓之隱其為巢由乎其為伊葛乎將為巢由乎必終身不出矣將為伊葛乎

必三聘而後起一使之呼承命不暇上不足以擬莘野之重中不能為巢由之高而下流為希利無恥之行以四皓而為今日之為則必無前日之智既有前日之智則必無今日之為況辭禮之使主之者呂氏使之者呂氏特假太子虛名以致之此尤其汗顏不屑者也其言曰陛下輕士慢罵臣等義不辱今太子仁孝愛士天下願為太子死斯言誠出之口則善罵之君猶存也四皓何為而來也哉若果為太子仁孝而出則必事之終身也四皓何為而去也哉夫山林之樂四皓固甘心快意傲塵俗之奔走笑斯人之自賤矣乃肯以白首殘年驅

趨道路為人定一傳位之子而身履乎已甚之惡者乎魯有兩生商山有四皓同世同志者也兩生不出吾曰四皓亦不出也蓋實大者聲必宏守大者用必遠兩生之不仕漢其志蓋不在小四皓以數十年遯世之人一旦欣然聽命則天下亦相與駭異期有非常之事業矣以一定太子而出一定太子而歸寂寂乎且將何以荅天下之望絕史傳之詆議邪然則四皓果不至乎羽翼果何人乎曰有之而恐非真四皓也乃子房為之也夫四皓遯世已久形容狀貌人皆不識之矣故子房于呂澤劫計之時陰與籌度取他人之鬚顏皓白者偉其衣

冠以誣乎高帝此又不可知也良平之屬乎昔所挾以事君者何莫而非奇功巧計彼豈顧其欺君之罪哉況是時高帝之惑已深呂氏之情又急何以斷其計之不出此也天下之事成于寬裕者常公出于銳計者常詐用詐而為之劫者此又子房用計之挾也其曰天下莫不願為太子死是良以挾高帝者也其即偶語之時挾以謀反之言之意乎大抵四皓與漢本無休戚謗曰綺季皓首以逃嬴則自秦時已遁去其名固未嘗入漢家之版籍也視太子之易否越人之肥瘠也亦何恩何德而聽命之不暇也且商山既為遯世之地其去中國甚

遠也一使纔遣四皓即至未必如此往來之速況建本之謀固非遠人所主之議而趨出之後又無拂袂歸山之迹乎噫以四皓之智則必不至以子房之計又未信然也但斯說雖先儒已言而逆詐非君子之事自漢至此千四百年作漢史者已不能為之別白則後生小子安敢造此事端乎昔曹操將死言及分香賣履之微獨不及禪後之事而司馬公有以譏其貽罪于子之言于千載之下則事固有惑一時之見而不足以逃萬世之推測者矣是斯說也亦未必無取也否則四皓之不屈者亦終與無恥諸人一律耳天下尚何足高後世尚何

足取哉
原箴晉江逌逸民箴曰至人應務是經是營乃制上下以牧羣生君位孰在匪聖伊明賢愚相奉臣主以成如彼百節各役天形率分委質仰應一情心膂有位股肱有經豈以處下爲戚爲榮各安其所舉體用乎夫設爵列土懸弓垂旌卑尊之級貴賤之名匪以恣物之役實大猷而是經處遯之士奚眷于時行矣先覺捐俗長辭明乎憂患故超爾不疑解髮靈崖被褐絃絲飄飄臺尚輕舉高之穆穆二仲攜策相期盤幽隱寂與物無治尼厥後來順乃所往鑒茲俗累戒于顛蕩無殉外物心煩

技癢無棄恬曠憂勤是掌林人司箴敢進善黨
原銘晉虞播阮籍銘曰峩峩先生天挺無欲元虛恬澹混齊榮辱盪滌穢累婆娑止足胎包造化韜光韞韣鼓棹滄浪彈冠嶠岳頤神太素簡曠世局澄之不清混之不濁翱翔區外遺物度俗隱處巨室反眞歸樸汪汪川源邁迹圖籙 增唐柳宗元東明張先生銘曰匪祿而康匪爵而榮漠焉以虛充焉以盈言而不爲華光而不爲榮名介潔而周流道包涵而清寧幽觀其形與化相冥寂寞以成其道是以弗嬰世皆狂狂奔利死名我獨浩浩端一以生

原誌梁陶隱居尋山誌曰倦世情之易繞乃杖策而尋山既沿幽以達峻實窮阻而備艱恥來心其未已方際夕乎雲根欣夫得志者忘形遺形者存神于是散髮解帶盤旋巖上心容曠朗氣宇條暢元雖遠其必存累無大而必忘害馬之弊既去解牛之刀乃王荆門晝掩蓬戶夜開室迷夏草徑惑春苔庭虛月映琴響風哀夕鳥依簷暮獸知來時復歷近壟尋遠巒坐磐石望平原日負嶂以共隱月披雲而出山風下松而含曲泉縈石而生文草霏霏以拂露鹿颸颸而來羣捫虛蘿以入谷傍洪潭而比清照石壁以端色攀桂枝而齊貞孤邑蘭而

佩蕙及春鶬之未鳴且含懷以屛氣待惠風而舒情遂乃陵巖峭至松門背通林面長源右連山而無際左憑海而齊天竹泫泫以垂露柳依依而近蟬鴨雙雙以赴水鷺軒軒而歸田 劉孝標山棲誌曰夫鳥居山上曾巢木末魚潛川下窟穴沙泥豈好異哉蓋性然也故有忽白璧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糾顯晦踳駁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閨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余每思濯清瀨息椒丘寤寐永懷其來尚矣所居東陽郡金華山山川秀麗皋澤坱鬱若其羣峯疊起接漢連霞喬木布濩春青冬

綠廻溪映流則千仞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所住三面山皆周繞有象郭郭南則平野蕭條極目通望東西帶二澗則四時飛流泉瀾清澍滴瀝生響白波跳沫洶湧成音楓楮椅櫪之樹柏梓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苞綠裏搖白蔕抽紫莖櫹矗莽蕚梢風鳴籟垂柯簷戶布葉房櫳中谷澗濱華葩攢列至于青春受謝萍生泉動則郄梁含馥憐香送芬長樂負霜宜男泫露芙蕖紅蕣照水皐蘇縹葉從風憑軒永眺觸愛忘疾歲始年季農隙時閒濁醪初熟濟縹清新則有田家野老提壺共至班荊林下陳尊置爵酒酣耳熱屢舞讙呶盛論箱庾高談穀稼不求于世不迕萬物莫辨榮辱匪知毀譽浩蕩天地之間心無怵惕之警

【增】【記】晉陶潛桃花源記曰晉太康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仟佰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荅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言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欲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唐柳宗元潭州東池戴氏堂記曰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為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涯坻島洲渚交其中其岸之突

而曲者水縈之若玦焉池之勝于是為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為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奇若連艫縻艦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櫧被之菱芡芙蕖鬱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于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為連率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及莊文莫不總統以至虛為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

闕而廣堂不待飾而已奐矣戴氏以泉池爲宅居以雲
物爲朋徒攄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
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　宋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曰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
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
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
惟光武以禮下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
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
能遂先生之高哉仲淹來守是邦始搆堂而奠焉乃復
爲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

決決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明劉基市隱齋記曰博徒
賣漿隱之俠者也放言非聖隱之狂者也辟兄離母隱
之賊者也舞潁水以洗耳隱之矯者也蹲窾水以待聘
隱之僞者也上介山而立枯隱之怨者也沈湎于酒不
衣冠而處隱之亂者也是皆爲驚世駭俗而有害于道
賢者遭時之不然或避世或避地或耕或漁或居山林
或處城市或抱關而擊柝無所不可而其志則不以是
有易焉柳下惠之與伯夷跡若氷炭而同謂之逸民君
子不非焉庸非以其志乎　方孝孺息耕亭記曰方子
行于越之野遇丈人焉誦而耕油然自得也怪而問之

曰丈人勞苦矣何樂之甚丈人曰子勞苦吾哉而奚不
自知也彼晨而興纓冠納履趨拱俯僂暑不遑蹇疲不
暇憩遇長值貴翼然而跱肅然而視側耳絢目如事嚴
父強言假笑陽遜曲避是謂形勞披簡執策朱墨紛錯
遺言逸典粲其盈目涉其流則若有餘探其源則若不
足撐舌剌口疑端滿腹聖哲遠矣將何由質哀良已逝
追討焉蹟欲知其方困而罔獲是謂學勞羣言胥攻萬
牛之毛以之明道紫影以絢少者百年多止數世磨滅
泥滓漫不可紀曷爲不悟尚修其辭逞怪披奇窮精憊
思遐覩千載竟亦何裨此謂名勞卑處郡邑尊據廊廟

逢迎阿比以取嚬笑屏棄學術敷宣條教物薄人澆機
深穽巧寛則致侮嚴則取誚智絡氣使惠煦威鈞古人
之思自哂且悼是謂官勞凡此之勞亦已甚矣奚獨我
哉而子何問焉且吾之耕始也手忘乎耒而牛忘乎土
今也土忘乎苗而吾亦不自知也衆人之耕也手與耒
乖故躬勞土與牛乖故牛勞苗與土乖故苗瘠而土病
吾今皆否焉得非有可樂者乎適意莫甚于樂而樂莫
過乎心與物俱忘鳧浴乎水振翮修羽不勝樂也雞浴
乎土振翮修羽亦不勝樂也易置而強施之將不勝病
矣忘其爲土然後能浴乎土忘其爲水然後能與水俱

冥而不死吾今忘其爲耕矣非特忘其耕且忘其所以耕非特忘其所以耕且并耕者而忘之治天下猶是也德被敎洽中外熙熙能使君忘乎相相忘乎百執事治民者與民相忘則爲治也可幾矣膠膠芬芬以心術相繆智計相延雖欲耕可冀耶余拱而問爲治之道丈人不顧負耒而去莫知其所止蓋隱君子也　王愼中企穎亭記畧曰穎陽東溪相傳巢父洗耳處而箕山之上又有許由冢疑乎有其人矣彼恐以天下累已而逃之宜去之幽昧荒遠使不可即而生且死不離箕穎之間豈堯之仁不待去遠自不患于見辱耶抑其善自氏能

使堯終不累之以天下而無事于遠去耶夫求之而逃逃之不遠而能使其終見舍孰若無使爲其所知而莫我求也待其辭命之至而後以爲已污皃然作于容氣爲覩所謂高哉西亭君作亭以自休名之曰企穎其猶眩于莊生之誇說以爲甚高而慕之也聞者莞然笑以爲彼二子者與之以天下而不受西亭方以宗室之胄爵秩命數出于有司之所議器服宮輿皆自上與之而奚慕二子爲余曰匹夫之微長于貧賤而能不侈于富貴蓋多有之生于富貴之中超然獨離而不溺于其習是謂難耳西亭君于富貴蓋生焉而不溺其好學自敏

愼于分義之際不苟取一介以是而作亭曰企穎奚不可哉

【增】誄　宋顏延之陶徵士誄畧曰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跡深棲于是乎遠灌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織絇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食忘貧者與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其辭曰物尚孤生人固介立豈伊時遘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遙集仁焉而終智焉而斃黔婁既沒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塵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

【原】碑　後漢蔡邕郭泰碑曰先生誕應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慈惠敏夫其器量弘深資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測已于時纓緌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從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蹈洪崖之遐迹紹巢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銘曰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縉紳言觀其高棲遲泌丘善誘能敎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召貢謂公府辟之而州郡貢之也）　又處士圂典碑曰天眞淑性精微周密包括道要致思無形臨沒顧命曰知我者蔡邕乃爲銘曰載書休美俾來

昆裔永有諷誦以知先生之德混其若濁徐然後清純其若煥終其益貞　又翟先生碑曰世以仁義爲質學問爲業爰暨先生固天縱德應運立言繼期五百寶行形于州里明哲與聖合契該通五經兼洞墳籍爲萬里之場圖九隩之林澤挹之若江湖仰之若華光淵淵焉測之則無源汪汪焉酌之則不竭可謂生民之英者已國失元傳學失表式凡百縉紳哀矣泣血人百其身匪云來復于是鄉黨乃相與登山伐石而勒銘曰邈矣先生厥德孔貞腹心弘道深高入神王錫三命覲國之賓其視富貴忽若浮雲既不降志亦不辱身　魏劉楨處

士國文甫碑曰先生執乾靈之貞潔稟神祇之正性咳笑則孝悌之端著匍匐則清節之兆見齠齓以及成人體無懈容口無惎辭兢兢業業小心畏忌勤讓同儔敬事長老雖周之樂正子春漢之江都董相其飭躬力行無以尚之是以長安師其仁朋友欽其義閭門稱其慈宗屬懷其惠既乃潛身窮巖遊心載籍薄世名也初海內之亂不視膳羞十有餘年憂心泣血不勝其哀形銷氣竭以建安十七年四月卒于時龍德逸民黃髮耆叟綴文通儒有方彥士莫不拊心長號如喪同生咸以爲誄所以昭行也銘所以旌德也古之君子既沒而令聞不亡者由斯二者也銘曰懿矣先生天授德度外清內白如玉之素逍遙九皐方回是慕不計治革名與殊路知我者希韞櫝未酤喪過乎哀遘疾不瘳早世永頹違此榮祚咨爾來徒聿修歡故　齊孔稚珪褚先生伯玉碑曰夫河洛構寶神道之功既傳岱華吐秘仙靈之跡可覩蓋事詳于玉牒理煥于金符雖冥默殊源顯晦異軌測心觀古可得而言焉是以子晉笙歌馭鳳于天海王喬雲舉控鶴于元都有羽化蟬蛻觴影遯形神翥帝宮迹留劍杖遊瑤池而不返宴元圃以忘歸永嘉惡道者窮地之險也歡實遏日折石橫波飛浪突雲奔湍急

箭先生攀途躋阻宿柚涉折而衝飈夜鼓山洪暴激忽乃崩舟墜壑一倒千仞飄地淪高飆透無底徒侶判其氷碎舟子悲其雹散危魂中夜赴阻相尋方見先生恬然安席銘曰關西升妙洛右飛英鳳吹金闕簫歌玉京絕封萬古乃見先生先生浩浩惟神其道泉石依情煙霞入抱秘影窮岫孤棲幽草心圖上元志通大造　梁元帝隱居先生陶弘景碑曰昔太和中有許遠遊者乃雲霄之勝賓太虛之選客先生規同矩合實踵高步曩基先構卯駕胥宇千尋危聳懸牖以望奔星百拱高懸倚檽而觀朝日飛流界道似天漢之橫波觸石起雲若

奇峯之出岫銘曰肇彼冥默繇成協贊身託外臣心同
有亂重道尊德爰積獻衷顧懷汾射頤問遥通朱楊鬱
起華構方崇靜臺冠月經樹迎風嶕嶢高棟育靄修櫳
極望山川周覽京陸碧嶂千嶺清流萬谷景落崖重煙
生岫複　又蕭綸貞白先生陶弘景碑曰夫夜光結綠
非胠篋之恒珍逸羽翔鱗豈園池之近玩寧期心于遠
大蓋不知其所以然也是以穎陽高蹈洗耳于唐朝漢
陰貞棲滅跡于周代盛德風流有自來矣應期而曜質
者其在茲乎先生含元精之和氣蓄陵藪之雅姿兼宣
七善總修九德行仁蹈義嶽峙淵渟牆仞無以窺清濁
不能測道風與星漢同高勝氣與烟霞共遠抽簪東都
之外解組北山之陽同稷丘之棲眞慕留侯之却粒杖
策孤征遊踐山岳旣而登于茅嶺以此地神仙之宮府
靈異之棲託往不能返遂卜居焉故自稱隱居亦猶稚
川之抱樸士安之元宴倚巖棲隱依林遯跡交柯結宇
刻徑爲門懸崖對溜悲吟灌木深磴絕峭組織烟霞枕
石漱流水禽無撓採藥耦耕野獸不亂逍遥閒曠放浪
陵山天監以來常有敕旨供給藥餌不乏歲時渥澤湛
恩莫之與比先生七年暫遊南岳茲山也譬閬風之地
軸若崑陵之天鎭八桂傍臨九纁開設樹有琅玕草生

車騎遺世獨往是用忘歸一十年有敕遣左右司徒惠
明徵還先生茅山別給廨宇軒后之降精天老漢帝之
致禮河宗況于茲日弗能尚也　裴子野劉虯碑曰受
川岳之英靈有清明之淑性淡乎若深泉之靜皜乎若
寒霜之潔千仞不足議其高萬頃不足儔其量在其幼
也孝敬淳深貫乎幽顯廬乎墓所而暴獸去之墟里賴
焉樵蘇無犯及其長也棒檄動容薄遊下邑甘露零于
豐草蒲密至于時雍有以見賢人之行動天地感鬼神
疾乎影響如斯之美者矣夫聲名籍甚羣公倒席鑿室
林皋面流傍隴咫尺荊衡表裏巫夢樹蕙滋蘭蕪沒庭
戸平疇翠澈千里極目信物外之神區幽居之勝境昔
許子將謂太丘道廣廣則不周仲舉性峻峻則少納峻
而納廣而周君于二陳折其中矣其所修孔氏之學則
儒者師之所明釋氏之教則淨行傳之所著文集則辭
人録之銘曰滔滔江漢實紀南國篤生居士高明柔克
我我其道巍巍其德曰仁曰義惟民之則築室皇壤考
槃郛郭坐臥山樊嘯歌林薄親致甘旨躬餐上藥優哉
游哉且以行樂九丘八索百家羣史西河疑聖華陰成
市悠哉荊夢遊矣江濆輜軿結轍羔雁成羣監觀令範
式如金玉君之懿猷誰其與儔晴谷故老濟揚實録

增 唐陳子昂陳居士碑曰昔襄陽有龐德公谷口有鄭子眞東海王霸西山蜀才皆避人養德退耕求志軒冕不可得而羈憂患不可得而累迨于我君作者五人矣於戲古者至人不利苟得不務近貴量腹而食度身而衣非其道萬鍾不足豐也非其榮五鼎不足餌也躬勤耕稼植其杖而耘不荅子路之問者豈我君之徒與綿綿羅網冥冥高鴻籊籊竹竿穆穆幽龍其與禍敗之塗絕如胡越哉然則兩龔不免于蘭焚二老不免于微歎其近貴利邪夫上無憂悔下無飢寒合道以制嗜慾達命以順生死仁以愛身智以養德俾爾耆而艾俾爾昌而熾以永壽考非我君者乎

增 碣 唐張九齡徐徵君碣曰昔者尼齊介潔而遠去沮溺野逸而難羣顏闔鑿坏以避逃接輿狂歌而詭激此誠作者或類沽名夫有所不爲至則偏也無適不可用之極也先生則貶絕在心而經修于世純儉以存戒博愛以體仁應物以會通全已以歸正漢廷所以宗其德天下所以服其行豈與彼數子直道而已哉乃銘曰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角立傑出先生斯存英英先生德不可名麟出無應鴻飛入冥道高事遠跡陳名劭勒石舊邦以觀其妙

增 墓誌 梁簡文帝徵君何先生墓誌曰先生履玉燭之禎氣應大賢之一期生而知機撫塵斯庶敬非習起孝乃因心聚徒敎習學侶成羣與沛國劉瓛汝南周顒爲友陸璉賀瑒之徒更道北面永明中王文憲儉受詔撰禮未竟而卒爲在司徒文宣王王以讓先生因廣加刊緝故以含文燕居說六典五恩之義或齊侯所不鎭孟嘗所未知皆折茲大物成此良敎小人道長每諷考槃之詩君子道消便執天山之筮乃毀車挂冠拂衣東嶺始居若邪末從秦望今上經綸天地權輿鼎業始徵爲軍謀祭酒實允文若之舉且光彥先之選又徵特進右

光祿大夫高尚其事確乎不拔元纁徒往束帛虛歸而給白衣尚書祿固辭不受卒空乎其山正寢在殯嗤鏤器與玉衣竟與入棺恥容章及書綬知與不知並懷惋愴咸以人亡素樸禮墜文章洙泗頹經扶風罷學關西疑聖之德自此長淪高松引風之氣于茲永息余昔在殊方亟徂翰迹欽風味道迄淹歲時既而位阻桂宮塗乖咫尺不獲擁經步至問舂卿之痾徐輪三反入杜尼之舍痛祥雲之滅采悲列曜之睎暉追勒高鄉乃爲銘曰文範高世元宴絕倫復有令德遠之與均誰與均此嗚呼哲人第五肥遯餘軌尚存司空開學其風不泯傳

兹孝敬曰悌且仁氣高瓊岳心虛谷神括羽儒圃舟輿
席珍旣遊慧水兼引法輪談扇猶在鳴琴尚陳如何不
憖德耆長淪寂寥巖穴荒涼渭濱橋曰雙雞徐稱酹素
余欽夫子風期夙著蓄思含毫傳芳寫譽沈碑雖貞元
泉無曙　又華陽陶先生墓誌曰若夫眞以歸空爲美
道以無形爲貴不知悅生大德所以爲生不知惡死谷
神所以不死妙矣哉隱顯變化物莫能測旣而岫開折
石天墜玉棺銀書息簡流珠羅竈九飾麗于空中千和
焚于地下仙宮有得朋之喜受學裹臨谷之悲余昔在
枌壤早塗圯上之術今蓮元良屢禀浮丘之教握留符

而劉愴思化杖而酸辛乃爲銘曰無名曰道不死爲仙
亦有元則兼稱稚川猗歟夫子受籙歸元黎傳苑史書
因賈船巒鬱茅嶺悠悠洞天三山白鶴何時復旋
增 雜文晉陶潛歸去來辭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
歸旣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
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
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
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
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
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

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
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
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
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
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旣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
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
吾生之行休巳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
留胡爲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
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
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宋孔稚珪北山移

文畧曰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亭夫以
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
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
而不盻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于洛浦值薪歌于延瀨
固亦有焉豈其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
公之哭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
尚生不存仲氏旣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儁
俗之士旣文旣博亦元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
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于江
臯乃纓情于好爵其始至也殆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

氏茂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横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
孫不遊談空空于釋部覈元元于道流務光何足比涓
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
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
而走俗狀風雲悽其帶憤泉石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
失顧草木而如喪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
白雲誰侶澗戸摧絶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于還
飇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
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于是南岳獻嘲北
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誚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兮

赴弔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罷月騁
西山之逸議馳東皐之素謁今又促裝下邑浪栧上京
雖情投于魏闕或假步于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顔薜荔
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遊躅于蕙路汙淥池以洗
耳宜扃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于谷口杜
妄轡于郊端于是叢條瞋膽疊影怒魄或飛柯以折輪
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　宋羅大經
鶴林玉露曰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苔蘚盈堦落
花滿徑門無剥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
山泉拾松枝煑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

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
竹與麛犢共偃息于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
既歸竹窗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
筆窗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蹟畫卷縱觀
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啜苦茗一杯出
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校雨探節
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
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
月印前溪矣　明唐順之書秦風蒹葭後曰余與褚生
泛小舠如陳渡臨流歌嘯渺然有千里江湖之思因諷

秦風蒹葭三章則宛如目前風景而所謂伊人者猶庶
幾見之且秦時風俗不雄心于戈矛則技癢于檢歌射
獵至其聲利所驅雖豪傑亦且側足于寺人媚子之間
方以為榮而不知愧其義士亦且沈酣豢養與君為殉
而不可贖蓋靡然衿俠趨勢之甚矣而乃有遺世獨立
淡乎塵埃之外若豈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而此其獨
醒者歟抑亦以秦之不足與而僾游肥遯若後來鑿坏
羊裘之徒者在當時固已有人歟余獨惜其風可聞而
姓名不著不得與鑿坏羊裘之徒並列隱逸傳然鑿坏
羊裘之徒以其身而逃之蒹葭伊人者乃幷其姓名而

逃之此又其所以為至也噫嘻士固有不慕乎當世之
榮而又何心于後世之名哉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一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二

人部五十一 品藻 名譽

品藻一

增 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 老子曰知人者智 莊子曰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則不肖人得矣 韓詩外傳曰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為貧則視其所不取此五者足以觀士矣

又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茍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與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

品藻二

原 家語子貢曰陳靈公君臣宣淫於朝泄冶諫而殺之是與比干同也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叔父官則少師忠款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以身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當悔悟本其情志在乎仁者也泄冶位下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以區區之身欲止一國之淫昏死而亡益可謂懷矣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

治之謂也　又子路曰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已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　又曰子夏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絃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子曰君子也子貢曰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之敢問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均謂之君子不亦可乎　孔叢子曰魏安釐王問子從曰馬回

梗梗亮直有大丈夫之節吾欲以爲相可乎答曰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答曰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一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謟言得罪　漢書曰高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

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項羽唯有一范增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禽也羣臣悅服　姚信士緯曰周勃之勳不如霍光此前史所載較然可見而以勃功大於光意竊不安何者勃本高帝大臣官尊勢顯衆所歸向居太尉位擁兵百萬既有陳平王陵之力又有朱虛諸王之援酈寄遊說以譎諸呂因衆之心易以濟事若霍光者以倉卒之際受寄託之任輔弼幼主天下晏然遇燕王上官之亂誅除凶逆以靖王室

啓昌邑立宣帝任漢家之重隆中興之祚參贊伊周爲漢賢相推驗事効優劣明矣　袁山松後漢書曰王允字子師世仕州郡爲冠蓋同郡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之友善允仕至司徒　郭泰別傳曰泰字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閬不宿而退往從黃憲累日方還或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萬頃陂澄之不清混之不濁不可量也　青州先賢傳曰京師號曰陳仲舉昂昂如千里驥周孟玉瀏瀏如松下風　後漢書曰許劭嘗到穎川多長者之遊唯不詣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

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
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曹
操微時嘗卑辭厚禮求為已助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
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
操大悅而去初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
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袁子
曰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答曰然可謂直士忠
則吾不知也夫為人臣見人主失道指斥其非而播揚
其惡可謂直士未為忠臣故司馬陳羣則不然其談論
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

陳羣於是乎長者　典略曰禰衡建安初自荊州北遊
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遇或問之曰何不從陳
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又問
曰當今誰復可者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又問
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世乎衡見荀有容儀趙有腹乃
答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其意以為
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　又曰趙戩遭三輔亂客於荊
州荊州牧劉表以為賓客是時禰衡來遊京師詆訾朝
士及見戩歎曰所謂劒則干將莫邪木則椅桐梓漆人
則顏冉仲弓也　三輔決錄曰弭生字仲叔其父賤故

張伯英與李幼才書曰弭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也
非弭氏小族所當有新豐瘠土所當出也　魏志曰盧
欽著書稱徐邈曰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
自在涼州及還京都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
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
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
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
之介也　世說曰諸葛瑾其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
各在一國於時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
又曰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太初共坐時人謂蒹

葭倚玉樹又時目夏侯太初朗如明月入懷　又曰庾
道季云藺相如雖千載死人懍懍恒如有生氣曹蜍李
志雖見在厭厭如在九泉下人　又曰王濬沖裴叔則
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二童何如鍾曰裴
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為吏部尚書冀
爾時天下無復滯才　又曰嵇中散語趙景眞卿瞳子
白黑分明有白起風恨量小狹趙答曰尺表能審璣衡
之度寸管能測往復之氣何必在大但問識何如耳
又曰王大將軍稱王夷甫處衆人之中如珠玉在瓦石
間　又曰世稱庾文康為豐年玉庾稚恭為荒年穀

增人物志曰王弘與兄弟集會任子孫戲僧達跳地作
虎子僧綽正坐采蠟燭珠爲鳳皇僧達奪取壞之僧虔
累十二博棊子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弘笑曰僧達爽俊
當不減人然恐其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虔必
得高位已而皆如其言　又曰王僧虔退默少文雅與
袁淑謝莊善淑每歎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
潛實物莫之窺　又曰後魏游雅稱高允曰余與高子
處四十餘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且内文明而外柔順
必爲一代名臣　潛確類書曰朱异器宇宏深神表峰
峻金山萬丈緣陟難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　唐書曰

太宗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復善談論元齡以下卿宜
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
爲臣不如元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
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温彦博處煩治劇衆務畢舉臣
不如戴胄恥君不及堯舜以諫爭爲己任臣不如魏徵
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　又曰
李靖姿貌魁秀通書史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
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隋吏部尚書牛弘見之
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拊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
又曰太宗詔魏王泰曰世南於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

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
無復人矣　又曰裴行儉善知人在吏部時見蘇味道
王勮謂曰二君後皆掌銓衡李敬元盛稱王勃楊炯盧
照鄰駱賓王之才引示行儉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
後文藝如勃等雖有才而浮躁衒露豈享爵禄者哉
又曰張昌齡與兄昌宗皆以文自名更舉進士與王公
治齊名皆爲考功員外郎王師旦所絀太宗問其故答
曰昌齡等華而少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
勸慕亂陛下風雅帝然之　又曰姚崇問紫微舍人齊
澣曰予爲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晏澣曰管

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爲法隨復更之
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如何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耳
宋史曰李穀號能知人李昉嘗爲穀記室穀曰子他
日官禄當如我昉後至宰相周顯德中扈載以文章馳
名樞密使王朴薦令知制誥穀曰斯人命薄慮不克享
耳朴曰公在衡右之地當以材進人何得言命而遺才
載遂知制誥未幾卒　又曰太宗嘗謂呂蒙正曰卿諸
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宰相才也又
富言者蒙正客也一日白曰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
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

相似而勲業遠過於吾令與諸子同學供給甚厚吉子即弼也　人物志曰張詠登太平興國八年第嘗曰吾榜得人最多謹重雅厚無如李公沆深沉有量無如王公旦面折廷爭無如寇公準當方面之任則詠不敢辭　宋史曰錢若水幼聰悟十歲能爲文華山陳摶見之謂曰子神清可以學道不然當富貴但忌太速爾　又曰若水有人倫鑒見王旦曰眞宰相器也與之同列每曰王君凌霄聳壑棟梁之材貴不可涯非吾所及　又曰楊億稱章得象有公輔器薦之或問之億曰閩士輕狹而章公深厚有容此其貴也　人物志曰夏竦仁宗朝舉制科有老宦者曰賢良他日必大用以吳綾手帕乞詩竦題云殿上衮衣明日月硯中旗影動龍蛇縱橫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楊凝之歎曰眞宰相器也　又曰劉渙字凝之棄官隱廬山之陽歐陽脩與公同年高其節賦廬山高以美之中有丈夫壯節似君少之句朱文公守南康爲作壯節亭記蘇子由稱其氷清玉剛廉潔不撓凜乎非今世之士張耒云文章似司馬談遷而談遷無其氣節風節似疏廣受而廣受無其文學　又曰王珪字禹玉弱歲奇警出語驚人從兄琪讀其所賦嗟曰騏驥方生已有千里之志但蘭筋未就耳

又曰張方平守宋都日富弼自貶所移汝過見之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入院凡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人檄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弼有愧色蓋弼素亦善安石云　又曰豐稷字相之相之所薦士如陳瓘陳師錫鄒浩皆知名當世人服其藻鑑　又曰陳瓘字瑩中徽宗時以論蔡京曾布貶居合浦或問游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酢曰四海人才不能周知以所識知陳了翁其人也　金史世宗嘗謂侍臣曰李仲略精神明健如俊鶻脫帽又曰仲略健吏也　又曰董師中補尚書省令史右相唐括訛魯古尤器重之撫其座曰子議論英發襟度開朗他日必居此座　元史曰太宗丙申春諸王大集帝親執觴賜耶律楚材曰非卿則中原無今日朕所以得安枕者卿之力也西域諸國及高麗使者來朝帝指楚材示之曰汝國有此人乎皆對曰無有殆神人也帝曰朕亦度必無此人　又曰竇默謂世祖曰犯顔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　又曰安童木華黎四世孫其母昭睿皇后之姊通籍禁中世祖一日見之問及安童對曰安童雖幼公輔器也世祖曰何

以知之對曰每退朝必與老成人語未嘗狎一年少是以知之　又曰世祖嘗以葉李留夢炎優劣問趙孟頫孟頫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邪夢炎在宋爲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附勢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　又曰世祖與侍臣論文學之士曰趙孟頫唐李太白宋蘇子瞻之流也　明紀事本末曰太祖閱漢書問宋濂孔克仁漢治何不三代也克仁對曰王霸之道雜太祖曰咎將誰始曰在高

祖太祖曰高祖創業未遑禮樂孝文時當制作復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使漢家終於如是三代有其時而能爲之漢文有其時而不爲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爲之者也　又曰太祖一日問陶安曰劉基宋濂章溢葉琛四人之才何如安曰臣謀略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太祖深然之　又曰太祖欲以楊憲爲相問劉基基素與憲厚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不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如基曰此褊淺曰胡惟庸何如基曰小犢耳將僨轅而破犁上曰吾之相無

踰於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煩劇爲之且辜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未見其可也　獻徵錄曰成祖嘗手書大臣蹇義等十人名授解縉曰汝疏其人品縉對曰義天資質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儁雖有才辯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于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于用法好惡頗端宋禮戇直而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駔儈之心　又曰天順間國子祭酒陳詢致仕去吏部請以禮部侍郎李紹兼領之上謂

王翱曰禮部不可無此人其別選代之翱退語同列曰我不知李侍郎見重於上如此　明紀事本末曰于謙自少骨相異常僧蘭古春見而異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　又曰陳獻章以道學名一世少許可大司馬劉大夏在廣東時獻章稱之曰劉公愛民如子守身如女毋論於今人中即古人亦未易得也後歸居東山草堂吳司空廷舉云愛民如有病對客似無官公之謂也林司寇俊稱公清約如知白先憂如希文公望如彥國能處大事如子明　又曰陳伯獻嘗稱兵部尚書林瀚曰賤者即之不知其爲貴卑者即之不知其爲尊恐不肖

者即之不知其為賢且智非意相干者即之始知其稟然不可犯也　又曰世宗登極用廷臣薦陞楊廉南禮部尚書進大學衍義節略上以忠愛褒之引年益力得温諭以歸自居官及懸車終日手不釋卷劉晦菴嘗語人曰在仕途肯讀書究理惟楊方震蔡介夫耳劉君敘謂公在諫垣章奏剴切南科年來重如九鼎大呂以有公也林希元謂公之學門戶自程朱淵源自六經權衡百氏低昂漢唐王陽明稱公為君子有用之學

品藻三

原　水鏡　玉人

襄陽記龐德公嘗謂諸葛孔明為臥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水鏡　晉

書王敦以衛玠為玉人

髯絕倫　穉傑出

蜀志關羽督荊州聞馬超來降與諸葛亮書問超人才誰比亮答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髯故亮謂之髯　後漢書桓帝徵徐穉等不至帝問陳蕃徐穉袁閎韋著先後蕃曰閎生公之族威閒道誠著生三輔仁義之俗不扶自直也穉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角立傑出宜為先也

猶得其半　必於其倫

蜀志龐統字士元為郡功曹性好人倫每所稱多過其才人問之統曰當世善人少惡人多不美其言則聲名不足慕而為善者少矣拔十失五猶得其半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禮擬人必於其倫

一時之佳　一世之烈

蜀志龐統至吳多聞其名及西還並會昌門陸績顧劭全琮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似汝南樊子昭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　下詳前

聰明仁智　簡要清通

吳志吳使趙咨於魏文帝問吳主何等主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取荊州不血刃是其智據三州虎視天下是其雄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晉書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以楷為之

王肅三反　叔度萬頃

魏志劉寔以王肅忠於事上好下佞己此一反也性嗜榮貴不求苟合二反也吝惜財物而理身不穢三反也　下詳品藻二

增　朱絲繩　玉界尺

潛確類書晉王慕方正亮直介然不事人比之朱絲繩　五代史趙光逢字延吉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玉界尺

輒言佳　各有蔽

世說司馬德操有人倫鑒居荊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時有以人物問者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辯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卿所言亦復佳　荀子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

聳壑昂霄　山峙淵渟

唐書隋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見房元齡謂裴矩曰僕閱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當為國器但恨不見

其聳壑昂霄耳　潛確類書許劭山峙淵渟行應規表邵陵謝甄為才達識見劭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

江左夷吾　當代子房

晉書南渡時綱維未舉溫嶠以為憂及見王導曰江左自有夷吾復何憂由是士大夫皆想望丰采　明史紀事劉基聰穎絕人嘗與諸友遊西湖酒酣放言曰後十年有王者出我當輔之眾皆未信惟蜀人趙天澤奇之曰當代子房也

薦士各有品目　獎目皆為名士

秩茂末度宗時趙訪蘇嘗薦八士各有品目於李白玉曰錦山鐵壁立朝風節大較似之　人物志唐蕭穎士以推引後進為己任如李陽李幼卿皇甫冉呂渭等數十人自經獎目皆為名士天下推知人者稱蕭功曹焉

門第人文皆第一　宦官宮妾不知名

唐書李揆美風儀善奏對肅宗嘗歎之曰卿門第人物文章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也　雜錄宋仁宗問王素曰執可命以相者素曰臣何敢言帝曰姑言之素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名者可任帝曰如此則富弼可素曰陛下得之矣

廊廟器　卿相材

唐書張行成少師事劉炫炫謂門人曰行

成體局方正感廟之器也溫大雅與弟彥博大宥皆知名辭道衡見之曰卿相材也

包容仁傑、師服王曾 唐書狄仁傑之入相也婁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武后嘗問之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見其知人也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爲其所包容久矣又宋史王曾韓琦論近代宰相獨許可裴度宋書之臣宗也 子儀 宋史臣翰林學士

社稷臣王旦宰相器 錢若水號知人嘗見王旦曰真宰相器也

潞公異人子瞻大器 宋史文彥博在朝契丹使者來聘蘇軾館客與使言見彥博望見其容貌曰此潞公也問其年何少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及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蘇軾試中制科日宗自宋史神宗自書二人姓名於御屏曰政事何琬文章葉清臣

政事何琬文章葉濤 書何緣知使者韓琦曰天下奇才也器之要耳在啟遠大之器爲朝廷養用之

海內奇才江南夫子 宋史蘇軾所著才何究於御屏曰政事之文章之才以清之才

江南夫子 宋史蘇軾其弟轍爲天下奇之大宋高宗自書之讀其上喜曰此奇才也出示之在揚州海內稱奇才爲天下學者宗

後來 唐書王勃字子安以文章有大名於時

王粲、今世李白 唐書李白初至長安賀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 蘇軾以李白為本朝後來

決其必貴 稱其遠到

詩而奇喜之出曰奇語今世李白也唐宋書王洙曰公其必貴然李公後來名當過其等也弟子與且皆貴母李元曰見白必有決名以無疑少學術不高以羅中行許也崔數孫苦來會李世李白兒元元 王洙見李洞書堂中知其遠到

品藻四

原璞玉渾金 晉書王戎曰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

宗廟武庫

世說裴楷目夏侯元云肅肅如入宗廟但見禮樂器會如觀武庫森森但見矛戟在前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矣

但虞傷缺 後漢書符融見李膺膺有名望退之子曰但虞傷缺之爾何其如此

太無皁白 後漢書何顒之好非人心有是非令子好學任何過人以致也謂孟軻曰以國人武安南子宣名本國人

增得孝廉 後漢書河南尹田歆得孝廉欲召其名知於時曰以國爲家汝道也

定人品

裴楷鍾會如觀武庫也

鍾勇往自白以報國家爲尹明得助求孝廉歎之是近日所得孝廉有門下客史也見歆笑曰當得異之名士人

山濤隱士不滯必知人好士耳言人之者過名謝安童子人皆知名賞

稱神明 非遠

士異士集苑卽太學新元之中以人定生名晉書謝安見羊曇日生神明也

諸葛言季後先子公入以子上處相世上少下所蓋十許可與見千秋曰也生翰林學士王也

元史魏伯逊以才俊爲常所集祖亦然宋書遊其門以爲其子人莫如所集伯才

器

元史虞集子伯生觀之爲馬祖常蓋常引官御史中丞一日小遊有其家集常所不可以其集未盡其人然殊少所集後人不得集未其人也

超群絕塵 宋史黃庭堅

貌厚心小 周五代史後唐明宗

南金東箭 晉書顧榮

龍躍鳳鳴 晉書陸機陸雲

石硯 遺以

觀其所有知其所守之數曰此萬人之數也立事拔其長身不世出乃集伯知人超群絕塵見黃庭堅

爲理而將心焉小他鈔日識必之大計貴明宜宗曰此子待之

虞溥賈曰東南之寶推顏榮羨爲人曰今東南之寶已盡於顧先

南金東箭 晉書陸機兄弟嘗詣張華華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

之觀晉子鳴吾子朝陽知此州以來常不恐顧南州之鳳

石硯 宋史蘇軾通判杭州以文學知名嘗得石硯

待遇甚厚既別宣以硯名當以觀異日見堂上硯

之用梁入翰苑召草制將入而硯常所用

玉堂硯所謂以則頃年受蘇公所贈也因有所懷然大學也是夕歸

蔡公亦有左丞之命他日會政事堂語及蘇公一笑而已
言若鹽酒
通鑑崔浩言於魏主曰臣
嘗私論近世人物王猛之經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
之曹操也魏主中夜賜浩縹醪酒十觚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味
不衣
自暖
世說謝將軍超宗一日詣東府自通韻時風寒慘厲太祖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
清風拂人
又謝太傅云小時在殿庭見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人
每變益上
說苑
趙簡子問成摶曰吾聞羊殖者賢大夫也對曰其為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
義其三十也為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五十為邊城將遠者復親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
有
短見長
叢死賓王元執數引見處士劉元平為布衣文或問王所長於先乎答和無長問者不解元平
曰人有所短所以見長王無所不備吾何以辭
海岱清士
世說桓彝有人論鑒見來每除等曰
人所應有己不必有人所應無己不必無真海岱清士
南州冠冕
恐喧詞書同馬德操有知
人部

人鑒龐統少時往見之德操採桑樹上與統談羨自晝連夜稱其南州士覺
孔顏道德
漢孝
武帝謂東方朔孔顏道德孰勝方朔曰顏淵如桂馨一山孔子如春風至則萬物化生
三人一
龍
魏略靈帝時華歆與邴原管寧俱學相善時號三人為一龍謂歆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
三
人敗德
太平御覽夏侯玄求交于傅嘏不納門太閱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
鄧玄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此三人者皆敗德也
凝然不動
雜錄呂夷簡四子公綽公弼公
著公孺皆少夷簡謂夫人曰四兒皆繫金紫但未知誰當作相者呂時驗之四子居外夫人使小婢擎四寶器
貯茶而往獨令手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獨公著凝然不動夷簡乃謂夫人曰此子必作相也
吉
人辭寡
晉書王獻之與兄徽之與諸謝安徽之多言偕事獻之寒溫而已與嫂客問王氏兄弟履若安
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
冰清玉潤
又衛玠妻父樂廣有每內重名議者以為
婦翁冰清女壻玉潤
美兼諸人
世說晉時人語云阮裕骨氣不如逸少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

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兼有諸人之美
棟梁之用
又晉庾敳見和嶠歎曰森森如千丈松雖
磊砢多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
才患其多
晉書陸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
人常患才少而子更患其多
越無一仁
漢書董仲舒為江都易王相王問之曰越王句踐與
大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吾以為越有三仁何如對曰昔魯君問伐齊于柳下惠惠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
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猶且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由此言之則越未嘗有一仁也
賁
育弗奪
上嘗問莊助曰汲黯何如人對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招之不來
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明練簡至
魏志
司馬文王與陳泰規友哀陵亦衆奉善文王問陔曰玄伯何如其父司空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為己任者
不如也明練簡至立功立事過之
異日秉鈞
事文顏聚王訓公知制詣一日至中書視王文
人部

正公問識呂夷簡否曰不識也退而訪諸人呂方以太常博士停清州文正曰此人異日與公對秉鈞軸斥
公曰何以知之公曰吾亦不識但以其泰請得之如不裁農為之為沂公姑應之及丁滑公啟所公引為款政
辛與並相祈公從容為道文正語皆堂費以為不可及
不可當國
又寇萊公與丁晉公始相
書李文靖為相丁尚為兩制策公屬為而公不用問之文靖曰令己為兩制奚秤進則當為如斯人者果可當
曰乎寇曰如丁之才相公鉉能抑之乎文請曰行且用之然他日勿悔也氣而丁公秉政累傾乾如文靖之言
翰苑名流
元史陽鎮斯宇昊頭早有文名大德體遊湘漢湖南師趙淇雅號知人見之驚曰他
日辭苑秦凉也
文章冠世
又歐陽玄字原功幼時有黃冠師注目視玄謂其塾師曰是兒神氣
嶷先目先射人異日當以文章冠世庫廟之寫也
江左之秀
晉書但溫嘗與傳屬識會羅舍
後至品問衆坐曰此何如人或曰可謂荊楚之祀持祖曰此自是江左之秀豈惟荊楚而已
唐突
西子
世說庾亮嘗謂周顗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顗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子也
清靜默

識又張茂先書言成公簡清靜比揚子雲默識擬張安世

周邵程朱元史劉因論周邵程朱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

品藻五

【原】論後漢孔融汝潁優劣論曰融以汝南士勝潁川士陳長文難融答之曰汝南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武皇帝共於道中潁川士雖抗節未有頡頏天子者也汝南許子伯與其友人共說世俗將壞因夜舉聲號哭潁川雖憂時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府許掾教太守鄧晨圖開稻陂數萬頃累世獲其功夜有火光之瑞韓元長雖好地理未有成功見效如許掾者也汝南張元伯身死之後見夢范巨卿潁川士雖有奇異未有能神而靈者也汝南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潁川士雖多聰明未有能離婁並照者也汝南李洪為太尉掾弟殺人當死洪自劾詣閣乞代弟命便飲酖而死弟用得全潁川雖尚節義未有能殺身成仁如洪者也汝南翟子威為東郡太守始舉義兵以討王莽潁川士雖疾惡未有能破家為國者也汝南袁公著為甲科郎上書欲治梁冀潁川士雖慕忠讜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　魏夏侯元樂毅論曰夫求古賢之意宜以大者遠者先之必迂迴而難通然後已焉可也觀樂生報燕惠王之書其殆庶

乎知機合道以終始者與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以天下為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至量務以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樂生之志豈其局迹當時止於兼并而已哉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於天下矣邁至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牧民明信以待其獘將使即墨莒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則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也任窮則從徵子適周之道也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我澤如春下應如草道光宇宙智者宅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所以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勢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也由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其亦未可量也　晉張輔遷固優劣論曰世人論司馬遷班固多以固為勝余以為失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煩省不敵不如一也良史

述事善足以奬勸惡足以鑒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無取皆書不如二也毀敗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旣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爲蘇秦張儀范睢蔡澤作傳逞詞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此眞所以爲良史也　又名士優劣論曰世人見魏武皇帝處有中土莫不謂勝劉元德也余以元德爲勝夫撥亂之主先以能收相獲將爲本一身善戰不足恃也世人以元德爲呂布所襲爲武帝所走舉軍東下而爲陸遜所覆然未若武帝爲徐榮所敗失馬被創之危也爲張繡所困挺身逃遁以喪二子也至其忌克安忍無親董公仁賈

文和恒以佯愚自免荀文若楊德祖之徒多見賊害行兵三十餘年無不親征功臣謀士曾無列土之封仁愛不加親戚惠澤不流百姓豈若元德威而有恩勇而有義寬弘而大略乎諸葛孔明達治知變殆王佐之才元德無強盛之勢而令委質張飛關羽皆人傑也服而使之夫明闇不相爲用能否不相爲使武帝雖處安強不爲之用也況在危急之間勢弱之地乎若令元德據有中州將與周室比隆豈徒三傑而已哉　又樂毅諸葛孔明論曰樂毅相弱燕合五國之兵以破強齊雪君王之恥圍城而不急攻將令道窮而義服此則仁者之師

莫不謂毅爲優余以五國之兵共伐一齊不足爲強大戰濟西伏尸流血不足爲仁若孔明包文武之德劉元德以知人之明屢造其廬咨以濟世奇策泉湧智謀從橫遂東說孫權北抗大魏以乘勝之師翼佐取蜀及元德臨終禪以大位在擾攘之際立童蒙之主設官分職班敘衆才文以寧內武以折衝然後布其恩澤於中國之民其行軍也路不拾遺毫毛無犯勳業垂濟而隕觀其遺文謀謨弘遠雅規恢廓已有功則讓於下下有闕則躬自咎見善則遷納諫則改故聲烈振於遐邇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貪夫廉余以爲覩孔明之忠姦臣立

節矣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毅爲伍哉　增　唐皇甫湜夷惠清和論曰伯夷孟子謂之爲清柳下惠孟子謂之爲和若較之聖人則彼之所行皆一方之士也夫聖人之道出攣拘之域不凝滯於物通塞若水變化猶龍動之謂權靜之謂道非可以一善目一行稱故曰彼之行皆一方之士也即而評焉互有長短請列而辨之彼伯夷者揭標表於不滅蹈臣子所難行信道之篤執之如山嫉惡之心惡之如鬼清風所激有心必動此其爲長也至於傳之汎愛易之隨時聖人之權濟物之義豈止不暇亦將有妨焉柳下惠辱身以求利物潔身以事

無道唯斯人是哀惟吾道是存薰猶不同河濟不雜此其長也至於無道則隱亂邦不居而飲盜泉水食不仁粟垂傲物之迹近寬身之仁又君子所不由矣則清和之用於與奪爲均雖然清之流矯於前而激於後使萬年亂臣賊子懼貪夫惡人恥且衆人之難行者也和之迹疑於往而敝於今使末代偷苟之輩有容貪利之徒得語且衆人之易爲者也士之率性飭躬立志希古當以聖人爲準的中庸爲恭尚力苟不足寧終止焉則清與和皆非通道不可準則若循迹而變以矯俗爲心必不得已願附清者　李德裕人物志論曰余嘗覽人物

志觀其索隱精微研幾元妙實天下奇才然品其人物往往不倫以管仲商鞅俱爲法家是不究其成敗之術也以子產西門豹俱爲器能是不辨其精麤之迹也子產多識博聞叔向且猶不及故仲尼敬事之西門豹非其匹也其甚者曰辨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辯樂毅曹丘生是也樂毅中代之賢人潔去就之分明君臣之義自得卷舒之道深識存亡之機曹丘生招權傾金毀譽在口季布以爲非長者焉可以比君子哉又曰一人之身兼有英雄高祖項羽是也其下雖曰項羽英分少有范增不能用陳平去之然稱明能合變斯言謬矣

項羽坑秦卒結怨關中焚咸陽而春懷舊土所謂倒持太阿受人以柄豈得謂之合變乎又願與漢王挑戰漢王笑曰吾寧鬭智不能鬭力及將敗也自爲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其所恃者氣力而已矣可謂雄於韓信氣又過之所以能爲漢王敵聰明睿智不足稱也　宋蘇轍三國論曰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蠭起而難平蓋嘗聞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眞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

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捽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爲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爲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

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鋭剛猛之氣而不用以

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為椎魯而不能純欲為果鋭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為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荆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為不可及也夫　明歸有光泰伯至德論曰

聖人者能盡乎天下之至情者也夫以物與人情之所安則必受受之而安焉情之所不安則必不受雖受之而必不慊焉論語於泰伯之讓稱至德自太史公好為異論以為太王有翦商之心將遂傳季歷以及文王鄭康成何晏之徒祖而述之世之說者遂以為雖以國讓而實以天下讓不以其盡父子之情而以其全君臣之義故孔子大之夫湯武之所以為聖人者以其無私於天下也使其家密相付授陰謀傾奪雖世嗣亦以是定則何以異於曹操司馬懿之徒也太王奔亡救敗之餘又當武丁朝諸侯之世雖欲狡焉以窺大物其志亦無

由萌矣就使泰伯逆覩百年未至之兆而舉他人之物為讓此亦好名不情之甚亦非孔子之所取蓋翦商之事先儒嘗已辨之而論語之註薙革之未盡者也說者徒以太王溺愛少子而有此此晉獻公漢高祖中人以下之所為而太王必不至於是故以傳歷及昌為有天下之大計殊不知兒女之情賢者之所不免也篡逆之惡中人之所不為也詩云爰及姜女來朝走馬孟子以為太王之好色也詩人之意未必然而孟子之言亦不為過太王固不勝其區區之私以與其季子泰伯能順而承之此泰伯所以為能讓也泰伯之去不于傳位之

日而於採藥之時此泰伯之讓所以無得而稱也使太王有其意而吾與之並立於此太王賢者亦終勝其邪心以與我也吾於是明言而公讓之則太王終於不忍言而其弟終于不受是亦如夷齊之終不遂其父之志而已矣張子房教四皓以羽翼太子其事近正而終于傷父之心申生徘徊不去其心則恭而陷父于殺嫡之罪故成而爲惠帝不成而爲申生皆非也惟泰伯不可及矣孔子所謂以天下讓者國與天下常言之通稱也讓其自有之國則不信而求其讓於所未有之天下置家庭父子之愛勤百年以後君臣之事而爲之說是孤竹不爲賢而必箕潁以爲大原山不爲孝而必首陽以爲高諸儒之論之謬也夫先意承志孝子之至也泰伯能得之故泰伯之所爲適匹夫匹婦之所爲當然者夫惟匹夫匹婦以爲當然是天下之至情也　馮從吾董揚王韓優劣論曰儒者立言所以明道也有得於道雖淺而常合無得於道雖深而常離知此而董揚王韓優劣辨矣昔仲舒時道術混殽仲舒下帷發憤潛心大業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漢承秦後仲尼之道蔑如武帝襲文景業一切制度尚多闕略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郡舉茂才孝廉皆自

仲舒發之此其議論鑿鑿可見諸行眞足羽翼道術裨益世教者文辭云乎哉眞西山謂西漢儒者惟仲舒一人子以爲知言揚雄製作深奧而行事不副其作太元也衆人不好而汲汲於解嘲比之天地比之典謨比之雅頌又比之簫韶夫雕蟲之技壯夫不爲而又不勝其誇張得意之態深於養者如是乎屈原雖過於忠而耿耿一念誠可以愧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子雲作反騷以駁之雄之出處大節君臣大義豈待劇秦美新而後決白黑哉縱其言高出蒼天大含元氣與道術世教何補兩漢以降歷魏晉六朝而吾道益陵夷不可振王仲淹起隋之末造當衆口嘵嘵慨然以著述爲己任其立言指事一稟於仲尼故曰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即此一言而通之人品學術可知矣或以太平十二策燬通出處不知開皇孰與新莽若以雄而律通則與懲羹吹齏何異況獻策不報即退而講道河汾屢徵不起此其於出處間豈不大有可觀哉明道稱其極有格言考亭稱其循規蹈矩誠謂其與道合耳通之後越百餘年而得韓愈氏愈之文天下宗之而說者議其因文以見道益唐以詩賦取士故學者不得不取材於諸子百家而孔孟之傳不絶如綫愈獨舉堯舜以來之統歸之孔

孟佛氏之教浸淫人心牢不可破愈上表陳言雖蒙竄斥而其志不隳其有功於吾道何如哉噫三子之文淺而於道合雄之文深而於道離此董揚王韓之優劣也

周思兼八司馬論曰孰朝廷之攻以亂天下者小人也然亦有好奇功而不量力不幸而入小人之黨者唐之八司馬也夫八司馬之用事天下莫不以小人目之而一旦廢棄蓬終其身不復齒於清議吾獨悲夫八司馬之材皆天下偉人而爲小人之所誘雖悔之而不可復洗也天子寢疾於內而伾文之徒以東宮之舊用事於外其心之邪正猶未著而一時之攻亦未至於甚悖

則雖當時士大夫未必不想望丰采而又持爵祿之權以誘天下之士亦足以感其心而奪其不從之願故雖八司馬之材亦墮其術中而不覺雖覺之而不可復叛伾文奴隸之材八司馬非不能識之而業已同之又戀戀於富貴是以不能決策而去元和之盛君子莫不以其材自顯於世而伾文之黨獨憂愁抑鬱於遐荒雖欲發憤以白其志而竟以貶死者其素行不足以取信於朝廷而其材又天下之所忌也夫行不足以取信故君子不敢任其咎以開其入仕之路而材足以起人之忌則小人亦從而交阻之是以天下皆惜其才坐視而莫爲之言以裴度之賢不能寬禹錫之貶而揚於陵與宗元爲婣屬亦終不能少爲之助蓋疑而忌之者盈於朝廷而一人之力無所容其間故寧屈數人之材而不敢強人之所忌以起天下之謗八司馬之黨惟程异之材爲下而元和之末猶得以自進於朝廷者忌之者寡也夫然後知劉柳之名愈盛於天下而貶斥之禍愈不得以自伸也嗚呼始以其才誘於伾文而復取忌於元和之世八司馬之才乃其所以自禍也與

張采宋名臣前集論曰前集首趙普普人有煩言然普內瑕猶著顯績若程琳當章獻垂簾上七廟圖且庸庸何取要之善

善長惡惡短勸懲焉爾我讀是集而考其世蓋自藝祖迄仁宗四朝於時君求相相求賢人皆輕於爲善而易於見才故出則良臣處則吉士即中人邂逅推前引後亦將磬施矣然呂夷簡之任術得全功名王旦之約守不保晚節者眞宗以媚求下仁宗以正道進退其臣旦懼禍故媚以自脫夷簡戀爵位故假正道以固寵上使之然爾夫謂臣下之賢不肖因乎上其言未可量賢者德望如呂端李沆范仲淹杜衍經國如寇準張詠恬退如錢若水丰裁如馬知節魯宗道薛奎包拯田錫孫奭孔道輔孫甫此諸賢者天然間氣豈夷險榮辱足動蕩

其萬一然而坦坦履道不致憂讒畏譏即或時有罷遣
而卒至舉朝別白無終回枉者斯非生適逢世之幸乎
即將臣如曹彬惟藝祖自將將故得成其武功他若曹
瑋非李迪則秦川報警且以妄言戮种世衡狄青非龐
籍保任則青澗不得立智高不得平蓋軍庸與品節有
辨品節可自樹即摧折屈抑因以愈顯軍庸厥繫君相
設小旁撓或呼應不當機事去矣凡此皆有志之士審
時度勢不能不流連於此四朝者也然希夷君復之徒
生斯世而悠然高臥者曰惟斯世得高臥爾故朱子前
後二集俱於卷末錄處士使學者知言行攸關出處一
人耶

致若而人者又匪君相可輕重之者矣其亦有避世之
心夫　又宋名臣後集論曰後集載王安石何居夷考
集中如韓富司馬六七公皆身任宗社為世元龜其他
舉聲實茂烈式昭軌度而安石一人敗之有餘故諸君
子多以不合新法著則朱子豈有恕辭乃我則曰君心
常渺焉不如其祖宗則自能知人而守法如神宗非不
明韓富司馬之賢謂祖宗舊人不足有為俟制度一新
徐與論思爾故韓琦死帝自為碑文富弼召拜司空迄
後眷禮不替蒲宗孟一斥司馬光帝直視不語其待諸
大臣何如乃卒不見用者非薄其才也非薄舊人而思

凌越其祖宗此意豈有量哉蓋神宗第以諸君子為無
才故熙寧之罷斥猶得為元祐用哲宗直以諸君子為
奸邪故紹聖之黨禁遂與國俱盡嗟夫端起微芒而害
貽天下可不慎乎

名譽一

原　行浮　德蕩　懷行浮於名莊子德蕩於名　勿取名　可責實　魏志
文帝謂盧毓曰取士勿取名有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
也毓對名不足以得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
善然後有名非所當
疾正可循名責實也　飾非釣名　違道干譽　書見上漢公孫
弘傳下見書
人部
增　震京師　動宮禁　金史元好問字裕之年十四從陵川郝晉卿學
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河
為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為近代無此作

也於是名震京師歸田錄于樞密晞之夫人梅堯臣
文也景德初拜樞密副使夫人入謝書宮太后問夫
人誰家子對曰梅聖臣女太后笑曰是
聖俞家乎由是知名開於宮禁也
稔其名望　石蘇洵於世子賞徽布衣屏題蘇易簡未
家史款向旨俞名譏後進李為開
游其聲譽　人曾掌王安
為人知修即
莠其譽於仁者以奉不及之法非乎
欲稔其名聲使天下簧鼓
原　簧鼓　生天謂下季簧布鼓
游揚　以莊子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
曰僕足下與名於天下不使美乎游
揚足奉子不顏人法者
祿名後漢書黨錮傳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
猶古之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
增　共相標榜　不為表
書官監察八元史八所謂八及八天下
奉法不為表卿元戲也金史君大之　八尉
亦然鄉令為表臺官可革其弊意多世　　
實之實器也　名實公器
原　實賓　名譽謂良吏　莊子名者實之賓也

名譽二

原 爲善無近名 見莊子 死名 莊子伯夷死名於西山之下 徇名 漢書賈誼傳烈士徇名 爲吏不好名 又直不疑惟恐人知爲吏之跡不好立名稱長者

增 李杜齊名 後漢書范滂母謂滂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復何恨謂李膺杜密也

少得名譽 人物志晉繁欽字休伯以文章機辯少得名譽於汝潁間

少有佳譽 南史齊高帝欲用張緒爲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佳譽誠美選矣南士由來少居此職

無惜齒牙 南史謝朓好獎人才會稽孔顗未爲時知孔稚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歎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語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宜稍自抑 唐書劉延祐擢進士補渭南尉有吏能治第一李勣戒之曰子春秋少而有美名宜稍自抑無爲出人上

崔蘇齊名 又李嶠與王勃楊炯接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沒而爲文章宿老一時學者取法焉

盛名難居 又房琯贊琯以忠誼自奮片言語出而取宰相必有以過人者用違所長遂無成功然盛名之下爲難居矣夫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副則普答深也

名動里中 又韓死字茂貞舉茂才名動里中謝史行緯欽錢之主人錫輝曰李於家忠於國令始充賦請行無算爵儒林榮之

人死留名 五代史王彥章傳豹死留皮人死留名

不求聲譽 宋史李沆性直諒內行脩謹言無枝葉識大體居位慎密不求聲譽

爲善近名 又蔡襄疏一曰好名夫忠臣務盡其心事有必須切直者則徑論之豈顧名哉若避好名之毀而無所嘆雖則士木其人皆可情數何須陛下選據如此之至兇名者聖人以之勸世俗分善惡豈可慶乎借使爲善近名陛下試思今之人遠權利數業行以近名皆亦幾人歲

實美得名 又田況知制語實面奏事論及改體帝頗以好名爲非況退而著論曰名者由實而生非徒好而自至也堯舜三代之君非行名者而鴻烈休德惇若日月不能鐵晦者有實美而然也設感謙弱自守不爲恢閑春明之事則名從而按矣鍊欲好之何可得耶陛下懷書乾附明聽斷則有英蕃之名行成令偽姦光則有神武之名斥會修華風

俗則有崇儉之名登冗濫靜會繳則有廣愛之名悅亮直恐巧媚則有納諫之名務咨詢達壁蕆則有勤致之名貴功實抑倫幸則有求治之名令皆棄之不爲則天下何所望以乎乎

爲之延譽 又田錫字表聖幼聰悟好讀書屬文楊徽之宰戒婿宋白宰玉津皆厚遇之爲之延譽由是聲稱翕然

聲譽大振 金史麻九疇字知幾以古學自力博通五經於易春秋爲尤長聲衆大振雖婦人小兒皆知其名

標目 戴僞錄明刑部郎梁有譽與同舍郎王世貞李攀龍徐中行謝山人榛宗考功臣吳舍人國倫切劘爲古文辭唱和爲樂都人士無不標目七子焉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二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三

人部五十二 風流 鑒誡 質文

風流

原 王樂爲首 晉樂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見重於時天下言風流者王樂爲首

清談 王衍字夷甫出補元城令終日清談縣務亦理

增 登樓 晉書庾亮都督江荊鎮武昌佐吏殷浩之徒乘秋月登樓不覺亮至將起避之亮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據胡牀竟坐諱論

原 啖薤 又庾亮過陶侃生設薤留白云可種侃曰非唯風流兼有爲政之術

乘月諷詠 又袁宏少孤以運租自業謝尚鎮牛渚乘月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詠聲既清會辭又藻拔遂駐聽久之遣問袁臨汝郎尚遂就之升舟譚論

增 風流宰相 南史王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竟又自見也

季真清談 唐書賀知章性曠夷善談說與族姑子陸象先善象先嘗謂人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

風流人豪 語錄程顥讀邵雍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之句歎曰真風流人豪也

黃樓待客 宋史王鞏旦之孫也有雋才長於詩蘇軾守徐州鞏往訪之與客遊泗水登魋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軾待之於黃樓上謂鞏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

風流別駕 人物志宋晁補之字無咎與東坡唱和坡稱其爲風流別駕

質文一

原 禮記曰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卷諸侯黼大夫黻士元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有十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爲貴也禮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珪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鼏樿杓此以素爲貴也　又曰一獻質三獻文　論語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又曰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左傳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春秋元命苞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　莊子曰夫澹泊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本道德之質

質文二

原 禮記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論語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又曰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左傳曰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公至自楚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　又曰齊慶封來聘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　漢書曰周昌敢直言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昌廷爭之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心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即罷　又曰張釋之爲謁者僕射文帝登虎

圈問上林尉禽獸簿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傍代尉對甚悉響應無窮帝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人也上曰長者又問東陽侯張相如何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以亟疾苛察相高無惻隱之實是故不聞其過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而風靡爭口辯亡其實不可不察也帝乃止 增魏文帝與吳質書曰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操可謂彬彬君子矣 唐書曰薛登天授中累遷左補闕時選舉濫甚乃上疏言古之取士考素行之原詢鄉邑之譽崇禮讓明節義以敦樸為先雕文為後 又曰元宗時太常議加宗廟籩豆崔沔議曰太羹古食也盛於古器和羹常餚也盛於時器毛血盛於盤元酒盛於尊未有薦時餚而用古器者由古質而今文便事也故加籩豆未足盡天下美物而措諸廟徒近侈耳太常所謂臣所未安 又曰鄭覃執政不喜文辭病進士浮夸建廢其科曰南北朝所以不治文采勝質厚也士惟用才何必文辭又言文人多佻薄帝曰純薄似賦性之異奚特進士耶且

設是科二百年渠可易乃止 又曰崔縱貞元二年天子郊見為大禮使歲旱用詘縱樽節文物儉而不陋 又曰柳芳論氏族曰山東之人質故尚婚婭其信可與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與也 又曰啖助善為春秋考三家短長為集傳十年乃成復攝其綱條為例統其言孔子脩春秋意以為夏政忠忠之敝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僿救僿莫若忠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教於本其敝且末設教於末敝將奈何故其敝甚於二代孔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敝故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矣蓋言唐虞之化難行於季世而夏之忠當變而致焉 又曰賀德仁與從兄德基師事周弘正以文辭稱人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 又曰李觀字元賓屬文不襲沿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陸希聲以為觀尚辭故辭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終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云 宋史曰張觀權御史中丞仁宗時星流地震雷發正月詔求直言觀謂承平日久政寛法慢用度漸侈風俗漸薄以致災異因上四事其一曰尚質 金史曰世宗謂祕書監移剌子敬等曰昔唐虞之時未有華飾漢

惟孝文務爲純儉朕於宮中惟恐過度其或興脩卽損宮人歲費以充之今亦不復營建矣如宴飲之事近惟太子生日及歲元嘗飲酒往者亦止上元中秋飲之亦未嘗至醉至於佛法尤所未信　又曰上謂皇太子曰吾兒在儲貳之位朕爲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脩道德爲孝明信賞罰爲治而已　又曰上謂宰臣曰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自海陵遷都永安女直人寖忘舊風朕時嘗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蓋以備禮也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尚存之恐

異時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甚欲一至會寧使子孫得見舊俗庶幾習效之　又曰上與宰臣論諸王行事左丞張汝弼曰不忘本者聖人之道也上曰事當任實一事有僞則喪百眞故凡事莫如眞實也　又曰有司奏重脩上京御容殿上謂宰相曰宮殿制度苟務華飾必不堅固今仁政殿遼時所建全無華飾但見他處歲歲脩完惟此殿如舊以此見虛華無實者不能經久也　又曰世宗嘗言朕讀漢書見光武所爲人有所難能者高祖英雄大度駕馭豪傑起自布衣數年而成帝業非光武所及然及卽帝位猶有布衣麤豪之氣光武所不爲也　元史曰姚樞言脩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以爲育人才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媮於文華　又曰不忽木爲相其學先躬行而後文藝　明紀事本末曰太祖與詹同論文上曰古人爲文章以明道德通世務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至今誦之使人忠義感激近世文士立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卽使相如揚雄何裨實用　又曰上諭中書省臣曰朕設科舉求天下賢才以資任用今所司多取文詞及試用之不能措諸行事者甚衆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應之非所以稱朕意也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爲本文藝次之　又曰解縉疏言夫粢盛之潔衣服之舉儀文之備此畏天之末也簿書之期獄訟之斷鈎鉅之巧此治民之末也　又曰世宗視太學進諸生橫經布講仍諭令敦本尚實勿徒事辭章

賁文三

增　白賁　黃離易賁上九白賁无咎離六二黃離元吉　茅茨采椽　丹楹刻桷史記堯舜采椽不斵茅茨不翦浮采求名春秋丹桓宮楹刻桓宮桷　丹雘　絺繡書若作梓材既勤樸斵惟其塗丹雘又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蕢桴土鼓　元酒大羹禮蕢桴而土鼓又元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　炳蔚

渾噩易革九五大人虎變其文炳也上六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揚子夏書渾渾商書噩噩

本立文行內尊外樂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又內之為尊外之為樂主尊其內之誠敬樂其外之儀物

不居其華復歸於樸老子居其實不居其華又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質文四

【原】論魏阮瑀文質論曰蓋聞日月麗天可瞻而難附羣物著地可見而易制夫遠不可識文之觀也近而易察質之用也文虛質實遠疎近密援之斯至動之應疾兩儀通數固無攸失若乃陽春敷華遇衝風而隕落素葉變秋既究物而定體麗物若偽醜器多牢華璧易碎金鐵難陶故言多方者中難處也術饒岐者要難求也意弘博者情難足也性明察者下難事也通士以四奇高人必有四難之忌且少言辭者政不煩也寡知見者物不擾也專一道者思不散也混濛蔑者民不憊也質士以四短違人必有四安之報故曹參相齊寄託獄市欲令姦人有所容立及為宰相飲酒而已故夫安劉氏者周勃正嫡位者周勃大臣木強不至華言孝文上林苑欲拜嗇夫釋之前諫意崇敦樸自是以降其為宰相皆取堅強一學之士安用奇才使變典法　應瑒文質論曰蓋皇穹肇載陰陽初分日月運其光列宿曜於文百

穀麗於土芳華茂於春是以聖人合德天地稟氣淳靈仰觀象於元表俯察式於羣形窮神知化萬物是經故否泰易趍道無攸一二政代序有文有質若乃陶唐建國成周革命九官咸乂濟濟休令火龍黼黻暐韡於廊廟衮冕旂旒舄奕乎朝廷冠德百王莫參其政是以仲尼歎煥乎之文從郁郁之盛也夫質者端一元靜儉嗇潛化利用承清泰御平業循軌量守成法至乎應天順民撥亂夷世摛藻奮權赫奕丕烈紀禪協律禮儀煥別覽墳丘於皇代建不刊之洪制顯宣尼之典敷探微言之所弊若乃和氏之明璧輕縠之袿裳必將遊玩於左右振飾於宮房豈爭牢偽之勢金布之剛乎且少言辭者孟僖所以答郊勞也寡智見者慶氏所以困相鼠也今子棄五典之文闇禮智之大信管仲之小諒老氏之蔽所謂循軌常趍未能釋連環之結也且高帝龍飛豐沛虎據秦楚惟德是建惟賢是與陸酈摛其文辯良平奮其權譎蕭何創其章律叔孫定其庠序周樊展其忠毅韓彭列其威武明達天下者非一士之術營宮廟者非一匠之矩也逮至高后亂德損我宗劉朱虛軫其慮辟彊釋其憂曲逆規其模酈友詐其遊襲據北軍實賴其疇家嗣之不替實四老之由也夫諫則無議以陳閒

則服汗沾濡豈若陳平敏對叔孫據書言辯國典辭定皇居然後知質者之不足文者之有餘

鑒誡一

〔原〕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　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又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於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又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位不期驕祿不期侈　又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　又曰戒

慎無虞罔失法度　毛詩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又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孝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論語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戒之在色及其壯也戒之在鬬及其老也戒之在得　家語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與富貴而敬愛何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　又曰曾子曰狎甚則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其歡莊足以成禮而已矣　晏子曰君子居必擇鄰遊必就士可以避患也　又曰其文好者身必剝其角美者身見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伐　又曰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　又曰人之將疾必先不甘粱肉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忠臣之語　淮南子曰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原心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　韓詩外傳曰君子有三言可寶而佩也一曰無內疏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已至而後呼天　太公金匱曰吾聞道自微而生禍自微而成　左傳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說苑曰有身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

鑒誡二

〔增〕書曰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太公金匱曰武王問師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師尚父曰舜之居民上矜矜如履薄冰禹之居民上慄慄如恐不滿湯之居民上翼翼乎懼不敢息　韓詩外傳曰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故無常安之國恒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

則亡夫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鄧語曰不知爲吏視已成事前車覆後車誡　孫卿子曰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曰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智如士不與士爭智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亦不賤也常握髮吐餐以接天下士矣　韓子曰周公使康叔守殷戒之曰無殺不辜寧失有罪亦有有罪而不誅無有有功而不賞慎之　管子曰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公曰何不爲寡人壽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無忘在莒管仲無忘其束縛在魯甯戚無忘飯牛車下公避席再拜

左傳曰晉既勝楚范宣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天命不于常有德之謂也　又曰臧孫云季孫之愛我美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心緩佩弦以自急故能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王　家語曰孔子去周老子送之曰凡當世之士聰明深察而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宏大而危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　又曰顏回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子慎諸　孫卿子曰孔子對魯哀公曰君者舟也

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不危焉　說苑曰魏武侯浮西河中流謂吳起曰美哉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夏桀之君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不循仁政湯放之君恃險而不脩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　新序曰齊王聘田巴先生而問政焉對曰政在正身正身之本在於羣臣王召臣臣改制鬋飾問於妾妾奚若妾愛臣諛臣曰佼臣臨淄水而觀然後自知醜惡也今齊之臣諛王者衆王能臨淄水見已之惡過而自改齊國治矣　漢書曰楊惲失官居家治產業起室宅孫會宗戒之曰爲

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恐爲可憐之意不當通賓客有稱譽也惲內懷不服坐腰斬　東觀漢記曰馮勤遷司徒是時三公多見罪退上欲令以善自終乃因讌見從容戒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陵轢同列竟以中傷放逐遭誅雖追加賞賜不足以償不訾之身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爲鏡誡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　又曰樊宏爲人謙慎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　又曰班超爲都護以任尚代超尚謂超曰君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

人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而遠人懷鳥獸之心難禁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及得下和宜務爲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 增東觀漢記曰馬援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援謂黄門侍郎梁松竇固曰凡人貴富當可使賤如卿等不可復賤居高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 又曰援兄子嚴敦並喜通輕俠援前在交阯遺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是非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 魏志

曰吏部尚書何晏詣管輅曰連夢青蠅數頭來在鼻上驅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輅曰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霆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道也又鼻者艮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有蠅而集焉位峻者顛不可不慎 晉書曰趙王倫篡位嵇紹爲侍中惠帝復祚紹居本職上言曰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軍無忘黄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 唐書曰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詔魏徵虞世南褚亮蕭德言裒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愛其書博而要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

又曰太宗以魏徵所上十漸疏列爲屏障使朝夕見之 又曰魏徵既卒帝臨朝歎曰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鑑内防己過今魏徵逝一鑑亡矣 又曰房元齡嘗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誡書爲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 又曰張藴古上大寶箴其辭挺切擢大理丞 又曰孔若思中宗時擢明經歷庫部郎中嘗曰仕宦至郎中足矣座右置止水一石明自足意 又曰崔羣字敦詩元和十二年秉政時皇甫鎛言利幸於帝羣入對及開元天寶事羣因推言其

極曰元宗初得姚崇宋璟盧懷慎輔以道德蘇頲李元紘孜孜守正則開元爲治其後宇文融以言利進李林甫楊國忠怙勢朋邪則天寶爲亂願陛下以開元爲法天寶爲戒社稷之福也 又曰德宗奉天之難每自剋責贄言致寇由羣臣意指盧杞等帝曰自古興衰亦有天命今之厄運恐不在人事贄極論以爲人事治而天降亂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夫治或生亂亂或資治有以無難而亡多難而興治或生亂者恃治而不脩也亂或資治者遭亂而能治也無難而失者忽萬幾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而興者涉庶事之艱

而知敎愼也　又曰柳玭昭宗時以吏部侍郎拜御史大夫嘗述家訓以戒子孫唐世家法之美以柳氏爲稱首　宋史曰符彦卿鎭大名太祖疑之使王祐察動靜祐以百口明彦卿無罪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家國不永願陛下以爲戒彦卿由是獲免　又曰太宗嘗賜手札戒諭上官正曰言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不可不愼也夫遇事輒發悔不可及儻自恃無瑕而好面攻人之短豈謂喜怒不形於色耶　又曰蘇易簡直禁中以冰試㪅器太宗聞之因晚朝問曰卿所玩得非㪅器耶易簡曰然江南徐鉉所作也命

取試之易簡奏曰臣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愼終如始以固丕基則天下幸甚　又曰仁宗時楊安國嘗請書無逸篇於邇英閣之後屏帝曰朕不欲背聖人之言命蔡襄書無逸王洙書孝經列置左右　又曰蘇軾在館閣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其形于詩歌贊于賦頌託于碑銘著于序記者亦語言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冢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　又曰范純仁戒子

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　又戒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爲者亦若是爾豈不在人耶　又曰范純粹在關陝純仁慮其於西夏有立功意與之書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鬬力中國與外邦校勝負非惟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惟不足勝雖勝亦非也　又曰親族有請敎者純仁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　人物志曰宋崔清獻與之座右銘曰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貨

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　又曰周益公必大嘗言易六十四卦惟謙六爻皆吉又謂夫子其恕乎一語故平生處己以謙待物以恕　金史曰世宗謂太子詹事劉仲誨曰東宮諸司局人自有常數張設已具尚何增益太子生於富貴易入於侈惟當導以淳儉朕自即位以來服御器物往往仍舊卿以此意諭之　元史曰乃燕木華黎之後也雖居顯要而小心謹畏每誨羣從子弟曰先世從太祖皇帝出入矢石間被堅執鋭斬將搴旗勤勞四十餘年遂成功名以故一家蒙恩深厚可謂極矣愼勿驕惰以墮先人之名爾

曹戒之　又曰世祖尊禮國師帝命廉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乎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又曰希憲誡子曰汝讀狄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為不肖子所墮汝輩宜慎之　明紀事本末曰太祖禁牋文頌美諭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適觀群下所進牋文多譽少規殊非君臣相成之道其一切禁止　又曰新内三殿成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於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太祖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朕用此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　又曰太祖命圖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以示子孫上謂侍臣曰朕本農家祖父皆長者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後世子孫富貴易驕使觀之知王業艱難也　見聞錄曰明初廬陵劉公季道以明經被薦拜起居注嘗隨駕幸中都度清流關上賦詩命百官和公獨先就有治定不教生縱逸功成猶遣歷間關之句上謂有安不忘危之意賜銀幣有差　又曰宣宗賜大臣御製祖德詩九章曰朕與卿等當思祖宗創業之難守成不易國家安卿等亦與有榮焉一日上登萬歲山坐廣寒殿上曰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故

能成帝業泰定以後享祚不久順帝荒淫紀綱蕩然使長守祖宗之法天下豈為我有侍臣頓首曰桀紂之跡殷周之鑒也上曰然　又曰賀欽成化進士與人言論侃侃陳白沙曰得無鋒芒太露乎須涵養令深沉和平乃為美耳於是乃作書室於後圃徧書深沉和平之語令有警惕必期至是乃已非弔喪問疾不出最喜教童子曰為其染俗未深而去道不遠也　又曰弘治十年上屢遊後苑侍講王鏊侍經筵講文王不敢盤於游田上悟納之召中官李廣等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蓋為若輩好為之竟罷遊　又曰胡端敏世寧嘗自贊云信而未孚者多言也正而未諒者多戲也周而若比者好稱人之善也恕而若刻者多發人之奸也過有甚於此者輕淺粗疎也然則無一長可取歟曰瞞人之事弗為害人之心弗存有利于國之事雖死不避三者吾將持以終身而前數者氣質之偏則亦庶乎其有改也　又曰楊鼎以才堪經理擢戶部侍郎恐不勝任書十思於座隅曰量思寬犯思忍勞思先功思讓坐思下行思後多思晦位思卑守思終退思早書語人及諸子曰吾生平無可取者但識廉恥二字耳引年至再　又曰鄭端簡曉父儒泰授曉經傳以諸經史古人成事列其臧否

誠之曰如此則爲君子如彼爲小人公聞敎服之終身其毅然必爲君子者父之敎也　又曰楊文懿守陳爲司經局洗馬每進講必積誠意傳經訓冀納忠以感悟上心一日講武成篇曰嘗論稱舜無爲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下治然後世人主有深拱禁中委政内侍者召闇樂之禍有高居無爲惟寵嬖盤者啓祿山之變何也蓋舜武之所以無爲者由其舉相去凶無一不盡皆常憂勞而有爲乃始佚樂而無爲也後世人主則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耳左右聽者竦然　又曰冢宰李公裕家居子孫謁見者必以買田放債不讀書爲三戒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三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四

人部五十三　鑒誡

鑒誡三

原 詩 魏繁欽遠戍勸戒詩曰肅將王事集此揚土凡我同盟既文既武郁郁桓桓有規有矩務在和光同塵共垢各竞其心爲國蕃輔闇闇衎衎非法不語可否相濟闕則云補　又雜詩曰世俗有險易時運有盛衰老氏和其光蘧瑗貴可懷　應璩雜詩曰細微可不慎隄潰自蟻𧏙腠理早從事安復勞鍼石哲人覩未形愚夫闇明白曲突不見賓焦爛爲上客思願獻良規江海倘不遺狂言雖寡善猶有如鷄跖鷄跖食不已齊王爲肥澤　晉嵇紹贈石崇詩曰人生稟五常中和爲至德嗜欲雖不同伐生所不識仁者安其身不爲萬物惑事故誠多端未若酒之賊内以損性命煩辭傷軌則屢飮致疲怠清和自否塞陽豎敗楚軍長夜傾宗國詩書著明戒量體節飮食遠希彭聃壽虛心處沖黙茹芝味醴泉何爲昬酒色　增 陸機君子行曰天道夷且簡人道險而難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近火固宜熱履冰豈惡寒福鍾恒有兆禍集非無端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　唐杜甫述古詩曰市人日中

集於利競錐刀買膏烈火上衰衰自煎熬農人望歲稔
相率除蓬蒿所務穀爲本邪贏無乃勞舜舉十六相身
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　又有感詩曰洛
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日閒紅粟腐寒待翠華春莫取
金湯固長令宇宙新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　杜牧
留誨曹師等詩曰萬物有好醜各一姿狀分惟人即不
爾學與不學論學非探其華要自撥其根孝友與誠實
而不忘爾言根本既深實柯葉自滋繁念爾無忽此期
以慶吾門　李商隱詠史詩曰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
勤儉破由奢何須琥珀方爲枕豈得珍珠始是車運去

不逢青海馬力窮難拔蜀山蛇幾人曾預南薰曲終古
蒼梧哭翠華
【增】賦後漢班彪北征賦曰夫子固窮遊藝文兮樂以忘
憂惟聖賢兮達人從事有儀則兮行止屈伸與時息兮
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貊何憂懼兮　【原】魏文帝
戒盈賦序曰避暑東閣延賓高會酒酣樂作悵然懷盈
滿之戒乃作斯賦曰惟應龍之將舉飛雲降而下征資
物類之相感信貫徹之通靈何今日之延賓君子紛其
集庭信臨高而增懼獨處滿而懷愁顧羣士之箴規博
納我以良謀　吳楊泉贊善賦曰伊善惡之所施乃禍

福之爲階行德安而保身妄爲害而自危故先民之有
作執温恭而不虧云顏冉之遭命怪禍福之參差夫二
賢之履道歷千載而見知身既沒而名存厥復戚乎何
爲夫死生之有命非神明之所規故積善之家厥福惟
昌積惡之門必有餘殃是以趙武好善厥胄以長三郤
好勝厥身以亡古人從善如不及去惡如探湯何福德
而難值而禍惡之易當　【增】晉潘岳爲長安令作西征
賦述所歷美惡勸戒焉其略曰當休明之盛世兮託菲
薄之陋質納旌弓于鉉台讚庶績于帝室嗟鄙夫之常
累固既得而患失無柳季之直道佐士師而三黜彼負

荷之殊重兮雖伊周其猶殆窺七貴于漢庭譸一姓之
或在無危明以安位祇居逼以示專陷逆亂以受戮匪
降禍之自天孔隨時以行藏蘧與國而舒卷苟蔽微以
繆章患過辟之未遠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返陋
吾人之拘攣飄萍浮而蓬轉
【原】贊晉戴逵三復贊曰昔好深則天機淺名利集則純
白雜識騖遊昏驕淫溺太心與慎乖理與險會然後役
智以御險履險以逃害故陰陽寇其內人力攻其外陰
陽結則金石爲之消人事至則雖智不足賴若然者雖
崇棟華堂焉得而康之列鼎重味焉得而嘗之　周庾

信周公伯禽贊曰伯禽居魯鳴玉來朝周公問政治國
風謠北山有梓南山有喬禮容雖備俯仰無驕
【原】〔箴〕梁武帝凡百箴曰凡百衆庶爾其聽之事無大小
先當熟思思之不熟致成反覆其心不定不可施令是
曰亂常是曰敗政弗止辱身亦喪厥命勿恃爾尊驕慢
淫昏勿謂爾貴長夜荒醉日不恒中月盈則虧履邪念
正居安思危莫言爾賤而不受命君子小人本無定性
莫言人微而以自輕水清照静表直影端近取諸身無
假遠觀猗歟哲人勿謂斯難【增】唐李德裕丹扆六箴
宵衣箴曰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雞鳴既盈日出而視伯

禹大聖寸陰爲貴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姜后獨去
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　正服箴曰聖人作服法象
可觀雖在晏遊尚不懷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楊阜慨
然亦譏縹紈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辟所難
罷獻箴曰漢文罷獻詔還騄駬鑾輅徐驅焉用千里
厥後令主亦能恭己翟裘既焚筒布則毁道德爲麗慈
儉爲美不過天道斯爲至理　納誨箴曰惟后納誨以
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驁沉湎舉白浮鍾魏叡
侈汰凌霄作宮忠雖不忤而善亦從以規爲瑱是謂塞
聰　辨邪箴曰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讒慝不能蔽

明漢之孝昭睿過周成上書知詐照姦得情燕蓋既折
王猷洽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　防微箴曰天子之孝
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猖獗非可遽數元
服莫辨觸瑟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覩貌獻飧斯可
戒懼　宋陳彭年大寶箴曰二儀之内最靈者人生民
之中至大者君民亦可畏天亦無親所輔者德所歸者
仁治亂所始言動之間覩之則易慮之甚難苟能慮未
乃可防鬬知人則哲視遠則聰蒭蕘罔捨杞梓乃充不
扶自直惟蓬在麻非揀莫見唯金在沙忠言致益豈讓
膏粱六藝爲樂寧後笙簧任賢勿貳堯所以昌改過不

吝湯所以王　程頤視聽言動箴視箴曰心兮本虛應
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于前其中則遷制之
于外以安其内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曰人有秉
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
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
禁躁妄内斯静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
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
道欽哉訓辭　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
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
與性成聖賢同歸　朱熹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

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
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
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西以東不南
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叅以三惟精惟
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
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氷而寒毫釐有差天
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
司戒敢告靈臺

原 訓 晉潘岳兩階銅人訓曰言之有滅託乎多士言之
不滅絕之由已無曰莫傳宣於四海無曰莫聞響振萬
里樞機之發榮辱之徵怨豈在大纖芥是興 增 唐柳
玭家訓曰夫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異他人門高則
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
手爭指矣所以脩己不得不至爲學不得不堅予聞先
公僕射言立已以孝弟爲基恭默爲本畏怯爲務勤儉
爲法居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恭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儻
來莅官則潔已省事而後可以言家法家法備而後可
以言養人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憂則恐懼
恐懼則福至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
驕奢則禍至故世族遠長與命位豐約不假問著龜星

數在處心行事而已夫名門舊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
儉以成立之亦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
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

原 誡 漢東方朔誡子曰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
與道相從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
隱玩世詭時不逢是故才盡者身危好名者得華有羣
者累生孤貴者失和遺餘者不匱自盡者無多聖人之
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
後漢鄭元戒子曰宿業衰落仍有失誤年入此歲而
七十矣於稽可傳家事今我告爾以老將閑居以安性
覃思以終業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憂患展敬墳墓春
秋覲省野物何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求
爲君子之道鑽研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
僚友德行立於已志可不深念耶 高義方清誡曰天
長而地久人生則不然又不養福祿以全其壽年飲酒
病我性思慮害我神美色伐我命利慾亂我眞神明無
聊頼愁毒於衆煩中年棄我逝忽若風過山形氣各分
離一往不復還上士慰其痛抗志凌雲煙滌蕩棄穢累
飄遥任自然退脩清以淨存吾元中元澄心剪思慮泰
清不受塵恍惚中有物希微無形端智慮赫赫盡谷神

綿綿存　魏王肅家誡曰夫酒所以行禮養性爲歡樂也過則爲患不可不愼是故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備酒禍也凡爲主人飲客使有酒色而已無使至醉若爲人所强必退席長跪稱父戒以辭之敬仲辭君而况於人乎爲客又不得唱造酒史也若爲人所屬下坐行酒隨其多少犯令行罰示有酒而已無使多也禍變之興常於此作所宜深愼　王昶家誡曰夫立功者有二難功就而身不退一難也退而不靜務伐其功二難也且懷祿之士躭寵之臣苟患失之何所不至若樂毅帥弱燕之衆東破强齊收七十餘城其功

盛矣知難而退保身全名張良仗劒建策光濟大漢辭三萬戶封學養性之道棄人間之事卒無咎悔何二賢綽綽有餘裕哉治家亦有患焉積而不能散則有鄙吝之累積而好奢則有驕上之罪大者破家小者辱身此二患也　吳陸景誡盈曰富貴天下之至榮位勢人情之所趨然古之智士或山藏林竄忽而不慕或功成身退逝若脫屣者何哉蓋居高畏其危處滿懼其盈富貴榮勢本非禍始而多以凶終者持之失德守之背道道德喪而身隨之矣是以留侯范蠡棄貴如遺叔敖蕭何不宅美地此皆知盛衰之分識倚伏之機故身全名著

與福始卒自此以來重臣貴戚隆盛之族莫不罹患搆禍鮮以善終大者破家小者滅身唯金張子弟世履忠篤故保貴持寵祚鍾昆嗣　晉李充起居誡曰溫良恭儉仲尼所以爲貴小心翼翼文王所以稱美聖德周達無名斯亦聖中之目也中人而有斯行則亦聖人之一隅矣而末俗謂守愼爲拘吝退讓爲怯弱不遜以爲勇無禮以爲達異乎吾所聞也　嵇康家誡曰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有所准行當量其善者擬議而後動若心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二恥躬不逮期在必濟若心疲體懈或牽於外物或累於內欲不堪近患不

忍小情則議於去就議於去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向所以見役之情勝矣或有中道而廢或有未成而敗以之守則不固以之攻則怯弱與之誓則多違與之謀則善泄臨樂則肆情處逸則極意故雖榮華熠熠無結秀之效終年之勤無一日之功斯君子所以歎息也若夫申胥之長吟夷齊之全潔展季之執信蘇武之守節可謂固矣故以無心守之安而體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之盛者也　增唐姚崇冰壺誡曰冰壺者清潔之至也君子對之不忘乎清夫洞澈無瑕澄空見底當官明白者有類是乎故內懷冰清外涵玉潤君子冰壺之

德也玉本無瑕冰亦至潔方圓相映表裏皆徹喻彼貞廉能守其節凡今之人就列稱臣當官以割剥爲務在上以財賄爲親異夫象之有齒以焚其身魚之貪餌以曝其鱗故君子謙榮不憂辭滿爲珍以備其德以全其貞與其濁富寧比清貧吳隱酌泉龐恭致冰嗟爾有位禄厚官尊固當守廉勤之節塞貪競之門冰壺是對炯戒猶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　柳玭者修戒曰王相國涯方居相位掌利權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一釵奇巧須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我一月俸金爾豈於汝惜但一釵七十萬此妖物也與禍相隨女不敢復言數月

女歸告王曰前時釵爲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歎曰馮爲郎吏妻之首飾有七十萬其可久乎馮爲賈相餗門人最密賈蒼頭頗張威福馮召而勗之未浹旬馮晨謁賈有二青衣捧地黃酒飲之食頃而終賈爲出涕竟不知其由又明年王賈皆遘禍噫王以珍奇貨爲物之妖信知言矣而徒知物之妖而不知恩權赫勢之妖甚於物邪馮以卑位貪寶貨已不能正其家盡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臧獲害門客於墻廡之間而不知欲終始富貴其可得乎此雖一事作戒數端　宋司馬光戒子曰吾本寒家以清白相承吾

性不喜華靡自爲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故服垢弊以矯俗干名古人以儉爲美德今人以儉相詬病嘻異哉近世風俗尤爲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爲羣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柹肴止於脯醢菜羮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内法果肴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

友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頽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昔李文靖公爲相治第封丘門内廳事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歎曰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寛矣參政魯公爲諫官真宗召之得於酒家既入問其來遲以實對上曰卿爲清望官奈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果肴故就酒家之觴上以其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

議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
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
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既久不能
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
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儉則
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
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德之共也奢則多欲君
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取
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

元廉希憲戒子曰丈夫見義勇爲禍福無預於己謂
臯夔稷契伊傅周召爲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苟無
牽制三代可復也
原 誥宋顏延之庭誥曰若能服溫厚而知穿弊之苦周
明之德也厭滋旨而識空嗛之急仁恕之功也豈與比
疑肩於草石方手足於飛走者同其意哉罰慎其濫惠
誡其偏罰濫則無以爲罰惠偏則不如無惠嫌或疑心
誠亦難分動容竊鈇束裝盜金又何足論也火含煙而
煙妨火桂懷蠹而蠹殘桂然火勝則煙滅蠹壯則桂折
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
久而不知其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
久而不知其臭與之變矣唯夫金貞玉粹者乃能處而
不汙其身耳故曰丹可滅而不能使無赤石可毀而不
能使無堅苟非丹石之性必慎浸染之由
原 銘後漢崔瑗座右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
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俗譽不足慕唯仁爲紀綱隱身
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柔弱生
之徒老氏誡剛強在涅貴不緇曖曖內含光硜硜鄙夫
介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
久久自芬芳　魏卞蘭座右銘曰重階連棟必濁汝眞

金寶滿室將亂汝神厚味來殃豔色危身求高反墜務
厚更貧閉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遵審慎
汝口戒無失人從容順時和光同塵無謂冥漠人不汝
聞無謂幽冥處獨若羣不爲福先不與禍鄰守元執素
無亂大倫常若臨深終始惟純 增 宋張載東銘曰戲
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心見乎四支謂非己
心不明也欲人之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
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
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於己戲失於思者自
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反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

且遂非則不智孰甚焉

原 書後漢崔駰與竇憲書曰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效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尚賢之風駰幸得充下館列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 梁簡文帝誡當陽公書曰汝年時尚幼所闕者學可久可大其唯學歟所以孔丘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若使牆面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 元帝與學生書曰吾聞斲玉爲器諭乎知道惟山出泉譬乎從學是以執射執御雖聖猶然爲弓爲箕不無因矣抑又聞曰漢人流麥晉人聚螢安有挾冊讀書不覺風雨以至朗月章奏不知爝火爲微所以然者良有以之可久可大莫過乎學求之於己道在則尊 徐勉與子書曰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産業之事所未嘗言中年聊於東田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爲宅儻獲懸車致仕實欲歌笑於斯經營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松竹成陰塍陌交通渠畎相屬層樓

迴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岑叢薄不無糾紛之興雖云人外城闕密邇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和人無間言先物後己然後可貴老子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勉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非徒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 范縝與王僕射書曰君侯匡輔聖朝中夏無虞旣盡美矣又盡善矣唐堯非不隆也門有謗木虞舜非不盛也庭懸諫鼓周公之才也樂聞譏諫故明君賢宰不撣諤諤之言布衣窮賤之人咸得獻其狂瞽先王所以有而勿亡得而勿失功傳不朽名至今者用此道也

增 宋畢仲游與司馬光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情而徒欲禁其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傷民者一埽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財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今欲救前日之敝而左右侍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

之徒以此救獎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　明唐順之與楊繼盛書曰執事豪傑士也忘身許國不回不撓使世間洪濛全軀保祿之士聞風縮頸羞媿不暇執事之志則然而才足濟之然竊有少致愛於執事者頗覺慷慨激發之氣太勝而含蓄沉幾之力或不及焉且夫直前太銳近於用壯取必太過近於浚恒在易固有戒矣惟幾也能通天下之志惟深也能成天下之務自古欲以成務而或僨焉者未必盡是庸人或豪傑與有責焉耳

原論晉潘尼安身論曰蓋崇德莫盛乎安身安身莫大

乎存政存政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必適於道不徒語也必經於理不苟求也必造於義不虛行也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或擊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順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存乎中則憂患接乎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　袁宏去伐論曰夫君者必量才任以授官參善惡以毀譽課功過以賞罰者也苟伐其善必忘其惡於是怨責之情必存乎心希望之氣必形乎色此矜伐之士自賢之人所以為薄而先王甚惡之者也君子則不然勞而不伐施而不德致恭以存其位下人不隱其功處不避汙官不辭卑惟懼不任惟患弗能故力有餘而智不屈遠咎悔而行成名立也

增魏曹冏六代論曰大魏之興於今三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跡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于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

稷為萬代之業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四

人部五十四 諷

諷一

原 毛詩序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禮記曰事君欲諫不欲陳(陳謂言過於外)　又曰父母有過諫而不逆　論語曰事父母幾諫　白虎通曰孔子曰諫有五吾從於諷諷也者謂君父有闕而難言之或託與詩賦以見乎詞或假託他事以陳其意冀有所悟以遷於善也　增 史記滑稽傳曰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

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諷二

原 說苑曰齊桓公逐鹿入谷見一老公問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谷以臣名之公曰視公儀狀非愚人何為以公名之對曰臣故畜牸牛生子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以臣為愚故名愚公管仲再拜曰此夷吾之過也使堯在上咎繇為理安有取駒者乎　列子曰晉文公欲伐衛公子鉏仰而笑公問何故笑對曰笑臣之鄰人也臣之鄰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言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臣竊歎之也公乃止　晏子曰齊景公樹竹令吏守之公出過之有斬竹者拘之將加罪焉晏子曰君聞吾先君丁公乎曰何如對曰丁公伐曲沃勝之止其財出其民有與死人以出者公怪之令視之則其中有金玉焉吏請殺其人丁公曰以兵攻城以眾圍財不仁且君人者寬惠慈眾身不妄誅今吏舍之公曰善令出斬竹之囚　又曰齊景公所愛馬暴死公怒令刀解養馬者晏子請數之云云(見諫)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時民有得罪者公怒縛置殿下召左右支解之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

而問曰古明王聖主支解人從何支始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　增 經濟類編曰景公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為死晏子對曰此餒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為無德也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玩物衣以文繡鳧鴈食以菽粟何為其無德也顧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　又曰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徙宅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公曰可得聞歟對曰昔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不脩禹之道毀

壞辟法裂絶世祀此忘其身者也公愀然變色曰善
原孔叢子曰陳惠侯大城因起陵陽之臺未終而坐法
死者數十人又執二監吏將殺之孔子適陳聞之見陳
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孔子曰美哉斯臺自古帝王爲城
臺未有不殺一人而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赦所執吏
　左傳曰魏獻子爲政梗陽人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
樂魏子將受之閻沒汝寛欲諫饋入召之食比置三歎
魏子曰三歎何也對曰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
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詳食）　說苑曰趙簡子舉兵伐齊
有被甲士公盧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乃有宿笑當

桑之時臣鄰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
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
失國是吾曠也還師而歸　新序曰趙簡子上羊腸阪
羣臣皆偏裼推車而虎會擔戟行歌簡子曰寡人上阪
羣臣推車會獨行歌不推車是會爲臣而侮其主其罪
何若對曰臣侮主之罪當死君雖聞爲臣侮主之罪亦
聞爲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何若對曰智者不爲
謀辯者不爲使勇者不爲鬬夫智者不爲謀則社稷危
辯者不爲使則指事不通勇者不爲鬬則邊境侵三者
不使則君難保簡子乃罷推車　國語曰晉平公射鴳

使豎襄搏之不得公怒將殺之叔向曰君必殺之吾先
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爲大甲以封於晉今君嗣唐
叔射鴳不得是揚吾君之恥速殺之無令遠聞君忸怩
乃赦之　新序曰魏文侯與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
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問翟璜曰君非仁君也曰子
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
長子臣是以知君之非仁君也文侯怒而逐翟璜翟璜
趨而出次任痤痤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
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璜之言直臣是以知君
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璜　禮記曰陳太宰嚭使於

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
人之稱斯師也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
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
之師與　說苑曰吳王欲伐荊舍人少孺子懷丸操彈
遊於後園露沾其衣王曰何沾衣如此對云云王曰善
哉乃罷兵（詳雀）　呂氏春秋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成
公賈入諫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
是何祥王曰是鳥雖無飛飛將沖天雖無鳴鳴將駭人
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十人所退者五
十人羣臣大悅　史記曰孫叔敖病將死屬其子曰貧

困往見優孟後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孟曰無遠
行即爲叔敖衣冠抵掌談笑莊王大驚以爲叔敖復生
也欲以爲相對曰請與婦計之三日後優孟來王曰何
如曰婦言無爲楚相叔敖盡忠以治楚楚得以霸今死
其子無立錐之地必如叔敖不如自殺王乃召孫叔敖
子以四百户奉其祀 又曰秦二世欲漆其城優旃曰
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易爲漆耳難爲蔭室二世
笑而止 又曰東武侯母嘗養漢武帝號大乳母乳母
家子孫橫暴從邊乳母當辭見郭舍人爲下泣舍人曰
即入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入辭如其言郭舍人疾言

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寧尚須汝乳而
活耶尚何還顧於是上憐悲之乃下詔無從乳母 又
曰田叔相魯初到民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渠
率二十人笞各五十怒之曰王非若主耶何敢言若主
魯王聞之大慙 東方朔傳曰人有殺上林鹿者武帝
下有司殺之東方朔曰是人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
殺人使天下以陛下爲重鹿賤人匈奴即有急推鹿觸
之上默然遂赦之 增漢書曰王式字翁思爲昌邑王
師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
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

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
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復誦之也至
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
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 魏志
曰賈詡字文和初文帝爲五官中郎將而臨淄侯植才
名方盛有奪宗之議文帝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
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
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嘗屏人問詡詡默然不對太祖
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耳
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又曰辛毗嘗從帝射雉帝

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於羣下甚苦帝默然
爲之希出 原蜀志曰天旱禁酒釀者刑吏索得釀具
欲令與作酒者同罰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雍
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詳酒
世說曰桓元好獵麏兔騰逸叅佐無不被繫桓道恭常
自帶綿絳繩著腰中元問用此何爲答曰公獵好縛人
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痛也元自此少差 增經濟類
編曰北漢大昌文獻公劉殷爲相不犯顏忤旨然因事
進規補益甚多漢主聰每與羣臣議政事殷無所是非
羣臣出殷獨留爲聰敷暢條理商確事宜聰未嘗不從

之殷常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爲優耳　又曰唐以蘇世長爲諫議大夫嘗從校獵高陵大獲禽獸高祖顧羣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長對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足爲樂高祖變色既而笑曰狂態復發耶對曰於臣則狂於陛下甚忠嘗侍宴披香殿酒酣謂高祖曰此殿煬帝之所爲耶高祖曰卿諫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所爲而謂之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如傾宮鹿臺非興王之所爲故也臣昔侍陛下於武功見所居宅僅蔽風雨當

時亦以爲足今因隋之宮室已極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矯其失乎高祖深然之　唐書曰谷那律遷諫議大夫從太宗出獵遇雨沾漬因問曰油衣若爲而無漏耶那律曰以瓦爲之當不漏帝悅其直　又曰文德皇后旣葬帝卽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魏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耶帝曰然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矣帝泣爲毀觀　又曰太宗在翠微宮以司農卿李緯爲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曰元齡聞緯爲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鬚無他語帝遽改緯太子詹事　又曰崔日用爲

吏部尚書會帝誕日日用采詩大小雅二十篇及司馬相如封禪書獻之借以諷諭有詔賜衣一副物五十段以示無言不酬之義　經濟類編曰明皇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原爲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賜書褒美　又曰裴諝爲河東租庸鹽鐵使時關輔旱諝入計帝召至便殿問榷酤利歲出納幾何諝久不對帝復問曰臣有所思帝曰何耶諝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農人愁歎穀菽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故未卽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

宋史曰呂蒙正嘗燈夕侍宴太宗語之曰五代之際生靈彫喪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攬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　又曰張洞試開封進士進賦題曰孝慈則忠時方議濮安懿王稱皇事英宗曰張洞意諷朕宰相韓琦進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上意解　宋史紀事曰英宗初立疾甚舉措或改常度左右多不悅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隙及開經筵翰林學士劉敞進

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之
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於
上下耳帝悚然改容太后聞之亦大喜兩宮之疑漸釋
又曰徽宗時宦官漸盛豐稷爲御史中丞懷唐仇士
良傳讀於帝前讀數行帝曰已諭稷若爲不聞者讀畢
乃止　金史曰世宗嘗問思敬曰朕欲脩熙宗實錄卿
嘗爲侍從必能記其事跡對曰熙宗內外皆得人風雨
時年穀豐盜賊息百姓安此其大槩也何必餘事上大
悅世宗喜立事故其微諫如此　又曰近侍有欲罷科
舉者上曰吾見太師議之張浩入見上曰自古帝王有

不用文學者乎浩對曰有曰誰歟浩曰秦始皇上顧左
右曰豈可使我爲始皇乎事遂寢　又曰世宗欲立元
妃爲后以問石琚琚屏左右曰元妃之立本無異詞如
東宮何世宗愕然曰何謂也琚曰元妃自有子元妃立
東宮搖矣世宗悟而止　又曰章宗嘗問漢高帝光武
優劣乎章政事張萬公對曰高祖優甚徒單鎰曰光武
再造漢業在位三十年無沈湎冒色之事高祖惑戚姬
卒至於亂由是言之光武優上默然鎰以元妃李氏隆
寵過盛故微諫云　元史曰廉希憲疾世祖詔徵揚州
名醫視之希憲服其藥能杖而起帝喜謂希憲曰卿得

良醫疾向愈矣對曰醫特善藥以療臣疾苟能戒慎則
誠如聖諭設或肆情良醫何益蓋以醫諷諫也　又曰
盧世榮以貨利得幸以錙銖掊克爲功乃建議曰我立
法治財視常歲當倍增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無敢
言者董文用陽惝曰此錢取於右丞之家耶將取之於
民耶取於右丞之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
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
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羊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
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
剗剥無遺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童謂坐中

曰董尚書要不虛食俸祿者議者出皆謝文用曰君以
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邦本眞仁人之言哉世榮竟以
是得罪　又曰巎巎知經筵順帝即位之後剪除權奸
思更治化巎巎日勸帝務學凡四書六經所載治道爲
帝紬繹而言必使辭達感動帝衷而後已若柳宗元梓
人傳張商英七臣論尤於經筵誦說左右錯愕有嫉之
之色　明紀事本末曰憲宗時汪直用事勢傾中外天
下凜凜有中官阿丑恒於上前作院本頗有諷諫風一
日丑作醉者酗酒狀前遣人佯曰某官至酗罵如故又
曰駕至酗亦如故曰汪太監來醉者驚迫帖然旁一人

曰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又一日忽效直衣冠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答云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越也上微哂自是而直寵衰矣

諷三

原 抒情 竊意 班固賦序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抑亦雅頌之亞也 漢書車千秋無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

箴規 補察 並白帖

增 吳筠微言 崔琦激刺 唐書吳筠字貞節隱南陽元宗遣使召見大同殿與語甚悅筠每開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天子重之 後漢書崔琦以文章著梁冀慕其才折節之琦作外戚箴白鵠賦以諷冀怒曰君何敢刺之深耶

景伯諫官 鄴侯小友 唐書李景伯景龍中為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酒酣各命為回波詞或以諂言媚上景伯獨為箴規語以諷帝帝不悅中書令蕭至忠曰真諫官也 啓確類書李鄴侯泌七歲時召至都張九齡尤契愛之常引至臥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絶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苦勁然蕭軟美可喜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小友

世南規諷 虞集從容 唐書虞世南銓容貌儒慎若不勝衣而志性抗烈論及古先帝王為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 元史虞集每承詔有所述作必以帝王之道治忽之故從容諷切冀有感悟

陳恕不進 公權無言 宋史真宗即位陳恕為戶部侍郎命徐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臣是以不敢進上嘉之 唐書文宗便殿對六學士上語及漢文恭儉因舉袂曰此浣濯者三矣學士皆贊美帝之儉德惟柳公權無言帝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乃小節耳時周墀同對為之股慄

進醫箴 獻酒誥 唐書憲宗喜武功且數出游畋柳公綽進太醫箴以諷諭 元史蕭𣂏字維斗讀書隱南山者二十年徵拜太子右諭德扶疾至京師入觀東宮書酒誥為獻以朝廷時尚酒故也

誦舞詞 引御序 宋史太宗嘗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參知政事李昉微誦白居易七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帝聞之遽起曰朕不及卿言警朕矣 又蔡卞之黨許昂林自乞毀司馬光通鑑太學博士陳瓘因策士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自意沮

郇謨三十字 伯雄一卷書 唐書大歷間元載秉政有晉州男子郇謨以麻辮髮持竹筐葦席行哭長安東市人問之曰願有字三十欲獻上以一字言一事若不中以笥貯尸京奏而思之宗光以聞帝召見問狀多譏切載其言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其言監者請罷諸道監軍大祇類此 金史海陵乙夜問楊伯雄以鬼神事伯雄進曰漢文帝召見賈誼夜半前席不問百姓而問鬼神後世頗譏之陛下不以臣愚陋幸及天下大計鬼神之事未之學也海陵曰但言之以釋永夜懸思伯雄不得已乃曰臣家有一卷書言人死復生或問冥官何以免罪答曰汝置一曆白日所為暮夜書之不可書者是不可為也海陵為之改容

霍光傳不可不讀 漢高帝為何如人 宋史寇準出陝張詠適自成都罷還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人物志滕達道字元發微時為范文正公館客常狎就狹邪數范病之一夕候其出便造達道書室明燭讀書以俟元發大醉入門長揖問范讀何書曰漢書問漢高帝為何如人范逡巡走入

學善走 買脫空 人物志張譽字柔直聞騎人祭京廷為子弟師京子勞貴賜嘗曰若書學善走否諸生聞故曰天下事而翁壞盡矣旦夕亂作賊必先至而家何不學善走好迹表諸生大駭各告京京就請計譽謝京承引正人回萬揚時可大用然已晚矣 事文類聚宋陛與初有胡吻大言誇誑富國者以為天下奇才力加為引未數年為兩哲書一日語坐客曰朝廷官爵是買吾曹頭顱古不可畏遠聞人伯御在座未可也買脫空胡點然

易于腰笏 清臣題詩 唐書何易于為益昌令刺史崔朴乘道索民挽繹易于腰笏引船朴驚問對曰百姓春耕且蠶不可役唯令無事可 唐書

任其勞朴大愍疾驅去人物志宋李清臣少負才名一日往謁韓琦其姪言叔方睡客且去清臣因題詩於壁曰公子乘閒臥碧幬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否曾說當年吐哺無琦見之驚曰吾志此人久矣竟為東床之選

原 智在圖危　直惟惡訐並白帖　出入諷議

朝夕論思　臨食興歎　閻沒言小人之心　飲酒流涕晏子為大臺之役上見諷二晏子春秋景公起大臺歲寒役之凍餒者鄉有焉公延晏子坐飲酒樂晏子歌終喟然流涕公止之曰子殆為大臺之役寡人將罷之　忠而謀國既三思而後行　敏以悟君亦一言以為智　君心有寤冀擇善而從之　臣節貴忠終惡訐為直者

諷四

原 舍肉左傳鄭伯克段于鄢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　刺今白帖陳古以刺今

增 終之以正後漢書妄葉作章筆鼓多黯麗之詞而終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諷也　仕宦捷徑唐書盧藏用始隱終南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隱士晚乃徇權利務為驕縱素節盡矣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佳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大慙　拜禁月明五代史李茂貞居岐為岐王嘗以地狹賦薄下令榷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為炬也有優者誚之曰臣請并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　天何言哉宋史真宗時有天書見於承天門孫奭言於帝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　遠佞人事文類聚王荊公與呂惠卿論新法王平甫吹笛於內荊公遣人諭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應聲曰願相公遠佞人惠卿深銜之　留題齋壁人物志宋張伯麟字慶符以明

紹入太學秦檜主和議百執事相戒以言伯麟說時事慎之留題齋壁云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檜聞之下獄搒楚流吉陽軍　不忘規戒金史海陵登瑞雲樓納涼命楊伯雄賦詩其卒章云六月不知炎暑到清涼會與萬方同海陵忻然以示左右曰伯雄出語不忘規戒為人臣當如是矣　治道貴靜又海陵銳於求治楊伯雄為右補闕修起居注海陵講論每至夜分嘗問曰人君治天下其道何貴對曰貴靜海陵默然明日復謂曰我遷諸部分屯邊戍前夕之對豈指是為非靜邪對曰徙兵分屯使南北相維長策也所謂靜者乃不擾之耳　應制規諷元史劉賡字子高至元間王磐薦為翰林應奉扈駕上京賦應制詩二章寓規諷意世祖顧和禮霍孫曰有才如此何可不用　移置鎮紙彙苑明耿通為都給事中一日成祖覽奏牘鎮紙金獅欹側將墜通遂進移置案中上謂曰幾危哉通曰古人安不忘危況敢忽視其重上顧侍臣曰一器之微置於危處則危置於安處則安況天下大器也顧可置之於危乎擢通大理寺卿　不盡有常明紀事本末孝宗召問劉大夏曰賦俱有常何至今而言民窮財盡也

大夏對曰正謂其不盡有常耳　何患無夷齊又王守仁提督江西致仕侍郎李士實素與宸濠通一日守仁見宸濠燕宴士實亦在坐宸濠因言上政事闕失外示愁歎士實曰世豈無湯武耶守仁曰湯武亦須伊呂宸濠曰有湯武便有伊呂守仁曰有伊呂何患無夷齊　納桑婦見聞錄明武宗南巡至南都中使詔令泗州進美人善歌吹者數十人時汪應軫以給事斥知泗州上言泗州婦女荒陋且近多流亡無以應敕旨臣向募桑婦十餘人倘蒙納之宮中俾受蠶事實於治化有裨事遂寢　但水寬耳又明潘瀨山翁德一日欲治僕某怒甚僕惶遽求解於夫人夫人笑謂貢一大魚來莫測其指瀨山看魚見而詫其肥夫人從旁微哂曰但水寬耳僕以此獲免

諷五

原 詩漢韋孟諷諫詩序曰孟為楚元王傅又傅子夷王及孫王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諷諫曰肅肅我祖國自

豕韋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譖實絕我邦悠悠嫚秦上天不寧乃眷南顧授漢于京乃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輔兢兢元王恭儉靜一惠此黎民納彼輔弼爰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惟王統祀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遊是娛犬馬悠悠是放是驅所弘匪德所親匪俊唯囿是恢唯諛是信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　魏應璩百一詩曰年歲在桑榆東岳與我期長短有常會遲速不得辭斗酒當為歡無為待來茲室廣致凝陰臺高來積陽奈何季世人侈靡及宮墻飾巧無窮極土木被朱光徵求傾四海雅意猶未康　晉趙整諷諫詩曰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誰攪令濁　又詩曰北園有一樹布葉垂重陰外雖饒棘刺內實有赤心　又諫歌曰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　增遼文妃蕭氏作歌諷諫其詞曰勿嗟塞上兮暗紅塵勿傷多難兮畏夷人不如塞姦邪之路兮選取賢臣直須臥薪嘗膽兮激壯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雲　又歌曰丞相來朝兮劍佩鳴千官側目兮寂無聲養成外患兮嗟何及禍盡忠臣兮罰不明親戚並居兮藩屏位私門潛畜兮爪牙兵可憐往代兮秦天子猶向宮中兮望太平

原賦楚荀况賦曰天下不治請陳佹詩天地易位四時異鄉列星隕墜旦暮晦冥幽暗登照日月下藏公正無私見謂從橫志愛公私重樓疏堂道德純備讒口將將仁人絀約敖暴擅強天下幽險恐失世殃螭龍為蝘蜓鴟梟為鳳皇比干見剖孔子居匡昭昭乎其智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暗乎天下之晦盲也瓊玉瑤琳不知珮也雜布與錦不知異也閭娵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莫知喜也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危為安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　宋玉諷賦曰楚襄王時宋玉休歸唐勒讒之於王曰玉為人身體容冶口多微辭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大王願王疏之玉休還王謂玉曰出愛主人之女入事寡人不亦薄乎玉曰臣嘗出行僕飢馬疲主人之女翳承日之華披翠雲之裘更被白縠之單衫垂珠步搖來排臣戶為臣炊彫胡之飯烹露葵之羹以其翡翠之釵挂臣冠纓為臣歌曰歲將暮兮日已寒中心亂兮勿多言臣復援琴為秋竹積雪之曲主人女又為臣歌曰內怵惕兮徂玉牀橫自陳兮君之傍君不御兮妾誰怨日將至兮

下黄泉 又釣賦曰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元泉而並見於楚襄王登徒子曰夫元泉天下之善釣者也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線以出三尺之魚於數仞之水中可謂無術乎襄王曰善宋玉進曰元泉釣又焉足爲大王言乎善釣者其竿非竹其綸非絲其鈎非鍼其餌非螾也王曰願遂聞之宋玉曰昔堯舜禹湯之釣也以聖賢爲竿道德爲綸仁義爲鈎利禄爲餌四海爲池萬民爲魚其釣道微也非聖孰能察之王曰釣未可見也宋玉曰其釣易見昔殷湯以七十里與利除害天下歸之其餌可謂芳矣南面以掌天下歷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可謂勁矣羣生沒其澤民怟畏其罰其鈎可謂善矣功成而不隳名立而不改其竿可謂強矣夫竿折綸絶餌墜鈎決魚失則夏桀殷紂不通夫釣術也 晉陸機豪士賦曰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爲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乎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落葉俟微飈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煩哀響也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未半古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哉衆心日侈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眄謂足以誇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然後河海之跡堙爲窮流一簣之釁積成山岳豈不謬哉故聊賦焉賦曰世有豪士兮遭國顚沛攝窮運之歸期當衆通之所會苟時至而理盡譬摧枯與振敗因天地以運動恒才瓅而功大於是禮極士典服盡暉崇儀北辰以葺宇賓蘭室而桂宮撫玉衡於樞極運萬物乎掌中伊天道之剛健猶時至而必譽日罔中而弗昃月何盈而不闕褰覆車之危軌笑前乘之去穴若知險而退止趣歸蕃而自戢推璇璣以長謝顧萬物而高揖託浮雲以邁志豈咎吝之能集擣爲山以自隕歎禍至於何及 增唐張九齡謝白羽扇賦曰當時而用任物所長彼鴻鵠之弱羽出江湖之下方安知煩暑可致清涼豈無紈素彩畫文章復有脩竹剖析毫芒提攜密邇搖動馨香惟衆珍之在御何短翮之敢當與竊恩於聖后且見持於未央伊昔皋澤之時亦有雲霄之志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肅肅鳥羽穆如微風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 蕭穎士伐櫻桃樹賦曰天寶八載

手以前校理罷免降資參廣陵太府軍事寓居於紫極宮之道學館廟庭之右有大櫻桃樹高累數尋條暢青蔚攢柯比葉擁蔽風景中外斯隔予實惡之懼寇盜窺窬因是爲資遂命伐焉聊託興茲賦以儆夫在位者爾賦曰古人有言芳蘭在門不得不鉏眷茲櫻之攸止亦在物之宜除覩其體異脩直材非棟幹外森沈以茂密中紛錯以交亂先羣卉以效謟望嚴霜以彫換長廊霞截高殿雲蓊實吾君聿脩祖德論道設教之筵宜乎蒔以芬馥樹以貞堅松篠桂檜苣若蘭荃猗具美其在茲爾何德而居焉擢無庸之瑣質蒙本枝而自庇汩羣林

而非據專廟庭之右地雖先寢之式薦豈和羹之正味每俯臨乎蕭墻姦回得而窺覘於是命尋斧伐盤根窮葉剝攢柯焚朝光無蔭夕鳥不喧肅肅明明曠蕩堦軒此賦諷李林甫也

一宋楊億君可思賦曰若夫晬穆東房徯望清光定心服物偉量包荒耿求賢兮不及慎乃憲而惟康寘之近署采其寸長遇忠見察浸潤無傷丁寧一札在宥三章動羣倫之聳羨曷丹心之弭忘盛憲多憂長卿沈疾退迹東岡之陂舉首長安之日色變愁墳魂消病骨周田食粟聊強飯於數升江徑誅才姑卻埽於一室豈不念悲哀作主吠畝思君羇心蘖苦別緒絲棼帳

山一壓幸天機之接眇成周五世庶宰樹以參雲

【原】論魏曹植令禽惡鳥曰國人有以伯勞生獻者王召見之侍臣曰世同惡伯勞之鳴敢問何謂也王曰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游於田見烏鳴於桑其聲噭然吉甫動心曰伯奇乎烏乃撫翼其音尤切吉甫乃顧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輿非吾子飛勿居烏尋聲而棲於蓋吉甫遂射殺後妻以謝之故俗惡伯勞之鳴言所鳴家必有尸也此好事者附名爲之說而今普傳惡之其實否也伯勞以五月而鳴應陰氣之動陰爲賊害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鵙鵙然

故俗憎之若其爲人災害愚民之所信通人之所略也鳥鳴之惡自取憎人言之惡自取滅不能有累於當世也而凶人之行弗可易梟鴟之鳴弗可更者天性然也昔荆之梟將巢於吳鳩遇之曰何去荆而巢吳乎梟曰荆人惡予之聲鳩曰子如不能革子之音則吳楚之民不易情也爲子計者莫若宛頸戢翼終身勿復鳴也昔會朝議者有人問曰寧有聞梟食其母乎有答之者曰嘗聞烏反哺未聞梟食其母也問者慙悵不善也得蟢者莫不馴而放之爲利人也得蚤者莫不糜之齒牙爲害身也鳥獸昆蟲猶以名聲見異況夫吉士之與凶人

乎

增 唐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其略曰國家自天寶盜起河北百餘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敢窺者齊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未嘗五年間不戰焦焦然七十餘年矣今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五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六

人部五十五　諫

諫一

原 尚書曰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又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又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周官曰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　禮記曰爲人臣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從則號泣而隨之　又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　孔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　白虎通曰諫者間也更也是非相間革更其行也諫有五其一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闚諫四曰指諫五曰陷諫諷諫者智也知患禍之萌睹其未然而諷告焉順諫者仁也出辭遜順不逆君心闚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却悅而復前以禮進退指諫者信也指者質也質相其事陷諫者義也言國之害忘生爲君不避喪身故孔子曰諫有五吾從於諷云云 詳諷　說苑曰有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不用則去謂之諫也

諫二

原 左傳曰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

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　又曰宋華父督以郜大鼎賂公納於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郜鼎在廟彰孰甚焉　又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

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虞虢之謂也　又曰晉師爲楚所敗荀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逸禮曰衛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能成禮死而寘尸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於公公失容曰吾失矣立名蘧伯玉而貴之名彌子瑕

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　晏子曰景公有所愛槐令吏守之犯槐者死有過而犯之者君令吏收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諫曰君窮民財力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犯槐者死刑殺不稱賊民之深者也君饗國德行未見於衆而刑辟著於國嬰恐其不可以莅國子民也公曰善罷守槐之役出犯槐之囚　又曰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曰君今旣已築臺矣又斂於民而爲鐘則民必哀矣斂民哀以爲樂不祥非所以君民也公乃止　又曰景公畋十有八日而不反晏子往見公比至衣冠盡不正望遊而馳公見逆勞曰夫子何爲

遽至國家得無有　乎晏子對曰無恙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人無乃不可乎公於是罷田即日歸　說苑曰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喑上無聞則謂之聾聾喑非害治國家而何且合升斗之穀以滿倉廩泰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　呂氏春秋曰衛靈公天寒鑿池苑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哉苑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是以不寒今民衣敝不補民則

寒吳公曰善令罷役　王孫子新書曰楚莊王攻宋廚
有臭肉罇有敗酒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廚肉臭而不可
食罇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饑色欲以勝敵
不亦難乎王曰善　又曰楚莊王坐章華之臺侍御數
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孫叔敖入諫曰昔桀紂行此而
亡今四境內侵諸侯加兵土地日削百姓乖離今君內
寵無乃太盛與王再拜曰寡人過矣微子之言社稷幾
傾於是出宮女之不進者數百人百姓大悅　說苑曰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諫者七十二人皆
死矣有諸御已入諫曰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曹
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桀殺關
龍逢而湯得之紂殺比干而武王得之遂趨出王遽追
之曰吾用子之諫先是說寡人者不足動寡人之心故
皆至死明日出令有能入諫者吾與爲兄弟廢層臺罷
民　又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令於國曰寡人惡爲
人臣諫其君者有諫即死無赦蘇縱曰處君之高爵食
君之厚祿愛死而不諫則非忠臣也乃入諫王立鼓鐘
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曰吾鼓鐘不暇何諫之聽縱
曰臣聞之好樂者迷荆國亡無日矣王曰善左執縱手
右抽佩刀刎鐘鼓之懸明日授縱爲相　又曰晉靈公

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乃諫
曰臣能累十三摶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吾少學未嘗
見也子爲寡人作之孫息即以棊子置其下加九雞子
其上左右慴懼公扶伏氣息不續曰危哉危哉孫息曰
臣謂是不危也復有危此者公曰願見之孫息曰九層
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
少吏民叛亡鄰國謀議將與兵社稷一滅君何所望公
曰寡人之過乃至於此即壞九層之臺　呂氏春秋曰
越饑請食於吳子胥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接土
鄰境道易人通仇讐敵戰之國非吳喪越越必喪吳今
將輸之粟是長吾仇讐財匱民怨悔無及也吳王不從
後吳饑請於越越弗與反攻之夫差爲禽　史記曰趙
肅侯遊大陸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
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而謝之　又曰始皇長子扶
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今皆重法繩之臣恐
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
又曰沛公入秦宮室幃帳重寶狗馬婦女以千數意
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張良諫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
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
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也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

口利於病沛公乃還軍灞上　又曰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曰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叔孫通曰太子者天下根本本一揺天下振動柰何以天下戲　漢書曰郅都景帝時爲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在廁野彘入廁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　漢武故事曰汲黯諫上曰陛下愛才樂士求之無倦比得一人勞心苦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資無已之誅陛下欲誰與爲治乎　漢書曰薛廣德敢直言諫諍上幸甘泉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民人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　又曰梅福上書諫成帝曰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採取者秩以斗升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之條貫國家之表裏爛然可睹矣　又曰哀帝時杜欽諫曰臣聞非仁無以廣施

非義無以正身今漢承周秦之弊宜抑文尚質表實去僞臣竊有所憂言之拂心逆耳不言則漸日長禍不細臣聞說色不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即愛寵偏於一人　汝南先賢傳曰建武八年車駕西征隗囂郭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一作鞅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迴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郭憲之言　東觀漢記曰張湛爲光祿大夫數諫湛常乘白馬上每有異政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謝承後漢書曰陳蕃諫桓帝曰當今之世有三空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顔坐而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　魏略曰太祖欲征吳而雨霖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雖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賈逵乃諫太祖怒收逵送獄　魏志曰辛毗字佐治能直諫文帝踐祚爲侍中帝欲徙冀州十萬戶實河南時旱蝗民饑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耶毗曰誠以爲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帝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卿持我何太急耶毗曰今徙既失民

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　吳志曰孫權旣爲吳王權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佯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劒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唯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翻由是得免【增】經濟類編曰宋明帝以故第爲湘宮寺備極壯麗欲造十級浮圖而不能乃分爲二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入見帝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用錢不少通直散騎侍郎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

圖何功德之有侍坐者失色帝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又帝好圍棊棊甚拙與第一品彭城丞王抗圍棊抗假借之曰皇帝飛棊臣抗不能斷帝終不悟好之愈篤愿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帝雖怒甚以愿王國舊臣每優容之　又曰北魏中書侍郎高允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輒求見高宗嘗屏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羣臣莫知其所言語或痛切高宗所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時有上事爲激訐者高宗省之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衆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

父之惡彰於外邪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得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豈忠臣所爲乎如高允者乃眞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至有朕所不堪聞者允皆無所避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高宗謂羣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徒立耳未嘗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悅之際祈官乞爵今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我國家數十年爲益不少不過爲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　又曰魏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畧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太宗怒甚徵神色不移

太宗亦爲霽威嘗謁告上冢還言於太宗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太宗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太宗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鷂竟死懷中　又曰太宗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爲仇讐不謂今日同得此宴太宗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爲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太宗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對曰昔堯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

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太宗大笑曰人言魏徵舉
止踈慢我視之更覺嫵媚正爲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
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拘而不受臣何敢數
犯顔色乎　太平御覽曰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
禹雕其俎當年諫舜禹者十餘人食器之間苦諫何也
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組纂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
漸漆器不已必金爲之金器不已必玉爲之所以諍臣
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太宗以爲然　經濟類
編曰太宗好文學而辯敏羣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
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

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絶陛下降恩旨假慈顔凝旒以
聽其言虚襟以納其説猶恐羣下未敢對敭況動神機
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
應答至如秦政强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
於虚説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太宗飛白答之曰非
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至煩多輕物
驕人恐由兹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虚懷以
改　彙苑曰韓休峭直於時政得失言之未甞不盡元
宗甞獵苑中或大張樂所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
已而疏輒至甞引鑑默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爲相陛

下無一日歡何不逐之帝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且蕭
嵩啟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
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　唐
書曰陸贄勸德宗於羣臣參日使極言得失聽納無倦
兼天下之智以爲聰明帝曰朕豈不推誠然上封者惟
譏斥人短長類非忠直又諫者不密要須歸曲於朕以
自取名朕見言事多矣大抵雷同道聽加質則窮故頃
不詔次對豈曰倦哉贄退而上疏極言不可帝頗采納
　又曰憲宗初李絳言古帝王以納諫爲聖拒諫爲昏
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帝曰韋處厚路隋數

上疏其言忠切顧卿未知爾由是中外推其靖密　經
濟類編曰憲宗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
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爲計則
得矣如陛下何上遂名對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矣
上變色而罷密名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
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
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
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上嘗欲近獵苑中
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絳嘗面陳
吐突承璀專横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

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眞忠臣也他日盡言皆應如是　唐書曰敬宗將幸東都大臣切諫帝恚曰朕意決矣雖從官宮人自挾餱無擾百姓趣有司檢料行宮中外莫敢言裴度從容奏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自艱難以來宮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圮弗治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耶　又曰劉栖楚敬宗時爲右拾遺敬宗視朝常晏數游畋失德栖楚極諫額叩龍

墀血被面李逢吉傳詔毋叩頭待詔旨栖楚捧首立帝動容揚袂使去栖楚曰不聽臣言請死於此有詔慰諭乃出　太平御覽曰文宗時魏謩爲起居舍人紫宸入謝名誠之曰事有不當亟須論奏謩曰臣頃爲諫官合伸規諷今居史職職在記言不敢越職踰分帝曰凡兩省官並合論事勿拘此言　又曰謩儀容魁偉言論切直與同列上前言事他宰相必委曲規諷惟謩讜言無所畏避宣宗每曰魏謩綽有祖風　經濟類編曰宣宗欲幸華清宮諫官論之甚切上爲之止上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駮苟合於理多屈意從之得大臣章

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　又曰宋眞宗時寇準爲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及旱蝗帝名近臣問以得失衆以天數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復名準問以不平狀準曰願名二府至臣即言之二府入準乃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沔沔頓首謝於是切責沔而以準爲可大用遂命爲樞密副使　宋史曰眞宗嘗謂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

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若此諫官亦不可得錫耿介寡合未嘗趨權貴之門居公庭危坐終日無懈容慕魏徵李絳之爲人以盡規獻替爲己任嘗曰吾立朝以來章疏五十有二皆諫臣任職之常言苟獲從幸也豈可藏副示後謗時賣直耶悉命焚之　宋史紀事曰眞宗自封禪之後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贊頌崔立獨言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也　又曰仁宗廢皇后郭氏敕臺諫章奏不得入於是中丞孔道輔諫官范仲淹御史蔣堂等詣垂拱殿伏奏殿門闔不爲通道輔扣環大呼呂夷簡奏

言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遂出道輔仲淹於外　宋史
曰何郯爲殿中侍御史言事無所避仁宗曰古有碎首
諫者卿能之乎對曰古者君不從諫則臣有碎首今陛
下受諫如流臣何敢掠美而歸過君父帝欣納之　又
曰唐介劾宰相除擬張堯佐熹四使并言文彥博緣閤
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又言諫官
吳奎表裏觀望語甚切直帝怒其奏不視且言將遠竄
介徐讀畢貶春州別駕改英州梅堯臣李師中皆賦詩
激美由是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眞御史必曰唐子方
而不敢名　經濟類編曰仁宗時孫沔上言自孔道輔

范仲淹被黜凡在縉紳盡懷緘默乞少霽天威用存國
體疏入責知衡山縣沔未知有責命復上書曰深宮之
中侍左右者刀鋸之餘悅耳目者蠱冶之色宸禁晝嚴
乘輿天遠未見款名名臣清問外事詢祖宗之紀綱質
朝廷之得失徒修簡易之名未益承平之化書奏再責
永州酒務　宋史紀事曰翰林學士范鎮言孔文仲對
策草茅疏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爲
聖明之累不聽鎮以言不用乞致仕復極論青苗之害
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
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王安石大怒自草制極詆

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鎮謝表畧曰願陛下集羣議爲
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臣爲腹心以養中和之福天
下聞而壯之　又曰鄭俠以言事得罪編管汀州御史
臺吏楊忠信謁俠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
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
俠曰以此爲正人助　又曰哲宗初政詔百官言朝政
闕失榜於朝堂時大臣有不悅者設六事於詔語中以
禁遏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
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覬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
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后封

詔草示司馬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
言則入六事矣　經濟類編曰哲宗劉妃多材藝有盛
寵既構廢孟后章惇與內侍郝隨等相結請妃正位中
宮時帝未有儲嗣會妃生子茂帝大喜遂立焉鄒浩以
數論事帝親擢爲右正言乃上疏言賢妃與孟后爭寵
而孟后廢今立之殊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
故事豈獨朕耶蓋指眞宗立劉德妃也浩對曰祖宗大
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耶帝變色持
其章躊躇若有所思因付於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除
名勒停羈管新州初陽翟田晝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

相激厲劉后立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絶交矣浩旣得罪晝迎諸途浩出涕晝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謝曰君贈我厚矣　又曰孝宗時劉珙自湖南名還初入見帝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棄僉謀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則適所以蔽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帝嘉納之授翰林學士復上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爲高帝所不悅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以明理正心爲萬事之綱帝稱善　又曰知南康軍朱熹疏言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盜陛下之權竊陛下之柄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臣恐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知之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

爲亡也諭趙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爲然詔以熹提舉江西常平茶監　宋史紀事曰光宗久不朝重華宮百官力請不聽中書舍人陳傅良等上疏極言之帝感悟趣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李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官侍衛相顧莫敢言傅良趨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耶傅良痛哭於庭后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內　金史曰陳規字正叔貞祐時爲監察御史宣宗嘗名文繡署令王壽孫作大紅半身繡衣且戒勿令陳規知及成進名壽孫問曰曾令陳規知否壽孫頓首言臣侍禁庭凡宮中大小事不敢爲外人言況親被聖訓乎上因歎曰陳規若知必以華飾諫我我實畏其言蓋規言事不假借朝望甚重凡宮中舉事上必曰恐陳規有言一時近臣切議惟畏陳正叔云　元史曰桑哥當國引用黨與鉤考天下錢穀中外騷動廷臣莫敢言者徹里乃於帝前具陳桑哥姦狀辭語激烈帝怒謂其詆毁大臣命左右批其頰徹里辯愈力且曰臣與桑哥無讐所以力數其罪而不

顧身者正為國家計耳茍畏聖怒而不敢言則奸臣何由而除民害何由而息帝悟命帥羽林籍桑哥家按誅之　又曰不忽木參議中書省事時盧世榮阿附桑哥言能用巳則國賦可十倍於舊帝以問不忽木對曰自昔聚斂之臣如桑弘羊宇文融之徒操利術以惑時君始莫不謂之忠及其罪稔惡著國與民俱困雖悔何及臣願陛下無納其說帝不聽及世榮以罪被誅帝語之曰朕殊愧卿　又曰有江南人言宋宗室反者命遣使捕至闕下使巳發阿魯渾薩理趨入諫曰言者必妄使不可遣帝曰卿何以知之對曰若果反郡縣何以不知

言者不由郡縣而言之闕庭必其仇也且江南初定民疑未附一旦以小民浮言輒捕之人人自危徒中言者之計帝悟召使者還俾械繫言者下郡治之立伏果以嘗貸錢不從誣之帝曰非卿言幾誤　經濟類編曰元武宗時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乘間進曰陛下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而惟麴糵是耽妃嬙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不自愛獨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乎帝悅曰非卿孰為朕言因命進酒阿沙不花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之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

右皆賀帝得直臣　又曰元英宗欲以元夕張燈禁中為鰲山時張養浩以禮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遂具疏因拜住以諫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閭閻之間燈火亦禁況闕廷宮掖之嚴邃尤當戒慎今燈山之構所翫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帝大怒既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罷之賜養浩尚服金織幣一帛一以旌其直　元史曰英宗從容謂拜住曰朕思天下之大非朕一人思慮所及汝為朕股肱毋忘規諫以輔朕之不逮拜住頓首曰臣等敢不竭忠然事言之則易行之則難惟陛下力行臣等不言則臣等之罪帝

嘉納之　又曰帝嘗謂拜住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盤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善之　明紀事本末曰洪武時以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下詔求言山西平遥訓導葉居升聞詔謂人曰今天下有三事其二事易見而患小其一事難知而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況有明詔乎乃上言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書奏逮問瘐死獄中
又曰洪武十年詔天下臣民言事得實封直達御前
又曰仁宗時大理寺少卿弋謙言事過激呂震等交奏

其沽名上頗厭之因免議朝參楊士奇進曰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議過傳之於遠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上惕然曰此呂震誤朕也遂命士奇書敕引過而待議如初　又曰宣宗征高煦旋師駐驛獻縣陳山勸上移師彰德襲執趙王令楊士奇草詔士奇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且勅旨以何爲辭又謂蹇義夏原吉等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之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蹇義以士奇言白上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矣　獻徵録曰鍾同爲御史景帝時積陰晦求直言同上章言父

有天下固當傳之於子然太子薨逝則知天命有在皇儲未建國本無依太上皇於皇上友愛甚周上皇之子兄弟之子猶子也伏惟擇日行禮復其儲位天下幸甚帝不懌後數日禮部郎中章綸繼以復儲言有旨鞫訊蔓辭連及並下錦衣獄明年南京大理少卿廖莊亦先議及儲事至是以考績來上憤其言下獄被杖左右曰皆鍾同倡論乃封大杖入狴杖至百同死獄中　明紀事本末曰天順間御史楊瑄劾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奪民田且言怙寵擅權之罪上顧徐有貞李賢曰御史敢言如此國家之福也吉祥在旁慚懼盛怒欲罪之

上不許　又曰孝宗時王恕爲吏部尚書遇事敢言時有建白衆議謂業已行矣恕言天下事苟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害若謂已行不及改則古之納諫如流豈皆未行乎　又曰孝宗召大學士劉健等議日講事上曰講書須推明聖賢之旨直言無諱若恐傷時過爲隱覆不盡雖日進講亦何益乎且先生輩與翰林諸官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復敢言者矣上曰然　又曰戶部主事李夢陽上書指斥弊政反覆數萬言內指外戚壽寧侯尤切至疏入皇后母金夫人及張鶴齡深恨之日泣訴於上前上

不得已下夢陽獄科道交章論救金夫人猶在上前泣涕求加重刑上怒推案起既而法司具獄詞以請上徑批夢陽復職一日劉大夏被召便殿奏事畢上曰近日外議如何大夏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歡呼至德如天地上曰夢陽疏內張氏二字（張氏指外戚猶言張家也）左右謂其語涉皇后朕不得已下之獄比法司奏上朕試問左右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杖釋之朕揣知此輩欲重責夢陽致死以快宮中之忿朕所以即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曰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又曰武宗初內侍劉瑾與其黨八人爲狗馬鷹犬歌舞

角觝以娛帝瑾尤猾黠漸用事戶部尚書韓文每退朝
對僚屬言輒泣下郎中李夢陽曰比言官章入文劾諸
內侍章下閣閣下持劾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
死爭去瑾輩易耳文捋鬚昂肩毅然曰是也即事勿濟
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乃囑夢陽具疏草曰毋
文文覽弗省也毋多多覽弗竟也疏具遂合九卿諸大
臣上言請將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
丘聚高鳳等縛送法司以消禍萌疏入上驚泣不食諸
閹大懼先是科道交章請除羣奸閣議持章不肯下諸
閹已窘會諸大臣疏又入於是上遣司禮監八人齎諭

閣議一日三至健等卒持不下明日命諸大臣入傳諭
曰諸大臣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侍上久不忍即置
之法幸少寬之上自處耳衆相顧莫敢出一語韓文曰
今海內民窮盜起天變日增羣小輒導上游宴無度荒
棄萬幾文等備員卿佐何忍無言是日諸閹益窘自求
安置南京而閣議又持不從時王岳與司禮太監范亨
徐智等亦助文等密奏上上不得已允之待明旦發旨
捕瑾等下獄而吏部尚書焦芳者故與瑾善遂以所謀
泄之瑾瑾等八人遂夜趨上前環跪哭曰害瑾等者岳
也於是立命劉瑾入掌司禮監丘聚等分據要任瑾傳

命榜岳亨智逐之南京而外廷未知也晨伏闕則旨下
健等知事不可爲各上疏求去文等皆罷斥瑾矯詔以
劉健謝遷韓文等皆爲奸黨榜於朝堂　又曰武宗議
北征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以江彬
爲威武副將軍扈行令內閣草敕大學士楊廷和梁儲
蔣冕毛紀上疏力諫且云萬一宗藩中援祖訓指此爲
言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內有奸邪爲名陛
之左右與臣等又何以自解不聽廷和遂稱疾不出
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趣令草制儲對曰他可將順此
制斷不可草上大怒挺劍起曰不草制茲此劍儲免冠

伏地泣諫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制則以臣名君臣
死不敢奉命良久上擲劍去乃自稱之不復草制　又
曰正德十四年制下南巡上欲登岱宗歷徐揚至南京
臨蘇浙浮江漢祠武當徧觀中原時寧王宸濠久蓄異
謀人情洶洶翰林修撰舒芬等約羣臣上疏乞留俱會
闕下疏先後入上大怒下黃鞏陸震等六人錦衣獄命
舒芬等百有七人跪午門外五日俱廷杖遷謫有差杖
死者十有餘人車駕竟不出　又曰世宗興獻議主張
璁桂萼之說伯孝宗而考興獻名百官至左順門敕曰
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今更定尊號曰聖母章聖皇太

后後四日恭上冊寶何孟春退草疏達旦語禮部侍郎朱希周曰此禮復更禮官尤當爭之於是希周率郎中余才汪必東等上言皇上考孝宗母昭聖已越三年今更定之論忽從中出則明詔爲虛文不足取信於天下於是翰林寺部臺諫諸臣各上言力爭本生二字不宜削章十三上俱留中不報金獻民徐文華倡言曰諸疏留中必改孝宗爲伯考則太廟無考正統有間矣何孟春曰憲宗朝尚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爭慈懿皇太后葬禮此國朝故事也楊愼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王元正張翀等遂遮留羣臣於金水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今日有不力爭者共擊之於是羣臣俱赴左順門跪伏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帝聞命司禮監諭退羣臣仍伏不起自辰至午帝怒命收繫諸爲首者豐熙張翀等八人于獄楊愼王元正乃撼門大哭一時羣臣皆哭聲震闕廷上大怒悉逮繫之於是編修王相等一百八十餘人各杖有差病創卒者凡十九人　又曰嘉靖四十四年戶部主事海瑞上言陛下謬謂長生可得一意修元土木興作二十餘年不視朝政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大內人以爲薄於夫婦今愚民之言曰嘉者家也靖者盡也謂民窮財盡靡有子遺也然而內外臣工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理之所無斷可見已民熙物洽薰爲泰和陛下性中眞藥也道與天通命由我立陛下性中眞壽也疏上帝大怒命逮繫下鎭撫司

諫三

原　后聖　臣直　上詳諫一　漢書薛廣德爲御史大夫直言諫爭上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上不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君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上乃從橋

當車　和馬　尚書洪範五行傳昌邑王賀爲帝天陰七日晝夜不見日月賀欲出行光祿大夫夏侯勝當車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　崔鴻前秦錄苻堅如鄴狩於西山伶人王洛扣馬而諫乃止

汙輪　折檻　上詳前　漢書成帝時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臣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屬其餘因指言張禹上大怒曰庭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諫曰此臣素狂直使其言非固當容之上意解及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葺之以旌直臣

逆耳　拂心　並詳諫二三

責　五失　晏子春秋景公遊大阜望齊國曰嗚呼古而無死何如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太公長有齊國公不悅無幾梁丘據乘六馬公曰據與我和乎晏子曰此同也公作色無幾公使讓彗星晏子曰夫教也若受諫賢聖彗星將亡公色不悅及晏子卒出位屏而泣曰昔夫子一日三責我今孰責寡人乎　王隱晉書齊王冏輔政驕矜多過鄭方諫曰王安不處危殆於酒色其失一王綸命當使天下穆如清風今則不然其失二四夷交侵不以爲念其失三興義人勞窮苦不聞賑救之令其失四又興義兵論功未息其失五冏曰孫不能

人致五賜若無予則不聞其過 斷鞅 攬轡 上詳諫二段龜龍西涼記呂纂馳騁游獵或
馬奔蕭墊之間駁中侍御史王回拉馬諫曰陛下宜慎素盡攬轡之言 犯顏 逆意 後漢
書銚期重於信義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顏諫爭魏志明帝時斷顏上疏曰順意者愛所由
生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皆順顏而避逆意 屏几 迴輿 崔鴻前涼錄張駿驋羣僚叢欲
嚴刑峻制衆咸以為宜參軍黃咸進曰臣未見其可尊親犯令則令不行矣駿屏几改容曰微黃生吾不聞過
矣後漢書帝嘗出射見冠頓首車前曰古今之成敗不意而成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為迴輿而還
七人 一士 孝經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史記商君傳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
諤諤 伏蒲 削藁 漢書元帝欲廢太子史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泣諫注以青規地曰
青蒲魏志陳羣前後密諫得失每上封輒削藁人多譏其默後乃知之 刃斬 兵臨 左傳
析兌謂子華吾於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何國其若之何子華曰學屬以須王出否刃折斬矣注以已諭錄

刃欲自學觀以斬王之淫愚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
遂自刖也 補袞闕 識履聲 詩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漢書鄭崇為尚書僕射數
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面折 頭軔 漢書陳平謂王陵曰
面折廷爭我不如君安劉氏宗廟君不如我後漢書光武嘗欲出遊申屠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諫不
見聽遂以頭軔乘輿輪帝遂為止注軔謂以頭止車輪也 無隱 勿欺 禮事君有犯無隱
下見論語 輔台德 格君心 書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注台我也下見孟子 造
辟 規王 穀梁傳古者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詩序沔水規宣王也 危言危行
敬心 沃心 上見論語書啟乃心沃朕心 不密則失 有益則為 易君
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禮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 稽于衆 逆于
心 書稽于衆舍己從人又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有諫無訕 余違汝弼

上見諫下見書 止妾為妻 以規為瑱 國語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為內子訪之左
史倚相曰吾有妾而願欲笄之其可乎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謚子夕嗜芰子木有羊饋而無芰薦君
子曰違而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斃于鄢芋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于乾谿君子曰從而逆君
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唯道之從夫子木能違若敖之欲以之道而去芰適吾子經楚國而欲薦芰以
干之其可乎子胡乃止楚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慭寘之於耳對曰賴
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 傳言 獻藝 左傳自王
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
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 箴諫
規誨 並見上 列士獻詩 庶人傳語 國語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
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

是以事行而不悖 旅賁之規 暬御之箴 國語衛武公年九十五猶箴儆於國
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
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
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 增 懇愊 蹇正 唐書高祖親格虎褚亮
規愊致諫帝納其言後漢書韋彪上議曰之賊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蹇正有補益於朝者 沉
密 鯁切 唐書李晟在鳳翔嘗謂賓佐曰魏徵好直諫余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比搢紳儒者
事公勳德何宜是哉晟斂容曰司馬失辭矣晟任將宰相知朝廷得失而不言何以為臣哉叔度慙而退及在
朝廷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而性沉密未嘗泄於人事文類聚宋蕭燧字照鄰遷諫議大夫入謝孝宗曰卿
論議頗切不求名譽然正好犯不師就恕故制詞謂善不近名仁必有勇道上意也 碎衣 隱
柱 經齋類編宋徽宗時童貫與黃經臣用事陳禾上書言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

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此碎朕
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侍
今日受富貴之利他日以陛下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內侍
請帝易衣帝却之曰留以旌直臣 通鑑 情湯帝問不能
臣一盜賊宇文述曰漸少帝曰比從來少幾對曰何恒患日漸不近
什一納言蘇威引身隱柱帝呼問之對曰臣非所司不知多少但患漸近
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
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為盜乎帝不悅而罷

遂良還笏　元亮置笏　唐書高宗將廢王皇后立武昭儀褚遂良諫不聽乃
置笏殿階曰還陛下笏解巾叩頭流血帝大怒令引出
崔元亮謹慎介特太和中改諫議大夫朝廷推為宿
望鄭注構宋申錫元亮率諫官叩延英苦爭其反復不撓
言文宗未論元亮置笏在陛復言帝悟延英詔原申錫

設諫鼓　請諫紙　唐書吳兢疏云堯設諫鼓事文類聚白居易與元稹書云僕為諫
官月請諫紙

殿上虎　朝陽鳳　人物志宋劉安世字器之哲宗時歷事諫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其面折廷諍至雷霆之怒赫然則執簡卻立
天威少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前且卻者或至四五
人部

殿廷觀者皆流汗縮竦目之曰殿上虎　獻徵錄明林
俊切投州部員外郎時妖僧繼曉建大永昌寺以賊術
後進得破臻新春發內帑數十萬營建大獄宗以方技
進極論請斬曉而黜方士管激烈懇塞傑昌自寺知俊上
疏極論請斬遣曉勸路久朝臺自知復上
死不辱下詔對益振海州人比之言路鳳鳴朝陽云諫
榮不敢作一獄語後直聲振海州人比之朝陽之鳳云諫

惜臺綱　論諫職　元史王元臣言臺綱之名臺閣之地則論臺閣
言元史一文人宗姓時名臺臣書奏除目院文閣以
紀入不摘臺綱臣言臺閣失職矣聞為人乃諫止諸人宗惟可名而臣任教經營特奏作除目院官文宗閣以
之異同論摩諫情失職分之有云宗文人乃諫止諸可未臨宋史任理教坊時司作若台以文閣宗閣
之入其因而不擇諫情失職分之有厚月可深否未決潘不理敕宗坊時司若以官閣
勇往而宮不顧者臺衆臣請深聖衛篤之計
謂景靈宮而顧已者臺衆臣請深聖衛篤之計
事文類聚范仲淹曰中余石介請正陽天下王素為諫官力
石介時范仲淹曰石介諫正陽天下修所聞然衰其意好異引
為諫官時必以行之事貴人主上以所行有少秋然則無失
語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為君上難以當有少春秋其意無失
德所攸殷事三以書修勤部省議論孟后事也不報經及浴諸以緘

介亦好異　浩不知幾

夜思　身退　言行　諫唐書元和時言事者多以為不能浩不知人主客問以誤諫
心無其尤者若何將曰凡諫者不能知人主之意故事諫
非自古如此之有諫拂陛下書言人君之患由諫者不能為盡
臣早去五六年有者指諫知之其人臣以大事奏必思其言雖
而去卑曰臣以為陛下不足以思之言陛下之心其所欲
二諫聞納利也以為尚之亡陛下不知其始必以勤令之故
非社稷字以禮為御史非恐其不為之故
諫后乃以漢禮禦史以其宗室舉後於陛下曰見帝曰
后乃以帝宮置禮開將有尚書知言帝及今其御位
宰輔雨有官可罷宮言子吾以見其不可以宗禮之言乃
究其有罪宮可罷宮言子吾以見其不可以宗禮之言乃
罷其丁獄東諫從上獄不可告其下敢以今天下之事
宗社而東上乃欲公言中上令有所宜帝奏丞宮之
伏壽諫表上覽乃敢從公言中上令之下東山事有所宜帝奏丞安之
天書請事以得還不已宜入附皇陵乃借堪與迷屬陵氣豚
人部

不可泄請曰以此言為非便是上初覽不奏怒之甚投而跪於地
頃復取視曰以此言亦是非便是上初覽不奏怒之甚投而跪於地
旁退而公言竟賜罷然公身
雖辭而公言竟則已罷行矣
子曰家大計臣面折廷諍　**面折廷諍　愛君憂國**　宋史元
言曰日與大臣面折廷諍愛君憂國
口進曰三變能臣謂人曰律人詔人及財吾見寇禮亦之如此者幾人
曰汝進曰三變能臣謂如此者
臣孝曾酒書君夔之錢尚首有如此財吾見寇禮亦之如此者幾人
合男益三爨君吾之錢尚書宗近臣
武帝曹文學語而長正歡

汲黯之戇　陸贄之銳　漢書汲黯數切諫不得久居內
而帝外帖仁義者吾欲云云何如堯舜之治乎上默然怒
公孫弘曰人臣有義欲治云云何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變色
陛下自謂上學退何如其治乎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
太知上知不得上陛下以為所益而內多欲而罷朝
下以上天下事不得使其書規以為
不負所學他無所
此然臨

夙夜在公　日月獻納　一言興邦　三進及
白帖
原
達救其惡　彌縫其闕

當不入則進之士三事曰諫而
不奇入則晉公當之不奏入則將之士三事曰諫而
入傳則晉公不君子當諸侯將謀士及諫而
則與當之公不君子會請先之惡則之子諫之士三事進及當

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　直能寤主　仁有殺身　獻可替否
治煩去惑　開諫諍之道　闢忠讜之門　況當不諱
之朝　宜勵勿欺之節　將表効於公忠　豈敢辭於
戮辱　既非言遜之朝　詎有身危之慮　居常不能
寤主　臨難徒欲愛身　辭親策名則將身許　危君
陷惡何以臣爲　讜言嘉謀𠯋其不及　繩愆糾繆格
其非心　思紓國之難惟有盡忠　奮振主之威如何
無罪　在於交友猶忠告而導之　矧伊君臣實惡訐
爲直者　盡忠守死誠謂殺身之仁　非罪陷刑是重
納君之惡　殷人守死雖曰比干之賢　魯史正名終

書泄冶之罪上詳殷本紀下詳春秋　【增】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
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並經濟類編　愛其忤以拔忠賢
惡其順以去佞邪　黃帝立靈臺之議者上觀於賢
也　唐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通鑑前編黃帝始受河圖得其
五要乃設靈臺立五官以敘五事堯治天下五十載不知天下治與不治乃微服遊於康衢聞童謠曰立我
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　孝文嘉
袁盎人豕之譏漢書周昌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
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文帝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常同坐袁盎引卻慎夫人坐夫人
怒不肯坐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以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以同坐哉
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慎夫人乃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彘乎於是上說入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

五十斤人豕謂戚夫人也　口給者事或非信　辭屈者理或未窮
汲黯在廷以平津爲多詐　張昭論將以魯肅爲麄
疎公孫弘封平津侯詳漢書下詳吳志　言路開則忠言讜論得以上
達而化理成　言路閉則奸諛邪佞得以下恣而治道
隳並獻徵錄　城門閉言路開　城門開言路閉宋靖康時事詳宋史
紀事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六

人部五十六 諫對見 謗諫對問 不諫附

諫四

原 開說 魏志明帝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衛覬上疏曰非破家爲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說哉 違不忘諫 左傳取郜大鼎於宋臧哀伯諫云云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不惡切諫 漢書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 詢于芻蕘 詩 詢茲黃髮 書 師氏詔王 周禮師氏掌以媺詔王注告王以善道也媺古美字 小人之箴 書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增 假辭色 唐書太宗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太宗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 爭枉直 又徐有功遷秋官郎中時周興來俊臣以周內語相高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所全活甚衆

善愧人 漢書龔遂字少卿忠厚剛毅有大節爲昌邑郎中令王動作不正內諫爭于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愧人 面稱過 後漢書爰延字季平性質直遷侍中帝遊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 、務存大體 言行錄宋陳忠肅公瓘字瑩中在言路知無不言然議論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未嘗及人私過 不喜彈劾 獻徵錄明陳司寄壽切在諫垣時論時政指陳得失無所隱惟不喜彈劾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枉人而言官枉人尤甚顧可輕耶 曲致忠懇 宋史壽皇不豫起居舍人彭龜年連疏請對不報因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叩頭血漬甃覽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事何大於過宮徐誼曰知顏能婉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耶帝曰知之然猶不往 未嘗緘默 元史燕帖木兒嘗謂人曰天下事在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於時政得失有當違者未嘗緘默

開諫諍之門 金史世宗嘗問移剌履曰朕讀貞觀政要見魏徵嘉謀忠前良可稱數近世何故無如徵者履曰忠嘉之士何代無之但上之人用與不用耳且如海陵杜塞言路天下緘口詔以成風願陛下懋文前事開諫諍之門天下幸甚 用已試之人 獻徵錄明弘治初諸璀請名議降主事張吉王純等五人曰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 上封自作草 後漢書第五倫爲司空奉公不撓言事無所依違諸子諫止輒叱之每上封自作草不復示掾吏 封章無闕日 唐書敬宗時李渤爲諫議大夫時政移近倖紀律隳弛渤劾正不顧患封章無闕日天子雖幼昏亦感悟 回天之力 又張元素諫太宗修洛陽宮魏徵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 求言之詔 經濟類編宋陳瓘論求言之詔未及舊切慮舊德故老久去朝廷或在謫籍或已得時忠於納誨意欲有言然懼詔則非舊頗之體密貢封事則有強聒之嫌若非聖問俯及則告高之言或不樂告賤因觸身罹變之時明示憲老乞言之禮必有嘉謀來助初政

諫官得隨入閤 唐書太宗嘗謂王珪曰正主御邪臣不可以致治正臣事邪主亦不可以致治唯君臣同德則海內安朕雖不逮幸諸公數相諫正致天下於太平珪進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聽收采芻言臣敢竭狂瞽萬分之一帝悅乃詔諫官得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入閤 諫官入奉朝請 宋史慶曆三年田況言諫諍之臣不得入在諫院每聞一事皆諸處探問比及論列令若令諫官日奏朝請則可以朝廷之事矣每日赴內朝日 中外以言爲諱 唐書高宗既封泰山欲徧封五嶽作奉天宮於嵩山之南史裏行李善感諫曰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羣瑞與三王五帝比隆矣數年不稔餓莩相望陛下宜恭默思道以懷遠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上納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爲諱殆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 閤中奏事久廢 又穆宗立不恤國事鄭覃與崔郾等廷對進諫帝不懌顧宰相蕭俛曰是皆何人俛曰諫官也帝意解因詔覃

曰聞中殊不款款後有爲我言者當見卿延英時闕中奏事久廢至是士相愛**直至御前**元史鐵木迭兒奏比詔內外直言得失今上封事者或徑至御前乞令臣等閱視乃入奏仁宗曰言事當直至御前如細民之訴訟者則禁之**不由門下**事文類聚宋王蔡襄遷左司諫一日並命執政其間有不協士望者公方惟給事中即繳奏既而命下遂不由門下省以出公復上疏云命令紏出尤損紀綱凡入上事命竟寢**疏辭密封**唐書德宗使人諭陸贄曰自今要重之事勿對衆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贄上奏曰昨臣所奏惟僚得聞陛下委曲防護是即心情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喪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不進揭帖**明史紀事孝宗嘗召劉大夏於便殿論之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揭帖致朕大夏對曰不敢上問何也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行何異前代斜封墨敕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閣臣可也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奉詔上稱善**頗厭其數**宋史魯宗道風聞多所論列帝頗厭其數後因對自訟曰陛下用臣豈欲徒事納諫之虛名耶臣稱恥尸祿請得罷去帝撫諭良久他日書殿壁曰魯直**諫行足矣**實文職衆韓忠獻爲右司諫朝廷欲以知制誥寵其盡言公曰諫行足矣固取美官非本意也**嘉王酒悲**五代史蜀王衍年少荒淫與諸狎客婦人日夜酣飲嘗以九日宴宣華院嘉王宗壽以社稷爲言言發流涕韓昭等曰嘉王酒悲爾諸狎客共以慢言嘲誚之坐上諠然衍不能省也**希憲木強**元史廉希憲每奏事帝前論事激切無少回撓帝曰公昔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爲天子臣乃關木強邪希憲對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臣非不自愛也**前後章十九上**宋史仁宗時范鎮請建儲前後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奏疏數十萬言**又眞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六月二十餘奏**又陳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疏**半歲一百八疏**又建中靖國間給事中任伯雨爲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一百八疏**誠結**

主知元史竇默嘗與劉秉忠劉肅商挺侍上前默言君有過臣當直言都俞吁咈古之所尚今則不然君曰可臣亦以爲可君曰否臣亦以爲否非善政也明日復侍帝於幄殿獵者失一鷹帝怒侍臣或從傍大言請宜加罪帝惡其迎合命杖之釋獵者不問既退劉秉忠等賀默曰非公誠結主知安得感悟至此**諫或不入**又裒集每承顧問及古今政治得失必委曲盡言或蹟事規諫出不告人諫或不入歸家悒悒不樂家人見其然不敢問其故**四鐵御史**獻徵錄明世宗時馬恩爲御史時汪鋐以上寵勢張甚性俊而驗阿讀時相會下譬見遂抗論汪大爲腹心慧并及二相上意甚違下詔獄律斬時汪驟遷太宰尋當論決朝會審南闕門汪太宰時秉筆故令按卒持公韓勝面之公即起立不跪太宰怒罵汝上書欲死我死今不在我手耶公叱曰若安能死我卿重我不過礎若又安能焚我太宰益怒謂凶何敢叱一臣公曰大臣而無君人人得深之何但叱爲太宰怒甚推案下欲奉公公恩之聲苔罵觀者咸責責彌數曰是御史始諸以其膝鐵也其辯口則亦錢今者覓其隱與骨皆鐵矣因目公爲四錢御史上所使卽事者密以罰上爲動容其死戍雷州**兩繫詔獄**又揚爵爲御史嘉靖間上封事大紛謂天下大事足以失人心而致混民者五一則輸攻者諫郭翊國歲爲戶蠢二則東餘之紛閒不憂讀而爲方上修雷增二則大卜臣工弗提閉民宣魁其望四則名爲以及道流出人禁內五則拱析諫臣上震怒逮北鎮撫司推究考掠備至部郎周天佐御史肅鉉以申救鉉繫獄中爵禁五年上褒修萬壽明庭之儀視瑩得仙異釋此三人者逮與周怡劉魁同釋蹟復逮之三人又繫三年始得釋

謗諫

原 **設木防川**通鑑前編堯設誹謗之木使天下得攻其過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惡訕** **賞謗**論語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國策齊威王下令曰有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相彼君子猶惡稱人之惡矧**

伊忠臣豈宜揚主之過並白帖

【增】如石投水唐書李綱為太子少保太子建成既近小人綱屢諫不聽乞歸帝曰卿向者為潘仁長史乃恥為朕尚書邪綱曰潘仁賊也每欲妄殺臣諫之輒止為其長史可以無愧陛下創業明主臣所言如石投水於太子亦然臣何敢久污天臺辱東朝乎帝改容謝之

有益於國又吳兢言古者設誹謗之木欲聞己過今之封事謗木比也使所言是有益於國使所言非無累於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言路

狂夫之言又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太宗怒謂房元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魏徵曰賈誼當漢文帝上書云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太宗乃賜絹二十匹尋拜監察御史

除妖謗法魏志文帝踐阼以高柔為治書侍御史時人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請除妖謗賞告之法帝下詔敢以誹謗相告者以所告者罪罪之於是遂絕

折我唐書柳範貞觀中為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田獵損彈治之太宗曰權萬紀不能輔導罪當死範進曰房元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田獵豈獨萬紀帝怒拂衣起頃之召謂曰何廷折我範謝曰主聖臣直帝乃解

訕謗削籍獻徵錄明嘉靖時程文德以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撰元文文德素講理學所撰不稱旨調南京工部侍郎以文德疏辭勸上享安靜和平之福上益怒以為訕謗命削籍

不諫附

【原】陷主　棄君漢書汲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左傳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不臣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何臣之為

【增】責以不諫

求之不言唐書太宗時杜淹言鄭懷道可用帝問淹曰懷道在隋為吏部主事方煬帝幸江都羣臣迎阿獨懷道執不可帝曰卿時何云曰臣與衆帝折曰事君有犯無隱卿直懷道者何不諫淹謝曰臣位下又頗諫不從徒死無益帝曰既以君不足諫尚何仕食隋粟忠隋事忠乎帝又笑問曰卿在隋不諫宜世充親任胡不言對曰固嘗言不見用帝曰世充愎諫飾非卿若何而免淹辭窮不得對帝勉曰今任卿已可有諫未答曰願無隱宋史仁宗詔曰朕於卿大才不能盡知而不能盡識若不采其言而觀其行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見器識之淺深知任用之得失若言之不入罪實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

【原】違忤以納善　豈順從而忘危並白帖

事上以忠則宜身許　陷君於惡何用臣為

苟賴其榮是為尸利

不違其失宜及墨刑禮記近而不諫則尸利也書臣下不匡其刑墨

陳忠讜之言猶聞有賞　廢獻替之義安得無辜

君子立誠猶不成人之惡　忠臣勵節豈可從君之昏

【增】大臣重祿而不極諫　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並經濟類編

甘心立仗之馬　喑口朝陽之鳳唐書李林甫謂諫官曰公等不見立仗馬乎立仗馬終日無聲飫三品芻豆一鳴則斥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

【原】禍受其咎左傳醫和謂趙孟曰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禍致為災受其咎今君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

【增】猶踵弊風唐書高祖考第羣臣以李綱孫伏伽為第一因謂裴寂等曰隋以主驕臣諂亡天下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惟李綱差盡忠款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

豈獨無事又高宗嘗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豈今日獨無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

獨縫其間元史阿魯渾薩理與桑哥同視事及桑哥敗帝問桑哥為政如此汝何故無一言對曰臣未嘗不言陛下方信任之彼所忌獨臣臣言抱柴救火不若彌縫其間使無傷國家大本而已帝然之

諫五

【增】詩宋石介慶曆聖德詩曰於惟慶曆三年三月皇帝

龍與徐出閶闔晨坐太極晝開閶闔初聞皇帝蹙然言曰予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衆殊重愼微密汝仍相予笙鏞斯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汝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爲予司諫正予門闈爲予京兆聖予讜說予曉得弼予心弼悅以道輔予弼言深切諫官一年疏奏滿篋侍從周歲忠力罄竭曰衍汝來汝予黃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無蹶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人渾朴不施剞劂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修惟靖立朝巘巘言論磥砢忠誠特達屢進直言以補予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爲御史幾叩予榻襄雖小官名聞予徹剛守粹慤與修儔匹並爲諫官正色在列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浹時呂夷簡罷相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同時執政而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爲諫官夏竦既罷復奪之以杜衍代介喜曰此盛事也乃作此詩

原賦唐謝偃惟皇誠德賦曰惟皇王之迭代信步驟之殊規莫不慮失者常得懷安者必危是以戰戰慄慄日愼一日守勤守儉去奢去逸外無荒禽内無荒色惟賢是授惟民斯卹則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若夫恃智

驕力狠戾倔强忠良是棄謟侫斯獎構崇臺以造天穿深池而絕壤厚賦重役積寶藏鏹無罪加刑有功不賞則夏桀可二殷辛易兩

原表魏曹植諫伐遼東表曰臣伏以遼東負岨之國勢便形固帶以遼海今輕軍遠攻師疲力屈彼有其備所謂以逸待勞以飽制饑者也以臣觀之誠未易攻也若國家攻而必尅屠襄平之城懸公孫之首得其地不足以償中國之費虜其民不足以補三軍之失是我所獲不如所失也若其不拔曠日持久暴師於野天時難測水濕無常彼我之兵連於城下進則高城深池無所施其功退則歸塗不通道路沮洳東有待釁之吳西有伺隙之蜀吳起東南則荆陽騷動蜀應西境則雍涼參分兵不解於外民罷困於内促耕不解其饑疾蠶不救其寒夫渴而後穿井饑而後植種可以圖遠難以應卒也臣以爲當今之務在於省傜役薄賦斂勸農桑三者既備然後伊管之臣得施其術孫吳之將得奮其力若此則太平之基可立而待康哉之歌可坐而聞曾何憂於二敵何懼於公孫乎今不卹邦畿之内而勞神於蠻貊之域竊爲陛下不取也　齊竟陵王蕭子良上讜言表曰臣聞明臺既闕承雲之歌闡衢室爰啟南風之頌流

莫非降道將焊紆靈浸澤陛下凝慶協圖席昌曆歷朝臨冬曖海鏡春亭遐議鈞俗觀風調紀垂聽革之典降聆金之訓用能詩史無報工頌有聞是故置四輔立七諫正國度箴王闕臣謂當今宜崇諫司專事昭塞職蹈謇諤績宣王文則優其寵扶厚其節禮庶獻蟲之美方高聖代至乃靡不揄食曾宇雖墉商貨浮侈田萊蕪替械樸爽流標梅失序勉民觀俗之宜設官立事之要隨闕典規豪廢能補則褒詠無遠轅樂可追

增唐魏徵論太宗十漸疏曰陛下貞觀之初無為無欲清靜之化遠被遐荒考之於今其風漸墜何以言之漢文辭千里之馬晉武焚雉頭之裘今則求駿馬於萬里市珍奇於域外此其漸不克終一也頃年以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勞役則易使自古以來未有由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此其漸不克終二也陛下貞觀之初損已以利物至於今日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於心此其漸不克終三也陛下貞觀之初唯善是與親愛君子疏斥小人今則不然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則不見其非遠之則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則不見而自疎不見其非則有時而自昵

此其漸不克終四也陛下貞觀之初動遵堯舜捐金抵璧返朴還淳今則好尚奇異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翫之作無時不至此其漸不克終五也貞觀之初求賢若渴善人所舉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恐其不及近歲以來由心好惡不省察其根源而輕為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疎干求者日進此其漸不克終六也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視事惟清靜心無嗜欲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或過三驅之禮侵晨而出入夜方還以馳騁為歡莫慮不虞之變此其漸不克終七也陛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達頃年以來多所忽略或外官充使奏事入朝思覩闕庭將陳所見欲言則顏色不接欲請則恩禮不加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聰辯之略莫能申其忠款此其漸不克終八也頃年以來傲自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負聖智之明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欲有所為皆取遂意縱或抑情從諫終是不能忘懷此欲之縱也志在嬉遊情無厭倦此樂將極也遠勞士馬問罪遐裔此志將滿也此其漸不克終九也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負老幼來往數千曾無一戶逃亡一人怨苦頃年以來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和市之物不絕於鄉閭遞

送之步不絕於道路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寧帖此其漸不克終十也　陸贄對德宗問當今切務疏曰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强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直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

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愞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伸矣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不通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昔趙武吶吶而爲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爲漢元輔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　元稹獻事表曰臣聞理亂之始各有萌象二者無門在君上啟之而已所謂萌象豈有他哉容直言廣視聽躬親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者不敢蔽疎遠之臣庶此理之象也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忌諱者殺犯

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者決事於深宮之中羣臣莫得參預籌畫此亂之萌也昔太宗文皇帝初即位時天下之人莫有諫者唯孫伏伽嘗以小事特諫於上文皇帝大悅厚賜田宅以勉之自是言者唯懼乎言不直諫不極不能激文皇之盛意曾不以觸龍鱗犯忌諱爲不可矣於是房杜王魏之徒議可否於前天下四方之人言得失於外不三四年而天下大理豈文皇獨運聰明於上哉蓋亦羣下各盡其忠言以揚宣發暢於天下也且夫樂安全而惡戮辱古今之情一也豈獨貞觀之人輕犯忌諱而不惡戮辱哉蓋文皇激而進之之功也喜順

從而怒謇犯亦古今之情一也豈獨文皇甘逆耳而怒從心哉蓋以順從之利輕而危亡之禍大無窮之業重而奉己之事微思爲子孫垂不朽建永安之計也陛下即位以來幾周歲矣百辟卿士至於天下四方之人曾未有獻一計進一言受陛下伏伽之賞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亦未有奏一封執一諫受陛下激而進之之勸者設諫鼓置匭函曾未聞雪一冤決一事明陛下無幽不燭之意者臣竊惟陛下以受命維新之初何如貞觀致理之後以房杜王魏匡輔之智而猶上封進計者麕至獻可替否者日聞今陛下當致理之初在四方多虞

之日然而言事進計者終歲無一人豈非羣臣因循竊位之罪乎　宋蔡襄增置諫官疏曰臣伏見朝廷選用王素余靖歐陽修等增備諫官是三人者皆特立之士擯斥且久今者一日並命萬口相慶臣切思任諫非難唯用諫之難如素靖修等忠誠剛氣著信於人況蒙陛下獎拔之知必思所以報效然邪人惡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臣請為陛下辨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務盡其心事有必須切直者則極論之豈顧名哉若避好名之毀而無所陳施則土木其人皆可備數何煩陛下選擇如此之至況名者聖

人以之勵世俗分善惡豈可廢乎借使為善近名陛下試思今之人遠權利敦潔行者亦幾人哉二曰好進前古諫臣之賢者遭遇昏世上犯威嚴死且不避安得好進蓋近來諫官進用太速故世人得以謂之好進今諫官有盡忠補闕之效陛下但久而勿遷使其人果忠且義雖死於是官無恨矣一曰彰君過凡諫諍之名蓋以司乎過舉也緩則密疏急則昌言期於必正若人主從而行之適以彰乎從諫之美安得謂之彰過乎然諫官亦有好名好進彰君過者異於此巧者之為諫臣事之難言者則喑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言之就令不行不

復再議退而曰其事我嘗言之矣此可謂之好名也容容默默無所恥愧躐歷資序以登貴仕此可謂之好進也凡人主之有過諫官最為近密或不盡言人主何從而知且變更乎傳之當世垂之於後終以為過此可謂彰君過也臣之所論乃忠臣巧者之分願賜省覽無使天下之人謂朝廷有好諫之名而無好諫之實也　程頤輔養君德疏曰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　李綱請高宗還都疏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

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蜂起為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哉　明王恕請召見大臣疏曰正統以來每日止一朝臣下進見不過片時聖主雖聰明豈能盡察不過寄聽明於左右左右之人與大臣相見者不多亦豈能盡識大臣賢否或得之毀譽之言或出於好惡之私欲察識之真必須陛下日御便殿宣召諸大臣詳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其專對或閱其章奏如此非惟可以識大臣而隨材任使亦可

以啟沃聖心而進於高明矣　王守仁救建言諸臣疏
曰戴銑等職居司諫以言爲職其言而善自宜嘉納如
其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
拘囚在陛下之心不過少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輕率
妄有論列非果有意怒絶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在
廷之臣莫不以此舉爲非然莫敢爲陛下詔言者豈其
無憂國愛君之心哉懼復以罪銑者罪之耳臣恐自兹
以往雖有上關宗社危疑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況今
天時凍沍萬一遣去官校督束過嚴銑等在道或遂失
所塡溝壑使陛下有殺諫臣之名然後追咎左右莫有

言者則既晚矣伏願追收前旨使銑等仍供舊職擴大
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豈不休哉（時戴銑等以攻劉瑾逮繫）
馮恩辨敢言非邪徒疏曰陛下必不忍以敢言之士
爲邪徒此殆左右奸佞欲售其說者陰詆之耳今天下
士風日敝以緘默爲老成以順從爲平易以特立爲矯
激有所建白咸指爲沽名言及左右輒置之遠譴不惟
父母妻子恐其不能持禄保身而朋友故舊絶跡往來
以避權臣之怒陛下尚猶以邪徒目之乎陛下服履大
位九年於今矣以爲治邪亂邪安邪危邪近歲輔畿陝
河洛赤地千里人且相食矣兩淮旱蝗草萆木葉亡子

遺矣江省大水歲課不登爭流竄矣閩海叛卒致殺長
官矣地震星孛産妖作異草木變怪禽獸爲孽置郵不
絶書靈臺不絶奏陛下了不之卹而沾沾焉以爲治安
今日須手詔明日降勅諭欲以追前王軼後世臣故知
其不可也願速開言路以堯舜之用元凱爲勉而以唐
宋之徇林甫安石爲戒
【書】秦李斯上書諫始皇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
矣昔者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東得百里奚于宛迎
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孫支于晉此五子者不産于秦穆
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

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
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
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强公室杜私門
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
於秦哉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
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
數寶者秦不産一焉而陛下悦之必秦國之所生然後
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翫好而駿
馬駃騠不實外廏也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悦耳
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錦繡之飾不進

於前而趙女不立於側也所重者在乎色樂而所輕者在乎人民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諸侯也　漢鄒陽上書諫吳王曰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砥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干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裾乎然臣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悅大王之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言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沈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大王之所明知也諂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齧利劍鋒接必無幸矣　枚乘上書諫吳王曰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絶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深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絶也人有畏其影而惡其跡者却背而走跡愈多影

愈疾不知就陰而止影滅跡絶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絶其胎禍何自來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磨礲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禮不知其惡有時而亡　司馬相如上書諫武帝曰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暗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凌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也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斯言雖小可以諭大　谷永與王音書曰夫上德厚則下愛深下愛深則其謀忠其言至蓋善治國者不忘危善養生者不諱死是以忠臣直友明史良醫靈著信龜咸得盡忠正言不蔽兆吉故能遷咎延譽轉禍爲福　【增】唐杜牧與人論諫書曰某疎愚放情不識機括獨好讀書每見怒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

能百一何者皆以辭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於誣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誣妄之說激怒之辭以卑凌尊以下干上是以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畋獵者畋獵愈甚諫治宮室者宮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旨意且欲與諫者一鬭是非一決怒氣耳今人平居無事友朋骨肉切磋規誨之間尚宜旁引曲釋亹亹繹繹使樂去其不善而樂行其善況於君臣尊卑之間欲因激切之言而望道行事治者乎

宋歐陽修與高司諫若訥書曰前者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爲人予始聞之疑

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爲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爲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之以爲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禀之於天不可勉强雖聖人亦不能以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饑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愧畏便毀其賢以爲當黜庶乎飾已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爲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爲朝廷羞者足下也　陳亮上孝宗書曰藝祖皇帝平定四方藩鎮拱手以趨約束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紀綱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

故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虞之備也

又曰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三吳之一隅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張形勢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際上下晏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

【原】梁元帝忠臣傳諫諍篇序曰富貴寵榮人所不能

忘也刑戮流放人所不能甘也而士有冒雷霆犯顏色投鼎鑊離刀鋸而不避者其故何也蓋傷茫茫禹跡毀於一朝赫赫宗周滅成禾黍百姓之後王化漸頽欽若之信既盡解網之仁已泯徒以繼體所及守器攸歸出則清警傳路處則憑玉負扆事無暫舛意有必從惑褒人之巧笑迷陽阿之妙舞重之以剥斮用之以逋逃亦有傾天滅地汙宮瀦社之罪拔本塞源裂冠毀冕之釁於是策名委質守死不二之臣不忍見霜露糜鹿栖於宮寢麥穗黍離被於宗廟故瀝血抽誠披胸見款赴焦爛於危年甘滅亡於昔日冀桐宮有返道之明望夷無

不言之恨而九重懸遠百雉嚴絕丹心莫亮白刃先指見之者掩目聞之者傷心然後嗚條有不收之魂商郊致白旗之戮

增 明歸有光送周給事興叔序曰今天下之用人與士之爲天下用與古異者其求之與爲其求者皆非古之所宜有蓋古之士上之人知重之也故士亦有以自重而不輕於進今世則自進而已雖然有至於今而不可易者亦嘗有自重之義存乎其間而後可以任天下之事臨安周興叔以進士爲令江南入爲給事中時宰慕其名欲邀致之門下興叔即引疾以去先皇帝之末年朝廷方舉遺逸會新天子即位一時雲集闕下莫不驟致顯擢興叔宜以時起以觀天子之新政而方且高卧自若國家故事大臣之在告者非有名不得入其非三品以上凡在廷之臣賜告者皆自赴闕而後天子命以職二年冬興叔未赴闕也而除書獨下於是乃應命而出興叔可謂得古自重之義矣余官吳興往來臨安嘗訪興叔於西湖故寺中讀書著文山深徑迂人跡所不至臨安士大夫皆高尚其道今興叔之出其能自重不苟然者給事中爲諫諍之臣天子既嘉奬直言人得以有所建論每下之公卿大臣亦不逆其言每奏輒行蓋遭時聖明其言之易行如此夫以其言

之易行當思其言之難而後可也自古如賈誼陸贄王吉崔寔魏徵之徒其言莫不有關於一代之治體今天子承統繼祚屬世道一變之會天下治忽之機與人心風俗之所趨興叔獨居深山中熟觀之久矣其必有不徒言者以稱朝廷任屬之意某自念方徘徊於進退之塗何足以賛興叔之行而樂興叔之道行也因爲序之云

原 論漢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吳王怪而問之先生曰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

心而便於身者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
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先生
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
臣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
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戮及先人爲天下笑
故曰談何容易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
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
以樂而忘死矣【增】宋蘇洵諫論曰古者論諫常與諷
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顧用之之
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

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
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
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
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已者乎不得
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
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
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
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
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
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

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爲諫
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
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
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
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
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
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
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閎
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
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劒太息范雎以無王

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
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
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
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
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
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
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
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
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
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

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逄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
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對見一

原 殿坐 庭詰 魏志鍾繇字元常有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上殿就坐自是三公有疾以為故事 漢書公孫弘嘗與公卿議至上前更背之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始與臣等議而今背之

衣褐見 被酒伏 漢書虞將軍與婁敬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 後漢書劉寬字文饒每引見講經書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耶寬曰臣不敢醉但任大責重憂心如醉也

贊引 盤辟 魏書游楚為隴西太守以功封侯引上殿不知儀式侍臣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當言唯不覺大應諾帝大笑 漢書何武舉方正名見盤辟雅拜有司劾失舉

晝接 旰食 易晝日三接 漢書張湯每朝奏事天子日旰食丞相充位而已事皆決於湯

敷奏 延訪 書敷奏以言 通鑑前編成王延訪羣臣 字於上前 讀於

上前 漢書夏侯勝質朴守正簡易無威儀見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上前上以是親信之 班斿以選進讀羣書於前上器其能賜以秘書之副 上前背議 御前面折 上詳前 後漢書馬武字子張為人嗜酒闊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長短帝故縱之以為樂 陛下善

言 天子休命 漢書夏侯勝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之也 下見書

增 不拜 不跪 唐書盧鴻字顥然隱嵩山開元初徵至京以謁見不拜宰相遣舍人問狀答曰禮者忠信所薄臣敢以忠信見 獻徵錄明人洪武初刑部尚書錢唐一日名講虞書升座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賢之道陳於陛下不跪不為倨

上簾 納陛 唐書張嘉貞武后時名見內殿以簾自障嘉貞儀止秀偉奏對偘偘后異之因請曰臣草茅之人未覩朝廷儀陛下過聽引對禁近今天威咫尺若隔雲霧恐君臣之道有未盡也后曰善詔上簾 宋史真宗每見輔臣入對惟於呂端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軀洪大宮庭階陛稍峻特令為端納陛

設座 臨軒 金史世宗時尚書令張浩以疾在告宣諭浩力疾入對即詔毋拜許設座殿陛之東若有咨謀然後進對 唐書元宗初立寶禮大臣故老雅尊遇姚崇每見便殿必為之興去輒臨軒以送他相莫如也

殊禮 密語 唐書裴度由東都留守名入朝及陛見陳受命無功并狀所以入覲意感慨流涕伏未起謁者欲宣旨帝遽曰朕書延英侍御舊儀閣中單臣未退宰相不奏事稱賀則謁者答帝以度勳德故侍以殊禮 獻徵錄明孝宗時劉忠宣大夏為兵部尚書知無不言言無不用每朝罷傳大夏備御陛而上面與商確時事雖公輔貴近有不預聞者嘗召對自旦至午饑不能行令司禮監太監李榮扶掖而出嘗有朝士賦詩曰當時密語人不知左右惟聞至尊笑蓋紀實也

晚坐 夕對 宋史王曾為翰林學士真宗嘗晚坐承明殿名對久之既退使內侍諭曰嚮思卿甚故不及朝服見卿卿勿以我為慢也其見尊禮如此 又神宗名鄭獬夕對內東門命草吳奎知青州及張方平趙抃參政事三制賜雙燭送歸舍人院外廷無知者

扶醉 送歸 元史謝讓為刑部尚書仁宗即位以讓先朝舊臣加正議大夫入謝賜以巵酒讓痛飲之帝曰人言老尚書不飲何飲耶讓曰君賜不敢違也少頃醉不能立命扶出之 宋史晁迥字明遠太宗時為翰林學士遷承旨嘗夜名對令內侍持燭送歸院

傳轉對 廢坐論 五代史漢乾祐中令常參官轉對陳毅上言曰五日上章曾非舊制百官敘對且異昌言徒潰天聽無益時政欲乞停轉對在朝羣臣有所聞見即許不時詣閣聞奏從之 宋史凡宰相見天子議大政事必命坐面議之從容賜茶而退唐及五代猶遵此制及宋太祖即位宰相范質等憚帝英睿每事輒具劄子進呈始廢坐論之禮

賜對 請對 唐書李絳為中書舍人所言帝皆順納後閱月不賜對絳言臣飽食不言自為計得矣顧聖治何有詔明日對三殿 元和中左拾遺楊歸厚嘗請對日已旰帝令他日見固請不肯退既見極論中人許遂振之姦又歷詆輔相求自試帝怒其輕肆

開廣言路 歷陳時政 宋史賈黯字直孺備位諫官果於言事奏諫官御史跡既疎遠未嘗預聞時政

非所以開廣言路請如唐太宗用王珪魏徵故事每執政奏事以聽諫官一人隨入執政又患言官旅進論議上前不肯從乃詔凡欲合班上殿者皆稟中書俟旨諫論以為今得進見言事者獨諫官御史若然言路將壅陛下不得聞外事矣請如故不許　獻徵錄明孝宗初名王恕為吏部尚書恕至京庶吉士鄒智往語之曰三代而下人臣不得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公宜先請見君即時政不善者歷陳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更無可見時矣恕善其言

立紫宸．對延英韓愈元和聖德詩序日與羣臣序立紫宸殿下親望穆穆之光唐書苗晉卿拜侍中病蹇乞間日入政事堂帝優之為御小延英召對宰相對小延英自晉卿始

對見二

原長者之言後漢書詔問光祿勳劉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此昆曰偶然耳左右笑其質訥帝歎曰此長者之言也

書思對命禮史進象笏書思對命

天威左傳天威不違顏咫尺

進止有常漢書霍光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

揚于王庭易

不可書傳史記王稽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

增汗衣唐書李絳為相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朕宮中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

獨員上殿宋史徽宗崇寧元年詔六曹尚書有事奏陳許獨員上殿

朝紳動色獻徵錄明世宗嗣位以廷薦故名致仕都御史林俊俊老辭不允且趣其來及入京陛見上注視久之朝紳皆動色相變

名對不名元史成宗即位語阿魯渾薩理曰朕在潛邸誰不願事朕者惟卿雖召不至今乃知卿具得大體自是合對不名賜坐視諸侯王等

閤中咨訪又揭傒斯為奎章閣授經郎以教勳戚大臣子孫文宗時幸閣中有所咨訪奏對稱旨恒以字呼之

對十一刻唐書文宗銳意於治每延英對宰相率漏下十一刻

對五六刻又韋渠牟為諫議大夫每延英奏對雖大臣率下二三刻渠牟每奏事輒五六刻乃罷天子歡甚

對問一

原削藁據經蜀志孟光字子夏習漢制上有所問據經而對不希旨苟合或不從不強爭時有所言輒削藁草　譙周字允南雖不預政事以儒行見禮待訪大議輒據經以對

增詳雅明白宋史陳若拙字敏之幼嗜學父恩讓嘗令持書詣晉卿太宗嘉其應對詳雅將擢以軍職固辭　石保興守信子也太祖嘗召功臣子弟詢以時事保興年最少應對明白太祖奇之

慷慨清亮唐書武后時陳子昂以上書召見金華殿子昂貌柔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擢麟臺正字　金史宗憲年十六選入學太宗幸學宗憲與諸生俱謁進止恂雅上令至前令誦所習語音清亮善應對侍臣奏曰此左副元帥宗翰弟也上嗟歎久之

應答如響．奏對如流人物志梁徐摛字士秀嘗名問經義諸史應答如響　獻徵錄明呂震自成祖時為禮部尚書歷仕仁宗宣宗震聰明絕人每奏請純尚書皆執副本又與左右更進迭奏震兼三部尚書一奏牘愈多皆自專對侍郎不與也情狀委曲千緒萬端一覽之後奏對如流未嘗有誤

小冊籌兵．寸紙訪事宋史李迪召對龍圖閣命草詔時唃厮囉擾曹瑋在秦州請益兵迪請以關右兵分赴瑋帝因問關右兵幾何對曰臣向在陝西以方寸小冊書兵糧數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帝令自探取目黃門取紙筆具疏某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塞下帝顧曰真所謂頰牧在禁中矣真宗每以事訪晏殊率用方寸小紙細書已答奏輒并稾封上帝重其慎密

、朝笏記事．漆簡答問人物志唐義問從曾孝寬使河東遼奏事記利害綱目於笏帝取而熟視之歷舉以問應析如流　明史紀事太祖徵秦從龍居之西華門外事無大小皆與謀每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無知者

不復獨對．不得獨對唐書蔣伸改兵部侍郎宣宗雅信愛之每見必咨以天下得失一日伸三起三留曰他日不復獨對卿矣伸不諭未幾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宋史理宗時牟子才以國史院編修權禮部郎官故事早講講讀官皆在晚講惟說書一員宰相權子才言已并晚講於早自是不得獨對矣

上陳．下問並白帖

對問二

原咨訪吳志闞澤字德潤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輒咨訪之　清問書　增明敏人物志宋梁顥每進對詞辯明敏　夙具獻徵錄明世宗朝梁材為戶部尚書永嘉張孚敬新貴用事嘗以意氣挫折公卿一日於朝堂厲聲語云梁大用某處糧草當辯則應曰諾某處折銀當發復應曰諾永嘉意其黠黠弗了也既而偵之則無弗夙具者乃歎曰梁果若是歸即　失次唐書喬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琳年高且瞶每進對失次所言不厭帝旨　祈恩宋史劉隨上言比年臣官僥倖請託或對見之際洊洳祈恩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七